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六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六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六八册目次

子部・類書類

姬侍類偶二卷

〔宋〕周守忠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姬侍類偶二卷》提要

姬侍類偶序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女憲之傳其來也久然孟
母陶親曹娥謝女鄘姊丘嫂班班相望而側室
未之聞惟詩有媵記有妾禮有嬪春秋有姞下
至秦漢女史且亡別望及此邪後漢隋唐雖有
列女傳然於妾媵無所紀粗有晉史載張天錫
妾閻氏薛氏苻堅妾張氏三人而已今姬侍類
偶乃能裒集前史所不載者一百七十有六句
其所記共一百八十有二人姓名事迹彪炳可
觀又係之以韻對偶親的真足以備古史之闕
但多出於雜記外傳小說之書信以傳信疑以
傳疑要亦不害為異聞也予嘉其勤於考古而
能摭其遺逸其中有補於世教者亦多故樂為
之序嘉定庚辰孟夏之望松窓鄭域中卿甫朝
奉大夫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

愚因暇日檢閱諸史與夫雜說外傳之文見其中紀載姬媵妾侍有可書者如神仙之凌華黜消鬼魅之寵奴桃枝歌舞之樊素小蠻[illegible]藝之宋諱阿翹節義之碧玉綠珠忠孝之上清彩雲此類甚多爰而集之韵以四言皆於句首見其名氏共一百七十六句計八十有八聯釐為上下卷目曰姬侍類偶非敢傳世姑欲留為家藏耳偶士夫求觀寫錄弗及因付之梓以呈好事君子或明窗淨几閒讀經史厭倦時取而閱之亦足以醒睡發笑也與覽者幸毋訝其率爾云

昔嘉定十三年四月中澣日榕菴周守忠謹書

姬侍類偶卷之上

榕菴周守忠撰集

凌華掬石　黜消彈琖　方明傳君

碎非授茅　成石擊磬　屈庭吹筲

樊素櫻口　小蠻柳腰　紡績如神

容香侍母　修容水歌　豔姿風舞

春風稱郭　紫雲笑杜　阿青接書

流珠記譜　柳條遇道　唐兒詐姬

靜君收藥　玉女食芝　盧金掬節

朝雲吹箎　紅紅記曲　態態贈詩

泰娘琵琶　阿翹方響　露仙備幃

寵姐隔障　剪彩啓棺　春燕合葬

雲容蘭昌　隱娉方丈　好好移籍

亭亭入宮　玉清斗下　陽臺閨中

双成吹笙　景珠擊鐘　寵奴侍坐

少兒私通　非烟織麗　秀奴聰慧

王氏花義　抹薇灵戲　涼燕夫婦

葉根姊妹　桂娘漏謀　紫綃隨意

妙女謫世　總笄昇天　通德慕史

紅綫掌戲
朝華戀別
艾納姿色
蘭蓀焚券
綺娘畏伏
碧玉投井
耀光金鯉
小金點腰
阿春請椰
瓊枝取琴
桃椰韓家
法嬰歌曲
素娥皮袋
仙鵝書翰
縞練异翊
卷之下
明珠道火
靈芸金柬

懷順鮮果
俊娥安眠
阿紀不言
蜻珠匿壁
仙子為尼
綠珠墜樓
琴容出嫁
元英擊賊
來成失目
鳳樓代綉
玉素術姦
寵璁鼓簧
通期梁獻
勝兒繪畫
花紅引嘲
夷光育吳
真稱孺人

旋娟廣延
郄要容止
桃英被叱
羅敷典康
春紅偶驪
月華玉馬
淵姬釋囚
杜秋弃李
紅綃信手
萱松杜側
瑤英飯吞
玉兒指環
阿鶩鍾嫁
余劉賜崔
夢蘭換馬
輕鳳寶帳
雷號尚書

陶芳玷妾
淨琬舞巧
綠翹明惑
雪兒音調
蘭茗墮鏡
大喜彈箏
紅娘持戲
陳舜適飲
碎邪囈語
潤玉設齋
金危死報
如須獲財
解兒受擒
桃枝為怪
雅娘突嚴
耀華累怋
小碧奉劉
鳳兒題葉

薛嫋懼慮
紅拂擇主
懷春俊俏
素玉畢死
荊玉銜藴
青黃叩柱
鵲趨畏饒
絳仙螺眉
鄭櫻魂譜
王豐發錦
嚴筍生埋
紫姑婦妬
薛英遺害
寶兒花綾
采蘋喜梅
倩桃東綻
輕紅侍崔
金荆栽椅

芳姿歌清
藍姐治盜
茂連服選
逆子復生
宋律吹笛
致富栽榴
玉簫絕食
瓊樹蟬鬢
彩雲守墓
夜姝謝釵
佩蘭誇後
紅桃妃愛
紅英作妖
較素粉黛
南威惑晉
苗妹一盃
解愁吞花
玉蓮割舌

姬侍類偶總目終

姬侍類偶卷之上

荼菴周守忠撰集

凌花拊石　　聯消弾璈

漢武帝内傳、西王母至漢宮、與武帝坐、王母自設天厨、酒觴数遍、王母乃命諸侍玉女上華王子登弾八琅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擊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徹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灵之曲、

集仙傳、魏夫人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志慕神仙、忽有四真来降於室、口訣諸要粗訖、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消弾九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珠擊西盈之鍾、陽谷神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唳之簫、清虚真人命飛玄玉女鮮于虚金拊九合玉節、

方明傳君　　辟非授茅

茅君内傳、漢宣地節四年、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句曲山、命侍中女宋辟非、出紫綿之囊、開綠

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隱。地。八。術。經。太極六經授二茅、復次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珠。之笈。以佩。玉。金。鐺。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內書傳司命君。

成君擊磬　屈庭吹簫

漢武內傳、西王母至漢宮、與武帝飲酒、命侍女成君擊洞陰之磬 見前

集仙傳、魏夫人好道、有四真降室、口訣諸要、陽谷神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唉之簫 見前

樊素櫻口　小蠻柳腰

本事詩、唐白居易有愛姬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白年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為楊柳枝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里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

紡績事神　密香侍母

吳志、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

漢武內傳、漢武元封元年七月七夜、西王母降於漢宮、王母命侍女郭密香邀上元夫人同宴、

修容水歌　艷姿風舞

洛陽迦藍記、後魏高陽王雍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豔姿、蛾眉皓齒、傾城國之色、修容能為淥水歌、豔姿善逐風舞、

春風稱郭　紫雲笑杜

洛陽迦藍記、洛陽城東北上高里、冠將軍郭文遠宅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董元識善變聲語、嘗經文遠居、見其門閭華美、乃曰、是誰第宅、侍婢春風出、曰、郭將軍家、

本事詩、杜牧為御史、分司洛陽、有李司徒者罷鎮閑居、聲妓為當時第一、大開筵、以杜持憲、不敢邀至、杜遣客達意、李馳書招之、牧開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

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顔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

阿青接書　流珠記譜

會昌解頤録開元中有士人從洛陽道見一女子容服鮮麗泣謂曰妾非人也昆明池神之女嫁劍閣神之子夫婦不和無由得白父母故欲送書一封耳士人問其處女曰池西有斜柳樹君可叩之若呼青阿當有人從水中出士人入京便送書池上果有此樹叩之頻喚阿青俄見幼婢從水中出得書甚喜曰久不得小娘子消息延士人入謂曰君後日可暫至此如期果有女子從水中出手持真珠一筍笑以授士人

李後主集李後主昭惠后常製樂章邀醉舞恨來遲命琵琶妓流珠譜而記之

柳條遇道　唐兒詐姬

成都古今記柳條女奴也成都米市橋偽蜀時有柳條家酒肆蓋當時皆以當壚者為名柳條偶得患沉綿經歲俟死而已有一道士常來貰酒柳條每加勤奉乃留丹數粒柳條初服一粒疾起能食再服能行終服充盛如初

前漢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須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

靜君妝藥　玉女食芝

劉賓客嘉話録元公鎮南海日瘡生於鬢氣息惙然忽有一少道士直來房前謂元公曰本師知公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傅之元公寵姬韓氏家號靜君遂取膏疾貼之至暮而拔數日平復倉皇之際不知道士所來方知是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妝得後猶在

集異記唐開元中華山靈臺觀有婢名玉女年四十六疾遍身潰爛臭穢觀中人懼其污染即共送於山澗幽僻之處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過前遙擲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謂之曰勉食此不久當愈玉女即茹之自是漸損不旬日

則復舊初忌飲食唯恣遊覽玉女周旋山中酌
澗水食木實而已後於巖下忽逢前道士謂曰
此疾既瘥不用更在人間雲臺觀西二里有石
池汝每日至辰時投以小石當有水芝一本自
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當蓋矣玉女即依其教
尓後筋骸輕健翺翔自若數十年髮長六七尺
体生綠毛面如白花往往山中人過之則叩頭
遥禮而已

盧金捐節 見前 朝雲吹篪

集仙傳魏夫人好道有四真降室口訣諸要清
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于虛金捐九台玉節
洛陽迦藍記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
能作團扇歌隴上聲琛為秦州刺史羌叛屢討
不勝琛令朝雲假為貧女吹篪而乞羌聞之悲
流涕而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紅紅記曲 態態贈詩

樂府雜錄大歷中有張紅紅者善歌過將軍常
青居青喜其穎悟又有姿色即納為姬侍嘗有
樂工自撰一曲以音長命西河女加減其節奏
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以呈青青令紅紅於屏風
後聽之紅紅以小豆記其節奏樂工歌罷青白
吾有一女奴曾歌此曲非新聲也即令隔屏唱
之一字不失樂工大驚歎服且曰此曲先有數
聲不穩今已正矣時謂之記曲娘子
雲溪友議李涉遊揚州遇一女子拜泣自謂宋
態態故吳宜興劉全白員外愛姬劉李氏昔年
之翁贈詩曰長憶仙雲至小時芙蓉頂上綰青
絲當時驚覺高唐夢唯有如今宋玉知又曰陵
陽夜燕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
沉海不見嫦娥二十年

泰娘琵琶 阿翹方響

劉賓客集泰娘本常尚書家主謳者初尚書為
吳郡得之命樂工誨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
何盡得其術居一二歲攜之以歸京師京師多
新聲善工於是又捐去故伎以新聲度曲而泰
娘名字往往見於貴游間

杜陽雜編、唐文宗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河滿子、辭詞風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卽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元濟敗、因以聲得爲宮娥、遂自攜白玉方響云、本吳元濟所與也、光明潔冷、可照十數步、言其槌、卽犀也、凡物有聲乃響、其中爲架、則雲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著人、彌月不散、製度精妙、故非中土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無不悽然、上謂之曰、天上樂、仍選內人與阿翹爲弟子、

露仙備幃　寵姐隔障

通幽記、經行寺僧行蘊、洒掃堂殿、見所畫女人姿色妖冶、戲曰、世間女人、得如此者、我必作妻、其夕、有款扉者云、蓮花娘子來、從一侍婢、妖姿麗質、妙絕人倫、蓮花領侍婢曰、露仙、可備幃帳、開元天寶遺事、寧王宮有樂妓寵姐者、美姿色、善謳唱、客莫見能、飲欲半酣、詞客李太白恃醉戲曰、白久聞王有寵姐善歌、今酒殽醉飽、群公宴倦、王何恡此女示於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召寵姐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

剪彩啟棺　春燕合葬

常侍言、昔顏魯公嘗於至人處得名藥服之、及懸車之年、氣力壯健、如三四十許人、至奉使李希烈時、年七十五矣、臨行告常侍世父曰、吾知此行必不回矣、異日幸得歸骨來秦、汝與吾姪女裴鄆妻者、此女最仁孝、及吾小青衣名剪彩者、頗善承吾、其時汝必與之同啟吾棺、知吾有異常人之死、亦如穆護草天性之道、言難及此、魯公喪歸京、猶子頗現實從世父與裴鄆妻及剪彩者同迎喪於鎮國佛寺、喪至、咸遵遺旨意啟棺、公瞑目如生、以鬢如拳、指爪出手背膚體完全、所衣紫羅夾半臂、花紗夾袴、生綠鞋、而已、時隱士唐若山聞曰、道流中、以形全爲上、氣全爲次、顏公能全其形矣、此后二三十年、縱藏於鐵石中、亦能擘裂而去、所謂地仙也、

海物異名記蜀王孟昶𧮯宮婢春燕姓李氏行
則同輿坐則同席末年遺殘北邙台葬墓上有
樹生異花如鸞鳥交頸人不知名但曰鸞鳥樹
時有歌曰願作墳上鸞鳥木作比飛去作比歸

雲容蘭昌　隱畔子大

傳奇薛昭者唐元和末為平陸尉有為母復仇
殺人者與金而逸之廉使表之坐謫為民于海
康赦下之日但荷銀鐺而去有客曰山叟者謂
昭可逝矣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去食當
不久處世如何莊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
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
其棺廣其穴含以真玉疎而有風使魂不蕩空
魄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
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為地仙耳今已百年矣
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
耳昭因詰中天師之貌乃曰山叟之魁梧也昭
大驚曰山叟即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
符曩日之事哉遂同寢處昭甚慰喜數夕但不
蔭美姝昭辭行過蘭昌宮見堦間有三美女笑
語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
曰蘭翹劉氏飲酣命骰子白二女曰今夜佳賓
相逢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強者得薦枕席
遍擲雲容采勝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昭問
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容曰吾乃開元中楊貴
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嶺
宮此時多遇皇帝與中天師談道亦數侍天師
茶藥因閑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分
知寄旦見容体已生及廻顧看帷帳但一大穴
多明器服玩金玉唯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
金陵幽棲至今見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
之靈藥乎中天師名元也

真誥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有兩
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許閑呼一
侍女名隱暉侍女皆有綠衣捧赤玉箱

好好移籍　亭亭入宮

樊川集杜牧贈張好好詩序云牧大和三年佐

故史部沈公幕從江西時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來入樂籍中後一歲公移鎮宣城復置好好於宣城籍中後二歲為沈著作述師以雙鬟納之後二歲於洛陽東城重睹好好感舊傷懷故題三十韻以贈之

亭亭敘錄 盧江王瑗寵姬亭亭本賣人妻有殊色瑗殺其夫而納之瑗敗而入宮復侍文皇

玉清斗下　陽臺閑中

東方朔內傳秦併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謫於北斗下常舂其子乃配與河伯驂乘行雨子休每至小仙洞恥其母淫奔之所輒回馭故此地常少雨焉

璇璣圖序 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陽攜陽臺之任絕蘇氏之音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題詩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遣蒼頭齎至襄陽滔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激迎蘇氏恩好愈重

雙成吹笙　景珠擊鐘

漢武內傳西王母至漢宮與武帝飲酒乃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見前

集仙傳魏夫人好道忽有四真降室口訣諸要青童君命玉女東華煙景珠擊西盈之鐘見前

寵奴侍坐　少兒私通

續玄怪錄進士王泰夜行信都道上得華屋大第有老人留飯呼寵奴侍坐寵奴至乃美妓年約三十許老人執杯請歌未肯相拒有少客遂弃老夫耶復堅請一曲妓拂衣起曰劉琨被匹磾殺却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俄而灯火俱滅泰視已在大墓穴中匍匐而出行十里許逢耕夫問之對此十里內有晉朝并州刺史劉琨

妓張寵奴墓
戚苑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
侯家與侍女衛少兒私通生去病
非烟纖麗　秀奴聰慧
皇甫枚非烟傳臨淮武公業愛妾曰非烟姓步
氏容止纖麗若不能勝羅綺善秦聲尤好文章
因話録李汧公不喜俗間音聲唯二寵妓秀奴
七七皆聰慧善琴箏與歌
王氏花羞　採薇靈戲

五代史梁故將劉鄩侍兒王氏邠州餅家子也
有美色號花見羞
述異記郭璧之有婢名採薇年少有色宋孝建
中忽有一人自稱山靈來戲此婢婢云意事如
人俗呼為黃父鬼
漁樵夫妻　葉根姊妹
玄真子碣序張志和自稱烟波釣徒着書號玄
真子肅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妻奴曰漁
童婢曰樵青人問何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

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古今樂録王獻之二妾桃葉桃根篤愛之為作
歌其一曰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應何
限感郎獨採我其二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
檝但渡無所苦我自檝迎汝
桂娘漏謀　紫綃隨意
樊川集竇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
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使州甲士
至良門取桂娘去將去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

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
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
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死其子不發喪欲盡
誅老將桂娘漏謀於陳先奇奇因斬希烈妻及
子七首以獻
白氏文集白居易小庭有月詩菱角執笙簧谷
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注菱谷紅
紫皆小臧獲名
妙女謫世　總笄昇天

通幽記唐貞元中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
年方十三四歲因疾昏迷稍間自言身是提頭
賴吒天王小女為泄天事被謫人世
仙傳拾遺韋家妻許氏家為尚書郎早卒唯一
女年十二忽無疾而逝許甚憐之不忍遠葬殯
於堂側居數月聞女於殯宮中語許與侍婢總
爲發棺視之已生矣言初卒之狀忽見二青衣
童子可年十二三持一紅幡來庭中呼其名曰
寶小真天上召汝於是引之昇天見韓司命曰
汝九世有功於國有惠及人汝母心至於道合
陟仙階即令延汝於丹陵之闕使可齋沐太一
使者即當至矣許常誦妙真經已十餘年矣及
小真生後三日有仙樂之聲下其庭中許與小
真總第二時昇天有龍虎所騎三十餘人導從
而去時長慶元年辛丑歲也

通德慕史　　紅線掌牋

趙飛燕外傳伶玄自序伶玄字子于為淮南相
哀帝時老休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
遷史記
甘澤謠昭義節度使薛嵩有青衣曰紅線善彈
阮咸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曰記室

懷順鮮卑　　旋娟廣延

異苑晉有志人買得鮮卑女曰懷順
王子年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
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
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迹影
或積年不飢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
亂次曰集羽言其宛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曰旋
懷言其支體纏曼若入懷袖也昭王知其神異
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
王好神仙之術玄天之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
之末莫知所在或云遊於江漢或伊洛之濱

朝華戀別　　俊娥安眠

會樂紀事詩詞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
人元祐中納之嬖愛殊甚時年十九能詩居三
年秦欲修真斷世緣遣之歸家資以錢帛使嫁

華臨別戀戀語不已、去二十日、使其父來曰、不願嫁、已復還、奈怜而取之歸、明年出通判杭州、見洒工、因與道侶議論、歎光景之遄邁、反合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復可修真矣、乘遣信走京師、呼其父來、授以女、奈崇于吾記其事、蓋未能忘情耳、

大業拾遺記、煬帝自到廣陵、沉湎失度、每醉須搖動、勞損或歌吹聲齊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意、每寢必令振擧支節、乃得眠、賜名俊娥、蕭妃密令訊之、帝作不寐、汝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帝在何安車東行、高下不等、如態自搖、帝既搖恬悅、妾今後思得以侍寢私効車之態成寢、非他媚也、

卻要容止　艾納姿色

三水小牘、湖南觀察使李更之女奴曰卻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卻要主之、

幽明錄、宋上虞魏虔祖有婢名艾納、有姿色、

阿紀不言　桃英被叱

世說新語、謝仁祖妾阿紀有國色、善吹笛、仁祖死、阿紀誓死不嫁、郗曇時為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紀為妾、阿紀終身不與曇言、

古今五行記、晉富陽縣令王範家妾桃英、殊有姿色、與閣下吏丁豊、史華期二人通、範常出行不還、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豊戶中有環佩聲、覘視、見桃英與丁豊同被而卧、元弼叩戶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佩戴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後元弼為厲、數人皆死矣、

蘭蓀焚券　蠙珠置壁

陰德傳、唐趙城劉元溥女將出適、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一人名蘭蓀、有殊色而風骨姿態、不類賤隷、元溥詰其情、果衣冠子、已再易主、元溥焚券、以家財五十萬、乞其女而嫁之、

楊妃外傳、張易之思幸、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

公與悌、園以求妹、無復女侍、母恐張氏絕嗣、乃
以女嬪珠置複壁中、遂有孕、生國忠、珠後嫁楊
氏、國忠因冒姓楊、

羅敷典康　綺娘畏狄

通幽記、唐貽妻張氏婢羅敷、開元八年、典仙州
康家、

甘澤謠、武三思晚獲一妖、曰綺娘、有出世色、置
酒召狄仁傑至、綺娘逃壁隙中、三思即訪之、綺
云、我上天花月之妖、上帝遣我來奉言笑、以蕩
公之心、狄公正人、我不敢見也、

仙予為尼　春紅偶騶

白公文集、郭代公愛姬薛氏幼嘗為尼、小名仙
人子、

三水小牘、裴至德有婢曰春紅、配騶人高璠、

碧玉投井　綠珠墜樓

資治通鑑、唐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
碧玉、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
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
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晉書、石崇字季倫、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
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
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
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
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
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
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
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趙王倫誅
崇、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
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於
樓下而死、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
五人、崇時年五十二歲、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
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

月華玉馬　耀光金彄

儲宮舊事、宋沈攸之為荊州刺史、廐中有群馬、
每夜輒騰踯驚嘶、攸之令人於櫪邊伺之、見一
白駒、以絕縛穗起、遽如飛、掩之不視、廐牖閩縱

入閣內、問内人、唯愛妾馮月華臂上玉馬、以綠
絕窄之、卧鞦置枕下、夜或失所在、旦則如故、視
其蹄果有泥跡、攸之亡、不知所往、
西京雜記、戚姬以百鍊金為彄環、照見指骨、上
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琴客出嫁　　淑姬釋因
顧况琴客詩、琴客宜城公之愛妾也、宜城公之
情愛妾出嫁、命顧况歌之云、佳人欲立生北方。
家雖邯鄲不是倡。頭髻將墮手爪長。善撫琴瑟

有文章。新研龍裙雲母光。朱弦綠水流洞房。忽
聞斗酒相決別。日暮浮雲暗明滅。巴猿啾唧峽
泉咽。淚滿羅衣染青血。不知誰家更將設。絲履
牆偏釵股折。南山闌干千丈雪。七十非人不暖
熱。人情可歎古則然。相公向道心更堅。上善若
水任方圓。憶昨好之今棄捐。服藥不如獨自眠。
從教別嫁一少年。
會集記事詩詞、湖州吳秀才女慧解能作詩、貌
美、為富氏子所擄、或投郡訴其奸淫、王龜齡為

太守、逮係司理獄、既伏其罪、且受徒刑、郡僚相
與詣理司院觀之、仍具酒引使至席、風格傾一
座、遂命脫械侍飲、諭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
一闋自詠、當宛轉白侍制為汝解脫、不然危矣、以
女即索紙請題、時臘冬雪消、春日且至、命道此
景、作長相思令、捉筆立成、諸客為之盡歡、明日
以告王公、言其冤、王淳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
其後無人肯禮娶、周介卿石之子買以為妾、名
曰淑姬、詞云、煙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

春從何處來。醉眼開。醒眼開。踈影橫斜安在哉。
從教塞管催。
小金點胥　　玉娭擊首
通幽記、范陽盧頊有佳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
為魅所擾、頊妻楊氏家舊名花容、死十餘年、小
金忽作花容語聲音、訴小金所疾、苦襯禳之法
是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毛彩奮迅、旁有二崑
崙奴操轡、取崑崙奴指磨令黑點小金胥背、令
灸點處、既落、果有點迹、遂灸魅、擾尋已。

雲溪友議、嚴挺之寵具妾玄英、予武、年十歲伺
玄英方睡、持小鐵槌、擊碎其首、
杜秋并李　阿春請柳
樊川集、杜秋娘、金陵人也、年十五、爲李錡妾、錡
敗入宮、有寵於景陵、
續玄怪錄、隋柳歸舜、維舟君山、登岸見小逕、忽
至一處、有鸚鵡甚多、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
武仙、都者、遙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即有紫雲珠
樓翠幰、一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顔甚姝美、
謂歸舜曰、桂家娘子使阿春傳語郎君、貧居僻
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暑坐、備蔬饌、阿
春又捧赤玉盤、珍羞万品、小香裂鼻、請歸舜飯
來成失目　紅綃信手
初學記、喬道元與天公牋畧云、昆婢來成左目
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
白氏文集、白居易詩、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
瓊枝取琴　鳳樓代綉
祖台志怪、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
女婉出、與著相見、女欲然命婢瓊枝令取琴出、
婉撫琴而歌、
通幽記、唐貞元年中、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
年方十三四、自言身是提頭賴吒天王小女、爲
洩天事、謫墮人、立天上、居處華盛、各有親戚、及
奴婢、與人間不殊、奴名羣角、婢名金霄、綠條、鳳
樓、時自吟詠、悲不自勝、崔氏常令妙女綉、忽言
今當暫去、請婢鳳樓代綉、如此竟日、便作鳳姿
容、神情將異、綉作巧妙倍常時、而不與人言語、
時時絶自笑、久之言却旧本態、無鳳樓狀也、
萱松杜側　桃柳韓旁
杜蘭香別傳、神仙杜蘭香、以建興四年春、詣張
碩、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枝、林語、韓文
公二妾、一名絳桃、一名柳枝、皆能歌舞、
玉素粥毒　瑤英飯香
疑獄集、唐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
婢、名玉素、極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
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良久、乃覓婢

不得、并夫金銀器四十餘事、往金城坊空宅搜之婢及投化高麗並在其中。奉敕斬于東市。

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幼時母飯以香及長、肌香體輕。

法嬰歌曲　飛瓊鼓簧

漢武內傳、西王母至漢宮、與武帝飲酒、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前見

玉兒指環　素娥皮囊

魏史、魏咸王禧子樹奔梁、封鄴王、資以士馬、竊擾譙城、魏遣將擒送京師。樹有妾在南、每見白雲向南、未嘗不立而望、初發南、有愛妾玉兒、以金指環與樹、樹著之、及至京、復以指環寄妾、表必還之旨。

燈下閑談、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鄭都從事辟焉、乃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妹麗才藻、臨河令女使齎二百疋、又生艷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是遂令粧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閑閑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倘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渡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欻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俟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即遁跡他所。

通期梁獻　阿鶖鍾嫁

後漢梁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嫁之。

魏志、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調之曰、唯當嫁阿鶖耳、何意此子竟早殞、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鶖、使得善處、追思建平妙處、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

仙鵝書翰　勝兒繪畫

御史臺記、唐監察御史清河張倬兒仙鵝能歌

舞、鮮書翰、常出使以仙鵠兜使典

纂異記、吳泰伯廟在東閶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相率合牢祈福于三讓王、多圖善馬綵輿子女以獻、乙丑、有金銀行首糺合其徒以輕綃畫美人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為勝兒、蓋戶牖墻壁間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從容之金陵買酒于廟之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乃就榻、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妓、藝甚精而色殊麗、知吾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命酌人間酒一杯與飲、生飲數盃、作劉生乘醉落毫札而獻、王尋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見有不樂者、妬色形於坐中、恃酒以金如意擊勝兒面破、血淋漓、生乃驚起、明日視繪素、果有損痕

金閨賜崔　　鴉練亦謝

陰德傳、唐崔應知鄭滑院、有人自邯鄲來、將美人曰金閨來獻於應、納而嬖之中門之外置別館、華麗逾於正寢

李賀集、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座人製詩嘲謝、賀復繼四首

花紅引魋　　夢蘭換馬

乾臊子、曹特用為蘇州菲亭令、買得一小青衣曰花紅、家有妖怪、召巫令占、悉召家人出、唯花紅頭痛未起、巫強呼之、遂燒其臂、近肘後青脉寸餘隆起、曰、賢聖宅於此、夫人譽之、花紅拜、唯稱不由己、曹懼、減價賣之、歷二家皆如此、遂故之、無所容身、嘗於諸寺紉針以食、後有色山道士中層千齡過、說花紅本是洞庭山人戶共買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廟、後洞庭觀拓北境除廟人戶、將此女賣與曹特用、廟中山魈無所依遂以其類巢其臂廝

纂異記、唐酒徒鮑生家富畜妓、以二伎[illegible]夢蘭小倩送遊、外弟韋生有駿馬、鮑欲之、常戲曰、能以人換馬、任選殊尤、乃命夢蘭更衣盛粧、捧酒獻韋、韋即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

卷之上終

姬侍類偶卷之下

寀菴周守忠撰集

明珠遺史　夷光貢吳

明皇雜錄、唐楊慎矜侍婢明珠、有美色、以遺史敬忠、

王子年拾遺記、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有美女二、名夷光、一名脩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内、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魄、謂之神人矣、吳主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既入、見二人在竹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内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夷光即西施之別名、

輕鳳寶帳　靈芸金車

杜陽雜編、寶曆二年、淛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一曰輕鳳、修眉黟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無汗體、所食荔枝榧實金屑龍腦之類、載輕金

之冠駢羅衣無縫而成其文織巧人未之識輕
金冠以金絲結之為鸞鶴之狀仍飾以五彩細
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秤之無一二分上更琢
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夜歌舞一發如鸞
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於庭際舞態豔
逸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
蓋恐風日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
双綉芙蓉

王子年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灵芸
常山人也父名鄴為酇鄉亭長舍於亭傍居生
窮賤灵芸年十五容貌絕世咸熙元年谷習出
守常山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
寶賂聘之以獻文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
金為輪駕青色之牛

莫稱孺人　雷號尚書

夷堅志紹興十五年許子中自丹陽還烏墩舟
至奔牛有前廣州鄭通判柩船同泊堰下日且
暮一紫衣人自称林提轄求見某鄭氏之隸人
也主君有嬖妾莫氏者本莫司法庶女嫡母不
容方任孕時逐其母與女生於外舍既長遂為
人妾會正室虛位遂主家事號小孺人主君死
於南方書暇作但致此意於司法君足矣許至
家他日詣司法君告其事驚曰無有也許與中
表高公儒邂逅語及之高驚曰吾幾墮其計乃言
所見初泊舟姑蘇館亦値林生其言皆同後得
寺僧云必此怪也乃引入藏院後視則殯宮十
餘所皆出木牌書其人有曰小孺人莫氏最後
有提轄林承信所寄厝家者藥盡白黑紙錢灰
所謂金珠器皿蓋髑髏獸骨馬牛糞也二人所
遇如此焉僅得脫耳

世說新語王丞相導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
賄賂蔡公謂之雷尚書

陶芳玷李　薛荔懼盧

李翺論李尚書事狀度支李尚書在滑州狀一
善歌婦人陶芳於中門外處之於後陶芳與主
綸廳子有過既發證驗得實斥陶芳于家而不

罷、
嵐齋集、武翊黄惑於媵婢薛荔、若其家婦盧氏
李新昌以同年為蔽護、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
芳姿歌清　浄琬舞巧
古今樂録、晉書令王岷、好捉白團扇、與嫂婢謝
芳姿有愛、嫂撻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善歌、何
所(好持白團扇)道芳姿、即改而答之曰、白團扇、顦顇非昔容。
羞與郎相見。
南史、羊侃善音律、有舞人張浄婉、腰圍一尺六
寸、時人咸推其能掌上舞、
紅拂擇主　藍姐治盜
傳奇、李靖微時、見楊素白事、有紅拂妓、目靖久
之、其夜來奔曰、我楊家紅拂妓也、閲天下人多
矣、未有如公者、故來奔耳、
夷堅志、紹興十二年、有王知軍者、寓居臨江新
淦縣之青泥寺、寺去邑十五里、地迥多盜、嘗與
客飲、中夕乃散、夫婦皆醉寢、俄有盜入、幾三十
輩、悉執王氏諸子、及群婢縛之、一婢呼曰、主張
家事、獨藍姐一人、藍姐蓋王所嬖、疾從衆中出、
遍揖群盜曰、寔然、凡物皆在我手、諸君欲之、非
敢惜、主公主母熟睡、願勿相驚恐、即秉燭引盜
指架上篋笥什以諭使、欲急取之、盜大喜過望
乃去、良久、王老亦醒、藍始告其故、且悉解其縛、
明旦訴于縣尉、達于郡、王老戚戚成疾、藍姐密
白曰、公何用憂、不難捕也、王怒罵曰、汝婦人何
知、對曰、三十盜皆着白布袍、妾秉燭時、盡以燭
淚污其背、但以是驗之、必敗、王用其言、以告
捕者、不兩日、不逸一人、所刼物皆在、
緑翹明慧　懐春俊俏
三水小牘、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
有國色、喜讀書屬文、高、、女僮曰緑翹、亦明慧
有姿質
酉陽雜俎、天寶初、駙馬獨孤明有婢曰懐春、稚
齒俊俏、
茂連散選　雪兒音調
感定録、李郃為賀州刺史、與妖女葉茂連江行、

同撰散子選

劉崇遠耳目記唐李客愛姬雪兒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律歌之

素玉暴死　蓮子復生

報應記唐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妻蕭氏父文鑒少不食葷茹酒肉蕭氏亡其家為修初七齋僧方食其婢素玉忽云夫人來語其曰生時聞佛經說地藏獄令身當之苦不可言頻男女等與我追福家欲暫歸即向諸僧懺悔欲去又云我至二十日吏來將素玉去看受罪即如期素玉便奄絶三日乃蘇云初隨夫人到一大城中有一別院夫人所住亦無有湯鑊鉄床來至夫人尋被燒煑酷毒難說其夫人父文鑒忽來雲在空呼曰早放素玉回語素玉曰我女生時不受我教恣行貪嫉汝歸令崔即多造功德為拔此厄又見一婆羅門僧從空中下作梵語教素玉念金剛法華藥師經各一遍令去既活並不遺忘有梵僧聽之云素玉所傳如西國語與中國異也

續元怪録梁革得和扁之術大和初為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譴作出貨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崔某者聞而召焉請革診其脉革診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之人崔喜留之送其直于敖敖以常深念也一怒而逐之售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寵之不悦於顏色然已去之難復召矣常貯於懷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郵之事回及城門逢柩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而歸即奔造崔曰蓮子非死蓋尸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失術于天下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於口中衣以单衣卧空床上以縛索縛其手足擬微火於床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俄而蓮子起坐言笑

蘭苕堂鏡　荊玉衢撰

博異志、唐天寳中、有陳仲躬者、於洛陽清化里
宅井獲鏡一枚、面七寸七分闊、夜有一女子、年
狀少麗、自稱敬元穎、燭前設拜曰、某本師曠所
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月日為大
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貞觀中為
許敬宗婢蘭苕所墮、幸遇君子、乃獲重見之問
忽隱去、仲躬遂寳持此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
斗書、以今推之曰、維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
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出於
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左日月
龜龍虎雀、並依方爲、鼻而題云、長則之鏡
梁書、羊侃性豪俊、善音律、姬妾列侍、窮極奢靡
有孫荆玉能反腰貼地、啣得席上玉簪
宋禕吹笛●　大喜彈箏
世說、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
後在晋明帝處、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
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之、阮遥集
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梁書羊侃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
喜、著鹿爪長七寸、
青瑣叩柱　致富載繒
通幽記、天水趙旭、家于廣陵、夢一青衣挑笑魄
牖間、及覺、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
五、容範曠代、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特
有世念、帝罰下人間、感配君子、時叩柱歌曰、白
雲飄飄星河斜●獨行窈窕浮雲車●
漢書、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至蒼梧郡、高要縣
宿鵠奔亭、夜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
名娥、字珠娘、早失夫、與婢一人、名致富、載繒帛
往旁縣賣、暮宿此亭、爲亭長龔壽所殺、并殺致
富、故來自陳於明使君、敞爲妾按驗得實、奏族
誅壽、
紅娘持箋　鸜鵒畏鏡
元微之鶯鶯傳、崔氏鶯鶯婢名紅娘、嘗爲崔持
彩箋以授張生、
古鏡記、隋侍御史王度、得侯生古鏡、常至長樂

攸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遥見鏡便叩頭乞命、度因詰之、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逃至河渭、為下邽陳思恭義女、嫁鸚鵡與同郷人紫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至東韓城、為行人李無傲所執、遂將鸚鵡游行數歲、昨逍到此、忽尔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度為置酒召雄、及鄰里共與宴讌、此婢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我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

玉簫絶食　　陳舜逼飲

雲溪友議、韋皋少游江夏、止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荊寶、兄事韋皋、荊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常令祇奉、皋私愛之、將去與玉簫約以五年七年為期、留玉指環一枚、五年皋不至、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及逾年、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絶食而殞、皋鎮蜀、遇荊寶、述其事、頗深想念、有祖山人者、自言有少翁之術、為皋清夜召之、玉簫至、謝曰、却後十二年、再為侍妾、至朗因作生日、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妓、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為名、中指有肉環隱然、若姜氏玉簫也

王隱晉書、晉賈后召愍懷太子入朝、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太子酒三升、太子辭不能飲、舞逼之曰、不孝也、天賜汝酒而不飲、中有惡物耶、太子不得已強飲、遂大醉、又令小婢承福、以紙筆授太子使書之、曰、陛下不自了、吾當入了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呈帝、遂廢太子

絳仙螺眉　　攬樹蟬鬢

大業拾遺記、隋鳳啣殿御女吳絳仙、善畫長蛾煬帝憐之、因是爭為長蛾、司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斛、號蛾綠螺

王子年拾遺記、魏文帝宮人絶所愛者有莫瓊樹、乃制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

辟邪囈語　鄭櫻讒譖（此乃優非任也）

孫緯集孫緯韓非灵語責李中書曰建元年六月余家婢辟邪夜眠如夢囈語中昔忽有長翁著黃練巾身短衣甚自矜萬瞋目切齒云吾是刑名先生韓非弟子李充日習吾業綜習吾書

晉書石季龍勒之從子也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聘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

彩雲守墓　潤玉設齋

東坡類說節度使李公之孫室李氏因遺紅綃香囊求合與張生姦通遂竊金珠與張生私走至蘇州税居日夕飲宴無時暫息生又結集本州豪俊少年呼盧為樂又從吹彈不修生計經三載家道零替李氏有一詩女彩雲唯彩雲轉備他人所得錢米李氏與生精度朝夕生往秀郡見父求貸李氏見生無衣留賤鬻衣數件與生生詣秀郡至卿中見郡伎行首梁越英曰此郡伎呂即我父也越英曰賢尊已去任矣因此與越英為夫婦不歸李氏遣妾彩雲往秀郡尋張生音耗彩雲聞知張生與越英為親遂大罵奔報李氏與彩雲俱至越英家見生與越英宴飲李氏飲氣嘔血死彩雲大慟齊于郡初彩雲丐食自給守墓三年不廢祀禮其越英因張生命妓遊南園因見李氏墓彩雲備述其事因此梁訟于公遂與張生絕張生乘怒殺梁齊市

法苑珠林唐司元大夫崔義起妻蕭氏為人妬忌多瞋好打婢不信業報身亡蕭所愛婢名潤玉信樂佛法家為夫人設正七齋僧正食夫人自來看齋枷項鎖腰潤玉見夫人灵著此婢使傳語家內大小云吾過崔氏為性多瞋橫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願汝普為將吾平生受用資具送捨至七七日為設齋

王豐發錦　夜姝繳叙

藝文類聚梁元帝為妾夏王豐謝東宮賚錦啓曰舒將並石堪來暮雨縈將結纜剩可盡舟宋

姬贈馬、未足為榮、馮媛來東方慈米寵
藝文類聚、梁元帝為妾夜妒、謝東宮賚合心花
釵啟曰、未得投壺、先愁含笑、不因鸞鳳自能歌
舞、夜妹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灃浦、慣識九
衢、末有仍代爵釵、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
玉、陟雁夫人本分章臺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
宮之恩、有志當然、無期投閣

金卮死報　　麗質生埋

徽戒録、蜀青石鎮陳洪裕妻丁氏、因妒忌打
殺婢金卮、潛於本家理瘞、仍榜通衢云、婢金卮
逃走、經年遷居夾江、因夏潦飄壞舊居渠岸、見
婢容質不變、韓將具狀報州、追勘款伏、具婢尸
一夕壞爛、遂寘丁氏于法
通幽記、唐卑諷家于汝穎間、遣小童理草地、
忽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亂、諷異之、即掘深
尺餘、乃一婦人、肌膚容色儼然如生、再拜言曰、
某是郎君祖母名麗質、娘子嫉妒、生埋此園中、

佩蘭誇侈　　如願獲財

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
段儒妻、說在宮內時、嘗以管絃歌舞相歡娛、競
為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
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
臂踏地為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
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愛、
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
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
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子長
壽、菊花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
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正月上辰
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
於流水、如此終歲焉、戚夫人死、侍兒皆為民妻
録異傳、廬陵歐明道彭蠡、每以船中所有投湖
中以為禮、積數年後、復過、有數吏來候明云、青
洪君相要、且曰、感公有禮、且厚遺公、願勿取、獨
求如願耳、既見、遂求如願、如願者青洪君之婢
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紫姑婦姑　紅桃妃愛

異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中、迎之以卜、呪曰子婿不在、曹夫已行、小姑可出、

楊妃外傳、楊貴妃侍兒紅桃、妃甚愛之、

解兒受凌　薛英遣害

昭義軍別室別球、璐之女伶曰盖思賢、巧黠人也、嘗為君侯王制之寵、貯焉、制之所私伊宙亦衙門將、多與制遊、思賢含、故僕射愼之子也、風流善杯酒、思賢心悅之、遂私焉、關鎖益牢、即踰墻而奔於宙、制知不可奈何、遂逐思賢出門、宙且納焉、宙有女奴曰解兒、有愛於宙、思賢心忌之、一日加解兒他過、叩解兒脛、關出血見骨、解兒瘡甚死、明年長慶二年、軍亂、伊宙遇飛矢而死、思賢無所庇、往投制、制得之喜云、自甘吾心者矣、遂命以短兵斷思賢二脛、踣、且極凌之、制臨觀、語思賢曰、其能踰墻而奔於伊宙耶、迨夜閉於幽室、思賢終夜呼曰、解兒解兒、不能恵我速死耶、竟不勝其楚毒、再宿而死、遂與宙同瘞於邢之東門外、

余媚娘叙録、余媚娘者、才婦也、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時為正郎、聞其容美而善書、巧智無比、俾行人中善言者游(說)之、媚娘乃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為陸家新婦、希聲諾之、既歸二年、夫妻和睦、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姿色殊麗、適於媚娘、媚娘知而深怨之、容銜不發、異日令迎入宅、與之同處比間、候希聲他出、即召舜英閉私室中、手刃殺之、

紅英作妖　桃枝為怪

北夢瑣言、唐有一士人、為美人所悅、来往多時、道士吳守元云、子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得一明(寶)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因焚之、妖遂絶、

續齊諧記、王敬伯、年十八、仕為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女子從二少女披幃而入、施錦席於東床、設

雜果、命綰髮者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箜篌作宛轉歌、婢甚羞、低面殊、久云、昨宵在霧氣中彈今夕聲不能暢、女迫之、乃解裙中出黄帶長二尺許、以掛箜篌彈弦作歌、女脫頭上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娟以哀。願為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芳無色。金徽玉軫為誰鏘。歌宛轉。宛轉情復悲。願為煙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女留錦四端、臥具綉枕腕囊并佩各一雙、贈敬伯、生以牙火籠、玉琴小簪之、未日聞吳令劉惠明亡女船中失錦四端及女郎臥具綉枕腕囊珮等、檢括諸同行、至敬伯船而獲之、敬伯具言夜來之事、及女儀狀、從者容質、并所荅贈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箱内篋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婿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訪部伍人云、女郎年十六、字麗華、去冬遇疾而逝、未亡之前、有婢名春。條、年十六、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並有姿容、昨者即此也

寳兒花綾

大業拾遺記、煬帝以越州所進花綾、獨賜司花女袁寳兒及絳仙、他妃莫得、

輕素粉黛

玄怪録、武德中、曹惠為江州參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長尺餘、工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以手請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怪、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太守家俑偶、且曰、盧山神要輕素等為舞姬久矣、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為飾之、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伎、亦當為彼夫人矣、

雅娘笑薇　　采蘋喜梅

大業拾遺記、隋煬帝幸月觀、中夜凭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黄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為薇刺罥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肢纖弱、意為寳兒而有私、帝披單衣長衫不帶、亟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

海録砕事、梅妃、姓江氏、名采蘋、髙力士使閩粤選歸侍明皇、性喜梅、所居植梅、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花下、夜分不去、以其好曰梅妃

南威惑晋　　耀華累帆

戰國策、晋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後代必有以色亡國者、

南史、宋何帆為廣州刺史、有妓曰張耀華、美而有寵、將之任、要權貴阮佃夫飲、設樂、佃夫見耀華悦之、頻求此人、帆曰、帆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怒、拂衣出戸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弾帆坐免

蒨桃束綾　　益妹一盃

翰府名談、寇萊公有妾曰蒨桃、公因會贈歌姬以束綾、蒨桃作二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窓下。幾度抛梭織得成。風動衣单手展呵。幽窓軋軋度寒梭。臈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艶歌。

樹萱録、劉商、少遊湘中、秋月方皎、忽見一畫水輿中有七八女子、環麗容止、若呼盧戲、其具倶希世之寶、前有紅蠟枝、擎以金盤、商駭訝未絶聞舟中語曰、紫蓋眞人、昨給到劉商黄精二斤、乃玉帝所餌之餘、合三者為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遠、可邀致之、忽聞人呼商、遂即舟邊拜一女子命侍兒楊益妹斟一杯雲母漿、一女子笑曰、此人不固者、無丹元氣耳、復送之岸、商覘之直至舜妃廟前、落帆入廟、祭明廟中、得已殘詩句、後果得至人、遺黄精服餌、後不知所在、

小碧奉劉　　輕紅侍崔

酉陽雜俎、劉積中婢小碧、忽作同年杜省躬語

乾膜子、華州椰参軍妻崔氏、有青衣字曰輕紅

解愁呑花　　劔兒題葉

蜀檮杌、王蜀内樞密使潘炕嬖妾解愁、姓趙氏母夢呑海棠花蘂而生、有國色、善工新聲、及小詩、

小名録、貞元年進士賈全虚者、黜於春官、春

深臨御溝忽見一花流至金虛之前以手接之香馥頗異連数葉上有詩一首筆蹟纖麗言詞幽怨詩曰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片葉上寄與接流人金虛得之悲想其人涕泗交墜不能離溝上街吏頗慮疑其事白於昭容具進德宗亦為感動令中人細訪問之乃於翠筠宮奉恩院王才人女鳳兒者詰其由云初從母學記及慕陳後主孔貴嬪為詩数日前臨水折花偶為宮思今敗露死無所逃德宗為之惻然捘金虛金吾衛兵曹以鳳兒賜之車載其院資從皆賜焉

金荊截指　王蓮割舌

朝野僉載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荊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氏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婢名玉蓮能歌唱昌愛而歎其善柳氏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禅師懺悔禅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為妬前截婢指已失指又割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禅師大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

翔風失愛　綠秀屈節

王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五其容無比時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珍寶奇異皆殊方異國所得莫能辨識出處者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言西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艷数千人翔風最以文辭擅愛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譖胡女不可為群競相排毀石崇受浸潤之言退翔風為房老使主群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煙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咍石氏房中並歌此為樂曲至晉末乃止

世說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猪羊、作數十人飲食、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云、我屈節為汝家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妹麗香媚　珍華色絕

王子年拾遺記、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四愛姬、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皆絕色、使四人坐屏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又為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百濯香、或以人名、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輿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為次、下得亂之、所居室、名為思香媚寢、

轉轉名色　真真屬文

劉崇遠耳目記、趙王鎔命馬彧使於燕、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特趙之酒妓轉轉者、一代名姝無比、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馬頻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季隗於趙衰、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惟名色可奉名人、所處倡婦、不勝賢者顧盼、願垂一詠、故得奉之、彧即命筆援毫、文不停輟、作轉轉之賦、其首曰、瓊筵既啓、雅樂斯陳、霧卷羅幃、苍攢錦襉、有西閣之工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纖玉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襪以生塵、或載以歸、

盧頎序、太常博士鄭還古寓東都、與柳將軍同里巷、還古將赴調、柳張筵餞之、畫出家妓、比上行盃、其左列次三之妓、容豔殊絕、屢顧鄭、鄭亦竊視之、柳曰、此沈氏也、名真真、音樂之外、頗好文詞、請賦一章、以定其情、還古即賦詩云、洞房出神仙、清聲當管弦、詞輕白苧曲、歌揭碧雲篇、既

末主裴秀。何妨乞鄭玄。不堪金谷水。重過墜樓
前。柳竟以沈歸鄭、

鸞臺隨圖　　楚賓寄雲

續世說、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布衣鳩杖出
則以女僕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雩詠祠禱、圖必
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也、

聞奇錄、前南鄭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其母
未許、雲曰、予誓不娶、乃許之、雲號姬曰楚賓、數
年後姬卒、卒後經歲、遂婚前南鄭沈氏、及婚日
雲浴於靜室、見楚賓執一貼藥末、經前、謂雲曰、
誓余不婚、今又與沈家作婚、無物相奉、贈君香
一貼、以資浴湯、瀉藥入斛、以釵攪水而失、雲甚
覺不安、羸困不能出浴、遂死、支體如綿、筋骨並
散、

娥兒妙曲　　定子臉新

南史、羊侃性豪奢、善音律、教賓歌人王娥兒妙
盡奇曲、一時無對、

樊川集杜牧隋苑詩云、紅霞一抹廣陵春。定子
當筵睡臉新。却立丘墟隋煬帝。破家亡國是誰
人。定子牛相小青衣、

金缸高價　　真珠絕倫

靈怪集、揚州從事張不疑、買一婢曰金缸、價一
十五萬、

真珠叙錄、牛丞相鎮襄陽、納婢曰真珠、有殊色
歌舞之態、時號絕倫

行拒寇殺　　青代主辱

華陽國志、安漢太守東妾名行、安漢人、有美色、
家遭寇、急走避、行以色美、為賊帥所得、屏左右
欲姦之、行持帥佩刀、刺殺賊帥、為衆賊所殺
皇甫謐烈女傳、會稽翟素受聘未及配、適遭賊、
欲犯之、臨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
辱、素婢號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犯青、青曰、欲
代素者、恐素被恥耳、今素死、我何生、賊復殺之、

琵琶听板　　櫻桃執燭

侯鯖錄、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
鵡、持正每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

琵琶卒、後悞觸響猶傳言呼之、時正感傷、成疾不起、嘗為詩云、鷓鴣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霍小玉傳、李生名益、年二十、擢進士第、霍小玉慕生才調風流、與生極甚歡愛、生請素縑、著之盟約、玉命侍兒櫻桃、褰幃執燭、授生筆硯、又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生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藏之寶篋之內

上清訴贊　新聲諫谷

異聞集、丞相竇參常所寵青衣上清、竇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吾身死、汝定為宮婢、聖君如顧問、善為我辭、竇賜自盡、上清入掖庭、以善應對、能煎茶、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內人數不少、汝大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丞相竇參女奴、竇參妻早亡、故妾得陪洒掃、及參家破、幸得填宮、因言陸贄誣陷參事迹、德宗怒陸贄曰、老獠奴、我脫却綠袍、便與紫衫著、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他、及至權入伊手、其為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竇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孽、乘間攻之、贄竟受譴不回、上清特敕削丹書度為女道士、終嫁為金忠義妻、

新唐書、張谷佐劉從諫、納邯鄲人李嚴女為侍人、號新聲、嘗從諫潛圖窺覦、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為節度、非有戰野之功、身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度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不以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乃顧一飯恩、以骨肉腥臊兒食、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三月、畏言泄、後果及禍、

宴娘點酥　麗娟柔玉

海錄碎事、東坡贈王定國侍人宴娘詞云、誰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

洞冥記漢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如蘭娟身輕弱不欲衣纓拂恐傷爲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旁唱迴風之曲庭中樹爲之翻落常致娟於琉璃帳恐垢污體常以衣帶縈娟袂閉於重幙中恐隨風娟以琥珀珮置衣中不使人知乃言娟骨節自鳴相與爲神隂也

姬侍類偶卷之下終

壬戌之春禮佛有緣緣歷者之願迺城南於故紙中得
此冊披覽靈異釋氏每多不可思議爲大解脫[illegible]
[illegible]又生纏綿之[illegible]想過之同中千花凝笑石頭至大圓鏡
[illegible]自無碍[illegible]佛[illegible]平[illegible]

姬侍類偶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周守忠撰守忠有養生類纂已著錄是書成於嘉定庚辰有朝奉大夫鄭域中序及守忠自序其意仿侍兒小名錄其體則以四言隔句用韻如李瀚之蒙求凡八十有八聯通附見註中者共一百八十二人其文屬對既拙又多漏畧大抵以太平廣記爲藁本而廣記中春條金釭之類乃遺不載亦兼采各家詩集而杜牧集中收張好好定子而遺其特作大篇之杜秋白居易集收樊素小蠻紫綃紅綃諸人而遺其最所賞鑒之都子以至文選玉臺新詠本非僻書而奏彈劉整文中之綠草汝南王所歌之劉碧玉亦都失載所註或有原委或無始末繁簡尤爲失當可謂簡陋之極域中序尤極荒謬如謂詩有媵記有妾禮有嬪春秋有姑以記與禮分爲二書已爲盲說所謂春秋有姑者更不知爲何語殆見他書引左傳燕姞夢蘭之事而影響勦說也非是人不序是書其斯爲各從其類歟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九十卷

〔宋〕劉達可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麗澤堂活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壁水羣英待問會元選要八十二卷》提要

待問會元序

世有邊孝先拄腹皆經笥世有杜征南羅胷[illegible]
聞之士夫豈無之然不可望千百於一二也此待問會元之
所由作歟[illegible]
國家以經賦論策取士其可以覘學術之淹貫世務之練達
者則莫後場若也天文地理之經古往今來之事律曆禮樂
之精微文物度數之纖悉道德性命之隱奥官吏民兵之分
畫經史子集之紀載典章法度之森列隨問可以發疑隨疑
可以析理若非問者之難而待問者之爲不易也邇年以來
類書之行多矣然率皆博而寡要多而不切纂集雖工而不
適於用間帙雖富而不明其統綴緝陳文者乏濟時之達識
追逐時好者昧經國之遠猷詳於傳紀者於古典或不熟精
於術數者於理學或有遺固有誇連篇累牘之繁而無片言
隻字可爲場屋助者亦何以多爲也蓋必進取而一新之焉
則庶乎無厭其多矣友人劉君達可之爲是集也則不然條
分類析綱舉目張每一門必附之以十數條類每一類又附
之以三四節目寧貴乎盡而無遺寧取乎備而無略持是以
往斷無所謂發十策而不得一者矣原其初意不欲自爲進
取設然不欲獨善其身必思以兼乎善人其用心亦賢矣哉
昔人有云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小則小鳴扣之大則大鳴
又有云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是書之以待問會
元名也蓋著者亦有取於是歟余閲君之集嘉君之志故書此

以題其端云

淳祐乙巳良月朔前進士建安陳子和中甫序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門目

右總計一十六門

分二百三十八類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門目終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類目

荀子附　揚子附　文中子附
韓子附　離騷附　諸史
史紀附　两漢史附　三國志附
晉史附　南北史附　隋史附
唐史附　五代史附　國史
玉牒附　寶訓附　會要附
實録附　實録辨誣附　日曆附
時政紀附　聖政附　通鑑附

道學門
道統　傳道附　道學
濂溪附　二程附　程門六高弟附
横渠附　康節附　晦菴象山附

性理門
性學　性情附　性命附
情附　命附　心學
誠附　敬附　志附
氣附　忠恕附　皇極
中道附　中德附　中庸附
中和附　五常附　四端附
仁附　仁義附　義附
禮附　智附　信附

民事門
民風　禁奢附　田制
勸農附　水利附　役法
荒政　賑貸附　勸分附
流民　流士附　逋將附
潰卒附

武事門
將帥　擇將附　儒將附
世將附　兵制　禁衛兵附
州郡兵附　邊兵附　民兵
軍政　步騎附　車戰附
間諜附　器械附　舟師
馬政　兵食　軍需附
屯營田　教閱　揀汰附
陣法附　兵法附　城堡
清野移治附　邊防　督府帥閫附
形勢　荆襄附　川蜀附
長江附　两淮附　海道附
待夷狄　備禦　收復附
通使附　戰守和附　納降
平盜　討叛附

財計門
財用　理財附　節財附

禮典門

數學門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類目終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目錄

卷之一

萃新門

卷之二

萃新門

卷之三

萃新門
建立國本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卷之四
萃新門
建立國本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建國立本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建立國本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五
萃新門
進用大臣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進用大臣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進用大臣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進用大臣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

萃新門
申敕官刑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申敕官刑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申敕官刑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申敕官刑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七
萃新門
消弭灾變一　故事源流
名流舉業
消弭灾變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消弭灾變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消弭灾變四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八
聖學門
聖學一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二十六

國事門

刑法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刑法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恤刑

策頭　策段　事料

赦宥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二十七

臣道門

士風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士風二　奔兢恬退

策頭　策段　事料

士風三　虛偽誠實

策頭　策段　事料

士風四　戒敕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二十八

臣道門

邪正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邪正二　才德

策頭　策段　事料

邪正三　朋黨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二十九

臣道門

名節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名節二　忠義

策頭　策段　事料

名節三　禮義廉恥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三十

臣道門

貪廉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貪廉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貪廉三

策頭　策段　事料
流士
策頭　策段　事料
邊將
策頭　策段　事料
遺卒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二
武事門
將帥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將帥二　擇將
策頭　策段　事料
儒將
策頭　策段　事料
世將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三
武事門
兵制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兵制二　禁衛兵

策頭　策段　事料
兵制三　州郡兵
策頭　策段　事料
兵制四　邊兵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四
武事門
民兵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民兵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五
武事門
軍政七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步騎
策頭　策段　事料
車戰
策頭　策段　事料
間諜
策頭　策段　事料
器械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六

武事門

舟師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舟師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七

武事門

馬政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馬政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八

武事門

兵食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兵食二　軍需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六十九

武事門

屯管田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屯管二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七十

武事門

教閱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揀汰

策頭　策段　事料

陣法

策頭　策段　事料

兵法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七十一

武事門

城堡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城堡二　清野移治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七十二

武事門

邊防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明堂

策頭　策段　事料

郊恩

策頭　策段　事料

廟饗

策頭　策段　事料

禮樂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八十九

數學門

數學一

名流舉業　故事源流

河圖洛書

策頭　策段　事料

卷之九十

禮典門

太玄潛虛

策頭　策段　事料

五運六氣

策頭　策段　事料

律曆

策頭　策段　事料

正朔

策頭　策段　事料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目錄終

萃新門

時政急務一

名流聚業

立意發端 處急處暇之說○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祖宗猶以處急之心而處暇危而圖安亂而圖治今日毋以處暇之心而處急嗟夫優游暇豫之時固不可與艱難倥偬之日並論而拯危救急之心宜不可與安恬整暇之規共談也故當朝廷清明事事整理疆埸綏靖物物乂安斯之時亦暇矣堅忍圖功未容以舒緩少之然處治安之日猶皇皇以虛老歲月為念享平寧之世猶汲汲以坐縻時日為憂凡有關於士民習俗者靡不經意凡有繫於黜陟誅賞者靡不留神所謂延億萬年之休者不容以頃刻置所謂固子孫永保之業者不容以須臾寧此其用心深恐暇日之不常有也是之謂以處急之心而處暇是為孝宗皇帝之處淳熙者蓋如此乃若時事孔艱件件有勞於區處變故沓至節節有費於支撐于斯之時亦急矣正起圖功未容以張皇議之故覆危疑之機一日當為一日之事蹈艱難之運一時當計一時之功凡士民習俗之未正者毋墮因循凡黜陟誅賞之未當者毋尚苟且所謂回灾變為休祥者毋膠故事所謂定患難為安泰者毋論故常此其用心深恐急證之未易療也是之謂無以處暇之心而處急是為聖天子之處今日當如此

機不可失之說○天下未嘗無極而不反之勢人主不可失極而將反之機嗟夫世道之否泰剝復相為倚伏久矣有以迎其機則否可以泰剝可以復無以迎其機則否終於否剝終於剝此一機也英君誼辟所以凝神睇視而不敢失者也誰料方今事勢至此極耶將聽其極乎抑迎其機而反之乎靜念往失感慨時艱寶紹則失於徇端平則失於輕嘉熙則失於雜至淳祐則又幾失於玩外而邊陲侵擾之極內而根本虛耗之極紀綱極於弛習俗極於婾昔猶厝火今則火將燃矣昔猶震於其鄰今則震於其躬矣起而視之此何如時勢耶天運回春主上思與內外小大之臣一舉而新之傾否而泰出剝而復此其機乎然自臨御以來非不屬宣帝之精未有弗稱民安之實非不發憲宗之憤未有乾清坤夷之時積於成痼今凡幾年新之機雖屢至而新之功則蔑如也

切實圖功之說○意向客於虛而不足以集事國家固為已往之歲月憾意向主於實則猶足以辦事國家當為方來之歲月惜愚嘗逍處山林靜觀時變深竊歎夫前人之所以課事功者此歲月也今日之所以課事功者亦此歲月也何前乎此時則周岸先登矣今此之時而商川未濟焉前乎此時則秦灘已潰矣今此之時而漢腫方病焉坐守窮株稔成壞證已往者固隨甑變換治局勉圖新功方來者當銘盤且夫成湯七年而旱變消其或七年而猶成湯之旱者使其應變非虛文則何不成湯之七年乎高宗三年而鬼方克其或三

年而猶高宗之鬼方者使其應敵非虛聲則何不高宗之三
年乎玩縱度時指天威為長物寬閑送日付事變於浮漚吾
故曰廢已往之歲月而不足以集事此意向客於虛者致之
也然而禹八年而水患熄豈其過八年則禹不能以平水乎
使其禦灾有實德則雖後禹之八年何害也越十年而吳國
沼豈其踰十年則越不能以沼吳乎使其禦戎有實政則雖
後越之十年亦可也着緊用工寶寸陰如尺壁趲前進步防
過隙之白駒吾故曰惜方來之歲月則猶足以辦事此意向
主於實者能之也

處暇整暇之說○有以暇處暇之規模有以整處暇之規模
今疆埸少息雖未如邊城晏閑之時而亦無烽燧甘泉之警

今農扈告登雖未如粒米狼戾之時而亦無旱乾水溢之變
則以暇處暇今時若易然也然禮樂征伐雖未若小雅盡廢
之時亦未若魚麗盛多之日政刑法度雖未若蕩無綱紀之
世亦未若大道為公之時則以整處暇在今日可不加之意
乎因少暇之時而欲為整暇之圖必以禮樂刑政四者而講
明之可也初非曰閒暇則粉飾禮樂艱棘則修明刑政歧禮
樂刑政而二之也

稽古偉議 周漢治具修廢○切謂當閒暇之時而急為整暇
之圖者周之二君也當閒暇之時而緩為整暇之圖者漢之
二君也成王當踐祚之後四方無虞董正治官以為立治之
規模制六典以與太平頒政刑以垂象魏宗伯之所掌司徒
之所教無非禮樂之事司馬之所職司寇之所聽無非政刑
之事宣王當中興之後盡復小雅以為立治之根本開明堂
以修朝會修政事以攘夷狄燕喜來歸之詩錫命入覲之寵
無非禮樂之盛命官分土之事田獵征伐之功無非政刑之
舉所謂當閒暇之時而急為整暇之圖者此也文帝承休
息之餘禮樂可興矣然制度廢壞不植則僅少年慷慨流涕
有請胡謙遜而未遑政刑可脩矣然貪吏受賂灞上兒戲奸
民造弊侯國擅利胡因循而未誅宣帝當厲精之始禮樂可
制矣然鳴鍾清渭傳呼夾道其如樂何寖威盛容金繒倍賜
其如禮何政刑可修矣然流民雖貸或戶口之偽增屯田雖
行或糴斛之張數廉吏雖詔或便文以自容其如政何囚係

雖恤或巧心而析律兵革雖息或赤子而弄兵寬大雖務或
苛刻以為言其如刑何愚所謂當閒暇之時而緩為整暇之
圖者此也

漢唐處暇苟安○夫彭城高會倉皇喪師謗曰此時之難未
可為也汜水即位帝業甫成玆為何時以靜定憂勤者處此
念當道之蛇既斬山東之鹿已逐四百年之社稷自我開創
之也則守之以定行之以堅惟此時為然夫何溺冠嫚儒騎
項枕宦君心既已玩愒田宅自汙日飲醇酒相業又復卑陋
中葉以來殆又甚焉厲精思治治非不勤而車馬田獵玩物
喪志甚者橫道之死人不問而反憂皇於亦自文馳之時規
模如此事業如此則難者未見其為易晉陽起兵連和突厥

誘曰此時之難未易圖也四方甫定干戈甫息此爲何日以靜定憂勤者計此思創業之既難念守成之不易三百年之天下自我維持之也則主之以一行之以專惟此時爲爾夫何好大喜功廿心十漸君道寖不克終踈慢嫵媚日閱訟牒臣道亦無庸取數傳而後夫復何望削平淮蔡志非不鋭而臺沼自娛縱慾敗度甚者异鏄用而裴崔踈剥下媚上之事無所不爲規模如此事業如此則易者秪見其爲難此以巽懦之規模爲苟安之事業則天下之事雖易而亦難漢唐以來是也

法祖嘉猷 孝宗圖璧於暇○孝廟能以歲月難得者爲惜故天變邊患不常見於前日今日惟以歲月可玩者爲幸故天變邊患乃常警於今日我孝廟之惜歲月者爲何如敬天一圖朝夕觀覽彷𢕟怠也秋雨一詩厲志規恢示憂勤也久雨缺晴三日默禱一息無間斷也將名軍籍逐月進呈無日不申儆也乘此歲月辦此事功天變不旋踵而弭故二十年之際且無可弭之天變邊患不移晷而平故二十年之際且無可平之邊患今日柰何其不然邪以艱難變故之時勢謂可苟免而幸之一念常錮於上下之胷臆以寬閑暇豫之日力玩於尋常而惜之一字不挂於君臣之齒頰其弭天變也徒曰今日玉食卻廿矣幸而事已變休則雖八珍列九鼎姑以釋焦勞之思明日音樂撤侑矣幸而時移景換則舞霓裳奏庭花姑以洗鬱結之耳又明日便殿退省矣而日改歲迁則御奕碁覽沉香姑以解憂悒之心以幸心而弭天變天變其可弭之乎其禦邊患也徒聞今歲謂某戍矣幸而草青欲戍則撤虎牢撤樊城而經理之說姑詑於目前明歲移某治矣幸而清野少郤則破睢陽破垂瓠而進取之策巳寘之度外又明歲修其備矣幸而撤花得免則棄碻磝棄滑臺而取償之念不留於胷中以幸心而禦邊患邊患其能禦之乎

高宗乘機圖治○愚嘗有感於堅守規模愛惜日力之語請誦炎興時事證之乾度初中原莽爲盜藪江淮困於軍需王綱弛於崇觀朋黨之私士風媮於京黼賄賂之習觀時撫勢其不強人意者何限炎興天子所恃挽回大勢者惟以乘勢作規模愛日圖規恢爲念有相如綱亦曰當惜分陰凡事如立課程有臣如燾亦曰日月逝矣願以定規模爲急有將如岳飛亦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印請閒有帥如肅振亦曰守蜀二年願留積緍以備軍旅迎此之機用此之勢則十三戰之雋功兩淮屯田之嘉計六察總臺綱之正群枉消黨錮之風氣象大非昔比矣嗚呼高宗當大勢久逸之後不五六年猶能起沉痼而蘇醒之今日席東南之全勢顧乃虛擲幾年之歲月反不如渡江航海時邪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央今不圖何嗟及矣

時文警段 剥必復復必泰○自古未有極而不反之理剥必復而剥亦未易復否必泰而否亦未易泰撫時察變今將反之機乎機將反矣而無以迎之此嘉熙所以非端平比而端

平所以愈不竟紹若也淳祐改元又閱幾祼識者方以有成
之機望之何為氣象日非駸駸嘉熙下邪邊陲擾而根本虛
紀綱弛而胥俗媮不能不重識者之慨嘆然而其責亦有在
矣大臣玩於專閑誠布公者誰歟百職玩於苟悉心體國者
誰歟監司守令玩於貪布宣德意者無之邊閫將帥玩於怯
措置戰守者又無之一失於專再失於苟三失於貪四失於
怯噫天下事堪幾失而幾誤哉

棄實以去四弊○今日之病何如哉夫兵者國之精神也而
今則隸於三衙散於諸軍老弱未汰虛額尚多棘門兒戲之
風未洗也吾之兵虛矣財者國之膏血也而今則版曹之尺
籍既虛左帑之舊儲爲有修繕無節錫予無常鹿皮白金之
術亦窮也吾之財虛矣食者國之命脈也而今則中都之倉
廩之陳淮甸無耕屯之收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唱籌量沙之
計難行也吾之食虛矣將者國之爪牙也而今則九重有拊
髀之思將帥無殺身之勇望壓束手執戈醉心口尚乳臭之
子皆是也吾之將虛矣一身之間四病交攻莫非虛證是皆
意向篤虛之過也然則去此四病當如何亦曰在於實而已
夫萬形皆有弊惟實不容泯用之則治捨之則亂由之則安
背之則危亙古窮今只此一實理耳必自強不息法乾之行
斯謂之實或作或輟非實也必立不易方體恒之久斯謂[illegible]
實有勤有怠非實也運世剛健不沮撓於紛擾震撼之衝[illegible]
其精神不熒惑於回護隱蔽之際而後為實事勢僅定不[illegible]
轉而為膠擾治具粗修不可轉而為蠹玩然後為實

及時以修邊政○孝廟惜歲月以辦事功故能無不可支持
之邊患今敢不亟受日力以立備禦之功街亭違節山桑敗
績一日而之將才非所以重邊閫也則揭選將帖刊諭帥石
何可不如我孝廟棘門兒戲徹戍子虛一日而缺兵籍非所
以壯邊勢也則賞鐵簾射御曰石閱何可不如我孝廟鹿皮
太輕滸馬弗繼財用一日而不豐邊備空歟則撥行官米以
助軍食支內庫錢以激士卒不孝廟不可也甲冑網絲鎖伏
扼蠟器械一日而不精邊防疎歟則呈三司戰馬以觀武藝
節一巳接用以佐軍需不孝廟不可也如是則何憂乎邊患
自今一日之惜一日淳熙也一歲之惜一歲淳熙也如立課
程如理宗計改紀氣象慚然精明雍實工夫不可疎鹵則目
前未平之邊患易亂為治俄頃間耳不然陸宣公有言貪因
循而不能矯失則終有大患覆轍而不思出險則必無久
安肖惡運遏亂原者宜於此慨然矣

綺語駢珠

付時事於嬉笑　亟為救焚拯溺之良圖　不沮不挫
玩禍機於尋常　力求支傾補罅之至計　勿畏勿懦
潛觀密察以致其慮　以履氷蹈虎之歲月　決水救焚
堅忍力行以責其成　用冀枌興燕之規模　纓冠解鬬
臨深淵而幾墜　不懲創於既往　變生而憂變已而休
寢積薪而將然　不畏沮於方求　敵來而懼敵去而侮

施為注措之必審　不以浮言而動搖　以剛大存心
主張把握之必堅　不以禮意而遷轉　以堅定圖治
政令數易而事功汗漫　精神者常新
規模靡定而人心危疑　靜止者常一
甲兵之事日至廟堂不知幾警而幾玩矣
變異之書屢陳剡奏不知幾懼而幾玩矣
結纓整冠之能勿以施之焦頭爛額之時
纚趨尺步之規勿以用之救死扶傷之日

當今獻策　力為靠實之政○是必堅吾心之一實而銷天下之百妄主吾心之一實而去天下之百虛倚駕虛之危欄欹靠實之警枕以此為練兵之規模則柳營楡塞勇氣百倍必有如三千騎蹀血虜庭者而吾之兵實矣以此為理財之規模則貨泉帑水滂滂常流必有如斡運江淮以濟中興者而吾之財實矣以此為足食之規模則飛芻輓粟士飽馬騰豈無如轉漕關中給食不絕者而吾之食奚患其無實備以此為任將之規模則虎帳沉幾折衝千里豈無如統兵八千破淝水者而吾之將奚患其無實才一規模靠實而曰兵曰財曰食曰將四者之虛一轉而為今日之實矣不然君臣上下規模恢縮意向銷腐眞實功業略不究心閒暇歲月緫成虛擲而徒曰今日欲責實明日欲務實不過謾河畫餅耳何益於事哉吾恐天下之勢日蹙於一日天下之弊歲滋於一歲借曰今日處難安知後日不愈難於今日也赶今之痰在此一劑救今之敗在此一着靠實規模此今日第一策也

事急圖之以急○華政事之弊固急而回天人之勢尤急政事者國之支節支節解緩固不容一日不責其平天人者國之命脉命脉危殆豈容頃刻而不冀其續厥今天變亦云屢矣揆之國家盛時不既急乎然求之弭變之道不過曰避殿減膳也不過曰引咎責躬也吁此故事耳使故事可以回灾心則自茲以前灾變亦嘗見故事亦嘗舉柰何至于今而未回也厥今邊患亦云極矣揆之國家盛時不既急乎然求之制變之道不過迎其來而淸野俟其至而閉門吁此下策爾使下策可以弭邊患則自茲以前韃虜屢嘗攻下策屢嘗用柰何至于今而未息也天人之勢若此國家命脉僅一髮爾是必絕絲竹音刻金翠記以剛制其欲郤便嬖寵孌內侍權以剛去其私則天變可回是必揭選將帖刻諭帥石以剛立其志賞鐵簾射核屯田實以剛行其權則邊患可定天人之勢既回則國之命脉固矣然後有關於政事者以次行之支節其有不平復乎

急圖責實之治○倚往事之危欄欹後圖之警枕謀國者當念過客之光陰毋自子虛其時月高祖不吃五年之緊則帝業望洋老於關中之高祖太宗不趲四年之急則治效鴉炙終於晉陽之太宗生平雄武心覧鏡朱顏在正當着鞭功名之日恭到窘處追別有轉身路何可忍為弛擔經綸之時博不得盧豈無雉采轍雖前覆猶有後車尚不能忍東隅之痛

而速桑榆之圖則吾恐往者不可諫來者亦難追矣草茅孤忠敢此娭緯繼自今日以往華清游宴湖山歌舞知其能牿我旦氣也則絶之魚軒請謁鼠社依憑知其能穢我天眞也則能斥之夫如是方謂應天之實否則具文引咎啼鳥好音故事省躬説梅止渴此虛耳非所以為實也繼自今日以往虎帳蕭疎油幢凋落知其不足以護我風寒也則易置之士卒驕脆餽運枯楞知其不足以備我秋高也則揀汰之夫如是方謂應變之實否則赤手貪功捕風捉影虛聲恐敵畫餅充飢此虛耳非所以為實也

生意收結 合君相以務實○雖然人主有責實之心大臣當任責實之職蓋人君不能獨運非宰相何以仰成若濟巨川必得舟楫若支大廈必藉棟梁矧當擾攘變故之秋尤賴康濟圖終之輔是責任不可不嚴也側聞今日臣往往徇私而忘公徇身而忘國為孫弘之阿諛則有之而玄齡持美效君則未能也為王衍清淡則有之而丙吉同心輔政則未聞也此何如時尚可以徇駕虛之意向乎愚願今日大臣自今以往力圖實政堅此實規必如伯禹之誓師振旅奚患兵未強必如周公之六典理財奚患財未裕如蕭何之轉餉不絶奚患食未足如裴度之請身督戰奚患將未勇不然上而人主有責實之心下而大臣無責實之意吾恐東南半壁之天下機𨫼尚換奄奄生意終無蘇醒之時也詩云彼日斯邁而月斯征敢誦此以為今日大臣勉

人主大臣之責○抑又言之圖天下之治在人主輔天下之治在大臣昔魏相在宣帝時謂陰陽不和咎在臣等於是四方或有災變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共成中興今之大臣能以丙魏為心則天變不足憂矣昔裴度在憲宗時謂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於是刑李愬雪夜入蔡遂擒元濟今之大臣能以裴度為心則邊患不足憂矣吁大臣一身係天下之安危若此故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惟坐廟堂者圖之宗社幸甚愚不勝惓惓

經傳格言 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公孫丑上）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務（孫紹傳）王者察時而立政（唐沈既濟傳）

歷代事實 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匡衡傳）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孟子盡心上）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無捄敝之政也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董仲舒傳）太史公曰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高祖紀）叔孫通與魯諸生共起朝儀有兩生不肯行通笑曰

若眞鄙儒不知時變諸弟子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本傳）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本傳）太史公曰參爲漢相國淸淨極言合道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史蕭曹傳）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舌之吾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至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揚雄傳） 晁錯說文帝曰方今之務莫若重農欲民重農在於貴粟以是觀之粟者政之本務（食貨志） 晁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本傳）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又云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又云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時務也（賈誼傳） 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景帝紀）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武帝贊） 武帝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食貨志） 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武帝紀） 舉賢良曰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今子大夫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董仲舒傳） 董仲舒公孫弘兒寬三人此儒者通於世務（循吏序） 孝昭委任霍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昭帝贊） 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元帝紀） 王吉上宣帝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毋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其務在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本傳）魏相好觀漢之故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事奏請施行之（本傳） 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當世治之所務也（杜欽策） 崔寔明於政體論當世便宜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云聖人執權遭時定制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伯政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本傳） 司馬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

元也蜀諸葛亮傳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
之法後世有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祖禹贊太宗曰今
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曰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主是
天下大治帝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本傳唐家承隋苛虐
以仁厚為先雜說德輿傳太宗即位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
下事唐書儒學傳太宗曰秦漢以下不足襲也三代得失何者為當
魏徵曰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禮唯所施行
中說錄禮樂事元宗召姚崇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時承權戚干政
之後綱紀大壞崇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才
由是天子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本傳李白召見金鑾殿論
當世事本傳德宗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

得失通鑑陸贄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同其欲惡使億兆
歸趣以靖邦家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奏憲宗時李翱條復太
平大略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
舊制云云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太平所以
興本傳憲宗嘗問所以治亂杜黃裳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
任賢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是由紀律設張赫然中興本傳嘗
盛夏對延英帝曰朕欲與卿謀天下事乃眞樂也同上
皇朝典章 太祖建隆三年問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戰鬪
不息普曰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惟稍奪其權收其精兵
長編太宗淳化四年上曰今亭障無事但當修德以來遠同上眞
宗咸平四年田錫因召對曰陛下春秋鼎盛若師皇王之道

則十年必致太平通鑑眞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
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言行錄呂端相為持重識大體眞
宗嘗召對便殿訪國大事經久之制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
通鑑仁宗慶曆三年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
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急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且
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其當世急務
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
使疏于前仲淹弼退而列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
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
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長編治平四年神宗即
位問王陶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通下情勸農桑長編熙

寧元年上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
庫不可不豐　富弼入見上問以治道弼以上銳於有為對
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上問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為先
王安石入侍上曰方今治道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為始上曰
卿試詳言施設之方對曰願以講學為事二年安石見上論
天下事曰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廢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
所急也　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問司馬光所當先
者光曰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又呂公著
上十事太后曰更張何者為先公著奏曰青苗免役之法行
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
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尤宜先革者也長編高宗紹興五年上

曰虜已退遁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聖政孝宗隆興元年陳
康伯等奏曰比因北帥書來有意祈和陛下忠恢復一聞虜
言喜見顏色正欲休兵息民以荅天戒臣等謂自今以往尤
當信賞必罰以作成人才選勵兵將以激昂士氣均財務農
以愛惜公私之力庶幾今日之和廼所以成他日之恢復惟
在力行上曰朕意已定正當因此興起治功聖政乾道六年張
栻奏曰當先立一定之規模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
力穡以底于成上曰變者舉棊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
定規乎聖政淳熙十二年陳居仁劄子乞略細務上曰今之要
務不過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更賴卿等留意聖政今上季冬
雷發駭於衆聽少陽驟減允謂非時今避正殿減常膳以見
勅已自約恐懼修省之意若政有失而行有過其令中外小
大之臣暨彼黎庶悉意以陳　民苦科糴特除其令但令依
時價招糴平量此後常切遵守求毋科抑務存恩信　國家
以仁立國其待士大夫尤為過厚可令三省將見在謫籍之
人及追奪停罷之人與酌情叅復一次

先正建論 太平興國六年田錫上太宗曰令輒以軍國要機
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容而用
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論宜恩賞平河東之兵朝廷大體
者四一論宜惜經費之用二論宜令臺諫百官各振其職三
論重創省寺用列職官四論禁華纈枷之法免傷皇風經濟錄
景德二年陳充上眞宗曰方今天下庶官錢穀刑獄兵農租
賦咸遵詔條悉叶程式至使小有壅遏自可懲革如人之膝
理平適膚革充盈偶生微病不患難療臣以為方今天下但
恭勤而守之足彰社稷之慶黔黎之幸也經濟錄寶元元年宋
祁上仁宗曰聚天下莫急於財鎮天下莫切於兵制四夷莫
神於幾任天下莫謹於官今財已匱而不肯計兵甚冗而不
能擇機至而不敢謀官濫而不知選而執事者但能計小利
寄省小經費群對而旅前取旨而奉行日循一日歲循一歲
陛下又不念此寧是朝廷福耶　嘉祐六年司馬光上仁宗
曰臣切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漫落而無目前
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而徒足以
煩溷聖德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
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
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
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
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
謹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
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
切務也通鑑嘉祐八年司馬光上英宗曰今日初臨大政四海
之人拭目以觀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謹易曰君子作
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

近翕然向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所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頽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蘇熙寧二年蘇軾上神宗曰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臣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而已宋元祐二年朱光庭上哲宗曰臣切以當今圖治莫先於擇守令郡守得其人則千里受其賜縣令得其人則百里受其賜朝廷更新法度惠養元元獨於擇守令所當先務者而反後之此臣之未諭也經濟建炎元年李綱上高宗曰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已修然後可議興師縣年呂祉上高宗曰臣聞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先為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莫急於形勢故一曰形勢日者命諸將分屯沿江得之矣然此特形勢一事若軍政不修恐亦不可恃故以軍政次之軍政之修在擇守將故次以將屯田宿兵之先務故次以屯田宿兵既多則生財必有術故次以通貨然生財莫如省費欲將士用命蓋在謹賞屯兵以當大敵而保守鄉井助戰策應以防賊兵衝突不可無民兵故次以民兵防固吾圉欲知賊之動息則不可無斥堠故次以斥堠若欲知賊中虛實乘利進討則不可不遣間探故次以間探終焉凡茲十事此今日所當行闕一不可也朱熹上孝宗曰臣切觀今日諫諍之途尚壅佞幸

之勢方張爵祿已至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綱紀未可謂立凡古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深憂也不識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願陛下[illegible]詩書之言以考所行之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illegible]紳者加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illegible]急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實而毋治其名集張栻上孝宗曰臣所謂經營措置之方則有本末條貫實事焉非腐儒玩歲愒日之說也一曰實於修德二曰實於立政三曰實於用人四曰實於備禦此四者乃切要之務遂復之本若其條目則有不能遽數者矣集南宋陸九淵上孝宗曰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必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趣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象山集葉適上光宗曰陛下以為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讐恥歟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陛下審觀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為中國全盛夷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之兼愛休息之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陛下果斷改為而已水心集淳祐廷紳言鴻鴈嗸嗸使臣之責王命施惠司牧職[illegible]固結人心以為保障實今日之急務也　廷紳言欲扶植國家艱難之運須收拾文武纖細之才最故諏諮

廣則名實較覈進衆則毀譽公然後所薦者可備選論之數所用者可供緩急之需　廷紳言出長入治之選方學當饋之恩折衝敵愾之儲亦勤拊髀之歎臣以爲華玩習之弊正當破常法之拘攣欲收羣才之用尤當合衆人之聞見　廷紳言望陛下亟發明詔內則侍從以至省郎外則監司帥守及前任執政又命三衙諸帥與環尹閤職泊外之帥閫邊將各舉所知其已著聲名已當事任者不必復薦　廷紳言今日急務固非一端其大者尤當以人才爲急矧內治未修外患方棘環視庶列動輒乏才此爲何時可不亟慮而圖之乎　廷紳言當今之事其最急者非韃虜之侵陵楮幣之折閱乎非人才之寡乏俗染之貪鄙乎　廷紳言振衰微之運者不可用盈成持守之規模救艱難之勢者不可背閒暇圖回之氣象　廷紳言讚大投艱非循常襲故之比救焚拯溺豈安行徐步之時今日之事比蘇軾言自非滌蕩振刷卓然有立未見其可也臣敢畫三說以獻一曰去形跡二曰作氣勢三曰尚功實幸求而力行之

文集菁華蘇東坡云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弊茶鹽之法壞而天下常患無財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而天下常患無兵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於法不志於功名自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沮而天下常患無吏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思治論横渠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文獻潁濱云堯之世洚水爲害以愚言之堯之爲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書觀其爲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蓋其所先也未及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乃命四嶽舉賢以遜位四嶽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爲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命禹降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文集致堂云元德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劣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懈悲功業之不建悼歲月之如流終能取分於孫權曹操之間巍然鼎峙此光武所謂有志事竟成者歟管見錄　定齋云可使人君憂天下之未治不可使人君幸天下之已治憂則思幸則忘幸之之心生則憂之之心略矣唐太宗之致治其初也君子以爲可喜其終也君子以爲可戚喜之者以其憂心之生於未治也戚之者以其幸心之生於既治也一年之旱二年之蝗三年之水太宗之未治也獨能無憂心哉仁義粗行則曰既效內外少安則有德色太宗之既治也獨能無幸心哉厲精思治

之說崔植所以稱太宗者非溢也自正觀之始言之也吾之所以箴太宗者非矯也自正觀之末言之也植言其偏吾責其全其所以厲精思治者不難於未治之初而難於既治之後也

時政急務二　以君相事業立說

策頭君天下之道所主貴乎一相天下之道所主貴乎公惟主乎一則卓乎天地之運循環不能移昭乎日月之明陰邪不能蔽浩乎江海之量聽謀不能倦此心之一惟二帝四王能之惟主乎公則冢宰以制機務不以頃刻而變持衡以稱物情不以偏黨而徇調虆以和衆口不以外議爲非此心之公惟伊傅周召能之若夫二而不一則朝更暮改道旁築舍矣跋前疐後一指大股矣甲可乙否等門調瑟矣萬全之畫茫然四維之慮尤岌元康初志飄搖神爵之矜夸開元無逸淪于天寶之侈麗謀之未一識者每於此憂之至於私而不公則可否不辨泛泛河中木矣是非徇從局促轅下駒矣訏謨未遑冰炭而枘鑿矣一定之計未聞五技之窮已見太平莫致誘於無象之可言見書之希託於時事之無關謀之未公識者尤於此凛凛

策段且漢唐一代之興其爲創業中興亦一代之盛事是豈可以易言哉得秦鹿於群雄競逐之秋禪隋鼎於四海糜爛之日左縈右轢櫛風沐雨高祖太宗之創業夫豈偶然匈奴積慢而一旦砥膝諸鎮跋扈而一朝授首雷厲風飛天造神斷宣帝憲宗之中興亦豈幸致乎尚論其故則股肱羽翼扶前規後隨有臣如蕭曹適與高祖遇也腹心委任彼謀此斷有臣如房杜適與太宗合也總領衆職科瑣遷吏則成宣帝厲精之治者非丙魏乎削平僭叛力贊大謀則濟憲宗惟斷之明者非裴度乎使四君而不得諸賢之力則固無以建非常之業亨艱難之運使諸賢而不遇四君之明則亦何以立不朽之名垂無窮之績哉由此觀之則古今天下信矣其非大功之難立而嘉會之難逢也〇五代之季亂離斯瘼海内靡沸黔黎灼爛天意欲使一統而我藝祖出焉受命之日兵不血刃市不易肆人見其創業之易也不知雪夜扣門席地論事所以共植我宋之天地者有人焉誰居其趙普乎陽九之厄誰生厲階文物腥羶中原不黍天意終祐正統而我高宗興焉一馬渡江駐蹕吳會立基冰泮人見其中興之易也不知居中運數指陳大勢所以共復我宋之山河者有人焉諸知其頤浩數公乎噫歟休哉極古今興創之大功君臣會合之盛遇蓋未有如我宋比也近年以來犬羊侵突興地日蹙鴻鴈哀嗸我民無鳩起視四顧不惟藝祖金戈鐵馬之所經營者不復全璧而高宗麥飯豆粥之所收拾者亦成破釜吾皇撫此之機蓋愀然自咎曰惟天惟祖宗全付有家吾何邇封之有昔纘戎有召而周復興治内有種而越復強今于圖復古之功蓋亦責任大臣可也然必臥薪嘗膽厲志撥亂后而克艱則大臣雖欲辭難不可也吾相當此之時盡慨然自

厲曰王室□壞伊誰是賴展四體以共王事亦其廢墮豈是
爲荀穆公□常武之規山甫補衮職之闕今予佐復古之功
盍亦責難於君可也然必毀家紓難乃心王室臣而克艱則
大君雖欲逸樂不可也
事料 五帝仁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晁錯策舜曰臣哉鄰哉鄰
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益稷禹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大禹謨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
會神相得益章王褒頌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咸有一德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命文
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康王之誥召公爲保
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
相待而成也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前□吉傳
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群臣核名實而魏相總領衆職
甚稱上意本傳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
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姚宋贊太宗用元齡如晦輔政而
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可謂名宰相君明臣
良志協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房杜贊李珏曰祖宗倚宰
相天下事皆平章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本傳本朝太祖建
隆二年范質奏曰宰相所以上佐一人開物成務長編太宗端
拱元年上諭趙普曰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及

堯舜卿其念哉眞宗祥符九年上謂王曾等曰王旦事朕多
歷年所自東封後朕諭小事一面專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
謝於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　仁宗慶曆四年始范
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下以仲淹士
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乃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尤
切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
興致太平至和二年仁宗新相文彥博富弼麗籍曰陛下既
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兼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
上曰卿言是也長編高宗紹興四年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
相與凡事形迹庶可同心協德以底于治聖政三十二年孝宗
即位陳康伯請解機政御筆曰太上儲卿以佐朕卿遽力請
豈朕涼德不足與圖治太上御筆曰皇帝以卿元老耆舊方
任機務留卿之意甚堅上同今上矧今聘旌四馳召篤老至國
政之改紀豈武備之敢忘宥密之司倚以內重天時弗若咎
證彰明朕方祇畏譴告莫遑寧處執政大臣翼宣道化當思
所以轉災爲祥者以稱朕意易大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
修省而況於非時發聲乎朕甚懼焉執政大臣其相與圖所
以銷眚異者交修乎罔予棄　廷紳曰陛下主張公道收拾
人才經理事務弘濟艱棘東西二府委任得人凡理內禦外
之謀更化善治之務所宜汲汲深究及時圖回　廷紳言陛
下收攬權綱改紀國政思與一世人才圖回治功伏願亟與
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大計條具以聞陛下深念其先

後緩急之序愛日以圖之　廷紳言自昔聖賢相逢未嘗不以誠相與以道相孚襟抱洞開略無疑忌故有元首股肱之稱况今日時事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要須上下一心中外戮力猜防之私弗設疑畏之念弗形則庶幾可以防蠧弊而起事功　廷紳言君臣相飭惟是幾康國家閑暇當明政刑而况四郊多壘百度弗正之秋乎畢力扶持同心輔翼則治勢日進而日新　廷紳言人臣專權固非輿望避權亦非事宜牧守監司缺員甚多茶鹽楮券積輕已久夾袋所錄相與審量對證有劑何妨瞑眩推慶曆之車而主於可行乎元祐之舟而勿使偏重此其時也　夏竦云公孫弘起於徒步屢歷顯位轅固攻其短汲黯訐其偽自知無功以故設東閣假待賢之名以誘士夫之譽夫待士者育其才觀其能採其謀而行之擇其賢而進之故平原下士而得毛遂以安趙郭隗禮賢而得樂毅以伯燕弘為相六年史籍所載游其門者卒無一人豈無賢乎當此之時匈奴冦邊諸侯咸恐弘未始定一計以安之豈多士無謀乎於戲仲舒之徒賢人也弘乃陷之寧有進人之意耶蓋釣名任詐之術後世美之而已

其獻策收結段等並見第一套

時政急務三

[策頭]以古人治內之規模為規模而後內治政之無不舉以古人禦外之謀略為謀略而後外禦之效無不成何者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也同此天下則亦同此規模而亦同此謀略也何古人之可為而於今則不可為何古人行之若是其易而今日用之若是其難推原其故殆必有其由矣使吾之治內者無一之不修則畏天之念切切于心愛民之憂甚於憂己廣覽博聽而吾之闕過者無或遺則以古人治內之規模而舉內治之實政其誰曰不可使吾之所以治外者無一之不備則訓練士卒而吾之兵已強任選英豪而吾之將以勇豐其儲藏而軍旅之食以足則以古人治外之規模而成治外之實效又誰曰不可

[策段]思昔宣王武帝之時旱既太甚數有災祥天變之來者不可忽也民散不安其居百姓失職不贍人心之流離者誠可憫也衮職有闕數陳便宜而直言之進者又不可以或廢也今觀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夙夜兢兢靡有驕色非徒為是之畏謹也以為不若是則不足表吾憂民之心也沔水有規鶴鳴有誨求言納諫以輔不逮非徒為是之多事也以為不若是則不足以聞吾之過失也則二君之強於為善安有不同者乎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匈奴數寇百姓被患然觀其當時禦外之策則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此視期門羽林虎賁騎士之精無以異也方叔率止召虎來旬較之蒲類祈連等將之勇無以異也申上峙粮漸田未畜較之屯湟中田車師軍食之足又無以或異也則二君之利於禦寇又安有不同乎夫情有進退則事有成敗意有作輟則功有難易故人主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孝宗每以自勉而吾皇

之行道猶若其難至祖宗法度乃是家法孝宗毎以自守而
吾皇之守法猶困於多更孝宗之賞罰曰朕本無心隨事以
施而吾皇之勸懲有時而未公孝宗之核實曰納言試功此
覈實之政而吾皇之總核猶有所未盡建康戰船毎加修葺
其與今日之舟師未精者不侔也牧馬孳息為利甚博其與
今日之馬政未善者不同也屯田非但為積谷計諸軍在邊
緩急有以為用詔漕臣視所部如一家周知經費而通融其
有無其與今日之耕屯未富餉運猶艱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夫孝宗皇帝之心即周文武之心故孝宗皇帝之治即天保
采薇之治吾皇遠以文武為矜式必近即孝宗以為塗轍斯
可矣○共惟吾皇以自強之志強本朝以自治之策治夷狄
于茲有年矣寅御基圖夙祗天戒而見於御札之諄復其畏
天之心未始一日或替也薄斂恤刑申敕郡邑見於綸詔之
溫告其憂民之心未嘗一日或忘也他如求直言訓士卒擇
將帥貯粮食屢見於廷紳之抗疏是誠可比隆於成周而遠
過於漢室也夫何虜數大入蛇豕荐食連年遵養而十乘之
膚功未奏虜自內訌馬牛逋逃越境願附而五單于爭奮不
可乘無以來塞下之款朔無以遏涇陽之侵軼得非今之事
猶有未盡者歟抑亦欲治外者先於治內誠有如識者之所
言歟

事類 周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詩序采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境土詩車攻序齊威公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
前漢刑法志秦孝公內立法度務耕織修戰守之備外連衡而鬪
諸侯續質箕始皇內興工作外攘胡越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
戍前漢漢之盛世得理內禦外之術文帝後元二年詔夫
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紀本文宗曰去河北
賊易去朝中朋黨難紀本本朝太宗淳化中上謂侍臣曰國家
邊事不過外患皆可預防惟奸邪內患深為可懼帝王用心
心須謹此 高宗嘗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無宣力於四
方者朕觀宣王車攻一篇可見唐肅宗雖不足道能用郭子
儀李光弼以復王室卿等當熟講利害 寧宗嘉定八年詔
曰昔文王武王治內治外成功可覆茲固二后憂勤之所致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今上 朕以菲薄嗣守丕基今二十有二年夙夜寅恭不敢
寧於上常念厲精求治是究是圖庶幾保乂我有家
廷紳言蠢茲蒙韃為國家患十年于茲矣貪利好殺人神共
憤切惟制勝卻敵謀略雖屬之邊臣而禦侮折衝機括則在
乎陛下陛下之德未見其日新則何以望天意之回陛下之
政未見其日舉則何以望治功之起苟撥亂不自其原治國
不先其本無怪乎夷狄之侵暴中國有勞而未艾也 廷紳
言切聞近日流民自淮入浙所在充斥群行聚處往往丐食
於有粮之家沿邊之芻牧非良清野之難疽始潛豈特諸郡
被害實為畿甸深憂矧蘇常安吉之間寇盜非一防秋不遠

邉哨叵測內外如是胡以為討臣謂王選委監司俾與奉使
共議措置　廷紳言切見浙西境內時有盜賊近者崐山縣
劫戕熾盛臣料此等兇賊多鄉里惡少與夫潰卒流民挾剽
悍之資懷等死之念嘯聚得志必為亂階今淮地風寒之處
兇狡備禦王畿腹心之內豈可更有憂虞所合急作措置
廷紳言東西二府委任得人凡理內禦外之謀所宜汲汲深
究及時圖回欲望陛下常切告戒俾各推誠勿事形迹上無
負聖主之責下以慰中外之望治　陳公輔云復境土非難
復祖宗治道為難是故輕其徭役薄其稅斂祖宗所以厚民
令軍行未已征賦煩重將何以厚民亦曰擇親民之官減無
功之祿可也員闕有限人才無淹祖宗所以待士也今員多
闕少不免滯留將何以待士亦曰抑僥進之門嚴選試之法
可也祖宗之賞勸有功今賞有不當其功者陛下慎其賞可
也祖宗之罰懲有罪今罰有不當其罪者陛下明其罰可也
將不可不任必如祖宗之駕御庶幾皆奮而立功兵不可不
養必如祖宗之簡練庶幾皆精而可用士大夫節義喪矣非
若祖宗之時臣願陛下思所以激勵之褒崇忠良屛除奸佞
則節義興矣天下風俗壞矣非若祖宗之時臣願陛下思所
以振起之公道行乎上誠心達乎下則風俗厚矣以至陳為
綱紀列為分守發為詔令著為刑政本末先後大小精粗凡
治道之本末合乎祖宗者必有以復焉則朝廷清明海宇安
靖德澤純被皇靈遠暢以至削平僭偽威服夷虜尚何境土

之不復哉
其獻策收拾等段見前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一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

卒新門

時政急務四

名流舉業　以邪正消長立說

策頭 君子之未得志也識者安之知其剥之後當爲復也君子之得志也識者危之知其泰之後將爲否也昔者聖人之于易其於剥復泰否之間固已深寓其意矣夫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數奇陰數耦奇一爲寡耦二爲衆寡則易負衆則易勝陰屬小人陽屬君子故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君子易負小人易勝消息盈虛之理然也吁正陽行夏萬物相見而沍水窮寒之鄉無復陰鬱極盛之時也未幾而凄然爲秋則氣沉寥而木黃落矣回而思之其去盛夏幾何時哉皎日當午六合宣明而妖狐孽禽之類無不潛伏極盛之時也未幾而暗然向晦則鵂鶹群而狐狸號矣回而思之其去停午幾何時哉

策段 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嚴者謹其身也不惡者平其心也漢唐君子往往得志之時而被患反甚焉者良以不能謹其身平其心以防小人之奸而反墮小人之計爾蕭望之常得政矣而乃夸己自高不防恭顯之窺伺非平心之道也喜人附己而輕信鄭朋之容悅非謹身之道也則望之之敗雖之有以取之矣如陳寳之得政也上書斥奸以宣布於天下即其疾惡之尤甚則非平心之道矣竇武封爵子弟未免過制即其處事之可議則非謹身之道矣然則陳蕃竇武之敗亦豈非有以自取之乎會昌之際德裕爲相一時善類固恃以爲宗主矣而德裕恃己自驕待人太忌恃己自驕則不能謹其身待人太忌則不能平其心自居易賢者也而德以黨人排之白敏中佞人也而乃以私意悅之此德裕所以不免也　我朝熙寧以前君子極盛之時也不待言矣建中以後乃君子極不幸之時也不忍言矣姑以元祐紹聖之間言之可乎方元祐之初司馬公既相之昔時所指爲流俗而橫遭擯斥者皆得以引其類而聚於朝天下傾耳拭目固以爲太平之可日月冀也司馬公幸於遇時切於用賢勇於去邪急於變法不復慮事勢之反覆不復顧奸邪之窺覦固嘗有言曰天若祚宋必無是事此其心固可以質諸鬼神而參諸天地矣然自遠慮者觀之則亦無乃失之太驟邪未幾諸賢互爭而川黨洛黨之名立矣小人有黨而君子亦有黨邪鄰里之奸僮僕之欺方乘間伺隙乃不深爲禦侮之方而自爲鬩墻之爭乎平事勢相激或者倡爲調停之說至楊畏再引鄧温伯李清臣則小人長而君子消矣故元祐之後爲紹聖者諸君子始失之驟中失之爭而其終卒至於此也

自端平之初君子之勢轉而盛非君心一振起之力乎而中國之勢反不與之俱盛此亦可疑也自君心之未底於定故不能不以用君子爲無益焉是既一失矣暨于淳祐以來夷狄之勢轉而衰非君心一斡旋之功乎而小人之勢反不與

之俱衰此再可疑也使君心而終未能定則又將以用小人
為無傷矣是堪再失之乎世變反覆如輪如雲時序推遷倏
炎倏暑吁可畏哉累朝諸賢豈切敷陳凜乎不敢少緩者此
其為上心慮至切也愚故擇其有補於今者而終始以聚之

事料 象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易泰 舜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書禹謨 漢翼奉上論邪正封事曰臣聞治
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矣 本傳
劉向上封事曰今賢不肖渾殽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決斷狐
疑分別猶豫 本傳 武宗即位德裕戒帝辨邪正正人既呼小人
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
更為黨以相蔽欺以是辨之則無惑矣辨邪正專委任而後
朝廷治 本傳 本朝仁宗明道二年龐籍奏用人宜辨邪正分朋
黨慶曆間蔡襄言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
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忻者豈以一邪一賢獨能關
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
並退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 神宗熙寧元年錢
顗言臣聞治道之要在知臣下之邪正而審察君子小人之
分而已也巧詐辨給者謂之奇才可乎聚斂疆濟者謂之稱
職可乎沉靜端厚者不可謂之無能砥礪名節者不可謂之
迂闊一惑於此足以累於朝政也 熙寧二年上曰大臣正
要與朝廷分別邪正邪正分則天下自治 熙寧元年富弼
言天子無職事唯辨別大臣邪正而進退之此其職也 哲
宗元祐四年范祖禹曰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
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為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
唯能使小人無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
唯能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 元祐六年王巖叟奏事
因曰陛下今日聖學正為理會邪正二字正人在朝則朝廷
安人君無過舉天下有治平之理邪人一進類聚者衆上下
蒙蔽養成禍患之漸矣 高宗紹興十三年上曰為政之要
在辨忠邪治亂所由分也 孝宗乾道四年上曰小人而有
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辨邪正八年上曰人才要辨眞
僞分邪正最不可以言取人 張栻上孝宗曰臣聞去邪勿
疑固聖人之明訓大往小來又人主之當察蓋其來也必有
其故思其所以往來之故則人之情狀畢見而羣枉之門可
塞矣 今上御筆國家以仁厚立國其待士夫尤為過厚為
臺諫者自當平心公論旌別淑慝 廷紳言為君之難在乎
知人邪正雜糅則薰蕕無並進之理任用或失則榱棟有必
撓之憂自非明哲所照灼然於任用之初迨其委任非人積
誤稔敗至於顛覆而後悔則已無及 廷紳言陛下聖度如
天虛懷無我然所以翕受人言者姑冷然而納之歟抑將確
然而求用也人之言亦多端矣有朴拙而可采者有辨給而
無實者有遜志而非道者有逆耳而利行者有淡薄而難聽
者有銜飾而易悅者有攄擘以迎合者有偏駿而懷私者有
確直而不移者有隨時而變遷者陛下平心而立其衡灼理

而明其鑑使是非邪正瞭然莫欺而後人才可任廷紳言陛
下聖明洞察事理仰思祖宗三百年培養人才之本根改弦
而更化當饋而嘆乏才舒廷紳正人之氣扶天下公論之脉
此人才一泰之機也大道公行而任官惟其人柄自上出而
爵罔及惡德然必謹審以障其奔競之瀾必澄擇以塞其徼
倖之路果君子耶祿之任之持久以試之勿為異論之動搖
果小人耶屏之斥之重罰以錮絕之勿使夤緣而後用　孫
洙云才者君子小人所同有也端閎深肆恢廣傳太極百事
之變而該萬物之理本統仁義而出入道德時至而應事起
而辨者君子之才也強鬭暴悍巧給便佞察於一理辨於一
事而不足以廣業時出異計以動上作為小利以趨功宗定

以合變通治者小人之才也　誠齋云坎卦九五以剛中之
德又有九二剛陽之臣其濟有餘矣然僅能無咎者陷於上
六六四群小人之中九二以一君子不得勝衆小人唐之代
宗文宗是也代宗陷蕃鎮之險而未能出惟郭子儀可以出
之然子儀自險於朝恩輔國讒波之中文宗陷於宦官之險
而未出惟裴度可以出之裴度自陷於程异元植浸潤之內
然則二君其如群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

時政急務五　以飭政治原立說

策頭天下之勢惡乎定曰定于理天下之理惡乎定曰定于
心人具一心心具一理理具一天天定固能勝人人定亦能
勝天人主之心所以主宰乎是理者也即吾之心則可以通
天之心通天之心則內而兵民之心外而夷狄之心無二理
也吾之心主宰未定視時而為之酬應隨事而為之區處則
將膠膠擾擾之不暇何以定天下之勢哉是故論勢莫如論
理論理必先論心

策段蓋聞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
終於逸樂豈先勞而後逸歟及觀文王日昃不遑暇食武王
夙夜祗懼未嘗有逸樂之時也何則中國未寧文武則加勉
於君臣朋友禮樂燕遊之間夷狄未附文武則加詳於將帥
遣勞戍役往還之際始於憂勤文武之所知也終於逸樂文
武之所不知也故中庸之論文王曰純亦不已書之論武王
曰不敢替厥乂德如使文武之在當時方以憂勤自居即以

逸樂自快則志向不勝其二三矣烏得謂之不已烏得謂之
不替也哉　夫治莫純於唐虞三代之盛美莫駁於由漢迄
唐之多疵然其所以間得者皆其君志向之專一者也其所
以未能無失者皆其君志向之二三者也紛紛成敗盛衰之
變未易槩舉姑以漢室一代觀之文帝之清靜致化一規模
也武帝之才略馳騁亦一規模也各行所知若未見其相過
者然匈奴和親之初文帝之恭儉愛民未嘗為之增益匈奴
渝盟之後文帝之元默自持未嘗為之渝變志向專一而不
二其文帝之謂乎武帝初有上嘉下樂之志而土木神仙之
役反於暴秦同一荒迷外有施仁行義之名而多欲內縱之
私反於威文同一矯偽則方作而忽怠既動而遄息有不勝

其駁雜矣要之文帝庶幾終始惟一之意故名雖不逮而實常有餘武帝每徇乎聲色化民之未故外雖有餘而內常不足以是推之則歷代之是非難易有不難辨矣孝宗之天下內熙外恬垂澤無疆而今日之天下內虛外動尚勞講畫何也豈非孝宗之志專一不二而吾皇之志猶未免雜出於憂勤逸樂之間乎且貴為天子孰不驕樂以自娛而孝宗則曰人主不可驕縱驕縱則一事不成富有天下孰不能燕暇以自怡而孝宗獨曰正當因此興起治功念精神之如在覲規範之昭垂豈非吾皇所當善繼而善述者歟飲酒過度未嘗不悔孝宗之立志也吾皇旨酒戒色能不肆情於後庭宴游之時乎東橋花開未嘗往觀孝宗之立志也吾皇愛惜日力能不懈弛於時久意怠之日乎　共惟聖天子淵衷凝粹神用周流斡乾坤於不動聲色之中和庶類於一視同仁之際自昔人主往往私富貴以自娛抗崇高以自暇而吾皇加軫葷主日汲汲乎文武治內之規矩天下是以咸知吾皇之德自昔人主往往急近功以自安喜目前以自是而吾皇垂憂邊境日遑遑乎文武治外之事崇天下是以咸知吾皇之威確然意向之專也肅然念慮之一也以此求道道無不洽以此守法法無不精以此賞罰宜勸懲之必公以此綜核宜名實之各當備物致用舟車宜無一之不稱足食足兵耕餉宜無一之不豐

事料　黃帝曰朕齋心服形思脩身治國之道列子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學　楊子曰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孝至篇　董仲舒曰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賢良策　徐由賢主獨覽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於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本傳　匡衡曰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本傳　房元齡問化人之道曰正其心文中子事君　憲宗問裴垍曰為理之要何先曰先正其心通鑑　本朝神宗熙寧元年錢顗上十事二曰正心御下治國如家傳曰正心以正朝廷修己以安百姓豈虛言哉　二年程顥言欲治天下者必先正其心心既正則邪偽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追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　四年范育言心術者為治之本也今不務此專欲以刑賞治民此天下所以未孚也　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呂公著論為治之要曰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其心正則臣庶罔不正　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治天下當以清淨鎮之昔人有言省事莫如清心朕當躬行此語　孝宗淳熙七年說正心篇論黃帝無為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為者豈宴安無所事之謂乎聖政　今上詔雷發非其時仰臣僚各陳所言無隱奏云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恐懼者實志之動於中修省者實事之見於外側聞宮中飲酒頗減於昔果有之乎有之則是心可以為禹憂勤頗加於昔果有之乎有之則是心可以為文王即是心而充

之則實德修而天變弭　廷紳言世之將治其立也有端其成也有候而所以運其機者係乎人主之一身夫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而心為身之本欲妙其所以運天下之機其必自心始方寸之間神明不測操存舍亡機括甚微使義理會融私欲消釋則酬酢泛應各有尺度而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矣　廷紳言人心虛靈孰不具衆理以應萬事而所具者易湮沒所應者易以差繆何也蓋事理莫不有當然之則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所關於國家天下之事其弊可勝救哉是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其用在新民其極在各止於至善不可以不察也夫以陛下前乎此非不銳然英明勵精聽斷也非不奮然作新與民更始也然明明德新民之事俱未能各止所止是豈大學之教無益於人之國家天下哉抑亦始初清明之見本末先後終始之不審而習及仁守勇以行之者有未切實耳　廷紳言天下之事變無窮人主之志慮易惑圖治不可太銳責效不可太速視聽不可以不一取舍不可以不明情欲之牽制者不可以不勇決嫌疑之間隔者不可以不決祛國是之出於公共者不可以不力扶體統之在所當正者不可以不早辨以任賢使能為中興之基則不可以不守信必而示勸懲夫如是則政與德以俱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必至輕於變更而蹈往轍之失也　廷紳言外之險朋以去而內之陰邪未除則本心外物界限終未嚴天理人欲情竇終未勇人心道心出入間耳憂樂易位其偶幾

何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陛下之立心當如之易之恒曰風雷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陛下之立德當如之立心立德無愧於易可也　楊子云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是故聖人之心與衆人異鷄鳴而起孜孜於學問者士之心鷄鳴而起孳孳於職業者卿大夫之心無思無為也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聖人之心矣心猶衡也物平則衡平心猶鑑也形正則鑑正海內至大萬幾至重物情至雜持吾心以應之苟不能持以正直則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漢總宗之察慧唐德宗之猜忌漢元帝之優游不斷唐武宗之好惡不同漢世宗之甘心夷狄唐文皇之好大喜功此數君者其心初非不正也一淚於喜怒哀樂之私而是非迴即貿亂昔之所謂正者亦倏然而枉矣

時政急務六　以課實功實立說

策頭　翫難得之歲月而不及為其失在於事虛議論愛方來之歲月而亟可為其得在於立實規模議論事乎虛前日之所以失也規模立乎實今日之所以得也　共惟主上惟時如舜惜陰如禹日不暇食如文王自嗣服以來勵精為治逮今日計其歲月之久課其效驗之著此漢可興禮樂之時此唐治平富足之時此越王聚教訓沼吳之時而邇日以來雷震非時淫雨彌月天之變若渝矣襄陷蜀破江孤淮危地之勢若蹙矣民瘠矣曷蘇息之兵弱矣曷練習之舊楮新楮並行曷流通之真韃與偽韃交攻曷擇郤之環視四境無一差

強人意事其實少年所謂胡可謂治劉賢良所謂將變將危者乎然而其弊亦有由矣蓋自更新以來類以議論勝議論莫盛於我朝承平之時亦莫虛於今日多艱之際議論盛而事實少無怪其然也

策段 漢之宣帝閱歷深而君道明更張多而政理審其於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如大明當空毫髮無遁故於總攬權綱之日極其勵精圖治之勤考試功能樞機周密故一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三代而下文理密察未有如宣帝者人孰不曰此綜核名實信必賞罰之所致也嗚呼謂其有志於綜核名實固可也謂其無愧於信必賞罰其可乎且宣帝之治能責其實於一事不能使事事之皆實能責其實於一人不能使人人之皆實能責其實於末節細故而不能澄淵正本之皆務其實者正以賞罰之未公耳何以言之治民如廣漢宜賞也無罪而見戮僞欺如王成宜罰也無故而被賞以至延壽以嚴明而獲罪寬饒以剛直而加誅樞機一付之閹人兵柄輕授之戚里此其大公至正之意何在哉如是而欲鼓舞人心如是而欲磨勵斯世如是而欲綜核名實宜乎減纙額者有之獻鶡雀者有之弊終有不可革者矣 孝廟惜歲月以辨事功今敢不亟愛日力以盡建立之實玉杯濫觴文繡拽地一日而奢侈非所以清天君也則執絲竹刻金翠何可不如我孝廟治容眛目簧舌塞聰一日而惑佞幸非所以順天政也則卻便嬖寵奪內侍權何可不如我孝廟幸臣弄法屠伯殘剥刑罰一日而不清傷天和歟則當仲月以命錄囚遇陰雨而詔決獄不孝廟不可也毒蛇肆欲石鼠恣欺貪汚一日而不戢冒天刑歟則禁貪黷之粃邦政旌廉勤以勵士俗不孝廟不可也如是則何憂乎事功之不立 今誕謾成風玩愒沉痼其間靖共爾位廉謹自將者固不可謂無人也然徇私黷貨抵禁觸憲之徒不能免心勞撫字身死封疆者不可謂無人也然倚勢作威望敵奔潰之弊不能革問之經濟則開誠布公之實意未盡乎問之交脩則悉心體國之實用未盡著問之郡國邊陲則宣德流化攘夷安夏之實績未易成至煩諸廷紳歷陳其弊是豈徒名實之未核歟抑亦賞罰之未公耳且賞罰者齊一天下勸勵人心之具也必至公不徇於私而後賞罰行必至剛不屈於物而後賞罰行其必道揆不奉風旨法守不任恩怨而後可以奉行此賞罰也夫如是也賞一人而千萬人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一乾旋坤轉之頃皆遷善改過之機一雷勵風飛之際皆丕應徯志之地其機甚微其應甚速尚安有一事之不實哉

註解 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 後漢章帝紀 董仲舒曰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 漢本 宣帝五日一聽事考試功能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紀本 宣帝信賞必罰綜名實核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傳本 宣帝 算計見效優於孝文 傳 崔寔 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眛君宗

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易傳易策居荀悅曰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傳本陸贄曰賞罰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傳本本朝慶曆三年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責太平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編長皇祐二年何郯言伏望陛下懲既往之失而圖將來之得其於二府大臣也必知其賢然後用之既用矣必使久於職焉既久矣必待之以勿疑詳審如此數端曠日歷年而責其成功人雖中材荷陛下信任之固必將勉為陛下宣力強而講長世之謀況任得賢才而又久則堯舜之治無難及矣蘇軾對賢良策曰切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税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表世勵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延歲月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　張栻上孝宗三曰實於用人委靡軟熟者在所當斥懷奸顧望者在所當懲誕慢無效者在所當治忠直為國者在所當容確實任事者在所當用如此則人知敬恐　今上際樞臣御筆云宥密之司倚卿為重内外奏云謀國之臣不能為陛下建先定之策屑屑於細故末務之間歷觀古昔人臣之得君行志經綸康濟必是素定於胸中者告之於君行之於身自始至終無一言不相應今夫境外之寇其來也有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何至勤宵旰之憂貽敵國之笑　廷紳奏御

奏御札每須一曰責實二曰責實幾年于茲吏員多而無任事之人兵籍衆而無敢敵之士禮樂刑政之司錢穀甲兵之事大抵苟簡以塞責緣飾以為欺臣切謂欲以實用而責天下必當以實政而先天下　廷紳言近者弓旌四出側席求賢稽之禮經詎應候駕顧乃稽違詔令閱月踰時留無幡然應聘之風似有屑屑往來之憚豈士大夫懷安偃蹇而不顧君臣之大義哉陛下之眞義實德未足以感發之也廷紳言今之議者不難於已往之愆而難於善方來之治往者規模不先定而前後相矯不適其中名為更新實不越舊轉移闔闢初若可觀曾幾何時宿弊仍在朝廷之更革士大夫之議論徒為紛紛而天下實政之未舉國家實病之未除勉強支撐殆若濯泥於水矣　廷紳言今旁招俊乂海宇顒顒臣願陛下建皇極去偏黨大臣布公道開誠心與中外大小之臣同心戮力如涉彼中流期於共濟譬天下之實利害而不必較一時之虛是非　東萊云明君之治天下也將責之以實先取之以名開之以其塗示之以其利天下之名爭至於吾前以文學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董仲舒之實公孫弘之偽皆見矣以理財之名至吾從而察之則劉晏之實延齡之偽皆見矣彼皆邀之吾始得以知之是則自獻其名乃自獻其實也善為治天下者以名為實不善為治天下者以實為名特在用之何如耳名何負於治哉聞漢帝之綜核名實矣諸葛亮之循名責實矣未聞其去名也名正所以責實之具

柰何先去之耶

時政急務七　以定計圖功立說

策頭回天下之精神者必有把握之力量養天下之元氣者必有包容之度量以內外之事權不一能收斂於掌握之中此挽回世變之良法也以內外之事勢不齊能容納於大度之內此培植根本之要道也故當渙散之久而不善把握猶調弊絃而不能更易必有弛而不張之慮當把握之餘而不善包容猶易新絃而失之太急必有斷而不續之憂然則今日內外之事法固可以作一時之精神道又可以壽一代之命脉操而能繼其變通也闔而能闢其通也久蓄吾力於發強有守之頃養吾智於有餘不盡之時則內外之事可以徐就吾之條理也

策段天下未嘗無任事之臣每患無善任之君非任賢使能之難也而專志求治之未易多得也且越至小弱也句踐抗復讐之志則范蠡大夫種之徒競出而效其力蜀至狹隘也先主堅復漢之志則諸葛亮關羽張飛之儔樂用以致其功雲龍風虎咸會一時坤轉乾旋光昭千古雖一隅偏方之君臣尚能以自立況以東南之全力總中外之多才涉川以舟何患無周瑜黃蓋爲之奔走而宣勞馳陸以馬何患無王毛仲張萬歲爲之盡職以芻牧居而耕屯以自贍行而轉輸以給餉何患無羊祜劉晏諸才爲之併力以叶濟所可慮者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則鏌鋣爲鈍鉛刀爲銛矣知之不深信之不篤則鴟梟爭鳴鳳凰遠逝矣如是而想望於崇衘闘艦之師歆慕於隴右蕃庶之牧馳心於襄陽關中之耕且餉毋乃卻行而求前乎淳祐責實之御愚雖省未必如淳熙閱政之御札若曰廿淳祐更始之詔音雖勵未必如淳熙過舉之詔音金石也是所謂意向容於虛而不足以集事國家固爲已往之歲月憾乃若繼今已往方新之證當以淳熙力行之新政勉之曩者淫雨妨麥旋致禱祈樞紐以是斡矣今者災異頻仍寖成愁怨機軸何以轉耶曩者乙卯水災優爲存恤生意以是回矣今者譴告旁午已甚淫滔和氣何以復耶若能如淳熙已行之政處之則淳祐以來方新之天變猶可弭曩者京湖清晏襄漢爽平風采以是振矣今者蜀殘襄敗荊凛惟抵精神何以復耶曩者邊郡無兵淮城晏閉步驟以是寬矣今者羽檄朝馳刁斗夜振局數何以定耶若能如淳熙已行之政處之則淳祐以來方新之外患猶可禦吁何可不加之意向乎竊謂事功之成則靡常志向之方則貴定厲精思治加惠生靈志向固美矣日俟內治之成以自暇則恐持念已幾於不力而終至於弛廢也旰食憂邊折衝外侮志向固勤矣日俟外治之定以求安則恐立心已幾於不固而終易於懈弛也以乍進乍退之情應方來無窮之事以且前且卻之意當不虞猝至之憂如是而欲措內外之治安可乎聖天子邃處深宮如雲如日其精敏而不怠邪愚不得而知之也其晏安而無爲邪愚不得而知之也然竊謂雖有心文武之

憂勤而不能不希覬文武之逸樂則是志向不及於專一進
銳退速迭變雖定文武所以為文武果如是乎
事料 高祖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
制禮儀陸賈造新語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本紀 武帝創業
垂統為世鴻規司馬相如傳 孝武規恢萬世之策傳又 孝武開設
學校爰立章程雖世道多故而規模宏遠矣晉王導傳 太祖盛德
念光規模宏遠唐張行成傳 本朝太祖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
以小其力易動難蓄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良賢
崇孝悌綴禮樂明考課廢政大體彌綸備具其遺文故事施
於後世呂華進總敘 仁宗時蘇軾賢良策云臣願陛下條天下之
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鷄鳴而

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某事果濟矣乎某人果才矣乎
又作思治論曰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
有候其成也有形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昔子太叔
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
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令治天下則不然及其
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
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歟孝宗乾道六年張栻奏謀
國當先立一定之規模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
以底于成上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
乎政 徐誼上孝宗曰今天下之事未易屢舉而其大者若國
勢若人材若兵制若財用若民力若邊備之類不過數端之

中關節脉理之相貫得失成壞之相因統之有其宗操之有
其要若庖丁解牛而中經首之會當有不待紛更按撥百弊
頓萃惟在陛下聖志之一大臣用心之同講明貫通規模確
定而已時之易失事之難平甑愒不圖悔且何及 今上詔
中外大小之臣直言以弭冬雷之異臣奏天下之事非一手
一足所能整頓自非賢智輻奏叶心併力朝行暮究愛惜分
陰極力拯救將恐平治無期此非陛下舒徐寬緩之日人臣
優游暇逸之時昔蘇軾有言方春而雷發聲天其或者欲陛
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
廷紳言陛下初親大政用賢去凶四方感動庶幾端拱成平
之治矣然賢者雖聚於朝而信任不篤旋又散去其後廟堂

之上更相傾奪數年之間國事屢變人心顧望未知適從
廷紳言陛下懼名分之久褻念國家之大計赫然震威大明
黜陟擢用臺諫收召故老進忠讜於列位起廢錮於幽側不
由注擬盡出英斷甚盛舉也而中外之人覘時慮事者猶凛
凛有聖志未定之疑 廷紳言人主拔賢去邪圖為事功在
乎立志志有未定固不可也定而不能久猶未定也陛下翕
受羣才而始維新採之清議斷自聖心至公至當孰敢不服
臣願益堅聖心不惑浮言登進之間審之又審無使薰蕕同
器邪正並用庶不蹈元祐之轍不勝幸甚 廷紳言今日之
事如療痼疾如救危其七劑少差元氣索然一着或誤滿局
皆敗當是之時安危理亂之兆實伏於此臣願陛下立定見

以明辨守定志以堅凝大道公行而官惟其人柄自上出而罔及惡德必謹審以障其奔競之瀾必澄擇以塞其僥倖之路果君子耶祿之任之持久以試之勿爲異論之動搖果小人邪弃之斥之重罰以錮絕之勿使夤緣而復用則人才輩出中興之功日月可冀　水心云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簒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末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勇奮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出於公卿子弟里巷小人游談聚論沉湎淫泆而已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此甚可歎也太祖皇帝踐作十年之間輝耀兵甲停取僭僞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一身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圯缺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取不能什一而孱君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激以至於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爲天下之勢而天下之勢亦環合而從已操持把握在我而不在人安有齟齬扞格於其間此必然而無疑者矣

時政急務八　以祈天永命立說

策頭　有成王之敬德則召公之奉幣祈天爲無愧有宣王之修行則有司之奠瘞宗神爲無歉嗟言千古慨論一世成周之君何其希聲而寡和耶由其誠敬之心積於平日者爲有素故警戒之誠發於一旦首爲可通變異未形一心之畏常如臨深而履薄況變異已著之日乎謹告既銷一心之敬猶如大賓而大祭況謹告方新之時乎是以召公大臣一則曰王其疾敬德二則曰王其德之用雖受命永命爲無愧矣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豈但出郊而致之詩人之意一則曰遇災而懼二則曰百姓見憂雖六月興師且無歉矣雲漢之變豈非撥亂之時乎苟平時怠忽而徒加警於謹告之來則天命未保其往也

策段　人徒見齊七政類上帝大舜之克當天心也豈知昭受弗迷之誠而其一念清明者有以格之又徒見雨反風禾盡起成王之祈天永命也豈知緝熙光明之學而其一德清明者有以致之清明如武王則天休震動矣穢德若商受則上帝弗順矣　國朝之治莫仁祖之時爲多災異之形亦莫仁祖之時爲多銷變之誠亦莫仁祖之時爲甚今觀慶曆之詔有爲飛蝗春旱而發者皇祐至和之詔有爲星變水災而下者然其辭皆懇切至到讀之使人感泣其他引咎責躬不可勝紀其視桑林之六事自責雲漢之側身修行同一意向也而當時諸公因事致戒無非讜論爲龐公籍之論則言執政未能守紀綱爲蔡公襄之論則以朝廷之未能修人事韓公琦條十事則以節浮費酌茶法爲先范公仲淹列四事則以察官吏修常平爲要或力薦四賢以爲救弊之方或乞飭儒

臣以言災異之証至於戒命令之變遷減賦入之定數凡所指陳上及乘輿下關郎廟譏訕時政略無避諱其視夫湯旱餘烈鼠竊狗偷之論萬萬不侔也不知今日之事天其已修耶未修耶惟見夫朝廷之上紀綱叢脞百司庶府衆弊因仍時政若此何以格天衆正雖升外邪旁魄庶賢固已並用貪鄙猶未盡除人才若此何以格天百物翔湧田里不能無愁嘆之聲比訊方殷邉防不能無單弱之處內外之治又若此何以格天愚願今日體上天垂戒之意加夙夜修省之誠其於時政也必使大綱小紀煥然一新皆有振起精神之義其於用人才也必當盡輸桑梓無植蕭艾杜奸諛窺伺之隙其於內外之治也必室廬咸莫桑刈麻生常有嬉嬉之樂器械必脩糗粮必峙邉庾常若寇生之時如此則天變之不弭天休之不至愚不信也

事料 召公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又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召誥） 召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定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如此之纒綿也（晉帝紀總） 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得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唐高祖衎） 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愈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體符不于祥于其仁（符删正） 本朝神宗熙寧中蘇軾上書曰仁宗德澤在人風俗和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 元豐元年王安禮曰累聖不妄殺所以後世安榮 陳亮上孝宗曰自昔帝王有天下其國祚之長短係於天命之去留或方盛而遽衰或既絕而復續幾微之際不容毫釐甚可畏也蓋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自其君德之修而天命之集也所以垂千載之紀造無疆之歷使其後世憑籍而世守者不爲不厚矣 陳傅良上光宗曰夫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而使困窮至此天所以復命壽皇暨陛下將以拯民窮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 徐誼上孝宗云內自朝廷外自郡國若吏員若兵制若俸給若恩數若經常之用若應泛之需莫不條目縷析尋繹其源以講增益所自來裁抑其流以遏浸淫之所止當以其所著而訂其所獨參酌確定然後煥然布於中外自然體統明而人情知所底定經制立而內外有所持循德意不爲虛文而仁政達於天下可以續民命而壽國脉生愛戴而起事功矣 今上詔屬時多虞繇朕寡德若涉淵水圖濟全功於明孔陽屢親庶事克禋克祀有報有祈于以弭災而順豐年于以建極而成天慶惟精忱有以孚感則方夏庶乎輯和方將導迎善氣緝熙純嘏與天下元元同其福 廷紳言自古人君撫多艱之運振中微之勢未有不以脩德立政而能安天下之生民者蓋脩德則可以回天意立政則可以起治功天意回則貴華賤夷而胡運有衰亡之漸治功起則內修外攘而王業有興復之圖 廷紳言嘗觀唐馬周

之論以為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畜積在乎百姓苦樂而
本朝蘇軾亦謂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
富與貧近歲之為相者專為掊克聚歛之圖不思財聚民散
之義浮鹽作於下而鈔法壞牙契奪於上而經總羨餘多
而官兵之廩給無支路遺行而州縣之坐竭不恤民力窮於
下軍心怨於上一旦土崩瓦解雖有府庫其如天命之可疑
何　廷紳言陛下深念根本之所係灼見聚歛之宜非節用
省費損上益下使州縣得為而民力寬將帥善御而軍心固
國家由此尊安曆數自此綿遠此祈天永命切實之務　陳
傅良云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
見也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
之民心秦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荐食諸侯之境歷七
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王惟知天下之難合而其
患在六國也故虛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
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
城積石係百粵而御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為天
下舉無可慮足以宴然萬葉矣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
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覬覦者已滿於山之
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雖有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金關之
地已挽駕於灞上之劉季矣

其獻策收結等語段並見前卷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

萃新門

建立國本　附　官僚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監大法定大計○監祖宗之大法必有以濟天下
之大事定社稷之大計必有以決天下之大疑矧當四郊多
壘之秋百姓傾心之日恢復大事未有遠慮付託重任未慰
重望事功未濟於中興疑似未決於人意此正今日之急務
萬世之長策也何者承祧主器鶴禁潛輝監國撫軍虎闈贊
決裒夏之觀瞻所係國家之付託匪輕其在祖宗素存典憲
如其元良之既擇而冊號之未稱居處之地遠而教諭之日
疎寧不有以致天下之疑乎昔者高帝立太子之謀一見四
皓從游遂以定天下之本太宗鑒承乾之弊專任魏證為傅
欲以一定天下之望使徒知審擇之而不知調護之則家令
教行術數相勝而竟成提局之恨望苑外置賓客相道而稔
成巫蠱之禍得無違祖宗之大法輕社稷之大計乎
聖人為天下慮○觀聖人公天下之心當觀聖人仁天下之
心高禖未卜燕翼是圖則公天下者固聖人之本心德行當
示佛時仔肩則仁天下者尤聖人之盛心天下至大也神器
至重也生靈之望尤切宗社之付不輕聖人以公存心以仁
存心獨無以處此乎蓋認之以為已有者非所以公天下也
既有以養之而不思所以日就而月將之亦非所以仁天下

也是故以堯舜之心而用人非輕天下也為天下得人謂之仁人以為今之堯舜非公能之乎以三王之教而為教非私其子也使知有父子君臣之道人以為今之三王非仁能之乎鯀生何幸拜手稽首以觀我國家之盛事眞唐虞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曲為儲嗣之慮〇有建儲之遠慮有訓儲之遠規建儲者所以綿家傳之治統訓儲者所以續心傳之道統何則龜寶垂休燕謀詒後世天命人心之所係屬祖功宗德之所維持正以衍奕世羅圖之慶啓萬世瓜瓞之芳傳之無窮施之罔極誠不可無建儲之遠慮虎闈森嚴鴻碩先後詩書德義之導迪朝夕起居之漸磨蓋將接百王授受之原探六經彌綸之用以為他日治國平天下之具此又不可無訓儲之遠規故乾坤六子而洊雷為震莫嚴於主器禮記一書而師傅保論莫詳於文王世子所述三代聖人享國長久基業盛大垂光後來用此道也

稽古偉議 歷代建儲得失〇自昔人君方履寶位首建國儲所以上續天休下繫民望示繼承之有屬杜姦變於未萌教之以承師問道之儀示之以君國子民之事此則三代之享國所以長治而久安至於漢唐之間何其禍亂相踵或牽於宮闈嬖寵或撓於戚畹柄臣巧說迂延邪謀蔽惑以愚闇冲幼為己利則一旦倉卒而討行夫儲位蚤正素定而三代之治安也如此儲位之不早正不素定而後世之亂亡也如彼厥監不遠昭然具在此賈洛陽治安之策歷舉乎前代盛衰之故而謂其儲嗣有足憑籍則為三代之治且安儲嗣無足憑籍則為後世之亂且亡也

前代豫建儲嗣〇易之為卦六十有四而長子主器不係之他卦而係之於震夫震有二義震東方也帝出乎震是言其能長養萬物也震洊雷也洊雷為震是言其處震而驚懼也古人處洊雷之震而思主器之震必預為國本之建而亟為善後之圖是非私其位也是非私其子以及孫也蓋欲以措天下於久安長治也木有本雖有震風凌雨之變不搖也水有本雖有流金爍石之災不竭也國有本倉卒之際誰敢窺覦哉前代聖王知夫神器有屬則姦宄不萌天下之治終必由之是故文王年十五春秋之方盛也而誕育聖子初不以子之壯而享國至於百年武王膺耆頤之壽倦勤之已迫也而成王猶在襁褓亦不以子之幼而終致太平之治以是而觀立子雖甚早無嫌也育子雖甚遲未害也特係人心使知所尊戴不至於覬上天之托耳

法祖嘉猷 先朝豫定建儲〇愚嘗披閱國史最愛范文忠憂國守忠凜乎與氷霜爭潔也是時仁祖春秋四十有四而文忠國本之章前後凡十九上鬚髮至於一白讀公之疏認公之心此豈身爾忘主者之所為哉亦豈賣直沽名者之所為哉誠以社稷重寄也繼嗣大事也栽培植立常貴乎早而不貴乎老早而為之則商山之羽翼也老而為之晉之申生矣

早而爲之則晉陽之遺風也老而爲之秦之扶蘇矣譬之日
爲晝暮之事皆定於一朝譬之歲焉夏秋之功皆定於一春
不定於朝則晝暮之應酬者必無措不定於春則夏秋之運
化者必愆常仁祖聖算固方日之朝歲之春也而過此以往
亦不常朝而常春也使范公有所顧忌而不敢言有所稽留
而不即言待其異日倉卒而後言則亦何足爲范公惟其是
遠識微慮先倉卒一旦處急猶暇卒使宗社有托而垂休無
疆也雖吾仁祖之先慮亦吾范公髮白一念有以感之也
祖宗蚤定儲嗣○仁宗皇帝春秋二十有八而養四歲之宗
子於宮中高宗皇帝春秋二十有七而養宗子二人夫當春
秋鼎盛之時而先爲以嗣以續之計以人情難言之事而預
爲深根固本之謀此其公天下之心何如也韓琦請建學宮
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於內學冀得親賢可屬大事范
堯命趙鼎於行宮門內造書院一區以一時名德爲之翊贊
夫以端人正士與之居所以養成其德性教之以治國平天
下之道庶幾啓迪其忠心此其仁天下之心何如也而定儲
之謀斷自帝心[illegible]之釋出自獨斷非公乎德號彰聞勤勞
庶政治平之治有光於慶曆矣講求民瘼務盡下情淳熙之
政無慊於紹興矣非仁乎

時文警段及今當定儲嗣○恭惟皇上臨政歲月不爲不多
鼎盛春秋不爲不久聞之道路內塾宏開師儒茂建固已行
金枝妙選之典而邈無燕車入侍之期嗟夫十三聖在天之
靈實於此乎屬望三百載相傳之統實於此乎待人憂嗇君
之已老固愚之所不敢受漢緒之不早獨能無出位之思乎
況夫一二年來國步未奠天命眷周固纉緒也而過計者不
無景象乖沴之疑人心戴商固堅凝也而旁觀者不無譏侯
杌隉之慮獻爲圖揆匪同平時迓續扶持要有急着愚不知
仕路羽儀班行玉筍抑嘗有以十九疏備錄進者乎抑嘗有
白其鬢髮而垂泣以請者乎受子念孫之計則早而愛君憂
國之計則不早問舍求田之思則早而定策立本之思則不
早甚非所望於今日之范公鎮也

儲嗣之建當決○厥今宗賢已選矣內學已建矣而名號未
正若有待焉何哉天下事行於昔者必可行於今斷於人者
莫若斷於已思皇祖宗宏謨鉅典載在方册啓我後人特患
可行而不行當斷而不斷耳誠能奮乾之剛運夬之決若稽
於古謀及乃心必曰神器之傳非小故也天命之畀非細事
也惟德性仁賢可以當此選惟資稟清明可以任此寄惟氣
質端凝可以副此望內小學之建擇之不爲不審矣必曰學
問之粹天資之益也涵養之純性識之助也惟妙簡師傅可
以保養盛德惟謹擇宮僚可以助成懿善惟日閱義理可以
開廣智慮內小學之建教之不爲不詳矣自今而往勿搖於
異端勿惑於浮言行之必堅斷之必果豫正名號以爾尊崇
潛養聞望以資推戴如是則上繼二祖之洪烈下垂億萬年
之丕基又何憚而不爲之乎

儲嗣要在豫定〇聖人有公天下之心有目者皆可得而見
聖人有仁天下之心有識者皆可得而知我祖宗業有建儲
之典而上沓默啓繼聖之祥在今日豈可不豫定之乎矧夫
聖人之心天之心也祖宗之心也天以天下而屬諸聖人祖
宗以天下而傳諸聖人豈偶然哉聖人而思所以得其人是
使國家延無疆之休是心也聖人之心也祖宗之心也玆其
所以仁天下者也吁盛矣哉眞唐虞三代以來未有能及之
者也

綺語騈珠

保毓元良星輝海潤　璇源積累與天無窮
琢磨令德玉粹金純　寶曆延洪非賢孰繼

金枝挺秀固多穎異之才而內小學之建惟取其穎異之尤
者蓋將責之以幹蠱主器之任也
麟趾鍾英固多信厚之質而內小學之建惟取其信厚之篤
者蓋將畀之以君國子民之托也
宮庭淵粹聞見正也威儀咫尺警悟多也
縉紳周旋訓誨專也師儒啓沃漸漬深也
日重光星重輝大人繼明而四方畢照也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有作而萬物咸覩也
為天下得人喜重負之已釋　知識自孩提而長
為生民立極嘉神器之有歸　師保如父母之臨
蒙泉養於求師問道之時　璇源之裔岐嶷夙成

[illegible]主於繼統承祀之日　天潢之派英奇素稟
[illegible]綿瓜瓞以嗣以續　本枝之盛與天地相為長久
[illegible]屹岡陵善繼善述　嗣續之隆與海岳相為流峙

當今獻策 人臣當議建儲〇魯君已老足以動漆室之悲吟
漢儲未畢足以激少年之太息當天步之多艱覩前星之久
晦食君之祿者顧於此秦越焉豈惟少年笑人寂寂是曾漆
室之不若矣人臣要必慨然而告上曰虢虢震雷燁燁震電
非小變也意者主器執鬯之未得其人歟此日而微彼月而
食非常數也意者重光重輪之未有其效歟玁狁孔熾蠻荊
為讎非弱敵也意者統軍撫戎之未總其權歟之子于垣哀
鳴嗸嗸非細變也意者賢聖仁孝之未聞於下歟以此而告

君以此而扶宗社及今可為也不然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早
定國本之說此時未能公出於朝廷定策國老之稱他日徒
使私出於左右固非所以望吾君亦非所以望吾諸大夫也
當思祈天永命〇皇上紹膺大寶二十有三年而前星燿匕
鬯位虛臣子深惟國本時進嘉謨然未能發明祈天永命之
旨愚蚤夜有思切於時而有感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蓋
承基纂緒畀付不輕其生也必由皇天之眷祐非人心悅服
則天意未可昭格以今日人心觀之稅斂重而百姓怨廩給
壓而軍旅怨鹽鈔壞而商賈怨吏貪冗而士大夫怨人氣內
逆則感動天地昔李尋災異之對其終以為傷嗣害世今皇
天譴告深切所謂降流虹遶電之祥為繼體承祧之地者毋

乃有所待邪爲吾皇之臣子者惟當勸吾皇力行好事以悅人心導迎和氣以申天眷推原所本無出於此愚願吾皇明詔二三大臣凡當今害民之事嚴切行下監司守令及總制兩所力懲而痛革之使人心在在忻悅人心悅而天命隨鍾子孫千年之慶開萬世太平之基於是乎在

當建儲以永統○矧今國步多艱人情易動倘或因循歲月宸謀不堅將恐奸臣陰懷附會陽示忠實以緩上心爲患之大尤不可不深長思也夫先事輸謀疑若干名犯分然使宗子有維城之固國勢有九鼎之安夷狄奸雄有退沮消縮之心而無窺伺竊發之謀則大本立矣大勢定矣天下長治自此可保異時熊夢發祥虹流呈瑞則如先朝皇嗣未生有迎養禁中者皇嗣既生有部樂還邸者曆運之遷移氣脉之感化推數循理居然可知開今日子孫千億之符天固啓佑之矣

生意收結 議建儲者宜豫而切○觀更生宗國之書亦嘗危激以爲言然而范鎭諫臣之章未有懇惻而相繼天下事言之也切行之也早不言固至於不行而不切則終墮於不早上之人毋謂深言社稷之大計特出草茅之狂談諸生固非馬新豐也然以吾君壽齡特未逹仁祖之一間耳吾國臣子曾不能抗范公之連章果草茅之狂談乎抑今日之隱憂乎雖然此所以爲吾言職勉也而鈞衡造化之地尤當重漆室少年之憂蓋有伊尹之相湯則何患其無太甲有周公之相

患其無成誦今日惟患其無伊尹耳無周公耳果巳有之則敷求哲人輔𢽈後嗣伊訓不可不早作也教以禮樂抗以伯禽文王世子不可不早明也抑嘉祐中范公鎭嘗遺執政書曰諸公以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敢以告今之坐廟堂者

建儲之慮至密○雖然天下之事莫大於建儲而聖人之慮尤不容不嚴且密也厚陵自團練升防禦韓公琦乞自內批出仁宗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足矣豈不慮將命者得以邀勞無巳耶阜陵被選令慮有力焉一日以殿撰轉行太中而後省封還竟寢其命又豈不慮外廷得以藉口貪天功耶吁聖人一心也既盡其功復盡其仁又盡其慮曾謂今日而不然乎願執事於論思之際申言之愚何敢僭言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象曰出可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震卦）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易序卦）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離卦） 冢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之古制也（左傳） 國之儲貳四海屬心（魏王傳） 正位儲宮（晉志） 元良之寄有國莫先自昔哲后皆立儲植嫡守器承祧（梁武詔） 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天文志） 天正體毓德於少陽（梁曲水詩序） 少陽東宮也太子駕曰鶴駕禁曰鶴禁（列仙傳）

歷代事實 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朝覲訟獄謳歌皆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孟萬章上） 漢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

叔孫通諫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今何以天下戲本傳張良曰上所不能致者四人令太子請以為客及宴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鬚眉皓白上問乃驚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本紀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子啓最長請建以為太子本紀武帝時趙倢伃有男上心以為嗣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霍光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為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霍光傳宣帝徵光奏曰武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奏可本紀元帝八歲立為太子壯大仁柔好儒

見宣帝以刑名繩下云云帝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本紀元帝生太子於甲館畫堂為世嫡皇孫成紀 光武建武十五年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本紀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暉四曰海重潤崔豹古今注 唐太宗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房玄齡李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無聊因取佩刀自向無忌等奪刀帝曰我欲立晉王長孫無忌傳 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而平王有大功故久不決憲曰儲嗣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讓皇帝憲傳 元宗將立太子李林甫探帝意數稱道

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訓謚肅 林甫恨謀不行數危太子本傳 德宗史臣曰在藩邸冑之年曾為統帥出震承乾之日頗留經綸舊唐記 憲宗國嗣未立李絳等言聖人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後人心定宗社安有國不易之常道陛下冢子未建非所以承列聖垂萬世帝曰善昭太子傳

皇朝典章 太宗時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曰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立壽王為皇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喜躍曰真社稷之主也編年天禧元年制曰王子昇王惠和天賦昭敏夙成發自妙年蔚為令器可立為太子會要仁宗朝宰相韓琦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司馬

光呂誨二章未及有所啓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人因屏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言當出自聖擇上曰宮中養子二人小者不慧大者可也明日奏事又啓之上曰決無疑也至和末上得疾文彥博等勸上蚤立嗣上既許之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范鎮司馬光言尤激切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卒未許於是五六年言者頗怠一日琦取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編並長司馬光又面奏曰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由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遂送中書

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唯唯（錄暗）英宗治平三年上疾增劇琦復奏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即召內侍高居簡授以御札命翰林學士草制左丞張方平至榻前稟命上書來日降制立其為太子（編）高宗建炎元年上謂宰執曰昨令外宗正選藝祖之後四五人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朕選於伯字行中庶昭穆合序富直柔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致）孝宗乾道七年詔曰皇子寬仁而肅振端恪而嚴明可立為皇太子八年梁克家奏近有兩事皆前世不能及太上禪位陛下建儲出於斷決了無纖芥遲疑上曰此誠漢唐所無（聖政）

先正論建 司馬光上仁宗曰切觀漢室以至有唐簡冊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其或謙遜未遑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未聞人主以為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乃國家所當深鑑也司馬光上疏曰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未安也陛下好學多聞且歷觀前古治亂安危之機何嘗不由繼嗣哉蓋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斷自聖志昭然無疑選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　呂誨上英宗曰陛下踐祚以來聖體違豫雖天光臨下而德音鮮聞萬機之事悉付中書密院莫若早建元良自輔號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歸則下無異心此當今之急務也況淮陽王天資敏悟當為冢嫡速宜建立以固本根旁絕覬覦慰安人心斯萬世之慮也　婁寅亮上高宗書曰陛下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者寒心伏望於伯字行下遴選太祖諸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上讀之大寤

文集議論 范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代東山李克入而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君子曰善處人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為職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為太伯不亦善乎且建成既以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鑑唐）司馬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太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

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林之奇曰成王之為太子也太公周公召公史佚之徒為之左右以輔翼之故成王雖中才之主而即位之後卒為聖哲之君以致太平之治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正如唐順宗之為太子而王伾以善書王叔文以善棊俱得侍於東宮至使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凌準程异之徒挾邪媚以干進蹤跡詭秘莫知其端及順宗即位群小人聚於朝而唐室之禍幾至不測以是觀之戾園之廢雖天下悲其不幸然亦幸而不立故未見賓客之禍耳苟幸而得立則以異端進者吾未保其不為害也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

萃新門

建立國本二　以蒙養作聖立說

策頭 深宮廣內氣體可移今日之建內學者既有以嚴其師資之地蘊虛毓秀情性方開今日之教宗英者當有以大其蒙養之天夫長於天屬則富貴為易豢習於貴冑則驕盈為易啓矧夫倥侗方剖聰明方覺其進而之善也固莫易於此時其載而之他也亦莫易於此時立內學者惟知絜之尋常之所而處之禁密之庭則於此而居異習舉無有也否則出入無時吾懼夫一齊傅語衆楚共讙而氣習已變矣如學何審是則今日設學內庭所以處其師資者既幸嚴其地矣然其一眞方湛則天理為未壓萬慮方萌則人欲為未長矧夫天源所毓帝冑所鍾其生斯世也固已自異於常人則其稟斯質也實亦有異於常人教宗英者惟知循其純一之性而加以誘掖之勤則由是而之聖功將可到也否則寒暑或變吾懼夫淵泉方達湍水遽流而人心以物汩矣如教何審是則今日擇師館學所以正其蒙養者獨可無以保其天歟

策段 虞之小學即為虞之下庠也其地實在國中王宮之東人惟見其在宮之東則曰是有以嚴其地耳孰知一夔有命所以為冑子教者果何說曰直温寬栗焉凡以導其未發之中而保其天者在是周之小學非尊國之西郊也其地亦在王宮南之左人惟見其在宮之南則曰是有以嚴其地

耳孰知樂正有職所以為王子教者果何道有詩書焉有禮
樂焉凡以涵泳其方開之性而保其天者在是
仰惟祖宗盛時培植宗枝增員講授其所以為國家長計為
宗社長慮尤於小學深致意焉蚤教涵育凡年至十四已下
而不遺廣受兼養雖數至十有二員而不厭自今觀之睦親
諸宮之外必別置小學焉夫謂之別置則所以嚴其師資之
地者為何如忠獻內學之疏必請擇謹厚者焉夫律以謹厚
則所以保其蒙養之天者又何如
嗟夫內學之設未易以他學論小學之建亦未易以大學言
是故師資之地不可以不嚴而蒙養之天尤不可以不保何
以言之他學之間儒者萃之至於內學則宗胄育務必知所
以嚴其地則禁廷近掖皆移氣移體之所舍此則入聞禮義
出見紛華吾不知所以為學矣大學之責學者分之而至於
小學則教者專焉必知所以保其天則火燃泉達皆本心本
性之正反此則性資方覺趣向遽差吾不知其所以為教矣
皇上肆廣仁心斷自聖慮選宗室子建內小學需明師而教
授詔有司以討論則夫建學中禁厥有成法于以嚴其師資
之地矣若夫橫經講席乃俟洪儒庶尤有以保其蒙養之天
焉夫其派大潢似不容擬之以常流然當性淵內湛之時其
可澄而不可撓者則均一天耳其枝玉葉似不容娩之以凡
種然當心根未斷之初其可順而不可戕者則均一天耳必
有以開其性於一性之方覺則可以保其天必有以閑其慾

於衆慾之未萌則可以保其天故易之蒙曰養以養正聖功
也蓋遡蒙所養所至正之理而自蒙以充皆作聖之事入是
學者庸可不知所保而任是教者庸可不知所以保之歟
事料 乙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是故其成也懌恭謹而溫文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
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成德
也禮記 文帝賈誼請建師曰三代之君有道之長其故可知也
古之王者太子以生固舉以禮自為赤子其教固已行矣昔
者成王幼在繈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此三公之
職也於是皆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
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
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
不能不齊言也夫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以選左右左右正
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賈誼傳 唐高宗為太子常侍太
宗觀決庶政太宗常怒穆裕詔斬朝堂太子驟諫帝喜曰兒
在吾膝前見吾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誠習以性成哉
本朝貞宗天禧中給事李迪言昨日東宮賜宴陪侍皇太子
舉動由禮言不輕發左右瞻仰無不肅恭真宗曰常日居內
庭亦未嘗妄言寇準曰皇太子天賦仁德有嚴重溫裕復稟
聖訓實邦家之慶也長編 孝宗乾道七年詔皇子寬仁而肅振
端良而嚴明孝友夙成性素安於恭敬聰明日就學無間於

緝熙可立為太子（聖政）司馬光云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重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為非禮之事者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

上策

建立國本三　以選教宗英立說

【策頭】愚嘗伏讀國史仰稽古典韓公琦之於仁宗皇帝則請建學內宮擇宗室謹厚者升學然後知選宗英者必擇其親且賢之人趙公鼎之於高宗皇帝則乞與行宮門內造書院一區以一時名德為贊翊然後知教宗英者必置諸親且賢之地蓋人非親賢則無以稱九重樂育之盛心地非親賢則無以示一人樂教之實意以親賢之人居親賢之地則夫豫教儲嗣之義得矣恭惟皇上若稽祖訓茂育宗英蒙泉養正師範得賢猗歟休哉其亶我朝之懿典今日之盛事歟抑教導之必豫正以其關係者甚大而隆師問道雖帝王之子若孫亦不得以自異者皆所以養其作聖之德也

【策段】三代之所以教世子尚有可考者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大則君臣父子長幼之倫小則弦誦干戈羽籥之藝至於禮樂詩書也釋奠養老也無不與士庶人之子同其所學同其所師未嘗疑其為尊且貴也是故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有師道焉夫太甲成王既為君矣今也伊尹周公拜手稽首而太甲成王亦拜手稽首此不純臣之義也蓋不如是則太甲成王何以養成其德性而為商周之令王也春秋之季楚人稱其君曰其為太子也師保舉之以於朝嬰齊而夕於側也夫以楚國之世子其從師也肅恭遜弟如此三代之遺風未泯矣

祖宗盛時增置講員昭然[illegible]之垂炳若丹青之著皇族未養選而後養則必擇其年十四以下之英敏授宜置審而後置則必定夫十有二員之制非擇其親賢者能之乎置師有地其地必嚴是以有南北宮之分設教有所其所必秘是以有睦親宅之別非置之親密者能之乎纘祖宗海涵養育之仁廣今日菁莪樂育之澤宏休偉績雖昌黎復生鋪張揚厲亦未易以盡其美矣皇上五六年來嘗內置小學遴選明師或已出而復還或暫留而旋遣猶恐氣質而未就更詔大宗而廣求豈無岐嶷之資可備付托之任如高宗時初詔令廕選入二人繼增其一同居並學加審擇焉此亦故事蓋將付之以統緒之傳必當養之以教諭之早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豈非天下之大為器至重非有震長之資則不足以為之主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又豈非聖性之初若泉始達非加蒙養之功則不足以成其聖震長其可不定乎蒙養其可不蚤乎

【事目】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
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記文王世子 成王幼周公相抗世子
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同上 成王之
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游目
不閲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及至爲君也血氣既定
游息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道德之言固所習
聞夫成王所緼道德也所近聖賢也 元禎傳 秦趙高傅胡亥而
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 賈誼傳 天下之命
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
諭教則化易成也諭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則
天下定矣 同上 武帝立太子八歲詔受公羊春秋又受穀梁及

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
者 戾太子傳 光武詔令鍾興定春秋章句以授皇太子帝曰生教
訓太子非大功邪 鍾興傳 唐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
與之遊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三四年而名高盛
古斯游習之致也 元禎傳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
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見其乘
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
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
本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
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
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 帝謂杜正倫曰朕

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及居天位猶有差
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苦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
不可不極諫 通鑑 本朝太宗命李至李沆爲太子賓客上謂曰
夫太子者惟修德養望以仁孝爲本故擇任正人用爲佐佑
每語及經籍當爲陳忠臣孝子事 寶訓 至道元年上謂李至等
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爲儲貳以固國本卿
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苟事或未當必須力
言勿因循順從也 長編 眞宗大中祥符九年詔築堂於元符觀
南爲皇太子就學之所賜名資善上作記刻石堂下命楊懷
王爲王伴讀仍面戒不得於堂中戲笑及陳翫好之具上作
元良之箴以賜太子又作詩分賜賓客以下四年寇準爲太

子太傅嘗獨請間曰皇太子人望所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
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爲羽翼上然之 長編 高宗紹興五年上
令趙鼎於行宮內造書院爲一區欲令建國公就學書院成
上曰只以書院便爲資善堂 聖政 孝宗乾道八年宰執乞討論
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上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
入學事甚詳克家奏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允
文奏此事備於此經後世罕有舉行者上曰可令討論淳熙
八年上曰東宮已自儉約又謙和慈祥朕嘗語之曰德性已
自温粹須是廣讀書濟之以英氣則爲盡善 六年上顧皇
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上曰
先以經爲主史亦不可廢 上又謂宰臣曰皇太子參決未

又自諳知外方物情■□每遇朝廷令皇太子侍立監政

建立國本四　以遴選官僚立説

策頭古者人主傳家之法莫先於學故師道以立後世人主傳家之法不專於學故師道不立蓋師道之所以立者由其尊貴之勢未成也師道之所以不立者由其尊貴之勢已成也古者國之元子與士庶人之子皆齒於學而無所區別禮義之風易以薰陶道德之敎易以浸入知有恭敬而未知驕侈知有朋友之講習而未知九州四海之奉逮其學問已充德性已成一旦舉而加之士民之上則其治國平天下之道即其素所講明而無餘蘊矣此無他尊貴之勢未成而師道之功也後之爲世子者生長於深宮之中而習熟於富貴易盈之地故雖擇端良之士與之從遊則亦知有學聚問辨之名而未必知其爲師友之淵源夫其未君天下之初其幼之所學如此則其既君天下之後其壯之所行可知矣此無他尊貴之勢已成而師道之不立故也

策段漢人仍秦舊制東宮之傳則張良叔孫通嘗爲之中庶子則史丹歐陽地餘嘗爲之其師儒之選非不高也此其[illegible][illegible]之置非不備也然所謂學者其果尊師重道乎抑亦好名無實乎與時嫡庶之爭乃借助於商山之羽翼所謂師傅之義安在甚者以刑名之士而爲家令適以成其刻深之天資博望苑之通賓客外家之爲監護倒行逆施師道之廢久矣此所以[illegible]賈誼疏廣之嘆也漢世人主天資多美不待一顯宗也彼其生而富貴安佚又無大人君子者迎其善端而充廣之此漢之所以止於爲漢　我藝祖之應天順人也五星聚奎識者以爲文明治世之祥立極以來講學之勤無間寒暑東宮有官王府有官雖因前代之舊而未能復上古齒學之制然選擇鴻碩朝夕訓導以消弭其驕貴之習體貌有加而尊異之以師傅之禮者列聖同一家法也姚坦爲兖王翊善王爲坦繩糾不得舒恣而太宗大喜召加慰勉祖宗不以尊且貴待諸王也如此漢唐之所無也眞宗之爲太子也見畢士安李沆如師傅之儀仁宗之在宮邸也見王友必答拜至謂崔遵度爲良師宗祖不以官屬待師友也如此漢唐之所無也古人有言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祖宗之敎所以繩繩開萬世無窮之業而續三代未墜之緒也

皇上纂成丕緒二十三年玆以前星雖耀少海尚虚將以慰在天祖宗之靈將以係天下生靈之望將以植國家無疆惟休之基又豈容不先蒙養之地乎昔仁宗皇帝春秋方盛儲位未正而擇宗室子之計未嘗厭廷紳之言高宗皇帝祚未幾圭邑雖虚而開資善堂之意已定於聖策之斷邇者襲封論奏匯疏敷陳固皆以韓趙之告君者告君矣擇其人望俾爲僚友從容輔道習與性成今日誠能以祖宗之心爲心則亦司馬公所謂神祇宗廟羣臣百姓並受其福者矣

事實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敎訓此三公之職也

於是爲置三少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賈誼上疏) 宣帝立疏廣爲太傅受爲少傅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疏廣)

(宋) 本朝眞宗大中祥符九年以張士遜崔遵度並充壽春郡王友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答拜示賓禮之意(贈) 仁宗慶曆七年讀賈誼傳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出入起居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帝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爲師友此三人皆老成至於遵度尤良師也(編) 乾興元年魯宗道爲諭德上以爲忠實可以大用 英宗治平三年以孫固爲諸王府侍讀呂誨范純仁等言固非其人上曰固文辭亦有可采韓琦曰調護官宜用有操守人也(政要) 神宗元豐七年上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及呂公著爲師保(編) 八年國朝之制每儲闈之建隨宜置官以備僚案然無定員亦不備說並以他官兼領凡非國朝嘗所置者今皆不錄仁宗升儲置三少各一人賓客三人以宰相近臣兼充英宗及神宗爲皇子並置伴讀一人說書二人(會要) 哲宗元祐五年范祖禹曰臣伏見趙君錫孝行書英宗(皇帝實錄)爲人溫良恭敬動有規矩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與雍女爾端潔言行不安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如經筵闕官伏望聖慈於此選擇(編長) 高宗紹興二十八年陳俊卿在普安郡王邸一日王習毬鞠俊卿微誦韓愈諫韋封書以諷王已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

萃新門

進用大臣 附 參相 樞相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不拘不忌之說○人主計天下而用大臣惟才德是尚而獨相並相其權有所不必拘大臣計天下而為人君用亦惟才德是尚而此相彼相其心有所不必忌夫才德者士君子得於天性之眞充於學力之誠而建功立業之根本也人君之用大臣者以是大臣之為人君用者亦以是自昔以來為人君者固有專相一賢而治者亦有並相數賢而治者大抵不必拘惟才德是取允諧於用雖獨相可也並相亦可也烏得而不治自昔以來為大臣者固有因此之相而成功者亦有因彼之相而成功者大抵不必忌惟材德是量期補於用雖此相可為也彼相亦可為也烏得而不共治故人主不必繫著於用人而材德所在用大臣之的也大臣不必繫著於見用而才德所抱為人主用之基也專宅百揆以為相舉十六族以為相皆其相也曾聞有虞之人主拘於專相並相乎三宅克知以先相三俊灼見以繼相皆堪相也曾聞有周之大臣忌於此相彼相乎是知君之用相相之見用惟較其才德何如而權之不必拘心之不必忌也尚矣

宰相所貴者四○論擇相者其說有四曰德曰器曰識曰才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山岳不足為高運如四時之錯行信如金石之不變此其德也萬頃澄波百川注之而不盈萬鈞洪鍾梁麗衡之而不發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此其器也軒鑑高垂而一塵不染清淵澄澈而萬類俱息可燭鬚眉可鑑毛髮此其識也歐冶神劒所至無前庖丁牛刀迎刃而解運之無方按之無下此其才也德不隆不足以鎮四海之廣器不博不足以容衆善之歸識不明不足以察萬事之幾才不高不足以馭百工之能衡泌之間抱膝長嘯類莫能為一日得君於廟堂之上垂紳正笏神色不動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躋生靈於壽富之域易若反掌無他故焉全此四者而已

君任相相任責○人主登庸道揆當有責任之實意大臣晋當柄任不必有避嫌之私跡在易之坎險難之時也五以剛中之德為濟險之主有其權矣然必與四之臣同志相與眞實交孚不假外飾而後心亨而行有尚故曰樽酒簋貳剛柔濟也夫時當險難而上下以文相接無交際之實意未見其能出險也恭惟聖天子臨御以來值可為之時者數矣靜觀密察樂於用晦不自有其權者亦數矣邇者朝綱政柄委任得人龐臣碩輔晋膺重寄茲非大權歸之一時乎抑相材之難得也尚矣人之才智各有短長聖天子所宜兼采其長而扶植其短推忱倚重用績于成不使娟疾以間之流得以肆其詆欺搖撼之說則責任之意篤矣為大臣者亦宜形跡兩忘股肱迭應論建主乎是引用主乎賢不必婞婣隱默彼此遜避而外示其公也上有責任大臣之實意下無外避小嫌

之私跡得非今日所望於聖君賢相者乎

稽古偉議 輔相貴有定畫○歷觀自昔人臣之得君行志經綸康濟必有素定於胷中者告之於君行之於身自始至終無一言之不相應若尹望之於湯武固不待言管商之於齊秦又不足言至於鄧禹見光武於河北說以揔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光武用是迄成中興之功諸葛亮與昭烈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取天下其言如畫卦影雖天不祚漢事業未竟使得盡行其志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必矣此豈信口而言任意而行者哉傳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曰惟整則暇惟暇則整要必規模先定於外則設施有據庶能績于成而無敗事也

置相得失之驗○君臣一德克享天心聖君賢相逢治具畢張倘人主置相之得人則天下何事之不濟若召公之用吉士仲山甫之式百辟使成王植盈成之治宣王集中興之功歌頌至今君臣俱耀豈但治功之赫奕抑亦身荷於美名世道陵夷爰有變雅觀其憤世嫉邪之切率指當國大臣而言十月之交則譏皇父節彼南山則斥師尹也其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而繼之以家伯仲允聚子蹶踽則在內之寘彼周行皆皇父之私人而非王朝之吉士也故無罪無辜者困於讒口噂沓背憎者為孽下民其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而繼之以瑣瑣姻婭則無膴仕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則外之驅馳原隰皆師尹之親黨而非王朝之仕臣也故卒勞百姓而俾之不寧瞻彼四方而蹙蹙靡騁置相非人凡所汲引者皆非其人其失固如是人君任相安得不謹乎此也

法祖嘉猷 祖宗堅任賢輔○慶曆中仁宗皇帝銳於圖治擢任衆賢杜富韓范並在政府更新庶政裁抑僥倖天下日望太平當時異端之人如夏竦王拱辰張方平等不便其所為力加詆誹而仁宗弗聽也於是朝廷尊安二虜賓服迄慶曆之盛自三代以降言治者莫先焉蓋以主意堅定而外邪不能入故也元祐初二聖臨御司馬光呂公著對當鈞軸文彥博為平章事劉摯范純仁蘇轍呂大防相繼柄用新法盡除兵革不開海內忻忻共享安靖和平之福既而大防建調停之策楊畏進紹述之論上誤國家黨事遂起紹聖紀元之後忠賢竄逐奸邪得志浸淫不已迄為中朝之禍主意不堅定其害至於如此可勝痛哉

祖宗賢輔事業○我朝治功之盛無如慶曆元祐自今觀之慶曆之初杜富韓范列居政府一時人才畢聚於上其氣象何如也未幾而仲淹使西富弼使北其餘分散四出莫盡其用元祐之初相司馬光呂公著人才又嘗一聚於上矣惟其施行未免過急諸賢議論間有不合曰蜀曰洛自為朋比使小人有所窺伺論治者猶於此不滿則人才難合易分之明驗也惟我祖宗規模宏遠德澤深厚終不以小人而間君子終不以憸士而棄忠良愛護善類如護元氣是以累朝相業昭格宇宙卒獲其效猗歟盛哉

祖宗立相得人〇惟我祖宗世世得人哉任史册班班可考況毅果斷當世無與之比廉節謹重累朝無出其右則有若趙若范之元勳兩入中書不以用賢市私恩三居道揆不以姻戚邀寵澤則有若李若呂之守正公忠體國不養私交苟利國家知無不為則有若龐若韓之體國推權恬退以厚風俗務進時賢以處臺閣則有若文若晏之薦引身任社稷則決親征之策立澶淵之功有如寇公準言宗廟之體正儲嗣之位有如張公浚心存獻納則編祖宗御批成軸以進有如韓公琦録聖賢事跡繪事以獻有如王公旦其他德行之深醇器識之宏大與夫事業顯著振耀古今者代不乏人良由祖宗於鈞衡之任不以輕授人也

端平以來相業〇切觀端平之初宰相有舊德聖天子傾心而委任之臺諫經筵純用正士僅有小元祐之稱嘉熙而後宰相無定力聖天子委任不逮前相臺諫經筵雜用憸人近習又從而間之遂一變而為淳祐之局面邇者圖任老成並命二相海內日俟維新之化側聞外間之議謂聖天子懲創太過而信托之未專二相遜避太深而承當之未力以當奮勵之歲月而為玩愒之規模今天不憖遺政當有屬局面又一變矣切恐奸回窺伺之徒因得以為口實旁蹊曲徑乘間而入萬一臺諫經筵之選或以小人得廁乎其間則排斥忠良不遺餘力今日之淳祐將復為前日之淳祐矣可不懼哉

時文警段 相之規模豫立〇工師作室首務度材奕者臨棊先思布著不度材則料不應手屋不稱基不得謂之良工不布著則敗固宜然勝亦僥倖不得謂之美奕為國猶之作室應敵猶之臨棊今夫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若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用人既當任之必久然後責其成效何至於朝行夕改東移西易使朝廷之命令不一天下之觀聽易玩耶今夫境外之寇其來也有時境內之地其當備也有數吾料其來而豫圖之知其所當備而早計之城池必責其高深兵甲必課其精練給餽餉使之齊足明功賞使之激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初不足以易吾之成筭何至於容動色變手忙足亂上勤宵旰之憂下貽敵國之笑耶

人主謹擇輔相〇人主無職事惟謹擇一相而已而相有君子小人焉相而君子與則以道義為心其為言也正而直其為行也剛而介其為身謀也拙而疎其為國計也公而恕難進而易退也相而小人與則以利祿為心其為言也諂而巧其為行也柔而佞其為身謀也工而吝其為國家計也私而刻易進而難退也二者情狀若陰陽之相反冰炭之不相入也夫人不用則已用則必力如懷奸挾詐之徒雖能竊位於泰道未明之時而終不能見遂於陽剛寖長之日至此益信相臣之得人則賢者以類進人主最不可不加意以扶植之

也

綺語騈珠

簿書期會秪常程耳非盡大臣之器能也
錢穀甲兵特細務耳非崇大臣之體貌也
不以軍旅財賦役其心　授以道揆權度人材之府
不以刑獄銓選汩其慮　處以鈞軸薫裔人材之地
汲引善類布滿朝列而不疑其植黨
獨奮精忠受任危難而不疑其侵權
秉鈞當軸此爲何職付之非才則政柄隳矣錯可鑄乎
作舟爲霖此爲何任委之非人則蒼生病矣臍可噬乎

當今獻策 君相切實圖治○方今大明黜陟旁招俊乂赫然

一出英斷天開日明海宇屬目愚願聖天子確然自立成規與二三大臣堅守而力行天下之務孰緩孰急必先大綱而後節目參考釁者數大臣之政取其是而去其非聖天子建皇極去偏黨二三大臣布公道開誠心與中外大小之臣同心戮力泛彼中流期於共濟謀天下之實利害而必不較一時之虛是非況當弓旌四馳賢才彙進之時正聖天子賢宰輔虛心諮訪見諸事業之日上下之間非徒爲一時美觀而已苟軍國大政之未舉邊陲大勢之未興人主奮發英斷總攬大權汰斥小人以杜群枉之門收召君子以開衆正之路此特一陽初復之候未保其果爲三陽交泰之盛也誠能由復而圖其泰日乾夕惕兢業萬幾屬意宰輔期於共濟則相得人而天下治矣如使吾君之心不孚於相吾相之心不孚於君內外百執事擾擾焉以不切實之事功廢大有爲之歲月深恐今日振作之意將復爲後日之因循矣

宰相當定規模○有所懲者必有所矯有所矯者必有所偏唐元載王縉之秉政人以私用官以賄授其濫甚矣常袞繼之欲革其弊杜絕僥倖一切不予而執之太拘未免賢愚同滯之患祐崔甫繼之又欲革袞之弊推薦引拔常無虛日而任之太寬未免涉親故之嫌此無他君相之間不能以公心而行中道故天下之弊一倚一伏相尋於無窮非國之福也如人有疾屢更其醫覩證不明中無定見或投以和平之劑或繼以瞑眩之藥相反而不能以相濟病未去而元氣之斲

喪無餘矣今日聖天子之規模不定未免隨大臣規以爲模二三大臣之規模不定未免隨時以爲規模每一更革局面雖新而着數無以大相過亦何貴於經濟之事業哉

宰相當贊建儲○雖然任相固難任相以當務之急者尤難蓋所貴乎相臣者謂其謀王斷國以社稷安危爲己任者也厥今天下之事有大於國本之當定者乎社稷安危之本莫大於皇嗣而聖天子自即位以來前後凡六命相而獻替之間悤匆之際其於宗社大計言與不言力與不力皆不得而知然身爲宰相而不能爲聖天子精思定議志於必爲而後已則責將焉歸昔仁宗之立皇嗣也雖范鎮司馬光諸人獻議之力而盡力以主之者實韓琦也愚願大臣以韓琦爲法

則國本定於上宗社幸甚

生意收結 曲盡任相之道○雖然為君之難在乎任相任相之難在乎克己夫正邪雜揉則薰蕕無並藏之理任用或失則榱棟有必折之憂古之人君或得一賢而興邦如齊之管仲蜀之諸葛亮者矣或用一佞而喪邦如梁之朱异隋之虞世基者矣自非明哲所照瞭然於任用之際迨其積誤稔敗而後悔則已無及此任相之難自古帝王之所兢兢也然而人固不易知賢亦未易用孔孟周流列國當時之君卒莫肯授之以政者盖以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強其所劣損其所能卒皆齟齬而不合是以唐明皇用張九齡矣而李林甫間之唐德宗用陸贄矣而裴延齡間之二君於賢否之辨其初未嘗不明也惟其克己之功不加故九齡以剛直而憚林甫之邪佞卒行陸贄以仁義而踈延齡之奸私卒售治亂之機從此而判然則非有克己之學則任相雖明亦何益哉方今聖天子聰明睿知於臣下之忠邪賢否靡不照燭既已收還威柄登崇俊良誠能虛心以任之隆禮以待之則大臣得君行志天下庶可為矣草茅拭目以觀

乘陽復以圖泰○自昔人主一念取舍之機乃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乃天下國家否太之機方今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將止為一陽初復之候乎抑將進為三陽交泰之時乎復貴乎篤厚欲其不為剝也泰貴於保泰欲其不為否也聖天子以篤厚保泰為念而留意於二三柄用之臣推誠樂與不以宮掖宦寺而間不以邸第戚里而間不以目前無近功而間為宰輔者亦必同心體國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命給舍繳駁臺諫論列以肅清朝政命經筵啟沃侍從論思以裨益君德命卿大夫百執事靖共正直以振舉官曠至於外而帥閫命以宣威制敵監司命以激濁揚清守令命以承流宣化則進復於泰日益隆於天下矣

經傳格言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書說命）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書周官） 論一相以兼率之使天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荀子王伯） 強國榮辱在於取相（上同） 天下安注意相（前漢陸賈傳） 大臣國家之股肱天下之所瞻仰在明主之所謹擇（朱雲傳） 薦賢助國宰相之職（東平王傳） 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唐劉蕡傳）

歷代事實 舜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書）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其舉十六相也（左傳） 湯實維阿衡左右商王（詩） 仲虺居薛為湯左相伊尹為右相（孟子傳） 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相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書） 成王冢宰掌邦治

統百官均四海周官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上宣王以召穆公
為政進用賢良尹吉甫南仲方叔等周道中興通曆衮職有闕
惟仲山甫補之詩　漢高祖即位拜蕭何為相國使次律令後
為民請上林空地令民得入田上下何廷尉械繫之後使使
持節赦何何徒跣入謝蕭何傳　呂后問高帝蕭相國死誰可代
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助之平智有
餘然難獨任曹參聞何死告舍人趣治裝吾且入相曹參傳　孝
惠時曹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百姓歌曰
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
壹曹相國世家　武帝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公孫弘自是為舉首起
徒布數年至相　田千秋無他才能學術又無閥閱功勞特
以一言悟意旬月取宰相　田蚡以肺腑為相史記　漢宣帝始
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魏相總領衆職甚稱上
意姚傳　元帝召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本紀贊
光武中興置大司徒大司馬後司徒司空皆去大名改司馬
為太尉然專以吏事責三公於是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
而已通鑑　晉元帝渡江王導為丞相元彝初過江往見之還謂
顗曰向見管夷吾吾無憂矣　王導為相善因事就功雖無
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　庾
冰為相經綸時務不捨晝夜朝野稱為賢相冰頗任威刑殷
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如吾也哉本傳　唐宰相
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奸諛幾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
發明其餘以才稱職號賢宰相宗室宰相傳　蕭瑀逮遘凡八葉宰
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本贊　戴冑子至德父子繼為宰相世訖
其榮本傳　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文章資
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
哉后曰然仁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遂至平章事通鑑　元
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
入帝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
帝曰然卒不見用琳傳　帝勅蕭嵩舉所以自代者嵩稱韓休志
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
翕然向之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
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
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本傳　代宗
以楊綰為相綰性簡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賓
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
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同上
皇朝典章　太祖卜郊四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
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因歎儀物之盛多遜占對詳
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相當須用儒者盧後果
大用蓋肇於此要會　太宗端拱元年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
正為中書侍郎兼平章事蒙正質厚寬簡有衆望不結黨與
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故與
普俱命言行錄　仁宗時張詠守蜀聞萊公拜相曰眞宰相也又

曰蒼生無福李畋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
任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言行錄 仁宗時文彥博爲吏部尚書
平章事富弼爲戶部侍郎平章事彥博與弼並命是日宣制
上遣小黃門數輩覘於廷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
士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之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
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富弼早有公
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
安否長編 哲宗朝司馬光赴闕廷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
此司馬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
數千人聚觀之言行錄 元祐元年光言臣切見文彥博沉敏有
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效顯
著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彥博今年八十一朝廷不過得其數
年之力矣願急用之臣但乞助彥博爲政庶亦時有小補長編
高宗即位欲命相而難其人黃潛善汪伯彥皆元帥府舊僚
新擢執政人望未孚惟李綱當靖康中能建大議後宣議河
東雖無功而士論歸之謂其平日有志在今可用自外除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言行錄

定策大臣○武帝年老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
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
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因受遺詔輔少主後誅昌邑王奉
太后詔復立宣帝本傳 本朝眞宗即位毋見端呂必肅然拱揖
不以名呼長編 仁宗春秋高皇子未立諫官范鎭首發其議司
馬光繼之五六年言者稍怠韓琦乘間請立太子取漢書孔
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
陶王爲子中材之主猶能之況陛下之聖也哉仁宗乃稱英
宗舊名曰唯此可耳遂定議立英宗其門人及親客或語琦
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斷爲天下計皇太后毋道內助
之力臣子何與焉本傳

參政○太宗正觀三年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魏徵以祕書
監參預朝政正觀四年玄齡爲僕射蕭瑀以御史大夫參議
朝政蕭瑀偏駁則玄齡裁正玄齡過失則蕭瑀痛劾通鑑 本朝
唐介參政執政坐待漏院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同列有未
嘗預聞者介謂曾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不知上若
顧問何辭以對公亮乃與介同閱後遂以爲常長編 歐陽修在
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
不必求之有司言行錄

樞密○後唐莊宗始用郭崇韜分中書兵房置樞密院與宰
相分秉朝政自此始用士人凡文士出中書武士出密爲使
仁宗時富弼偕契丹使來王德用伴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
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可謂得人矣杜衍爲樞使韓琦范仲淹
爲樞副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云惟仲淹弼一夔一契石介傳 孝
宗即位參政史浩論樞密使合宰相兼使事因引富弼對仁
宗故事上曰朕見詔宰相依舊兼樞密使會要

先正論建 范鎭上仁宗云伏覩御史臺告報百官立班郊迎

宰相文彦博富弼者誠隆禮也與其隆之以虛禮孰若推之以至誠任之以實權近日有詔兩制臣僚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謁見是不推之以誠不任之以權而以郊迎虛禮待之也伏乞罷郊迎而令百官復得就第見執政以訪天下之事則御大臣之術兩得之矣　王巖叟上哲宗云自古以來世主之患患在喜高明之士而陋少文之人曾不知高明之下者有姦才少文之中者多重器不可不辨也成天下之業敗天下之事常爭於辨與不辨毫釐之間耳賢者居廟堂則上可以尊朝廷重社稷下可以安百姓鎮四夷一非其人則國事危而人心去矣群邪類升百僞交作陛下雖欲莫枕而臥亦不可得也

文集警聯　錢文子云自武帝以公孫弘爲丞相其後儒者相繼秉軸宜其賢於漢初刀筆矣然算計見效未聞其遠過於前何也蓋武帝本不識儒徒誘於美名而使易制者爲之既任以相乃使侍中出入禁闥辨論數詘以侵侮外廷之權九卿更進用事而天下之務不關决於丞相即位以來亟辭亟罷而五十四年之間凡易相者十有三人且彼固不足以任相位又奪其權而責之事安望其有盡職者哉宣帝抑御史之權似知尊禮丞相然六百名以上吏不選於丞相而調於尚書宦官久典機要而天下事一切歸之中書成帝雖罷中書而復置尚書曹自丞相以下皆聽命焉然則漢之宰相亦焉用彼爲哉節目段一

進用大臣二　以推誠委任立說

策頭　人皆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愚獨曰相之職無所不關而爲相臣之功於有限非知相職者也蓋設官分職而相之職不以事而分循資例遷而相之位不以資而進課功責吏而相之業不以功而考故錢穀必知非相之明也簿書必較非相之勤也蓋彌綸天下之大經建立天下之大務大豈無大於此者乎是故不可以尋常責之也

策段　漢初丞相至於斬二千石彷彿詔王廢置之意自孝武有二千石有罪上請之制而相之權輕矣漢初丞相至於斬戲臣彷彿闔寺屬太宰之意自孝武游戲後庭此徒遂恣而相之權浸輕自部刺史之置也州郡截然于外刺史專達於相府不相干是外郡之血脉不關矣自加官之優也凡小臣一得加官皆可入中朝親近議論於相府不相統是中朝之血脉不獨矣丞相職無不統而顧與大司馬侍中中常侍而不分則隸一相之風采亦皆消靡矣儀衛之制尚得復如古人之嚴乎　房玄齡之在唐太宗之股肱也京師男子出而輕議之則戮之以杜讒間之口非惟足以安玄齡之心而竭節奉公期不負乎見知之意豈不益勵於前乎趙韓王之在我朝外太祖之腹心也御史中丞起而妄言之則斥之而有鼎鐺之喻非惟足以安韓王之心而孜孜奉公期不負乎信任之意豈不益加於昔乎

雖然爲相之體固已明甚而任相之意古今所難脫若朝升

暮黜賢否變更曾無定論至使人輕視相府若傳舍何所取哉以為不賢邪則不當遽任於其始以為賢邪則不當不責效於其終大抵人君置相當擇之於未用之前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必若憲宗之任裴度力排異論故能收淮蔡之功必若武宗之任李德裕削去朋黨故能成澤潞之烈是知為宰相者固有大體又在君之委任如何耳草茅鄙生妄議以為如此願執事以上聞于朝

事料 漢武帝時九卿更進用事石慶為相事不關決醇謹而已(前漢本傳) 光武專以吏事責三公於是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通鑑) 太宗討遼東房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馳遣進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 杜如晦房玄齡共管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陳師合上抜士論謂一人不可揔數職陰剴諷如晦太宗曰玄齡如晦不以勲舊進特其才可以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本傳) 姚崇嘗於元宗前序次郎吏再三言之卒不荅崇出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本傳) 李德裕嘗以經綸天下自任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舊史) 李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尚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本傳)

本朝太祖寵待趙普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強市人宅聚歛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國史)

進用大臣三　以精擇聞望立説

策頭 恭惟仁宗皇帝以公論並相文富故能成太平之治高宗皇帝以公論並相張趙故能致中興之功愚拜手稽首敬觀至此慨然嘆曰凡我朝所以宅百揆者皆天下公論也何也宗社之安危在相合公論則宗社安矣生民之禍福在相合公論則生民福矣君子小人之進退在相合公論則君子進矣中國夷狄之盛衰在相合公論則中國盛矣吁相其可不採之公論乎

策段 論相之道有二曰學術之粹駁心術之邪正而已夫宰相之任人主所係以為腹心天下所恃以為命脉世運之否泰社稷之安危係焉必其智足以決疑量足以包荒才足以折衝應變德足以輔世長民而後可以當是任學術粹而心術正則天下蒙其福學術駁而心術邪則生民被其害論相業者必以是為本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心乎王室者也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非其學之所本乎乃若呂臣之奉己而不在民則文公輕之以其所主者私也伊尹恥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心乎天下者也耕莘野而修堯舜之道非其學之所本乎乃若子產之惠而不知為政則孟子譏之以其所及者小也冢宰均節財用者也而錢穀幾何誘之內史君子不以為正夫宰相固不當親細務豈有謀人之國而不知其國用之數乎天官以刑與糾萬民者也而殺傷橫

道置而不問君子不以爲正夫宰相固理陰陽獨不曰乖氣
致異而人之重於物乎學術未醇事業止是無庸深論也
吾獨喜司馬公得爲相之體李文靖公得爲相之法司馬公
之爲相也夏人潡問其起居威信夷狄爲何如登州之民抱
馬首而不忍去恩結民望爲何如居退而愈安遇寵而愈懼
其體蓋在夫誠而已李文靖之爲相也當太平時凡有建議
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不用每曰用此以報國家耳非其素
有宰相之器量則惑於異論之紛紜必至於縮手而敗事此
圭角之不露體識之渾厚二公者其我朝之伊周也
我朝先正有以一論語而爲開國元勳者有用例不用例而
俱爲時名哲者有上前爭辨退自和氣有日取異聞以警主

聽俱不識爲相業之盛者蓋惟心之誠惟道之公固無寓而
不自得苟此心此道一非誠焉一非公焉人心有神已議我
於其後矣吾亦安能以彼而掩此哉嗟夫宰相天下之具瞻
也夫赫赫廟朝既爲天下之具瞻則亦非天下所得而私譽
之也相匪其人則當廷壞麻任得其人則濃墨播詔誠心公
道蓋不特相臣有之亦人心之天理也可不畏哉吾皇總攬
權綱並命耆老選擧之盛同符舜湯必有秉佀萊之筆而爲
明時賀者

事料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人往聘之遂幡然改曰吾
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遂相湯孟子 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與
論功文曰主少國危大臣未附百姓不親屬之子乎屬之我

乎起默然通鑑 漢武帝方興功業屢擧賢良公孫弘自是爲擧
首起徒布數年至相淮南王謀反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
說洪如發蒙耳 田千秋爲漢相使者至單于問漢新拜相
何因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
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漢史 宣帝黃霸代吉爲相霸才
長於治民及爲相號令風采不及丙魏功名損於治郡時名
昭宗以鄭綮平章事綮多爲歇後詩唐吏往告之綮曰歇後
鄭五作宰相事可知本朝 眞宗曰任相久外無夷狄之虞
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稱爲賢相
言行錄 哲宗司馬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
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

毋生事邊隙言行錄 張耒云景帝稱衛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
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不足以持重是也而
求持重者必如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
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天下之善惡其似回未必是而眞者或
不可以形求之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惟鈍偶佀夫重厚
長者之形耳夫重厚之士其用之者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
其無所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爲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
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奔踶也求其無奔踶可也得偶馬而
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偶馬之類也

進用大臣四　　以消釋疑忌立說

策題 愚嘗讀三國志切有慕於諸葛武侯之相業一曰開誠

心二曰布公道然後喟然嘆曰此眞大臣之用心古今輔相經論之業不出乎此矣自夫心之不誠也捨經從權而天下疑其欺自夫道之不公也守法任怨而天下疑其私為國家之大臣而至使人疑其欺與私則國家何賴焉故欺者誠之反公者私之對使其心果誠也則出身任責廟謨獨運而天下不以為專使其道果公也則汲引善類布滿朝列而天下不以為黨嗚呼去其欺與私而存其誠與公此則格天之事而大臣之法也

策題 高祖開基蕭曹為冠人為蕭之當國曹之相齊皆有隙之餘也及相代之日何之所舉者參之賢參之所遵者何之法同心相知安漢海内是二子皆有餘於量者也民田之洿飲醇之朴奚其貶孝宣中興丙魏有聲人謂相之嚴明吉之寬厚氣稟之不同也及當軸之際吉之所薦引者惟相相之所推重者惟吉寬嚴相濟終始無間是二子亦有餘於量者也科瑣之煩嚴毅之過奚其損玄齡善謀而不以謀自居如晦善斷而不以斷自持此之斷必公乎己之謀已之謀亦資乎人之斷二人之量蓋物我兩忘之矣避譴之歸御史之責未可執此病之也崇以適便自居璟以守正自任常情如此則適便者必以守正為迂守正者必以適便為詐至崇之退相也所薦舉者惟璟璟之為相也所推重者惟崇是二人之量心跡相孚矣受饋之譏搭錢之擾未可以此議之也慶曆間文富二相並命制下之日縉紳慶以為賢於夔卨而

求其所以為相業者惟一公心而已元祐初司馬公入相衛士以手加額而遼人相戒以勿犯邊然求其所以為相業者惟一誠心而已恭惟皇上躬攬大權擢命賢相鼓元氣以雷域中騰百川以雨天下此其時乎四海蒼生翹首以徯太平之治前乎此也無一而非欺無一而非私夫今而後必無一而非誠必無一而非公矣然則大臣之事不出於開誠布公而已　何者天下非吾身外之物也一物之失所吾之隱憂也一事之失稱吾之愧負也由是而充之開誠心布公道疇咨俊茂察納讜言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賢共圖之危者可使平也否者可使泰也道德可以成風俗智略可以興事功威重可以寢非望舉天下之大皆可使之拱挹皆麾惟我之為聽而何守法革弊之足云哉

後之竝相者不失於疑則失於忌養望則忌其名得君則忌其寵進一人也則疑其植黨立一政也則疑其侵權甚哉疑忌之為害也以許靖之美也而間諸葛以遂良之賢也而讒劉洎疑忌之心一萌朋邪之禍必甚其大者誤人之國其次者自誤其身

事料 周成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書　唐房玄齡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本朝太宗咸平中上語宰相曰同官之中多有不和

政爭亦失於商確或成一事則昨是而今非不若商確一定從長而行編長仁宗時韓琦爲相范仲淹富弼同在西府琦與之上前辨論如爭下殿不失和氣論者謂三人正如推車其心主於可行言行錄神宗熙寧二年富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上曰執政誠當不執已見惟求是而已編長蘇洵云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若夫衆人致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六

萃新門

申敕官刑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士習徇時者三〇人心渾厚風俗純一時則士大夫之心閑於禮而自安朝廷清明憲令振肅時則士大夫之心循於法而自守禮維不張法防後撤時則士大夫不知愧耻不知畏飭而蕩然於禮法之外矣嗟夫風俗之美惡士大夫爲之也士大夫之風俗世道使之也夫素絲謹羔羊之節衍樂遵鴻漸之儀雍容乎三千三百之中折旋乎規矩繩尺之內此上焉以禮自安而無俟乎法者也此三代而上盛時之士也國有經制動知所遵承朝有彝章恪謹乎操守左繩右規昭然日星之不可欺也綸言渙號信如四時之不敢渝也此中焉以法自守而不悖於禮者也此三代而下平世之士也若夫蕩跌於繩墨而視名檢爲拘囚踰越於憲章而視律令爲何物則夫俗流失世敗壞吾甚悲夫世變之至此極也然則脩明典禮昭揭憲度必使繩繩而不紊斷斷而莫移爲人上者烏得而已諸尚可執寬大之說而聽其縱肆之情廢振飭之典而便其跌蕩之趍乎

禮立則法與立〇所以防範斯世者在乎禮所以維持是禮者在乎法蓋禮者法之所由立法者禮之所自行禮猶規矩準繩而法則方圓平直之不可踰也禮猶權衡尺度而法則

輕重長短之不可越也禮立則法行禮失則法廢欲士大夫之守法可不使士大夫之知禮乎是故人能以禮自律也則盡瘁事國朝夕靡遑徇國忘家夙夜匪懈崇羔羊之節厲氷蘖之操畏禮義如畏三尺而清議所臨甚於芒刺推是心也其敢徇情以撓法乎其敢舞文以弄法乎又其敢誣上行私以自褻其法乎操履持循眞可以對天地質鬼神矣或者不能以禮自防也則侈心一生而簠簋不飾者有之欲心一動而苞苴肆行者有之當其醉醲當饑飽鮮褻帛櫃金笑與祿秩吾身跌出於防閑之外則雖金科玉條爛如日星亦將無復畏忌矣故人情茍徇公議何恤私意可行物論奚顧毋怪乎以私而害公以情而敗法也是以古昔聖人崇節儉以厚風俗明理義以淑人心汲汲而不敢緩者非特為是禮慮也亦所以為是法慮也

稽古偉議 三代禮法兼用○夏之道渾然而誠確商之俗峻厲而激發周之政忠厚而優柔隨時補弊雖不同術禮下馭臣皆有定權且求賢則當饋而起聞言則下車而拜禹之遇臣此心也求彥於昧爽之時聘士於有莘之野湯之遇臣亦此心也嘉魚推樂與之誠卷阿示亞體之意成周聖人亦此心也然數聖人之傳心固在此而亦未嘗無傳政者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彼三代獨能廢法乎故政典之立不貸乎先時後時之誅官刑之制不恕乎三風十愆之戒與夫周官董正之一篇冢宰馭臣之八柄禹湯此政也成周亦此政也夫以三王盛時君臣相與之際豈不能一以忠厚而猶時出震厲之術陽春之噓濡雪霜之凝慘天地成功固應爾也

商周先禮後法○有商盛時以禮制心之道作興于上而居官涖職者周旋於經制之中固不待上之人維持戒勑之嚴也酣歌常舞姑為有位之防貨色游畋預致滛風之戒此蓋立禮之大防而法其末也蓋至于周不惟教中以防偽而八柄詔王所謂誅以馭其罪凜然秋霜烈日之嚴矣當是之時百僚庶尹罔湎于酒而以欲敗禮者無有也無載爾偽而以私壞法者無有也然則禮以防其微而士大夫操履之純正者初無用於法法以制其流而士大夫畏威而寡過者自默循於禮蓋出乎彼則入乎此入乎此則出乎彼也

法祖嘉猷 本朝四維之化○國朝以儒道立國受命之日五星聚奎識者知其為文明之應自是以來儒先輩出相與講明斯道以淑天下士夫之心鳶飛魚躍孰不以禮義廉恥自將故授以翰林而辭翰林授以樞密而辭樞密是何進退之有禮也西夏之難劉平以罵賊卒蠻儂之變趙師以叱賊死何其死生之有義也官居鼎鼐而無樓臺之起身平江南而惟圖籍之載上而為將相者其廉若此況其下者乎羅元之禁卒不忍張虜人之軍以誤主將長安之鐫工不忍勒元祐之碑以辱司馬公賤而為兵若工者其恥若此況其貴者乎是則上自廟堂下暨閭閻莫非禮義廉恥之俗也豈非祖宗

扶持道統天涵地育之效歟

先朝禮法興化○洪惟本朝聖聖相承以禮維人心於文明之運而且不廢法以檢制人心於矩度之中禮書修於列聖之盛格令備於累朝之修上下持循中外遵守所以扶持國祚於千萬年之久者此其具也故先正諸公類皆㢘勤自將公忠自律不聞有戾國家之典憲者作帥成都龜鶴自隨來知陝州厨傳頓省清規如此固無敗禮之失矣抦及吾門抑而不進內降求恩卻而弗行公正如此固無害法之患矣茲非後人之軌範乎

時文警段 貪風已成之弊○朝廷不聞有去貪之政郡國不聞有劾貪之章士大夫不聞有惡貪之談論幾年於此矣聖天子躬親庶政總攬萬機詔旨風行刑威霜凜而後天下曉然始知㢘爲可尚而貪爲可鄙嗚呼此何等習俗方且醉生夢死於其中而不知不覺蓋其始也小人爲之中也中人爲之終也則舉天下爲之矣始也猶畏人知之中也猶畏大吏知之終也則不復有所畏矣苞苴踵來賂遺坌集旣溺貪吏之餌官以賄受郡由貨取遂有貪吏之種脂膏自潤囊槖日豐徒肥貪吏之身痛入肌膚怨歸骨髓延稔貪吏之毒嗚呼其禍烈矣

禮刑相爲表裏○禮之與刑相爲表裏者也天秩天討相待而行者也格承否威盛帝不廢以道以齊聖人格言非禮制無以防範人心非法令無以糾齊人心必於是而申明振飭之一時扶偏捄弊之術其足以勵忠厚之體哉彼其以縱敗禮者既徹冤旒之聽則小懲而大誡之其將何辭以自惜至於以私害公者大明黜責以厲之則其罰豈容佚邪如是則自礪義㢘恥之心者芒負於縱禮之過而觀三尺憲綱凜乎如斧鉞之在前矣懲其一以勵其餘棄其舊而作其新使之畏於法而作於禮由於禮而合於法則人心之渾厚風俗之純一于以復上古之風亦奚難者

貴士所以貴國○楊雄有言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古人所以貴其士禮其臣者獨能使之以理義自閑而無冒法未嘗俟其出於禮法而御以刑法也後世往往取不能無犯法之人而列諸位則不免以法御之矣吁御之以法非國家之利也盍亦使之而自制於理義歟理義君子之大閑身與國相爲重輕者也斯人也以道德自修以功業自任隱然爲天下國家元氣之流行豈規規然慮其禮法之不守哉

綺語騈珠

爲國以禮非禮不立也立者可以仆乎

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肥者可使瘠乎

名教有樂地何逐利而忘義　聖帝明王經制大備

王道皆坦途當習是以勝非　卿士大夫禮法是遵

嚴刑重令假之以勵法禁也　禮經法則乃名教之大防

學古明道安之而由禮典也　制度紀綱亦天理之攸寓

官刑之制具訓有嚴非少恩也 寬仁忠厚國之體也
常刑之用斥絕弗貸非過苛也 禮義廉耻士之維也
大也爲之防人猶得以踰之而名教之防人自莫踰
嚴也爲之禁人猶得以犯之而禮法之禁人自莫犯
俗流失世敗壞非能蠹天理也不能終勝天理也
棄禮義捐廉耻能害人心也不能終亡人心也
恐懼於不睹聞之地而心君之防甚於禮之防
存養於未梏亡之時而心官之禁甚於法之禁
存典憲以維士習不如相安於義理之中
設防範以網世治不如相忘於名教之內
酣歌常舞徇皆游畋非士習之美行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乃建中之大德

當今獻策 惟守禮則畏法○國家以理義淑士大夫之心以仁厚養士大夫之氣又以禮貌養士大夫之望爲士大夫者宜知所以自重而近世爲士大夫者吾切惑焉禮不可越而以縱敗之法不可紊而以私害之猶勤奏牘之上陳至使刑辟之忍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清明之朝夫禮法貴於並行公私不能並立節操不勵則曲法徇情之患生防檢不嚴則夤緣請托之路啓禮之亡法之所由廢也誠使士大夫能如楊震之公廉清白祭遵之克己奉公無一毫縱欲之念則豈不能持守法度使造請者不敢干以私如裴垍之用心乎豈不能清談終日使干以私者聞言而自愧如楊綰之清節乎若是而猶以私害公愚未之信也

當嚴贓吏之法○嘗謂養雞者不育狸牧獸者不育豺植木者去其蠹保民者誅其賊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漢法贓吏禁錮子孫唐制贓吏杖殺朝堂懲奸去惡不可以廢近歲以來政刑不修貪奸愈肆昔猶畏人之知今則彰彰然自詫其能矣昔猶巧爲名色以掩其迹今則白晝攫金無所顧忌矣遂使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赤子之彫瘵日深貪吏之侵漁愈急欲望民聚之效豈不難哉

當嚴理義之閑○風俗日趨士習日靡計得失於毫釐之末爭虧贏於圭撮之上苟且乎熱名之會誇誕乎利祿之場乎何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乎吁其如脂而如韋乎其媚竈而媚奧乎其與雞鶩爭糠粃乎其能騫遷洪鍾啓斯世之盲聾乎其與波同流隨輪轉境而方寸之宇宙蹙狹刻削乎且吾天性本固有也吾物則本純懿也何至使人慾滋熾天理滋絕而上徹冕旒之聽下勤奏對之煩也何至驕奢淫逸私自宴安以廢禮法而邊鄙未寧之不及憂也何至賄賂爲市私自豐殖以廢禮法而盜賊未息之不及念也何至廣宮室妻妾之奉私自般樂以廢禮法而民生未蘇之不及憂也又何至苟且謀身容諛取悅以廢禮法而泯然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也故曰理義君子之大閑也人主之用人要亦辨於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刑法不預焉也其華卿士大夫習尚

之弊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生意收結在褒廉而黜貪〇毋亦察夫吏之薄於富貴而安於命義者尊而寵之以激天下愧耻之心可乎即大吏之篤於守道而樂於居貧者超而用之以勉天下愧耻之心可乎夫有意於懲貪而廉者未嘗用則彼亦何愛而不為貪也立法以黜汚而清者未嘗褒則彼亦何顧而不為汚也不然愧耻之心不生雖遵祖宗舊制而杖李瑶是一李瑶而止也貶趙礪竄李羡是一趙礪李羡而已也果足以大變其俗哉昔者張武受賂文帝所當誅也而反賜之金長孫受財太宗所當罰也而反賜之帛文帝太宗果何見哉豈非所以作其愧而勤其耻邪人而知所愧耻則寧為首陽之餓而不肯為季孫之富矣尚何贓吏之足憂不識執事以為如何

禮法所以律貪〇雖然禮法之亡心術之不正也心術之偏學術之不明也中庸之訓在於謹獨士大夫而服膺乎此則知戒謹恐懼之或間流為小人之無忌憚矣其可以縱而敗吾之禮乎大學之教曰毋自欺士大夫而銘心乎此則知暗室屋漏而有愧不逃神明之照臨矣其可以私而害國之法乎學術既明心術自正以此脩身以此事君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固本原之論執事以為如何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刑不上大夫禮記曲 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所以體貌大臣厲其節也賈誼傳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汚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同上

歷代事實 舜鞭作官刑書舜典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征胤 湯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田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伊訓 周太宰六典五曰刑典以刑百官以八法治官府六曰官刑以正邦治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又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小宰令于百官府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大司寇四曰官刑上能糾職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六曰議貴之辟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二曰官禁並周官 漢武帝元朔元年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本紀 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坐刺語誅元帝紀 諸葛亮奏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宜付有司論其刑賞出師表 唐高宗時魏元忠言刑正則君子勉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強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罪止削除漏網吞舟何以過此本傳

皇朝典章 太宗興國二年詔曰尚念戰爭之後頗虧廉耻之風雖在搢紳之間猶玩錐刀之末乃至奉使郡國作鎮藩方

罔守不職之言親與細民爭利宜申約束以勵潔廉會要興國八年作戒諭辭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　眞宗咸平二年上曰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於進用者浮薄之風誠不可長乃命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　仁宗天聖九年詔曰公卿大夫所宜勵名節以厚風俗而或枉己以正名行險以沽寵詆誣執政干擾有司藩方多所徼求使者弛於刺舉營私冒祿朕焉嗤何凡在位之臣其務修警毋流邪枉以速邦憲　英宗治平二年詔曰內外因循惰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赤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幸其進又沽飾名譽以徼所知夫儉默苟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者無以勸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續長編紹興二年詔曰繼今小大之臣比各同心體國崇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蔽眞典刑會要七年勑榜朝堂曰自今內外之臣毋尚浮華毋崇虛僞毋苟歲月以棄時毋事空言而廢務協心戮力竭忠畢慮以成今日之治有功則賞失職必罰會要孝宗即位詔曰咨爾分土之臣毋滋獄訟毋縱吏奸毋奪民時以事土木毋掊民財以資餉遺有一于此必罰無赦　乾道六年詔曰屬者訓告在位申飭檢柙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百執事之間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滋使文自營以爲智模稜不決以爲能以拱默爲忠純以謬悠爲寬厚隆虛名以相尚務空談以相高責之事則身媮激之言則氣索曾微特立獨行之操安得仗節死義之風或不從朕言罰及爾身弗可悔同上

先正論建○陳亮上光宗曰比年以來士大夫趨向往往甘於苟且溺於卑汙爵祿是慕義命有所不安貨財是黷典章有所不畏且贓吏之禁成法具存揭若日星昭然甚明然猶有冒三尺而不之顧者蓋其好利之心太勝而未能遽革也臣願陛下奮乾之剛用夬之決罪狀昭白者即嚴賜誅斥明示勸沮以風厲天下

文集菁華　東坡云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今亦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

申敕官刑二　以貪墨有誅立說

東頭　鼕鼕打五更謝令推不去此非吳縣之謠乎狗吠何喧喧使君要覓錢此非廣漢之謠乎甚矣貪吏之見疾於民也苞苴民肌髓也囊槖民膏脂也竭萬姓錙銖之積以贍一夫谿壑之求使鄉閭里落之間汲汲然應上之需而不足以贍何其忍而不德耶蓋自公道不行爲吏者懷金可卻而權門餽獻不可無篚簋可飾而過客廚傳不可闕以有限之俸而

應無窮之需不取民而何取哉若是則下錢之送惟恐其不
多生魚之獻惟患其不數雖欲廉而不暇矣君天下者欲戢
贓吏以蘇吾民必有清源正本之道矣
策段 且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在帝者之世似若未害治也虞
舜斷目然之以凶族而亟去之者何也厚遺左右求以譽在
位者之世似亦無足怪齊威王斷然召之而烹者何也此無
他貪惏掊刻之徒不足以禮義廉恥化也借一人以令天下
而天下之人無所不畏吾何憚而不為之耶
祖宗以寬仁治天下而獨於吏之瀆貨受賕者必繩以法令
人販易自今觀之若可宥也而大者寘之極典小者不免於
除籍犯法配隸自今觀之若可矜也而特詔遇赦不得放還
已放還者不得敘用范航以贓敗流竄之罪既加其身矣而
其子且不免於鐫職鄧栩以贓敗元祐遺直嘗念及其父矣
而其身卒不免於編隸惟其貪濁者之有所懲故清介者亦
有以自見
粤自權貪當國聚斂積實十倍緡雲掊刻多藏而踰崔烈郡
縣私獻無非具載之珍剎第穹沉半為設獄之所護疸巖帥
幾於受瓊弁而僨軍沉痾寵倖幾於受女樂而曲獄為之贗
大者或受伯石之邑邀其城社者至澤慶封之車近而化之
則殉于貨色者有位卿士也獄貨惟寶者百官族姓也遠而
化之則惟貨惟來者有邦有土也揔于貨寶者世臣子孫也
上下交征心術壞爛亦幾年于茲矣

近歲皇上月正元日親灑宸翰申飭官刑訓廉一銘貪風是
戒凡有臣子自宜洗心易慮體朝廷厚待士大夫之意而亦
以厚自待可也而貪風未革吏習愈偷邇者至煩奏牘按贓
墨以上聞聖慈奮威斷以親決一二搢紳之士冒為民望之
所瞻者一旦重置刑辟嘗列仕路之清班者一旦遽嬰木索
皆其自取耳豈我皇上天涵地育之德獨于此輩而忍之哉
夫刑不上大夫自是國朝愛士大夫之仁也上以禮義廉恥
待其下自是我朝勵士大夫之化也而敎之不遵冒禮干法
黷貨殘民為民而戢吏亦所不得已耳
事料 縉雲氏有不才子冒於貨賄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
至堯流四凶族左文十八年 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為之聚斂而附
益之子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 漢張武
為郎中令受賂覺文帝賜金錢以愧其心傳本 唐太宗疾貪吏
痛懲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吏受縑帝怒詔殺之裴矩曰吏
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即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
長孫順德為驍騎將軍以受賕為有司劾帝因賜帛數十
愧之傳本 元載縱諸子關通貨賄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
上書 大曆間帝遣吳湊收載係政事堂詔劉晏等訊獄籍其
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陸贄論裴延齡
姦蠹書延齡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
支應微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賄賂公行 誠本 昔子貢孔堂
高第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貪貨杜預 亦以受餉見疵

杜黄裳傳 德宗朝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
宦官武將得以籍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
亂天下豈非欺罔耶 唐史 憲宗朝潘孟陽所至飲酒游山多納
賄賂上聞之罷其度支監轉運副使 唐史
本朝太祖建隆元年商河縣令李瑤受贓杖殺 八月永濟縣
主簿郭顗坐贓一百二十萬棄市 三年廣濟縣令李守中坐
贓決杖配海門島 眞宗祥符元年晉城縣令王琰 縣主
簿苗文思皆坐枉法受賕抵死詔刑部以其事告諭天下
仁宗天聖二年工部侍郎知徐州李應機貪暴不法上曰外
臺耳目所寄當職廉言咎將誰執詔轉運使劉明恕李允元
提點刑獄尚霖郭位特免勘各贖銅二十斤 慶曆四年錢
仙芝貸命決配沙門島坐知秀州受枉法贓罪當死特貸之
建炎四年高宗曰祖宗時贓吏有杖朝堂黥面刺配尚為輕
典若是贓吏不須問文臣宗室但倚苛虐掊克吾民須重與
懲戒又曰贓吏害民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贓吏
死徙未嘗末減今雖未欲誅戮若杖脊流配不可貸也 二十
七年詔曰昔成湯制官刑以戒有位徇貨之愆時謂淫風臣
下不正其刑且墨況犯者哉 並聖政 孝宗隆興二年令後敢有
受財為諸兵將營求差遣贓滿者當以軍法從事 隆興十年
詔曰若乃貪饕無厭與貨為市漁奪百姓侵牟下民有一於
斯足秕邦政今後命官犯自盗枉法贓罪抵死者籍沒家財
取旨決配 並聖政 淳熙六年御筆付辛棄疾曰官吏貪求自有常
憲[illegible]不肖皆共知今已除卿帥湖南毋憚豪強之吏當具
以聞有誅賞而已 並聖政 孫洙云古者畜馬代冰之家不畜雞豚
牛羊其厲廉耻如此之嚴也今高冠大裾而謀貨利者天下
紛紛也孰謂弁冕之下而皆賈人乎平日坐官府據案几生
[illegible]譫如出擁車騎夾以吏卒呵道遮列眞若雍容知耻者一
日去適他郡探囊橐市取貨產手計心畫刻剝奇贏舟水陸
車轉輸千里盜關市之征奪商賈之息奸利如此而復付之
郡縣寄以吏兵責以治行廉清甚大謬也

中敕官刑三 以嚴酷有禁立說

策頭 能宣德澤吏有政績紹興天子必欲迁擢以勉其吏循
良老成可為靜重嘉定廷紳必欲崇獎以待其吏夫循吏吏
也能吏亦吏也吏患不循也亦患不能也循者可用能者亦
可用何必有循能之分也蓋奉法循理愛民厚俗者可以為
循吏治劇剸繁摘奸發伏者可以為能吏優游和緩者可以
陶忠厚之風嚴厲振發者可以責事功之實無循吏則無雍
雍之善化無能吏則無赫赫之治效有天下國家者其可一
日而無循吏一朝而無能吏哉

策段 昔者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及興兵盡殺
之乃止則寬不可為也後世亦有以寬而廢治者周孝之陵
遲元帝之優游德宗之姑息是也魯以野晉御馬而窮其力
顔淵觀其故而知其失[illegible]廢人以馬敗屈則[illegible]不可為
也後世有以猛而[illegible]治者嬴秦之強暴宣帝之刑名武后之

羅織是也善乎夫子有言曰政寬則民慢政猛則民殘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苟得其中寬而有制威而不猛則可以爲治矣

國體以良吏尊國事以能吏集良吏之進也以德則可久以業則可大禮義由之而出紀綱由之而正風俗頼之而善朝廷頼之而重能吏之用也隨時而酌宜因事而制變議論待之而通蠹弊待之而革機務資之而成績用資之而遂由是而論則知良吏之與能吏要不可以偏廢我朝吏治烝烝良能並用以良吏見嘉於太宗朝者錢若水其人也以能吏見用於眞宗朝者張詠其人也者百年間登進善類分別表著良吏既已登庸選用才智參錯中外能吏亦復在職故宜當代之治超越乎百世之上而不可企及者非職此之由乎

嘗謂物以罕得爲貴事以罕見爲奇史氏之紀循吏亦猶是也夫堯舜三代之時吏未有以循名者非無循吏也擧天下而無非循吏也於吏之中而獨表其一二以爲循則其不循者多矣麒麟之異於走獸也凰鳳之異於飛鳥也所以爲人所貴者以其時少耳嗚呼孰謂循吏乃至爲後世之麒麟鳳凰乎故吏以循名非盛世事而實自迁固始史氏之寓意深矣

近年以來吏治以嚴而濟不嚴則坐罷軟不勝任之譏吏名以能而顯不能則受闒茸不稱職之罰蓋今日上下中外之遞相督責者以苞苴賂遺爲急而苞苴賂遺之所從出者以侵漁雄剥爲務雖有國計歲貢之額適爲挾公遂私之資於是文移急於星火誅求及於骨髓稍有不辦即嚴刑重法以從事雖破家滅門鬻妻賣子有所不卹聖天子嘗於月正元日渙發德音寓之箴銘用垂勸戒吏聞斯言當以聖天子卹刑謹罰之心爲心而愛養吾民毋以國計歲貢之額而暴征苞苴賂遺之貨至於嚴刑重辟以殘民矣

事料 甯成武帝欲用爲郡守公孫弘曰成爲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爲關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値甯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傳） 張湯以峻文深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食貨志） 嚴延年爲河南守號曰屠伯（本傳） 郅都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本傳） 李林甫當國陰造大獄引吉溫羅希奭爲奔走推鍛詔獄溫與希奭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網（酷吏吉溫傳） 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酷吏傳）

本朝眞宗祥符七年上曰聞陳堯咨用刑峻酷關中近方豐稔不宜嚴急詔曰決湨濟之不若省刑安之乃副朕意也（續長編） 仁宗慶曆四年上曰如聞諸路轉運按察提刑發摘所部（官）吏細過務爲苛刻使下無所措手足可降敕約束之（同上） 高宗詔與三年詔曰應爲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仍劄付臺屬憲臣常加檢察（聖政） 孝宗乾道二年内降詔曰獄重事也

用法一傾其平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幸免而不辜者罹酷朕甚患焉卿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以當罪 淳熙四年臣僚言今日郡守為民害有二掊剋慘酷是也會要

申敕官刑四 以法行謝近立說

策頭 轉移風俗在人主維持禮法在大臣蓋士大夫風俗之樞機大臣又士大夫之表率田蚡受韓安國金而脫之罪詈則盜鑄金錢於下者吾何尤丙吉喜陳萬年之候謁而畀之御史則造請不避風雨於后者吾何怪公孫弘揉木阿意黃覇鶡雀受欺則轅[illegible]之[illegible]口之僞吾又何責大臣士大夫之望也動以禮法自持[illegible]不言之化將自有以淑士習於禮法之歸否則雖道之而不吾從矣勵以名教自檢則躬行之實將自有以約吏治於名教之趨否則雖令之而不吾應矣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孟子曰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士大夫之俗守官箴要非無故而自爾也

策段 人主堅一意以為轉移風俗之機則大臣當端一身以為倡率風俗之助蓋大臣居具瞻之地能為風俗者也惟清則可律貪惟靜則可止競惟剛則可立懦惟誠則可去僞反乎是則為風俗所化矣國朝崇重大臣謂其以身而表率百僚者也故先正大臣感上人待遇之厚而所以自待其身者亦厚在向文簡公進登端揆門無賓客廚傳蕭然其不敢以欲敗禮者如此則人誰敢徇私以廢禮乎在司馬文正公身居相位立朝行已俯仰無愧其不敢以私害公者如此則人誰敢徇情而壞法乎此所以無愧於具瞻之任也

惟我國朝名公鉅卿經明行修皆知為風俗之地英君誼辟意喻色受不難於轉風俗之機庫無羨錢室無奇玩則夷齊之高潔也迁官受賜嘗有愧色則皋夔之辭遜也志伊尹之志則天下為憂大節不屈學孔孟之學則終身力行惟誠一字居是時也秉鈞當軸繩直準平而垂紳搢笏於中外者亦風行而草靡矣一麾帥蜀琴鶴自隨如之何而不清高從游政府書問不通如之何而不恬退使者趍召事以實對孰為欺謾陝西小警勇欲自効孰為偷惰揖清風薰盛德不知幾人矣此其來豈一日哉

聞士有犯科舉之禁而刑之者矣未聞縉紳間有寡廉鮮耻薄於孝弟而寘之其刑也聞吏有以奏對不如旨而斥之者矣未聞朝著間有諛言諂行偷合苟容而聲之其罪也將帥之不法亦嘗有意於用刑矣然疏遠者及之而嬖倖者多不及也州縣之奸贓者亦有時而按發矣然無援者及之而有援者多不及也況行貴近豈其然乎

自近年以來當國大臣怙恃君恩不恤清議假朝廷之官爵而應副知已之干求其清議不予者如何而姑曰不足責特不過一知已之私庇耳託邊屯之供餽而增加科斂之名色其清議不許者如何而如曰不足議特不過一科斂之太擾

耳因國用之築底無措而浮鹽抑買牙契拘收其清議不容者又如何而亦曰不足病特不過一開利源以遺患耳最是父子之愛天性也父子之親天倫也而悖禮踰法之事乃暴著於家庭父子之間有閭巷小人所不為者而安於為之至為清議之所深責而亦不知羞恧何為者耶若是則欲申厲人臣之禁吾請自大臣始

事料 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左文十八年) 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家語) 惟周公位冢宰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書蔡仲之命) 齊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者於是人人務盡其誠(史世家) 陸贄云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奏議)

本朝孝宗乾道元年上曰國家法令多寬官員犯罪遇赦皆原只緣得以下人可特與勒停 東坡云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者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措而不用云云 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六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

醉新門

消弭災變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三才反常為變○方今天下之變極矣大凡事以反常為怪物以反正為妖人主以一身為三才之宗主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寧王侯得一而天下平故三光全寒暑平四時運行六氣順應是天之常也一或反是則為天之變矣車同軌書同文四海一家九州一統是地之常也一或反是則為地之變大小德役於大德小賢役於大賢華夏全其為華夏夷狄安其為夷狄此人之常也一或反是則為人之變矣故在天非必虧盈益謙顯然於曆數之有歸而後謂之變證也凡日月失行星辰離次風雨愆期雪霜乖候皆厭亂興治之兆是天之變證也而何不祥如之在地非必變盈流謙昭然於版圖之有屬而後謂之變證也凡一家文軌中偶華夷萬里山河半分南北皆久離將合之兆是地之變證也而何不祥如之在人非必惡盈好謙灼然於榮貴之來至而後謂之變證也凡紫色蛙聲餘分閏位為淵驅魚為叢毆雀為帝王之毆除者皆去暴從仁之兆是人之變證也而何不祥如之故聖王中天下而立為三才之宗主在天欲其有順證而無逆證也在地欲其有合證而無睽證也在人欲其有治證而無亂證也識以身之所關者甚大而顧不得不以三才

之責而自任也

德致三才之順○知德隆則晷星之説則知惟德足以消在天之變知有德則易輿之説則知惟德足以消在地之變知謹德則咸賓之説則知惟德足以消在人之變夫德者天地人之所以立也在君則為君道之常經在天則為天道之常運在地則為地道之常勢在人則為人道之常分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四時行百物生人曰天道之常然也然孰使之君之德實為之也六合之同風九州之共貫土地闢田野治人曰地道之常然也然孰使之君之德實為之也百蠻之向風四夷之來王內憂之變不作外侮之虞不形人曰人道之常然也然孰使之君之德實為之也是知有德則天道順其常有休而無咎也地道順其常有合而無離也人道順其常有治而無亂也和氣致祥德其和之聚乎國家將興必有休祥德其興之本才德之所用也大矣

立三極之道三○融貫三才在君心感通三才在君德經理三才在君政自古天道不能常休而無咎不可諉諸數之適然有轉咎為休之機地道不能皆祥而無妖不可諉諸氣之偶然有變妖為祥之理人道不能常泰而無屯不可諉諸時之使然有易屯為泰之法君以一身任三極之責心立而德立德立而政立政立則一轉移間可使三極胥協於極矣湯桑林之旱〻出郊之風天道之變者可常也否則乾封旱六月霜陰或干陽陽或從陰天之不常誰為之耶復龜陰之疆返輿圖之地地道之變者可常也否則陽樊割闕田爭柔氣反怒剛氣反懾地之不常孰使之耶降弗率之崇格不恭之苗以道之變者亦可歸於常也否則會戎于唐通吳上國仁莫勝暴義莫勝非人之不常孰使之耶

稽古偉議 推原三才之初○昔者洪濛未判太極渾淪當是時也孰為天孰為地天地且未奠位也而又孰為人逮夫太極既判兩儀生焉穹然而在上者為天隤然而在下者為地兩儀奠位五行順布由是而人物生焉中天地而處者為華夏環邊徼而處者為裔夷此天地人三才之所以分也抑天非穹然在上而已天職元氣而無不覆幬者天之職也地非隤然在下而已地職元形而無不持載者地之職也人非雜然中處而已而中國之尊四夷之卑以內統外以卑戴尊者人之職也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本有常氣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剛柔本有常形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仁義本有常分也天以常氣運於上何有於失常之變而為咎證地以常形麗於下何有於失常之變而為眹證人以常分處於兩儀之中何有於失常之變而為亂證一是自然之順而已

帝王成立三才○昔者三才之既立也而天何以全其所以為天地何以全其所以為地人何以全其所以為人而天地人所以全者緊聖人是賴而太古洪荒以來之聖人成立三才之功雖間見於書史載記之闕誕謾不經不必語怪可也逮至中古帝堯出焉夫子著書斷自唐虞始於堯典一編具

戴陶堯植立三才之功日月星辰上而天道以之立焉方隅坤維下而地道以之立焉人民夷夏草木鳥獸中而人道以之立焉是堯之功不可尚也而一聖人之功既往又一聖人之功從而續焉夏后氏嗣唐虞而興唐虞夏父子一家而治者也唐虞夏帝王殊號而治者也夏后于其植立三才之功而接續之功之續本於道之續精一執中是其中之同也授受一道是其道之同也故述其功者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德之懋非中之執道之受乎皆其所以植立三才之大本也

法祖嘉猷藝祖以順致順○共惟我宋藝祖皇帝受命立極而扶植三才之功上繼帝王而無愧日之重光星之重暉泰階之平乾符之靈藝祖以之而立天道也濟岱以東交趾以南雍梁以西燕冀以北藝祖以之而立地道也蕃戎之國係以羈縻淪陷之民思令返正藝祖以之而立人道也而尚慮三才之寄非有莫大之德不足以終其事也而仁之為德方盡其所以植立三才之大本焉天應早生之祝天之立我藝祖也以仁渡河畫鞭之誓地之屬我藝祖也以仁橫遭鋒鏑之悼傷及爾生路之惻怛人之歸我藝祖也又以仁而藝祖又以仁德之盡曲全其所以扶植三才之功故五星之聚文明開運天道之順其常也何如一統之勢版圖皆屬地道之順其常也何如獷夷強虜厥問不殞竄髮遐荒稽首歸戴人道之常順其也又何如

高宗銷去厄運○恭惟高宗皇帝再造中興當其初也乾文示變晝驚夕惕是天道之失常也坤維不靖内詛外訌是地道之失常也華夷大分冠屨易位是人道之失常也將聽之自然而已乎抑將反而盡其所當然乎如將聽之自然則三才之助順者皆漠無足恃如將反而盡其所當然則人君之所以致順者宜何如而盡之高宗皇帝立國冰泮艱以復濟自其敬天以誠凛凛乎當修人事之語無非所以致天之泰也保地以守汲汲乎大作規模之言無非所以致地之泰也懷人以南北兼愛俛首屈意於金虜之和以待其定無非所以致人之泰也雖其初年休運未即如意而持之以堅忍修德為善秉志不衰卒致休運之復泰道之升三才之寄得所依賴而無負矣

持文警戒殷憂所以啓聖○天下之事否泰之相乘剥復之相因治亂之相仍循環無端不容究詰人主以一身處三才之間上而天道由之而立焉下而地道由之而立焉中而人道亦由之而立焉而可能必其在天者有泰而無否也在地者有復而無剥也在人者有治而無亂也苟不幸處三才之變毋亦惟盡人事以銷去之爾泰而俄否復而俄剥治而俄亂國家百有餘年昇平之後而適丁此不如人意之事天反常而為乾符之示異地反常而為坤輿之失馭人反常而為羌醜之干正冒幾何年而他等變證皆備見之也然既泰而否亦烏知不否極而復泰乎既復而剥亦烏知不剥極而又

復乎既治而亂亦烏知不亂極而仍治乎泰不生於泰而生於否復不生於復而生於剥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造化無端陰陽無始人主亦盡人事以立三才之極焉斯可矣

弭變在於正心○古人處逆境不堪舉目之事不于其事爲處而圖之必于其本源處而正之本源所在莫要於人主之一心也心得其正則事得其正事得其正則貫通三才莫不得其正故正心誠意之主不過以吾之性天而調和乎乾衎之天以吾之性地而奠定乎坤維之地以吾內閑心寇之功而全吾外扞鄰寇之功此蓋爲天地而立心爲生民而立極爲萬世而開太平何有乾符之不順序坤維之不順執夷醜之不順治者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盡誠而盡己之性以之性且至於盡天地萬物之性一心之用其大矣哉

三才同一和順○三才不可局而言之也穹然而在上者世謂之天舉天而言則日月星辰風雷雨雹皆天之類也隤然而在下者世謂之地舉地而言則江淮河海丘陵墳衍皆地之類也林林然而中處兩間者世謂之人舉人而言則華夏裔夷草木禽獸皆人之類也吾非牽合附會以言三才之類也蓋三才一和氣也天地人一至順之無矯拂也在天有自然之常運吾以和與順而用天之道則天全其天而何乾符示異之有在地有自然之常勢吾以和與順而因地之利則地全其地而何坤維失馭之有在人有自然之常分吾以和與順而正人之治則人全其人而何夷醜干正之有天得其正則日月星辰風雷雨雹一是而皆正矣地得其正則江淮河海丘陵墳衍一是而皆正矣人得其正則華夏裔夷草木禽獸一是而皆正矣和乎和乎和之功其大矣乎順乎順乎順之功其溥矣乎

綸語駢珠

中和位天地孝弟通神明　禍亂之作所以開聖人
篤敬行蠻貊忠信孚豚魚　災異之出所以示仁愛
多難興邦　亨屯而出否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殷憂啓聖　剝蠱而擊蒙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憂先於事事何則憂　修人紀立民極　陰陽順布五行具
事至而憂憂何及事　握乾符闡坤珍　天地變化草木蕃
于其人而不于其天　四時行而百物生　日重光月重輪
于其理而不于其數　五穀熟而民人育　河出圖洛出書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辟土地朝秦楚
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一或失性時予之責　莅中國撫四夷

當今獻策

今日變異可慮○厥今天下何如哉數年以來有大艱危有大拂亂前代之所未必盡有者于我聖明之朝屢見疊出未容縣舉姑以日近之可徵可懼者言之先時之雷亢陽之沴雖損於往者乾符之示異然害猶是天之變也前之屢警大警而不懼今之時微示其警者安知非天之怠於我愛也切意其可畏者尤深於前日淸野之淮隨餓之荆移治之江荒丘之蜀雖就加葺理之規模然猶是地維之失馭

也前之不復經理者固未善今之茍簡經理者安知果能復我金甌之舊業也切意其可慮者尚猶於前日内地之韃外地之韃垂亡之韃新生之韃雖近來無復日前之大侵擾吾中國得以暫安可爲閒暇修政之計然虜情叵測兵機難料醜戎雖斂氷合後來亦安知其終不我毒也切意其可憂者方大於前日 夫是三者皆失常反正之事其爲變患莫大於此然則如之何則可盍亦毋驚毋沮而修德圖政以㽞之也

主上屢變尤多〇切謂聖明當宁以來其得三才之歸向者莫甚於吾君其爲三才之所震拂者亦莫甚於吾君曾記火災者凡數日食星變者凡數旱魃霖潦水災雷電之異者亦凡數而尋常氣序不亟不論焉其乾符之變何可勝言曾記錦城之蜀失險關隘已夷湖湘之守失備山徑透漏荆襄間不復可城淮甸間不復可屯長江外不復可撤控禦而往者三京之旋復旋失者不論焉其坤維之變何可勝言又曾記金虜亂我中華天假手而使就斃於韃韃滅金而侵犯我王略㕘夷我人民虔劉我邊陲蕩搖我封疆殄戮我郊保憑陵肆欺人怨神怒而一二小醜乘間竊發以資我斧鉞者不論焉其夷醜之變又何可勝言然卒亦風休氷釋於不動聲色之頃幸耶福耶正統之足恃耶無亦三綱五常之素正而三才不能外此以有立故雖處變而不敗於變也

盡其弭災之本〇倚不可常者以爲福則福不乃冊倚適然消弭者以爲幸則幸未幾而敗隨之方今天有泰階未平之變地有坤珍未殄之變人有裔夷未順之變此之爲變皆變之大者也非特如瞽史之學指天文地理人事中瑣瑣者以神其推測災祥之驗也是必爲天地人之主者以一身性天之天而仰契其在天之天以一身心地之地而俯臨其在地之地以一身爲人之人而宰制其在人之人則天道順於上地道定於下人道安於兩儀之中而目前無非太和極治之應矣

生意收結 君相同心致泰〇抑回三才之泰者在人主而助人君以致泰者在大臣易之爲卦自乾坤十一變而爲泰諒亦致泰之難矣在天有一象之少差是乾符之示異非泰也在地有一方之未奠是坤輿之失馭非泰也在人有一被髮左衽之民未安於夷醜之定分是夷醜之干正非泰也泰之爲義合天地人交順而後謂之泰然必上下交而志同也必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以開泰之君子輔開泰之人君三才如之何而不泰善乎陳平識爲相之職有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塡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相職之所關如此宜乎輔一人以同致其泰方今聖天子念玉燭之未和而側身修行思所以和之念金甌之未奠而保境息民思所以奠之念夷醜之未順而守衛中國捍防外患思欲兼内夏外夷而一正之上而吾君既以三才之任爲已責下而吾相又以輔佐天子爲已責則木飢水毁之變自是消矣靈關玉壘之險自是全矣裔夷左衽之難

自是不作矣君相以三才而重任其責三才亦以君相有道
而兼保其順草茅何幸身見太平
消變在於建儲○雖然天下之事變非以三才未順與證交
作為可憂抑以三才所係太本未立為可憂歟今三才之大
本伊何蓋非儲嗣之未立天地人矣所憑藉反休祥而見乖
沴耶君觀漢自元成以來權臣擅命而又哀平短祚國嗣未
立當時所謂反常干正之變意者皆為是而作而杜欽谷永
諸人對策奏封之指諸事而不及之由今而觀其懷奸貢諛
息殆有在非忠於漢者也夫易之有震震雷虩虩恐懼致福
者也而有取於不喪匕鬯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之義蓋震
以長子主器而震驚之世尤當急先於此事變至今日何其
虩虩之驚在天在地在人三者皆有反常干順之證是太變
也是大異也抑災沴危皆也而國儲之議言者急矣聖心
淵斷必有所主草茅憂國敢以此策為當今消變弭災第一義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董仲舒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
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
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賢良策 孔光曰天右
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
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本傳 張廷珪曰古者多難開國殷
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為福也唐本傳

歷代事實 成王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漢宣王
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諡法 晉司馬侯曰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
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齊有
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
以為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左昭四年 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
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務三而已一曰
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左昭七年 齊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穢
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左昭二十六年 宋景公
時熒惑守心司星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
宜有動徙之果徙三度史記世家 漢文帝詔曰日有食之適見于
天唯二三執政思朕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紀本
宣帝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遣
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紀本 魏相救掾吏白
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本傳 劉向
封事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
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本傳
梅福曰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
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
也漢興以來社稷之危皆母后之家也本傳 唐魏徵曰夫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遂被郡國
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所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
本傳 陸贄曰日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謂必有變固非

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夫理或生亂亂或資理無難而失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危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傎也今主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尅勵而謹修之躰

皇朝典章 眞宗景德元年上之初即位也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不足煩上聽沆曰少有憂勤足爲儆戒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緩 仁宗景祐四年衆星流散月入北斗韓琦言人事失於下天變發於上惟責躬修德所以除患而福至猶影響相應之速也 慶曆八年帝曰春夏久雨朕日蔬食禱于上帝文彥博曰今景氣登晏實聖德感通也 神宗熙寧二年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富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危亡無幾矣此姦人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吾不可不速救即上疏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熙寧二年上憂旱甚富弼曰陛下能以至誠應天何天必應 同天節罷上壽是日雨弼曰誕日特罷掛觴所以遽動天地 哲宗元祐六年五月朔日食朱光庭上疏請修德應變王巖叟言人君觀天變要當恐懼修省梁燾言銷變之速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 高宗紹興三年詔曰地震蘇湖朕甚懼焉蓋天之降災應必隨至咎爾在位有能應變弭災輔朕不逮者極言無隱聖政 紹興二十一年淮東奏北邊蝗虫爲風所吹而至盱眙楚州界者不食苗稼復飛過淮北仰見皇天眷佑之意陳康伯曰皆聖德所感鄰境聞之當自懾服上曰使其聞之必不妄作矣 孝宗隆興元年胡銓奏陛下憂災避殿減膳蝗虫頓息天理去人不遠上曰朕逐日禱天蝗虫滅安可不致誠銓曰陛下行之不息豈特滅蝗虞亦不足慮 淳熙七年上曰近頗乏雨昨晚方欲祈禱半夜遂得雨可喜雨既愆期朕不敢忽上觀雨笑曰此雨從何處來雄等奏從陛下方寸中來人主一念克誠天實臨之陛下誠心愛民宜其感格如此聖政

先正建論 端拱二年田錫上太宗曰詳延忠鯁之臣詢究災祥之理弭災有道正在此時變沴致祥屬當今日若旱沴不已歲歉相仍盜賊萑蒲伺隙而動狄乘飢寒幸災爲寇則國家之慮實深朝廷之憂不淺也 康定元年葉清臣上仁宗曰臣聞王者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君政有治亂天應有災祥蓋天人相與之際係君德之感通奉天子民義實一體昌治之世未必無災欲治之主能以德應則變災爲福衰亂之世未必無祥庸暗之主德不能堪則反祥爲妖故治亂災祥不可常在德之厚薄耳 慶曆三年范仲淹上仁宗曰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亂必由生何哉紀綱寖墮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無變通則成長

災之患　元祐八年范祖禹上哲宗曰仲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節令不時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於人君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則戒敕之若其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於小異而不敬戒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洊雷震則君子恐懼脩省迅雷風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陛下戒之謹之無忽天地之小異側身修德以銷災變於未然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四海幸甚

文集菁華 蘇潁濱云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為其驗而臣以為不然蓋臣非以為不為災也以為天地之遠而至於為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懊沮而不振以至於是

呂東萊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佳祥而景星慶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為大異而彗孛飛流龜孽牛禍之異次之李太伯曰畏天者昌習天者亡何謂畏天高宗成王是也何謂習天元成是也非所常見而見之必懼懼必畏之情同而所畏不同明王思之以為在德德修而災異銷然後愈知之天之明而德之盛也闇主思之以為在數故任數而不修德德不修而禍不至然後愈知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久出災異以申勑之彼必曰前既無定此奚為哉亦數而已矣災異愈多不懼愈甚耳習於聞心習於思習之久則不聞不見不思焉耳然後上帝之怒不足獨當下延衆庶上累廟社甚可痛也

消弭災變二　以乾符協順立說

策頭 清明在躬純亦不已人主體天之實德遇災知懼側身修行人主畏天之誠意也實德不孚於天變未形之先誠意不加於天變已形之後而徒泛泛然舉故事飾常典則不過為應天之虛文而已矣愚嘗妄論天人之際而要諸人主之身切以為人主有體天之實德則盡其在己而不求其在天有畏天之誠意則因其在天而復修其在己盡其在己而不求其在天者固所以同乎天也因其在天而復修其在己者亦所以格乎天也堯舜有天德出寧之德其德無愧於天矣而勑天命於時幾猶嚴自警之誠湯有一德克享之德其德無慊於天矣而欽天道於永保猶嚴自惕之念蓋體天之實德人主所以對越造化也畏天之誠意人主所以欽承造化也對越造化而無愧則欽承造化亦無愧古人與天為徒何莫不然或者體天之實德蔑聞畏天之誠意弗篤平時未能無愧於造化而一旦徒舉故事飾常典吾恐虛文不足以感格矣

策段 若昔聖帝明王與天為徒凡所以戒謹恐懼於不睹不聞之地無所不用其至而所以躬行踐履於暗室屋漏之間無所不造其極剛健中正無非天也舉動語默無非天也喜怒憂惡無非天也相孚於不識不言之境而相與於無聲無

臭之際蓋吾之天已默當乎天之天矣夫是以對越在天舉無所愧而和氣之充塞乎一身之間者固足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將見五事之各得其宜五行之各遂其性亦安有災害之或生禍亂之或作哉

宣王雲漢之異誠非細故也而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百姓見憂論之者曰社方禋祀之交舉此特宣王期弭天變之文也而側身修行所以見憂此乃宣王期弭天變之實也詩序最善推明宣王欲銷天變之實不就其社方禋祀處而泛言之惟就其精神心術處而切言之而側身修行幾若措身無地斯時斯際宣王正欲銷天變之精神心術也而又見憂之誠昭白於百姓是宣王精神心術之運流通乎信於百姓之心也古今豈無欲銷弭天變者社方禋祀宣王若也而側身修行不宣王若也側身修行猶或宣王若也而所以側身修行之誠貫徹於百姓而民喜樂之者果不宣王若也是無怪天變之難弭也

應天以實不以文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遇灾而徹樂禮也而慶曆天子曰是虛名也遇灾而避殿禮也而熙寧天子曰是文飾也旱而損膳若敬天矣而曰不足以塞天變屢而罷宴若敬天矣而曰不足以塞天變自古有祈禳而以祈禳爲末術自古有祠禱而以祠禱爲具文吾祖宗之世非謂常典不可舉故事不足行也蓋帝王嚴恭寅畏固自有道小心翼翼肅然於未變之先洋洋如在竦然於遇灾之日殆非崇飾虛文徒爲美觀而已矣是故蠲租減賦誠至恩也然使平時推肌剝髓日朘月削一旦矯爲蠲減之詔人誰信之決獄慮囚誠盛德也然使平時獄犴淹延桎梏魚貫一旦矯爲疏決之令人誰感之去播壁之虛文播朝廷之善意必使言皆實德事事皆實政而後祖宗之仁心盡矣

事料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胤征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荅天戒意鑑傳離成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我將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金縢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大誥

消弭災變三　以坤維遠馭立說

策頭 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宜數百里之外尚勞守備地可使闢民可使聚而環數千里之區付之清野玆非當今坤輿之大變乎夫有進取天下之勢則圖進取而不成者其勢有足以自強有恢復天下之謀則圖恢復而不遂者其謀猶足以自振愚嘗捃摭江左之秦喻籌度當今之殷鑒其有見於東南之形勢其有感於東南之人謀東南之形勢用之皆進取之鎡基東南之人謀用之皆恢復之韜略向也猶欲挾之以爭天下今豈不能據之以自雄於一方向也猶欲大之以圖中原今豈不能斂之以自鎮於一國直爲是凜凜焉數百里之外而尚勞守備數千里之區而付之清野吾固以大變異目之而深爲長駕遠馭者不滿也

策段 國家再造立國東南以土壤全勢而言吳倚蜀爲頭目

荆恃襄為藩籬江籍淮為門戶今擾擾矣吾之青龍不可以不復也然而向也猶伏是以虎視于河洛而今何不能也淮東之險於水淮西之險於山荆陵上流之險於江今岌岌矣吾之風寒不可以不護也然而向也猶籍是以氣吞乎西北而今何不武也形勢無非前者之形勢進取雖不足退守則有餘矣籍曰進取之功未易成也則復其所當復守其所當守其庸已乎人謀可為前者之人謀恢復固未易自立則無難矣籍曰恢復之謀未易遂也則取其所可取盡其所當盡其庸憚乎　嘗因形勢之說而有感於祖宗長駕遠馭之略焉藝祖立極以來海岱青齊吾東土也梁維邠岐吾西土也續徽欽蹔吾南土也冀定燕代吾北土也吾何遽封之宥蕩

宗中興駐蹕吳會而後始以東南之形勢為形勢始以東南之人謀為人謀然吾之形勢控荆襄以包舉乎河洛瀍澗淮以囊括乎山東阻巴蜀以并吞乎關右吾之形勢無非進取之形勢而非三國六朝比也吾之人謀如李綱趙鼎之建明如劉錡岳飛之規畫如韓世忠之籌度吾之人謀無非恢復之人謀而又非三國六朝比也然而形勢之未遽用者豈無所需人謀之未遽遂者豈無所待夫何鞄尚稽誅而吾東南進取之形勢日蹙日褊淮為石田矣荆為墜甑矣自江以外為清野矣自東慶以往為不爭之閒田矣形勢自削如此人謀不武如此伊誰之咎且鄙諺曰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伯今曾諺之不如也　為今之策蜀不可不亟理也淮不可不

兼理也襄不可不先理也幸毋曰禪已亡而孫氏存李未平而司馬興有吳者可無籍於蜀也幸毋曰孫氏塢濡須而足以抗魏陳氏限長江而足以拒齊有江者可無賴於淮也幸毋曰西陵叛而終斃於吳襄陽失而終歸于晉江陵既重襄陽當自復也如將復其所當復則蜀也淮也襄也皆所當經理而繕修也三邊復還舊規又自是而經理其封略則豈惟恢復高宗再造之規模而進取藝祖肇造之基業有不難者坤維遠馭皇圖四闢顧不韙歟

事類　周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柳封建論）劉龍南陽項救河取三方分崩一離一合（楊三子）河未澄四關重擾金湯失險車書共道（晉武帝贊）晉氏不虞自中

流外五胡扛鼎（晉贊）大曆正元間賊失貪心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藩鎮序）譚忠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劉悍傳）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平淮西碑）自唐失其政吳暨南唐姦豪竊擾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眞人作而天下同也（五代史）本朝太祖開寶元年一夕大雪幸趙普第上曰吾睡不能寢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長編）曾鞏進太祖總叙粵蜀吳楚既闢悉君分

天下爲九曰帝與王傳子若孫更數十歲編名因虜聚闕
下四海之內混齊爲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
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歔神宗元豐元年上每憤北虜
倔強慨然有復幽燕之志即景德殿庫聚金帛爲兵費𥿄孝
宗乾道七年上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如爾
朕念虜讐未復宵旰不遑允文奏陛下不以萬乘爲樂而以
中原久陷腥膻爲憂自古帝王所不及聖政

消弭災變四　以夷醜欵塞立說一

策頭 裔不侔夏夷不並華中國全其爲中國夷狄安其爲夷
狄此夷夏之大常也足顧居上首顧居下夷狄憑陵乎中國
中國取輕於夷狄此夷夏之大變也天下變凡幾端有天文
之變有地理之變天文之變日月薄蝕星霜陵闘徙陽伏陰
淒風苦雨違常期而迭見者皆天之變也而天下之大變不
在是地理之變山嶽陁頹江海涸竭木饑水毀凶荒札瘥間
常歲〇輒見者皆地之變也而天下大變亦不在是天下太
變最患乎夷狄亂華夫中國內也夷狄外也中國陽也夷狄
陰也中國天地之正氣百代帝王之相承也夷狄蛇豕之異
類偏方徼塞之窮居也本不相及也本不相干也豈至於陵
犯中國而暴滅中華苟或至是可謂天下之大變而非天變
之猶可轉禍爲福也地變之猶可傾否爲泰也謂之大變固
宜、

策段 思昔帝王之世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此一變也其在虞
朝何變如之玁狁孔熾大邦爲讐亦一變也其在周朝何變
如之然虞周聖人非失道以來夷狄之變也直世至中古狄
患漸生聖人以堂堂中國衣冠禮樂之正統聽其自來信其
自去不與之較強弱曲直彼雖犯順殆猶浮塵之翳太空耳
吾中國本自明刑弼教本自揆文奮武本自修車備器本自
常德立武亦非儆惕於外侮倏發而後爲是也逮其中國之
分常尊夷狄之患自息而聖人亦固安之何心之有
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厥
後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而辛有之言適驗春秋傷之蓋傷
中國先變爲戎而後戎患生焉此天下之大變也自是以來
春秋以吳楚亂秦以胡亂漢以匈奴亂曹魏以鮮卑亂晉以
五胡之亂極矣夷夏反常冠屨易位其禍痛不忍言往往中
國皆變而夷矣南北之際元魏夷也六朝非中夏正統中之
夷乎至隋而又以夷狄得志是天將稔夷狄之惡而斃之也
自隋而唐吾望其能以中國自立矣而夷狄之禍復熾轉唐
而五代耶律德光之事從古以來無之是可以見夷夏反常
之禍一至於此甚可畏也亂極開治聖宋龍興雖當夷狄積
強之餘遼人梗北夏人擾西而華夷兩強狄患終不得熾夫
何金虜倏興適值國家厄運中業之禍有自來矣尚賴我高
宗匹馬南渡再造中興百有餘年無復有外侮不可支持之
患而比年以來金亡韃興恃強犯順幾使我不堪爲國非夷
夏反常之事又至此而愈極耶自古以來夷夏之大變有三

五胡之亂一也耶律德光之入二也金虜之禍三也而至於
韃禍則又甚於三虜其為天下之大變異也何如
近年以來閧以內釁而斃閧以新立而弱閧以他族竊立於
制而暫退又閧以天禍人怨事力未繼而暫竄伏於窮漠然
鷙鳥之將擊也斂翼困獸之將斃也猶鬭孰知繼此終不動
乎幸而殄滅則新生之族其以韃自處乎其不以韃自處乎
其不以韃自處則中國之憂方大而遲其或以韃自處則中
國之禍尤迫而速矣

立意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通西
我以斷匈奴右臂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漠南無王庭
孝宣權時施宜羈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
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
警黎庶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王莽始開邊釁 中興
以後邊難漸大永初之間群種蜂起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
蜀之鄙燒陵園剽城市段氏始殄西種卒定東寇 房元
齡諫太宗曰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
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致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
惟高麗歷代逋命陛下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
獲數十萬（本傳）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八

聖學門

聖學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聖學學於誠明○開聖學之高者其明乎成聖學
之粹者其誠乎天相國家挺生聖哲資稟抱負萬萬於臣庶
聖神如堯濬哲如舜智如禹湯聰明如文武此明也天所付
也以之稽古則遐遂幽邈之政吾之心可以會之以之慮天
則杳冥昏默之理吾之道可以通之見與之融而口耳特其
寓也識與之合而歲月特其迹也聖學之所以高其自天而
開之歟夫明者必誠明而不誠非明之至也彼明之至者眞
知夫天資之易以晦蝕而吾心之不可少縱弛也故一日之
乾乾二日之兢兢以至于純而不已終始惟一此誠也君所
存也嗜欲足以為吾之蠹而吾近端人正士之時多則嗜欲
不能蠹矣驕縱足以為吾之賊而吾守閑邪謹獨之戒堅則
驕縱不能賊矣常使道義之獲勝而學問之有得日復日歲
復歲而吾身雍容於聖經賢傳之中則聖學之所以粹其由
已而成之歟

學貴體用兩全○通經博史以達治國平天下之用此聖學
之所形見也誠意正心以究治國平天下之本此聖學之所
據依也自昔帝王明道以學會道以心自其本而發諸用自
其所據依而發於其所形見先後本末未嘗必其一時之所

講學要亦於自本自根之地而加之意耳心也者其諸義理之所會而聖學之所宗乎是故視聽言貌之必敬出入起居之必欽惟其一之不誠或有以膠擾此心游逸淫樂之必戒盤遊荒寧之不敢懈其一動之弗謹或有以縱放此心君心既正由是推之身可以修家可以齊則此心之敬也君子以進小人以退則此心之明也名分必嚴所以遏亂萌則禮之根於心也政事必修所以攘夷狄則義之根於心也民隱之必加恤天變之必加懼則仁智之根於心也諸妄悉除表裏洞徹一眞恬淡常如其初則心學之粹極於高明推而廣之有餘用矣而又何憂乎政治之有闕民俗之告病士習之不醇哉

聖學守約施博〇貫天下之事於一理會天下之理於一心此帝王守約之學也以一心而燭天下之理以一理而準天下之事此帝王施博之功也夫自隆古以迄于今其間國勢之盛衰生民之理亂天運之推移人事之因革凡著於經史之所傳者蓋不勝其多事也苟不能貫事於理會理於心則泛然無所統紀以守之所以貴乎約也然前世之得失今日之龜鑑也往事之是非後來之軌則也凡有得於經史之所傳者非徒以廣多聞也苟不能推此心以度理充此理以揆事則泛然幾於無用此施之所以貴乎博也

學有莫大之用〇道有本原行道有功用則天下之治可以不勞而舉矣然道無近功惟志趣之高遠者[illegible]

功道非小用惟力量之疑定者爲足以大其用自有天地以來所以脉絡世教綱維人極於不泯不絶之地者皆非偶然之故也〇太極之理流行散見於萬類之殊常人得之由之而不知者也故必有待於超出乎億兆人之上者爲之君師焉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心覺天下後世之心帝王之爲帝王同此心也亦同此道也同此學也亦同此功用也然則有帝王之心者斯能有志於帝王之道有帝王之學者亦豈不能進於帝王之功用

稽古偉議 帝王有用之學〇道與心一　帝王之心與萬世一

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三聖授受相守一道載之於書人心道心之分惟危惟微之辨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惟其形氣之並生雖上智不能無人心惟其性命之各正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故人心每患於難制而道心每患於難明難制故危而安之者常寡難明故微而知之者幾希惟精則決擇詳審而致治之功深惟一則主宰堅定而力行之用久是以一中之執萬世惟允成湯傳之爲昭德建中文武傳之爲順則建極帝王之治所以蒸爲雍熙董爲泰和而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皆此道之功用也夫以功用之散於天下者若是其明著而根本之斂於一心者猶不敢廢夫講貫之功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號爲汲汲於學者果爲何事也

文帝暗與道合〇文帝天姿甚厚與道暗合者蓋多衣不曳地之儉與克儉于家同一軌轍允恭元默之恭與溫恭允塞

同一機括德化専而風俗厚肉刑除而禁網踈視生而不傷厚而不困者同一源流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況循不惑於命博士剌六經乎我孝宗所以謂人君知道者少而獨有取於文帝也

武帝表章無益○武帝之興憲章六經統一聖眞不可謂不知學矣然欲威四夷而不知求於虞廷之舞干欲富中國而不知求於周郊之井地欲獲長年而不知求於詩人之萬壽萬年蓋學焉而不知道故也上以虛文倡下以虛文欺霜降水涸悔及輪臺亦晚矣

法祖嘉猷 祖宗有用之學○帝王之心與天地一祖宗之心與帝王一帝王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祖宗法帝王以通

會其用者也故求帝王之治者當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道者當求帝王之心心法明則道法著矣道法立則治法舉矣世去古遠正學不傳生民不見帝王之澤至治之主蓋不世出而天地之生聖人乃間見於千載之後藝祖皇帝肇造區夏撥亂立極讀書而歎後世刑網之密蓋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仁宗皇帝紹休聖緒繼體守文講易而得六情六氣之說蓋有以契夫天地動靜之心矣夫以祖宗講明學問稽式帝王既無一而不契於天地之心則夫兩間之所以眷佑於國家而遺皇上以無疆之休者要非人力之所倖致也

藝祖生知好學○范太史帝學一書極言我朝所以異於漢唐者承平百三十年由祖宗無不好學故也蓋自太祖建隆之初天造未定首幸國庠釋奠先聖其初也未嘗發揚翰墨以飾萬物而特於先聖先師之贊首加意焉其時也東征西伐未暇息馬提戈以論經理且勸宰相以讀書戒武臣以知學焉其所以示後世子孫者規模宏遠矣范公申其訓而釋之曰太祖知學之益又知君相不可以不學也太祖之訓子孫可不念哉

時文警段 學必見於功用○苟能以帝王之心爲心則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凡六經之所載得於經筵之所誦講者誠非徒以誦講爲也口以誦之必反心而載惟學以講之必闡義而力徙故於至善之所當止則必如好好色使之眼明心悅可也於不善之所當改則必如惡惡臭使之影滅迹絕可

也學有如是則本原正矣本原既正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一政之不立無一事之不舉功用之著其可以限量計耶

學與士大夫異○士大夫之學則濟川之舟也行舟之維檝也有其具而用實致於人故幼而學則欲壯而行以益於人國也人主之學則雲行而雨施也雷動而風隨也精神心術之所運禮樂教化之所橐籥也耳目舉措之所關風俗趨向之標準也規模綱紀之所立社稷靈長之脉絡也自得之而自用之其用也孰禦哉

學毋易於昏怠○前師後講朝聽夕訪受之既多所學易至於弗固言動有書居處有戒未過而諫所學易流於或拘於

斯時也天君不清螟蜮紛㷡茀固者必流於縱矣易拘者或病於㽔矣夙夜惟勤寒暑不輟焦心勞思其慮易致於或疲盛衰治亂反覆辯論細大不遺其見易致於太濱於斯時也豈向不堅鴻鵠將至疲者轉而爲墮矣濱者厭而爲煩矣

綺語駢珠

侍幃幄之邃者不徒鳴珂而曳履　觀書日具

分錦席之榮者不徒啜茗而薦果　清問夜分

牙籤玉軸爛盈几案備文物也　翠幄天開

蘭臺芸閣環列縉紳盛威儀也　鴻儒日覲

進脩之乾甫聆於耳燕樂之需已蠱其心

無逸之書方陳于前鳧鷖之謟已誦于後

淫聲慢色蕩心娛目爲吾學之障靈

乘權席勢變白爲黑爲吾學之蟊賊

強愎自用害學也皇上亦嘗以禹之不矜不伐而拜昌言者思惟之乎利欲薰心害學也皇上亦嘗以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紬繹之乎盤樂怠傲害學也皇上亦嘗以文王之不敢盤于游田者體認之乎

當今獻策 充其學之所到○恭惟皇上英姿天挺聖學日新自臨御以來孜孜汲汲既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則知推此心之用以用天下其間大震恐大拂亂所以嬰宵旰之憂關玉食之抱者殆非可以一二計也皇上端居凝邃加意講求所以壓萬變之紛紜鎮群疑之洶湧陰以爲天下國家之計者蓋皇上求道得力處也夫求道既有所得則夫堅始者之念以就來者之圖必今日之誠以爲後日之慮不以僅定爲無恐不以苟安爲自足凡堯舜三代之所以根柢乎盛治者是政皇上行道用力處也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天地之眷厚矣所以荅天地者當何如祖宗之托重矣所以奉祖宗者當奚若丕緒之承今幾年矣所以充拓事業者當何修而至皇上誠能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學之爲王者事特易易耳

學有得於箴銘）繼自今毋昵於宮掖毋嬖於憸佞以純一此聖心則不愧屋漏之旨得矣毋溺於好惡毋汩於喜怒以涵毓此聖性則存心養性之旨得矣毋墮於沉湎而有得於惡旨酒之戒毋靳於作成而有得於育英材之喻推行此聖政宣布此聖德則班白可溫襁孩可保而所謂長長幼幼者得所仰矣流離可復彫瘵可蘇而所謂顛連無告者得所賴矣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而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者可次第而及矣吾君以是而力行之大臣以是而力賛之夫然後宗子之責可以無愧家相之任可以無負而寫之琬琰非徒美也著之翰墨非徒書也

學至有用而極○帝王之學厥有本源惟謹養乎心術之微不徒爲誦說之務惟深探夫造端之自不徒爲外飾之求是故有一念之縱肆則不足以充此學有一息之間斷則不足

以充此學外廷固學矣內庭其可息乎經筵固學矣退處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與學矣便嬖使令其可與褻乎皇上宥志於帝王之事固出於聖心之實抑帝王之所兢兢業業儆戒無虞孳孳汲汲悠久不息者得非皇上所當深勉而不徒為言語誦說之末而已耶

生意收結 經史祖訓俱重○嗟夫經者義理之統會也史者事實之明據也而文謨武烈聖子神孫之遵蹈則又有家法在焉使人主嘗學經矣則義理熟乎吾心以之處天下事其是非可否善惡去取莫不油然各即其敘使人主嘗學史矣則事實著乎吾心以之處天下事其成敗得失用舍從違莫不犂然各當其節使人主嘗學家法矣則成憲之可監祖武之當繩舊章之率由以之處天下事無一念不在是也是三者人主講學之實用也執事行且侍經筵其必有得於此愚也何敢言

不善學而自誤○雖然聖學固期於有用而用之難也亦久矣駕言於易之變通而妄意紛更籍口於書之柴望而甘心封禪假襄公復讐之義而稔兵革之禍鑿吳子餘祭之事而重閽尹之變慕鳳凰來儀之說而議臣由此以坐貶援刑茲無赦之語而繩下竟用於刑名是豈學問誤之哉亦用之者自誤爾方今翠幄天開鴻儒日侍經學之精微既取之以治心修身而經學之功用復推之以治國平天下豈有設施戾於講明者哉草茅私憂過計亦願吾君善用所學而已執事幸恕其僭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故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董仲舒策天子學問至於絮羌者求善無厭也賈山至言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訢訢然發憤忘食日新厥德王吉疏

歷代事實 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學樊行賈誼有言人主不可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樊準疏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孟子高宗舊學于甘盤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書成王學有緝熙于光明詩光武經學博覽前世無比馬援傳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樊準傳明帝垂情古典留意經術樊準傳章帝左右藝文斟酌律禮本紀唐太宗銳情經術儒學序元宗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張說傳

皇朝典學 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求之　帝即位初首幸國學次月又幸儒學復振實自此始長編帝自開寶以後好讀詩書嘗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帝紀真宗幼尚文雅自出閣後專以講學備辭為樂禁中游息之所皆貯圖籍置筆硯　景德二年上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聚此圖籍以自娛耳帝學上又謂近臣曰朕聽政之暇未嘗虛度時日探賾簡編素所耽玩會要仁宗天聖四年上曰適已召孫奭等說書卿等可暫至經筵王曾曰陛下萬幾之

暇留意經術雖炎暑不輟纈長七年上謂王曾曰兩漢書文辭温雅唐書終不能及也王曾退相謂曰上日省四方封奏間閲經史見前代述作之體且善評之自昔好文之主未嘗留意及此纈長神宗元豐八年史臣曰上聰明英睿聖學高遠言必據經　孝宗詔洪邁對選德殿云獨於閑暇取尚書及資治通鑑孜孜而讀之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輒去手也選德殿記

先正建論　范祖禹上哲宗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利權矣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得位欲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　哲宗即位呂公著言修德之要莫先於學謹條上十議之裨聰明四曰講學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聲音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利禄取科級耳人主所不當學也人主所當學者觀古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漢景帝用晁錯術數數年之間罹七國之禍擇術不可不謹也　孝宗朝呂祖謙奏陛下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槧傳注之間哉宅心制事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模鎔定圖始慮終不迫不撓是聖學也政令威極咸出於一晝塞多門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將自知而自信之

家塾潛平　范祖禹云恭惟今朝累聖祇承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明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陛下歷觀前世祖守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學者乎由三王至于五代有如本朝之百[illegible]者乎祖宗之天下陛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　劉屏山云學有三上焉汲汲焉其次悠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决安知懵懵不為汲汲者耶故悠悠者最為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為常始焉惟恐色[illegible]聽竦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途同轍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illegible]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貧契理如𨷂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蛻德必日新也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水者其遠茫茫振衣而升蒼蒼彌高鼓棹而游茫茫愈遠然後知向所觀未盡也學之日新亦猶是已緝熙不已造次無忘舊習漣漣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耳

聖學二　以真實有用立說

策頭　典籍之遇帝王典籍之幸也謂其將以用之也得遇帝王而帝王不善用則猶其不遇也與其遇而猶不遇則寧與經生學士俱隱於山巖屋壁間爾無寧使妄意紛更者籍口

於變通其心封禪者駕言於柴望則適所以重典籍之不幸矣

策段漢唐之君講學之禮雖隆講學之意浸失觀其博士議郎專掌顧問郎中中郎出入宿衛御輦之掌至狎也而孔安國為之給事黃門至褻也而楊雄居之蓋燕間之地未嘗廢夫規誨之益以至石渠之論金華之說書白虎之著為通議其所以訪問諸儒斟酌道德者亦至矣房杜諸臣分番殿左褚馬名士勸講禁中或宿閣下而給以珍饌之寵或居列館而命以車馬之隆議論周禮講求王道得失若井田若封建則終不能行究觀漢唐之世以蕭太傅之賢不免死於非類之手以魏鄭公之良臣終不能弭其身後之謗則授尚書於兒寬而不能蓋其窮兵之失受經史要録於鄭澣而不能去其褻近之人固應有是豈非以講學為虛名乎

讀尚書之去四凶則嘆後世刑網之密讀易之太卦則知君子小人之所當辨聞直哉史魚之句則悟君子之不如直聞辟以止辟之語則謂不若使民自化聽謙德之對則知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之言論三德義用則知任賢去邪之在剛家法所得固未嘗有一日不務於學亦未嘗有一日不見於行豈非不狗漢唐之虛名而有得於三代之實用乎

人主之學在乎簡而知要博而通用遠觀前世治亂盛衰之迹近稽祖宗垂統繼治之意因已然而考其理亂因理亂而鑒其得失其得也吾從而法之其失也吾從而戒之不徒誦陳編之糟粕而必見之於設施不徒膠一時之聞見而必充之於踐履如是則為有用之學苟惟隆好學之美名矜稽古之盛禮廣廈細旃非無儒紳之勸講也而求其有真實之補益者未聞牙籤玉軸非無經筵之輔導也而求其有痛快之發明者未見學問自學問躬行自躬行卒之口耳誦習之所得者雖可觀而天下國家之所關者無足賴人主亦何樂於為此也

事料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學記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說命漢宣帝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思惟世務將與太平衛王吉傳　唐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證等裒次經史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公等力也魏徵傳　本朝太宗興國七年上曰朕惟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廢興以為鑑戒　淳化二年上曰朕年長他無所愛但喜讀書多見古人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寶訓　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然但推究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耳會要上論經術因曰朕每讀書未嘗苟簡必思聖人所以立言之意讀書不適用則不若愚人愚人猶無過讀書不適用為患更甚聖政　孝宗淳熙六年上曰朕於機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唯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名事至不惑觀前古之盛衰考當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為戒　十三年上曰自古人

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自是不能行（聖政）

聖學三　一　以持久有成立說

【策頭】自強不息以勿忘爲心然後能勉勵以求聖學之進厥修罔覺以勿助為心然後能優游以待聖學之成盖進修有時時過則難成不勉勵以力其進是忘也成就有時時至而自化不優游以俟其成是助也易之有乾君之象也而言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非勉勵以力其進乎盖惟勉勵以力其進則學問有新功其得也勿忘之謂也易之大畜亦君之象也所言多識言行以畜其德非優游以俟其成乎惟優游以俟其成則學問有深功其得也勿助之謂也

【策段】武帝甫年二十而履帝位文皇未弱冠而成帝業此正未遑他務孳孳求道之時也表六經以崇聖道開文館以禮名儒愚於二君無憾也夫何上嘉下樂徒事虛名而清明之念已鴻鵠於建元之末年始勤終逸自足小効而仁義之途遽荆榛於正觀之四載此心一惑雖有勉強行道之說高明光大在加意之說與夫漸不克終之戒日夕呼於左右而鼓瑟好竽亦終落落難合矣故二君之成就卒有歉於其初焉恭惟藝祖皇帝開創以來一以無逸爲家法至仁宗皇帝不惟有天下太平宮中逸樂豈敢如此之言而無逸之言施於講讀閣者則又有孫奭之奏焉孝宗皇帝不惟有幾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之訓而敬天有圖既知所戒無逸上書又知所法焉故四十二年之間至久也而兢業不間於始二十八年之治至遠也而勵精不替於終此盖得傳心之學輿聖子神孫所當取法焉者也

人主之學問最患有以轉迁之一有所蠱則游畋聲色皆足以易其趨向讒諂嬖倖亦足以奪其操存爲盖果銳之志以消既勉之心以惰則改嗜易好者不獨一山水之圖而佗士良係身之謀類得以投其隙矣使人主之心忘覆轍之戒於其前貽噬臍之悔於其後是豈無所以而基之乎

【事料】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云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書說命）成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詩敬之）漢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本紀）唐太宗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分未嘗少怠（唐儒學序）本朝太宗雖在軍中手不釋卷（長編）太宗聽政之暇觀書為樂每至夜分命呂文仲直禁中備顧問（訓典）真宗每視朝之暇即令講說嘗曰勤學有益頗勝他事以日繼時寧有倦耶（寶訓）仁宗皇祐三年謂講讀官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丁度曰陛下即位三十年孜孜聖學（長編）哲宗元祐六年上曰宮中消日惟是觀書王巖叟曰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上同）高宗紹興七年上曰朕喜春秋之學率以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有日課（聖政）孝宗淳熙六年上曰朕於機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開發智慮（聖政）

聖學四　以講官得人立説

策頭 日就月將聖勉問難此人主好學之誠心前疑後丞從容勸戒此儒臣講學之忠心好學而不問不難則是東坡所謂如春禽之聲秋蛩之吟過耳而已雖亘屈九重之尊日聆萬卷之言祗具文爾矣有於學講學而不勸不戒則是明道所謂能文官人可備勸講知書内侍可充輔導何用精求賢德哉雖日環千官之侍日講五車之書秖尸素耳奚補於學

策段 欽明文思如帝堯濬哲文明如大舜天資之聖如此而總章之訪君疇之學其講學以人者爲如何湯之齊聖廣淵文王之聰明齊聖大資之聖如此而盤銘示訓阿衡孰學詢于八虞洛于二號其講學以人者爲如何夫是以聖治極功烜燿千古盛德大業冠冕百王是皆因天資而加學力而又勸講之得人者也

講臣之格君心固不可不盡其職而講臣之養君德尤不可不盡其心翠幄天開鴻儒日侍言必善言行必善行則君德日盛君心日純凡所施爲凡所措置渾渾乎大理之中心過且無行過何有吾恐不待乎恐懼而自無愧於暗室屋漏之中矣昔伊川先生被命之初首以輔養之道不可不至爲言則伊川之心心乎愛君者也今日之居講筵者能以伊川之心爲心則將進吾君爲堯舜之君矣

惟我祖宗以中庸爲自脩之本以大學爲入德之序法天道於乾節人欲於楨無逸之書於左孝經之圖於右非所以涵養聖性而日新君德乎故雙日御經筵者常程也而隻日亦不廢五月至八月罷講者故事也而或詔勿罷其資人之勤者所以成吾修身之實也有翰林侍讀矣而又有侍講有天章閣侍講矣而又有崇政殿説書其資人之博者所以充吾修身之實也

事料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孟子 成王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賈君 漢高祖陸賈時時前説稱詩書本傳 兒寬見武帝帝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説乃從寬問一篇歐陽生傳 成帝時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説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前敘傳 肅宗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咨故老班固典引 唐太宗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討論墳籍褚亮傳 本朝眞宗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呂文仲爲之置侍講學士以邢昺爲之設直廬於祕閣夜則迭宿召對詢訪或至中夕歐長編 仁宗即位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王曾以王漸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孫奭等入侍 哲宗元祐元年程頤奏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重上同 高宗紹興二年上曰儒臣講讀若其説不明如夢中語耳何以發朕意將來開講令胡安國兼讀春秋隨事解釋不必作義朕將咨訪要錄 胡安國靖康上殿劄子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主揆事宰物之權也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八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九

聖學門

經筵 附

講周易 講尚書 講毛詩
講周禮 講禮記 講春秋
講語孟 講通鑑 讀祖訓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君相經筵之責○謂明大中之道在人主推廣大中之學在大臣開明大中之學在儒臣夫黃屋邃深丹禁密勿親御經筵訪問儒雅風雨不更寒暑不易為人主者孰不知以講學為務然朝夕之所講論未必能允合於大中之道使其果合於是道也則宮庭之踐履朝廷之政令正而不流於偏勤而不至於怠聖經之旨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故曰講明大中之學在人主魚水交歡風雲際會都俞吁咈開導誘掖為大臣者孰不以推廣聖學為務然而設心措慮之際未必盡能允合於大中之道使其果合於是道也則翊扶聖德進退人才公而不流於私正而不失於邪自然納君於道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矣故曰推廣大中之學在大臣廣廈細旃峨冠博帶進讀經史迭講唐虞為儒臣者孰不知以開明聖學為務然而發言立論之際未必能盡得乎大中之道使其果得是道也則發揮聖經開廣聖性直而不流於激和而不失於迂自然引其君以當道而敷錫厥庶民矣故曰開明大中之學在儒臣

經筵宰相相關〇佛時仔肩從容勸戒以講明聖學之本原者此經筵事也格王政事左右輔弼以推行聖學之功用者此大臣事也蓋澄原端本乃時政之所由以成而功用之著見要皆自典學中來二者之職實相綱維故有是本原然後有是功用本原之弗究則廣廈細旃朝講夕說徒爲虛文功用之弗充則秉鈞當軸輔德納誨某將奚望然則職在經筵而或及於時政身居相位而慮關乎聖學其體統之相維脉絡之相貫大抵同出於正君心同出於立政事同出於濟天下而福生民前師後誦左經右史非觀美也三公論道一相總職非具員也而況夫人主之學所學何事天命之去留係焉人心之離合關焉君子小人之進退皆於是乎出焉獨可謂職勸講而無預於時政身鼎鼐而不致念於聖學乎

稽古偉議 古人隨寓而學〇隆古盛時内庭之中宿衛環列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非正人雖内庭大臣所不至之地而所用之人盡屬於冢宰其間又有師氏之職常居路門之近保氏之職專守王闈之列内史之職以文史討論詔贊於其間蓋不惟外廷而後親儒者公朝而後聞正論也當是時經筵雖未特設而從容密勿無非講論之地講官雖無常員而左右前後無非講學之士儒者列於内庭則不待宣召而足以備顧問内庭統於冢宰則内外相關而足以知其起居動息此所以君德成就氣質變化而日入於善也

唐朝經筵之制〇登瀛州而與宴游者有弘文之學士侍禁廷而備顧問者有更宿之京官太宗銳情經術非不至也然與宴游者有定員則經明行修而不得預於宴游者固無階而啓沃矣況談經於宴游之席者未必皆賢耶侍禁廷者有常數則懷材抱藝而不獲造於禁廷者固無路而責難矣況侍問於更宿之廬者未必眞儒耶古人隆師重道之意侶不如是也居書院而修書者列學士之清選稱耆儒而質史者峻侍讀之寵班明皇之尊禮經士非不厚也然必學士而後可以勸學則抱格君之業而不獲列於學士者多矣況學士未必能勸學乎必侍讀而後可以談經則蘊致主之學而不獲厠於侍讀者衆矣況侍讀未必能明經乎古人尊德樂義之意似不如是也

法祖嘉猷 隨寓親近儒臣〇昭素之命置席便殿則太祖之制也孫奭之召讀書冑監則太宗之制也徽之之儔直廬殿閣則又眞宗之典也

祖宗以學爲急〇天聖元年仁宗即位之初也十一月始御崇政殿召馮元等講論語元豐八年哲宗即位之初也十二月始開邇英閣召呂公著等講經史夫我仁皇哲宗嗣位以來意其天下之事叢焉如毛豈無所當急者顧乃他務未遑汲汲於此誠念夫今日學與不學乃他日治亂之所關爲人君者密勿禁庭自學之外初無他事況學之有益於人而係於天下者甚重詎可忽哉

元祐經筵之盛〇恭惟元祐天子内稟母訓外登舊人肆開

經筵博詻鴻碩而一時名公實首茲選自今觀之陳聖道十事始於畏天愛民終於去奢無逸者呂公著也而取尚書論語孝經切於治道者百篇以進亦公著焉講觀文鑒古圖三朝訓鑒圖可見帝王美惡之迹者范祖禹也而集仁皇訓典書以備觀法且願以至誠好學為先亦祖禹焉以至國家典章大抵襲唐則采唐書故事日進者須其人也陸贄論諫舉合事宜則請取陸贄奏議進呈者試其人也

時文警段 勸講惟務其實○上之講學誠求進修下之勸學實務開掖則聖經祖訓冀其脈悟可也納約自牖求其經要亦可也增員迭侍常切規儆可也藏脩游息從容中道亦可也

學不專於講說○剌經以作王制非不知學也而黃老清淨之習得以汩之故文帝之治知富而不知教詔諸儒論五經同異非不知學也而雜伯刑名之習有以錮之故宣帝之時見刑而不見德以銳情經術之君而躬行仁義之不終以無逸為圖之主而改為山水以自逸則雖石渠白虎之開弘文集賢之置秖見其地之為文具爾雖廣廈細旃之講前師後儒之延但見其官之為具員爾學無得於心傳之初而僅止於講說之美觀此其治所以止於漢唐歟

講臣朝夕與處○西廡北閣天子燕閒之所而講臣引召於其間後苑之嚴天子游豫之地而學官與講於其間名儒碩德日侍經筵親學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女子之日少諫官雖不在內而戶庭則無壅矣

綺語駢珠

經幄天開　牙籤玉軸爛盈几案侈文物也
鴻儒日侍　蘭臺芸閣環列縉紳盛威儀也

經帷咨勿冕旒天臨　侍黼座之邃者不徒鳴珂而曳履
黼座雍容縉紳日侍　分錦席之榮者不徒啜茗而薦果

古者自上而下無非勸學之賢至後世有定職矣
古者自內而外無非講學之地至後世有定所矣

嘵嘵之誦時徹冕旒
琅琅之音日盈殿宇

翠幄敷陳　鴻儒講論

六經者禮義之川藪學術之淵源
傳注者聖言之薄蝕大道之蠹魚

毋以傳注為疑一以經學為本則罷逐百家何疑乎武帝排抑公穀何尤乎鄭賈

當今獻策 不當徒務誦說○帝王之學厥有本原惟謹養乎心術之微不徒為誦說之務惟深探夫造端之自不徒為外飾之求宮庭深邃燕游易生聲色滿前志念易汩四海九州之大非空言所能維持一日萬機之繁非小智所能經理然所以維持而經理之者其本皆於聖心運量之中其用形於聖學貫通之後則是心不可以不盡學不可以不亦也久矣汝有一念之縱肆則不足以充此學有一息之間斷則不足

以充此學外廷固學矣內廷其可息乎經筵固學矣退處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與學矣便嬖使令其可與褻乎

典學終有大用○皇上從事於學無間帝王稽古之美遂覃堯舜褻酒戒者有箴罪已有詔緝熙有記誠意正心之學視古人真可以無愧愚願始終典學懋敬厥德益戒謹其所不睹益恐懼其所不聞源之既澄則流不患其不清本之既正則末不憂其難理由是而修身齊家則表儀正由是而達之國則進賢退否而用舍明正名定分而禍亂息由是而達之天下則修政攘夷而內外之治舉敬天愛民而天人之符應以審正理以裕民生以正士習無一而不得其理皆此心之用耳

勸講真求補益○夫所貴乎經筵者聖經之微言奧義於是乎在師儒之箴規勸戒於是乎進人君之聰明聖智於是乎廣而不徒曰廣廈細旃以蒙其榮牙籤寶冊以燿其美浮辭蔓說以隆虛文應故事而已矣昔范公祖禹讀五子之歌再講六句以存規戒司馬公進讀通鑑則深排乎縱橫之術今日經筵之上果能因言託諷正論弼諧如二公之為乎不然則今日言聖學高妙明日言聖學非臣所及蓋王安石所以愧死於富鄭公也

生意收結 講學尤資輔弼○雖然學為治本治由學出經筵之勸講固所以為聖學本原之地大臣之輔弼亦所以充聖學功用之成君臣上下切劘規警無一人不以學為務無一事不以學為先元祐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皇上天資超詣聖學緝熙翠幄敷經無非鴻儒碩學之彥而格心之非又有元老大臣以身任之庠序諸生尚何言哉雖然請復借元祐之事為今日獻側聞襄時日食為災以在外之群臣乞於經筵之外間召侍臣訪議則所謂論思獻納以廣聖德者又無間於侍從之臣矣玆固執事責也其毋曰天下治亂責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當去近習之蔽○然經生學士延見有限其朝夕薰染者盡掃除之隸也牙籤玉軸細繹有時其左右回翔者皆貂璫之習也自非真見足以開天理之扃鑰定力足以遏人欲之波瀾則憧憧往來鮮有不溺於中者志一溺焉如愛珠玉不釋于懷如飲醇醪不覺其醉於是淫聲慢色蕩心娛目為學吾之障蠹卑辭諂語承顏順旨為吾學之荊榛乘權席勢變白為黑為吾學之蝨賊精神潛溺而不知性習交馳而莫悟自一身而天下皆非我有此金華說書不足以易飛燕之娛而裴李諸公又不如佞士良之術奇也執事以為如何

故事源流凡五件並同聖學門玆不再錄

經筵二　講周易　以講易體用易立說

策頭 易之體博帝王之學既有以會其體易之用周帝王之治必有以充其用大哉易乎包括兩儀何莫非易總攝萬理何莫非易體之博者不可涯涘也有如翠幄敷經儒紳勸講抽先天之祕以迪聰明發畫前之蘊以資問辨卦得其象爻

悟其意蘊粹精於天守融道妙於靈臺觀易於經經固易也求易於身身即易也易之體寧無以會之乎然而造化雖賾此易彌綸人事雖著此易統理用之周者不可限量也有如宗主三極運量八紘俯仰兩間災沴之迭見者正賴於消弭周觀一世變故之沓來者正賴於支撑難者必思濟蒙者必思亨回氣運於險艱躋時世於康泰求端於易何易非用闡易於時何用非易易之用可無以充之乎

策段 易之用不在事物間也亦不過於心上起經綸爾故必自強不息如乾而後可以充其用苟其精神蝕於嚮晦宴息則其用滞矣奚其充必輝光日新如畜而後可以充其用苟其光明瘞於飲食宴樂則其用局矣奚其充必持以剛健必

守以中正必内君子必外小人而後可以充其用夫苟介以拘攣梏以私邪汩以險柔蠱以便嬖則其用離矣奚其充愚也試即儒紳之鋪述仰窺聖學之高明日中見斗防壅蔽也我觀其象明照斯濬履霜堅冰戒陰柔也我悟其機邪枉斯杜錫馬三接禮元侯也我是以隆分陝之禮秩龜益十朋廣人謀也我是以涣求言之絲綸申備固圉用戒不虞法乎萃也建侯行師以順而動體乎豫也以至柄謙本復其德之粹如此濟蹇亨屯其志之勤如此十卦之義融會貫通一經之理優柔饜飫則大易之體會於聖心者固不得而窺測矣

餘段見第一套及聖學類

事料 漢五鹿充宗為梁丘說元帝好之令與諸易家辨論朱雲

傳 唐代宗通易象 本紀 本朝太祖開寶三年王昭素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歛容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上甚悦 長編 太宗端拱元年召李覺進講泰卦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悦　眞宗大中祥符八年召馮元講泰卦元因推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裁成上悦特賜五品服 長編 仁宗皇祐二年御邇英閣講乾卦楊安國曰帝王與天地合德乃乾元統天之事豈非陛下所行之道乎講需卦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楊安國曰九五乃天子之位以陽居尊而履中正為一卦之主猶陛下建皇極以御天下也 寶訓 三年講鼎卦楊安國曰鼎為京飪之器上承至尊下又應初上承下施任重非據故足折

而覆餗矣上曰任人不可不重也 長編 孝宗淳熙十一年張大經等奏因講泰卦之九二王音有曰君子以類進而為善小人以類進而為惡未有無助者也講萃卦之上六王音有曰盛極則衰亂極則治

經筵三　講尚書　以洪範建中立説

策頭 有洪範之條目有洪範之綱領自初一而至次九自五行而至五福此洪範之條目也位四六之中而主之以五合九疇之事而統之以皇極此洪範之綱領也知條目之所由分知綱領之所自出然後可與言洪範矣蓋洪範一書古今之大法也自天不愛道洛水呈祥其字六十有五是其文略而未詳也至於箕子一篇反覆其言毋慮數百則其意詳而

文盡矣

策段 然愚未知大臣所以推廣大中之學儒臣所以開明大中之學以仰裨聖天子學問者亦嘗無歉乎若尤未也則廟堂之上君臣之間所問荅者大中之道也所施行者大中之道也毋奮勵矯激而失之過毋巽懦畏縮而失之不及則君德純備而天下自安矣此愚所以望於二三大臣者然也惟幄之下朝夕之間所講究者大中之道也所辨難者大中之道也箴規諷詠而不失之諛鯁直切至而不失之激則君德涵洪而海內自化矣此愚所望於經筵諸臣者然也

洪範之序雖次於九疇而九疇之用實統於皇極皇大也極中也八疇皆言數而此獨不以數言蓋以大中之道無所不包也故自其綱領而論之而色而康動容貌也好德錫福公予奪也無淫無比消明黨也有會有歸絕違戾也王道無偏則正莫不正正人既富則官無不叙以至持正直則可決群議之疑公好惡則毋咈百姓之欲如綱之舉其目自張如領之挈其裘自順凡聚見於皇極之所統者無非源流帝王之心學玆非綱領之所自出乎

事證 漢武帝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兒寬說乃從寬問一篇(漢書兒寬傳) 成帝好學張禹入說尚書於金華殿中(敘傳) 光武受尚書略通大義(紀) 明帝詔曰五更桓榮授朕尚書(本紀) 永平二年丁鴻說文侯之命賜御衣及綬(本傳) 章帝詔賈逵於南宮雲臺講書(本傳) 本朝太祖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長編) 太宗淳化元年上幸國子監令孫奭講說命上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同) 仁宗皇祐四年邇英閣講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豫楊安國言舊有無逸圖請列于屏間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別書置之左方 四年講洪範五事帝曰人君奉天在於修德戒謹於未形必俟天有譴告而後修德豈畏天之道也(寶訓)事五年講冏命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長編) 英宗治平四年改清居殿曰欽明召王廣淵書洪範於屏因訪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曰張景所說以三德爲馭臣之柄尤爲善論(同) 神宗初御經筵呂公著進講商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且曰救民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爲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黷武爲戒(言行錄) 孝宗乾道二年魏杞奏皇太子請別講書上曰可令講尚書治國之道莫先於此君臣更相警戒無非日所行事朕每無事必看數篇(寶訓) 四年汪應辰論畏天愛民上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 淳熙二年宴宰執於澄碧池上曰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近眞後世龜鑑(聖政)

經筵四 講毛詩 以講明發揮立說

策頭 考古以證今此人主講明經學而會之以心者也由內以及外此人主發揮經學而見之於治者也經學之功用大矣而國風雅頌則治道之本末源流係焉二雅之紀治詳矣

而文武宣王則周家之創業中興係焉

策段求治道於設施之際不若究治原於心術之微夫始於憂勤是文武治内治外之本也遇灾而懼是宣王内修攘外之本也盖心之勤惰治忽之分也心之畏玩治否之判也文武惟以憂勤一念先入於初心是以萬物致盛多之美宣王惟因遇灾之後常致其警懼是以天下喜復行之化否則艱難多事之秋而宴安逸樂之是務吾恐天保采薇諸詩未必作也天灾譴告之日而恐懼修省之不存吾恐六月車攻等詩未必作也是則憂勤恐懼之心又文武宣王致治之大本而今日取法之先務也

公論不能以自伸必維持有人則公論為可伸詩之美刺好惡一公論之淵藪也人才者公論之所由見言路者公論之所由達國用者公論之所由急今賢者弗用用者弗賢鸞鳳方鳴鴟鴞間桀而公論鬱於人才之不辨矣其視棫樸之官人同乎否乎同己者進異己者退騶馬倦鳴臺烏積噤而公論窒於言路之不通矣其視敬之之進戒同乎否乎軍旅煩興斧藏亦立鵞眼告竭鹿幣積輕而公論窘於國用之不紓矣其視魯頌之足用同乎否乎

事料漢宣帝授詩於東海澓中翁本紀 唐穆宗以章處厚路隋為侍讀召入太液亭講關雎儒林 唐文宗坐延英論詩鄭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夫風小大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本傳 本朝仁宗皇祐五年帝曰朕思為君之道善惡皆欲得聞況詩三百皆聖人所刪定義存勸戒豈當有避也講匪風篇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亨小鮮義與此同否 講小旻篇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帝謂趙師民曰以水喻政其有旨哉並編 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木瓜美齊威公而載之衛國風蓋自衛觀之威公繼絕誠可美自齊觀之威公專封亦可罪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罪故不載之齊國風而載之衛國風也 孝宗淳熙六年詔漕臣通融財計有曰汝不聞黍苗之詩乎我任我輦我車我牛謂美召伯能成轉餉之功後世以是名官寧無意耶曰陰雨膏之言養民如陰雨也其卒章曰王心則寧言家給人足乃能安王之心也並政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九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

聖學門

經筵五　講周禮　以聖經聖心立說

名流舉業

策頭 聖經之旨垂日星聖心之仁參天地以淺功近利測聖經之旨者學術之誤也以深思遠慮賛聖君之仁者責難之恭也測聖經之旨賛聖心之仁非釋經者之責乎六典著書理財莫詳焉然詳理其出而非專理其入也是何也井田之法至周大備什一之行頌聲溢矣有如閭里版圖之數田野夫家之數設官分職參稽互考而斯民自生齒以上悉登其數於天府天子拜而受其書冢宰貳之以賛其治即此一意則九賦財賄之斂非為利也

策段 載嘗考之鄭氏援漢事釋周制如口率出泉遂以為丁錢彼誠見漢有口賦有筭賦限年如此其嚴取數如此其倍文帝舊額之略減昭帝五口之僅蠲因事給復指為異息又未知併免其筭錢與否也然則為漢之民亦艱矣漢儒之陋訓詁之鑿一至於此千載而下至於援國服為息之說以濟聚斂之奸者長國家而務財用漢儒實啓之

載考周典冢宰制國用於九賦九貢之後必有九式均節之制一人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之間皆有定式而百官有司之失物辟名盡得以隄防之節而後用用而復節既無泥沙之用必無錙銖之取自式法不行而後上下交征有如後世之弊然後知周典為百王不易之大法也吾君勤約之風形於上下吾相又以九式之法清財用之源外廷對補之請可卻州縣椿解之數必稽則丁賦之已蠲者不復再歛桂海氷天永無二志亦可助天朝之保障矣先儒謂周禮天官非器識洪深者不足以觀之

事料 唐太宗問三代損益何者為當魏證曰宜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臣請以周典惟所施行翌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眞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誠哉深乎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文中子禮樂事）錄　本朝仁宗至和元年講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飢饉州縣不能存卹餓殍所迫遂致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二年講視祲上謂講官盧士宗曰妖祥之興皆由人事君人者必在修德以承天意　嘉祐二年王洙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並長編）神宗熙寧二年御邇英閣時說書呂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數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與夫修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上曰惠卿之言如何司馬光曰正月置於象魏乃舊章猶四時之首屬民讀法也天子恐諸侯變禮易樂故巡狩以考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皆非變法也

經筵六　講禮記　以講明推行立說

策頭 講明聖經之理者若難而實易力行聖經之理者若易而實難蓋中庸大學之書聖賢垂世之指南也道統淵源聖賢脉絡互載於二書以章句而攷之固不能合異以爲同即義理而推之則不能別同以爲異蓋天下之理一而已矣以爲有二則非理也人主惟能合二書之旨要而觀之則聖賢之理得矣

策段 明善誠身中庸之所謂機栝致知誠意大學之自有源流二者似不能同然用以明善者此誠也推以致知者亦此誠也而謂二經有二理可乎人主惟能盡力行之實充中庸之誠也則位天地贊化育盡物之性無往而不可雖匹夫匹婦亦可與行與知矣苟惟不能充是誠也則聖人猶且不知不能而況於民之反中庸者乎人主而能盡力行之實充大學之誠也則自明德以至於致知自知至以至於天下平莫不次第而舉矣苟惟不能充是誠也則忿懥恐懼或得移吾之所守好樂憂患或得以蔽吾之所見而莫知所適從矣由是言之則人主讀中庸大學之書必求以充中庸大學之誠充是誠而施於用則天下無餘事讀是書而不能充是誠則講學皆虛文此不易之論也

恭惟皇上聖德天縱問學日新而諸儒遭時遇主皆以推明實德爲急務抑何幸邪其以大學言者蓋知治國平天下自正心誠意始也其以中庸爲言者蓋知天下國家之九經自至誠盡性始也或以正心誠意言或以至誠盡性言充廣見聞斯爲至矣繼自今必正心必誠意而究極夫治國平天下之事則無愧於大學必至誠必盡性而振舉夫天下國家之九經則無愧於中庸否則君徒以是而講習臣徒以是而勸講而實用不究竟何補哉昔孝宗評論禮記謂中庸九經一段最關治道而朱文公傳大學章句其大旨曰外以極規模之大內以盡節目之詳凡以此也

事料 漢文帝令博士剌六經作王制〈郊志〉 武帝與公卿議封禪而群臣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不能辨明〈同上〉 本朝太宗淳化三年詔刻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於外者幷賜進士孫何等令爲坐右之戒 仁宗天聖五年賜進士王堯臣等御詩及中庸篇一軸上先命中書錄中庸篇令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復陳之 神宗熙寧元年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非是上以爲然曰禮記既不皆法言擇其有補者講之如何安石曰陛下必欲聞法言宜改他經〈續長編〉 孝宗淳熙四年上曰易詩書累朝皆講如禮記中庸篇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段最關治道〈聖政〉 朱文公熹應詔上孝宗書致格知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孔子集厥大成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本末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今見於戴氏所記所謂大學

篇是也故程顥與其弟頤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臣願陛下留意於此

經筵七　講春秋經傳　以依經爲斷立說

策頭 講明春秋之故實固不可以無傳發明春秋之大義又不可以拘於傳何則春秋約魯史而成書雖係之魯而所書非止一國也雖作於夫子而所述非止於一代也前後之殊時見聞之異論非攷諸三傳之所載則經之事迹亦未易以盡識此則傳之不可無伊川先生所謂以傳攷經之事迹是也若無聖經大意則在於貴中國而賤夷狄尊王室而卑諸侯正權綱而抑強僭重法度而惡改作凡昔聖人扶持世教之大意固不以傳而明亦不以傳而晦此則傳之不可拘而昌黎先生所謂以三傳束高閣而獨究遺經者是也

策段 故左氏考事雖精足以爲經之按而不知大義者不足以爲春秋之膏肓公穀義理稍精足以窺經之班而踈於考事者亦不足爲春秋之贅疣王氏詆以斷爛朝報廢是經於典章大備之日王氏之學秪自絕春秋之尊太山喬岳自若也胡氏作爲訓解扶此學於兵戈甫定之日胡氏之學固有光亦即春秋之陽和一脉所逹也　昔胡文定公最爲精於春秋作爲訓解眞得聖人之大意未嘗拘於三傳之說我高宗皇帝嘗觀其書深加奬異置之宮中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其所以復興王室振起國威者皆自此書得之

事料 漢景帝好公羊胡毋生之學其道盛於武帝（穀梁傳叙）武帝詔曰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前漢匈奴傳）董仲舒制策曰臣謹按春秋謂一爲元之意又云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董仲舒傳）天子覽觀春秋之林（司馬相如傳）　武帝使瑕丘江公與董仲舒議而公孫弘本爲公羊學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儒林傳）　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復立穀梁春秋　明帝十歲能通春秋（本紀）章帝即位特好古文左氏傳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帝使出左氏傳大義逵於是謹摘左氏傳三十事尤著明者皆君臣之大義父子之紀綱（本傳）唐文宗讀春秋至閽弑吳子餘祭問閽何人李訓對曰今宦人也於是內謀剪除（許康佐傳）本朝眞宗命學士講春秋帝曰深資政理無如此書（帝紀）仁宗慶曆四年上問輔臣春秋三傳異同之義賈昌朝對左氏多記公羊穀梁專解經旨大抵皆以尊王室正賞罰爲意上然之（長編）　高宗紹興二年上令胡安國兼讀春秋仍諭以隨事解釋不必作義朕將咨訪　三年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上謂俯曰魯威公弑立天王乃使其宰往聘失刑政矣故書名以貶之　七年趙鼎言胡安國昨進春秋解必嘗經聖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間用傳注頗能發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繫年錄）　高宗朝胡安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初荆公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廢之不列於學官公曰先聖親手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用夏變夷殆由此乎（行狀）

經筵八　講語孟　以講明仁政立說

策頭 觀孔子如有用我朞月可也之論而後知魯論之功用觀孟子如欲平治舍我其誰之論而後知鄒書之功用讀乎論孟而不知其功用不善讀論孟者也識其功用而不尋其根柢不善識其功用者也根柢者何曰仁而已何者洙泗講明言言皆仁齊梁問答句句皆仁豈不以仁在天為元在四端為首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則興不仁則廢仁則存不仁則亡仁則榮不仁則辱

策段 孔孟之所謂仁者言刑則必曰措刑言兵則必曰寢兵言賦則必曰薄賦言當世則必曰唐虞三代言軍旅則不如俎豆禮樂言獄訟則不如庠序學校立已則必立人達已則必達人由其農桑隴畝推而男有餘粟女有餘布此仁之溥也由其長長幼幼推而養生送死仰事俯育此仁之暢也用此仁而得邦家則綏來動和如之何而可及用此仁而為邦則四代禮樂將蔚乎而可觀然則魯論一書豈無用之空談也哉用此仁而行王政則有不可勝用之仁用此仁而運天下則有若反掌之易然則孟子一書又豈無用之空談也哉○矧今人君以仁立國大臣以仁立家而士大夫當以仁立身是故學孔子之學必當佩服乎節用愛人之訓學孟子之學必當充廣乎惻隱不忍之心仲舒陳任德不任刑之語吾何可以不如仲舒龔黃任撫安牧養之責吾何可以不如龔黃誠如是也必不操苛撓之戈必不駕剝膚之車必不驅猛政之虎而肆橫斂之蛇萌拆其枯槁可也沾濡其焦涸可也鮮麗其晦冥振興其疲劣皆可也東南三百年之社稷所恃以有立者惟仁厚一綫之脉耳詎可日朘而月削乎

事料 漢明帝詔朕通論語未之有明（本傳）宣帝年十八師受論語（本紀）光武建武中包咸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儒林傳）章帝元和二年命儒者講論語（本紀）唐穆宗問學者安得其要辥放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漢時首立於學官（本傳）本朝眞宗曰孔子言管仲如其仁召忽以忠死管仲不能死其節為臣之道當若是乎（事實）仁宗皇祐元年講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帝曰若後代人君任臣得人代天工而不私者人君亦可以無為也（會要）皇祐元年講直哉史魚帝曰蘧伯王信君子矣而不若史魚之直（事實）英宗嘉祐八年呂公著講有朋自遠方來言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朋友講習又講孟子今之樂猶古之樂者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荅顏淵之言孔子所言為邦之正道孟子所言救世之急務又講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曰公劉非好貨乃是厚民太王非好色乃是正家（長編）哲宗伊川講筵為説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言行錄）高宗建炎八年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徵事耳孟子遂謂是心足以王朕切疑之張九成曰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繫年錄）孝宗淳熙八年上曰朕每守兩句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朕每於臣下未嘗有一毫輕侮之心皆待以禮至於玩好之物有來獻者未嘗受之[illegible]寧宗方居潛邸時嘗

對講官陳傅良述臧倉毀隅孟子講義引筆而斷曰君子小人之機須是他人君見善明用心剛方得

經筵九　講通鑑　以定體微意立說

策頭知有史之定體又知有史之微意而後可與言史矣善者録之以爲勸不善者書之以爲戒此史之定體也善有所不必録惡有所不必書此又史之微意也昔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立百王之大法魯史之文止於紀實而春秋則始寓褒貶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然而春秋之作亦有直筆其事不必皆寓褒貶於其間至於或筆或削抑揚變化微而顯婉而成章此則微意之所存春秋之大旨如此而已

策段通鑑○𣃔迁固之紀傳而爲編年其倣春秋之法歟而律以春秋之法有未能盡合者何哉蓋有史之定體有史之微意定體止於紀實而微意始有褒貶爲乎徬徨宗國援天引神其志非不可嘉也然投身魚腹則迹涉於奇矣留侯爲太子招四皓以成羽翼而國本賴以不搖其功非不可尚也然爲太子畫策以脅制其父則謀涉於譎矣此通鑑之所以不録是之謂作史之微意至於子雲之仕莽而取投閣之辱文若之佐魏而一死不足以蓋其愆大節一虧没齒餘恨此固不必論矣然事關於國家之大愿而不録何以紀實不没其惡所以爲萬世事君之戒此通鑑之所以必書是之謂作史之常體由此觀之通鑑之作雖不盡合於春秋而實有得於春秋

温公之通鑑所以倣春秋之編年朱文公之綱目又因春秋以寓春秋之筆削通鑑以魏爲正統而綱目黜之通鑑書蜀入寇而綱目削之此眞有得於春秋之法也彼蘇老泉謂從之春秋亂耶僭散耶愚未敢以爲信

事料本朝神宗熈寧元年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至蘇秦約六國從事對曰秦儀爲縱横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治二年司馬光讀資治通鑑至曹參代蕭何爲相國一遵何故規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編正長　高宗紹興六年上謂輔臣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皆有益於治道觀此書即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識若通鑑止可以爲諫書耳　孝宗乾道三年上曰朕惟愛資治通鑑每斷一事不過數語而意足理暢苟輝奏通鑑最切實學上曰此乃萬世不刋之書而於人主尤切實事

經筵十　讀祖訓　以心寓於政立說

策頭有帝王之政有帝王之心帝王之政載於一書之中帝王之心超乎一書之表載於書者其經畫設施也超於書者其精神心術也臨以君德肅以朝綱維以人才輯以吏治内而錢幣之通融外而將士之奮勵凡若是者皆記載之所可模寫也故曰載於一書之中思付託之惟艱念興圖之未復一念之烈雷厲風飛一念之運乾旋坤轉早作夜思晝驚夕

惕凡若是者非記載之所可形容也故曰　乎一書之表
策段嘗讀孝宗之政必有得於孝宗之心且孝宗之可得而
模寫者何如也悅親以孝講學以勤君德彰矣不以私害公
不以恩廢法朝綱肅矣即位未幾首召二十八年淪棄之忠
鯁而舉當世之英豪津津皆生意矣人才之翕集為如何宰
執不視事則慮其積壓給舍不封駁則導以聽從其吏治之
興起為如何多蓄見錢以通楮五舉大閱以勵兵其兵財之
兼備又如何記之實録載之寶訓後盛德之形容彰累朝之
盛事儒紳因之以勸講九重籍之以憲章是則帝王之政
於一書之中者也若夫孝宗之不可得而形容者何如也洪
惟我朝以巍巍配天之鉅業金甌無缺之天下運厄中天王
綱板蕩遂使一家文軌中隔華夷萬里江山半分南北痛心
疾首啻奚齊城之未復枕戈待旦不止越讐之未報機會未
至隱忍待時故聖訓有曰朕心一日常行天下一遭推此念
也其奮發激烈之志當如何哉此非帝王之心超於一書之
外者乎　我先皇嗣位以來講寶訓於經筵讀聖政於暇日
乃嘉泰初年臣僚奏請有曰思孝宗燕翼之謀考孝宗已行
之實一語一默一政一令必合乎孝宗嗚呼繼自今文子文
孫其立政立心何可不以孝宗為法乎
事料漢魏相好觀漢故事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
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奏請施行故事詔書凡三十二
事本傳唐陸贄奏德宗願以正觀故事為模楷使太宗風烈重
光於聖代奏議憲宗讀列聖實録見正觀開元故事竦慕不知
釋卷舊史文宗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本紀贊宣宗書正觀政要
於屏風毎正色拱手而讀之通鑑宣宗出金鏡書太宗所製也
曰卿為我舉其要令孫緬摘語曰任賢享天下之福本傳本朝
仁宗景祐四年讀正說謹罰篇帝曰深文峻法誠非善政
慶曆五年進讀經武要略　哲宗元祐元年韓維讀三朝寶
訓至真宗不殺羊羔因奏言此特小善爾然推是心以及天
下則仁不可勝用也　七年范祖禹言臣嘗采集仁宗聖政
得數百事欲乞撰録成書上進少資睿覽監成憲皆舉而行
以副群生之所願編並長　高宗紹興四年謝克家奏故翰林學
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
仁皇訓典帝學二書深益治道可備睿覽　九年史館言祖
宗實録已進太祖太宗餘見令繕寫上曰朕要見章聖景德
中講和後故事今日可以遵行會要　孝宗淳熙七年史浩侍講
周必大奏事上曰讀三朝寶訓幾時終篇朕樂聞祖宗謨訓
日盡一卷亦未為多雖雙日及休暇亦當特坐　八年史浩
讀正說正心篇論黃帝無為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為者豈宴
安無所事之謂乎又讀剛斷篇武帝知郭解能使將軍為言
其家不貧上曰武帝如此可謂洞照事情又讀大中篇論為
政之道本乎大中上曰勿渾渾而濁勿察察而明即此理也
並文堅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一

聖學門

聖製 附 聖翰

名流舉學

立意發端 聖作與天同文○有帝王之文有經生學士之文帝王之文文之經天緯地者也經生學士之文文之通經博史者也故論聖作之文當以帝王之文論不當以經生學士之文論當以文之經天緯地者論不當以文之通經博史者論粤自伏羲氏畫八卦以極陰陽之變類事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華洪荒之俗文字蓋始於此而八卦不以文名書契不以字顯自是以來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其煥有之章載賡之歌文敷四海文治天下與夫洋洋之謨偉然之章無非經緯天地軌範帝王非徒為文而已也聖人之文大略亦可見矣

歌詩初非苟作○天下之善言者至歌詩而止歌詩之善鳴者至法度而止夫歌詩作於廟堂之上者其意深矣豈絺章繪句專為靡麗以角無用之空言哉更相敕厲昭君臣之同德寓警戒之深思於是乎在故非盛德之主不能倡之於先非法度之言不能和之於後李德裕嘗進丹扆六箴其規切非不周悉也憲武雖優詔褒荅而俯賡之篇卒無聞焉況能率先示勸於臣下乎愚故曰非盛德之主不能倡之於先者此也唐太宗嘗為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以謂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罔不奉詔故曰非法度之言不可和之於後者此也

稽古偉議 虞周製作之文○夫所謂製作者凡以取其能相警戒也凡以取其能主文而譎諫也故虞舜之歌則曰股肱喜元首起百工熙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蓋當颺言之際治既已定功既已成六府既已修三事既已允治則君臣上下相與勑戒以保固天命之時故序元首股肱之道以是作歌而欲不失其事之時幾也文武之雅則曰如月之常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蓋當天保之際基本已固福祿已茂事業已興政事已成則陰陽萬物所以盈虧升降成壞盛衰之時故序君子之以道御時而欲不失其畢厚多益之道也夫君臣之賡歌者固如此豈曰騁文辭審清濁為畫餅之可悅哉

書銘心學所形○曰日新又日新成湯盤銘之語也而湯之進德者不獨在銘盤之時敬勝怠義勝慾武王銘几之辭也而武王之飭躬者不獨在銘几之際蓋自古人君寓戒於心畫者非難而致謹於心學為難盤銘在前澡滌必見湯固不敢玩視矣然湯之自警豈外是而少怠乎几銘在目坐作必觀武王固不敢忽視矣然武王之自戒豈外是而少弛乎故制心以禮樂湯有胷中之盤銘五事敬用武王有胷中之几銘比論古今帝王之學者所當深致辨也

法祖嘉猷 祖宗文本於學○愚嘗拜觀真宗之聖製矣進士

有詩崇儒有論所以振文教之隆龍圖有贊太淸有記所以
示圖籍之尊歌寫念農吟咏貴食所以重邦本之貴然眞宗
之文非專於文也觀其與王元之極論王老之文且謂彫纖
之言豈足軫慮則知我眞宗之所製無非學之所充歟又嘗
拜觀孝宗聖製矣喜晴托詠秋雨述懷所以述規恢之志詩
播泠泉吟薦郊禮所以述孝敬之念用人著論秘閣著詩所
以表敬臣之心然孝宗之文非泥於文也觀其序高宗之聖
政曰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求之渾渾之書則知孝宗之
所製無非學之所積歟

時文警段心法書法之妙○廼者游神淸閒之燕覃思蠖濩
之居親洒仙毫濬發天藻會萃數聖人之言而彙寫於一聖
人之手猗歟盛哉然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心法之妙固以書
法而傳而書法之傳則以治法而著夫尊其所聞又當行其
所知皇文昭回非特雕琢曼辭也奎畫璀璨非特粉飾美觀
也隆帝王之名則當行帝王之事崇聖賢之訓則當推聖賢
之心以之修身則克勤克儉之訓罔淫于游之戒可尊也以
之齊家則親睦九族之法關雎正始之道可行也以之治國
平天下則尊賢柔遠復禮歸仁推心行仁之語皆可法也則
道之精神又當運於治法矣

作歌不忘乎民○歌詩之作所以攄中心之所欲而形之言
辭也衆人之言喜則肆憂則若發為歌詩無非快乎已之私
聖人以天下為度故逸能思初安能惟始發為歌詩無非憂
天下之仁切觀帝舜之用心非惟與臣下賡歌之際為然雖
鼓琴自娛之時亦不忘生養天下之道其詩有曰南風之薰
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方
其鳴絃歌是詩也倘民慍之未解必思所以解之民財之未
阜必思所以阜之生息長養期納天下於富庶之域庶幾鼓
琴自娛於吾心可無愧焉

綺語騈珠

簡易之訓範圍兩儀　典謨數語渾灝無涯

昭回之光下飾萬物　盤誥諸篇聱牙未免

昭雲漢麗日星無非經國家之業　鸞翔鳳翥

寫心畫形筆端莫匪關風化之原　魚躍鳶飛

當今獻策制作當期於用○恭惟皇上以宗社之靈祖宗之
福篤生令德玉裕川冲大寶親承將盈二紀當宸居恭默之
日加聖學就將之功嗜欲寡而識度弘閱歷多而涵養熟悟
先聖之格言褒先哲之遺訓旨酒是惡座右有箴古訓緝熙
講殿有記沉潛理奥統一聖眞親承精一之傳仰接帝王之
軌道之元氣固已會於心法矣

定見當加踐行○仰惟皇上玩聖學以沉潛於翰墨以游戲
一去一取見確識明自非聖性之高遠加以聖學之淵深洞
識古今熟察義理何以能若是哉是今日固能以定見而融
道學也然而定見雖難定力尤難知是道之原流則當反而
求之於心吾心無定力則轉移矣豈不愧於今日之聖製乎

知是道之宗派則當反而求之於心吾心無定力則差舛矣又豈不愧於今日之聖製乎以定見決於先以定力主於後始也望聖賢而若遠終則與聖人而同歸矣

立意收結 惟賡載為至言○雖然君臣誦詠乃賡載歌固古人所尚而言不足以示戒意不在於持盈上無以風化乎下下無以風刺乎上亦不足貴也昔之盡此道者其惟虞舜皋陶之相遇乎此元首明而股肱良元首叢脞而股肱惰萬世之下所以稱美而無窮也皇上摛睿藻灑宸翰俯降奎文昭示雲漢以粉飾乎皇墳可謂蕩蕩無名而煥乎其有文章天縱之將聖又多能者也故其敬天有圖則欽若寓焉旨酒有箴則檢制嚴焉自餘兢兢業業形於篇詠者寸晷之下未易殫述而侍臣賡和咸星拱以附斗極之光者亦如有虞之盛焉蓋聞君臣同德乃能昭美意於篇章憂勤至深乃能寓警戒於歌詠故或者謂成王無唱雖愈於太宗而終不若帝庸作歌為能盡君道也瀛臣無和雖愈於公權而終不若拜手而言為能盡臣道也今日上唱下和相得益彰而虞廷賡載之美于茲復見執事盍泚筆以紀其盛事云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曰山下有火賁（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革）風行上上渙（易）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詩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同上）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詩雲漢）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燦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劉禹錫文）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柳子）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上同）經天緯地曰文左奎主文章（天文志）

歷代事實 堯煥乎其有文章（語）堯文經天地（漢書注禹）舜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益稷）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史記）虞夏之書渾渾爾周書噩噩爾（湯問神）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藝文志）武王因尚父教以仁守天下王惕然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為銘焉至於几楹盥盤杖帶鳥觴豆戶牖弓劍皆銘焉（大戴禮）漢高祖過沛宮酒酣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作鴻鵠歌（本紀）武帝作白麟赤鴈芝房瓠子寶鼎天馬之歌（漢史）光武以手迹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從史帝紀）唐太宗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回紀傳）正觀中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正觀二年帝著金鏡述以示侍臣其略曰任賢享天下之福（唐史）又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冲霄假羽翼股肱之寄在忠力（唐本傳）

皇朝典章 太祖建隆三年上自贊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贊（編）太宗興國二年覆試進士自為詩二章賜之　八年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閤門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　端拱元年作東郊籍田詩賜近臣　真

宗祥符二年上嘗作文武七條曰朕念漢制刺史以六條察吏武臣有諸葛亮七戒朕今參求要道以儆勵群臣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今可以幷賜一軸　三年上曰朕居安慮危罔敢暇逸嘗著文自警置之座右乃出廩食吟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　五年上作祥瑞論勤政論俗吏辨　仁宗作觀文鑒古圖危竿諭　神宗作通鑑序景福殿庫詩　高宗作中和堂詩損齋記　紹興十四年上幸學謁先聖先師自御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　孝宗作用人論春賦喜晴詩　淳熙八年作原道辨其末云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其惟聖人為能同之

先正論建 陳次升奏曰略墳典之大道好彫虫之小技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者此腐儒之所為而盛德行志功名者鄙之況帝王日有萬幾而盡心於草莽之間者極意於煙霞之表將焉用之

文集著述 呂東萊云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綜以元氣之機軸斲以熒陽之斧斤濯以江漢之濤瀾挾以雲漢之黼黻日月雷霆嵩衡岱華郊墟毓秀來往筆端舜之賡歌載在虞書纔數語耳太音希聲一唱三歎主上以文化天下其經天緯地固與造物者俱運於混茫之中文集 陳止齋云故崆峒之碑漫滅脫漏十不存一後世猶想陶唐氏之遺風則競傳而寶之岐陽石鼓之文寂寥簡短至不可考後世或以為周宣王之作則形之歌詠極其揄揚豈不以聖人心聲之美或寓於此上同

聖製二

以文自道出立說

策頭 道有元氣聖人之所以涵養者在心法道有脈絡聖人之所以紬繹者在書法道有精神聖人之所運用者在治法夫道原于天圭角不露天生聖人出為宗主心意領會於朝夕講究之間源流灌輸於數千百載之上此非涵養元氣在心法乎然道有正統學有正傳非聖人至言不足以紀述非天下至文不足以發揮光聖賢於既往述統緒於將來此非紬繹脈絡在書法乎迨夫統傳既正學力既充會於心者必體於身形於言者必闡於用化同天運政與日新又豈非運用精神在治法乎

策段 論今日聖製之盛者當曰以定見融道學以定力守道學蓋有定見則可以會聖賢傳道之原委此道學之所以自本自根者也有定力則可以體聖賢立道之功用此道學之所流行不已者也定見凝於宸章發露之初而去取皆實論定以固於奎文宣布之後而踐履皆實理是豈不足以揄揚今日之聖製乎　夫聖人之道發而為文也則布造化於紙上散陽和於筆端嬈墳襲經夏韶切渼滿心而溢不足以費其精神肆筆而成不足以役其念慮此如天地之散為風雲為雨露為日月河漢而不可掩也故是文也當以天地論而

不當以經生學士論當以聖道論而不當以一技一藝論當以彌綸造化轇轕宇宙論而不當以辭藻為工製作為巧論

事證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書序 本朝高宗紹興十四年上幸學謁先聖先師因御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喻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威儀海宇聿崇　孝宗淳熙八年作原道辨其末云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其惟聖人為能同之

聖翰　以發揮實意立說

策頭 輝映星辰昭回雲漢在人君固能發揮治化之原奉承睿旨紬繹德音在臣子貴能講明治化之實夫帝王書法與天地並與元氣侔非徒曰銀鉤鐵畫鸞翔鳳翥而已非徒曰橫風疾雨舒雲捲霧而已一義寓於一言之間一理形於一辭之表胚胎乎萬化關係於國家是之謂發揮治化之原經筵講讀密邇王前必勉君於道格君之非條畫事體上當帝心毋為文具而已指陳治端裨補袞職毋應故事而已審思之明辨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是之謂講明治化之實

策段 伏羲一畫運太極之樞仲尼一字挈皇綱之紐若此者可以體求乎推而求之炎黃少昊其見於穗書雲書鸞鳳之書氏淳事簡之意象也唐虞夏禹其形於典謨事迹者衣裳玉帛之影響也周宣王猶嗟峨鐫功德至于石鼓者彷彿乎旆旌之悠悠車馬之轔轔也是雖法帖之闕所載籀書之疑沂祖則不必拘矣漢唐以來書不類古寄其意於翰墨亦可觀矣漢之一札十行可以見聖主唐之飛白賜書可以厲忠臣　淡者以其眩露天巧矜耀耳目固矣然而收復人心之意扶持國家之心亦未嘗不於鉤勒縈綰之迹見之矣　噫雲章奎畫煥爛陸離遠跨皇王近轢秦漢固莫盛於我朝尤莫於今日是不可不深體其初意也書奉法除姦意在飭吏書四民安樂意在憂民玉堂飛翰則崇儒之意隆祕閣賜書則尊經之意重端敏以旌純臣寅亮以答元輔與夫六經之書明良慶會之賜莫非神心睿志之所運豈若經生學士濡滯毫末區區焉膠其體求其工哉

欽惟祖宗潛心學問游神翰墨以書法而寓心畫則粲然雲漢之昭回也以書畫而範心君則截然梓匠之準繩也其在漢君也有因書札之頒而發其人一見稱聖之歎者而我祖宗以書法自娛者實似之其在唐君也有因書法之問而來其臣心正筆正之諫者而我祖宗以書畫自警者深得之故高宗損齋有記孝宗敬天有圖非圖與記則寡慾畏天之誠固無所寓徒寓之圖與記而不思寡慾畏天之實與圖記之摹寫者何若正恐圖記自圖記而躬行自躬行也

恭惟皇上天資淵粹聖學就將聽政閒暇游心翰藻邇者嘉惠儒宗風勵後學大書宸翰寵賁考亭其崇儒重道可謂至

矣講臣榮拜畀及後昆孔室侈觀光增先哲繼今以往後學可不知所趨向乎吾謂保烏號之弓不如保此書存曲阜之穫不如存此書猗歟盛哉眞儒者之至榮也

事料 光武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後漢書循吏傳序）唐太宗賜李靖手札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本傳）又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本傳）穆宗問柳公權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上知其以筆諫也（本傳）本朝太宗銳意書翰兼通篆籀八分飛白行草之學嘗曰孝經百行之本朕當親書勒之碑陰（實錄）雍熙二年出御草書扇賜近臣謂宋琪曰朕聽政之暇未嘗畫寢讀書寫字正得其趣正書之外草書飛白尤妥臨學雖非帝王事業但畋游聲樂性所不好宮中惟書籍筆札而已琪曰陛下躬親庶務方更讀書染翰無有棄心信聖心務學之至也（以上同）淳化五年出御草書飛白賜近臣上謂以、曰夫欲學書當先澄神靜慮與在筆端方臻其妙朕聽政之暇以此自娛耳（寶訓）眞宗祥符二年遣使以太宗御製御書六十二卷賜輔臣人一本皆未嘗頒示於外者（上同）仁帝天禧中上在東宮賜張文懿公士遜十二字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又曰日新其德蘇軾為之贊（蘇文）慶曆四年於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顧丁度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治者書以分賜卿等書文儒二字賜張方平皇祐中飛白書博學二字賜張錫（編文）哲宗時御書唐人詩賜范祖禹等各一首（范祖禹家傳）高宗建炎二年宰臣謝賜御書資治通鑑第四冊上因曰朕退朝省覽四方章奏多游意於翰墨不以為倦（聖政）七月時上親寫旅獒及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於座右素屏宣示宰執甲辰黃潛善等謝曰陛下於書取謹德昭德之義於易取尚賢畜賢之道蓋正心誠意以齊家治國者在德立政造事以致君澤民者在賢與孟軻之格言皆今日之急務因知心術之妙不以字書為工也　紹興九年秦檜乞以上所賜御書眞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示後世且以見陛下留意翰墨意在以孝治天下（聖政）

呂東萊云蓋自太宗銳意筆札列聖相承俱造神妙眞宗發揚謚翰出示廷臣或閱於內閣而命宗謂為序或問於太清而與王旦賦詩仁宗端拱無為筆勢皆有法度寶文延和之所觀崇政邇英之宣示飛白琳宮之榜篆額勳戚之碑至賚元之賜宰臣奏稱神筆奇奧非凡可及良有以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一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二

君道門

君心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主靜足以制動○人主之心主於靜則靜足以制天下之動人主之心感於動則動反足以累吾心之靜靜者吾之一太極也使吾心之誠主於靜則事而不事於事物而不物於物渾渾焉淪淪焉一太極之融會矣天下之動必不能爲靜之累動者吾心之一湍水也使吾心而誠感於動則事而始事於事物而始物於物之東焉之西焉一湍水之奔決矣吾心之靜始不免爲動所制靜何以制天下之動哉曰我以其一彼以其二我以其天彼以其人處宮闈必如處郊廟彼繁音冶色之至吾前者自不能爲心之稂莠遠戚昵如遠小人彼濫求私請之至吾前者自不能爲心之塵滓防閹宦如防寇盜彼旁蹊曲徑之至吾前者自不能爲心之桎梏其愛近屬也愛之必如圭璋其止詹綿也止之必如限界不爲事撓不爲物遷如是則一靜自足以制百動矣愚故曰人主之心主於靜則靜足以制天下之動動何以累吾心之靜哉曰我以其二彼亦參以二我以其人彼亦參以人居宮闈甚於居媟近彼柔言巽語之在吾前者始得以爲心之蟊蠹近戚昵甚於近正人彼附耳巧辭之在吾前者始得以爲之心蟊賊待閹宦甚於待兄弟彼奸脣佞舌之在吾前者始得爲心之陷穽其視近屬也則必疾視如寇讎其待詹綿也則必妄費如瓦礫隨事而往隨物而流如是則百動始得以攻一靜矣愚故曰人主之心感於動則動反足以累吾心之靜

養心制心之學○有養心之學有制心之法仁義溫純道德浸潤優游涵泳出乎自然所以涵養其心者也檃括誠陳繩墨誠設拘持窘束有以使然所以操制其心者也然而涵養之學不明而徒區區於強揠以爲功則不足與論心學矣心爲一身之主衆理之會方其虛一淸淳寂然不動端倪未萌至理森然肫肫其仁粹乎其不雜也洞洞其敬澹乎其無僞也明鑑不足以喻其澄止水不足以喻其淸其將用則如燈發於燼而燭四隅也其既用則如游騎之收而太虛無瑕也耳目之視聽此爲之聰明手足之擧履此爲之運動眞境虛明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靜而得其宗動而適其正存其本然之體而養於未發之初此善於涵養其心者也世移風陋朴散眞漓靈源易汩夷途易迷境變斯遷竇開莫窒投隙抵罅爲厥心疾故不操則不存不守則不固血氣害心之賊嚴而防焉嗜慾蠹心之蟲揮而去焉懼意馬之易馳而難制則拑韁不敢一日弛慮心茅之難梱而易萌則芟夷不敢一日廢道未足以勝情而道與情交戰心未足以御氣而心與氣交攻膠膠焉擾擾焉日見其用力之勞而拘拘翦翦之態已形於造次顛沛之際此求以操制其心者也

君心爲治之本○人主先天下而善用其勢則運量於一心

而有餘後天下而為勢所用則譸酢於萬事而不足夫四封之内黜陟臧否而作於上者未必應乎下四封之外懷撫膺懲而脩於此者未必備乎彼緩急移於旦暮休戚變於斯須者天下之勢也勢豈有涯哉然而治雖散於萬端而無一不本於道道雖該乎萬有而皆在於人主之心古之聖人惟其有得於大本大原也故以一身為天下之勢而不為勢所用是以事不待其窮物必先其變於是有前知之智焉於是有闔闢之神焉於是有感人悟物之妙焉於是有祈天永命之理焉無意於公而人人皆公不名為責實而事事皆實無他以内治為外治之本又以君心為内治之本爾此豈隨事而經理因時而酬應者哉此豈弊弊於一政一令瑣瑣於一事一奪者哉又豈恝恝然與物為敵惴惴然以人為疑者哉

稽古偉論 歷代心學純駁○昔者孟軻嘗直指其綱領矣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此内治之驗也豈非在人主之心乎伯益嘗極言其本末矣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外治之驗也豈非在人主之心乎周之文武求之於心而得憂勤之正者也故其道既純而其治亦純漢唐之君求之於事而竊憂勤之似者也故其道既駁而其治亦駁嗟夫後世之治所以浸不如古者大抵求詳於耳目手足之間而忽略於精神心術之運故其憂為徒憂其勤為徒勤爾

後世心學不純○蓋天下之事得本原之大則雖難而實易窮節目之細則似是而實非漢唐之所以不三代者非無力格也非不富強也非不能討安生民非不能威制夷狄也徒以禹湯文武之心術不傳禹湯文武之道統不續方其初也乘人心厭亂之極故舉動少近古而功已倍之及其後也習安未幾而弊壞四起守文之君奉法之臣終日救過不給而所謂闔闢造化修舒陰陽通變宜民使人不倦者尚何望焉蓋太祖太宗庶幾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者由其天資之高而非有問學之力是以先儒謂高祖人欲分數猶未殲至太宗則無一念不出於人欲也貽謀之初其事已如此故後嗣子孫有憂勤而無補者有憂勤而不終者而二代六七百年之天下無非牽補之日架漏之時

法祖嘉猷 先正詳於格心○方温公諸賢以當世之正人申格心之正説大而掛於主德之純全詳而切於聖學之體要極而慮及於邪説之蠹蠹仁明武之奏豈不為君心之盤盂乎而猶有以邪僻浮薄之説為慮者務學正心之言豈不為君心之蓍龜乎而又有以正本澄源之説為先者夫先賢何不恃君德之已修而猶懼邪僻之易入不徒曰聖學之當務而惟恐本原之未正耶蓋我朝之盛雖常有諸君子正德格非之助亦時有一二邪佞厠隙投間之為諸賢素志以致主格心為念深慮吾君一把捏之不定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一視聽之少移則譸張為幻之端萌矣

先正格心議論○且以國朝諸君子立論之旨觀之論修心則謂當以仁明武為要論君之本在心則謂當以仁為體或

謂明君以務學為急而聖學以正心為要也或謂為治以正本澄源為先而人君無過則國勢尊安醜虜自服也以至為謹獨之說則謂萌于心之謂獨為格物之說則謂收其心而不放蓋溫公之所謂仁明武者此心之全德也范公之所謂仁者此心之本體也為論不同同在於正君心何必疑其或兼明與武或專主於仁乎胡公務學之言乃治心之綱領張公澄源之語乃立治之權輿為論不同亦同在於正君心何必疑其或主於務學或繼以澄源乎乃若謹獨之說格物之說此又皆先儒講明心學之工夫者也獨固不可以心言然心之未萌人所未見非獨而何格物固不止於收心然聖賢窮理先治其心不主於收心而何

時文警段 此心當防外誘○人君一心乃貫通天人之樞紐也主之者一而攻之者衆發於方寸而周乎三極造端於宮庭而著見於天下是故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借名器導僭亂之方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無所畏則戒心忘踈賢士則正論咈任喜怒則舉措偏可欲衆則恭儉衰是心一萌則天心之咈以是人心之怨以是最不可以不謹也導陽明而去陰濁于以承天心之所為進君子而退小人于以順人心之所好不以暗室屋漏而常如上帝之臨汝不以遐陬僻壤而常如千里之對面側身修行而非徒為應天之文布德施惠要必廣及民之實嚴恭儼恪而此心之敬常存

衰矜惻怛而此心之仁常在一念可以裂金石而感鬼神至誠可以孚豚魚而及草木而況於天乎而況於人乎

三才皆係於心○嘗觀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間在天則為禎祥為祲眚在地則為中國為外夷在人主之心則為德性為物慾三者同一陰陽也然灾祥之所以倚伏者非數夷夏之所以盛衰者非運機括脉絡皆兆於人主之心先民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慾行顧惟人主之心德性昭明與陽俱盛則至誠暢乎九垓明見照乎萬里鼓鐘聞外無隱不彰鶴鳴子和靡作不應自然析木天街星宿清潤祥風甘雨時若咸格而祲眚之陰不能為禎祥之累自然東鞮北女籠函貢琛桂海氷天梯航慕義而夷狄之陰不能為中國

之妖眚惟人主之心物慾昏熾與陰俱運則幽明隔於方寸禍變伏於眇綿妖氛戾證以類感從戾氣外邪乘間交作故必有彗孛飛流垂妖吐異旱乾水溢示警呈譴而禎祥之陽終為祲眚之所蔽必有封豕長蛇迭相吞噬中原舊土敢肆憑陵而中國之陽終為夷狄之所侵

心者一身之主宰○君者天下之主宰也心者又人主一身之主宰也心之為物恍兮若虛經緯萬方寂然不動該括萬里細入乎一塵大包乎六合斂之不形一握散之彌滿四海知所以治之則脩身齊家此其樞機治國平天下此其權輿不知所以治之則遇事而累於事應物而役於物室廬我君扶其左而莫支其右蟊賊內訌禦其西而莫抗其東此無形之

冠尤甚於有形之冠而聖賢之言治每於此焉拳拳者蓋非
末節細故比也

綺語驪珠

養之以戒謹恐懼終身未足以言功
動之以好回昏亂一朝不可勝其禍
一念之善為和氣為休證為天地交萬物通之泰
一念之惡為乖氣為咎證為天地不交萬物不通之否
天神天明臨照四方則衆正百祥各以類至而天地泰
人心人欲出入無時則群陰衆醜各以類至而天地否
精之則為靈明虛靜之府　心過則邪制邪為正
雜之則為塵垢滓穢之囊　心過則妄制妄為誠

當今獻策心以主一而定○誠使今日而定此心也則進藥
石於方壯徹桑土於未雨毋以戎亭虛候之喜而變前日羽
檄交馳之心也毋以敵不敢南之幸而變前日北顧憂懷之
心也毋以積倉峙粮之富而變前日賑恤流離之心也夫如
是君心一定而夷狄不得以干中國矣誠使今日而定此心
也則忠鯁直諒者進阿附容默者斥陳小雅盡廢之戒者諒
其忠毋以迎合取容之說而惑此心也進君臣克艱之規者
奬其直毋以揣摩希進之說而搖此心也辨其言苦言之異
者采其諫毋以旁蹊曲徑之說而蠱此心也夫如是則君心
一定而小人不得以間君子矣

君心當一於敬○區區愛君憂國之念猶謂龍陛尊嚴蟠坳
邃密體貌承弼言動史書聖心固一於敬矣不知退朝燕假
深宮蠖濩當此之時揆之聖心而果敬乎翠幄天開鴻儒星
拱敷陳 治鑑剴切帝心聖心固一於敬矣不知便嬖周旋子
女後先當此之時揆之聖心而果敬乎天變頻仍民生寡遂
邊庭不清國計未裕聖心固一於敬矣不知乾清坤夷屯亨
蠱飭當此之時揆之聖心而果敬乎

君心敬忽之判○夫此心之天至靈而不昧至大而無對常
得其正則私愛不溺憸壬不間聲色不亂讒諂不入靈臺瑩
徹而天地泰一失其正則彝倫之天汩於私暱聰明之天淪
於嬖倖好德之天戕於聲色敬賢之天蠱於宦寺人欲橫流
而邦國否故人臣欲格君心之非莫先於回君心之天天者
既囬則開陳誘掖一二言而有餘天者未囬則力爭極諫千
萬言而不足

主意收結養心貴主乎一○雖然一則誠不一則妄一則眞
不一則僞一則通不一則窒君心之貴於一也久矣昔嘗讀
易信斯言矣咸者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天人之間惟感與應其機則在君心故作易聖人
於咸而有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之戒蓋寂然不動有感而遂
通者存至誠不二有可以前知者在一之為用大矣哉是必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內庭與外廷為一出言有章威儀有
度而躬行與言語為一為善於鷄鳴待旦於昧爽清明之氣
晝夜為一篤實而與日俱新行健而與時偕極精粹之德終

始如一將見一則感感則應綏來動和而君與人爲一之德之純而君與天爲一大哉心乎斯其至矣厥今睿惺數經鴻儒講易聖心精一帝學高明蓋巳黙會於斯言矣草茅何所容喙

存誠資於輔養○然則若之何而可亦曰有格心之藥石耳微而下僚者不敢言顯而爲論思獻納者獨無汲長孺乃多慾之規乎遠而服釆者不可言近而爲輔學勸講者獨無魏鄭公十漸之諫乎下而一官一職者不盡言上之爲聚精會神者獨無陸敬輿聯篇累牘之疏乎司馬公范蜀公與張呂諸賢亦皆人耳今猶無之乎彼數公之立于朝獨未有有形之可慮也而猶空臆於格心之事今可以已安已治而爲愚爲諛乎文公又嘗曰心無限量與天地同其大但爲物欲間隔則小矣又曰天理人欲迭爲消長此進一步則彼必退一步此格心者所當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也愚敢終始借文公之言以效愚瞽且以見其不敢泛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大學）聖人之治虛其心（老子三章）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楊子）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董策）

歷代事實 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巳（莊子天道）文中子鼓南風鈞者曰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文中子）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謨）湯以禮制心（仲虺誥）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詩大明）惟克厥宅心（書立政）武王無貳爾心（詩大明）成上於緝熙單厥心（詩頌）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前漢匡衡疏）文帝思至德以承天心（溫舒路傳）宣帝游心帝王之術（郊祀志）唐太宗謂蕭瑀曰朕得良弓以示弓工乃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本紀）穆宗問用筆法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本傳）

皇朝典章 太祖皇帝脩大內既成坐寢殿中令洞闢諸門豁無壅蔽顧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寶錄）眞宗作正說正心篇曰心者身之本聖人正其心以治身治身以治天下身治則天下治矣　神宗朝司馬溫公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平生力學盡在是矣　呂正獻公上十事其三曰修身修身之道天地神明皆可感動　高宗嘗曰公心處事便是修德朕於天下事不敢以毫髮私其心　孝宗淳熙七年讀眞宗皇帝正說至正心篇論黃帝無爲而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爲者豈宴安無所事事之謂乎（聖政）

先正論述 仁宗寶元元年蘇舜欽應詔論地震春雷之異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巳修巳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矣　范祖禹論學於哲宗曰天下治亂係於人君之心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得其正故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

有不自稽古好學而能致也　光宗朝朱熹進言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於在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一心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竭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甚衆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

文集答石子平 屏山云堯舜之心見於從事者兢兢致道而已孳孳爲善而已惕然如有所警勉焉常若不及終日乾乾無少斷續安樂和易此心發之鄙詐邪慢此心拒之故一日兢兢孳孳一日堯舜也一歲兢兢孳孳一歲堯舜也日復日歲復歲焉洞達疏通與道不隔則予爲堯舜乎堯舜爲予乎蕩蕩巍巍復在吾目中矣堯舜論 鄭景望云人主惟有一心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此人主所當用力也

君心二　以心蠹難除立說

策頭 君之心易正心之蠹難除愚嘗歷觀天下治忽之證熟察君心敬肆之原竊謂無他惟視夫心之蠹者去與未去而已矣何謂蠹宮庭燕間之地左右親容之際人主之所易玩狎視之以爲無足畏者此正蠹之所由生也

策段 人主以一身處九重之上至尊至貴至佚至愉凡一語默一笑顰一動息皆左右前後之所陰拱而默伺之者貂璫近習日夕娛侍奸言巧計最易惑人此一蠹也貫魚宮人憑怙恩寵霓裳羽衣動盪心目此二蠹也奇衺貪緣出入宮禁售奸獻巧蠱惑聰明此三蠹也豈是三蠹雖以英明之主猶有爲其所惑終至於蠹其心者高祖能制項籍而不能去一戚姬之蠹宣帝能屏單于而不能去一石顯之蠹元宗能致開元太平而不能去一貴妃力士之蠹甚矣哉君心之易有所蠹也然則人主之欲正其心惟去其心之蠹而已

人主惟有一心而攻者衆一攻之不入十攻之矣十攻之不入百攻之矣耳有聽目有視而奸聲亂色足以蠹也口欲味體欲逸而旨酒燕游足以蠹也左右近習便嬖使令而柔顏順色投隙乘間足以蠹也意向少偏則蠹者皆至玩好稍異則蠹者蠭出邊鄙雖暫息而堂奥之矛盾已多羽檄雖僅定而衽席之斧鉞已衆此又無形之最可畏者也

事料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弗庸書大禹謨 傅說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慮善以動書說命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正王心左昭十二年 唐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通鑑 本朝太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內憂必有外患外憂不過邊事此可預爲之防惟奸

邪無狀深可懼焉帝王當合用心如此　淳化二年太宗謂祕書鑒李志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秖如近世符彦卿累任[illegible]鎭以射獵[illegible]遂爲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爲獻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私慾形見於外則姦究無自入焉　徽宗朝李[illegible]云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則吾欲尚恭儉彼則攻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以煩苛吾欲務厚下彼則攻之以聚歛吾欲用正直彼則攻之以柔佞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並至人主又烏能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溺哉　陳傅良云人君臨莅之始公卿百執事欲開其貪也則以利試欲開其溺也則以慾試欲開其怠也則以遊試欲開其忍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驕也則以諂試欲開其侈也則以土木試欲開其競也則以兵革試欲開其誕也則以鬼神試欲開其誇也則以祥瑞試數者雜集以幸其一中一說之中則人主墮吾術中矣武帝之窮兵中於建元三年嚴助之一試而其事仙中於永光二年李少君之一試二試交中武帝之志荒矣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鬭棊中公孫卿以仙迹中朱崖之建玳瑁中之也牂柯越巂之開枸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蒲萄中之也文集

君心三　以主一謂敬立說

策頭人主之心主於一天下之治定於一蓋一者宅心之要出治之原也古之聖王出而坐制羣動察察萬微運化樞於溟溟之中陶民習於亹亹之際時乎內寧外安吾之所守自若也時乎內詛外訌吾之所守亦自若也此無他一而已矣故當事而存勿貳以二則此心一知微之顯必謹其獨則此心一體仁知之德合內外之道則此心一一者非他敬而已矣孔子曰修己以敬先儒朱熹釋敬之義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內聖外王之事不能越乎是也

策段以君心言之坎宥艮止心之定也蒙養復休心之存也謙撝巽順心之敬也所其無逸以防其縱所動以天以去其妄此心之大蓋有通天地而昭神明者夫何憂勤替於山水之好逸樂肆於游畋之娛向也窒慾懲忿私情未熾今則恭敬徒形於笑貌向也養性事天外邪不汨今則眞實不著於踐履外廷寅畏矣而宮闈之縱肆者自如出言有章矣而平居之允蹈者弗類卻甘撤侑徒見於虛文蠲租減賦不沾於實惠不欺之心毋乃私有轉徙邪

邇者制臣入見陳士大夫心術義利之分玉音有曰此須於源頭上理會愚拜手稽首曰大哉王言也又聞邇者從臣出牧陳君心敬畏之義王音有曰凡事皆當以敬爲主愚又拜手稽首曰一哉王心也蓋窮其流於萬派則勢在物而不在我遡其源於一心則勢在我而不在物愚請得以發明聖天子源頭之義焉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愚請得以發明聖天子主敬之說焉蓋源者即文武之心而敬者即此心之憂勤由是而之何治不濟

要語 帝舜曰來禹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書 武王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詩大明 本朝孝宗朝朱熹進言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 又曰本一得之天性而純乎義理者道心也梏於形氣而雜乎人慾者人心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則察之貴精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則守之貴一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四端道心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人心也虛靜虛明萬善具足道心也百念皆善而一念或差百事皆公而一事或私人心雜之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道心也善所當用而滯於依違惡所去當而拘於牽制人心間之也親正人聞正論所以養此心之正遠佞人息讒說所以去此心之害不睹不聞無異於十手十目之地則本心無往而不存宮庭燕私無異於辨色以朝百辟之時則邪慮無間而可入密察以存之純一以養之動靜語默無非天理之流行而揆事應物自無太過不及之差矣

屏山先生云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隨動而一非捨此合彼也且性外無物安得有二一者道也能一者心也心與道應堯舜所以聖也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斂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嘗變異意形而自絕思正而忽無緩而不逸急而不危應而不隨受而不蓄此堯舜之心所以常一也心之不一因有見焉見立情迁莫之主宰違從忻厭之所縈拂憂懼哀樂之所移換事有百千萬緒心亦有百千萬變頃刻之間不能自定求其際天地亘古今豈不難哉論堯舜

君心四　以能定能應立說

策頭 人主定此心以治中國則夷狄無所用其強一有不定則狃近效而其心玩矣人主定此心以用君子則小人無所投其隙一有不定則惑邪說而其心放矣嗟夫心之用大矣虛靈知覺而萬善備心之體也廣充運用而萬務周心之用也推之而平邦國溥之而撫華夷澄之而別邪正斂之不盈乎方寸散之充塞乎宇宙心之大固如此也

策段 盍人主惟有一心攻之者衆利害迫之則不能定是非汩之則不能定惟其定也則不以世之否泰而為喜懼不以功之成虧而為作止不以夷狄之叛服去來而為畏玩勢之激也波驚濤怒吾惟此心患之平也水止風休吾亦此心一不能定則狼顧失色於事變方叢之秋宴安肆意於事勢暫定之日此固先正大儒所謂兢兢隱憂也吁可懼哉惟其定也則從容於巖廊者必寵臣鎮輔之是親論思於經幄者必

正人端士之是與承弼於起居宴寢者必豈第靖共之是信出御所朝委任責成吾惟此心端居禁闥閑邪存誠吾亦此心一不能定則剛方正大逆耳而易疎遁辭詭論怳心而難卻此固先朝諸賢所爲拳拳論諫也吁可懼哉故嘗謂心有操捨心至於定則有操而無捨心有敬肆心至於定則有敬而無肆君心一定可以莅中國而撫四夷可以進君子而退小人其本不既約其效不既博乎

君心雖微所關甚大一念之動乾旋坤轉一念之烈雷厲風飛反亂爲治此心也一有不定治可常乎易危爲安此心也一有不定安可保乎以中國制夷狄以君子絕小人此心也一有不定首足保其不倒置蘭艾保其不雜植乎先儒於大學謹獨之說而謂眘于心之謂獨於大學格物之說而謂收其心而不放亦以君心萬事之權輿正心萬善之總括是不容不於方寸之間而致其力耳

事料 文王惟克厥宅心書立政 江漢美宣王也王心載寧詩本朝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治天下當以清靜鎮之若妄作生事乃亂天下非治天下也昔人有言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朕嘗躬行此語 又曰朕每事必務至公泛觀萬事如學道之人處之無心 又曰自虜寇侵犯邊報日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居一室中精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擾唯當鎮之以靜若胸中不定隨物所迁則何以應變 孝宗嘗曰凡事必熟思而後行朕宮中並無嗜好只是靜坐凡政設施或一日至三五日思慮不已者 神宗熙寧二年程顥上言論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趨道之正在乎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

陳同父云夫處心不定者皆害治之本而執德不固者乃運化之樞人主其可不純用其心也哉大抵治道有本原不得其本而泛然求之於其末則胸中擾擾日見其多事矣抑不思治原於一心心既擾擾則以刑罰說者或以刑罰爲務以征伐說者或以征伐爲務以聚斂進者或以聚斂爲務否則必[illegible]乎嗜慾否乎便佞又否則主乎廣宮室廣臺榭而天下不勝其擾矣嗚呼唐虞三代之君臣夫豈無所用心於爲治者然以平居講論惟曰惟精惟一曰德惟一曰純亦不已曰之德之純觀其言疑若迂闊而不切事情及窮其理則治道復然出乎此何也專精純誠者合百爲於一致舛駁進退者散志慮於多端故視庭搏鼠者歌必不成而擾直挫精者射必不善吁人之一心可二其用也哉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illegible]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二

君道門

君權 附 剛德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嚴大政公大權○起積虛之弊者必當嚴綜核之大政田積輕之勢者尤當公信必之大權大政當嚴而不敝則上下悠悠架屋以支撑事功落落空譚而緣飾無大懲創無大更張而政事日虛於一日將淪胥於陰消潛蠹之中矣大權當公而不公則功所當賞刑刃以屯膏罪所當誅調停而姑息無眞是非無眞好惡而權柄日輕於一日抑何以作斯世於指顧叱咤之下哉要之天下之大政嚴則實寬則虛天下之大權公則重私則輕欲嚴其政其權必公能公其權其政斯實自昔聖帝明王出而斡天道開闢之機握世道升降之會未有不於此而加之意者昔舜之三載考績也蓋有虞責實之政然也然非尊九德除四凶必公其黜陟幽明之權果何以副寅亮天工之望昔成王之董正治官也蓋有周責實之政然也然非用吉士詰奸慝必公其大明黜陟之權亦何以肅欽乃攸司之職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而賞不僭罰不濫惴惴以至公之心行之而一念怠遑之不敢萌所以為三代之令主也況世道日靡人情日偷綱紀解縱之久不飭則不治法令玩弛之餘不振則不起又安得不公此權以嚴此政哉

政權各有所歸○大權歸人主非運乾剛之德者不足以秉其權大政歸中書非守坤方之節者不足以輔其政蓋惟剛則欲不能屈而厲世磨鈍奔走群動大權不至於旁落惟方則物不能誘而進賢黜否叶贊萬化大政始歸於經定故自大權之歸而言王命卿士徹我疆土任使公也碩鼠食黍莫我肯德貪墨黜也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所以惜名器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所以公勸懲也合是四者一以至剛之德行之發強剛毅徐以收文理密察之功沉潛剛克于以收作威作福之柄則設施自我予奪自我夫是謂運乾剛而秉其權自其大政而言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諧國事也秉國之鈞四方是毗崇道揆也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所以絕私謁也貪人敗類誦言如醉所以抑奔競也合是四者一以至方之節守之端方守正于以矯波流風靡之俗含洪肅懿用以圖沃心補闕之功則啓沃自我儀刑自我夫是謂守坤方而輔其政

【稽古儀議】一體統正權勢○古今天下未有不一體統而能振權勢者亦未有欲一體統而不自上始者東周而降流弊屆靡一變而為諸侯專征再變而為大夫擅政權勢不尊未有甚於此時者爰攷其故政出多門或移於近習或制於私人一國三公賞罰無章黜陟惟意以如是之體統如之何不為如是之權勢更秦歷漢文帝以明斷之資杜姦枉之萌薄昭不赦外戚之跡屏息鄧通見辱近習之權潛落帝非為他慮也為體統設也是以當時內外尉佗臣服中國安寧權勢

如天之不可升而萬鈞之不可易移也自是以後體統混於宦官女子者有之散於斜封墨敕者有之干於老奸巨猾者有之體統不一權勢日萎溜溜如下流之日趨泛泛如虛舟之至止不缺則折不縮則懦其為弊蓋有不可勝言者

漢人政權之失○嗟夫權勢者君之斧斤一有不剛何以剸裁乎萬變大臣者國之柱石一有不方何以屹立乎流俗質諸漢世信斯言也勵精更始之剛方運而閹寺近習之欲隨以蝕權剛揔攬之剛一振而南陽近親之欲隨以蠹先儒有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是漢之諸君既不足以語乾賢良峻躋於宰路而卒不能救其君之黷武儒生迭用以委政而終不能正其君之荒耽君子有曰剛於物則非方方則羞為奸欺是漢之諸臣又安足以語坤收於此失於彼天下大物也公器也知其為大物則當有以用其大知其為公器則當有以示其公宜大而小之宜公而私之則窒於前而闢於後防於東而撤於西如晉能誅三郤而不知權攬於六卿齊能制欒高而不知政歸於陳氏東漢之所退者功臣也而不知事乃制於外戚魏之所抑者宗室也而不知禍乃起於權臣唐之所憂者藩鎮也而不知亡乃在於宦寺量不足以用大德不足以示公則綱維不立體統不正多見其不足以杜倖門而塞亂本也

法祖嘉猷大權當有所歸○天下之如虎如貔如雷如霆何莫非朝廷兵也紹興時張浚檄兵合肥出示御筆以朝廷主張其事則檄合肥之兵者非浚也高宗之權也今也脉絡相通雖形詔旨支體自解遡無成功雖陽不撥袖手而觀其長江畫守視鄰以為壑屯可抽也彈內地而不恤卒可調也雖近屯而往戍其視紹興何如哉此愚所謂事權之當歸者兵其一也天下之如山如丘如淵如壑何莫非朝廷財也紹興時吳玠求軍中犒賞聖訓且曰非緣張浚也其他所缺可具奏朕一應副則撥川陝之財者非浚也高宗之權也今也朝廷科降雖許那撥郡縣需索巧立多名民膏日削剝牀以及膚兵竈浪增夷丘以實壑利可鬻也雖茶鹽而亦賈寒可賓也至常平而亦貸其視紹興何如哉此愚所謂事權之當歸者財其一也

用剛以秉其權○蓋剛則足以勵臣子趣事之心今也蕩節煇煌又須卯詔戎車留滯未見辰趣是運剛德以激臣子之心尤歉如也陳若拙辭帥長沙旋遣降責郭贄辭知天雄固遣之行或者咸平至道之剛有當法歟剛者所以制臣子狥欲之私今也出守一麾朱幡歲改盜賊萬計白簡霜嚴是奮剛德以懲臣子之貪尤闕如也則王琰晉城受賕論贓抵罪范航齊州枉法黥隸沙門或者真宗皇帝之剛又當法歟美官寵錫之特優醲恩千求之不憚苟剛矣誰肯以名器假人則夫舍人不予於李詢隊長止迁於李榮是正當以祖宗之法檢柅人心也罔功者夤緣異擢棄城者僥倖逭誅苟剛矣孰肯以賞罰及則夫郭進瀓之勤勞賜第任斌之貪墨黜辭

是正當以我宋之家法信必賞罰也剛能始此大權自歸於
上矣
【時文警段】攬權之說有三古者朝廷無內外之間而權剛振
舉主勢尊隆其說有三一曰天子無私昵二曰大臣無曠官
三曰內庭無預政至後世而多反焉不知一罅或開則一弊
滋起此中外所以有間也夫宸極端居百工布列名分等級
固不容於無別脉絡體統則不容以不貫使正人或疏便嬖
是昵肆游宴之私而規正之不聞則主權必潛移而不自覺
大臣尸位權戚擅朝握機要之樞而居中以用事則主權將
陰奪而不知反刑政煩多事任不一廢職分之常紊官守之
經而政由中付則主權亦偏移而不勝其弊嗚呼是豈盛世
之事哉
雨露雷霆之喻○君猶天也其賞雨露也其威雷霆也雨露
一滋而萬物恩之雷霆一震而萬物畏之非屑屑然求其恩
與威也不期於恩而物自恩不期於威而物自威此天之所
以為天而君之所以同乎天也
權之名所由致○嘗思權之名所由致　也是群臣庶民其初
不能自治而挈是物以寄諸一人而使宗主之者也固不必
攬而未嘗去也不待攬而未嘗在人也公卿大夫之有列於
朝廷者則又朝夕從事乎是權者也聖人謂是非人主之私
柄實天下之公器必與群臣共持之宰相之平章臺諫之論
列無非維持扶植乎此也

剛德消長之驗○天德清明物慾簡寡則良弼碩輔此德之
凡杖前師後誦此德之龜鑑危言讜論此德之藥石苟惟志
不御氣道不勝情則奸唇佞舌足以簧鼓此德繁聲冶色足
以聾瞽此德奇技淫巧足以蠹賊此德
【精語驪珠】
內庭嬖寵請謁公行　倖門之蟻穴未塞
近習扳援蹊徑捷出　近習之魚鑰不嚴
敬而不本於剛健則寅畏之心有時而轉移
仁而不本於剛健則愛養之心有時而間斷
政令出於公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
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倖之私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風雷震驚萬物鼓舞蓋垂拱仰成固
所以見不居之聖而作威作福亦所以見惟辟之權
【當今獻策】收還威柄之美○聖上日親大政總攬萬幾收還
威柄於積年渙散之餘聳動羣聽於遵養時晦之後聖斷凜
然至今一日執政從橐之升迁時出親除之一札諫垣給舍
之奏駁亟須威命於崇朝作新庶政因革惟時不膠柱而調
瑟也紓理萬事綱紀是先不倒行而逆施也廷紳所謂進君
子而退小人所謂政令之當更所謂體統之當急皆吾君所
優為者或者過計以為君子固當用矣而牽制於好惡者似
可憂小人固當舍矣而牽制於阿附者不能免出政布令大
率左牽而右制立經陳紀類皆跋前而疐後固非陵奪而實

亦散漫固非縱弛而實未卓立是故當政權自出之世而主
勢反似下移當治化圖新之機而朝綱反似不振當公道大
明之際而人情反似拘攣以吾君能致之資得致之位而事
不如意往往如彼其故何邪豈非惑於人情所在其勢有不
得已邪

不當牽制私情○側聞近議誠有可疑謂內庭嬖寵請謁行公
近習攀援蹊徑捷出裁決豈盡由於御筆施爲多沮撓於陰
邪吁其信然邪其不然邪蓋斜封墨敕叔末之弊政出多門
亡亂之階嬖昵之用事乃寡廉鮮耻之所奔趣近習之預政
乃壞法亂紀之所權輿以吾君英明之見孰謂察乎此而肯
甘於巽懦不武遂使權綱至於此極哉然而人言籍籍蓋亦
於此警省焉爾矣是必處暗室如視朝居處深宮如在經幄
明示意向勿事彌縫眞能鏡是非眞能衡可否知不有君子
其何能國則必如端平初元之收召老成斷從上意而毋爲
漁軒融湜之皇惑也知小人在位民棄弗保則必如端平初
元之斥逐奸邪斷自宸衷而毋令鼠社依憑之附託也政令
自我出勿使勢牽於私昵而病政令之不行統紀自我立勿
使權移於群小而病統紀之不振誠如是也則運掉伸縮在
我不在物轉旋闔闢在心不在事天下固惟吾意之所爲矣
目前證弊所謂牽制所謂優柔豈復有如近議之云云者哉

主意收結今日病在於且○雖然歸重權於今日急矣然愚
猶病歸之未必急也何則今日之病在於且上下以且爲心
而又以且爲議論矣且之說一痼牢不可破兵之權當歸也
而曰且俟師還財之權當歸也而曰且待事定歲以且而玩
日以且而愒凡吾所激厲所振作者不歸於人不歸於已將
轉而歸於且之說矣然則去且之習當何如有靠實之功夫
則可天子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大臣曰敢不竭
誠以副陛下責實之意則淳祐一紹興矣嗚呼嘉種既降實
函斯活敢以是爲今日靠實者勉

用權出於用德○雖然非大權固無以行是政非大德尤無
以行是權且人君之一身實四海之表儀而三公九卿百執
事之標準也一念少差觀聽所係一節不謹好惡易偏苟偉
門之蟻穴不塞近習之魚鑰不嚴暗室屋漏狐趨狗媚者之
不屛斥也非特無以儀刑乎天下而善善惡惡之公皆由是
而亂其眞矣必也體乾之閑邪酌損之窒慾端居蠖濩而正
諸心修諸身者無非明通公溥之實德焉則篤恭而天下平
固有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於鈇鉞者矣此正執事陰驅潛率
之說也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惟執事以復于上

當重宰相之任○然愚也得諸傳聞切謂今日之君權誠重
矣而相權之輕未免貽識者之譏今自一事以上悉關於王
命而坐于廊廟者未免瑣屑於常程而大事之建明未之聞
焉蓋向也有畏相之意而今也有輕相之病如是何以振朝
綱而重國體哉恭聞藝祖皇帝注意一相尤爲加篤閱小臣
之譖則責以揣鐺之語觀毀短之奏則折以明敏之辭故其

臣亦得以展布四體而無忌蓋相權重則君權重脉絡固相關也宰執事以復于上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管子七臣七主）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則強失之則弱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蘇秦議）

歷代事實 西漢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前漢傳）武帝時衛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本傳）誠能弗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劉輔傳）元帝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貢禹傳）秦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梅福傳）昔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漢哀帝贊）

皇朝典章 太祖建隆二年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戰鬭不息其故何也普曰方鎮太重君弱臣強惟稍奪其權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上悟於是召石守信等飲明日皆稱疾請罷上喜慰撫賜賚之甚厚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高保寅手疏乞罷節鎮領支郡之制李翰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攝以分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強幹弱枝之術也上納翰言（長編）　端拱元年上謂宰臣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暨朕纂位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紀綱以興太平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詔自古御臣之柄有賞與罰朕將信而必之又御批曰賞罰誠人主之大柄王權臨陣退衄已朕逮竄令二大帥制置招討之命宜即便除以示懲勸

先正論述 孝宗朝朱熹封事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交通貨賂盜陛下之財命卿置將竊陛下之柄所謂宰相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權也

[illegible] 或問龜山曰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奪其威福此固是也書曰用人惟己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他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之雖不聽諸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聽國人之公是非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為之亦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語錄）胡文定曰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赦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慊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後世之公患也歸父奔齊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生殺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

君權二　以奮振自強立說

策頭權貴獨攬志貴有立權者威令之所自出志者事功之
所自成何則威令者人主所恃以崇高也天下所恃以聳動
也一日而無威令則懾焉而畏我者縱矣靡然而聽我者驕
矣是非威令之罪也宴安之鴆移之玩弛之穽陷之而不威
不令者之過也然則收攬威令以作天下之委靡者亦觀其
立志之如何耳

策段自昔人主非必奮然獨運而後為權歸於上也政令出
於公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倖
之私則權雖在人未嘗不在己也後之人主非必靡然不自
總攬而後為權散於下也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
宦官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所不察則權雖在己未嘗不在
人也

擅爵人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文帝從衆建之策分趙分齊
而威令似復振矣厥後惟其初志之不搖而大漢之業以固
朝呼韓斬郅支漢威令似行也元帝梏優游之志左恭右顯
而威令復不行矣厥後偷安苟且之是務而大漢之業以衰
以是知毅然有志者勢雖未振猶可以作而起懦然自怠者
勢雖已振殆難以善其終有天下者何可志之不堅忍邪
若夫不自為政而移於人城狐社鼠得以覘其意狗苟蠅營
得以俟其機外邪客氣得以襲其虛威福之柄奔逸四出黜
陟之權曲折萬端如是而曰我主神器而申畀命是擁虛器
也如是而曰我握皇圖而闡坤珍是隆虛名也雖庸人孺子
皆有狎視之心況於日尊日崇者哉

策斷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洪範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周禮光
武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本紀太宗正觀之初上書者皆言人主
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通鑑元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
事羣臣畏服僎效本朝太宗謂宰臣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
可知矣暨朕纂位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紀綱以興太平
編長何鄭言令之政令不舉蓋失於寬之漸也以陛下聖明之
資加有祖宗典刑具在但當總攬威柄以奮乾剛之斷　孝
宗朝王十朋奏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唐自中
宗權移房闥明皇親平內難挈大權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
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奸臣外則移於藩鎮
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成而權稍歸
朝殆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稍安瓜分土疆以授叛
將自是而權歸藩鎮是又失之於彼也

君權三　以操持不縱立說

策頭假事權以責諸人前日固知為邊勢慮歸事權以總諸
已今日猶當為國勢慮嗟夫國之所與共立者權爾紓近憂
者藥中制之病故不容不假諸人孰遠慮者鑒外重之轍故
不可不歸諸己中制多至於拘攣外重易流於縱肆二者胥
失之無已則假而歸之可乎

策頭粵自兵興以來國而蠻觸家而藩籬王韓中國之匈奴
牛李朝廷之河北紓近憂者曰權不一於裴度必掣平淮之

師權不專於謝安必停壓堅之揖兵許撥遣俾無子虛財許移用俾無釁耻於是籍東南之精銳而猶病其虛淵東南之稅賦而不 計其洄江漢湯湯經營四方寄之一人有餘也此得非爲邊勢慮者乎然而宿師豢敵歲月悠悠專征耗財事功寂寂孰遠慮者曰總攬權綱漢規可重居重馭輕唐軌當繼兵吾兵也輿尸者不可專畀財吾財也私橐者不可與私是必調遣自我則援無不應之憂斡旋自我則用無移牒之擾由天子明惟斷乃成總之一已有餘也此得非爲國勢慮者乎嗚呼任人而不假以權則外憂方大誰與領此假以權而不歸諸已則權逸於人慮國勢者凜凜也

漢宣帝承世道積弊之餘勵精之志一奮雖下至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唐憲宗當權綱解弛之餘剛明之念一決雖外而強藩悍將之徒亦皆悔過而效順以是知人主操得致之勢有能致之資一念決裂而天下之大頓在掌握雷勵風飛項刻即異 使爲人上者總攬是權舉之如網在綱操之如揖在舟挈之如裘在領則賢自我登惡自我去惟見用舍之權尊罰自我出賞自我施惟見喜怒之權尊政事自我出禮樂自我作惟見其君臨之權尊於斯時也皇威山聳王道天臨仰之如雷霆敬之如鬼神尚何有一毫之褻哉

事柄 武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書洪範) 成王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周禮) 光武明謹政體揔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本紀) 光武愠數世之失權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仲長統傳) 唐太宗曰正觀之初上書皆言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通鑑) 元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群臣畏伏(姚崇傳) 元宗謂高力士曰朕欲居高無爲以政事委李林甫如何力士曰天下大柄不何假人(宦官傳) 元載當國久益恣横代宗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欲收威柄以黜載(李栖筠傳)

本朝眞宗景德四年馬知節曰唐眞觀開元稱爲治世然措置兵甲植立屏翰皆不得其宜終成尾大之患當今兵柄盡出陛下掌握至於一命之士皆由指授(長編) 宋祁上仁宗疏曰臣聞賞罰操決天子之權也切見陛下臨視庶政深執謙德不自克斷事委大臣使大臣人人如皐陶家家如后稷尚且不可況有托國威而肆忿寄公爵以植恩者乎中才之人料特如此欲自結於朝者還附於權黨欲自徇於公者反入於私門威柄寖移人心何係 呂誨上英宗且威福者人主馭下之綱維賞善黜惡一出於已則人知畏愛皆思歸附伏望陛下臨朝視事與大臣論道總持綱維威福既行則天下取信斯永安基祚萬世之事也 東坡論道德疏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舍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

將安歸乎令之說者不然也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

剛德 附 以體乾行健立説

策頭 人主之德天運而不息則天下之治日新而無窮蓋德者治之本而治者德之驗也人主之培植民生使之附固而不可解者德也新美士習使之作興而不自已者德也愛養邦基修立武事使之不至於困竭而廢弛者德也然是德也有之固難而運之尤難運而不已則治有愈進愈盛之機苟其運有所間斷則方爲而復輟時作而驟已奮揚振起之念未免先後之或異則治勢之升降往來方將迭見而不一而尚何望其進於大成也哉

策段 君一天也君德一天德也天德者何剛健是已天一息而不剛健則元亨利正之德虧而萬物失其所君一日而不剛健則慶賞刑威之權弛而天下失其理蓋剛則不撓健則不息可以制天下之命可以運天下之權役使群動宰制萬物無施而不獲者皆剛健之功用也元帝優游漢業以衰憲宗剛明唐祚以振成敗治忽瞭然在目乾言剛健其以此歟乾陽也聖人之位也居聖人之位而不能乘陽用陽者吾之愧也奮吾之剛作吾之健明通公溥無有滓穢則清明配天含洪博厚無有障塞則淵泉蟠地剛毅果斷無有恐懼則威靈服人聽朝陽也女寵陰也我則勤聽朝而疎女寵正人陽也佞人陰也我則進正人而斥佞人延訪儒臣陽也嬖近閹寺陰也我則尊儒臣而遠閹寺事事而觀物物而察凡有麗乎陽者振之翼之凡有麗乎陰者屏之絕之則六陽之德斯運而乾之萬國可寧

剛天德也君心清明之初天德固湛然也一有所汩則愛移之私奪之懦牽之其爲剛斷者始不得而自用矣臣之容悅有非不斥臣之阿意有過不去愛之足以移其斷也言不足聽喜則說隨言有可行惡而莫用私之足以奪其斷也欲一事慮敗而沮欲施一計畏難而輟懦之足以牽其斷也之移移於曾次之蔽私之奪奪於曾次之欲懦之牽牽於曾次之惑三者勝天下不勝其弊矣

策結 箕子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注 沉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 洪範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易乾卦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大畜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中庸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君傳 剛者好斷 文中子 寧羸曰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 左文四年 明主齊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 後漢 成王作周官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周官 前漢劉向上封事 云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 今願陛下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

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遺通光武明明廟謨赳赳雄斷　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本贊唐太
宗臨機果斷紀本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僣
亂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本贊
本朝太祖李承進嘗事後唐莊宗上嘗召問曰莊宗以英武
定中原而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性好田獵將士驕縱
惟務姑息因而兆亂以至晚年有蕭墻之禍盖威令不行賞
賚無節太祖拊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中原得天下不
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今朕撫士卒固不吝爵賞苟
犯吾法唯有劔耳寶淳化四年太宗語侍臣曰選賢任能堯
舜猶病至於舉一事命一官苟非斷自朕心何以克濟古語
云謀之欲多斷之在獨寶高宗紹興元年李綱奏事因論自
古創業之主如漢高光唐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
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戡定禍難身致太平請以所編
三君紀要録以進上可之編長孝宗淳熙七年梁克家奏近時
兩事皆前世所不及太上禪位陛下建儲出於獨斷了無纖
芥遲疑上曰此事誠漢唐所無聖政
慶曆二年歐陽脩上疏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納諫之明
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
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之要也
四年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其序略曰自古求治之主
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直退奸邪廣聰明致功業然行
此數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惑威則善柄斷則能行揔三
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爲之通鑑仁宗朝司馬光言人君大
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
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名臣傳伊川曰
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之
剛健何能治乎論解范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
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
有志氣之剛夫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
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銷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
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
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爲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
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
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
以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爲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
之也易則其屈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甚是以終
怯畏也鑑書胡氏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
道也乾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須臾刻忘其若天下之心
也如天之行一息不繼則天道壞矣知言楊誠齋曰乾爲天
爲君故君德體天天德至剛風霆烈日天之剛也剛明果斷
君之剛也君惟剛則若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
過主善必堅去邪若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衆私聲
色不能惑小人不陰柔不能奸矣易傳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三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十四

君道門

君德 附 勤德 儉德 明德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不已不欺之說○銘盤九字謹終如始在人君固當有不已之德暗室一誠莫顯乎微在人君尤當有不欺之心大抵君德之流行君心之發見也德之不已者固貴於始終如一心之不欺者猶貴於顯微無間何則夜氣清明不以旦晝而亡童蒙果育不以再三而瀆輝光篤實與日俱新剛健純粹與時俱運如大明麗天綿亘萬古而光景常新太阿發硎剸裁盤錯而鋒芒不頓此之謂不已之德歛衽經筵不以暗室屋漏而移改容莊士不以宦官女子而遷起居飲食箴誦乎先後云為舉措史筆乎左右如齋明盛服而天地神明在上在側深居燕處而十手十目所指所視此之謂不欺之心

實德實政之說○回天下之勢者必有更新之實政成天下之治者必有常新之實德以常新之實德圖更新之實政天下無難為之事矣蓋政者正也上率以正孰敢不正德者得也心有所得何求不得德乃政之本政乃德之推然而政之更新者易德之常新者難發強之志一立而弊瑕之功旋見議論必求於確實意向必主於的實規模必務於靠實此更新之所以為易逆順之境不同警玩之心隨變雜揉易汨其

純實奇袤易蠱其樸實虛僞易虧其充實此常新之所以爲難昔之聖人知夫國勢之風采非小智所能振刷治體之精神非小功所能整頓艱難之會不可無變通之道膠轕之衝不可徇拘攣之見必致知以爲明德之本必明德以爲治平之地世運泰亨吾德之明日若也世運否塞吾德之明亦自若也故有光明盛大之實乃收剸裁圖揆之功是以盤銘又新紀於戴記篤實自新著在易經有天下者所當念也

強德以濟時用○方今大計何如哉切於憂國者皆曰彊國勢爲急老於謀國者獨曰強君德爲先嗚呼國之強弱獨不視將之勇怯乎章邯猶在何補於秦姜維未沒何裨於蜀故知君德不強將不能以自強其國國之強弱又不視兵之精脆乎羽林無恙漢竟優游神策雖蕃唐終陵靡故知君德不強兵不能以自強其國國之強弱又不視形勢之得失財計之盈虛乎江淮如故遽驚木柹之浮皮幣有餘只重輪臺之悔故知君德不強有土有財亦不能以自強其國思昔伯益論唐虞功化之源委惟無怠無荒一語耳而四夷來王者以是仲虺揭成湯興王之綱領惟不邇聲色數事耳而東征西怨者亦以是成王得文武周公治道之筋髓惟祇勤于德四守耳而四征弗庭者亦以是堂堂中國之勢果未嘗一日弱也惟君德之不強者實自弱之我惟自弱敵始浸強將雖勇雖衆勢雖利財雖豐且不足以振我之弱支敵之強何也無本故也况乎將果怯兵果弱險要已淪於盗手而供億取兵辨於鑒空者乎

稽古偉識 唐堯虞舜之德○堯舜之聖如天之運乎無聲無臭之表大化磅礴元氣渾淪不可得而測識也不可得而形容也稱堯者曰欽明文思曰安安允恭稱舜者曰濬哲文明曰温恭允塞曰神聖曰文武曰寬簡雖當時不能以一端盡也湯文漢唐之德○且聖敬日躋湯德之不已也之德之純文德之不已也不邇不殖不以物欲而轉移無畔無援不以人爲而間斷浤乎天運時止時行窅然神化無作無輟可謂至德也已矣抑孰知禮義以自制非矯揉之爲也聲色之不大非笑貌之恭也六事罪己質諸鬼神而無疑小心事帝建諸天地而不悖其心之不欺者何如哉迨至漢唐夙夜永惟武帝非不欲運此德於不已也躬行仁義太宗非不欲此運德於不已也然輪臺之詔徒以重晚節之噬臍十漸不終浸不如初年之銳意方其清明則泉達而火然及其轉移則風休而氷釋可謂不常其德矣抑孰知仁義之施不足以盖其多慾之衍王道之行不足以掩其閨門之玷魏直一言切中膏肓書空幾字寃見肺腑其心之自欺何如哉

法祖嘉猷 本朝君臣相正○國朝聖聖相承盛德大業輝映千古固無待於繪畫天地模寫日月而可見矣姑即所聞者而稱誦之元祐初元我哲宗皇帝之盛也一時新政之聳動皆一人新德之流行則其自強不息固已進乎剛健之天矣當時鴻臣碩輔如司馬光猶以其平生學術已試於累朝者

為聖德之助必曰安百姓利萬物斯可以言仁別賢愚辨是
非斯可以言明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斯可以言武投老而來
納忠不已亦曰不如是不足以為吾君成德之地也家學源
流如蘇公軾未幾亦以六事奏之曰慈曰明之外諄諄乎勤
儉誠謹之論不曰約已省費則曰躬親庶政也不曰畏天法
祖則曰推心待下也雖言無新奇如服藥石亦以為不如是
不足以大吾君成德之地也
強政在於彊德○方今事勢適與中興初年有相似者當時
大規模大議論豈不急於此顧必先以內脩李公綱之說曰
新盛德以動天心張公浚之請曰正心脩身以感天下許景
衡則曰令思所以強中國攘夷狄在脩德而已丹青議論可
謂著明新膽規模猶為刻厲黃門聊備掃灑宮人僅給使令
外戚無濫恩內帑無妄費軍國大事坐小閤以靜思將臣論
兵過乙夜而不寐謂憂勤以成務之詔味焦思先吾身之詩
想見其恫瘝之切憤悱之深黽勉之誠堅忍之力直不知有
九重之貴有四海之奉也自強如此何憂女真邪

時文警段 實德貴乎常新○易新者在政難新者在德皇上
孜孜日思已有進德之資矣不識亦加意於進德之實乎德
者何心是也中庸曰尊德性尊是心也大學曰明明德明是
心也心之為德以公而清以私而濁以理而明以欲而暗苟
新其德則清如止水明如皦日公勝而私泯欲盡而理融守
之以精一持之以悠久必日就月將緝熙不已而後可謂之
新一息有間非新也閑邪存誠乾乾夕惕而後可謂之新一
念少肆非新也自然宇定而光發室虛而白生體之於身無
一日而不新推之於治無一事而不新實德實政何害其為
俱新哉不然微風過之寸雲點之涵養之力不加清明之境
易汩誠恐中無定守不休於畏沮則制於拘攣不玩於虛浮
則淪於姑息今日之所謂俱新者恐不能保其往矣是豈非
實德常新之為難乎
德新則治日新○進德無止法此心清明則此德日新而不
息致治有成法此德剛健則此治日新而不窮政之未新德
之未新也天下固無趨而難囬之勢聖人常有純亦不已之
德蓋聖心清明乃聖德常新之基也世之人主有能清明於
其始而不能不晦蝕於其後心苟不立清明何有惟見其始
勤而終怠也始警而終玩也始乎天理終乎人欲也始乎與
治同道終乎與亂同趣也又何足以語常新之功哉是以堯
之廣運舜之日致禹之孜孜湯之又新文武之勤成王之就
將無非以付畀之重而為是憂勤其於天命也不曰永保天
命則曰祈天永命盡保位之實則知夫位天位也盡愛民之
實則知夫民天民也其於祖宗也不曰繩其祖武則曰昭其
先功盡尊祖之實則不惟皇祖有訓當念也盡敬宗之實則
不惟明堂宗祀而止也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毋念爾祖聿
修厥德此古昔帝王所以如是之拳拳也
立德貴乎有常○為治無他道在乎常其德而已常者何曰

新又新之謂也天以常故不息地以常故厚載日月以常故久照人　君中天地而立並天地日月之明自非有常新不變之德其何以圖事揆策運行萬化而措斯世於平治之域哉故易以常久而後化成伊尹曰常厥德保厥位信矣君德之不可不常新也皇上非不銳情經術也其或黽勉於翠幄臨講之頃而轉移於燕處閒暇之私非所謂常新皇上非不留意戎備也其或戒謹於羽書方警之時而玩愒於馹報稍寬之日非所謂常新皇上非不悉心愛民也其或勤卹於淸人胥散之初而懈弛於鴻鴈還定之後非所謂常新然非剛則不能新非明則不能新非遠淫聲豐色則不能漸非聽讜言法語則不能新世道轉移之機特在聖心一德之常新耳

繡語晰珠

道足以化慾則慾不爲害道之螟
義足以勝氣則氣不爲伐義之斧
養之既熟時至氣化含穎充實固與揠苗而助長者不同
養之既深源泉有本盈科後進固與溝澮之暴集者有異
灌漑浸潤之則君德溥博而淵泉矣
琢磨礱錯之則君德溫粹而精純矣
細行難謹細過難防涓滑之私難塞悠悠之念難去浸潤之佞難遠先入之語難忘
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

宴安怠惰憂勤之鴆毒也附耳屏語讒諂之鼠穴也暴虐不恤寬仁之斧斤也優游不斷剛決之掣肘也不惜名器决奔競之隄防假借威福授陵奪之太阿者數之失不在多也有一于此萬善俱喪

當今獻策 君德不容作輟○且以君德言之乾旋轉德之坤剛也否休泰通德之明也損上益下德之仁也惡衣非食以昭其儉學聚問辨以昭其勤此德之大蓋有參天地而闢盛衰者夫何睿斷奮於燕安之鴆勇智移於鴻鵠之轉向也衆生彙征羣邪退伏今則薰猶復至於同器向也聖恩寬大民隱屢求今則鴻鴈復蕩於離居惡旨有戚矣猶未免舉白浮觴之娛無邪有戒矣猶未忘燕歌趙舞之樂金華講說浸異於曩時翠幄訪諮益虧於前日不已之德毋乃猶有間斷耶必也身修思永而不戕以聲色之斧尋德修罔覺而不流以利欲之波蕩以堯舜爲父師以諫士爲藥石以恭敬惠愛爲繩度積之以歲月而無變煩之以萬幾而無倦造中庸之至全大學之定庶幾終始如一而盛德日新矣

君德要當體乾○六陽秉乾聖人位正爲大君者當思所以體乎乾體乾者何剛健是也深惟今日陽氣浸微乖妖吐異翳景埋光而祲害之惡交於天食交損稼連疇接壤而昏濁之障具於地懷貪肆虐破藩毀垣而腥羶之穢慘於人魚軒融洩巧爲蠱媚陽之蝕也梟鳴雉雊大肆蜂螫陽之蔽也鼠社雎盱每懷螭蠆陽之累也青天白日而浮雲重霧之翳鬱

嘉禾良穀而稂莠稚稗之封殖陽方斷續陰輒崢嶸秉乾之
德非大君之所當運乎
德強則國與強○嗟夫財計者國之氣血也形勢者國之膚
華也兵者國之爪牙也將者國之肘臂也而國之命脉國之
心腹果安在老於謀國者亦曰在君德而已凡君德之強者
必精明則將之怯者可使勇凡君德之強者必振厲則兵之
脆者可使精凡君德之強者必把握則形勢之虧者可使全
凡君德之強者必節約則財計之歉者可使裕吾德一強雖
將厥角稽首之不暇而外治猶有不舉國勢猶有終弱者乎
然則強君德之說將何如一曰剛剛者不撓於陰柔撓之則
剛者靡矣今朝綱既圖於聚懽而通禁之妖尚存無邪昭揭
於丹書而邵座之規或拂剛得無撓乎二曰明明者不蔽於
邪枉蔽則明者蝕矣今許史之恩過優或啓其言卑辭之托
恭顯之蹊莫杜必萌浸潤膚愬之奸明得無蔽乎三曰勤勤
者焦勞宵旰寘以用急為心不以有所玩而媮也今延英之
訪問雖頻何不立課程而辦事石鎬之豈樂或迥毋乃憚多
故而悄憂勤如之何而不替四曰定定者主張枰局的以自
治為說不以有所怵而沮也今常武昭回於奎畫而未能免
隨敵懼舞之心責實諄勤於詔書而猶或縱在位苟媮之習
定如之何而不搖

生意收結修德以仁為首○雖然天之四時首以春也乾之
四德首以元也仁者其帝王萬善之冠冕歟惟我仁祖號稱
至仁其講周禮則曰薄征緩刑雨露之涵濡也論契丹則曰
境外皆吾赤子天地之容養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獨非可
取法乎先儒有言曰法仁祖則至天德矣不然溫公之論三
德何以獨首於仁而蘇公軾之奏六事亦何以獨先於慈哉
愚敢以是為終篇獻
德以講學為先○雖然抑猶有說學所以進德必有師友漸
摩之助古之人君立師保傅之官以為承師問道之本至于
左右前後亦莫不有箴規裨益之力苟惟親御經筵之時少
而深宮宴處之時多交接儒臣之情疎而昵狎褻近之情密
恐非所以養成君德也今之開陳理亂剖析經理於廣廈細
旃之上者必得天下之賢士居之矣夫退朝之暇與王游處
而備顧問者尤不可不擇如是則善言善行何時而不聞出
入起居何往而非學君德何時而不進哉
又講學進德之一助也若夫侈金華之講誇車馬之榮未足
以知養君德之義而指千載之難言惟故事之是奉是又沮
其君稽古進德之志皆不足為今日道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
德也易乾卦 臧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
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左桓二年 帝章詔曰明君之德啓迪鴻
化緝熙康乂後本紀

歷代事實堯舜善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前董策 益曰都帝德

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大禹謨) 德威惟
畏德明惟明(呂刑)堯德厚恩深無怨於下(谷永傳) 唐堯以德化為
冠冕(後漢黃瓊傳)孔子曰舜其大孝也歟德為聖人尊為天子故大
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禮記中庸)舜曰天德
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莊子天道)
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本紀)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
弗屆(書大禹謨)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揚子)惟禹體道功厚德
懋(塗山銘)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記大學) 太戊有桑
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詩烈祖) 高宗有鳴雉之異懼而修
德殷道復興(詩玄鳥注)周王孫滿曰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
明雖小重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

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左傳宣三)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
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鴞為周出(語)
(劉傳) 王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
也純亦不已(中庸)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皇矣)懷明德不大聲
以色不長夏以革(皇矣)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昭二
十八年) 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詩疏) 成王祇
勤于德夙夜不逮(周官)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詩假樂)
漢高祖實天生德聰明神武(敘傳)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

欽若稽古承順天心(韋元成傳)文帝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
至盛也(史贊)本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
年敬戒不怠(韓平淮西碑) 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致治太平之功
可謂盛矣(陸贄傳) 陛下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張行成傳)元宗以聖文
之德致天下之肥(白居易傳)肅宗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
(元結中興頌)

宋朝典章 真宗咸平中陳堯叟曰天之譴見實欲昭示時君
今陛下克己愛民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
天所致也(聖政)范祖禹上言伏覩仁宗在位豐功盛德不可名
言所可言者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
諫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講筵) 明道二年因講尚書

洪範五事上曰人君奉天在於修德夙夜兢兢警於未形尚
恐不至必俟天有譴告然後修德是豈畏天道(實錄) 英宗治平
中司馬光言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為德以重厚為
威照微譬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群臣安得不畏服哉 高
宗紹興初上謂宰執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一字非堯
舜不能盡 孝宗淳熙五年趙雄奏太史局申祥瑞言人君
德至於天為萬民所愛戴則有是瑞(聖政)

宋朝奏議 司馬光上仁宗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
曰武仁者非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此人君之
仁也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武而不仁知猶穫而
不知種也哲宗即位再進此曰昔仁宗擢臣知諫院即言人

君之德三英宗神宗皆以此言進今陛下新承大統謹復以獻臣平生思慮盡在於是故首爲累朝言之　呂公著上哲宗切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槩舉十事仰賛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其愛民之章謂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爲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爲念

【文集菁華】東坡云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賢良策　胡氏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正身以正其家若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正家而推之爾内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芽河出崐崘至于大海一貫之故能成功管見

君德二　　以學力充養立說

【策頭】有帝王之天資必有帝王之學力天資粹美聖德所以日新也學力無窮聖心所以天運也自昔盛帝明王出而統天御極履端肇始未有無天資者自其性惻稟隱心本好生有以備此德之仁自其廣充羞惡行而合宜有以備此德之義自其濬哲天稟與日月並其明而明之德備焉自其勇智天錫與乾健同其剛而剛之德備焉具聖神文武之體推仁義剛明之用一性既覺萬善俱進由其聖德之日新可以見帝王之天資矣雖然理義難盡人心易遷學問難窮私情易怠是苟不盡其所謂學力乎汲汲焉皇皇焉愈求而愈切愈至而愈不至善可咨也吾咨之雖芻蕘之賤工瞽之微不棄也學當講也吾講之雖理趣幽微古今細藐不怠也賢所以輔吾之善賢有可求何間乎築巖而釣渭言所以正吾之失言有可聽何畏乎批鱗而逆耳凡可以裨益聖性養成聖功者靡所不用其力則由夫聖心之天運豈不足以見帝王之學力乎

【第段】吾嘗讀易信斯言矣剛健中正純粹而精乾之德也而大象以行健明之謂之行健則乾乾不息悠久無疆學力者如之含洪光大厚德載物坤之德也而文言以時行明之謂之時行則德主有常德合無疆學力者如之若夫天資之與學力又豈判然二物哉志於五帝可以爲帝志於三王可以爲王有是聖心則有是聖德也一念既決乃終身成就之地一意奮勵爲千萬世廣大之基如是天運必如是日新也嗟夫道理本無終窮學問安有紀極古今同此道理同此學問同以正心爲本同以力行爲務同知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有能天運而日新之則可以六五帝而四三王矣

學問之功深固可以六五帝而四三王學問之力淺猶可以羞五伯而軼兩漢學問不加則雖欲拍肩晉魏亦不足以追其後塵矣學之爲王者事不其重乎

夫天下之治亂係於人主之學與不學則學決非人主之所可廢也然無其資則不足以學無其法則不知所以學有其

資矣有其法矣苟不因其機以從事焉亦終於勞苦而無所成也是必資以本之法以輔之而又機以達之則始之於身中於天下國家終於百千萬世無不被吾學之功用也是焉得而窮乎

事料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君德也（易乾卦）傳說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說命）

本朝哲宗元祐六年梁燾奏銷變之速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伏望陛下屏遠聲色披繹經史宮中清燕熟復前代治亂之要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間召講讀侍臣咨訪論議

繇蘇子由云古之賢君必致意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三宗論）

劉屏山曰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蛻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是自誣也

君道門　君德三　以臣子輔導

策頭 有帝王進德之天有帝王成德之地夫以聰明之主負高世之資不以爲善具足者自居而以一念不息者自勉此其進德之天固可嘉也然而朝夕啓沃日月獻納使吾君之德極於成就之地而納之高明光大之天非有賴於人臣弼承之責乎天生聖人躬備全德仁足以愛人明足以察物武足以斷事以至於儉以處已勤以莅政誠以待人謹以保位兢兢而行之業業而處之銘之湯盤戒之武杖則其進德也孰禦雖然君側無子思王所非居州則終身力行豈無一息之懈弛平日操履豈無俄頃之間斷是則前後切磨左右規警臣子力也君德仁矣必欲其如生育之春君德明矣必欲其如照臨之日君德武矣必欲其如變化之雷霆儉必欲其節以制度勤必欲其常而能久誠必欲其如中孚之信也謹必欲其如純乾之行也事事而誨之時時而勉之無逸作書敬之申戒吾君之德不至與天同大不止也然則茲非所以為成德之地乎

策段 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堯之德也而論語所謂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則堯與天為徒於乎不顯之德之純文之德也而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文與天為一高帝大度之君也惟其依日月者刀筆是習格王正事曾無一語及之則帝之所至止於大度而已文帝寬仁之主也惟其舊臣將相椎

魯少文啓乃沃朕為嘗念及於此則帝之可稱止於寬仁而已謹厚如光武其天性也投戈講藝向道方新柰何二十八將方誇耀於武功之成而未有能為伊傅格心之事業者固宜光武之止於光武也英武如太宗亦天資也銳情經術似知擇善十八學士雖假寵於瀛洲之選而未有能為周召之教誨者固宜太宗之止於太宗也

共惟皇上天資之高德性之粹協刑有銘愛惜民命而天下知其仁訓廉有旨洞燭吏奸而天下仰其明厲將有詔具訓戎士而天下服其武惡衣非食禹之儉也庭燎有煇宣之勤也率正遇民舜之誠也畋游罔敢成王之謹也乾乾夕惕日新又新進德之天詎可以限量計哉然猶願有言雖睿聖之資得之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是則初入諫垣終居宰輔者當如馬司光抗三德之論可也日近天光親承帝問者當如蘇公軾六事之奏可也天子既有躬行踐履之實邇臣又有薰陶成就之實堯之巍巍蕩蕩文之無聲無臭與吾君無間矣

彼其潛通古今之變深達理亂之原使之處乎講學之地則義理溫潤之辭自足以格非心人君者誠能虛心以訪之曲體以接之寬大樂易以待之雍容委曲以聽之相與以情而不以勢相臨相孚以誠而不以分相隔則燕閒密勿之地無非進德之基出入起居之頃無非講學之助而君德於是成矣若夫徇崇儒重道之名無尊德樂道之實則官聯雖具而誠意之不接禮貌徒詳而情實之不孚則學問之不嚴言行之不時殆有不勝其慮者由是觀之則居經筵者庸非係於人主切身利害乎

一

事料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書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命

本朝太宗雍熙元年上謂宰臣曰當與卿等力行好事以答天意黼端拱二年上曰天監不遠當與卿等砥礪以消天變上同仁宗慶曆三年上曰朝廷細故朕與卿等未嘗不留意惟民間疾苦尤須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在必行之 英宗治平二年詔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叶德交修以輔不逮上同孝宗淳熙中趙雄奏雨頗霑足皆聖德所致上曰朕何德惟賴二三大臣扶持公道上承天心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乾道元年上曰時和歲豐皆卿等叶贊之力朕當與卿等講求其未至者虞允文奏聖德無闕動合天心上曰君臣之間正要更相儆戒庶幾交修以答天貺聖訓

勤德 **附** 以勤則政修立說

策頭 事力之稍寬則所以措置乎國本者貴乎備事體之稍定則所以區處乎國勢者貴乎詳方當中外多事之日固難以為猝然之計至於稍定之時則正可容吾力以盡其區處措置之圖夫苟見其力之稍寬矣置其事而不復慮見其勢之稍定矣寢其議而不復為則目前之寬而又無以應他日之急一時之定而又無以保異時之動此誠廟堂之所當盡

心而群大夫之所當盡力也

策段 寶元康定間元昊小醜敢干天威當時內庭外邊無一事不備虜無一日不言兵內治條目豈無疲而不起者豈無沮格而未能施行者未幾而寒膽興謠虜遂納款治外之事稍暇則治內之事不容於不急矣我仁祖急於求治令日賜手詔明日給筆札其責治於杜富韓范者甚力於是串列十數者指為時尚之所先條上九事者目為施行之當急君臣上下以寸陰為最難得以機事為不可失色色而整辦事事而振刷皆以急處暇規模也

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及之一字其以急處暇之謂歟方其國家之急政事猶可諉也及其國家之暇而不急於政事其可乎

浮漚白日視蔭時機擲歲月於反掌者不可狃既往之幸尺璧寸陰着鞭事會撫歲月而寒心者所當為方來之惜嗟夫天不予人以暇時一日之暇必責一日之功矧今歲月有餘適當二紀天運之周固雖撫時之多事一變之生當為一變之慮迺今事功不足未能副二紀人望之切皆莫觸目風擇吹心切謂日力之視悠悠事功之圖泛泛向雖指為既往之幸今則不可再幸矣時機之迫駸駸事會之來鼎鼎昔雖不為方來者之惜今則不容不惜矣

端嘉以來彼酋為梗其寶元以後之氣象乎天道好還胡運終敝至于今日[illegible]〱駸乎有慶曆之歲月矣則夫弱者未強虛者未實濁者未清壞者未修皆當竭心思而為之慮運精神而使之新而不至虛擲光陰可也

引證 堯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 董策 禹惜寸陰 晉書 克勤于邦 禹謨 益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 書 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伊訓

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畋 無逸 召公曰烏乎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旅獒 文帝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鄒陽傳 武帝策仲舒制曰朕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仲舒對曰事在強勉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董策 光武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通鑑 太宗身屬櫜鞬風洒露沐然銳情經術既即位置弘文館引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或怠 儒林傳 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 循吏傳

本朝太祖臨御幾十載乾德六年始詔旬假依舊便殿坐晚朝不坐以此知太祖雖旬假早晚朝亦御決事也 寶訓 太宗雍熙元年上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自有常度辰巳間視事既罷即看書深夜乃寢五鼓而起盛暑永晝未嘗臥 長編 至道元年上曰朕自君臨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四方之政至於

百司庶務雖微細者朕每與詢訪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
之理也會要
眞宗勵精求治如恐不及總覽萬機小大必親遇休暇猶間
御便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上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惡逸
誠欲以此勤報之也　神宗熙寧元年富弼入見坐語從容
至日昃問以治道長編神宗閒日御邇英講讀雖風雨不易禁
中觀書或至夜分上同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九月進呈看詳封事上曰朕嘗親閱往
往至夜分陳康伯等奏曰陛下乙夜之覽豈不重勞上曰誠
恐其間不無利害令茲多事朕於宮中所在常令人以筆硯
自隨每思得一事即札記付外施行聖政孝宗乾道元年洪适
等奏連日祠事恐聖躬少勞今日不敢乞奏事又蒙宣召不
知有何處分上曰只爲卿等兩日不曾奏事明日又是旬休
恐事有積壓　司馬光上英宗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之
不治以爲已過有一民之失所以爲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
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
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危亂　蘇軾進策別曰西
漢之衰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隋廢弛溺于燕安畏
朞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仲尼
賛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是觀之天之
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
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
爲雷霆其澤爲雨露　秦觀論夫乾九三以不中之位懷重
剛之險前有五之可至後有二之可終於斯時也可謂危矣
可謂難其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曰昔有
爲之時夕者無爲之時於有爲之時則乾乾以致其力於無
爲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憂安之
者危亡之者存固天之理也

儉德　附　以儉則用足立說

策頭明乎儉以足用之說者可與議財矣蓋財無豐嗇而用
有贏儉以儉爲寶者財雖嗇而用有餘以奢爲尚者財雖豐
而用不足是故以漢唐疆宇之廣賦入之繁而財用常不繼
者由其君之不務儉而好大喜功弊天下於多事也以孔明
一隅之蜀狹陋之地而兵食常不匱者由其國之不務奢而
勤儉節用有以措其國於富饒也

策段千金之家侈費無節出不量入人見其膏腴也有可以
惑其耳目蠱其心志者紛然交至惟恐費用之不侈也顧惜
氣使目前之費未害也日積歲累販夫孺子執券責負則傾
囷倒廩不足以償之昔之膏腴今之貧窶一瞬間爾苟爲撙
節則一簞之資亦足以富聖化者風俗之樞機上之人躬履
節儉則風行草偃孰不轉侈靡而爲質朴之歸哉
共惟國朝列聖相承以儉爲寶周能置天下於富庶之域蓋
自蔡京用事倡爲豐亨豫大之說導人主以侈靡而後諸臣
得以肆其驕奢之習輔相所處無異皇居而外之守帥亦以

宜紫為帟幕祖宗風烈盖泯然矣今日處變故艱危之秋又
非豐亨豫大之時矣朝廷之帑藏虛矣州郡之椿積散矣生
民之膏血竭矣連年用兵供億頻繁一日不知其幾萬矣自
今[illegible]惟有節儉一説庶可救弊倘猶循習故常以相尚愚
未見其可也
清心寡慾儉以足用則以天下養天下而有餘解衣推食惠
不知政則以一人養天下而不足夫天下非乏於資生之具
也天地之施生者源源而孕育山海之富藏者在在而呈露
重以農桑之大務竭地力以為之生殖商賈之大計殫人力
以為之貿遷生人之類無窮而生物之藏亦無窮若是則以
天下之物力自足以養天下何至有不足之憂然國家莫廣
於經常之費也版圖之所入有限而費用或浮於所入正賦
之所供有數而酬應或溢於所供重以宮掖之費耗者尤多
而大農毋以匱告兵籍之費用者日廣而三總毋以闕聞國
家之事務方來積久之供需難辦若是則以經常之用反夥
以蠹物力如之何不重貽識者無窮之憂
厥今土宇非版章之舊職方虧貢賦之全國蹙財殫公私之
積尤可哀痛此誠省事節用之日而左支右吾方有禀禀不
繼之憂其將何策以處此哉四郊多壘備禦方嚴外之兵費
未可省也欲節浮費自宮掖始亦示儉為天下先可乎
[illegible]堯舜之化慈儉而已唐書 堂高三尺土堦三等茅茨不剪
采椽不斵漢司馬遷傳 禹克儉于家虞書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無逸
遜 魯僖公儉以足用詩序 文帝即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至武
帝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盡滿而府庫餘財前漢食貨志 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上書囊
以為殿帷東方朔傳 孝景遵業躬履節儉後二年詔曰彫文刻鏤
傷農事也錦繡纂組害女紅也上同 光武身衣大練色無重綵
耳不聽鄭衛之聲手不持珠玉之玩循吏傳 明帝身御浣衣食
無兼珍史 晉武帝儉以足用太醫司馬獻雉頭裘帝以奇技
異服焚之于殿前晉書 元宗開元間焚錦繡珠玉於前殿又罷
織錦坊贊曰元宗勵精政事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
為樂溺其所可愛忘其所可戒本紀
本朝太宗乾德四年偽蜀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每裝以
七寶上遽命碎之續長編 真宗咸平元年上謂輔臣曰國家所務
儉約為先當須節用愛人則民俗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
克儉于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上好儉
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有餘貲自然廉遜興行盜賊鮮少
雖雖之衆登于富壽也續長編 仁宗嘗以富民之要在節儉為賦
題以試進士見呂溱賦云國用既節民財乃豐稱善者久之
曰未有君不節用而民富庶此賦當與甲科會要 每戒嬪御則
曰一絲一粒皆出民力朕為天下主若厚自奉養無有不可
但念奢則不遜儉則固汝輩各宜惜之會要 高宗紹興三年上
因論祖宗創業艱難未嘗不以恭儉為天下先蓋儉則不妄
費不妄費則征求寡而民心悅此所以得天下也歷政 孝宗乾

道五年上曰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運未有不節儉當昇平之
後奢侈朕他無所為止得節儉蕭國梁奏陛下言及
此宗廟社稷之福趙雄范祖禹奏陛下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
陛下奢於上則百姓貧於下比年年穀不熟百姓困弊賴陛
下勤恤民隱存養休息視之如子有所不便輒弛禁以利民
民方有樂生之意自古為國未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
者也

胡寅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
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
金絮綵繒之奉復欲命將出擊復困河决有築塞勞費大司
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元年即賜民田
租之半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於
身衣弋綈履革舃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
帳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
及遠近莫有奢侈之習則如何不富其財不可勝用矣

明德 附 以明貴廣充立說

策頭 有人主聰明之明有人主誠明之明聰明之明禀於天
資者也誠明之明充於學力者也古今人主曷嘗慊於聰明
哉禀是聰明而有時明為物所昏亦其學力之充廣者未至
耳故禀明哲之資者人主之德養明哲之資者人主之學聰
明之明其才之清也誠明之明其澄沙泥而全水之清者乎
聰明之明其鏡之明也誠明之明其去塵垢而全鏡之明也
乎聰明之德其明未足恃誠明之學其德斯足恃人主亦務
學以全其明耳

策段 攷之二典所載述堯舜之德有皆曰聰明堯有聰明之
德必以欽明文思繼之舜有聰明之德必以濬哲文明繼之
聰明如堯生知之性欽明之明此學力之充也聰明如舜生
知之性文明之明此德力之充也漢唐以來其君非盡無帝
王之資而皆不充以帝王之學明達如高帝不能逭不學之
譏剛明如憲宗不能蓋不終之愆故能致漢唐之治者僅出
於資禀之所及而不足以進於帝王者以其不能學問之功
藝祖皇帝以聰明天縱之資受天明命若可以自恃也觀其
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其好學何如召對講易訪以民事其學
為有用何如夫以聖性高明本不待於學而學之不廢蓋將
充廣其明者也是以知人之明如日月之臨照下僚中有一
行可觀一才可稱者皆蒙聖知不次擢用此猶曰知人之小
者也由揖遜有天下至于天祿之傳不歸之子而歸之弟賢
於禹遠矣其知人之大有踰於此者乎

恭惟皇上嗣位以來妙選鴻碩以資勸講是亦堯舜之所以
為學也賢能才識日切搜揚是亦堯舜之所以求賢也求言
之詔亟須優下是亦堯舜之明目達聰也虛襟無我委任大
臣是亦堯舜之任百揆也是宜今日之治上配唐虞泰和之
盛可也而乃未如人意愈降愈下非特不可與隆古並言而
漢唐以來小康之治亦容有所未至抑何耶毋亦力學於稽
古之日者問辨之功有餘而踐履之功不足融明於一性之

天者昭晰之見雖若可喜而蒙蔽之見亦或可慮是毋怪明德之不周於治也先正司馬溫公歷事數朝而明之一字屢以為獻錢公顗上要務十事而五曰聽斷不惑亦以明德人君之所尚而欲全其明非學力充廣不可也

事聯 黄帝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高辛聰以知遠明以察微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舜在則微堯聞之聰明 書 明德自舜始 明庶物察人倫 孟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 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成湯惟天生聰明時乂 天乃錫王勇智 書 高宗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書 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 易 文王有明德 詩 武王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書泰誓 漢高祖寬明仁恕不修文學而性明達知人善任使 文帝上益明習國家事 明象乎日月 宣帝明於君人之道 綜覈 傳 光武璽書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書竇融 才明勇略 張衡東京賦 唐太宗聰明英武有大志知行仁義斥刑罰 陸贄奏議 太宗威行如雷霆明照如日月 憲宗剛明果斷 裴洎傳

本朝太祖聰明睿武能知人下僚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稱者皆蒙聖知不次擢用 通鑑 太祖聰明齊聖由揖遜有天下至于天祿之傳不歸之子而歸之弟賢於禹遠矣 綠事 太宗嘗謂侍臣曰人君聽斷苟能盡識人之情偽四方之事遠近巨細無不通達方可控御天下 高宗嘗曰無心則明台州衙門外有匿名書其間稱常平主管者李椿年刻薄事欲率衆作過言涉不遜上曰官錢多失陷差官檢察若稍留心職事便生誣毀此必州縣人吏所為趙鼎等嘆服上之英明 孝宗嘗曰朕每行兩句云不察察以為明不穆穆以為恭人人而察之豈可勝察 神宗即位司馬光言人君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 哲宗即位又上此三說曰仁明武出於內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施於外者也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 神宗即位錢顗上要務十事五曰聽斷不惑臣愿陛下不行小人浸潤之譖不聽近習容悅之言進忠賢而不疑斥邪佞而不用雖堯舜之聰明亦無以過於此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五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六

君道門

敬天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敬天不在虚文○人主忽於天變之來而簡略於應天之敬固君子之所憂也人主狎於天變之数而玩習於應天之文尤君子之所懼也何也方天變之間作也上天仁愛人君之心蓋欲時出以警戒之也嚴恭寅畏固奉若天道之純誠遇災而懼尤克謹天戒之盛德茍當變異之至一諉之適然之數而畏威敬怒之心不流通於典章文物之間減膳避殿所以責躬也而曰無庸過自損抑也罪已求言所以引咎也而曰何必為是張皇也役可簡刑可清過可赦罪可宥而曰不必從事於姑息之恩以要譽也舉側身修行之言謹德克艱之語皆付之老生之常談而褻天慢天之咎始有上通於天而不可解者是則人主忽於天變之來而簡略於應天之敬君子安得不以為憂者也若夫天變之荐臻則異是矣今日以譴告聞而明日之天變愈甚也明日以災害告而後日之天變相仍也旦旦以咎證言之而大災異大變故之無日不數也則人主於此不特委於數之適然而且付之事之常然矣不特以高高之聽不可俄度而且玩之而不知畏矣輟路寢之朝姑應故事而已損太官之膳姑示具文而已下寛大之書布罪已之詔亦惟籍口以欺世而已彌文末節粲然於有司之討論而亦大惟艱其終出於不祥之語非其所厭聞則以強聒罪之矣兢兢業業之誠戰戰慄慄之意曷嘗少見於反身克已之間而天變之紛來沓至則惟以前數者文過之儀為應天之常程而已矣於是疾敬德之實無以自解於天而天且絕之矣則人主狎於天變之數而玩習於應天之文君子不此懼而何懼也

謹終如始之難○轉肆為敬田天意於一時易謹終如始凝天眷於後日難夫皇天本無親也而饗道可必帝命本難諶也而福善昭昭金縢之書一啓反風之祥如谷答響雲漢之行方修中興之烈若鼓應桴冥漠之中感應何神是之謂回天意於一時者易雖然常厥德於不變然後保厥命於無貳吾誠於旦暮必速天怒於俄頃内殿無逸之圖代以山水則變故層出太液尚書之圖退而醇酒則災異數見彼天命之去留實係乎吾心之敬忽是之謂凝天眷於後日者難

天警君君敬天○有上天愛君之深意有人君體天之實意災祥迭臻休咎互見不以警戒而怠眷予之念者上天愛君之深意也欽畏一源敬懼一脉不恃休嘉而怠變異之至者人君體天之實意也嗟夫昊天曰明及爾出王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之於君未嘗一時不昭假也一日萬機天工是懼惟治惟亂天位是警君之於天未嘗一事不敬念也故天非靡常而難諶也戒懼警省固與眷顧寵綏之意毋並行而不悖君非具文以應天也雖肅　保固與戰兢履氷之意常相

因而不違

稽古偉論 古人敬以自牧○堯有洚水儆予之變然兢兢一念堯惟知欽若吾之天舜有烈風雷雨之變然兢業一誠舜惟知璣衡吾之天明威弗僭天自明威耳而成湯日躋之中未嘗不天監觀有赫天自有赫耳而文王陟降之中未嘗不天偃禾起禾天自偃禾起禾耳而成王夙夜之中未嘗不天蓋人君一身無往非天動靜有天之晦明語嘿有天之變化號令有風雷之鼓舞政令有日月之照臨德教有雨露之潤澤刑威有雪霜之嚴肅誠人君之天有常而不變則天之天亦無由而或變萬一變形於天則是吾之天所以自變者亦多矣不知復吾之天以回天之天則雖敬天有圖欽天有臺亦虛文而已

詩人不忘敬天○是故以我將之頌固曰天且享而助之矣文王亦受而福之矣而我其夙夜畏天之威益不敢怠焉此則我將之終意也以昊天成命之詩固曰於緝熙矣釋者以為既光明矣而單厥心肆其靖之益不敢懈焉此則昊天成命之終意也以維天之命之詩固曰太平告文王矣而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益不敢不勉焉此文王維天之命之深旨也玩味諸詩大抵於其可樂之時而嚴可懼之戒於詠頌之間而致其儆戒之辭不以一時之治為可歌而詠而必以可久可大者望成王之益勉其敬焉此周頌之所以為美而今日慶成之詩所以編之詩而無愧也

修陽德消陰氣○是故五星連珠兩曜合璧非天數之偶符也三皇治古德邁道醇以陽召陽之應也日月薄蝕星隕如雨非數之適變也春秋世降君弱臣強以陰感陰之證也渭上朝漢鐘鼓嘲蟲非夷運百年之當弱也屬精之主大化神明陽足以勝陰也漁陽亂唐干戈觸擾非夷運一旦之驟強也溺愛之君宴於鴆毒陽不能以制陰也信矣乎宇宙之間通一氣耳其端芒萌於人主之心其證應著於天地之表陽亨而復則陰盛而剝矣陽長而泰則陰消而否矣其或陰蒙而翳者是固涸涸之陽未達也陰凝而殺者是吾生生之陽未暢也此猶黃鐘一動則荄甲皆春夜氣一交則妖怪錯見幾微影響氣類塤篪斷斷乎其不可爽也

法祖論 嘉祐淳熙常德○嘉祐日食之變言者諉曰陰雲蔽之無不可也而失在陰邪未屏失在左右親倖吳及必面奏而不欺淳熙禱雨之苦言者諉曰天欲乾封無不可也而陛下一念克敬天實臨之趙雄必指陳而無隱二先正實論真無忝於魏相災異風雨之奏今廷紳所以懇懇納忠舌弊而唇腐者豈非正欲仰嗣其徽音歟然此特我先正愛君憂國之忱也孰知我祖宗一念慮心術而神明在前一動靜語嘿而窮昊伊邇初不以變異方來而履薄臨深亦不以乖沴既消而安意肆志有如側身修行毋得稱賀雖見於嘉祐之間想其方寸精誠對越無愧有不變者四十二年親禱上帝更不飲酒雖見於淳熙之際想其平居修省亶憂罔懈有定

力者二十八載二聖人常德殆不止於宣王遇灾而懼之意
歟
一懼心之所為○蓋嘗博考前聞參稽往諜上天[illegible]告胡為
獨多於仁宗之中世也誠觀景祐以來日食星流[illegible]水溢
無歲無之此一逆境也而我仁宗則曰堯舜之世雖有灾異
不為害桀紂之世雖有祥瑞不為福韓琦亦曰閱瑞諜則意
安意安則政怠覩灾符則心懼心懼則德修此時此意必無
一念之不敬畏也是以求直言詢民瘼寬刑獄減賦稅凡可
以應天者莫不舉行卒之咎證潛消福基彌固養成嘉祐太
平之盛觀此無他一懼心為之耳

聯文警段 實德實政之說○何謂實德左右陟降上帝臨女
暗室屋漏神明在前側身修行固恐懼於雲漢遇灾之日而
惟時惟幾當戒飭於景星慶雲之朝求言罪己非虛文也減
膳撤樂非故事也必誠心惕厲不以頃刻而自安隨事檢防
不以毫髮而自恕精神心術之所運必無一之非實而後可
以言敬天之忱矣何謂實政攷論古今條舉利害敷陳時事
裨益聖衷遇灾賑恤雖見於天譴流行之時而思患預防尤
謹於事變稍息之後節用省刑非虛談也求賢察吏非文具
也必思慮詳盡無以纖悉之或遺極意敷陳毋以僅安而遂
已朝廷政事之所関必無一之非實而後可以盡勉君之責
矣
曲盡敬天之德○事事而觀物物而察凡有關乎陽者振之
翼之凡有麗乎陰者屏之絕之必使陽得以勝陰而陰不能
以勝陽君子陽也小人陰也我則進君子而退小人前殿對
群臣之地陽也後廷近女寵之時陰也我則親群臣而疎女
寵大綱小紀明白洞達者陽也旁蹊曲徑荒蔽而覆護者陰
也我則疏通洞達而去蒙蔽若然則一氣感通百順類應景
星慶雲夾光呈瑞而天時之變可回康居重譯齊疆歸舊而
地利之偏可復轉移闔闢之機獨不在人主之一念乎
誠敬可以感天○嗟夫寸忱對越神之格思一德感通帝實
臨女祀事孔明景貺隨格于以見上天悔禍之機而向之譴
告者未有不可反而為福祐者也人君亦在乎充此心而已
汨日月皇明群幽盡燭風雷號令百廢具興為民請命常致於
精虔側身懼灾勇加於儆省如是則實德修而天眷可回矣
不然祝史矯舉隨侯未暇於成民淫雨降殃宋公不遑於罪
己愚見不惟一人之敬易渝不但百執事之慢可罪也謂是
足以格天否乎

結語聯珠
勑天之命惟時惟幾雖曰賡此歌未足也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雖日講此詩未足也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帝即心也
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天即我也
狃於休祥之荐臻者恐懼脩省之不知
習於符既之屢至者般樂怠慢之不戒

嚴恭寅畏無念而不存不曰災異之來而後有畏天之心也發政施仁無時而不順不曰譴告已形而後有召和之政也祗事之誠常若降鑒之昭於側則内庭燕安皆修德之地奉順之念常若譴告之參於前則暗室屋漏皆持心之所

當今獻策因天變以修德○今日析木之清不聞而天象之警則屢聞恭皆之正未驗而雲漢之變則幾驗昔猶敬孚也今似絶乎矣昔猶敬怒也今盖敬渝矣聖天子欽天儆時如帝堯察文審已如大舜不惜憂勤深自克責意其曆象之命不爽璣衡之政已齊挽田和氣於洊蔑之頃矣天語渙須猶有災異頻仍夙夜祗懼之語毋乃謂此感而彼未應歟愚切謂自古闕有不誠未有能動者矣未有感而不應之理也此伊川所謂感必有感應復為感者非耶君其毋謂之德之純而天猶未享也誠能深宮獨行於穆不已則天之享德者如昔也君其毋謂之微之顯而天猶未格也誠能暗室謹獨至誠無息則天之格誠者猶故也君其毋謂無聲無臭之載精神之未必上徹也誠能齋明盛服洋洋乎如在其上則天命流行無間可容息矣嗟夫習可以欺一世而屋漏格思之神為難欺言可以誣天下而獲罪無所禱之帝不可誣愚願恐懼修省於衆于其躬之時内省不疚於不大聲色之頃則感應之理瞭然於方寸間矣孰謂所感已至而所應尚邈乎

敬天當以實德○以一人齋肅之誠一念莊敬之至天猶開視景象以報之向使上下一心始終一德則所以格天者宜何如也繼自今克念克敬無替於我將我享之時靡馳靡驅益謹於在廟在宫之日敬天一圖朝思夕惟不徒玩之於言而必體之以身不徒行之於暫而必持之於久洚水儆予所以拯溺者猶已之溺艱鮮播奏所以賑飢者猶已之飢念先王發政之仁亟救乎黎民之困推太宰均節之法圖制乎百物之蹞於是明德以薦馨香成民以獲嘉福郊焉而神假廟焉而鬼享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夫豈難致者哉

不可玩視天災○由今觀之方惟洪水湯湯之患而繼享豐年穰穰之樂方厲震雷虩虩之懼而旋有谷風習習之符初焉雖曰漂蕩而含哺鼓腹之可期始焉雖曰降罰而陰陽相協之猶昔愚嘗以理勢驗之古今天下常以天戒為可畏而今乃無虞焉常以天幸為難遇而今乃數值之焉是何皇上一念惕然足以動昭昭之鑒乎抑天以我宋克肖其德故警之未幾而福之繼至乎吁天之戒不可忽也天之幸不可玩也世之忽天之戒者必曰子産不用裨竈之言而鄭不併災晏嬰不從禳彗之説而齊亦無警曾不知古人遇災而懼之念其肯諉之於數乎世之玩天幸者必曰大横庚庚既開文帝受命之符雖日蝕適見何損於富庶膠東鳳凰既兆宣帝更始之祥雖地震山頽何傷於中興曾不知昔人天其兦予之戒其肯安之以為喜乎昔者懷山襄陵之世下民方苦於怨咨帝堯亟圖於俾乂初不以功之難就自沮也周官保章氏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和所謂詔敕政訪序事者初不以妖

祥為限也則天戒之不可忽天幸之不可玩從古然矣

生意收結 當盡應天之實○雖然人主一心造化之樞紐係焉陰陽由之而慘舒天地以之而晦明其造端甚微其功用甚大其形迹若邇其感召甚遠誠居天位者所當謹焉然則今日應天之實當如何亦曰格為舉措一求端於天而已何者天為剛德吾則剛健中正自強不息使天下悉陶於保合大和之域而後可以應天天有顯道吾則聰明文思光被四表使百姓咸歸於昭明協和之內而後可以應天遏惡揚善者天也吾則親君子遠小人使忠邪無雜揉喜惡不混淆而後可以應天福華禍夷者天也吾則修政事攘夷狄使齊疆遏虜脅析沉響而後可以應天不然則剛毅未幾優柔繼之昭明未幾昏塞踵之任賢使能氣象方新而憸壬之乘隙抵巇者或得投善良之阱除凶雪恥計畫甫就而驕惰之避敵畏事者或得懷進取之規將何以承天意迓天休續天命衛茅書生愛君憂國敢以是為今日勉

君心回則天回○抑愚有說焉國之所恃者天爾然而欲回在天之天又當回在我之天吾心回則天心回矣天心回則國勢回矣今日誠能絕女謁以應天則夜氣如神內景不汩可以上契天心誠能戒近習以格天則陽明日勝陰濁不行可以仰當天心納淸心寡欲之疏則思所以事吾稟賦之天聞嬖近小人之戒則思所以守吾宮庭之天聽民罔常懷之訓則思所以全吾恤民之天觀備邊禦戎之詔則當有以安吾邊庭之天審如是則妖星沴氣轉而為景星慶雲彪形弱證轉而為泰山磐石何患乎災異之未消何患乎財用民生之未理且何憂乎兵將上流之未得其區畫也耶昔紹興廷臣論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我高宗從然曰誠在朕念慮間高宗之心一天之心也今日可不以是為法歟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惟上之人留意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董

[illegible]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堯典 有夏顧俊尊上帝立政 天明畏自我明民威皋陶謨 舜畏天而愛民家語 禹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召誥 先王克謹天戒胤征 湯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湯誥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帝之心上同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仲虺之誥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太甲 迪畏天顯小民酒誥 先王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書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詩長發 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無逸 高宗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說命 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上同 文王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泰誓 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多士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政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詩 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詩成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將我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詩頌之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洛誥漢文帝思至德以承
天心郭彤溫傳元帝陛下上畏天戒大有減損匡衡疏文帝詔曰朕夙
夜祗畏上天本紀唐太宗正觀二年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
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兢兢業業猶恐不
合天意通鑑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太
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通鑑元宗將幸東
都太廟四室壞上避正殿姚崇乃曰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
期相會何足異也唐史

皇朝典故 太祖嘗盛暑露臥或請避星月下太祖曰凡人之
情覩星月爛然則生畏悚至於暗室得無欺乎要覽太宗雍熙
元年上謂宰臣曰今歲西成四方大稔皆上天垂祐所致當
與卿等力行好事以答天意史 仁宗慶曆元年上曰國家雖
無大異亦當修警況因謫見乎 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上曰
朕在宮中聲色未嘗經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答天意者
孝宗乾道七年上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
日取尚書中所載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名曰敬天圖
七年張權劄奏淮西秋成可望虞允文奏聖德無闕動合天
心上曰君臣之間正要相警戒以答天貺 九年曾懷等奏
郊祀禮成昔天同慶且原廟行禮陰雲閣雨既謁清廟瑞雪
應期未明而霽以至青城宿齋圜丘蕆事天氣澄爽此皆聖
德昭著故高穹降格靈貺如此上曰君臣之間正當修飭以

答天貺

經論 范祖禹上哲宗曰聖人之事天也非在於七日戒
三日齋執圭幣以享圜丘之時也天之佑聖人也亦非在祭
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
人昔堯授舜舜授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夫帝王之興受天
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素合於天也 韓琦上
仁宗曰聞應天以實不以文故宋景公以熒惑守心不移臣
庶之咎子韋稱君有至德之言熒惑必徙三舍此則以實應
天之效也唐明皇以太陽虧蝕悉令赦徒隸之人宋璟謂至
誠可以動天不在德音頻降此則以文應天之弊也陛下欽
順皇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銷伏災害之道則猶未焉臣苟
不能獻忠盡言使陛下常以禮緇蓄薦牲幣為修德除患之
本則臣豈不上負陛下懼裁修政之意哉 富弼曰人君若
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
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爭之臣無所復施言行錄

文集 李太伯曰畏天者昌習天者亡何謂畏天高宗成
王是也何謂習天元成是也人之情非所常見而見之必懼
懼必畏之情同而所畏不同明王思之以為在德德修而災
異銷然後愈知天之明而德之盛也闇主思之以為在數故
任數而不修德德不修而禍未至然後愈知天無心而數有
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勑之彼必曰前既無定此奚
為哉亦數而已矣災異愈多不懼愈甚其耳習於聞目習於見

心胥於思習之久則不聞不見不思焉耳然則上帝之怒不足獨當下延衆庶上累廟社甚可痛也嗚呼人不可玩况天乎

敬天二　以君能立説

策頭 人皆曰今日莫急於回天人之心愚獨曰今日莫先於回君人之心蓋福華禍夷者天之心尊君親上者人之心今乃以平日之眷顧而遽形於咎證之荐臻以數百年之愛戴而遽形於浮言之胥動此豈天人之得已哉一轉移之在人君方寸間耳何則日官屢日精祲非祲星臺占星象緯示警祥飆從律方以為豐年之占流星隕晝未幾示與兵之象人孰不曰當急於回天心邪湖廣商居蕩析失所綿蠻過客生聚不安潢池赤子幸無弄兵之憂並邊遺黎莫固按堵之志又孰不曰當急於回人心也愚以為天人之心不難回而君人之心所當回

策段 仰觀天時俯察地利而參諸人主之心切以為是三者同一陰陽之氣轉災而祥變弱而強旋乾轉坤而消災運革故鼎新而復生意在君心一轉移耳方當天災流行變怪迭出吾君當惻然而思曰此吾之陽明不足以弭變也彼日而食周有夷戎之侵五星聚箕唐有天寶之難矧今風雷虹月之頻仍日星風雹之疊見吾其可不燿陽明之德以弭之乎故必清其天君湛其虛府眞能減膳而無珍羞玉食以為奉眞能撤樂而無左絲右竹以為音眞能避殿而無後庭內宴以為使星孛入井而罷壽觴宜如我高宗毋徒該之數曰日食之變十有二而無傷於文景富庶之治長星竟天而無損於孝武攘卻之功也　變不虛生緣証而起皇上何不以在我之天印在天之天惟時惟幾必謹敕天之誠出王游衍必嚴敬天之實清天君以絕小星之寵嚴天秩以削綠衣之僭天工之不可曠則耆老在外之杜祁公所當召還也天討之不可廢則擁兵不援之王權所當明正典刑也凡所以祈天永命者無所不至天心苟回天下大勢未有不與之俱回

策結 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咎天戒（後漢鍾離意傳）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書序）原命　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詩序雲漢）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揚子）

本朝眞宗咸平五年唐州地再震司天奏熒惑犯輿鬼陳堯叟曰天文謫見實欲昭示時君今陛下克己愛民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上曰天不欲困生靈耳豈朕德能感之（長編）仁宗天聖五年王曾言夏秋大旱皆臣等輔政無狀以致厥咎上曰當與卿等共脩政事以答天戒　慶曆三年上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比欲下詔罪己撤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爾　七年詔曰自冬迄春旱暵未已五種弗入農失作業咎自朕致民實何忍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長編）神宗熙寧三年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

膺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七年上以久旱憂見顏色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今旱暵雖逐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長編高宗建炎三年霖雨不止可召郎官以上赴都堂各言朕過失庶可收人心召和氣銷天變　三年初日蝕僅四分未幾退吕頤浩曰陛下嚴恭寅畏天鑒精誠宜感格如此上曰朕常夜觀天象見熒惑躔次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本紀孝宗淳熈二年上曰朕以久陰祈求未應獨不留決獄昨日欲批出方下筆而風急起雲陰吹散至晚開晴一念之誠隨即感應　七年上曰近頗乏雨昨晚方欲禱祈半夜遂得雨笑曰此雨從何處來趙雄曰從陛下方寸中來人主一念克誠天實臨之聖政

敬天三　　以敕正君心立説

策頭 主一之謂敬人君存心以敬當無窮人臣愛君以敬亦無窮於其歸美之中而寓其責難之義必欲君心之敬無時而或息則人臣愛君之心白矣故夫誇申命用休之盛不若賡勑天之歌詠神祇安樂之休不若陳敬之之頌

策段 夫天生民而立之君謂之天子而大臣則天子之家相也天子於深宮之中以一身之微而居乎億兆人之上崇高富貴莫與京也所恃以警其心者惟天命之靡常而天威之可畏耳古今人主孰不曰吾能敬天也然而其言恍辭朝浸暮淫或導之以佞諛則每至於忽乎天鳴劒抵掌鞭弄笏畫或誘之以功利則復至於忽乎天羊車前導鄭衛後隨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或蠱之以宴游則遂至不畏乎天甚而眩之以高談惑之以異論休咎而諉之數存亡而歸諸命則一切盡棄乎人事而惟委之天吁此豈獨人主之過哉蓋亦無大臣者將順而正救之故易抑畏而為縱肆轉怵惕而為弛慢勢所必至

蓋主一之謂敬惟人主悠久不息者能持之有一念之變移者不足以言敬也愛君而主敬惟人臣忠藎無極者能陳之有一辭之溢美者不足以言愛也幸三靈之已格而無以益加其黽勉之誠幸景貺之已開而無以益堅其對越之素則人主以敬存心者怠矣豈所謂主一之敬乎知中興之可詠而無以益致其規儆之忠知治象之可歌而無以益贊其怵惕之運則人臣以敬愛君者虧矣豈所謂主敬之愛乎

事料 舜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書益稷　成王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書洛誥召公曰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誥本朝司馬光奏臣伏見陛下踐位以來災異尤甚彗星彰見飛蝗害稼當此之際群臣宜勸導陛下以祗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已謙約博求至言以消伏變咎乃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為意或以為自有常數非干人事或以為景星嘉祥更當有禍此皆群臣諂諛之罪陛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哉

敬天四　以定其天君立說

策頭有有形之天有無形之天有形之天在上之天也無形之天在茲之天也在上之天者天之天也在茲之天者已之天也天之天惟聽其自然已之天必盡其當然以此之當然應彼之自然則已之天定而天之天亦定而天變弭矣

策段天心不難回君心定則天心回矣民心不難收君心定則民心收矣此理之在天地間斷不可易有天下者可不懼哉七年之旱湯之變也而六事自責則彼蒼之景命回矣萬民之散宣之憂也而勞來一形則吾民之生氣回矣即是而觀則有形之變其眞有邪無形之變其眞無邪抑將制吾無形之變以消有形之變耶

夫所謂有形之變者吾嘗求諸蒼蒼之天矣豈非星文屢愆風雷示變有以駭吾君之見歟又嘗求諸蠢蠢之民矣豈非內地陸梁外患叢委有以駭吾君之聽歟然桑穀共生治道復興淮夷靖兆民底綏特在夫人主之一警悟耳夫所謂無形之變何如哉不在天不在民不在敵國外患而在人主之一心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宮庭之間蟊賊生焉衽席之上刀鋸森焉左右之習機穽設焉以之而任人吾見鴟鴞翔而鳳凰伏矣以之而聽諫吾見黃鍾毀而瓦釜鳴矣以之裕國而固邊吾見江河瀕危而棘門兒戲矣國家之變孰大於此

事料舜命禹曰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大禹謨）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益稷）王召公曰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誥）文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　又文王惟克厥宅心（立政）　本朝喬行簡奏寧宗在位三十餘年畏天命始終不渝一旱蝗之災一星象之變非但敬於祈禳禱祠而已慈仁之念上通帝心恭儉之德遠古莫及可謂有敬天之實（獻）劉子翬云萬慮俱亡一敬而已視如對日星聞如驚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夫恭於昭昭者敬之名也應於昏昏者敬之實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六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七

君道門

法祖 附 師古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法祖當有實學○祖宗有善後之遠圖人主有法
祖之實學[illegible]作於前者必望於後有是遠圖而無是實學君
子謂其托空言而非見之行事矣載籍博覽成訓攸稽皆祖
訓也雖局於一時者有未爲之志然施於庶政者皆可守之
規此遠圖之所以善後也使考閱之際徒膠紙上之陳言不
求昔時之微意則虛文而已耳經帷日御從臣進讀皆聖學
也然欲遠求前代之治法不若近尋我家之成模此實學之
所以法祖也使昕夕之間講貫於翰墨者雖勤而施行於事
功者不力則觀美而已耳烏乎祖宗有躬濟艱難之志而未
遑戡定禍亂之時內而政事必先盡自治之道外而讎耻必
將俟可乘之機亦惟曰聖子神孫之克述吾事繼吾志也聖
謨洋洋孰非執守之師宏規秩秩莫非恢復之略漢家故事
自可佐宣帝之中興否則讀太宗之政要亦無益於文宗之
優游矣

廣規模運心術○解以廣祖宗之規模必先運祖宗之心術
規模不廣則無以全治功心術不運則無以至天德推而行
之盡亦審其序矣當王業艱難之秋幹運廟謨盪平宇內而
歛於風雨之馳非神武者能之乎當王度清夷之日粉澤皇
猷化成天下而甚於雲漢之昭非聖文者能之乎抑貫是武
文之用則有剛健日新之德祖宗纘設於其前子孫慨慕於
其後非但曰綜彙篇第有光琬琰之傳儲藏欽奉一新綸奐
之制吾之所以廣其規模者在是也食見於羹坐見於墻夜
而思之旦以行之使其德愈運其治愈久而愈彰斯無慊於
祖宗之心術也不然石渠延閣講論聖經文教非不崇矣任
德不純雖守漢制度而何益凌煙傑閣圖繪功臣武事非不
昭矣慙德苟多雖存唐紀綱而何補

守家法用家法○守一代之家法易用一代之家法難夫烈
祖成德具有明訓顯謨承烈啓佑後人繼志述事者不能加
遵守之誠而一切任改絃易轍之私意固不足以言善守矣
有能知鑒舊者固所以圖新酌今者固所以合古而不能達
之以躬行踐履之實本之以精神心術之運則亦徒守而已
矣又豈足以革循習之弊哉蓋祖宗之法祖宗之所以用天
下者在是也祖宗既能以是而用天下則後之繼治者必得
其所以用者而用之則家法日新治道修舉固無一弊之可
言矣不然徒知一話一言罔敢失墜曰此祖宗之訓也一政
一事不敢更易曰此祖宗之法也精神風采之不加而規模
制度之日陋吾見家法固自若也而事功日蠹於冥冥之中
將求以革弊而弊愈滋矣豈祖宗所望於後人哉

稽古論斷 古人治體之同○唐虞三代所同者爲治之體而
已若其具則不必盡同也由今觀之郁郁之文吾夫子惟曰

從周夫以聲名文物之盛止歸之于周而唐虞夏商不得而與非唐虞夏商不周若也其所趨之途所適之路既已若合符節歸於一揆矣所謂法度之維持禮樂之藩設雖纖悉委曲之間小有不齊亦何害其為治也吾於是知善為國者必先求其與治同道者而世守之守其與治同道者而行其與治同事者焉道者其體也事者其具也其道同其事亦同是以先王每懼其道之不繼而不慮其事之不舉也三代遠矣漢以仁恕有天下至文景而風流益篤當時禮樂法度最號疏闊然終不害其為四百年之漢何則其大體則是矣唐之初興名為太平制度紀綱粲然具舉謂法足以憑籍則唐之安強宜過於漢可也而中更變故少有寧歲此豈治具不足哉抑亦大體不足尚而所以為一代子孫持循之地者缺矣

三代各守祖法○且三代之君固盛矣求其所以致此者亦曰各守其祖宗之法而已創夏之業必曰大禹禹之道德憲章不可易也為夏之後者其可不率循乎禹耶故五子之歌皇祖有訓則夏之所以欲保天下者在乎以祖宗為念也創商之業必曰成湯焉湯之道德憲章不可易也為商之後者其可不率循乎湯耶故傳說之告高宗必曰監于成憲則商之所以能保天下者在乎以祖宗為念也創周之業必曰文武焉文武之道德憲章不可易也為周之後者其可不率循乎文武耶故周公之戒成王必曰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則周之所以能有天下者亦在乎以祖宗為念也

法祖宗以大體要不可易○國家自藝祖以仁厚得國列聖相承遵而勿失仁宗在御四十餘年寵恩厚澤飫于人心觀其當時之刑政如治獄則貸贓吏理財則弛茶禁所謂治具者若缺也而我宋無疆大曆服實於仁宗尤有賴焉豈非治體所在不可一日輒變而其他細故少有乖戾亦無損其所以為國耶熙豐大臣一旦用事狹小本朝之法制盡取舊章故典而更張之其意蓋以富國強兵為術也此術既行於是祖宗所以為國之意剝爛幾盡而世運幾否矣或者徒見其紛亂諸事遂謂其法制非祖宗之舊以是為可憾焉耳不知當時之新法豈無一二可以著後者如學校貢舉一掃前弊其所以變更者亦豈俱非邪獨其以利謀國而祖咸陽孔僅之故智於是公私兩困內外俱危而治之大體已失矣他何足道哉

仁宗篤守家法○恭惟仁宗皇帝即位之日自內禁出真宗政要十卷以示侍臣曰此先皇帝憂勤之政也當與卿等遵守之是時二三大臣皆先朝元老聞之莫不感激再拜願竭忠盡瘁共惟衛臣以報真宗付託之意於戲君臣何其明良歟當世議一政事必曰先帝時施設如何選一人材必曰先帝時資格如何祖宗養民之道如此馭吏之法如此某事為得前人之意某事為失前人之意雖不能無損益因革於其間而其紀綱制度典章條貫之大槩則未嘗敢輒易也是故

四十二年之間君臣會遇神人叶和年穀豐登蠻夷効順太平之盛實比三代此豈無自而然哉其本自於臨御之始能克遵成憲更得二三大臣謹守篤行少以私意而沮撓者必共排而力逐之所以仰紹祖宗之功業而仁民之恩至今使人思之也

時文警段 雖不慊於法祖○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匹夫賤士猶知習其父業況紹天下之大業者則人君未嘗不欲率循前人也其失多生於一時獻言者援上古擬空言卑陋當世必欲一一遠取堯舜三代以謂致君澤民當如此而時君世主徒歆羨之曾不攷其是非成敗如何而一切取其誇耀之說於是遂至變易成憲而甘心焉此尊古卑今莊周所以罪學者之流而亂名改作四誅之所以不赦也苟為人謀議之臣而不念夫祖宗之業其可謂忠乎昔曹參守蕭一之法魏相奉行故事蘇瓌多識舊章李絳以德合祖宗為言是四子者非不知堯舜三代之事為盛事也而區區各守其一代之法者其亦知時異事殊有下可為歟

因循中有改作○夫祖宗規模固有一成而利及萬世亦有便於一時而不足為後世法者後人於其利者遵而守之可也其不足法者酌而用之亦不為過大抵法要便民事欲師古不為天下害斯已矣何必一一蹈前人轍轍然後為武王周公之達孝乎當宁之君輔佐之臣樂因循而好苟且多矣作無益以中時君之好而謬曰自我作古者亦不少也其間欲行先王之道使不愧于古咈于民者百無一二是以蠹國害民舉非令憲不可勝道致使有志之士發憤當時抗唐虞三代之治若引其主以甚高難行之事借有能為之君勉強行道欲希蹤乎帝王以軌躅者又不可多得也

循其祖宗之法○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所以畀付後人旨意各有在為之後者當仰承其道德憲章之所在而恢張之使祖功宗德承承不泯然後為善繼善述苟或不以肯堂肯播為念而惟姦人是聽以為祖宗之紀綱未善也必立其事某事而後可以為祖宗之法度未備也必立其法某法而後可必欲復井田必欲復肉刑然後為三代之治此果能與三代齊驅邪殆見其上多後心而下多誕說徒自紛更而卒無成功祖宗之紀綱法度亦隨以湮沒吁可嘆也

綺語駢珠

宏綱懿範炳若日星　祖功宗德天地輝煌

顯謨丕烈輝映天地　聖謨睿訓日星明炳

大綱小紀纖悉備具　家法一定世守不易

聖子神孫潤色有光　新政萬務祖憲是遵

堯舜之盛必有典謨　精神寤寐成章在前

文武之政布在方[illegible]　朝夕鑒觀不舊章越

承祖宗積累之餘者[illegible]當思所以致祖宗之盛治

念祖宗付托之重者尤當思所以繼祖宗之盛德

當今獻議 更化而治日新、方今更新猶元祐也謂之新則

事事當新矣而偏滯不起之處尚有未𣸸人意者問其內治則內治猶故耳問其外治則外治猶昔耳獨其大槩既新治體已正如旁求直言形于渙號招延故老見于奎畫寬逋負以裕民力訪遺逸以厚士風欲足國用則會計置司欲謹邊防則關河議守此其氣象意態如日方升已足以聳萬物之觀其他治具以漸還之此則謂之新矣不然則前此二十年間所以謂之治者去今日本無幾也苟不揭其大體之新者而特論之則誤國者得以藉口而治亂之機莫辨矣

守法貴能用法○人主以一身託於王公士民之上仰膺皇天之曆數俯立億兆之君師內睦宮闈欲得其歡心外登耆舊欲聞其正論此其政本之至重機務之至切固不容以事爲之一二者同論也而所以行此者亦必有法焉天下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以精神心術之妙運天下而其法既可傳於後世則守祖宗之家法所以保祖宗之天下也而豈徒曰法祖云乎哉然而天下大物也有以守之而使不傾必有以用之而使不弊用之得其道則家法日修舉而觀聽與之俱新用之失其道則家法固自若也而事功日蠹於冥冥之中矣

以實德用家法○必有大易體天行健之德而後家法爲能用必有大學明德新明之功而後家法爲能用必有中庸純亦不已之誠而後家法爲能用否則議論詳而功實少條目備而綱領疎是皆虛文故事之爲而未見其有益於法祖也

生意收結 取法孝宗之心○雖然愚無孝宗之心耳上有孝宗之心必有孝宗之德有孝宗之德必有孝宗之政孝宗之心何心也未嘗放下一日間天下運行一兩遭之心也其[illegible]如此故其德如此孝宗有圖書莫就之孝德上祀欽考以配天孝則似之願王心益加焉孝宗有不敢怠荒之敬德上亦圖敬天以繼志敬則似之願王心益加焉仁同萬里孝宗之仁德也上之矜惻已似其仁願王心益加焉明見萬里孝宗之明德也上之聽斷已似其明願王心益加焉孝宗行此四德者使顧成之廟稱爲孝宗上繼太祖與宋無極心者德之大也明主可爲忠言執事幸以是復于上

取法事之大者○雖然愚于其祖法之中總其大者言之曰仁愛曰恭儉曰親賢曰從諫此祖宗道德之美也曰務農曰節財曰省刑曰偃武此祖宗憲章之美也其事實則具有成書今日奉承之則取其書而講明之推行之必欲責欲實如祖宗繼述之盛可也然廟堂之上豈無如魏相之奉行故事者乎草茅何敢僭言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記)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梁惠下) 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知乎(離婁) 繼治世者其道同(董策)

歷代事實 舜盡循堯道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董策) 湯續禹舊服周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德(史記)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中庸) 成王述文武

之道以養其心（匡衡傳）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
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史記）漢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
幾平由是言之循法則治不循法則亂（梅福傳）宣帝魏相好觀
漢家故事便宜章奏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魏相傳）唐憲
宗常稱太宗元宗之盛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李絳傳）
皇朝典章 太宗赦文先皇帝創業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紀律
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編年）真宗赦文先朝庶政
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同上）仁宗命王洙等同編修祖
宗故事先是富弼言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立法度太宗克
紹前烈紀綱益明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今欲選
官將三朝典故分門類聚編成一書俾為模範（同上）神宗諭王
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
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
守王安石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凡數次修整其法一定子
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編年）高宗因張戒上書
云朕見仁祖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朕心
仰慕如堯舜文武當時立政用人之事置之左右朝夕以為
法（鑑）孝宗詔太上臨御三紀法令典章粲然備具其議設官
裒集建紹以來所下詔旨條例以聞朕當與卿等恪意奉承
以對揚慈訓（鑑）
先正論建 范祖禹上哲宗臣伏觀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豐功
盛德固不可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
學納諫仁宗能行五者所以為仁願陛下深留聖師法象祖
宗　范祖禹上哲宗共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
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既久德澤深厚陛下誠能專法仁
宗則垂拱無為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嘗采集仁宗聖政三
百二十七事編録成書名曰仁皇訓典凡六卷上之　丁隲
上哲宗本朝祖宗之德具在方冊尚可為法於後世臣欲乞
諭侍講臣僚編叙六經典故可以取法於後來者以備講筵
聽納庶幾前聖後聖所行若合符節　朱文公上孝宗舜承
堯禪二十有八年間其餘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
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舜不以為嫌
堯不以為罪孔子錄之以為大典況臣非欲盡取太上皇約
東紛更之也因革損益顧義何如耳陛下何嫌之有
[illegible] 宋濂云祖宗創法立制以貽後人正望其變而通
之以盡利耳若視漏弗填忽傾弗支豈幹蠱之道乎任子之
法當仁廟而損其數迁秩之令在英廟則增其年陝西保捷
之兵至皇祐簡汰而但留五萬河北監牧之司至熙寧盡廢
而但存沙苑考諸信史可按而知經曰息則張而相之廢則
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信非社稷之臣莫克任也　司馬
溫公云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意所欲為人主莫能奪天下
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入青雲異之者擯斥沉溝壑專欲
遂其私心不顧國家大體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
苛祖宗之法惠民也熙寧之法惠國也紹聖之法惠奸也

胡文定公云為國者必師上古必法祖宗必戒後世危亡之漸按春秋稅畝丘甲田賦書初書作書用者譏變古也崇寧以來變銓法而官制紊變軍法而兵政弛變泉貨法而輕重不平變學校法而風俗衰薄變榷茶法而刑獄滋熾變鹽鈔法而征賦倍增變漕運法而倉廩虛竭法既屢變吏得為奸民受其弊

法祖二　以見於躬行立說

策頭人主導其所聞而參訂議論於既往者易人主行其所知而圖回事功於方來者難嗟夫先朝設施繼志之楷模也先正建明資治之龜鑑也事事鍼砭言言藥石寫之琬琰炳如丹青感慨而崇獎之蒐討而紬繹之以裨國論以贊廟謨此固人主導德樂道之美意然知之不得其要則為虛行謨明弼諧舊聞洽矣而精明之所想注者何事夯邁乃訓實踐勤矣而規模之所運量者何先以其關於治體適於時用建洪勳之赫奕輔聖學之緝熙庸非人主當務之為急者歟

策段帝王之學不患其寡聞而惟患其徒聞不患其不能知而惟患其徒能知方寸所存根柢攸係念慮所發治忽攸分考其興衰理亂之源流則知善者之可為而不善者之不可為驗其成敗得喪之軌轍則知是者之可鑒而非者之不可鑒德之厚歟薄歟孝之全歟虧歟學之純歟疵歟政之徽歟惡歟知之自有定見也行之自有定守也魏相當中興時數條漢興以來賢臣鼂董所言意則偉矣不知宣帝之所以施行者何如也人主以多識前言為德以景行先哲為心將崇虛名循故事而已耶抑亦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耶不然考訂詳而施為略條目具而綱領疎廣廈細旃資說鈴耳崇論宏議如望洋耳曾何補於治道之萬一

天下大物也有以守之而使不傾必有以用之使而不弊用之得其道則家法日修舉而觀聽與之俱新用之失其道則家法固自若也而事功日靡於冥冥之中矣猶之良工之制器規矩舊也用之者我也猶之良醫之用藥品劑古也用之者我也故必有精明之實德而後能以家法用天下而汩於貪禀之昏雜者未有能用而新之者也有真積之實功而後能以家法用天下而奪於力量之淺弱者未有能用而新之者也夫能用而新之者非無可傳之法也而亦未始有法之可傳也得於心見於事一轉移之而天下之大政立矣豈徒曰遵守云乎哉

事料堯舜順考古道而行之〔書注典〕太甲率乃祖攸行〔太甲〕成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假樂〕漢文帝循高祖之法加之以恭儉〔梅福傳〕孝景遵業〔本紀〕宣帝幸甘泉修武帝故事〔郊祀志〕

本朝太宗咸平元年宰相張齊賢李沆入對上曰先朝皆有成憲但與卿等遵守期致和平耳〔長編〕真宗初上曰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　大中祥符四年上謂李宗諤曰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輩之保守門戶也　仁宗慶

曆四年上於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舉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隳哲宗元祐七年王巖叟言累次進讀祖宗愛民之事陛下必一一在聖意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今陛下既已知之願陛下常存之於心思所以力行之則祖宗之美復在陛下上嘉納之　高宗建炎三年赦文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恩結民心社稷長久一應仁宗法度理合舉行　紹興元年程瑀奏名臣列傳止是節本上曰初只令進累朝實錄蓋欲盡見祖宗規模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　三十二年上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施設之詳太祖以英武定天下之亂仁宗以惠愛結天下之心此朕家法其施設之祥可見於世者也朕當持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於詩書則治道成矣聖政

法祖三　以當戒更變立說

策頭 人主不必多變法無柰法足矣人臣不必多議法無柰法足矣何則法者祖宗之法也人主欲守祖宗之天下則當循祖宗之法其可輕有變革乎人臣欲奉朝廷之成憲則當守朝廷之法其可或有違戾乎

策段 端拱延臣獻說命師古之說以規其君淳化天子誦說命師古之說以勵其臣夫明良相逢上下相與豈無危言傑論以相規益而一則曰師古二則曰師古何哉蓋以一己之見者無遠謀鑒前人之迹者有成憲述所已然而盡其所當然此我祖宗之家法也

國家列聖相承宏綱懿範炳若日星重以名臣碩輔相與維持遵守罔敢失墜曩者柄臣當國公道日泯私情日勝以言乎科舉則挾書傳義循習而不改以言乎征賦則預借貼納搜括而無遺銓曹辟法國有舊章而暗授攙授者有之軍旅差役邦有常憲而差借先借者有之刑獄者民命之所關也而壞於喜怒之私情鹽筴者財貨之所殖也而壞於意見之更變至於差役之法亦壞於財貨之幸免三十年間祖宗之法令可以呼吸而轉移朝廷之品式可以談笑而揮卻凡此之類不可縷陳

昔孝宗皇帝嘗讀寶訓至太祖指揮一事惕然起朽索馭馬之敬又讀寶訓至太宗君子小人之間而細然起在君如何之思孝宗之規模又有得於先朝之寶訓者如此農服先此之田畝工用高曾之規矩農工且爾況治國乎

事料 傅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說命前漢曹參代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本傳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汲黯責張湯於上前曰公不能褒先帝之功業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本傳唐元宗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變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　本朝太宗淳化中上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尚書堯典說命顧宰相曰尚書治世之道說

命居最因誦說命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之句嘉歎久之贊太
宗朝羅處約疏曰當求稽古之規以爲垂世之法臣嘗讀傳
說之書以爲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皆謂順
考古道致乎太平編長眞宗時李沆爲相言居重位無補萬分
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北談韓琦在外
其心常係社稷或有時聞更祖宗之法度壞朝廷之紀綱則
泣血終日不食劉仁宗朝富弼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
公議無心於其間
嘉祐六年胡宿爲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既謹靜及當重
任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利害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獨
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
治編長英宗治平二年盧士宗知青州入辭及進見論知人安
民之要願守祖宗之法不數變也上同神宗熙寧初御邇英殿
司馬光爲侍講進讀資治通鑑至漢事反覆爲上言曰祖宗
制度子孫不可復易也宣帝循高祖之法則治元帝不循則
衰此其驗也北類神宗初文彥博曰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
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彥博又言祖宗
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
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
與百姓治天下也編長孝宗乾道六年臣僚進對論祖宗成法
上曰言事者未必盡知利害便欲更張　七年侍講張栻奏
本朝治體以忠厚仁信爲本因及熙寧元符用事大臣上曰
祖宗法度乃是家法熙豐之後不合改變耳姓淳熙二錄上
因論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法令明備若畫一倘能守之自足
爲治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師古　附　以得其大意立說

策頭咸韶不作天下未嘗無樂也得其遺聲足矣大羹玄酒
不設天下未嘗無味也得其遺味足矣古治之不復得其遺
意亦足矣封建不過欲衛國也寧無久任乎井田不過欲均
民也寧無限田乎肉刑者欲民之重於犯法也然明刑則民
不敢犯矣考績者欲官之稱職也然擇才則官自稱矣設官
而當其任何以六典爲哉取士而考其實何以鄉舉里選爲
哉論後世之治苟爲不明先王之意而區區然竊慕古之名
此新莽所以復井田而亂天下也

策段人有常言稽古而後足以爲治愚謂非古人之法不足
用也誠恐泥於古而無補於今也君子之爲天下計者亦惟
取古人立法之意以適今之用而已奚必區區泥之哉封建
之法所以與之共理斯民也吾惟取其共理之意而爲之郡
縣可也肉刑之法所以禁戢姦暴也吾惟取其禁戢之意而
爲之笞可也若必曰肉刑封建三代之良法吾將致三代
之治必欲盡行三代之法是猶茹毛飲血以求上古之風俗
汙樽土鼓以慕上古之禮樂矣
唐太宗之德雖未能上參乎三王而其經常簡易之法則隱
然有三代之遺意田以口分世業無異乎井田之法也而下

無兼幷之患賦以租庸調無異乎什一之制也而上無征役
之苛兵以府衛無異乎鄉遂之師而農無養兵之費官以限
員無異乎六卿之率屬而吏無冗職之繁至於學校以養士
又無異乎黨庠術序之教而士皆以通經學古為先自漢以
來法制之善未有若此者也

事紀 三代稽古法制彰焉漢志 高宗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說命 漢高祖謂陸賈曰試為我著秦所
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奏十二篇每
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本傳 武帝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
新漢書 唐太宗臨朝嘆曰以古為鑑可知興替本紀
本朝太祖嘗謂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
朕夙夜畏慄深 古人以德化民之義要覽 太宗謂李至曰朕
喜讀書多見古人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紹 高宗紹興
八年上曰朕覽前者治道三五固未易及如漢文帝唐太宗
當力行之政要 孝宗乾道初取尚書及通鑑孜孜而讀之帝之
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殿記
鄭厚云賓興賢能古之盛舉也武帝亦嘗下賢良之詔矣而
所得乃多詐之人也訪問風俗古之盛舉也武帝亦嘗叶音
律之制矣而所用乃李延年之徒也學校興矣而賢關所作
成者未見其人郊祀修矣而民和神福者未見其一 陳棠
云坐明堂而朝諸侯古禮也登雲臺而望雲物古禮也即辟
雍而養老亦古禮也衣日月之章冠冕旒之飾而服制之禮
舉矣備法制之駕盛清道之儀而輿衛之禮舉矣列干戚之
容行射享之事郊天迎氣之祠宗廟社稷之祠曠世禮經盛
典乂而不講者明帝獨能修舉以文制治可謂千載一時之
榮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七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十八

君道門

愛民　附　仁德

名流举業

立意發端　愛惜東南民力〇今日之大計何如哉調度出於軍興之不得已天下猶有諒朝廷之心供億出於事力之不可繼士大夫當有愛東南之心嗚呼地力幾半於中興之天邊面浸多於中興之日曩猶視淮為賦淵而今則重科举以保淮曩猶視蜀為外府而今則損金帛以理蜀曩猶視京襄為南北互市之場而今則勞灌輸以復襄今日三邊酬應之地獨藉江浙數十州以為無盡藏爾然地力有限邊費無窮國計已空軍需未已朝廷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得已之政是故牛山之木已童樓船之造未已程迫於頃刻文移急於星火民雖勞筋苦骨而勉於應上之急者亦曰此非沙棠木蘭之舟也敵方為流柹蔽江之計乃委狼灘而不備可乎旅羅之怨方新流馬之餫復急符移殆無虛日恭行留無暇時下猶涉險冒危而勉於赴上之役者亦曰此非商郊鉅橋之粟也敵猶為耕屯久駐之基乃聽湟中之虛糴可乎朝廷豈不知一縷元氣之微而不思為培本植根之計者亦事勢迫之而然爾故曰天下猶有諒朝廷之心雖然國事苟辦邊費猶不虛師老不決民力誠可惜士大夫以不可繼之資應何可長之變厥今廣陵之險與共荊門之棹一新公家强於科配人情怨於應酬士大夫覩舳艫之相銜而思焚舟之決在此举盍亦曰此大江中流之楫也視為陳人之金翅八千而坐待周師之再來可乎關中之漕方艱洛口之倉復置民船苦於拘係官吏疲於轉搬士大夫覩連檣之東下而思發棠之不可復盍亦曰此官渡一月之粮也視為隋人之洛口百萬而適以資山東之群盜可乎士大夫乃今築底之時而不思為一勞永逸之計不知緩急又將安仰邪故曰士大夫當有愛東南之心

民命國命相關〇有國命有民命國命所係在民民命所係在君民命全則國命固矣少康奄復舊物祀夏配天國命磐石矣然非一旅之民命未亡其能磐石乎宣王中興周室内修外攘國命泰山矣然非鴻鴈之民命粗定其能泰山乎今日固可為少康之配天然自視民命何如少康時今日固能為宣王之外攘然自視民命何如宣王時嗚呼沃野變為清野而無業之民散矣和糴轉為强糴而無力之民匱矣浮鹽奪於正鹽而無賴之民竄矣新楮滯於舊楮而無據之民病矣黃放白催之稅不能無而無聊之民困根連株逮之獄未能免而無辜之民斃加以流離無所歸而民之勢積弱困窮無所告而民之情積壅德澤不加於民而民之氣積怨號令不信於民而民之心積憤吁今日所恃以固國命者惟有民命爾而乃若此然則當如何

仁心仁政兩全〇有先王之仁心有先王之仁政根於仁心

者體也發於仁政者用也心之所至政亦至焉不得於心何
求於政矣夫莫難於民瘼之未蘇非有怵惕惻隱之心其能
蠲弛以利民乎莫嚴於國制之一定非有通融均平之政其
能經理以足國乎然而仁政之必本於仁心根固而葉茂源
濬而流洽有是體必有是用君子必於其心焉觀之故孔門
之問仁問政互相發明孟子合仁與政參論本末皆所以究
極體用斷有益於當世斯民均蒙其利不墮空言也

稽古偉議 古人先仁後政○周宣王料民于太原而仲山甫
譏之梁惠王移民於河東而孟子排之夫料民移民皆先王
之遺法也而二子各立其說不許其君者何哉其心以謂苟
無養民之道裕民之政徒區區執法以治之則林林之衆豈
其之群幾何而不散耶蓋民之生也有相養之道然後足以
相生有裕和之政然後足以相保古昔先王維持糾結之者
雖有其法而所以養之裕之者必先有道有政故五家相保
五比相受當足以相賙鄉足以相賓出入則相友守望則相
助安鄉服業樂事勸力而薰為太平之治何其盛也

三代五霸之仁○禹湯文武之君如四時之運行天地間陽
一舒則熙然而溫人得以名其為春陰一慘則肅然而凝人
得以名其為秋洪水既平人然後知有禹之仁殘暴既除人
然後知有湯武之仁有以慰其謳歌之詠簞食之迎也孟子
推其得天下之原而一言以蔽之曰仁五伯之徒旱暵之際
雨澤未布而枯槁得以專注潤之利暗夜之室日月不輝而
爝火得以有照映之功中國弱矣吾尊之以要尊王之名夷
狄肆矣吾攘之以要攘狄之名伐原示信而信之名立伐楚
存義而義之名立孟子懼其以虛名誑天下之人斷然指之
曰假其斯之謂歟

漢唐以仁保國○漢高帝之結人心者仁義公恕也唐太宗
之得人心者仁義既效也故呂氏之禍七國之亂漢之國勢
弱矣而左袒為劉堅壁從漢者稟然有不可犯之色新莽之
篡三國之爭漢之國勢去矣而三輔流涕荊楚雲從猶足以
起天下悠久之思漢何以得此哉漁陽之變藩鎮之强唐之
國勢弱矣而河朔死義山東感從天下不忍叛唐奉天之幸
關陝之狩唐之國勢幾去矣而戎夷送款京輔掃清天下又
復歸唐唐何以如此哉

法祖嘉猷 我朝以仁得民○我朝得天下以仁其守天下亦
以仁觀夫伐河東不殺之誓下江南覽奏之泣天地鬼神實
鑒此心列聖相承惟守一道未嘗罪一言者未嘗刑一士大
夫以不擾而為快樂以不殺而為安榮故我藝祖於民有春
生之德列聖於民有夏長之恩三百年間雖不能無在外之
難而未嘗有在內之憂自古有叛民而我朝無之何為而無
也民不忍叛也自古有叛臣而我朝無之何為而無也臣不
忍叛也

仁宗用功施澤○我朝藝祖以仁得天下列聖相承莫不以
仁為家法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其施澤最久其用功最深

用功深故精到施澤久故浹洽精到則運量把握一心之內皆天理浹洽則充足周滿普天之下皆吾仁今觀其恬淡寡慾中正無私杜絕女謁疏通下情政事則歸之中書賞罰則不由內出用功如此非精到乎二鄙底寧四民安業興功厚德不可名言社稷長遠至今賴之施澤如此非浹洽乎巍乎皇乎此誠今日之家法也

時文警段 吏之幸民不幸○朝廷不能無幸法天下安得無幸吏吁天下不能無幸吏則天下不能無不幸之民矣一守之幸一郡之不幸也一令之幸一邑之不幸也是以賦取有常數而擅科預借百端以取之無䘏也財入有定額而擅發移用陰私以取之無顧也民既竭矣而歛不已力既匱矣而役不休民果何罪而吏與之為仇也蓋不仇民而無以資吾之苞苴也無以厚吾之橐橐也夫吏之自為謀則善矣寧不有負吾君愛養斯民之意乎

有仁亦須有政○且天地之仁生養萬類而性命各得其正父母之仁鞠育嬰孩而飽煖當有其節然則仁心之推仁政之發全天地父母之全功而體用該矣今寇亂甫平瘡痍方瘳盡蠲田租此一人之仁心也然而米粟之需布帛之奉將為經費之地可無政以處之耶歲事未登米價騰踊時賑民食此九重之仁心也然茨積有限螬食無窮安得人人而贍可無政以行之耶不然蠲放白催政之蠹也割甲啗乙政之疵也生於其心發於其政執事盡亦體驗及此乎

至仁之用難盡○仁之為道不可以離而止也痛痒者不可無以爬搔之瘡痍者不可無以洗濯之呻吟動作者不可無以勞苦休息之聖人一身萬物宗主平居暇日罔不念民而況於勞來還定之際寬之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乎大哉仁之為道也如元氣蟠結於腹心之內而通轉於頭目之間不可使頃刻湫底上焉者為堯舜之博施濟衆其體廣大其氣充潤而未易言下焉者為春秋戰國之並耕移粟其本蹙狹其流凶竭而不足言

縟語駢珠

文移議貸萬井田春　海涵春育德意周流

詔旨俊游萬民樂歲　露零泉滴仁恩浹洽

歛糴以濟國用而居田之戶野無青草

科糴以賑飢民而出粟之家室如垂罄

侈心生則興土木厚賦歛得以虧吾仁

忿心生則窮征伐苦徭役得以梗吾仁

行葦蓼蕭之澤浸潤肌髓而狙詐馬駭者不以紊吾仁

溫融和液之氣薰蒸宇宙而稂莠螟蛉者不以梗吾仁

勞來還定詔幾下矣而安集未聞　一天德澤雨施雲行

蠲租已責意亦勤矣而科率猶故　萬宇陽和海涵春育

當今獻策 守家法以愛民○恭惟皇上壽宋元氣紹繼一祖十二宗傳授之天下而宗主之忠厚之澤彌積彌深寬仁之脉愈續愈遠悠然足以繫人心又二十餘年于此矣謂宜父

老嬉戲有後元烟火萬里之風戸口富殷收正觀斗米三錢之效柰何天不假易民不聊生小康悲然大命僅止猩䶅嘯嘷鴻鴈離散民流於清野猛虎政苛毒蛇賦重民匱於強糴鹽筴價騰商販失業浮鹽奪於正鹽而鹽爲民病鹿幣直厨市井寥落新楮滯於舊楮而楮爲民憂鷄犬驚於黃放白催之三稅而無聊之民困猘犴充於根連株逮之多寃而無辜之民㦬嗚呼彼蒼者天胡忍斯民至斯極耶

皇上仁合古昔○恭惟皇上德意周流穹壤無間宸心懇惻夙夜靡遑以宮庭之至隱而下逮於閭閻以田野之至微而上關於旒冕有秋在望而喜徹宸衷常雨過期而憂形顏色推此仁心視民猶已今之大禹也一天德澤雨施雲行萬宇陽和海涵春育罄宇方虛而蠲詔已頒虛腹方殷而貸議已及流離者安之必使復鴻鴈之居溝壑者拯之必使脫魚鱉之患推此仁政薄斂遂䟽今之文武也

皇上言必以仁○恭惟皇上法天御極二十餘年聰明睿智得自天生勤儉寬仁根於天縱昨者親洒宸翰誕布綸音其於謹刑之銘則曰明謹庶獄刑非得已誦斯銘也天下皆知吾君之德即天德之好生也其於訓廉之銘則曰以廉爲本黜貪爲仁誦斯銘也天下皆知吾君之德即天德之貴清也其於戒飭邊閫之辭則又曰示恩信以固人心厚根本以俟機會誦斯言也天下皆知吾君之德即天德之好靜也兼受南北一視無間際天薄海鼓舞懽呼此正吾仁之融液流暢處也然愚不知皇上亦嘗思所以究極此仁之全體否乎

生意收結 行仁政在得人○雖然仁無澌盡之理政有貫通之道 有天下者患不得仁人而用之苟得其人則仁與政見其爲一不見其爲二今當寇亂既平之秋中興可䇿之日鯨鯢肆毒已就掃除鴻鴈哀鳴方思勞來蠲田租於瘡痍僅瘳之地天之仁也委任忠良斥去貪鄙則撫摩惟患其不力何憂乎黃放方新白催已急輿行賑卹於米價翔踴之際天之仁也遴選廉能劾退汙吏則有無可使之通融何憂乎劉甲之肉餧乙之口歟誠如是則呻吟轉爲懽忻愁嘆移爲謳歌覆載兩間和氣充溢陳陳之積紅且腐矣斗米三錢旅不齎粮矣連歲滅民租移灾存萬國又特其細也吾何幸身親見之

人臣不當刻下○雖然有寬仁卹下之心者君也推君之惠而致之民者臣也有是君而有是臣則上之澤得以下流有是君而無是臣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矣昔唐太宗詔蠲負官物悉皆除之而有司猶以負秦府而督促如故其敢於慢令如此況貪人鄙夫囊橐自豐則多爲名色巧爲誅求寧不爲聖朝累乎然則何以待之曰治民貴乎寬治吏貴乎嚴草茅愚忠敢以爲告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書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伍

歷代事實 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孟子三王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晁錯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孟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書仲虺之誥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無逸武王元后作民父母泰誓宣王勞來安集詩鴻鴈漢高帝寬仁愛人元年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法苛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秦民大喜本紀文帝專務以德化民幾致刑措嗚呼仁哉本紀贊宣帝詔公卿務行寬大本紀唐太宗天資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刑威肅天下者魏徵因言王政本於仁恩太宗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刑法志四年天下大治帝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魏徵傳

皇朝典章 太祖伐河東至上黨佛寺上焚香自誓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訓鑒王師圍金陵上數因使者諭曹彬以勿傷城中人若困獸猶鬬李煜一門切無加害長編江南平捷至太祖覽奏泣下曰攻城之際必有橫遭鋒刃者此實何罪要錄太宗謂宰臣曰蕃戎頗為邊患倘擯除之必恣殺戮所以置於度外事實眞宗祀汾陰日見一手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羊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羔羊及哲宗時韓維進讀畢奏言此特眞宗小善爾推其心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長編仁宗飛白四民安業四字旁題化成殿醉書賜貴妃邵溥釋之曰帝雖醉而嬪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聖帝明王以來獨以仁謚之也見聞錄哲宗在宮中嘗盥而避蟻程頤為說書因講畢請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長編高宗曰御衆以寬朕於宮中雖鞭扑亦未嘗輕用孝宗曰朕在潛邸有詩云閭閻皆勃鬱方愧此身閒王淮奏陛下隆寒盛暑每以百姓為念聖政

先正論議 錢覬云臣聞恤民之道無他在乎薄賦歛誠好惡而已故太祖嘗謂侍臣曰若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之眞宗亦曰非理害民朝廷所不可行茲見二帝仁恕勤卹之心至矣臣願陛下法此以御四海則治古之道何患不及哉上神宗

文集菁華 鄭節卿云蓋嘗論之先王與民為生後世則民自為生又其後也反至於戕其生夫與民為生吾不敢以望後世而聽民之自為生獨不可乎不聽其自為生而至於無以為生民之病則極矣而暴君汙吏又從而朘削之征科色目百出而不已日夜疾視其民而歛之若讐不至於貧壓潰散而不止則夫無以為生之民於是有輕用其生者矣　劉屏山云私於家者隔墻樊而分比鄰私於己者隔形骸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羸衣稆食如己飫溫婁膏憤醒如己蘇快非強為博愛之名也有生之類實同體爾禹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何其責己太深切哉滔淫之害天實為之惻然不忍斯民葬魚腹中極力牽援此仁心之常也若曰昏墊生靈如己所致焦心勞思胼手胝足逆旅其家惟

剝人愛物是圖無乃差過乎然而萬世無異辭聖賢共推尊者豈不以偉人所行無可擬議理當然耶因知泣辜祝網恩困思飢視民如傷無異骨肉者聖人之心不約而同也論語曾鞏云五世六聖之盛前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累也宋興以來鞭扑之刑然猶審詳反覆至於幾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稅一然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徭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文集

愛民二　以謹擇牧守立說

策頭自羔羊之風變而碩鼠之刺興任牧守者無善政矣于城於外不知以蕃宣為務專城於內不知以承宣為急繭絲之密堡障之疎也囊橐之重根本之輕也國家奚望焉民生奚賴焉

策段夫寄百里之命者令宅千里之生者守總一道之權者監司也此人材之善惡不可不知也知之未至則溪壑漁取貪得廉名膏髓椎剝酷有術聲脂韋自營懦以材稱吏治如此天下烏乎而能平夫國無十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此蓄積之先備不可不知也知之未至則大農羸耗經費告乏常平移用水旱莫虞内帑縱支撥降無具荒政如此天下烏乎而能平

清野彌望而不知恤惟知求田宅之膏腴餓莩盈途而不知發徒知顧妻子之溫飽酣歌常舞曾不顰顏於石壕吏之詩剝膚推髓曾不動心於捕蛇者之說以公宇為傳舍於後患乎何憂視吏民如路人於衆怨乎何恤如是則金城湯池誰與為蕃宣之計金科玉條誰與任承宣之責不知臨軒之遣所以丁寧之者果何如哉　厥令名藩巨鎮襟帶相連高麾大節冠蓋相望風寒當護竟歷內枕之憂治最上聞莫昚御屏之墨愚敢以距心知罪者風今之牧守

事目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舜典　成王六卿分職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周官　漢武帝詔令二千石勸勉農桑出入阡陌本紀　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漢董　宣帝本始三年詔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本紀　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循吏傳序　唐太宗嘗曰永惟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循吏傳　褚遂良曰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堵本傳　張九齡曰六合元元之衆垂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本傳　馬周曰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本傳　元宗嘗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刑法志　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不得其人挂墻壁耳百姓安得知之陳子昂奏　本朝太祖乾德四年宴侍臣紫雲樓下上曰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朕斷不容之綵長朱熹封事曰海内之利病臣則以為係於斯民之休戚斯

民之休戚臣則以為係乎守令之賢否守令得人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之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聽之美而已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逋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

愛民三　以務有實惠立說

策頭有愛民之實而無愛民之名斯可與論今日之仁德矣何者人君之統理斯民則凡撫養生育之政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豈徒事於言辭告詔之末哉古之聖人與民為生有仁心仁聞以推其實德有善政善教以施其實惠亦惟務盡其愛民之實非若後世之徒徇其名務為姑息悅人之舉也

策段抑嘗攷漢唐之世忠臣義士論議挺挺每繫心於恤民載在信史皆可想見其風采什一而稅亡他賦歛使民之力歲以三日此貢禹所以諫元帝也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此陸康所以諫靈帝也東方朔進戒於孝武有薄其賦歛之言張綱上疏於順帝有惜費重民之論是其欲漢之不傷民財不困民力有如此者以薄賦省役為要此德棻所以對高宗也以薄稅衰征為務此陸贄所以諷德宗也來濟以省徭役為馭下之宜李渤願止聚歛致太平之治是其欲唐之不傷民財不困民力有如此者於戲漢唐所以

天付昌期神開寶曆致治之美庶幾三代其此之故歟藝祖當艱難肇造之初惟以不嗜殺人之一念係民命高宗當弘濟中興之日惟以邦本在民之一語係民命抑范鎮言於先朝有曰備契丹莫如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如寬關陝之民愚願皇上以家法為心法二三大臣以范鎮之言為事君法則民命全而國命固康之配天宣之中興指日可候矣

事料漢文帝詔春和議賑貸今聞吏稟當受粥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朕數詔公卿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酷惡為賢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　本朝太宗興國八年朕視萬民如赤子比令兩稅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自求課最恣行棰撻尤傷和氣乃詔諸州長吏察訪屬縣以催科用刑忍者論其罪　高宗紹興十四年百官賀雪上因宣諭曰天下窮民宜加養濟於是詔諸路常平官樁備以時散給務要實及貧乏　孝宗隆興元年詔曰朕臨朝退聽惟以求民瘼為急初即位首行曠澤續降寬卹十八事歷日彌久州縣之間隱匿不為布宣繼自今其各洗心滌慮恭爾有官俾予一人實德孚于百姓若乃奉行不處必罰無赦政要

愛民四　以去兵省費立說

策頭兵食之不足上下交任其責可也上之人節浮費以養兵則下之人當汰冗兵以足國蓋足食固今日之大務而冗

食尤今日之大患荷戈而喘勝甲而跌此何等疲軟而名廁於伍符食仰於縣官邪是必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老弱是汰孱懦必斥庶冗食之患消而足食之計得矣

【策段】興師百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兵端不窒國費曷窮軍需正恤民力宜困分屯固未可撤汰練亦貴其精與其虛濫以蠹民孰若精簡而省費此兵民利害相關之切者不可不知也知之未至且徒行一切權宜救急之政散糴以濟國用而居田之戶野無青草科糴以賑飢民而出粟之家室如垂磬及其行之不可乃曰吾矩之不可絜也如此儻幸而胡運衰天變消一稔可期民其有瘳脫不幸而仍有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兵爭未解國胡以餽之若是則天下又烏乎而能平

肆我皇上燕處蠖濩而想田萊之多荒玉食羅珍而念載塗之有莩元正根本寖虛之詔亦既重為民慮矣或者乃歸咎於兵馬而曰民之憔悴於虐政非我也兵也嗚呼民惟邦本本國邦寧以兵病民可乎善乎范公鎮之奏疏於先朝曰備契丹莫若寬兩河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之民愚亦曰欲備三邊莫若寬東南之民

【事料】漢高祖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本紀) 文帝匈奴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本紀) 武帝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民侯以明休息示務本也(西域傳) 宣帝詔令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本紀) 本朝太宗雍熙二年上謂宰相曰每念百姓寒耕熱耘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軍旅所稅亦不忍催督而況非理誅剝乎 纖御崇和殿閱張去華所著元元論謂近臣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為先朕常冀邊鄙稍寧兵革粗定則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 高宗紹興八年上謂輔臣曰昨日士㒟入對勸朕留意恤民朕諭之云只為休兵未得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樁錢之類欲罷未可當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間豈不見效 二十年上曰休兵講好正以為民耳若州縣不知恤民殊失朕意(政要)

仁德 (附) 以臣當體君立說

【策頭】以常德而運一人之仁政者此人君裕民之實也因常德而廣一人之仁政者此人臣體君之忠也夫仁之為用貴乎周流不貴乎壅塞貴乎深遠不貴乎近淺民生咸遂可以言仁一夫失養仁為未至矣

【策段】仁之為道遠為器重矣舞文弄法桎梏善良壅其仁也而不容以不詔鬻賣習能張皇氣勢壅其仁也而不容以不詔必使吏姦不汩奉典憲而行之則仁可以周流矣否則壅使巧心不折按律行而讞之則仁可以周流矣否則壅使貨賓不奪凜節義而操之則仁可以周流矣否則壅仁者國之脈也民之命也豈容不叶乃心而使一日之不流通乎人主所以達吾裕民之政者此是心之仁也而所以行吾裕民之仁者皆是德之常也虐民之病於苛斂也則損上益下

以行吾仁慮民之病於灾沴也則蠲租減賦以紓吾仁百姓已足吾不見其爲足民生已阜吾不知其爲阜此非以常德而運仁政乎然君者運此仁者也而臣者廣此仁者也夫仁出於君心而入於人心豈亦自能發越而自能充滿勃鬱也哉宣而措之在下不可底滯也推而大之在下不可褊狹也勤而施之在下不可廢沮也體君之好生而使民之咸遂其生此非因常德而廣仁政乎

援經 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孟盡心上）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帝曰皋陶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皋陶謨）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大學）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記緇衣）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書仲虺）周家忠厚仁及草木（詩）成康囹圄空虛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鑑）七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文中子）孝文即位躬修元默勸課農桑減省租稅而將相皆舊功臣論議務在寬厚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鑑帝紀）唐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推德與傳）本朝邵雍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錄見）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十八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九

君道門

用人（附）求賢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人才聚散之由〇廟堂之上以公滅私則人才聚而國重廟堂之上以私掩公則人才散而國輕嗟夫人才之聚散國之輕重係焉謀國者將使之聚而重乎抑使之散而輕乎蛟龍在淵漁者不敢俯而窺虎豹在山樵者不敢過而問國之所恃以爲固者亦以人才聚耳然必以意氣招徠則人才聚必以眞誠感動則人才聚必盡胱邊幅必盡去智數則人才聚聚則維持憑藉者有托聚則經綸圖謀者有賴聚則足以鎮浮而馭俗聚則足以定亂而解紛一汲長孺足以寢淮南之謀一温御史足以落奸雄之膽一謝將軍足以褫符秦之魄人才之聚其效若此坐廟堂者可不公其心而使之聚乎乃若畫蠅雜沓則漁釣者興竭澤之思群豚徜徉則芻豢者尋斧斤之伐國之所由以多故者亦以人才散耳然必意見猜疑則人才散必私忿嫌隙則人才散必自植親黨必自引私人則人才散散則脂韋苟合者充位散則闒茸無聞者備數散則輕猾者無以重中朝散則怯懦者無以禦外侮一百里奚去而虞國之大勢可知一檀道濟死而宋國之長城可惜一戴若思代而晉國之江南可憂人才之散其驗若此坐廟堂者容可私其心而使之散乎

人才難得其人○國家自寶紹之初三邊多事烽火烟塵則求人才於此時者易為力國家及淳祐以來四方多虞飆回霧塞則求人才於此時者難其人何則有承平之才有艱難之才承平之時庸人高枕而有餘雖公孫可以秉鈞軸雖徐厲可以任鈇鉞艱難之時豪傑執掌而不足非蕭何不可以居留鄗非淮陰不可以分麾旄倘或以蕭何之事功而公孫任之固不止發蒙之誚吾恐關中無寧日者矣以淮陰之事功而徐厲處之亦何止兒戲之譏吾恐東齊非我有矣蓋以蕭何淮陰艱難之才也故可以之而濟多事公孫徐厲承平之才也僅可以之而處無事若不於豪傑中求豪傑而於庸人中求豪傑則所得者不過庸人耳嚮令國如乘航機不容髮尚可以承平之才撫艱難之運乎正恐孔北海無益於漢王夷甫貽倘於晉矣吁唐人有言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爾況可以庸人處之乎然則今日之求人才當求宏濟艱難之豪傑毋求安處承平之庸人不然丙寅之戰以庸奸而敗甲午之師以庸師而跌覆轍在前一之已甚謀國者亦當念及此否

稽古偉議 中興在於將相○昔周宣承夷厲之後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盜賊固多有境土固分裂士民固凋弊然宣王之所憂者正不在是車攻吉日之講武六月采芑之行兵兢兢翼翼惟在於玁狁而已及其獻俘馘勞還勸歸夷狄稍稍留服而慕義矣則中原所謂盜賊者率皆休息文武所謂境土者率皆恢復天下所謂士民者率皆甦枕留未數數然也當此之時宣王雖日側身修行遇災而懼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曷嘗恃聰明逞智力以自為哉內有孝友之張仲外有文武之吉甫二人同心以安海內而已由是言之中興之業所藉將相以扶持成就者為多也將相得其人則夷狄之難久而自平所以平夷狄者有道矣顧盜賊何慮於不自衰境土何慮於不盡復士民何慮於不盡安乎

得人以濟中興○中興之業誠艱難矣豈不以承國家阽危紀綱板蕩之後危者望安擾者思定瘡痍未起者幸一朝之復見太平合是數者而繫於一人之身其任為至重譬之大廈將傾狂瀾既倒非獨株所能支一簣所能障是以由周宣而來至於漢唐其間有為之主承前代凋弊之餘扶持建立艱危萬狀淹時歷歲乃克有成則中興豈易然哉然而有周漢唐所以興復之由則在於得人之盛相與維持遂能興仆植僵不失舊物如宣王得張仲吉甫光武得二十八將與夫肅宗得李郭之徒而已

人不貴於徒知○賈生不見知於文帝不足為誼惜也宣室之召自謂不及不為不知生矣傳梁之行竟不能試其治安之策略是文帝前日之知誼者非真知也君子惜之汲黯不見知於武帝不足為黯恨也社稷之臣稱不容口不為不知黯也而淮陽之遣竟不能究其治民之清淨是武帝前日之知黯者非實知也君子恨之

法祖嘉猷 不以人而廢法〇祖宗用人之際未始以人廢法
張齊賢一書生耳十年而致相位錢若水一推官耳再期而
爲樞密有自内郎四遷而至相位者有自内郎百日而貢西
府者祖宗擢用天下之材其轉移闔闢蓋自有出於法之外
者然醲恩厚賞隆名重器亦未嘗壓法而輕以予人也曹彬
江南之功偉矣而使相之命卒不肯授之以啓天下邀功生
事之心焦守節冶財之功多矣而閤職之遷終不忍與之以
滋人臣刻民奉法之意王繼恩平蜀之後宣徽使之命宰臣
請之屢矣太宗則曰位亞兩府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
陳舜封之奏對本伶官也太宗則曰汝雜類耳豈得任清要
之職遂改殿直之命

智勇大用之才〇南渡初虜勢方張人心未定高宗皇帝身
濟艱難勢若綴旒危亦甚矣未幾整葺淮甸經理江左威聲
大振敵情震懾而中興之業隨以定者特以文武中俱得人
耳李綱張浚趙鼎諸臣皆一代之大智而爲時大臣者建謀
定畫出人意表共獎王室儼若老熊之當道韓世忠劉錡岳
飛諸將俱一時之大勇而爲國大將者出身徇國分據要害
共扶王家隱然如猛虎之在山有人如此所以不勞餘力而
措國太山也
不可拘以其地〇昔王文正公言欽若不可相至言祖宗不
用南方人君子惜之司馬温公光言陳升之不可用至言閩
狡楚輕君子重惜之夫欽若之姦升之之佞謂之不可相是

固然矣而謂其地皆然則其言之過也夫立賢無方聖有明
訓謂秦無人古所深戒
賜文警段 不當輕用重責〇方今用人之大患在乎輕用之
於始而重責之於終方其輕用之也則倚其人如泰山及其
重責之也則棄其人如土梗方其輕用之也雖非才而亦以
爲可信及其既責之也雖其才而不以爲可原人才何如是
之多變而公論可如是之不定哉夫人固可以成敗料也子
王之必敗蔿賈以童子能料之趙括之必敗其母以婦人能
料之用人者苟有先見之明則天下誤事寡矣人不可以成
敗論也荀林父敗於邲而後之勝狄者即林父孟明敗於殽
而後之勝晉者即孟明用人者苟懲既往之咎則天下之棄

人多矣故其人果非才也則雖目前僅能自保變故乘之未
必不爲他日之罪人也其人果眞才也則雖目前偶罹罪累
枝拭用之未必不爲他日之立功者也
用人蓋有二難〇甚哉人才舉之易而用之難也自髮憂君
者皆欲推進善之轂丹心戀闕者皆欲焚薦士之香然世無
宣帝則金城充國豈能無惑於浮言君不憲宗則淮蔡裴度
未必不搖於異議是必有輪迎檄召之實意而後囊封劾奏
非虛文有弓招幣聘之眞誠而後科舉條例非故事此不謂
舉之易而用之難者乎甚哉人才用之難而去之尤難也聞
河南之薦者固不憚博士之必悟郎將之對者夫豈惜御史
之除然公孫東閣懸直汲黯而反不得以涉其足林甫月堂

骨鯁韓休而乃重至於蒙其疑故非有羽義罥忠之至公則飛鴻振鷺無留迹非有拔茅連茹之容量則畹蘭畦蕙皆沉馨此不亦用之難而主之尤難者乎

大智大勇之才〇夫事至能辨物來能名處變而見不甚狹憂患而智不甚短析圭儋爵誠不乏若人矣求其大謀略而足以辦天下之大事功大見識而足以排天下之大患難挺然為時大才而非譾譾之小才者必大智而後可敵至不懼敵去不彝摧堅而力不甚屈陷陣而氣不甚索搴戎秉律誠不少若人矣求其大威聲而足以折天下之大奸雄大志氣而足以挫天下之大敵國銳然為國大將而非區區之偏將者必大勇而後能然而得小才易得大才難得偏將易得大將難

人才惟君所用〇人皆含虛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汚泥流濬則沼沚故高帝恢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才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偉立名之士宣帝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吏

綺語驪珠

張羅挂雲盡收逸翮　市駿骨而良馬來
傾崐取璞無復遺珍　揖怒蛙而猛士至
虎豹在山藜藿不採　漁於一網羅以衆目
蛟龍伏淵網罟不施　野無遺賢職無曠官
把竿版築孰非王佐　學有可咨雖畎畝匹夫之不棄
署狗販牛皆可五鼎　功有可成雖漁釣逸民之不舍
山林草野之中皆賢智英雄之伏
卒伍廝役之下有韜略謀猷之人

天下利害有君子長者不能一語而草茅賤士或能言之國家事業有元勳宿將所未能辦而泛駕庍弛或能濟之

當今獻策　時艱豈宜棄才〇國家駐蹕吳會所恃以為東南之首者蜀耳曩時劍閣嵯峨錦江湍激吾國實倚重也今首碎矣豈人才抱棟梁而困溝壑之時乎所恃以為東南之腰者襄耳曩時峴山險阨樊城遮護吾國實倚重也今腰斷矣豈人才懷瑰琰而就煨塵之時乎所恃以為東南之足者淮耳曩時青岡屹立淝水縈紆吾國實倚重也今足搖矣豈人才括囊家食之時乎謂宜遴選時髦寘之表著謂宜簡拔時彥立之要津使有懷欲吐者攄其情愫使有謀欲陳者殫其智能毋所沉伏於下僚可也謂宜收召耆德亟還班次謂宜登崇宿望復列周行使嘉謀顧畫可裨廟謨使宏才遠略可濟國事毋使留滯於外服可也謂宜盡滌前非不次拔擢謂宜盡釋前過不日召還使久憤孤忠一旦奮發使暫鬱長算一旦舒展毋使擯斥於田里可也

文武中求大才〇今天下果何時邪殷憂多事非細故也車載小材俱無係吾國之安危敵國外患非小變也斗量偏將均無益三軍之成敗文臣中有抱智識曉邊事為天下之大智者九重益思所以延訪之乎謂宜大開功名之門盡略資

格之限於荒野大谷而詔其所伏於閑曹猥局而搜其所隱
於名司緜吏而求其所遺貴顯其沉藏者暴耀其汩没者則
識時俊傑興復漢室必有如孔明者起矣指授將略大破秦
師必有如安石者來矣人才豈終於難得乎武臣中有負威
望立戰功為天下之大勇者九重亦思所以收召之乎謂宜
開天地之偉量示帝王之赤心揮洗借箸而問奇計設壇登
拜而奬人傑解衣推食而礪功臣招徠之以意氣感動之以
精神則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必有如去病者出矣慷慨上表
願請一行必有如武襄者至矣大將豈終於難得乎
大臣宗主人才○今天下之事勢譬如奕棊得一好着尚可
活垂敗之局面譬如瘵病進一猛劑尤可起久弊之精神敗
壞而以慢應急證而以緩劑理吾甚為今日謀國者凜也故
嘗謂世道荆棘事變雲輪安則同福危則共禍起視四境此
政諸葛孔明力主攸之禕允合宮府為一體之時此政杜黃
裳力主髙崇文請師决戰出乎蜀難之時舍爾介狄維于胥
忌有仁心天理者必有所不忌矣儀式百司典領衆職何憚
而久不為此哉抑愚論之主張人才者固大臣之分內事而
舉用人才者亦非大臣分外事也若杜衍為相未朞年而出
使嘗自謂獨有一恨平生開其人賢其人材可勝其任未能
悉舉而去此所以為恨吕公蒙正亦嘗以為相問諸子而自
謂我有一能每四方皆能謁見必以夾袋記之而䟽用于朝
此所以為能興懷往事擊節前脩然後知薦天下之才者莫
如相用天下之才者亦莫如相
主意收結不以承平用人○雖然有承平用人之法有艱難
用人之法以尺度取人以繩墨待士此承平之規模也以意
氣推許以精神感發此艱難之事業也今日之事不可與承
平例論矣使功使過維其時也使詐使愚維其時也謹毋以
揖遜廢騎射謹毋以繩尺廢倔弛謹毋以樸樕廢奇傑鷄鳴
犬盜要皆有用之才擧鼎扛鼎無非可任之士繼自今非止
沉伏下僚者在所拔擢也又有出於沉伏之外者焉非止留
滯外服者在所登進也又有出於留滯之外者焉非止擯斥
田里者在所收叙也又有出於擯斥之外者焉韓文公進學
解有曰牛溲馬渤俱收並蓄者醫師之良登明選公雜進巧
拙者宰相之方愚敢以是為篇終獻
大臣公於舉用○雖然舉用不避讐者易舉用不避親者難
先正有以已子才器堪為將而力薦于上及有以姪可用為
相而乞大用於他日者而天下未嘗議其私有因罷相復入
而舉功已之短以為當大除擢者有冊秉鈞樞而薦巳之臣
乞復召用者而天下未嘗論其矯誠以大臣用心貴乎公不
貴乎私也故先儒嘗謂公則惟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為大
而臣專公助則若親若讐舉用惟恐其不及大臣而好私專
則親故之間且有扞格況望舉用而不避讐耶敢以是告今
之坐廟堂者為公助毋為私專

經傳格言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書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書 管仲曰不能知人害伯也知而不能用害伯也用而不能任害伯也任而不能信害伯也既信而使小人參之害伯也

歷代事實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漢元帝詔 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書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 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孟 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書並 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劉向傳 大禹勤求賢士近者獻厥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鼂錯傳 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 選於衆伊尹 棫樸文王能官人 羔羊在位皆節儉正直詩 文武灼見三有俊心 武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書並 成王周禮鄉老及卿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此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卷阿求賢用吉士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烝民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詩並 漢高祖知人而善任使王命論 文帝敬賢如大賓 武帝招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多士上書自眩鬻者以千數通鑑 宣帝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民安 光武側席幽人徵聘嚴光二十八將感會風雲稱爲佐命 光武夢想賢士共成功業並王伯傳 唐太宗省內外官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得賢才足矣 諫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天子高拱揖成功致太平矣韋處厚贊 正觀初求士如渴賢士所舉即信用之[illegible] 憲宗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本紀 杜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子經國體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歟本傳

皇朝典章 太祖於群臣中有公清才幹文學政事時所推者不以官職高下錄其姓名每遇任使遂即選擢樞要 太宗曰國家選才最爲急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偏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則是擢擾無玷朕孜孜訪問止要求人庶得良林以充任使也寶訓 眞宗嘗問宰相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是也故自眞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人由沆力也 仁宗寶元二年上謂輔臣曰朝廷得失在任人得人則政治失人則政廢 高宗紹興三年上謂呂頤浩等曰朕心至公凡百未嘗有所偏好 紹興四年上曰朝廷用人當爲官擇人不可爲人擇官 胡松年曰朝廷用人誠能毋分朋類毋徇愛憎則大公至正之道行矣聖政 紹興五年高宗曰恢復之圖所宜講究要須先求人則天下之事無患不舉 紹興九年上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矣

先正論建 嘉祐四年歐陽修言治天下者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才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朝廷主教化 治平四年富弼上神宗曰帝王

都無職事惟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事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事大臣數十人不使一小人參用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選之因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莫不得人矣

文集菁華 司馬溫公云夫人之才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才不能備爲人之所爲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序何如耳不復問其才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爲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爲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爲龔遂廣霸尹京邑則欲其爲張敞趙廣漢司貨財則欲其爲孔僅桑弘羊世豈有如此人哉

用人二　以寬其繩墨立說

策頭 市駿骨而能來千里之良不殺卵胎而能致麒麟之至此意氣招徠之說也使人以器毋求備於一人校試而用毋以一眚掩大德此眞誠委任之說也二者既盡則天下之才舉矣

策段 冲天勁翼不卑棲於蓬艾之間追風遺躅不局促於車轅之下故循資而進者凡庸也不循資而進者俊乂也待次而舉者常才也不待次而舉者賢能也昔之人固有離莘郊而任阿衡之事者固有起版築而作霖雨之澤者固有舍漁釣而總鷹揚之師者若樊噲夏侯嬰之徒則附驥之尾而勒功帝籍若徐樂主父偃之徒則獻書闕下而朝奏暮召若田千秋房次律之徒則又皆以一言寤主而取宰相或自治粟之卑而膺將壇之榮寵或由書吏之勞而擢蘭臺之職要新

豈逆旅敢言天下之事而與傅說呂望齊聲衡山隱士密議當世之故而與魯連范蠡同望此皆不世出之材仰副非常之選後世豪傑當時會遇誰無感秉風雲依光日月之念肯自下此輩耶

何代不生才何才不資世轉移而更用則用或不當其材求全而責備則用或難得其材白璧微瑕大器少玷隨屏而隨棄則或不足以盡其材若是則摧沮困抑之餘其萌櫱者有幾哉體乾元之運當思所以爲保合之和秉泰道之亨當思所以廣包荒之量規模所至與天同運意向所期與日俱新如是而人心無興起之機人才無率作之應愚未之敢知也

事料 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俾以形旁求于天下爰立作相說命

文王田于渭陽見呂望漁釣乃載與俱歸立爲師史記 本朝太祖聰明睿武能知人任使之下僚中一行可觀一才可稱者皆出聖知不次擢用當時州縣無滯才天下稱得人焉鑑 太祖擢用臣下多自宸衷內外臣僚有公清才幹文學政事爲時所推者不以官職高下每置簿錄其姓名遇舉要任使即於簿中選擇故事無遺才寶訓 豪俠之人又樂於繩墨之外一有繩墨則爲豪俠者駭矣高祖無可無不可而一時豪傑所以爲之用者正以此也一見陳平而使之驂乘安知非刺客耶一見韓信而假之精兵安知不叛主耶方見黥布待之踞洗未幾而飲食豐焉方見隨何斥之腐儒未幾而千戶封焉嗚呼高祖亦英雄哉

用人三　以主之以相立說

策頭 大臣以天下之才為天下用則以之用天下而有餘大臣以天下之才為一已用則以之用天下而不足嗚呼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人才者天下之人才隨能采錄量德甄收以天下寶與天下共寶之可也何忍自分胡越自隔籬藩而必欲為一已計耶

策段 使大臣以天下之才為天下用也則必慷慨而思之曰天步多艱誰其拯之國難未歇誰其平之公朝名器胡可輕授丙吉推賢正期輔政吾何與左雄駁議惟在納忠吾何嫌王咸舉幡眞足起偷吾何尤道濟長城方資禦侮吾何憾合謀并力天下事圖回經畫奚翅析枝使大臣以天下之才為一已用也則必回翔而念之曰親故顒望我其酬之干謁祈恩我其慰之私門桃李胡可弗植蔡義給事但使具負吾何憚杜欽阿附浸堦通顯吾何恤林宗清議遽興逮捕吾何懼騎劫代將旋毀成勳吾何憂顧前跋後天下事艱棘危疑始難就緒

大抵舉人才者在羣臣用人才者在人主而主人才者在輔相使也有眞才得為臣者舉之得為君者用之又得為輔相者主之則萃君子之氣類可以福四海厲正人之節操可以植朝廷風範端凝者可以粹君德之圭璋威望鎮重者可以壯三邊之藩屏主之者有大力量則舉非徒舉用非徒用矣每讀國史重感前聞先正薦賢報國者多矣覽古靈三十二人之稿考紫巖切直剛方之薦其可為人才之一泰然嘗聞韓魏公屢薦歐陽子而仁宗不用未嘗不嘆天下之人才舉之非難而用之為難不知今日舉而用之者何如耶先朝用賢輔國者尚矣觀王疇清直好學之除觀胡銓罪廢無棄之擢眞可為人才之一遇然嘗聞東坡以制科膺大用而王安石陰切忌之未嘗不嘆天下之人才用之雖難而主之尤難不知今日主之者又何如耶

事類 唐虞咨四岳以舉賢才(前百官表) 高宗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說命) 成王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周禮) 漢武帝初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豈二千石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本傳) 唐太宗時房玄齡為僕射帝曰公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閱訟牒豈暇求人哉杜如晦與共筦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其職(本傳)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謂裴垍曰比日人物吾不及知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為我言之洎即疏三十餘人吉甫籍以薦諸朝天下翕然稱得人(通鑑) 本朝呂蒙正為相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朝廷求賢取之囊中(言行錄) 眞宗命兩府擇馬步指揮使吏以例簿進寇準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哉 范仲淹嘗為百官圖以獻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位(同) 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用人雖人主之權然深宮之中安能盡知賢否惟在論一

相爾一相得人遴柬乃遴薦之人主人主當斷而用之若百官有司盡要人主銓擇毋乃太煩乎

用人四　以隨才器使立說

策頭　用人之道不以偏責全不以近忌遠不以群間孤剛果之材偏於易責其不全則天下有廢材幽遠之士壅於間授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賢寡於援主之不力則天下有遺賢

策段　攻城略地惟穿窬之徒斯能成破陷之功長槍大劍之材無用也漂流破堰惟浮液之輩斯能成潰决之功揭竿斬木之材無取也沉舟斷纜則過淮越漢之子斯能成出没淵源之功彎弓牧馬之無材能也襲營壘刼堡寨則晝伏夜動神出鬼没覘伺睥睨之流斯能成掩伏功畏刑懼法之徒無所施其巧也探虛實竊聲號則視死如歸飲毒如蜜奔跌㞦弛之士斯能成間諜之功愛身顧命之無所用其力也

來之者易用之者難運車之牛使之執鼠則猩狸不若運颩之斤後掣其肘則穿縞不能將才果可用也使貪可也使愚可也孟明之卹馬謖之失皆立功之基也財計果可長也重臣可董也筦庫可舉也卜式之微弘羊之賈不必以其人而廢其言也

事料　湯與人不求備（伊訓）成王官不必備惟其人（周官）漢高祖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陛酈之辨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前漢刑法志）武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叶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公孫弘贊）本朝太宗興國八年上語宰相曰統制區夏自有道理內外官吏皆量才任使喻如匠者創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闕天下至廣不能獨理致治之道全係其人苟得其人何患不理（要）孝宗乾道六年御製用人論朕聞人君者以任使百官為事者也百官者分其職而治其事者也故設是官必有是人任得其宜則百職而庶事立失其宜則百職廢而庶事隳何則人才有能有不能固不可一槩論也云云

求賢　附　以求賢待賢立說

策頭　求天下之賢易待天下之賢難求之貴廣待之貴精求之貴寬待之貴嚴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則天下之懷才抱德者皆在周行之中矣夫列星阿岳之氣扶輿清淑鍾而為瓌偉秀傑之士彼其挾胷中之英抱生平之許固不甘自晦其身亦豈肯輕售於世廣其意氣以招徠闢其門庭以延納則罩罩之魚躍于淵喈喈之羽充于庭矣其於求天下之賢也豈不易然楩柟豫樟司入于匠氏之囿必貴細大之稱其宜參苓溲浡並蓄於醫師之家必貴寒溫之得其當倘或強之

以所不能臨之以所不服則皎皎之駒不可縶濯濯之麟不
可羈矣其於待天下之賢也豈不難
策段故自其有以作興之也則志度宏闊足以容其直意向
堅決足以淬其銳規模凝定足以要其成則聲氣相求虎嘯
風生精神相感松茂栢悅起非熊於釣渭詔審象於築巖一
號召之間其欣然躍附奮然響應固如此也自其無以區別
之也則是非雜揉不足以服其心彼此牽掣不足以宣其用
可否曖昧不足以縶其留則括囊不言奉身而退考槃自樂
永矢弗諼當饋徒嘆於蕭曹拊髀空懷於頗牧一沮抑之餘
其氣象萎薾風采蕭颯固應至此也
嗟夫抱致君澤民之志懷通今博古之才與夫占小善名一
藝者皆世之所謂賢也得時行道固其本心素隱行怪初非
得已豈有戔戔束帛賁于丘園孑孑干旄日馳郊野而顧不
為朝廷一委其質哉然而非藻鑑明不足以知人非持衡公
不足以使人出於親故既者疑其私釆於譽望者又疑其黨
能不取其所長而取其易馭即不喜其直而喜其容悅若是
者豈足乂稽天下之士哉
白樸濂幣意氣招徠黃金燕臺精神感動人主就無求賢之
盛心而賢者亦孰無致君之素志也惟於舉用之際甄別其
是非審擇其可否珉中而玉表羊質而虎皮者不得以肆其
欺實鄉原而似忠信學聖賢而行市人者不得以逞其詐則
用人之實得矣得其實則將見拔茅連茹皆為泰吉之君子
匪躬事上皆為蹇蹇之王臣
聖經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昔黃帝得力牧而為五
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威得管仲而為五伯長 史記
傳 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 漢書 堯務求賢
聖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文王師用賢聖是
以閎夭泰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上 同 湯數求哲人俾輔于
爾後嗣 伊 卷阿召穆公戒成王求賢用吉士也 詩 歷世求士
必觀其行 唐 傳 唐太宗正觀之初求士如渴 魏徵傳 馬周上疏
曰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 本傳 本朝太宗興國三年上曰朕欲
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以為
致治之具矣 太宗 端拱元年上曰朕自即位以來親選賢士大
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令封疆萬里人無棄才 真宗咸平
二年上曰歷官者求才幹則不乏論德行則罕見其人豈無
德行者能全其忠孝乎 祥符二年上曰朕孜孜求賢猶慮
在下位者思有以庇民報國而朕不能亟知既久不為朝廷
所知因以情怠鄉等有聞當即起白 同 仁宗慶曆四年余
靖言朝廷當養賢俊當如民家以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
急乃得其用伏望勅諭大臣廣思博采天下賢才以應萬務
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嘆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九

君道門

納聽 附 通下情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廣聽言之盛心○冕旒垂拱纓佩環聯人主不必徇視朝之常典朝廷清明戶庭洞達人主所當廣聽言之盛心然則講明輪對轉對之制者其將徇視朝之常典歟抑將廣聽言之盛心歟嗟夫主勢非特萬鈞也主威非特雷霆也顏色不接則無以照幽隱之情威嚴不霽則無以來忠讜之諫君門四闢百辟莅止君心未正思以正之國勢未強思以強之士浮民困思以救之財匱兵弱思以振之江淮未青襄蜀未寧思以整頓而葺理之憂時之心切則其議論切愛國之情眞則其議論眞天下固不患無敢言之士尤不患無可行之言也所大可患者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不通堂陛森嚴而君臣之勢愈隔則正心三策之對未必不目以爲迂通達國體之奏未必不視以爲激士未盡用而諛以野無遺賢民未必裕而欺以戶有增籍兵財之耗弱不敢言邊境之阽危不敢論若是則日御正殿日接羣臣晨聽長樂之鐘夕對未央之燭吁何補哉

當知聽言之弊○言之誤人國者始不免輕於信言之益人國者終未免重於疑因前日之信而積今日之疑則言之不見用於時者亦勢也書不云乎截截諞言昧昧我思前此固有寡謀淺慮而誤人國者既不可信而信之輕傳不云乎至言不行明主所懼繼此豈無精思確論而益人國者雖不可疑而疑之重方其始也近臣獻納之外侍從有已見疏臺諫論列之外二史有直前焉以至廷紳之輪對草茅之上書均謀國者邊籌未決思欲籌之利源未疏思欲理之楮直未窮思欲易之九門既啓四聰甚邇人臣言焉人君納焉當時之言論風采非不作新然而聽信之念輕而謹擇之意乏勇決之志果而密察之見疎遂使謀國者之計適以誤人之國者政以上之人輕於信耳及其終也草茅之上書未問也近臣寧無高見乎廷紳之輪對未問也臺諫豈無遠識乎以至二史之讜論侍從之嘉謀眞憂國者流民未集思所安之國用未省思所撙之楮幣未通思所活之九門既開重瞳屢回人臣言焉人君惑焉一時之吐露心腹豈不剴切然而責望之效藐而疑似之心萌懲創之慮深而厭薄之念起遂使憂國者之忠無以益人之國者皆以上之人重於疑耳

稽古偉議 高祖太宗之蔽○蓋嘗觀高帝廢立之事太宗伐遼之舉嘗以爲私忿一念後世人主往往病之而二君亦有所不免且聞借箸之籌而銷印用躡足之請而封齊遷道數語義舉以定脫輓一言大計以決高帝之聽言蓋如轉圜之走下坂也至若羽翼未成冥鴻方復雖以子房之善諫周昌之廷爭竟莫挽焉是何也私心障之也蓋戚姬之愛方固於旦氣未定之時而嫡庶之議且懵然於憧憧往來之際故遣

不足以制欲今日之高帝非前日好謀能聽之高帝矣嘉伏伽之諫而受賞從鄭公之奏而亟行以元素一疏而寢洛陽之議以王珪一言而止女樂之教太宗之聽言猶如熟路而駕輕車也至若鴨綠興師勞民襲遠雖以玄齡垂没之言剴切傷痛而遠討之行竟莫戹焉又何也忿心蔽之也蓋好功之念常起於驕氣暴之餘而困敗之辱或出於念慮不到之地故理不足以御氣而今日之太宗非前日導人使諫之太宗矣

人君聽納有三○古之聽納也爲嘗然後之聽納也爲有意而其最後也則以聽納爲美事都俞賡歌雜然一堂之上戒哉之辭念哉之辭欽哉之辭班班見於書傳者寂寥簡徑不過數十語譬如家人婦子可否唯諾不事繁辭而歡欣之情湯然如春風醇酎使人樂而不厭古之聽者不驚而納者無間也豈非以聽納爲當然乎君子無逸周公作書立政任人周公作書成王即位群臣作詩成王莅政召公作詩求賢用吉士召公作詩矣親有德行有道召公又作詩重編累簡止爲一事而無慮數百言比之唐虞則有間矣譬如膏粱之子饜飫富貴不知人間稼穡事而良師賢友反復開諭岌岌乎惟恐其墮邪欲之塗而蹈恣縱之路也豈非其聽納爲有意乎酈生之說輟洗聽之子房之說吐哺聽之郎官之說止輦聽之青蒲之說屈意聽之見於史官又見於政事又見於雜記又見於閭巷之傳蓋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止也比三代則又有間矣譬如王公貴人簡居自高寒士書生望之如在霄漢一置之坐側温言慰薦則天下傳之以爲待士而士亦對客夸大自以爲有幸故聽諫者謂之明君納諫者爲之忠臣數百載間如晨星相望稀踈寥落幾何人哉此以聽納爲美事

法祖嘉猷 我朝聽納之盛○共惟我朝列聖相承御朝故典雖仍唐舊而聽言美意遠過於唐自侍從以上日朝垂拱曰常參官則常參官可以言也百司朝官以上五日一朝紫宸曰六參官則六參官亦可以言也自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曰朔參官則朔參官皆可以言也不寧惟是休務日不視事而事有面奏者許之雙日不坐朝而事有面對者從之布衣何人而得以抗對於行都小臣何官而得以直奏於講武此祖宗之治所以炳炳千古者豈非有聽言之盛心而不拘視朝之典常乎

法祖聽言之益○恭惟聖天子恭已如堯達聰如舜拜昌言如禹改過不吝如成湯聽言之道至矣盡矣臺省之臣且欲編類群臣所上章疏以便省閱大哉議也其得漢之集書囊以爲殿帷唐之列諫疏以爲屏障之意乎漢不足道唐不足道其又我高宗皇帝宮中課程每到午時閱羣臣章疏孝宗皇帝朝趙汝愚集録名臣經濟奏議之意乎聖天子心高宗之心廷紳學宗相之學誠足以開張聖聽裨益時務矣而愚切謂此一疏於今日大體所關有二焉一可以隆主勢二可

以激士氣夫重臣當國多畏羣言天子褻尊身成偏聽蓋伏
馬既斥則高視於穆清而國事必不經意指鹿計行則深居
於幽邃而臺諫可置私人令皂囊衷集以敷陳黼坐從容而
剖决賈劉向之疏則必知收還威柄而無五侯專制之患讀
陸贄之狀則必知審處事宜而杜諸鎮陸梁之風則主勢豈
不隆臣子盡忠本非訐已人君垂聽亦豈為名如君且休矣
則忠鯁者卷舌而緘默者亦可容身姑惟聽之則奬納者具
文而獻替者亦直故事今羣議編摩而上進九重採取以施
行思田錫之奏則使知正人必親而開羣臣獻納之端受仲
淹之諫則使知鯁直必容而成四諫清忠之節則士氣豈不
激

時文警段 視人言為文具○指陳過當者類曰不識事體慮
久及遠者動謂不切事情以一二施行為已足以不事張皇
為得計天變方形廣求闕失始則皇皇然今則晏然矣邊事
方殷廣議防禦始則汲汲然今則弛然矣是雖獻納有司掄
對有制要亦不過使之自鳴自止徒應課程士氣陰消於具
文容養之中人言積廢於循習偷惰之域雍雍于于玩歲愒
日少有激厲則相目以驚鄰突坐之人欲一日自安於位不
可得也
聽納非出誠心○漢高非誠聽諫也懲亡秦之禍也子房非
誠納諫也報五世之讐也何以言之天下既定高祖惑於一
女子至欲亂嫡庶之分殆乎有亡國之象叔孫通諫之不聽

呂諫之又不聽前日輟洗吐哺之風果安在哉子房於此胡
不躡足乎胡不借箸乎胡不推沙上之謀以恐動之乎乃閉
門絕粒高臥學道深所未喻也四皓之謀特出於呂后見迫
耳惡故曰聽者不誠故其明易惑高帝以之又曰諫者不誠
故其忠不盡子房以之
聖主猶當聽納○切嘗觀荀卿之言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
恐將奪之曰事聖君以聽從為非諫爭為是荀卿果為無諫
乎則何臯陶之賡歌而脞叢脞惰之為戒也嗚呼舜禹臯陶
可謂聖人矣而都俞告戒不忘乎此者豈偽為哉咸出於至
誠而已且諫之道以誠[illegible]而納諫不以誠其弊有二
諫而不能聽其為弊一也聽而不能行其為弊二也為臣而
所諫亦不以誠其弊有三縱橫辨博而言不濟用其為弊一也
禍拏患結而言不早寤其為弊二也高談大論而言不適時
其為弊三也

綺語駢珠

尚霆霽威樂聞忠讜　立仗之馬苟或見斥
日月獻納各罄箴規　徑尺之鱗其誰敢嬰
逆耳之言則必傾耳而聽納
犯顏而諫則必和顏而順受
非開誠心而公道則不能無黨與之私
非集衆謀廣忠益則不能無偏信之失
君門九重而黼坐之間已隔遠尋丈矣

夜思十事而旦日所陳已俄去六七矣

當今獻策 不當疑於聽言○謀謨本以濟國事今則吹蠹於輕用之覆羮議論本以康時屯今則鑿輪於輕聽之拆軸嗟夫人言之益人國雖如此柰之何今日疑心之重乎信心之輕往者不咎疑心之重來者可憂日疑一日歲疑一歲吾國之事將遂不為乎為今日之事惟有釋疑心以昭信心而已繼今至於後日大臣之造膝陳獻臺諫之引吭鏗鏘九重必怡然思之曰是誠有益於國也朝奏而暮行之已晚矣況敢俞而不行乎侍從之述已見聞二史之披腹懇欵九重必幡然思之曰是誠有益於國也旦聞而夕用之已暮矣況敢留而不報乎搢紱有可用之言吾信用之韋布有可採之論吾採擇之取一二正人流民之議劄邊閫以區畫詔州郡以存恤取一二正人節財之議示版曹以會計戒宮闈以斟酌又取一二正人弊楮之議委提領以措置下都茶以更造國家命脉庶瘳有乎不然下以忠誠言之上以因循視之諉曰難信諉曰可疑誠恐天下之患日甚一日將有如諫臣抗疏之云者

聽言特為文具○言議雖詳而踐履未至變故方興則懲悔以自新事勢稍定則苟且以仍舊上求言而不及用下盡言而無所用舉天下激切鯁直之言納諸并包兼容之中是非可否一不與較使天下之言者若秋虫之自鳴而自止方其未言至於必言及其既言亦如勿言故下情若通而實塞也士氣若盛而實衰也是平日君臣之間其諄諄焉所論者皆文也非實也

聽納以防其弊○厥今禮樂征伐出於天子主勢尊嚴如蘇軾所謂人主孤立者決無此理矣萬一有之則因王陶言韓琦不押常朝班而指為跋扈豈不足以尊堂陛之等級也歟今仁義論諫藹然名臣士氣激昂如仁皇所謂以直棄之者決無此理矣萬一有之則以趙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而即加起擢豈不足以開諫諍之道路也彙集之而討論之裁擇之而舉行之一言一語必徹於天聽則專制者何得而容其私情一疏一奏必留於淵衷則敢言者何憚而不以實告是豈非今日之甚盛事哉

生意收結 患無敢言之臣○愚因事而論國本未定不足慮慮無開說之賢寵倖未去不足慮慮無強項之臣閹寺未清不足慮慮無面折之大臣讒說未殄不足慮慮無敢言之左右苟有人焉則白簡霜飛可以折姦雄之膽背闕一言可以寒崛強之心特患無敢言之臣耳然而欲作敢言之臣當激敢言之氣惻怛以求之和顏以受之褒獎以來之擇善以行之則鳳鳴朝陽豈無吉士金馬待詔厥有讜言亦在作其氣而已昔陸宣公有言諫者多彰我之能聽諫者直表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今日何遜乎盛德之名而使賢臣懷不盡忠之嘆此執事之所深惜也願以宣公之言復之

聽納人言之難○抑愚則有他說焉陸敬輿有言諫者多則

彰君德之能聽諫者直則表君德之能容蓋多與直石之非難而聽與容者之不易使其所聽之藐藐彼亦何苦而曉曉造膝而陳詭辭而對良臣之名夫孰不欲第惟艱難多故之秋決非優游諷諫之時有首下足上之夷則不可無賈誼之書有閹臣弄權之風則不可無劉蕡之策有錢幣不通之患則不可無劉陶之議有持祿保位之臣則不可無朱雲之言編類之請意則忠矣言外之意能及此乎紹興間黃中有曰頃者大臣好佞惡直一時往往以言為諱不過塞責而已望飭在位大臣自今轉對必切於治道中之此言似勉今日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聖有謨訓明證定保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胤征)令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惡聞其過乎(賈山至言)

歷代事實 夏禹垂鞀時聽箴規之美(唐史)禹下車拜昌言(通鑑外記)商湯從諫弗咈(伊訓)高宗后從諫則聖(說命)周武王聞册書之言退而為之書于几于鑑于盤(大戴禮)衛武公又能聽其規諫(詩)漢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梅福書)唐魏證言太宗不克終十漸帝曰今聞過矣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本傳)太宗好至言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粘殿壁坐望臥觀雖狂瞽逆意終不為忤(吳兢傳)魏證曰陛下正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意終不平也(本傳)

皇朝典章 太宗時田錫好直言上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自往日來蔑成聖性上悅益重焉 仁宗慶曆三年以樞密使召夏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御史王拱辰對上極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十八疏上乃罷竦而用杜衍代之 三年賜知諫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歐陽修蔡襄五品服面諭之曰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故有是賜(通鑑)孝宗淳熙元年蔡戡論正觀諫錄上曰從諫正是唐太宗所長此書置之座右可為龜鑑(聖政)

先正論建 宋祁奏令臣下準召例得獻言言不深切則事不明白或恐有昧儀矩罔識禁忌論安危則便言泰山累卵指興飲則直曰酒池肉林望陛下納汙含垢一切裁赦兼容博聽以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者 真德秀奏嘗歷觀往昔言路壅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臣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視天下之人皆莫已若而惡人之言自專則舉天下之事唯所欲為而忌人之言

文集菁華 呂東萊云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言不若使人君信吾言使人君信吾言不若使人君樂吾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 楊萬里云布衣擊鼓而訴民瘼則下之吏屏之遠方也後進小臣越職言事觸犯忌諱則罪

之以沽名躁進臺諫又且捜其過而巧詆其人也舊德宿望輸忠敢諫則上下左右羣憎而朋疾之不至罷黜廢放不止也元勳大將敢任大事而決大計者則排斥抑塞而死殆盡也夫懽忻以致其來縱曳以起其懦愛惜長養以防其消猶惟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沮而退抑之使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厲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無眞才也此雖一飯九嘆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爲者誰敢信而至哉

聽納二　以精擇其言立說

策頭 天下之大計知之者易而言之者難天下之公論容之者易而行之者難至危之患伏於舉世之所甚安可戒之憂玩於平時之所可愛藥石於強壯悲嘆於懽欣則人莫不以爲激世急功利而談王道時任刑罰而言德教則人莫不以爲迂愚以是知言之爲甚難付是非於無所可否之中置議論於不足施行之地寬大能容而至於皂白之不分鎮重安靜而至於事功之俱廢愚以是知行其言者之爲尤難也

策段 文帝求治之初當時進言以投文帝之聽者固不止一人也以陳武則進征伐之談以賈生則進更制之說帝惟胷中自有決擇不爲之惑而勤勤於元默之行此文帝之治所以興禮義而躋醇厚也太宗求治之初凡進言者固導之勸而挽之力也以封倫則有刑罰之說以萬紀則有求利之說太宗惟知所決擇而不失於偏徇仁義之勸實嘉納之所以大正觀之治而植三百載之基也

事起 虞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唐魏徵傳) 漢文帝袁盎曰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疏未嘗不止輦受言不可用置之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之賢英士夫聞所不聞以益聖(本傳) 本朝高宗紹興八年上曰朕於聽言之際未嘗曲徇惟視理之所在苟當於理雖小臣所陳必聽不當於理雖大臣有所不從未嘗感也

聽納三　以施行其言立說

策頭 有求言之美意有濟時之良策言不難於求而難於能用策不難於獻而難於可行唐虞以來都俞吁咈氣象渾厚或師汝昌言或聞善言則拜是上之人嘉其言而必用之也曰朕言惠可底行曰乃言底可績是下之人稱其言之可行也三代而降在上非無求言之君而未必懷樂用之心在下非無獻策之臣而未必皆可行之說間有君能用言而臣無格君之論臣能進言而君無用言之心君臣不相值則亦徒有是意向有是議論而已何益哉

策段 我主上宵衣御朝旰食求治川藏敷納本無拒諫之心褻封勿奏孰無醫國之策愚不知今日之章疏悉皆聽納否乎今日之聽納悉付施行否乎內廷容勿近習便嬖則君心每難於正苟有正君心之言不當以虛言厭之也號令積輕紀綱積弱則國勢每難於強苟有強國勢之論不當以激論

溥之也士習靡歟民生困歟茍有華士省裕民生之諫疏不當以飄風忽之也財計匱歟兵威弛歟茍有理財計振兵威之章奏不當以土梗棄之也以至長蛇荐食而襄蜀墟哨馬日馳而江淮震茍有言及江淮襄蜀整理之規模尤不當以秦越肥瘠視之也於視朝之頃而廣聽言之盛心於聽言之中而得救時之實用則言可底行群臣皆皐陶也行之惟艱吾君遠過高宗矣又何必勤邇者廷紳聽納施行之請乎有宅揆之禹則皐陶之謨為嘉謨一經灌檀權則痛哭流涕之書未必不謂其少年輕躁也是必有泰九二之大臣者廣包荒之量以來人言推不遐遺之明以察人言然後決而行之以馮河之勇制而用之以朋亡之公則泰道開而天下之事濟矣

【證】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書 商高宗曰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 說命中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說命下 高祖誠信好謀達於聽受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士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班彪王命論 文帝元默躬行誼之所言略施行矣 漢賈誼傳

通下情 (附) 以實惠虛文立說

【策頭】古之求民者情皆實意後之求民情者皆虛文成周之時有司寇以達民之窮而肺石之制不徒設有人行以知天下之故而利害之書不徒上正月則屬民正歲則又屬民孟月則屬民吉月則又屬民非惟吏與民相親也而外朝之詢百姓實北面焉是君民之情未嘗不相通而君民之勢未嘗遼邈也後世虛文是尚實意不務達窮之函非不設於魏也而窮之不能達者如故伸冤之匭非不置於唐也而冤之不能伸者如故是文不逮意後世之所通患也

【策段】高爵重祿未必致人之誠心而披肝瀝膽足以使人盡情而不遺謗木諫鼓未必得人之素志而訑訑之聲音顏色足以拒人於千里隆古盛時一吁一咈而君臣之間無遺情誠意浹洽而不扞格鯀之用四岳言之方命不績不指岳為朋而深文弁及司空朕虞禹益遜之帝曰汝諧不謂其言之矯而遽致其嫌叢脞息惰陳於太和之時不以妖妄見沮稼穡艱難日陳於持盈之君不以不切見尤言之者無隱情聽之者無忌心此所以君臣如一家上下如一體也

自漢以來監謗有刑妖言有禁遇之者拆觸之者摧當時縉紳之間頓首而後陳昧死而後請故雖二三大臣尤豢諛養佞求免譴訶之不暇況其餘者乎殊不知遂天下之情者全天下之氣者也全天下之氣者壽天下之脉者也而揭竿斬木之夫反恣睢四出於所不虞之地而秦亦何便於此哉

【事料】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禹垂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 通鑑外紀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

不通此患之大者劉向新序漢文帝二年詔令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其過失也其除之本紀宣帝詔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本紀明帝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本紀唐魏證云君能兼聽則奸不壅蔽而下情通矣本傳唐太宗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上之失無不知下之情無不達元稹傳 本朝太宗朝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詞多狂妄上曰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亦與容納淳化四年京畿民擊登聞鼓訴家奴失豭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謂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為聽决 淳化四年雍丘縣尉武程上䟽願減後宮嬪嫱太宗曰程踈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廷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宰相李昉請罷黜以懲妄言上曰朕肙常以言罪人特念程不知耳長編 真宗御制正說五十篇聽諫篇曰天下之患在乎言路之壅塞人情之不通言路壅塞則過失莫聞人情不通則疾苦無告長編司馬光上哲宗曰臣愚以為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瞍蒭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為害豈不深乎

陳傅良云古之君民甚親上之人可造而謁下之人可援而告也盤庚迁都發衆民于庭周有大疑謀及衆庶故朝廷雖峻而不壅天下之民雖遠而不隔三代之長用此道也文帝時太倉令得罪女子緹縈一言而帝為之罷刑秦二世舉百萬之師付之章邯而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者三日不得見夫以章邯有震主之威倉公無仲[illegible]之助而長史之情[illegible]入[illegible]之子䟽難行也秦固不得達漢朝聞而夕報亦足以見秦嚴內外之限而漢之法平易而近民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一

治道門

治體 附 寬嚴 安靜振作 保治 處暇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本仁厲精之說○天下之大有元氣焉善養之則天下之勢實而不虛天下之大有神氣焉善養之則天下之勢張而不弛天下之勢最患其虛也虛則痿痺枯槁不可扶持天下不可爲也治之之法當以本仁爲貴天下之勢最患其弛也弛則解緩滯淫不可振舉天下不可爲也治之之法當以厲精爲貴本仁則當爲弱爲㳂爲易爲遲而強也革也難與速也不可用厲精則當爲強爲革爲難爲速而弱也㳂也易與遲也不可用此天下之勢所以難乎其措置而論治道者深憂之也愚敢就強弱㳂革難易遲速之說而論天下之元氣與天下之神氣焉本仁所以養天下之元氣也厲精所以養天下之神氣也道並行而不相悖兼濟而不相違放戕蘊藏之中而有晶光發越者在剛明決裂之時而有纏葺覆護者存然後天下之勢如盤石如泰山生靈籍以休息子孫蒙以悠久而其證爲實此天下之治也如長江大河之流轉如風雷震電之飛馳鬼域魑魅屏息遁景而不敢睢盱犬羊虎豹深藏反噬而不敢陸梁而其證爲張此天下之治也善致天下之治者亦實其虛而張其弛足矣

治在道 道在誠）立治以道立道以誠道也者通體用於一原而治之所從出也誠也者貫終始如一致而道之所從出也立治不以道則流於偷徇錮於苟且其效之所就非帝王之廣大矣立道不以誠則安於近侶畫於間斷其心之所運非帝王之悠久矣中庸九經自修身以至懷諸侯爲天下國家之序也而行之以一大學八事自物格以至天下平明明德於天下之序也而主於至善蓋一者所以爲誠而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智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可維持本之精神心術之微而推於制度紀綱之立本之躬行踐履之素而推於禮樂刑政之達當寬而寬當嚴而嚴寬嚴一道也而行之者誠也當因而因當革而革因革一道也而行之者誠也或勞或逸勞逸皆道之當然而此誠不以勞逸間也或遲或速遲速皆道之自然而此誠不以遲速異也夫然故用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用之終身則有終身之功用之千萬世則有千萬世之功如炊之無不熟也如種之無不生也孔氏之門繹其心法著爲二書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爲萬世開太平者宜知所擇矣

稽古偉議唐虞三代治體○唐虞三代所同者爲治之體而已若其具則不必盡同也由今觀之郁郁之文吾夫子惟曰從周夫以聲名文物之盛止歸之於周而唐虞夏商不得而與非唐虞夏商不周若也其所趨之途所適之路既以若合符節歸于一揆矣所謂法度之維持禮樂之藩設雖纖悉委

曲之間小有不齊亦何害其為治也吾於是知善為國者必先求其與治同道者而世守之守其與治同道者而行其與治同事者焉道者其體也事者其具也其道同其事亦同是以先王每懼其道之不繼而不慮其事之不舉也

漢唐兩代治體○漢以仁恕有天下至文景而風流益篤當時禮樂法度最號疎闊然終不害其為四百年之漢何也其大體則是矣唐之初興名為太平制度紀綱粲然具舉謂法足以憑籍則唐之安強宜過於漢可也而中更變故少有寧歲此豈治具不足哉抑亦大體不足尚而所以為一代子孫持循之地者駁矣

法祖嘉猷 治體變於熙豐○國家自藝祖以仁厚立國列聖相仍遵而勿失仁宗在御四十餘年寵恩厚澤飫乎人心觀其當時之刑政如治獄則貸贓吏理財則弛茶禁所謂治具若缺也而我宋無疆大歷服實於仁宗尤有賴焉豈非治體所在不可一日輒變而其他細故少有乖戾亦無損其所以為國邪熙豐大臣一旦用事狹小本朝之法制盡取舊章故典而更張之其意蓋以富國強兵為術也此術既行於是祖宗所以為國之意剝爛殘盡而世運幾否矣或者徒見其紛亂諸事遂謂法制非祖宗之舊以是為可憾焉耳不知當時之新法豈無一二可以善後者如學校貢舉一掃前弊其所變更者亦豈俱非邪獨其以利國謀而祖咸陽孔僅之故智於是公私兩困內外俱危而治之大體已失矣他何足道哉

國家治體以仁○我國家財富力裕不如漢而仁政之浹民心則過之地廣國闢不如唐而生理之在人心則勝之以德澤感人心以禮義維士心以法制範軍心而生意無一息間斷建隆開創生之元也慶曆涵養生之亨也元祐盈成生之利也建炎而至淳熙則又利正而反於元亨矣三百年間無貪兵無黷刑不得已而賦重故治體似弱而實安治道似弛而實振治效似不快人意而實退然享承平之盛亦若祖宗不嗜殺人之仁心天還以此報之乎

時文警段 治道善否之異○子產之以猛治國而都鄙有章此為善用強者也至于大叔之以寬治國而卒悔多盜此為不善用強者也漢文之清靜遵守而元元富庶此為善用因者至武帝之慨然紛更而海內空虛此為不善用革者也自朝至昃不遑暇食而萬民被咸和之澤此善於為難而不為易者也彼衡石程書傳餐聽政而卒無救於亂亡之禍則不善於為難矣必世而後仁必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此為善於論遲而不論速者也彼以朞年而變為周公之化以導其君急功利之心與夫以仁義之說輔其君而顧自喜於四年之既效不復更置增益於其君則略不知夫遲之功用矣凡是數者皆強弱因革難易遲速之用其或得或失之已驗也

為治貴有定見○朝廷之上號令方出或以言之胥動而遽迁法制方行或以事之不便而驟改事為每有所更革天下

必預推其不久臣言毋有所申明天下必料其爲具文
我朝立國之體○我朝自開國以來一以仁厚爲國體列聖
之所培植累朝之所增加幾三百年于玆矣周家世積忠厚
不是過也仁厚之極不爲強而爲弱不爲峭刻嚴厲之習而
或幾巽懦委靡之爲自常情觀之巽懦委靡非美事也然未
害也蓋嚴刻峻急者有一時清明之政而無百年可恃之福
優游巽順者一時雖有所不振而千萬世之可恃者此實培
其根也今日惠敷而威不振佀幾於弱矣然惠之厚非有過
也浹洽於人心者是非有隱然憑藉之深功也今日法出而
弊愈滋似失之靡矣然弊之滋猶可田也沉酣於流俗者未
嘗無滌蕩振作之妙用也宵旰憂勤而未遂得人之逸蚤夜
望治而尚聞課效之遲似類於弛矣然遲之病非有害也吾
獨喜夫今日之威雖不振而人之依依於國家者未忘則仁
之功用猶著也今日之弊雖日滋而人之顧畏於禮法者未
替則仁之效驗猶信也逸樂雖未期課效雖尚邈而將治之
形小康之效已月異而歲不同則仁之周暢旁洽可知也一
轉移之而仁之功效不可勝窮矣亦惟朝廷之間時寓作新
之意毋累於激作以虧吾仁時新振起之規毋失之振厲以
戕吾仁時與士大夫講明更革之急政毋傷於急迫以病吾
仁則國家千百年深根固蔕之業終必賴之豈在乎過爲紛
更而後爲更新之良策也哉

綺語驪珠

謀道者無近功　寬柔猛厲政不兩立
謀利者多淺效　因循改作勢不兩存
功利之說足以奪正大之謀　仁義法律係於決擇之初
淺近之論易以忽久遠之計　禮義刑罰原於取舍之始
忠厚一語扶植乎三十世之周
寬仁一意維持乎四百年之漢
更化於累月孫弘貢切遲之誚
責治於十年李石陳太早之說
百年云未治而識者不爲文王羞
四年曰既効而識者深爲大宗惜

當今獻策 治當審其所尚○方今世運漸亨鞬虜自敗元氣
流暢神氣奕燁豈有偏而不舉之處矧我主上本仁厲精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然則公卿大夫其可不益致其忠懇智慮
以審夫運量權衡之理而共贊昌泰之期乎此固爲執事憂
君憂國之意也雖然卒然之急證易治而隱然之緩證難除
則奔趨跳踉而一蹶者其根本猶可爲闇然孀嫵而內已餒
則耗識者知其難爲也已然則與其爲弱爲訟爲易爲遲不
若寧爲強寧爲華寧爲難寧爲速耳
力行而不計功○天下之事速則易失緩則必得暫則難保
久則自定治天下者知爲政不敢邀政之必效知治民不敢
責民之必從政不我效則曰乃我之始勤而終怠歟抑利者
未興害者未除者[illegible]歟民不之從則曰毋乃我之誠

誠意未孚歟抑厚德之不加而小惠不足以感其中心歟一毫有疑於其政尤於其民聖人無有也

繇世運以圖治○蓋皇上之所逢者乃中興之機而所任者乃中興之事業也愚非能揣臆事會謾謂中興姑以祖宗之所畀付皇上之所膺承時之所不可不圖事之所不可不力者言之耳夫百年偏安之勢蟠鬱而至於今日者非我恢拓之而誰也百年未洽之化廢滞而至於今日者非我修舉之而誰也百年循習之弊鈍耗而至於今日者非我洗濯之而誰也皇上以一身而當百年之運以一時而興百年之業詎可苟且於形似之僅安而不以遠大之事功自負詎可撓動於意外之變故而不以堅強之力量自揖此愚之所區區必以克艱之說為今日望也

主意收結

治體在於遵守○然愚猶有憂焉蓋熙寧之政九年更之而不足元祐之治一旦壞之而有餘夫立治之所在其離也甚易其合也甚難今日之新蓋治之方合也向之群枉往往有不快於新政者一罅不謹彼或投之則元祐之後其事可鑒也共惟皇上兢兢如堯業業如舜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聖心所存一毫不立即其緝熙之功用為厲精之政則以守治體以興治具立還太平之盛觀矣誰得而間之愚以是復為今日賀

治體在於行仁○雖然寬猛之異用因革之異宜勞逸之異施遲速之異效誠不同矣然愚也願為子太叔之寬而不願為子產之猛猛非仁也願為漢文之循法而不願為孝武之更張革非仁也時未可逸姑為文王之不食而後舜之無為急非仁也時未遽寧姑遲夫子之必世而略孫洪之朞年急非仁也念念此仁不二其志如董子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則國體無傷國脉愈固明效大驗必有不可以淺近觀者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中庸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大學 道者治之經理治之要存乎知道荀正名 董仲舒云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董策 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公孫弘策 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翼奉流 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曹參傳

歷代事實

子貢曰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莊天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帝能修之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記祭法 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與

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立命篇) 漢興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雄闊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天地篇) 封德彝曰三代而下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伯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魏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王行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魏徵傳) 唐高祖贊曰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太宗贊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元宗平韋氏之亂厲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及侈心一動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窮身失國而不悔 德宗猜忌刻薄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 憲宗剛明果斷志平僭叛強藩悍將悔過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 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自是以後唐衰矣(並本史)

皇朝典章 邵雍言本朝自唐虞以下所未有者五事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得天下在即位後(闕)見 太祖開寶八年召王昭素講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書于屏間(事畧) 太宗淳化五年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靜(長編) 真宗咸平四年田錫因召對言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若師皇王之道則十年必致太平(通畧) 仁宗皇祐元年張錫講書禁中上問治道對曰節嗜欲者治身之本審刑法者治國之本上改容曰卿言嘉(長編) 英宗治平三年上問治道體要張方平以簡易誠明為對上不覺前席(墓誌) 神宗熙寧元年富弼入見上問以治道弼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所先答曰阜安宇內為先(長編) 高宗紹興九年上曰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 十八年上曰治道貴清靜理民在不擾 孝宗淳熙十二年上曰今之要務不過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並聖政)

先正論建 神宗朝司馬光上疏論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且謂臣昔為諫官以此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言行錄) 哲宗即位呂公著上奏曰人君即位之始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槩舉十事仰贊聰明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皆隨事解釋以便觀覽(長編)

文集議論 蘇眉山云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人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無犯上難制之氣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識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

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絜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歟

治體二　以持久而成立說

策頭立治有定體論治無近效忠厚傳家寬仁立國關百聖如一人歷萬世如一日者所以立治也指陳事宜剔抉蠹弊參洪規於往聖覬成效於目前者所以論治也然而立治者當有一定之體論治者不可求速成之功知此則今日之事可得而言矣厥今天下謂之多事不可也謂之無事亦不可也國勢金甌人心磐石風飛雷厲日月清照指義旗而長驅馳王師而蕩伐昔之磐互者今破竹之迅也昔之蹣跚者今決流之順也江漢之師猶未旋歸鴻鴈之民未盡安集出行入陣者待我而衣食聚廬托處者待我而豐阜其揚眉鼓鬣於清明之世者待我而依乘其激濁揚清於頹波之中者待我而尊顯于斯時也而講明練兵厚財任官置吏之策誠為識治者矣愚請因明問先論仁祖之世立治論治之由而後及於今日可乎

策段持嘗試之說者無成功求快意之舉者多後患此為治不易之說也而慕近效則曰世變之相激有不能盡如吾急則古之人亦或挾權以求濟苟可以快吾意是雖侥倖嘗試吾固甘心為之而不恤嗟夫治之趣向不同要亦顧其大本之正與否耳本原之不審而任術以為能誠心之不加而責效之太遽則他日有甚不快者將起於其所不思之處天下之言亟成者必亟壞難就者亦難去且以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自迁邠之始至于都豐者非一時自靈臺辛來之後至王國克成者非一日而忠厚之化至成康而大備則盍亦反其本矣大哉范公純仁之言有曰道遠當漸致事大難速成賢才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遽革范公夫豈為是迂緩不切之言哉彼其諳歷世故熟矣誠以祖宗治體不可一日而少戾也

策[illegible]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易卦揚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論語文中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樂至九變而醇氣洽矣王道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孟子康王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又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命畢唐文宗曰朕即位十年不得治本李石曰陛下責治太早十年孜孜養德適成耳又云日引月長以齊堯舜本傳本朝太宗興國八年上曰近日內外政事漸成條貫當日行好事長編真宗咸平四年种放入見于崇政曰明主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長編仁宗開天章閣召范仲淹等給筆札望太平仲淹語人曰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　神宗

熙寧二年蘇軾召對上問何以助朕軾曰陛下求治太急用人太銳（並上同）

寬嚴 附 以仁厚為本立說

【策頭】有治體有治具治體欲其純治具欲其衆是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所尚所尚既定千百世所宜遵也是之謂治體若夫大綱小紀本末度數章曰舊章典曰常典此其具也治具畢張治體常在以此為國唐虞三代之國也豈非極安大治之盛際哉

【策段】蓋昔者帝王興一代以治必有一代之體其開端為甚詳其稽謀為甚密其植邦本而結人心者亦甚為周且至迨其勢之或強或弱則姑以一二節目應方來之變而所謂定體則如天造地設亘千萬年而不敢易後世言堯舜不過曰率天下以仁而已言三代者又不過曰得天下以仁而已自仁之外覺無他術餘非定體所在舍仁則無以為也

嘗觀三代之興其得天下何嘗不本於仁禹之仁遂湯之克仁文王之施仁皆仁也雖其立國有忠質文之異而大抵仁厚一意未之有改也少康中興所以復禹舊物者何往非取之人心若宣王之明明幾於強矣而文德之合一仁政之施也高宗之武德幾於厲矣而保惠之敷一仁恩之布也蓋仁厚者三代立國之體而後世子孫時出一二以振起其不逮終不肯捨其國體以求張其國勢也三代之所以長久其皆出於此歟

於皇我朝以仁立國藝祖皇帝當肇造區夏之初干戈日尋而陳橋之誓上天之戒紫雲之命天地鬼神實監臨之用能收拾五代破碎之天下以植立萬世無疆之丕緒列聖相承世守此意仁皇在御培之益深養之益厚屹然九鼎如峙太山如定磐石國脉益固而不可搖矣然一時事勢類於不振汾紛在廷至勤攬權之請仁皇之所以為振起者不過責任大臣崇獎臺諫使戶庭無壅公道得行內脩外攘兩無廢事于斯時也有寬而已何取乎猛有因而已何取乎華有勤而已何取乎逸有遲而已何取乎速初不外祖宗至仁之意以求赫赫振厲之功宏謨懿範固聖子神孫所可共由者也

【[illegible]】湯不剛不柔敷政優優（詩） 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書仲虺） 鄭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子太叔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左昭二十年） 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崔寔政論） 憲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附本朝） 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謹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 淳化三年上曰為治太急則政傷而人散太緩則政敗而事廢呂端曰古人所謂過猶不及惟聖人治得中道上曰然（並要） 仁宗謂輔臣曰

用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爲政當得寬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不作矣卿等宜謹之上嗣寶元元年張方平陳七事一曰用威斷御史中丞張觀亦言承平日久政寬法慢陳上四事二曰嚴法禁獄英宗問寬治如何吳奎曰聖人治國以寬不可無節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古之道也　孝宗曰昔人以嚴致平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整使人不敢犯爾譬如人家父子兄弟森然法度之中不必須鞭朴然後謂之嚴也　秦少游云夫聖人之於天下豈嘗有意有術哉天下有強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強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有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而無術者天下之至術也然故救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尙猛之日駁

安靜振作　附　以通變適中立說

策頭 聞之師曰綜核名實親總萬幾地節之作新銳矣而所乏者後元之涵養剛明果斷削平群盜元和之奮發勇矣而所少者正觀之力行甚矣作新之不可無涵養而奮發之有待於力行也方世道之作新也侒根盤結斤斧除之弊源深錮針砭治之昏瞶者昭蘇壅遏者疏剔矣然精神過暴氣脉已浮積痞漸寬根本浸伐震撼擊撞不可以無靜定文理密察不可以無寬裕故作新之中有涵養焉方主威之奮發也千里盜區指掌平之百年疽根觸手碎之指大者臂使倒持者柄拴矣然剛心方長春江怒濤銳氣一消秋霜敗葉振厲勇決必貴健行發強剛毅必貴有執故奮發之後有力行焉

策段 藝祖以仁開創無疆之業是爲元氣之洪濛以精刻削五季之弊是爲神氣之發舒天下之勢其實而不虛也而又未嘗鈍滯以至於弛其張而不弛也而又未嘗耗竭以至於虛互持迭舉春噓秋吸粲爲典禮蒸爲和樂蓋至于我仁宗之時豐隆衍洽培而益深振而益奮畏天愛民敬宗廟崇儒學何其本仁之至也當是時閭閻耕鑿之赤子尊之如天帝慕之如父母盎乎元氣之充塞也然未嘗不厲精以養天下之神氣一日開天章閣召輔弼大臣賜筆札條陳所以恢張太平者俯伏頓首震悸不敢言天光如神灼然帝堯吁咈之心何其厲精之至也當是時韓范數公日夜匪躬刮摩以仰稱所以屬任倚毗責天下治之意其在大廷則辨論如爭不肯含姑顧避以苟和叶寅恭之名而爲尸祿叨榮據富貴之計其在退食則又懽然如朋友一時之精采讀國史者至于今歆艷興起凜乎神氣之昭宣也然未嘗紛然更張斬然峻厲以傷所謂本仁之說而元氣略無恙此平治之體中和之極所以獨盛於我仁宗也用能綿洪龐慶垂萬世之統

知作新而不知涵養倏然晶采暴露殆盡暫焉快利虛耗已隨吾見過榮之木一發而枯暴溢之流一決而涸治體目前之精明而深長之味無餘也知奮發而不知力行進之銳退之速一而作再而衰吾見簣土不繼九仞皆虧一着不應局而隨改人心一時之聳動而大勢之縱弛自若也

事料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中庸 强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書 本朝眞宗謂宰相曰臣下多寬猛過當少能適中或殘刻害生人或弛慢妨公理凡事自有中道若常守之無不善也如朕理天下不覺稍急即緩之寬則人慢復振舉之臣下亦能如是即無悔吝又曰臨官之人不可太寬致成弛慢亦不可深求罪惡務為煩擾王旦曰古人有言 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姦生寬則民慢陷公者多猛則民殘無所措手足正謂此也上然之訓寶 孝宗乾道七年宣諭近世廢弛之弊宜且糾之以猛他日風俗變易卻用寬政譬之立表傾則扶之過則正之使之適中而後已 梁克家奏寬則民慢猛則民殘須相濟乃和 虞允文奏古人得衆在寬救寬以猛天地之心生生不窮故陰極於剝則復上曰天地若無肅殺何以能發生政要

保治 附 以君臣相飭立說

策頭 規恢王業興復皇圖此人主之偉績也歌頌聖德揚勵洪休此人臣之美意也然而安不忘危者保功之遠慮美不忘規者憂國之至情天以四夷來王之朝明良且有怠荒之戒車攻復古之盛群臣猶獻庭燎之箴詩 盛者衰之伏成者敗之機也古先聖王審機於獨故當功成事定之餘常若敵國外患之至不敢以慢心繼之懼其忘於克艱也不敢以怠心居之懼其昧於無逸也持之以堅凝守之以鎮定皆所以常厥德而保厥功也古昔元臣慮患於微歸美報上之時未嘗少萌誇詡之意藥石於強壯懼其精銳之消也悲歌於懽愉懼其驕汰之形也警懼其無虞正救其不逮皆所以憂治世而危明主也 聖賢一心君臣同德上不以淺功近效而自足下不以危言正論而為激如是則意嚮堅定精神振起豐功厚德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矣夫苟王業甫平之餘治功方成之始為人君者因之以驕盈繼之以怠荒稅駕於自滿之地安枕於僅安之場為人臣者誇大以為諛鋪張以為後揚休於玉牒之文刊頌於崖碑之石君臣上下喜其所可幸忘其所可戒而不思為善後之慮恐張角甫平漢憂方始平吳之後晉慮猶深識者凛凛也

策腹 儀鳳在庭明良起時幾之敕鳥警享治左右進艱難之規天下固亦孰不以此為古人過計也而識者則謂其有憂治世危明主之誠心夫虞朝乃極盛之時而周家尤太平之世也古人於至治之日若可以泰然無虞矣然猶交相儆敕之若是況後世之僅治者乎夫所謂僅治云者鄰於安而危之伏近於盛而衰之萌見於目前者似有可喜之證而隱於意外者實無可恃之形此正君臣上下動容變色之時而烏可玩之以為安也

西戎請和邊事漸定豈非天假仁祖以將治之機乎然仁祖之志曷嘗以事勢稍定而為之頓興稅駕攷論國史不曰觀釁而動庶可養銳持久則曰西人稱臣練兵當常如寇至此

其一念之烈赫張奮厲何事不就故邊防每有急事則詔兩府大臣非時而聚議邊郡使各備禦則數十餘人使之如理家事其志何如哉而歐韓諸公或進未可恃爲久安之計或陳先時豫備之憂所以堅凝其志者只如此然則四十二年之治蓋有由矣虜兵漸退東西稍定豈非天假高宗以將治之機乎然高宗之志未嘗以疆事稍息而爲之息肩弛擔稍之聖訓不曰惟憂勤可以成務則曰惟靜安精思應敵之方此其寸心所至發強剛毅何爲不成故虜不渡江則謂當修人事以答天意虜雖退遁則曰南北之民皆當兼愛其志何如哉而張趙諸臣或申時不可失之訓或爲有進無退之謀所以輔成其志者又如此然則三十六年之治亦有自矣嗟夫有慶曆嘉祐之志則可以紓寶元康定之倥偬否則憂未歇也有紹興中年之志則可以濟紹興初年之警急否則難未已也

事料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史樂書　益告舜曰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大禹謨　成王訓官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周官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本傳　宣帝時王吉上疏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本傳　唐太宗問魏證房玄齡曰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創業則難證曰守文爲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見創業之難證與我安天下見守文之爲不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謹之

本朝太宗雍熙中帝嘗嘆曰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父祖之業朕孜孜求治未嘗敢自暇逸冀作子孫長久計使運祚悠遠大臣守祿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治也綱目　仁宗朝宋綬爲參知政事慮天子無事將稍務燕樂忽於自儆爲言自古守成之君率皆兢畏不怠顧省願飭群司交修庶職勿以治平自怠實事　慶曆中上出危竿論一篇述居高謹危之意同上　高宗紹興中宣諭曰前日進士蔡大中上書論人主有始有終其說頗有理自古人君未有有始無終而能長久者也以唐太宗之賢而鄭公有不克終之戒終始如一古人所難也　孝宗淳熙中嘗謂王淮等曰人主富有天下易得驕縱淮等奏天下治亂不觀諸他觀諸人主若治安日久每事留意則是愈久愈新也　隆興元年陳康伯奏自今以往尤當信賞必罰以作成人才選將勵兵以激昂士氣務農重穀均財節用以愛惜公私之力庶幾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復上曰朕意已定正當因此興起治功聖政　淳熙六年張栻奏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模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底于成上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乎同上

處暇 (附) 以乘機厲志立說

策頭感天時之王以圖事功者易體天時之運以成事功者

難寒暑代謝而歲成焉此一定之天時也感天時之倏至念人事之搶攘由凡刑獄之未恤民生之未安者以時而安恤之政事之未治君德之未修者以時而修治之以至夷狄之未制守備之未盡者皆莫不因時而動於心仰以觀於天時俯以察於人事惕然而忽愧瞿然而忽懼此蓋振作於一時雖常人亦能及此是之謂感天時之至以圖事功者易然循環無端運動無窮此不已之天時也苟能體天時之常運持不已之純誠則刑獄之當恤民生之當安者時時而安卹之政事之當治君德之當修者時時而修治之以至夷狄之當制守備之當盡者皆莫不時時而動於心仰以體於天時俯以盡其純誠操持而勿替悠久而無疆此蓋純亦不已之盛德雖聖人其猶病諸是之謂體天時之運以成事功者難嗚呼歲不我與當知時哉不可失之戒有志竟成當知與時偕行之道進德修業欲及其時時以作事無失其時則因時以考事功順時以立勳業是必大有為之君奮大有為之志而後可與語乘時有為之理矣

策段愚嘗潛窺時事密察國論竊謂天下既有將治之機人主當有必治之志蓋機之難逢者固足喜而志之易怠者尤當勉也何則邊柝未沉者幾年于茲而今有烽火不警之祥水旱相仍者幾年于茲而今有田里相安之兆倥偬多艱者幾年于茲而今有閒暇及時之隙轉亂而為治者此機也易否而為泰者亦此機也之謂非將治之機可乎然而敵至而懼昔固然矣今其可萌敵去而侮之心事至而憂昔固然矣今其可啓處暇而媮之意不始勤而終怠者此志也不乍銳而旋沮者亦此志也苟不厲必治之志其可哉大抵天下之治有其機復有其志則今日之治已有加於前日而異日之治必復進於今日有其機無其志則目前之勢雖稍紓於艱時而異時之憂殆有甚於前時矣

泰之為卦小往大來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泰通極治之期也而九三之爻遂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之說凜凜若危亡之在旦夕萃之為卦順以說聚而正萬物衆多極安之時也而大象之作遂有除戎器以備不虞之戒切切焉若寇盜之將至聖人何為若是耶蓋治無常治安無常安而衛則變則通通則久固所以為保治之常而安於目前之僅足者是乃亂亡之所由基也

近歲以來形勢頓殊疆事之區畫未閑有不可犯之良規蛇豕無故而自戢國威之奮揚未聞有出塞犂庭之大舉犬羊無故而自擾加以和氣頻應歲事屢登浸浸有永平熙洽氣象上下翕然莫不幸夷運之已終而慶天意之復還於中國者眞可拱手以俟之也間有倏然遠見不溺近效之君子獻謀奏慮要不過曰國家閒暇及是時盍亦謹綢繆之計為未雨之防而已私切疑之以為譬之疾痛在身展轉方劇未投七劑頓失沉痾不惟平復如初又可發用精神運掉手足是可喜也亦可疑也故惟良醫為能察疾勢之可疑隱為之術

以俟其證之後明惟主爲能察治勢之可疑逆爲之備以俟其機之動故證雖變而術不誤機雖激而備之愆

事料 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詩 孟子云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孟子 唐太宗召十八學士暇時訪以政事 唐褚亮傳 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 韓文 本朝太祖開寶八年上曰年穀豐登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宜共思濟治振舉隳政廢成開泰之基也 綸 太宗興國八年上曰近日內外政事漸成條貫朕思之不覺自喜當日行好事利益於人朕夙夜孜孜惟願民衆安集不近理之事斷不爲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一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二

治道門

法制 附 紀綱 詔令

名流舉業

立意 體統法守精神○自朝廷以天幸爲人事而天下之體統不相聯自大臣以法守爲道揆而天下之綱目不振舉自士大夫以因循爲事功而天下之精神不運揆此事變所以日興夷狄所以敢於桔彊也天心仁愛人君故風雷示威彗孛示災地震示變旱災示警與夫兩淮訶三川墟荊襄蕩此非細故也而朝廷之上方且悠悠度日上下之真情不孚內外之氣脈不貫事體扞格留不講究而君臣上下例曰天道常在中國天心好華惡夷可乎大臣以道事君故旦朝晚見從徒乘馬鐘鳴鼎食分尊望重與夫除一職退一吏更一事甚不容忽也而朝廷綱紀未見整整修明繳還內降之故事修德爲治之要典頭緒棼絲未盡講貫而上下雷同例曰文法之當密簿書之當究可乎士大夫任人國事故帥閫有權守令有職筦庫有司堡將有守與夫制金穀司封駁掌典故者皆有常職也而乃苟且事功希幸進身課最不聞以第一稱職守不聞以修舉用內外解縱未見交修徒使朝廷之上例曰百官有司之當勤君子犯義之當戒可乎

尊君柄修國典○君柄尊則萬事之綱舉國典修則萬事之目張此今日更新之政所宜先也且天下之務亦多端矣苟

自一事一物以上必耗牝然求以理之吾恐日不暇給而脞
叢之弊愈滋惟夫審其樞要轉其幾栝使天下萬幾有若網
在綱之勢則事事物物無不合躋於理矣蓋權綱者人君之
柄也權綱既正則朝廷清明中外震肅萬事之綱豈不因是
而舉乎法制者有國之典也法制既修則號令一新蠹弊盡
飭萬事之目豈不因是而張乎故以是而正風俗則風俗必
美以是而修政事則政事必立御外理內則有其術治兵恤
民則有其方以至若邊備若邦儲無不一一修飭是皆權綱
法制有以振起之也

稽古偉議 漢不能法古制○井田古制也秦為阡陌而漢因
之封建古制也秦為郡縣而漢因之黃屋左纛秦之儀而漢
獨不可更制乎丞相太尉秦之官而漢獨不可正名乎藏於
禮官寢以不著則漢之禮何觀焉施於朝廷皆以鄭聲則漢
之樂何尚焉議郊祀則斷以讖諱置三公而事歸臺閣古制
固如是乎

漢改古制數條○夫五乘之制見於巾車自篆縟墨棧而下
不相侵越也今也賦六百萬錢者傳賈誼乘傳而行郡國所察
過六條者傳朱博去法駕而舍宿郵亭賢者自備車馬傳兩漢而
醫巫之召反為駕太子不能具醇酎四食志而胃脯之修乃連
騎視古制何如哉至於五等之辨載於司服自鷩毳希元而
下不相凌躐也今也被衣絲履婢妾而后服㡛冠具帶侍中
而婦飾見天子者冠步搖之冠傳江充謁直指者帶檑具之劒
騎視古制何如哉賈誼仲舒之流屢欲改易服色而俱不
得其當至使人主病於其難而有未遑之遜而損文用忠之
說未免人多異論者蓋聖人之經既不可得而見則先王之
制亦不可得而考也先漢二百年而一代制度迄是而遽止
如輿服所裁凡車輿弁冕之制所謂采周官禮記及尚書以
為之裁酌者大抵皆永平以後之事此惓惓於漢者所以有
不足乎其前之嘆也

法祖盛猷 祖宗法制之善○藝祖修身立本為萬世則納諫
諱之忠而斥可邇之聲色忘宴安之樂而念為君之不易宮
門之政皆禀承於昭憲禁庭之密未嘗有請謁之私至於宗
廟社稷之重付之天下之至公廓斷淵識堯舜之用心也吾
宋家法無愧於三代而繼體之功又遂過之列聖脩身盛德
不待言矣若宮闈臨決皆為前代之害而我宋有高曹向孟
之聖三代后妃之賢不過塗山姙姒邑姜之可稱而我宋毋
后世有社稷之功前代人主諱言儲貳仁祖以鼎盛之年立
英宗於春宮高宗以艱難之運建孝宗於潛邸此其創去立
制無非可以傳無窮而施罔極者也

心為綱政為目○天下之政有綱有目大綱先正然後萬目
可舉綱者何君心是也目者何在朝廷在百官在萬民是也
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漢董
仲舒之言誠為知本之論恭惟孝宗皇帝為宋我厲精之主
四選七司既有總類敕論格式復為總類防近習制戚里抑

弊競塞僥倖禁貪墨戒誕妄謹除授嚴審察覈陴功計國用
恤刑獄明賞罰無非正朝廷百官萬民之具也雖然為是者
有本有原近親宮人有請不許左右近習不能沮吾之清明
則南班遥刺之濫用超轉必追請繳奪矣明諭轄臣不降中
批黜陟予奪付之中書之公議則給舍臣下之各舉乃職必
戢駁執奏矣事事物物一付公法而一毫之私意不參焉此
所以綱舉目張卓為千載中興之主也

時文警段 立國當有規模○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天而下
無善治寥寥千載間豈無賢君明臣條立法度講明政刑欲
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撑東而西傾捉衿而肘見
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綱紀而已矣使吾朝廷
之上君制臣承叔遺有別國是歸一而不渝則紀綱之定固
可立萬世法程而無變而況目前小小節目之未備者乎不
然所以為立國之規模者方搶攘舛逆未甚有紀則四肢雖
強而脉已受病膚醫之喜而扁鵲之驚也

多事則可變法○大抵久安之世無事之時人心樂因循而
憚改作風俗喜安靜而惡紛擾加以弊根盤固者未易以遽
搖法制已墜者不能以卒復故其為之也常難多故之後無
聊之時人心望拯救而思更革風俗厭湮鬱而待更變加以
紀綱久玩者可乘此以更新舊典久廢者可因是而修復故
其革之也常易

權綱法制兼舉○當積弊之餘而欲興起天下之治功者其
大要有二一曰權綱二曰法制二者兼舉則天下無不可為
之事矣蓋權綱者人主之操柄也法制者人主之斧斤也權
綱不振則事不歸於上而歸於下恩不由於己而由於人群
臣無所稟命也事勢有所扞格也是雖焦勞於上而渙散無
統終莫得其理矣法制不立則趍事赴功者無所勸畔官離
次者無所忌有功者賞未必加有罪者罰未必及是雖申勑
戒諭百官有司皆以具文視之矣

綺語駢珠

紀綱既立朝廷清明　紀綱不飭取辦彌縫
法制既修蠹弊盡飭　事權散出積成扞格
法制搶攘君子之所憂　金玉科條燦若雲漢
條令昭垂小人之所懼　祖宗典憲昭若日星
醇化懿綱儀刑四海　法守既定則天下有常心
洪模碩畫標準百王　經制不立則天下無善治

當今獻策 紀綱可以立國○夫紀綱扶持唐命以永紀綱蕩
然周業以衰夫紀綱者無形之物也國體所恃以尊安者此
耳邇年以來大綱不舉政出多門未免條目之或紊權綱不
總政本不立未免體統之或分爵命當稟諸朝列閫惟意辟
置不得而拒也利權當歸於上邊藩倚勢籠取不得而詰也
身任守禦望敵輒奔曷嘗少正典刑身居偏裨凌犯將帥何
嘗少伸紀律凡此者皆紀綱不振之咎也蓋君者臣之綱內
者外之綱其在廟堂則朝廷為天下之綱其在諸閫則帥臣

為一路之綱其在諸屯則總戎為一軍之綱小大上下絲牽繩聯人主總攬此紀綱者也大臣主張此紀綱者也百司庶府則奉承此紀綱者也是必大權歸公上則紀綱振正人聚本朝則紀綱振公論在臺諫則紀綱振孝宗聖訓曰昔人以嚴致平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振使人不敢犯耳愚之所謂振紀綱以尊國體者此也

法舉則政亦舉○昔藝祖皇帝之聖訓曰勸懲國之常典高宗皇帝之聖訓曰賞罰國之大典則知祖宗當艱難之運其規模運量所恃整齊天下者恃有此法耳蓋聞國勢無強弱視法之行否而強弱政權無重輕視法之行否而重輕夫帝王有實心推而行之者皆實德舉而措之者皆實政一事不實必以法繩之不顧也一言不實必以法責之不恤也蓋法舉則政舉法玩則政玩世道興衰嘗必由之國家金科玉條燦如日星比年以來棄條用例出法徇情由徑者挾巧而開其途徼尤者尋罅而踵其轍官無崇卑可以苟得罪無輕重可以苟免甚至出令而敢於稽違未聞有所警厲也上功而敢於欺冒未聞有所糾劾也上下相蒙蠹弊日甚虛文有餘實政不足是必清一心以奮剛斷常一德以新實政因天下之弱勢成天下之實治則祖宗之心法在吾方寸中矣又何事勢已極之足憂哉

內治未舉五弊○蒙韃雖有將亡之證而我之內治未見其可以成功也斜封之梯徑尚廣冗食之根穴尚多而近職未甚嚴抨彈抗論於孤寒封章禁聲於權右而綱維未甚張磬室盡苛虎之供煙霞困流馬之運而邦本未甚固畀州麾於鶡冠付銅章於麟楦而郡符未甚擇造膝罕格非之言坐論乏沃心之告而獻替未盡忠所可恃者恃天心眷顧一事耳以此而欲坐待夷狄之亡愚未見其可也

意收結 法度行之在人○雖然制而用之謂之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井田封建三代之良法也可行於三代而不能行於後世漢唐之紀綱制度壞於中世以後之君是非法之不同也而所以行之或異也我朝祖宗立法燦如日星昭若雲漢守而勿失萬世無弊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愚敢以是為今日獻

以美意行善法○雖然有國法有心法方寸一收群動皆新一暴十寒能生者寡周官之法度美矣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之祖宗典則昭如日星人存政舉正在今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也愚請以銘盤為吾皇之銘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其人易繫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節卦 魚麗廢則法度缺矣詩六月 上有制度則民知止家語 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左昭四年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左昭十二年 下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文中子周公篇

歷代事實 伏羲氏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察法於地通　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　虞夏堯之
道法度彰子　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黄帝堯舜而大備
三代稽古法度彰焉前律曆志周監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
爲之防志　漢之初興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文帝賈誼
以漢興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
草具其儀法奏之帝謙遜未遑也本傳武帝外攘四夷内改法
度前史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
猶多闕焉贊武帝　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紀本
唐興治荒剝亂討究儒術以興典憲傳韓愈　太宗魏徵曰若擇
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紀十　天下新
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房杜二人討裁杜晦傳　太宗之治制
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憲宗
元和之間百度修舉傳裴洎

皇朝典章　眞宗語張齊賢曰先朝皆有成憲但與卿遵守致
和平耳劉承珪使人求節度王旦曰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
典故所無不可聽也　仁宗令范仲淹等奏當世務仲淹上
奏曰國家革五代之亂垂八十年紀綱制度日削月損不可
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正其本必揣其末願陛下行之庶幾法
度有立紀綱再振矣　嘉祐中樞密副使胡宿顧惜大體群
臣言及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厭之曰變法古人所
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　神宗朝陳瑩中
言熙寧以來三十年間天下法度凡四更改熙寧改治平元
豐改熙寧元祐改熙豐紹聖改元祐　哲宗初范仁純謂司
馬光曰法固有不便然亦不可暴革蓋爲治惟去其甚爾又
況法度乃有司之事宰相當爲天下擇人才布列位則法度
雖有不便於民者亦無所患不得人雖良法亦足爲民病
高宗嘗曰朕思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又須顧祖宗已
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墜者欲舉此實艱難

先正論建　富弼上仁宗近年綱紀甚紊隨事變更至使民力
殫竭國用空虛吏員冗而卒未得人政道缺而將及於亂賞
罰無準邪正未分夷狄交侵寇盜充斥師出無律而戰必敗
令下無信而民不從如此百端不可悉數臣今欲選官置局
將三朝典故及討尋向來諸司可用文字分門類聚編成一
書置在兩府俾爲模範庶幾弊法漸除此救禍亂之本也
劉安世上哲宗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朞
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復令蠲除者吏
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源蓋由謀議未精思慮未熟
遽爲之紛更也伏望申飭門下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
必舉封駁之職庶幾詔令淸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
迂

文集精華　孫洙云觀國之興衰者不視其君之仁暴而察其
令之繁簡而已觀國之治亂者不視其民之良竊而察其令
之弛張而已今國家律令之事一刻法之臣請之變舊防矣
選舉之事一矜名之臣言之亂舊章矣財貨之事一興利之

臣啓之華舊法矣於是有日下之詔月易之令其規爲建議初若百世可行也功未半而復還之變未久而輕廢之故詔令未有循行至十年者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或歲終而易也甚者朝定而夕除之矣夕定而朝改之矣

法制二　以原於君身立說

策頭 有躬行有法制躬行所以風天下法制所以限人心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則民志定風俗同而天下之治舉矣昔嘗觀成周之時上自公卿之尊下自庶民之卑其等級次第尺寸不敢易纖毫不敢渝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精專視聽純一易直渾厚以從上令而莫有僭差無度以干王政之誅者意必有殊尤卓絕之事以轉移於觀感之下及觀太宰之職大臣之所以格正人君者雖微必謹得非躬行盡善法制始可久行而無弊歟

策段 人主一身萬事之綱領係焉必吾身有法度然後能定天下之法度是不可不知也故中庸言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必自於脩身大學言治天下之道必本於正心身脩而心正則天下國家之法度整整乎有條理矣是故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此法度也而非法度之本也檢梘其身心規矩其踐履言思爲法行思爲則而遵守於宮庭屋漏之際此非爲法度設也而實法度之所自出也故昔之論禹者曰身爲度聲爲律吁此法度禮樂之所由以出歟

嘗謂不法先王非善治也不本六經非善教也夫周公孔子以其一心之精微推二帝三王之功用以澤斯民以淑後世固有所謂大綱非一二節目之謂也然則所謂大綱者果能講明皇極之敬五事乂三德使無一毫之慊者乎果能講明中庸之九經自修身兢兢以至于庶民無一不盡者乎又果能講明大學之明德自正心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無一不謹者乎必如此而後可以合周孔之志並帝王之隆矣

事料 秦繆公問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令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曰夫自上聖黃帝作以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後王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上下交爭皆此類也史記秦紀　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宜是以法令必合於人情而後行　夏禹以身爲度以聲爲律史記夏紀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書五子之歌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禮記中庸　或問朱文公昔者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何也曰須是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烝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語錄　李邦直云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爲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辨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

法而有功原法

法制三　紀綱　以舉綱張目立說

策頭振一國之衆目易舉一國之大綱難大綱舉而萬目自張大綱睽而萬目俱弊特在於吾君吾相主張維持如何耳夫立一政事而曲防多門之漸安一流民而使無亂繩之虞百為修舉而人心環向於公朝衆賢萃聚而聲焰不熾於儉佞此之謂張衆目易然目不自張必綱舉而後張領不自振必挈裘而後振太權重柄握自九重而天子無私昵朝綱公論歸之中書而大臣無曠官國政事功歸之君子而士大夫無苟道上以圖治為心下以輔治為職此之為綱舉

策段漢以規模為紀綱故大綱正而衆目未張唐以法令為紀綱故衆目張而大綱未正周與我朝以禮樂為紀綱故大綱既正而衆目復張此古今治亂之所由分也夫所謂紀綱者非特制度法令而已也品式條目而已也自其身而形於家閨門肅肅無以異於宗廟之間衽席雍雍無以異於朝廷之上內外有章宮庭有度此一家之紀綱也自其家而推於國君臣相正有同德叶心之和官師相規無分朋植黨之私宮府一體上下一心此一國之紀綱也舉而措之天下則尊君卑臣內夏外夷截然有分而不相悖井田溝洫貢賦車乘繩然有法而不可越此天下之紀綱也

自古為天下者必振勵紀綱以為整齊嚴肅之地今也倖門大開蠹穴難窒御劄紛而帝制輕內降煩而廟旨輕不惟諸司陞補仰瀆異申也而統帥躐級閣職超榮非望恩渥亦可貪緣而執券矣不惟奸贓湔洗上褻渙汗也而府胥逃刑巨室免糴蕞爾猥屑亦可梯媒而探囊矣金穴錢神寒破儉壬之屋而璧瑕圭玷疵類甚貴之身如此而欲紀綱不紊得乎

策終夏殷周之衰也傳數十王而不傾者紀綱存焉耳韓淮

亹亹穆穆為紀為綱　太康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書　湯先王肇修人紀伊訓　文王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棫樸　成王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假樂　蕩蕩凡伯刺厲王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詩　秦人不綱網漏于楚前漢高祖贊　漢興綱紀大基前漢律志　元帝漢之紀綱日紊者由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劉蕡策　光武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本紀　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大抵皆沿隋之故然猶職有常守位有常員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治未嘗不欲明制度紀綱為萬世法而常至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謹守唐百官志　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天下之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韓愈雜說　本朝太宗端拱元年上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朕思與卿等謹守法度務振紀綱以致太平　至道元年上曰漢晉紀綱大壞朕革故鼎新別立為一朝之法二三大臣猶有異論朕執心堅固勤行不怠修明憲度興利除害亦不慚於古矣　淳熙十三年上曰今之要務不過

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而已並聖政

詔令（附）以奉行得人立說

策頭文命誕敷旨意不匱人主所以出詔令也教條明備王命肅將人臣所以行詔令也夫以一人高拱於九重之上而黎民環處於四方萬里之遠上有德意志慮阻於勢之尊而未易以下孚上有仁心仁聞隔於勢之隆而未易以下達往往君民曠絕勢分森嚴自非披心腹露情愫發為由中之言布仁恩施德澤詳為畫一之令誕告爾百姓通休戚於一體歷告以朕志本眞實以發言則君門隔乎九重主勢重於太山而一人之德意志慮終未能遍乎於天下然上有誕發綸音之天子下當有廣宣德意之人臣且人臣非以將順為職乎則道王之德意以致之民者正其職也非以對揚為義乎則達君之志慮以致之民者正其義也上下雖殊脉絡無間誠使不自為政而惟奉王命以為政不自為教而惟承休德以為教出之九重者必欲達之於四方萬里宣之話言者必欲見之於政事設施則王命不為具文實德周於下被凡人臣之效宣道達孰云無補於人君是知出詔令非難而行詔令為難行詔令非難行詔令而群臣廣宣無壅者為難人君據實意以下一札之詔令是將委之自行抑亦資之人而相與推行乎

策段有如九重出綍方里傳唾告爾百姓于朕志嗟爾萬方聽朕誥傷於爾本痛在朕躬罪在萬方咎歸一己而又念民生之困憫士卒之勞詔語溫純情辭懇惻恒舉天下已極之弊而皆以為自予一人致之此時此意凛然于辭聽之者煖於挾纊聞之者欣若更生矣然民困於流離而以為予之辜吾君固知所自責矣而脫流離之餓莩使之適稻粱之飽者非守令之責乎兵死於戰鬪而以為予之過吾君固知所自責矣而推戰鬪之賞賚使之忘行陣之勞者獨非將帥之責乎

夫詔令出於一人而信於千萬人豈自能敷施而自能周匝環遍也哉宣而播之在下不可底滯也推而廣之在下不可壅狹也動而施之在下不可廢格也奉而承之在下不可更變也體人君造命之初意而使民臣士庶咸見其意不藏襲以欺不詿誤以誦不矯假以妄導其脉絡而疏通之防其扞格而由徼之摟抉其廢墮檢舉其慢弛布之於木鐸之載揚宣之於象魏之昭示敬應之心同於寀宇則習熟之者如服膺父兄之教訓孚信之者如適口珍甘之滋味初無狙詐馬駭之態也率俾之化周於晉水則慕望之者如快覩麟鳳之奇祥銘識之者如謹識方譜之信驗初無狐疑猜忌之習也君者出是詔令者也而誠信者又君之所以出是詔令者也君以寬而為詔令則吏治不當以嚴廢寬矣君以廉而為詔令則吏治不當以貪廢廉矣君以仁為詔令則吏治不當以暴廢仁矣君以德為詔令則吏治不當以刑而廢德矣是知詔令為風化之樞機感於此而彼應感於上而下應感於一人而千萬人應不加私情疑慮以蝕其公明不加偏見小知

以窒其通滯不加邪説詖論以害其正大本之以誠心定慮
出之以眞德實意綸綍之所須非徒詔令也而詔令皆情言
之的確也郵驛之所傳非徒詔令也而詔令皆德音之溫淳
也戸庭之雍容億兆之響應九重之密勿六合之影從皆詔
令誕敷之所致嗚呼盛歟
西都爲民之詔一頒而山東父老有感慨之意建武中興之
令一下而長安長吏有決見之言夫尊而爲人主君門九重
邈在萬里詔旨一行天下之大見肺肝者此何理也大抵詔
令所寓出於中心之至誠當時奉而承之者一得其人雖海
隅山嶠幽閒僻陋對詔書於君門千萬里外端若躬承丁寧
之旨不違顔於咫尺之近雖然使奉承者一非其人指爲虛
文不以經意上無以佛天子諄諄之意而下負顒顒之望此
則奉承者之罪也
[illegible]舜命龍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書舜典大禹文命敷
于四海禹謨文武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冏命宣王王命仲山甫式
是百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詩烝民文帝十二年詔吾詔書數
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
本紀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
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賈山至言武帝元朔元年詔令二千石舉
孝廉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本紀宣帝本始元年遣使者
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本紀黄龍元年詔朕
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又詔令吏或以不禁奸
邪爲寬大或以酷惡爲賢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同時上
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黄霸爲選擇良吏
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霸本傳宣帝詔書每下民忻然若
更生王吉傳元帝號令溫雅有古風烈本紀贊光武以手迹賜方國
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循吏傳拜侯霸爲尚書令明習故事每
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本傳唐宇文融所過
見高年宣天子詔旨百姓至有感泣者本傳唐德宗陸贄言令
盜賊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之奉天下所制書
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眞入朝爲言陛下在奉
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之皆感泣思奮是以知賊不
足平也陸贄傳民趙光奇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更無他
徭非今稅而誅求者過於稅每詔書憂恤徒空文耳恐聖主
深居九重未之知也唐史本朝仁宗慶曆二年歐陽修曰今出
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州縣知朝廷未是一
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語曰且未要行或曰略與應指揮[illegible]高
宗紹興二年上曰今日凡批降御筆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
三省密院與已前不同若或未當許卿等奏稟給舍繳駁有
司申審要錄三十二年鄭康佐言陛下詔令爲民而下者十常
八九申飭收司自中興以來凡恤民寬厚之詔令編類成書
以言賜守令詔令勅令所編類系年錄孝宗乾道五年給事中
胡沂論朝廷命令當謹於造命之初上曰卿職當激駁事有
當言勿謂拂主上拂宰相而不言淳熙五年上曰出令不

不可不審立談之間豈能周盡事情前此正緣不審故出令
多反汗無以取信於天下（並聖政）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道治門

責實

名流舉業

（立意參論）○責難責實之説有責難之議論有責實之事功居風濤洶湧之秋而進失權亡維之戒處危屋欹頹之地而獻支傾柱壞之言憂國者既以切時之議論而責其難當天未陰雨之時而爲徹桑牖戶之計因火未及燃之際而盡曲突徙薪之謀用國者當以及時之事功而責其實嗚呼寒心國事扼腕時艱起而視安危之機凜乎與太息之念憂國者豈不曰聖學未廣日就月將之詩吾其進之君德未修正心誠意之訓吾其呈之官及私昵矣拾遺斗量之戒吾其告之民不聊生矣鴻鴈哀鳴之句吾其獻之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夷狄驕矣請修政以攘之陳其師旅翱翔河上兵卒驕矣請選將以練之孔明不作木牛難運何以足軍儲羊祜已往襄城莫繼何以舉屯田言言劑國之名方件件籌邊之急着故曰以切時之議論而責其難若夫改絃調瑟易臼轉樞憑往事之危欄思後圖之警枕用國者盍亦曰古訓當學則細旃廣廈我與勤之暗室當戒則深宮獨行我與謹之名器褻玩矣倖門鼠穴我與窒之閭閻憔悴矣仁心德意我與暢之憂心京京念我土宇敵患棘矣當鞠旅以待之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軍威玩矣當嚴律以肅之積乃蒭茭峙乃糗粮何可不

如魯留兵屯田且耕且戰何可不如漢以臥薪嘗膽為歲月以救焚拯溺為規模故曰以及時之規模而責其實

變駕虛為靠實○晉燕偷安齊鶴廿飲前日之意向病於駕虛宋雞毋待秦駒易流今日之規模貴乎靠實意向篤虛此前日之所以失也規模靠實此今日之所以得也甚矣去駕虛之意向易圖靠實之規模難何謂駕虛之意向浮漚白日視蔭時機坐守窮株穩成壞證君臣上下雍雍于于有怠惰而無奮發有委靡而無振起問之兵則我戍未定僕夫況瘁問之財則瓶之罄矣惟罍之恥問之食則行道遲遲載渴載飢問之將則二矛重喬河上逍遙事事無非虛文物物總尚虛政虛之一字為之鴆毒意向如此此前日之所以失也何謂靠實之規模尺璧寸陰着鞭事會變換局面力圖急着君臣上下孜孜勉勉有振作而無苟且有堅定而無轉移以言乎兵則整飭六師以修我戎以言乎財則于橐于囊斯戢用光以言乎食則乃裹餱糧爰方啓行以言乎將則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步步行此實路事事圖此實政實之一事為之鍼砭規模若此此今日之所以得也

上責實下務實○人主責實之意不可一日而不新士大夫務實之意亦不可一日而不新責實之意不新則吏習安於苟且之舊實政何自而能舉士習狃於浮靡之舊實學何自而能充務實之意不新則吏習不知舊之為非何以稱一人實政之求士習不知舊之當革何以副一人實學之求故體天運之新以新吏治以新士風見於號令之新者一人責實之新意也體君命之新以新治功以新學問見於奮勵之新者士大夫務實之新意也

稽古備論 漢唐責實之政○行露弗歌廿堂絕響循吏為漢宣斯為下矣然意向方新於九重觀聽遽易於四海曰吏治烝烝莫有苟且矣曰政事法理咸精其能矣自其顯者言之風清渤海盜賊息也訟止馮翊孝弟興也閉閤思過教化脩也出入阡陌農桑勸也有吏如此差強人意雖曰俗吏為虛名越職取虛譽若是者尚不少也然彼猶知名之可好也未至蕩然而無忌也則漢之吏獨不尚可取乎賢能弗興閭里無敎科目如有唐斯為下矣然在上者猶知小善一藝之錄在下者猶有業精行成之思孫峯絕岸振文之奇玉佩瓊琚鏘又之聲自其大者言之滄海遺珠明經舉也學者山斗進士擢也論諫仁義宏詞選也淮蔡勲名賢良出也得士如此亦邦之光雖曰勞心卉木極意煙霞若是者誠可厭也然彼猶知文之當工也未至泛乎其無據也則唐之士獨不猶可觀乎

晉諸臣實體國○典午中微瑯琊南渡以江流之杯水沃強虜之車薪中外嶷皇一鳴同弗而時賢高簡相師成風似亦失矣而所以未甚失者正惟諸賢眞有體國之心故尚能以高虛之議論收切實之事功且祭庾赤立矣而練衣一用頓甦國用之脉於垂絕令理財一說瀾翻於士大夫之口而豎

瘡割皮剥牀及膚曾有如練衣之足以紓國用乎三千之援寡矣而北府一出遽改軍旅之神於精明今強兵一語塵腐於士大夫之舌矣而旌旗無光戈鉞俱朽曾有如北府之足以壯軍容乎有杜預以卒吴湘之伐有謝玄以奏淮淝之功一時將帥凜凜生氣今一曰擇將二曰擇將不知謝玄杜預輩果為今日出乎劉越石之枕戈待旦温太眞之絶裾請行一時人才表表愈偉今一曰需才二曰需才不知太眞越石輩果為今日用乎議論嘵嘵雲披星見事功寂寂水止風休不知今日士大夫自謂軼晉人乎抑反晉人不若乎

法祖若嘉猷 實德實才之效○慶曆皇祐間元昊蜂蠆於其西契丹鷹攫於其北海之隅嶺之表猺獠之呼儔者棼如也孰不曰政事不振而然歟我仁祖不汲汲於立政而切切於修德布覩之設昭其儉也恐其近名一語所以盡吾儉之實一羊不忍廣吾仁也出於天性一節所以盡吾仁之實君德果何如耶是以出征則有骨寒膽破之謠興治則有力懲始息之詔致化則有四方安樂鏗鏘炳燿至今蕩人耳目也建炎紹興間倉卒於海道之行崎嶇於金陵之幸淮之北江之南黷然胡塵莽然盜區也孰不曰治道戛戛乎其難歟我高宗不屑屑於計效而拳拳於求才不曰遴選人才隨宜器使則曰當用樸實不用贓汙不曰朕選將帥必審能否則曰進退人才當用公心其人才又何如耶是以張趙策江上之勳韓劉諸將奏淮堧之捷二吴兄弟獻蜀中之功光明俊偉至今垂榮竹帛也

慶曆致治之實○昔我仁祖之御極也坐衆長者於廟堂而列公忠鯁亮之士於論思諫諍之地其相與也如睚其論事也如讐其上殿也 廷爭無私其下殿也不失和氣叩環大呼則有道輔仲淹其人叩榻論事則有惟修惟靖其人公道開明言路精采諸君子之責難於君者已極其至而仁祖之所以責君子之實用者亦曲盡其宜既開天章從容訪問復賜手詔督責丁寧既令諫臣日赴內朝復賜章服面加獎諭君臣之間交盡其責雖曰當是之時內而天變之屢儆國勢之未強外而西戎之肆梗北虜之桀驁以言其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財則僅足而無餘一時諸賢遇合相與綸經相與撥剔相與改紀興政用能剗除蠹弊保合大和至今言我朝之盛者必曰慶曆此慶曆之車所以行乎

師文聖殿 立實德獲實才○自其實德論之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以遊田聲色為伐性之斧斤以土木神仙為攻心之鴆毒盤銘九字方寸叢脞無逸一圖終身藥石推關睢麟趾之心行周官六典之法實政何患其不立邪自其實才論之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君而不知有已以力擊賊非掉舌之縱横思職憂邊非圍棊之浮誕碩德宏規清廟瑚璉忠肝義膽烈日秋霜一秉虔而作宋長城一當軸而重趙九鼎實效何患其不獲邪

務實未見其效○夫何馭強兵矣而國門爪牙猶如兒戲羽

林貔虎驕若倩人責實之效何飄風也議擇將矣而登壇授鉞不問踈庸秉障請纓罕問踊躍責實之效何畫餅也南北單竭曾無毀家紓難之風上下煎熬未聞算邊裕國之術理財實效得無談河乎敗乃翁事不逃腐儒之譏終誤蒼生反貽天下之禍人才實效得無捉影乎夫以如彼議論如此事功則前日所謂責實其效竟何如耶

後世不知務實○愚嘗嘆夫後世之君大廷則蹙額而相告深宮則以樂而愔憂掖庭羊車即焚裘前殿之晉武也向為東征西伐而不顧今為兵革僅定而為之霓裳羽舞即焚錦毀玉之明皇也向為厲精求治而弗顧今為溺愛衽席而為之有實德者宜不如此後之人臣聞警則手版倒持喜捷則過戶折屐向猶指示以決勝今乃游宴於東山向猶拜表而即行今乃趑趄於灞水有實才者宜不如此乾道中廷紳有曰禦戎之道莫先於自治自治之策莫先於責實今之君臣其能一念及此否

綺語騈珠

欲保業必自惜時始　時方建明雲披星見
欲昔時必自務實始　徐考施行水止風休
聽其言誇詡可喜　徇虛文者罕成功
稽其事指準或誤　務實用者有至効
國勢之虛弱猶故民生之虛乏猶故　虛文不足救弊
財計之虛匱猶故邊備之虛踈猶故　苟政不足起偷

青蒲論辨皂囊獻替士夫徒能盡責難之恭
文具施行畫餅指畫朝廷未嘗有責實之政

當今獻策

實政在於建明○有如介胄之精神萎薾櫜鞬之氣習脂韋亦市人矣一鼓作之必家鶴膝而戶犀渠可也雅歌肆志於從容幕府儲神於清晏將驕于矣一風厲之必人韓白而家孫吳可也方土日蹙民膏之朘削愈難萬竈雲屯總所之供需未艾支吾良窘調度孔艱則財賦不求實用不可也王室多難未聞誓江擊楫之壯圖天步方艱猶習揮扇談風之雅趣危機一迫事任屬誰則人才不責實效不可也夫以如此議論如此建明則天下之事將無一之實矣

實政實効之致○嗟夫實政不能自為之廢興視君德以為之廢興實效不能自為之成敗視人才以為之成敗今之君德實歟否歟側身修行必如宣王之畏懼而後謂之實減膳撤侑者非實也利用厚生必如大舜之正德而後謂之實蠲租減賦者非實也從諫弗咈必如成湯毋陰實惡聞而陽為容受之名罔敢盤游真如文王毋內實耽樂而外為簡淡之態一念之烈實在其中矣今之人才實歟否歟變邊思職必如魏相之嚴明而後謂之實風流雅望者非實也明目張膽必如思謙之蹇諤而後謂之實賣直沽名者非實也字民者真如召杜之循良毋為王成偽增之詐用兵者真如英衛之善戰毋為魏尚差級之欺濟濟多士又安有習為欺謾者乎

議論多施行少○廟堂之造膝臺諫之奏疏侍從之論思百

官之轉對草茅之抗言數與麻竹相多也道路幾玩於聽朝廷幾玩於受士大夫幾玩於言矣聞有以力行之說進者有以責實之說進者又有以明公道去私心爲言者又有以定規模遠謀慮爲言者凡此亦可謂盡責難之義矣不知今日之所施行者果何如夫以慶曆之朝未有如今日之難而今日之治反不能圖慶曆之易使仁祖而處今日之時吾知其必欲局更着矣必疏梵剔蠹矣必討國人而申訓之于禍至無日矣使今日而處仁祖之時吾意其必豢安養逸矣必拱手視阜矣必厭危邦之陋風而飾太平之盛觀矣此慶曆之事功至二十年而成而今日之事功至二十年而玩職此之由爲今之計莫若痛嘗越膽堅惜禹陰已往之歲月既不容發兇追矣未來之事機正當彎鵠至之弓一日之積一日之慶曆也一歲之行一歲之慶曆也及汲以圖之孜孜以處之則夫八者之務皆可以就吾之條理矣朱文公有言天下事須是喫得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自致之理信斯言也吾君大夫其可事議論之談河而付事功於蒼帳哉

出意收結務實在不自欺○然則責實之道當何先曰自不欺始元城先生嘗嘆曰誠實之風一日衰於一日一年壞於一年雖父子之間猶相蒙使相欺詐況君臣之間乎吁可畏哉請御正衙至形累表是畏天也曾未幾而溺宴披香天可欺乎渙發德音求忠讜是求言也曾未幾而追佗盡言人可欺乎是欺其人也而亦自欺也日食地震專攻上身是愛君也曾未幾而陰附王氏君可欺乎露布星馳獻俘奏凱是報國也曾未幾而棄師宵遁國可欺乎是欺其君也而亦自欺也吁君臣之間相與爲欺如此毋怪乎實德之不修實政之不舉實才之不進實效之不著也范文正嘗曰不欺二字終身行之不盡執事毋謂書生之常談

責實自無欺始○雖然爲責實之說易革積欺之習難今之爲吏者每曰撫字不必勞也廉平不必守也苟有以欺朝廷足矣監司守令更相爲欺獨不可欺者民爾今之爲士者每曰學問不必講也義理不必修也苟有以欺有司足矣父兄師友更相爲欺獨不可欺者心爾責實之言勝於口說而積欺之習錮於心術吁可畏也今必以此而洗濯之鳳淬之懲創之化誨之其庶幾乎不然於漢唐乎何訾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荀子云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辯道行而志通正名篇漢王吉云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本傳漢仲長統云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本傳唐鄭覃云救世之弊在於責實本傳

歷代事實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俗風淳一運祚長遠杜佑選舉志漢宣帝詔令吏或以酷惡爲賢上計簿具文而已務以欺謾以避其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眞僞毋相亂本紀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

其能其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考察其所行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本資

【皇朝典章】太祖乾德四年詔曰官人之道責實爲本自今選人具名送中書量才甄別寶訓 太宗雍熙四年詔審官之道稽實爲本謂宰相曰宰相撫夷夏和陰陽及爲實效國史 眞宗制文臣七條四曰責實綱平 仁宗與輔臣論近日人才曰人貴責實豈事虚名 神宗即位謂文彦博曰漢宣循名責實須用此道卿等欲成此事非難要在勿事空言而已長編 高宗詔興四年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虚文而不明實效侍御給諫拔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濟艱難 三十一年上曰人才當求實可濟事者若高談闊論雖若可觀然猶畫餅終不可食 孝宗淳熙四年上曰近世士大夫好爲高論而不務 王淮等奏陛下行總覈名實之政身化臣下頻年以來士風爲之一變聖政

【先正論述】嘉祐中司馬光上仁宗曰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如膠板爲舟搏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居平陸則可觀若以之涉風濤豈不危哉 蘇軾上神宗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隷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 臣僚上孝宗自治之法莫先於責實欲望敕內外之臣法令責其必行賞罰責其必當軍政責其必修財用責其必裕凡所謂自治者必責其有可見之實如此則中興之效將遂過於宣帝

【文集奏章】東萊云昔之爲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僞則不敢爲制禮之文未能防民之情則不敢爲作樂之文未能約民則不敢爲恭儉之文未能行惠則不敢爲寬恤之文以至於政教賞罰有毫釐之不備誠心惻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虚飾焉後世無其實而有其文家讀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法而兵益懦人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汙人負龔黃之名而政益亂問其詔令則堯舜之典謨也問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國之時且有不及然徐考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轍上以虚文取下下以虚文欺上上下之間亦相與爲欺耳 胡寅云人不好名而篤實則宰相務實而去華在下皆盡其忠亦莫爲欺謾朝廷內外歸於一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篤實而好名於是宰相廢實而取華在下者靡然從風爲欺爲罔如幻如戲朝廷內外歸於一虚而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兼幷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因於外而奏囹圄空虛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才盡廢則曰野無遺伏人君樂其名是也而使之夸頌太平玩心宴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亂實自此而起

則雖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不足以蔽矣故爲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葉水心云世號漢宣帝爲能行責實之政徒役役焉以程其文書殿最之課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不可得至於法令細密器械精巧此特百工俗吏之所能爲者耳責羣臣以百工俗吏之所能而又親權柄以行其雜霸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烏覩所謂實耶是之謂失實東漢之末名在下下以名高取必於上上取清淡而不求之名位爲三公而無職可舉江左相承專尚名品而天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之謂失實

責實二　以因名致實立說

策頭人皆曰今日士大夫之弊自徇虛名始愚則曰果徇虛名猶有可觀甚者虛名吾不得而見之矣蓋人知名之可好也則雖飾虛者猶有似實之形雖駕僞者猶有似眞之迹必不至於蕩然縱弛而無所忌憚矣苟不知名之可好則虛者愈虛誰能借實以飾之僞者愈僞誰能假眞以文之必至於冐然勿耻而無所覆護矣嗟夫以責實者而律徇虛之士固吏習之不幸以不知好名者而較徇名之高豈非不幸中之幸耶且晉自立國江左以來清虛流禍世嘗太息而病之矣毋觀貴游子弟多慕放達談老易者擅名江東號爲爽吾徒揮麈之窮志在東山惟務別墅之棊清虛二字酣郁於士大夫之心術慣熟於士大夫之議論其來久矣當時鍼砭雖力膏肓無補流弊固應爾也然晉人以虛自命猶能立江左之實功今日以實自居未能定三邊之虛勢蓋好名固不若好實然豈不愈於併與其名而不好者邪不然晉人尚清虛何其事功有今所未及者

策段蓋嘗論之士大夫惟慮無好名之心耳苟心乎好之則必趨事必赴功必避惡迁善而實亦存乎其間矣惟不以名爲務而曰吾恐貽近名之譏則其所謂實亦私而已故黃金橫帶從車肉食認爵禄以爲實問以朝廷之實政則不知也壘綬一同竹符千里飽溪壑以爲實問以郡縣之實政則不知也覆敗方聞反馳捷奏蠶城就破勿督帥闒欺君誤國互相容隱以爲實問以邊境之實政則不知也吏而如此則何以仰承聖天子責實之新意愚獨怪夫今日之吏爽豁實壑者以貪名蒼鷹乳虎者以暴名媚竈由逕其名曰巧坐嘯畫諾其名曰惰甫登仕籍屈指及瓜緩綰珪符延頸遷鶯鳴琴不聞五袴誰誦以名求之固寂然也奚實政之足稱今日之士技業雕蟲而篆刻未必精學號專經而探討未必熟沉浸醲郁視爲何味詩葩易奇視爲何體晨窓向日欺卷而長哦夜膏欲涸掩卷而沉思不過剽掠皮膚掇拾塵腐以文觀之固蔚然也奚實學之足言

事想許由曰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莊逍遙）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盡心）司馬相如曰蜚英聲騰茂實（漢）公孫弘曰夫以三公爲布被誠欺詐以釣名自九

卿以下至于小吏無差（傳本）郭子儀全節高名爛然獨著（傳本）呂東萊云世之尚虛名久矣一掃而去之豈不足以稱快於目前哉然異時邀名之士皆將矯爲務實以投吾之所好今日之朴野即前日之浮華也今日之木訥即前日之辨捷也今日之恬退即前日之奔競也服勤簿書者乃不解訴牒之人恪居官次者乃不辨馬曹之士巧詐自出而渾厚質實之君子併爲當世所疑賢否一區眞僞一塗愚智一揆憒憒然莫之能分非特名不可見而實亦不可見矣始欲去名而終至於失實　又云明君之天下也將責之以實先收之以名開之以其塗示之以其利天下之名爭至於吾前以文學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董仲舒之實公孫弘之僞皆見矣以政事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黄霸之實王成之僞皆見矣以忠直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劉向之實谷永之僞皆見矣以理財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劉晏之實裴延齡之僞皆見矣彼皆趨之吾始得而知之是則自獻其名乃自獻其實也世之好名者知吾必察其實皆砥礪滌濯言不敢過行譽不敢過情苟實之未副惴惴然惟恐名之聞於上蹈浮薄之罰又豈有求名者乎由是言之善爲治者尚名乃所以去名不善爲治者尚實乃所以失實善爲治者天下以名爲實不善爲治者天下以實爲名特在用之如何耳名何負於治哉聞漢宣帝之綜核名實矣不聞其去名也聞諸葛亮之循名責實矣不聞其去名也名者止吾所資以責實之具柰何先

去之邪

其獻策收結第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三

國事門

國論 附 集議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臺諫學校相維○驄馬倦鳴烏臺積噤朝廷不幸而無以會公論之歸峨冠進疇鵲袍獻節朝廷猶幸而可以歛公論之散有如皂囊敷奏望緫鐵冠白簡抨彈威髙石室此一公論之歸者也乃作轅下駒不作殿上虎乃作不鳴鴈不作獨擊鶚乃作瘖蝉不作秋天鶚秦越公家之得失塗人朝政之是非漢薪火矣流竇生之涕者奚其人唐舟險矣吓栖楚之額者烏乎在公論至此朝廷不幸而無以會其歸

然而帶牧書生筆端有如無官御史紙上生風亦一公論之歛者也是雖木中梟能爲朝陽鳳是雖空谷駒能爲蒼天鶚是雖隱霧豹能爲鳴臯鶴藥石時覲之沉痼鍼砭國體之膏盲學館引矣正何蕃之色者亦可髙東都凛乎標膺固之榜者亦可義公論至此朝廷猶可以歛其散

持一定之議論○處難定之境易持一定之議難議之難定此國步所以艱棘議之一定此國是所由主張今之境難矣哉邊圉告急疆埸未靖國勢且積弱矣大農告匱緫所未豐國用且積窮矣遐民告疲而力未甦京民告病而未居奠國本且積弊矣其境若此其勢又若此善於醫國者其惟定國論乎國論之定否顧君相何如耳惟聖君宗主於其上賢相維持於其下境愈難而力愈定事愈迫而心愈同無躁妄之圖謀有堅忍之意向不以苟且而自安不以窘束而自沮不以少不如意而自怠則一振刷而精神以奮何患國勢之不強一運掉而血脉以暢何患國用之紓一扶植而元氣以充何患國本之不固盖有隨用隨當矣豈止於補葺罅漏而已哉

稽古偉論漢國論有是非○高祖之漢削平煩苛專務簡易傾心以聽惟將相二三功臣耳末年太子之廢雖出於四老人定之向非張良主於内周昌諸臣主於外則一介疎遠必不能一言爲帝輕重也曹參略猜忌而遵蕭何之約束則卿大夫以下欲言而不敢言陳平許封諸呂之爵則大臣有口欲爭而不容爭以至大臣絳灌力斥少年紛更之請丞相衛綰請罷申韓亂政之學此見漢初功臣主張國論之力自新進用事大臣見絀朔方之議屈於侍中流民之議屈於九卿尊號之議屈於外戚矯制之議屈於谷永卒養成天下謟佞之俗東漢雖有公議之名無預君相之事李膺范滂之徒一戰不勝公議敗績而漢鼎亦不復支然則公議在下而不在上豈天下之福哉

漢唐能定國論○漢至宣帝民物凋弊邊屯未息此何如境也不惟帝之攬權足以爲國論之宗主而緫領衆職魏相與有力焉則厲精未幾副封已去異時至于單于慕義足以致漢祚之振者宜也唐至憲宗弊政未除藩鎮未息此何如境

也不惟帝之果斷足以爲國論之宗主而相與賛畫裴度與有力焉則剛决旣奮羣議俱排異時淮蔡奏功足以捄唐室之弱者亦宜也漢唐之君臣所以處多事者如此豈有他哉持之以堅忍處之以憂勤爲國是之攸主救國步之多艱不畏不縮不沮不撓一時之治至今號爲中興猶能使人食忘味夜忘寢

法祖嘉猷 主國論在大臣○國朝公論之權不在縉紳不在草茅凛凛然廟堂之上繁星麗天斗杓芒寒江海滔滔朝宗于海噫可敬也利害文字焚之通衢則太平興國之國論在趙中令更張議論一切不行則天禧祥符之國論在李文靖借契丹與朝廷許之而卒奪於呂夷簡之一言殺繼遷毋樞府行之而終出於呂端之一奏澶淵之役王欽若言之陳堯叟又言之而冦萊公獨立赤幟確然不揺也濮園之議臺諫爭之列曹又爭之韓琦壁立萬仞屹然不變也元祐華弊之議朝論洶洶或說以異日朋黨之禍或告以不可爲暴華之患溫公拯溺捄焚不暇他恤蓋中流砥柱萬折必東也先正以公心立公論公論若此今日之諸臣其亦知所取法歟

時文警段 言而不顧後患○言國勢之强弱則痛哭太息於薪火未然之始而知我罪我不計也議邊備之緩急則如泣如訴於滿堂歡笑之中而黜予聽予不恤也虜情之變詐不可保奮身而陳之非不能雷同而獨立赤幟也兵機之戰守不可必肆口而談之非不能附和而高聳蒼崖也

議論漢無定主○內庭不敢自任其責而巽其責於三邊朝行不敢自是其謀而下其事於三學帥閫畏立議論紛更輔臣心膂決擇方艱惟恃巳私罔恤大計偏立吾見不思共功卞以相勝而不求以相濟爭言其失而不共圖其所得名曰愛國於國何益名曰體國於國何功

學校扶持公論○嗚呼爲臺諫者豈不思朝廷之所以置我者謂何而乃忍於曠當言之位而聽其迸出於學校夫使學校得以有言者足以見臺諫之不能盡言矣處學校者亦豈不知朝廷之所以待我者謂何豈敢出宿言之位而躐然求勝於臺諫惟其臺諫靳言矣於是乎學校不獲巳而代言也言在臺諫則爲公論之歸言在學校則爲公論之散不幸而公論之歸不復全矣猶幸而公論之散有可采焉則天下尚可措手也不然旣不能會公論之歸又不能歛公論之散萬一山東盜起誰與言之雲南師喪誰與告之日食地震之變誰與策之吾恐相忘於喑喑默默而天下大勢將不知其所終矣言至於此能不爲之撫標邪

綺語駢珠

天下有公是非　左劒而右珮

人心有公議論　此枘而彼鑿

雷同一說隨聲迂就　胥蒲論辨疇非剩國之良謀

首鼠兩端順意逢迎　紫蘂獻替疇非寥民之確論

議事者不可任事之難　從諸理而是何嫌於同

奉命者不知造命之意　揆諸理而非何嫌於異
唯唯以為同則其同也不幾於詭隨
譊譊以為異則其異也不幾於求勝
億之於心而安雖徇衆人之論而不為苟同
揆之於理而愧雖咈衆人之論而不為苟異
【當今獻策】臺諫學校得失○天下何如邪秦雖未濆漢翼尚搖春林多宋燕之巢中澤寡周鴻之集秋風邊塵夷萊振矣黍離故都國本蹙矣問之將則李勣未工於籌筭孟明欠决於焚舟而將戲兒也問之兵則周軍謾勞於堅壁李卒未至於椎邊而兵驕子也問之財則宋沙不足以餉軍蜀馬殆難於運餽而財罄瓶也眼底紛紛不可人意所籍者言路一脉到今猶活僅可以盧扁時病耳今之臺諫非所當言者乎夫何借景張燈盍封事也遏觸諱之鋒而不敢問其視乞放燈之罷者甚天淵寶纓掃翠當規諷也齰犯顏之舌而不復言其視乞嬪嬙之減者已霄壤堯佐之彈非飲氣也直以作夷陵令為憂仲淹之救非縮手也直以降英州别駕為恐臨治以剛有能如左臺御史而呼皂鵰乎側堦而奏有能如殿中侍御而辭白筆乎府栢秋零略無生氣臺蘭冷瘁竟至沉瘖臺諫至今日而如此不幸而無以會公論之歸今之學校本不必言可也以者冬雷示變必奏誰焉犯震怒之庭而不暇顧是猶得策天變之緒餘國勢未振必褁封焉按激切之劄而不敢憚是猶有陳治安之氣象潞公之非當揚眉也不以官非唐御史而沮元獻之罷當若口也不以位不孫諫官而晝竭忠死諫肯為國子先生而表佛骨矣極辭而對肯為國子監丞而書萬言矣壇杏孤芳無非生意市槐連蔭總是清風學校至今日而如此幸猶可以歛公論之散
上下各有議論○愚不知今日指陳於下者果正否乎主張於上者果定否乎惟見議於朝與議於學者一議論也謀於國與謀於野者一議論也建明於朝廷與推行於郡邑者又一議論也是議論以勢異矣營金將滅之初一議論也洛師既衂之後一議論也狂韃方張之餘又一議論也是議論以時異矣平心而論則詭激中未必無正平軟熟中未必無忠讜譊譊厭人聽中未必無濟時之實策古人以議之衆為公而今日以議之衆為私古人以議之詳為喜而今日以議之詳為病良可嘆也毋亦權衡於上者未定也國論不當卑弱今之言事者類皆安靜之計安得如李靖之必欲蹀血虜廷也今之謀國者類皆辛武賢之策安得如諸葛亮之必欲取荆州也今之憂邊者類皆蕭俛之徒安得如景弇之必欲先定漁陽取涿鹿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也
【主意收結】廟堂當主議論○雖然今日之議論得毋有未造於事理之眞者乎夫所謂眞議論者如炊之必熟如耕之必耰如夏葛冬裘之必不可棄模糊影響聞有忉怛於藻旒之前者矣而論事情如黑白者未聞其人指擿膏肓聞有悲惻於龍墀之上者矣而拾碎紙以死諫者未聞其人識病之證

雖明療病之方無有道路玩於聽朝廷玩於受士大夫玩於言吁有自來矣朝廷之議論天下政事所自本也廟堂之意向朝廷議論所從出也故謂之道揆言揆度也謂之秉鈞言鈞平也今乃不然自立藩籬自爲枘鑿自分胡越不心競而力爭不徇公而角私毋出一命彼欲從而此則違毋論一事此曰可而彼則否悠悠歲月不知所留意向所在越者瀾倒是雖命禹皋於巖廊之上來孔孟於草萊之濱位韓范歐富於僚釆周行之間終未見議論之有裨於政事也然則懈講論之樞愚也請自廟堂始

生公論者在上○雖然有公論之歸有公論之散亦有公論之出延見必莊比之汲黯如先朝之待田錫則可謂公論之出設或因論邊事而罷舜民爲鼓院則非出矣御題殿柱號曰魯直如光朝之待宗道則可謂公論之出設或論及權奸而斥胡銓於嶺海則非出矣何則臺諫顧人君以爲語默者也借使能如趙鼎不恤翰林之迁而歷詆顧浩之恣則不必視其出而亦可會其歸人不趙鼎誰肯邪借使能如張守并受禮部之部而力沮楊祖之命則不必待其出而亦可統其歸人非張守誰并邪況夫投忌器之鼠者當滔滔而驅當道之豺者毋寂寂持守位之祿者常總總而犯捐軀之難者毋依依是則聽公論之散也無怪矣故吾曰欲遏公論之散當責公論之歸欲責公論之歸當嚴公論之出否則非但烏府先生得以晁賈諸人爲蹀躞而白面書生亦將以范李諸子爲吹齏吾爲此懼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書洪範 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詩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梁惠王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語

歷代事實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左 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和和如美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今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本傳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知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臣恐王之不能定也夏商之季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爲是不合其取舍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諸卿共定國是 新序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善安從生 通鑑 漢與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乎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 匈奴傳 蕭曹魏丙謀乎其上 班固 唐太宗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 四

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元傳）

【皇朝典章】神宗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司馬光曰陛下當審察是非然後可令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　續編孝宗乾道元年王𦳇進楚莊王定國是故事上曰王𦳇進議誠有國之大戒今日之先務也朕當與執政大臣凡百官僚思其未至以歸於是期共守之蹕

【先正論述】蘇軾上神宗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保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　陳瓘奏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聖王以百姓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唯楚莊王之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又云蔡卞記經義以為國是以行其私卞之所是謂之國是卞之所非謂之流俗尊安石而薄神考不可為國事

【文集議論】陳了齋云昔者初立國是使章子厚行之子厚在卞之術內而不知日録之本謀也子厚既竄黜移是於曾布布亦在卞之術內而不知日録之本謀也布既竄黜移是於蔡京京於事右之義取請日録者十得七八然而鄧洵武薛昂之所講者京不得而預聞也子厚可謂有才矣皆由其術而不知蔡京可謂奸黠矣尚知其術而未盡卞等國是之謀以鄧綰為忠以呂嘉問為直以常立之所言為是以薛昂之所學為正以此誣宗廟以此欺聖主以此誑言者以此誤蒼生安石唱於前蔡卞應於後其唱如呼其應如響威之以國是汨之以新經幻之以字說閻之以日録　林孰善云自王荊公變法而患舉朝議者之異已也於是取孫叔敖國是之言以塞一時之議而國是至今不廢矣在熙寧則舉變更在元豐則主責實元祐之變熙寧則以復古名而其欲兼用熙寧舊之人者則其號謂之調停紹聖之變元祐則以紹述名而欲盡空元祐之舊人者則其號謂之朋黨元符末兼取彼此之黨則其號謂之建中靖國崇寧以來有豐亨豫大之論有尊君亨上之論此國是更改之大略

國論二　以公理參決立說

【發題】秉天下之大機者常欲銳於必為審天下之大計者常欲安於不為自二者相持而不相下則國事始無定向矣夫必為者以機之貴乎速也機所當乘豈容苟安而不為耶然懷必為之心而不知思國家之大計則將既慮不審而無以善其後矣不亦誤人國家事乎不為者以計之貴乎審也計所當審豈容躁動而輕為邪然孰不為之見而不能撫天下之大機殊非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者矣亦何足以辦人國家事乎當必有為之折衷者矣

策段 嘗稽之虞周矣禹功方成而皋謨復申在內也有相遜之風其於外也何憂乎苗民之不格而畏蠻之不服周公有勳而召公有誥在內也成交贊之治其於外也何憂乎戎狄之不賓而荊舒之不懲

且以漢唐之事言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粮道而西會於滎陽非信之定計乎然非高祖聽其計則雖信不能成其勳先定漁湯取涿郡收富平而東下齊非弇之本志乎然非光武遂其志則雖弇不能底其績以至和戎之議王恢韓安國之枘鑿武帝舍安國而信恢其後反以誤國屯田之議充國朝臣之氷炭宣帝從充國而詰朝臣其後果以平戎蓋王恢之見與武帝合而不察安國之善謀所以無成功充國之見與宣帝合而不惑羣臣之異謀所以有奇效以至突厥之伐蕭瑀異議惟太宗委李靖之專所以雪渭上之耻淮蔡之伐舉朝異議惟憲宗任裴度之決所以致就擒之績蓋突厥寖衰於時當取太宗之見明矣元濟背叛於法當誅憲宗之斷定矣由是言之議論之臣重於計慮不欲輕於有爲事功之臣急於機會必欲逞於有爲以大有爲之君據大有爲之勢而斟酌乎可爲與不可爲之間果可爲邪則取其奮發而不疑其激果不可爲邪則取其謹重而不疑其懦二說並進苟能權度而劑量之則彼此所長皆在吾運用之中矣

策斷 熙寧二年富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若人懷私意各執已見互相疑間則無由濟事上曰朕夙夜焦勞正欲大臣一心共成國家之務執政誠當不執已見惟求是而已編録 荊公主顧役溫公主差役蘇軾范純仁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子厚荊公門下士復以顧役爲未便蘇軾純仁子厚雖賢否不同其所論甚公各不私其所主録言行 呂本忠云世之治也君子在上位而其說行世之不治也君子在下位而其說隱夫說非隱也上之人不能顯其言而用之也雖然君子爲是說非一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論也天下之公論不能隱不行於上必傳於鄉黨閭里而世之好事者當必相與珍貴而扶持之及世之有爲則必質前日不用之說以爲治取鄉黨閭里之所珍貴而扶持者達之於朝廷施之於四海其效可觀也當漢之治其用人必先曰長者其舉事必先曰大體此固漢之所以爲治而非漢之君臣建爲此言因秦之世其說不行而凡鄉黨閭里珍貴扶持之者漢取而用之耳歟劉元城云天下以爲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非強名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耳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臣主之晚周東漢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清議在下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上之也語録

國論三　以主之在君立說

策頭 建明大議在儒者參決大議在人君雖然儒者之見不可無所主人君之見不可有所何者天下之議孰非儒者之所當講明而況邉政之尤急國事之方殷耶則時乎可守吾

固不可執和之論然而吾必眞見夫事勢之可否實明夫利害之輕重知大義之決不可廢則主大義之說知自治之決不可已則主自治之謀若乃方爾議兵而寢兵之謀繼出始方料敵而豢敵之言復至如是則議已無所主何取於儒者之建明哉夫天下之議亦孰非人主之所當參決而況於兵謀之尤重邊事之方始邪則智宜自運而後可以濟事謀宜自出而後可以圖功然而吾必求夫公論之所歸酌諸輿論之所宜謂當戰耶吾豈可以和之說而自是宜守邪吾豈可以攻之計而自決若乃先立己見而使人不能攻先唱國是而使人不敢逆如是則議已有所主何取於人君之參決哉

策段 論議之不一起於士大夫之好諛而病於人主之無所決擇夫國有議論本以來群下無隱之情而至於迎合以自將苟且以求售此固士大夫之責然使之敢為諛為欺而惟上意之趍者則亦人君之所當深察也夫發言盈庭是彼非此偏聽獨信適以啓奸邪之漸上之人既以順旨為嘉下之人必以忤意為懼一事之立一議之興無分可否不別皂白往往隨聲迁就而雷同將順之不暇間有不畏強禦敢言之士奮發而力爭則必以狂肆見沮否則以訐直沮又否則以迂闊誕謾沮議論之端既開而取舍之機不決於此欲望其有補於國不亦甚難哉

晉之擊北虜也嘗謀於衆矣衆不欲擊而馬隆獨請擊之武帝亦斷然用之此隆之所以平涼州也陳之伐北齊也嘗謀於衆矣衆不欲伐而明徹獨請伐之宣帝亦斷然任之此明徹所以拔壽陽也

詳 漢武帝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王恢曰不如勿許舉兵擊之韓安國曰不如和親群臣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言匈奴可誘以利致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乃召問公卿恢對曰擊之便上曰善乃從恢議韓安國傳 曹操入荊州將士皆恐咸曰不如迎之周瑜曰操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瑜請得精兵三萬進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周瑜傳 武宗澤潞劉稹擅節度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德裕獨曰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為浮議所搖則有功矣帝曰為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群論遂息李德裕傳 司馬光上神宗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議是而群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 張致遠上高宗 自昔為天下國家者建功立事未嘗不謀於衆亦未嘗必從於衆然有成有敗有得有失顧從與違能斷與不斷耳故曰謀貴衆斷貴獨謀不衆則利害不盡斷不獨則臧否不決

集議 附 以貴正貴定立說

策頭 立議論貴正主議論貴定正則不激不隨足以立天下

之事功定則不撓不四足以用天下之議論議論正不患其多也正不患其雜也正不患其變也所患者眩於多耳困於雜耳顛錯於多變耳故廟堂者議論之府二三大臣者議論之的所以遏紛紜而應萬變者惟有定而已定則議論皆正矣

策段漢朱崖之議不從御史大夫陳萬年而從待詔賈捐之之請罷邊備之議不從群有司而從郎中侯應之言受降之議不從公卿議者而從光禄大夫谷永單于請朝之議不從公卿而從黃門揚雄棄涼州之議不從大將軍鄧騭而從郎中虞詡閉玉關之議不從公卿而從軍司馬班勇交趾蠻寇之議不從公卿百官四府掾屬而從議郎李固涼州亂兵之議不從司徒崔烈而從議郎傅燮謀雖孔多裁之以理是則漢人之集議猶得古者弁謀之遺意

不然為君處此境而病於難為相適此境而憚於難發言盈庭甲可乙否而把握無一定之權聚議交口此是彼非而模稜有兩持之說築舍道旁莫知所主百境交至一心易移持一畏心而百務瘵萌一躁心而百為謬寬此一念又虛擲可為之歲月委國勢之自為強弱而無振刷之機聽國用之自為豐歉而無運掉之策視國本之自為輕重而無扶植之道處難如處暇逸畏難如畏冦讎而天下事將出於計料不及之外昔焉貽鄧禹之笑者今焉起賈生之泣矣

斷料文中子云議其盡天下之心乎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弁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　錢文子云漢置大夫專掌議論苟其事疑似而未決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議郎皆得以信其已見而不嫌於以卑抗尊也故罷昌陵有議罷郡國廟有議擊珠厓有議賞遏功有議入穀贖罪有議賈誼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未嘗以公卿之言廢誼之對也呼韓邪單于願欵塞朝臣集議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其獄者五十八人而諫大夫龔勝等敢於異將軍二千石之議也王嘉得罪議其獄者六十人而少府猛等敢於抗驃騎御史之議也不緘默以因人不雷同以附勢不合黨以濟奸不托公而行私惟盡其己之所欲言而付之人主之獨斷此漢之集議所以有公天下之意然至於屯田之功既成有詔詰前言不便者馬邑之舉既敗獨罪首謀以謝天下此又足以警諫議之不謹而無有妄議者矣　歐陽修上仁宗杜衍則清正謹守仲淹則恢廣自信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諍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非尹洙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至為國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四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五

國事門

賞功 附 軍賞 賞罰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名與濫皆不可○齊鷄開府衛鶴乘軒君子是以知名器之不可以不愛重周祿賞功漢侯論報君子是以知人心之不可以不激勵蓋人君能操夫奔走鼓舞之權者以其有是名器而已天下皆奮夫激昂慷慨之心者以慕吾爵賞而已夫苟當予而不予不當予而予之則非惟人心之沮而吾之名器亦褻矣大抵一爵之賜必有以念其勞一賞之頒必有以酬其績此為國之常典也山川土田惟召虎當之而無愧秬鬯一卣惟文侯受之而奚慊人君之所以報臣子之功者幸而有此是故不可以不予恐有功者之無以報也不可以輕予恐無功者之得以倖也愚故曰名器不可不以愛重者以此彼何為而賞吾必慕其賞彼何為而祿吾必慕其祿此天下之常情也曾有賞先登者何患其不進衛青累封深入者何憂其不勸人君所以勵臣子之心者非此不可是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怨矣無功而祿則有功者倦矣愚故曰人心不可以不激勵者以此

賞當其功尤難、帝王之功以人而立古今之功以賞而勸夫天下至大也人才至衆也人心至不齊也自昔帝王建置國家規恢疆宇舉至大之天下惟一人是命合至衆之人才

惟一人是用以至不齊之人心而惟一人是服臂指六合由身所使頤氣四方隨心而運如霆震而蟄奮如飆回而塵清如雲興而澤沛是豈刑驅勢迫智縻術誘所可為哉亦惟曰有賞以勸之耳天下惟有慕心故莫不捐軀用命以集事天下惟無倖心故莫不殫智悉力以圖效是必有示信之道以孚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起其慕必有責實之政以當天下之心而後可以絕其倖故曰立功非難賞功惟難賞功非難當其功為尤難

稽古傑議　成周賞功之當○成周司勳之設掌賞地法以等其功分六功之名定六功之等有王國民事治戰之別則有勳功庸勞力多之名今觀維師尚父功冠群公營丘之封兼五侯地周公左右有大勳勞曲阜之封世祀禮樂申伯維翰于藩于宣褒賞作庸定宅而土釐爾圭瓚其賞功之可考者若此愚嘗因是而求之孟津之渡河朔之誓斷斷以功多有厚賞為言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崇德報功又汲汲於大告武成之後興王事業實此權輿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固已見於司勳之詔而刑賞以馭威爵禄以馭富貴八柄詔王特謹於大宰之職成周盛時無功則已有則未嘗不賞六典之設首寓其謹重之意者蓋懼後世有不信不實之患故也

高光用賞之當○漢高懲刓印之失不愛金錢爵邑收拾豪俊以取非已之天下光武再造亦如之大抵高祖豁達而賞功之典亦寬光武明謹而賞功之意稍密高祖所將皆一世之梟雄光武所御多一世之賢才雄傑終累於利禄而賢者克終其功名此其異也大要高光二君其明達皆足以照見物情其意氣皆足以鼓舞聳動其仁恕皆足以固結人心至公大義磊落軒豁去之千載猶可想見異時禁闥燕私之地樊噲周昌諸臣出入無間舉動少差及時諫正建武退朝之暇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或至夜分是安有一毫幽枉之不達者此傾仄擾攘之輩所以委而不去也不然義不足以服人心區區金錢爵邑果可以久羈天下英雄哉

法祖嘉猷　藝祖賞當其功○藝祖皇帝電掃霆擊肇新區夏深懲前代之失在於禁衛之驕而藩鎮之重也故東征西伐雖不廢賞以為激勸未嘗持賞以為姑息所恃者英謀天斷洪化神馳天門洞闢則曰此如我心宴飲至醉則曰經夕必悔宮庭錫賚一金必惜若幾於固吝者至於分邊寄之將必優恤其家厚其爵禄多與公錢聽其伸縮雖內府之藏惟專儲以易胡人之首嘗曰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賞亦無所惜此心此語聞者感奮貂褁有賜恤遠役也使相不與懼滿盈也一賚予而人被其春温一裁節而人服其秋嚴往來闔闢無不在我故杯酒笑談易置方鎮郭進姚內斌諸將控扼西北二十年如一日此藝祖之所以御將也當時之兵則汰之使極少治之使極嚴教之使極精豈若今日之兵養之如驕子而待之如市人哉

賞足以當人心○恐嘗歛袵肅容伏讀高宗聖訓有曰不惜

爵賞以旌戰功且爵祿以賞戰士此中興之初所以能鼓舞斯世奔走人才也又曰爵祿本是勵世磨鈍之具凡肯任事赴功者當與進擢至如崇虛譽飾空言與避事保身者豈可更加崇奬又曰用兵惟在明賞罰若用命者必賞不用命者必罰何患人不盡力此間大將奏賞往往任私不當人心朕若親提一軍明賞罰以勵士卒必可擒取兀朮因臣僚奏所舉上功朝廷惟按奏牘功狀以定賞輕重有隨衆從軍而曰躬冒矢石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賊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有未嘗臨敵而曰斬獲賊級遂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實之法因論將有賢才之別則謂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尊朝廷不專於戰勝攻取惟務安社稷計久遠利害才將須要駕馭用之當是時也信足乎斯世而舉天下無疑沮之私信足當人心而舉天下無欺誕之弊聖謨洋洋如金科玉條之不易聖子神孫所宜寶為家法者也

時文警段賞不在於濫予○君臣之間非相酬酢也彼功此賞非為市道也下以力衛其上上以道御其下上盡其道則下盡其力精神動於戶庭隱微之間而觀感捷於四方九土之遠政事基於語默笑顰之細而從違關於三軍百將之心此則非利也譬之家人焉嚴君正而家道肅僕隸晨夕趍走而奬酒饋肉之感激者其餘也譬之交際焉禮節嚴而恩義浹主賓雖然相愛而幣帛之將特不可以虛拘耳是故賞無重輕視朝廷以為重輕將無勇怯視朝廷以為勇怯士無勤惰視朝廷以為勤惰有國家者誠能洗滌其心以昭平明之治則官府臧否無有異同軍戍萬里如在目睫內庭之險詖不作而干城皆肅肅之夫朝廷之處置得宜而藩臣起畏服之心有不賞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其或名器不免於私授也貨利不免於私殖也政事不免於旁出而威福不免於有所寄也上無儀刑則下有覬覦富貴福澤之柄可倒行哉

王功尤所當報○周禮一書司勳之職其所掌報功之典厚矣書于太常祭于大烝忠愛一念始終以之然曰勲曰庸曰多曰力不知其幾而周人特以王功為先者蓋正救君心扶持王室此其功又出於他功之上如太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甘盤成王之於周公是也又安得不書於首哉

君臣相與保功○龍蛇一章君子所悲狗兔數語識者憾焉甚矣功名之難全也噫有由矣蓋君之視臣固不可有始敬終慢之心而臣之保身亦可不無急流勇退之節君臣相處未能兩盡其義此誅戮竄逐之禍相望於後世也夫當國步多艱之秋為君者促席而問謀握手而畫計封以大都名城而不靳啖以厚祿豐爵而不吝迨夫禍亂既平遂起厭薄疑忌之心小則為介之推不及祿大則為蕭相國之械繫嗟夫天下無事名為功臣必至屠戮不幸有卒然之警緩急之際誰實賴之此為君不可無保全之仁也夫欲垂名於竹帛之時為臣者冒石矢而不辭處風波而自任惕然君之不吾信戚然君之不吾用迨夫稍有微勞常有要朝廷之心輕則為光

弼之不朝重則爲黥布之怨望嗟夫立人本朝以功名自見乃臣子之職分其可恃功矜能自貽伊慼耶此人臣不可無自全之智也嗚呼三代而下駢首就戮不得老死牖下者此雖其君疑忌之過亦其臣不能脫然自保也歟

綺語駢球

勲高而報厚　汗馬不勞而功叨册籍
勞大而寵崇　矢石不犯而躬被渥恩
圖於雲臺而像貌儼然　丹書鐵券紀人勲勞
畫於凌雲而精神如在　傑閣圖形聳人觀聽
私昵者黄金横帶而疎遠者望一級以如天
犯難者印刻復銷而墈守者乃恩榮之沓至
印刻不予徒以失豪傑之心而奚足以增重名器
貂蟬妄續適以啓盜竊之志而奚足以激勵功名

當今獻策 不可予之過厚○夫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故能以即墨餘卒破萬乘之燕及其東有濶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帶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宜其攻狄三月而不克且名器假人政之亡也今日名實綜核品式備具似已無畀予之輕或謂三邊諸將爵位多穹恩寵已過驕矜一啓任使必難疆場多虞寠紅在侯設有緩急何以加勸廟謨沉深必有操縱駕馭之術有非淺見所能測識者然謹之又謹合宜置念昔藝祖皇帝賞曹彬江南之功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河東止賜錢五十萬其愛惜爵位不妄與人如此惟謹也故予之者不輕惟謹也故受之者不玩不可不察也

厚賞行之以公○賞功之典固貴乎厚用賞之意尤貴乎公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則爵賞之當人以爲榮爵賞之信人以爲感用人之智舍其詐用人之勇去其貪而使功不如使過何憂乎將之不能捐軀而徇節臨邉之民招使戍守而孰不樂從拘係之囚刺充勇敢而自無難御何患乎兵之不能致命而破敵如其用賞之不公則有功者未必盡録無功者反先獲賞或經營求緩以爲就試之階或泛濫妄申以徇親故之請誠不能不如明問之所慮矣

賞當服人之心○聞之曰役天下者以利服天下者以義夫禄君之所輕死生士之所重君不捐已之所輕則無以得士之所重是故賞功之典不可廢也然有司必不可廢者此也而君上必不可恃者此也賞之大者爵邑小者金錢等級不一大抵利而已矣操縱以權贏縮以術先後以序鼓舞變化激勵奮銳此爲善用之者而亦不免於窮不善用者其窮滋極無他利固有窮也盍亦求諸利之外乎親上死長誰無此天趍事赴功見知則悅此人情之所同也惟當有以服其心則一言之温可以激其義理之勇苟無以服之雖累賜千金亦無以生興事之氣

生意收結 當先指縱之臣○雖然虞廷奮庸皋謨冠乎禹功周家中興孝友歸之張仲蓋旌加群工固朝廷之盛典宗崇

大臣尤朝廷之美意夫當三窓之叛既平千里之勝已決千紀之奸迎風而委伏強梁之凶不戰而拘纍蔡州堅壘雪夜清夷山東捷書清晝絡繹於斯時也人知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力而不知赫赫師尹發縱指示之功也是以魏之吳起戰功多矣而不得以首田文漢之淮陰勳業富矣而不得以上相國麟閣之畫後武而先博陸淮西之碑尚愬而優晉公策勳於群才歸功於元老自古如斯今之重臣磐石國家者其當先加褒寵云

賞刑不可偏廢○雖然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蓋賞罰者馭臣之大柄要不容於偏廢也烹一阿大夫而齊國大治戮一丁公而漢臣知警焉謖不誅孔明何以用巴蜀何徽不殛世宗何以取三關邇者呈上奮發斷風飛雷厲黃岡安豐之奏捷不浹日而爵賞已行蘄陽安慶之失守不旋踵而典刑已正可謂威福並用而威德兼濟矣觀聽之下人知畏懼必有舉驍暢兵機之才任招塡教閱之責者誕謾欺罔之習庶其少悛乎敺夷狄之蝨蝨復文武之境土行收擇將練兵之效執事姑少俟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易曰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師卦 陸贄云漢祖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宇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勳房杜之碩績蓋戰經略卓乎殊絕猶謂豐沛故人刀筆之吏諸將不服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譴譁訟寃議奏

【歷代事實】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書禹貢 湯功懋懋賞之誥仲虺之 周文王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後漢書蔡邕傳 虢仲虢叔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左傳僖五年 成王夏官司勳凡賞輕重視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周禮 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五曰保庸天官 穆王命君牙曰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書君牙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書文侯之命 漢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本紀 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年表 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蘇武傳 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後漢史 唐太宗圖功臣於烟閣本紀

【名臣事實】太祖寵待趙曾曰禹錫尚有耳汝不聞趙曾吾之社稷臣乎 賜郭進第用筒瓦上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事實

【先正論建】歐陽脩上仁宗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 蔡襄上英宗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殲死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勸賦稅皆其職所當為也不優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為之者

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夫欲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群臣為市道哉戰功必賞也功與於常者賞也其餘無名酬奬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惟陛下意留

文集蒼華 陳傅良云昔者句踐之事吾悲之種與蠡一以越霸者也而種以留死蠡以去免去之臣像以槩其思留之臣賜其劔焉矣彼一以越霸者矣一日而隙開則生存者之軀不如遁者之遺形日與親之才不如日逝者之塊然空質矣可悲也已雖然越不足道也孝宣之事吾憾之圖于麒麟霍光其冠也而霍光族矣覽其容如覩其臣問其家子孫亡噍類矣其身寵其狀貌赫奕而其鬼餒矣可憾也已嗚呼假王之拜淮陰之擒也衛士之置鄧侯之縶也世日益以薄相與日益外君臣之所以自維其交者日益密而唐虞三代之君日不可見天下日以難理也已然則柰何曰不盟而信不賂而喜不歌而樂不留而懷則庶乎其可也

軍賞 附 以核實信必立說

策頭 六級少差吏縲以法馮唐以賞太輕而議文帝子馬能戰辭甲諉鶴衛人以祿不及而拒懿公甚矣鼓舞諸將激勵三軍爵賞之不可以少靳也昔人謂將不素擇與無將同兵不素練與無兵同是固然矣然使將雖遴選而賞典之不明則遲回顧惜遇敵輒避雖有孫吳之智莫為用也兵雖蒐練而賞賚之不厚則㥘怯退縮望風先遁雖有賁育之勇莫能今也然則爵賞也者豈非奔走將帥之要術而役使士卒之微機乎昔人固有築一臺而賢者皆歸揖一蛙而勇士畢至者苟有爵賞以勸之則智效其謀勇效其力而何憂乎將才之未出亦有一言撫循而軍如挾纊投醪分飲而士知感恩者苟有恩賞以驅之則怯可使勇弱可使強何患乎兵之不精是故金城轉戰而璽書慰勞不於先零之既誅白衣先鋒而金馬賜賚不後遼東之已定六州忠義一日來歸而百萬緡錢吾弗靳也二軍爭先舟中掬指而先濟者吾賞弗吝也必如是然後可以為馭將勵兵之術矣

策段 且爵級一差聽者惑也今日事事詳審痛絕奸欺似已厭濫及之患或謂請囑賄緣寄名幕府私情難絕舊習猶存偏裨下校眞能立奇而不克自見妄人庸士尚多僞冒而未免相蒙昔衛懿公時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衛是以敗說者謂懿公不明所以致是惟明也故不可欺惟明也故不妄予尤不可不察也

今有操幕府上功之權而自為僞凡發縱指示之功非其兄弟則其平時親密之人僅能驅馳遠云戰勝安坐無與亦曰運籌甚至宛轉入名例叨醲賞而將士退聽莫敢與校朝廷亦不敢過而問焉顧獨纖悉於將隊之中可謂失賞之甚矣

事料 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武王誓曰功多有厚賞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崇德報功 並 司勳掌賞地之法戰功曰多 禮夏官 漢天下既定群臣爭功上以蕭何

功最盛封為酇侯上曰夫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如蕭何功人也蕭何第一曹參次之（本傳）高祖已封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上見諸將沙中偶語張良曰謀反爾於是先封雍齒（張良傳）光武建武十三年大享將士班勞策勳功臣增邑（本紀）唐德宗詔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乂王家當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本傳）

賞罰 附

以賞罰兼用立說

策頭 善賞罰者賞罰其心不善賞罰者賞罰其身賞罰其心則可以勸善懲惡於未萌之先賞罰其身則徒以録功糾過於已見之後甞觀夫子作春秋行天子之賞罰一褒一貶見於筆削而亂臣賊子自然無不知喜知懼況有國有家者可不念哉

策段 昔端拱初我太宗皇帝宣諭宰臣呂蒙正曰卿等謹賞罰何憂軍國之不治咸平初我眞宗皇帝亦謂宰臣張齊賢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銜轡不可不謹且賞罰乃人主之柄非臣下所得而專而祖宗必拳拳於其臣者何也要知君明而臣不公則其明有時而難恃臣公而君不明則其公有時而難行必君臨之以至明臣輔之以至公然後賞罰各得其當太宗眞宗惟知乎此是以不能無望於輔弼之大臣也

有如官箴素謹課最日聞邊閫鎮安威聲風動天子曰可以賞大臣曰可以賞賞之明邪公邪胥衫俗吏貪墨自如黃口小兒吁呼無憚天子曰可以罰大臣曰可以罰罰之明邪公邪愚於此必曰無不明矣無不公矣其或善惡不察是輕有君如此其能國乎喜怒不常而親讎是徇有臣如此其能國乎

且建功立業誰無此心激之則興沮之則敗先王於此而為之賞焉怙終者惡誰無是過警之則悛縱之則長先王於此而為之罰焉是故賞之則春罰之則秋賞之則榮罰之則辱賞則躋之於九重之天罰則降之於萬丈之淵賞則草木燁然而爭輝罰則江山黯然而失色然則賞罰之重也如此非君之至明臣之至公其何以行之哉

策證 宣帝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本紀）舜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書大禹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書皋陶謨）夏道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人賞罰用爵列（禮記表記）武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書洪範）成王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爵禄予置生奪廢誅（周禮天官）齊威王召即墨大夫封之萬家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者於是人人務盡其誠（史記田敬仲世家）漢高祖赦季布戮丁公（季布傳）文帝賞善罰惡不阿親戚（賈誼傳）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本紀贊）本朝太祖乾德五年伐蜀諸將獲罪賞曹彬獨優上曰懲勸國之常典　太宗興國八年上曰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賞當功罰當罪無不治或以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長編）眞宗咸平二年謂張齊賢曰賞罰二柄御民銜勒不可不謹賞或有誤猶或無害若行罰不當人將何告宜重其事也（政要）

煙大中祥符二年上曰為國之要在乎賞當其功罰當其罪不任情於其間則賞罰必當懲勸必行萬方必理和氣必生自然天地降祥四方無事以此思之可不戒乎長編仁宗嘗曰治天下者在明賞罰為貴賞不及功罰不及惡何以為國也長編神宗熙寧二年上既用富弼為首相弼曰人君御下要明白賞善罰惡令人心服則罰者自懲賞者自勸若潛行默陟假使皆當惡者必不服善者亦自耻於無名又況賞罰未盡得實不可不審長編高宗紹興四年沈與求曰賞罰惟至公可以服天下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趙鼎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為恩罰雖嚴人不以為威上曰今日親總六師正賞公示賞罰錄係年七年上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為治錄係年 孝宗乾道六年上曰朕本自無賞罰常隨事而應不得不賞罰初無毫髮之私也又常守兩語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苟有過失必而戒之而踈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奬之 十四年上曰上賢不待賞罰自勸勉自知奉法至於中人無賞罰不得但天下大抵皆中人指揮雖多無補只是賞罰 司馬光上英宗爵禄者天下之爵禄非以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臣願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憎勿廢有懷奸犯禁為衆所疾者罰之雖愛勿赦 蘇軾上哲宗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謹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升斗之禄足以鼓舞豪傑謹

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讋頑狡若不愛惜謹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柄也 司馬温公云夫恩者欲物之親已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已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禄賞罰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已不得何哉是出一恩而召群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為其上者乃更思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 東坡云古者賞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禄是賞之道行於爵禄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 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禄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范祖禹云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為而不成哉 其獄箕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五

國事門

刑法 附 恤刑 赦宥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寬恤刑嚴馭吏○渙發綸音廣宣德意人主之卹刑貴乎寬申飭有司奉行寬憲人主之馭吏貴乎嚴共國家典憲昭如日星不患斯民之玩乎刑詔旨諄勤徒挂墻壁常患郡國之玩乎令尚上有卹刑之仁下無奉法之吏則九重宵旰徒軫淵衷一札絲綸第為文具仁心仁聞未見其能加於民也夫當大化更張之始而誕布惟新之令渙大號於風雷沛洪恩於雨露言語由衷而惻怛辭令示人而坦衷眞見乎斯民之罹於刑辟非其本心哀其情而矜恤之則仁政沾濡之下誰獨無懽欣鼓舞之心故曰人主之恤刑貴乎寬然當人情久玩之餘而申以必行之法九重有寬卹之恩郡國無奉行之實澤壅底而不流民呻吟而莫訴雖以諄復告戒之文再三申警亦特以故常視之則大政方新之始誰復有精白承休之心故曰人主之馭吏貴乎嚴

立法尤貴守法○朝廷不必多立法無變法足矣士大夫不必多議法能守法足矣嗚呼今日之濫刑淹獄皆自士大夫之不守法始朝廷詎可以守法之不堅而遽尤立法之過哉邇者廷紳奏請謂刑獄淹滞濫殺者衆欲申嚴戒救示以必罰之意是皆廣祖宗立國之仁也推九重好生之德也然而今日之弊常在於九重有恤刑之仁而郡縣無守法之吏是以寬恤之詔旨雖勤而奉行之實意俱泯朱幡皂蓋甫及下車知有鞭策之能耳而哀矜之念則恝然也銅章墨綬職為近民知有催科之最耳而撫字之意則泯如也非惟無明刑謹獄之政而稍涉微嫌置之以必死非惟無平反三尺之長而獄案淹延一付之吏胥嗟夫金科玉條昭如日星不患斯民之不避法溫辭詔旨徒挂牆壁常患士夫之不守法垂涎於莫夜之金示意於輕重之手則以黷貨而壞法矣牽制於親故之請局促於勢分之臨則以任情而廢法矣如是而欲刑之必濫獄之不淹得乎

稽古偉論 虞周得人奉法○夫有虞之刑期無刑而民用不犯未必獨皋陶作士惟明克允之功成周之庶獄庶慎而刑措不用亦不必獨司寇蘇公敬爾由獄之效何者一皋陶之明一蘇公之敬亦惟足以及虞周畿内之民安能以徧及天下哉然則虞之無刑周之措刑意者亦虞周之岳牧侯伯同體其君恤刑之心而推行之也然使虞周之君誅求刻剥責辦於岳牧侯伯者無已則岳牧侯伯亦將誅求刻剥於其民民不勝其誅求將羣起而犯有司之法愚知虞周亦難以成無刑措刑之治也觀夫禹貢六典之書而虞周之所以為貢賦者成法一立毫釐不敢有越夫惟上不急於其吏故吏亦不急於其民此所以成虞周之治也

周人不輕用刑○周人默得此意推其仁於庶獄自虞朝雖

立肉刑預防暴亂每謹畏而不施然不忍妹土之沉湎農穡之荒怠風欲盡其所拘必誅而無赦不過警戒之論非實有所用也當周之初年箕子固授武王以惟辟作威之説矣武王知其矯枉過直而不敢毅然行其説也成王之世實處太平之極凫鷖之盛既醉之什凡有赤子之在宇內者皡皡如也仁意周流刑罰無枉而司寇蘇公播宣王化不滯不鬱與物融會深有以長王國之本而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又從而推廣之然則析言破律周人必誅而無赦亂名改作周人必誅而無赦左道亂政周人必誅而無赦外是皆君相卿大夫共推是仁朝廷與侯牧共行是仁也

漢唐馭吏恤刑○文帝於後元元年而即有決獄之問太宗於貞觀初年而施議決罪之誅人知文帝太宗之恤刑者然也而斷獄數百之功幾致刑措之效愚亦以為發於馭吏之所致夫犯蹕當罪詳加詰難肉辟有刑即為詔除其仁民之恩至矣然牧民之吏不能導民於善而罪以不正之法則嚴加責鞭背有刑已為禁止治獄雖寬猶加覆訊其恤刑之意厚矣而吏有深文不能持平則詔皆如律夫恤民之意寬厚惻怛常若春風和氣之襲人御吏之詔嚴飭整厲常若秋霜烈日之肅物漢唐致和之成法大槩由此豈非嚴於馭吏乃所以寬於卹刑也

法祖讞獄 祖宗用刑以仁○紹興初廷臣有論及太祖讞獄事者天子慨然曰此太祖皇帝德澤也嗟夫五季苛虐人用愁嘆我太祖一洗而新之立折杖之法寬常刑之典京師鞫獄改用士人諸郡奏辟覆以刑部法有故縱可罪也而緩其誅罪有誤入可恕也而重其辟偉哉此堯舜三代之用心也良法一定萬代遵守立五日一問之法嚴三限限日之制理官有常職也而置審刑院防姦巧也牧夫有常守也而分提點官慮寃滯也京輦禁鞫動關裁決亦既勤矣而猶恨不至州縣榜子呈進深加省視亦云勞矣而猶問所犯本末此太宗之盛德也重大理判寺之任申守臣恤刑之戒曩者推劾求升殿取旨令以張詠一言而去之曩者勘鞫詣中書稟意令與張齊賢共議而戒之雨澤小艱即命疏決星彗一出隨理寃濫此真宗之盛典也聽獄疑後輕之言重出入人罪之戒讀正説之謹罰則曰峻法非善政也讀禮經之緩刑則曰天下皆赤子也獄有稽留無大過也而必致之劾自今天下無滯獄矣讞有不當有常法也而不寘之罪自今天下無寃民矣此又仁宗之仁心仁政也熙寧繫囚冬納薪炭人曰此神宗之仁也君子謂神宗之仁不止是何者試法官以明刑嵩大理以平獄此至仁之法也元祐卹獄夏供湯沐人曰此哲宗之仁也君子謂哲宗之仁不止是何者刪敕令以從簡慮刑罰之過當此至仁之意也噫累朝之仁若此而況我高宗之不忘舊章者乎切觀其時戒理官以明恕防獄吏之鍛鍊嘗語近臣曰獄重事也朕自即位未嘗獄一人是言也天地實聞之好生之德不在舜下矣

時文警段犯法不知其由○田里小民𤸃身從事不知官府
悍吏叫呼於其門受縶而去漫不知何罪至於刺史縣令之
庭受杖而出得以釋去爲幸亦不知被罪爲何法向使如成
周之時明示憲禁宣布法令民曉然知上意所在而辟行之
譬若江河易避而難犯民非喪心者孰肯蹈江河而求死亡
後世法令載在令甲藏之有司所以揭示斯民者財利之外
未暇他事毫髮細故動輒犯禁吏又從而舞之民方懼復得
罪何敢與聞某法是豈非孟子所謂罔民者耶
古者立法寛厚○古之立法者無非有以納民於其善故議
事以制不爲刑辟者正以天下之情爲無窮而法之所施爲
有極使必操其有限之法以律夫不齊之情而納民於善之
本心漫不可見則天下亡情將有出於其法而失其實昔先
王知乎此故法非徒立也其道則正大而坦夷其意則優柔
而和易其深謀遠慮則惟恐民之陷於非辜而無以盡吾仁
天下之心也夫豈古人之於法固欲爲是之委曲或蓋不如
是則寛厚長者之風曷存而操切制御之術亦必有所過則
當時之奉法者將有觀感乎我而寛嚴以判矣
名感而實始衰○三代而上決獄之吏不以名顯三代而下
決獄之吏乃以名聞其故何哉盖其在唐虞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民用不犯於有司而當時爲吏又皆明足以盡人之情
允足以當人之罪此所以不以名顯也其載於書不過曰皋
陶作士而已其在成周仁以宥之義以著之善者怙焉善善
者懼焉刑措不用而當時爲吏者又皆諒之用情弊之用法
此所以不以名顯也其載於周官者不過曰司寇掌邦而已
降及晚周淫刑如楚子繁刑如齊侯殺人以逞名不見德而
唯戮是聞乃始有伯魚之鬻獄魏舒之受賂伯州犂之上下
其手間有三言而除三惡如叔向一言而省齊刑如晏嬰則
君子必韙而稱之至於西漢張湯杜周之徒不循三尺專以
人主意爲獄李唐周興來俊臣之徒澤吻磨牙吞噬組纓人
皆不敢以一搖手以悖其意其間或以仁恕爲心斷疑辨枉
則君子取之民心悅之史氏從而美之此所以每以名聞也
[illegible]
官吏舞文未免出入　械繫囚徒獄犴充斥
州縣械繫多致淹延　文書塡遏几閣淹延
古之法簡而天下重於犯法　桎梏魚貫而謬稱獄空
後之法繁而天下輕於犯法　賄賂麋至而託言閑實
畫像不犯特見於利用厚生之時
赭衣半道乃形於頭會箕斂之日
爲守令者辨猪灰鷄頭之詐而人皆嘆其神
爲監司者察鼠牙雀角之非而人皆感其化
當今獻策征求重而刑煩○國家賦取於郡縣自承平時此
之前代已爲過優南渡以來以用兵爲辭隨事增加名目繁
夥不可殫舉幾倍正賦郡縣將何以給乎然此猶濟國家之
乏耳至於仕而未受禄者則有餐廉之俸焉仕而已丐閒者

者則有官身之俸焉仕於中都者則有廝役之借焉郡縣又何以給乎然此猶爲人情之不能免耳甚而廚傳不飾則假道者有辭苞苴不至則挾勢者下石丐取未厭則浮遊者騰謗郡縣又何以給乎故凡人之爲郡縣者惟其名藩大鎮未易搖撼者則粗能自立其余則朝不謀夕月不圖歲前數追氐無時是以急征横斂暴取豪奪以苟塞目前之責而不暇顧其事之是非夫惟其苛取之已甚而民有不從於是不得不隨之以嚴刑以求其僅濟矣故今之郡縣其拘囚繫累多或至數千人遠或至歲月者其以他罪蓋甚少也大抵以輸納之不時與夫斂之不應者十而六七也是豈皆樂爲蒼鷹乳虎之事哉不如是則無以免已之責也然則朝廷雖有恤刑之仁又何望於郡縣之推行乎

守令不能奉行○嘗論之九重謹刑之詔固貴乎有寬恤之仁郡國守法之吏尤貴乎有奉行之實切怪比年以來郡縣之間五馬下車惟以鞭笄爲能事百里莅政惟以追逮爲善最故於典獄之間非惟無哀矜勿喜之心而稍涉微辜復寘之以必死之憲非無惟平反三尺之意而獄案淹延徒付之於吏胥之手非以任情而壞法則以嗜利而爲姦無怪乎哀矜之意微剝斂之風著見於明詔之諄複也

今日貪酷之弊○今之酷刑者亦甚矣五辭雖聽妄意抑揚三尺雖存私心予奪誅求儻急則箠楚惟恐其緩也賄賂茍迫則桎梏惟恐其寬也民吾同胞疾痛猶已皇上非不戒之而効者如彼何以使之平其政邪將欲申觀望之戒則撓法者未必盡懲將欲懲姑息之風則弄法者有以藉口無已則有二焉其惟明紹興之黜陟乎紹興中倚法苛虐者重典懲戒平反獄訟者奏議推賞茍能行之則殘民者知所戒而中興之氣象不回吾不信也今之爲貪者則又甚矣謀利之心常在義先徇公之心每在私後茍利於家雖害於國不恤也茍肥其身雖瘠其民不顧也以廉爲本俾良而循皇上非不訓之而貪者如此其何以革其心邪將止行驕息之戒則墻壁易爲虛文將欲開昭雪之科則倖門未可輕啓無已則有一焉其惟用紹興之法禁乎紹興中枉法自盜者永不敘用坐贓貸死者尚爲寬典信能行此則剝下者知所畏而中興之根不固吾不信也

生意收結用法者吏之職○抑又論之權時之輕重而制刑者君之任察民之情僞而用刑者吏之職夫君之於民遠矣利害不可以周知是非不可以聰察欲民之被吾仁歟亦張寬大之網而提其綱於上耳至於推吾仁而被之民固屬之臣也昔者舜無爲於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乃臯陶爲理之功使舜而不選於衆舉臯陶則四凶之衆不可得而誅也蠻夷猾夏不可得而禁也寇賊姦宄不可得而消也然則俾舜從以治實臯陶善用刑之效也今之司刑者人人自以爲臯陶矣抑嘗有臯陶之實乎愚敢以此爲司政典獄之責訓廉所以恤刑○雖然訓廉恤刑名雖二而事則一也成周

法則叙計每於吏治加詳張湯深刻不志於刑法而志於貪貨是知為吏而貪者未有用刑之不嚴者也何則簠簋之濫貪賄啓之狴犴之枉貪賄使之彼方為妻妾之奉計則珠珍寶玉不峻其法不得也彼方為宮室之美計則丹楹刻桷不嚴其令不成也彼方為所識窮乏計則庖廩供張不虐其刑不給也誠使身判棘寺不受賜金得一向敏中何慮乎執法之不公出守端城不持一硯得一包公拯何慮乎為政之不平是訓廉者又所以為恤刑之本也有能懷四知之畏而不以獄為市厲一琴之操而不以法為奸則為國家董泰和之氣象培不拔之根本皆吾致君澤民之業耳愚也願學焉惟執事先生其命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夫子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論語為政 禮記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王制 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皆欲民之無犯也然未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可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刑法志 王者之法猶江河使易避而難犯 後郎顗傳

歷代事實 舜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書舜典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 左昭六年 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垂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旬而斂之又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命呂侯度作刑訓夏贖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其後又作九刑 並通典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孝公初衛鞅變法令 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蕭何攟摭秦法作律九章 本紀 武帝招張湯之屬條定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奸吏因緣為市 刑法志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制為十有二篇 刑法志

皇朝典章 太祖乾德元年判大理寺竇儀等上重定刑統三十卷編敕四卷詔刊板摹印頒天下 太宗淳化二年宋白等上淳化編敕三十卷上曰其中條目太重滋章煩碎慮難遵行當別選官酌其輕重為條約乃命蘇易簡再加詳定 仁宗天聖四年重刪定編敕王曾曰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煩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 明道二

年詔敕令者治世之大經而鼓動搖則衆聽惑可以訓迪天
下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删改　神宗熙寧三年王安石曰刑
名事誠少人習中書本不當與有司日論刑名但今有司既
未得人而斷人罪又不可不盡理上曰須與選擇數人曉
刑名者可也於是定議降詔試法官蓋始此紹興哲宗元祐元
年詔劉摯王覿刑部郎中杜紘將元豐敕令格式重行刊修
上孝宗乾道六年上曰朕欲將見行條法敕令所分編類如
律與刑統敕令格式及續降指揮每事皆聚載於一處開卷
則盡見之庶使胥吏不得舞文　趙雄奏士大夫少有精於
法者臨時檢閱多為吏輩所欺今若分門編類聚於一處則
遇事悉見吏不能欺乃詔勅令所將見行勅令格式申明體
訪吏部七司條法總類隨事分門條纂别為一書仍冠以淳
熙條法事類為名改聖政

先正論建　司馬光上神宗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
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員錙銖毫忽不可欺
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
葉必茂故也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
之事也　劉摯上哲宗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使人
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
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
矣世輕世重唯聖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
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臣切謂非事多而後法密
也殆法繁而後奸生神宗元豐命有司編敕令凡舊載於勅
者多移之於令蓋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
仁厚之德而有司反增多餘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之偏而立
一法一事之變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隱晦不足以該萬
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臣愚以為要在簡
易明白使民有所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

大儒評論　蘇老泉云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
義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
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
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下
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
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　東坡云夫天下之所謂權
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
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
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　秦
少游云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
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律所勝
而已昔者以詩書為本法律為末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
名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
為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大峻至有黄綬中選數歲之間持
斧杖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
縣之間有十年不得調者嗚呼欲使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

從法律也豈可得乎　孔文仲云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
如寒暑相代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皆
尊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
以助德若西漢任刑名東漢明帝擅刑理是也下焉者惟刑
而已矣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召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
同故治亂之應異也　淇水云聖王立法賢王守法立法者
使法必出於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為法守法者使賞
罰號令必出於法而後以為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
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壞賞罰號令不出於
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
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簡要而治
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

恤刑　以本仁用法立說

策頭仁厚浹民風釆勵俗舉不外夫好生之意則人君之心
與天一精白承休恪謹奉憲常恐少失夫好生之意則人臣
之心與君一夫君以天之心為心則臣當以君之心為心君
代天者也如知天心果出於好生則雨露之沾濡此生意也
霜雪之摧剥亦此生意也一陽之始復此生意也五陰之終
剥亦此生意也人君惟以好生者先立乎其心則若保赤子
若護元氣脫不幸去其螟螣之害稼而誅其鯨鯢之醜類者
哀矜惻怛生意亦未嘗不周流於其中故曰人君之心與天
一臣奉君者也如知君心果出於好生則眚災之肆赦此生
意也元惡之芟夷亦此生意也賞必以春夏此生意也刑必
以秋冬亦此生意也人臣惟以好生者欽承乎其君則上存
國脉下體民命脫不得已而按條若日星之布執法猶金石
之堅憂勤審覈其心亦未始一息泯故曰人臣之心與君一
夫以君之心猶天之心則臣之奉其君猶奉其天也天之生
意且不能不假六子以成其功則君之主意豈無資於群有
司以廣其澤乎

策段若之心既與天一則臣之心當與君一務使好生之意
充滿勃鬱如元氣絪縕於天地間不以威愛間不以上下隔
也否則仁發於淵衷而酷虐行於郡邑之吏恩出於九重而
衷刻刑於都鄙之間執戮者固未必伏辜而偶得於疏釋者
安知非一時之迁就也失入者固未必當罪而間見於平反
者亦安知非私意之趣舍也

有善論仁者曰仁者周流於天下之物上焉有國家者以心
好之立其本根如元氣蟠結於腹心之内不至於耗竭而不
固也下焉有職守者以心體之壯其脉理如元氣通轉於頭
目之間不至於痺癱而不運也信斯言也上作而下應内倡
而外隨而仁不可勝用矣夫仁出於君心而入於人心豈亦
自能發越而自能充滿勃鬱也哉宣而播之在下不可底滯
也推而廣之在下不可壅俠也勤而施之在下不可廢沮也
奉而承之在下不可更易也

[illegible]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舜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並書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外紀漢文帝除肉刑刑法志景帝讞
獄通鑑唐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五臟皆近背遂詔罪人無
得鞭背又因悔斬張蘊古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又之
謂群臣曰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間何暇思慮自宜二日五
覆奏決日上食勿進酒肉太常輟教習諸州三覆奏其日亦
蔬食　憲宗用刑喜寬仁于頔諷帝用刑帝曰頔欲朕失人
心也刑法志本朝太祖嘗見四凶之罪止於流放乃嘆曰何近
代法網之密寶訓太宗曰生民皆朕赤子獄犴之事尤當盡心
如聞遠郡繫囚動淹時序無以申訴深可憫也長編真宗初夏
降詔申警恤刑長編仁宗時中書請降詔恤刑上曰比屢下約
束州縣吏其能體朝廷恤刑之意乎寶訓神宗詔天下係囚貧
乏者冬月權納衣納薪炭及飲食仍委長吏提舉長編高宗詔
曰可布告中外應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
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紹興
四年上曰大抵刑獄以明恕為先七年上曰獄重事也死者
不可復生不可不恤　紹興三年奉使魏良臣言虜至天長
縣得親筆恤刑詔書墨本語良臣曰恤民如此民心安得不
歸　十一年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稅賦無術以薄
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係踰歲何以副朕
欽恤之意乎政要

赦宥　附　以施恩不同立說

破題 古者肆赦有定時故赦宥為仁恩後世肆赦無定時故
赦宥為濫恩是以眚災肆赦之文見於舜典而三赦三宥之
文載於周官以見先王不敢輕於用刑之意亦非數施非時
之惠於是刑之足以為威赦之足以為德世變日降去今日
煩舉首搖足陷於罪戾虛圄之風寥寥不可復見間有賢仁
之君思有以惠幸元元於是因非常之事輒推曠蕩之恩故
即位既有赦而郊見又有赦由漢以來莫不然矣是非古人
有過之典寧非其惠之濫乎

策段 三代既衰始聞以肆赦為典然亦皆因天下有非常之
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汚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之猶
未若今之著以為常使人皆得以逆知而預料之夫既可以
逆知也則必有僥倖輕犯之心既可以預料也則必無感激
酬恩之志原其所自豈不在乎國家以常典降赦之失歟
赦有三有赦有大赦有德音德音云者下於赦者也大赦云
者大於常赦者也是三者其定制有輕重其施恩有厚薄而
好生之德一而已矣然嘗怪古之赦也暫後之赦也嘗古之
赦也簡後之赦也繁古之赦也及一人後之赦也遍天下
不以赦為恩則赦為恩以赦為恩則赦非恩嗟夫聖人之仁
豈赦之能盡赦足以盡仁則仁亦小矣夫聖人之仁若天地
之無不容聖人之法若江河之甚易避以無所不容之仁而
行甚易避之法苟蹈於法而輒宥焉人不吾恩而吾赦亦褻
矣

比圖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司寇正刑明辟矣

從重衆疑赦之　先有司赦小過　舜流宥五刑眚災肆赦
周成王司寇掌　刺三宥三赦之法　穆王作呂刑曰五刑
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漢高帝二年赦罪人
施恩德賜民爵紀本五年下令曰兵不得休九年萬民與苦甚
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紀本　唐令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
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門前撾鼓千聲訖宣制放
其赦書須諸州用絹寫行下唐史　德宗在奉天時赦令至山東
士卒聞者皆感泣傳雅贊　本朝太宗興國元年合祭天地于圜
丘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趙普曰國家開創以來
具存彝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
一方用心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逐定寶元龜　眞宗祥符
八年上曰朕以盛暑之月每念係囚欲肆恩宥何以為名王
旦曰今邊郡寧謐黎庶阜安特覃大慶固其宜也上曰朕前
後赦文未嘗不以謹罰為首　仁宗天聖七年上曰赦不欲
數然捨是無以召和氣四月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租長編
景祐四年上有事明堂將赦謂宰相文彥博曰卿等廣詢民
間利病者為條目務從寬大稱朕勤恤之意彥博等曰聖意
丁寧恐赦文所載不能具悉上曰朕齋戒以見天地祖宗敷
大號於天下因澄清宿弊所以條於赦令者貴示信萬方耳
寶訓　蜀諸葛亮二十餘年赦不妄下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
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
治亮傳　夫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
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奸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
轡也稽　無赦之國刑必平文中子　大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
漢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
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乃循襲而不革失
時宜矣後荀悅論赦　安帝時王符作述赦一篇曰賊良民之甚者
莫大於數赦贖赦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古者唯使受命
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奸宄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
之更新非以養奸活罪也後漢傳　唐太宗正觀二年謂侍臣曰
凡赦惟及不軌之人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　歲再赦
婦兒喑啞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我有天下以
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
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謹赦通典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六

臣道門

士風 附 奔競恬退 虛偽誠實 戒敕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心術之壞有三○壞士大夫之心術者有三一則徇於時之所忌二則徇於勢之所趨三則徇於己之所私自是而括言囊嬰行檢者滔滔皆是蓋一於徇時心術以巧於避就而壞一於徇勢心術以曲為奉承而壞一於徇己心術又以患得患失而壞轅駒仗馬以迎其時之所向奴顏婢態以伺其勢之所歸捷徑詭途以遂其己之所欲是以獻諛為宮闕佞成寅闈有阿順上意者矣而卽環大呼冀以感悟者未聞其人可否一舌噤寥一辭聞有順承風旨者矣而事關廊廟極口肆論者未聞其人甘僕隸之役以媒進供婢妾之奉以梯升聞有競榮要之途者矣而不通私書公介自守者吾未之聞也氣馬橫奔心猿馳驟聞有肆智網以接物競情瀾以處己者矣而不欺一字終身謹守者吾未之聞也心術回邪甚於鬼物言行反覆殆若市人愚不知國家所望於士大夫者謂何而至此邪況今國勢之羸弱如痿人心之憔悴如瘵正當痛身疾首嚙胼盡瘁之日而顧如是邪有人心者宜此焉變矣

變士風致中興○昔李公綱言中興規模先後有序遂及於變士風之說其後詔問群臣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而公條上六事復拳拳焉以變士風言之蓋邊庭之警急此外患也士大夫風俗之不振此內患也內患未華則外患何自而弭內焉精神足以折衝則外焉戰禦不足以為憂天下事何莫非士大夫為之也安平無事而士大夫因仍於弊習未見其害事變膠轕而士大夫不足倚仗焉天下之事去矣如人一家不幸見侵於強鄰所恃以幹蠱者群子弟耳相與出力以營貲業投牒以索占田深扃固鑰以防窺伺未容處之如平時也否則付家事於悠悠吾見其困於鄰侮而已矣士大夫視國猶家視君猶父視逆虜之憑陵猶鄰侮也四郊多壘變故搶攘可不改心易慮以赴事功哉今天下事孰岌岌矣又非建炎紹興比矣向也東南駐蹕寶鼎屹然今不啻缺我金甌矣向也淮襄川蜀藩籬甚整今則虜闖我門戶矣千里侵疆誰其歸之九重憂顧誰其寬之兵食大經誰其辦治之國勢日萎國脈日困誰其鍼砭而蘇醒之垂紳於朝授鉞於邊析圭儋爵於郡縣者宜於此焉動心矣

稽古傍證 風俗移人之害○風俗之壞自不賢者始風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免惟能於頹波浸淫之中挺然以身為俗而不以風俗變其身則夫子所謂不隕穫不充詘不虧其義不更其守者於此可以自信矣自世道溷濁士檢凋喪小智曲學以戕其固有之眞富貴利達以沉其不貲之軀吾臧武仲僭奢犯禮蘇季子公孫犀首諸人位高金多下至秦漢間士人乘駟懷紱誇蒼頭廬兒東市馬印綬死權徇貨以詡

庸夫孺子之爲此則平時素無廉耻壞天下之風俗者也若乃口銜淸議心動華途剛風變於終朝金石銷於累月直節之氣動於怵迫之情存養之功盡於貪進之念如杜欽谷永輩惟予敗上身不敢忤權要甚至師老儒宗見得忘義學到黃泉而爲竊國柄者作符命身居絳帳而爲陷忠賢者主張表貪榮餌祿卒之顚倒於奸臣孽子之手此則平時蠢知廉耻爲風俗之所移者也

耻之爲品有三〇夫子講道於洙泗之間孟軻氏發揮於七篇之書無非論吾身德業之不脩學問之不講躬行不逮於其言則以爲耻巧言而令色匿怨而友人則以爲耻其君未能迎之致敬有禮則以爲耻以至行已有耻斯謂之士而無耻之耻則又深懲而痛絕之至於伊尹弗能堯舜其君則自視有撻市之辱伯夷不食不義之粟而甘心爲首陽之餓夫吾故曰上焉者以修身行已未至爲耻至於商山黃綺居於祖龍氏之世而棲遲於茹芝之隱二踈耻列於刑名纒下之朝而脩然有辭祿之請范蠡耻事烏喙之越而五湖之游不崇朝而已逝陶靖節耻屈於鄉里小兒而解綬之志竟賦歸而莫挽數子豈非無意於世者惟其愧耻之心不能自已是以脩然長往浩然勇去使此心無一毫之累吾故曰次焉者以貪求倖得爲耻若夫中人以下則知利而不知義知進而不知退趑趄囁嚅於勢要之途搖尾乞憐於公卿之門權門如市勢焰可炙則入而不去推而不出爵祿未崇愧見朋友富貴未極羞見妻孥仰視崇階顯職自思其已之不若不翅如衣敝緼袍而並立於衣狐貉之側羨藜食藿而自虗於享八珍之旁此其心術念慮果何如哉吾故曰是乃以爵祿名位之未至爲耻者也

法祖嘉猷 我朝士風淳一〇祖宗盛時士風淳一把麾西去琴鶴自隨平蜀東歸圖書同載寡廉鮮耻者無之公家之事知無不爲不植桃李爲私門計背公營私者無之事無小大知無不爲恭謹謙退未嘗自伐敢於傲誕者誰歟不欺二字終身力行事主一誠白首不易敢於欺罔者誰歟不爲利疚不爲義回無眞見識安能辨此先正高風皆自心上發源也噫大雅雖亡典刑如故此令日士大夫所當景喬木而弔九原也

紹興士夫任事〇昔我高宗中天立極再造王室而有得於李公綱之說故惟以變華士風爲念以激昂士氣爲先所謂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希謀身者衆自今敢有弗迪弗率彈劾以聞者播告之丁寧可見矣趙公鼎乞詔州縣各爲自保之計虜至無得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謂虜不來而爲陛下抜人才脩政事密院嘗謂虜見侵而爲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其責望於士大夫爲如何一時文武内外小大之臣亦莫不同心戮力以負荷艱虞爲已任張趙諸公雖或微有扞格而志於爲國則同韓劉諸將分屯拒守而相爲聲援則一未聞其不思叶濟也沿淮守將堅守孤城往

往奏捷而金虜犯淅之際以一縣令之微猶能率衆以死敵不聞其規避也治軍器有人治戰艦有人而虜至則戰大率以少擊衆不聞其張皇也今觀南渡以來逆虜雖驕而中國不害為甚強邊塵雖警而中外措置未嘗不如人意玆非士大夫慷慨任事之功而亦我高宗振刷之力歟

時文警聯 當以多事為念○王事靡盬啓處不遑居多事之秋者必當以忠直自許王事靡盬畏此簡書居多事之秋苟尤當以廉恥自將非忠則流為苟且非直則流為諂佞噫多事之秋此乃孔明鞠躬盡力長孺面折廷爭時也而豈苟且諂佞時乎非廉則失之貪黷非恥則失之奔競噫多事之秋此又公儀汝婺相魯望之抱關碌碌時也而豈貪黷競奔時乎為士夫者亦可悠然而遐思矣

士夫惡習未變○夫何青衫為盜其貪如狼白晝攫金其猛如虎廉恪自將者有是心乎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多於私後以公勝私者有是心乎以了事為癡兒以大言為得體心乎傲誕者安之實敗衂而以勝捷聞實聚斂而以羨餘聞心乎欺國者樂之一自故相怙勢此習蔓延者二三十年甚矣為士大夫忸怩也柰之何而匪石之心不可轉耶

當以報君為念○不寧惟是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大臣可不以是為心乎自毀其家以紓國難近臣可不以是為法乎大惕懼亡恤不相睦群臣可不以是為念乎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帥臣可不以是為言乎匈奴未滅何以為家將臣可不以是為志乎審皆若是則內之可以強國家外之可以攘夷狄格大洗日尚奏其功固不止於華數者之弊以報其君也呂範有言今日之事不獨為將軍計亦為範計士大夫苟能燕居深念今何如時譬之同舟共載一物不牢俱受其敗則必將公爾忘家而無待於人主之訓飭矣

綺語駢珠

居其位必思圖其事　精神蝕於簿書期會
食其祿必思圖其報　操守喪於書疏禮文
安於守分毋躁進以覬迁　寡廉鮮恥無妨仕進
實其議論毋高虛而自詭　悖禮傷道無害入官
州縣勿掌故令之文　局務各盡於精誠
將帥勿慢朝廷之命　職業各思於脩舉
推賢遜能而一洗交章發擿之態　飽墦間者驕妻妾
明目張膽而痛革脂韋軟熟之風　登龍斷者罔市利

當今獻策 當開功名之門○今日之士大夫當天下多事之時而猶循習天下無事之態陰陽不和咎在臣等未聞有蕭望之而借餘烈以自文者多孫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未聞有孔明而事清談以移晷者多夷甫賊未授首臣無還期未聞有裴度而交州悔行者多祖尚堅守睢陽蔽遮江淮未聞有張許而乘障輒敗者多狄山參錯天下萬物壯氣未開有元結而推之不去者多謝令嗟夫把觀朝廷萬目睽睽此豈湖山歌舞之時乎出視邊疆四郊多壘此豈輕裘緩帶之時

乎今欲一洗高枕之陋習勉圖馳騖之新功抑有說乎臣有
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此最今日轉移士夫之機括也
士大夫弊習有三〇蓋今士大夫之弊習其患有三而貪黷無
恥苟且欺謾不與焉有不思叶濟之患有臨難規免之患而
又有遇事張皇之患國家多事當如同舟遇風共求有濟而
內焉有牛李相傾之習外焉無廉藺相下之風秖務殖私不
知體國顧今何如時而意見角立如此耶君父有急雖蹈湯
赴火有不容避而願一鄭之乘者未聞悔交州之行者皆是
經營善地文飾他辭顧今何如時而全身遠害如此耶天下
事非有挾山超海之難者皆可力為之而畏聞警急動輒驚
疑不勝其左衽之憂略無處分已定之筭古人臨事而懼

宜不如此亂今何如時而可束手待斃耶嗚呼此吾國家腹
心之患膏肓之疾倘非大有以滌盪其錮習振刷其精神洗
濯其污染政恐內患未革則外患殊未歇也
主意收結 處暇處變之說〇我國家無負士大夫於處暇之
時士大夫當無負天子於處變之日時平無事膺華秩享美
祿豈徒醉醲飽鮮櫃金囊帛以終其秩哉正籍之以為中流
之砥柱疾風之勁草也況今內則百度之未釐外則四郊之
多壘國事如此誠可痛心盍亦相與抖擻鞭軒加救四牡橫
奔之警而乃泮流蓬轉整冠正襟且卻且前且勇且怯以之
處暇猶或負國設或處變禍將若何噫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中原未清有如此水豈可謂秦無其人特於心地一轉移耳

愚也猶士風之不競撫時事而介然極論至此坐政事堂者
謹無忽諸
在大臣與臺諫〇雖然士大夫與國同戚休同利害顧可待
於上之人振而起之哉慨邊城之丘墟憤中原之塗炭此正
聞鷄起舞擊楫誓清以功名自見之時柰何處疑畏縮氣銷
志沮而使人笑吾寂寂也抑可為今日幸者大臣贊畫侍從
詢思辨析是非講明利病不可謂無任責之意臺臣風聞廷
臣露奏明目張膽曾無顧忌不可謂無敢言之風制閫調兵
邊郡列戍多方扞禦屢以捷聞不可謂無敢為之氣第恐人
心不歸于一而敗乃公事者猶多耳高宗嘗言大臣朕之股
肱臺諫朕之耳目或有官非其人所當罷黜者宜亟以告朕

令之宅端揆司彈擊者既明知其弊矣書生復何言
故事流源
經傳格言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易漸　賈誼云今大臣特以簿
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
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經傳格言 唐虞俊乂在官百僚師師 書　舜命九官濟濟相遜
和之至也　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遜之
風以銷紛爭之訟 劉向　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
正直德如羔羊也 詩　漢文帝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議論
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
風流篤厚 刑法志　上林虎圈嗇夫口對響應拜為上林令張釋

之曰何用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口辨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帝乃止（林）唐張昌齡王公謹有名於時王師旦不署以第曰擢之將誘後生而弊風俗（志選舉）

[illegible]眞宗朝禮部侍郎楊徽之純厚清介守規檢尚名教尤疾非道干進者嘗言温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仕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寖薄世謂其知言（編年）眞宗謂宰相曰聞具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已不至耳浮薄之風誠不可長乃命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編年）哲宗朝蘇轍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以爲惡邪正盛衰未有不始於此（編）高宗紹興八年上曰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胥動浮言風俗如此罪在朕躬皆在上者未有以表率之故也　十五年親策試舉人上謂宰相曰亦欲入仕者知趨向之正朕觀五十年人材皆是仁宗涵養爲累朝之用以此知人才正在養育成就　二十五年詔曰近歲士風澆薄持告訐爲進取之計深害風教可戒敕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如有不悛重寘于法　孝宗朝黃鈞進對奏論士大夫風俗不振上曰君相不當言風俗士大夫風俗之本也（聖政）

[illegible]歐陽修上仁宗曰蓋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士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譽[illegible]布道塗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伏望特降詔書戒敕中外　朱熹言風俗頽靡大率習爲軟熟之態依阿之言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唯得是求無復廉恥閧端平臣僚奏播告中外聳動觀聽非訓辭之頒固不足以布宣上意然勸懲善惡旌別淑慝非恩威並行則不足以轉移人心且贓吏鉅萬已行簿錄未幾仍復給還大言誤國敗露已形施行[illegible]其罪官爵以干求而得靜退者未必予也議論以虛高相勝失實者未嘗咎也君命之敢違者不誅軍政之失律者不問則紀綱烏得而不隳職業曠弛類多佚罰官曹具位不加責成則事功何由而立黨與交攻不與別白其是非則忌嫉不和何責也波流相靡不與洗滌其腐爛則骫骳者無怪也是八者之弊固皆臣子之罪而亦上之人恩過於褻威失於輕有以召之也

[illegible]范祖禹云管子有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士之有恥所以重朝廷也況爲天子之相而可以無恥乎李鄘不與宦者結而其進由之以爲垢汙卒辭相位可謂知恥者矣爲大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頑鈍無恥見利忘義聞鄘之風亦可少愧哉（鄘事）呂東萊云自漢及唐以公滅私苟且之風盛於天下如董晉爲相史臣譏其懦弛苟安時則有苟且之相如劉知幾謂牧伯遷代太速懷苟且之謀時則有苟且之牧如趙憬議考課欲裕庶僚苟且之心時則有苟且之吏如劉祥道謂官懷去就而民

尚苟且時則有苟且之民上至於相下至於民莫不趍於苟
且則風俗何由而厚乎數文

七風二　奔競恬退　以當使知愧立說

【策頭】使士大夫知所畏不若使士大夫知所愧嚴士大夫以
法不若勵士大夫以心嗟夫人心就利如水赴下苟有蹊隙
誰不競奔徑可由也竈可媚也走權門之書者道相踵也事
苞苴之權者肩相接也苟可炙乎孰不附炎而清議之臨不
暇恤也苟可搖尾孰不乞憐而廉耻之維不暇顧也蠅營狗
苟趍附百端風俗之弊莫此為甚而上之人方且設為法禁
以防之不知防之愈嚴而奔之愈甚愚見其有類於世之塞
河者矣堤艮瓠子則河決館陶堤塞館陶則河決平原左奔
右潰莫知所止昔賈誼有言遇之以禮則群臣自喜嬰以廉
耻則人矜節行明乎此則知所以息奔競之術矣

【策段】嗚呼奔競之名不見於唐虞三代之世而見於衰世末
造之餘試自唐虞而觀之命禹以司空則水土以之平命棄
以后稷則百穀以之播契為司徒則五教在所敷皋陶作士
則五刑在所服隨舉隨用未始先以意向示之而開之以私
也故能絲牽繩連盡皆實用以濟當時之治四凶既去而侥
倖者無所容而側陋之賢舉而加諸上位非以其靖退者在
所崇乎暨于商周之時有如耕耶之伊築巖之傅釣渭之呂
文章無有也論薦無有也資歷無有也而朝辭草萊暮宅百
揆當時不以為非後世不以為過一斷於湯文高宗之心耳

夫奔競之為患其來非一日矣彼其驅馳夫府寺之門出入
乎王公之第趑趄囁嚅固亦可厭然使上之人厭薄之抑絕
之使天下皆為恬退則將齊爵祿齊死生齊得喪倀倀然如
漆園之為人主誰與共治哉我思古人孰不欲進以為朝廷
用而烏有所謂奔競恬退之分有如執贄而見者且百人且
千人古人且未嘗厭其來之多而求以抑之要亦用舍素明
賢否盡當其廣取精選之道固應若此夫是以詩詠藹王多吉
士惟君子使詩人從而歌之以彰其求賢用士之盛吁是豈
有國者之福哉

後世君子小人雜揉無辨而曰吾將以旌恬退奔競吾恐君
子愈甘於退小人不耻於進果何益耶是故不求其實則三
上書於宰相之門若退之者未易以奔競訾之也徒徇其名
則以終南為仕宦捷徑若廬藏用者蓋不容以恬退目之也
人主用人詎可不察諸此

【事料】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莊子　漢鄒陽上梁
王書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本傳　魏勃欲
見齊相曹參常獨掃齊相舍人門外勃曰願見相無因故為
子掃門欲以求見本傳　東方朔至公車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
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衒鬻以千數本傳　張湯造請諸公不避
寒暑　朱博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本傳　潘岳性輕躁趍世
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本傳　本朝
太宗曰倖門如鼠穴但去其甚者斯可矣　帝嘗念躁競之

輩不循理道作七言詩示學士卒章云好事盡輸純直士謾勞頰舌湧如泉　眞宗曰朝行中多奔競之徒衒陳利害萦惑政事呂端曰狂儉之徒多陳鄙見苟圖進取卜射朝廷翕成風俗今若澄其弊源則治矣　諫議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公曰方議知制誥王旦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之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　仁宗慶曆四年輔臣奏躁進懷貪之人何代無之由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效旌人清節貪冒者廢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廉遜之風矣　高宗紹興三年詔曰奔競風之不息則朋比之勢漸成下御付臺閣糾劾　孝宗淳熙中臣僚奏願明詔在廷止遏奔競其有數事干謁者宰執從而抑之臺諫從而糾之　淳熙六年臣僚言消奔競之術非獎崇廉退殆未見其可也　蘇軾上神宗曰夫名器爵祿人所奔趍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以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必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以沉淪為嘆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東萊云遠德下衰禮義廢風俗薄名器濫爵祿輕不使官求人而使人求官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奔競成風莫之能禦權在於左右則為之掃門權在於嬖寵則為之控馬權在於妃主則為之主事高爵重祿好取如攜無不得其欲焉彼介然自守之士十年不調者有之三世不徙者有之六世不遇者有之利害之相形如此人安得不奔競上之人既誘天下以奔競乃屑屑然制限年之舉嚴三互之法著崇遜之論多見其無益也然則為人上者不必沮人之奔競勿勸之斯可矣不必罰人之奔競勿賞之斯可矣開其源而塞其流舍其本而齊其末豈不甚可嘆哉

士風三　虛偽誠實　以當戒欺偽立說

策頭 國家以積虛為欺士大夫猶飾虛為欺甚矣國家無負於士大夫而士大夫忍負人之國家也皇上臨政願治踰二十年大作新玩習猶故月正上吉奎畫煥垂內為大臣百執事之規外為監司守令邊閫將臣之告勉圖爾實戒飾爾虛皇乎休哉士大夫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書生婁緯泒忠敢噤無一語告乎國家自十數年來兵虛於尺籍財虛於計錄人才虛於薦剡民生虛於聚廬邊庭又虛於保障空乏已久日費撐補詭誕已深卒難葺理積虛甚矣重以積玩之習可乎哉

策段 竊謂君子之途大闢義理之學大明莫慶曆元祐若也魯公宗道有曰欺君臣子之大罪只此一語終身行之遇事奮發無所回避朝廷恃以尊安自是而後相師成風富范歐陽司馬其學皆自不欺始富公馳單車使不測之虜二字之爭節槩凜凜與霜氣爭嚴范公周旋兵間變與虜競而使西

賊有破膽之謠歐公司馬公立朝則天下之士以通經學古爲高濟時行道爲賢犯顏敢諫爲忠是數君子者義理之日星也氣節之標的也表倡風俗而化風俗之和風甘雨也斯時也坐廟堂者極目阽危疚懷靡敝益圖宏濟艱難之實可也或者巧於支吾不思急着類多苟且秪取具文大臣當國始篤虛以扶持矣綴班行者指陳弊源梳剔積蠹益盡振飭事功之實可也或者習於蒙蔽懼乖風旨務爲循嘿慮發衷私百爾執事始憑虛以奉承矣以至擁節麾者名爲利民實則蠹民所謂承流宣化非虛乎守封疆者名爲禦寇實則餧寇所謂折衝禦侮非虛乎悠悠歲月長此安窮泛泛心情交相爲詐〻〻知士大夫之心安乎否乎國家正坐積虛之可畏士大夫〻〻飾虛以爲欺乎

事料 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杯獻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周鼎出皆詐也前漢郊祀志 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 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通鑑 本朝仁宗嘉祐間胡宿曰宿以誠事上今白首矣不忍欺君 劉安世少師司馬光既仕請於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目光曰自不妄語始事略 晁無咎曰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耳 韓魏公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從公數年紀公言行反復考究無一不相應 趙清獻公夜必擎香默禱若有秘祝者客問公公曰吾自少晝日所爲夜必衷斂奏知上帝 寇忠愍年方十九舉進士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邪縱行 魯宗道易服入仁和肆眞宗召使使公約曰當以何事對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 帝嘉之 賈黯初登第范仲淹知鄧州黯謁仲淹曰黯偶得科第願受教仲淹曰惟在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每以語人曰吾得於范公不欺二字平生用之

士風四 戒敕 以當化其心立說

策頭 愚聞之曰變士風當自正身過當自化心過始就二者而權衡之身過易救心過難防其過在身雖四知或可知𡨚其過在心有三尺所不能閑何者世道當積玩之餘治化更新之後有邦卿士微以三風官府慕吏弊之六計士大夫於是翻然曰雅好琴書當如歐永叔不通私問當如劉器之事無不爲當如韓稚圭之勇至誠不妄當如司馬君實之誨蓋警動方新或可採爲君子之趨詔告未應或可以變名利之習一沐浴振刷之而精神已爽然矣是之謂易然而舊染漸漬之既久新功感化之未深衆醉獨醒能幾何人齊傅楚咻比比皆是士大夫盍相訓誥曰貪黷無厭何可爲王晉卿奔競好進何可爲張師德純意國事何可不味王孝先之言入仕欺君何可不守鄭介夫之誨蓋方寸雖微義理之精所會一念微差天地之懸實臨自非芟夷蘊崇之[illegible]恐病根之未盡也是之謂難

策頭有商盛時以禮制心之道作興于上而居官涖職者周旋于經制之中固不待上之人維持戒敕之嚴也酣歌恒舞姑為有位之防貨色游畋預致淫風之戒此蓋立禮之大防而救其末也蓋至于周不惟教中以防偽而入柄詔王所謂誅以馭其罪凜然秋霜烈日之嚴矣當是之時百僚庶尹罔湎于酒而以欲敗度者無有也無藏爾偽而以私壞法者無有也然則禮以防其微而士大夫操履之純正者初無用乎法法以制其流而士大夫畏威而寡過者自默循乎理義出乎彼則入乎此入乎此則出乎彼也

嗚呼忠直廉耻人心誰無而況儋爵名士大夫委質為臣何惜捐軀[illegible]盛朝何忍獻諛國計未辦奚貴苞苴國步未寧奚奔競[illegible]機棘矣云何其吁有人心者念及此乎揄譽秋狼烽徹夜甲兵屢問酬應莫暇今何時哉而猶苟且皇路險巇風濤未定大聲疾呼警聾破瞶今何時哉而猶諂佞對有遺才陸沈鏟伏民無餘力醫瘡剜肉今何時哉奔競貪黷嗟今之時亦云孔棘為士大夫胡不用急忠直不明廉耻不飾鄧禹九原笑人寂寂我皇英明憂網振職我士大夫亦宜體國汝毋苟且苟且必諂女毋諂佞諂佞必斥汝毋貪黷貪黷必劾汝毋奔競奔競必抑居今不圖悔後奚及毋為拙盂朝不謀夕毋為江左調戲酒食同舟遇風均當戮力一言蔽之廉耻忠直嗚呼噫嘻今時何時宏濟艱難舍汝其誰勿玩為勤廪廪坐糜諛為轉鯁言無詭隨凜凜清風我思伯恭十年不調我思釋之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有官君子欽乃攸司

[illegible]文帝詔吾詔書數下歲勸民耕植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紀本景帝詔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史武帝詔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矯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紀本宣帝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 又詔令吏或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御史疑非實者按之紀本宋朝真宗曰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illegible]朝廷具悉但患行己不至耳浮薄之[illegible]誠不可長乃從[illegible]詔申飭御史臺糾察之編長仁宗嘉祐詔曰在位之人以飾詐矯激為智以樂分安節為迂宜深詔執事以過輕浮之風其詭激辯巧敢涉朋比者必罰 高宗曰臣下持祿養交之風尚存談空說有之俗不革令御史臺督察其阿相黨附者重寘朝憲編孝宗隆興元年進呈手詔頒聞中外士大夫不安義分希進苟求多事造請執政大臣宜諭此意公事公言之勿受私謁等事上曰賓客固不可不見但不當以此廢事有干求之請卿等宜有以戒之編端平臣僚奏昔伊訓一篇酣歌遊畋之風比頑遠德之風其告于有位者甚悉必先之以官刑之儆周官一篇利口荒政之戒作偽不和之戒其[illegible]正治官者甚詳必首之以黜陟之明此有商克宅

三俊之用所以丕式見德而周官立政之篇所以無非吉士人常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臣道門

邪正 附 才德 朋黨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賢難進邪難退○進君子易安君子難退小人易絕小人難因其易而圖其難則世道之開泰終可保慮其難而幸其易則世道之轉否大可憂君子天地間一鳳凰麒麟也出則應天下之瑞隱則孤天下之望小人天地間一狐鼠蜂蠆也去則為朝廷之福返則為朝廷之禍猶妨大明麗空繁星鏁焰洪鐘振廟瓦缶稀聲此君子陽長之秋也當是時天子曰仕路之榛者通善類之蟄者奮築巖審象傅說亟招釣渭揚庸呂望旋擢大臣曰賢聖相逢者吾之願登崇俊良者吾之職國士可薦推轂慇懃親故果賢夾袋收拾元氣回復金玉寶之人孰不以為喜然治安一策藥石峻烈能免長沙之欽恨耶佛骨一疏霜日爭嚴能免皇甫鎛之下石邪讒萋桐梓一息不謹則根本動搖矣故曰進君子易安君子難至如高臺已傾曲池已平險詐氷消回邪電掃此小人灰冷之候也當是時天子曰四凶盈貫而舜必誅否則珷玞亂玉也管蔡搖毒成王必斥否則稂稗害苗也大臣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射準高墉毋使訓注得以洶其瀾也立事勿以憸人獲狐于田毋使恭顯得以煽其燄也使根盤据斥斧除之人孰不以為賀然蕭嵩毋召貽唐亂基能保其無入于

左腹之巧耶僧孺復還李寔掃地能亦其不由逕而來媚竈
而入邪區處冠盜一鎛弗窒則闖我堂奧矣故曰退小人易
絕小人難
君子小人難辨○辨君子小人爲甚難處君子小人爲尤難
天下之不能純君子而無小人猶天之不能純陽而無陰也
泰之爲卦曰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蓋明知其爲君
子則必處之於內而勿使其有騷騷向外之意明知其爲小
人則必處之於外而勿使其有進進趨內之漸茍非致察乎
如是爲陰如是爲陽則一陰一陽之道有一消一長之理安
保其不陰長而陽消君子外而小人內哉禹皋與共驩雜處
使堯帝而無知人之明則共驩之罪誰其正之周召與管蔡
同朝使成王而無黜陟之明則管蔡之戮誰其決之拔莠而
養苗舍猶而取薫常情之所共知然莠之足以亂苗猶之足
以勝薫非有真見者其能去之決而絕之勇乎
稽古偉議去邪所以用賢○若昔俊乂在官百僚布列有虞
君子何其濟濟也四凶濟惡若未足以玷泰和之治舜乃首
正宗罪之刑不肯少貸寧不以四凶未去則莠或得以害苗
也紫或得以奪朱也惟其去四凶而舉十六相故大禹徂征
伯益振旅議論若少異矣而終莫掩其至和相遜之風臣懷
忠良王多吉士成周君子何其藹藹也管蔡流言似未足以
累泰和之習成王必嚴東征之命不容少釋寧不以管蔡不
誅則鄭或至於亂雅也渭或至於混涇也惟其去三監而命
周召故周公爲相召公不悅議論非不同矣而卒莫害其衆
賢肅和之勳
嘗以眞情用舍○初元之君召用儒生是儒之名可愛也東
海偽宗屢斥奸佞折而不撓卒死械擊豈用儒之盛心者吁
帝之用儒者名其琴瑟洞簫之樂者實也建始之君容受直
言是直言之名可重也光祿同姓感泣言事厄於戚屬徒勝
口說豈用直言之盛心者吁帝之用直言者名其耽樂內寵
之蔽者實也建中初以推誠爲意以納諫爲心或者寧不爲
建中喜然姜蕭見幾旋踵斥盧杞敗國死以爲賢愚知帝
以用姜蕭之名而掩其用盧杞之實也元和初以循默罷平
章以忠直相給事或者寧不爲元和慶然李絳精忠以言而
罷承璀奸佞以諛而召愚知帝以用李絳之名而蓋其用承
璀之實也極而至開元國本之際與其聽大臣力爭之名豈
足以回其聽奸人家事之實又極而至永始延平之災與其
聽上書譏切之名豈足以易其聽佞臣浮遠難見之實蟬翼
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漢唐之治所以有名無
實卒不能及三代之長也
法祖嘉猷國朝進退賢否○惟我國朝士氣日伸公論日明
君子小人之辨尤爲昭著自一陽長於建隆駸駸至於慶曆
則六陽亨盛之日也君子萃聚衆多如繁星麗天而小人之
牙蘖迹消影滅矣自一陰積於熙寧紛紛極於宣靖則六陰
凝閉之時也君子委蛇退縮如空谷白駒而小人之荊棘根

盤互結矣且熙寧之初韓公為相可以為君子得志之時富公去而君子遂不容於朝元祐之初司馬公為相公論復幸其有歸司馬即世而君子各自為黨其後文潞公呂申公猶在朝已不能息諸賢之爭范忠宣公雖有持平之論又不能杜小人之進呂大防一用小人則元祐為紹聖矣元祐之後韓忠彥雖復用元祐之人復不能去姦邪之本曾布一引蔡京則建中為崇寧矣是皆害根既絕而復萌邪徑既杜而復啟故小人乘參用之論而其魂返因內起心而其脈盛於是調停之說易為紹述之説變為朋黨卒致夷狄猾夏南北分裂之禍可勝嘆哉

姦邪情僞難察○元祐初司馬公與呂正愍公相繼柄用東坡記注伊川説書一時人才何嘗盛矣而不殺然何嘗混矣而無分司馬公謝事正愍東坡伊川尚無恙天下猶有所恃賴以為無恐逮夫調停之論興始用楊畏而蔡京彈冠矣是宜楊畏一闢紹述之言首叛呂公負謂迹雖元祐心實熙豐長之名為君子利之也豈呂公之所能保哉蔡京奉行役法不五日間京畿之法盡變溫公至謂人人如待制何法不可行京之身為小人而欲僞為君子亦利之也豈溫公之所能察哉雖然幸其有天者在耳君子可欺天不可欺天未可欺也君子詎可量哉

時文警段 正邪議論之異○且黃鍾一動百卉皆春震霆一轟群蟄俱奮使寘諸左右者皆鳳凰之英布在周行者盡臺萊之士則持論必公叶力共濟國事當言平其心以告之弊端當華順其理以諭之于斯時也氣類共孚志意交契其同也以理非靡然合汙以為同是非相規可否齊濟其異也以理亦非矯然沽名以為異此其議論均之為公也義也奚患其為同異哉然而蔓草雖去禍根易萌正途雖開蟻穴難塞使鵷鳴猶厠迹於鸞鳳之群蕭艾尚薰穢於芝蘭之馥則恃已以逞附意相從理有是非未必不徇非以為是事有可否未必不從否以為可于斯時也阿附成風黨比為習其同也不過諛順以為同彼此爭鳴勝負相角其異也亦不過沽激以為異此其議論等之為私也利也又奚取其為同異哉

易論君子小人○是故六經皆論君子小人而論君子小人之消長者莫詳於易易於諸卦皆辨君子小人而辨君子小人之同異者莫明於比與同人夫比乃羣而相比之時也乃曰元永貞誠以羣比之時必皆永正之君子而後謂之吉否則恃凶邪之比矣同人者内外和同之日也乃曰類族辨物誠以和同之日必別乎君子小人處得其當而後謂之亨否則亦狎昵之同矣然則議論之同異其於君子小人之際誠不可以不辨也

形容邪正情狀○嗚呼氣譬則君子小人猶陰陽也陰常居西北陽常居東南而後可以大天地冲和淸淑之氣人譬則君子小人猶夷夏也夷狄常偃伏於偏方諸夏常昌熾於中土而後可以開天下亨嘉熙洽之運嘗謂君子雖進未必安

其身小人雖退未必絕其跡而有以保泰出否者乎

儷語聯珠

信息特通於鼠穴　分明植黨互相傾軋
游揚多出於錢神　乘隙投罅更相詆排
彬彬濟濟者雲升而川增　水炭同處必致交爭
洊洊訾訾者風休而冰釋　薰蕕共器久當遺臭
鷺振充庭而狐鳴屏迹　蕙茝椒蘭咸俾豐植
鴻漸盈階而蟬噪息聲　資葹蕭艾亦既芟夷
蒲輪咨至賢者多矣然褁出伭文之學館者今豈無
弓旌踵聘廉者衆矣然褁立林甫之要津者寧盡絕

當今獻議當去疑忌之患○愚切謂今日朝廷之上議論之紛紜者不足憂意見之疑忌者深足慮蓋紛紜之中多有至當之論疑忌之際易生偏見之私而況衆正之門方開羣枉之路甫杜陰邪回佞之徒雖屏逐矣而羣窺竊伺不能無乘間抵隙之思姦憸貪巧之輩雖斥除矣而曲援旁求不能無由徑媚竈之念蠅汙蠆毒或潛伏而莫覺梟心虺志或駕飾以爲欺私相締結闖闚動靜稍有間便巧覬深投則羣賢之自爲枘鑿衆論之自爲劒佩豈不大可爲今日慮乎

進賢未覩其效○厥今喬嶽參天觀者膽掉魁斗橫漢見者心莊崇奬公廉收拾故老斥去貪暴專用正人向之以鯁介立朝得罪佞倖者今焉悉收召之矣向之以道學自名不徇流俗者今焉悉旌別之矣向之陸沉下僚甘心末宦者今焉悉尊顯之矣師師在位峨峨奉璋固已無愧於虞周之盛則泰和之在今日亦宜無遜於虞周之治也然邇者異議之興或以先發制人爲說或以度時量力爲言甲可乙否彼是此非二論交馳衆說莫一廷紳抗疏既欲其成衆賢和朝同心報國之功執事發策復廣而爲不失苟異不失苟同之問豈非以議論矛盾之爲可憂歟

進退賢否當決○愚切謂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也今日之用君子其果能信之篤而用之專乎易進而難退者小人也今日之去小人其果能辨之早而去之決乎用之果專則當寬假以歲月而待其成功不當驟迁而數易也鼓動以志氣而略其小節不當苛責而細求也去之果決則倉卒辨事迎合吾意者不足快而他日之蠹吾國者可慮也僥倖成功動中吾欲者不足喜而他日之害吾民者可憂也其用君子則如植嘉禾如拱桐梓如護圭璧如聽鈞天洞庭之樂其去小人則如芟惡草如剔蟊賊如棄瓦缶如遠桑間濮上之音夫如是也治民雖無非常可喜之功而陰有以養安靜和平之福治國雖無擊搏震厲之勢而陰有以消奸邪禍亂之萌治旅撫夷狄雖不邀功生事於一時而根本日強精神日振足以折遐衝而清外患不然當餙蠱之時而不思開泰之道則君側無子思王所非居州而天下之大勢岌岌矣

[illegible]收結辨賢否在臺綱○雖然持人物之衡操公論之權比正立烏臺峨豸冠者之責也昔趙公抃之爲御史常欲朝

廷別白君子小人當時至有鐵面御史之稱今觀其言曰小人雖小過必力排而絕之君子不幸而有詿誤尤當保持愛惜之至哉言乎其亟進君子退小人之龜鑑乎今之居言路者白簡風生膽落奸邪淸議霜凛心寒諛佞黜所當黜陟所當陟固已別涇渭而分玉石矣愚益願正學以言毋使人疑其同好惡於權貴也彈劾必審毋使人疑其求過愆於舊籍也風采必振毋使人疑其釋豺狼而問狐狸也去小人如去草菅愛君子如愛桐梓夫如是則君子在朝小人在野矣又何正邪難別用舍易乖之慮又何知之不明人主必受其欺之憂

處邪正爲尤難○雖然辨君子小人固難處君子小人尤不易吾猶幸今日處之者得其道也嘗觀更化之後天下事勢頗有類元祐之末年人心疑懼恐或隨紹聖之覆轍愚每爲之凛凛也既而風怡波息塵去鑑明君子雖正色朝端而無疑懼之懷小人雖顯蒙斥絕而無報復之意壽元祐之脉於將絕折紹聖之孽於方萌愚又爲國家賀也然邇日以來局面似變侍臣聯翩而去或者乃有一網打盡之疑從臣遲遲其行而或者乃有兩生不來之恥守臣收拭舊愆或者乃有一埭復用之懼世變反覆如輪如雲至可畏也處之之道上之人盍亦加之意云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易 齊威公問管仲何以害伯管仲曰不能知人害伯也知而不能用害伯也用而不能任害伯也任而不能信害伯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伯也史記

歷代事實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賓于四門流四凶族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左文十八年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陶謨 成王繼自今立政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立政 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左隱六年 漢文帝求進方正廢退奸邪前漢史 弘恭石顯久典樞機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請謁者召致廷尉望之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望之傳 唐魏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爲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本贊 崔群曰元宗罷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本傳 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卒陷無辜李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德裕贊

皇朝典章 仁宗景祐五年諫官范仲淹言事無所避呂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余靖尹洙歐陽脩皆坐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靖洙脩一不肖謂高若訥也 寇準罷相丁謂與曹利用謀之王曾蹴然而懼李迪與謂忿鬪自此

始　王欽若與陳彭年劉承珪林特叐謂等交通謂之五鬼
仁宗朝吕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時十八疏爭之卒奪其
命代以杜衍故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云衆賢之進如茅斯拔
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謂竦也〈從諫錄王拱辰因進奏院祠〉
神奏罷蘇舜欽等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編年眞宗初王濟〉
陳十事一擇左右二分賢愚仁宗寶元初蘇紳陳便宜八事
二曰辨忠邪　元祐間欲引用元豐舊黨以平宿怨謂之調
停蘇轍奏疏謂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
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
身重義沮之則引退〈事〉高宗紹興初上曰小人但不當用在
朝廷至於閑慢差遣自當與之豈可絕其生路　五年上曰
用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況與求曰雖堯舜之世不能使
無小人要在處之得其宜而已　孝宗淳熙中經筵講易泰
卦九二上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爲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爲惡
未有無其助者也
先正論建宋郊上仁宗賢人必爲國計而不肖者專爲身謀
爲國計者必持至公故言直而援少爲身謀者專挾巳私故
喻巧而援多人君不能察之則奸詐行矣於是言長利者破
之以小害使終不得爲利圖大功者急之以近效使終不得
立功且不肖之人巳不能忠而忌人之納忠巳爲不善而能
敗人之爲善改白作黑以是爲非若朝廷巳知其姦不能斥
去郭公所以滅亡也巳知其賢而與不肖並任之劉向所以
獲罪也　哲宗元祐間王巖叟言謀人之國要在防微天下
之微固莫微於君子方盛而潜消小人日衰而晤長在剝惟
六三無咎於臨卽八月有凶聖人用心其於抑陰而扶陽可
謂至矣　李綱上髙宗臣切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
智勇兼用然惟握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
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是卒之
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常得志者君子行道直
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
則君子雖欲有爲於當世不可得也　張浚上髙宗嘗察君
子小人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
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
在於道不求名而自反此君子也志在於利掠虛美邀浮譽
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
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顔色之間此小人也
文集精華朱文公云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
言觀行之言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爾若皆君子則何難
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
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
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雖百聖不能
易也予嘗切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
如青天白日如髙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
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纎芥可疑者必君

子也依阿洪㳘回互伏隱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神狐蠱如盜賊咀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也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雖曰難知亦豈得逃哉　呂東萊云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鐫譙至跬步觸法則譴責來含毒蓄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然抑之者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如治世乎嚴師之箠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讐也亂世則反是矣貪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群讙聾嚚不至於覆宗絕祀不止也有餌焉以誊其鉤有錦焉以華其阱不幾誘而罪之也䰈䰄昏出鵩鴞夜行乘暗妄動多有之也東萊文

邪正二　才德　以才德兩全立說

發題自列星光嶽之氣分而天下無全才自詩書禮義之澤微而天下無真學我思古人鍾有和粹金玉王度何其偉如也而洪涵未嘗無所謂德黼黻皇猷何其燁如也而恢奇傑特未嘗無所謂才故閑雅嚴廊孰謂其非可折衝樽俎驅馳介胄孰謂其非可論思廟朝夫固無分於才與德也後之所謂德者度量而已耳非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之德矣而何有於才後之所謂才者智謀而已耳非予曰疏附予曰禦侮之才矣而何有於德釋甲而趨介胄而馳一勇夫耳借箸而籌畫地而對一謀臣耳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一智將耳匈奴不滅何以家為一鬪士耳鳴劍抵掌指山說河聽之飄飄乎有凌雲之志凜凜乎有封狼居胥之想而靖觀厥成則風聲鶴唳盡為王師幸也兩川風瓦驚走㬎邑幸也五侯爭立胡運以衰幸也唱籌量沙敵以宵遁幸也豈真人才之效哉故取之世家則能讀父書者猶是人也取之儒學則敗於陳濤者猶是人也取之譽望則虛名誤世者猶是人也取之議論則全師陷失者猶是人也

策段惟我國家一以德化遠[illegible]仁祖如歲之春以杜富韓范諸長者坐之廟堂以歐余王蔡衆君子列之侍從大者光明俊偉全正君定國之效小者靖恭[illegible]職邊理之能一時藹藹吉人[illegible]天子媚于庶人者[illegible]有德之彥而施[illegible][illegible]棘於北則左攙右拂不動聲色而戡定之亦豈劣於[illegible]者百年治平夫豈無自金陵[illegible]起口道德而心功利不能相安於諸公之真有德而顧自喜於尋蕤之小有才雖保甲以足兵青苗以足財明法令以禁有罪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一反一覆後效若何

人才之在天下文武之相參剛柔之相較如莛與楹不能一律為今之計莫若舍兩短取兩長如平[illegible]智而勃之朴丙之寬而魏之嚴[illegible]謀而杜之斷崇之應[illegible]而景之守文隨時迭用猶四時之不可闕一相資成功猶一氣之運行其間則天下人材鼓舞於造化之中孰不爭奮所長為明時用哉

[illegible]董仲舒云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賢良策　唐凡擇人之法有四身言書判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選舉志　本朝歐

陽脩上仁宗用人之法各有所先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夫所謂名節之士知廉耻修禮遜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為天下法者也　王巖叟上哲宗切憂朝廷恬於無事稍怠初心或容小人乘間而累我泰道夫小人無能不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正在陛下審問之詳考之明辨之謹遏之不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必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所以保泰道者至矣　司馬光云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者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范祖禹云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才而言也後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人詭詐以用術邪僻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易又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聖人者創業垂統數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魏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孝宗乾道九年釗夙論朝廷不當專以才取人上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

邪正三　朋黨　以朋黨誤人立說

策頭舜朝二十二人為一朋不失為舜朝之盛事周人三千人為一黨不失為周人之美觀漢何嘗不誅黨錮黨錮誅而漢事去唐何嘗不逐朋黨朋黨逐而唐室亡甚哉朋黨二字足以誤人家國也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六一公固深嫉之矣患甚不願聞此名於昭代也夫朋黨二字始焉如捕風捉影終乃如畫蛇成疾始焉如蚋聲蝇營終乃如震雷迅電始

焉如燭光螢焰終乃如燎原不撲始焉如滴水滋熘終乃如決河滔天始焉一人倡之若不可憑終乃萬口和附牢不可破始焉愚而無知亦決不信終乃智者惑之至加忿嫉市有虎曾參殺人其始曷嘗有是哉三至之言雖慈母主明亦不能不為之動心而投杼甚哉朋黨二字真足以誤人家國也善乎六一公之言曰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以道為朋者道同而心合以利為朋者利盡而交疏此小人之黨常易得志而君子之朋每取嫉於當世也

策段故嘗謂漢黨錮之興李膺陳范諸賢亦不得之無罪而唐朋黨之禍李德裕亦奚以逭其責何則朋黨之名如董鴆之不可嚮邇蓋甚不願聞此名而乃身見此名乎甚不願身見此名而況身立此名乎則漢黨錮唐朋黨其終至於刀鋸慘烈肝腦塗地者豈得盡罪於甫節訓注諸人哉亦君子自為之爾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悲夫吾於是有感於世變矣

蓋君子如松栢特立而小人如藤蘿附物君子如鶴鳴子和而小人如雪犬吠形君子如池蓮自愛而小人如泥草自污君子既不苟與小人合而小人且甚忌於君子以不苟合之心遇甚所忌之人此君子常得罪於小人而小人常切齒於君子則朋黨之誣無足怪者

方今大道為公雖無所容乎押闔而類多游談借譽之儔衆賢和朝雖無所事乎諂巧而不無周章姸婀之態私立名字更相推與將成浮朋比周之習扳援附和爭相汲引將有分朋植黨之迹嗚呼天日方明朋黨之論胡為而來哉朋黨之迹誠不可有而朋黨之名一立則排斥抵隙之儔噂沓背憎紛紛滋蔓日引月長天下之事未知所終

事料漢元帝時蕭望之周堪薦劉更生為宗正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顯譖訴皆免官更生上封事云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劉向傳）後漢威靈之間國命委於宦寺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者范滂[illegible]心疾惡終陷黨議其死徙廢棄者六七百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免官禁錮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黨錮傳）唐鄭注得幸於王守澄李逢吉遣從子訓往賂注結守澄為奧援其黨號八關十六子有所請求無不得所欲（李逢吉傳）穆宗召李德裕為尚書元稹裴度皆罷李逢吉代為門下侍郎引牛僧孺益植黨乃出德裕為觀察使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德裕傳）牛僧孺李宗閔秉政德裕所善皆逐之久之德裕入相帝曰衆以楊虞卿蕭澣為黨魁皆出為刺史李訓鄭注復召宗閔會虞卿得罪訓注欲以權示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為二人黨逐去之帝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宗閔傳）哀帝天祐二年柳璨李振言於朱全忠乃貶裴樞等縉紳為之一空殺之白馬驛李振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

濁流通鑑本朝仁宗寶元元年十月詔戒百官朋黨初呂夷簡逐范仲淹等既踰年夷簡亦罷相由是朋黨之論興士大夫爲仲淹言者不已故下此詔參政李若谷建言近歲風俗薄惡專以朋黨汙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切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自立　慶曆四年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爲一黨而怯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爲善於國家何害也　元祐四年蔡確貶新州范純仁以爲朋黨難辨切恐誤及善人呂大防以臣言爲不然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弊再三奏陳切以爲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售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眞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負學術即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白黑不分進呂惠卿爲大儒黜司馬光爲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覬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宜永爲商鑒今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　七年三月程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罷去鑑長　范純仁上哲宗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於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矣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君子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惟指以爲朋黨則無免者矣　歐陽公云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矣凡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朋黨論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八

臣道門

名節 附 忠義 禮義廉耻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節義有所由立○回士大夫之俗風易正士大夫之心術難蓋風俗之壞非自壞也乃心術之不正以至於此也惟夫上之人有以任其作興振起之責則以名教激勵風俗以忠義感動人心士氣所趨作之必應天下亦將爭自洗濯闒風興起有持節伏義之風無徇身妥國之患有精白承休之美無阿諛固位之私凡其犯難輕死於倉卒者即其犯顏敢諫於平日者也捐軀致命於邊疆者即其汚輪折檻於朝廷者也興事赴功何獨不然故曰回士大夫之風俗易然而風俗之壞亦有由矣彼其始也胚胎於進身之苟賤養成於仕宦之苟容敗露於臨事之苟免積是三壞心術之正者無幾矣而況乎以身徇國者未必見録以地與人者未必見誅籯金輦帛有以動其心刀鋸白刃有以怵其志或因利而賣降或畏威而俯首於是無昂眉吐氣之操而有倒執手板之羞無嚼舌駡賊之忠而有開門納寇之醜若是者何足以仗義哉故曰正士大夫之心術難

氣節壞於徇時○當為者義難必者時志於徇義則士大夫之氣節惟安於踐履之常志於徇時則士大夫之氣節每移於習俗之變蓋氣節之所以植立者義也而所以屈伸者時也時非君子之所能為義乃君子之所當盡戴天履地何敢忘君委質立朝惟知報上佩有犯無隱之訓味公爾忘私之言朝政闕失職在進規國事艱難分當盡瘁鼎鑊在前而弗顧白刃可蹈而不辭吾求無愧於吾心而已豈計時習之如何哉江漢湯湯中流砥柱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立言制行未嘗樂為一已之名而言論風釆陰有以壽國家之脉氣節如是非其安於踐履之常者乎

節義之功甚大○古者合氣節才智為一後世判氣節才智為二其末也倒禮義之戈决廉耻之防苟於功名而才智且不足言矣嗚呼節義天下之大閑孔子謂吾未見剛者曾子謂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也人生天地間履方戴圓何敢忘君委質立朝惟知報上以剛大正直之氣攄而為發強剛毅之操國步艱難分當盡瘁世變危疑義當犯難鼎鑊在前而弗顧白刃可蹈而不辭吾求無愧於吾心而已短於才弱於智吾不暇計也然而才智之表表過人者每自立氣節中得之

續[illegible]議 古人節義之實○三代盛時羔羊歌靖共之士菁莪詠潔白之賢士以誠實為軒冕以精忠為圭裳以才智功名為土苴畏公議如刑辟守名教如尺度當時不惟皆氣節之士併與所謂氣節之名亦不聞矣自是而降浸不如古矯亢為直者未免於沽名勇敢為尚者未免於矜能孑孑為廉悻悻為介者未免於傷世敗俗有能精忠慷慨奮不顧身中流滔滔砥柱屹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幾何人哉漢之汲

黜蕭望之唐之顏眞卿張睢陽至是絡無僅有而天下始以爲美稱矣吾觀其直言面折黜之氣節也而河內發粟東海臥治其才智爲如何毅然不挫望之之氣節也而明經持重議論有餘其才智爲如何以至固守吾節死而後已者惟一顏眞卿勵力固守罵賊不絕者惟一張睢陽故二子之才智亦無施不可而其成功之未竟者天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兩漢以來名節○西漢之興自儒生之嫚罵而上無崇重之意商山之老則茹之而不出海島之士則懷憤而願死一代風俗軟美殊甚豈無自耶異時公卿大夫持祿保位頌功美德以爲容身計此固不足言矣東都懲前朝之弊崇節義之風凡其尊卑茂禮嚴光者無非爲風俗計其後縉紳諸賢倡於上章布名流和於下視死而歸甘戮如飴其扶持王室至矣惜其矯激太甚黨錮一成終無救於漢室之亂然心術之正猶可尚也後乎漢則晉有人焉後乎晉則唐有人焉其間如祖逖之中流擊楫以誓清中原爲心天理人心固不容泯沒者然單形隻影竟何益於天下之事其間又如顏眞卿之守平原張許之守睢陽古今以爲三偉人也當國勢岌岌之秋而有中流砥柱之節豈不幸哉然無一義士之嘆猶或形焉則敢其不滿者又爲可嘆矣

法祖嘉猷 祖宗涵養氣節○惟我藝祖創業垂統而士氣芽甲於繁霜夜零之後太宗眞宗繼體守文而士氣條達於陽和解凍之餘仁宗繼之而士氣假大於南薰播物之盛有序唐介極言論事言既及於乘輿事亦關於廊廟心雖至忠語誠過訐王音始若小厲聖容全復霽威自今觀之豈惟人主之能聽抑亦邇臣之能容故慶曆嘉祐之治邁都俞吁咈之朝皆士氣之盛作之於前而保之於後也自是以來雖鬱屈於熙寧之間而敷暢於元祐之始雖剝爛於宣和之後而回復於建炎之初紹興權臣能霧翳於一時矣而不能不大明於乾道淳熙之間開禧權臣能汩混於一時矣而不能不大淸於定嘉更化之久是何士氣之獨盛於我朝也惜之如元氣培之如桐梓重之如圭璧是非一日之故也

國初砥礪之功○國初承五代之後洗磨故習砥礪名節徐鉉之跋扈去之可也而必用之欲其以事李之心而事我也李昉之桀驁去之可也而必用之欲其以事周之心而事我也陶穀之詞翰誠在所取而懷中之文太祖終薄之范質之廉節誠在所貴而欠世宗一死太宗終惜之噫巨浸滔天中流砥柱天下不可謂無若人而俛仰一世爲人桔槹於此者亦不少人主之好惡取舍天下仰望而終身焉祖宗之闔闢得其道矣澶淵之役中外震驚欽若堯佐輩爲一身計耳不暇爲國家慮也寇萊公左右天子踊躍就道百萬犬羊盡箠笞之蓋邊塵不驚者三十有九年萊公之忠義何如哉蕭英之聘虜情傲岸呂夷簡晏殊輩爲一時計耳文服爲久遠慮也富鄭公銜命虜庭不畏不懾獻納之爭聞者凜然由燕然而南活而存之者不啻億萬鄭公之忠義何如哉西夏之難

劉平以罵賊死任福以身報國死蠻僥之變趙師旦以叱賊死曹覲以不受美官死其忠肝義氣凜凜如也

時文警段 徇國徇身之異○有徇國之士有徇身之士志於徇國其身不足道志於徇身其人不足道尚論人物者要當以是觀之何謂徇國以扶持宇宙為心以植立綱常為念以致君澤民為事業生則為龍為麟為景星鳳凰死則萬世不可磨耳何謂徇身以執鞭富貴為心以朶頤爵祿為念以沽邀名譽為事業生則為蛇為鼠為魑魅魍魎死則與草木俱腐耳

才智出於名節○建明天下之正論植立天下之偉功皆挺氣節之士為之而非常材之所能與也士君子立乎人之朝有剛正之氣節則有正大之議論有正大之議論則有奇偉之事功猶之木焉枝榦則一本也猶之水焉源流則一宗也寧有議論自議論功業自功業哉有如位乎朝廷之上而氣節之不立循循嘿嘿依阿苟容則見之議論有將順容悅而已耳有逢迎回護而已耳使是人也而適當事會之衝處艱難之運其能輸忠竭誠捐軀徇國捍大難而立大功耶如其剛正之氣堅如金石特立之操挺如松栢則謇謇諤諤之忠豈特國家賴之若使之乘一障當一面吾見智勇足以遏敵人之衝威聲足以挫敵人之膽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未必非斯人也是豈可曰獻可替否於平時者或未能排難解紛於多事之日耶

氣節在於培養○士大夫之氣節其國家之元氣乎夫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是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皆氣節之謂也故平居無犯顏敢諫之氣則臨難必無守節伏義之風立朝無素絲羔羊之節則莅事必無中流砥柱之操豈徒曰立天下之事者以才智而已哉國家當多事之際每患士大夫無排難解紛之才而平時乃不能培植士大夫之氣節稍有直言正論則類不能容吁亦惑矣今士大夫之氣節亦少衰矣議論亦少屈矣作而起之可也

綺語駢珠

飛霜集而竹箭勁　中流砥柱夷險一致　忠貫日月

寒風號而楚材堅　我心匪石始終一節　義薄雲天

悲泣可以頹城浩歌可以決石　風雨如晦鷄鳴喈喈

揮戈可以退日摶膺可以隕霜　狼跋其胡赤舄几几

英風直氣之所形臨之刀鋸斧鉞而不避

忠肝氣膽之所激質之天地鬼神而無慊

當今獻納 祖宗培養氣節○我國家養成士大夫之節義非一日也謙恭而不忍君如曹公彬入仕而不欺君如寇公準皆其心術之正者也由是代不乏人而風俗為之丕變矣比年以來皇上以節義勵士大夫之心非不切至而士大夫以節義自勵者若無聞矣淮楚之失節者相望何其甘為臭穢之生而不願為馨香之死耶豈涵養作成者未至耶抑其心術之既偏而難正耶今日能法我高宗之崇奨使之慷慨於功名之會奮厲於萬死一生之下則華蔹偷而為忠義緩急

之際豈無可恃者哉

方今節義陵替〇方今四郊多壘當饋思才誠使持使節者果如汲長孺之便宜發粟則離居鴻鴈〇民能無安乎誠使處班行者果如蕭太傅之排斥權倖則當道豺狼之心能無懼乎米衛平原之流以膺郡寄則逆雛退走必無胡馬飲江之虞果得睢陽之徒以任城守則疲卒可戰必無金湯失險之憂然靜觀今日之人才乃大不然排難解紛固不乏人而能決千里之勝者未之見明目張膽固不乏人而可托六尺之孤者未之聞庸庸碌碌隨波逐流苟苟營營乘間伺隙不惟避事且敗事矣不惟負國且誤國矣此輩不足為朝廷用況能為朝廷重乎

徇時士夫之患〇蓋嘗論之隨時迁就之一語此今日士大夫之大患也事有當言瑟縮而不敢發問之則曰此時論之所惡聞也弊有當華緘默而不敢請問之則曰時俗之所共安也外則誕於習尚陰實巧於自致持論不堅乍忠乍佞立身不固且前且卻垂涎富貴獨好修而自詭致身顯美則操心之立殊變迁不常反覆難恃脫有緩急望其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豈不難哉

生意收結 氣節作之而成〇雖然才智不可強而進氣節可以作而成持患上之人不能激勵之耳有振揚之無沮撓之則氣節可以立有涵養之無困抑之則氣節可以立有砥礪之無銷鑠之則氣節可以立否則忠化為佞剛轉為柔以奉公之心為營私之計以報國之念為全家之謀稍自愛者飲醇酎而心事外訪赤松而棄人間鴻鵠高舉求以保其身不在朝廷而在山林矣夫同此一遜讓也前乎事佻氣節如彼後乎殺身氣節如此無他眾人視之國士待之有以激其心耳然則氣節之士有國家者其可不激勵之哉

名立而節義衰〇嗚呼節誼之名盛乃節義之實衰也江流滔滔日夜無聲忽遇瞿塘灔澦乃始大鳴以洩其怒然亦非水之本性也故國勢全盛上下同心時則節義之名不立國步多艱上下危慮時則節義之名始著節誼之名著固士大夫之所欲也豈必為國家之福哉執事謂愚曰節誼名立國之不幸也愚於此深有感焉若夫條時事之宜以效一得之慮是則縉紳之所厭言而執事之所厭聽者也愚不敢贅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儒行〉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論語〉孟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公孫丑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命也義也〈莊子〉

歷代事實 漢高祖悉定楚地獨魯不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本紀〉蘇武信節不詘王命〈本傳〉前叙營平守節屢奏封章〈趙充國傳〉房元齡夙夜勤強任公竭節〈本傳〉李絳對延英寒

寒盡臣節(本傳)郭子儀忠貫日月全節高名爛然獨著(本贊)顏眞
卿為平原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玄宗聞
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
為乃若此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
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本傳)段秀實顏眞卿當時亦不
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
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本贊)節誼為天下大閑權臯甄濟
據忠自完而亂臣為沮(卓行傳)

皇朝典章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
伏節死難之士姑取迹狀尤顯著者量加寵䘏夫節義正所
以責士大夫也　孝宗乾道六年詔曰屬者訓告在位申敕
檢押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
尚滋曾微特立獨行之操安有仗節死義之風(並聖政)尹洙天
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
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於忠義之節
處窮達臨禍難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
之(歐陽脩)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尹師魯之所存也(韓琦傳)元昊反康
定元年劉平戰沒黃德和誣奏平降賊富弼奏云平引兵赴
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縱趙師旦守康州儂
智高起陷城賊令拜叱曰恨不斬此賊以報國家豈有太守
而助賊邪遂害之　曹覲守封州儂智高叛為賊所執叱曰
狗彘死在旦夕尚敢狂悖賊遂害之(並同上)

先正論建 嘉熙廷臣奏士大夫以節誼自立則以之興邦而
有餘士大夫以利祿自營則以之保邦而不足甚矣節誼之
有益於人之國也蓋為士大夫者以節誼自立則利不苟就
害不苟去惟知有國而已安得不興邦而有餘乎以利祿自
營則見利而趨見便而奪惟知有身而已安得不保邦而不
足乎

文集雜言 胡致堂云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
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之人也殆庶幾乎美觀而不足於夷考矣使智伯有後而豫
讓為之奮不顧身其報仇之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
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
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
者故曰眞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為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為而
為善雖大學之道不過是也
葉正則云屯難之世乃見忠義王莽移漢翟義舉兵宦官擅
權陳蕃赴難魏武專漢吉平攻討武后專制敬業起兵是皆
以時之不可功之難成輕生重義不與無君者俱生眞節義
之凛凛也世之偷生無恥之徒乃以為數子志大謀踈無益
於事嗚呼是欲舉天下以與人而不敢喘息也數子之事雖
不成其英烈義槩猶足以誅姦諛於地下激懦夫於將來此
而不貴是必奴顏婢態僞造符瑞連章勸進而後可也
司馬公曰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而宗仁獨倡言

之十餘章不已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 景仁傳 司馬公作

名節二　忠義　以旌死勵生立説

策頭 歲寒松不改烈火玉難焚此非靖康李若水之言乎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此非建炎楊邦乂之辭乎愚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夫忠義之臣萬古不亡而狐趙鼠媚者雖生猶死也何㮚屈降膝於虜廷其視吾若水之失聲痛呼者固大異然㮚終不免於死而大宋忠臣之稱虜固不以許若水者許㮚也㮚其如吾若水何杜充飲降杯於堂上其視吾邦義之瞠目堂下者固大異然邦乂不失爲忠義而充之降虜虜固不以我朝待之者待之也充其如吾邦乂何

策段 嗟乎人誰不死死得其所雖千萬世之下猶有生氣彼望風送欵賣上黨以自食開門延敵納三秦以自王雖一息偷生苟延餘喘而犬羊亦甚惡之顔平原不死於禄山而死於希烈張睢陽不死於雍丘而死於思明天也然傅永之魁梧慷慨馬廣之白首荆榛雖虜亦欲撫而用之下視守淮南而張樂宴寇守高陲而醵金遺賊者萬死不足以贖吾甚爲今之邊城者慮毋曰移治毋曰撤花

今日朝廷重節義如重金璧士大夫守節義如守泰山比年以來死於夷狄死於盜賊者不惟無人而是猶曰國家自有典故惟夫抵忤權門流落嶺表擯者老老者死無復見天日之開明者可悲也已邇者御札有箴務旌死節而又且申飭攸司播告中外舉行優䘏之典甚盛舉也然没身鋒鏑者或世其禄或立之祠而冷落譴地生者僅令收叙死者止於歸葬而已豈輕重之意猶不免歟愚固知其决不可也上之人其念之哉

事證 顔杲卿與禄山戰被擒曰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禄山節解之謚曰忠節 本傳 張巡許遠與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詔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以顔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大中時圖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雙廟云 本傳 惟宋三葉章聖皇帝過其廟留駕徘徊洛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全石刻賛明厥忠賛上

名節三　禮義廉耻　以心術心學立説

策頭 聞之師説士君子不可一日不正者心術也不可一日不明者心學也蓋心術之邪正根於心學之晦明遡而求之如水有源木有本徒知善俗而不思所以善其心抑末矣且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而士君子出而爲世用則又天地人物之紀也此其心豈容一毫有愧於天地乎進退去就之所當明公私義利之所當辨皆此心實權輿之故講貫熟則識見明識見明則操守定操守定則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其躬行其出處皆合於道義而士風徽矣不先明學以正其心則物欲一移私僞萬端如水之渾如木之蠹其流派枝葉豈復有不止不息之善意哉

策段是故士君子之心學苟明而心術苟正也則必曰浮雲富貴仕止在義士梗萬鍾辭受以禮昔何人也吾學焉彼盡心四維小知治體而三歸反玷於禮無聞者非吾所願學也駟馬弗視義氣飄飄周粟耻食高風凜凜者昔何人也吾志焉彼厚薄寬鄙得聖之和而處汙不羞辱身降志者吾以吾之不可而學其可也乃若韓仇未報則屈已於圯上之書漢業既安則脫屣於侯封之印子房之廉潔吾取焉彼溺冠嫚罵多得乎頑頓之士者吾所不願從也憂病瘇之勢而痛哭以聱偷憤倒垂之勢而流涕以起懦賈生之氣節吾慕焉彼金錢賂覺而更愧以賞賜者吾所不願受也如是則躬行既正而植立必不苟出處亦審而事業必可觀矣

痛哉風俗移人也四維不張恬不之怪且勇退急流引年致仕言有不行樞命不拜前輩之進退以禮有如此者而今之君子貪榮進而不已居寵利而罔功伴食素餐陽丐老而不去持祿固位甘阿諛而被譏無禮莫甚焉安樂名窩甘於靜退輔養自任無愧經筵前輩之出處合義有如此者而今之君子棄義命而不安踰分守而莫顧罷政里居覘闕庭而布召蹐身禁近留職業之莫修無義莫甚焉東歸篋中圖書數卷出入蜀道琴鶴自隨前輩之廉潔有如此者而今之君子不飾簠簋交致鞭靴私橐之金惟思家計公帑之帛遑恤國虛何不廉之甚歟諫垣默默愧以貽書佞臣拂鬚責以正義前輩之知耻有如此者而今之君子涊默附權貪祿媚竈指喉之獒搖尾聽命隼爪之蠅揮去復來何其無耻之甚歟飾詐以為高則有之而儒行所謂難進而易退者未之見也毀方瓦合則有之而儒行所謂不虧其義不更其守者未之聞也士風一壞一至於此吁可懼哉嗟夫禮義消亡變風所以作廉耻道缺小雅所以廢則今日之俗豈非執事之所厭哉

事料齊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管子漢賈誼云遇之有禮故群臣自喜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　董仲舒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化於禮義而耻犯其上　阮种傳云夫廉耻之於政尤穜藝之有豐穰也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凋弊　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耻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遜於善廉耻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此先王所以保義定功化洽黎元者也傅玄本　本朝仁宗天聖九年詔曰縉紳之間名節罔勵矜勞者掠美以近名希進者行險以徼寵詆誣執政干撓有司分羿翰者或奏請之靡厭主按察者或寬縱之為得貪而無耻姑務營私老而非材罔不知退由廉耻之未飭致風化之靡醇事孝宗乾道七年御書戒敕官吏云云夫天下之風俗係上之好惡朕所趨鄉縉紳大夫其知之矣朕躬秉

是道嘉與宇內之士共由斯路而習俗若此豈廉恥道喪之日久而浸漬所入者深歟抑告戒懇惻未能孚于衆也繼自今其洗心易慮激昂砥礪毋蹈故常朕則褒嘉爾或不從朕言罰及爾身弗可悔矣柳子厚云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何義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游酢上徽宗曰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恥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義如入市攫金不復見其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為非也而人君尚何所賴乎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夫然故士之有志於義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九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

臣道門

貪廉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貪廉係乎世道○世道清明風俗淳厚義利之辨昭然於天下而士大夫所向純乎義世道汙濁風俗薄惡義利之辨憒然於人心而士大夫所趨純乎利夫貪廉義利之辨豈專係於區區之勸戒哉世道之所歸即人心之所趨也歷觀古昔熟究來世唐虞之時九官在朝濟濟相遜百僚布列師師相承不惟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而況委蛇退食之人亦皆有節儉正直之行是雖崇義黜利固古者之盛亦足以見三代之時治道純厚而習尚如是之美也更秦歷漢佩黃金厭粱肉縱橫辨難變詐萬端無非貪榮慕祿之徒患得患失之輩是雖滅義罔利固後世之變亦足以見三代而降世變澆薄而趨向如是之惡也由是觀之利義廉貪之消長當以世道論明矣

古者貪廉不同○古者以廉為常後世以廉為異古者以貪為異後世以貪為常唐虞盛時簡廉之德相師成風而獨一饕餮焉舉天下以為甚異惟恐殛之不早周之盛際素絲正直在位皆然異時廉善廉能所以弊群吏之治者亦姑存是法未聞有干其紀者何其以廉為常以貪為異耶迨其後也人皆垂涎于苞苴之賂而畏四知者始詫以為高人皆動心

乎神通之物而受一錢者始誇以爲潔垂魚于庭止一羊續而溪壑肆慾者滔滔也瘞鹿于圃止一裴寬而漁獵厚貲者總總也又何其以廉爲異以貪爲常耶

稽古偉議 表率在上之人○士大夫之風俗當自上始不當自下始當自近始不當自遠始羔羊之詠不以美在位而以美周伐檀之刺不以咎其臣而以咎魏誠以表率有人則風移俗易儀軌不立則波蕩風行故楊綰爲相而在庭之騶從減元載任職而在朝之貪風煽吁士大夫之風俗果誰職之大臣不貪爲倡○埋鹿垂魚志操清冷委珠沉犀神骨飄爽愚謂不如食茹而美愠而拔簶之爲難也酌泉飲水清入江水疏食瓦器凉洗羶葷愚謂不如買第數日償直庭木之爲高也四知之拒天地監知一錢之選兒童頌稱愚謂不如有位丞相不治別產者之爲美也大抵氷雪之側必無炙手之人脂膏之林豈無自潤之子或者上之人使然也

法祖嘉猷 去冗官清吏習○嘗拜覩開寶之詔有曰吏員冗多而求其治者斯難奉祿鮮薄而責以廉者無謂且曰與其冗貪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奉夫以國初盛時吏道未雜我藝祖一札之頒不徒曰省官且期於益奉豈非深慮夫吏員冗則奉給微彼之祿不能以自養安望其有廉節乎祖宗惟知減冗員以益奉祿也故當時小大靖共節槩特立駕幸其第者不知瓶金之饋而下江南以歸者且無寸錦之儲圖書數卷清潔如義倫不受餽遺廉介如范質前輩英風凜凜如在今日士大夫必有能鑒之者

先正清廉之節○逮我國朝廉風尤盛有官踰鼎而無樓臺者則寇公準也有田園貧而圖史富者則龐公籍也有守古端而不持一硯者則包公拯也有帥廣右而不載一物者則余公靖也有如曹公彬之歸舟無他惟載圖籍者有如王公質之終身不貪所至氷檗者至於未嘗殖產而天下皆知其清有如畢公不受饋遺而累朝無出其右有如范公又如趙公抃之以鶴自隨范公仲淹之鬻馬步歸是皆能以一身倡率天下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茲固可以範薄俗而愧貪夫也

時文警段 吏以勸而自廉○周興廉以弊群吏漢詔廉以爲民表廉之足尚也久矣抑不待勸而廉者上也必待勸而廉者次也故吏能廉則砥礪其行氷霜其操上可以培有國之壽脉下可以護生靈之元氣使廉節不立則酌貪泉而遽易逞欲壑以求盈蠹國害民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吏其可不廉而待勸邪其可雖勸而猶不廉邪吾觀漢唐先朝之諸君子其不勸而廉者歟今日之士大夫其必勸而廉者歟當擢廉以礪貪○何今日之士大夫而不然歟苞苴之風號爲少息彼陰厚囊橐未保其悉無也椎剝之習幾於漸消彼巧取拏攫未可謂盡除也和糴本不當強民胡爲下户無訾懼悉剖刷而靡遺耶楮幣本當秤提胡爲低價收買於官嘗乃展轉而罔利邪軍需科調本非得已而不已者胡爲並

緣為奸輒多增數目而取贏耶故必貴於廉退盡擢而後足以厲此廉必貴於貪黷盡黜而後足以厲此廉否則勸勉雖勤而遺風未殄縱飭勤渠而餘染未濯未易以一洗而盡空之也

就義則享其利○嗟夫公私不兩立利義不兩全自古然也出於義則入於利入於利則出於義天下之事豈能越利義之兩端邪未有舍義而可以言利未有行義而不享其利特心主乎義則無往而非利心主乎利則無適而非害耳故幣帛利也當受而受之不足以違義廉饋亦利也不當拜而拜之或足以害義利物和義易之以義為利也正德利用書之以德為利也人能審察其是非孰觀其當否而義利之理昭白矣

綺語騈作

操凜氷霜　人爵不如天爵　官居鼎鼐欲起樓臺而無地

志存金石　勢榮不若義榮　秩滿成都獨携龜鶴以自隨

名教有真樂富貴如浮雲　不受饋遺餘芬藹如

理義有至榮金璧非重寶　未嘗殖產流芳猶在

白簡雖嚴誰念市朝之辱　以斗筲之量而飽溪壑

清議雖烈孰恤芒刺之虞　以蟣蝨之吏而縱豺狼

當今獻策貪吏不宜寬假○獨柰何時不古若氣習日卑義與理微心術日壞彼惟不知有義理也嗜利亡厭而反以廉潔為沽名臨財苟取而反以清介為要譽中流砥柱寧幾何人貪風所移趨者瀾倒嗟夫是不可以廉恥責也是不可以禮義化也是故不藥石無以愈疾也不去莠無以養苗也彼方以義理為何事而我猶狃於忠厚之說含容姑息而不忍加嚴於法令之誅則彼固狎玩而愈無忌憚矣大抵今日之待士大夫也寬厚太過而飭厲不足優容太甚而檢束多踈有如貪汚之已甚亦嘗聞於竄逐矣何罷去之未幾而收召之繼聞也奸贓之狼籍亦嘗見於奏劾矣何罷斥之未幾而錄用之不旋踵也法令不嚴而區區之義理終不可以訓是宜飲貪泉者滿天下而廉潔自將挺然特出於流俗之表者未免若是其寥寥也

貪風之盛可畏○自人心義理之不明貪風之熾幾於法不足以使之畏自人心義命之不安冗闒之流至於貪榮嗜進而惟恐去其位庸人鄙夫鶉獺如故叨吏墨翟鳥雀為群向之以贓敗者不惟全璧而去富錦而歸且將鋒車賜琢驛召旁午矣雖初焉有靦於面目而終也不傷其毫毛甚者彈奏已俞而遲回顧望不忍移都門之轍其視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者不惟風斯在下而碩鼠之圭角太露其亦可哀也夫且一貪之未華似未足以蠹國而實足以亡人之國一冗之未汰若未足以亂天下而實足以禍天下此其關係真與世道相為消長國家相為盛衰甚矣其所當痛懲而亟去也

貪風盛於今日○歟今之所患者士大夫之間節操衰而貪風熾習俗薄而趨向惡大吏作奸動以巨萬斗筲之量飽溪

蝨蟣蝨之官縱豺虎始則竊為之今則公然矣始則或為之今則皆然矣申飭非不切也未能革其貪風按劾非不嚴也未能變其舊習酒有鴆肉有堇視鴆如醇酎視堇如太牢士大夫利心變乎其中而不自覺悠悠風靡贓吏成俗風俗薄惡世道凋弊亦云甚矣

主意收結 當自反而為廉○雖然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盍亦士大夫相與以理義自反而求為忠厚之歸無待於上之人法令之及可乎有如不受饋遺餘芬謁如未嘗殖産遺芳猶在清名若此且令人灑然於物欲之外九原可起誰其似之有官鼎鼐無地樓臺位至樞相未嘗改饌儉素若此且令人凜然於利名之外千古可作誰其續之景仰前修必若是而後廉節為可尚企慕先哲必如是而後貪風為可息不然矯之者旦夕而敗於旬月之變移懲之者毫末而奪於尋丈之轉徙彼為之我效之前倡之後和之白簡雖嚴誰念市朝之辱清議雖烈孰恤芒刺之處出語諸人自許獨清於衆濁歸視其室已萌他顧之墦間方且汨蕩於利欲之波而何疑於廉耻之道喪哉嗚呼天下無不可移之風俗人心有不可泯之義理亦在士大夫相與自反而已矣

尚廉自大吏始○昔先儒進策先朝禮義廉耻之俗壞則中人以下化為小人誠哉是言也然人心有不容泯之正理天下無不可移之風俗激濁丕變舊俗豈無其道哉愚切有獻 秉鈞軸調鼎鼐者百執事之所觀瞻有無地起樓臺之譽則不患無家之飲器之人是必守拔葵之節脫粟之廉而後無愧於道揆之任歌黃華駕輶車涖州縣之所表儀有帥南海而不載一物之廉則不患無不持端硯之守是必有飲泉之志卻金之清而後足以當外臺之寄正一身以率百官內當始於宰相則人皆稷契正一路以帥州縣外當始於監司則人皆龔黃執事試思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語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孟 宋人得玉獻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左襄十五年

[illegible] 周小宰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注六計以廉為本周禮 漢文帝詔曰廉吏民之表也遣謁者勞賜之 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常獻其生魚續受而挂於庭他日又饋續乃出所挂者以杜其意 孟嘗為合浦太守前守貪穢郡出珠寶採求無厭珠移於交趾界嘗到官去珠復還 劉寵為會稽太守人齎百錢以送為人選一錢受之 楊震性公廉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並漢 三國魏曹操以崔琰毛玠為掾並典選舉所用皆清正之士皆以廉節自勵長吏還者垢面弊衣吏潔於上俗裕於下操歎曰

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通鑑)吳隱之為廣州刺史至貪泉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晉書)唐盧奐為吏有清白稱為南海太守汙吏斂手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本傳)王丘所守清約未嘗通饋元宗嘉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本傳)

皇朝典章 太祖時曹彬平江南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行狀)兩川平王仁贍先歸曰此行清介畏謹但止有曹彬一人耳彬還輜重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附)馬(行狀)太祖初立命王全斌等伐蜀沈義倫為水陸轉運使諸將爭取金帛子女倫清潔一無所取東歸之日惟圖書數卷

太祖知之擢為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訓寶)太宗嘗以錢遺中丞劉溫叟不敢辭貯于別室太祖曰執廉節鎮澆風溫叟有之矣(澠水)趙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呂氏家塾記)包拯知端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歸不持一硯(言行錄)余靖為廣西安撫請立法度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同上)興國二年賈黃中出知昇州嘗案行府廨見一室扃鐍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櫃乃李氏宮中遺物未著於籍即表上之　神宗即位命趙抃知諫院及謝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龜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邪(並行狀)

先正論建 臣僚上言廉吏所以難得者由所以廉者有不同有家溫而廉者田園既富儲蓄既豐閑居無事足用有餘其視俸給之入眇然不足以動其心故其廉全於富足之餘有祿厚而廉者正俸之外既有添給月給之外又有茶湯故其廉保於祿秩之厚有謀拙而廉者黃金在前心切歆慕而智淺術疎無計可得故其廉得於智謀之拙夫此均曰廉也以是為廉人皆可能至若貧窮迫於前妻子望於後田園室廬仰給於涖官之所得而月廩歲給未免日用之告匱使其智足以舞文法謀足以肆奸貪鮮不白晝攫取不復顧市人矣乃有不怵於困貧不貪於苟得厲行清修持身廉潔是為難得可表而出之(寧宗)

文集菁華 將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一命之吏三年之積為俸不過數百緡而仰事俯育之具道路往來之費親舊問遺之所須滿罷閑居之所用皆出於其中監臨之吏銓授之私人從而重擾雖使伯夷復生吾知其必不能廉矣故嘗謂江水撓之不濁河水澄之不清非水性有異也源使然也魏得一毛玠唐得一楊綰而時人莫不化彼二子者豈能人人而制之事事而防之哉亦不過清其源而已耳

貪廉二　以大臣當廉立說

策頭 勸小吏之廉易勸大吏之廉難夫對墨池之瀾名為君子者固畏其汙染也揖雪山之清雖名為頑夫者亦知其肅敬也蓋世利之味若難忘而人心之靈不昏泯也彼其涉足

貪塗墮身濁海豈其心之素哉或者有以籍口耳東坡先生有言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士大夫以膏粱為汙此勸大臣以

策段 嗟夫道學能使人重不能使人愛功利能使人嫌不能使人忘昔固有一錢選受者然人不皆劉寵也昔固有四知是畏者然人不皆楊震也昔固有獻魚不受者然人不皆羊續也貪泉酌而心不易者誰歟園葵拔而利不爭者誰歟珠璣擲地犀珍投江又幾何人歟黃金可受何須華衣之褒白簡雖嚴誰念市朝之辱是未可以全諉之風俗不美也內有無樓臺之寇準何患外無鶴隨之趙抃上有富圖史之富公何患下無一硯不持之包拯馬諳鵝路龜放河表冰蘖其心雪霜其操仰先正之高風景前修之故躅百世而下如對汗青而況當世乎

高官美爵以何而遷華城要郡以何而除輦浮陸運歸之誰乎象馳斛貯囊之誰乎豈州縣之吏忍於朘赤子之膏血哉或者亦有出於不獲已爾土地日狹仕路日迨青衫入手固有衰耄而不獲厠於下僚也柴車就道固有飢寒而不得之官所者也一涉指鼎味又豈能田伯夷於蹠蹻之流也哉

事料 春秋季文子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前漢董本朝范質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太祖因講求輔相謂侍中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輔以為循規矩謹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訓賢畢士安未嘗殖產為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錄言行寇準為相魏野贈詩有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典事

貪廉三　以贓吏當懲立法

冒頭 興廉揚清以成士大夫之美俗者雖本乎忠厚而有餘厲貪激濁以消士大夫之積習者當濟其忠厚之不及蓋本乎忠厚者以人心義理之不能泯也而濟其忠厚者乃國家法令之不可弛也昭明義理以握風俗之樞機信必法令以懲習俗之流靡二者並行而不相悖焉庶乎竦畏慕而明勸懲而士大夫之風俗或者其丕變乎每觀我朝以仁立國其所以體貌夫天下之學士大夫者靡不用其忠厚之至而獨於贓貪之罰一毫不貸蓋所以消濁亂而開清明抑浮薄而歸渾厚使士大夫洗心滌慮精白承休變其習染之舊而示其意向之新此其法令森嚴之[illegible]正所以寓其義理忠厚之意是以祖宗盛時吏治清平風俗醇一職此之由

策段 昔者常觀成湯制官刑儆于有位其叙三風十愆之戒凜然若雷霆之不可犯伊尹乃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似有廣大發育之意抑何先後之不倫也及反而觀之大舜撻以記之欲並生哉之言然後知聖人嚴為之法以儆士大夫之心者非固不能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之也彼其禮義廉恥之道固有以感格於其先而法律刑威之嚴復有以儆戒於其後

潛乎神化人心翕然由乎正路矣
夫義理素明於人心則不待法令而自知畏此忠厚之說也
義理汨蝕於人心則必待法令而後知警此亦忠厚之助也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夫子義利之辨為甚明而易之所謂不
恥不仁不畏不義者正所以慮小人喻利而不喻義耳亦有
仁義何必曰利孟子義利之分為甚確而書之所謂敢殉貨
色無揔貨寶者正所以警有位之徇利而不徇義耳以商周
之時在位皆忠良節儉果何有於典獄惟貨之事亦何有於
徇貨總寶之人而當時為士大夫末流之慮則不得不為是
豫防之戒耳以漢之盛時郡舉孝廉吏尚廉平而建武永平
之後且有卻暮夜之金而還合浦之珠者清節廉名史不絶
書則正以漢文之崇尚名節有以激懦起媮於無窮耳
自王莽之姦進而教諂者多自檜胄之術深而誨盗者衆苞
苴不絶於都門而郡守縣令則以入己計贓賂遺公行於京
邑而小官下吏則以準法定罪彼亦得以有辭於我矣漢法
贓吏錮子孫唐制贓吏死朝堂非不嚴也而史不絶書得非
表倡於上者未至則下不心服耶

事始 虞舜之時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
之人謂之饕餮舜投諸四裔左傳 商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
徇于貨色書 漢文帝時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
心本紀 代宗時元載受賄賂後事敗有司籍其家胡椒至八百
石本史 文宗時鄭注得倖後以甘露事敗誅受人饋遺絹至一
二百萬疋傳 本朝太宗太平興國中詔以贓致罪者雖會赦
不得放還自今永為定制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贓吏為奸
秉時掊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于典憲 建
炎四年上謂宰臣曰貪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
德而贓吏死徒未嘗蠲減自今官吏犯贓雖未欲誅戮若杖
脊流配不可貸也聖政 呂東萊云國家以禮義廉恥維持士
俗而貪墨之吏尤在所懲太祖之世凡在贓者皆寘極典而
以販易貨者亦至抵法太宗之世贓吏誅殛者非一間有貸
死配隷者亦不復放還叙用其待贓吏至嚴也祥符以後如
開叙復之漸然猶不得以齒善良天禧而後藩方長吏以賄
敗者始自謫籍畀以郡符而其餘因事計贓非枉法者往往
得從寬典然邊肅蓋以城守之功而特與牽復而因事計贓
又非枉法之比則其寬貸之意悉有所為初非曰一切縱之
而不問也仁宗之朝正犯奸贓往往貸死然亦不免黥隷之
辱自安石奏對謂祖宗援五代餘俗故以治贓吏為急令贓
吏已少惟苟且因循廢弛公事慢法令者宜以為急自是而
贓吏之禁愈寬元祐紹興以來始有三免之說而冒于貨賄
者愈無所懲高宗中興稍復遵用舊典以賄聞者雖未忍遽
寘之死地而時用黥流之刑以警其尤雖有直臣之後聖意
惻然矜憫而不免編置之罪孝宗聿遵先志決配籍没之令
載在國史者可覆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

臣道門

出處 附 隱逸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士無心於進退○湯幣鼎來可以就矣必待三聘而後從吾以是知君子無心於必進齊言不用可以去矣必待宿而後出晝吾以是君子無必於必退夫儒之有進有退惟顧其時之何如耳時之可為也吾不得必於退時之不可為也吾不得必於進權衡於義理之可否斟酌於天命人心之去留而又揆度於三綱五典之興廢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出則出可以處則處庶幾得進退之正者歟故二老居殷紂不能用則退然於東海北海之濵而不為屈西伯善養老之名一聞則盍歸乎來竟踐師傅之位四皓居秦秦不能用則盤旋于商山林谷之下而不為之屈太子善待士之聲一接則持携而至卒成羽翼之助是知無心於進亦無心於退大人君子以進退為天下之慘舒者每如此豈尋常小丈夫之能為哉

賢者趨舍不苟○莘郊釋耒醜夏歸亳渭水投竿去商就周一世之傑萬夫之望其趨舍豈偶然哉必其仁可以得衆必其義可以濟時必其識量超越可以定天下然後委身從之不然就紂可也尹寧相湯事紂可也呂寧佐武吾以是知士不易得而人主能有其事士者其大略必出於此苟或反是縱有一二末節吾恐與之居者非濟惡之人則保身之徒賢者豈肯俯首來哉

證古偉識 伯夷伊尹出處○愚聞之士君子之制行亦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不必曰深山窮壑以絕世而後謂之知恥不必曰敝衣羸馬以絕物而後謂之知廉指是以為廉恥者矯也矯於闇者必變於久矯於明者必移於幽用舍行藏介然自安出處語默居然自信如伯夷伊尹之行雖不敢以望孔明之全體然皆能以身而準的風俗者也伊尹處夏之季樂道耕莘乃其素志然救時拯世之念勃勃於中於是徘徊五就見可而進使世之嗜利無恥者處之則是非不擇失身向時豈所謂進以禮退以義者乎伯夷當周之興得時行道豈無凡心然而受君為國之念義不容二於是高傲首陽守死而逝使世之貪汙不廉者處之則偷生苟就竊祿於世豈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乎是二賢者皆能以身處世變之衝不為世變所移萬世而下聞風凜凜豈特為一時風俗皆哉

四皓逃秦歸漢○道可佐皇而隘於致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黄唐也德宜輔王而偶處伯世則四皓之所以晦跡於漢世也噫周道絕而王德涸秦短世而漢龍興六合披攘兵不暇戢則四公輕輕然鴻飛冥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係苟戚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僂僂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己之道權以安天下之器得非知

幾者歟

法祖嘉猷 國朝禮賢爲法○國朝以禮賢爲法束帛安車相望於巖穴之下而君子或出而濟世澤民或隱而毓德修行清風凜凜萬世可敬王昭素若行怪之人也愛民一語銘書御屏陳希夷若幻惑之流也致治數言有裨君政魏野逸行見於烹茶鶴煙之詩林逋高節寓於曾無封禪書之句關於國體則种放之時議有奏宋堂之建儲有諷益於經學則孫復之春秋發微代淵之周易旨要南山三友縉紳力薦白衣御史學校起敬益州逸士力學故事之當行河南布衣屢有召命而不應草澤之間緼袍之內清節榮耀至今猶起歆慕之想

先正進退一節○蘇文忠公平生鯁介用之而金馬玉堂舍之而珠崖儋耳而英風直節皓首不衰司馬溫公進而爲元祐相退而居獨樂園而誠之一念終始不易蓋時有屈伸道無遷就身有進退節無變更上之人我用歟我固自若也上之人不我用歟我亦自若也是以畢文簡之進以進爲懼曰吾將薦有相才者也杜祁公之退以退爲喜曰吾不敢以妨賢路也苟進退不以天下爲念其淺之爲丈夫也哉

致身必因先達○韓吏部之文章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若可無求於人矣夫何上于襄陽之書則欲托先進之士以爲之前上韋節度之書則欲借王公之勢以成其志李翰林之聞望天下慕之猶景星鳳凰若可無求於人矣夫何上韓荊州之書則曰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上裴長史之書則曰惟願裴公一言不須鞭馬埒華軒

[illegible] 咈時強時之說○夫以天下爲念者固非急於求售其一己之所長而安於一己之樂者亦非釋然忘情於天下蓋事有可爲者有不可爲者可爲而不爲其名曰咈時不可爲而爲之其名曰強時故三過不入門一瓢在陋巷而君子許之以同道事商以諫死歸周而陳範夫子槩稱之以仁豈進者是而退者非去者當而就者否歟使禹當顏子之世未必不易胼胝之勤而爲曲肱之樂使箕子當比干之責亦不能移皇極之論而爲苦口之言哉

無適而非可貴○吾嘗讀易矣六十四卦論君子所以得時行道尊主庇民者非一而其吉嘉遯而貴高尚者惟遯與蠱之時爲然其餘否泰之相仍剝復之必長君子所以處之者不主於必進亦不主於必退不貴於徒去亦不貴於苟容輕重厚薄之論何其泯然而不聞耶誠以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一出一處一語一默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安危寄焉故自鄉養而達施幼學而壯行名義之重操行之嚴其所以自貴重其身者不啻懷琬琰護璧玉出之則爲廊廟之珍韞之則爲藏山之寶蓋無適非可貴之時也

結語駢珠

居於家則爲簞食瓢飲之君子　用舍有以參天地之化
立於朝則爲素絲羔羊之正人　進退有以關盛衰之故

進而以禮長往之士不得而笑也 入而正心誠意
退而以義萬鍾之祿不得以留也 出而致君澤民
負鼎而行非干祿也投戈而起非徇君也大分不可不明故
也
首陽長往非違時也明日遂行非矯俗也大致不可或屈故
也
物可愛也民可仁也一陷不義則寧去而不為
君可事也功可就也一失其身則寧死而不顧
安於分守者謂之恬退忘於勢利者謂之恬退而終南養高
少室傲物者不足謂之恬退
急於干請者謂之奔競志於僥倖者謂之奔競而被髮救焚
胼足拯溺者不可謂之奔競

當今獻策 明分義守四維○今之士大夫吾固不敢以伊尹伯夷之獨行者望之然退而甘遯林壑不願留侯之封如子房者幾何人進而大聲殿陛不畏長沙之行如賈誼者又幾何人蠅營狗苟之流佹視公論徒起穢以自臭此固不足責也所可責者向有終老而願從赤松子遊令鳩杖漸至於都門矣向有誓死而不與絳灌等列令竿牘漸馳於私室矣奴顏婢膝以求進即前日揚眉怒臂以示正大者也囊金櫝帛以相媚即前日垢衣敝蓋以示貧儉者也如此等輩實繁有徒則亦可哀也已乃者外而監司郡守有拔一二清修之士論薦于朝欲以風厲天下然不思風俗之壞至此極矣勢利熏灼之餘人心所存其能有幾苟有清修之良士不求聞達於諸侯流涎于功名者必非守道之人借勢于王公者必非特立之士豈足為風俗勸哉此廷紳抗疏極言汲汲於明分義守四維之旨蓋欲示天下嚮方為慮至深切也

士寧濟時行道○進思盡忠有犯無隱寧孤立而寡助毋寧緘默而詭隨寧退黜而不顧毋寧依阿而同流可殺可辱權勢不能奪其忠甘死甘利戮祿不能變其操從違雖異而所守不回用舍雖殊而此論不易朝鳳之鳴愈於立仗之馬也龍鱗之嬰勝於轅下之車也鶴鳴之和其視木鴈瘖默者何如也

道行則福天下○寧陳力就列以盡吾所當為之事毋寧輕意肆志以絕君臣之大倫寧委身犯怒以任吾所當言之責毋寧安居坐視以負國家之重寄赤心自許對越奚慚雖謂我以迂百挫而不折也素節自守終始不渝雖斥我以詐屢黜而不休也

主意收結 盜名者多敗事○噫王衍之未用也人喜之既用也人鄙之殷浩之未用也人期之既用也人譏之世之人盜名於未遇之時亦多矣遇而後得其真也推是以論則樊英之華陽田游巖之嵩山盧藏用之終南蓋異世一轍耳何獨蓋公四皓兩生老人而已哉嗚呼王衍殷浩之徒惟其用於後是以敗於後數人者亦幸不用或不大用而已矣然皆非愚所學也愚所願則學孔子

士寧以身[illegible]〇故嘗謂禹皋之陳謨可慕不可常逢干之正諫可[illegible]不可倣孟之事君可學不可過蓋智可以爲皋衛言可以[illegible]而堯舜之君曠千載而不一遇心可剖忠可明然已[illegible]直之譽而君被戮諫之謗蹈而襲之寧不至於訐乎衛靈曾哀齊宣梁惠之君其皆昏庸不足與有爲固也而孔孟於此顧乃不倦不慍不沮不怍問而對之敬而諭之亦誠以爲格心之業已不容致規誨訓誘聽其自悟則吾之事畢矣聖賢在上顧豈若是其有體耶彼其有志之士率皆慕夫古人然不明夫可不可之說則亦徒以自病耳是以欲從游於地下居于顧以謂之狂願爲良而不爲忠君子又以爲失之誕也厥今亨屯出否正吾黨事也誠有躋世平康之策謹毋過自金玉云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易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無不利 遯卦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繫辭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語八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語十六

歷代事實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人以幣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云云 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 並孟 說築傅巖之野爰立作相王置其左右 書說命 文王見太公於渭水之陽坐茅以漁載與俱歸立爲師 史 諸葛亮表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遂許先帝以驅馳 本傳 韓愈與盧同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招不起 與李渤書 云朝議必起拾遺公又云若景星鳳凰之始見爭先覩之爲快 並文集 盧藏用隱終南少室二山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南山曰此中有大佳處承禎徐曰仕宦之捷徑耳 本傳

聖朝典章 真宗咸平五年遣使就終南山召种放入見于崇政殿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遜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冠帶袍笏館于都亭驛 編年 仁宗慶曆二年泰山處士孫復爲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三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 神宗時常秩字夷甫嘗舉進士不中隱居求志不肯出仕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爲不便秩在閭閻獨以爲是被召遂起然在朝亦無所發明聞望日損 事畧 哲宗呂公著與溫公同奏舉河南處士程頤乞將加召命待不次已而召對便殿拜崇政殿說書議者譏頤辭卑而居尊及在朝廷以天下自任好論說故事褒貶人物俗士好進者嫉之竟不能自容而去 言行錄

先正論建 臣僚上高宗竊爲恢復士宇必以得人才爲先陛下睿知中興使河南數路之地盡歸圖籍兩年以來旌聘甚多其有湮淪越在草野如古人自隱於飯牛屠狗之中恐或

伏而未見況自漢以來山西出將風聲氣俗亦豈易泯必有英偉豪傑之才陛下誠得而用之乃人望所歸斯民視之以為鸞鳳則安戴之誠愈見其不可解矣

文集蒼華 馬子才云古之逸民或隱於漁樵或逃於巖谷人有所不知也有所未用而斂智以為愚韜光以晦迹也夫隱而未顯屈而未伸逸民也時可以逸而已未可以為者逸於已也時可以為而已為夫時之所致者逸於時也逸於已者時之窮也逸於時者已之致也是二者其為逸雖同其所以為逸則異也蓋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者聖人之潛也而孔子謂之龍往無不利心無所係者君子之遯也而孔子謂之肥潛者隱而未見而終有見之時遯者退而自藏而終有戀之意至於索隱行怪後世有述者不足語於此也

出處二　以去就視時立說

策頭 抱經世之業必欲隨世而就功名者非也抱經世之業必欲傲世而輕功名亦非也隨世而就功名士之通者也通可也通之流則為奔競嗜進之徒君子耻之傲世而輕功名士之介者也介可也介之流則為高蹈不返之徒亦君子耻之昔人有言進以禮退以義又言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又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以進退仕止行藏兼言而所以權用斟量於其間者各有所據不必於進亦不必於退不必於仕亦不必於止不必於行亦不必於藏惟求合乎時中之中焉耳君子何容心哉此所以進退仕止行藏綽綽乎其有餘裕也

策頭 伊尹之五就不以夏之亂而遂去比干之死諫亦不以君之昏而不言夫子之為乘田委吏不以職事之卑若將浼已孟子三宿出晝亦不以齊王之不足言而遂歸向也比門不遇今也嘉魚樂與矣向也考槃自貧今也菁莪樂育矣紆朱懷金者皆曩時縕袍紐佩之賢廪粟庖肉者皆前日甘藿豢藜之士韜藏之久發為彰明之盛隱晦之積轉為炳爍之華利之所在不競也勢之所居不趍也言行則惴惴以留而色不驕言不行則遲遲以去而色不慍以百姓之安為樂而不以己之安為樂以國家之危為憂而不以身之危為憂矯世厲俗有所不為以觸怒也而不變犯顏逆鱗無所不盡以嬰禍也而不悔

[illegible] 見前套

隱逸 ㊄附　以隱有三等立說

策頭 以天隱者無意於為高以時隱者無意於為介以節隱者無意於為矯何謂天隱且性復於朴則祿其光襲其明德全於真則悶其心泯其迹逍遥而無為謹密而不出自埋於民自藏於畔是以宜僚傲道而陸沉子光忘名而遁世若此皆果有意於為高乎何謂時隱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職鱗委翅獨善其身懷瑾握瑜自全其操俗濁而志愈清時屯而道彌礪是以二子避紂而採薇四皓逃秦而茹芝若此者

果有意於爲介乎何謂節隱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矜節操就草澤處隱疄枕石漱流耕雲釣月志意修而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是故巢由洗耳以辭堯務光浮河以避商若此者果有意於爲矯乎

【續集】能潔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歟能利其國當時係賴非四皓歟蓋周德既衰則夷齊遜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夫之巢商父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深矣護太子忠主道也不辱其身則不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採其微墨台氏之子不屈也嬴之德衰則巖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凡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夫見賢於子房

君子者不患道之難修而患世之不遇也不患人之難治而患時之難逢也有道無世接輿所以行歌有人無時箕子所以佯狂此古之聖主明王所以求之而不暇舉之而弗遺者其有以歸天下之心歟

【事料】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山以待天下之定也前漢王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成帝時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不屈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揚雄曰彼人可見而不可得屈也王貢傳後漢嚴光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帝即位隱身不見帝乃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書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帝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復引光入論道故舊因共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漢本下田游巖愛夷陵青溪上廬其側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四皓乎唐本下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每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唐本下陸龜蒙居松江甫里不與流俗交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本傳賀知章棄官號四明狂客本傳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名其亭曰休休本傳本朝太祖乾德五年詔諸道有遁迹丘園孝友行能爲鄉里所重者各舉一人　開寶二年蘇澄善養生對上曰帝王養生無爲無欲凝神和粹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　三年王昭素召見便殿講乾卦因示諷諫微旨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上愛其語嘗書屏几間　太宗雍熙元年召華山隱士陳摶入見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賜號希夷先生　淳化二年种放與其母偕隱酌林谷中以講習爲業詔使召之稱疾不起　嘉祐四年以河南處士邵雍爲將作監主簿辭疾不起雍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稱之其學自天地造化陰陽消長皆以數推之逆知其變世無能曉之者而雍內以自樂浩如也　孝宗隆興元年詔曰山林之際漁釣之間豈無荷蓧濯纓之倫飯牛版築之士或

自晦於卜祝或沉痼於煙霞郡刺史二千石為朕搜羅有懷
瑾握瑜埋光鏟彩迹其行實咸以名聞朕將厚禮特招虛懷
延納　胡安國上高宗曰昔創業與衰與增光洪業之君待
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爪牙介胄之夫以折
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
廉靖無求之節陛下屢下詔旨詳延遺逸伏望特降詔書凡
被召有不能赴者悉從所欲不必強致之則天下歸心矣
唐筆議云山濤為吏部常伯之任也而名在山林謝安為太
傅三公之任也而志在東山一時之事倚杖笑傲揮麈對談
蟬蛻垢汙鶴唳應表當時之君不問其能與否是與非也南
山之南有一人焉從而舉之曰隱逸之士也北山之北有一
人焉從而舉之曰隱逸之士也而不必皆素隱行怪之人也
唐人承風則有煙波釣徒江湖散人泉石膏肓烟霞痼病甚
者少室山人索高價白衣山人處合輔目隱士為隨駕指捷
徑於終南夫身死安矣安國是名哉又安用爵祿為哉
　　其餘等段並見第一套

官吏門

官制　附　祿秩　考課　久任　均任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建官相維之制○職守彙分官聯是布取其詳密
而不取其闊疎此條目之說也上下相維彼此相備取其聯
合而不取其散漫此體統之說也蓋嘗博觀往古熟究來世
攷其官制建置之不同以驗諸治道盛衰之或異而後深得
其說焉昔者周人熟察於天下之變以為一代之典凡其設
官分職之際雖若不一而事權之本末輕重蓋未嘗泛然而
無所別也財用之出入斂藏雖或掌之外府或掌之王府或
掌之內府而制國用之權未始無所歸也政事之是非可否
雖或謀之卿士或謀之衆庶而論道經邦之職未始無所屬
也夫既曰權有所歸職有所屬則本末無倒置之患輕重無
偏失之憂此官制所以為得而治道所以為盛也
官制自略而詳○官制貴乎簡不貴乎煩吏道貴乎清不貴
乎冗簡則理煩則亂清則治冗則雜必然之理也人皆曰官
之增益吏之猥并時變之固然故曰自唐虞官百繼之以夏
商而加詳繼以成周而尤詳周官六卿而下其屬三百六十
矣不知周人之官與吏其提綱振領者未大加古而其增多
者特其屬耳三公既兼於六卿之長也舉天下之事千條萬
目六卿任之而有餘故其卿之六皆無異乎虞氏之九官也

官何自而煩吏何自而冗此周官所以為治世之典也

續古偉論漢官制之得失、漢人崛起干戈之中先王之制無所考驗徒因秦人之制而損益之固甚陋矣然嘗觀其分職授任之際見其上下之相維彼此之相適其意猶足以近古則亦未可輕訾也獨惜夫事權所係漢人蓋未深識則弊壞之形不免隨見而於先王之治終有慊焉夫以少府領人主之私藏而宦者黄門之徒皆屬焉其内外相通之意非不善也然國用之制既無以司其權異時寵倖既濫賞賜無節而財用之權至或之掃除之隸雖少府亦不得而專也以御史大夫副貳宰相而又復為九卿者其上下相制非不善也然宰相之權既輕而御史大夫乃與之抗則其事不出於一矣嗚呼漢人之制官其初意非不美而後日皆不免有弊毋乃徒知條目之細而未明事權之大者乎

唐官制之得失○攷諸開元六典之書如司徒司空古六卿之職也而升之以為三公則與成周太師太傅太保之意為有間左右僕射非三者之長也而命之以為丞相則與成周冢宰統百官之意為有異至於兩省之官如中書奉行門下繳駁其意非不善而彼此牽拘不免有多門之失詞翰之官如中書掌外制翰林主内制其意非不足取然命令不一未免有内外之分夫三公所以論道經邦冢宰所以佐王均邦國與夫兩省詞臣皆清要之職而唐人之制不惟不正其名而併與其實而失之則君子何取焉

法祖嘉猷我朝建官之制、我朝官制雖因唐舊而一轉移之間風采頓異故三省與唐無異而本朝之制則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施行交相維而互相制此其意為何如六曹與唐無異也而分曹置局各有所掌寺監各以其屬相從絲牽繩聯見其脉絡相通而不見其冗此其意為何如諫官所以輔翊君德臺臣所以糾劾百僚大抵皆出人主之親擢而廟堂之尊亦為之斂迹異時扶植公議振起弱勢社稷長久終必賴之、此其意又何如

元豐官制之失○元豐更改之制識者譏其名位浸輕品秩淆雜國家中否未必非此噫亦信然也元豐以前柴宗慶求為使相廟堂以其無功豈容私謁不知異日得之者果無愧於宗慶否也元豐以前張士遜求以子為校勘上不許不知異日得之者果無愧於士遜之子否也學士制誥以蘇公軾之才猶遲與之元豐之前若此切意異日未必然也閤門通事以李用和之子而終不與元豐之前若此切意異日未必然也推言至此則蔡元定之歸咎於王安石豈無見哉

時文警段建官當體古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盡責其如古亦難矣惟因其名而得其意則斯為一代良法也後世之制不古不必責也倣古之名而無古之意者為可責也御史大夫非古之三公廷尉非古之司寇吾略之也而太傅古三公官也輔王以道義其權大矣乃陽迂其人而實奪之權何邪司馬古六卿官也掌邦政平邦國其職正矣乃冠以

大將軍而推隆於丞相何邪倣古之名而失古之意茲所當議也

當爲官而擇人○古之用人有賢愚能否之辨而無簡易嚴密之分夫使其人誠賢也而足以宜其位誠能也而足以堪其選則要官重職非以爲人主之恩也乃人主自爲擇人計也固何敢切簡易之文以德於人亦何敢設嚴密之意以防於人至若切簡易之文以開僥倖之門設嚴密之意以示阻遏之禁必其惟知爲官爵計不知爲人才計也

官當各舉其職○蓋所貴乎建官分職者則必有道揆有法守有體統有節目故有師長之官所以輔弼君德而統率百僚者也列曹之臣所以各率其屬而聯事合治者也又有風憲議論之臣所以整齊紀綱糾正內外者也夫如是則大綱既正而瑣曹末務各効一職者可以守職于下矣

綺語駢珠

散而爲千官萬職未始無小大相維之制

列而爲百司庶府未始無彼此相通之權

小大之職體統相維　雲龍鳥火官以號殊

內外之司事權相糾　春夏秋冬政以時舉

官以賢建非賢莫授　才足以辦事始任以事

事以能位非能莫予　能足以辦職始充以職

官無大小約以限制　官足以供其事而官無冗貟

職無崇卑律以資格　祿足以代其耕而祿無妄費

旗車器物之必異其數　量民而置官

圭田服食之必辨其等　量材而授職

當今獻策

人才不可輕視○人主不可以爵秩而驕人也以爵秩而驕人則必至輕視人之才能而重視吾之爵秩也誠知人才不敢以輕視也則必出除授之命者盡至公之心於謀謨之際而後可以助人主不敢輕人才之意則必居施行繳駁之任者有任怨之心而無徇情之舉而後可以達人主不敢輕人才之意則必膺霜臺諫省之託者有詢公議之心而無廢國法之事而後可以廣人主不敢輕人才之意庶幾賢者可至而不肖者可勵也能者可勸而不能者可遠也

簡易嚴密之法○今將簡易爲法誠人主樂與賢士周旋之意然吏員不可猥幷也嚴密爲法誠人主愛惜名器之意然人才不可沮抑也何者彼懷才抱藝之士素不以爵祿動其心也苟其肯與我遊則好爵縻之吾何靳也尚敢曰吾之爵秩足以有德於彼乎然則嚴密之法非可施於此徒也貪榮嗜利之人素不以義命安其守也苟非材所當得而徇情予之滋其濫也尚可聽其攫取而不有以杜其進乎然則簡易之法非可施於此族也毋亦爲官擇人量材授任可者用之非固爲簡易也不可者去之非固爲嚴密也則官不濫而才不遺矣

近世官冗之弊○近世以來取士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有限極於是多爲色目以容之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員

冗於上士習壞於下上下相乘譬如决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塡塞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新進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固位下焉其上後襲其前不愧詐僞不愧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至此亦可重為之嘆也

主意收結 官惟在於得人○雖然官制之繁簡不必論而人才之稱否為當察蓋官得其人則官之繁也固治而簡也亦治官非其人則簡固敗事而繁也亦奚以多為哉今自一班半資等而上之而至於淸要孰不以為榮也試使非才而得之則亦不足以為榮又等而上之而至於貴近孰不以為美也試使非才而處之則亦不足以為美又等而上之而至於使相節度孰不以為寵光也試使得之不以其道則徒有負乘之愧耳寵光何有焉是知名器爵秩本於天而授於人輿情之所屬愛公論之所歸重宗社賴以輔翼朝著賴以羽儀豈妄一男子所可覬而據哉今官以材授朝無倖位而譁惜名器動循資格固萬無此冒竊之弊草茅憂國敢以此規今當幷省吏員○雖然官以事而建亦以吏而冗官誠以治事而冗猶可也或者不事事而至於徒冗可坐視其弊而勿之採邪晉荀勖建官於晉朝以為九寺可幷於尚書蘭省宜付於省府而王彪之議亦以職事之修在於幷職國朝官仍唐舊官冗之弊自唐已來識之者已紛紛矣今日國力寠匱吏員猥多與其坐糜廪禄孰若澄清吏道上之人盍留意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左桓二年） 谷永曰羣臣仰法化流四方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漢本傳） 王符曰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本傳） 百官者承君之化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韓文杇者傳）

歷代事實 郯子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鳳鳥氏歷正也五雉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左昭十七年）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書周官）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上同） 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記文王世子） 秦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前漢百官表） 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幷官省職費減億計（後漢百官志） 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别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辨貴賤叙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

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唐百官志）

皇朝典章 神宗元豐二年國朝建官沿襲五代上初即位慨然欲更張之始命館閣校唐六典以摹本賜羣臣遂下詔命官置局以議制作上自考求故實間下手詔或親臨決以定其論凡百司庶務皆以類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五年三省六曹御史臺祕書省九寺五監之法成即宮城之西以營新省省成上親臨幸召問以職事而訓戒之（會要）

先正論述 仁宗慶曆六年范仲淹奏周制三公外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群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遷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任下不專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内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群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

司馬光上仁宗云切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格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格相值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所以然者其失在於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則官無曠職矣

文集議論 孫洙云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就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惷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昬庸者也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易守不復銓叙人物而端覆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易行可爲太息也　林勳善云前輩謂祖宗舊官制其所以甄别流品者至爲嚴密一官凡數等宰執侍從之遷爲一等列卿館職之遷爲一等出身人之遷爲一等廕補人之迁爲一等其所以别流品而重名位非故爲是紛紛也誠以流品有别則安其分而無僥倖妄進之心元豐更制以唐六典爲宋臺省寺監職掌之官名寔正矣而爵禄之制混爲一統無復差别當時不能推原祖宗制官之意立爲品章故學士大夫頗慊然以新制爲未盡詔書屢下最後又曰敢有乘釁將抵厥罪蓋指群議之未洽而不能抑其議也

官制二　禄秩　以重禄養廉立説

策頭 人君之待臣下知所以養其身則知所以養其心養其身者禄秩俸廩也養其心者禮義廉耻也夫以一人之尊而奔走乎百執事之賤其所以使之服我王命勞我王事者以有禄以養之也否則自救之不贍而無所顧籍矣其所以安吾分守礪吾節操者以有禮義廉耻以養之也否則心術之

不正而無所不為矣外以養其身内以養其心古人之待臣下何其厚也

【議論】周官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圭田任近郊之地説者謂仕者所受之田所謂圭田也又曰圭之為言潔也授之以田而圭潔其名者先王之意欲使夫仕者享是禄而潔思其行不與民爭利也故士亦以不受田者為深耻故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潔田以祭也

嘗考漢制縣令秩千石以縣令特掌一縣之治職亦卑矣而秩乃居部刺史之上何也蓋縣令取民最近而易以為奸苟自給不贍必至於侵漁百姓奚暇留意民事哉是則重其禄者正所以養其廉而使自勸也故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小吏勤事而禄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然則漢家之所以特厚小吏之俸者正謂是也

惟我國朝家法忠厚上之人養士大夫以廉則廪禄之頒從厚而不從薄下之人以廉耻自將于其賦廪授禄之際惟計其職之稱否初不計其禄之厚薄故在眞宗朝以田濟官吏而責其廉謹其在仁宗朝詔天下吏給職田以惠養廉節上之待士大夫何其厚而下之廉介自將者有如富鄭公程伊川之徒則固有以所給俸券納之於府者矣在職俸賜不肯廪給者矣其下之安於廉潔者亦豈勉強為是哉皆其上下之間交相養於禮義廉耻之中者然也

天祐君而生賢賢代天而佐理吾之一身本甚可貴可重非必俟夫爵之崇田之富而後足以遂斯志而今也簠簋不飾而不慙寵賂日彰而不顧誦錢神之論而滋貪惏之心讀貪泉之詩而無愧怍之色處脂膏而益自潤以金多而得善處流風相挺不奪不饜士大夫亦何安於受此名乎

【事實】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孟 漢興量吏禄度官用以賦於民 前漢食貨志 惠帝詔曰吏所以治民也故重其禄所以為民也 本紀 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本紀 唐太祖時高季輔言外官卑品皆未得禄飢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循察歳出而侵漁不息也 本傳 德宗時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禄寡薄李泌以外太重内太輕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 本傳 本朝太宗雍熙四年詔曰王者設班爵以馭貴差禄秩以養賢所以責之廉隅勵其功業也奉給之數宜從優厚應百官俸錢給他物者自今給其實數 通鑑 仁宗寶元初論者欲損吏兵俸賜帝曰禄廪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 長編 夏竦奏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為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其清白乎 慶曆三年范仲淹富弼奏養賢之方必先厚禄然後可

以菑廉問安職業也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祿而侵民者有矣彼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　神宗熙寧四年中書言天下選人俸既薄而又多寡不一恐不足以勸廉吏今欲月增俸錢米麥從之　紹興三年詔增小官俸上曰雖變舊法亦所以權一時之宜自元豐增選人俸當時物價甚賤今飲食衣帛之價比宣和間已不啻三倍則選人何以自給而責以廉節難矣范聖

官吏門

官制三　考課　以任公行法立説

策頭 古者公道素明人心純固故法立而弊不形後世私情日勝巧偽相尋故法行而弊輒見夫法非治世之所尚也而欲行考課之法正以其大公至正之道足以扶持而植立之也故三載而考績虞朝考課之法也而所以能行此法者以善與人同之虞舜任公而不任私也三歲而大計周官考課之法也而所以能行此法者以如砥如矢之周道利宜而不利幽也後世考課之法非不立而行法之道或未盡私情用事公道消亡無怪考課雖詳而課最之不明自若也

策段 三代而下考課之法日嚴而得人之效愈邈夫漢吳公之治平爲天下之第一而不聞迁用之賞公道何在哉自其公道之不行也異時僞增戶口者有賞而計薄歲終不上無怪當綜核名實之世而有此欺謾之吏也唐陽城之爲邑其撫字亦甚勞矣乃以催科而考居下下公道何在哉自其公道之不明也異時戶部無版圖兵部無戎帳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若是者皆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夫以漢與唐猶且若是則其他可知矣

自元豐改官制審官流內三班皆歸吏部於是罷引對廢親選吏部但奏鈔畫聞而其事皆歸有司矣故官秩則計歲月以近而叙迁差遣則視名次高下而占受所謂磨勘功過者

不過空名而已由令論之磨勘之特為置院本以考功過而定殿最也而後雖任宮祠或方待以無功可考無勞可書亦虛累歲月實理資考例在遷轉之數矣銓曹不銓審官不審考功不攷磨勘不磨莫此為甚

印紙之法士大夫出仕 功過之書也自一命以上皆書功過於其曆至終更則上之攷功官以考功名似亦不廢而文具相承不過書歲月到罷而已功過未必書也就使書之無關於黜陟無關於廢置不識攷功何設也夫舉天下之功過而付之印紙上之人不與聞而又付之攷功攷功未必習知而付之胥吏出入變化固將惟其意之欲為有過不書為他法引用而不妨改敘有功可書或他法沮抑而未必收錄使為考功者聽焉雖欲行其功不可得也

考課之法如必曰其功當賞其罪當誅有公道而無私情有信必而無牽制則考功可行也印紙可憑也所謂考課者是誠考課也苟有功而不用有罪而反用則考功具員爾印紙具文爾若是而曰法之弊果攷課之行邪抑公道之不明耶

事類 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舜典書 周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以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周禮 漢宣帝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本紀 元帝建昭中日食京房對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奏考功課吏法公卿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本傳 魏明帝令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加秩而賜爵焉黃門侍郎杜恕以謂用不盡其人文具無益後考課竟不行 唐置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攷法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謹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又有近侍選司考校禮官樂官判事宿衛督領法官校正宣納學官軍將政教文史糾正句檢監掌役使屯官倉庫曆官方術關津市司牧官鎮防凡二十七最唐百官志 本朝太祖建隆三年趙普言責功莫如較考當治世之激勸不間公卿由近代以因循止及州縣請官自宰相等逐歲書考經濟 仁宗慶曆三年開天章閣責治富弼范仲淹言非黜陟幽明之意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升平凡下詔條主於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然非褒沮善惡則不激貪非甄別流品則不憤發特須程式以懋官成編年 孝宗淳熙十二年十月洪邁奏監司課績欲倣國朝故實行之上曰監司只是擇人為急若擇時密意則課績之法不必行聖政

官制四 久任 以持久有成立說

策頭 自夫子有無欲速之言則知古人之治以任之久而後成自紀弘有尚竊遲之說則知後世之治以任之不久而輒壞蓋設官分職所以牧民而致治也治道以久而後成則政令不容於屢革民情以久而後孚則官吏不容於數遷三代

之興邦國之託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之任有子孫焉苟以朝除夕易之吏而行朝令暮改之令吏民不相習人法不相孚則雖有過人之才未見其能成功也久任之法如之何其可廢

策段 至治無淺功至美無近效人材能否要以久而後見也吾夫子相魯初而謗之三月而誦之子產相鄭一年而謗之三年而誦之方其謗而未誦也若從而遽易之雖聖賢無以施其技矣是故鯀湮洪水不待九年而知其罔功也帝堯猶且究其設施而不忍遽從而掣肘況夫害未亟於水而凶不類於鯀者乎

漢宣帝興自側微知民事之艱難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以久而服其教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迄西漢之世傳循吏纔六人而宣帝之吏居其五何其盛也及攷之當時黃霸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而吏民向化龔遂治渤海牧養數年而獄訟止息其他如召信臣朱邑之屬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其久任之效蓋可覩矣

本朝皇祐中韓魏公鎮中山八州之民合數千人撾登聞鼓願不以三年代公乃加觀文殿學士再任張詠知昇州秩滿州民借留就轉工部尚書再任仍充昇宣十州宣撫使今監司牧守之任遠者半年一年近者三數月而已倏往倏來僅同兒戲移此就彼無大相遠天下皆莫諭朝廷意旨之所為前者既爾後者復然曷視祖宗久任之法得無愧乎

為久任之說於今日者誠務當之急也彼或者之慮則曰吏之冗也闕之少也選代之交互新故之相仍猶不免十年不調之歎況更遲之以歲月待之以悠久則在任者偃仰以自息需次者濡滯而不用無乃困英雄於乎居之日耶嗚呼不患官之不可以久任而患人才之不易知不患人才之難知而患所以擇之不得其道使其人之果賢也果能也則任之數十年可也終其身可也世其守亦可也亦在乎擇其才而久任之爾

事料 文中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攷績仲尼三年有成又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文中子事君 文帝時吏居官者長子孫以官為氏倉庫氏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業莫有苟且之意嘉祐疏

黃霸在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本傳 宣帝常曰太守吏民之本數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乃服其教化循吏傳

哀帝時王嘉上疏曰吏或居官數月而遷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本傳 光武時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朱浮上疏曰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自是牧守易代頗簡本史

唐盧懷慎上疏曰子產相鄭國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為政尚累年而成況常才乎本傳 高宗顯慶中劉祥道上疏曰今任官率四攷罷官知秩滿則懷

去就民知官遷徙則生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
風振俗焉可得乎請四攷進階八考聽選　本朝太祖初定
天下用周朝三相猶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以薛
居正沈義倫代之編長上以洛州團練使郭進遷防禦使充西
山巡檢加觀察使前後二十年不易其任齊州防禦使李漢
超兼關南兵馬都監在任十七年董遵誨為通遠軍使就拜羅
州刺史兼領靈州路在本軍三十四年編長眞宗咸平二年河
東轉運使宋博經制餽餉以幹治稱朝廷難其代凡十一年
不徙　祥符三年詔幕職州縣官須三任六考方得論奏王
旦為相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於其官
而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　哲宗紹聖元年上曰聞諸路轉
運司歲計亦多匱乏自今內外計臣宜久任使盡心營職庶
不為苟且編長　高宗紹興二十七年上曰監司郡守固當久
任然有癃病之人使之在職亦有利害編長何溥乞久任郡守
上曰目今甚不得已且令成資宰相奏曰豈惟郡守監司亦
然欲於卿監郎曹中擇其資淺者令中外更代皆成資而罷
上曰如此甚好不惟免迎送之擾亦可革內重外輕之弊典章
孝宗時周操奏國家內設百官外設監司郡守必資久任以
責事功令則不然姑欲利其人而已初不為官計也故自丞
簿不數月為郎初不為丞簿計職業也自郎不數月望為卿
監初不為郎計職業也利而速化人則幸矣職事不修國家
何賴乃若監司郡守之數易則擾一路一州卒伍之差科什
物之製造因緣為奸公私枵然願內外除授之際恪意精選
務在久任

官制五　均任　以量材授任立說

策頭 古人為官而擇人故人才各當其位而無內重外輕之
患後世聽夫人之自擇其官而後輕重之勢始分於內外而
奔競之風日熾廉退之節日衰矣苟任其勢之自趨而轉移
闔闢之無其道豈所望於操化權而器百工者哉自有天地
以來一人不能獨治故有大夫師長以任治於內有州牧侯
伯以分治於外凡皆欲經理斯世共濟生民而已上之人惟
知度德而材諸位初無內外之間下之人惟知體國以任吾
事亦無輕重之殊夫是以謀謨廊廟者可以倡郡國之治宣
力四方者可以流朝廷之化內外之勢相為聯屬後世設官
分職每每函朝廷之公法以伸士大夫之私欲內外之聽其
自擇除授之間汩於應酬無怪乎職業廢曠而內外俱不理也
策段 漢制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復選博士諫大夫為郡國
守相人以為漢均內外之任如此不知其銓次得宜而授任
不差或有出於是法之外補九卿者皆治效昭著之人而治
郡無狀者則不敢有升進之望常使任用之權在我而不在
物而任職於下者率不得以徇其私是故久厭承明者三年
不上計則不復與轉他官出守會稽者奏功於乎越則為主
爵都尉不過程其功能以公其任用爾
共惟國家列聖相承凡所以裁制偏勝以為用人之法者甚

巖也卿監郎官選補外任藩帥監司擢補内闕非直曰更出迭入使無輕重之偏而已也抑不止是仁皇在御人才輩出有如韓范二公人才中之景星鳳凰也自今觀之西方有功則自外擢居政府異時邊事奏警則一撫陝西一撫河北亦其人焉蓋其迭居内外惟顧其才之所堪欲以稱君上之任使爾何外非内何内非外哉

愚聞内外均任之要非可以他求亦反諸君相任用之間參諸古人爲官擇人之意則人才各當其任無負乎上之委寄矣是故惟其清規重望足以刑百僚而重朝廷則使之爲公爲卿而非眤也惟其才力猷爲足以辦州縣錢穀之事則使之分守令之任而非踈也而何因循苟簡之足憂政績治効之顯著則隨其高下以進用致察核實之既至則不使貪榮嗜賞者得以躐處留何煩碎媒進之足慮近君近民皆王事也朝廷郡國皆賢路也遠近不必拘内外不必論而輕重之弊不革而自去矣

聖人設官之意不徒曰居是職者享是禄而已又不徒曰應是格者則予之以是官而已苟無其才不居其位也故居其位者必其才之宜乎此者也遠近内外惟其稱耳烏有所謂格法烏有所謂資歷而亦烏用左俯右仰陰闔陽闢以制其輕重哉故是爲術以制其輕重權出於不得已者也

事實 漢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言臣願出入禁闥拾遺補缺帝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卿矣本傳宣帝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上䟽曰陛下出諫官補郡吏朝無諍臣所謂憂末而忘本也本傳唐太宗時馬周言今朝廷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乃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通鑑高宗時以雍州司户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上官儀曰御史供奉赤墀豈雍州判佐比乎　武后朝李嶠奏切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内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本紀明皇時張九齡言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士入而不出於私計甚自得也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官給舍本傳貞元間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使府實佐有所忤者爲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李泌傳　開元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績者除京官使之常均永以爲式通鑑　班景倩入爲太理少卿倪若水餞之謂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德宗貞元中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而京官禄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崔祐甫任吏部員外郎求爲洪州別駕李泌傳　本朝太宗雍熙元年三月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上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受其禍政要眞宗大中祥符五年張知白上言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切見朝廷重内官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有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臻庶績長編　仁宗慶曆三年范仲淹奏

自古常患重内而輕外唐外月官俸尤更豐足臣請外官職
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人樂於郡邑則百姓受
賜亦致化之本也名臣傳 高宗紹興五年詔比年以來重内輕
外殊失治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其廷擢
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及三年
復加銓擇使之承流于外要錄 紹興十一年上曰朝廷用人初
無内外之異士大夫唯以仕進為奔競苟得居内則為遷在
外則為黜夫外任責以民事自朕觀之其勢實重於内而數
十年風俗㬋壞趨向倒置要思所以革其弊聖政 孝宗隆興二
年詔太上皇帝昨降手詔令卿監郎官更迭除授以均内外
之任可令二省遵奉紹興二十八年詔旨施行聖政 淳熙十五
年臣僚上言伏見今日士大夫以州縣為滯路以朝廷為徑
途此内重外輕之所由致欲望聖慈鑒斯久弊特留宸慮均
中外仕進之路凡郡邑之吏有治行名迹純實不欺無間踈
遠不次擢用以風勵天下孰有不勸者乎奏議 乾道元年七月
辛亥臣僚言守臣之弊重内輕外革之宜更出迭入外有治
效擢之内職内有實績擢之外任庶幾官宿其業人效其職
詔令中書省置籍聖政 寧宗慶元六年臣僚言比年以來更迭
之制不明寖成内重之弊居外者慕中都起登仙之嘆在内
者視淮陽有厭薄之心臣恐内重外輕弊愈難革奏議
錢文子云漢選郡國守相高第入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
御史大夫又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其所以
為内外制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召季布於河東以其使酒
而復遣之郡然詔遣列侯之國為吏雖丞相周勃有所不能
辭則又曷嘗不以為重耶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三

官吏

宰相

名流羣業

【立意發端】素有宰相器業○讀野水横舟之句則知其有濟川之才讀山川草木之聯則知其有調元之手於戲宰相之器業不自於已位之時而一篇一詠已評計於時人之吻是以賢者終以位三槐攝台鼎如印券而無齟齬是何耶宰相之體二人挹之固有素也苟素無其體而勉強以爲事則誠信不足而[illegible]被盗名器業不優而伴食貽辱體安在邪伊周不作後世之宰相無眞體而漢人錢穀之不能對者適有知大體之稱於戲周官一書三農九穀周公未嘗有所不屑爲也烏害其爲體耶若平者但飾辭以欺君爾漢之相無平若也猶若是他何貴焉王陵周勃丙吉魏相吾所以卻揖而不之顧不之議蓋其宰相器業本無素學一旦遽膺大任則襟捉肘見百弊呈露顧何述以掩之耶

【稽古偉議】古人相體相業○眞有以識爲相之大體斯有以立爲相之大業何哉所謂爲相之大體耶曰守成法而不至於拘攣勤小物而不至於苛細持定見而不必其已之是者斯體也矣古之識是體者蓋莫明於周公而莫暗於子産何則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皆甚屑屑也而周公爲之蓋知禮賢之非細事也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固甚瑣瑣也而子産爲之蓋不知小惠之非善政也夫其於體既有明暗之殊則其爲業不無小大之異今觀其輔周之功用廣大高明日月之照雨露之澤也佐鄭之規模狹隘卑淺爝火之光桔槹之潤也

【法祖嘉猷】我朝輔相得失○宰相當用讀書人藝祖之聖訓也闔戶而讀論語足以定大議而有餘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猶以爲終身行之未盡治國平天下之道孰有外於此書者彼借周公六典以售其害民之政者非其學術之偏爲之乎宰相以道佐人主焉用例先正之格言也編次中書總例删取中書例類綱目特謂爲相者必知典章則吏不能欺耳初非廢人而任法也彼創條例司以行不仁之法者非其心術之偏爲之乎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此體國之公心也彼好使人同已者何其見之狹歟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以爲人主不可不常知艱難者此愛君之遠慮也彼有謂天變不足畏者何其言之舛歟大抵由古及今宰相學術粹而心術正則一言一動皆足以爲致治之基學術駁而心術邪則一舉一措皆足以爲兆亂之本其機至可畏也

【時文警段】相道視時劑量○噫文風未盛人才寥落則開閤延賢誠不可緩時乎端人正士布滿朝端雖所進之人不知所自不失爲公外敵交侵事機沓至則舉讎舉子將焉用例時乎太平無事持盈守成雖守法持正不失爲精朝廷清明國家閒暇則利害文字焚之通衢可也時乎四方利病壅不

上聞則逆賊風雨之事不可以不奏矣揖遜守戍邊鄙寧謐則兵部不理錢穀不對可也時乎盜賊竊發事變孔殷則為節度使為延資庫使而兵財不可不理矣宰相之事延登不視勢之緩急而不同乎

宰相為世重輕○李揆第一名在四夷晋公安否見問夷狄堂堂山立風采震聳眞有以伐狡焉者之謀而國勢九鼎矣是故斯人之出處常係天下重輕所謂身佩安危者也時不我用則晦智名勇功而友鰲山之雲臣主遭逢則擒長才與學而為濟蒼生之楫用舍特在時耳其身初無輕重而一進一退吾之國勢則泰山與鴻毛也誠得斯人秉鈞當軸則聲色不動而精神自倍施為不迫而福祿無窮社稷生靈實嘉賴之要不可一日去者此韋處厚所以深願裴公之入也

能任重能定危○惟天下之謹厚者乃能任天下之重惟天下之鎮靜者乃能定天下之危周勃之椎魯不如多智之陳平而安劉之事高帝不注意於平而注意於勃卒之北軍一呼人心一定而不搖者周勃之功也霍光之不學不如儒雅之孫弘而托孤之事武帝不屬之弘而屬之光卒之擁昭立宣漢祚幾絕而復續者霍光之力也故自其文采而觀之則二子之材非周霍之所能望自其任重而觀之二子足以勝其責乎

綺語駢珠

股肱所以助元首　坐鎮雅俗而以伴食譏

棟梁所以支大廈　親閱訟牒而以辨事取

清規粹德師表百僚　處王鉉之地而身佩安危

洪謨碩畫運量一世　調鹽梅之味而澤洽黎庶

簿書期會非徇常程　謂之道揆權度人才之府也

錢穀甲兵非勞細務　謂之鈞軸槖籥人才之地也

廟堂籌畫王事共圖　擊撞震撼賴之以鎮定

軒陛笏陳國論參決　辛酸爍濕賴之調以齊

四夷未附思所來之不曰姑辛安而已

六氣不和思所變之不曰姑塞責而已

觀宗元梓人之說則不可奪斧斤刀鋸之工

觀楊顒作家之諭則不必親奴婢雞犬之務

當今獻策 相臣之責有四○自輔相之得人也人孰不舉首而望曰是天地開泰之時也而天變胡為而未銷昔人有曰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變不難弭於今曾有是志否乎若猶未也則文靖災異之條奏詎容無慊自輔相之得人也人孰不欣欣然引領以冀曰是夷狄懲艾之時也而夷患胡為而未除張公浚規模經畫皆為遠大之計於今曾有是計否乎若猶未也則萊公澶淵之勳業詎容無愧自輔相之得人也人孰不延頸以待曰是賢才彙征之時也而人才胡為而未盡出范公純仁薦進人才必以天下之公議於今曾盡其公否乎若猶未也則進賢退不肖之責其將何辭自輔相之得人也人孰不計日以俟曰是黎庶安輯之時也而民生胡

為而未盡安張公詠在蜀訪民間事悉得其實於今胃得其
實否乎若猶未也則漸蘇天下之責其將何辭
養臺諫以盡言○宰相知有臺諫則玉燭未和思所叶之金
甌少缺思所全之惟恐臺諫以不能燮調鎮定責我也宸衷
未粹思所格之黔首未安思所寧之惟恐臺諫以不能致君
澤民罪我也朝堂之區畫一有未善則愧怍生於心而自反
焉不使臺諫之聞得以緇白簡也軍國之剸裁一有未當則
忸怩形於色而自悛焉不使臺諫之知得以汙清議也彼或
言及九重繩愆糾繆彈及庶府指佞斥姦相臣猶當相與扶
持國是而不肯鉗敢言之口况敢沮其風采乎
弭私忿以體國○同調鼎鼐同秉鈞衡則權力相軋彼勝我

負誠可芥蔕也試思議論差池廟社安危係焉身與廟社孰
輕孰重則權力之勝負果有不足較者各植藩籬各植桃李
則黨與並興人勝己負誠矛盾也試思事機蹉跌君父喜戚
係焉身與君分孰先孰後則黨與之勝負果有不暇角者
生意收結 厚期今日之相○嗚呼自三代而下言治者必子
漢唐而所以致其君於治者蕭曹丙魏房杜姚宋而已然數
子當治定功成之時不能制禮作樂以追無前之迹使後之
言治而求備者嘗以唐不過兩漢而漢不及三代爲惜則並
之伊周之烈不無愧焉自茲而降東漢有一李固焉不能解
宦者之弊東晉有一謝安焉不能平中原之亂三國有一孔
明焉不能成出師之功則其餘紛紛者又何足道方今登崇

元老收召舊弼以中外之人望起心上之經綸如泰山喬嶽
之作巨鎮如青天白日之無邪陰磊磊落落明白正大向之
欺者今誠矣向之私者今公矣文富司馬豈得以專美於前
哉漢唐以來名相之事業亦豈足以仰望其萬一哉草茅方
將泚筆以繼徂徠之頌孰敢毋議其僭
權臣重臣之異○雖然天下不可一日而有權臣亦不可一
日而無重臣重臣之與權臣似是而實非也權臣之患人皆
知之矣大臣一身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
欲其調齊所貴乎重臣者必有素望必有定力有素望則易
於孚信有定力則可以堅凝此重臣之所以不可無也王素
有言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可以爲宰相此非重臣而何

書生之職當濃墨大字以書慶曆之篇愚也何敢多遜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荀君道）論一相以兼率之
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荀王霸）天
下安注意相（陸賈）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
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韓進學解）不衒能不矜名
不新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然後相
道得而萬國理矣（柳文）
歷代事實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通鑑外紀）舜舉十六相身尊道
更高（韓詩）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晉職志）高宗夢
得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其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書說命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君奭）漢高祖開基蕭
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丙魏傳）
曹參代蕭何為丞相一遵何之約束故百姓歌之曰蕭何為
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靜民以寧一（曹參傳）
魏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本傳）諸葛亮
之為相也撫百姓示儀軌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本傳）晉元帝渡江王導為丞相桓彞主曰向見管夷吾吾無憂
矣　王導為相善因事就功（本傳）唐因隋制以中書令侍中尚
書令號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
相職而假以他名（百官志）　太宗用玄齡如晦輔政唐柳芳有言
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
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
輔賛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房杜
贊）玄齡毋議事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
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
以左右帝當時語良相必曰房杜（以上）　明皇時姚崇宋璟為相
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
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而興也唐三百年輔弼者不
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本贊）代宗以楊綰為相制下之日
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賓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
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
侈亟毀撤之　裴度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

震四夷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者
二十年

宋朝典章 太祖乾德三年上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太宗淳
化五年上曰宰相所職甚重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修理
一人端拱無事此眞宰相之職也（編長）眞宗初即位李沆為相
帝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之人此最為先故
自眞宗之世多得重厚之士由沆力也（別錄）上初即位李沆
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
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之事興此他
日之憂　天禧元年王旦為宰相務遵守法度重改作端重
堅正明達治體每與同列論事上前自守直道不為曲辨（錄鼎
錄）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人主在論一相爾一相得人進揀
百僚薦之人主人主當斷而用之　九年三月上曰宰相進
退百官然宰相賢則所引皆賢（聖政）

先正論建 范祖禹上哲宗曰司馬光為相欲知選事問吏部
欲知財利問戶部凡事皆與人講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
此天下所以受其惠也比年以來未聞宰相召一人問以本
職事亦未聞召一賢士大夫問以政事得失人民疾苦　蘇
軾上神宗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
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
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勉使宰相則制置三司條例司之設毋
乃沉長而無名

文集拾遺 王元之云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人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淸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陳季雅云陳平不對錢穀決獄論者謂其得宰相體君子謂漢宰相之失職蓋自文帝與平始也夫天下之事宰相不與知而歸之天子天子不察則歸之左右近習之臣文帝之入平勃挾重恩握大權帝蓋不能無疑焉則其明習國家事而責錢穀決獄之數即夜拜宋昌之心也平既知帝意所向是以遜辭深謝若己之所不得與此固平之所謂習也 呂東萊云唐以中書令尚書僕射侍中為三省官蓋漢世宦官褻臣之稱而以命宰相此儒者所以譏也然此則其名之不正爾實亦無害而其大患乃在於職掌太煩而寄任者不一太宗既為尚書六司又有九寺四監釐掌庶務而以宰相揔之夫豈不可乃以宰相下行有司之事又有他官上任宰相之職杜如晦既攝吏部又監東宮兵馬魏徵戴冑岑文本張亮褚遂良之徒皆自下位參預朝政或云專典密職然則豈有一定之統哉終唐之世宰相無常職亦無常員乃至守本官為之而有守如故判如故之目坐政事堂而分決本司事以自便或至數十人同時為之又以授帥臣而謂之外宰相其不足取法非一可槩此非太宗貽謀之過歟 又云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棼結欲其解紓黯暗汙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翻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耳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

宰相二　以總持大體立設

策頭有大臣之事有有司之事大臣而下行有司之事褻矣刑獄錢穀陳平委之而不問鬬傷橫道丙吉置之而不顧皆避事也而君子喜之何者大臣之職不可以侵有司也罰二十以上孔明親行之而不憚牒訟數百玄齡日閱之而不辭若盡瘁也而君子病焉何者有司之職不可以累大臣也惟于無所事事之中而寓其無所不事之意則執要以御詳舉本以理末人見天下之萬務畢治孰知大臣之提綱挈領固有不勞餘力者乎

策段天坤之六四括囊無咎而泰之九二則取夫馮河括囊則幾於無所作為也而馮河則又勇往於有為焉何耶蓋天下事孰非大臣之所為者特以天下之事務無窮而責辦於一二大臣之經理則將屈於才力之有所不逮故合天下之

有才力者而相與共為之而道揆之臣方将高居不宰坐制羣動而天下事固有不勞而自辦者是正欽馮河之勇而蓄之括囊之時者然也孰謂其辭勞而避事哉

玩意細務而忘天下之大計者非大臣之道也以大體自諉而不以天下之事為念者尤非大臣之職也則夫六官分職各率其屬百司分治各奏其能而為之冢宰者實兼總之冢宰無所不統特不欲身親其事而下行有司之職耳范公鎮請以中書通知兵民大計司馬公光請以宰相兼領錢穀斯言正激於大臣不任事而云耳豈天下事無小無大盡待大臣關決而後為舉職哉　唐柳宗元著梓人傳嘗論宰相佐天子理天下協賛謀謨於廟堂之上挈提紀綱驅策群衆要然而成功固不在於親小勞侵衆職齗齗細謹為簿書刀筆吏正猶梓人之營大廈委群材會衆工已則操尋丈規矩繩墨中立而區處指期告成不愆于素而斧斤刀鋸之用曾不一經其手古人謂宰相自有體諒其然耶方今財用未豐不過責之主計之臣士卒未強不過責之將帥之臣盜賊未銷不過責之守土之臣獄訟未平不過責之士師之臣而宰相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足矣

【事料】文帝問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謝不知汗出浹背愧不能對上問右相陳平平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通鑑　丙吉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横道過之不問逢人驅牛牛喘吉止問之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方春少陽用事恐牛近行用暑故喘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漢書　蜀諸葛亮為相嘗自較簿書楊顒諫曰請以作家譬之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鷄主司晨犬主吠盜今明公乃躬較簿書不亦勞乎亮謝之蜀志　唐房玄齡進僕射太宗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閱牒訟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通鑑　本朝哲宗朝韓琦為相日曾公亮為亞相趙康靖歐陽公為参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字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以為得宰相體　高宗紹興三年十一月上曰宰相進賢退不肖用治天下豈可以細事為務聖政　孝宗乾道三年洪邁奏兩省每日行遣録黄文字文書盈於几閣其中多有常程細故雜沓至前使中書之務不清上曰所論可謂至當六年中書門下條具煩碎不急之務歸有司聖政

宰相三　以資助同列立設

【策頭】説官分職而相之職不以事而分循資例遷而相之位不以資而進課功責吏而相之業不以功而考相者助君而行化也錢穀必知非相之明也簿書必較非相之勤也彌綸天下之經建立天下之務其孰有大於此乎嗚呼相職不明

久矣坐鎮雅俗以伴食譏親閲訟牒以辨事取奴婢鷄犬之務不分而斧斤刀鋸往往代衆工而執蓋世之好名者皆若流也昔高祖開基而子房無智名太宗撥亂而房杜藏諸用是果在於紛紛乎雖然括囊無咎固六四大臣之所當爲馮河之勇又九二大臣之不容已惟寛而不失於柔剛而不過於亢是則爲相之大體歟若夫姬公在位海不揚波司馬入相邊無生事則有自然之効在

策段貴扉貳職玉鉉參謀豈非師尹之副乎按漢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則今參貳之意也按唐表參預參議得管朝政則今參貳之名也夫惟貳於相職則小大相通長貳合議盡推車叶力之忠効同舟共濟之義相曰可參曰不可參曰然相曰不然則天下無不舉之事矣嘗觀宣帝之朝丞相韋賢御史大夫則魏相也丞相魏相御史大夫則丙吉也丞相丙吉御史大夫則蕭望之也大抵寛嚴相濟故能成中興之功又嘗觀太宗之任參預等官也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謂創業爲難徵則謂守文不易其後玄齡尚爲僕射蕭瑀以御史大夫參議朝政瑀有偏駁則玄齡裁正議論相規故能成一代之治是豈唯阿具位伴食中書而已乎

樞密之官何始乎名肇於李唐權重於五代其制則備於本朝其意則防大臣之專也古者文武爲一塗兵政無兩府居則周召出則方虎顧豈有二任哉自兩府之名一分而甲兵強弱相不得而稽也邊吏科瑣相不得而與也事機緊急戰守安危不相得而謀也夫廟堂之上樞要所關大臣之職事無不統豈以兵機而置之度外哉

愚嘗聞眞宗皇帝之臨御也並相畢士安寇準而天下卒享承平之福今聖天子登庸元老叶圖事功臣民舉手相慶以爲太平且在旦夕矣愚切謂治有内外事有本末未易以泛言也今日之弊亦多端矣如支厦屋於本末俱弱之時四方上下無非穿漏而所先者棟梁也如醫壞證於補瀉雜用之餘四肢百脉無非受病而所急者腹心也舉其細而遺其大先其標而後其本梓人氏之云乎良醫師之云乎夫銓曹之積冗版籍之不均鹽鈔之不行關征之當弛此治之在内者也將才之難得屯田之當講散糴之未易革監牧之未易舉此治之在外者也是八者不可謂非今日之急務然此特其節目耳事又有急於此者非叶氣之未調歟元良之未定歟私謁之未杜而姦邪之難節歟諸葛武侯曰宮中府中均爲一體此正其體統之論也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此正其本原之論也大臣素學此者也而臨事眩焉可乎

事料舜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釆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禹拜稽首遜于稷契曁皋陶書　宣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史記　武帝石慶爲相事不關决醇謹而已漢史　唐太宗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

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功是後新進與
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公名者諒其
然乎 簡房杜 元宗處懷慎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政事皆推而不
專時譏為伴食宰 相本傳 楊國忠為右相公卿以下頤指氣使
莫不震慴雖有才行不為已用者皆出之 傳本 本朝太宗端拱
元年呂蒙正與趙普俱相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
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天下無事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
列所爭公曰我但有一能善用人耳 錯行 真宗朝寇準在中
書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 事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四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五

官吏門

臺諫 附 給舍

名流舉業

立意發揚 職要權重任專○捡職霜臺執憲觜列官人百吏
側目斂衽則御史之職為甚要擊搏豪強摧折權貴直情而
行無所回避則御史之權為甚重雍容禁殿察邇天光諫而
必行言而不聽則御史之任為其專職之要權之重任之專
則鐵石肝膽鷹鸇操行其剛如此者然後可以為之誠貫神
明忠昭日月其公如此者然後可以為之志懷秋霜行勵圭
璧其清如此者然後可以為之凡為御史者具是三德則有
罪必舉豈牽於依違無罪必釋豈惑於平素其文必直則不
至於好事而緣飾其事必信則不至於傳聞而失實不以三
尺之具而網天下則急於細微而繩其所可緩者無有也不
以一眚之微而揜大德則摘於細微而遺其所既著者無有
也六患既除則言必可行舉無不當遏惡揚善懲一誡百使
天下四方聞其風采而悅服之其立風憲正紀綱豈云小補哉
名立則累之招○嘗觀蔡襄四賢之詩固足以見景祐諫官
之盛君子則謂適足為景祐之諫官累石介聖德之詩亦足
以見慶曆諫官之盛而君子則謂適足為慶曆之諫官累嗟
夫一誠忠赤百奏炳丹諫者非所以沽名衆口雌黄僉言暴
白識者不喜其近名名之出累之招也夫以湔之妙墨精筆

播之大篇長章本以是而美君子也豈以是而累君子哉大抵邪正不並存也已欲為正人孰樂於為邪是非不兩立也已欲為是人孰甘於為非是非邪正之道固不可以不分而是非邪正之名正不貴於角立是以小人之嫉君子未必盡小人之過或者君子有以激之也

稽古偉識 歷代御史之職〇御史之設始於周官掌贊書而受法令馬漢因之令司糾察之任而不如儀者御史得執法以按之故絜白廉正貢禹之為御史也埋車輪於都亭張綱之為御史也以繡衣而討奸猾暴勝之為御史也其他如避驄馬者有人震山嶽者有人彈擊無所避者有人簪筆以奏不法豈非魏辛毗之事乎當朝正色百僚敬憚豈非隋柳彧之事乎為朝廷紀綱為天子耳目驗之於唐無可攷也若其建置惟唐尤詳大夫中丞則掌以刑法糾百官之罪其屬有臺院以侍御史隸之有殿院以殿中侍御史隸之有察院以監察御史隸之唐初高宗復憲臺武后臨斷謂之肅政光宅元年分左右臺以知百司以察風俗又以四十八條察州縣神龍景雲雖廢其職而延和復置至德謂之外臺復有檢校裏行內供奉之職會昌升大夫中丞品東都留臺有中丞四職元和後不置中丞以侍御史等主留臺而御史之職莫備於此矣

漢唐臺諫得人〇在建元朝有臣若黯號稱汲直面折廷爭多慾一言輕犯人主之怒甚矣其戇也在地節朝有臣望之號稱儒者發奸擿伏剛毅自許不以一毫挫於人何如其正也越漢而唐嗣汲蕭之遺響亦不乏人論諫百篇炳若丹青贊其忠也裂麻斥佞伏閤救賢城其壯也大抵志鯁之士無世無之而蹇諤之風凛凛千載

法祖嘉猷 臺諫舉職有三〇慶曆間治平日久公論幾鬱猶籍臺諫挽而回之故一疏未去凡十八疏爭之必追其白麻而挫其鋒他如唐介極口論列乃以燈籠錦議潞公以覬望責吳奎當時謂之拽動陣脚奪權之言日橫之讒有自來矣權之輕重不必論也眞宗之時田錫自恐謗時賣直故取封疏而焚之仁宗之朝魏公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故取諫稿而集之此其志各有所寓諫草之焚不焚不必論也祖宗盛時天下無事故監察一職惟以治官而不與言事之責元豐以來權臣用事新法方行臺諫非材奉行風旨之不暇故劉摯王巖叟皆欲以御史而任言事之責言事之任不任不必論也

我朝臺諫得人〇我朝公道開明直氣磅礴范司諫受任能幾何時歐陽公亟以書促其言鄭正言入臺未有建明田承君亟以書責其咎宗愈之挺疏十八上而爭愈力元城之志銳矣嶺海之行雖與母訣而不悔今之任霜臺者能是乎在臺三月言四十事而皆可行元鎮之風凛矣翰林之迁至強項而百不拜今之居烏府者有是乎

時文警段 臺諫因時舉職〇霜臺烏府陳善閉邪職為諫官

者不可不言固也然治勢轇轕宿弊未去則封還詔書抱麻而哭可也上無缺德下無缺政雖在位如草野不以為默朝廷尊嚴官職修輔則弃人而言伏蒲而奏可也憸人未斥君子未安雖引裾折檻不以為訐衮職有缺君過未改則輒焚草稿外莫能知可也聖德寛容納善無壅則雖集為奏議可以見天子從諫之美矣天下無事則自六察至殿院至侍御不與言責可也社稷安危未達于上則雖為驄馬御史鐵面御史無不可矣臺諫之事迹豈不以事勢緩急而不同乎

諫臣當舉其職○古者工誦以箴百工可諫也瞽誦以詩樂師可諫也公卿比諫三公九卿皆可諫也豈必有言責而後可諫哉後世諫議大夫官以諫名也不在此位則不得以諫拾遺補缺職以諫設也不在其位則不得以諫蓋諫諍既有官而他職復有所陳則曰侵官曰犯分語及天子則曰指斥乘輿言關廊廟則曰誹謗朝政必有言責而後可諫也故官以諫為名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可也柰何得言而不言或言而非所當言則政有紕疾未嘗入告民有疾苦未必前陳不過毛舉細故以塞己責指摘小疵以備月課瑣屑之語平凡之論雖不貽仗馬之含羞亦無復驄馬之號矣雖不至鵬鶚之函狎亦無復皂鵰之風矣

臺諫貴乎善任○用臺諫而必惟其人固有以肅朝綱任臺諫而不久其職亦有以沮士氣朝綱不肅是言責之臣可括囊也士氣苟沮是風憲之地直傳舍耳嗚呼臺諫豈群有司比耶身居烏府望以任怨首戴豸冠期以擊邪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其選甚不輕其責甚不小也用之不惟其人則棲棲雖佞亦可為叩頭龍墀之事任之不久其職則長孺雖戇亦無以展拾遺禁闥之忠既知之必用之既用之必久之用而不久則為臺諫者有斂身耳有卷懷耳如君德何如國事何如公論何如社稷生靈何

綺語騈珠

六察之職則同　白簡霜飛忠誠懇倒
五諫之辭則異　皂囊露奏利害詳明
闊略於鯨鯢而纖悉於鰍鱔　諫垣直筆辭氣生風
姑息於虎兕而伺察於狐豚　烏角抗言忠誠貫日
殿上之虎有不怒之威　鐵冠朝簪秖具文耳
獨擊之鶻有不震之勇　白簡夕捧秖故事耳
不係長官不徇大臣借事權也
不避權豪不畏強禦養士氣也
抗論激切者或陽示優異而超遷
立志忠鯁者或不得盡言而引去
任以言職則事無大小皆得以抗論
許之風聞則事無虛實皆得以直陳
敢於論人主之過而不敢忤權臣之意
敢於陳宮闈之非而不敢指廟堂之失

當今獻策　謹毋顧望大臣○臺諫不知有宰相則權門之焰

方熾可彈則彈之戚里之聲方震可劾則劾之不以宰相有所關係而曲加回護直士抗言而不獲可卞則卞之姦人附勢而受寵可斥則斥之不以宰相有所牽制而功爲避忌元宰雖尊一有可議則鳧鑊佛於前亦必正吾之言責而使之膽落三公雖貴一有可言則斧鉞凜於上亦必振吾之職守而使之骨驚彼雖宿德舊臣施爲稍舛元勳碩輔舉措少差臺諫猶當相與箴規缺失而不敢倒公議之戈況敢承其風旨乎苟或官以諫爲名不思有以奉其職仰視宰相不可輕忤則權要可彈未必不恐傷投鼠之器戚黨可劾未必不恐妨媚竈之途衆正以訐聞則以其咈相君而擠之陷穽群邪以按進則以其附相君而助之階梯甚至相臣有過而乃緘口以蓋其失阿意以順其非不能爲朝陽之鳳而不自恥則公論謂何

言路之脉尚活○厥今風聞縷布露奏條陳歐余王蔡播之歌詩誰肯爲不肖之若納純仁大防出於親擢誰肯為希旨之劉庠入臺而即言事孰不如巖叟之忠抗章而論新參孰不如呂誨之慮奸邪在側孰不能草斥夏之疏貴倖竊寵孰不能陳排張之書清議氷生直言霜凜吾國生氣幸有一綫耳

勉以各盡其職○繼今以往盍告之曰官邪當糾爾之職也毋其退避權貴而不欲言主過必箴爾之責也毋以牴忤上心而不敢言否則胥爲沉痼之風緘默之態政事之得失不問朝廷之理亂不知則風骨幾於不立事權幾於浸弛雖有諫臣猶無諫臣也

主意收結 重臺諫在相臣○嗚呼言天下之事在臺諫重臺諫之職在宰相故玄齡遂直則隨有入閤之奏林甫妬忌則習成仗馬之風蓋國家之有臺諫猶人之有耳目也耳目壅塞不足以爲人臺諫緘默不足以爲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臺諫可無憾矣而國論之是非變於是人才之邪正激於是天下之安危伏於是人主抑何利耶嗚呼唐介之論文彥博同出同入范仲淹之論呂夷簡俱退俱進此先正盛德事也爲大臣者其念玆也

不當立黨相攻○雖然明目張膽固所以見敢言之氣而分朋植黨祇所以召盡言之禍蓋職雖在於諫諍心實貴於公忠建言持論苟出於公則如推車焉同主於行如操舟焉同期於濟前輩所以論事如爭而相與如黨上前爭事而隨即無事者其心平其氣和也不然不激於去邪而激於立敵不激於爲國而激於營私不激於植君子之幟而激於操小人之戈不激於持公論之衡而激於左異說之袒以風憲之地而爲劒戟之場漢黨錮之獄唐清流之禍厥鑒在目也爲國者盍鑒諸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孝經） 聖王置諫諍之官防逸豫之生也（鄭昌疏） 魏謨曰御史臺綱紀之地（唐會

要御史爲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通典簡上霜疑筆端
風起崔豸御史箴 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

歷代事實 御史○周成王御史贊冢宰掌書贊官禮春 御史大
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
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公事卿奏事舉劾按章
前百官表 漢御史冠曰法冠一名獬豸冠 成帝時御史臺有烏
集故謂之烏臺 辥廣德爲御史大夫直言極諫上欲御樓
船廣德諫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 張綱爲御史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有無君之心京師震
竦並見本傳 唐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一人掌以刑法典章糾正

百官之罪惡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隷焉二曰殿院
殿中侍御史隷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隷焉百官志
諫官○唐魏徵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本傳 高宗自韓
瑗褚遂良之死內外以言爲諱及造奉天宮李善感極言之
時謂鳳鳴朝陽善感傳 李林甫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
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上書言政事斥下邽令因以語動其
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
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
得乎由是諫諍路絕林甫傳 憲宗問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
奏不實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大人臣進言豈易哉始欲陳
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惜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

十二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絳傳

皇朝典章 御史○皇祐二年知諫院范鎭言御史臺合屬請
對陛下何不延問聽其所陳別白是非可行則行其不可行亦
當明諭不可之故使自知省令拒其請非所以開言路也
王素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
非候得旨乃退上曰眞御史議者目爲獨擊鶻 程顥爲御
史神宗召對問以所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
使臣掇拾臣下短長沽直名則不能上以爲得御史體行狀錄
劉顗爲御史言事貶蘇軾以詩送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
世稱爲鐵肝御史
諫官○夏竦除樞密使諫官御史皆言竦奸邪凡十八疏爭

之奪其命代以杜衍長編 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爲諫官四人
力引石介范公曰介性好異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
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主上無失德朝政亦自修
舉安用如此諫官哉筆錄

先正論建 嘉祐六年歐陽修言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
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英州別駕至和
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
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罷知蔡
州今又唐介五人言陳升之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
二十年臺諫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
主則易言大臣則難、蔡襄上仁宗曰伏見選用王素余靖

歐陽修等增備諫官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竊思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忠誠剛氣群邪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惡也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諫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況名者聖人所以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　蔡崇禮奏言御史天子耳目之官也為之耳則欲廣所聞以益上之聰為之目則欲廣所見以益以上之明故御史之選唯學足以古今之要而達於治體識足以見事物之理而通於世務然後能舉職唯忠而不欺無變亂於是非正而不阿邪矯誣於功罪然後為可任

[illegible]歐陽公云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者非天子曰可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

臺諫二　以培養言脉說立

策頭作士氣以回言脉易養士氣以壽言脉難天開日明善類復立時則回言脉於久屈者微示其作興獎拂而有餘陰消陽長諫鼓新鳴時則壽言脉於方伸者非極其涵養保護而不足甚哉臺諫者言脉之地也言脉之絕續士氣之消長係焉言脉續而士氣振則天下有治而無亂言脉絕而士氣沮則天下有亂而無治治亂之決不在乎他而惟在乎言脉絕續之間人主何可不為天下國家計而使言脉之常活哉

策段自古國家興亡之驗惟於臺諫之伸屈最為可見唐興之初屢賞諫臣其後中微則悉求溫潤秀美沉默弘寬之士為之而陸長源論其不足以扶顛其後又不振則東省閉闥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李石所以悼唐室之抵摧又其後孟昭圖侯昌業皆以言事誅紀綱大壞唐隨以亡矣是則促言脉者祇所以自促國脉也

高宗聖度優容言無不納臺臣議論高出蒼天朝廷有動容變色之警臣子有大聲疾呼之忠誤國大臣如汪如黃勢焰薰灼此何景也而劾罪二十昌言于廷如張如王衆所指目此何時也而極言無隱一黨擊去有明白無回護焉敢言之氣春江怒濤矣男居言責三月而言四十事玉音皆俞守論近臣以三疏而遂乞補外諭以不宜輕去有涵容焉無摧沮焉敢言之氣豈秋霜敗葉比耶

柄用人才率以親故而敢言之氣沮於畏議及國政可為誹訕而敢言之氣沮於媮如虺如蛇奄奄退伏鐵心石腸轉為

繞指之柔矣論列是非得旨乃退誰爲獨擊之鶻批顏敢諫執簡卻立誰爲殿上之虎言脉不振固言職之辱也卒至於國脉不振豈不重爲天下辱哉

事始 賈山曰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本紀）太宗正觀初導人使諫（史魏徵傳）魏徵言事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天子亦爲霽威（上同）本朝熙寧中蘇軾上神宗曰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何人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狗

給舍 附 以封駁命令立說

策頭 諫官隷中書所以救正於命令未行之始給事隷門下所以救正於命令已行之餘夫命令者人主之所以驅役奔走天下者也朝而九重暮而萬里播傳而不可揜迅疾而不可留誠使盡善而無可指則言而莫予違也行而莫予拂也茍或有一可議則言輕招憂行輕招辱其損可勝既耶是以人主多爲曲折以善其命令也方其未行也則其諫諍之官敷陳條奏謹防其過於未形之始迨其既行也則有給舍之臣矯正封駁力回其過於已形之餘凡此皆欲善其命令而已

策段 大抵人主之命令出之也易出之而盡善也難漢宣帝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左馮翊缺上欲召嚴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異時成帝之封董賢詔三下而王嘉力封還之此皆後世繳還詞頭之漸蓋命令惟欲其善也命令未善雖十易之不爲病豈得以反汗而少之哉

唐文皇號爲知所以謹命令者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覩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國家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注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而命令之出稱善矣

祖宗選用給舍必許振職張承德之罪出於詔按而張詠則封還之遂國夫人之命出於中旨而何判則封還之呂誨黜命直送其家韓維則乞正官法安燾除命直下吏部劉摯則乞追成命寗非以此權要之任不可輕徇歟群賢相慕風采愈振呂公著之除侍郎當也告命不經書讀而范純仁言之范純仁之除兩制當也告命不經書讀而蘇轍亦論之至哉

平甚如范祖禹之堅於執奏韓忠彥之不肯稟議封還御史之除熙寧三舍人之所守如一是宜屢行繳納不嫌反汗凡有差除莫敢斜封者亦有由也

[illegible]給事中○漢黃門請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為之通典漢舊儀給事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名夕郎亦謂夕拜通典唐張元素遷給事詔修洛陽宮元素上書諫止太宗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本傳李藩字叔翰遷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黃紙後批之故史臣曰批敕有夕郎之風本傳齊澣開元初遷給事中論駁皆據準古誼　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為饒州刺史命高草詔高執詞頭不下乃復論奏並本傳唐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謂之塗歸同上紹聖中給事中葉祖洽曰中書省置中書舍人以行為職其不可行則繳之門下省置給事中以讀為事其不可讀則駁之今使舍人兼權給事凡有書過文字並不迴避不惟名實淆亂而給事之職遂廢詔除特旨書讀不迴避餘令互書編長元祐間梁燾曰朝廷命令間有失當初則舍人繳納中則給事封駁至成命已行公議不以為然諫官御史乃論之今不舉封駁之職而曰自有諫官焉用給事乎編長唐介知荊南敕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郯封還之言介為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復知諫院如故[illegible]陸興間給事金安節奏事上曰近日都不見繳駁但繳駁來朕無不聽政聖

中書舍人○漢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為詔誥號令乃今中書舍人也通典唐中書舍人掌侍進奏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書行　唐以舍人主草制給事中主封駁至本朝則合以封駁之職歸之康定間富弼封還詞頭後遂為常見王闢錄　康定間以劉沆富弼並知制誥初劉從愿妻遂國夫人王氏以罪奪封至是復命之弼繳還詞頭而舍人繳詞頭自富弼始通略楊懷敏除副都知知制誥胡宿不草制封還以聞上疑宿職不當言文彥博曰唐給事袁高不草盧杞近來富弼亦封還詔書上意解並編長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詔書次至大臨亦封還之世稱為熙寧三舍人四朝史熙寧間詔駁正事赴執政稟議給事韓忠彥言朝廷之事執政所行職當封駁自當求決於上何稟議之有乾道初中書舍人洪适進對上曰向後有合繳奏不須劄子但批敕將來政聖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五

官吏門

两制 附 館閣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非才不敢濫處○李建爲翰林學士自惟草詔思遅不願司文翰遂改尹京兆崔沂爲中書舍人自愧踈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遂移官諫員愚毎致疑於此切謂儒學之士職在翰林練習帝誥發揮王猷得出入於禁闥而專以文章爲用縉紳之榮也彼二人者何其幸得處是職而遽爲之辭哉蓋學士舍人職親地峇奉承清光而專用以討論潤色爲事必能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貫穿百氏洞達六經如杜學士之筆無點竄動中事幾如陸舍人之揮翰如飛文理俱愜而盡其所謂大手筆者用能視草北門判花西掖無少愧焉然則李建崔沂辭豈無謂哉

辭令之善極難○愚嘗讀春秋左氏傳二百四十三年間雜載列國之君臣相與盟會聘問之辭者甚衆當是時獨稱鄭善辭令何哉及三復其書而熟考之然後知鄭有人焉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裨諶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有事乃問諸公孫揮使裨諶適野以謀謀得則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草創討論脩飾潤色各盡其善鄭國頼之以治焉夫鄭居春秋之際以地則不大於吳楚以民則不衆於齊魯而乃以辭令之善使敵國不敢稱兵諸侯不加無禮苟非四子之力孰能至是哉

稽古偉議 两漢帝制之美○自古守成之君適時泰定有不能少緩文事以爲治是以崇儒重道毎留意於代言之任播告既修風動四方煥爛述作號令温然終能遠迹長駕登于太平使後世有稽焉知所本也三代已後遭秦變古文風掃地漢興拾簡編於煨燼一時公卿或出於屠狗販繒介胄刀筆視文事爲不切世務然攷論六經容有金馬石渠之選紀述功德容有承明著作之庭亦知文事不可一日少去故也東漢始置尚書侍郎專文起草孝廉之士試以牋奏而補之其員三十六人入直供奉之禮恩寵優渥與今翰苑亡異王通獨於漢制屢加嘆美盖以其辭不束於程度而有温厚典雅之風真得王言之體耳

唐人辭令之善○爰自春秋以來歷漢魏晉隋而暨乎唐區宇一定三光五嶽之氣渾然大振文治日興異才輩出乃有西掖代言北門視草之任馬周岑文本取譽於正觀元稹白居易齊名於元和常袞楊炎有除書德音之稱張燕蘇許有大手筆之號下山東詔令使武夫悍卒莫不流涕則陸贄爲之也賜魏博詔書使王元逵等肅然效順則李德裕爲之也慰陣傷之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而武宗賞以宫錦草德裕之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而德裕贈以玉帶則封敖爲之也以至思若涌泉文不加點五花判事禁中頒牧皆顯顯

然為前史美談之人也顧不為詞臣之巨擘歟

法祖宗獻 國朝兩制得人○國朝未改官制之前翰林學士帶知制誥乃眞為內制之職而他官帶知制誥者為外制之職若不帶知制誥而但為翰林中舍者是特寄祿官之稱官制既行則翰學中舍自為職官不復帶知制誥之銜然國家所選兩制名儒彬彬實異於唐且畢士安之與張洎均之為才士也我太宗之選翰林用士安而不用洎以士安有德行而洎特有文之士爾楊億之與梅詢均之為文人也我眞宗之選知制誥用億而不用詢以億望實素著而詢特險薄之人爾北門深嚴非可輕任寧用竇儀而不用杜韡韡蓋酣酒無取也西掖典司非可序遷寧用劉攽而不用曾鞏鞏蓋操履偏詖也范杲獻記擢以翰學可矣然躁競求進則拒之而不入林希有文處以中書可矣然諂附無恥則斥之而不容噫祖宗之選用嚴矣哉

兩制之榮有二○切當求翰學之榮矣冊妃之命所當從也而宋祈不肯草冊后之命所當奉也而楊億不肯草丁謂再相之麻均不奉詔崇勳招提之記齊不進兼夫內制翰學之責也今啗以利祿而不從迫於權貴而不徇其操守何如哉非非乎又嘗求中舍之榮矣丁謂除參中書告以降麻舍人反以草制雖拂權勢不恤也呂弼罷樞丞相力請命詞舍人力請用麻雖拂廟堂不顧也遂國之命創例封還李定之詞相繼繳駁夫外制中舍之任也今抗大臣而不奉任衆怒而不從其節槩何如哉非榮乎故曰錫宴賡詠不足為蘇翰林賀而忠孝一生心之詠君子以為賀也揮翰如飛不足為楊制誥喜而願秉忠清節之詩君子以為喜也

職文警暇 委任不専詞藻○翰林學士深居玉堂中書舍人分列紫省實公朝之清選典司綸綍密邇冕旒非詞藻雅麗者不足居也然而詞藻固當澤至於制命之言王者所以布告天下也係民心之去就關國勢之盛衰或當危疑變故之秋以單劄片辭感人心挽天命者有之其所係為如何耶使不能導達誠心敷宣德意徒欲求工於駢四儷六之文果何取哉若夫司馬相如為武帝視草而帝制之美遂為後世稱首陸宣公為德宗草制而奉天之詔能使軍士之流涕則庶乎其無愧矣

非才難處其職○左接寢殿北瞻銅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驂駕得御廏之駿出入有內司之導珍肴潔膳取給太官衾裯服御賚於中庫恩之至也備待顧問辨疑是非與持纖臏授遺群務一得一失動為否臧職之重也非夫恪謹而有立秉正而通理俾爾樞要簡乎宸心言不及乎溫木之名謹不遺乎騄馬之數處其職者不亦難乎

不徒工於為文○夫官稱內相職曰從臣非徒曰工於為文而已也如止工於為文則翰林之苑不必嚴殿後之居弘文之館不必拘殿左之邃內妾不必使之陪夜宿不必使之直也昔張燕公之為學士則能佐佑王化粉澤典章陸宣公也

在翰林則謀猷參决皆出其手其所以密邇宸居宣明聖意
固有出於文章之外者矣

綺語騈珠

攽金馬之禁廬　玉堂賜篆景仰彌文
灑玉堂之宸翰　寶帶横金敬佩新渥
鑾坡西掖豈無冠世之才　視日而遲花磚之步
瑣闥東臺必有回天之筆　遇夜而分蓮炬之光
職務之清要曹局之嚴密　西掖判花周旋禁近
寵遇之殊絶恩數之便蕃　北門視草密邇清光
晨趍禁掖夕宿嚴衛儒者之至榮也　玉堂邃密代掌王言
職演絲綸言備顧問朝廷之遴選也　鑾坡靚深寵承帝渥
有牋奏之能而後可以居蘭臺令史之職
極名儒之選而後可以登瀛州學士之榮
北門視草西掖判花膺是選者固在於文詞
晉扉批勑禁閣演綸寔是職者不專於文詞

當今獻策詞臣在於遴選○玉堂森嚴金鑾密邇所以處其人也不爲不清青瑣回翔紫誥兼綰所以選其人也不容不選夫翰苑之職王言之所代焉絲綸之所出焉治道賴之而粉飾皇猷待之而潤色也自非躬行議論無愧乎古人學業心術景行先哲則不足以金玉王度矣自非善辭温厚有得於國體誠意惻怛有關於生民則不足以黼黻河漢矣是雖文章之工體製之妙不過榮華飄風好音過耳也是雖記問之博占對之敏不過時花美女候蟲鳴鳥也寧不爲兩制之辱哉

兩制清華之選○比年以來學校作成人材衆多而儒宗文師磊落相望詞學之英所在森列召而爲之無不可者然愚謂玉堂金鑾之儲乃異時黃閣洪樞之地有唐自開元迄咸通在翰苑者一百八十九人而爲相者五十有三我朝自建隆至熙寧馳譽於翰苑者二百八人而當軸者二十有一自建炎至淳熙顯名於翰苑者七十六人而秉鈞者凡八人則兩制之清華乃兩府之捷徑也惟勿輕其選擇其文學辭翰之優長者德行問望之隆洽者則西掖待言北門視草必有可觀者矣

居其任當自重○兩制之選固嚴矣而兩制之所自處者將以文學爲貴耶抑以職位爲榮耶否則以踐履操守爲重也且文章典雅有三代風文詞醇深有西漢風翰林張方平司馬光何粹也史館進碑驚爲神速西垣視草嘆曰奇材（中書王祐）蘇軾何奇也四字寵名御筆親書七言賦詩御筆親製（太宗賜御詩幷詔）何寵也王呂父子俱掌紫誥韓留兄弟親草黃麻（王文正呂文靖）（韓維曽子固）何貴也毋亦因人之所重者而自重行居先而文次之則非特所以重其身亦所以重其職矣

立意收結辭翰當配三代○雖然學士舍人皆朝廷清選比年以來鴻儒碩學往往親被識擢愚謂文章有用於世尚矣學士舍人以翰墨之任得儒林極選平時盡聞天子勞心求

治之意退而載於制書以鼓天下之動道人主討論之意後
三代誥命之文必有忠厚篤實廉節之操足備浴諷而不凝
草創潤色摛繪之才足當委寄而不怍然後執筆持簡佐佑
王化粉澤治典且與經營天下之事輔成太平之業不特為
言語侍從之臣而已也前世以翰林學士為天子私人中書
舍人為宰相判官顧不信耶故愚之所願者切有意於三代
之文治不識執事以為如何
辭翰當法古作○雖然王言貴於切事而諷勸係焉豈專以
文辭為事哉要必公心直道足以動義槩而壯雄心以社稷
生靈為己任然後下筆無愧詔以見王者之心辭以鼓天下
之動猶惟不然雖翰動敏手變生風雲端若能言之而不能
行何足尚哉昔唐人固有作戒厲風俗詔者其意在於痛詆
朝列以洩己忿草征淮西之制者其患乃在於包藏禍心沮
毀成功託上言以快私讎眞萬世之罪人也今之代王言者
愚願以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為法庶無負學士舍人之極選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記緇衣
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文中子問易 制誥詔冊則幾乎典誥
矣史述贊 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漢儒林序

歷代事實 翰林學士○唐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
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待詔之
所也百官志 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
至乾封以後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等為
之既而又選文學之士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敕
開元二十八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則置學士院專掌內
命凡拜免將相號令伐征皆用白麻選用益重至號內相又
以為天子私人百官志 正觀初置弘文館學士聽朝之隙引入
內殿講論文藝夜分而罷至元宗時置麗正殿學士名儒諸
臣皆在其中後改為集賢亦草書詔至翰林置學士集賢書
詔乃罷翰林志 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
呼而不名帝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
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車駕幸奉天詔書日數百他學士
閣筆不下而贄沛然有餘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人
人可曉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本傳
中書舍人○唐制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百官志 中書有
軍國政事則舍人各執所見雜書其名謂之五花判事通鑑 岑
文本權中書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
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
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 徐堅子[illegible]父子相繼為
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為中書舍人聖歷中楊再思王方慶共
引為判官屬文典厚再思目為鳳閣舍人樣 許景先與齊
澣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
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楊炎為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
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

皇朝典章 翰林學士〇太宗重内外制嘗謂左右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早聞人言朝廷命知制誥六姻相賀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　太宗賜蘇易簡詩二章紙尾批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上復爲眞草行三體書刻之周徧賜近臣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簡付之榜於廳額上曰此永爲翰林美事 編並長

中書舍人〇天聖三年蔡齊爲起居舍人章德象爲六部郎中兼知制誥上謂宰相曰兩制詞臣以文章爲職業然須材識周敏操履端方乃可副朝廷中外任使也

慶曆元年[illegible]知制誥初劉德從之妻遂國夫人者蒙正女也嘗[illegible]入内廷後獲譴復封遂國弼繳還詞頭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弼始也 編並長

先正論建 慶曆八年何郯言今國家設侍從官自翰林學士至天章閣待制皆取文學極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而朝廷相承唯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今天下多故政令舛失者不一若猶復雍容拱默則朝廷之事何所寄焉欲乞持頒詔旨告諭兩制兩省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政令過差軍機利害雖非職並許上章論列

兩制二　以遴選其人立説

策頭 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此非杜工部之詩乎味此則知天下至清之選莫若於翰林古事問仲舒今事問崔琳此非宋侍中之語乎味此則知天下至要之職無如於詞掖人主設官所以擇才望之優長者而後畀之以代言批勑之任蓋以其所關者大也有如玉堂雍容鑾坡整暇候旦而爲花磚之步遇夜而秉蓮炬之榮參裁可否而有内相之稱接賓古今而獲頗牧之譽若此其人翰林可以無愧矣青瑣囬翔紫渥秘密正色而抗塗歸之筆明目而披繳奏之忠沮中尉之白麻宦者奪氣批天子之黃紙宰相動容若此其人詞掖可以無愧矣

策腹 唐楊慆任中書舍人才疎不稱一日促命制令内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劉憝以取時號劉憝舍人唐學士入院常視日影爲候李程性懶日過八磚乃至時號八磚學士夫學士舍人儒紳之極選也在唐爲西掖北門之榮今舍人謂之外制學士謂之内制對掌正言職任甚重是必各得其人而後可而乃才有所不堪職有所不舉而貽譏如楊李之輩謂之何哉

昔張商英爲御史深慮詞臣之非才上書神宗力言其謬以謂陳繹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文如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許將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喑嗚而不合律呂且深致乎精擇名臣之謂公非惡夫三子也以爲發揮帝猷號令四海非淺學腴辭之所能模寫也今日居是職者當如何哉是必經學之優深文詞之雄博則鑾坡西掖可無愧矣

北門西掖對掌絲綸儒者之極榮也方粤盛時茲選重矣號能稱其職者亦代不乏人若變更體製純厚明切元稹矯辭贍敏不務奇澁封敖詞旨豐美援准古誼許孟容先除書德音擅當時之譽楊炎文冊大號厲宿老之稱張説蘇頲以至思若涌泉陸贄之誠動悍卒陸宣公皆傑然為前史美談國家恢崇學校作新菁材追琢其章無施不可窮經之暇翁嘗留意於此乎夫帝制坦明固自有體槩以灝噩之辭質諸深厚之訓固未易娩美若唐之數子亦有足尚者矣

事料 同上套

館閣 ㊐附 以育養英才立說

策頭 圖書之府古人謂之道家蓬萊山預是選者世指為登瀛茲實天子藝文之圃養才之地粤自微言絕於孔聖遺編燎於秦皇斷簡殘文紛紜流落以尚書古文猶得諸屋壁之間其餘槩可知也當是時書不藏才不養迨漢世宗之時乃喟然憫斯文之簡缺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設粗習秘府而人才間有置之館閣而獎養之者於是有芸臺之閣石渠之館承明之廬金馬之門及李唐文風滋盛亦有集賢藏書之院蘭臺制作之庭長育英才得人益多於前世矣

策段 漢唐以館閣為育才之地而養成人才有所謂議論該博才辭旨典麗皆槩識閎遠者見之信史可考不誣夫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作太元以擬周易著法言以擬論語此揚雄得之於所養者然也應靖樂道不交世俗專積思於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此劉向得之於所養者然也漢之得人有如此者貌謙儒而中抗烈議論持正帝以五絕稱之恰遺補闕為當代名臣人倫準的此虞世南得之於所養者然也論閣韓張許之文徐堅以為雋論世以大手筆歸之羞與凡器同列張說得之於所養者然也唐之得人有如此世我國家自太宗皇帝混一區宇銳意文藝太平興國二年鑾輿臨幸秘省嘆文館之弊不足待天下之英儁乃命有司度地昇龍門右督工經營明年告成錫名崇文又即其上揭為崇閣飛白宸翰以光其名由此羣書之藏益加於漢唐之上鉅軸長鐵爛然如登群玉之府垂紳曳帶居其中者儼然為名臣中人以降優游養成之亦不失為佳士有文章有學問有才有藝不可勝數

今之居是選者非有錢穀獄訟以役其心非有簿書期會以經其目非有民事吏幹以督其課雍容黃卷之間揖古人而與之對故得究六經之淵源窮百氏之閫奧養成器業為時聞人其進用未可量也而通者加惠魁傑之儒俾膺召試之寵無亦欲養成宏大之器業以當他日之任使耶居是選者亦當自重矣

[illegible] 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藝文志 凡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

延閣廣内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于内禁蝺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　唐有集賢藏書之院蘭臺者作之庭有昭文崇文之館有麗正集賢之書有修文有弘文有司文以至蓬萊書殿曰乾元修書院曰秘書内外省曰内庫曰三館曰秘書秘府曰蘭臺麒臺　本朝太宗上初即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耶即詔有司別建三館輪奐壯麗甲于内庭二月丙辰詔賜名爲崇文院西序啓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南廊爲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子史集四部爲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會要淳化三年秘閣成秘書監李至上言願比玉堂之署賜以新額戊辰御飛白書秘閣二字賜之仍詔宰相樞密與近臣就置宴閣下直館閣官皆預又賜詩以美其事長編歐公云臣切以館閣之職號爲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采廣求而多蓄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祖宗用人莫不蓄之館閣而奬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爲賢輔相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惟陛下博訪召置館職養育而擢用之亦不爲無益矣英宗上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六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七

選舉門

人才 附 文武才　東南人才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人之才品有三〇才足以用天下國家者上也才足以爲天下國家用者次也小有才而無所用於時斯爲下矣天地常經待我而正古今通誼待我而明合星嶽己分之氣伸中國久屈之勢一顰一笑足以移風俗一出一處足以關盛衰此之謂用天下國家時多艱阨奮身排難君欲康濟竭力驅馳鳴劍抵掌於義所當爲之時犯危蹈難於衆莫敢前之地捐軀勁節烈甚秋霜報國丹誠皎如日月此之謂爲天下國家用若夫小廉曲謹挾以自多一藝寸能迭爲誇尚引天身於事物之外而自以爲高爭妍於文墨之間而自以爲工摛其華藻粲然可觀措諸事業泯然無補此之謂無所用於時其亡焉固足以壽國家之脉宅生靈之命而次焉者亦足以隨世就功救時戡難至於才品之下則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又何足以俎豆於俊傑間耶

才之可用有三〇有經濟天下之才有鎮服群望之才有分理内外之才夫當基業之未復威令之未行而能以身任天下之責以身致天下之治使王業絕而復續治功廢而復振是謂經濟天下之才德望足以厭清議出處足以高前古其靖退則可以厲頑立懦其操履則可以驚遠懼邇使聲名震

于四夷德行燿於萬世是謂鎭服羣生之才若夫牧民則有愷悌之風持刑則有寬簡之美為將而身先士卒守邊而氣懾鄰敵有才皆皆得以自奮有功者皆得以自見是謂分理內外之才然而負經濟之才而不獲盡用其才抱經濟之志而不獲盡攄其志者天也人才有短有長才德有偏有全隨其實而付之以事則事功無難集之理因其實而責之以治則內外無難集之功苟用或違其所長心或出於所私則必至於敗事必至於罔功矣

有才必用其才○天欲福人之國必生人才以重其國君欲自重其國必合人才以聚於國甚矣天意惓惓於國家未嘗不遺之以才也亦在乎人主善用之耳蓋惟乘其可用而亟用之則人才可用惟審其有用而大用之則人才可用惟勸勸求之而不重所聞忽所見則人才可用惟以天下之寶為天下寶之而不棄之以為敵人之資則人才可用惟不悞於敵人之甚誅而或自喪其所有則人材可用惟委任責成倚注隆篤而不輕於更代則人材可用嗚呼天之生賢曷嘗乏絕也哉天子之氣盛於東南則韓彭英盧參錯旁午矣鬱葱之氣聚於舂陵則寇鄧景賈落落布滿矣所患為人主者適丁天時之難而自諉於人才之難得耳不知艱難之時正可以見人材也會稽不耻無以見范蠡崤函不哭無以見孟明齊不失七十二城無以見田單不用才以處難而動曰才難愚甚為人材惜且重為世道歎也

稽古偉議 春秋以來人才○春秋之時管仲晏嬰用齊舅犯叔向用晉子產用鄭季孫行父用魯挾君輔政以交於中國會盟以相一聘享以相悅其卓然以才稱於世者固不可掩而猶不敢盡廢先王之禮義誠信也惟其德不足而才有餘固不得與先王之士並稱德又下衰申韓以刻深之才顯孫吳以戰伐之才著儀秦以辨說之才奮紛紛籍籍爭以自售於世孔孟抱帝王之學蓄道德之富乃獨奔走於列國老死於行役而以迂闊擯棄於無用然用才之效至使生民之禍糜爛泯滅而無有救之者豈不甚可畏哉

秦漢之間人才○秦人既一天下以為六國之餘士游談於齊之稷下客食於四公子之門家於薛養於燕者猶在也而不盡去是則無以弭患設重賞酷罰以致名流欲盡殺而後快而不知結軌連衡之徒又溢出而聚於豐沛之子弟耳餘之厮役報韓之黨入番之盜紛裂四鶩各苟富貴卒合而亡秦高帝之興頓八紘以掩之而網羅收拾於未盡之餘猶有流落燕代從車千乘逋逃海島死士五百者二代之人才豈不從可見哉

法祖嘉猷 本朝名世之才○文富之名在天下久矣中庭拜庥小大稱慶韓范之名在天下久矣棲遲兵間人樂為用天下識師魯者曰師魯其不識者亦曰師魯非尹公之才學足以見知於人乎天下知君實者曰君實而兒童走卒亦曰君實非司馬公之德行足以取信於人乎市井細民知有劉器

之田夫野叟知有陳瑩中其禮之也恭公著之朝士民相慶子瞻之行騈首聚觀其望之也切厖老之謳歌聲載路包老之謠聞者凜然其愛而畏之者至雖然國吾國也皆禮義之地也人吾人也皆中和之人也誰毀誰譽私情不容公是公非蓋有至論此猶未見其盛也若乃語於蠻貊之邦則又何如哉無宅相公諮問勤渠黑王相公聞者驚畏何威望之隆也見潞公而卻立且拱手稱歎焉問司馬公之起居且嚴勅邊吏焉何德譽之重也大蘇之詩書而刻之長嘯公之賦流布傳誦則莫不知其文畏趙用者目之以為虎怯楊昭延者稱之以為無敵則莫不知其武過天雄者不敢疾驅畏曹公也入大名者必沐浴潔服敬王公也此又莫不憚其威德猶歟休哉國有人焉不惟士君子知之儉夫鄙人亦知之不惟中國知之蠻夷戎狄亦知之盛德休烈其可敬畏者如此

時文發明

人才貴有實用○夫人才之在天下非曰文辭之雅麗足以誇耀美觀而已非曰議論之宏博足以駭動流俗而已非曰記問之該貫足以備其問辨應答而已學術之純一異時之持正論厚風俗者基焉德行之全美異時之鎮國家安社稷者在焉謀謨之充溢異時之格君心定國是者寓焉人才之有益於世者為不淺而所以使之純龐愨厚則必有任其責者矣醖籍之已深漸摩之已久猶懼其無以副國家之望不嚴於其始而寬以聽其來不責於平時而責於倉卒之頃人能不矯偽以相尚浮靡以相誇乎

人當取其所長○論人於燕趙不當取其慷慨而當取其深沉論人於鄒魯不當取其浮華而當取其忠朴蓋舉世皆有則有者不足貴俗之所無絕無而僅有者斯可喜也大抵湍水無縱鱗風林無寧翼三家之市無千金之子其居使之然也習俗移人鼓舞變化雖賢者墮其中而不自覺齊人多詐公孫弘儒者猶為之楚人深於怨雖屈原之賢不能自免也

人才關世重輕○天下之勢猶持衡焉此首重則彼尾輕挈其衡者而為之輕重者不在夫土地之廣狹兵革之強弱特係乎真才一去就之間爾真才所在雖弱猶強真才一去未戰而知其敗矣故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士在秦而六國同以為憂劇孟歸漢而七國皆不足慮秦失其鹿楚漢共逐之挈其存亡之命者韓信也漢失其鹿袁曹共逐之而挈其存亡之命者許攸也故韓信之亡蕭何狼狽而追之許攸之來曹公傾蓋而迎之誠知天下之權所由係也

綺語駢珠

海嶽氣局　名彰草木　氣大而量宏

乾坤心胷　膽落蠻夷　謀壯而質粹

貴之重之如護圭璧　立朝堂堂眞不清之氷雪

培之養之如植桐梓　論事凜凜乃群枉之鷹鸇

人快景星鳳凰之覩　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

時有泰山北斗之瞻　起徒步而仕戮珪解布衣而升卿相

振起如翽翽之楚潔白如皎皎之駒

誠一如翮翮之雖云美如單罩罩之魚

當今獻策人才有長有短○且人才有長有短為人之所不能為知人之所不能知者其長也失夫人之所當為昧夫人之所當知者其短也才之長者用之於世則有餘才之短者施之於時則不足黃霸之長於治民不為不德矣班氏稱之於史所以紀其美也杜如晦之長於斷不為無識矣史臣褒之於傳所以著其實也孔明之長於治國亦不為無能矣陳壽志之於傳所以表其功也謂非才之長者能之乎然三子所長固足以觀其才而所短則尤有可論者夫霸非無長也而為相之初功名遂損於治郡如晦非無長也而正觀之始禮樂必愧於不對孔明亦非無長也而揆之將略應變至乏於奇謀才之短者又如此吁自三光五岳之氣分而天下無全才也久矣

人才與世俱亨○藝祖創業垂統而人才萌芽於繁霜凋零之後太宗真宗繼體守文而人才條達於陽和解凍之餘仁宗繼之而人才假大於南薰播物之際是以國家承平享安靜和平之福于斯時也士雖不求為赫赫之名而實之所在名亦隨之特混淪淳厚之風圭角猶未露也自是以後雖抑鬱於熙豐紛更之時而不能不暢於元祐之始雖剥爛於紹聖調停之頃不能不白於建炎之初慶元僞學之舉雖能霧滃於一時而不能不大明於嘉定之際開此泰壽此脉含今

上雖望

監六失以用人○是故唐太宗以干戈搶攘之中而能起李勣於既老穆宗文宗以宴安宮掖之餘而不能用晉公於未病善用人者何可不乘其可用而亟用之耶無相如數十輩不害為漢而差強人意不可一日無賈長沙無封德彝數百輩不害為唐而慷慨論事不可一日無馬新豐善用人者何可不審其有用而大用之耶漢文帝拊髀思頗牧而不知魏尚為當時之頗牧唐敬宗嘗饋歎蕭曹而不思裴度為當代之蕭曹善用人者何可重所聞忽所見而謂人材不足以供吾之用耶秦有王猛而為苻堅之管仲魏有崔浩而為拓拔之子房善用人者何可不以天下之寶為天下寶之而反為敵國之資耶袁紹不用田別駕而快老瞞之謀齊帝既誅斛律光而墮周人之計善用人者何可誤於敵人之甚謀而或自喪其所有耶齊所憚者樂毅代樂毅以騎劫則北秦所忌者廉頗代廉頗以趙括則敗善用人者何可不委任責成倚注隆篤而或輕於更代耶吁是皆已然之明驗而用人者之所當鑒也

生意收結士當以厚自待○雖然古人已矣不可作矣鍾二氣五行之秀而為非常之才古今不乏也特視人之自處者何如耳抱膝長嘯之日高吟梁父之時經綸天下之規模已定於胷中當為孔明忠貫日月功高而主不疑身佩天下之安危而臣道無闕當為子儀若夫江左諸公之燕安江沱吾其懷於鴆毒唐季宰相之受制北司吾其甘於汗辱苟能加

存養之功盡講求之力以其窮之養而為達之施以其幼之學而為壯之行要必正天地之大經伸孔明之志以安社稷為悅繼子儀之美而後可

才必用而後見○愚願朝廷之上獎拔孤介之人勿使久於淪滯扶持端方之士勿使撓於動搖以進耆宿之彥勿使銷於沮畏則作宋長城重趙九鼎必有任其責者矣雖然抑猶未也天之生材也無窮君之用材也無盡網羅收拾何可限量計哉東山雲寂寂中有安石未起焉北山月沉沉中有彥倫未出焉社中有宰相焉蹊下有將軍焉草廬之中有龍而臥焉鹽車之下有驥而伏焉以精神鼓舞以意氣招徠車載斗量之無筭也執事而果曰才難則略試一班請自隗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記文王世子） 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唐魏元忠傳） 唐太宗曰君子小人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通鑑）

歷代事實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十六相（左文十八年）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語） 聲子謂子木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雖楚有才晉實用之（左襄公二六年）十公漢高祖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辨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刑法志） 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本紀）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贊） 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 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洪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孝宣纂脩洪業招選茂異蕭望之梁丘賀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洪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功迹見述于世 東漢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智能之士也（本傳論） 唐之名將曰英衛李靖李勣也唐三百年輔術百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本贊） 李郭戰功推為天下第一（李光弼贊） 太宗謂王珪曰卿有標鑒可為朕言房玄齡等才且自謂孰賢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

如温彦博處繁治劇衆職畢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若乃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王珪傳　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才斯奮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韋挺贊　德宗下詔曰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薀其才遇其時尊主庇民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彦範等著輔戴之績在元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李晟等保寧朕躬光復宗祏李晟傳

皇朝典章 太宗興國八年上曰國家選才最為切務人主深居九重何由偏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若擇得一好人為益無限朕孜孜訪問正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也長編　端拱元年上曰朕自即位以來親選賢士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今封疆萬里人無棄材日思孜孜庶臻理本也同上　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量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范文正公贊揚大年之像曰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佐佑天子如山不動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言行錄　仁宗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除樞密使而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又云維仲淹弼一夔一契衆賢謂衍等大姦斥竦也同上　胡翼之門人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諒其在外明體適用教士子民者殆數十輩薦書　高宗紹興五年上曰恢復之圖須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何患不舉然用人才在於進君子退小人繫年錄　孝宗乾道八年楊萬里論人才上曰人才要辨實偽要分又曰最不可以言取人聖政

聖政論述 余靖上仁宗曰朝廷審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杞陝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茲夏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温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嘆

文集菁華 書林云自吏不循良而從遷固有循吏傳自世不好儒而後遷固有儒林傳時在東漢然後獨行二十四人有傳時在東晉然後忠義二十五人孝友二十人又有傳時在李唐然後卓行五人有傳時在五代然後死節三人死事十人一行五人又有傳嗚呼自數者之立傳也而後世之人材始不逮古矣古者不傳循吏以其吏之皆循良也古者不傳儒林以其世之皆好儒也以至渾渾之書灝灝之書噩噩之

書且所載者不知其孰為獨行孰為忠義孝友孰為卓行孰為死節死事惟其舉世皆無而僅有之茲其所以立傳也

止齋云古之誅人敢於侮人之國而不敢侮其國之人於是為國者不可無可忌之士也楚之誘隨也而忌季良晉之啗虞也而忌宮之奇彼惟不用晉楚之忌也故斃不然二國雖弱未若是其亟亡也韓信之將伐魏也幸其不用周叔而其破趙亦以李左車之計不行嗚呼不畏萬乘之國而難其人有國者不可以無士也

人才二　以隨才器使立說

策頭勢有離合才無消長以繩墨取士以資格用人此平世之規模也以意氣招徠以精神聳動此興王之氣象也天生一世人物自足以辦一世之事力豈豐於昔而嗇於今哉於前而踈於後耶蓋時平則豪傑隱事變則功業著晦冥起伏初無常勢顧把握世道之權者何如耳苟能解縱繩墨而徠之以意氣脫略資格而動之以精神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雷霆震驚而蟄虫奮矣嗚呼褒代棄才興王良佐則何間乎時晉國有才多自楚往則何拘乎地山巔水涯樂道自娛才之隱也頹簷敗屋抱負莫展才之窮也將才藏於行伍眞才沉於下僚嘿焉若訥而其謀足以濟天下之功臞然若不勝衣而其身足以任天下之重若人也其果能盡得之乎莫深於九重而遂華之士何由而周知莫尊於廟堂而一介之微何由而上達

策段漢後元天子臨軒拊髀而遠想頗牧唐長慶之君當饋歎息而恨無蕭曹愚聞史至此切怪當時士大夫與在廷公卿間果無英偉可以備官使者及反覆漢傳乃見後元時洛陽年少遠投長沙雲中太守方挂吏議天下無雙如李廣猶未握將軍印也然則謂之乏才可乎熟讀唐實録乃見長慶時少室山人久在諫垣香山居士外遷刺史三朝元老如裴晉公者尚無恙也然則謂之乏材可乎試取而用之何遽不若頗牧蕭曹彼漢唐之君方且以謂天下無材而不知有材而不能用也此馮唐所以面議而處厚所以深譏歟

惟我國朝隨材器使廉如沈義倫可用矣不廉如王仁贍而可棄乎仁如曹彬可用矣不仁如王全斌而可棄乎將以有智為主者也然智將不如福將故萊公不得不舉欽若將以有功為先者也然使功不如使過故趙鼎不容不叙張浚以知節之少年而見憚何必拘於老成以党進之不學而忠實何必拘於儒士將才之難擇如此也然則如之何亦隨其器能而用之爾

天下利害有君子長者不能一語而草茅踈賤或能言之國家事業有元勳宿將所未能辦而泛駕庛弛或能濟之把竿版築孰非王佐屠狗販牛皆可五鼎山林艸野之中皆賢智英雄之伏卒伍厮役之下有韜略謀猷之人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立談而封侯或一言而佩印或黥而王奴隸而將布衣而公卿何可銖較而寸量也

脂然相契洞然相忘去其邊幅解其繩墨推嘉魚之誠以結其懽新采芑之田以作其氣興孤竹之風以厲其節故委身於上者無睥睨趑趄之嫌勉力於國者有優游翱翔之樂才者得以盡其才智者得以效其智勇辨者得以售其勇辨

事料 鄭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左襄）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語）君子易事而難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語）晉袁甫曰是以聖王使人必以器苟非周才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才不為三公（本傳）阮咸上疏曰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材木洪纖曲直各有所施（本傳）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並用（張元素傳）太宗曰君子小人如器各有所長（通鑑）韓愈曰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本朝太宗雍熙元年上語宰相曰內外官吏皆量才任職諭如匠者架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闕也（長編）真宗咸平六年上曰任人擇材頗亦難事朕必就其所長而用之（同上）孝宗乾道三年衛溥論用人宜用所長棄所短上曰用人不當求備知禮者不必知樂知樂者不必知刑若得其人不當數易宜久任以責成功（聖政）

人才三　以大臣引類立說

策頭 人有常言得百騏驥不如得一伯樂得百太阿不如得一歐冶何哉蓋騏驥常有伯樂不常有太阿常存歐冶不常存世有伯樂歐冶雖青萍汗血皆願長價於其門矣果何求而弗獲哉近而取譬大臣其羣才之伯樂歐冶歟故常為之說曰大臣之意向人才之進退係焉故有薦賢之蕭何則子房不下邳矣有招俊之王導則安石不東山矣有濟美之玄齡則馬周非新豐之馬周矣如是則人才不求而自得不然絳侯中毀長沙乃鹽車之厄矣材甫怙權曲江為籠中之羽矣异鎛媒聚斂之奸綠野不問人間事矣如是則人才雖求而不得

策段 非韓魏公不能知孫沔非呂文靖公不能知包孝肅非司馬公不能知劉元城龐公籍不知狄青則嶺南不平范仲淹不知种世衡則西師不捷張方平不知明鎬則貝州不寧趙鼎不知岳飛則襄陽不復嗚呼金陵當國正人為之一空晦叔在朝吾輩可以言仕人才之進退豈非係於大臣之意向乎騎刼才更燕為齊地若思往代晉失雍丘往事可鏡也今則用者非才才者不用復欲他求其所未試焉吁謬矣昔張魏公之復用也衛士一見舉手加額書押才宣兀朮色動蓋威聲素著今之秉鈞者能如趙鼎之用張浚則偏裨不必求行伍不必拔而頗牧在吾禁中矣將見西賊興膽破之謠遼人有生事之戒可以長城我宋矣

嗟夫何代不生才何才不可用朝廷屢有才難之歎且欲求之於下僚外服之間山巔水涯之際得無謂秦無人殊不思有總領衆職之任政事文學何患乎不精有鞠躬盡瘁之節

官中府中何患乎不一有請身督戰之勇諸道將帥又何患
乎未用命尚何必他求哉坐政事堂者不容不任其責
【事料】堯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衆聖輔
德俊能佐職文王師用賢聖閎夭太顛散宜生亦聚於朝廷
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董策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
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
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思與類俱進
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
類相致也劉向封事 本朝高宗紹興九年上曰宰相進退百官凡
士大夫孰有不由宰相進者然宰相賢則所引皆賢豈當一
槩以朋黨疑之也聖政 孝宗淳熙十年侍讀張大經講泰卦之
九二玉音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為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為惡
未有無助者也聖政

人才四　文武全才　以何才不用立說

【策頭】自不如識一丁字之論出而天下多目武士為麤人自
東高閣候太平之論啓而天下多指文人為庸士吁為此論
者何不仁之甚哉人才生天地間有能有不能自非堯舜安
得毋畢盡善隆古盛時宅百揆者禹也誓師征苗者亦禹也
東征三年者周公也制禮作樂者亦周公也自三光五嶽之
氣分而天下乏全才漢之子房唐之子儀三國之孔明本朝之司
馬韓范渡江以來之張虞雖代不乏人而求其如古者亦不
歟數也獨奈何強別之曰如是而為文如是而為武哉時乎
用兵有輕裘緩帶如羊叔子身不跨馬如杜征南固足以任
人國事不幸而斯人未出則三千騎蹀血虜庭十三人破賊
一萬者亦不可缺也有裴度舉自進士而請身督戰固足以
成淮蔡之功有寇萊公起自書生而決策親征固足以制契
丹之暴不幸而斯人之未出則桑陰不從而大功立白衣先
登而勳名著其才亦不可乏也世事無盡人才有時又安可
強自區別而生紛紛之論乎

【策段】并州長城臥護北門英公之績著矣其視洗日虞淵之
狄仁傑固自有間然所以各成其功者時也三箭天山戰士
長歌將軍之威著矣其視提衛兵夷變臣如張柬之者固若
不侔然所以各成其功者亦時也錦綳胡兒視平原書生若
易與耳即其倡大義於二十四郡風靡之餘而較之睢陽張
許之節義均為忠也何必以彼此別之白衣山人單言暫謀
援兩京於朝廷榛莽之後較之單騎見虜之子儀均為義也
又何必以輕重別之高官武臣之作兵戈在眼之詠特少陵
流落困頓之餘姑寓之於一吟一詠以自見初不必拘其健
兒勝腐儒之句以為詩之定論也

國朝至慶曆嘉祐人才之盛極矣寘文富韓范於政府擢歐
余王蔡於諫塗天下毫髮絲粟之才莫不塡然附翕然奮前
輩所謂大者光明俊偉不可窺測小者猶靖恭正直譬如深
山大澤蛟龍之所潛化竦然自有不可犯者存要其所以致
是者實我仁宗聖度如天兼收並蓄不敢有一毫沮天下之

才使欣欣然嘗有無窮之心而無自怠自棄之意夫惟天下之人至於不怠不棄也然後可以有為故當時任分陝之責者始終一韓范也守陝西判三司平蠻除盜亦先後一杜杞也大槩使之得以各效所長各奏所能而不沮其成耳然則四十二年之治效光耀千古論者歸諸仁祖得人之功者用此道也　昔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守成右文戡亂右武觀注與右之辭則知當右文之時非能廢武也右武之時非能廢文也如陰陽之在四時未嘗獨用而偏廢特春夏則以陽用事為主秋冬則以陰用事為主其實交相待也國家人才則有文臣武臣科目則有文舉武舉官聯則有文班武班吏部則有文選武選皆制名之異耳其實何文非武何武非文岐而二之輒分重輕殆不可也

事料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詩六月 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史卜傳 後漢寇恂少為郡功曹光武北征問鄧禹誰可使守河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乃拜河内太守 本傳 晉安帝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謝玄應詔 本傳 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見兄子旦責之雄曰雄頗覩前志但不守章句耳兄文且武兄何病 通鑑 唐李靖兼資文武出將入相　長孫無忌太宗曰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　宰相文武兼者惟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張仁愿文斌稱其備用 並唐史 本朝真宗祥符二年上謂宰相曰王嗣宗自許於兵　陰祀事有斯京兆宜得大臣才兼文武者處之既而嗣宗請行遂以觀察授之 讀寶訓 英宗嘗與輔臣論進用人才不可拘以常格或言如狄青才武可用然以其出身行伍為執政亦不免人言上曰人貴責實豈事虛名至於士人才業可用者未必盡高科也古之選士不必閥閱正為此爾 讀寶訓 范仲淹才兼文武須延安軍日夕訓練賊聞之戒曰無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 名臣 范文正公云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韜鈐無所用心驕逸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才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　於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取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

人才五　東南人才　以何地無才立說

策額 世之論人才者大槩有三以天文為說則曰元精生李固昴宿應蕭何以地理為說者則曰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以人事為說者則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文王之士濟濟秉德愚嘗合是三者而論之大抵人才非天地不生非帝王不成帝王之功與天地並人才之生於天地亦猶天地之生萬物美質良幹奇葩秀實不必皆出中土而珍奇瑰怪至美可愛之物雖遐陬僻壤間亦時有之而帝王之用人亦猶醫師之聚百藥匠氏之器羣材牛溲馬勃兼收並蓄欂櫨侏儒咸適

所施則粹鍾盪雖天地之功因任而官使之繫帝王之力然則何地不生才何才不資世何必取儒士於鄒魯之鄉而擢將相於山之東西哉

策段 楚自克庸以來人才雜遝揮汗成雨臨品之役爲賈爲諜子越子貝爲將以滅庸文十六年邲之戰宣十二年沈尹子重子反許偃養由基彭名蛩蕩之徒實爲之將孫叔實爲之謀至使晉人有爲敖爲宰百官象物若何可敵之語令尹子文之治國箴尹克黃之奉使于襄城郢之忠議皆良才也既而公子午代子囊爲政因以子馮屈到之徒八人爲之助至使當時君子有楚能官人之美襄十五年人才之盛亦可見矣此聲子所以有楚材實多之歎也楚之滅庸滅黃入陳入鄭觀兵維陽夫人震恐者豈非楚國諸人之力乎

我朝植國以來而東南人才著見於功業者已彰彰可紀由童子而致身宰輔則有如晏公元獻平元昊而致太平則有如范公文正主一代之文盟則有如歐公文忠以至杜公衍之典銓公平趙公抃之正色論事陳恕眞鹽鐵之譽范純仁世濟忠直之褒則人才之見於江浙者然也兄弟繼爲學者則如三陳父子皆以文名則如三蘇以正道事累朝則如曾公亮以至蘇頌之奉行故事楊億之稱職翰苑范景仁有名聞之美蔡襄有四賢之詩則人才之見於閩蜀者然也今日黃旗紫蓋運在東南則其所出不知又當如何而邇日以來若一帥儲一將擇一司常有不足之憂豈天之生材固豐於昔而嗇於今耶嗚呼養才有學儲才有館進士有舉武學有舉上而宰相朝行既有所知之薦而監司郡守又有剡章之薦官方病其冗而憂才之不足用豈眞不足於用哉無亦甄別選用之道猶有可議則作成之下當必有鳶飛魚躍者

事料 吳趙咨使魏魏文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吳權傳孫 有張子布爲腹心陸遜諸葛瑾步騭爲股肱呂範朱然爲爪牙闞澤甘寧凌統徐盛潘璋丁奉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本傳 符融曰謝安桓沖江表偉才通鑑 王導江左夷吾本傳

本朝仁宗熙寧二年司馬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長編 陳恕黃魯直洪州人晏殊撫州人劉敞歐陽脩曾鞏建昌人范鎭范祖禹張浚成都人孫抃蘇軾蘇轍眉州人田錫嘉州人楊億吳育章得象劉珙建州人蔡襄興化人鄭俠陳襄福州人陳瓘南劍人蘇頌泉州人上官均李綱邵武人范仲淹范純仁蘇州人趙抃衢州人鄒浩常州人杜衍越州人宗澤婺州人言行錄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三十七

儒事門

儒學　附　事業　師友　異端

名流舉業

【立意総綱】日力心力學力○玩日力於不用者不知學者也弊心力於無用者不善學者也窮日力之所至勉心力之所能充學力之所到者此古人所以無止法也世之患有二玩日力者忘其本弊心力者徇其末蓋嘗求其所以然矣蓋忘其本者氣質以惰累之也徇其末者氣習以卑梏之也古之人居則比閭將則庠序耕則畎畝無他嗜好故其心朴無異騖故其業專惜陰不踰晷競辰不偈日肄誦以皃其聲音之和夏弦以導其心志之平干戈以壯其容羽籥以齊其節故蚤莫以思之夙夜以繼之諷誦興起有三年通經之學就將緝熙有三冬課成之功未聞玩日力於無用也而今之學者則不然矣古之人誦習以詩書折旋以禮樂洒掃應對以明其遜俛仰居處以約其中致知格物以究其用窮理盡性以開其牖五常之教以浚其源養之欲其平培之欲其固利機不能蔽其情名梏不能易其介敬業樂羣無陵節也德成行尊無躐等也故天爵自修而人爵無干於念慮之間至理日融而禄仕無逸於襟抱之素未聞弊心力於無用也而今則又不然矣鑿其得而戒其失窮日力之所到勉心力之所能以充學力之所到非士學之所當取法於古者乎

儒以孔孟為尚○言天下之功用必歸之於儒論儒者之標的必歸之於孔孟是不可不審處而明辨之也自有天地以來非儒者不足以盡經綸之道凡生民之日用常行而不可以一日闕者皆儒者之功用然舍孔孟以言儒猶舍堯舜而論治是殆臆說者也嘗因是而推明之有儒學之源流有儒道之用舍有儒論之是非要之合於孔孟者必無可得而議尚一毫稍與古戾豈能免後世之譏乎嗟夫始之以正其終猶弊始之不正終將若何儒學之源流盡於正不正而驗之桑麻穀粟可濟實用終日談河不足止渴儒道之用舍盡於虛文實用而求之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儒論之是非苟以醇疵而斷之則皆不出於權衡之下蓋是三者而質之以孔孟之至論則儒之標的有在矣

【稽古條識】歷代儒有眞僞○自太史公論六家而後世視儒者為專門之學自作史者傳儒林而後世指儒者為章句之流嗚呼儒術之不明久矣夏商以前有其實而無其名成周之際即其名以符其實春秋戰國以降名實亂於天下矣夫儒者道之盡焉者也達性命之理謂之儒蘊皇王之學謂之儒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謂之儒可以尊主庇民可以經天緯地謂之儒守孔氏之家法挹聖人之遺言忠信稱於朋友行義齒於州里處利禄不移其守臨患難必徇其節是亦儒之徒也若夫借六經以文姦假言語以欺世苟可以榮身濟欲則從之如決江河而名義之防一不暇顧殆失其所以

爲人者矣尚復可以儒者言哉故嫚罵儒生者不知儒也居常毀儒者不知儒也或譏其以文亂法或病其多文少質或惡其不達時宜者皆未嘗知儒也

孔門罕稱好學○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聖人各取其一節而遽以從政許之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季康子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衆多也而號爲好學者獨顔子一人而已嗚呼何其難也古之君子可以終身不仕而不可一日無學故富不能使之驕貧不能使之病爵祿不能使之盈患難不能使之挫絜乎其内而無慕其外此其所以大過於人也後之君子則不然今日行其道明日計其功所得者錙銖而安於錙銖所求者毫髮而盡於毫髮高者不過矜於名下者不過汩於利一有所存盡棄其學而從之譬如惰農之人今日獲而明日毀其耒耜將何以卒歲哉

法祖嘉猷 國朝儒先之學○國家崇儒而右文異人輩出持正如李公沆制變如寇公準定天下之謀如韓公琦識天下之務如范公仲淹明天下之變如富公弼此則經濟之學也唐公介之直諫范公鎮之勇決呂公誨之先見劉公安世之危言范公祖禹之愛君而不忘蘇公軾之臨難而不懼此則名節之學也道德之學如司馬溫公之師友義理之學如呂大臨之兄弟文章之學如蘇老泉之父子性命之學則明道伊川其人也象數之學則希夷康節其人也若夫學問之有師承又有胡安定焉嘗觀其設教於湖語學者必以道學傳者必以誠正樂律之諺議兵陣之法水利邊防算數莫不各有其教純明淵篤直溫簡諒亦莫不各有其人此則講明體用之學

祖宗崇儒之盛○聖朝以儒立國世享其効累洽重熙在眞宗朝則儒者以文德之敷而決澶淵之策在仁宗朝則儒者以武事之備而立西陲之勳有文致太平武定亂略四夷八蠻想其風釆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非儒者乎有出入將相四十餘年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者非儒者乎考其議論則以通經學古爲高要其事功則以濟時行道爲急南渡以來儒者祖述孔孟憲章伊洛議論事功並行而不相悖夫何指學爲僞黨禁方嚴習俗移人趨者瀾倒大冠若箕脩劔拄頤小有負荷搏手周章者斗量也

時文警段 正學曲學得失○有正學有曲學正學主乎義曲學徇乎利正學本乎公曲學徇乎私正學足以平天下曲學足以禍天下發於心術見於行事不可誣也人徒見子夏之徒爲莊周之荒唐荀卿之門有李斯之苛刻阿王氏者傳論語之禹作美新者擬周易之雄遂以學術之正不能救心術之差子房學兵法而進退出處容止可觀賈長沙學刑名而論要言詞動出禮樂出師一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乃比管

樂之孔明仁義一言為唐三百年之根本乃喜縱横之魏徵
又以學術之 差若無害於心術之正吁過矣心術者學術之
本學術者心術之符幼之所習即壯之所行口之所誦即身
之所履平居 不欺吾心則緩急必不欺吾君平居忍背其師
則臨變寧不背國

次序講明踐履○為學之大要有三有次序有講明有踐履
次序之不知則顛倒先後而不足以入道矣講明之未盡則
惑亂疑似而不足以知道矣踐履之不實則沉溺空虚而不
足以至道矣悠悠而入循循而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
積累由端倪而盡精微非次序乎孜孜其為昭昭其昏如鑑
去塵如目去障審思明辨舍口耳而求心智非講明乎兢兢
而力行亹亹而不倦如為山而不虧一簣如歷遠而不憚千
里深造自得有篤行而無中畫非踐履乎

學必期於有用○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學之而無所用之
則見乎堯舜周孔而無所覿極詩書禮樂易春秋而無所涉
洞貫仁義忠信而無所歸何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經道
之林也仁義忠信道之器也見其人極其林洞其器謂之不
學不可也學則學矣用則未有以用之也布可以温故人取
之以衣其身粟可以飽故人取之以食其腹今且有積布而
不衣積粟而不食則雖積藏如丘山而夫人不免於凍餒而
死夫布與粟如丘山而不免於死非不富之罪也學道而不
用安以道為哉

綺語駢珠

以心為師 蘊之為德行 根源乎道德性命之理
以識為輔 行之為事業 發揮乎仁義禮樂之用
以所見為箋傳 修之身所以施於人 點之狀也與游
以所得為辭章 行之家所以移於國 顏之齋也與居
不干其外而干其内 遺口耳之習而達性命之源
不干其末而干其本 略形迹之粗而悟精神之蘊
塞者俄且通也昧者俄且知也
瞶者俄且開也懦者俄且立也
先之以時習而至於不習先之以致知而至於不知
先之以立言而至於無言先之以謹思而至於無思
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廢於揣度誦學廢於偏
黨默學廢於領略敏學廢於疑貳

當今獻策 革去時文之習○獨怪夫為士者不為湖學之講
經義時務而乃犯伊川之戒勸一生以盡力於時文父兄之
教詔師友之授受非較義賦之工拙則指論策之方圓噫舉
業取其足以應選斯可矣而必欲盡力其間吾不知以此時
文施之文學施之言語其可乎其不可乎而況於蘊之為德
行措之為政事乎盍亦反而思之曰我之明體適用何以不
若安定之門人其去四科也遠矣我之立德立事何以不知
景行洙泗之先哲其去一貫也抑又達矣

當以顏曾為法○克己復禮吾之盤銘閑邪存誠吾之藥石

心地之昭融者鑑空而川止性天之發越者魚躍而鳶飛穿
為田之如愚不願為商之文學矣無邪一語詩之符印寂感
一機易之堂奧胷中之收斂者霜降而水涸紙上之土直者
魚得而筌忘寧為參之一唯而不願為賜之多聞矣蓋發於
憤憤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至拙魯愚鈍為道之資智
巧聰明為性之障孔門善學獨稱顏淵傳道獨稱曾參一則
以愚得之一則以魯得之信矣學之深造自得正不在於口
耳聞見間也

求士學之二弊○自其陷於氣質之累不能屏除而蕩滌之
也則悠悠於歲月而不知時之不再來役役於因循而不知
機之不容禦荒嬉輟轕而職守不知脩怠惰苟且而性分不
知踐是蓋不知學之過矣自其溺於氣習之累不能奮迅而
棄去之也志負英明而獵取經傳以事華靡才抱卓犖而競
尋子史以角新奇窮歲費時工為追逐好尚之舉業糜心膠
迹力為矜誇流俗之時文是又不善學之過矣於是易試為
課必如伊洛之教可也講明經世必如安定之教可也蓋世
之所趨俗之所尚大抵皆敝心力於無用則張化樞以運動
之陝敎齋以鼓舞之宜有當世師儒以任責也

生意收結 正學在於尚志○雖然有為已之為有為人之學
古之學者為已其終必至於濟人今之學者為人其病必至
於喪已今之峨峨然纓其冠于于然而來其皆四科之品乎
其皆湖學之流乎其果為人乎為已乎抑方人之事未暇論

耳幸因執事言志而有請焉時當暮春吾德和也春服既成
吾行全也浴乎沂水吾政事之潔也風乎舞雩吾文學之融
也詠歌而歸吾言語之粹也是非狂也此時此意蓋欲安老
懷少與萬物同一造化之春也志伊尹學顏子過則聖及則
賢不及則不失於令名韓昌黎云世無孔子則不當在弟子
列周濂溪云師道立則善人多有洙泗之師道則何患無洙
泗之弟子四科之外知有異乎二三子之撰者

學當審其所師○共惟皇上挈正道之綱維揭正學之標準
淳祐初元祗謁先聖禮異世之匹夫如天地從祀舊章特命
釐正削去荊舒崇奬濂洛逈者又賁寵考亭大書宸翰以光
其講道地俾後學得所師焉此一大機也斗杓所指而愚夫
愚婦亦知東西南北之殊塗況蒙被敎育者乎志則春秋道
由忠恕太極其德日月其學吾願師孔子氷輪玉井光風霽
月池蓮可愛庭草不除吾願師濂溪吟風弄月玉質金聲麗
日祥雲和風甘雨吾願師明道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布帛之
文菽粟之味吾願師伊川非特愚志也亦聖天子崇尚之志
也若夫攻乎異端流於曲學則愚豈敢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
以待舉力行以待取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合志同方營道同
術行謂儒通天地人曰儒子揚君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
美俗效荀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於

道為最高（前漢藝文志）

【歷代事實】漢高祖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冠溺其中罵酈食其曰腐儒幾敗迺公事折隨何曰為天下安用腐儒（通鑑綱目）公孫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汲黯傳）遭秦漢滅學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贊）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劉歆傳）元帝好儒術見宣帝所用皆文法吏嘗從容言陛下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何足委任（元帝紀）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公孫弘傳贊）方今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蓋寬饒事）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本紀）楊雄論不詭於聖人斟酌六經（本傳）光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儒林序）章帝建初四年詔曰漢承暴秦褒顯儒術（本紀）隋王通興敎河汾叙彝倫正皇極（文中子）唐太宗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儒林傳）韓愈通六經百家之學觝排異論攘斥佛老其原道原性等數十篇與孟軻楊雄相表裏（本傳）

【皇朝典章】太祖乾德三年因閱蜀宮人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上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編年）真宗祥符五年陳彭年奏對上曰儒術汙隆其應實大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文風浸微太祖太宗丕變敝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續長）

【先正論述】劉光祖奏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是以陋漢唐近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為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朋黨窮達知有其命進退知有其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體性命之奧為勳業樂至道之味為鐘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為尊主以忠謀為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　呂祖謙上孝宗不為俗學所沮者必能求實學不為腐儒所惑者必能用真儒希進之人觝排儒學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權利足以奔走羣衆不必誠信材能足以興起事功不必經術及邊隅小警公卿錯愕而顧私將士遷延而御步渙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所能控制耶高爵重祿一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果權利所能奔走耶與時姦回詆欺敗事隳功之徒追數其過果皆不才不能者耶

【文集議論】蘇東坡云孝文之所以得者是儒之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興禮樂係單于則曰不敢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

教之賢良策 曾子固云立心不實爲學者百病之源嘗而試負墻而問布席而議學則宗孔孟治則主堯舜論入德則致知格物論保民則發政施仁論律身則孝弟忠信論防範則禮義廉耻筆於經發於口非不郁郁乎可觀然迫而索之或冥然而昧也叩而窮之或枵然而虚也

呂東萊云嘗怪世之論高祖者曰高祖不好儒罵酈生則曰腐儒幾敗乃公事罵隨何則曰爲天下安用腐儒自今觀之酈生果儒士而隨何果儒生哉噫二子不足道也折隨罵酈足以浼天下之士然高祖不專其過於二子之身而駕其無用之說於儒者之過是使千萬世之儒爲二子受辱而酈隨之腐卒無耻於漢也當是時紉蘭擷蕙茹芝採薇不上商山之四老也洙泗之餘風形於魯邦絃誦之間惓惓然知有古國之守者抑又衆也嗚呼儒者之道曾何負於後世哉

儒學二　以審其操術立說

策頭 聞之師曰道必師孔氏學必師周程亦可以弗畔矣蓋正道至孔氏而極正學至周程而盛孔氏集百聖之大成周程集先儒之大成也有志於道而不師孔氏之道則道其所道秖爲異端之害道耳非吾之所謂道也有志於學而不師周程之學則學其所學秖爲金陵之曲學耳非吾之所謂學也道非吾道學非吾學小用之則誤其身大用之則誤天下此豈國家之所望於吾黨者哉

策段 我宋受命五星聚奎文明之運開先于此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氣得以全付于人名世大儒相望挺秀不由師授默契道體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脉絡分明規模宏遠使人欲自是不得肆異端自是不得騁吾幸有濂溪焉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涣然心釋洞見道體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世未明之惑至若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質徑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造知幾其神之妙惇斯文之湮晦而傳易憫聖人之志不明而傳春秋吾得明道伊川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非周程之學而誰歟若夫金陵則不然偏見臆說好人同已假晉陽甲兵之語以撼韓忠獻擧伯鯀方命之罪以責富文忠托異論立赤幟之喻以沮司馬公設五臟去邪之說以黜張方平更變法度引進小人異時中原之禍誰實召之此吳奎既言其不可用唐介又言其不可用辨奸如蘇老泉先見如呂獻可所爲深憂而重歎也

切謂百聖之道莫備於孔氏故師孔氏爲正道若夫異端則偏矣先儒之學莫精於周程故師周程爲正學若夫金陵則偏矣正者歷百世而無弊偏者雖一日而難行正者猶通衢大川天下之所共由偏者如旁蹊斷港一夫之所獨往志於道學者將師其正乎抑師其偏乎通衢可遵何必表旁蹊之徑大川可航何必問斷港之津蓋知所決擇矣

事料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也（語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孟公孫丑） 荀卿曰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荀富國） 漢尊儒術尚名節（舉選） 唐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董釀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唐儒學傳） 夫口道先王語行而市人其名曰盜儒（唐牛李贊） 本朝李泰伯云言經者玩糟粕論治者膠緒餘儒者關治亂乎曰儒得其人則爲福不得其人則爲賊以小人之資而被聖賢之文如虎斯翼故攫人之都市耳飾灾異則曰堯水湯旱而不曰宋景退熒惑辭多壘則曰玁狁至太原而不曰守在四夷欲擅其權則曰舜德無爲而不曰明目達聰治不如古則曰帝王不相沿襲而不曰一變至道此類如物怪不可勝窮 范蜀公云且儒之用可以格君心可以係民望可以重朝廷可以鎭風俗平居用之則有安富尊榮之効緩急倚之則有仗節死義之操雖其施之於事或長乎此不長乎彼者固亦有之要非鈍而無用固而不適者故隨其職分所處必能自效隨其力量所至必有可觀若夫在班在列在州縣在邊鄙泛泛碌碌無所取材而其甚者則目以迂闊爲世笑此特儒之腐者耳爲國者亦安用此等輩哉 戴溪云漢自文景以來上喜黃老下習刑名未知有六藝也武帝即位之初春秋尚富豈復眞知儒者可貴特樂聞其名求勝黃老刑名之說以爲高耳丞相衛綰車戲之士也寧復眞知申商韓非之不可用亦逆探武帝之意以中其欲耳蓋武帝之於儒術陽喜其名而陰諱其實公孫洪張湯知其意而徇其名故上以名取之董仲舒申公逆其意而辨其實故上以實棄之汲黯之戇則又從而發其隱伏以切中其心術之微是眞武帝之所謂愚哉

事業 （附） 以達諸有用立說

策頭 有實學有實用模楷儒宗咀味旨奥正心以誠而期至於無妄格物以知而期至於不昧必終始服膺而無一毫之欺也此之謂實學趍事赴功立政動化不以迂緩而闊遠人情不以高蹈而輕視世故必轉移闔闢而無施之不宜也此之謂實用嗟夫實用即實學之充也實學即實用之本也夫苟擇善而失之於雜則他日之推行者必泛然多端矣會道而失之於迂則他日之著見者必泫然無統矣是雖傳有所宗業有所承其如不切用何

策腹 以魯生鄭賈之經學君子猶不之取者以其非有志於功名事業擦之願比舉燕趙卒能立漢氏山河者不同也以商皓嚴陵之風節君子猶在所貶者以其太忽情於功名事業視之願馬革裹尸不負作英雄男子者不侔也故宴安江沱不如着祖生之鞭嘯詠風物不如舞劉琨之劒稽康嚲之蕭散竹林而愧庭藜位之謀畫有不暇計也張季膺之思蓴命駕而匹馬秋風之志氣念不到此也 瀆淵之役非細故也舉朝莫有奮不顧身者而冦萊公佐佑

天子不動如山卒使契丹喪膽於天威之下至今謂之大勇汰兵之請最重事也議者皆以召變爲恐韓魏公一日汰邊兵數萬人而不聞有一爲變者至今謂之大智新法之變至危機也或者以後患爲恐司馬温公毅然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至今謂之大忠貫于險夷白首不易如畢士安清哉其人也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如馬公知節直哉其人也銜命虜廷獻納之爭不屈如富公弼介哉其人也數君子之所施設之所操持磊磊然横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卓卓然傲霜雪凌霆電不變也

有眞學術而後有眞事業士固不可以名欺也世治時平坐之廟堂之上則論道經邦寅亮天地而爲眞宰相變方不庭付之閫外之事則精神折衝樽俎决勝而爲眞將軍方國紛擾付之一道之寄則攬轡澄清省觀風俗而爲眞刺史文事武備自有餘力宏才碩德無往不可　剸犀斷蛟鉛刀遇之固爲堅而莫邪遇之則爲脆凌霜傲雪蒲柳處之固爲變而松栢處之則爲常揭華旗扛洪鼎孱夫孺子舉之固爲重而烏獲任鄙舉之則爲輕銘大常紀燕然庸人小才爲之固爲難而英雄豪傑爲之則爲易

事料 儒家者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唐虞之隆商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前漢藝文志）大儒之效周公覆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荀子儒效）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孔子用於魯而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眞儒故也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焉得削（揚子）（漢）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魯有兩生不肯行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本傳）武帝之世唯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孫弘倪寬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飾吏事（循吏傳）

本朝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虞允文守瓜洲拒完顔亮（見太尉）劉錡錡曰今日大功乃出一儒者我輩愧死矣（實錄）孝宗乾道二年進呈劉珙以措置李金賊徒了畢推賞上曰朕已批與劉珙近時儒者多高談無實用鄉則不然能爲朝廷了事誠可賞也（聖政）曾子固云學者梏口耳溺章句平時偷光鑿牖借照短檠非不勤矣句穿天心文出月脅非不工矣一旦假筌蹄而獲魚兔臨大事决大議廟堂之上泚顙汗背而失其所守回視前日之學已虛器矣

師友　附　以正道授受立設

策頭 吾道大造化也師道權造化也承師傳道則囿於造化者也夫源流之學至於師而止師學之傳至於道而止於止知其所止則師承既正吾道之脉以嗣以續大哉道乎徹上下貫幽顯其事物當然之則至正而不可易者乎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厥初生民此理均具蒙未斲渾渾浩浩日由之而不自知命之曰道已幾於強名之

也而又安有所謂師之名自天原夫命之性盡率性之道立脩道之教而後師之名始興著之周書曰作之師也列之周官曰師以賢得民也標表自立示人所趍而北面非心焉者席間函丈摳衣趍隅無犯無隱就養無方非吾父也而有父之嚴非吾君也而有君之尊非尊其師也尊其道也師哉師哉其所以為斯道立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吾道不可一日無則師道不可一日廢豈容以異端邪說似是而非者間之哉

策問 天不生夫子於唐虞三代之盛時而生夫子於春秋之亂世非生夫子也生斯道也不獨為春秋立斯道為千萬世立斯道也蓋自蒼姬不振轍駕而東世變愈趨吾道愈晦洂西周而上之為斯道之焉依衆人窮而畏天命轍環天下所以木鐸斯文日月迷途再造彝倫建正皇極夫子之所以為夫子蓋在是也使於衰末之世天不生夫子焉則師道不立人心愈下將至於為鬼為蜮服右衽而言侏離矣

我朝濂溪關洛諸賢曠千四百載而得室授者也方其始也泰山權衡春秋之旨徂徠尊之扶持公論凜若秋霜安定主盟體用之學孫范尊之詵詵弟子皆為賢才自是而人知師弟子之分矣其後歐蘇王氏各以其學倡於當時而關洛程張尤以師道尊崇者也坐講之尊立雪之嚴皋比之撤無非重宗師以重斯道惟其同以師道為尊故諸公之學皆羽翼孔氏者也

至若金陵王氏之學則異是矣名為同乎孔氏而實則好人同已彼不思夫所謂道者何道乎孔子孟軻所傳之道也夫苟其果合於孔孟也則雖不即人而人自知所學矣苟未合於孔孟也安能強人之同已乎皇上主盟師道尊師立教首惟荆舒是懲濂洛是崇而使承學之士得宗師之正也

事實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語十九）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韓說師）董仲舒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本贊）孟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韓送王塤序）本朝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胡安定先生翼之暨孫明復石守道而先生之徒最盛在湖州弟子去來常數百人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為太學法（安定墓表）康節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明道撰墓誌）程公珦見濂溪氣貌非常人以其學為知道使其子顥頤往受學焉程公二子卒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緒世所謂二程先生者而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濂溪行錄）横渠聲動關中尊信如夫子（家錄明氏傳）蘇昞字季明從横渠甚久以其文聲為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卻是未知横渠朝廷事自有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所不宜言者矣（同上）龜山自涪陵歸學者凋落多從事佛老獨龜山與謝顯道不變因歎曰學者皆荒於夷狄矣時呂源明游定夫皆重佛教（語錄）孟厚來從伊川又為王氏學舉

葉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至獨廖與尹張邵傳送焉劉
紀公紹尹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唱天下而升堂
覩奧儕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楊中立
三人祖山狀馬伸字時中崇寧初元祐有學禁伸銳然為親承
之計伊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
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死者乎先生嘆曰此眞有志者
遂引而進之狀逸士朱子延平先生學於羅仲素羅學於龜山
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
造者益深狀行南軒幼喜性命之說一日往見胡和仲和仲曰
先君教讀中庸先生曰從何入曰誠語錄胡叔器問象山師承
朱子曰他天資也高不知師誰、周子曰或問曷為天下善

曰師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
覺後覺闇者求於明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通書程子曰學
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
師不可不謹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語錄古之人得其師
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又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同上

異端　以儒先明辨立說

策題孟子論鄉原之賊而切切然有似是而非辨之韓愈闢
異端而斷斷然有孔墨相為用之說孟子之說固明白易信
而韓愈若混然而無辨何邪吁愚然後知二君子衛道之意
為至切也孟子之明白易見者所以昭示異端之害而韓子
之混然無別者蓋原其似是而非之底蘊使夫人知墨氏之
似孔子者如此其難辨則其他之難辨者可以類而推矣此
則楊墨之本仁義申韓之原道德其初似正其名佀美而所
以差殊者可不論而自見矣申韓之術後世固有習之而不
察其非故其為文駁而不純猶幸不流於慘刻之歸也其後
儒者至於體認一差為害滋甚茲固不忍言也學術之際君
子其亦明辨之歟

策題吾儒之學與異端異惟當力辨於毫釐之間也毫釐之
差千里謬焉昔者孔門之諸子師也過商也不及而夫子力
救之自常情觀之子張之過近於曾子夏之不及近於愚而
自其有毫釐之差以要其終則或流於為我或流於兼愛皆
其初之過與不及也則夫楊氏為我而推其末至於無君墨
氏兼愛而推其末至於無父孟子之衛道其嚴矣哉
釋氏之學程門辨之悉矣曰彼自謂識心見性於存心養性
一段則無之傷其溺志於虛而卒非其實也曰名為無不周
遍而實則外於倫理鄙其無得於博而終失於約也曰惟務
上達而無下學譏其不通於粗而妄意於精也明道論其方
外之義無有則曰吾道不然率性而已伊川極論其偽教之
為害則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夫二
程之學所以痛懲釋氏而極其流失者誠以見內遺外之學
有以為後世之禍也

惡切怪數十年來主盟僞學者哆然無所忌憚彼其借中庸大學正心誠意之說顧欲行之以金陵尚同惡異之見以宗師自命而英才傑士稍自植立者則以其不受籠罩而詆排之甚者盜弄公家之爵祿竊取當今之權利榮辱一世於口舌竿牘之間此尤不道之甚者也昔吾夫子數少正卯之罪曰行僻而堅言僞而辨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也不可不除是深嫉而力詆之言也

大抵士風與治道相表裏使士風自士風治道自治道則凡虛僞浮薄之俗上之人猶不疾之若是其甚永嘉之亂起於王衍唱爲清談之俗當時士大夫類以莊老爲學而坐視紀綱法度之廢壞故其禍至於此極異時崇寧之間諸蔡當國事勢往往類此故陳忠肅謂當時絕滅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深憂其事之類王衍而將貽天下之大患

事類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論語 先王大道陵遲禮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 孟子序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臣以爲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說者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 前漢董仲舒策 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揚子五百 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 韓原道 韓愈觝排異端攘斥佛老 進學解

本朝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三代之世士大夫盡心禮法鮮有異端之惑自漢明帝金人之夢佛法流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其上者惑於清淨之說而下者惑於禍福之報士大夫不師六經而盡心佛說殊爲可笑 聖政 十二年上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擴如也 遺書 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 又曰釋氏本怖生死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聯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 又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又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承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偏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 語錄 張子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

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書

南軒曰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飲食蔬茹衣服奢侈釋氏惡之而必欲衣壞色之衣至如惡淫慝而絕夫婦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而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渾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澄者可以酌之而不匱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illegible]待問會元卷之三十八

儒事門

文體 (附)名流舉業　文弊　文行　經學詞賦論策

立意發端 變其心變其學○厥今變天下之文何如哉惟有以變天下士大夫之心而後天下之文自變惟以變天下士大夫之學而後天下之文漸變二者不變而欲變天下之文雖變猶不變也而況未必變邪今天下之文弊矣文之弊何弊也世之鑿其方心規以大圓者自以為是矣其為弊也心之弊也吾抱吾無極之真而以形吾之文何為而离吾道吾根吾天地之正性而以生吾之文何為而徇吾情然而今之士大夫所以陷溺其心者久矣不變其心莫之能變其文也文之弊又何弊也世之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者自以為能矣以是為弊學之弊也吾涵養夫聖賢之學吾之文何以不六經吾根本夫帝王之學吾之文何以不盤誥然而今之士大夫所以廢放其學者極矣不變其學亦莫之能變其文也慨文弊之已極思文體之更新然亦未知所謂變者何也其將變其文之流弊而已邪抑將原其文之所自出而變之邪不變其源而欲變其流則文之弊將有不可勝變者矣

有正氣有正脉○有斯文之正氣有斯文之正脉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岳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人為雷霆風雨此天地之精英也溢而為文則為斯文之

正氣堯以是而傳之舜舜以是而傳之禹禹以是而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孟此天地之道統也寓之於文則為斯文之正脉自有太極以來微斯文則天地之正氣誰與攝自有人極以來微斯文則天地之正脉誰與續氣以剖天地未判之精英脉以壽天地不傳之道統政化之黻黻經國之大業文之用云耳而斯文之氣脉不在是神明之律吕垂世之軌範文之法度云耳而斯文之氣脉不在是氣云氣云其地精英之粹乎脉云脉云其天地道統之寄乎

稽古偉議 古作率皆有體（）詔誥者所以見王者之志必也思若湧泉如蘇廷碩氣備沖和如許景先援準古誼如解事舍人文章顯名如燕許手筆者然後能耀人文摛辭藻章表者所以見臣子之心必也敷奏機辨如新豐逆旅布衣通達如洛陽年少以議論則郎顗之於灾異以薦賢則孔融之稱一鶚者然後可以謀王體斷國論敕非奉天之所作則不能使武夫悍將感泣揮涙赦非山東之令則不能使老癃扶杖而往觀賦者古詩之流所以體物瀏亮也要不淫不靡如杜牧之於阿房崔鄲之於惟皇誠德斯可矣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要不奢不侈若王褒聖主得賢臣之作袁宏三國名臣之辭斯可矣至於補衮職之將缺防幾微於未然者莫如箴柳公權之太醫李德裕之丹扆其庶幾乎託當時之事實銘鏤於無窮者莫如銘班孟堅之燕然張孟陽於劒閣其庶幾乎揚清激濁褒善貶惡莫大乎誄觀夫寧慰父老之心明論天子之意則司馬相如有焉運幕府之深機陳兵戎之捷奏者莫大乎露布觀夫馬上占辭敏若宿成辟收有焉條陳利害警肅邇遐莫大乎檄書觀夫千里論事若對面語則房喬有焉序則欲其敷美也非蘭亭曲水之藻不足以稱工記則欲其典實也非滕王閣福先碑之作則不足以取賞則文章之作不其難歟

漢唐文稱董韓〇博觀往古紬孜遺編周漢以來如相如之飾非者不足道也如方朔之滑稽者不足語也不孑乎枚臯之恢諧不尚乎子雲之艱深其抱王佐才為群儒首正誼明道卓然主文章之夏盟者惟仲舒一人而已唐家八代之衰孤峯絕岸之駿廊廟如嘉謨者不取也麗服靚粧之愧風雅如朝儀者不貴也乏風骨者黜之多玷缺者棄之其以六經文為諸儒倡粹然出正者然為太山北斗者惟昌黎一人而已漢之儒惟一仲舒唐之儒惟一韓子其所以出類於漢唐者文以氣為主氣以道為主耳初非捨道以言氣捨氣以為文也吾觀三策天人炳炳乎賢良之對原性原道繼繼乎聖賢之軀文之雄健謂之非氣固不可而文之雄深謂之非道其可乎

沙祖器識 文弊而歐蘇作〇寥寥千載斯文之正氣爾矣天地精英誰與攝之斯文之正脉斬矣天地道統誰與壽之文明開運奎宿呈祥林希冲金相玉潤逾幾年而盧陳之墟

有歐陽脩者出焉又幾何時而眉山之麓有三蘇父子者出焉上以續孔孟粹古之正氣下以派濬韓二子近古之正脉眞孟子所謂五百年名世之才韓子所謂千百年特立獨行之士也方其手捉文印高視寰海天下之人皆知有歐蘇威鳳一鳴蜩螗革心天下之人皆知宗歐蘇當是時待漏院記之駢儷一掃鬪花儷葉之工而爲乏棺纂鼎彝渾厚西崐故體之險一洗橫空硬語之習而還黃鍾大呂之和平前乎此也非無曾南豐如歐公所宗者然斯文之源流方演演之者歐公也非無李盱江如蘇公所推者然斯文之枝葉方茁茁之者蘇公也本論一書眞氣凜凜上無愧於息邪說之一篇下無愧於佛骨之一表買燈萬言義氣錚錚上無愧於沃勝心之三篇下無愧於正心之三策山則終南嵩華水則黃河奔流歐之道價爲如何用之則金馬玉堂舍之則朱厓儋耳蘇之氣節爲如何斯文之正氣吾方喜二公剖開無極之眞全得二五之精斯文之正脉吾方喜二公繼去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均得是氣之正親傳是脉之正其可以世之雕篆駢儷者例論哉

歐蘇文根所養○且超然獨騖根諸天地之妙不見痕迹自極其工者豈非文忠歐陽公之文乎閉門讀書涵蓄五六年及其下筆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精微者豈非老泉蘇先生之文乎不特此爾超出於萬物之表充塞乎天地之間施之事業足以銷沮金石形於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東坡潁濱二先生眞可以立斯文亦幟爲斯文之砥柱者也何其盛耶然國朝諸先生之爲是果何道以致此哉夷攷其文或名冠天下或爲學者師法或冠乎多士或受之于天者實胷中之氣節凜凜常在不屈不變者爲之爾形之於文則和氣在是也英氣亦在是也豈不爲天下間世英才哉嗚呼論國朝諸先生之文而歸之於以氣爲主之說可謂至矣盡矣然養此氣者庸非道乎蓋有是道則超然獨騖者乃可以極其工無是道則下筆之際恐未可以造其精微矣有是道則可以充塞天地無是道則恐未可以羽翼元化矣故凡所以致是氣之餒者道也使是氣之不沮撓者亦道也道之所存氣之所存也氣之所寓文之所寓也文乎文乎其道氣之所鍾乎

時文發段古今取士得失○昔者聖人不以文法待天下之士不以文章起天下之習不以功名利祿誘天下之趨而惟以道德善天下之心黨遂有教歲時有書皆道藝而無文法也鄉里有選司馬有論皆德行而無文科也當時士心純一道術高明而其著見於文者亦其涵養之熟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素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爲雖其自有而非其所知上之所化者深下之所養者厚固如此也自選舉廢而爲科目上之取士也不以道德而專文章故下之進取也徒知文章而不知有道德晁錯射策惟習刑名公孫談經祇事章句揚雄能賦美新見譏宗元善文阿附無恥士風日溺而人才之日衰文章日勝而道德之日晦上

之人方且重爵禄以奔走天下之士使為士者汲汲然絺章
繪句以求中於有司是無怪夫華藻之侈而忠信之薄也詞
章之工而事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

文章一本於氣○夫文以氣為主其氣全者其辭渾以壯其
氣削者其藻局於卑是故排而濯之非怒張也綴而留之非
悱脅也遒縱捷發非吝而驕也紆餘不肆非億而萎也時出
冷汰以示其清務為灑渾以示其平無適而不在於理以示
其專破觚掃軌以示其數鼓而不竭也冊腹績繪以示其明
徹而更新也有毅然不敢犯如汲直之面折者有時乎守柔
如回車以避廉頗者有省語徑說如曾子守約者有瀟落快
辯無敢校對如季布之呵武陽者故曰文以氣為主豈誣哉

文章興起人心○文之化人也深矣嘗試從事於簡冊其讀
虛無之書則心頹然而厭於勢觀軍陣之法則心奮然而輕
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詭譎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喜苛
刻而泥廉隅誦隱逸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體之詩則
志不出於奩匣文見於外心動於内百變而百從之矣

綺語驪珠

正而葩　大篇決流　高詞遠映若日月之垂光
清而秀　短章斂芒　疊意舒迴若重巖之積秀
千條析理電逝霜開　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
一緒連文珠流璧合　收百代之缺文採千載之遺韻
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　其辭雅而深
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闞　其意博而顯
周運以無窮之思盤礴以根本之學　縟而不釀縮而不窘
潤色以遒麗之才洞照以高明之識　古而不怪奇而不譎
運以元氣之機軸斲以陰陽之斧斤
濯以江漢之波濤掞以雲漢之黼黻
富麗瞻蔚如錦繡之文鏗鏘清越如鸞鳳之音
溫潤碎美如圭璧之質謹嚴法度如規矩之器

當今獻策

惟當先淑士心○今日斯文之弊原於心之不正
不可不變其心也基於學之不講不可以不變其學也無是
二者則固無所變也抑不能以無是二者則二者亦豈容於
不盡變哉今將變之必不得已於斯二者何先曰變其心者
上也變其學者次也居今而有以變其心則為六經之文為
道義之文為大聖大賢之文居今而有以變其學則為根柢
之文為博洽之文為宗工鉅儒之文二者既變則所謂黼藻
相輝名商間起之弊無有也所謂流風浸靡大雅逾邈之弊
無有也所謂不倣古作各自成體者無有也所謂與時高下
寂然絕響者亦無有也然而為今之計將何如曰以伊洛之
所以倡大聖大賢之文者而變其心以三蘇之所以倡宗工
鉅儒之文者而變其學殆見不止為乾淳之文而為復古之
文不以時文而取士而以古文而得士乎文乎庶乎其丕變
乎文關所養之氣○彼徒見夫人之為文爭裂錦繡互攀日
月高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則皆相顧而言曰斯

文也何其若是邪此非氣之冲者不能也吁是則然矣而不知所以為文者氣也而所以養氣者又有道存焉及其見為文之士漁獵前作狀賦文史快其意抽其華置牙頰間誕[illegible]譽十則人相顧而言曰斯文也何其謬戾邪此皆氣之餒有以至是也吁是則然矣而不知文之浮誕固不足於氣也而致是氣之遂者得非無道以配之乎然則文以氣為主氣以道為本芝封頌紫槐花欲黃思欲華士子之文弊亦惟取法國朝歐蘇之文可也

文弊華於得人○今廷紳之言必欲習義者知守經旨而不至穿鑿為賦者知有體要而不為雕刻若論若策皆知所討論而不至空疎慮亦至矣然其為[illegible]乃曰經史巾箱之必禁時文舉子之必嚴是殆知去皮膚之疾而腹心之證則猶在也故嘗為之說曰璧流月書四方觀文之一都會也職之以韓昌黎則文章不患不醲郁南宮春選三載司文之一機會也典之以歐陽公則文章不患不簡古以至金馬玉堂之視草皆蘇東坡其大則至大之澤自朝廷而溥之天下皂囊白簡之奏議皆陸宣公其文則丹青之表自縉紳而式之草茅殆見誦其文思其人一轉移間神交而氣化矣

生意收結 精取以示好尚○渡江而後英游而衮衮來未渠[若]東萊諸君子以斯文而發天地精英之正氣紫陽朱夫子[以]斯文而紹天地道統之正脉言言朱呂人人歐蘇棟梁榱桷宜愈收而愈充楩柟楓柞宜愈溉而愈碩迄於近者文弊乃特甚焉經不董之春秋而肆為鑿說不據經旨賦不韓之明水專衮外意不工體貼論不顏子之不貳過專事體貼略無意義策不琅琅天人之對而強為駢儷全用套括誠有如廷紳之所悼痛者噫文氣如此而欲黜其穿鑿而尚其正大去雕鐫而取渾厚難矣文脉如此而欲上派乎韓董之正學下接乎蘇歐之正傳荒矣書爾白簡爾黃囊學董韓之學業董韓之業誠非浪說古戰場者願執事為歐公放出一頭不願執事為蘇公空迷五色庶幾相賀揀擇精云

振斯文貴得人○厥今賓興有詔聖天子之意欲以丕變文風矣然刀圭未可以起痼疾一呼未可以回迷途今日之文弊其欲變之者當何如曰是必有道也昔仁宗朝學者有為西崑之體者穆伯長尹師魯歐蘇諸先生唱為古文以變之從之者如歸市其為楊劉體者皆有戲之之辭於是新進後學不敢為此文吁文體之變何其易邪今日之變文體儻有如穆尹歐蘇其人者司是文之衡則何患文弊之不革乎鵠立萬袍蟻酣一戰愚將以此道養此氣為此文而求中於有司之程度執事幸指教焉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易革卦）文中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事君篇）斯文未陵亦各有承塗分流別專門並興（林[illegible]傳序）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唯通才能備其體（典論）

唐代事實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揚子唐
歌虞詠商頌周雅叙事緣情紛綸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彌繁
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遞變邪正或殊宋王屈原激清風
於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艷發於東都王粲獨
步於漳滏爰洎晉氏見稱潘陸隋經籍志自漢至魏文體三變相
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
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沈休文宋書唐張說論近世文章曰李
嶠崔融薛稷宋之問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
峯絕岸壁立千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若施於廊廟駭矣閻
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
矣韓休之文如大羮玄酒有典則而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
膩體雖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
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世以為篤
論　唐李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
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
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韓愈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
姚姒渾渾無涯周誥商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
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先王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進學解柳宗元文章卓
偉精緻南方為進士者經指授為文辭皆有法韓愈評其文
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為也本傳唐有天下三百
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章繪
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元宗好經術羣臣稍厭彫琢索
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
諸儒爭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材輩出嚅嚌道真涵泳聖涯
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
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漢唐文之粹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皇朝事實真宗嘗謂輔臣曰楊億之詞筆冠映當世後學皆
慕之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相繼屬文有貞元元和風
格者自億始也　柳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
不從歐陽公仁宗天聖初尹公洙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
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公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
文風一變尹洙墓表歐公之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衆莫能及譬
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無大不見痕跡自極其
工時人競為模範歐陽墓志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
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
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
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於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
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
一地士聞始譁不厭久乃信伏蘇文忠公墓志初穆伯長尹師魯蘇
子美歐陽永叔唱為古文以變西崐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
楊劉體者楊億劉筠人戲之曰莫大崐否石介守道深疾之以為
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二篇上篇排佛老下篇非楊億於是新
進後學不敢為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後歐公蘇公復主楊

大年㕍初劉輝以文章自負而浮靡爲甚歐陽深疾之輝揣知公意易其故步行爲平易堯舜性仁一賦靜而延年動而有勇等語歐公見之稱嘆不能自已不知即向者之輝也嘉祐中張安道領益州得老蘇所作權書衡論因以書先於歐陽永叔一見大稱歎目爲荀卿子之儔上其書于朝自是名動天下爭傳誦其文時文爲一變稱爲老蘇錄言行

先正論定　元豐中蘇軾奏夫科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崇尚聲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

文集論評　蘇老泉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皇惑抑絶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畏避不敢迫視歐公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閑暇無艱難辛苦之態此三者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　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　山谷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人能爲文章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后山云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之下無取焉　后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時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后山云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摶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奇故不能敵奇也　秦少游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惟也　陳止齋云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不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爲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爲雖其所有而所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

儒事門

文體二　以文本於氣立說

【策頭】觀老泉先生氣盡語極之言則知文之所主者主於氣觀穎濵先生氣養而致之言則知士之所養者在於氣美哉文乎其是氣之發歟大哉氣乎其斯文之主歟蓋文而無氣則有委靡無振作有闒茸無雄偉有戚嗟懇惻而無激切奮發文而有氣則如石玉山輝淵珠川媚如峽流湍激波瀾澎湃如千兵萬馬甲鐵錚鳴是文也雄渾高妙為世有用之物其黼黻皇猷經緯天地者豈有他哉亦有氣以為之主爾

【策段】粤自三光五嶽之氣分五帝三王之迹熄魯叟寂矣鄒孟喑矣自秦項而為漢自晉宋齊梁而為唐其間曲奔橫騖之才博物洽聞之士謝已披之朝華啓未振之夕秀琅乎發而為璆璜衝牙之聲粲乎列而為山龍華蟲之采不知其幾然不得是氣之正春禽夏蚊爾蟪蛄園菌耳卓哉醇儒為漢冠冕吾得董仲舒焉偉哉宗工為唐砥柱吾得韓昌黎焉千古斯文之正氣以二子而會也且漢四百年文人名士不獨一仲舒也耀靈蛇於掌握時則西都之賈發彫龍於綈槧時則如東京之班胡可謂無人也獨醇正如仲舒金玉淵海如仲舒統一六經百川滄海賢良三策清廟朱絃其所以續聖作之正氣者在是唐三百年鴻生鉅儒不獨一退之也四人風味時則如崔李蘇杜四傑文章時則如王楊盧駱胡可謂無人也獨閫奥如退之法度森嚴如退之原道一篇晹冥日月驅鱷等作變化雷霆其所以續聖作之正氣者以是

我朝岷峨鍾靈挺生蘇氏一翁二季炳乎相輝始古涵今為時絶唱自其文而觀之則老泉庶幾乎道而用力於聖賢之術東坡始於讀書而後為聲律對偶之學穎濵得於覩覽而充為寬厚宏博之才三蘇之文同則同矣然以文為文世之綴緝規倣雕鐫刻畫者皆能之而以氣為文則見其雄深雅健俊逸超邁而綽然有餘也權書衡論之作辨姦審勢之篇老泉之高談博議切中時病用之而紫薇玉堂捨之而朱崖儋耳東坡之英風義槩白首不衰覽終南嵩華之高顧黃河奔流之勢穎濵之奇聞壯觀浩然自廣鍾秀稟靈而為士圓冠方屨而為士咀英吐華而為士作而為氣可以充塞天地發而為文可以經濟邦家誰忍獲詭遇之禽而不為鳴朝陽之鳳耶世事如塵驚塵眯目加以連年之沮敗無復師儒以宗主於是小有才者浮稍有文者誕氣之萎文之弊所以重今日之憂也建隆雍熙其氣簡朴而靜重慶曆嘉祐其氣博大而剛正熙寧元祐則峻而激建炎乾道則謹而嚴令欲一鼓作氣使之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沒而亡顧非上人之責乎

【事實】秦漢以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韓文序）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典論論文）文氣不可不貫不貫則英辭麗藻如編

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實矣（李德裕文章論）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
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
與聲之高下皆宜（韓文）本朝孝宗御製東坡文賛曰蘇軾忠言
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氣節志在行其所
學放浪嶺南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
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
寓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矣哉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
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
文忠公嘗以自任傳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
諸君子亦如文忠之傳授也（李廌記）蘇子由云文者氣之所形
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今觀其文章寛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
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俱游故
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文哉其氣充
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文弊（附）以振之在上之設

策頭 以文變文不若變文以人文弊其而非一日矣變之者
如排巨木而障狂瀾趨之者如激湍流來縱巨壑變者愈急
趨者愈下豈終無可變之時哉愚嘗熟思而得其說曰必有
天民之先覺而後可以變時文之積弊由八代而有唐變文
者非一家至韓公而文之衡始平由五季而我朝變文者非
一人至歐公而文之體始定二公豈以文變文哉世有論韓
公者曰此天生也論歐公者曰此天人也彼其範斯世以道
而不以言淑夫人以心而不以迹人品之高古足以邁流俗
也士檢之端方足以律頑廉也豈非吾孟子所謂天民之先
覺者歟

策段 國家以奎運之治陶萬化而作成之慶曆一時也熙寧
一時元祐又一時也紹聖紹興又各自爲時者也慶曆渾厚
之氣其光油然以長其澤淵然以深而莫能測雖不更策論
不直明經而何害於得人之盛熙寧以來氣微薾矣譬之膏
梁貴介終日習步趨而守繩墨千人一律也而新經用矣元
祐拔擢浩然如江河之流轉魚龍百怪軒豁舞躍純習一經
別分四場培植中興之人才在是矣紹聖繼之習經者趨於
黃茅白葦之同向非建炎之磨洗紹興之振飭則時之弊世
之濁此風猶未華也而得何徒以科目軒輊其間乎
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其
文古熙寧元祐其文暢今欲發爲文章上規姚姒下法莊騷
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非示以眞才實學不可也方
今玉帳大開先華士習崇實學以示趨向取實才以嚴矩矱
激之欲其昂作之欲其奮厲之欲其果限監牒之員嚴僞冒
之罰核流寓之濫實意實德先甲後庚舊染掃去新意躍然
則學爲有用之學氣爲浩然之氣文爲貫道之文安知無拔
一賦而知其志因廷對而知其忠者爲時輩出

更化以來兩須乾淳之文體矣簡非竄也字非詭也操觚而試者曾視鵠以為準的否歟持衡而校者曾對證而加劑量否乎告戒雖勤消埃無補則是文也且焉而已矣盍思有乾淳之諸老而後有乾淳之文章每觀過江以來文氣彫落必世而後生意昭蘇如忠肅虞公忠簡胡公梅溪王公于湖張公以文名世不可勝紀後來繼踵學問氣求類應時則新安朱公以明道之文唱於南時則廣漢張公以正學之文和於北時則象山陸公以窮理之文鳴於江之西其他詞章淵源並生錯出於浙之左右者雲合而霧滃盍祖宗德澤之感山川風氣之盛世數清明之會適鍾是時觀摩麗習之下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豈偶然哉

事料 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語）王者之迹息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唐藝文志）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柳文序）隋李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蕩忘返上書曰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隋傳）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陳子昂始變雅正（本傳）張昌齡以文自名舉進士為王師旦所絀曰昌齡等華而少實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文宗自以題畀有司語侍臣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illegible]於前又曰諸鎮表奏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誡流俗李[illegible]因爭為文今人以文害事（高鍇本傳）

朝太宗淳化五年詔侍臣曰凡屬文須述正道則思壯而理正若涉浮艷詞多理寡不足觀也（寶事）大中祥符二年御史中丞王嗣宗言楊億錢惟演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詞涉浮靡上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流乃下詔風厲學者（[illegible]）真宗嘗謂左右曰近見詞臣所獻文多故違經旨以亢異此所謂非聖人者無法俟有太甚者黜以為戒　李迪賈邊有名當時及就省試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衆與注疏異說時王文正公旦為相議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可恕如邊特立異說將令後世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以黜邊（事實）仁宗明道元年上諭輔臣曰近歲進士所試多浮華而學古者或不得以自進宜令有司兼以策論取之（通鑑）時張方平知貢舉言近來文格怪誕朝廷嘗下詔丁寧學者罕能自返有誕謾者臣已黜之願申前詔榜貢院之門（通鑑續編）高宗紹興間任勃言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為之趨向欲望戒勑攸司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誕怪者在所必去上曰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繫年錄）

文行　㊀附　以華實相備立說

策頭 論聖賢之道而不知有本末者不可與言學誦聖賢之言而不知有踐履者不可與言用吾道在天地間如桑麻穀粟鑿鑿然不可缺如通衢大邑斷斷乎不可逾用一日則有

一日之效措之一事則有一事之功是猶炊之必熟種之必生也自後之學者不知聖賢之道有本末而徒抗之於太高誦聖賢之言者不知有踐履而徒寄之於空言遂使淺夫短士例以空談而忽之吁何吾道之不幸也莘野一犂膏澤四海此實學也而商湯征伐之功由此而胚胎傅巖一雨澤潤生民亦道學也而高宗中興功由是而根本有此道則有此學有此學則有此用此吾儒本分事也自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一語遂使人主有輕儒生之心以經名家賦巨萬計亦見輕於北司之輩此非吾儒之罪心術非吾儒而謾學吾儒者也

策段 隆古聖人知夫德行乃厲風俗之本而命官設教首之以行有九德而後及於有言首之以六德六行而後及於六藝庠序學校以行相先不以文為教也比閭族黨以行相書不以文取人也當時雖不汲汲於文然或矢焉而為謨或作焉而為訓誥或誦焉而為三百篇之詩雲漢昭回之飾金玉追琢之章所謂文者未有不由行而出也

夫子之訓門人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至於論孔文子之所以為文則不過以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者言之夫學問者宜無俟於力行之餘而好學問下又若言行而不言文然夫子一而貫之何耶蓋力行既久則文不容於不著好學下問則發於外者又莫盛於此也此古人之文一本於行安得不合而為一哉

戰國以來習為談辨之文即其所習而名其人曰辨士自漢而下習為科舉之文即其所習而名其人曰文學之士至唐而益習為駢儷之文亦因其所習而名其人曰詞章之士彼方怠行而溺於文人復指文以名其行此後世之行為文所奪安得不判而二之哉

超世絕俗者固可喜而淺中浮表者尤可慮濟時過人者固可嘉而徇名忘實者深可憂才美有餘而驕吝之萌則聖人以為無足觀詞章可取而事業之無補識者知其不足用

事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德行顏淵閔子騫文學子游子夏論語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揚子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唐韋貫之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韓夫口誦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盜儒牛李本朝太宗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上問近臣曰文吾既知之其行孰優皆以畢士安對上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錄行真宗景德元年上召翰林學士梁顥夜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顥曰晁迥篤於詞學盛元敏於吏事上曰文行兼著如趙安仁者有幾顥曰安仁才識兼茂體裁凝遠求之具美未見其比也續仁宗天聖三年蔡齊章得象並知制誥上曰兩制詞臣以文章為職業然須才識周敏操履端方同呂公著文學行誼清靜寡慾有古君子之風歐陽公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人脩以公及王荊公為對錄言行神宗熙寧中蘇軾奏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

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擧狀

經義詞賦論策 (附) 以文章自重立說

破題 桴航富貴漁獵聲榮士君子既以文章名斲削浮華根源抑亦士君子當為文章重士乎士乎其不幸而局於科目乎其亦幸而進於科目乎歲當大比鄉貢英才九重下賓興之書四海起狀元之想槐市之屯雲其黃矣棘闈之設日其迫矣明經取青紫稽古志車馬於是曰吾為經術詞華緯國典風雅謳孤鶱於是曰吾為詞章幸而不擯于有司不戾于時好則上歌鹿鳴等而上之以薦于天子之庭名聲赫赫人皆目之於龍虎榜爵祿秩秩人皆望之於鳳凰池則士君子亦既以文章名矣然而科名士子之假塗文章經國之大業富為典刑毋為琱琢寧為風骨毋為脂韋景星慶雲當使見者快覩太山北斗當使學者推尊朝騁詩書林暮游文藝苑若是而後可謂之經術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若是而後可謂之詞章否則雖工於雕鐫雖巧於鑄鍊而技止蟲篆玩而視之適足為學者之蠹三都賦就人將棄之覆醬甑岳樓記成人將視之以為傳奇則士君子可不為文章重乎

策段 蓋士不徒以學業為可貴也亦有德行而已矣如漢之明經若仲舒之以春秋進魏弱翁之以易進蕭望之以詩進可無愧也彼公孫之詐夏侯之志青紫張禹之黨附何何取焉唐之詞章若房玄齡之以進士進宋廣平狄仁傑之以詩賦進可無忝也彼王楊之浮牛李之黨何取焉

夫是科之初固止用詩賦也至大中祥符之元年則令詩賦之兼考論策矣慶曆四年則令先試論策而後詩賦矣罷詩賦而用經義則首於熙寧以經義而兼詩賦則首於元祐至於紹聖則復罷詩賦矣至於建炎則復用詩賦矣其罷詩賦也豈非以其體尚之浮華歟其用經義也豈非以其理道之通博歟雖然使其適用則詩賦猶經義也使其無用則經義猶詩賦也鑄鼎一賦在鎔數語蓋即其平昔之志趣而可以預筮終身之事業焉於詩賦乎何病所可病者經義未必勝詩賦耳夫其筌蹄傳記矛盾訓詁繇摘於一二字之項而銖較於數語之間號窮經矣號工時文矣穿穴之愈妙者蠹鉄之愈甚者也鬪之至巧者戕賊之至鉅者也舉子趍之主司喜之黃策子一出而天下之後生晚進鼓行而模楷之矣至於論策則又有不可勝言者

國家大比興賢設科凡二詞賦經義而論策兼之公襲既久得人為多賦有物混成而異時之正色立朝即其人也賦金在鎔而異時之數萬甲兵即其選也經義名齋而他日學為天下法者由此而問津焉對義第一而他日氣節鯁介者由此而發軔焉以至刑賞一論前輩當放一頭地彼何人斯倫魁廷策指時政無纖毫避忌者彼何人斯諸公者萬世而下瞻之仰之如神人者豈徒然哉流於既溢之餘發於持滿之後諸公之文諸公其敢輕出之耶

今日之文詞賦則破古格矣經義則肆鑿說矣論則尊華貼

而策則競併儷矣此無他科目累人而士氣餒利祿痼人而士氣痿聲律之拘牽程度之迎合而士氣銷鑠之無幾上之人不思所以培養其氣而士亦輕心視之吾恐文弊之極愈趍而愈下未見其有轉移之日也

明經 經義〇漢元帝闢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召之

唐制取士之科其目有秀才有明經選舉志 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 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授經問大義十條荅時務策六道亦為四等 高祖既即位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隨方物入貢上同 元宗祭酒楊瑒奏主司貼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紀本 肅宗楊綰疏言高宗朝劉思立加明經填帖故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側席待賢之道請依古察孝廉而通經者縣薦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于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 李珏舉明經李絳見之曰明經碌碌非予所宜乃舉進士高第傳本

本朝仁宗嘉祐二年詔別置明經科各問聖人大義十條長編 神宗時王介甫以其私說為詩書新義試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為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蘇轍言來年秋試欲乞先降指揮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亦未晚也言行錄 哲宗元祐元年劉摯乞試法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前二場為去留後二場為名次

詩賦〇漢劉歆揔群書奏七略有詩賦略傳本 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禮樂志 唐元宗楊綰第進士舉詞藻宏麗科元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制舉詩賦自綰始傳本 李程擢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傳本 韓文公省試作明水賦文粹 杜牧作阿房宮賦吳武陵薦於崔郾擢寘第五傳本

本朝太宗淳化五年上對宰相曰向名賢取士必采於詩賦出人胷臆可觀智識所以為難訓實 淳化五年試進士內出卮言日出賦試者扣殿檻上請編長 真宗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欹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蔡齊置器賦安天下於覆盂真宗讀至公賦嘆曰宰相器也以為第一 仁宗皇祐五年賜鄭獬等及第試圜丘象天賦律聽軍聲詩朱子奇試鷙鳥不雙賦 王曾作有物混成賦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范希文金在鎔賦如令區別妍媸用為藻鑑儻使削平僭亂請就干將人皆期有將相器 仁宗朝嘗以富民之要在節儉為題呂溱賦曰國用既節民財乃豐帝方崇儉見而悅之擢為第一 呂溱鯤化為鵬詩九霄漸海嶠一宿過天池因此中選 范鎮作長嘯卻胡騎賦流傳契丹呼為長嘯公言行錄 劉輝試堯

舜性仁賦

論策○漢文帝詔有司舉賢良文學晁錯在選中上策之劉本

武帝三策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緩而不切也劉蕡李

宗閔牛僧孺在憲宗時對策詆李吉甫後恨之遂為朋黨劉本

韓愈舉進士試顏子不貳過論　柳子厚舉進士試四維論

疑文　本朝仁宗天聖二年劉筠得李清臣所對策奇之故擢

第二國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　明道二年上諭內臣曰

近歲進士所習詩賦多浮華學古者或不得以自進宜令有

司兼以策論取之　慶曆二年李淑奏今陛下欲求理道不

以篆彫為貴得取士之實矣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次貼

經墨義仍敕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

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神宗熙寧二年呂公著密奏言天

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意已亥上御集英殿進

士初就席有司循給禮部韻及題出乃策也上曰對策亦何

以盡人才然愈於詩賦遂賜葉祖洽陸佃以下及第時蘇軾

為考官以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乃擬答以對韓維呂惠

卿初考阿附者皆在高第言直者在下編高宗紹興二年上

策諸路類試奏名進士于講武殿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才

為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手詔

諭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第諂佞者居下列上擢張九成為第

一淩景夏次之上曰九成對策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無所

回避擢寘首選誰謂不然錄年　二十七年御筆示考官曰對

策中有指陳時政者並寘前列上曰昨覽進士試卷極有直

言如論理財則欲省修造朕雖無崇臺榭之事然喜其言直

至說銷金鋪翠當立法必禁去年交趾獻翠毛五百尾當焚

於通衢湯思退曰陛下旌直言以冠多士焚翠羽以革侈靡

皆盛德事遂賜王十朋以下及第上同孝宗隆興元年詔令舉

進士務取學術醇正文辭剴切策尤優長之人可令禮部將

省試上十名策場卷子編類繕寫成冊投進士以備親覽如

有可行事件當下三省取旨施行理

其獻策收結等附並見第一套

儒事門

經疑　易疑　書疑　詩疑　周禮疑

禮記疑　春秋經傳疑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信經而舍傳註○聖道之不明自六經之有傳註始傳註之蝕經自儒者之無折衷始蓋六經之作非聖人之得已者然其文則簡而要其意則精而深其扶世佑民則不能易乎此也遭秦滅學而其書見尅殆無餘燼漢興稍務收拾於冢墓屋壁之間及諸儒口所傳授衆說紛紜莫相統壹故易道之微則九師汨之也春秋之散則三傳亂之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而禮之衰又在於大戴小戴以至樂無遺法雖紀於制氏而徒世其官不知聖人之經如天地如日月固豈有蔽蝕哉學者因其微言惟道是信則詭辭怪論不辨自明則尚何可疑之有

經不明有二患○聖人之言思之固不可不精而求之不可太過思之不精則中無所得而微言奥旨有不能通求之太過則不近人情溺於高深幽遠之地而天地之正理反汨而不明是二者俱失也然思之不精蓋淺學偷惰者之患苟有志乎聖人之經者未有不知致其思也至於求之太過之弊雖古之老師宿儒猶不免焉嗚呼聖人者亦人耳其喜怒哀樂之情與其是非可否之際凡所以審擇利害初亦無以異於人而其所以為大過人者蓋處之得宜施之久遠不外乎正焉而已豈有高深幽遠至於不可窺測者哉

稽古傳疑 漢初不收全經○高帝能行過魯之祠而不能遵聖人之道蕭何能收秦府之籍而不能收聖人之經夫經與天地並彼不事詩書之主與奮身刀筆之吏其能知此乎世之學者稔聞秦人之焚書六經不全謂秦人之罪也而不知秦之所焚者天下之書爾博士官所掌固自若也近世大儒究見本末謂書之盡焚在高祖入關之後項羽燒咸陽之時向使扶義而西舍館僅定以秦博士所掌之書悉歸灞上經之殘缺何至重煩來議未幾而屋壁之出古文之書所存非百篇矣淹中之得所謂禮樂者非聖人之舊矣山巖之藏冬官之缺或者補以考工記矣詩散齊魯易藏民間春秋左氏且復未出故繼世以來求書之詔求書之使無日不下於郡國得於此或失於彼噫漢之初基天以六經全書遺之而漢不能有之極漢世數君之力而不足以復全經之舊萬世之下有志之士徒抱遺經而三歎也

漢初不召儒生○學者習聞漢之中世經生學士各是師說黨同伐異謂漢儒之病也而不知漢君之責有不可逭者使挾書之律高祖入關之初汲汲除之則搢紳先生必有能明其大義者惜其不爾也近世大儒究見本末謂伏生之治尚書方獲聞於文帝之時生已老矣使高帝能及濟南之未老尊顯一人以風其餘諸儒誦習能如伏生者必不寡相與講

明以詔後世何三居後來之紛紛耶費氏之易以康成諸公而顯毛氏以詩以馬融諸公而盛左氏之春秋以賈逵陳元諸公而尊大抵皆在東都而當時往往抑而未伸者也河間之周禮二戴之禮夏侯歐陽之書申公齊韓之詩施孟梁丘之易其立於學官也以諸儒之私意其不立於學官也亦以諸儒之私意故石渠之講白虎之議相望於後先此以為是彼以為非噫天以老師宿儒待漢之興而漢不能有之啓諸角立之心而不能明一貫之旨萬世之下有志之士徒嘆聖經之湮晦而已

法祖嘉猷 我朝大儒發明〇我宋以六經立國建極之初五星聚奎識者知為文明之運列聖相承愈涵愈深異人輩出愈傳愈粹中庸大學洙泗之精微而道學之淵源也漢儒列之傳記莫知端倪自伊洛諸君子發之而其道始光明而盛大矣中興百年紹淳之間儒學益顯群公並奮號為儒宗者又力扶經學以存此道自其本易之義而羲畫傳矣自其正詩之傳而人情得矣自其略發典謨之奧而帝之指明矣自其本儀禮以為經集二禮以為傳而禮樂之大端可識矣春秋之旨雖不敢以輕議而文正溫國公之通鑑續左氏編年之書文定胡公之舉要終溫國未成之意紫陽朱子則又因兩公之意而經緯之有綱有目曰是曰非知其說者可以立身可以範世非徒泥古學而不通世變之謂矣

先朝儒先尊經〇至我國家鴻碩相望而後能大明義理之宗以續孔氏六經之脉以開漢儒傳註之蔽易之家前乎此非象數則占筮也一經伊川程氏之發明則天理人事之奧性命道德之原粲然無餘理春秋之學前乎此非凡例則災異也一經文定胡氏之敷繹則三綱五常之道內夏外夷之經昭然無遺說中興諸君子又從而增廣潤色之富哉言乎且以勢言之古書尚存長老猶在漢儒之明經也易為力道統如綫訓典日繁先正之明經也難為功漢儒不克全於未泯之初而先正乃能脩植於已仆之後此非聖經之幸而實後學之幸也

時文警戒 秦禍經亦自禍〇秦人之禍何其酷也先王之制可使不行於世而不可使不傳於世不行於世猶有待也若其不傳雖有作者不過付之一慨耳秦人之用心何心也已則不行先王之制而疾後世之勝已者盡取遺集而一除之所以聾瞽萬世之耳目也秦人欲禍萬世而卒於自禍竹簡之焚未冷而咸陽之燄張天儒生之坑未堙而望夷之變旋踵殘葦斷竹黨師老儒分付赤帝子孫搜討而收拾之天意有在矣

天滅秦以存經〇秦人以一星虐燄煽禍萬世帝王治具悉為湮没六籍府庫悉為坑穽使天存秦祚數十年老生死盡屋壁頹圮編之殘者日以散簡之蠹者日以腐吾恐生民倀然於鬼魅之鄉而後之人主亦將茫茫然視天下如理亂絲而莫得其緒嗚呼天其滅秦之速也所以福天下者厚矣天

天實假手於漢之諸儒鈌者補之斷者續之生民之有耳目
者猶得聞先王之言見先王之書亦漢儒之功漢儒能補綴
於秦火焚蕩之餘而後儒不能一決擇於漢儒補綴之後六
籍遺文有不可施行於今日者則已敗於秦火又亂於漢儒
噫漢儒之罪反與秦人同科顧不甚焉
漢棄儒甚於秦○秦禁挾書無道極矣高祖入關悉除苛法
而挾書之律獨承秦故至惠帝四年始除嗟夫使高祖入關
之初能除此禁則諸儒口誦能如伏生者必不寡生雖老全
書不亡使高帝入關之初能弛此禁則遺書散漫往往復出
孔子之壁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後世不見百篇之全而至
伏生老孔壁壞以其年考之不能不嘆息於斯蓋高帝之不
事詩書其害乃甚於秦之焚棄詩書也

綺語駢珠

罷黜百家恐小聞之妨大道也
刊落陳言恐支辭之誣正理也
道之不明也闇之者晦之也　曲學小生破碎大道
道之不行也執之者拘之也　格言至論湮沒無傳
獨抱遺經搜尋墜緒　文義炳如丹青　心心有主
參求正理探討微言　格言昭如龜鑑　喙喙爭鳴
剖石者乘其罅　支辭蔓說雜吾道之粗
開鑰者透其簧　承訛踵舛摽入室之戈
黨同伐異競開戶牖　雖經表章大義鬱而未顯
出汗入主相為枘鑿　暫爾崇尚正學留而未伸
傳以求約也而聰或陷之於雜思以索理也而智或陷之於
鑿文以表義也而才或陷之於浮說以明疑也而辨或陷之
於誇

當今獻策 經以孔氏為斷○故嘗謂士生於千載之後而欲
旁搜遠紹尋墜緒以探微言蓋將為前聖繼絕學為後世開
太平也必考諸三王而後可以必其不謬必百世以俟聖人
而後可以信其不惑苟徒溺志於一代之崇黜快心於一人
之毀譽則目前之尊顯固不能保其不湮沒於後世世俗之
好尚固不能必其不得罪於聖人是亦淺淺為學矣獨抱遺
經旁稽傳記本之以孔氏之源委驗之以漢人之意向而後
知據依孔氏以立萬世之傳者孔門諸子是也投合漢君而
取一時之用者漢世諸儒是也
經當獨信古學○大抵吾儒之論經當以古學論不當以章
句論古學之傳垂諸萬世章句之習止於一時謂之古學者
必其師承之說正義理之學精故愈傳而愈久愈久而愈明
謂之章句者必其好尚之習勝滋蔓之說與故愈傳而愈微
愈微而愈不足道以趙賓師孟喜之說乃以箕子為荄滋則
其說誕謾而不經矣較諸費氏為古字之易孰為當取以齊
韓詩學之傳皆以關雎為刺詩則其見拘滯而不通矣較諸
毛氏得子夏之傳孰為當據烏流王屋此漢儒附會之謬也
信不若安國壁中科斗之文有所稽據而當從出於傳聞公

羊穀梁之學也信不若左氏親受經於仲尼有所傳授而當信若夫后蒼說禮至於數萬言自號曰曲臺記又豈若二禮之得於古經者為可尚乎然則萬世古學之正誠不可與章句同論而學者宜知所決擇矣

經當抑去異論〇獨惜夫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於讀易未知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學讀詩未識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識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以書為政事之編以禮樂為致飾於儀文節奏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士乎士乎果如是而可為士乎學乎學乎果如是而可為學乎舍明白簡易之理而支辭蔓說以為奇外公平正大之道而欺世愚俗以為辨邪朋邪詖翼詖吾為此懼不有聖明出而表章正學統一聖真則經籍徒存而後學無真得之見矣

注意收結 信心信理為斷〇嗚呼三代而上累聖之經至大聖而定三代而下諸儒之說至大儒而定大聖集百聖之大成者也故其述作足以為萬世開太平大儒集諸儒之大成者也故其考訂足以為往聖繼絕學是天生仲尼於晚周蓋為累聖而闡述作之功也天又生朱子於我宋蓋為諸儒加考訂之功也然仲尼非能以已見而述作朱子亦非能以已見而考訂古今一理爾理一心爾仲尼之述作群經宜之於心揆之以理而述作之也故萬世卒不可易朱子之考訂群經亦宜之於心揆之以理而考訂之也千載而下安知其不以信仲尼者信朱子乎一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文公施於昔人猶懼其啓後世之紛紛學者而欲容喙於文公亦不題之甚矣故愚敢以信心信理之說終焉惟執事恕其狂斐

經至大儒而定〇故嘗謂六經之學不幸而厄於秦秦亡而漢興修復全經補葺章句不可無諸儒傳授之功網羅衆家推明古學不可無大儒折衷之論故經學雖始於西都之數子而實盛於東都之諸儒雖盛於東都之諸儒而實定於鄭康成一人之手愚於范史之論而切有證焉曄之論曰漢興諸儒頗修藝文東京學者亦各名家元乃網羅衆家刪裁繁蕪自是學者知所歸矣原曄之意豈非謂聖人經學至諸儒而始傳諸儒之是非至康成而始定乎我朝諸儒雖嘗逐經辨析大旨而其論猶未定也惟我朱文公從而正之至今而正論愈彰朝廷之褒嘉有逾華袞士子之信服何啻穀粟桑麻之可以衣且食也然康成特折衷其議論朱子乃訂正其義理此又非康成所可並吾故曰乃所願則學朱子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楊子雲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問神）翼奉曰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傳本）夫經籍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實仁義之陶鈞道德之橐籥也（隋經籍志）

歷代事實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前藝文志）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本紀）

宣帝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上稱制臨決（本紀） 唐穆宗嘗問學經與史何先薛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以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薛放傳）

唐太宗讎正五經謬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粹章句為義疏（儒學序）

皇朝典章 太宗淳化四年上謂侍臣曰朕比來聽講五經理國理家之源盡在於此（寶訓） 眞宗景德元年上問王旦曰五經大義朕在藩邸時邢昺經日誦說但經籍立言各有旨趣不無同異每詢于昺但引義疏以對至於聖人應機設教荅問異同終不能談其微旨（實錄） 高宗紹興十三年司業高閌言陛下復興太學凡養士取士之法最先經術是也上曰經不易通士習詩賦已久遽使之通經乎閌曰先王設太學之意惟講經術而已今欲經義第一詩賦第二上可之 暨程頤兄顥聞濂溪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返求六經然後得明於庶物察於人倫（長編） 安定先生教學於蘇湖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故有經義齋治事齋（言行錄）

名臣論述 元祐二年呂公著言論語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道輒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長編） 劉摯言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 七年姚勔言先帝褒章聖學一用經術經士誠欲以大道於變斯文然議者謂師用一家之說不能貫通是以明詔復用詩賦（並同上）

文集精華 歐陽公云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子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甚為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最缺學者不能自流遡源以求古人作樂之本遂并其說於禮家書合為五經流別為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飾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殊時以相沿樂所以王者之國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缺遺至於律呂鍾石聖人之法度更為世可以致也

易疑

以不泥象數立說

策頭 推易以數明易以理作易以體悟易以義夫易之為用有生成之自然有進退之餘蓄卦之德固不可以蓍而強合經之變固不可以體而泥求審乎此則易之妙用可以意通而文之簡脫數之異同者不必拘焉矣歐陽公序易圖以為讀經解所引差以毫釐繆以千里之言是易不得為全書至於文言有所謂子曰則漢之易師取其文以解卦體或文斷而不屬則以子曰起之愚謂是說然後知夫春秋之時穆姜所筮遇艮之隨而有元體之長亨嘉之會正事之幹之數語夫子於是時猶未生也文言奚自而作耶左氏所載易書之言不待辨而明矣

【策段】河汾講道語及於易辞收退而嘆曰文王不及伏羲乎何其辭之多文王其病矣頁荅者進而言曰文王烏病伏羲未畫也三才自立萬象自森四序自行萬物自生何嘗營營賛畫爲哉至於漏道之密泄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作爲剛柔同異之説駭人意而大朴散矣自今觀之象數之學興而伏羲之病愈深矣愚於此苟不能怡然理順渙然氷釋以象求易而曰此八卦象也此重卦象也此外卦象也以數求易而曰此河圖大衍數也此洛書九宮數也是豈不爲頁荅者所笑耶

昔者易之未作非無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然則其有也孰得之其散也孰聚之得之於心而聚之於易者其惟包犧氏歟是故包犧者易中之高曾也文王者易中之祖也孔子者易中之父也易在天地其理具其名隱至包犧畫之而名始立易在包犧其名立其道微至文王重之仲尼繫焉而道始彰然則包犧氏之畫孰示之也天示之也天以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靈在物有鳥獸之文有萬物之宜若爲雷爲風觀象於天而得之也若爲山爲澤觀法於地而得之也若左股右肱取諸身也若鶴鳴鴻漸取諸物也八卦既畫幽而神明之德顯而萬物之情皆具見於易而不得遁矣

大抵善學書者以舞劒悟善養生者以解牛悟悟非生於他生於心之有定見心有定見則見理皆眞又豈在於象數爻彖之末哉昔程先生潛心於易探先天之所獨到發前聖之所未言因見兎之項顧謂可起八卦因梅枝之發顧謂各有乾坤此無他蓋示學者以自悟之天而不使之膠守於紙上之塵言也愚將以此爲法若夫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作則吾豈敢

【策料】論作易時世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或曰周公作爻辭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而文辭作於周公彼誠有以知之其後馬融陸贄亦云惟班固以謂人更三聖而周公不與蓋文王周公父子一道序父不序子尊父也而諸儒泥於三聖之説遂以爻辭爲文王所作論重卦之人凡有四説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鄭元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係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按説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賛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論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而不可謂之作也幽賛用蓍謂伏羲矣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今依王輔嗣爲得其實

論易名三義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濳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變五行迭終四時更廢

君子取象變節相移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
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此伏其不易也
論三易之名周禮太卜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釋云連山者象山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
其中周易者云易道周普無所不備按世譜神農一曰連山
氏黄帝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氏號則周易稱易取岐
陽地名
論天地大衍之數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衍天地之數何
止有五十辨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蓋以少陽
之數推之七為少陽即少陽之數七而數之故用者四十有
九然天地之數合為五十有五今并其掛者論之尚缺其五
是豈大衍與天地之數不同然大衍之數較諸天地之數雖
闕其五然自象二象三四時象閏與夫再扐合而推之則與
天地之數侔矣
論六十四卦之象六十四卦之象出於上古是伏羲之易卦
下之辭三百八十四爻之義興於中古是為文王周公之易
由彖象以至雜卦等所謂十翼作於下古是為孔子之易伏
羲之象止命曰易文王周公孔子所作謂之周易言周所以
別乎夏商周也蓋易有三材之道存焉三材之蘊莫先於人
人之用莫大於天倫曰父子也曰君臣也長幼上下豈容以
紊連山首艮艮為少男是無父子亦無長幼歸藏首坤乾君
坤臣君臣倒植則無上下唯周易首之以乾至於男女之義
則以未濟終焉此孔子之所學也
辨十三卦之意下係言黄帝諸君取法乾坤離益等十三卦
而不及震坎艮兌巽卦辨云十三卦論尚象制器各有所當
乃安民濟世之急務故聖人則而象之然六十四卦莫不皆
可象故贊易取而言之非謂餘卦無可取也
論七八九六之數九六之說有二一論乾體三畫坤體六畫
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一謂老陽數九
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為占故稱九六也春秋
左氏襄九年遇艮之隨是也崔武子遇困之大過六三變也
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陽虎遇泰之需六五變也係辭曰
爻者言乎變也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陽數盡於九陰數滿於十數盡於九九為老陽固
宜矣陰數滿於十何以六為老陰蓋陽者君道也務於長故
取盈數陰者臣道也忌於進故取少數故九為老陽六為老
陰

書疑　以不信異聞立說

策頭孔子序書不及八索九丘孟氏信書獨取武成二三策
夫學莫博於孔孟而於書之所載其遠而難攷者不敢深究
其事之可疑者不敢盡信然則後之述作者其可誇多闘博
而詳其不必載之事乎恐皆怪劉知幾作史蓋所謂長於才
學識者也而求其有失於書者則未免識者之議彼其信山
海經而列丹朱於帝者信汲冢書而謂益為啓所誅以召公

之不悅爲憤周公之不臣至於述辛癸之罪者則以爲厚誣叙禄父之叛者則以爲徇節凡此者皆其厚誣天下後世也則夫史遷之作雖足以擅良史之稱而君子奚取焉信矣書之不當徇異聞也

策段上古帝王之事賴書而傳書學不明尚賴史家證之迁當廢經之後經之缺遺多矣亦幸而伏生孔壁之傳金匱石室之書可得而攷然不能以翼經爲心而自棄於史家者流好奇好異雖不甚害理者有不忍棄焉太甲桐宮居廬之制也而謂伊尹放君則是高歡之事也周公踐祚冢宰之職也而謂負扆居攝則是王莽之事也文王稱王追稱耳而謂受命於質成之後則是梁未亡而稱帝也召公不悅懼王少國疑耳而謂忌周公爲師則是林甫之軋張九齡源乾曜也以盤庚爲作於小辛之世以肜日爲作於祖庚之世以金縢爲作於成王之世以文侯之命爲作於襄王之世誣謬如此吾又不得不正也

書則帝王之謨訓大意而已雖其缺也不如全之爲美然即夫書序而觀之則書之大意猶可舉也蓋孔子删詩書少康周宣之事至英偉也皆删削而不取所取者乃及於伯禽之誓師秦穆之悔過是書之體不言夫事而主夫言也不主夫事故首尾不該不爲病主在夫言則典之言不外乎謨訓之言不外乎誥因典可以推謨因謨可以推訓因訓可以推誥因其缺可以推其全今之所患不在乎經史之缺而在於說者之太雜一句一義輒有數說此所以雖缺其半而學者猶病乎難也蓋古之所謂書皆上所以語夫下下所以語夫上皆不待釋而自通者也古之所謂頑夫愚民不待釋而能通其上誥誓之言今之老生巨儒有不能焉則書之傳於世五十八篇而非少也使其百篇俱在吾知學者愈病其難矣逸書雖篇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可復考而孔安國注尚書必欲強爲之說者何也愚嘗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篇棄缺之可略也

辨辨孔壁之書孔子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泰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知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乃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兩漢儒者所傳大抵皆霸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眞古文尚書故杜預注左氏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內皆指爲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僞本亦非眞古文書也以至賈逵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魏晉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三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孔氏書始出皆有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林少穎紀論百篇說中道堯之咨舜曰天

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以命禹仲虺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爲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爲帝王之爲王率此道也予故以十言蔽之曰中而已矣立楊仲辨論盤誥之文予讀盤庚三篇周公之語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器物迄不之識如登太山之崎嶇劒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嘆息如夷狄蠻貊鄒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言累數十譯僅乃通未嘗不廢書而驚曰古先王之聖豈欺予哉後世之搢紳先生老於文學者考釋訓詁役馳精神歷數十年至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之人號召告令於百篇之間何自而知之當時學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説典典誥之文一一聞見而盡誦之非上之人好爲聱牙強倔難入之言以驚拂之也所習素曉也楊好論述秦魯之意夫子定書斷於唐虞而不言羲黃之事以其事荒唐而不足信定書之際正所以爲萬世之法亦豈以無證而不信之事而存之乎書録帝王而或附以秦魯者蓋以存周公之制度美穆公之用心聖人與人苟有片善亦在所録豈以侯國而遺之乎豈以求詳責備而沒人之美乎

辨堯典爲虞書堯典雖曰唐事本以唐史所録而言舜登庸自堯故追作堯典非唐史所録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

辨禹貢爲夏書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爲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録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舊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儒事門

經疑四　　毛詩　　以不信詩序立說

名流舉業

策頭　自採詩之官廢而後世不知作詩之由矣自歌詩之工缺而後世不知聲詩之義矣自序詩之義失而後世併與詩意而忘之矣嗟夫古人之詩豈其卒不明耶不究其意而徒泥其序此固不明之所由起也吾嘗觀是詩之興古人蓋所以觀風俗之美惡考政治之得失而達斯民之美刺故其採之國史播之樂工者得以係其地之所從出也知其音之所從合也而記其事之所由廢興也自夫序詩者不記其本末而徒妄置其清濁之辨卒使後世惑於異同之論而前後本末卒無得而攷正抑不思不以文害辭乃可以得詩之意誦詩三百而政之不達則雖多亦奚以為此固聖賢所以開發天下者也

策原　風之於國事也雅之於王政也頌之於盛德成功也鄭氏謂七月豳風詩備雅頌不過以籥章所職而附會之而不知豳雅豳頌固有逸詩鄭氏則求其說而不得也鄭氏謂宣王之大小雅詩為變雅不過以其承厲王之烈而例目之而不知所謂厲王幽王之詩固有正雅逸於其中而鄭氏莫之辨也鄭氏謂魯僖列國之諸侯不當有頌不過以頌止於成王而頌者天子告成之詩而不知成王以後固未嘗無頌或者鄭氏釋經之誤也

愚嘗謂欲觀詩者不必求疑其而當如夫子子思之心言詩者不必辨其疑而當如子夏子貢之見綿蠻黃鳥止于丘隅不過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者而依焉而夫子則推之而至於為人君者止於仁以至於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之遠去而居民之喜得其所也而子思則以鳶之飛上察于天魚之躍下察于地觀詩若此疑奚有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之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推之於禮後之說言詩若此尚何疑焉苟能學孔門之道承孔門之教庶幾可與言詩矣大序出於孔門之傳學者泥其說而不通其失固未害也小序雜於漢儒之手學者守其說而不變其失始有甚焉近世朱文公之作詩傳也蓋嘗疑豳雅為鵄鴞之類豳頌為載芟之類矣又疑抑非厲王之詩楚茨十篇為正雅之什矣又疑昊天有成命為後世頌成王之詩執競為後世頌武王及成康之詩矣以為凡此者皆小序誤之也嗚呼其信然耶推此言也則信乎豳雅豳頌固有他詩不可謂豳風之具雅頌也變雅之中固有正雅不可謂宣王為非正雅也頌之後固有頌不可謂頌止於成王而魯不能為頌也

古人之學與後世異古人學詩知其大意而已矣章句訓詁有所未暇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夫子直以告人曰繪事後素而已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孟子直以告人曰以意逆志而

已其他皆未及也後世學者不由章句訓詁則入於傳注之學孰況之太深穿鑿之太過求以明之反以晦之孰有如古人得之言意之表者乎

事料論詩有四家一說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取三百一十一篇著書於說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三家皆列于學官而毛公之學未得立中興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康成之徒皆宗毛公至於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韓詩雖在而益微今其所存者惟十篇耳唯毛詩至今遵用　論詩有五際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鄭康成作六藝篇引泛歷樞有午亥之際卯酉之際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又為天門主十月之交是為五際

辨作詩始何代鄭康成疑大庭軒氏其古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

辨序詩為何人詩序獨關雎為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為大序葛覃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公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詩合作卜商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者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籍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為子夏臣切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媵那之為祀成湯殷武之祀高宗方其作詩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　程說亦如王氏詩序以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而每篇旨趣何自而知焉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為當黃門之說曰其文雖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　隋經籍志曰先儒相傳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色大詳古說本如此其說蓋深得之

辨二南置詩首夫詩之首二南猶易之首乾坤書之首典謨也以二南分係於周公召公者以其有王者諸侯之風也故孔子刪詩列之以冠篇首蓋所以示正始基王化也自二南以下說者皆謂之變風則可以先後次序論矣

辨豳詩與列國豳詩乃周公陳王業艱難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列國之末居小雅之前欲兼上下之美非列國之例也　一說言周公之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侯為倫次小雅之前其近堪為雅也

辨七月備三章七月八章上二章豳風中四章豳雅下二章豳頌風者諸侯之政教凡係水土之風氣謂之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此酒養老是人君之大政若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朋酒斯享萬壽無疆是也

辨小雅先大雅夫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宴賜以

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養育人才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商繼代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下及昆虫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小事則制爲小雅歌其大事則制爲大雅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

辨魯頌先商頌夫頌者美詩之名魯人不得作頌以其用天子之禮故僭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比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以備三頌耳置之商頌之前以魯周之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商也周太師而有商頌鄭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並出詩疏

周禮疑　以深得法意立說

策頭　善乎明道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善乎龜山之言曰知三代致治之意始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二先生所言蓋將爲百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也而獨有志於周官之法度何耶蓋天下不見成周太平之治久矣非太平之不可復致也自六典之書不得其全六典之意不識其眞承舛聽訛制作愈失河汾王氏僅得其近似而發揮於唐制者爲易壞在後之人又竊其近似而紛更於我朝皆爲愈失幸而先正諸儒離疑辨論讀其書而識其意是亦千萬世太平之基也

策段　周公之六典乃缺其一河間獻王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書蓋曰是書必不可得故勿缺焉可也然百工細事耳於周家設官本意何與欲求先王之制惟其意而已不得其意而強取焉何異於拾賤醫之於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按之適足生疾蓋必有深得先王之意以興下代之制則典籍雖缺必能以義起況先王之大意尚可攷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周官太宰六典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六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萬物事雖無傳意可深攷大抵民之愚非有常產必無常心周之於民脩身以本之齊家以刑之禮教以成之兵刑以防之是足以善其心矣則亦使其心有常而已故以事典終焉

嗟夫是書之不得其全君子固有憾矣而因書求意又且不職其眞由是私淑其徒達可行諸天下往往有私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口分世業田制似矣而許鬻永業許鬻口分已鬻者不復授坐視其流離而已先王比閭族黨之侶意果爾乎是不特九夫四井之有異也府兵宿衛兵制侶矣而月上歲徧雖遠而不免丁悉隸役他徭則不復先王不忍役民之美意果爾乎是不特六軍三軍之殊也六尚書等官制矣而七百三十員復有員外復有特置與因事置者并王屬各六十之美意果爾乎是特司農大理之類不合也不一再傳其制已壞四年僅效豈足詔成周太平之氣象哉河汾之徒且然而況青苗保甲之愈失其意者乎愚嘗謂新莽更革漢家之制倣周禮以濟其奸如五均賒劑之設皆罔民之利亂君子所不道而國朝王公安石因周禮

國服為息之説誤以為取民之利乃行青苗之法擾擾紛紛民力重困其為害莫甚焉故夫攷聖人之經不知聖人之意皆聖人之罪人也

周禮論制作之人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林云六國陰謀然鄭譏獲申故周官遂行晬太文論注釋之人至孝成皇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者于録略然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兵革並起弟子死喪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説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然衆時所解説近得其寔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遂以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絚千里之地甚謬焉周官孝武時始出秘而不傳至劉歆典秘書乃始序列者于録略衆儒共非以為非是林孝存以為孝武知周家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斥之惟康成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褚無量尤明禮祝欽明引周禮郊祀皇后為亞獻無量排之事雖不行而人以為當　辨大司徒封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至於諸男猶百里焉後世疑之曰書稱分土惟三孟子謂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諸公烏有五百里之地乎　則其可疑者一也殊不知書與孟子言五等之制也周官兼附庸之國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固係於五等之國矣孰　謂諸公之地無五百里　辨太宗伯朝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見曰覲冬見曰遇四時來朝各有其禮後世疑之曰書稱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諸侯各朝於方岳孟子亦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未聞其有宗覲遇之禮焉此其可疑者二也殊不知書與孟子合朝覲而略言之也周官別朝覲而詳言之也詩曰朝宗于海書曰乃日覲四岳群牧則朝覲固非一矣孰謂成周無宗覲遇之禮乎

辨大司馬九伐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則侵伐無善惡焉後世疑之曰春秋書伐者以其討有罪書侵者譏其用無名豈成周之制可以用師無名乎此可疑者三也殊不知春秋書侵伐者皆譏其擅興師而虐民非有所考於其間也且其用兵異乎成周之際烏可以是疑之乎

辨大司馬蒐狩蒐狩之禮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四時皆有畋焉後世疑之曰春秋書狩者三書蒐者六未聞其有苗田獮田則成周之制焉有是二禮乎此可疑者四也殊不知春秋書蒐狩者皆其可譏而譏又況諸侯好田惟事蒐狩而苗獮之田或希闊不講故春秋不得而書之豈成周無是禮也歟

辨周官譏盟詛春秋譏盟詛而周官有盟府之藏是又可疑者五也殊不知傳説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固不可廢於成周之世特不可以屢盟耳

辨周官韎夷禮春秋譏夷禮而周官有韎師之職則夷樂又可取乎是又可疑六也殊不知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則

夷樂固不廢於成周之世特不可以專用耳

辨論井田之制周禮惟都鄙爲井田之制孟子曰鄉田同井周禮都鄙井邑丘甸縣都之法鄉遂用溝洫澮川之法孟子曰鄉田同井鄉井之名可以包都鄙鄉遂井之名可以包井邑溝洫大抵周禮言詳孟子言略也

九一什一之制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周稅輕近而重遂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此周載師之法蓋指畿內而言之若孟子對滕文公之問指周家畿外而言之適與康成匠人之法同也故康成匠人法曰邦家亦異外內之法耳野九一國中什一是內外異也周稅曰徹通野與中國言之則共爲什一

辨論圭田無征周制圭田若近郊其稅什一所謂士田也孟子曰圭田無征何也載師止任近郊之地者上言任地之法近郊什一者皆宅田賈田之類圭田無征必矣

禮記疑　以深求原本立說

策頭 古禮十七篇不謂之禮經而謂之儀禮明此書乃揖遜登降之儀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周禮五篇未嘗謂之周禮而謂之周官明此書乃設官分職之制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禮記雜取中庸大學厠乎曲禮少儀之閒疑若不類其實中庸大學爲禮之本曲禮少儀所以爲文也三禮之本三禮之文盡觀諸是而已矣嗟夫自仁義禮智信之名立而禮爲五常之一自詩書易春秋之經作而禮爲六經之一爲五常之一者其文也而其本末未嘗不乎仁義知信也爲六經之一者亦其文也而其本未嘗不散在易詩書春秋中也

策段 禮存而國與存禮亡而國與亡周公制禮致太平雖齊之鄰不可動叔孫通得其遺且以弭擊柱之爭老氏破其說曰禮者忠信之薄晉王何輩從其言棄準削繩而中原淪以劉[illegible]晉以放誕失梁以浮屠失陳以荒淫失禮不可一日亡雖盜亦有之矧國家[illegible]夫子曰所欲不踰矩此乃其矩也曰行法曰家法此乃其法也曰天經曰大經此乃其經也曰順則曰作則曰物則此乃其則也曰皇極曰中和之極此乃其極也曰天錫洪範此乃其範也曰節制度數紀綱章程亦惟此起也觸類而通名殊準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嘗探本而論之禮者敬而已矣大哉敬乎自堯舜至春秋聖賢相傳惟此一字戰國以來此道不明於天下亂以儀秦之奸詐莊老之虛無申商之刻薄微言遂絕禮經至微寂寥無聞徐究四十九篇之義乃中庸之至誠大學之至善禮運大道之行禮器盛德之稱皆本於敬故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illegible]充此敬以克己見賓承祭仲弓充此敬以無怨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曾子充此敬以爲孝是以仲尼恂恂於鄉黨之中齊齊於宗廟之內入公門則鞠躬在君列則踧踖聖人無所不用其敬也如此若夫鸞和佩玉所以養其敬於耳黼黻文章所以養其敬於目衣裳弁冕升降步趨所以養其敬於體盤杅有銘几杖有戒所以養其敬於燕

安之際籩豆簠簋獻酬揖相所以養其敬於飲食之間平居無事所以養其敬者 如此故行之朝廷則敬以肅雍之閨門則敬以和陳師鞠旅則敬以謹莅官行法則敬以嚴三加稱尊敬之見於冠禮也冕而親迎敬之見於昏禮也賓主有事爼豆有數敬之見於鄉飲也洞洞屬屬如將親見之敬之見於[illegible]祀也乞言憲行致敬於養老之際奠而後發致敬於鄉射之間朝聘有位聘問有儀燕享之中會盟之際莫不敬其事以行禮君子動容周旋無不出於敬而當時記禮者因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聖人制禮豈拘拘然求合名數者哉

事料論禮記出於漢儒中庸四十七篇今止存其一河間獻王嘗進樂書當時莫能尊信禮家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二百十有四篇大戴刪為八十五小戴又刪為四十六篇與慶普之學並立于學官馬融鄭元皆酷好小戴之書遂以盛傳

論禮記源流漢興諸儒搜求於脫略之中禮得於淹中樂傳於制氏所謂禮樂者無復聖人之制作也於是合禮樂之可知者編為禮記之書後之學者乃持其說以相折難此聚訟所由起也然先王之制頗在於是禮失求之於野而況孔氏漢儒其源流皆有自來是未可廢要其雜記四代之制其所聞各異而必求合是則學者之過矣雖所聞均出聖人而見有淺深辭有詳略未必皆深合聖人之意凡其不悖於道者引而伸之皆可見聖人之蘊至於曲禮少儀內則玉藻之屬曲折細微皆道所寓未可以灑掃應對進退廢也中庸大學誠為入道之門四十七篇之書孰非道者視為土苴緒餘則學者將蕩而無守思而不學則殆禮記之書與注義或幾乎忽矣姚文仲辨月令所作月令之書或以為周公所作或以為呂不韋所造世儒所以喜攻之者固曰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縣之秩芻建亥之月秦正也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呂不韋秦人也言秦制也固宜故其十二月紀十萬餘言首篇之文視月令為不異呂不韋所作而非周公也決矣然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孰知其非周也焚書於秦之世豈有所謂視學孰知其非周也參夷赭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所謂德惠孰知其非周也則又以為專秦之制者是又非也噫豈非不韋之所作漢儒收拾而正之以補記禮之殘缺歟

辨儒行非孔子言蓋戰國之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考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其稱說多過其施於父子兄弟夫婦若家若國天下粹美之道則無見矣聖人之見如斯而已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也曰多自誇大以授其君豈所謂孔子哉

辨明堂位非是禮記一書是非雜亂其典正無牴牾者中庸大學而已其坊記可也自曲禮樂記祭義射義等篇並漢儒之語矣古已多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然其悖禮亂教未有如明堂之甚也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何嘗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

之制孟子以魯儉於百里彼以為七百里書以虞之官百夏
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伍夏后官百矣經遺古異此為甚也

春秋經傳疑　以尊信聖經立說

策頭 春秋經異乎其諸史文乎古之王者有史官而諸侯之
國亦皆有史史以記是非得失之實而春秋則致其褒貶予
奪之意誠使褒貶之文具見則春秋一辭之旨也足該作史
者數千萬言之所不能盡則三家之傳可束之高閣又復奚
待於羅網天下訪失舊聞為司馬氏之書廣言備記以增三
代之贅疣乎思昔聖人之作春秋也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為
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
萬世褒貶予奪莫不有深意於其間傳經釋義固不謂無功
於聖人惟能倚其筆削之意以為載事詳略之節則去聖人
不之意遠而吾之紀錄亦不足病其為多闕矣若夫以廣記
備言為職無與於聖經褒貶之義則旁蒐遠取若不及時有
牴牾此特可以史論而不可以經綸也

策段 左丘明親受經於仲尼而其論春秋也曰志而晦微而
顯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如斯而已曾不知仲尼
之微旨在於記禮樂征伐以存帝王之制而明其道不專因
人賢否以示懲惡勸善之訓耳左丘明猶若此餘子之論陋
乎無以議為也

世之論春秋者惟盧同略知其義其詩曰春秋三傳束高閣
獨抱遺經究終始斯言似得之矣然猶不若伊川先生之言
曰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其意以為苟通此義則言辭之
繁有不必考也昔孫明復嘗作尊王發微一以王法繩之諸
儒好之而春秋之法益密其亦孰知求之言意之表乎

春秋之書誠聖人立教之大端百王之軌範萬世不刊之書
也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尤重春秋之學仁宗皇帝問侍讀宋
綬三傳得失而聖訓乃曰孔子作春秋志在奬王室尊君道
丘明為傳文義甚博不若公羊穀梁二傳之質誠以丘明所
記事稍近誣及陪臣畏亂無足勸戒自非聖學高妙疇克至
此肆我高宗以天縱之聖當艱難之初萬機之繁日不暇給
尤且留神典籍中命儒臣進讀春秋且有隨事解釋不必作
義之訓大哉王言誠得為學之要有非經生學士區區傳法
之比此君德之盛所以與古者帝王稽古之學異世而一轍
者也

策問 辨魯史名春秋杜預謂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
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賈逵謂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
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人君動作不失中賀道謂春貴陽之始
秋取陰之初或以為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義

春秋何以始隱杜氏謂周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
君公羊謂孔子祖之所逮聞范甯謂時接隱公因茲託始或
謂平王晚年失道之滋甚或以為孔子遽絕而猶有所待其
說紛紛不同如此按周平王四十九年東遷在惠公之三年
之心矣　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

春秋 不始惠公而獨始隱公者以惠公猶爲西周之諸侯也若隱公則侯于東周此其所以始也諸儒之說皆不得其眞又烏足以語此　春秋何以終哀公羊曰備矣杜氏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故止於所起或以爲文成致麟或以爲天道之終何休以爲撥亂功成於麟范甯以先王之道既宏麟感作而至程正叔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數子之說惟程氏爲當　春秋何以書元按王者在上諸侯即位自當稱其王某年示奉行一王之正朔也平王在上隱公諸侯也何得稱元見東遷以來諸侯不奉王之正朔皆自立以爲元年也董仲舒言春秋謂一爲元元者辭之所謂大也烏足知此　春秋何以書王春秋一書書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無事首時亦冠以王之一字而獨於威公不書王穀梁以爲威無王故春秋不書然既曰無王矣而元年又書者何耶穀梁曰元年有王所以治威也此說近之也　辨左氏非丘明不更之爵乃商鞅時所制而左氏有戰于麻隧獲秦不更女父之語五行之論乃鄒衍之徒所撰而左氏有陳水屬也火水妃也以飾其相勝之說左氏疑其爲戰國時人非丘明也

本朝諸儒議論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惟孟子能爲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律法之有斷例也　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　又曰春秋傳爲按經爲斷　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又曰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經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二

儒事門

四書　論語　孟子　中庸　大學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宗師君師之責○講明正學繼續道統以開人心之迷者宗師之道也尊崇正理表章賢儒使天下知所趨者君師之道也任宗師之責者講明斯道於人心晦蝕之時任君師之責者彰明斯理於人心蒙昧之日道非宗師不能以明於人道非君師亦不能以信於人世衰道微皇極不建大道不行言治者汩於管晏功利之習言道者淪於老莊空虛之說所謂開物成務之功發政施仁之實誰其知之時則有若不世之資命世之賢更相發明更相問難闡先聖不傳之秘發古人不言之妙而斯道不晦是固不可無宗師之功聖賢不作大道不明諸子之說乖離而橫議異端之言紛紜而雜陳所謂道德性命之蘊仁義禮智之端誰其識之時則有若聰明之君膺知之主罷黜百家貶抑申韓援賢哲講明之素開愚蒙趨向之方而斯道以行是尤不可無君師之功

道體道脉道命○發明斯道之體者在聖賢接續斯道之脉者在羣儒宗主斯道之命者在帝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流通於萬世或晦也而顯或微也而著其原蓋有在矣五三既遠人心陷溺苟無聖賢之發明則道之體無由顯孔孟既没正學浸微苟無諸儒之接續則道之脉無由傳聖經賢傳散漫于世苟無帝王之宗主則道之命無所寄故聖賢之旨待諸儒而愈明諸儒之學待帝王而大顯斯道所以碩大彰明於天下者職此之故也

稽古摭議 聖賢言殊理一○粤自周道湮微正理晦蝕洙泗聖人抽關啓鑰而發其秘是蓋吾道之一元也兩楹既奠木鐸不專摳趨問荅之辭羣弟子記之而爲論語道德性命之緼子思子述之而爲中庸因小學之成功而著大學之明法則曾子之得於見知者也繹七篇之格言而紹杏壇之遺脉則孟子之得於聞知者也論語中庸之書無非聖門之微言故包涵萬象宏深淵奥大抵停蓄而不露所以玩味而無窮至若鋪陳於一唯之餘議論於轍環之際毫釐剖析節目詳明雖汪洋而無涯旁暢而肆出其會歸總統之地則未嘗與聖人異趣也

聖人言出一本○自周道微而正理晦孔子不得已而發其秘自孔子没而微言絕曾子不得已而紹其說自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子思不得已而明其詳自戰國縱横處士横議孟子又不得已而述之於七篇言論反覆講析精微真經籍之管轄萬善之權衡也歟雖然觀聖賢之書不若推聖賢之言推聖賢之言不若會聖賢之意蓋聖賢之言無非講明正理啓迪後學而非空言也聖賢之意無非備究源流互見本末而非私意也子思親承夫子之訓中庸一篇即大學之遺書孟子願學夫子而受業於子思七篇之論[illegible]中庸大學論語

之格言聖賢前後若合符節同出於一本洞已矣

洪祖嘉猷 國朝宗師君師○洪惟藝祖皇帝受命之初五星之聚實在於奎爰及昭時吾道日盛元氣之會渾然大成時則有若泰山之孫以經術之學聞有若海陵之胡以體用之學聞又有若濂溪之周伊洛之程以窮理之學聞其發明斯道也蓋如此午時不惟道學明於下而未嘗不行於上切觀仁皇在御淵默不言淡泊無為其緝熙之功不獨施於講讀之際也而宮中消日惟是觀書不特行於凉燠之時也而留意經籍炎暑不輟其表章斯道也又如此是以正道表著治道休明涵養國脉奕世賴之宗師君師交盡其責蓋莫盛於斯時也

我朝儒先正學○我朝道學大明濂溪先生出焉其學則根本於性命渾融於道德探機於無極之先旁行乎天地萬物之表至要其指惟曰誠而已而二程得之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以暗室屋漏為謹獨之所以窮神知化為成性之驗此造道之序也推而廣之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孰非是學之功用耶又況治教休明表章正學將以大學中庸論孟之書而示其有本末源流者則夫天下之士皆知得一善而服膺皆知明明德而親民皆知洙泗之教不可悖而七篇之訓不可違轉移感發之機實上之人責也承學之士孰不鼓舞於鳶飛魚躍之下哉

時文警段 四書同於明道○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傳於聖賢而淑於人心誠使斯人而皆悟斯道也則聖賢可以忘言矣何世變日降異端邪說挺出而乘之於是聖賢憂世之心始詳悉於立言之際然著書設教雖不能以皆同而道統之傳實賴乎更相發明之功故先後非異見也內外非殊轍也而難易博約之辨精粗幽明之疑又非析為多端裂為多歧以滋天下之惑也酬酢即佑神之基幼學即壯行之本知微則之顯矣知遠則之近矣先難有後獲者存博學有反約者寓此其本末源流斷斷乎不誣而聖賢明道之意同出一揆有不可以差殊觀者知乎此則大學中庸論孟四書千其言而論之似不可以一言盡于其意而求之實可以一意該矣

四書貴在實踐○書之見於古者未必若後世之詳且備也而聖賢之體於身者其道則未嘗不明書之備於後者非復古人之簡且易也天下之玩其辭者其失未免於滋甚是豈傳之有當否而得之有先後耶以心觀書雖不求於書而道已存以書觀書雖益詳其書而見愈淺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其傳於世久矣所以治心而修身所以事親而從兄所以安邦國而和萬民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蓋無一之不具矣世之習其讀而守其傳熟其訓而承其學者又非一師友講切之功矣然玩味之誠類不足以勝其強記之苦體察之意曾不足以窮其誦讀之多遂使聖賢心術之妙精微之蘊闇然不能以自彰況於因其所得已廣其所未得以開天下而詔

後世乎

四書發揮傳授○論語一書夫子立言之微旨也非孟子孰與發揮之中庸一書子思立言之大義也非曾子孰與傳授之惟論語得孟子而發揮則七篇之議論所以尤詳於論語之議論者非徒詳也辭不詳則意不盡也惟中庸得曾子之傳授則大學之議論所以雖異於中庸之議論者非果異也辭雖異而意則一也譬之元氣焉有太極則有五行有陰陽則有動靜方其渾融而為太極也五行之名未立及其分布而為五行也太極之道愈彰孟子之詳於論語也不猶是乎方其動而生陽也動者未有不靜及其靜而生陰也靜者未有不動中庸之異於大學也不猶是乎

綺語駢珠

長善救失教者責也

因言會道學者事也

聖賢之著書立言皆所以垂世設教也

學者之觀書窮理每貴於質疑辨惑也

經生學士朝吟暮誦玩而復者非此四書孰從而討論

老師宿儒口傳面命指而授者非此四書孰從而訓迪

大矣哉聖賢之言乎其入道之門戶求道之綱領而前後之互為發明者乎

至矣哉聖賢之心乎其傳道之淵源會道之閫奧而前後之未嘗間斷者乎

循循而進漸漸而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充積由端倪而盡精微學之次序也

孜孜其為昭昭其昏如鑑去塵如目去障睿思明辨捨口耳而求心胷學之講明也

兢兢而力行亹亹而不倦如為山而不虧一簣如行遠而不憚千里深造自得有篤行而無中畫學之踐履也

當今獻策文公四書之功○中興以來群儒輩出道學益明至朱文公又有以集諸儒之大成今觀論孟之集解中庸大學之章句則所以深造斯道者大抵自吾心發用始非區區立言之學也其論中庸則曰誠為中庸一篇之樞紐其論大學則曰明德乃大學一篇之綱領解魯論之忠恕則有萬殊一本之說釋孟子之仁義則有天理人欲之辨文公之訓釋未著則四書之道幾晦文公之訓釋既成則四書之道始彰豈惟四書而已哉至其叙中庸章句必首辨乎道心人心之異且曰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典謨傳授之旨亦自是而昭明矣此猶潛陽動於風霜剝落之餘雖和氣未遽充溢而發生之意已具斯道之元氣已復者不在茲乎

四書當識綱領○共惟聖天子潛心千古丕闡皇極親洒宸翰光騰奎壁寵賁考亭伊誰之力有美朱公斯文羽翼皇乎休哉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愚故端拜而為之說曰幸逢昭代喜遇明君振起斯文開悟後學而誦其書者

非徒辨析其章句而已要當推昇其綱領焉論語之與孟子讀其書者雖不可不知其詳略之旨而其大要則不外乎仁中庸之與大學讀其書者雖不可不知其異同之意而其大要則不外乎誠蓋仁者心之德夫子之所據依而傳之於孟子者也誠者天之道子思之所踐履而受之於曾子者也是理也可以為天地立心可以為生民立極可以為萬世開太平其本甚約而其功甚博者也讀此四書者能知夫仁與誠之一字則四書之綱領盡在是矣

四書當闡於用○國朝道統既盛名賢輩出有二程先生作於先有朱文公繼於後而講明敷暢於其間者又不可勝數正將以發揮四書之旨而使世之學者不溺於言語章句之中也聖上天縱聰明日新將就經筵之講貫固已會是道於四書之表而宸翰之昭揭又復寓尊崇於講道之人聖意所向固將推四書之澤以澤天下使斯道之元氣周流運轉於天地之間也豈特寵其人榮其居而已哉然愚謂尊之以名不若體之以實四書之微義奧旨孰不本於吾君之一心哉充吾仁而仁不可勝用充吾義而義不可勝用充吾禮充吾智而禮與智不可勝用至於盡性在我而盡人盡物無不舉也一貫在我而成己成物無所遺也執中在我而天地範圍之內無一物不在皇極之中也會四書之蘊與發陳編之光燦昭一代之文治繼往聖之絕學亦在吾君以心會道何如耳

主意收結 四書亦有次序○抑聞之聖賢之書亦自有次序而非可以遽觀也大學者垂世立教之大典也通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者應機接物之微言也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中庸者又聖人傳授極致之言也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不會其極於中庸無以立天下之大本經綸天下之大經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然則由大學而論孟而中庸則天下之事固可以心領而意會矣愚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幸執事進而教之

讀四書先大學○雖然聖賢之言無異同學問之道有先後中庸者聖門傳授極致之格言也論孟者聖賢應機接物之微旨也是非淺學之人所可徑詣其地至如規模正大而綱領可尋條目纖悉而工夫有序則大學一書是誠切於日用也不參乎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從事於斯者苟能先之以大學參之以論孟而後歸之以中庸則讀書窮理之事可以無負於師訓矣愚雖不敏當事斯語願先生進而教之

故事源流

引用事類 張子曰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禮雖雜出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程子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今之學者賴有此篇書存其他莫如語孟　朱子曰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孟子次論語次中庸　又曰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若

理會得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振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行狀

四書二　論語　以教人存養立說

策頭 讀論語之書當知論語之所以為書言語文字者論語之書也教人以操存涵養之要者論語之所以為書也夫人之生也具四端備萬善苟非自暴自棄則皆可與為賢為聖故由四端萬善而充廣之士而希賢賢其歸也賢而希聖而聖其歸也天生夫子正為成就斯人設也豈容不以師教而自任然教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操存涵養之有其要也具四端而為人而不能有是四端是謂自暴人也備萬善而為人而不能全是萬善是謂自棄人也任一世宗師之責而使斯人為自暴自棄之歸是夫子亦有愧於天也故教之以尊德性教之以入聖域教之以明善而成身皆所以為植立生人之至計也論語之不可廢也如是夫

策段 春秋以來天理晦蝕人欲橫流士生其時知有務外之學而已視操存涵養之學果何如也吾夫子不忍聽人心之陷溺思拯其弊而更新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使之決擇於義利也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是使之決擇於君子小人也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是使之決擇於為己為人也是者在所取非者在所舍善者在所鑒惡者在所戒兩開其端聽其自擇是以從游之士顏氏之樂內曾子之省身雖干祿如子張警省於聞達之辨而執德弘矣雖貨殖如子貢黽勉於息肩之日而性天得聞矣長善救失皆夫子成就之功也　道與千載不有我朝諸君子則孔門務內之學誰其嗣之是學也濂溪先生濬其源程張三先生跡其流程門諸高弟衍其派逮及考亭朱文公先生出而集先哲之大成振起斯文成就後學論語一書尤為有功於先聖而加惠於天下後世者也今觀既為之精義矣又為之集註矣集註去取各有所據慮後學之未明也又為之或問以指示之為我皇上潛心典學有取文公論語集註羽翼斯文鼎得乎文公發明論語之意也文公固嘗於論語而為之言曰是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文公斯言上契夫子立言垂訓之本旨孰知天佑斯文篤一上聖褒崇先生論語集注之書又有如王上天語之見知也耶非特文公之幸亦此書之幸也

事料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又曰讀論語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又曰某自十七八歲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　又曰學者讀夫二書於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

精且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
而勿忘乎也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其懲戒之哉汲汲焉
而無欲速也循循焉而無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為
迂且緩也毋惑於異端而蹴之以為近且早也　又曰論語
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
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夫聖
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

四書三　孟子　以教人充廣立說

【策頭】良心善性與生俱生學者不可無體驗之功存心養性
以天事天學者不可無充廣之功反而求之秉彝之初非明
不可也充廣之功推而達之踐形之際非誠不可也明以見
善而不昧其自本自根之體誠以為善而不梏其流行發見
之用聖賢教人無以尚此而孟氏七篇訓之大抵發明此意歟

【策段】古昔聖賢知夫斯人有生之初無不均有是善也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有是端而能勿喪其端者誰乎羞惡之心義
之端也有是端而能勿失其端者誰乎辭遜為禮之端是非
為知之端孰不有是端也有是端而勿梏亡其端者又誰乎
孟子固嘗教人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
始燃泉之始達則不為自暴自棄人也是必體驗於夜氣未
梏之時而極其所謂明充廣於踐形惟肖之日而極其所謂
誠勿為小體之養而為大體之養庶無負孟氏教人之意
孟氏之書其有功於世教非一勺之廿一銖之重也於仁也
指愛牛之一念以為充之足以保四海於氣也指集義之所
生以為浩然可以塞天地於心也指善端之存以為苟得其
養則無不長於性也指無有不善以為人性之善如水之就
下而又發為雞犬放而知求之喻桐梓猶加保養之喻麰麥
播種而生之喻牛山不可旦旦伐之之喻其立言示訓惟欲
有保養而無戕賊也有封殖而無夭閼也是固人類之得以
有立於天地間也
我朝儒先輩出理學大明建至朱文公作焉於語孟二書闡
揚奧旨啓迪後來固嘗為之言曰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
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夫體驗充廣非明誠兩盡
不可也孟氏以此而垂諸空言文公以此而著為集註令家
藏人誦其必服膺於是矣而不知果能體　充廣否也苟能
明以體驗之而知其降衷秉彝之初無有不善誠以充廣之
而知其率性踐形之日無非所以全其善則文公發明鄒書
之意可無負矣

【彭料】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个仁
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个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
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
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
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
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

是要正人心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　朱氏曰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疎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知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巳復禮之端矣　又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餘見上第二套

四書四　中庸　以造道詣極立說

策頭會道者必極其原明道者必指其原必極其原則道不可以淺近求必指其原則道不可以虛無索大哉道乎其具於中庸之一編乎至哉中庸乎其包極是道之體用而無遺乎故中庸者聖人之極致也非可與大學並言大學言為學之等級有不若中庸之為輿行宏深也非可與語孟並言語孟言應世之軌轍有不若中庸之為超異卓絕也是其言包體用貫精粗貞詣乎上達之境細入乎無倫之妙學者之終事聖人之極功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悉具足於此書此中庸之所以為從也

策段夫中庸胡為而言道之原蓋自孔鐸不聞異端競起根莠亂苗鄭聲亂樂子思之徙懼之於是而作為中庸之書意若曰道之原固如此也學者窮此則可以會道之奧矣故觀中庸之書體用一原隱顯無間若涉大海浩無津涯載道之原固詳且盡矣而悠千載此學不明豈聖道晦明固有時耶中庸之學孟子傳之取其說而著之於七篇而軻之沒無傳焉濂溪周子始繼絕學通書言誠始發其蘊然猶有詳說而備論也蓋至於朱文公而後益明文公其集道之大全而後學之著龜乎其論中庸也皆所以該體用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若無以異於隱微謹獨之意而文公乃析而二之蓋一以存天理之本然一以遏人欲於將萌先言其體而後言其用也夫子與點孟氏養氣若異乎鳶飛魚躍之旨而文公乃兼而取之蓋皆以發明天理流行之妙兼體用而言之文公發明中庸之旨豈不渾融而畢備哉

今文公之書家藏人誦鮮生服膺涵泳為日久矣而今日復大崇文公之學中庸一書學者宜知所以會道之原矣抑是書也其為道雖難能而其學亦可以徐造學者如之何而可以進此曰道至中庸而極中庸至盡誠而極而誠之為物亦惟自主一持敬而充之苟能反之方寸之間而去其私欲之累肅然收斂一物不容則敬立而誠盡誠盡而道原畢會矣優入聖域初非難事而中庸非果然深奧也道不遠人人能弘道足矣

策斷程子曰中庸一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令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卻卑說本便遺卻末　又曰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須玩味又曰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言三王損益成王

道除外更無意　又曰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為是・[illegible]曰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illegible]者蓋其憂之也深[illegible]言[illegible]其之[illegible]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illegible]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又曰此篇[illegible]傳授心法子思[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illegible]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四書五　大學　以入道有序立說

策頭 求道有綱領行道有次第知斯二者則知大學之所以為書矣據其綱領而次第以行之循其次第而積久以造之學者之於[illegible]其庶幾乎如室之門如裘之領如綱之綱所謂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此大學之綱領也然而進有梯級自下而高不可躐也趨有途轍自近而遠不可踰也所謂自明德而親民而止於至善此大學之次第也誦其書而玩其旨於綱領之中而提其要於次第之中而會其的斯之謂善學者矣

策段 天昌我宋實壽斯文道學大明儒先輩出有如大學一書實聖門傳授萬世心法近世朱文公先生闡揚大義分析章句而曾子子思千五百年不傳之蘊始大彰明於天下大哉此書乎其示求道之綱領行道之次第乎自今觀之至善所止其次序之先者莫大於人倫君臣父子既舉其綱則餘事以類推纖悉節目豈必縷及而不遺此文公所以無疑乎此也致知之學其次序之急者莫先於格物物物而格之則將豁然而貫通豈必泥迹而不求諸心騖外而不求諸內此文公所以有取乎此也以至絜矩之道即推己之恕也苟充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此其次序亦在於人己物我之間非可以蹴致也文公於大學之旨豈不條析而甚明哉

吁道學之秘幾年絕響我朝文明開運英賢間出自濂溪浚其源伊洛橫渠導其流遂大明於當時楊龜山胡文定尤有得於中原之正傳而吾道於是南矣涵濡長養至乾道淳熙名儒踵生張公鳴於荆呂公聞於浙朱文公奮於閩學者咸知所宗嚮之文公先生發此書之旨使學者由近而之遠此蓋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何其幸也今文公之書家藏人誦文文公之學風舒日明上之人宗尚之下之人服習之大學綱領次序必有識而踐行之者矣抑文公教人曰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然則大學亦非可以淺近求也毋亦循循而進自知止有定而至於能慮能得自道學自修而至於盛德至善自致知格物而至於治國平

天下無所不極其至而後足以盡大學之道矣

[illegible]程子曰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又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　朱子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教人之法周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　又曰大學一篇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之某竊因其說復定此本次序有倫義理通貫以得其真　又曰大學是修身治國底規模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三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四

儒事門

諸子　荀子　楊子　文中子　韓子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諸子不可苛責○人有常言論古者人物責以苛論後世人物待以恕吁是固然矣昔夫子當春秋之末以扶持正道為己任而至於仁管仲惠子產詩書錄秦春秋進楚學者惑焉夫管仲子產不過春秋之人才秦楚雖大不過夷狄之國而聖人有取者蓋議論渾厚亦聖人用心而況於學者乎夫在人則精別於錙銖之間在己則闊略於繩墨之外恕己而責人此學者之通患非一日矣夫自孔孟而下大道不明有若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知以尊聖人為心知以守聖經為學知以羽翼聖道為文知以講明聖言為教之人也必其表表者也尚可以一二不醇全之處指摘其失而少之耶此論人物於孔孟不作之後而衛道之儒每於諸子之表表者縷指也

諸子各有可取○聖賢之名與日月並著學問之道如江漢朝宗尊鄉之篤者必忘[illegible]仰之[illegible]睎慕之切者必求聞見之益志於的而矢集焉指其軌而轍交焉尊鄉雖篤而至之則未睎慕雖切而及之實難君子當以恕論之可也蓋嘗觀之昔人所以遞相慕尚者矣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人不皆陳良也明經博覽以記問名關西孔子其人也經術精明以科目進當世仲尼其人也髫齔名稱以幼敏著吾家顏子衆論偉之議論應對以穎悟顯宗室顏淵時舉予之世非隆古人無全才隨其所就皆足自見彼有一善足稱者前世皆翕然推許矧如衛道尊師立言垂訓自孔顏而下惟孟子一人孟子以還未易多得有若希賢希聖之諸子焉如之何不恕其小疵而推許之哉

稽古偉議 孔孟明道扶教○三代而上有王者作而道行三代而下有孔孟繼出以道自任而異端得以不熾且時至春秋非無少正卯之徒也自孔子者作而教有所宗主當時及門之士如顏之服膺師之書紳信守不渝故孔子之教卒賴其徒羽翼之而雖有少正卯之姦無能為也然教明於孔子而教不保其常明道行於孔子而道不保其常行時至戰國非無楊墨之徒也自孟子者作而教有所宗主當時從遊之士如萬章舜不臣堯之問公孫丑氣何謂浩然之問辨難請益故孟子之教卒賴其徒扶植之而雖有楊墨之害無能勝也蓋聖賢達而在上則以身行道時不我逢君不我用窮而在下則以言明道孔孟雖不及遭時遇主奮身行道而獨以其身處於邪說害正之時使當時學者宗之如太山北斗而用以開後世立言垂訓羽翼斯文之統嗚呼盛哉

漢儒董子明道○孔孟不作後學聾瞶秦人憤處士之横議舉六籍而畀之烈焰其禍可謂酷矣然秦焰蔽天雖能毀棄其書不能遂滅其理猶未若異端肆起而吾道遂無休明之日也秦漢以來諸子百家之書更見迭出其意皆欲自重其學也皆有疾視吾道之心也而仁義禮樂之理終不為是而廢上之人有所執以為治下之人有所視以為學帝王之治雖不復見於天下帝王所以安民治國之本末遂湮没者是誰之功也吾觀武帝表章六經而董仲舒以醇儒對策有諸不在六藝之科抑勿與進之說則知上有所執以為治武帝表章之力下有所視以為學董仲舒抑去異端之力武帝之功固大而仲舒之功不亦大乎

法祖嘉猷 本朝歐陽唱道○本朝奎畫呈祥文風開治前乎此也承五代之餘波士習垢玩文氣萎薾藝祖皇帝肇造區夏再立人極崇重儒臣以風勵之褒賛先師以表章之逮至道學涵濡之久文化漸摩之極而歐陽子出焉返人心邪詖之溺而為正道之是學起文風雕鐫之弊而為古體之是崇吾道愈振而愈隆士習愈磨而愈銳於是南豐之曾眉山之蘇從而和之學不務於速成而以渾涵積習為工文不競於時好而以理致根源為尚扶植道義之正統講明理學之深趣胚渾當代之盛治昭示後學之正塗皆數大儒之功也其為我宋儒宗之領袖疇曰非宜哉

本朝朱集夫子○大抵治無常盛崇極而圮從古固然而道學之盛衰亦猶之本朝天聖嘉祐以來文化極矣道學盛矣未幾而王金陵以新經之似亂儒學之眞人心失所歸嚮道

統無與維持尚賴天祐斯文碩果不食有若周濂溪者獨探無極太極之妙深得孔孟以來心傳之學倡道東南而二程橫渠從而和之自是道統傳授大教興行雖厄於崇觀厄於宣靖而不能不復萌糵於炎紹又不能不復枝幹華實於乾道淳熙吾觀乾淳之際異人輩出正學大明張之教行於荆呂之教行於浙朱之教行於閩如笙簧之並奏無非雅樂之正調也迄今朱子之學尤盛上之人表章而至再至三下之人崇信而且敬且慕者也朝廷節惠之典猶有所待近年曰宣曰成曰文之謚與周程張數先生皆以子而見稱

時文警段 四子未可苛責○荀況之書明君臣之道論禮樂之本觀之解蔽而得聖人之所以治心修身觀之儒效而得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乎三王而羞五霸其道可謂醇矣柰何性本善也而以為惡禮本性也而以為偽以堯舜為非辭禪是不知書以周公為非恭儉是不知禮孟軻子思亦不容訾矣乃併與十二子而非之則其失在於好異故也楊雄之書尊大聖而黜諸子扶正道而排異端厭雕虫篆刻之學麾鄭衛韓莊之流而適堯舜文王之道其論周秦以來君臣之事一槩諸聖宜議者謂其論不詭於聖人可謂醇矣及其妄自尊大以法言比論語以訓纂比史篇以州箴比虞箴區區求合於前人遂使議者謂如吳楚僭王宜得誅絕之罪則其失豈非在於好同乎王通之書多至於三百七十有五篇而世泯絕不傳獨中說為可攷其大槩以明帝王之道達天人之分紹宣尼之業由周公之事觀其論天地必繼之以君臣論教化必終之以禮樂凡董常之徒答問之際未始不本於仁義忠信而折衷於孔子則其醇曷可訾哉及其續詩而不足以導事作元經以擬春秋而不足以道名分所謂中說者皆模寫剽切老莊論語之文以助瓌壯至使議者謂如太公家教則其失在於好同故也韓愈之書其五原之所誡勸無非法五原之所述言無非道當正元元和間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刑以朴剗偽以真排釋氏斥百家周情孔思千態萬狀卒澤於仁義道德炳如也其醇曷可訾哉然而是非頗謬於聖人故孔墨之道不同也彼乃以為相用情性之本無二也彼乃刻為三品而原道之作亦云善矣柰何以仁義為定名而道與德反為虛位是則不得謂之無牴牾聖人者矣豈非失於好異乎惟其失之於好同故楊王之書雖清潔峻整嚴毅端莊而其弊也未免有蹈襲之誚惟其失之於好異故荀韓之書雖汪洋汗瀾淵源澄深而其弊也未免有叢雜之譏二者胥失矣愚故曰學聖人之道而未得其全者此也

綺語驪珠

王通明白正大蓋扶世立教濟時行道之學
中說議論問答本樂天知命窮理盡性之書

荀也通故而鄰於駁
揚也摹倣而失之淺

王仲淹曉作用而躐等之議未免

韓退之識大原而密察之功未加

王文中隋隱君子也退處河汾潛心先聖續經之作可通大義可闡教源此固已與聖賢同功矣

韓昌黎唐之大儒也為諸儒倡立一王法原道之作可障橫流可矯偷俗眞足以明正統於不傳矣

荀卿氏體仁希聖抑伯崇王齊楚雖不用而斯道不少貶蘭陵雖可廢而正論不可盈敷陳往古持挈當世者卿之本心也

揚雄氏艱言苦志博洽多聞太元之草得於窮理盡性法言之作異於詭論曲說陶冶大爐磅礴群生者雄之所學也

當今獻策四子皆在所取○大抵論人物於孔孟而下者當取其長而揜其短毋寧以其短而棄其長當取其善而恕其失毋寧以其失而少其善吾觀荀與揚也大醇而小疵而通之明王道達禮樂而其失也特蔽於模放而失之拘愈之詆異端排老佛而其失也特蔽於崖略而失之亢要之皆明道者也皆守正者也誠得孔子以為之依歸則其所就當不止此而世之好毀詆人物者或以一二未醇全處而併與其可稱者而沒之亦已甚哉持論刻核則千古無全才制行以已則百世無可取與人不求備自昔所尚而方人不暇夫子何嘗以已而律人衛道如況雄通愈之篤好士之業儒者亦難及之矣而顧忍於議之何哉昔孟子心近厚而獨於異端邪說則不貸嘗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君子亦無可議於四子矣

崇正學以救俗○方今治教休明表章正學朝廷之所去取學校之所趣舍皆關萬世之綱常皆係後學之風俗自宜道德一而風俗同矣何邇日廷紳之奏猶有端士與小人角立邪說與正論並行必至瞀亂是非之慮而敢陳之且別白以為之言有所謂樞屬中之立邪說者有所謂卿聯中之立邪設者有所謂講席中之立邪說者有所謂三館中之立邪說者聖明當宁賢俊充庭豈宜有此毋亦是非邪正之際難區別於前日而猶未大彰明於此日耶曩者文公四書之褒崇荆舒侑享之擯撤若嚴於勸善懲惡矣曾幾何時而綱常之亂禮法之斁自忍負名教者而首犯之人心易移趨者瀾倒至於今日是無怪邪說之行有如廷紳之所慮者緊欲挽回世道一正人心毋亦愈崇正學愈用正人以示其興起風厲之機可乎

學不必攻其異○每觀儒者之學其入門也不同其行道也則一其發端開序也不類其成德達材也殆無間然英賢之生於天地間何可齊也其聰明皆足以入道其資稟皆足以成德有同宗師以為之依歸由醇正而入醇正者有資稟之絕人就其所得信以丁之始異吾道而終以成德自名亦不叛吾道者故以正入正由初暨終而純如者固正之正者也以矯正而入正始異吾道而終不戾吾道是可出此而入彼出彼而入此以後生晚學輒肆擬議於其間哉當知為吾

道愛惜善類爲吾黨封植正人謹守其學精習其書力踐其
行會其異而歸之同約其離而返之合也
主意收結 四子更相詆訾○雖然四子之初心皆欲自比於
聖人也並荀況於孟子尚可非訾而王通以董常比顏子則
其意蓋自任以孔子者歟揚雄切自比於孟子而唐史謂韓
愈自比孟軻則其道自比於孟子者歟惟其師孔子之言而
未得其所以言師孟子之書而未得其所以書故其終也不
能無失而至於互相詆訾荀況之書至楊雄之時則以爲同
門異戶楊子之書至韓愈之時則以爲大醇小疵而王通中
說乃至斥爲六籍之奴婢而韓愈之道雖籍湜輩亦不保其
叛去嗚呼一何工於論古人而拙於用已歟雖然自周訖唐

寥寥千載間聖人之道所以暗而復明鬱而復發崇奬扶持
至于今不泯者四子與有力焉殆未可以輕議
當質關洛之言○雖然尚論千古衆言殽亂吾以爲不若折
衷於關洛諸君子焉荀子才高過多揚雄才短過少程氏之
言可證也文中好處甚多韓子大綱皆正朱子之言可證也
偏駁不醇吾不爲蘭陵去就不足觀吾不爲子雲因中說之
格言求原道之等作遡諸儒講明之大旨則四子不待辨而
明矣願從先生質之

故事源流

引用事料 荀子○程子曰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
失 荀卿才高其過多 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

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遺書 邵子曰莊荀之徒失之辨 皇極經世
楊子○程子曰楊子之學實 楊雄才短其過少 楊子無
自得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
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 世之議
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
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楊雄規模窄狹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
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 並遺書
文中子○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
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

之類皆非其所作 遺書 文中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
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
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
極好下卻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
便亂道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書如續書始於漢自漢
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
隋之詩又何足采 並上同 朱子曰文中子雖是根脚淺然卻是
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 語錄 問文中子曰其書多
爲後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
好 文中子論治本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

純不及上並同

韓愈○程子曰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讀書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修性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傳者何事上並同　朱子曰韓公天資高但學識淺故只做到那田地然其大綱皆正語錄　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愈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　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為人深沉會去思索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　考訂韓文公與大顛書曰真箇是有崇信底意思在是既從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　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見識高處上並同

諸子二　獨取韓愈　以世降明道立說

策頭明道於去聖未遠之日者易為力明道於去聖愈遠之日者難為功夫道在天地間本無所謂甚明亦無所謂甚晦故亙古今窮宇宙天下有治亂而吾道不以治亂有間也天下有泰否而吾道不以泰否而有異也同是古今則古今同是道同是宇宙則宇宙同是道夫是道升降之跡若與世運相為推移而儒者之論又有道隆道汙之別於是遂執世道之升降謂吾道若與之為升降去聖世之近者則以為明道之易去聖世之遠者則以為明道之難吁有是哉是故非篤論也然亦未可盡非之也自孟子有見知聞知之目意謂見而知之者去聖人未遠也聞而知之者去聖人浸遠也未遠者得於見知其知也真浸遠者得於聞知其知也略如之何不謂明道於去聖未遠者易明道於聖浸遠者難乎

策段昔者聖人固有終身未離於臣子之位而乃得與聖帝明王同居道統之列者莫幸於周公亦莫幸於夫子周公之幸父子兄弟皆以聖人而處以聖人而傳道於聖人其傳也何其易以聖人而明道於聖人其明也亦何其易故有神交而無齟齬也有意合而無扞格也文王之易詳而為周公之易其辭有詳略也而其道則同其文有繁簡也而其義則一吾故曰周公之幸幸於得聖人而並處其有功於道統也不其易乎至若夫子之幸則幸於天縱以德而有可繼之資彼其生於晚周去伏羲堯舜禹湯固遠也去文武周公亦不為近也雖見文武於方冊交周公於夢寐然傳聞之不如親承也概想之不如親炙也故周公所已為者孔子從而增為之所得為者孔子從而盡為之易則增周公之所已為者春秋則盡周公之所得為者也蓋不如是則道不明道不明則當去古愈遠之世人心愈見其陷溺世道愈見其陵遲三綱愈

淪九法愈歟非特往聖垂統之功不續而來世雖有作者于
何而尋其統緒之傳乎吾故曰夫子之幸幸於得以身而上
繼聖作其有功於道統也諒亦難哉
吾觀韓愈之論孟氏也若曰道至軻死不得其傳是以道統
屬於孟氏也若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以孟氏上配大禹
也夫以韓愈之才之美乎昔未嘗下人固嘗曰世無孔子不
當在弟子列則是韓愈未肯自同於孟氏也今而推尊孟氏
一則以之居道統之列二則以之並大禹之功抑何前後許
予之舛耶盖孟子之功誠不可及已天下之事成其終者實
難不終乎此則無以始乎此孟子集傳道之終事往者以是
而成來者以是而續其難何如天下之事正人心之陷溺者
實難有正人心陷溺之功則不翅脫人生陷溺之功孟子闢
楊墨以正人心使常心與常產以俱遂生理與生計以俱全
其難何如惟其傳道成終之為難而明道解惑之為尤難愈
從而推尊之不為過矣

事證 唐史賛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喟
然引聖爭四海之惑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百餘年愈排
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
為不少矣本傳先生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詭然而
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
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李漢作文集序今有人身行聖
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夫孟子荀卿翼
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惟
昌黎文公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踩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孔道
巍然而自正皮日休書東坡曰自東漢之衰道喪文弊異端並起
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
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盖三百年於此
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
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廟碑

離騷 附

以辭主忠憤立説

策頭 砥礪誠節而以事業自許者忠臣之志願也振摛藻巖
而以詞章傳世者乃忠臣之不幸也讀原騷經者亦感慨於
斯而已夫以士生天地間挹椒蘭之芳挺鸞鳳之質抱優正
則稟負靈均幸而依光日月感會風雲則激昂志氣把握樞
紐而以泰宇宙安黎蒸固其志也不幸而王室多虞國步幾
蹇則守鐵石之深衷勵冰霜之素節捐軀報國雖蹈奇禍而
不變亦其志也而今也上之不得以預依光感會之盛下之
不得以效捐軀報國之忠結舌於朝廷而長歌於草野切齒
於堂陛而哀吟於江湖懷忠鬱忿不得少見聽於君而為長
歌短章言縷縷而思悠悠也吁此其志可悲而其文尤可悲
矣其原之謂乎

策段 自天下之心變而離騷之心非後世所能知自天下之
文變而離騷之文非後世所能得靈氛之占女嬃之詈漁父
之對甚而楊雄班固之譏議盖不勝其淪瀨訾嘗今以古人

之心求其文則不惟得其文而且得其心矣何者忠臣不事二君不聞其可去也使宗國而可去也則原亦遂逝而無狐疑矣又何待乎靈氛之勸也雖然靈氛非靈氛也原之託爲此言者則以其言其不可去也古人臨大節而不可奪不聞其可變也使好修而可變也則原亦捨博謇而服菉葹矣又何有乎女嬃之詈也雖然女嬃非女須也原之設爲此言者亦以甚言其不可變也君子涅而不緇不聞其可淈也使世濁而可淈也則原亦淈泥揚波而與世推移矣又何待於漁父之對也雖然漁父非漁父也原之說爲此言者又以甚言其不可淈也昔楚之讒原者固曰自伐其能也今雄謂原揚其蛾眉固謂原露才揚己何哉蓋君子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而雄也固也則無甚於生與死也此雄之所爲龍蛇也此固之所爲卷懷也雄誠龍蛇固誠卷懷者若之何以己之心度原之心也

我朝先正大儒嘗擬離騷集爲一編固有深意而以新莽諸吏中散大夫斥雄固亦雄之徒其在所鄙也可知吾嘗謂宗臣如劉向則雖無騷亦可無愧於原況能和於後乎而爲臣如雄者其視原眞騷之罪人也而顧反騷以譏之悲夫原之志則忠矣而不幸沉抑於中散揚雄亦幸而昭雪於先正大儒也

是故世之持祿保位者不足與語愛君憂國之事也天下之偷生憚死者不足與語忠臣義士之所爲也故屈子亦曰心不同兮姝勞又曰人之心不與吾心同蓋傷之也

張儀至而延盜於堂奥矣懷王出而畀國於豺虎矣鄭袖說售子蘭之姦行讒發狡庸而甘恬禍凶矣則是夏之虛兩東門之蕪郢之可哀其何日之有詩曰民之無辜併其臣僕此可感也不然原亦人耳其好生惡死豈與人異情哉誠懼夫偷生之禍有甚於沉身也

[illegible]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不行不聽既往遂爲所脅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已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沉而死班孟堅曰離猶遭也顏師古云擾動曰騷洪曰其[illegible]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而名之耳非原本意也　本朝宋景文曰離騷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朱文公曰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

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屛子怨妻去婦收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四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五

儒事門

諸史 (附) 史記　兩漢史　三國志　晉史
南北史　隋史　唐史　五代史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作史所貴者三〇秉史筆甚難事乎君子不患無其才患無其節不患無其節患無其道夫奇瑰宏博之士挺挺出頭角意氣掀天地學識通古今斯人也使之執簡濡毫汗青揮墨則品彙條貫各有倫類編摩極品藻之工毀譽明是非之鑒若是者可謂有良史之才矣抑尤末也吾將觀節焉毋飾主缺多為時諱吾不與也持公議之權衡無私意之牽掣非為覓米而作妍傳非為受金而諛盛德慷慨立義操志不回正色直書寧得罪於一時而毋寧得罪於萬世之清議若然者可謂有良史之節矣抑猶末也吾將觀道焉惟精惟一堯舜之心傳也非知道者其誰錄建中建極湯武之心學也非知道者其誰記向非百篇之義裁之以道則堯帥諸侯朝舜瞽瞍亦北面而朝之之事將不為齊東野人之所誣乎啓與益之始終將不為小說異書之所誣乎伊尹與太甲之顛末得不為汲冢竹書之所誣乎是以作史貴知道知道則不好同不喜異而能知聖君賢臣之用心矣

參較諸史有二〇以世變之升降而較史筆之高下不若以學力之淺深而論史筆之高下以世代之久近而較史筆之

難易不若以心術之公私而論史筆之難易自道而節自節
而才時有隆汙則史亦與之而隆汙治有粹駁則史亦隨之
而粹駁此以世變而論史也君子則曰隻字權衡萬世標的
秉史筆者當以學之淺深論不當以世之升降論使其學而
果造之深歟則寫聖賢之心以其道快世教之立以其節紀
事物之潔以其才顧所施何如爾否則望道未見何以載道
立節未正何以遂節小才不能以大受又何足以言才以若
人而任紀述之責吾未見其能傳遠垂後也史云史云世變
云乎哉久近世殊繁簡事異世遠而事繁則直致其辭者雖
易而旁括其事者實難世近而事簡則婉寓其意者雖難而
盡記其詳者實易此以世代而論史也君子則曰一編紀錄
千載雌黃任史責者當以心之公私論不當以世之久近論
使其心而果純乎公歟則有書時事而人不以為嫌微致褒
貶而已不以為怍繁者不見其為冗而簡者不病其為略顧
所用何若爾否則惴惴於恩怨則閣筆不敢書凜凜於禍福
則歛手不敢措利害未免怵於已而榮辱豈能加諸人以若
人而當記載之任吾未見其能發微闡幽也史云史云世代
云乎哉

稽古偉議孔子直筆明道○董狐不作南史寂寥直筆之不
見於世久矣畏天刑歟怵人禍歟為利回而為義疚歟　曰可
歎也愚聞之曰公者道之衡作史而出於公則述其所難者
終必易私者疑之府作史而出於私則述其所易者終必難
春秋夫子作也夫子非春秋人乎趙孟之強也而書之以反
陽虎之暴也而斥之以盜列國之君大夫之貴也而或黜其
爵或貶其族或削其氏魑魅神奸昭昭神禹之鼎而不得逃
其形夫子亦立召禍之的矣然而趙孟不能加陽虎不能害
列國之君大夫不能屈夫子何以得此於人哉公也說者謂
其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非也孫則不公矣而何以為春秋

韓愈不任史責○昌黎韓愈唐人傑也史筆之任在愈可以
無愧河東柳子厚中山劉夢得作書勉之愈乃牢辭固避謂
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其意以為左氏有失明之報子長有蠶
室之冤孟堅瘦死范曄族誅陳壽廢卒習鑿齒躄人禍天刑
職此之由愚度其意正不為此愈自念為唐朝第一等人危
言鯁論頗為當時取信一經筆削片言隻字少有疵纇則受
金乞米之誣從此而得而百世之誚不可逃矣若欲以文取
名耶雖不作文公議猶不我揜也若欲公褒貶申直道耶郡
國所上起居所記已失於顧望十羊九牧甲可乙否復病於
監臨雖欲公褒貶申直道有不可得也愈之牢辭固避意或
在此如其人禍天刑是畏愈必不然矣

法祖嘉猷國家崇尚史學○國朝文明開運學校養才群經
諸史朝吟暮誦至於明習國典通達世務則於史學尤重焉
先正司馬溫公文行俱美史學尤富嘗奉神宗皇帝之命會
稡千有餘年之事名曰資治通鑑一書始於周威烈王終於
五代綱舉條截詳而不繁簡而不遺真史學之指南也進開

睿覽寵錫序文宸章耀日月之精史筆述古今之籍夫何中
更羣祭之黨倡為詆毀之議史學幾廢邪説得行尚賴道由
天錫書以序存殆猶六經厄於秦火而易以卜筮僅存也自
時厥後學經者取其理致學史者取其器識至慶元間經學
固盛史學亦崇不事浮虛惟取練達學有體用非崇體而廢
用也道有本末非舉本而遺末也作成俊秀之才皆為帝碩
之彥仰視唐人以三史取士漢史並列於六經而肄習之儒
見稱為九經庫者無以異為也史學之不可廢也如是夫

文公 通鑑綱目○自麟經絕筆史法之褒貶不明久矣至紫
陽朱夫子出始取温公之通鑑而為綱目一書則規圓矩方
繩直準平始一倣乎春秋自今觀之原廟以立書五帝以始
郊書是無他故焉春秋嘗書立煬宮矣嘗書辛丑用郊矣皆
所以譏其失禮也原廟之立文過不經五帝之祠矯誣瀆亂
我是用紀以立煬宮辛丑用郊之書法有年之書於蕭梁後
唐大有年之書於永平貞觀開元是無他故焉春秋嘗書有
年於成公矣嘗書大有年於宣公矣皆所以著歡欣生於不
足也蕭梁後唐前此之無年多矣永平貞觀開元後此之無
年多矣我用是紀以威宣有年大有年之書法凡若此類悉
法春秋吾知綱目一書皆文公史筆之可追聖經者也

[illegible]世降而乏史才○帝王盛世為史者非無節也特
不以節著耳非無才也特不以才顯耳渾渾然相忘於道術
之中而節與才何事焉春秋以來世變下矣南史之書崔子
董狐之書趙盾萬世之下猶有生氣直哉史魚夫子且喜稱
而樂道之嗚呼此豈士君子所願欲哉長江東流日夜無聲
忽過瞿塘灩澦乃始大鳴以泄其怒故君子願史筆渾渾如
帝王之世不願史筆諤諤如春秋之世也道德薄風俗漓守
節之士又不得見得見有才者斯可已司馬遷易編年為紀
傳左丘明之後甦然史臣一巨擘也上自黃帝迨于漢武上
下數千百載間斯亦已勤矣然先黃老而後六經則非道也
退處士而進奸雄則非節也採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
直其事其核不虛美不隱惡謂非有史才則不可然甚為疎
略或相抵牾所以病史遷之才者有三焉意氣憤鬱之余故
其文多悲悠登覽游觀所至故其文多豪放多愛不忍之習
故其文多好奇至若其疎略抵牾之細者非可以一二枚舉
也豈容拯星宿而遺曦娥哉

擅史長者在學○切嘗觀之二典並陳二謨品列危微精一
發揮堯舜之精神都俞吁咈模寫禹皐之氣象非史之純於
道者乎史魚秉直董狐竭忠如矢之稱不以道之有無易其
守執簡而筆不以身之生死異其心非史之出於節者乎太
史公父子紬羅舊聞收拾故典紀傳所載歷叙古今之評八
書所包曲盡三才之奧非史之出於才者乎然道也節也才
也要自學中來也虞廷史臣親見聖人而師之學足以造道
故其書亦純乎道史董二子習聞君子之遺論學足以守節
其書亦徇乎節太史公紬繹石室金匱之藏所學雖博而未

能造其深故其書止於才嗚呼使史董而獲立於虞廷得聖人之要旨則典謨亦豈多遜使太史公而尚生於春秋撰故家之遺風則死節何敢力排生乎秦漢之後而欲效顰於典謨之書道與節不足而僅局於才果世變之使然乎抑學力之不足乎

史筆四患凡四〇秉史筆者其患有四拘於時則有所諱而不得騁拘於才則有所窮而不得騁拘於私則有所蔽而不得騁拘於衆則有所制而不得騁此四患也何謂拘於時且若非勳華臣非稷契賞刑垢玩事業堙無上下顛惜觀察意旨深言之訕上淺言之謎下當是之時不能直筆惆曰史焉故班固漢史每飾主闕晉書多為時諱若是則有所諱而不得騁也何謂拘於才且學昧衆流識蔽小道文不迨意意不迨理淺則入俚簡則近陋偏見僻說不足以發善惡奚可云史故魏室之書紀事回流唐世之史猥釀不綱若是則有所窮而不得逞也是則愈不足道矣拘於私者死黨背公挾怯怨上沒美任怨隱惡市恩得米則為好傳受金則比伊周借一時之史筆逞平昔之私志故陳壽蜀志深誚諸葛李漢順錄力抵吉甫茲非有所蔽而不得騁乎拘於衆者上下牽制權不在已持見疑異閣筆相視甲可乙否含毫不斷事蹟所陳往往湮沒故知幾憤於十羊九牧韓愈卒於竄定不全茲非有所制而不得騁乎掃去四患而後史臣之直筆見矣

綺語駢珠

知我罪我付之萬世之公　不敢以情蔽法
人禍天刑忘其一身之計　不敢以恩揜義
誰毀誰譽直道而行　愛名者以史筆為榮　峨冠蘭臺
或筆或削據理而定　知道者以史筆為懼　軸書金匱
欲心一動直道難行　不敢以好惡亂是非　瑤編汗簡
懼心一萌曲筆捷出　不敢以愛憎紊曲直　璧府珠函
毀譽任情而是非瞀亂　誅奸諛於既往　萃聚儒臣
褒貶徇世而曲直混殽　發潛德之幽光　搜輯鉅典
知富貴之可慕而不知名檢之當畏
知權勢之可恐而不知鬼神之難欺
知一時褒貶之用情而不知天下萬世清議之不我恕

當今獻策

講筵留神史學〇國家列聖相承講學是務惟經與史究心不怠聖天子仰遵家法俯逮講筵凡前代治亂興亡之迹史編之具陳者既已講貫而無遺矣嘗觀唐穆宗一旦經史何先之問薛放區別而為之對且云史以見古今成敗之跡誠學之亦當有補于理故我祖宗以來講求史學尤不敢倦藝祖皇帝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遂激勵其臣以金紫之服高宗皇帝讀漢光武紀以為有益中興之治因思不若書之為愈藝祖肇造高宗中興典學之勤前史是閱得之於心推之於治用能定一代肇造中興之業厥今國步漸平世運將泰是可不留意於學乎是可不資史學以濟其功業乎惟史足以見古今成敗惟史足以究政事是非亦

惟史足以驗君相得失留神玩閱刻意講求參已往設施之方圖方來經濟之業是誠有資於史也

士當講明史學○我宋文治興隆人才輩出皆由潛心玩學而得之而學之稱為該博者必於史學而無遺也況是歷代以來史編浩瀚雖汗牛充棟不足以盡其篇帙也雖焚膏繼晷不足以窮其指要也父兄之訓誨師友之漸磨亦惟曰稽古獲印綬耳亦惟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耳方今槐黃之期又迫汗青之史難精有司校文論則取其理致策則取其器識苟史籍之徒富而史學之未充則所謂理致器識者于何而出之聖天子嘉與多士成其才大比賓興群才鏖戰預期眞實以副選論為多士者誠能富文史之學以應文衡之選不專虛文惟求實用則繼今以往必有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以備時才之需雖以史學而任史職可也

以史學養史才○方史館儲英儒紳進用編摩國家之鉅典揚勵祖宗之偉績將以傳之無窮垂之罔極且與天地相為長久也惟茲職任之重必非譾才所能堪事業之宏必非淺學所能稱才學如司馬子長而後以史顯名才學如班孟堅而後以史得攀家傳其學世修其業父作而子述以談為父而遷為之子彪為父而固為之子富於見聞熟於講究而後史筆有足觀者是以古人稱作史之難上焉者取其道中焉者取其節下焉者取其才而是三者又皆根原於學學之素充則一旦進當史筆之任以道以節以才而自見作史之長不在班馬之下矣史官之難其人也如此哉

生意收結史亦難於求全○雖然六經者先王陳迹而史籍者又六經陳迹也誠以成敗大計褒貶大法姑存此為後世龜鑑耳片言隻字寧免無疵以孟子之於經宜其深信之也然其說詩則曰不以文害辭而已其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誠以六經者先王之陳迹學者當即言以求意可也況於史籍又可吹毛求疵乎後世有糾繆之過苛者如王通謂史之失自遷固始而不知奴婢之譏正自不免宜古人發嘆於典論

史筆惟公則信嗚呼蓬萊道山地至清也冊府芸香職至華也搜閱金匱石室之珍儲討論鑾臺鳳閣之故實儒生之至榮遇也夫苟一私纏縛百事顧畏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有期汗青無日居是職者亦有靦面目矣愚嘗愛孫盛作晉春秋貿以大司馬之威而不變吳兢撰唐史勒以宰相之私而不改褚遂良之是非必紀魏謨之善惡必録雖以天子臨之而不失其職古人與稽若此數子者可矣不然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而奚暇於訾遷

故事源流

引用事類史記○司馬遷為太史令紬金匱石室之書自陶唐以來至於麟趾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其書有刺客有四夷有循吏有儒林有佞倖有滑稽

有日者有龜策有貨殖有叙傳凡一百三十卷
班固贊司馬遷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
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經摭傳
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疎略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
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亦勤矣又其是非頗謬
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
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
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
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嗚呼
以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
信矣

前漢書○班固所作也固字孟堅後漢章帝時人著漢書起
高祖至平帝本紀十二年表八志十列傳七十有儒林有循
吏有酷吏有貨殖有游俠有外夷有外戚有叙傳凡一百一
十八卷　范曄贊班固議論當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
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死節

後漢書○范曄所作也曄字蔚宗南史宋文時人著後漢起
光武至獻帝本紀九皇后本紀二志三十傳八十有黨錮有
循吏有酷吏有宦者有儒林有文苑有獨行有方術有逸民
有烈女有四夷凡百廿卷　劉知幾史通論范曄曰王喬鳧
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出於抱朴子朱紫不别穢莫甚焉

三國志○陳壽所作也字承祚仕蜀爲爲今史蜀亡晉武帝
時爲著作郎魏志三十卷紀四傳二十有六有后妃諸王有
方技有夷狄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君臣俱謂之傳　隋
李德林稱陳壽蜀人其志黨蜀抑魏案曹公罪百田嘗禍千
王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壽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
王終始無瑕可比少康光武壽抑其長攻其所短蓋魏爲典
午所承蜀乃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虛説劉非安有背曹向
劉疏魏親蜀者乎

晉書○舊有臧榮緒集録東西二史以成書貞觀中太宗敕
房玄齡褚遂良重加修撰於是奏取許敬宗來濟上官儀等
八人分工叙録至於宣武王陸四贊獨稱制者蓋以當時修
史者多文詠之士好採詭異以廣聞見學者譏之故太宗親
撰四贊以息浮議故其書謂之御撰十八帝爲帝紀十志爲
卷二十列傳七十五凉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爲載記
三十其列傳有后妃有孝友有忠義有良吏有儒林有文苑
有外戚有隱逸有藝術有烈女有四夷合爲百三十卷然承
江左之餘風文多駢四儷六非作史之體　史通論曰唐脩
晉史有論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嗣論以贊其黷彌甚
猶文士碑續以銘釋氏演法以偈　晉世雜書共語林世説
幽明録搜神記之徒詼諧小説神鬼怪物唐朝所撰多採以
爲書終見嗤於君子矣

南北史○李延壽所作也延壽唐人貞觀中直國史先是宋
齊梁陳魏齊周隋各有國史南北異方五相詆毀延壽父大

師思所以改正事未成而卒延壽乃續成父業南北二史本紀二十二卷列傳一百五十八卷南史本紀十列傳七十有后妃有宗室諸王有循吏有儒林有文學有孝義有隱逸有恩倖有夷貊有賊臣等傳北史本紀十列傳八十八有后妃有宗室諸王有外戚有儒林有文苑有孝行有節義有循吏有酷吏有隱逸有藝術有烈女有恩倖有僭偽附庸有四夷有叙傳詳於北而略於南以唐承周故也白虎通云顯慶中李延壽以近代諸史南起宋終陳北起魏迄隋合一百八十篇號南北史其君臣統例紀傳群分皆以類相從　宋史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自造序事多虛齊沈約撰為百卷名宋書裴子野更刪為宋略世以裴略為上沈次之齊史江淹有十志沈約有紀志傳合五十九篇吳均有齊春秋三卷梁書沈約等所撰已有百篇值國家存没並從焚蕩劉璠以所見聞撰梁典三十卷姚察有志撰勒至陳亡其書不就陳書姚察刪改粗有條貫陳亡持以入關察依違荏苒終未絕筆唐初其子思廉奉詔撰成梁書陳書　元魏史自崔浩等誅遂廢官文成始復其職皆作編年孝文始詔李彪等分為紀傳齊天寶二年勑魏收勒成一史收諂諛於魏室多不平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號為穢史至隋敕楊素等別撰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以收本為正焉南北史有實録注記隋王劭造編年書號齊志李德林創紀傳書唐初敕其子百藥演為五十卷周史柳虬領著作正直可稱隋開皇初年牛洪撰周紀皆抵忤唐家貞觀初敕令狐德棻等共修輯定為周書並出史通

隋史○唐魏徵等奉敕所修次也帝紀五志三十列傳五十有后妃有諸王有誠節有孝義有循吏有酷吏有儒林有文學有隱逸有藝術有外戚有烈女有夷蠻戎狄有逆臣凡八十五卷　開皇時王劭為八十卷編年紀傳並闕其體唐初敕顏師古孔穎達等共撰隋書五十五卷初太宗以梁陳齊周隋並未有書仍命學士分修使魏徵總知其務合為五代紀傳惟志未有其文又詔于志寧李延壽等同撰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寔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

唐書○紀志表本朝歐陽公脩所作也傳宋公祁所作也本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一百五十有諸夷蕃將有忠義有卓行有孝友有隱逸有循吏有儒學有文藝有方技有烈女有外戚有宦者有酷吏有藩鎮有四夷有姦臣有叛臣有逆臣凡二百二十五卷

五代史○舊梁唐晉漢周各有史本朝太祖開寶中盧多遜扈蒙等修五代史史成而褒貶失實仁宗命歐陽公修之其立例皆寓褒貶之意本紀十二家人傳八即后妃之傳也梁臣傳三仕於梁朝者也唐臣傳五仕於唐朝者也晉漢周臣傳各一仕於晉漢周朝者也死節死事傳各一守節忠義者也一行傳一高尚者也唐六臣傳一唐背附梁者也義兒伶官宦者傳各一皆其本寔者也雜傳十九皆歷仕累朝無操

守者也司天考一職方考一蓋天文地理志也世家十時僞
方割據者也又有十國年譜一四夷附錄三皆諸國興亡四
夷強盛之事迹也凡七十四卷

諸史二　取遷固　以見稱良史之說

策頭善作史者必妙其意善論史者不拘其例不以例拘之
而以意會之庶不失古人述作之旨矣夫史之例固不一而
其例之大者有二曰編年也紀傳也麟經絕筆遷固易編年
而紀傳之不虛美不隱惡不詭激不抑抗二子誠有良史之
才而勢利之崇貧賤之羞輕仁義賤守節或出於有激而言
或出於有為而發識者當以意觀而文中子乃以陳壽紀傳
之失自遷固始是特以編年之例拘之而不以意會也伯夷
之首於列傳韓非之同於老莊褒所當褒貶所當貶公是公
非同乎古人是正得聖人之意而繼是道之綱豈容徒以例
拘之而不以意求之乎

原題事記於史官之筆者可以史言事出於聖人之手者不
可以史論合古今之史而論之溫純如左氏簡潔如子長雄
健如孟堅是固作史之巨擘也然其才氣之所充規模之所
就特未離乎史筆也至於正軌範以立百王之經示褒貶以
代一王之法筆削之妙如化工焉其可與作史者例論耶書
者古史也帝王之軌範政治之權輿所從出也聖人又從而
定之芟繁亂剪浮辭斷唐虞而訖周而後大經大法曉然而
易遵坦然而易行然則書也者非聖人莫能定也春秋者魯
史記之名也君臣父子之大經禮樂征伐之事所由記也聖
人從而脩之抑諸侯而尊王室即十二公之行事見於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而後善人勸焉滛人懼焉然則春秋也者非
聖人莫能修也是故不觀諸史無以見聖人之言如天之不
可階而升不質諸聖無以見作史者各隨量而有得獨至於
春秋一經刊定於聖人之手萬世而下不能加毫末於斯矣

○學者談經味道之餘不可不知史自春秋而下以史才名
者莫善於遷固遷之得也辯而不華質而不固俚之得也贍
而不穢詳而有體雖其不純可取尚有瑕疵於其間然良史
之稱春秋以來屈指於二子矣愚嘗差次諸史而為之評曰
春秋之經其文則史其義則歸之天子未易及也遷自知其
才不逮聖人易編年而為紀傳固因之是二子初不敢以春
秋自擬也吾固不敢綳以春秋下乎春秋凡皆史也然何敢
望遷固愚從而評之曰遷固之史可與左丘明鴈行可使范
曄北面可使陳壽作衙官晉史而下又可以奴僕命之也蓋
左氏之傳其文緩其旨遠炳然有三代之風而班馬二史之
雄深雅健似亦少減然猶可與之鴈行范曄述東漢標格卑
陋文采不足以動人嘗自謂其傳贍不及班固則於遷可知
矣以是知其可使之北面陳壽志三國義例舛駁校其書而
譏之者十嘗八九以是知其可使之作衙官下至於二晉所
紀南北所載則又皆誕謾詭怪其言皆類滛巫瞽史自遷固
視之雖以奴僕命焉可知矣嗚呼作史之難一至於此如遷

固之書正未可以幺得凡愚之所取者非愚之私言也前人之公言也　大凡經之外只有史焉史之作則有法焉何以言之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此典謨訓誥誓命之法也其書也爲經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書而不汚懲惡而勸善此春秋之法也其書也亦爲經變春秋編年而爲紀傳遷固之史法也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亦莫不有一家之法焉遷固而下不是論矣欲論前史之優劣必於遷固而有取要之作史者必世其家然後義例有據故遷史之書實終父功班史之書亦繼彪業不無所自來也

事證文中子云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天地　蘇洵云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浹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五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六

儒事門

國史　玉牒　寶訓　會要　實録　實録辨誣

日曆　時政記　聖政（附）通鑑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有史才有史職○有史才有史職裒集一代之大典制作一家之成書論述有體則斷宜獨而不宜聚筆削存權則事宜專而不宜分苟非其人未易屬筆此史才也若遷固書志之作昌黎實録之修是已記載一時之典禮纂書當代之政事君舉必書則有言有動非一職所能備事存諸簡則或小或大非一局所能兼廣記備言人舉其業此史職也若我朝國史實録之分院玉牒會要之列司是已夫史才之得誠有待於後而史職之建不可闕於今何則行一禮典而書者數四則禮典不可以輕行矣舉一政事而記者再三則政事不敢以輕舉矣於分曹列局之間有隱然警敕之意此其感悟君心關係治體皆祖宗深長思慮之所寓而豈苟爲是贅員也哉

國史具存典法○司馬文正之進讀而以不變法爲守成之要蘇文忠之上疏而以行其實爲取法之原二公者先朝偉人意其竭誠圖事開口進規必有非常可喜之說驚人駭俗之論頋惟在於杜紛更之法行祖宗之實何爲然哉蓋天下之治有本末於其本者先之末者後焉則道揆明於人主之

心法守付於有司之職而天下之利病不難見矣否則隨時而爲之設謀因事而爲之畫策内而政事何者不當圖外而攻守何者不當講弊弊於事爲而力已勞矣是以商邦之未靖鬼方之未庭傅說所以未暇及而三篇之作拳拳於監成憲之言淮夷之未寧戎兵之未詰周公非不之慮也無逸之陳必以我周先王抑畏者言之蓋使高宗惟成憲是監成王惟先王是法則伐鬼方治戎兵特餘事爾茲傅說周公所以善言治而司馬公蘇公即是意而獻言先朝也

稽古偉議 古者以史傳後○古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夫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此豈無載事之史而不復因之者謂其世遠而難信也揚子雲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書即史文之訂定於夫子者也一經夫子之手而當代之史遂爲萬世不刊之典必之有足據也如此哉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嘗慨念典禮廢墜欲從而正之杞宋者夏商之後也意其文獻之有足據也及其後代不振而無足稽據故嘆惜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非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惟魯秉周禮見稱宗國夫子拳拳望魯有一變至道之言是知備文獻於史策則後來者猶有所稽考尚以史策爲不必錄則自三代而至春秋何爲國各有史史世其官編輯以成而詔後世哉

春秋因乎魯史○春秋一經吾夫子因魯史舊文而筆削之也雖云筆所當筆削所當削皆有義存乎其間然惟其有魯史之舊文也是以夫子得從而筆削之也大凡國之有史所以記一國之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其本國之史也春秋魯史也備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會盟征伐朝聘燕享與夫政事之設施必有秉史筆者以紀錄之是何其纖悉之必錄耶蓋有登載是者斯有潤色是者有纂輯是者斯有修飾是者魯史猶律之有按也是非已具春秋猶律之斷也從而是非之向微魯史夫子雖欲修春秋何所據而筆削之乎以是知董狐南史之豈眞聰明之日月有功於後世哉

法祖嘉猷 祖宗崇重國史○國朝因仍舜憲崇重史職有日曆有時政記有起居注而又有所謂會要玉牒非爲書之繁也有國史院有實錄院有敕令所而又有會要玉牒所非建曹之多也提舉以大臣監修以輔臣而編脩檢討又以侍從臣非分職之廣也大抵爲書繁則史事備建曹多則史筆公分職廣則史才衆苟深得夫祖宗深長之思則昔人所謂日曆時政僅同供報亦無害也熙寧增損而慶曆之書備乾道刊正而熙豐之史成存諸典冊以俟後人直未晚耳特患典史非才秉筆失實紀載雖詳而無補於傳遠垂後耳

國朝信史明備○我國家盛德茂功上配天地下追帝王模寫繪畫宜難其人乾德中始命趙韓王監修國史修撰之外後有編修校勘之屬不過抄錄報狀以論次之而已承五季之弊文風萎薾所謂鋪鏗炳耀之作猶未大振也而我藝祖

旋乾轉坤之盛烈冐落軒天地豐隆冠古今亦不待彫刻藻繪而後彰也謹書其實以俟後聖人固已煥然矣其後命中書密院皆書時政記以授史官則有開寳之訓別記言動為起居則有淳化之制其他如實錄會要有書至於刪華大事則尊為王牒一書以總其凡蓋國家之鉅典也祖功宗德煌乎休哉

聯文警段

史昭帝王功德○大哉帝王之功德其猶天地之造化乎昭哉史牒之鋪陳其猶假象緯以觀天即山川草木以觀地乎天文不著則天道不明地理不詳則地道不察帝王之史不實則煌煌盛德巍巍大功何以昭無窮而示罔極哉典謨之書二帝之史也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內睦九族外叶萬邦無一言之非實也於是可以見堯舜之盛訓誥誓命之書三代之史也君臣上下之議論古今前後之因革無一之非實也於是可以見商周之烈當時為史者皆聖賢之流不惟其事惟其心不惟其粗惟其精揚休厲美爛如日星賁若草木渾灝噩噩猶濯江漢而暴秋陽也此豈後世所能彷彿者哉

史法史意之別○且不虛美不隱惡朴而不華質而不俚非子長之史乎而後生擢居首選先輩抑歸末章未足以為子長病不詭激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非孟堅之史乎而褒貶旣言剽而申之未足為孟堅疵此二人者有史之才而得史之法者也若夫叙事立言揚善懲惡此溫公之史也而屈原四皓之事所以不取之者固自有所權衡其上系左氏下該衆史此溫公之史也而子雲文若之事所以亦錄者固自有所斟酌耳此文正之通鑑有史之識而得史之意者也

史筆以公自見○且夫乾淳之問學熈元之議論或合堂而異席或各轍而同歸固也然遺言逸事流落人間故老尚存緒指可辨以公而紀之奚其難野史雜記多恩怨好惡之言佞述諛碑多故吏門生之筆固也然事迹未陳耳目相接眞者可述僞者可刋以公而斷之奚其難泰禧則已近嘉定則尤近得失或關於時諱否臧多礙於世家固也然酌公論以抑揚則婉而成章盡而不汙可也何難於直遂乎故簡散龐史文猥併有十數語而昭彰有千萬言而黯黮固也然揆公道以折衷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可也何難於取辨乎

綺語駢珠

享祖宗已成之書不若法祖宗已行之事
集祖宗未備之典不若伸祖宗未遂之心
紀載不備常起於顧忌之太深　挽回公論直筆不阿
議論失眞常生於回護之過甚　闡明公道大書不忌
發揮雄文以闡金匱石室之藏　討論故典親擢儒臣
編摩舊章以備廣廈細旃之講　訂證成書尊禮名德
鋪張洪休揚厲偉績祇具文也　權衡一定毫髮不差
講明舊典裨益新政乃良圖也　簡册一書丹青益炳

有直述而無依違　䌷金匱石室之藏
有實録而無顧忌　續蘭臺東觀之筆
以之述既往詔方來可也　年月日時寄諸鉛墨
以之誅奸諛發潛德可也　起居言動載諸簡編
嘗今獻策 作史當勉其難○甚矣秉史筆者之難其人也方今鴻儒碩士緝成鉅典鋪張先朝之舊章纘述聖皇之善政甚盛舉也重矩疊規日星燿燦錦纏金軸丹青炳煥或合堂而異席或各轍而同歸講聞有限則弗遍意見先入則多偏野史雜記多恩怨好惡之口濫述諛碑多故吏門生之筆若是者固難也抑不止是好惡或關於時諱否臧多礙於世家疑能召私婉必損實此其難於直遂者也故簡散厖史文猥併心胷之隱微易掩事緒之糾結難疏此又難於獨辨者也向非知道守節有才之士則是數者未易任也蓋古者天子有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成王翦桐之戲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此記言之史也隱公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此記事之史也愚又以知秉史筆者不可一日而忘警戒君心之道也

作史當法其難○大抵史筆之高下當以心術論而不當以世變論子長論述高文景武之治而史館諸公揚厲光寧兩朝之美則其時之久近與子長同子長編摩三千年之事而史館諸公撰述數十載之書則時之久近與子長異然皆世代之近者以為難於措辭之微婉冀此代之遠者以為難於登載之詳盡則君子以為未然也何者作史之難易不在於世代之久近而在於心術之公私子長紀高惠文景之朝其心出於公則折衷無不得其當寫建元以來之事其心出於怨則譏議未免失於過此已然之驗也今之紀功述德者果能鑒子長之失而持之以公道則泰禧之盛典平心以叙述嘉定之近事公心以鋪張果何患於講聞之弗遍意見之多偏乎子長於禮書樂書之作其心出於公則辭雖略而事不遺於平準貨殖之筆其心出於激則事雖詳而辭煩費此往事之證也今之濡毫吮墨者果能去子長之短而秉之以公心則淳乾之問學大書而屢書慶元之議論特筆而屢筆果何病於時諱之難觸事緒之難信哉

須史當盡其職○恭惟皇上不自神聖篤意史牒聿求多聞往者西州宿學賁然來思爰命參領東觀著作翩然求去俾之自隨大典有屬汗青有期甚盛舉也然愚謂權史職易持公心難以曾公鞏之文學見稱士類猶謂議論不及文章以蘇公軾之才何施不可而一時朝廷猶不以之修起居注今之寵任可謂極矣其可徇一時之好惡而不直筆乎其可顧一身之利害而不實録乎是必持金石之信心而後史可作明君臣之大義而後史可作是是非非以示萬世之勸懲而後史可作不然筆而不直録而不實豈惟上負天子抑且下負所學矣

生意收結 史才互相詆訾○嗚呼自獲麟以來僅有延固之

實録耳自遷固而下幸有文正之編年也文正之史當與春
秋同科豈止遷固之史云乎哉雖然文人相輕自古固然此
皆敝帚千金不自鏡之患耳班固以遷之史是非頗謬於聖
人而後人又以固之史不叙殺身成仁之美至於通鑑編年
之書乃有患其叙述太詳汨没義理者何工於議人而拙於
議已耶上方以修纂之責獨於才識之彥作宋一經垂之無
窮誅已往之奸諛發幽秘之潛德愚也且欲秉筆以蹕執事
後無曰游夏不能措一辭

史筆直道難伸○雖然人主無私心則史臣得以伸其學大
臣無偏心則史臣得以盡其心順宗實録成於昌黎庶幾行
其學矣而竄逐迄無全書則雖有此學如不用何宋璟激義
吳兢直書可謂極其公矣而張説怒之為甚則雖有此心如
不遂何厥今明良相逢萬無此弊區區之私深感史筆之難
而天顈之鳴有不能自已惟執事恕其狂斐

故事源流

引用事料 玉牒○玉牒之制何始乎自漢重石籍之掌未聞
玉牒之名也其玉牒之號肇於唐之間成為書一百一十卷
李衢林寶所撰也其制玉牒圖譜皆别置院隸宗正寺有修
圖譜官掌於宗正所載止於宗屬昭穆而不書大事開元以
來世遠親盡者踈戚混淆而譜系之外惟叙混元皇帝一事
而他闕不録

本朝玉牒之修其初則為宗正屬籍至其後又增其目曰仙
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系録曰宗支屬籍爰及紹興乃合三書
而一之錫名仙源慶系屬籍撡要其所修之日在咸平中新
修皇屬籍三十三卷迨至太中祥符始命名曰皇宋玉牒遂
以御製聖祖降臨記冠諸列聖玉牒之首寶元間上皇帝玉
牒凡二卷康定間上列聖玉牒凡一十二策熙寧間上仁宗
英宗兩朝玉牒各四卷至政和宣和間其書大備中興以後
又嘗再修矣其玉牒舊例所書之條凡十有一其在紹興以
來臣僚所定之例凡皇子出閤公主下降封建皇子再拜妃
主天地宗廟之祠祀天子之循幸宰相之除罷蕃國之入貢
凡大刑罰大慶賞之事係朝廷大節者皆書之至於置局藏
籍之所咸平時始纂於秘閣祥符建殿于新寺又修於編脩
院之西閣嘉祐則脩於宗正寺廨熙寧則以隸宗寺紹興中
間始特建纂修之所既而用元豐之舊制併於宗寺屬籍之
樓建於咸平慶曆之堂創於景德此其大略也

寶訓○寶訓之書其在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言常道也
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本朝仁宗時王曾監修國史請采
太祖太宗眞宗事迹别為一書如唐眞觀政要凡三十卷號
為三朝寶訓類苑明道元年監修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
自論政體至撫夷狄凡三十卷神宗元豐五年宰臣王珪言
天聖中修眞宗正史成别録三朝寶訓以備省覽今當修仁
宗英宗兩朝寶訓詔秘書省著作局依例修進差林希及曾
肇自孝德至治夷凡二十卷哲宗元符三年詔史院同修六

朝寶訓會要又合爲七朝寶訓至紹興間神宗以後寶訓之
書始成　嘉定六年進呈高宗寶訓有合行申請事件欲乞
依嘉泰二年進呈高宗實録等前後已得旨揮體例施行
會要○會要志之所祖也所以原典故之本末志書之所未
盡者莫不悉其源而書之唐德宗時蘇冕始撰會要四十卷
武宗時崔鉉又續四十卷太祖建隆二年王溥等采宣宗以
降故事共勒成一百卷詔藏史館賜物有差長編
本朝倣唐會要之作始於仁宗朝有帝系之篇后妃之表五
禮則記之食貨則記之方域則記之儀制輿衛則又記之以
制兵刑之異其目崇儒選舉之殊其科運曆瑞應之二其序
其體制然也其凡二十有二門而分之其别八百五十有五
自建隆而至慶曆凡百五十卷則進於章得象由慶曆至熙
寧凡三百卷則成於王珪至崇寧政和置局修纂宣和初已
進一百一十卷餘四百卷已就緒第覬賞者始欲以次第來
上一旦罷修識者爲之歎息其本末源流備見於此
實録○實録者以其不虛美不隱惡故楊子雲稱馬遷曰實
録自唐以來紀述詳備二十七部之所藏者二百四十五卷
知幾之録所不著者四百五十七卷梁之三卷謝昊五卷太
清十卷唐高祖十卷撰於敬德脩於房玄齡删夷於許敬宗
太宗既有敬德顔胤玄齡所修二十卷矣而與長孫無忌之
四十卷並行高宗已有許敬宗之三十卷而與令狐德棻之
所撰吳兢之所續韋述之所作皆有三十卷並録開元已有
四十七卷人以張説二十卷元宗之百卷並藏下至肅代敬
穆之君或三十卷或四十卷或出於令狐或撰於蘇景嗣陳
商建中之十卷憲宗之四十卷潤色於既濟父子之手德宗
之五十卷順宗之五十卷則粉澤於蔣乂韓愈之筆下而文
宗武宗之世盧耽之四十卷韋保衡之三十卷紀述之備如
此本朝太平興國二年命學士李昉等修太祖實録五年史
館上太祖實録五十卷眞宗時若水等上太宗實録咸平二
年李沆等上重修太祖實録仁宗初命李維等修眞宗實録
仍諭以一朝大典當謹筆削之意雍熙元年錢若水所上十
八卷天聖二年三月癸卯李維晏殊所上百五十卷熙寧二
年冬王珪所修二百卷哲宗元祐五年命修神宗實録六年
吕大防等進神宗實録紹聖三年重修神宗實録書成高宗
實録起建炎元年之正月迄紹興三十二年之六月三十六
年之事二百二十卷之書炳若丹青此祖宗紀録之數也
實録辨誣○本朝高宗紹興六年史館脩撰范冲奏近重修
神宗朝實録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准聖旨别爲攷異
一書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哲宗皇
帝實録者其議論多有訕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
據甚明亦乞别爲一書志其事實欲以辨誣爲名從之
日曆○日曆亦編年之體也本朝太祖開寶七年知制誥史
館脩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毎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
居郎舍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

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歷旋送史館近世以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力庭日歷樞密院鈔録送史官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望自今凡有可書簡冊者並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鈔録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緐太宗興國八年直館胡旦復周顯德中宰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内庭日曆自後因循廢缺史臣無憑撰集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内庭日歷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記録送史館上采其言緐淳化五年史館修撰張秘言伏覩聖朝編年謂之日曆惟記報狀略敘勑文至於聖政嘉言皇猷美事羣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弛張汗簡無聞國經曷紀臣欲請置起居院左右史職以記録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上覽而嘉之乃置起居院於禁中

時政記〇本朝太宗太平興國中右補闕直史館胡旦上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記記何事時李吉甫監修國史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録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起於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記是也上曰間或不修何也曰臣觀時政記者姚璹脩之於長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耽齊抗脩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化者不虚美不隱惡謂之良史太平興國間雖有時政記之名但題云送史館事件端拱元年中書時政記差樞密二人同共鈔録自後樞院事皆送中書同脩為一書而授史官樞密時政記始此景德元年始以云時政記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李昉奏請以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後之時政記奏御自昉始

聖政〇真宗天禧四年宰臣等言陛下臨御以來功業隆盛望令中書樞密院取時政記中盛美之事別為聖政録從之令錢惟演王曾編次丁謂等參詳孝宗序光堯聖政曰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求之渾渾之書率而行之庶幾於治

國史二　編修正史　以事當實録立說

策頭妙選儒臣建置史局不當拘其設官之名纂緝故典紀録時事要當盡其作史之實夫操觚秉筆記言記事以史名官者職至衆也朝廷隆之以禮貌畀之以清華寘之以親近或以左右名或以編脩名或以檢討名若小若大固有常員或分或合曾無具位豈徒侈其虚文而已哉得失則書善惡則書理亂則書年月日時寄諸翰墨起居言動載諸簡編蓋將以發祖宗之休烈垂子孫之懿範也

策段粤昔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世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是固非後世所能及降及後世紀漢代之史炳炳而可觀者以有班馬任之唐之韓愈嘗欲作唐一經而卒不果此唐史之所憾也肆我國家列聖相承治功赫奕而紀載之詳視典謨有光焉自今觀之我朝之制有紀載之史有修撰之史曰時政曰起居注記載之史也宰臣為監

修從官為脩撰餘官為檢討監脩維持大綱檢討惟事檢閱所以專史職者修撰而已而修撰之名目不一合記注而係之以年月者日曆也合奏報門而分之者會要也採記錄之所及備記載之所不及者實錄也而國史則旁搜博取較定是非列為帝紀志傳者也有玉牒以記其大事有聖政以書其盛美有寶訓以珍其可行其書詳矣其事重矣

瑶編寶帙粲如日星大簡小牘等諸天地竊嘗斂容正襟拜手而觀之俯伏而誦之不惟見列聖之盛德抑又見累朝作史之實真足為萬世法也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我太祖必疑史官書之孰謂其隱惡乎李宗諤以丞相沆之子疑其子為父隱不使之修史孰謂其史有所避忌乎隆興中胡銓且有人主不觀史之請孰謂其不直筆乎盛典具存輝煌今古作史之實班班可攷顧不偉歟

蓋自置院於淳化立殿於崇寧補官於紹興而史之書益崇自累集纂之學士提領委之宰臣或隷之祕書省而史之職益繁自殿之並立有制事之直奏許前或立西南隅或留身奏事而史之筆益重瑶編寶帙粲如日星灝詞筆也耆儒宿學假以歲月重成書也編摩告成假以優寵示尊敬也祖宗之隆重者如彼今日之隆重者又如此則居是職者毋雜於文字之間可也秉是筆者當公於是非之書可也苟過於雜則時政有至累年而不修遺逸有百四人而不錄缺於搜訪書猶假於重脩者是也苟溺於私則薄神宗而厚安石有之矣誣宣仁而黜司馬者有之矣毀譽徇情褒貶失當者是也

事始 本朝乾德初制首以趙韓王監國史脩撰之外復有編修校勘之目校勘編修隨事創制不一仁宗天聖五年監脩國史王曾言吳兢於實錄正史外錄太宗與群臣對問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採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曆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與正史並行從之會要仁宗天聖七年上謂王曾曰先朝美政甚多可諭史官詳載之天聖八年監修國史呂夷簡等上新修國史于崇政殿初太祖太宗正史帝紀六志五十傳五十凡一百二十卷至是修真宗史成增紀為十志為六十傳為八十總一百五十卷故事史成由監修而下皆進秩而夷簡固辭之會要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史館修撰司馬光言承乏史官竊不自量私慕古人欲據國史事實旁采異聞叙宋興已來訖於近日百官公華公卿除拜倣漢書舊法作大宋公卿表以備奏御使於省覽從之會要熙寧中詔曾鞏令所擬修史格宜止如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宜止倣前代諸史脩定或欲立義例即先具奏長編元豐四年手詔曾鞏素以史學見稱士類其見修兩朝國史將畢與三朝國史通脩成書宜以鞏充史館修撰仍詔鞏管句編修院　元豐五年修兩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以上曾鞏等進之並長編

通鑑 (附) 以書關治監立說

策頭 作史有體不當泥於節目去取之微史觀有法惟當考

其治亂廢興之大知此則溫公通鑑一書可得而論矣嘗觀通鑑之作自周之威烈以迄五季上下千有餘年凡君臣之得失世道之盛衰下至閭閻畎畝苟有一善寸長靡不登載而公亦謂平生心力盡在此書蓋其編年法度上繼麟經之絕筆而非遷固而下紛紛者所敢望也當公之秉是筆也受命於英宗成書於神宗冠以御製奎文之序錫以資治通鑑之名我神宗豈徒以示崇儒之美觀哉蓋嘗恭讀神宗聖訓有曰亂賊奸宄厥有履霜商鑒不遠在夏后世大哉王言其知公之所以用心者乎然則考治亂興廢之大而不泥於節目去取之微此正神宗通鑑貽謀燕翼之本意也

東陽若昔司馬溫公則復編年而去紀傳者也敍事立言勸善懲惡法春秋之筆削係左氏之卒章其深意所寓誠自漢以來作史者不能發也舉數千百年之事萃於一書其義精矣至如憔悴於江濵自沉於汨羅非明哲保身之道倚重於四皓羽翼夫太子有縱橫捭制之術豈在所當取子雲黽勉於新莽之仕危行言遜愛其身將以有待也而豈終事莽文若初心有管仲相威公尊周室之義治其不如所料則以死自期其志亦可悲矣豈容遺其深意而徒以例責之哉昔之善論史者以為作史而拘於例如刻木為人而衣之以衣非不相似也而望之則無精神容采之光作史而妙其意於例之外則精神之運容采之發自有非凡例之所可拘者也由是觀之作史而有精神容采之迹則編年可也紀傳亦可也

之所述矣

近世朱文公通鑑綱目一書似溫與公異其去取然皆是也溫公以魏繫漢非黜蜀而正魏也蜀之晚興而先亡故託魏編以年耳文公易之取蜀黜魏蓋昭烈漢之裔也名義之必正文公未為有異於溫公乃互相發明者也溫公以梁先河東非黜河東而正梁也梁接乎唐之後故因梁以紀事耳文公反之取河東而黜梁蓋河東唐之藩臣也名義之必正文公未為有異於溫公乃互相表白者也商山不紀於通鑑以身將隱焉用文之之義綱目取之以其納約自牖能開悟其君也蜀師以寇書於通鑑彰陳壽曲筆孔明之罪綱目正之以春秋序王人於諸侯之上不徒以盛衰強弱論也要之皆當執定例以議公史也

愚嘗拜觀國史高宗皇帝之覽通鑑也必取其有益於治道孝宗皇帝之讀通鑑也則知其尤切於人主至哉通鑑一書眞我祖宗之所潛心者也主上若稽古訓道遵洪猷留神是書亹亹不倦所謂前代之元龜必知所須會於心矣君臣切摩之義不必他求也邇者言路四闢忠藎畢納廟堂諫垣之選有得於房杜之密勿魏徵之剴切者矣天人應之證說不必他求也邇者天威示警君心祗懼轉災為祥之速有得於仲舒三策之陳劉向災異之疏者矣收覽權綱登庸賢俊而威福盛衰之論得考核功實更新弊政而規模利害之說行凡是數端不惟有得於溫公著書之妙亦無愧於神考書序

有意義存乎其間正猶良醫用劑妙其用於方法之外而意契於疾終不失爲良醫也

御製　神宗御製通鑑序其所以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詳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教條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熙寧元年司馬光進讀通鑑儀奏事曰臣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辨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所謂利口覆邦者也上曰朕聞卿進讀終日忘倦二年讀通鑑曹參事上曰使蕭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　高宗建炎二年侍讀閎武仲進讀通鑑上曰司馬光何故以紀綱爲禮六年上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皆有益於治道類孝宗乾道三年洪邁對選德殿上曰此殿朕所作也獨以閒暇取尚書通鑑孜孜而讀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輒去手也選德殿三年上曰朕惟愛資治通鑑每斷一事不過數語而意足理暢芮輝奏通鑑最切實學上曰此乃萬世不刊之書而於人主尤切[illegible]晦庵作通鑑綱目序云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

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有感於斯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六

道學門

道統 附 傳道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正統正傳之說○道有正統學有正傳窮原反本以㑹其所以同訂疑辨惑以别其所以異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斷斷乎不可易也夫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此道常與三光五嶽之氣周流回環而無窮與風雨晦冥同流並行而無間可容息乎前乎千百世之已往者此也後乎千百世之未來者此也使天地可變則此道可變天地本無終窮則此道安有終窮哉然惟其氣之運也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故道統之託於人者有絕有續而傳於世者有晦有明其在唐虞三代則聖人在上而其道行其在孔孟則聖賢在下而其道明自唐虞三代以來則統之有宗㑹之有元所守惟一說雖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而未嘗不合乎一者夫是之謂同德自孔孟而後則道失其統學失其傳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諸子百氏自為分裂千岐萬轍益以支離而無有能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夫是之謂異端

心之師人之師○趨詣之學以心為師祖述之學以人為師而道之統則不可以一日不續也帝得其師所以帝王得其師所以王聖得其師而為聖賢得其師而為賢求之當時得之見知其人存焉則以人為師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遡然而不相接則以心而為師要之道有統緒學有源委得之潛授默傳之中與夫得於耳提面命之餘蓋同一轍也後世語道而好高則諱言其師或曰吾求之於氣化也吾索之於冥漠也吾得之於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時也嗚呼韓退之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夫所謂以是者要非莫然無有兆朕之謂也而數聖人者又其天錫聰明以為之聖且各執是以為授受之具而況不為堯舜禹湯文武而耻言其師哉

稽古偉論 正學在人在經○唐虞三代正學在天下春秋戰國正學在六經唐虞聖人危微精一數語相與發天地之藏於授受間如滎河温洛不能為表章經緯 秘使一時耕鑿之民渾然鼓舞嬉游於立極之中此其去古未遠其心實純如也夏商周繼之懋敬之德翼翼之心此猶未可以筆舌索至於相安相保於比閭族黨之中相規相摹庠序學校之內亦安可不求其故要之千七百年仁厚之風實起於耕田植桑畜鷄豢豚之日仰事俯育外此無他求衣帛食肉外此無他望道路無班白之老鄉射皆容和之夫凡孝弟忠信之申於閭暇者亦不容少廢是故他日賓興賢能論秀造士使峨峨纓其冠于于然而來者亦不過前日鄉田同井閭人耳均是道德均是風俗孰為正學孰非正學吾所謂正學在天下昔以此一旦俎豆易而干戈誥誓易而盟詛吾夫子往來魯

衛間必正而雅頌定無典謨贊易明禮以脉絡帝王之傳於將之隳餘者蓋爲人心計也況顔曾子思孟子之徒後相繼悉力而維持之曰克己曰忠恕曰中庸曰仁義蓋同一源流也今觀之飲瓢易簀問其言行蓋無玷而中庸一書舉天地萬物皆吾性分内事推之治天下國家猶指諸掌孟子七篇發明一性善之説反覆詳明如杓指川會終不易歸而主張一王道於井地穀禄之中誘掖一堯舜於行後長之際排異端闢邪説禽獸楊墨妾婦儀秦糠粃管晏其操驗楷決卒以吾夫子爲要領當時正學雖不在天下而在六經者誠有功也行道明教兩全○故自達而在上觀之則始人倫而基皇極垂衣裳而天下治植德而濟同欲思兼而施四事可謂有行道之實矣然八卦之作德通神明允執一語更相授受九疇叙彛倫之敎盤銘著日新之德重易訪箕而布方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明敎也爲何如自窮而在下觀之則吾夫子刪詩述書定禮制樂正五始以脩春秋闡十翼以洪易道所以立其教於始顔子不遷怒不貳過而道悟於如愚之時曾子明一貫本忠恕而道傳於一唯之頃所以續其教於中中庸之篇究性命道教之本七篇之作發揮養氣之微所以大其教於後可謂有明教之實矣然祖述憲章兼二帝三王之盛律襲覆載備陰陽天地之功四代制作巍乎王佐之才高明光大可語明王之道極性情之中和可致位天地育萬物之效闢邪詖之言行仰承抑洪水寧百姓之功其行道也爲何如

法祖[illegible]獻 我朝周程傳道○是道由堯舜迄于孔孟猶春之發生而夏之長也陵夷至于後世則凄然似秋而別然似冬矣逮我本朝接五季而興則又如窮冬沍寒而一氣之迎春歟蓋自藝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精粹得以全賦於人而濂溪周子出焉闡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之可以漸至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下然其説已遂而未詳其學雖行而未盛於是時得二程子以衍其傳闡其緒始出入於老釋而卒自得於六經知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此伊川所以述明道者而謂己之學亦不外是是宜上接洙泗千載之統而下開河洛百世之傳至于今而彌盛者皆是物也

關洛諸儒傳道㊊我宋隆興五星奎聚六藝風舒列聖尊經以爲家法風雲律呂感召之常於是九江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出焉其學之高極於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言之幽探乎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美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而下誠未有臻斯者也繼之以河南之兄弟翼之以關洛之大儒明天理時中之妙論仁義忠信之實發理一分殊之秘辨太虛

氣化之名而孟氏千五百年不傳之妙如指諸掌矣

時文警段 主張推明之責○自龍馬負圖八卦始畫而先天之理已露然而太樸未散而吾道之用猶未甚著也至於堯舜之精一禹湯之執中文王之重易武王之建極是數聖人相與發揮乎天德茂建乎人極其所以綱維而摠統之者皆同歸乎此道也是故法度彰而禮樂著教化漸而仁義流彝倫攸叙而五行無汩陳之失潤澤豐美而群生無寥遂之嘆治効光明前後輝映而精微廣大之蘊盡見於施為注措之實可謂盛矣當是時主張道統之寄在上而其權不在下自郊鳳不鳴河圖不出而聖人之運始否然猶垂世立教而吾道之傳庶幾其不墜也其後有荀卿子之脩孔氏楊子雲之草太玄河汾之講論昌黎之遠紹是數君子雖其間資氣有淺深之異而其所以講明而敷繹之者均有功於斯道也然而蘭陵之廢逃讒以死西都之季遭會不淑天不假年而不及夫李唐文明之盛負謗遷謫而不能使其身安於朝廷之上間關歷落位不酬德而講貫踐履之素僅見之於簡冊言語之間國亦何利焉當是時推明道學之任在下而其權不在上

道統本無終窮○道統無終窮聖賢不虛出天欲扶持一世則有一聖人出焉聖人之出其餘潤遺福千百年而未已也千百年之後不能過世變之不作也又有一聖人出焉前後之相扶持彼此之無間斷天地之所以位夷夏之所以辨君子小人之所以分皆聖人之功也是故天不生數聖人於一時而相望於數千載之間者固為道統相傳之地也由羲皇而有禹而有周公由周公而有孔子孔子之後又百餘年而有孟軻信乎道統之無終窮聖賢之不虛出也

道統道學所係○主張道統在帝王推明道學在聖賢帝王出而在上當主張道統之寄使其權不散而在下此誠吾道之幸而亦國之福也聖賢窮而在下任推明道學之責而其權不歸於上此雖吾道之幸而非國之福也有聖帝明王以主張之於上而道統有所稱有鴻儒碩師以推明之於下而道學有所寄可不謂吾道之深幸而國家之盛福歟道之大原出於天渾沌未鑿此道已存為天下國家者必本諸此如之何其廢之參稽古今反覆世教攷源流授受之由究盛衰倚伏之勢則有可得而言者矣

綺語駢珠

自衆言之殽亂而後聖賢以言語為天下的

自立言以垂後而後學者以聖賢為一身的

遂而道行揭當世之日月者此道也　歷千載而猶一日

窮而道明開萬世之心胷者此道也　越宇宙而同關鍵

聖賢之外無正學皆榛棘也　精一之理得自心傳

正道之外無坦塗皆曲徑也　執中數語更相面命

世有古今而道無先後　吾道正統已灰復燃

人有存亡而道無絕續　前聖道繼既絕復續

精一執中之說雖未發於舜禹而吾心已有精一之旨
八卦九章之義雖未陳於羲皇而吾心已有圖書之妙
變作者以兵爭而戕道統　昧於心者以口耳而蔽道統
虛無者以清淨而汨道統　學於藝者以句讀而蠹道統

嘗今獻策 道統之傳有在○正學猶元氣運轉天地間暖而春炎而夏淒慘於秋而零落於雪霜摧擊之後一陽既復生氣自如榮枯憔悴於元氣何加損而主夫造者抑有功焉正學在人心古寧有餘今豈不足吾獨惜世不皆唐虞三代而正學在天下者或枯且瘁也唐虞其春也三代其夏也春秋戰國則秋矣綿歷叔季其冬矣乎反枯而榮轉瘁而華吾知今日之元氣且俟春矣故嘗謂吾道無古今在天下者堯舜禹湯文武力也在六經者孔孟顏曾子思力也至若在諸儒筆舌間則孔孟顏曾子思之說微矣吾不于今日帝王有望則將安之乎

心傳聖傳之真○學道以心傳為真言道以聖傳為真聖傳其言道之輿樞心傳其學道之正印乎孔壇雩風為真宗師續五六君子之傳孟門敎雨為真宗匠吾二百六章之旨堂堂國朝奎躔炳瑞天生真儒誰其嗣之嗟夫真儒不多得也耳聰目明此心之虛意消神爽此心之靈徹外則萬境融澈中劇群疑釋自得於胷襟者學之真也惟心傳之謂歟匯源流派乃聖之涯入門實地乃聖之域伐病則百脉理解節則衆理脫不惑於箸鼓者言之真也惟聖傳之謂歟大抵傳者真不真則無傳焉由以心傳而簞瓢點以心傳而鼓瑟老子非聖傳則梔提莊周非聖傳則無端涯嘉學流於僞僞則為害道之蟊賊言出於正正則為導道之塗轍

御製十三傳贊○恭惟聖天子德貫三極學超百王遠推聖道之宗深究傳授之本自伏羲帝堯而下由參伋軻而上各為褒贊以彰聖傳雲漢昭回斯文增重猗歟休哉昔我藝祖以儒立國親製文宣之贊太宗重華協帝又從而申之鈞韶鏘鏘垂示罔極今日承右之文緒奉燕翼之謀是宜深探本原廣推流委斷自聖意定統著辭使道而果新於事物果無預於治忽之數則已苟治之必以其道其能不追唐虞三代之盛觀乎

聖學淵源 道學有受有承○嘗論之孟軻氏述見知聞知之異矣惟自堯舜止於孔子韓愈氏述原道之作矣惟自堯舜止於孟子後之觀道統者惑焉豈堯舜而上固無其人而孔門弟子皆不得其傳歟衆言殽亂必折諸聖萬世之論至君師而底定矣道之大原出乎天而傳於聖人固有得時得位闡斯道以淑斯世達而在上者矣亦有無時無位明斯道以俟來世窮而在下者矣由達而在上者觀之固莫盛於堯舜矣然堯舜而上必有所受由窮而在下者觀之固莫盛於孔子矣然孔子而下必有所承夫肇開人文之極否變洪荒之俗者伏羲其人也法始伏羲成乎堯則帝堯之前其無伏羲歟親承聖之謦欬窮理性命之縕微者曾顏其人也洙泗

之間有遠肖夫子之後其無顏曾輿故有伏羲以開斯道之
端而後堯舜得以成其盛有顏曾以繼斯道之脉而後夫子
得以大其傳聖賛所及包併無遺發孟軻未發之藴其在於
是遠莫爲之前雖盛弗傳莫爲之後雖美弗彰愚敢誦是說
以爲千日條
求之闢洛尤易○雖然帝王聖賢遠矣抑質諸伊洛諸公議
論而允信濂溪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中焉止矣觸而長之
則堯舜禹之中武王之極可造其門牆矣伊川曰主一之謂
敬無適之謂一演而申之則湯之一德夫子之一貫可闖其
戶庭矣明道謂道之浩浩唯立誠方有可居橫渠謂湛一氣
之本攻取氣之欲會而觀之子思之誠孟軻之氣可入其堂
粤矣學者苟能泝伊洛之淵源而探孔子子思孟軻之學由
孔子子思孟軻之門戶而尋堯舜禹湯之道統則道不遠人
矣惟執事進而教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君子之道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中庸 魏徵曰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
顧所行何如耳唐本傳 蓋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
也語錄
歷代聖謨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語堯曰 堯
舜之道孝悌而已孟 帝曰來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書大禹謨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洪範 湯王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仲虺之誥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
綏厥猷惟后湯誥 文王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
當文王與紂之時耶繫辭下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
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經 大學之道在
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對 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敎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曰世子疑
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並孟
累朝典學眞宗景德四年王旦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以五
常之道垂萬世法後之王者雖上聖必師範之上曰夫子之
道不可斯須而捨續通鑑 高宗紹興十四年上製文宣王賛曰大
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
賢於堯舜日月其譽政要
先正論建哲宗元祐五年范祖禹上帝學八篇上起伏羲伏
惟陛下遠道於三皇稽德於五帝軌儀於三代法象於祖宗
集群聖之所行體乾健之不息則四海格于泰和萬年其永
觀矣
文集[illegible]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

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讃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盖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跡著孔子是明快人顏子儘愷悌孟子儘雄辨上同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屢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陳氏曰孝悌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　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道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妙朱子曰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　劉穆元曰妙大造於無形則我無奇能斡元用於不測則我無特効巍巍有成豈　深機蕩蕩無名始融至理冥經緯於寂然不動之中絕意識於渾然莫窺之際我已超然世表孰有知其眹者艱哉吾道之窮也窮則變變則通敢問乾坤在我皇皇而無礙者孰爲之寄幸哉吾道之通也通則久久則神敢問乾坤在我泛泛而無迹者孰爲之綱向也作而今已化向也使而今已冥人人自納乎至吉之地物物自造乎無所不利之境吾於進最之餘不敢課能計效每以其心傳之妙熙而歸之天騷騷乎天下之治尤有不足言者爾衣爾裳我無所垂爾乾爾坤我無所取雖然形容者不能名其神化之妙寫辭乎黼黻之文寄意乎奇耦之畫何爲後世苦口之深歟

道統二　以道統于一立說

策頭 吾道與天地並久矣道真渾淪圭角不露時則爲堯舜禹之傳授心法斯道之一太極也道妙秘關標準揭立時則爲湯武之開明世教斯道之兩儀始奠也道學淵源抽關啓鑰特則爲夫子子思孟軻之著書立言則陰變陽合之陰五氣布而四時行也愚嘗尋探道源而上下於數千百載之間矣夫道之初一中而已由是而著於躬則爲一德揭諸民則爲皇極合內外該體用則爲一貫有貫通則不可無凝固於是乎有誠有凝固則不可無開拓於是乎有氣帝王授受聖賢講貫本本源源由始而終詎可有一之虧欠也哉

策段 且唐虞夏后之世一中妙蘊禹得之舜舜得之堯堯得之天中果何物也無過不及也不偏不倚也該貫於默識心通之表體認於直上直下之時雖道無限量包萬有而會萬殊而原其初則有此而已商周以來是中也商書名之以德周書名之以極道果如是多端耶向使此中常如三聖之時則書不作於尹範不訪於箕矣惟夫中道既隱湯武懼後之求道泛泛無底止而有多岐之惑也於是撮是道之總要而一德皇極之名立焉使人易知而易行也孰知自中而德自

德而極世變蓋已下矣三代衰大道裂天生夫子於衰周之後一貫之妙會萬境於胷中子思家学夫子者也而至誠盡性以其巨細精粗無毫釐之不盡孟軻親學於子思者也而養吾浩然以其徹上徹下無非天理之流行其名雖異其理則一嗟夫道在古今非二物也堯舜禹之傳授心法此道也湯武之開明世教此道也夫子子思孟軻之著書立言又此道也道果異乎哉

道之大原出於天純於唐虞三代假於五伯火於秦黃老于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斯道之傳不絕如綫所以能弄洙泗之脉而接孔孟之傳者蓋寥寥數千載而未見也自濂溪先生出而導其源自二程先生繼而疏其流或以誠敬而入道或以格物而造道探千載不傳之蘊而示萬世後學之規蓋有正心誠意之學致知格物之功以互相發明者矣然言有異同意有詳略而析理明道則一而已

事料 夏因於虞而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前 董策）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上同）夫道一而已矣（孟 滕文上）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荀 解蔽）道術將為天下裂矣（莊子）東萊曰道離於天下或者聖人為之也亦時之變為之也道函於太始隱於渾淪而藏於未彫未斵之天者未離也已而裂於乾坤洩於河洛分於八卦散於九章而其體始離矣雖然體固離矣而猶若未離也何者乾坤判而未鑿也河洛畫而未支也八卦具而未演也九章叙而未疇也迨夫既鑿而支既演而疇析之而後分也斷之而後散也詳之而後乖也彰之而後晦也嗟夫道之全體至是而始睽矣

道統三　以道會於心立說

策頭 傳道以心會則雖遠而在千載若有所得傳道以口耳則雖近而在一時者有所失夫吾道之在天下周流猶元氣磅大猶天地明炳猶日月顧未嘗有一息間斷而聖賢之興則賴其相與扶持相與發揮以底於無所終窮然天之生大聖大賢也不數則道統之在天下或有微而晦斷而不續者矣而聖賢之先後互相發明一意接續如親出一人之手蓋傳道以人而會道以心會道而以心則非必其人口誦手傳而可以越宇宙而符契精神於夢寐傳道而不以心則雖親見其人耳提面命特不過草木之飄香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已然則道學傳授可泥口耳而不本心胷哉

策段 夫子設教洙泗一時門人餐化染教不為不多僅有顏曾二子見道親切如愚之賢曰唯之妙皆神領意會聖人之道而盡喪其口耳之習是以其傳愈久而愈不失其真至若子夏之在四科亦翹楚也不一再傳乃為田子方吳起莊周之倫豈非以其專於文學者猶未免有口耳之習耶孟子推明王道觝排異端餘風凜凜上接洙泗一時高弟如公孫丑

萬章之徒傳道受業亦不減孔門諸子也然軻死遂不得其傳者豈非以其一時之所謂難疑答問者俱未能造於心傳之妙而猶不免口耳之譊譊耶傳道而不以心信乎其無眞得也

心學餘響誰其嗣之至我朝諸公繼出而後道學大明而正傳有所歸宿矣濂溪濬其源伊洛導其流中興諸儒又從而衍其派充廣宏大蓋與元氣周流而無間然也然莫不超然獨會上契聖傳於已往此其卓爾有立皆能衍聖傳於方來也歟由今觀之伊洛之學傳自濂溪固曰有所師授然也而濂溪之學又不知孰師而孰傳之耶大抵會微言於心術之妙探奧旨於義理之精彼一心也此一心也前一理也後一理也顧何有於絕續顯晦之間哉必欲傳道者之皆有所授受則聖賢之生或疏或數或前或後統緒之絕久矣尚能綿綿延延至於大啓濂溪以來之宗派哉是則道統所在學者皆可以得之惟不溺於口耳而會之以心胷則雖千萬世猶一日也

事料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 中庸序 東萊曰聖人之事聖人之言聖人之心也是 故論事不若觀言考言不若觀心七篇之作其將以原聖人之本心也心本寂然迫之而後動心本無物與時而偕行聖人之心亦迫於其時者乎吾誠悲夫聖人有是心而不得以歸乎其天也是以因言敘事本之 以心至於論列則起於堯舜而畢之周公意者處時之變而極焉者周公也 劉穆元曰道有統聖有統易泰有統聖道之傳均之易也自龍馬呈於河洛而精微廣大者不容自祕天地以其自然者畀之人聖人以其同然者槩之心遇事而形孰非妙用觸言而發孰非至理規規乎一事一言為其所得者止是殆未造乎其深者也

道統四　傳道　以表章正傳立說

策頭 崇化以明道統儒者不敢以虛文議實意謂吾道之將泰也課效而感時艱或者乃疑其實意為虛文以世道之未泰也雖然古今安有吾道之泰而世道不終泰者乎皇上頒舊製以贊先哲示新意以闡大原或者猶得以虛文病今日儒者則曰堯舜三代之命脈至此而壽孔孟曾顏之淵源至此衍而濂洛諸儒之心術至此而明回狂瀾於旣倒續元氣於膏肓此吾道將泰之時其敢以虛文而議實意執事即儒效以責成功因時事而憂治世儒者眞欲以實意望今日或者乃曰講唐虞於寂寥千載之後而無以藥國匱民困之痼疾談孔孟於影響不存之餘而無以平楮輕物踊之權衡廣濂洛性命道德之言而無以回國勢阽危之元氣盛衣冠於救鬬之時備笙鏞於泣辜之際此世道未泰之時遂得以賁

意為虛文

[illegible]是故堯傳舜舜傳禹禹傳之湯文武五六君子惟知天命之畀我者為甚至故我之宗主斯道亦甚切是以執中數語三聖相傳歷千載而猶一日越宇宙而同關鍵後亞聖者重易六爻皆以明天理也陳書洪範皆以叙彝倫也世有古今道無先後堯舜用之而帝者此也禹湯文武用之而王者亦此也故曰主張斯道在人主吾夫子紹帝王之統出而開人極立世教作六經以明一貫之旨孟亞聖承三聖之傳出而闢邪說正人心著七篇以闡仁義之蘊正統幾絕賴以復續此其有功於世者誠不淺也繼而荀卿之於戰國楊雄之於漢王通之於隋韓愈之於唐遭時雖殊明道則一故曰講明斯道在師儒　我朝以儒道立國藝祖皇帝肇造區宇冊奠人極一洗五季之凡陋復還隆古之純懿君臣父子之分明禮樂法度之文暨聖子神孫繼繼承承隆推儒術惟恐或後庠序未建民未知學我是以有郡縣之詔丘園隱德時所愛慕我是以有布衣之招以理學為命脉以仁義為胚胎以言論為光華以名節為風采其所以護養吾道之元氣者矣厚

[illegible]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孟　堯在萬世如見之文武之道同伏羲荀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適堯舜文武為正道非堯舜文王為他道　楊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韓原道

東萊曰吾嘗求易於未有易之前蓋未始有一畫也而畫則始於伏羲一之畫未詳也畫而三之卦而八之其端倪略發也已而文王重之孔子係之而易之體始分矣雖然不重不係不可也人心憒然中則無見也不灼其影昧者弗視也不烈其聲瞶者弗聞也洗心退藏者聖人之分也吉凶與民者聖人之餘也為其餘而不及其分聖人之心亦缺然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七

道學門

道學 附 濂溪 二程 程門高第

橫渠 康節 晦菴象山

名流舉業

古意發端 師道之說有四○有眞儒有眞學眞儒出而師道傳眞學闡而師道明世之盛也師道在帝王時則眞儒眞學泯乎言辭之表而溢乎事業之間世之變也師道在聖賢時則眞儒眞學得之講貫之詳而驗之涵養之熟世之降也師道之在帝王者不過付之司存師道之在聖賢者不過寓之方册而眞儒眞學幸而不絕於天地之間者則惟其豪傑自興之人世之復也在帝王者能契乎方册之所不傳在聖賢者能濟夫司存之所不及則眞儒眞學洪講於君臣之際有以嗣百王而詔萬世則實惟天地鬼神陰相斯人之功夫道也者何道也二氣五行之所以化四端五常之所自生三綱九法之所由出固世之所謂眞實無妄者也以之脩身則和而平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無古今無治亂使生民之類可窮則斯人之理可熄尚奚有明不明傳不傳之異哉然而氣之運也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故吾道之在天下雖無存亡而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其消長盛衰亦或不能一是以民生有三師居其一先覺之道後覺所資即其道之所在以覘夫眞儒眞學之所以然而世運之升降人物之參差亦可見矣

學貴體用兩全○聖賢之學有體有用曰道也性也心也萬物之理也斯之謂體曰學問也致知也力行也措諸事業也斯之謂用兼體與用混然一貫此孔子所以爲萬世名教之宗主也體而不及於用此老聃莊周之徒推諸自然而其流爲清談若釋氏出於西域殊方異習則又在於勿論言用而不本於體此申商韓非之徒志於有成而其弊爲流俗若荀卿子號爲大儒而躁切急迫亦未免墮於一偏嗚呼學之難明也其已久矣論濂溪二程之學大明於聖朝節惠崇奬之日其猶桑間濮上之黃鍾大呂膎胰醢醬之大羹玄酒乎自非眞嘗者之知味烏知以發揚其體用一貫之學哉

稽古發端 古人體用之學○唐虞三代之君有聰明之性有微妙之德有皇皇汲汲之勤其發爲言也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其施爲教也不出於民生日用彝倫之外觀其司徒之敎典樂之敎固非一二有司所能辦而學校庠序之設自王公卿大夫至庶人子弟無不入自灑掃應對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知茲豈簡册之空言是以學於家仕於朝從事於四方亮天地燮陰陽有人治水土掌山澤有人膺夷狄驅猛獸亦有人蓋至於山川鬼神莫不寧華夏蠻貊罔不俾皆吾道功用而曷嘗號諸人曰如是而爲儒如是而爲學也逮德下衰皇極不建言治者汩於管晏功利之習若無與於

學求道者淪於老莊空虛之說反不涉於事所謂發政施仁
之實開物成務之功誰其知之夫子負天縱之資不得君師
之位戩贊之餘莫我知者獨取先王之法退而與其徒商略
之問政問刑問兵食不一而足爲邦爲國爲禮樂靡所不該
小試之則治賦折獄賔客會同千乘之國百乘之家大試之
則隳三都卻萊夷歸汶陽田誅少正卯百官之富宗廟之美
聖門廣大何所不容抽關於顔而傳說於曾振鐸於思而大
鳴於孟眞見吾道之非空言而吾言之皆可爲天下國家用
也眞儒眞學體用兩全古之人何莫不然哉
孔門體用之學○蓋自危微精一之旨既絕於口傳面命之
餘而建中立極之事又不存於會盟侵伐之世吾夫子紹二
帝三王之緒而木鐸以振揚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
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可謂盛矣然其道大學博當時
門人弟子猶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惟得其近似有
如游夏二子先傳後倦之說固已岐體用而二之顔子以亞
聖之資而起喪予之慟則一貫之學非曾子而誰任是以傳
之子思而中庸一書發明大中至誠之體而極於參天地贊
化育爲天下國家之九經後世學者志乎其體則捐棄衆有
而不容思包括萬化而不容辨及從而窺其用也則又若廣
大而難施迂久而難成世變愈降師道不立其高者去爲清
談其下者甘爲流俗孰從而講明體用一貫之學哉

法祖嘉猷 我朝二三大儒○藝祖立極天下文明凡百制作
每暗合五三六經之旨識者固有以占五星聚奎之應矣逮
及昭陵異人輩出元氣之會渾然天成時則有若太山之孫
以經術之學闡石守道得之祖無擇又得之而天下始知經
術之爲眞經術時則有若海陵之胡以體用之學聞范純仁
得之錢公輔得之而天下始知體用之爲眞體用時則又有
若濂溪之周以窮理之學闡程明道得之程伊川又得之而
天下始知窮理之爲眞窮理是三君子者萃見於天聖明道
慶曆嘉祐之時豈無自哉每觀仁皇在御淵默不言淡泊無
作其克治之功不特施於講讀之勤而每自得於燕私之際
其禮義之澤不特見於教養之具而尤先正於風化之原蓋
庶幾三代渾灝之習馬風雲律呂感召之常是以孫之學則
得於春秋之尊王既不爲傳注之所惑亦不爲曲說以亂經
攷當世之功罪推王道之治亂如指諸掌范文正嘗言其道
德經術宜在朝廷矣胡之學則出於論語之忠孝言行身化
爲之本治道時務爲之用邊防水利之法兵陣算數之原精
粗具舉王金陵嘗言其文章事業天之所開矣至於濂溪之
學則開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
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之可至於上
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可以舉而措之於
天下蓋自孟氏沒而歷攷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
汎掃平一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我朝崇尚道學○我朝以儒立國藝祖皇帝肇造區宇再奠

人極一洗五季之陋復還隆古之純懿君臣父子之分明禮樂法度之文著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尊崇儒術惟恐或後庠序未建民未知學我是以有郡縣之詔丘園隱德時所愛慕我是以有布衣之招以理學為命脉以仁義為胚胖以言論為光華以名節為風釆其所以護養吾道之元氣者厚矣而老師宿儒項背相望羽翼相成蔚乎可觀發明太極表倡諸儒則有若濂溪之周講貫理學伯仲相和則有若西洛之程揭東西之銘闡乾坤之秘則又有若關中之張析天理人慾之分於毫釐之差發王道伯術之辨於義理之際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開導後學俾識所趨而義利之漸入於人心者匪一朝夕吁何其盛也

時文發揮 學失於蕩與錮○學絕道衰學者狃於意見之偏而不明乎聖賢修己治人之事務高遠者蕩之而忘返甘卑近者錮之而不通而道學之所不明者有由矣彼其忘蕩於高遠者乃曰德性之不尊則禮樂威儀皆為外物大者之不立則勉強聞見皆為虛文一貫苟悟萬境自化役志事物秖益贅疣於是乎始有尸居淵默而求頓悟之功者矣不知夫致廣大者始於精微捨精微則廣大不可求極高明者本乎中庸外中庸則高明不可至古所謂琴張曾晳之徒銳於進取蓋此類也而烏知有務學之實地哉至於習錮於卑近者又曰日用飲食皆天理之寓小數曲藝有精義者存事事而究物物而察日累月益可以至道於是乎始有循名按迹而求寸進之效者矣不知夫灑掃應對雖入道之序而道非灑掃應對之所能盡射御書數雖成德之階而德非射御書數之所能窮若游夏之倫膠於聞見蓋此類也而烏足語造道之極功哉

學所以會夫道〇同歸而殊塗者聖人之道下學而上達者聖門之學況於異而不會於同非吾道也捨下學而從於上達非吾學也學所以會是道不知學則不知道矣自天命之則謂之性自率性行之則謂之道自喜怒未發則謂之中自此心之一則謂之仁自合體用道物我則謂之忠恕流雖分而源則一名雖異而理則同其冲漠無朕若無迹矣而體物不遺未始離於迹其發育峻極若甚妙矣而禮儀威儀未始一於妙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道之所以塗殊而同歸也學者於此正不必求之冥邈而捨吾踐履之實不必忽其切近而溺於虛無之境切問近思而仁在其中徐行後長者則孝悌自寓由夫婦之可知極於聖人之所不能知由夫婦之可行極於聖人之所不能行即日用常行之中以會窮神知化之妙此學之所以下學而上達也

學至乎的而止〇學道者必志乎的而止的者道之中也射有的學亦有的射無的則迷學無的則支道之不得其傳謂其的之不立也聖賢者道之的寓焉學道而無的則冉閔無所踐由賜無所稽游夏無所聞羔遲無所仰何者道無所集也道之的自堯舜始堯之授舜曰中舜之授禹曰中中固所

以為的也舜禹之乾中尚忠則天下以舜禹為的湯武之建
中訪範則天下以湯武為的周公之後道散而不傳於是後
數百年而道之的始歸於孔子孔氏之為的者何學也亦曰
中而已故曾子得之而為忠恕子思得之而為中庸曾子子
思於是有破的之功而琴張曾皙之流則睨乎的之偏者也
子思之學至孟子而絕矣雖然道之的不傳而書之的猶在也

緒語晰珠

無適無莫之中而與比之義常存
勿忘勿助之中而正心之法已寓
良知具於秉彝之初　自明而誠致知之始事也
真知充於格物之後　自誠而明致知之終事也
賢者求知乎此者也　行者不蹈水火以其知也
聖者生知乎此者也　觀者不昧皂白以其見也
精粗本末非二致也　沉涵義理之涯涘而此性春融
始終條理實一貫也　浸潤道德之淵源而此心氷泮
有致知之學廣於致知而力行之弗逮則其蔽也蕩
有力行之學致於力行而致知之弗充則其蔽也拘
性焉安焉之謂聖生知安行乎此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致知力行乎此者也
極吾分量之所得其初愈探而愈博也而支離所以簡易詳
說所以反約則亦何惡乎博
極吾分量之所到其終愈造則愈勞也而深造也以自得先
難所以後獲則亦何惡乎勞

貫今誤求

學貴有見於內○學貴於有所見於內不貴乎有
所徇乎外蓋有所徇乎外則聖人之所未言者吾必不復求
聖人之所已言者吾必不復辨衆人之所同是者吾必不復
疑衆人之所同非者吾必不[illegible]後取是皆役於耳目而無得於
心豈所以為善學哉惟夫有見於內則聖人雖未言而吾必
索其所未言聖人雖已言而吾不拘其所已言衆人之所同
是者吾不掩其所未至衆人之所同非者吾不遺其所可取
必欲自得於心而不役於耳目信所謂善學者也故嘗謂善
學者如孟子之論人不善學者如諸子之學孔子匡章通國
皆以為不孝孟子則以為孝陳仲子人皆以為廉而孟子則
斷其廉是有見於內而不徇於外也孔子之尚右蓋有為也
而諸子亦從而尚右速貧速朽言蓋有激也而諸子亦儐以
為孔子之言是徇於外而無見於內者也

實地極功之說○有務學之實地有造道之極功求極
不始於卑近則其失也蕩循實地而不志於高遠則其失也
錮聖賢之教人固不欲其蕩而亦豈欲其錮哉故夫學者之
於道必有講明踐履之誠以求之於始則循序而進由下學
而至於上達由利用而至於窮神夫何蕩之有必有圓融洞
徹之見以會之於終則超詣之至非止於寂然不動而有[illegible]
妙乎感通非止乎篤實輝光而有以極乎聖而不可知[illegible]
夫何錮之有學者而致察乎此則聖賢之言其淺近者務[illegible]

之實也其高深者造道之極也一言一話無非學者之指迷捷徑又安可泥其異同之辨哉

學當體用兼備○六飛南註理學益暢龜山楊氏侍講尹氏所以主盟斯道輔翼正學者尤大彰著由五峯胡氏而下以至于今繼繼承承殆未墜也然邇日以來僅若尸牖之異一以致知格物教學者則曰灑掃應對有精義入神之妙而不可以躐等一以窮理盡心警學者則曰聞見識知皆支離測度之私而必在於有覺愚謂二者所從入之門則有等差要其終之至於道則一而已使其必以灑掃應對為先而弗見夫精義入神之域則是體用之不全也惟其即灑掃應對而精義入神在焉何至於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哉使其必以窮理盡心為務而盡屏夫聞見識知之用則是體用之不全惟其方以見聞識知不外乎此心此理何至於處已治人之事忽而不講哉顧嘗游於二先生師友之間者宜有以得其所依歸矣

生意收結 學當講明四書○雖然道以學而明儒以學而顯天下以學而經綸後世以學而啓迪學誠不可廢已而學之要則在乎四書蓋昔者聖賢立言垂教之大典備於大學應機接物之格言該於語孟而心傳精密之旨又見於中庸之篇四書既出人心之標的帝王之模範具矣然四書之旨閎遠精微傳注之不明訓釋之不備則不足以發先聖之藏不足以開後學之惑於是我朝二程夫子既為之發明矣朱文公又為之闡揚焉使前言往行若揭日月斯道之脉于今有傳皇上典學之暇留心四書嘉獎文公所著訓解親灑宸翰以褒崇之寵錫公爵以尊禮之聖意所向將推四書之澤以澤天下後世師道立而善人多會有興起於鳶飛魚躍之下者執事其少俟

學當審其所師○切嘗謂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自桀言之殽亂也而後聖賢以言語為天下的自聖賢以言語遺後人也而後之學者當以聖賢為一身的今也不然綺章繪句以為高而謂之時文之學隨時遷就以為賢而謂之勢利之學甚至借六經以文奸視孔孟為迂闊寧不自貽伊戚也哉夫有孔而後有顏曾子思以至孟子斋至孟子而吾道始大彰明皎著於天下然而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敏而荀而流於駁醇如舒而近於弱雄也尊慕倣而失之淺通也曉作用而失之蹤愈識大原而密察之功未至孫明大義而脫灑之習未見安定之明實用踐實地固足以成一世不羈之才濂溪之知先知覺先覺尤足以發千古不傳之秘然則學至濂溪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聖天子方以正學倡愚生何敢不自奮於鳶飛魚躍之下

經傳格言 故事源流

君子學以聚之(易乾) 古者比年入學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記學記)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記學記)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語八) 下學而上達

語憲問

歷代事實 帝王事見聖學門 ○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論語 學而不厭　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論語述 終日不食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衛靈 衛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語十九 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子貢曰學不厭智也 孟公丑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可乎 家語困誓篇 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公丑

皇朝典章 仁宗嘉祐八年上御延英閣呂公著講學而習之因說命云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人主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 長編 孝宗嘗曰自昔人君不知道只為不學周必大奏堯舜禹之稽古高宗之監成憲故措諸事業後世莫及 言行錄

先正論建 司馬光上神宗曰切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為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　朱熹上孝宗略言聖明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文集菁華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通書 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上同 程子曰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遺書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所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反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所好與顏子異矣 顏子好學論 朱子曰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

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語學只是不為已故日間
將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閑事
卻熟語人之為學只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　南軒曰嗟
夫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
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
未易讀也蓋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真文采之習勝而
士流於蹇淺又況平居之所從事不過為覓舉謀利計耳如
是而讀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
端眛不為文采眩不為利祿汩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道學二　濂溪　以超悟獨得立說

策頭 有自得之學有自信之學學而造於自得則雖特出意
見可以垂諸百世而不惑學而篤於自信則雖斷斷為議論可
以質諸前聖而不悖踐履之學未至於此乃欲以其空談強
同乎聖賢之訓未見其真有得也夫自王綱不振孔子孟軻
一聖一賢出而鳴道斯世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六
經之訓昭如日星以垂萬世之憲性理之學反覆開明以指
天下之迷其論人物也如權衡之不可欺其闢異端也如冰
炭之不相入殊塗而同歸者必返諸源流之正似是而實非
者必辨其毫釐之差其踐履之學超乎萬古之上不由師傳
默契道真後之言道者蓋皆自本而支自源而委也

策段 濂溪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達還乎萬物之表而其最
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
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
之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邃如是可以見仁義中正之本
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妙槩曰廣大高深窮其歸則不外
乎日用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探其造道之所
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談而無實又
曰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出於陳摶摶老子之學也開端濟
虛之地而能統會斯道吾不信也要之先生所得之奧不倚
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甘
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玩顏淵之所學是果何味
而獨嗜嚅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
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
其巧詭怪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客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
絕潢有泉斯湧當旦晝梏亡之餘而平旦之復清明也當六
陰既剝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息也其功用豈不偉
哉　晦菴先生嘗曰太極圖與通書相表裏南軒先生亦曰
通書發明太極圖至哉斯言真後學之龜鑑也予嘗三復是
書而得其說矣始之以誠即圖之太極也終之以艮即圖之
主靜也其曰誠之源誠之立者即大易乾元資始乾道正性
圖之所謂陽動陰靜是也其曰誠之通誠之復者即大易繼
之者善成之者性圖之所謂五行之性是也以至動靜一篇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之語豈非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
乎性命一篇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之言豈非所謂五行一陰

陽陰陽一太極者乎大抵太極一圖皆以發明大易未露之縕而通書之作亦自夫易中來也二公之言豈爲無見

事實濂溪先生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知郡州新學校以教人呂正獻薦爲廣東運判迁提刑以洗寃澤物爲己任病請南康軍以歸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先生襟懷灑落雅有高趣　明道曰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有求道之志又曰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受學於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並錄　黃山谷濂溪詩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　朱晦菴賛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又紀濂溪書堂曰我宋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明之軾文畫像記曰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上同三先生祠堂記曰自孟氏没而聖人之道不傳濂溪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聖賢之與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即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　張南軒撰祠堂記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生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八

道學門

道學三　二程　以倡道伊洛立說

名流舉業

【總論】眞儒有眞識見則有眞踐履眞儒有眞踐履則有眞議論夫知道之實者所以為力行之地也行道之篤者所以有明道之功也君子之學至於眞實而不容揜則行之於一時垂之於千萬世無足疑矣何謂眞識見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知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是也何謂眞踐履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是也何謂眞議論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是也嗟夫石璞未雕猶可疑也美玉精潤何足疑也蒙霧未披猶有疑也青天白日何必疑也眞儒抱負百代宗師秋空無雲滄海無波風標峭直斗璺輝光後之學者信之可也疑之可乎

【策段】我本朝儒術盛明軼越前古其道學之盛發之以濂溪翼之以二程而二程之功尤為博大今觀其言論無非主於互相發明而已夫心一也伊川謂有所主則虛明道謂有所主則實虛者[illegible]而言實者取虛器入水之譬要之伊川所謂虛[illegible]孟子絕四之旨明道所謂實即孟子充實之意何疑於異同乎學一也伊川謂多聞言行為貴明道謂記誦博識[illegible]病[illegible]於多聞者蓋以前言往行蓄德之基病於博識者蓋以顯道求工強記適為玩物喪志要之伊川所貴多聞即孟子博學詳說之旨明道所戒玩物即夫子多學而識之病何疑於異同乎伊川釋艮其背之義蓋欲反觀諸內而不徇諸外言學力之始也明道反鑑索照之戒蓋欲內外之兩忘渾然而貫於道言學力之終也然非致力於不接外物之始則何以造於內外兩忘之妙孟子反身而誠不異乎此合而觀之大抵二程之學以誠敬為入門則心兮本虛而所存者實矣以踐履為實學則所取者博而操之彌約矣以格物為窮理則蠢動有形冲漠無朕舉不離乎精粗之蘊矣此所以繼濂溪而為道學之倡

自其受業於濂溪之門抽關啓鑰於太極之一圖退而攷仁義忠信之實蓄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源以續千載不傳之秘故其在講筵則格君心為御史則救時政居撫宗則視民如傷及門之士如謝如楊如尹如游如呂如范類皆不負所學致君澤民瑞日祥雲和風甘雨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粹然其可貴此則程氏之正學也

【事實】明道先生名顥字伯淳權監察御史神宗從容咨訪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

之志求諸六經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自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先生接物辨而不問感而能通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繁以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為從衆應文逃責之事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不可及也 伊川曰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釆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明道墓表) 上蔡曰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語錄) 朱文公贊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修來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語錄) 伊川先生諱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于周茂叔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薦絳上其行義于朝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且上奏論經筵之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既而命下先生在講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語錄) 朱光庭曰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又謂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語錄) 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從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謗詆侯仲良曰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 伊川文公贊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失其貴 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 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 問伊川因何見道曰他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瀟灑處見得箇大道理是地位了 答門人書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

爲同耶但明道所處乃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錄証語

道學四　程門六高弟　以篤信師學立說

呂與叔　范淳夫　謝顯道

游定夫　楊中立　尹彥明

策頭自學者無守道不渝之操而後正大之道晦自學者無守學不變之志而後正大之學微嗟夫道之爲學所以壽其傳於無窮者正賴夫宗主道學者與其門人弟子相爲戮力共守而存之耳而天下之有守不渝者何其鮮耶平時爲談我心匪石一臨利害所守已渝何有於守道平時師承擓趍請益一經排擯皆即叛去何有於守學若夫君子則不然不爲利疚不爲威惕可殺可辱而道之見於踐履者不可得而踰焉中流砥柱夷險一致可擯可斥而學之得於師資者不可得而變焉夫如是然後爲信道篤而自知明矣惟程門之諸高弟爲然

策段若昔夫子從容洙泗之間從其游者三千餘人若以優劣論之則一顏之外幾於無人然曾閔由賜之徒亦後世之所嘉尚者正以其有所守且結纓垂死之際吾在汶上之言守道也江漢秋陽之喻嘗聞大勇之語守學也所守足取於學問淺深何議焉甚矣聞道非學之非難而信道守學之爲不易也法論語作法言矣至美新亦爲之以魯論爲儒宗矣誤漢者亦此人焉事陳良數十年一見許行即棄所學董仲舒得罪其弟子呂步舒與有力焉向爲身死而不敢背正道今爲宮室妻妾而爲之向爲身死而不敢舉正學今爲富貴利達而爲之滔滔者天下皆是豈不有愧於孔門諸子哉

自二程受業於濂溪之門抽關啓鑰於太極之圖退而放仁義中正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鳶飛魚躍不作人是以及門之士如謝如楊如尹如游如呂如范類皆光明俊偉不負所學故其立言也則以生意而論仁以主一而論敬物物有理欲窮理而知天事事放下爲齋心之要法心不可無力辨其流於佛道則有體必欲察於鳶魚此不亦能光大程氏之言乎其立身也或坐春風之中或立門外之雪色溫氣和講官有第一之稱德氣粹然政事有絕人之譽或透勢利之關或明動靜之理此不亦能推行程氏之學乎嘉程氏之教人也深其諸賢彼作成者廣其勢固應爾也

嗚呼不觀宋衛之辱無以知孔門諸子從道之堅不觀齊梁之沮無以知孟氏諸弟尊師之篤不觀黨禍之慘無以知伊川門人蹟德之久方黨事之起也擠連株繫倘發如矢而張[illegible]心溝禁之不變方學禁之嚴也遯遯深遊不敢親承[illegible]而[illegible]時中歲寒不改至執贄十反而不已吾道可守而夷狄之法不可徇則謝顯道其人也進士可棄而元祐之學不可議則尹彥明其人也嗚呼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諸君子有焉吾道幾墜而復續性學已晦而復明至今談伊川之

學者欽祗起敬誦伊川之誨者書紳自守是雖先生善淑之
教亦諸君子固守之誠也方今正學昭明正人登用尚爲無
㤗道復隍之患然篤信好學正羽翼吾道之責也若夫邢恕
之於程氏陸棠之於龜山則爲名教之罪人豈惟朝廷之憂
亦二三子之羞謹毋輕變所學

附錄呂正字名大臨字與叔學於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
先生而卒業焉伊川曰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橫渠無說處
皆相從纔有說便不回 遺書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天假
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 語錄

范內翰名祖禹字淳夫蜀人嘗與伊川論唐事及作唐鑑盡
用其言伊川曰淳夫相信如此 淵源錄 客有見伊川先生几案
惟唐鑑一部先生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 遺書 伊川曰經筵須
得淳夫來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 語錄 朱
子曰范淳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甚次第

謝上蔡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
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質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
笑曰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
乃盡棄其所學而學 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
去箇矜字伊川因語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 語錄 朱子
曰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有程課夫子蓋
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
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
窮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敎人
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 識錄公

游御史名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
成誦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儀
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伊川一見謂其
賢可與適道謂楊龜山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
絕人遠甚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
箇意思便道中庸矣 語錄 朱子曰定夫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
學甚行薰炙得甚廣 南軒曰二程先生兄弟倡明道學於
河南東南之士受業於門見推高第有三人焉上蔡謝公龜
山楊公而游公其一也楊公謂公心傳口到誠於中形於外
儀容詞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爲成德君子矣

楊龜山名時字中立家於南劒之將樂縣諡文靖公天資夷
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絕粹而閎深見
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度不動聲
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接物以和而鄙薄之態
自不形也 明道在穎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
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
坐客曰吾道南矣 語錄 朱子曰龜山只要閑散然卻讀書尹和
靖便不讀書

尹和靖諱焞字彥明洛陽人年二十師伊川程子舉闈策十
議誅元祐諸人不答遂棄舉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

褒爲和靖處士　和靖言初見伊川時教其敬事其請益伊
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親切祁
寬問如何主一曰敬有其形影只收斂身心且如人到神祠
中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一日看大學
有所得問伊川曰心廣體胖只有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
字着不得也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
試喩之適聞鍾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
且更涵養錄語年二十登二程之門垂二十年盡得二程先
生之學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朱子曰尹和
靖主一之功多窮理之功少

道學五　横渠　以倡道關中立說

發題人於心上起經綸此康節之詩也愚謂天地之帥吾其
性者亦然一身中有一乾坤此康節之詩也愚謂天地之塞
吾其體者亦然大抵道行於通而不行於窒錮於其窒則無
以知吾心之大道運於廣而不運於狹溺於其狹則無以知
吾身之大蓋心之經綸萬化生焉身之乾坤萬有藏焉心之
開拓得去有貫通而無窒塞身之充廣得余有弘大而無狹
隘則陽動陰靜吾斂舒也天地高下吾升降也化之源源生
之職職吾運用無停止也感而必應應復爲感吾機緘相終
始也先儒於此心而發其端謂心上起經綸意者不干其窒
而干其通則心有不勝窮之用謂身中有乾坤意者不干其
狹而干其廣則身有不勝用之理天下事何莫非身心之所
爲也正心而天下治矣誠身而萬物備矣特患自窒而自狹
之耳此西銘所云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也

發題天壽斯文大儒篤生發不傳之秘於衆聽瞶亂之餘指
正大之歸於蹊徑榛莽之際迷者開而明也塞者闢而坦也
千載之下與聖經同功舍西銘奚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味
同胞吾與之義則一視之中固有等夷矣豈若韓子之直指
博愛爲仁乎理一分殊程子之言是也窮理一分殊之論則
會歸之中未嘗不辨別矣豈與孟子之親親仁民仁民愛物
異指乎本此以爲體行此則爲用西銘之說是體用之兼備
也謂其言體而不及用非也志者氣之帥氣者體之充西銘
之說由志氣以爲涵養地也謂志氣之無關於性又不可也
其他一事之善則取之爲法一念之發則進之以爲道蓋自
秦漢以下先儒無此議論非其用功到而知覺融涵養深而
見識徹豈能強爲此語哉　噫天地如此其大身心如此其
小苟徒囿於形而求之乎茲藐焉仰觀乎上將何以參乾父
之覆燾俯察乎下將何以配坤母之持載故自身心而觀之
天地之塞吾其體則天地之塞在吾一身也天地之帥吾其
性則天地之帥在吾一心也民吾胞物吾與則若民若物皆
不出吾身心也充其大而不梏於小則何物非我何我非物
吾見天地之爲小而吾身與心之爲大矣程明道有曰訂頑
立心便達至天德又曰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非以其身
心而體道者歟

事紀橫渠先生名載字子厚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遠器欲成就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又訪諸釋老之書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醇如也呂晦叔薦先生于朝上即命召入見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上說其自得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先生感異夢思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又嘗謂春秋之為書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序正其統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行狀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守讀朱文公贊曰蚤悅孫吳晚談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語錄橫渠心統情性攧撲不破胡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先生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模底康節揚中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先生曰是並同　程子答楊龜山曰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

道學六　康節　以因數明理立說

策頭有義理之學有物理之學有性命之學因神農取益取噬嗑因黃帝堯舜取渙取隨而知畫前之易其詩曰畫前元有易刪後更無詩則所學不在書而在理以起震終艮明文王之八卦以天地定位明伏羲之八卦而發揮先天之學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則所學不在書而在心此義理之學然也杜鵑之聞至微也而知世治之所關春雷之鳴至隱也而知其所起之方詠楊柳之風氣象灑落有吟風弄月之趣推牡丹之數胷次洞達有致知格物之妙此物理之學然也習智而智習愚而愚習性而性習狂而狂又發明孔子性習之說論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曰皆情也非性也論韓子之上中下三品曰皆習也非性也此又性命之學然也是學也固自李挺之而傳之邵康節也然康節之所自得者亦多矣

策段不觀明道之論無以知康節為內聖外王之道不觀了翁之論無以知康節為在心之學嘗求其源流矣有義理

之學有物理之學有性命之學是學也蓋北面學挺之而得也然叩擊於飯立坐拜之間潛思於興居夢寐之際探羲文於方冊中探造化於指顧頃公豈無自得之妙哉
自同時不知公者往往以為神仙之學豈知公之所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嘗謂公為幻惑之流歟後來不知公者又以為考數之學豈知公之所學本乎心或於心外欲觀休咎而已嘗謂公為卜筮之學歟不然邢和叔欲傳此學公告以虛心滌慮程氏性學淵源公則慨然欲授之果神仙乎抑至誠乎果數學乎抑心法乎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後之欲求其學者當於此詳味云

事料 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明道撰墓誌） 康節平居於人事機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生客曰何也康節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 康節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見聞錄） 熙寧間行新法康節門下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以歸以書問康節荅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上並） 程子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明道撰墓誌） 堯夫如空中樓閣朱氏云看得四通八達（語錄） 陳瑩中曰康節云先天圖心法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故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餘惡足言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特餘事耳（答楊中立書） 朱文公贊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日月醉裏乾坤 康節之學本於明理 康節之學得於先天蓋是專心致意看得這物事熟了自然前知 康節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 因論康節之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方衆人紛拏擾擾時他自在背處（並語錄）

道學七 晦菴象山 以同於明道立說

策頭 道以心而學理以言而明晦於道而各有所得則形於言者有時而不同因其言而互求其理則要其歸者無一之或異是未可以易言也蓋人有是心心具是道厥初渾然浩浩其天人不能以自明也於是發揮斯道正有賴於聖賢更相講明之功然自聖賢之既言也在堯舜謂之執中在成湯

謂之一德在武王謂之皇極在周公謂之經制五六君子尚不能強異以爲同而況其他哉故曰會於道而各有所得則形於言者有時而不同雖然其言雖異也其議論雖有間也而所以闡道原以正人心塞邪説以開後學則一而已譬猶日月星辰其次舍雖不同而同謂之天山川草木其流峙雖不同而同謂之地是未可以區別計也故惻隱爲仁之端而剛毅木訥亦曰近仁羞惡爲義之端而無適無莫亦曰比義據所得而言皆所以爲去聖繼絶學而亦豈有異旨哉故曰因其言而互求其理則要其歸者無一之或異

策段 大作皇宋代生洪儒乾淳間則有朱夫子出焉開示蘊奥提挈綱維砥柱吾道之天地開揭吾道之日月其論性也則有氣質美惡之別見於孟子之集註其言道也則有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之説見於論語之詳説其習中自得也則沉潛反覆恍然有得寫於中庸章句之序文性中之天至文公而徹道中之天至文公而會習中之天至文公而融

象山之所謂頓悟者亦非曰即心是法超然徑詣如禪宗者流也誠有見夫德性之不尊則禮義威儀皆爲外物大者之不立則勉強聞見皆爲虚文良心内存衆妄漸滅一眞有覺萬境春融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踈非一本也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非一物也故曰此心本靈此理本明幡然而改沛然而莫禦又即其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而標的之此頓悟之説所以表暴其自得之學也

切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自衆言之殽亂也而後聖賢以言語爲天下的自聖賢以言語道後人也而後之學者當以聖賢爲一身的伊洛之澤一晦而元城了翁謂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户然則南渡以來數君子所以立言垂訓者皆所以壽斯道之脉也邇日以來僅若户牖之異以致知格物爲教者則曰灑掃應對有精義入神之妙而不可以躐等以窮理盡性爲教者則曰聞見識知皆支離測度之私而必在於有覺悟以爲二者所從入之門似有差別而要其歸則一而已若夫議論雷同隨聲逐影固非前輩所望後學而門庭日異見的援弓亦豈前輩所望後學哉惟知議論不能不異而門庭本無不同則朱陸二夫子之學可識其眞在矣

事[illegible] 晦菴先生諱熹字仲晦居建陽之考亭師李延平精思實體所造益深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於是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語孟則深原問答之意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呂既亡而淸濁無據取司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之法周程張邵之書爲之裒集發明太極先天二圖爲之解明條畫程張門人爲之區別其所長剖析其所短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或識見少

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狀

象山先生諱九淵字子静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晦庵曰陸子静除意見三字誤天下學者其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又云陸子静只静坐澄心　謝孔煒謚議曰公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惟孟軻氏書是崇是信嘗謂此心之良天所予我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向既定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

丁端祖覆議曰象山陸氏者自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長而講學論及太極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

並議吳杰曰二謚議一以為學得孟氏之一以為學非伊洛真得先生之心至論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九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

性理門

性學 附 性情　性命　情　命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性同而理亦同○觀正蒙養性之論則知人無異性觀西銘理一之旨則知性無異理惟人無異性故賢愚之稟雖殊而其本則一惟性無異理故君子之論雖殊而其旨則同知其所以同必究其所以異泥其所以異而不求其所以同秖見其惑而已矣夫人之生也其初蓋均一天耳秉彝好德同此降衷也良知良能同此物則也自其原於天者謂之性故充於性者則為氣感於性者則為情而具於性者則為才有能養其氣而不使之害節其情而不使之流全其才而不使之偏復乎其初之本然則性之全體合一而無間矣君子宜若不必自為紛紛之論也柰之何有夜氣不存而秉彝之性遂汩私情既熾而天降之才已虧聖賢懼夫正理之不明而心學之日晦於是曰性曰氣曰情曰才始不得不區別言之嗚呼吾知其非自為異以相求勝也求以發明乎是理而不厭其條目之詳耳

性亦難乎為言○且性果有待而後知乎果無待而後知乎吾嘗自其有生之初求之良能良知受衷於天清明在躬萬善咸備孩提而知愛既長而知敬初非厚於此而薄於彼豈於聖而嗇於愚則性非有所待而知者又嘗自其有生之後

言之道本天下之所共由也而毋病於知道者寡德本天下之所同得也而每病於知德者鮮飲食而不知其味衣服而不知其名遂觀乎斯世之間而冥行罔覺者往往而是也則性々若不無所待而知者嗟夫天命之性均稟於物虛靈瑩澈本無所蔽則謂之無所待而知宜也若夫氣稟之性清濁或異物欲之誘易汩其眞則槩謂之無所待而知毋亦語焉而未詳也耶

潛谷偉議 孟子性善之論○孟子之言性本不爲善惡言也自夫人善惡既萌於心則已非性矣方其未萌之初性之所有不可得而言孟子乃以善名之是即赤子之心也天命之性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初也是其所謂故也自是而後乃有善惡之分既曰善惡則已非性善而失其故矣然亦未始不爲善也彼其終日爲不善斵然勃然若不可禦者及其中夜而思未始不竦然悔而惕然懼也蓋人之情有安於流蕩而出處之不常者矣而故之所居者終不能自厭於其中有樂於外慕而迁變之靡定者矣而故之所習者終不能自蔽於其外況夫其性得之於天者其本若是外物安得而終勝之哉故極其自本自根於善惡未分之始而窮其發形著見於善惡已分之後則是性也果不可以善而名之乎

法祖嘉猷 我朝儒先論性○我朝諸君子前後相承無非講明聖賢正大之學蓋自濂溪浚其源伊川導其流而性學益大明於天下今觀通書言五行各一其性人得其秀而最靈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人孰不疑其言之過○知善惡之分乃出於感動之餘而定之以主靜者蓋亻若是也至於程氏之論性必欲兼氣爲言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是又互相發明而必欲學者之知性也是又從善而不溺諸子之不善者也

先儒論性有二○有本然之性有所稟之性本然之性出於命所謂天地之性是也所稟之性出於氣所謂氣質之性是也出於命者無不善稟於氣者有善不善五方之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則氣之所稟可以類推矣故曰命曰心皆本然之性也曰才曰氣皆所稟之性也聖人論所稟之性則曰相近論本然之性則曰繼之者善二者相參而並言未始闕一焉孟子之言性以本然言之也荀揚韓之言是以所稟言之也人惟執所稟之性以論本然之性則張橫渠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龜山曰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因其所稟而反之本然則無非善也此孟子之論所以有異於諸子也此關洛諸公之言性所以得孟子之遺旨也

賜谷管見 性同而才有異○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矣木之所同也性也然而至於堅者爲轂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

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
情淚而性終存○且獨不觀諸水乎寒泉洌食之初投一芥
而立見及夫沙或混焉而後向之淸者始濁又獨不觀諸火
乎崐岡焚如之初燭幽隱而無遺及夫烟或鬱焉而後向之
明者始昏夫謂濁者之非水不可也而不可以言水之性何
者沙去而水復淸則淸者乃其本然者也謂昏者之非火不
可也而不可以言火之性何者煙去而火復明則明者乃其
本然者也言天下之性而求不悖其所以然顧可無極本窮
源之論也哉
性不外乎四端○今天下之言性者未有不舍其實然之理
而求之也論性而至於仁義則曰嫳躠踶跂失其常然者也
夫嫳躠踶跂固非仁義之情若曰舍仁義而求性則性果何
在論性而至於禮智則曰虛僞巧詐賊其天眞者也夫虛僞
巧詐固非禮智之實若曰舍禮智而求性則性果何有是皆
遺其下而慕其高厭其粗而求其精不知高下初無二用精
粗初無二理以性論性不若以仁義禮智而論性性者所以
名其稟受之初而四端者乃性之德也

綺語騈珠

天所賦者爲命　人均此生則均此性
物所受者爲性　人均此性則均此理
自心之外無餘性　惟皇上帝降衷于民人孰無是性
自性之外無餘理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性孰無是理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性之始也出於天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性之成也係於人也
仁義禮智其端雖此心之所發而實吾性之所具
百行萬善其用雖此心之所充而實吾性之所全
反觀於人生而靜之初則天之命我者爲甚備也
回視於降衷秉彝之始則我之得天者爲甚厚也
包羅乎萬象覆育乎萬物豈非天之體乎
降衷乎庶民賦予乎萬物豈非天之理乎
善治田者耘其稂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
善治性者長其善根而去其惡習不善治性者反之

當今獻策

臆說非能言性○性之難言久矣自道之衰先王
之教不行世之君子未嘗不精究力講求其至微至密之蘊
以爲的於天下而求其一定不易之說則未之有也彼惟見
夫材品之異分賢聖之相遠有不容以一等論者則曰是性
也其未必皆善也其必或善而或惡也周衰以來號爲深識
遠見者各執其說以求勝於天下若此者其幾人矣然已以
爲然人以爲否或一有取焉而終見棄於天下之公論嗟夫
天下之性一而已矣而安有若是之難言者是無他不酌諸
天下之公而以私見臆說求焉是無惑乎辨之愈力究之愈
精而天下愈不服也
理同而氣稟異○人之生也同稟於一氣而氣之所値有全
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

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風為風之出所無異氣也而噓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耳因其聲之不同而謂其有異風可乎孟子謂性善正類此也荀卿言性惡揚雄言人之性善惡混韓愈言性有三品蓋皆蔽於末流而不知其本也

[illegible]性善非孟私言○雖然性善之論雖起於孟子而亦非其私言也天下之性同是物也而堯舜得之謂之中夫子得之謂之一子思得之謂之誠而孟子得之謂之善蓋同出而異名者也而子思又於中庸加詳焉故其說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夫身者性之所寓也而誠之之道亦必以明善而為主豈非善既明則誠自立誠自立則性自存而身亦能自誠蓋始終之條理者歟性善之論淵源殆出於此

性善本於子思○噫夫性之說難明矣惟盡性者足以言之孟氏之學出於子思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觀其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參天地使性而果惡耶則曰違性之謂道可也奚其率既惡矣則極其所至當戾天地而奚人物可也又奚贊而奚參耶至於以善惡為混何異合燥濕而言水火裂性而三裂三而五又未免以一人之事迹定天下之性是非不能言也不能盡其性也安得孟子之徒與之推明子思子之說哉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詩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自誠明謂之性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中庸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孟　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庚桑楚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荀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　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董仲舒策　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學行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修身　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者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韓原性　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

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言語無不處極也復其性者賢
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人歸其厚矣李翱復性書
也

歷代事實 堯舜性之也孟子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孟子道性善孟子公都子
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
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
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
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
不善非才之罪也告子上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
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 三子之言性
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韓原性

皇朝典章 太祖乾德四年上性嚴重獨喜觀書編開寶八年
上性寬仁多恕嘗讀堯典嘆近世刑網之密同 孝宗淳熙十
一年上曰能克為人性緩古人有韋弦之戒緩者勉之急者
緩之全在抑揚之道聖政

先正論建 元祐元年程頤奏皇帝富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
養之道不可不至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
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所以變化氣質薰成德性
又第三劄云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學問臣以為輔養聖德莫
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

文集精華 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
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
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太極圖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
性命之源乎通書 程子曰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
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
自性而有形者謂之心自性而有動者謂之情此數者皆一
也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
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 論性不論氣不備
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同上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
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文 性出於天才出
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
善 橫渠謂明道曰定性未能不動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
定靜亦定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文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禀理
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
有自幼而惡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
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

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源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愚智之別塞者牢不可開蔽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蔽薄者可以開而開之也易易開則達之于天與聖人同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 蒙正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一

性理門

性學二　以同稟諸天立說

[illegible]論性於有生之初當言其同而不當言其異論性於賦形之後當因其異而歸其所以同夫性一也何有同異之辨哉蓋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有生之初也氣質之性賦形之後也有生之初天命之正理不以聖智而有餘不以愚不肖而不足賦形之後剛柔異制遲速異齊有生而鍾純粹之最者亦有偏而駁者亦有駁之甚者其最粹者固存其有生之常性不待後而成所此謂生知聖人也偏而駁者其為不善必先就其所偏而發此固可得而反也若駁之甚者則有於其生也而察其聲音顏色而知其必為不善如叔向之母知叔虎之必滅羊舌氏之類是也嘗攷夫子之言性相近者即賦形之性也孟子之言性善者即有生之性也以有生之性發而為賦形之性以有生之所以同散而為賦形之所以異論性者可不因其異而歸其所以同哉

[illegible]一氣未判太極存焉一氣既判三才立焉人固與天同此一氣者也是以人均一性性均一天初雖有二本也蓋嘗求之沖漠無朕萬理森然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豈非性之本體乎惻隱羞惡仁義有其端是非辭遜[illegible]端皆非外鑠我也豈非性之全體乎是性也果何[illegible]吾知天之所以予人者然也[illegible]其句[illegible]

天之體乎降衷乎庶民賦予乎萬物豈非天之理乎

今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性之所有也而誰實予之乎天也今夫見孺子之將入井而怵惕惻隱不期而自生其親之不掩則他日過之顙之有泚發於天性之不能已此性之所形也而誰實使之乎天也今夫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否聖人之於天道此性之所均稟也而誰實畀之乎蓋莫不一出於天而非由外鑠我也夫以天之所以予我者在是而我之所得於天者又不外是又可以二觀之哉

事料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書湯誥）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左成十三年） 天命之謂性（中庸）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記樂）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孟盡心上） 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初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

性學三　性情　以自性之情立說

策頭 性果可以善名乎愚不得而知之也但見夫仁義禮智得於天而受於人即詩之有則書之降衷中庸之天命者也烏有一毫之不善哉情果可以善名乎愚亦不得而知之也但見夫惻隱羞惡之端辭遜是非之實其感物也無所將迎有非納交要譽而能至也抑又可以不善定之哉然天能予人以是性而不能禁其情之不動能使其初之一而不能保其終之不與自夫溺性之虛談者欲有以絕其情則其失為槁木極情之所欲者又有以蠹其性則其失為揠苗彼其始念之不謹體認之或差其流禍可勝言哉

策段 人生之性靜焉而無撓澹然而無欲無聲臭之可求無形體之可見烏覩所謂仁義禮智者然天下之物尋其枝葉未有不得其根本者故自夫赤子入井之事感而求之則知其中之為有仁自其蹴爾嘑爾之事感而求之則知其中之為有義自其過廟過朝之事善惡是非之事感而求之則知其中之為有禮與知也是所謂性也使其無是理於中則何以有是端於外循其有是端於外則知其隱諸內者之為至善可知矣靜之中而有動者存是非表裏之義歟

性情一理耳有是性斯不能無是情性者理之自本自根也情者理之流行發見也性寓於寂然不動情得於感而遂通性之與情同此天理渾然不容名言人能反觀內省於其機躍然之初潛窺默識於間不容息之頃則由動而推靜因用而求體而是理之妙昭昭於吾之方寸矣

性情之難言久矣性無不善而情有善有不善非情之罪也循其初則見赤子而怵惕過宗廟而恭敬此心油然而生即此性之發而情之動也惟夫惻隱之性不充則流而爲忮害爲殘忍而仁至於虐矣辭遜之性不充則流而爲攘奪爲爭戰而禮至於亂矣所貴乎君子人歟養其天而返其眞全其實而保其粹性其情而不至於情其性則息有養瞬有存晝有爲宵有得可以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矣

【講義】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荀子正名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上同 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董仲舒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原性 伊川好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 朱子曰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 心性只是一个物事離不得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之心是心仁是性三者相因橫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好 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爲春夏所以爲秋冬之理是也至於發育萬物即其情也 性情與心同是一理然命之與心卻似包着這性情在裏面故孟氏語意卻似說盡其心者以其知此性故也此意橫渠得之故說心統性情也看得精 在天爲命稟於人爲性既發爲情此其脈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唯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爲言耳據心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心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 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者也語錄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孟子解

性學四　性命　以不謂性命立說

【策頭】自夫子以性相近而待夫人而後性之學始開自夫子以道將行而歸之天而後命之學始著夫命者天之令也天既賦是理於人則貴賤尊卑一降而不可反榮辱得喪一定而不可移是雖智者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要未可徒謂之性性者生之質也人既受又是理於天則偏全清濁固若有間而聖狂愚智非不可移苟有是性皆可勉焉而至之也要未可徒謂之命謂命不謂性則知有天之所賦而不知有人之所養謂性不謂命則知有人之所爲而不知有天之所授以天而廢人而修性之功不加以人而遺天而俟命之學不講二者皆失之此不謂性命之說惟君子足以盡之也

策段夫性命之理至難言也嘗謂孔氏之書其論性也則以為相近耳至於命則又罕言焉夫性孰不知其稟於天而命孰不知其受於天有斷斷不移者然孔氏於此不敢執定理以律天下方且混然於講明之際者誠懼夫人之有所拘也蓋天下至理未始不通學者見理則常至於執一故世之拘於性者則曰降衷自天本同一初稟受於我略無異趣是以聲色臭味我所欲也而人之具形乎天地之間者亦有所欲也性無所異命何與焉而世之泥於命者則曰父子君臣天之分也賓主聖賢天之道也彼天賦我以是命則吾惟安於命而已耳命無所差性何與焉殊不知天下之至理在人有賢不肖之殊而貴賤窮達初無賢不肖之異則君子惟當歸之天在時有難易之殊而在己不可以難易而不勉則君子尤當盡其天故性焉若定君子不謂之性命焉若定君子不謂之命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孰非吾性之所欲也是雖吾性之所欲當知吾命之所安惟君子不徒徇其性故不必芻豢膏梁而皆可以適其口不必文章黼黻皆而可以悅其目不必鳴鸞和鈴而皆可以順其耳不必椒蘭蘋桂大路越席而皆可以養其鼻養其體何者有命在焉君子不當縱其性而不顧天命也此君子所以不謂性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孰非天命之所賦也是雖天命之所賦猶待吾性之加勉惟君子不徒委於命故父子之間必思有以盡其仁君臣之間必思有以盡其義賓主之間必思有以致其禮至於賢者則必思有以充其智聖人則必思有以全夫天道何者有性存焉君子不當委於命而不盡其性也此君子所以不謂命

警聯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讀書張子曰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蒙正南軒曰君子不謂性所以遏人欲之流而保其天性也緒君子不謂命所以存天理之公而立其正命者也一則不謂性而性之理所以明一則不謂命而命之理所以著性命之理互相發明其義蓋精微矣

性學五　情　以性發於情立說

策頭仁義禮智非由外鑠視聽言動畢由於禮其所以賦之者誰歟豈非民秉之彝即天之所命者也湛然而澄淵然而靜一動不流百慮盡息其所以畀之者誰歟豈非天之降衷即人之所受也泛應酬酢運用無窮斟裁闔闢有定所所以主之者誰歟豈非情之所動由性之所發也方是性之未感於物也泰然無為怡然自適舉天地之理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莫不總攝於此及其性感物而動也隨事曲當昭徹不惑舉天地之理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莫不洞察於此寂然不動而感通者常存出與理會而能定者不滅當是時情外無性性外無天而聖賢又烏有身外之學哉

策段性者天理之混融也情則性之感物而流行無間斷者

也聖人以性之理甚大故言其相近而孟子以善名性則孔門不傳之祕著矣既言君子所性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謂性無不善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則孟子發明內心之學又益明矣其寂然不動者可以言性也感物而動則性之情也自性而之情而謂情為不善者不知情之正者也

韓愈之原性其言曰性之品也有三情之品也亦然是殆未免於混情以言性也且愈之所以立是品也寧不曰中人可以上下蓋昔者吾師之說云耳而非私見之創殊不知夫聖人之言是獨論其所習而不論其所性也今夫上焉而善下焉而惡中焉而善惡之未定天下固有如是而相絕者也特非其性焉爾此性之惻隱焉而仁羞惡焉而義辭遜是非焉而禮智人皆有之而聖愚賢不肖無擇焉性之本體當於是乎觀之惟夫天能予人以是性而不能禁其情能使其初之一而不能保其終之不異存亡判於所操善惡岐於所遇三品之辨至是而始立矣故夫寂然不動之中有感而遂通之機以喜怒哀樂之中發而為皆中節之和者則堯舜文王孔子數聖人之所以安其情者也五官之相攻六鑿之相擾肆其所欲而不致其謹昏其所迷而不慮其返則桀跖之所以汩其情者也不能無慾而窒之不能無忿而懲之視聽言動之不能無非禮而勿之則賢者之所以制其情務致謹於善惡之交者也三品之情愈亦有見於此而已矣

事料 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伯王 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慾 韓原性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惸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惡也惡夫佞者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但中其節之謂和 遺書 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饜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耳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 正 謝上蔡曰有一分人欲即滅卻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胡五峯曰脩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 凡徇人欲自是危險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 南軒敬簡堂記云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則敬立矣害敬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

性學六 命 以樂天俟命立說

策頭 昔韓文公序送孟東野以其不幸而歸諸天歐陽公序送方希則以其不利而歸諸命愚始觀二公之說不能無疑

以謂君子之人惟盡其在我而已至於窮達得失未嘗敢輕於所托命也一有不遇則舉而委之天命不幾於廢人事乎及靜考二序所述然後知二公之意乃大不然韓公之言曰東野以其詩鳴信善鳴矣不知天將使東野鳴國家之盛耶抑將自鳴其不幸耶夫有東野善鳴而不免於窮餓然後可以言天歐公之說曰希則茂才入官二舉進士不利命乎而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庶幾類於昔賢者乎夫有希則之茂才而猶苦於遭而然後可以言命曰天曰命必要其鳴之善才之茂者言之豈非人事之既極而後可以歸之天命歟

警段 凡窮達貴賤禍福死生在君子小人均曰命也然君子則循其性由其道而聽天所命焉所謂順受其正謂正命也若小人則不由其道不循其性行險僥倖入於罟擭陷穽之中而不知所謂非正命也莫之至而致者命也不容其損益焉君子修其在天者天命之流行順之而已故謂之正也小人則人為有以致之人為有以致之則是咈其自然之理然因其有以致之而命亦隨焉是亦命也而不得謂之正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非禮非義之事其為危殆有甚於巖墻君子不由者所以順受也然君子亦有不幸而天如顏子不幸而見殺如比干者其為盡其道而死則一也命之正也桎梏死者謂有以致之而非其正也孟子之言特舉其大者言之耳窮達貴賤禍福亦莫不然蓋命一也而受之者異故有正有非正之別正者其常也而非正則有以咈其常故也於此可以究命之蘊矣

大抵窮達得失謂之非天命固不可然窮達得失一一委諸天命而謂人事之脩舉無預乎其間則又不免於誣矣昔德宗曰建中之亂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李泌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況吾儒平日涵養操存勉強學問果何事耶正將以究其說施而為異日之用爾若一毫一縷必曰天命則是人事之脩皆無益也人事不修而委其數於天命其然豈其然乎

詞料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大傳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左傳十 朱子曰命有兩種然實不離於一一種以其貧富貴賤死生脩夭厚薄者言之一種以其智愚賢不肖昏明清濁偏正者言之一箇在內一箇在外一个屬氣一个屬理 問命字之義曰 命謂天之賦與所謂大令之謂命然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有以理言者為仁義禮智之性性者皆天所賦予故皆曰命 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 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要之皆天所予付人事盡處便是命語錄 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語注

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以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一

性理門

心學 附 誠 敬 志 氣 忠恕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敬為入道之門○洪範天地之大法而五事居次斷之以敬用之辭禮經帝王之遺訓而曲禮百篇先之以毋不敬之語理在天下固亦多端聖人垂教蓋無他説而洪範禮經必以敬為先者誠以學者入道之門無切於此者矣何者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其見於日用常行之際無所往而非[illegible]也如其泛泛從[illegible][illegible]質之以前言往行之訓參之以諸[illegible]百家之説及深有[illegible]精[illegible]有異旨其上者既憚其高遠而不可搏執其[illegible]者又疑其固陋而有所拘礙若涉巨川茫無津涯如歷通都岐路錯出終亦無所歸宿而已矣誠能反而求之天理昭然無不在我體之於心有一念之未正非敬也行之於身有[illegible]行之未純非敬也推之於事事物物之間有毫釐之未得其當非敬也所貴乎學者體察之必精踐履之必至持守之必堅昭昭然如天地在其前慄慄然如鬼神臨其側而後可以知其道矣大哉敬之功用[illegible]聖哉聖賢發明之功乎惟敬則[illegible]一則舉天下之[illegible][illegible]雜也惟敬則能固固則舉天[illegible]之羣動不能亂也[illegible][illegible]通則舉天下之萬務不能[illegible]也學者能即是以為依據之地則道之大端在是矣

心學貴在專謹○一中分造化心上起經綸此康節之詩也則知心學不可不謹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此明道之詩也則知心學不可不專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有和粹之心者其容必溫有慈仁之心者其容必良有雍肅之心者必恭有保護之心者必儉耳目口鼻之不相亂者此心也喜怒哀樂之不失節者此心也心之為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已以處求心而心非處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是已以體求心而心非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者是已以用求心而心非用之可得所謂無思無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已然則心果安在哉曰日新之得即念之敬罔念之狂即心之放有所忿懥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有所好惡則不得其正心之邪正其根於一念之微乎其所以非念之不生罔念之不形者又在敬學之涵養也

稽古偉議 聖賢開心有要○聖賢以學之不講為可憂正以心之下保為可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勿云者形格勢禁之論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不可云者深懲而力拒之謂也巧言則必畏也佞人則必遠也畏而遠之者誠恐淫聲亂色之得以誘我于彼也聖道則必閑也楊墨則必拒也閑而拒之者將以固吾之垣墻而無外物之可入也凡若是者皆懼吾心之易以放也肅肅然而不敢慢兢兢然而猶恐失之質三

五六籍之所載而臨之如父毋考之師友淵源之所及而親之如保傅是心不敢越焉誠慮夫審思明辨之不加篤志力行之不果則乍昏乍明若得若喪或恐夫心之本然者非眞吾有也

大人存養其心〇聖賢性天淵懿中僑湛然其所禀賦與斯人同一初也自其反身而誠覺明乎善審思於已而見吾體之爲大用力於已而先所養之謂大操存於喜怒哀樂之初擴充於火燃泉達之始知夫養心莫善於誠也吾自其誠心之所積至於賛化育而參天地非大人之大乎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吾自其可欲之所充至於篤實而有光輝非大人之大乎良心不失於赤子之時能事備於居仁由義之後聖賢豈外已而求之哉欲捨已之天而求以極乎人之大者亦惑之甚矣

法祖嘉猷 關洛論心主敬〇關洛諸公紬繹心學之僑鏑發明性學之淵源自敬之外斷無餘蘊明道之論心曰敬以直內是涵養意也伊川之論心曰閑邪存誠敬以直內也橫渠當以已心爲嚴師也夫惟守之以敬也鄙倍不乜而此心廣矣暴慢不生而此心肅矣縱肆不生而善心長矣欺詐不生而善心萌矣是必起居出入無不謹也視聽言貌無非禮也淵嘿雷聲尸居龍見無敢欺也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無敢慢也對妻子如對嚴賓待童稚如待長者暗室屋漏洋乎如左右之有神不覩不聞儼乎如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夫然故雲行雨施此心之充魚躍鳶飛此心之察洞然明鏡湛然止水與天地同其流與造化同其游而虛明純粹不失赤子之初矣諸君子所以潜心孔孟以入堯舜精微之妙者其功用至實也

周程誠敬之學〇天佑皇家斯文未喪濂溪先生獨以正學爲本朝倡通書一篇一則言誠二則言誠河南程氏相與羽翼之又恐學者之無所從入也諄諄然告其門人曰主之謂敬嗚呼盡之矣此愚之所謂學者入道之門無切於此者矣大抵道有統言有要不得其統則茫無所麗不知其要則雜無所歸此學者之通患也聖賢之學固非淺末之所能窺切謂濂溪得孔孟之旨者在誠程氏得濂溪之傳者在敬存誠則可以盡道矣主敬則可以盡誠周矣程遺書歷歷具在茍知敬之一說則心學有所用力矣

時文警段 心難以有無論〇世之論心者多矣而罕有知其說者膠於物者則認以爲有流於空者則指以爲無認爲有者認贅爲嫡之說也認爲無者槁木死灰之說也此無他心學之不素講故也殊不知無者近乎性而性非心也有者近乎情而情非心也心出於性情生於心故心雖本於無而心非無也心雖應於有而心非有也凡性其心於空虛無用之地與夫情其心於相刃相靡之域者皆非知心者也噫心者五官之主而神明之舍也人具是心而不能知其說抑亦不思之甚也古之人得是理者惟吾孟子觀其言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夫操之則存則心非眞無也舍之則亡則心非實有也心非眞無亦非實有吾知是心之存乎人其神矣乎

心為體之大者〇心內也為此身之主身外也為此心之役心者天之為是神明之舍也仁義禮智之所從出也道德性理之所由根也是天之所以與我而先立乎其大者也是我之所以得於天而為已之至貴焉者也恍惚而經緯萬方寂然而感通天下之故其斂而靜也不盈一握其舒而散之包宇宙而為之闢鑰獨非此心之大者歟彼耳目之視聽視聽而止也吾心實為之運動也手足之舉履舉履而止也吾心實為之運動也凡而關節脉理之微血氣膚髮之細皆所謂體之小而非其大者也故以形而論則吾身為大方寸其微也自性而觀則中函萬象而眇然之軀何有焉其體之所謂大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

心知所存則正〇所以為神明之舍者此心也所以為五官之主者此心也人能致察於赤子未失之初謹獨於夜氣以存之際捐其私心而堅其誠心去其人心而存其道心湛然止水之無波淵乎明鏡之無塵則施之四體蓋有不言而喻者吾見其有耳也而聰聽之心存有目也而明視之心存有口體也而言動之心存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是其有所主於中而後無所役於外者也苟惟不然則或蕩於視而目視惡色矣或流於聽而耳聽惡聲矣或逐於言動而口體之累有之矣可不以心為重哉

綸語駢珠

克念克敬天君泰然　斂乎方寸不見其不足

能安能慮百體從令　塞乎天地不見其有餘

耳目之視聽此為之聰明　肫肫其仁[illegible]乎其不雜也

手足之操履此為之運掉　洞洞其敬[illegible]乎其無僞也

血氣害心之賊嚴而防焉　道未足以勝情則道與情交戰

嗜欲蠹心之蠱揮而去焉　心不足以御氣則心與氣交馳

暗室屋漏如侍嚴師所以運此心也

出入遊衍如見大賓所以敬此心也

出入無時非得於操存則其失也縱

旦晝梏亡非得於涵養則其失也蕩

懼意馬之易馳而難制則羈縻不敢一日弛

慮心茅之難鋤而易萌則芟夷不敢一日廢

當今獻策 心學莫加於敬〇天下之理未有不該於此心之敬者學者知從事於敬則孔孟之正傳濂溪二程之遺說可以得其指歸矣獨嘆夫權奸用事不便於儒者之正論遂以為之名加之彼其間固有徇名而忘實有言而無行者非獨權奸之所惡亦吾儒之所惡也加之以僞其又奚辭然伊洛諸儒之所講明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寓焉而盡欲使之聲銷迹滅而不復見三綱可淪九法可斁也豈理也哉氛翳既掃日月復明邇者登用眞儒發明正學庠序諸生宜服習

乎濂溪二程之餘訓然切觀今之所謂學者矣其上則高談性命不切事情而失之於空疎其下則剽閑語錄依托名字而失之卑陋所謂濂溪二程之學未必眞有得也夫紹興初程氏之門甞用矣未幾而復廢慶元初程氏之宗派嘗册用矣未幾而又黜是非吾道之不可行於天下也宗主正學者固有其人而付麗以求進者率多空虛無實之士彼小人者幸其隙而攻之併以累正人矣故愚以爲講明心學者不在於空言也惟在主敬而已矣主敬之說行則所見者皆眞知所行者皆實行則河南之書可以傳之萬世而無弊也

誠爲心學正傳○故嘗論之中庸大學孔門心學之正傳也二程立言蓋得乎中庸大學之指歸也後乎儒宗之相爲講明者是又得乎二程之流派也蓋誠無一念之不存道無一德之不著苟有志於道者捨誠其可哉有能端此意於尸居龍見之時斂此念於淵嘿雷聲之頃言亦誠也動亦誠也視聽亦誠也出入進退無一而非誠也夫是以見於存心則善端之發見而天理之流行形於爲學則智識之日明而見聞之日廣外物不足以爲吾累也尚何有於紛華之悅人已本無殊觀也尚何至於彼此之分一是一非不待辨而明也又有何於異端之惑夫如是則由伊洛之派以遡洙泗之源而此道之傳信在乎是矣

盡其心者有道○操存舍亡者人之心出入無時者心之則將以盡之如之何而用吾力耶故必力行乎明善誠身之學者而後心可盡必深加乎致知格物之功者而後心其盡大而言之未發之中既發之和是心無不盡也小而言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心亦無不盡也自一理之盡推之至於無一理之不盡自一事之盡推之至於無一事之不盡如是則此心既盡眞見內融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我矣

盡意收結

心貴不失其初○嗚呼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亦全其所謂初而已良知良能具於孩提之童秉彝好德禀於生民之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形於四端非外鑠我也愛親敬長孝慈友悌發於天性非自外至也謂之降衷謂之受中謂之民彝謂之天則皆赤子之所素具者其謂之無初可乎獨嘗怪夫天之所賦乎者均是人也則亦均有是初也均有是初則亦均有是心也然極其終身之所成就其上者爲聖爲賢其下者爲愚爲不肖名位品級又各不侔乃若是焉者是豈其初之固然耶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使天下之人皆能如其初之所有全而存之則亦何有於失亡之憂惟其物交乎前情動乎外來者無窮至者不一而後其初之渾然者始分散混雜而莫得其全矣愚故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亦全其所謂初而已執事詳亦以愚言爲然

心有所謂同然○雖然良心斲矣而同然之心常在善心喪矣而同然之心未嘗息必欲律天下紛皆聖賢固不可不理義一入乎心則舉天下皆悅之今夫口之於味也天下豈能皆易牙而有口者咸知其爲味耳之於聲也天下豈能皆師

賾而有耳者皆識其爲聲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不必皆
聖賢而有心者皆悅其爲理義於此而謂之同然也尤信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學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養心莫善於寡欲並孟子 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雜篇 心居中虛以治五官諸子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問或問遠曰通四海雖遠治之在心楊孝至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 或問神曰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天測之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揚問神

歷代事實 帝王事見君心類 昔仲尼潛心於文王達之顏淵潛心仲尼未達一間耳法言問神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爲政 顏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 顏淵曰敢問心齋仲尼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人間世 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公孫丑上

皇朝典故 孝宗淳熙十三年上諭梁克家否泰陰陽之理人須是清心寡欲 又論及復卦七日 淮奏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爲流通上曰人身一日便是天地一歲 乾道七年虞允文奏天地之心生生不窮故陰極於剝則復上曰天地若無肅殺何以能發生克家奏殺之乃所以生之天地之心歸于仁而已上曰然並淳熙 餘詳見君心類

先正論建 並見君心類

文集精要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遺書 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垂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 心有所主則不能動矣 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並同上 邵子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皇極經世書 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illegible] 心統性情也並正蒙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同上 屏山云以火煉金則金精以事煉心則心精烏貴夫烈然謝事哉心之不精非特外物汩之也亦中襟受之也中苟不受彼將焉寄均曰性也惟聖人能性其性彼不能者情雜之也均曰神也惟聖人能神其神彼不能者意雜之也情性神意混爲一區若同而異若異而同遇事紛然迭爲主宰烏知其雌雄者由煉之不精

也是以方寸之地精之則為靈明虛靜之府雜之則為塵垢滓穢之變謹其所養動無餘抗　朱子曰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　人只有一个心未動時謂之性已動則為情欲又是情上發出來底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爾人為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　心湛然空明時那為理便在這裏(語錄)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孟子注)

心學二　以存誠閑邪立說

策頭 心學難言久矣以心有所主則虛者伊川訓門人之辭也以心有所主則實者明道告與叔之語也夫伊川謂其虛者以主敬而言也涵養莫如敬以敬存心則天真湛然表裏澄徹如太空之淨如明鏡之瑩而外物不能累矣明道謂其實者取虛器入水譬也器中之水已盈則外物不能入猶君子一心四端具備則充然有德無非實理而外患不能干矣要之伊川之所謂虛即夫子絕四之旨明道之所謂實即孟子充實之意內之靜定則外不能撓內之充滿則外不能乘

策段 人惟一心攻之者衆少懈而受其一皆不足以為身之主宰矣故有所忿懥則此心流於忿懥有所恐懼則此心惑於恐懼有所好樂則此心溢於好樂心不能制況於形乎是以古之聖賢以心御形而不御於形以心役於形而不役於形歷山之耕南風之歌勞逸若變矣而舜之心則有所主而不變羑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若變矣而文王之心則有所主而不變避席之時易簀之際死生若變矣而曾子之心則有所主而不變自非所主一定又安能處勞逸憂樂死生之際而不變其常心哉大哉心乎其會道之源乎湛然一虛淵然止水洞然明鏡賢愚一途軼今古一戶牖盖自去聖絕學之後英雄豪傑功利崢嶸經生學士知見爛熳茫乎不知所歸宿者幾十年矣而近世學者始有能發明去蔽之說先立其大者之說揭諸人亡書廢之餘而金玉黼黻之豈亦風天下之微意歟　天下之理苟得其養則無物不長苟失其養則無物不消身固不可無所養也而心尤不可無所養焉人知備聲色以養其耳目備臭味以養其口鼻備安佚以養其肢體而於心則獨不知所養焉豈愛其身而不愛其心歟何嗜欲以為適則天理日微而不之覺縱口體以[illegible]則[illegible]日消而不計養其小而失其大是誠有場師之賤為狼疾之人矣

事意 養心莫善於誠　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孟注)　周子曰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養心說)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歟文)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illegible]　十二

性理門
心學三　誠　以至誠無妄立說
策頭 謹獨之訓佩服於中庸毋欺之語書紳於大學然後知
聖賢講明斯道啓迪人心自一誠之外斷無餘說而異同之
論不必疑焉可也盖言天下之理至中庸大學二書止語中庸
大學之要至於誠而止自昔聖賢立言垂訓豈不能旁引曲
證以示學者而一則曰誠二則曰誠必使之拳拳致力於此
蓋誠者爲養心主乎誠則不汨於私慾而有操存之功爲學
本乎誠則不膠於聞見而有自得之妙以之接物則外物不
能惑以之燭理則萬理無不融以之明辨是非則異端邪說
皆不足以撓吾之正其貫本末該體用孰非此誠也不然天
理不明人僞滋熾捨吾身踐履之實而求道於茫昧之中吾
見用力雖勞而去道愈遠矣
策段 中庸以戒謹恐懼爲進德之始而大學則以恐懼畏敬
爲正心修身之累中庸以誠爲君子之貴而大學則以誠爲
小人掩匿覆護之心非子思之求異於曾子也蓋學貴謹獨
而驚怖瑟縮亦學之患誠貴不欺而羞愧忸怩亦誠之基故
子思論君子之誠必示其形動明著之極功也曾子論小人
之誠僅取其一念之隱惡揚善而已耳愚是以知曾子之論
若少異於子思之論而爲不欺之心則一雖異而同此之謂也
學一而已道外無學誠一而已誠外無道前聖之所講明者
此理也後儒之所發揮者亦此理也不求其理之同而徒惑
其言之異是豈聖賢所望於學者之意哉昔劉元城學於司
馬公之門方其請問之初以求道之所從入而公所以告之
者不過曰誠而已蓋用志卑近而滯於形器之近者非吾之
所謂道溺心過高而蕩於虛無之境者亦非吾之所謂道惟
體之吾心反之吾身而有眞踐實履之誠則日用常行無非
是理此元城得一語於司馬公終身行之而不敢失者其有
見於此歟　嗟夫性焉安焉者聖也復焉執焉者賢也聖則
希天賢則希聖其分量之小大氣質之清濁才品之高下固
有不可強而同者然生知學知其歸一致安行勉行其終同
功恐懼不聞此誠之固執者也而能極天地位萬物育之功
曲能有誠此誠之未至者也而能造至誠能化之神擬言議
動之學而至於變化終無誠立之驗而極於明通此造化之
實理鬼神之實德聖神之極功又孰爲有餘孰爲不足哉噫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明之教學者不可一息間斷也
事料 閑邪存其誠易乾卦　夫惟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中庸　順
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者自
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
爲貴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並中庸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離婁 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盡心 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
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
尊矣不誠則卑荀王制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元亨誠之
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書 聖誠而已矣誠五
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
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
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上同 程子曰學者不可
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脩身不以誠則學
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
本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
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乎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遺書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
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誠者天之
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上同 邵子曰智數或能施于一朝
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
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
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 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皇極經世書 張子曰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天所以長久不已之
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
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
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並正蒙 朱子曰誠者眞實無妄之謂
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
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
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
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
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
不同然其人之所歸亦未始不在於實也中庸注 無妄是自然
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語錄 誠有主事而言者有主理而言
者蓋不誠無物是事之實然至於參贊化育則便是實然之
理上同

心學四 敬 以隨寓自警立說

策頭 日日新又日新成湯盤銘之語也而湯之進德者不獨
在於銘盤之時敬勝怠義勝欲武王銘几之辭也而武王之
飭躬者不獨在於銘几之際蓋古人寓戒於外物者非難而
致謹於內心者為難盤銘在前濯滌必見湯固不敢玩視矣
然湯之自警豈外是而少息乎几銘在目坐作必觀武王固
不敢忽視矣然武王之自戒豈外是而少弛乎故制心以禮
湯有胸中之盤銘五事敬用武有胸中之几銘此論古人之
心學者所當深致辨也

策腹 大哉敬之功用乎至哉古人之持敬乎惟敬則能一一
則舉天下之異說不能雜也惟敬則能通通則舉天下之萬

務不能敬也昔者孔氏之魯論孟子之七篇其言道固詳矣雖未嘗專指於敬而敬之理常隱然見於所言之中如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此敬也非禮勿言非禮勿視則此敬也至於持其志毋暴其氣之說養其性則可以事天之說則亦此敬也在乎人默會之耳蓋以內心之敬苟存則蕭然收斂一物不容而以之對越天地可無愧也

自心學不傳漢儒蔽於訓詁唐人溺於詞章歷數千百年心學影響不存矣迨至本朝濂溪先生獨以心傳之學為諸儒倡書通一編一則言誠二則言誠誠即敬之充也二程先生從而和之其說尤著明道曰心有所主則實故以弊屋禦寇驅逐不暇言之也伊川曰心有所主則虛故以[illegible]物事然言之也或以虛言或以實言非自異也伊川謂其虛者蓋涵養莫如敬以敬存心則天真洞然表裏澄徹所見者無非理而外邪不能入矣明道謂其實者蓋四端具備則充然有得無非實理而外患不能入矣敬之功用如此哉

夫人有一心攻之者衆不以紛華侈靡而自恣不以逸樂安康而自娛而拳拳乎飭己之務汲汲乎典學之益隨事致警隨寓致戒一舉動不敢輕一出入不敢縱此固善自防者也然愚獨謂隨物以致戒假於外之使然者也主敬以持戒本於中之自然者也蓋外有所托而後警吾固有得夫可觀可鑒之防內無所汨而自警吾誠有得夫不覩不聞之妙操存脩省之嚴苟僅見於目擊規警之時而慢忽縱弛之私或萌於戶居淵邃之頃若是則雖外有所警特具文也身有所檢特美觀也將奚補於心學之所得哉

[illegible] 舜命禹曰敬脩其可願(禹謨) 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禮檀弓) 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五子之歌) 湯聖敬日躋(詩)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書太甲) 文王於緝熙敬止(詩文王) 成王召公曰曷其奈何弗敬(書召誥) 羣臣進戒曰敬之敬之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詩敬之)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為中也　敬則無間斷嚴恭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伊川遺書)

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朱子曰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語錄)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大學或問)　朱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心學五　志　以脫去凡近立說

【發題】有樂道者之志有行道者之志志於樂道者則曰吾所樂者內也不願乎其外吾所盡者已也不求乎其人灑然蟬蛻乎塵埃之表盎然春融乎義理之眞味斯言也想斯人也其必嗜慾淺而天機深外誘忘而本心定聖涯涵泳眞趣昭融視夫區區利欲之場逐逐得喪之境者猶大鵬之於斥鷃也非識之高者其孰能與於此　志於行道者則曰民塗炭矣我與拯之國侵削矣我與扶之師旅飢饉之變不敢辭其難祭祀賓客之事不敢遜其責味斯言也想斯人也其必力量定而自信深規模審而自任重言之必可行行必可效其視夫坐視時世之危泛無經濟之畫猶五穀之於稊稗也非器之宏者其孰能與於此

【策段】聖賢之學以志御氣而不以氣御志以志移氣而不以氣移志凡立其在我者有確然不可奪之理則舉天下事變之來皆浮雲而蝸角耳奚足爲吾惑者故貧富自貧富貴賤自貴賤生死自生死而在我者常自若也且雷澤之漁嬀汭之嬪貴賤殊異矣而舜之志未嘗變也有莘之耕成湯之聘貧富遼絕矣而伊尹之志未嘗變也結纓之時易簀之際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子路曾子之志未嘗變也吁是果何修而得此哉則亦內有所恃而或憂或樂或驕或懾或盈或涸皆不足以乘吾間而奪之也

戰國以來世變趨下人才譾薄志趣迂踈毀瓦畫墁姑將求食馳驅詭遇惟欲得禽詘訑驕色秪爲墦間乞食之客耳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富貴利達而爲之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而爲之識者君子深爲忸怩故曰加齊卿相不之動心萬鍾之祿於我何加使之得志則堂高數仞榱題數尺皆所不爲蓋將有志於行道故他則不經其意矣

今世之詭於自耀者孰不以曾點自文哉弊衣垢形閉門靜坐未必不曰此春服之襟度也問其實則動色於青紫之榮冥心於金朱之貴點之春服似不爾也登高眺遠風流自命未必不曰此風雩之氣象也問其實則恍耳於東山之絲竹盡志於別墅之田園點之風雩恐未爾也吟風詠月連篇累牘未必不曰此浴沂詠歸之胸次也問其實則徼幸利達弄筆墨於希恩倖報之董困處無聊寫寂寞於借助乞憐之句點之浴沂詠歸又似不爾也曠放不根流爲禪學高虛自表每誤蒼生者易地皆然吁此愚所以有嘆於聖門自得之學也

【事斷】上下交而其志同泰卦　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同人卦　在心爲志詩大序　志氣塞乎天地孔子閒居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同上　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中庸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里仁　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　士志於道述而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

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語十 子夏博學而篤志衍 儒夫有立志孟萬章下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心盡 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學通書 伊川曰心之所存為志蓋志無迹而氣有形遺書 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也若是志勝氣則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上同 朱子曰志是心之所向意又是志之支脚語錄 意與情相近志與性相近志只是心寂然不動發出便喚做意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同上

心學六 氣 以養成剛大立說

策頭 有稟受之氣有充養之氣稟受之氣未足以為氣惟不以稟受而廢充養浩然有得於配義與道以成之者斯真所謂氣蓋人之有是氣必當有以養是氣有是氣而不能養是氣則其氣有時而餒矣今夫氣之在人富則樂貧則憂貴則驕賤則厭生則盈死則涸是氣為物所變而所謂氣者不過血氣之氣而已以血氣為氣則旦之銳者不保其暮之不銷一之作者不保其三之不竭平居無事則哆然盈溢於其外一旦臨毫釐利害則慊然餒敗於其中聖賢所貴乎養氣者此其慮也

策段 聖賢之論氣亦多說矣曰心合於氣氣合於神是心者氣也神亦氣也曰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是剛者氣也柔亦氣也夫曰心曰神曰剛柔皆足以見是氣之寓則夫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亦孰無是心孰無是神孰無是剛與柔而充塞天地之功乃不多見是存養之學尤在所當論也蓋知所謂養則無物不長是氣將為天理之用不知所謂養則無物不消是氣將為人慾之誘用於天理天地雖大皆為吾身內物而吾之所有大矣誘於人慾念慮雖微皆奪於吾身外物而吾之所有微矣

浩然之氣非夫人之所必也孩提之初氣專志一固有是和矣乃其少壯則隘焉平旦之初夜氣所息固存乎其心矣及夫旦晝則梏焉混孩提之壯於一和合平旦與晝於一心孟軻豈異於人哉天之所以予我者厚不敢薄之也我之所以受於天者貴不褻之也故自吾得夫至大之氣也居之以廣居行之以大道而浩然其大者未始或隘也自吾得夫至剛之氣也威武則不屈貧賤則不移而浩然其剛者未始或歉也自吾得夫氣之直也儀秦則斥之以妾婦楊墨則闢之以禽獸而浩然其直者又未始或撓也

夫浩然其大浩然其剛浩然其直人薄之而已獨厚之人廣之而已獨貴之關諸百聖而不慚質諸鬼神而不欺上以緯河漢而經日月可也下以振河海而動山岳亦可也晉楚之

富非不富也吾不見其為富卿相之貴非不貴也吾不見其為貴萬鍾之祿百乘之車非不榮也吾亦不見其為榮彼以其富不若吾義之富也彼以其貴不若吾德之貴也彼以其榮又豈若吾仁之為榮哉夫舉物之大莫加乎吾氣之大吾見其渾乎而莫吾窮恢乎而無欠缺歛之則實乎方寸充之則彌滿六合此孟軻之所以獨得善養之學也歟

養氣 顏回問心齋仲尼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莊人間世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孟子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孟公孫丑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荀子修身 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揚 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遺書 驕氣盈吝氣歉同上 邵子曰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同上 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正蒙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有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而反之其本使不偏則盡性而天矣同上 朱子問浩然之氣是人所受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柔懦都不解有所立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卻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語錄 或問氣之正且通者為人氣之偏且塞者為物如何曰物之生必因氣之聚而後有形得其清者為人得其濁者為物假如大鑪鎔鐵其好者在一處其查滓又在一處又問氣則有清濁而理則一同曰固是如此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致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者如致在濁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則光方見物類中亦有知君臣父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只為他不能克治耳　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同上 東坡曰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 在地為河岳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東萊曰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賦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涸氣動而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為之帥矣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　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簀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

以發明一貫立說

【策頭】聞之師說忠恕之說有二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曾子極致之論其動以天固聖人之事子思近道之言猶參較物我而未能相安於天乃學者之事然由子思之言以造曾子之所以言亦曷嘗不混然為之哉嘗試論之盡己者忠也推己及物者恕也至誠無息者忠也極而至於萬物得所者恕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忠也充而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恕也由微而至著由約而至博忠恕之道也忠恕兩端孔門行之熟矣門人獨不知此乎使門人知忠恕之體用則知一貫之學亦惟自體以達用夫子蘊抱之妙獨不可窺其涯涘乎聖人忠恕之極致獨不可勉慕而至之乎

【策段】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豈非所謂形而上者耶子貢悟不可聞於可聞之中其亦庶乎知道矣是故一貫之說聖人既以語曾子復以告子貢者亦以二子之學雖所得者淺深不同然其有聞於道則一也迨曾子出而告門人則又析一貫而為忠恕矣既謂之一貫矣又何忠恕之異名耶蓋一貫之說唯曾子可以徑領之而無疑其次莫如子貢下此二子而驟以語之其有不至於惑者歟是故曾子不徒示之以一貫而必指其所從入之門忠恕也者一貫之所從入也蓋盡己之謂忠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推己以及乎物混內外為一體非一貫而何然則曾子誠可謂善語道以教人者矣吾夫子一以貫之之說而曾子指以與人則有忠恕之學焉忠所以謂體恕所以為用純實篤至理既有以盡諸己而後誠切懇到之意乃可以施諸人故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中庸所以明忠恕也朝夕之間處身接物常能以此體認乎人己之際使表裏合而體用該則學道之功也夫忠以處己恕以待人者若為二物而因人己之合以見道之一乃所以為道之至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夫惟其二而後可以明其一是曾子忠恕之學也忠恕之言曾子特以喻聖人之道爾而謂其果足以盡一貫之妙或者其未明曾子之意乎厥後曾子之學傳於子思而子思於中庸明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夫子思之言其盡道而謂之不遠於道毋亦以推己及人之學近於吾道之體用乎觀子思不遠之言則知曾子忠恕之論正欲學者之近取譬也不然曾子豈抑夫子之道者乎噫一唯之外寂無他辭此固曾子之先覺也聖賢遠矣後之學者為曾子不得為子思斯可矣

【講證】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語四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語十五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中庸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盡心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

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語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讀龜山或問忠恕之義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忠恕無伐善無施勞顏子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忠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忠恕其地位如此則說如此 朱子曰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殖正所以發明此義也以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己推己及人則宜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性與天道者未嘗為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尤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隔礙哉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待問卷之五十三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五之十四

性理門

皇極 附 中道 中德 中庸 中和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君建極臣會極○君令於上則建極之責當歸之君臣共於下則會極之責當歸之臣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然氣稟之偏者則剛過於暴亢柔至於弱植其介失之矯其和失之流或外示辨別而為苟且含糊或名為端方而為模稜緘默此其責獨在上而不在下乎然人君者中道之宗主也剛者矯之柔者植之其偏者約其大過正者扶其不及毋淫朋比德而為公道之累毋內陰外陽而開羣枉之門此其責獨在下而不在上乎有皇極之君主張於其上則有皇極之臣翕從於其下蘀兮蘀兮風其吹汝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此其藹藹未有難者

稽古偉議 歷代皇極興廢○皇極之道原於天而授於人包羲氏以之撫世御俗康衢有爾極之謠堯舜禹以之更相傳授在書有執中之語湯之肇脩人紀者此極也文王之順帝之則者此極也箕子洪範之陳極以皇言豈非維持宗主皆上之人實為之耶自周轍之東皇極不復建矣春秋戰國以權譎亂皇極秦以法律反皇極兩漢以亂臣壞皇極三國以姦雄敗皇極晉以五胡廢皇極魏以夷狄背皇極隋以窮奢極侈棄皇極唐以牝后強鎮滅皇極極之不建泯泯棼棼蓋

千百年于此矣

歷代建極在上○蓋自漢以名節壞皇極也而後黨錮諸賢更相標榜君廚俊及之號一勝而姦雄遂得以籍口矣自晉以清談壞皇極也而後江左名士自望欺時老莊之學一勝而神州始至於陸沉矣自唐以朋黨壞皇極也而後關子分朋根據盤結牛李之爭牢不可破而國之事去矣豈是三壞是非士大夫之過也上無宗主皇極之君姑聽其自爲消長自爲勝負中流砥柱寧幾何人勁風所移趍者瀾倒是無怪其或然也胡不即諸古而觀之何居舜之朝而九官相遜其和而不流也如此又何生成王之世而十夫予翌其同而不阿也又如彼蓋有執中之主則讒說殄行不得以肆其奸而有叙疇之君則雖有湣此比之徒亦何由而投其隙然則未敢歸咎於士大夫而猶以望於上之主張吾道者良有以也

法祖嘉猷 我朝聖明立極○惟我國朝列聖相承主盟公道如愛珠玉扶持大中如護元氣前代人才有各立之黨也而我朝人才趍事赴功無異黨也前代士學有自專之門也而我朝士學救時行道無專門也風俗無異好大抵皆篤厚而朴素政事無異尚大抵皆端簡而忠實數百年間坯陶於造化之中初無圭角之可露此其爲極夫豈勉強而求合者歟故雖晦蝕於新法盛行之餘而不能不開明於元老登朝之後雖湮鬱於僞學禁籍之日而不能不表章於宗相登庸之時雖偏勝於和議角立之中而不能不扶植於更化改絃之頃則我朝之皇極蓋渾渾乎一元之黙運也然君子致論其故猶願爲慶曆之車不願爲元祐之舟猶願爲一夔一契之迭相唱和不願爲蜀黨洛黨之互相指目可也蓋士大夫當陰享其皇極之實而不當爲皇極之名名之盛實之衰也於此而均調彼此消釋異同此調停之說所以使人至今視腕者蓋欲其有此實而不欲其有此名也

我朝君相立極○惟我國朝聖君賢相相與講明者無非以皇極爲立國之本熙豐之初國論嘗偏激矣元祐再激矣紹聖復激矣一時君相力主調停建靖之說者所以主盟此皇極也建炎之初國論嘗偏失矣紹興又失矣開禧復失矣一時君相堅持消釋朋比之論者所以扶持此皇極也皇極之道流傳至於今日而未泯爲我宋之民者何其幸耶

時文警段 建極在正人心○人君之收拾人才非以君子小人含糊一律不問是非調停並進而謂之皇極又非取其模違兩可不取廉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而謂之皇極苟惟人心之趨向不正而徒以皇極之說爲天下倡則前日賢智之太過固可創矣而今之所謂皇極者安知非鄉原之與時俯仰而奄然媚世者乎前日愚不肖之不及固可懲矣而今之所謂皇極者安知非子莫之執一無權而名爲執中者乎外索之若無過而中實妄庸而無所執守問之則曰皇極當如是也名視之若中庸而其實則同流合汙而無所可否問之則曰皇極當如是也人心不正而徒以裁節劑量而歸之中

中此皇極之說適以為天下害也

九疇統於皇極○洪範之序雖次於九疇而九疇之用實統於皇極皇大也極中也八疇皆言數而此獨不以數言蓋以大中之道無所不包也故自其綱領而論之而色而康動容貌也好德錫福公予奪也無淫無比消朋黨也有會有歸絕違戾也王道無偏則政莫不正正人既富則官無不敘以至持正直則可決群議之疑公好惡則毋咈百姓之欲如綱之舉其目自張如領之挈其裘自順凡幾見於皇極之所統者無非源本帝王之心學玆非綱領之所自出乎

皇極在於踐行○古之有行皇極之義者武王是也體之於心行之於身厚信明義即皇極無陂之旨志以道寧即皇極至正之道由是充之則見於君德也勝怠勝欲之有銘而視聽言貌思可以格時若之證見於主權也厚賞顯戮之有誓而生殺予奪可以享平康之福以淫朋比德為戒則灼見俊心以之昭事也以彝訓敷若為念則號令發施罔有不臧也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則入政之先後無不舉大而友邦冢君微而虎賁趣馬則庶職之體統無不當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其與謀及卿士庶人同一意泰誓之一篇撫后虐讎其與星有好風好雨者同一義以武王之所行質皇極之所陳若合符節若同度量無他皇極之道有以主之也

締語駢珠

溫洛呈祥　夏禹導其源於前　上接無極二五之奥

龜書闡秘　箕子疏其流於後　下開萬世道統之傳

如樞得中以應無窮　位四六之中而主之以次五

如軸處中而運無極　合九疇之事而統之以皇極

天下以一人為皇極　以極處身則繼前聖之絕學

一人以一心為皇極　以極御世則開萬世之太平

大禹用之而興夏　自次二至次九無一事而非用

武王用之而興周　自敬用至嚮用無一言而非用

當今獻策

立心以立至極○在民為極在君為心至靈而不昧至大而無對公平無我心之體也必無作好作惡之私而後可立此心之皇極稍有偽妄極者廢矣至中至正心之位也必有無反無側之體而後可以正此心之皇極稍有回邪極者廢矣必陽明常勝陰濁不行以此為君德之皇極否則儀狀雖莊於外朝非念莫禁於宮壼反之於心未能以謹獨為念是不極也雨暘何以若必毋昵親恩毋寵近習以此為主權之皇極否則威福雖抱於眇躬政令多奪於私愛援之於心未能以奮發為志是不極也僭忒何由杜必使小人之蔓除君子之根植如皇極之無朋尚陽為用君子而陰有進小人之漸心有所疑未能審於用舍者是不極也必使渙汗之行巽命之申如皇極之是訓苟今日下一令明日又尼于行心有所惑未能決於是非者是不極也以皇極而立政則必治具脩明國計充足而後可如空談相角責效茫然是不留心於政事而不極也以皇極而設官則必黜陟幽明綜核

名實而後可如弄印踰時更出迭入是不究心於官職亦不
極也廣謀從衆當以皇極為公苟名曰集議和戰矛盾心無
所主豈所謂極之道大政酌民當以皇極為正苟曲有所徇
進退猶豫心苟於安豈所謂極之道凡此皆皇極之條目未
有不自人主之立心者始
建皇極以救弊○夫吏習之誕謾苟且士風之奔競浮躁忠
信未明奢侈未革是固轉移動化之未能遍格也夫使皇而
受之示以好德錫福之意如皇極所言則誘掖之道既至彼
將改心易慮凡向之誕謾者何慮其不轉而為勤恪之習昔
之浮躁者何患其不返而為脩潔之士十室忠信之俗可長
而召南節儉之風可興矣持節分閫不克竭忠總戎臨敵不
背盡瘁撫字牧養之職職論思獻納之任選是固淬礪作新
之未能丕應也夫使念而錄之俾之益羞其行如皇極所言
則激切之理既盡彼將超赴功名何患於向之不克竭忠者
弗至於勤勞王家昔之背盡瘁者弗至於踊躍敢為龔黄
撫養之政必聞皋夔言謨之忠以進矣以至欲濟國事則佗
隙之端啓或定國是而黨與之私萌朝陳暮奏之反覆甲可
乙否之毀譽伊欲使之同寅叶恭如虞朝之官忠言嘉謨如
漢廷之臣特不過惟皇作極使之無淫朋無比德而已如是
則今之所謂朋黨成風議論矛盾者又何必慮乎
建極之責在上○今中道大明如日斯皦襄斜封墨敕魚鱗
左右今無之曩帑憸根株望風成習今無之宮庭灑掃無險
詖之私朝廷清明無中出之漸是我皇上已植立皇極之標
準矣而顧瞻周行雖未有絳灌妬賢之失而長沙斥逐尚且
投閒雖未有恭顯深嗚之奸而東海公忠尤難孤立仗馬失
鷄鳴之候群飛多狐媚之趨則往往軟熟者多而奮發者少
磨礱砥礪者未一二而詭隨苟合者已千百此其故何哉豈
上之人未有以轉移之耶抑士大夫之積習未易以遽起也
為今之計其有未均一者必使如諸葛武侯之布張公道魏
弱翁之總領衆職何患其不均一其有未和同者必使如房
杜之謀斷相助王魏之獻替盡忠奚患其不和同第恐源之
未清而望其流之澄不可得也
生意收結 貴明其所謂極○嗚呼皇極之不明久矣先儒以
中為極不無見於堯舜禹湯執中之旨而後世之拘儒曲學
不能深究聖賢之大意而反借孔鄭之言以籍口焉立人之
朝不皂白一事而曰此含垢匿瑕之量也君子小人不能辨
別其善惡而曰此包荒中行之道也其流弊之極至於為模
稜為圓機為緘默為調停其禍天下國家者可勝言哉然則
極之道不建固非生民之幸而極之說不明是尤生民之大
不幸也方今聖明上在建極之責有歸矣執事其拭目以觀
會極歸極之盛
立極保極之本○抑愚聞之人主之立極自正此心始大臣
之保極自公此心始夫人主所以甄别人才以植立此皇極
也其必聲色之不能移貨利之不能惑此心之正而後可以

立皇極是必利害之不能搖讒間之不能入此心之正而後可以立是極否則嗜欲一昏此心不得其正焉托皇極之說以自文爲優游爲姑息其不右皇極之袒也幾希大臣所以[illegible]人才以維持此皇極也是必用舍之得其當去取之適其宜此心之公而後可以保是極是必進退之合乎道黜陟之守乎法此心之公而可以保是極否則請托之行此心不出於公焉假皇極之名以自欺爲含糊爲苟且其不倒皇極之戈也幾希吁正即極也公亦極也愚願今日聖君正此心以立極於其上賢相公此心以保極於其下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將復見之矣管見如斯幸執事進而教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叶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洪範）

歷代事實 堯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列仲尼）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次五曰建用皇極（書洪範）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詩思文）文武作汝民極（書君奭）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周禮）夫子再造彝倫一正皇極（文中子天地）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周公）

先正論述 楊時奏臣聞堯之咨舜曰允執其中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歷代聖人率由斯道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意元祐畫復祖宗之舊大臣各持一偏之見皆未適中故也

文集精華 橫渠云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正蒙書） 程氏曰夫中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以其中而高也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賢智之過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之不及也 龜山曰極於道爲大中在皇爲皇極在民爲民極皇能建之然後民能錫之則皇極民極一皆本於君也 朱子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注訓皇極爲大中而後之諸儒一皆祖其說嘗以經之文義求之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設以極爲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屋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但先儒昧於訓義之實且未嘗

講於人君脩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辭多合洪範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爲所謂中者不過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既與無過不及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必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　又因皇天也極則有標準之義言人君正其身以爲天下之標準天下莫不四面而內視之極則有湊會之義所謂一十幅共一轂今所謂皇極者只是順從爲所可否說謬東萊曰皇是極之體由其大則中可見正其中則大可有三德乃皇極之用時中之道也　象山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　葉賢良曰故皇極非不有也而其難在於建建極非難也而其難在於識其所以建天畀之禹受之武王虛己而訪之箕子齋戒而言之皆建極也故曰其難在於建雖然後世之建極而能盡合乎箕子之言者何其少也故曰其難在於識此所以建

中道　附　以宗主中道立說

策頭 中道之用在天下中道之本在聖人大哉中乎其萬理之融會萬事之樞要乎太極未判此中已藏於鴻濛沖漠之間太極既判此中遂著於鬱穹充滿之域惟上而建極之有人則舉天下皆受中道之賜否則皇極不建大中不立天下之事將紛紜而莫之定矣是中也在易爲二五在洪範爲皇極在周爲民極勳華在位以皋徂就列精一之中由是執之蒼姬肇錄洛書闡彝皇極之中由是建之沖人嗣服小毖求助防民之中由是推之帝王相承同此中道也粵自周轍東馳斯道晦蝕極之不建久矣其間亦有明理之君子爲之發明其一二曰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證序於下大中之道不立則咎證由之降曰皇之不極是謂大立不立咎證荐臻六極降然下能言之而上不能行亦如彼何哉

策段 夫皇極之道本於無極肇於太極而建於有極者也皇極之妙得於精神心術之微故大中之道見於日用常行之際初不可以曲智小意而窺之也何者天下之理酌輕重謂之中審斂散謂之中無過不及謂之中堯之授舜無他辭也允執厥中而已舜之授禹無他說也允執厥中而已自今觀之堯之咨舜寂寥短簡不過數語而舜之命禹則諄諄於危微精一之訓疑若詳略之有異也禮樂刑政紀綱法度巍巍蕩蕩有萬世君臣思想而不能及者堯舜稽古而禹亦稽古聖學之光明也盡修其道若帝之初成憲之遵守也邇言之察昌言之拜嘉言罔攸伏矣三聖相授守于一道無非講明其實用也初何嘗又異用哉

國朝列聖相承每以建極爲己任寬猛得中之言拳拳於輔臣之告語自有中道之訓歷歷於臣下之告戒立法貴在中制惟其偏於立法而失厥中也矯枉畏於過直懲其失於用中以滋後患也猗歟休哉有堯舜禹湯心傳之學乎

道原於一而散於什百千萬非一不足以御什百千萬非什

伯千萬不足以盡一知其一而不知什百千萬則中之道始
窒窒則不足以用世知什百千萬而不知其一則中之道始
雜雜亦不足以用世聖學者將以用世也或窒是中於徒一
則乾道變化品物流形之德為何事或雜是中於不一則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妙未易窮相古先民惟知中之散於道
體者由一而萬故經緯相宜錯綜相成而莫不歸之於中又
知中之原於心體者包萬而一故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而莫
不行之以中虞夏商周之君則立此中者也子思中庸之書
則該此中者也我朝諸儒之論則究此中者也

【事對】堯曰咨爾舜允執其中（語）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中庸）
帝曰來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書大禹謨）湯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書仲虺之誥）湯執中（孟）武王皇建其有極（書注）
中也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
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
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文）
衍伊川曰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遺書）
事物物上皆本然有個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則非
中矣（經說）橫渠曰中然後能貫天下之道（正蒙）或問南軒事事物
物莫不有中中者天理之當然不可過不可不及者也　朱
子曰執中所謂執未發之中也正所謂無過不及之中耳日
用之間當發而發彼未發者若何而可執也　又曰允執厥
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　南軒曰夫
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也無定體者以
無適而不為中也當此時則此為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
事則此為中於他事則非中矣即是物則此為中於他物則
非中矣蓋其所以為中者天理之所存也故論其統體中則
一而已分為萬殊而萬殊之中各有中焉其所以為萬殊者
固統乎一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各全具於萬殊之中也故中
庸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此言其統體之一也又曰君子而
時中此言其散殊之萬也然則即其本之一者而言之謂之
中有定體可也而即其無適而不為中者言之謂之中無定
體可也（文集）

中德　㊄附　以剛柔時措立說

【策頭】自昔聖賢之論德者多矣夫子之至德不外乎中庸大
學之明德惟止於至善捨中庸不可以為至非善不足以言
止則過此而求者不幾於汗漫無統乎老莊用心太高則捐
撤藩墻鈎索方外而求德於無申韓用心太卑則拘泥器形
嚴立等級而求德於有皆不足與論德矣何則德者得也人
之所自得於天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近而踐履之常博而
事為之大君臣父子無非妙用日用飲食莫非真機孟子之
知與知此者也子夏不踰閑不踰此者也求之出孝入弟之
時充之謂聖謂神之妙何莫非此德也然則退而論德者宜
知其逕庭矣宜造其閫域矣

【策段】昔者虞周聖人任君師之責也作樂教胄直寬剛簡其

別有四建極示人剛柔正直其分有三考虞書之所載與箕
疇之所訓未嘗不歎古人於師道如此其備也直不專於直
而必以温則和順矣寬不專於寬而必以栗則弘毅矣剛不
近虐簡不近傲則無棄材矣此舜之命官有曲就之功而無
直施之術剛克非暴也去血氣之剛而已矣柔克非懦也去
血氣之柔而已矣剛而非暴柔而非懦則歸於正直而已矣
此周之訓民無偏黨之私而有正直之道嗚呼人有是性君
有是教相與發躍以就之此上世之所以多全才而虞周之
君所以有功於人物也 嘗觀通書之論剛柔也詳矣其曰
剛善則為義為直為斷反是而惡則猛隘強梁耳其曰柔善
則為慈為順為巽反是而惡則懦弱邪佞耳此言剛柔善惡
之異也然所以易其惡至其中則拳拳於師道之立焉甚矣
師道不可一日不立於天下也夫人涵二五之精抱綱常之
正其本然之性固善矣然才品不能無優劣器質不能無厚
薄氣之不同不能無清濁力之不同不能無強弱自非聖人
未有不局於氣質之性者古之任師道者知之以為是陰陽
之運五氣之不齊也順性情而立其教闡義理以開其迷明
中和以會其歸涵養其德性和平其心術矯揉其血氣裁其
過而合之中約其偏而歸之全去其惡而納之善使一世長
短小大之材而會之於渾厚純全之域故中者不倚正者不
矯淑者不為懦固者不為僻此人才所以易就而理性情所
以為王道之畢也

書纘 堯帝德廣運乃武乃文書大禹謨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
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竝乂用三德沉潜剛克高明柔克
洪範不剛不柔厥德允修畢命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
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通書東萊曰人皆
謂剛柔非是皇極之德殊不知所以用剛柔之德者乃是欲
民歸乎中也正所謂舉偏補弊易之大過舉世本無過所以
大過者乃是欲使之無過也正直言皇極 本體如此剛克柔
克言皇極之用經說

中庸 附 以智仁與勇立說

策頭 論實德者莫詳於中庸論入德者亦莫要於中庸中庸
之書夫子之微言篤論子思得之而筆之於書者也知仁勇
謂之達德蓋因是而造於高明廣大之域焉夫知先之致知
也仁守之力行也勇行之知恥也道之大也其精極性命之
蘊其祖及事物之間其博會天地之理其約藏方寸之内其
行神運孰能測之所謂德者得此而有之也 探端索始不曰
智乎踐履躬行不曰仁乎明辨固守不曰勇乎智必實知此
也不實則非智仁必實有此也不實則非仁勇必實至此也
不實則非勇

策段 且知仁勇三者之在天下其果何所自來也其果何所
從入也求之於道道無異名也求之於理理無異用也曰知
者利仁仁者有勇初蓋遍貫其用也岐而二之門戶何多耶吁

是固不當以岐設議聖人也說岐於初而理不岐於終言曉於此而理亦會於彼此豈非聖人曉人所從入之端也歟是故學不厭者智之實聖人則以好學之近而曉其入用力者仁之實聖人則以力行之近而曉其入能耻者勇之實聖人則以知耻之近而曉其入曉之誠是也又慮其不樂於趨也既誘之以脩身之效而又誘之以治人之效而又誘之以治天下國家之效丁寧悉數無所不至嗟夫夫子之中庸近之一說曉人其周哉

臧武仲雖知不容於魯甯武子雖知不免於愚留不若假道不諫之百里奚反可以稱知豈非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亦可謂見幾而作者矣非知乎舊政告新僅與其忠而仁則不許然欲不行惟與其難而仁則不知留不若伯者之佐之夷吾反可以稱仁豈非匡正天下而吾民獲免左衽之嘆亦可謂澤被生民者矣非仁乎暴虎馮河者則以為無所取材撫劍疾視者則以為匹夫之勇留不若孟施舍之不勝猶勝反可以稱勇豈非上下能為不勝之計而惟能以無懼為先亦可謂守氣者矣非勇乎

【事類】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子曰智者不憂仁者不惑勇者不懼語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語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智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又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朱子曰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又曰中庸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　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　游氏曰人倫天下所共由也故謂之達道智仁勇天下所同得也故謂之達德德者得乎道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三三德之成功至誠而已故曰所以行之者一智者知此道也故曰好學近乎知仁者體此道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勇者強此道也故曰知耻近勇乎蓋知耻能有所不為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矣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成德也孔子自我無能焉夫成德豈易得乎能知好學力行知耻則可以入德矣故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修身之道不在他求人倫而已

中和　附　以因性導民立說

【策頭】君子之為治因民之所有而化之者易拂民之所有而化之者難斯民有生之初大朴未散秉彝固存無非中也而中節之後無非和也惟其發於私情既生於是乎有中有不中有和有不和其中者天不中者人其和　天不和者人君子憫斯民同得是天同有是理方具昧昧而莫之覺故因其性分之內而睹之下故縱其所有亦不敢拂其所有縱則其性蕩拂則其性逆蕩則與天下者也逆則孤天下者也愚與孤二者皆失也彼民之中惟以禮而導之則天下之不中者

於是而中矣彼民之和惟以樂而樂之則天下之不和者於是而和矣

[illegible]即天地以觀之陽不過午陰不過子嚴凝之氣不過西北盈厚之氣不過東南此天地之所以為中也惟天天以中而運也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一化於是均焉萬物於是育焉此天地之所以為和也天地本中和而位乎兩間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負陰而抱陽所得者天地之中也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者天地之和也故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知中和者人情之所固有非由外鑠也且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然逐於物則物得以亂其情逐於情則情得以汨其性自性而之情自情而之物則天者日虧而人者日勝矣彼非不樂乎中和也無以啓其情則知有物而不知性之有中和也聖人深知乎此也故不外情而求性也亦不敢外性而求中和也啓民情於趨向未定之初而發中和於一性不虧之際既有以啓其情則斯民不昧其趨向不昧其趨向則中和之性自發矣此中庸之旨也立政動化之妙也

事總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禮地官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以刑教中則民不越[illegible]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illegible] 溫公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歸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為寒燠雨暘在國為禮樂賞刑在心為剛柔緩急在身為飢飽寒熱皆夫人之所在而日用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為災善為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 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illegible]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四

性理門

五常 附 四端 仁 仁義 義 禮 智 信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信所以成四端○備四端而為人人之所以各全其善也反諸身而以誠人之所以信有其善也夫人之初生孰無是善仁之端我所有也發而為是惻隱之心義之端我所有也發而為是羞惡之心禮智之端亦我所有也發而為是辭遜是非之心其中莫不有是心其心亦莫不各有是端仁義禮知非由外鑠秉彝降衷均具一天夫是之謂各全其善然人有是善易於物誘仁之端發於惻隱固也孰從而充為不勝用之仁義之端發於羞惡固也孰從而充為不勝用之義禮智之端發於辭遜是非固也又孰從而充為不勝用之禮智其初莫不有是善其後乃至以物欲而戕其善廣而充之是誠在我反而求之貴能勿喪夫是之謂信有其善是知具仁義禮知而為人者各有其天者也論仁義禮知而繼以信者貴全其天者也不有天賦之功則人之生也不厚何以獨靈於萬物不有以實之信則善之有也不固何以終全乎四端分其賦受之真守其以實之信此四端不異乎五常而五常即以信而實乎四端者也

四端者善之綱○有太極渾淪之體有萬善總統之綱太極渾淪之體夫人之各具一性也萬善總統之綱一性之名為四端也蓋聖賢論人生之善有舉其全體而言者有舉其大綱而言者舉其全體而言者雖歸之一性而有餘舉其大綱而言者非各以四端則不足一性是太極渾淪之全體四端是萬善總統之大綱欲知性之原本不殊當于其太極渾淪之全體求之欲識性之發見各異當于其萬善總統之大綱求之渾淪之全體一性是也總統之大綱四端是也既言其體又言其綱夫固皆主於發明人生之善而容可以異觀耶

[illegible] 孟子四端之說○性者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然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知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其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蜂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可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端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立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空洞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蹴爾嘑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如是非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恭敬是非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為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

條若此則孟子竹善之說行矣
孟發四端之功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徒見孟
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發明四端之功尤就人心上發明
其功尤為大也竊譬之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也發明四端
是安社稷之功也大凡學者窮理只自身求之其初本無他
物只是仁義禮智而已發於其事至於什百千萬終不離乎
四端且思夫日用之間如何離得四端如信者只是有此四
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四者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
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不容一毫之
偽又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
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初非待人力安排為之皆其初
之固然也孟子以四端而驗性善豈誣也哉

法祖嘉猷 二程發明四端○迨至本朝心學大明孟子四端
之說見於軻書者凡二大抵皆以心為言至明道則云惻隱
之類皆情也伊川亦云人性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孟
子以四端屬諸心二程以四端屬諸情夫心自心也情自情
也疑若有不可移易者今二程於孟子言心處易而屬諸情
焉當有何說曰心包情性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應物而
動性之情也自其靜者言之則性天中具惟見其寂然不動
而已自其動者言之則能定能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亦何
情非性何動非靜乎心包情性則心涵動靜二程指其動處
而言雖謂之情可也要未離乎孟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
心也

周子中正立說○四端之說前乎孟子未之聞也自孟子始
發之孟子之言蓋得諸易易之乾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
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然元是善之長於時
為春於人為仁從古而來無異說也亨是嘉之會於時為夏
於人為禮至濂溪則以為中利為義之和於時為秋於人為
義從古而來無異說也貞為事之幹於時為冬於人為智至
濂溪則以為正夫禮何以為中智何以為正也蓋周子舉其
二以該其四也春至夏而假大萬物暢茂於此名之曰中即
禮之整齊處也以中為仁之極也秋至冬而凝固萬物歸藏
於此名之曰正即智之涵畜處也以正為義之極也雖異乎
大易四德之言而實不殊乎大易四德之旨也周子之善於
言易也如是夫

時文警段 四端有資於信○今夫人之生也有是仁也孰予
之天予之然天能予人以是仁而不能使之不失其仁有是
義也孰與之天予之然天能與人以是義而不能使之不失
其義有是禮與智也孰予之天與之然天能予人以是禮與
智而不能使之不失其禮與智四者天付之善端一身之綱
紐當乎其發處體驗擴充之嘗試反之於身如惻隱也羞惡
也恭敬也是非也吾心實有是四者也時時發動特人自不
擴充之耳然四者之時時發動固也而亦有正不正之分焉
如暴戾愚狠便是發差了惻隱之心如苟且無廉恥便是發

了羞惡之心如含糊不分曉便是發差了是非之心一種不遜便是發差了辭遜之心平居宴處一反一正無非四端之發特在乎人體認而擴充之使之實有是善而無惡也實有是正而無邪也此信之終乎仁義禮智猶五行之土寄王於四季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四端就發立說○仁義禮智人之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性之情也今夫仁本難說也中間具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本難說也中間具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卻具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卻具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也學者因孟子所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仁之意因孟子所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義之意因孟子所說辭遜是非之端可以識得禮與智之意此無他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迹可見只得就其發處而體驗之卻自見得分明也譬如影正可以知表之正清流可以知源之清善乎程子有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可謂體認之親切者也以意識仁而義禮與智莫不皆然矣

五常即其四端○性之所以為性也自五常之外無餘物五常之所以為五常者自性之外無餘理果孰為體又果孰為用耶果孰為本又果孰為末耶是故性即五常也五常即性也稟性之初五常非不足由性而充五常非有餘得於稟賦之初而見於知覺運動之際均是理也特其渾然湛然則為一性謂之良心善性則為五常性即五常也五常即性也一而已矣

綺語駢珠

仁先乎四者而仁足以該是德之體　賦於秉彝之初

信周乎四者而信亦以貫是德之用　得於降衷之始

養之如元氣懼人欲賊吾之善端也　有物有則無虧欠也

愛之如拱璧懼外鑠戕吾之天則也　成性成能無假借也

赤子之心不失而性天常存　別而言之雖有四端之名

平旦之氣不昏而善端常在　合而言之則同一性之理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操存舍亡惟賢能勿喪也

始而賦受者此心也終而渾全者亦此心也

赤子純一者此心也大人勿失者亦此心也

養之於倥侗顓蒙之初而善性充廣

閑之於物欲攻奪之際而靈源澄瑩

操則存舍則亡吾知持其敬而已

視不見聽不聞吾知謹其獨而已

當今獻策文公指示四端○近世朱文公講明正心誠意之學毎于善端之素具者指以示人欲其親切體認力加充廣如火之燃不至於爁然光明而不止如泉之達不至於然沛流溢而不止顧其語門人弟子有曰仁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是个斷制裁割底道理禮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是

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四者具於人心爲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一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既指本其體之性又指其發見之情以其情之善可以知其性之無不善體認而充廣之使實有是仁義禮智而無一毫假僞於其間則以實之信於是乎在而四端之實體以全四端之實用以遂矣

四端充廣之用 大抵人心之體無窮而充養之功亦當與之爲無窮夫人孰不有是仁義禮智也有是仁義禮知亦孰不發爲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也是其情也有善而無惡也有正而無邪也有誠而無妄也夫何善未幾而惡隨至正未幾而邪隨至誠未幾而妄即至往往善不勝惡正不勝邪誠不勝僞卒至人心據其位以爲之主而道心反聽命焉無他亦充廣之功有間斷而不相接續耳試從其稟受之初而充廣之仁我所有由其發爲惻隱者念念接續而充廣之則必有不勝用之仁義我所有由其發爲羞惡者念念接續而充廣之則必有不勝用之義禮與智亦我所有循其發爲恭敬是非者念念接續而充廣之則禮與智又將不勝用古人之善推所爲者何莫非四端充廣之用哉特在乎人反而求之耳

人當充廣善端○世降俗薄人心梏於學術之謬四端蔽於人慾之私師儒有作敎學聿崇昭昭乎天理人欲之辨歷歷乎正道邪說之分用以啓迪人心開悟後學其意非不可嘉也然人心陷溺之久物欲封閉之甚如之何能一返其趨甞大抵天理當存而未易存人欲當去而未易去學者撤人欲之墻以游大德之境始初用力猶未免於間斷待義理既熟利慾消盡方得純一而無有間斷也盖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慾之心必消顧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皆謬之意自消學者盡知所用心

生意收結 四端以信而全 雖然仁義禮智是四者不可一闕也而信之一字尤四者之所資以成也盖仁不以實則爲墨翟之仁義不以實則爲宋襄之義禮不以實則爲晏嬰之禮智不以實則爲白圭之智皆善之賊也大抵以實之謂信而信之一字通行於仁義禮智四端之中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誠使循其惻隱之心以爲仁而至於仁民愛物則仁之理得矣循其羞惡之心以爲義而至於除殘去穢則義之理得矣由辭遜之端以爲禮至於有文以相接由是非之端以爲智至於行其所無事則禮智之理又得矣德者得也合是四端而皆眞實自得非信行於四者之間乎夫子固嘗語其徒曰義禮遜皆所當尚也而成之以信知勇藝不欲皆所當盡也而文之以禮樂蓋信無往而不該禮樂無往而不寓

四端終之以信而後謂之五常亦比意也管見敢援是以復

師問未審執事然之否

當廣充乎四端○雖然惻隱羞惡固仁義之端辭遜是非固禮智之端有是端緒則出之源源抽之蔓蔓皆我所固有也充有所不忍之心而至於仁民愛物恩被動植而仁不可勝用矣充有所不為之心而至於一簞之不屑萬鍾之必辨而義不可勝用矣以至辭遜是非之心充而廣之粲然有文以相接行其所無事而禮智不可勝用矣此孟子所以曰若火始然泉始達必貴於擴而充之也歟此所以充之可以保四海也歟愚也非曰能之願學焉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或問仁義禮智信(用之)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而斯矣得身(揚子)薛收問仁曰五常之始也問性曰五常之本也(文中子)

歷代事實 前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夫仁義也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修飭故受之天祐享鬼神之靈 [illegible] 公孫弘策制仁義禮智四者之宜將安設施弘對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同)

文集遺書 周子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通書)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同上)程子曰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肢仁愛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遺書)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檢防不須求索(語錄)伊川曰仁載此四德行而宜之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知誠此之謂信　又曰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之而已　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橫渠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知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且如以五常言之初有陰陽便有春夏秋冬有金木水火土故賦於人者便是仁義禮智信(語錄)又曰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已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　又曰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為五常之始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智禮樂之實者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歟

五常二　四端　以在人充廣立説

【策頭】在天爲元亨利貞之德其德未嘗不賦於人在人爲仁義禮智之性其性未嘗不純乎天未嘗不賦於人此人所以具是四端也未嘗不純乎天此人所以踐是四端也夫有是四端也非人所能自爲也而天實有以賦之也天賦人以是端未嘗有一之不具也仁義禮智猶天之元亨利貞天未始一闕則賦性於天如之何而少闕天有是德人稟是性夫是謂未嘗不賦於人然天之予人以是端也非能使之不喪其有也其踐形惟肖者人也踐形在人則配元亨利貞之德而盡仁義禮智之性性中元有是端反之學力以充廣其端以人之仁義禮智配合在天之元亨利貞高卑雖殊參合無二夫是謂未嘗不純乎天以天而賦於人以人而純乎天自非因性率天者孰能與此

【策段】怵惕於孺子入井之初是心何心也赤子之心也而內交要譽之心必是而至則非初焉怵惕之心矣不忍一牛之觳觫形於一見之頃是心何心也赤子之心也而以羊易牛之心繼萌於其後則非初焉不忍之心矣不特此也遇其所可耻則不期於義而義生焉是赤子之心著於羞惡之間也遇其所不安則不期於禮而禮至焉是赤子之心見於辭遜之際也遇其所當辨則不待擬議而智形焉是赤子之心亦始發見於是非之正也本然之體著於發端之初苟由是而充之則達之天下而有餘用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賓主之禮賢者之智又皆吾性分之內物也故自其父子之仁至於仁民愛物皆我欲仁之仁也欲仁而不遂於仁必不至兼愛以爲仁矣自其君臣之義至於敬長尊賢是義亦我所欲也欲義而不背於義必不至貪生而害義矣由是而達辭遜之端則粲然有文以相接非禮之僞也由是而充是非之端則行其所無事者非智之鑿也圓冠方屨戴之於天地間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有是也一有未盡則惟日不足一有所愧則死有遺恨

有如怵惕於孺子入井顙泚於蠅蚋之姑嘬其所以怵惕顙泚者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也見桑梓則其貌恭聞長者杖屨之聲則其容肅其所以恭而肅者辭遜之心人皆有之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茲豈非其是非之心而人皆有之乎富貴可欲必以道而處貧賤可惡必以道而去又豈非羞惡之心而人皆有之乎由其惻隱辭遜則爲仁爲禮由其是非羞惡則爲義爲智夫人而無是心則已苟有是心奚可外求而卒馳騖於利害得喪之場湮没於物交物之際哉

【引證】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孫丑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上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離婁上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上 朱子曰仁之四端如天之四時春生便是仁夏長便是禮秋收便是義冬藏便是智不過是天地間一个生底道理 仁與禮自是个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箇收歛底意思 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越嘉會是禮收藏不測是智 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以其事物之宜之謂義義之有節文之謂禮 四端是禮之發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萬理而綱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曰仁義禮智孔子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性之理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繇人之為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為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遜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五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六

性理門

五常三 仁 以心術全體立說

名流舉業

【策頭】道備於五常而仁為五常之冠道列於四端而仁為四端之首故仁之為道其體大而無不包博而無不該求仁之方不可一進詣而得其一端者聖人固以仁許之而欲執一端以盡仁者聖人固不輕許之也夫世之言仁者吾聞其說矣有曰愛人之謂仁有曰博愛之謂仁然愛人博愛得無近於墨氏之兼愛乎墨氏兼愛孟子至以充塞吾仁詆之是兼愛不得為仁也蓋仁寓於愛而愛特仁之一事而博愛無私是又愛之所由以流行者也是故愛人無外若可以為仁矣而仁義七篇則曰愛之而弗仁博愛無私若可以盡仁矣而天人三策則曰施仁以厚之至於怨欲不行聖人不遽謂之仁特謂之難強恕而行聖人不直謂之仁特謂之近然後知仁之為用舍愛固有不可而指是以言仁則必有不盡焉者

【策段】且顏子問仁則告之以視聽言動之非禮仲弓問仁則告之以見賓承祭之事是主於敬之說也及樊遲問仁則以愛人告之子張問仁則以恭寬信敏惠語之是又王乎愛之說焉夫聖人之言仁非有敬與愛之異指也蓋由敬固可以入仁而由愛亦足以造仁理固同出一於原也商之三仁固以其去就死生之一本於道管仲霸者之佐而亦以仁許之

聖人非濫予也糾合諸侯尊獎王室之功蓋當時之所賴雖
以仁稱之未過也欲仁而仁斯至仁若幾於近而為之難言
之得無訒聖人且不肯輕為司馬牛言之蓋以全體會仁聖
人之事也而輕欲以全體言仁其不幾於望洋而無所適從乎
仁人心也無見於仁則雖言之同而乃所以異也有見於仁
則雖言之異而無害於同也太極一圖動靜互言豈非靜者
猶仁之體而動者猶仁之用歟未可以倚靜為言也訂頑一
銘議論角立豈非指以為體者有見於理之一而欲究其用
者必辨夫分之殊歟未可以兼愛為疑也博施濟衆固仁之
功用而極其全體非優入聖域者能之乎仁為天下之公則
公誠為仁之方而推其極致豈公即所以為仁歟苟知情動
於性則通書正蒙與伊川之言不必拘而愛之理明矣苟知
率性為道則曰覺曰人曰生之言不必泥而仁之理具矣區
區異同之論尚奚疑哉

今夫博吾愛達吾惠使天下舉首而戴曰吾君則誠生育我
者庸非仁乎謂之仁可矣謂之王者之仁則未可今夫正爾
不協率爾不逮使天下舉首而戴曰吾君則誠教我者庸非
仁乎謂之仁可矣謂之王者之仁則未可今夫隨感隨應隨
倡隨和粲然可觀其為仁之功者庸非仁乎謂之仁可矣謂
之王者之仁則未可吾嘗觀王者之道矣則平平也吾嘗觀
王者之民矣則皡皡也擧天下不知有王者則王者矣反是
者霸而已知霸之為小則知王者之為大

[illegible]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
記表記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語里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
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仲
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剛毅木
訥近仁並語 孟子告梁惠王曰仁者無敵 仁則榮不仁則辱
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上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孟子告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並孟子 周
子曰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
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通書 程子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
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並遺書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
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易傳 問仁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
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
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便以愛為仁孟
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
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
可並遺書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
做仁公而以仁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
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學者須先識
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 仁則一不仁則

二書證張子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　五峯曰人有不仁心無不仁訥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辭遜恭敬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語錄南軒曰愛者仁之施也而愛不足以言仁恕者仁之方也而恕不足以言仁知覺者仁之幾也而知覺不足以言仁公平者仁之則也而公平不足以言仁極廣大者仁之體也而廣大不足以言仁至親切者仁之義也而親切不足以言仁然於是數者精思而力體之則亦可以知仁矣　東萊曰無間則仁有間則暴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有間則獨私其身烏得而不烝

五常四　　仁義　　以體立用行爲說

策頭有仁義禮智四體之界限有仁屬陽義屬陰兩端之大界限仁義禮智四端之界限是隨所發而專名乎四端者也仁屬陽義屬陰兩端之大界限是以兩端而統乎四端者也夫仁惻隱之性也其德爲元其氣爲春其神爲木義羞惡之性也其德爲亨其氣爲夏其神爲火禮恭敬之性也其德爲利其氣爲秋其神爲金智是非之體也其德爲貞其氣爲冬其神爲水是四者各不同也然獨不見陰陽之貫四氣乎陰陽天地之大用也易係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舉陰陽則春夏秋冬該之矣舉剛柔則木火金水該之矣舉仁義則元亨利貞該之矣仁至阜豐暢茂而極而阜豐暢茂即禮也義至堅凝正固而極而堅凝正固即智也仁之與禮皆屬乎陽義之與智皆屬乎陰仁義立則禮智在其中而所謂禮之會萃智之凝固非能外仁義而爲之也此仁義禮知各有界限而仁義兩端又四端中之大界限也

策段夫人有生之初各具仁義禮智專言則四事舉要而言則二事該乎四事且仁何以謂之仁也仁不足以見仁兼禮以觀仁則仁之意爲易見義何以謂之義也義不足以見義兼智以觀義則義之意爲易見大凡力行篤而致知當先德性尊而體認當切致知未明而力行徒銳則困體認不精而致踐履之差者多矣仁義列於四端似無輕重也而尊仁義以該四端則各有統屬也仁者仁之本體而禮者仁之節文義者義之大體而智者義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氣而舉陰陽而言則四氣實揔於二氣四氣專言也二氣統言也春則陽氣之生夏則陽氣之盛秋則陰氣之生冬則陰氣之盛自四而兩以兩該四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兩儀即陰陽之判者也自是而生生滋無窮也何物不本於陰陽哉

我朝濂溪之學得之於易而太極有圖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五行具而人之類由是負陰抱陽而生焉今觀其論仁義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夫

以禮爲中以智爲正而列居於仁義之先者果何意哉蓋仁至禮處動容適宜周旋中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稱物平施與時爲泰是仁之極致也不名以禮而名以中取其物各得所之意是亦會通之嘉美者也義至智處中高照微萬境融明物來能名事至能應心能處物物不累心是義之極致也不名以智而名以正取其事能有别之意是幹事之正固者也然則周子本易以論理而中正與仁義並列者中即仁中之禮正即義中之知此偏言則四事特二事也

事類 朱文公云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須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　又云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或謂義是剛底物事合屬陽仁是柔底物事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呼便是發達底意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五常五　義　以處物得宜立説

策頭 知在物爲禮處物爲義則天下庶無義外之見知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則天下庶盡爲義之實夫義天下之美名也行其義於天下人誰敢議其非惟其不知道則非義之義反以賊夫義是故道苟素明則以之爲義而義誠合乎天下之公道苟未明則以之爲義而義秪出於一己之私以天下之事待人而區處以天下之物待人而酬應若政事之因革刑賞之勸懲法令之變置毅然以己爲之謂非勇於爲義不可也然而事適其宜則無後悔事物之裁制也以義義理之昭晰也以道苟大本所在不能致察於吾身之微而當然之道聽其倒行而逆施修己之事往往視以爲迂闊而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者亦忽焉而不顧乃軒軒然號於人曰吾欲以行天下之義也是果足以爲義乎此行義所以達其道而士之窮不失義與夫達不離道固不可以異觀也

策段 後世人主雖知義足以信於人而不知道乃所以信其義固有務於以己行其義而其心則昧於其道而不自覺齊威之正天下晉文之尊周室其事非不偉矣惟其未明正道之所本終於私心勝而人得以窺其矜正理泯而人得以議其譎非義之不足信也亦其平日所以自盡者未明夫道之正大者耳是故君子爲義不若篤恭而天下自平之爲至使民以義不若勉強行道有功之爲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好尚之情如此其異也不思所以揣其本而苟欲行區區之義以固結其心吾恐義有盡而人心亦隨以變矣帝者之用豈若是哉

昔者嘗觀孔子論君子不先及乎禮遜與信而首言乎義以爲質者蓋天下之公義不可須臾離也一施爲一舉措皆安之而爲得有如禮之失其宜不淪於髙亢絕俗則流於惰慢

輕忽何取其爲禮遜而失其宜不陷於足恭諂佞則淪於飾詐矯僞何取其爲遜以至於信而非此則執也賊也亦奚取於信也今也知有義之不可違見諸行事必揆於義而後動夫然後事非徒事也義質於事也義非徒義也事係於義也知以義爲禮遜信之本則禮遜信雖若不一而揆之於義未始不一也

大抵天下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可爲則爲是義在於爲也苟或有所牽制而不得爲則非義矣不可爲則不爲是義在於不爲苟或有所牽制而不得不爲則非義矣義之所在執者不能由也曠達放縱者亦不能由也漠然無心隨物順處理當爲則必爲理不當爲則必不爲是是非非見之既定行之必決如著著操乃在手物至必割除去習熟纏繞之累而所行每與理相符契無有物當然而區處乃不然物不當然而區處乃或然者夫是之謂義也非理明義精何以能是哉

事料 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遺書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經說 或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 問義只是事上否曰內外一理豈待事上求合義乎並遺書 問配義與道曰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以言合謂未養時言也孟子解 張子曰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正蒙 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義則在心也 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 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義如一柄刀事到面前便割制了 義有裁制斷割意義以爲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 上蔡曰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不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並語錄

五常六 禮 以內全恭敬立說

策頭 有禮之本有禮之文禮之本恭敬之在內者也禮之文恭敬之在外者也盡禮之本而養其在內之恭敬立禮之文而達其在外之恭敬此禮之以所爲大自昔聖人知夫禮無本不立反之內心而蘊蓄之忠信禮之質而盡吾之忠信德行禮之基而盡吾之德行孝弟人倫禮之根柢而盡吾之孝弟人倫不囿於躬行而撥其本也不戕賊於性天而傷其本也如是則其本以立又知夫禮無文不行達之外飾而顯設之制度非苟作也而禮在制度文爲非苟設也而禮在文爲聲名物采非苟鋪張也而禮在聲名物采不徒示人以朴而嚴其文也不徒教人以野而後其文也如是則其文以行本立而恭敬之體內充文達而恭敬之用外備禮之不廢於天下也有由矣

策段 天生夫子於晚周木鐸聲揚杏壇教設平日之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平日之所以教博文約禮而已人謂問禮如

夫子知禮如夫子過庭訓禮如夫子嘗有驚人可喜之論及覸告顏子克己復禮之目則有四非之戒平時自處鄉黨之間則皆中禮之為是何禮之專在於玉帛而惟取於恭敬耶蓋恭敬者禮之實也恭敬在內則非禮之事不設於內恭敬在外則中禮之事必著於外內無非禮而立禮之本外皆中禮而達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二者誠不可偏廢然亦未始主末而勝本尚文而勝質也

我朝先儒輩出師學有傳橫渠教人必使由禮而入蓋禮者恭敬之寓也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即其君臣則於仁敬而止焉即其父子則於慈孝而止焉即其內外長幼之序則或友或恭或順或睦而備焉禮之為用孰有舍是而能立者故用之於身則動容周旋不勉而中者一身之禮也刑之於家則閨門有章宮庭有度一家之禮也朝廷以正百官以治一國之禮也卑不踰尊疏不踰戚出入相友相助風俗不犯不爭天下之禮也人心收斂於此人道植立於此人羣綱維於此人治主宰於此橫渠教人必先以禮使初學有所持循而入終至於成德達材之地誠有見哉

易之何獨取踐履之意也天位乎上澤位乎下分一定於文象之間而禮以立矣君子於此辨上下而定民志則禮之在乎踐履也可知矣至於聖人係辭則以為德之基以基言者得非底止於此而後可以入德進道耶異時荀卿子略識此意其論禮詳矣而必指其所謂止者蓋法之大分類之綱紀固天下之所不得踰越者也儻學者體之於身而知止於恭敬焉則其進德入道也孰禦荀卿之止即易係之基歟

事料 皋陶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皋陶謨湯以禮制心仲虺之誥周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周官大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王制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學而君子以禮存心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盡心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荀子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文中子　伊川曰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衣服器用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　晦庵曰禮為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

五常七　智　以內全明哲立說

策頭 知金水內影之說則知蘊是智之體者在內知火日外影之說則知充是智之用者在外夫智非有體而無用也蘊之在內者為智之體發之在外者為智之用其體則衆靈於心物來能名事至能應天下之公是者吾從而是其所是天下之公非者吾從而非其所非規矩誠陳不能欺以方圓權衡誠設不能欺以輕重此人心元具是知之體也其用則貲

養於學明之作哲聰之作謀撤其私智之蔀而靈源不汨破其私慮之藩而靈臺不昧燎原之火其燄燭天當空之鑑其光滿室此人心貴充是知之用也然則有是智者天也充是智者人也內蘊是知其體本全外充是智其用愈大此智之所以不能欺也

【策畧】故嘗謂禮智而智與睿知之智不同禮知之知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就其本體而言之也睿知之知是聖人之德無所不能者就其充養而言之也人性之德何者非資充養而後成者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就其端而充養之則為不勝用之仁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就其端而充養之則為不勝用之義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就其端而充養之則為不勝用之禮仁義與禮皆然也則于智何獨不然哉是非之心元具於稟受之初鑒辨之明不昧於平旦之始苟能充之以學問養之以誠敬人欲之累物慾之私郤之而不留擯之而不存則私欲淨盡天理融明是是非非當有如燭照龜卜之莫逃者此致智之切尤為有益於眞知之見也

四端仁為大智亦為大仁貫四端仁之用為大者也智終始四端知之用亦為大者也然仁貫四端以其元為善之長而元包四德春為氣之首而春涵四氣夫人皆知之也至於知終始四端往往剥而復消而長其機緘神其造化深或者未之知焉蓋仁也義也禮也皆藏在智之中也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郤藏元亨利於其間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郤藏春夏秋於其間故四德無貞則元無所從起四氣無冬則春無所從肇易曰大明終始有終即有始智者人心之大明也其終四端而始四端者獨有異於此乎

大抵具此智者非難充此智者為難具此智者天賦之本然者也充此智者學力之當然者也夫人之生莫不均具是智其所見宜不殊也而回之知聞一智十賜之智聞一知二何哉蓋有生而知者有學而知者有困而知者生而知者上也困而知者下也至若中人之質等而進之求可與生而知者並抑而退之又未可與困而知者比是乃所謂學知者也故有非常之學力則有非常之明智中庸曰好學近乎智蓋充智莫大乎致知致知莫大於好學由好學而為智則智斯近矣

【事祖】朱文公云禮智之智與睿知之知不同禮智之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之知是充質得較大底譬之火焉禮智之智如火之在爐中者睿知之知如火之照天燭地者　欒城曰今夫世之言智者吾知裁處變故而無難揣量事物而無隱是謂非智不可也然徒謂之智而無所本則殆將為私為鑿為自私為詭譎傾覆而不惟正之底麗嗚呼此孟子所以歸之于聖也夫苟至於聖則其得先得其行安行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也其遇事也無處而不當其遇人也無往而不治知之用孰有大於此者哉

五常八　信　以虛實博約立說

【策頭】知以實之謂信則信若無而實有知循物無違之謂信則信似約而實博夫信非空虛無用之物也體事而事由之以立體物而物由之以存四端名為五常者以其信列乎其終也五常終之以信者以其實有是理也實有是理則當實全是理實有是理在理本無偽也實全是理在人亦無偽也理本無偽在仁而真為惻隱之仁在義而真為羞惡之義在禮而真為辭遜之禮在智而真為是非之智何理之實如之人亦無偽本惻隱而真實為仁本羞惡而真實義為本辭遜而真實為禮本是非而真實為智尚敢虛偽於其間哉以理之實而信其仁義禮智之不可誣以人之實而充其仁義禮智之所當盡此信之所以為大也

【策段】嘗深思夫信之為義而詳質於孟氏之書切以為是信之理列於五常孟氏之論宜兼舉並言而四端之諄切獨闕之者何哉蓋天下實然有此理也而後信之用以形聖人欲全是實然之理也而後信之名以立是理全則是信著是理泯則是信亡以此知信者蓋因是理而自見理者非外有信之可求孟子所以闕之者非不言也蓋即仁與義而實則信在於仁與義即禮與智而實則信在於禮與智甘之和乎五味土之旺乎四季皆是意也孟子於四端不言信即五常之兼言者也　天下之理似虛而實似約而博者不可忽也夫以形索之是理安在以心體之實焉可誣吾夫子論忠信而謂之見其參於前子思論誠而謂之洋洋如在左右誠以有此理則有此見有此見則有此信蓋有不可揜者孟氏之論蓋亦得諸心傳之微而私以淑諸人學者其可不察哉惟能反求諸心極力學問以平日涵養之功而盡吾實然之理仁以事親義以從兄使仁義不至於虛拘知斯二者以實夫智節文斯二者以實夫禮使禮知不至於虛設在彼者既皆真實之理在我者又有能實之道則根於心而成於信而所謂有諸己者真有之矣

大抵天下之理覺悟於梏亡之餘者其見為愈實體察於人慾既除之後者其實為愈明吾將使人益知信之不外乎此身而此身之益當自反者正理復之時也何則人之至善以慾奪之則至善非我有矣今也天真還於方寸之間性地全於純一之境是至善吾得而有諸己也至善有諸己則至善之實著至善之實著所謂信者不在茲乎見吾身無非此理見此理無非此信謂之信者不出乎有諸己有諸己者非外有所謂信容察於心悟之初默諭於妙不容言之表信果不在吾身之外也吁學者之於理又奚俟於他求哉

【[illegible]】程氏曰性者自然全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又曰學貴信信在誠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司馬溫公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通鑑　李文傳曰天不信則不能成歲地不信則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

不信其華不盛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熟冬之德寒寒不信則地不剛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況於人事乎　游氏曰人而無信以輗軏為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無信則中無所主矣以之為仁則蹩躠而已以之為義則踶跂而已為智則詐為禮則偽無所施而可也　又曰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節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六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七

民事門

民風　附　禁奢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立言以救風俗之弊在聖人明聖人之言在儒者夫世變之趨如江河而不可遏聖人必隨其弊而正之聖人之言猶金石而不可易儒者必因其理而明之則先進後進之禮樂野人君子之文質不待辨而明矣蓋自鴻荒而下以至於東周之晚千有餘年風俗凡幾變矣燔黍捭豚在在相忘而禮之名不聞蕢桴土鼓熙熙自適而樂之名不著然燔黍捭豚不能不變而杯盤几案蕢桴土鼓不能不易而笙鏞鐘鼓何也時使然也至於升降揖遜之容疾徐高下之節蓋月異而歲不同矣始而文不勝質終而質不勝文又甚則文之極而愈失其質此聖人憂之於是乎返其初意而明示天下以禮樂之本削其文而存其質激其偏而歸之正俾後之求今必猶今之求昔此聖人救弊之微意立言之大指也論風俗者可不深究於此乎

風俗係乎表倡○教化風俗之樞機法令風俗之隄防樞機不謹無以化民隄防不立無以率下二者兼施而迭舉然後足以轉移風俗而歸之正也自昔聖人在上紀綱人心維世道闔闢變化唯吾意而四海之廣萬姓之衆無不靡然而聽從後世法令非不嚴禁防非不切然欲其朴厚而後靡之

習猶多欲其質實而浮僞之風愈勝意者法令之徒嚴而教化之實猶有未至也

稽古偉論 朝廷風俗之本○朝廷先天下爲風俗天下視朝廷爲趨向攷古驗今未有不由此者昔唐虞流化茅茨而堯舜之帥正者躬也夏禹之菲食惡衣而禹之爲度者身也文王德化之所及所以爲麟趾鵲巢之應使天下純被其化降而至於衰世猶有信厚之風者非他術也關睢騶虞之化有以爲之地也古之聖人常以恭儉修身正家之道在上而天下之民莫不目擊而心化則躬行俗移心正國治誠有自然之應且太王小國之君也躬行而民且貴恕晉侯亦小國之君也好儉而猶多積聚下民率其君之化勇者莫不自其上之人有以先之

立言以定風俗○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既薄君子而從野人何以有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之稱夫既合後進而從先進何以有郁郁乎文吾從周之說或者疑焉愚則曰聖人之意深矣蓋孔子立於三重寡過之後其損益之間大體從周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後進也寧從先進蓋小過之義也救弊之極必小有所過而後能合乎中故易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聖人從先進之意亦如是已夫所謂先進之野人者蓋當時俗論之所謂野自文弊之極人心薄而僞矣其視先輩之所爲莫非野人則周公之禮樂其亦春秋時所謂野人者歟此則夫子之從先進又非鴻荒以前之所謂野人也蓋亦前輩質實忠厚之意而已矣

漢初以來風俗○漢承秦弊風俗浮靡高祖首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爵非公乘以上無得冠劉氏冠所以定名分謹法制爲甚至矣然舊染既深斯民未熟漢家之化而賈人帝服倡優后飾富民墻屋被文繡猶見於孝文之時夫豈無其故哉蓋自漢初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而三輔之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郡國輻湊浮食者多列侯貴戚之家半服僭上侈靡無度故天下則而象之其又何尤

法祖嘉猷 慶曆人才風俗○我朝更幾葉陶更幾涵養更幾轉移變化而人才風俗始至慶曆而盛也觀其人才碩大光明者既足以股肱帝室柱石社稷篤謹持重者亦足以黼黻皇猷笙鏞帝序棟梁榱桷各適其用而無有遁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人才曷爲而盛也在上者固有以爲人才之宗主也觀其風俗尺度自審而長短之不遺清濁自分而風波之不攪講論文義唱酬詩什雖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風俗曷爲而盛也在上者固有以操風俗之樞機也化冶之坯陶敎樞之運轉涵濡浸潤無非道德之腴興起感發無非性分之眞有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京都風俗之美○於皇國朝建都于汴其在戰國則魏中之梁地其在漢則裂以封王其在唐則分爲列鎭雖無平陽之遺風宋魯之遺俗周召之風化然睢洛二水號出文章父老

相傳亦舊矣侯嬴朱亥隱迹其間載籍所稱亦美矣天啓斯地屬我宋朝一祖八宗聖聖繼承作新人物首善京師龐恩厚澤溥浹天下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夔士有不談王道者往往樵夫笑之異時周旋吐納其自視箕巖釣渭無足愧接武於庭人才一何盛也異時崇古尚朴其自視成湯雷澤爲足陋比屋可封風俗一何美也

時文警段俗非自爲美惡○且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昔何爲而醇今何爲而弊昔何爲而朴厚今何爲而澆薄昔何爲導之而輙從今何爲禁之而不止君天下者正當詳究其本原考論其得失以疏通而轉移之則人心以正風俗以淳一時之治自可以無愧於古不然樞機之或失而乃隄防於一二檢制之間雖詔令之日頒法令之日詳亦恐徒勞無益於治也

後世奢侈無禁○禮制之隳壞久矣丹楹刻桷則諸侯僭天子矣瓔弁玉纓則大夫僭諸侯矣連騎而遊擊鍾而食廬室無制器服無度嫁娶以窮侈相夸喪葬以多財相街則庶人之僭侈不可勝矣夫以儀辨等以度教節於刑名致嚴者聖人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而後世之奢侈亡禁乃至於此則欲貴賤之分定尊卑之序得而爭訟之原息顧不難哉故倡優爲后飾土木被文繡在漢常患其然矣裙緋羽毛至五十萬金堂飾珠貝至四十萬緡在漢嘗患其然矣然當時爲之沮抑者不過禁賈人錦縞乘駿之飾耳不過蕭莞履革以爲天下先爾不迴裁定禮制以爲文具爾禁行於賈人則非賈人而僭侈者猶衆也身雖約於上而法不行於下則庶人之僭侈自若也曹褒之制度不能勝大臣之苟簡王涯之條約不能勝當塗之毁壤此其弊所以循襲至今而未有改也

人君實爲風俗○大抵人才之盛衰風俗之美惡未有不隨君上之所化高帝都西而尚泰以至游士擬公侯列肆侈姬姜世祖處東而尚約至使人知珠玉之可簡犀象之可賤其人才風俗亦未有不然者切以三河之地觀之古帝王之吏都焉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土階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温恭克遜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好善有師傷兪曰疇咨之遺故其人至于今好諫而深有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此堯之遺風有如此者

綺語駢珠

作新人物首善京師

陶成習俗同仁天下

範圍資大匠之規

漸漬賴時雨之化

化治坯陶

教樞運轉

遵節儉尚素樸仁風行而外流義方激而遐騖

人去末而反本臣懷忠而抱愨

耕鑿之業定而天下皆淳朴之風

井田之制立而天下無奢侈之俗

牆屋被文繡而席門有不庇之家

奴婢棄粱肉而糟糠有不充之腹

仰事俯育之外非心無自而起

服田力穡之外異習無自而萌

當今獻策當責奉行之吏○以愚觀之今日之患莫大乎人

主有躬行之德而臣下無輔德之誠人主有禁奢之法而臣
下無奉法之意化行於九重之上而達官貴戚之家其侈猶
故也奉行之吏未嘗過而問焉何以責其下之不犯禁嚴於
宮掖之間而京城之民其侈猶故也奉行之吏未嘗過而問
焉何以責其遠之俱化知自上始而不自下始則風俗可革
知自貴始而不自賤始則風俗可革知自近始而不自遠始
則風俗可革

流化自京師始○魯俗好儒而多禮其聖人之遺風歟宋俗
重厚而好穡其先王之遺風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行之二
世秦俗日敗蓋朝廷天下之楨榦也京師風俗之本原也自
古受命之君經野有法體國有制是豈徒為一時之壯觀哉
必有成人才移風俗使四方知所向化後世有所跂慕而不
已者豈惟孟堅所賦西都人才風俗而然哉豈惟平子所賦
東京人才風俗而然哉

奢僭自士大夫始○爰自羔羊廢而人無素絲五紽之德白駒
亡而人無生芻一束之行徽不採葵不拔方且爭探牛心直
碎珊瑚撞鐘舞女流蕩忘歸夫以高冠大軺莅民行化者既
已爾則蠢蠢之民隨風而靡幾何不相胥而為浮詭之習哉

生意收結士習尤當自重○雖然人為萬物之靈士為四民
之首有不可不自貴自重者不可以上之人待我厚薄論也
吾生天地間而為士豈徒華藻毫端自謂博雅敲戛律調自
誇俊髦哉左規右矩遵軌循則而足以律操守之端方春歌

夏絃學文游藝而足以發議論之文采歟之則暗室屋漏隱
然準繩舒之則鼓瑟浴沂油然意趣所以自貴者豈以流俗
而轉移哉詩不云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愚也請事斯語

當以正本為先○古人有言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曰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日欲風化之厚當自朝廷始欲法
制之行當自貴近始不然則徒恃吾法可以狃天下而使之
不敢犯則民之貧者固無財可侈而富者有餘將非吾法之
可制矣昔者漢高皇帝時有賈人無得衣繡之令而漢官舊
儀亦載庶人無得乘此其質之法制亦非不合然商賈高
車大馬其視前日衣繡之禁無忌也長安少年鬭雞走狗奢
豪自恣其視前日乘車之禁無畏也昔唐之相楊綰也而或
者為之損騶從減音樂當時風俗聞風而化者不可勝數豈
民從行而不從令人主者風化之原而貴近者風俗之所則
傚也董仲舒有言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四方莫不一於正愚請以是復明問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樂移風易俗樂記教訓正俗非
禮不備典禮司徒一道德以同俗制王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
學乎學記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
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
之俗蕭何志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
樞機宜先正者也傳任敦

【歷代建言】三代風俗淳一(唐劉志)此晉也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焉(詩蟋蟀)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賈誼) 文帝躬行玄默示淳朴為天下先故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本紀) 漢文景時人給家足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辱焉(前志) 武帝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貢禹傳) 永平之際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百姓滌瑕蕩穢而鏡至清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下舞上歌蹈德詠仁(東都賦) 東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移風俗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高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唐太宗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秦任法律漢雜伯道皆欲治而不能豈能治失不欲魏徵曰湯武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上從徵言至四年天下大稔流民咸歸歲終斷死刑纔二十九人(通鑑)

【皇朝世說】太祖開寶元年辛仲甫知彭州上曰蜀土始平輕侈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幹是用命爾(御筆) 太宗興國八年詔曰能以禮遜為國乎何有故斑白不游於市井負販相避於道途耕歷山者有遜畔之風入周境者有息訟之美浩穰之地民庶實繁宜申明於舊章用激清於薄俗(事實) 真宗咸平元年上曰節用愛人民俗自化 祥符元年上曰古今風俗悉從上之所好國家法令不可不謹 仁宗嘉祐五年詔曰朕嘗患民之好爭而風俗漸靡於薄也思有以革正之非若士大夫躬率以義而導之於善則何以哉(御集) 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上曰朕惟崇尚儉素比年以來中外服飾過為侈靡雖累行禁止然末俗猶未盡革大抵行法當自近始(聖政) 孝宗乾道三年御批朕念治功之未起思風俗之尚澆方欲力救弊源泊還淳古(典章)

【先正論建】司馬光上仁宗曰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為利害所驅耶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斂萃焉徭役出焉歲豐賤糴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則流離異邦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服南畝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必害棄者政也 彭汝礪上神宗曰古人修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既成之後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師臣觀四方之人其語言態度短長巧拙必視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為鄙焉凡京師之物其衣服器用淺深闊狹必問宮中如何不同則以為野焉以此知能以質厚示之則無不從而質厚也

文集[illegible]東坡曰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誠俗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　東坡曰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　司馬溫公曰商之政尚猛故其俗激昂而奮勵周之政尚寬故其俗和柔而寬緩太公治齊舉賢尚功周公知其後必以強亡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知其後必以弱喪　呂東萊曰三代雖遠其理常存苟能盡其理則夫可遠之有故萬石君處家而子孫無居申申此一家之三代也王烈居鄉而訟者望廬而還此一鄉之三代也魯恭治中牟而童子不捕乳雉此一邑之三代也延壽之治潁川庸非一郡之三代乎以是而論之則風俗古不必厚今不必薄古不必易今不必難惟其人而已安可是古而非今哉　林執善曰今之所謂游民者何其多也高宮大室撞鐘伐鼓談無演空眩誘黎甿謂之緇黃之游懷黃挾彈玩養鳥獸六博闘鞠歌舞無則謂之市井之游冒名守闕充塀濫廡交相贊助招權為奸謂之官府之游若此之類不可殫言今之四民亦非古之四民士學無用之文以謀利祿而立身事君何嘗在是則士亦游矣工作無用之器以競奇巧而日用所須[illegible]絃不堪則工亦游矣商通無用之貨以嬌侈靡而實用所資往往不通則商亦游矣嗚呼民相率游而人之類未相食者幸吾農民尚守耒耜而已然而解凍而耕暴背而耘櫛風沐雨沾手塗足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其勤極矣而又有水旱霜雹蝗虫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相爭奪穀未離場已非已有羣游之徒聚而饞之又從而嗤　鄙之良可哀也故其子弟時出城市日覩盛麗歸視其糠粃不飽短褐不蔽其心搖搖已不安於畎畝矣不急救之是農又將游矣　李清臣曰今之天下為本者常不足為末者常有餘游民貴而農民賤家於田畝者不若居市里以耒耜為業者不若操貨財游民自以為材智之當然而朴力勤苦之民盼盼焉不足於衣食而常有賦徭之憂寒飢之患

禁奢　附　尚務儉以本立說

策頭荀卿氏論兼足天下之理必在於明分而楊雄論列侯田宅之弊必在於廸法至於賈誼長太息之書極論夫亡等冒上之俗亦汲汲於經制之定而已夫三子之論豈不能推本夫人主之躬行而惟以明分迪法與定經制為說者蓋深知夫天下之移於侈靡而不能自克流於浮靡而不能自返非上之人防閑而禁制之其何以革其目前之習而納之朴素淳厚之域乎

策段人君者風俗之機教化之本一有所尚天下之所觀望而風俗之所由以成也周民之質非周民之自質文王之化

有以使之也蓋文王以一家治天下康功田功卑服於一身之間憂勤節儉靡所不至家邦之御蓋自邇以及遠由外以及內濯澣之衣形於詩人之歌詠而節儉正直見於當時在位之君子敎化之基風俗之本實在乎此故質矣之民歌於天保之章豈淺近致哉

成帝詔諭公卿列侯親屬近臣以為四方取則而乃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吏民效慕浸以成俗其言諄復戒諭似知奢侈之所由矣然郡國豪傑高貲富人則復徙五千戶于昌陵安有五千豪富之家聚于京師而不爭為淫麗者乎如是而詔無復奢侈是猶抱薪而救火矣

事料 周司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載師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周禮 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前漢食貨志 文帝時賈誼言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后以緣領庶人孽妾緣其履 賈誼疏 景帝以彫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特詔除之 本紀 晁錯言商賈以利相傾千里遨遊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 前漢食貨志 魏毛玠居顯位布衣蔬食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厲節自礪雖貴寵之人輿服不敢過度 本傳 唐劉貢言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恬風靡積訛成蠹以謂由制度不立請以官法祿秩制其器用車服 本傳 楊綰性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及除拜之日崔寬為之毀別業黎幹為之損騎從郭子儀方會而除書至音樂省五之四其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謝安山濤云 本傳 本朝大祖乾德四年收偽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上命碎之 長編 開寶五年永慶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上曰自今勿復為此飾 同上 真宗咸平二年上曰近覽上封所述頗言風俗侈靡有傷淳儉公卿士庶服用踰制至有鎔金飾衣或以珠翠者令有司禁臣庶泥金鋪翠之飾 長編 祥符元年上曰京師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鎔金為飾雖累加條約終未禁止工人鍊金為箔其徒日繁募告者賞之 同上 仁宗景祐三年扈稱言京師天下之本而士民奢侈無法室居服玩競為華靡珠璣金翠炤燿路衢請條約之詔兩制與禮院同詳定制度以聞 長編 孝宗乾道八年上曰近時民俗多尚奢侈纔遇豐年稍遂從容則華飾門戶鮮麗衣服促婚嫁厚裝奩惟恐奢華之不至甚非所宜今年遠近豐稔趂此秋成欲使民各務儲積以為悠久之計宜降詔戒諭 淳熙八年上曰朕以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尹初上輒示之 並聖政 治平四年劉述言百姓習於久安競以侈靡相尚居處服用率多僭差婚姻喪葬不計其費欲望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然後敕下有司設為科條以絕僭侈之弊務崇約素以厚風俗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七

民事門

田制 附 勸農 水利

名流舉業

泛意余論 漢初不復之罪〇言王制於去古既遠之後不若復王制於去古未遠之時六經全書秦焚之經籍厄矣然秦所焚者民間之書而藏於秦府者無恙也漢初接秦而興其書猶在當表章而不之表章至武帝方始表章六經何晚耶此秦不必責而漢初圖籍是先經籍委棄其責尤重於秦也借是而觀則井地遺制之不復亦猶是已先王井地肇自黃帝其源也遠壞於春秋戰國其存也鮮秦人用商君之策驟欲富強忍事吞幷廢井田開阡陌先王遺制無復存者秦誠當罪矣然顧念由春秋戰國以來積習變古破壞已多秦人一舉而棄之是無足怪漢興去古未遠遺制豈無存者徐而復之比次而經紀之宜亦無甚難事而因仍秦舊大啓土宇分王子弟井田遺制謾不復講至董仲舒師丹輩方欲彷彿井田之遺制而為限田名田之策又病於施行不竟何晚耶此又秦不必責而漢初惟章程末務是先而井地良法不復其罪尤重於秦也大凡小人變古之罪儒者何必追仇於千載之後而有廢必有興有絕必有續昔有王者當廢興絕續之會而又勢可以為才可以辦此機一失良圖莫追儒者責備之論如之何不重嘆吾故曰言王制於去古既遠之後不若復王制於去古未遠之時也

井地仁民之政〇先王之於政也而地政為首先王之於民也而仁民為急周以有經制而井田之法至成康而大備漢以無經制而董仲舒孔光何武諸君子拳拳於有言新室雖稍倣古制然以煩擾而得罪於農商太宗雖略得古制然法意未盡三四傳而已壞攷歷代之立法以觀田制之善否上下數千年間可為永慨矣

井地不必深泥〇法不必立無撓法足矣民不必裕無害民足矣處千載之下而欲依井田以立法復井田以裕民吾信其迂也惟度古今之宜建時中之制不撓法不害民則民受其賜矣井田之法非一聖人之功也始而五十備而百畝其無欲速如此周家耕者九一而近郊遠郊復為詳近優遠之制其文理密察如此滕去三代未遠乃不能從孟氏潤澤之告後世而欲為井田則必奪民之產役民之力信乎其迂矣

稽古偉議 漢初不能復古〇代秦者漢去古未遠宜以復古為意者而一時君臣低首瑟縮不敢言古遂使踰理之緒一墜而不復續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亦亡具甚矣有如仲舒師丹繼為限田之說其誰曰不然且猶不敢盡言曰宜少近古曰宜略為限亦終於不行亦當時事勢然也異時議斷興漢若光武者可以言此然亦僅能檢察　田而外此無望焉豈非漢人畏古而至於廢古耶漢固不能以復古矣而一時人主猶能以仁恕為念蠲租減稅而使斯民有不忍忘

漢之心特其經制不立則所謂罷癃吏賦之患豪民刼假之
權誠有之耳莽何人哉乃極言其弊而銳然以復古自任舉
天下之田盡欲名之王田者固美矣而制度不定適以貽百
姓流離之禍是誰之咎哉然則徇古而至於不古者無怪也
井田當復而難○粤自井田之公可寶萬世陌阡之禍不止
一時權豪貴近兼幷吞食中人十家之産往往不可立雖少
府陂池卒爲貴戚所據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有不敢過而問焉者則所以均井田而正經界者談何容易
哉

法祖嘉猷 祖宗講求良法○共惟聖朝爲民之事不憚改作
往歲嘗用嘉祐中孫琳方田之議而行經界矣又嘗用至和
中呂誨限田之請而以官高下占田矣蓋自太宗皇帝嘗覽
何昌齡均田疏語近臣曰苟能一一均平邊郡可任通達物
理之官周知人間利害者釐精制置他日顧宰相曰井田之
制寔經國之要道朕臨大寶深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率
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别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大哉
王言斯民何其幸歟

良法終不可易○經界之法自古以來行之者多矣而經畫
之詳莫備乎熙寧之故事方荆公之始行此也蓋欲以一州
縣之舊規而通行天下而議者莫不譏其爲生事然時則方
田均稅均井須法終不可以異議而廢其謀紹興中嘗用李
椿年議行經界法椿年以爲平江歲入昔七十萬今二十萬
宜覈欺隱以便貧民始自平江推於天下然推行未久已有
議其分畫不均峻刑增稅者當時曾不以紛紛之議而易其
初意

時文警段 良法未易遽復○師丹嘗議名田於漢矣然終於
急歲月之效而法不便民何則師丹之限田請以三十頃爲
率期盡三年而過制者沒入自井地之廢於秦富民廣殖田
宅傳子襲孫擬於封君僭國且數百歲而遽欲三年間盡奪
其所有以與其所無非人情也使其說遂行則令未至而天
下駭矣欲爲之計莫若取其意之善者而去其迹之不可者
爲限田之計則約其數而徐待之往者不問來者如律富民
子孫數世而後小者有析甚者破壞以自入吾繩約之內則
法便民矣

經界之行甚難○夫版籍湮廢賦役混淆有産去稅存之弊
有輸納不等之弊奸民詭寄以規避則差役有不行之弊大
戸分析以爲小則官課有暗虧之弊經界不可以不行矣然
履畝而定稅則煩擾而難行按圖以計畝則詭挾而失實強
宗右族迭相唇齒挾寄者無所籍老胥宿奸五爲首鼠隱蔽
者無所攷經畫未竟搔擾先之則經界不易行矣

綺語騈珠

先王仁民之政轉爲後世取民之地
里居井授之制特爲賦稅隱匿之坊
工賈之既多而偷惰廢業者又流而爲釋老

兵隷之既衆而縱淫苟利者又散而為優倡
富民隱寄務在鉤摘而貧富不等者雖多而不恤也
官課勘折務在促辦而他戶均認者明知而不問也
券契貿易官利其贏、科敷抑配甚至再輸
戶產高下民擅其業　差役頻仍動遭破蕩

當今獻策行仁政當以實○今天下之民亦病矣疾疫間作水旱相仍或蕩析於干戈之擾攘或困踣於科役之煩重物產艱瘠生理蕭條年穀告豐一飽難卜甫遭歉歲在在流離加之郡縣之間猛虎之政毒蛇之賦所以戕吾民之根本者多矣吏政民事判然秦越既不相知乃欲行經界之法於天下愚恐姦吏以低昂出入為巧而民之弱者受其欺富家以走弄侵欺為常而民之貧者蒙其害詞牒紛紜簿籍混淆是非無據歲月迁延彼為牧養之官按察之職者方且翹足待遞鹵莽塞責則經界之行未必終惠而民已先困是撫摩之意無補於侵陵而受利之實不救於殘毀也或者則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則仁政不可行吁盍亦論其實而已矣煩賦重斂苛政驕吏所以窒吾君之仁者儻有以迅掃而使之清蠲除而使之寬則閭閻草野均拜上賜又何必經界之辨耶

推行之策有三○天下之事惟順可以致利惟和可以集功苟有一毫拂乎人心非惟無益而又害之矣若欲行經界之法則一曰安上戶引匿之弊胃濫之私上戶為之也不得罪於巨室其法有不可行乎二曰戢吏奸指有為無以多為寡吏奸為之也無受成於刻木法其有不可行乎三曰絕告訐怨仇既衆乘時中傷奸民之出入閭里然也無自墮於紛擾法其有不可行乎能是三者而又賞罰以厲之設版籍以公之雞犬相聞按堵如故阡陌不改觀聽一新然後可以為王者之政也

[illegible]意收結仁政自恤民始○然則為今之策將何如欲行仁政當自經界始欲行經界亦當自恤民始均其力役薄其稅斂使在官者既無擾民之害然後稽其圖帳正其步畝而在民者亦無有不相安之情不然法具而意失知為國計而不知為民計則王莽之限田元宗之括田適所以為召亂之階果何益於事哉前輩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講明近日經界之法亦盍本諸此而已執事以為如何

一

仁政貴於美行○雖然亦有經界一策而已經界之行正所以體列聖之仁心復紹興之良法求以平民非以病民也雖以勞民所以逸民也履畝而辨地視地而出征此其公天下之心明白而洞達念生民之意纖悉而周詳曩日之議者則曰欲均賦役必自經界始欲行經界必自近郡始而今之言者又曰奸民豪縱黨伍嘯呼或因緣而逞私意胥吏巧求移彼易此必貿亂以擾良民此其為慮至矣不知所以掣吾肘者其慮不止此也姑已之無多談然朝廷之務行寬大不過

足紹興之舊額使姦民之隱寄無所逃而貧民之虛賦有所
歸耳州縣之奉行者苟有人焉獨不能仰體此意以身任責
耶仁政而美行之必得如楊承旨者而後可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
穀祿不平(滕文) 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穀梁)理民之道地著
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
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前食貨志)

歷代事實 食謂農殖嘉穀自神農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
天下而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堯命四子以敬授民
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饑禹定九州制土田(前食貨志)周文王在
岐用平土之法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井牧
者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此制小司徒經之匠
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典) 大司徒不易之地家一百畝一
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遂人辨其野之土
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並周禮) 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李
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法及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
陌王制遂滅漢文帝時賈誼說上始開籍田晁錯復說上帝
從錯言令民入粟武帝時董仲舒說上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武帝末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能為代田用力少
得穀多哀帝即位師丹建言設井田孔光何武奏請諸王列
侯皆得名田丁傅董賢皆不便也遂寢不行王莽更名天下
田曰王田(前食貨志)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郡守十餘人皆
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漢劉)荀悅曰豪富強人占田踰多其賦
太半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也宜以口數
占田為之立限(本傳)後魏孝文太和元年李安世上疏均田之
制始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男十五以上受露田
四十畝婦人二十畝以供耕作北齊河清三年定令男子十
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
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田又給永業桑田麻田隋開皇中發
使四出均天下之田(隋志)唐授田之制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
分二十畝為永業凡庶人徙鄉得賣世業田從寬鄉者得賣
口分田凡授田者輸租庸調元宗時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
田逃戶州縣希旨以正田為羨(唐志)憲宗時牛僧孺對策曰今
版籍不備遷徙無制編戶逸為游墮良田併於豪家須限田
之科重兼并之律則均田之方寓其間矣(本傳)

皇朝典實 太祖建隆二年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長編)太
宗端拱元年覽何昌齡請均田疏謂近臣曰選通達物理之
官勸精制置自然衣食足盜賊消(實訓)至道中嘗曰井田之制
實經國之要道廢井田則貧富不等王化何由而行(上同)真宗
景德二年丁謂取戶稅條目及臣民所陳農田利害編為景
德農田敕五卷民間咸以為便(長編)仁宗慶曆三年王素建言
均天下田賦於是遣郭諮孫琳用千步方田法先量括上蔡
一縣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

重勞人遂罷論者謂朝廷徒卹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嘉祐四年復遣孫琳高本分往諸路均田　神宗熙寧五年詔司農以方田均稅條約須之天下以地之等均定稅數並同高宗紹興十二年李椿年言兵火之後經界不正其利害有十乃詔措置安在均平不增稅額小曆　官田者紹興二十八年鬻為常平本錢省莊田者蜀中有之自二稅外仍科租　圩田者江浙淮南有之蓋以水高於田故為之圩岸如長堤常住田者高宗嘗取其絕產隸郡國養士紹興二十二年命鍾世明往閩中措置寺觀絕產得羨錢三十萬緡入左藏庫記雜

先正論述　朱熹奏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為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損　朱熹奏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以難檢計豪民猾吏並緣為奸

文集菁華　蘇欒城曰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眾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於景德田況之於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辟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畮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扶私隱崇告訐以定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歷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怨所得不償所失事不旋踵而罷　蘇老泉曰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其寔便於世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夫名田之說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徒蹙乎民使自喪其業非人情難用臣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爾　葉水心曰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居憔悴無地以為業其駑鈍不才者且為浮客為傭

力其傈利強力者則為商賈為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為家豐年樂歳市無貴糴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税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　葉正則曰元魏稍立田制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唐興因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唐卻二倍有餘此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口分據人數占田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與成周制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寛鄉少者為狹鄉狹鄉之田減寛鄉之半亦與周制不同今卻寛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寛鄉者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閒水旱之不時凶豐之不常又有賑貸救恤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成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卻容他自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又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相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為粗立然先王之法自此大壞矣　錢文子曰唐世授田狹鄉授田減寛鄉之半而狹鄉工商之給所以優寛鄉也狹鄉者得賣世業而自徙狹寛者併得賣口分亦以優寛鄉也狹鄉不許耕占退限寛鄉則弛其禁亦以優寛鄉也四夷戶降者與奴婢之縱為良者皆以附寛鄉此其思之非不周也惟其不能禁其自鬻則貧富之相遠有不能免且彼豈不知鬻之為害而自啓之耶惟其相賙相保之法與夫奇衺游惰之禁古人近施之二百里之内不能遠施於千里之外則民生不能無貧貧不能不鬻要之封建不立圻甸不分井田之制未可復也

勸農　附　以勸誘農民立説

策頭養農而止於養農則田制未定固足慮養農兼利於養天下則田制未定誠足慮夫三農生九穀農之功何其大也艱食粒烝民食之利何其博也故古人重農而列於士之下四民之中士先之農次之重食而冠於政之首八政之目食先之貨次之誠知食重而農亦重農重而王政在所必重凡為農計者即所以為天下計烏可不使之各授田於公乎

策段土地廣矣而穀不加多豐穰屢矣而百姓不加富者今其弊有四焉強族兼并不為之限是困農也罷民游手不為之禁是散農也在野無導率之吏而使民自為是棄農也在國無勸沮之法而使民自便是惰農也四弊未去而欲務農之效前與古並者豈易得哉

食民之天也農食之本也欲厚其本使百姓充然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則於農民之弊所宜先慮焉摧抑兼并使富強漸見不得安坐而自縱則仲舒限田之議於此乎可行以救農之困也禁止游手使無職閒民不免轉移執事則大宰任民

之法於此乎可施以益農之衆也將欲導率之使民有所奉承而作焉則周之遂人里宰之官漢之搜粟田卒之號爲可復將欲勸沮之使民有所畏慕而勸焉則成周閭師之罰漢文力田之科爲可用

事類 周公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豳詩于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甫田 漢文帝詔朕親率羣臣農以勸之二年詔 書數下歲勸民種植而功未興文帝紀本 文帝即位民皆本趨末賈誼說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上感誼言躬耕以勸百姓晁錯言勸農力本當世急務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受爵食貨志 宣帝即位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同 後漢明帝詔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紀本 唐德宗時李泌請以中和節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傳本 本朝太祖建隆三年詔民生在勤所寶惟穀列農桑之業爲衣食之原任居牧守用司勸課肆太宗至道元年詔勸農種植素有定規近來多不舉職非所以副宰字之寄會要 真宗咸平四年上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爲先長編 景德三年丁謂言諸州長吏職當勸農勸農入御自此始 仁宗慶曆四年范仲淹請定勸農條約頒行天下本紀 高宗紹興三年上曰監司守令皆勸農之官未聞勸課之實臣僚奏大觀政和間亦嘗舉行勸農至追胥農夫拘留累日以待守令按行者民更以爲苦上然之政理 十八年上曰守令能使其境內無曠土無游民斯爲稱職矣建隆以戶口增耗爲歲課守令之法宜令申嚴行下上同 司馬光言食者生民之本爲政之首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務農爲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衆豈非爲利害所驅耶爲今之術勸農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糴經濟錄

水利 附 以講求水利之說

策頭 八政之目始於食故分田所以處農五行之目一曰水故蓄水所以利農蓋粒食之登耗而天時之消息爲之然天時之消息不能預期也農課之盈虛而地利之豐歉爲之然地利之豐歉不能預計也善爲農計者有所謂農田之政焉又有所謂水利之政焉農田之政賦之以百畝之地敎之以五穀之宜使無失其安養之計者是也水利之政勉之以濬導之方救之以灌溉之策使無失其滋養之備者是也農田爲粒食之所資水利又爲農田之所資信矣農田之與水利其政當兼修而並舉也

策段 民享其利在乎豐稼穡豐稼穡在乎美田疇美田疇在乎通灌溉通灌溉在乎復陂塘故孫叔敖起芍陂楚受其惠文公穿渭口蜀以富饒白公引涇水於泰谷口遂歌於禾黍史起鑿漳河於魏鄴旁乃詠於稻粱張闓築新豐李襲引雷陂水灌晉陵維揚之田各八百餘頃召父杜母之惠靡不由之蓋變地力移天時救罷民豐食貨莫尚乎此後之有意於民者可不謹所備蓄哉

國家創法立制張官制吏尤於水利究心焉我神宗朝中書

言州縣古迹陂塘異時皆蓄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所在湮廢詔監司州縣興復水利若能興修有實當議旌賞此責實之意也

事料 周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稓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並禮魏史起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為渠於是關中為沃野因名曰鄭國渠漢鄭當時引渭穿漕渠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嚴熊穿渠引洛水鑿井井下相通行水名曰龍首渠兒寬穿六輔渠益溉鄭國傍高昂之田白公復穿渠引涇水注渭中名曰白渠民歌之曰舉臿為雲決渠為雨前漢溝洫志元帝時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造紺盧陂用廣溉灌號曰召父後漢書杜詩復修其利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本傳唐李襲譽為揚州都督乃引雷塘水溉田八百餘頃　溫造開後鄉渠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本傳本朝太祖乾德二年命陳承昭鑿渠續通鑑太宗至道元年陳堯叟乞興三白渠復召信臣鄧艾羊祐水田之利以廣農作續通鑑真宗咸平四年置水利監　仁宗朝唐州太守趙尚寬復修召信臣渠與境内　堰上嘉其能命留再任　仁宗時王安石急於功利令皮公弼等分掌諸路水利又以提舉常平兼水利事蘇軾上書今欲鑿空尋訪水利豈惟徒勞必大煩擾並長編　高宗紹興十九年上曰士大夫有欲興修陂湖之利者宜令措置以備闕雨灌溉　二十一年進呈水利文字上曰須是常平官得人若監司用心則此等事無廢並聖政孝宗淳熙二年進呈江東提舉具析修治陂塘事上曰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於是降官落職

杯執善曰國朝累聖相承以農桑為重故以水利為急詔諸路勸農司應塘堰可以利民則繕修者天禧四年也詔開封應天陳許等州及屬縣親民官并帶開溝洫河道事者明道二年也詔京陜西轉運使選官以視諸處水泉可灌溉民田以聞者景祐元年也用王琪之議詔天下舊有陂塘溝洫久廢而長吏令佐能勸民興修當以甄賞者景祐二年也詔州縣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監司以聞當議旌寵者熙寧元年也詔創水磑碾有妨溉民田者以違制論熙寧六年也詔陂塘水利去處多為人侵占令有司措置毋妨衆用者紹興之三十一年也詔江浙水利久不堪修令逐州守臣考校古迹及湮塞去處條具措置聞奏者隆興二年也推原累朝重農之詔無不以水利為先務則優養之意固可見矣續類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八

民事門

役法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公餋自養之異○古者之民官所養也故役法皆民之樂趨後世之民自爲養也故役法非民之所便成周之時民之地役司徒定之民之田野遂人辨之民之田里載師任之而又稽夫家者非一人置委積者非一所古人所以纖悉於民者誠慮老弱不等而無力之可任也及其民之既足而後役之雖力役所在色色皆民斯民不見其爲繁漢唐之間從軍山東至貸子錢往來長安衣裝自備而又戶籍久不更造田畝流轉不等而役之所加類及貧下之戶後世聽民之自爲生故貧困無聊之民皆不之恤也至其民之不足而復役之則強有力者尚可強從而貧者困者方恤其身之不暇而公家之役夫何有此其所以爲病

體民以寬力役）合君民爲一體通上下爲一心而後可以行利民之政矣昔者哀公有年飢之問而有若對以盍徹之辭夫哀公將以足國而有若勸以裕民此非有異旨也蓋民戴君而生國以民而存民富則君富矣百姓足則君足矣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休戚利害初非異體也何後世不察而國與民不相通歟甚矣取民之制非古人之得已也有宗廟朝廷焉有幣帛饔飧焉有君子以治野人焉於是不得不斂乎下而奉乎上賦諸彼而用諸此有地也而爲粟米之征有家也而爲布帛之征有身也而爲力役之征取民而至於力役者不免焉雖時當戰國君子已不能不深憂之

[illegible]議 役法煩簡利害○周人伍兩軍師之法具則在民者有兵役社田追胥之法具則在民者有徒役均田均役之法具則在民者有工役有府史胥徒而胥役在民矣有比閭族黨而鄉役在民矣此五役悉萃於吾民之身其法亦幾於煩矣然當時之民非惟不以爲勞而且以爲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詩皆出於誠心而于貉獻豜宮功入執之詠欣然於閭巷是孰使之然哉自周以降役未必重於古也而斯民往往有不堪之歎借曰南門之役春秋所怨閭左之戍秦民苦之固不足議矣有如漢唐盛時不知幾倍之省於周也自今觀之漢亭有長鄉有三老嗇夫游徼職敎化者不責以獄訟收賦稅者不責以警捕事簡而易辦而且有祿秩之榮或自鄉有秩而補太守卒史或自鄉嗇夫而補太守卒史其爲役亦便矣雖力役之法未改秦舊大臣之子亦均其勞然隨方調兵無遠出也出錢代更無自行也非便乎唐役凡歲不過二旬加役則免租調方正之錫往往有朱衣象簡之榮或授以下州刺史或授以司馬令丞其爲役亦便矣雖石壕之詩悍吏追呼古體之詠白頭戍邊然爲里正者得免徭役之煩隸龍武者皆蠲出戍之調非便乎而漢唐從役之民愁嘆憔悴非若周人歌詠自適之意夫古之役繁而民宜病後之

役簡而民宜便今煩者反以為便而簡者反以病告無他古
者養之而後用後世知用而不知養焉故也
漢行口賦算賦○吾觀漢之口賦率民年七歲至十四歲為
錢二十有三算賦率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為錢百有二
十是果何為哉夫周之役法歲不過三日而九賦斂財賄之
目自邦中以至幣餘皆有常法而豈為丁錢設邪穉經者乃
謂財賄之斂如漢口率出泉自是說之興毋怪乎後之頭會
於民者得以籍口也漢至文帝當煙火萬里之餘纔減初漢
舊額三之二何知其可減而獨不知其可免乎孝昭承海内
虛耗之後亦但詔無收五口賦何知口賦之不當收而獨不
知算賦之不當責乎夫有土此有民有民此有賦賦出於地
可也出於農可也出於商賈可也以民之堪於充役也而征
之是誠何法哉
法祖嘉猷 國朝差顧本末○且國朝差役之法何如哉催租
之務差役之事里正責也綱運之送倉庫之典衙前責也始
則差為里正滿則復為衙前差法然爾至其弊也捕盜者奔
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出困倉竭於飛輓貲產破於廚傳故
有十貫入重難者有鬻田產於官戶者韓琦言之蔡齊言之
雖温公亦言之是時也特言去役之害未言改役之法爾自
李戒以民苦重役不苦重稅之說告韓絳而顧之說始出自
韓絳以差役顧役利害之說告安石而顧之說始用迨于熙
寧之後金陵當國而差役始轉為顧役矣熙寧之顧役又何
如哉以坊場之入祿衙前以役科之錢而顧鄉司弓箭手顧
法然爾至其弊也估及室廬括至車馬計產而出錢可也而
寬剩過斂割鼻餉口果何義邪富者而安居可也而貧民充
役拆屋賣木果何義邪有縣令議役不當而相率去官者有
畿民科率不留而爭避寧相者故楊繪論之劉摯論之雖章
子厚亦論之是時也特言差法之可改而不知顧法行之未
便爾自温公當國而助役之法始罷蔡京迎旨而助役之法
遽罷議之未詳行之太過范蘇諸賢剌口極論至于紹聖之
初子厚秉間而差役復定為顧役矣
中興差顧並用○中興以來役法又與前異鄉書弓箭輸錢
召募用熙豐之法也里正保長出力受差猶嘉祐之法也夫
差不復顧顧不復差今之並用何也蓋自元豐三色庸顧之
錢而入紹興總制餉軍之用無可募民始率義役噫此豈中
興得已哉渡江給兵費用浩穰特濟一時之權耳然祖宗使
民之意唯恐有失故縣官之責辦則改募耆社括倉之憚充
則勸為義役今年議通差明年給官田惓惓憂卹之念天下
感之故雖煩而實簡爾
時文警段 役而至為丁錢○役法之為民病尚矣因役而有
丁錢其為民病益甚焉夫天地之仁以無微而不容雨露之
仁以無微而不濡聖人之仁以無微而不被彼丁錢之所出
皆民之微者也何堯之治天下必為黎民是懷文王之撫方
夏必為小民是保而後之人主乃於閭閻匹夫之微而忍征

其錢於常賦之外乎吁是法也自口賦算賦之起於漢而流毒於百姓者非一日矣

立法欲其盡善○役法之善則天下之民日受其利役法之不善則天下之民日受其患且庸人在官古有是言也而其法有丁役募召二制焉丁役之制行於嘉祐治平之前而募召之制成於熙寧元豐之後行法之初莫不大以為利及其久也其弊駸駸以出是雖古之善立法者有所不能免也丁役之法嘗有其弊也一變而為募召矣募召之法亦嘗有其弊也一變而復為丁役矣適其變拯其弊時之與勢有不得不然嘗中興更革以來豈不參衆見以博求其利病哉然彼以為得而此或以為失此以為害而彼或以為利四方九州所不能齊也推其所得而捄其失去其所害而同其利救偏補弊修飾潤澤之以為盡善可久之法其於利民豈小補哉

官吏徇私之弊○嗟夫法立於朝廷未嘗不公也法行於州縣毋乃有未公乎官貪玩法三尺之不顧吏奸舞法自計之是生觀望於門地之勢要則法以勢要而移擘踞於書翰之貴顯則法以貴顯而移指孤寒無援者為拄應之樁目弱丁寡助者為承援之額官吏非徒有所迫而差之也亦且利其善懦以為奇貨焉吁不公之患如此哉

續語駢珠

官物陷失勒之出　吏卒經從誅求百倍
官綱費用責之供　寇盜竊發文移四出
賄賂交輸於吏舍而富者卒免　實費之用固所當辦
差役終歸於弱戶而充者立貧　額外之需非所當歛
按比戶口課殖農桑　古者民養於官故役法皆利民
撿責非違催驅賦役　後世民自為養故役法皆害民
雖有挾勢以規避者烏得而幸免
雖無夤緣以請託者不至於受困

當今獻策

里正保長病民○厥今里有正以除盜詰奸為事保有長專任催科之責則其名猶古也其役之也視貲產之崇卑以為先後之次則其均猶古也然而為長吏者不能體朝廷優䘏民隱之意而責任於猾胥不論貧富不均勞佚富而賂厚者則歇久而不差貧而賂薄者則歇暫而復役租賦使之督而其間有亡者則代其輸寇盜使之捕而其間有不獲者則如其罪大抵百金之產盡於一役千金之產盡於再役編甿嗸嗸貲業破壞至於逃亡趣辦迫急而加之箠辱民以良家充役而官以賤隸視之一議差役百端規避無以利之而反以害之則其憚為也何怪哉

民困後為義役○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巧以使民不窮其力於義役一事見之矣今之以義相率而竭力奉上固前代之所未有謂其弊者何哉蓋今之役法非獨一催科而已官府不時之需胥徒額外之取中產之家困於一役上產之家困於再役民不堪其役乃私相告語曰與其甘蕩析以應官府之命孰若不愛其力以求一旦之安也與其重賄賂以厭胥

徒之欲孰若同出其力以自保於一鄉也故淅之義役人皆以其意為可喜吾獨以其意為可悲何則使公家無重役民間素不蒙其害則民其相率為是乎今之法莫若責縣令以寛民之力昔劉平為全椒令而人至減年以就役其必有道矣使天下之役法皆如是又奚義役為哉

鄉司乞取之弊 鄉司雖至微至賤而其關乎民事為最切故凡鄉司知地之廣狹人戶之虛實賦役之輕重皆所以熟講而精究往往民間之事官司所不能知者惟以鄉司所供為是官司之事人戶所不能名者惟以鄉司所陳為是差役有定敘鄉司取乞之厚則降甲為乙而可以倖免鄉司有求不獲則陞貧為富而不容陳訴於是產去而稅存田多而役少富室之家常逸樂而貧薄之家常困苦困之破產蕩業不能聊生

生意收結 寛卹中產之家○雖然豪貴之家占田踰制也蓄財過厚也凡其頤指氣使無一不滿其意而其貧者又耕其田而受其役則豪貴者固不憚差役而貧者又差之所不及也所最可憫者其惟中產之家乎以中產之家而充重役則有破家而蕩業者矣欲其法之盡善莫若倍其差役於豪貴而於中產則寛之則是法也何其不可行於久遠哉若夫催科之有逃亡而抑之備償此尤不近於人情非所謂恤民之政也古者以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而有薄征弛力之說而況貧而逃亡又使執彼之人為之代償乎上之人其亦于中產而加惠焉可也

不可困辱里正 今日兵役胥役徒役工役之法皆不及民所及於民者獨一鄉役耳然一議差役如赴湯火富而強且猾者多方以規避貧而懦且朴者寒心於破產租賦之催督奸盜之詰捕固所願者今而勸捕之賞則任之逃亡之租則代之其可乎文書之奉行橋道之修繕固所甘也今而郡縣之雜須則供之胥吏之邀求則啗之其可乎以一人之身而責以數者不能堪之事其為役也憊矣噫今之鄉役乃成周族黨之長皆用命士歷代以來其選亦重漢有三老而給秩食後魏創三長而復征繇隋之州縣鄉官悉由吏部除授唐之里正皆用勲官六品自三代至唐千有餘年其崇重之意嘗如一日今之保正即古遺制其可以僕卒辱之歟噫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欲復族黨之制當有忠厚之意可也不然周之鄉役奚特在於敎職哉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孟子曰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盡心 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禮王制

王符曰化國之日舒以長故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民困務而力不足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繇役使之愛日本傳

歷代事實 文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宅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詩 成王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田役以馭其

衆𧗠小司徒掌凡征役之施舍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
餘爲羨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儀並〕秦始皇以千八百國
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勞苦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
衣食〔通鑑至訓〕秦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
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前漢食貨志〕始皇發閭左之戍海內愁怨
〔同上〕漢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　漢儀注曰民年二十三爲正一
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年五十六乃免爲庶民〔前漢高祖紀注〕
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注傅着也着名籍以給
公家徭役〔本紀〕昭帝元鳳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注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
者出錢顧之一月二千是爲踐更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
亦名爲更律所謂徭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
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更住一
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　戍者是爲過更也
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
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此漢初因秦法行之後遂改易有謫乃
戍邊〔本紀〕唐租庸調法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閏加兩日〔唐志〕
太宗貞觀初護民之勞育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既省肆思因
人力乃曰百姓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綱鑑〕十　唐武德中
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爲三等九年詔爲九等每差科先從高
等開元後戶籍久不更造德宗時楊炎爲兩稅法以貧富爲
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唐志〕

皇朝典章　太祖建隆中詔縣令佐檢察差役務底均平〔長編〕建
隆二年發丁夫浚五丈河上曰勞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爲今
浚河蓋不獲已也　太宗興國五年程能言諸道州府民事
徭役未嘗分等慮有不均望下諸路運司差官定爲九等上
四等充役下五等並免〔並同上〕仁宗時有司議發民伐濱河榆
柳以塞決河上以妨農命調兵以伐之又泰州築捍海堰以
障民田初興役雪寒民兵多死比再興役上命發卒興治毋
得調民〔續資〕神宗時祖宗之法既變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
有一吳蜀之民以顧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　荆公與
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
顧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爲
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顧役爲未盡二人雖賢否不
同皆聰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
元祐中溫公復差役改顧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
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顧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
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顧役當靜議熟講庶幾可行
〔名臣奏議〕
神宗熙寧初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於差役望令中外臣庶
悉具差役利害以聞詔從之役法之議自此而始王安石當
國遂罷差役之法使民出錢募役而中丞楊繪言難行之說
有五而劉摯亦陳十害當時縣令有以議役法而相率去官

者畿甸之民有上等戶出六百貫省廣西一路之民出役錢至廿九萬緡募役錢實用十四萬緡餘五萬緡謂之寬剩者元祐初司馬光言免役之害有五而請罷其法是時御史孫括言宜斟酌施行務在合宜范純仁言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蘇軾亦言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司馬光不然其說遂復差役之法亦有不便於民者至紹聖初則復改而為顧役矣繼高宗紹興四年上曰役法推行浸久失其本意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民力愈困此宜講究蹔自高宗紹興中始修常平免役之令其後歲月浸久論建滋多視舊法或牴牾吏緣為姦淳熙末陳居仁因請下敕令所取祖宗免役舊法及紹興後續降指揮精加參考萃為一書名曰役法撮要布之天下（雜記）孝宗乾道十年范成大奏處州松陽縣有一兩都悍充役破產之苦議各出田業以助役戶既免爭端又無破家竭產之患田里雍和幾有古風名曰義役

孝宗淳熙十一年御筆差役之法為日蓋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然則州縣奉行之不公豪貴兼幷之太甚宵旰以思莫若不計官民戶一例輪差（並聖政）

先正論建

[illegible]秦少游奏曰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周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算困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厨傳執事者患其敝也於是變而為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獻直以免其身然而評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寖多以為寬剩厚積以為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以差為是而免為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為得而差為失私意既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

寧宗嘉定六年臣僚論成周會民卒伍以比追胥使之相保相受合衆力而共為之非獨役也辨其可任以役國事歲不過三日非常役也後世以一都一保之役而萃於一家仍歲而不得免故雖大家巨室有所不堪於獨役而後相率為鳩役若保正之義倉保長之總頭皆良法也然則州縣之吏以役為市利於官之差役不利於民之鳩役於是義莊之敗壞總頭之紛擾官不能主之而使吏得甘心焉民間之苦特未知其所終也

[illegible]錢文子曰漢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稅游徼循禁盜賊在今為都正長是也然漢之役於鄉亭者率有祿秩積其功勞而推遷雖上至二千石無限也張敞以鄉有秩而補太守卒史朱邑以鄉嗇夫而補太守卒史游徼主鄉捕盜有績而府已著其閥閱故一鄉之中各有攸司職教化者無與於獄訟收租稅者無與於盜賊各出其力以盡其職而縣令丞得以拱手而仰成今一切役以民戶而祿秩不加焉一人之身責之警捕責之催斂責之橋梁道路之繕修而縣有雜須則又

數之其為役也擾矣至其服役求官者漢雖由刀筆以推擇非古者府史在官之意然計祿猶及於小吏而民之吏給於郡縣與夫止給於中都官皆以更錢顧之則猶有廩祿也非如後世招募奸黠之類而徒以役之者焉然則漢之役法殆未容以輕議　水心曰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物力最高者戶長則以催科耆長則以追胥而皆有顧廩豐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缺講利原者無所取材以為戶耆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寡名以起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蓋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也

役法二　以得人奉行立說

策頭 有公法有公道揭之象魏正大無私者之令典明白可據此役法之所謂公法也州縣奉行無所觀望強弱相安不容請托此役法之所謂公道也惟其立是法於朝廷者既出於公而用是法於州縣者亦出於公則有產有役孰得而辭之當為而為孰得而卻之則戶之出等者一倍再倍可也力之不及者或充或歇可也持守此公金石不移保守此公毫髮不爽則雖有挾勢以規避者烏得而幸免雖無夤緣以請托者不至於受困則人心惟公法之信公道之畏矣

策原 今日言差役之弊者則曰保正任烟火盜賊之重難而加以雜色之科敷保長任催科之煩難而重以逃絕畸零之代納故向之充役費以百金之充役費以千推原其弊皆由丞簿失職合是二職而論之則賦役之為弊其責固有在矣誠使簿之與丞各得其人皆任其責則產簿必詳於句稽朱鈔必勤於銷注使物力有考賦役無差可以厚民生可以固國本矣

昔有任臨為簿者不以里正督逋而催科可為天下法是豈今日居哦松之任處栖棘之寄者獨無若人而出乎抑論之昔范公純仁諫溫公變差役之法曰宰相當求賢才布列庶位則法度雖有不便亦無所患苟不得人雖付以良法若失先後之次亦足以病民然則欲行鄉役之法當自郡縣得人始也

事料 本朝太宗至道三年上曰治邑之才但公清不撓即為良吏今之縣政鮮不徇情失正每均繇役上戶每以勢免貧弱獨受其弊繇高宗紹興因奏保正耆戶長元法止合管烟火橋道今承領文書市物顧夫以至縣官私用之物種種責辦病民莫大於此上曰朕頃在河北親見其弊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illegible]臨川曰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圖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戶至而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

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見居
厯遊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
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糾察奸而縱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
不待其人而行之則擾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五十九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

民事門

荒政 附 賑貸 勸分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誠心實政之說○有愛民之誠心有濟民之實政推愛民之誠心在人主達濟民之實政在人臣夫舉天下之衆而係命於一人癢痾疾痛利害休戚初非身外事也體之以怵惕惻隱之眞加之以撫摩愛養之素又豈容有一念之間斷哉況當民生艱食之秋嗸嗸哀鳴方於我乎望而流離四出者紛如也自非振之恤之勞之來之又從而安集之則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而為盜賊矣焉有仁人在上而使斯民極至此邪然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必有不忍人之政今有仁聲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豈其誠心之未至哉毋乃有其心而無其政而達是政者之無其人耳是必廟堂以實而講求州縣以實而宣布實之一分則使民受一分之恩予之一粟則使民受一粟之賜毋具文毋慢令毋苟且以塞責斷斷然有以扶其顛而持其危則億兆生靈庶其有瘳矣故稷思天下則堯無飢民而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告則上慢殘下獨可逃孟子之譏哉知此則可與論荒政矣

天為人為之荒○愚切惟今日之荒政固有天為之者亦有人為之者旱潦相仍飢饉降喪民之荒者天為之儲積亡具賑給無方民之荒者人為之何則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熾雲

漢之旱飛貞觀之蝗人固無如天何蠲逋周急減賦紓奮弛司徒之征發廪人之粟天亦無如人何歷觀古今細閱變故大抵三代而上時則有荒年而無荒民三代而下時則有荒民而無荒政春須秋斂國富公儲比櫛崇墉民多私積不曰旱乎而以無瘠告不曰飢乎而以不害聞是故懷山襄陵天自水耳而鼓腹含哺堯民不知有水桑林不雨天自旱耳而兆民允殖湯民不知有旱荒故曰時則有荒年而無荒民者此也斂窮蓋藏萬室垂罄剥盡機杼一孔不遺豐年且有啼飢號寒之苦況凶年乎樂歲且貧政煩賦重之憂況歉歲乎是故關中告歉則漕江淮之粟以濟之然能行於此而不能行於彼河内被火則矯使者之節以賑之然可用於暫而不可用於久愚故曰時則有愚民而無荒政者此也

救荒難易之說○備荒政於年豐之時易講荒政於年飢之後難論荒政於無事之時易論荒政於軍興之後難易者以其舒徐容與可以為之地難者以其倉卒急迫無以為之圖昔者子路之告夫子曰因之以師旅加之以飢饉比及三年可使知方此子路之說辭耳而夫子且哂之今師旅興矣饑饉臻矣雖使子路為之不知何以為謀賈生之告文帝曰邊有急兵方數千里旱民且狼顧此賈生之過慮也而文帝且憂之今兵動矣旱熾矣雖使賈誼復生不知何以為策蚩蚩之生不可一日有飢歲驅之而流之天厄而餓不獨無居倉行橐之備而且無以活其家不獨無仰事俯育之資而且無糊其口然則上之人可不思其難以預圖易其乎

稽古偉議 宣王救災之詩○昔者嘗讀雲漢之詩蓋深歎宣王之遭時適變而亦深歎宣王之能捍災禦患也切想其於競競業業如雷如霆之時此心隱然於流離轉徙之民不啻若已推之若夫朝臣上下盡瘁戮力曾不敢須臾寧也其曰鞫哉庶士則庶官之長勤於事也其曰疚哉冢宰則大臣之導勞於職也其曰趣馬師氏則趣馬不秣而師氏弛其兵也其曰膳夫左右則膳夫徹膳而左右置而不問也而又繼之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嗚呼盡之矣是無一人不周急於民也是無一不急之物不之去也 夫如是上足以銷天變下足以保民生王化復行非偶然之故也

歷代荒政條目○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飢而后稷有艱食之進迨周而喪荒之有式凶荒之有待薄征散利之有法此三代之民所以雖或饑饉而不至於無聊者凡以實惠之及民也春秋戰國此意不存而斯民始有離散餓莩之不免矣漢於災傷非不加恤關中飢則令民就食蜀漢山東乏則令民就食江淮江南水潦則下巴蜀之粟以賑濟關東飢則轉旁郡穀以相救此適無異於移民易粟之為也當亦曰盡心於實政焉耳

法祖嘉猷 祖宗救荒素備○惟我祖宗以仁立國列聖相承醲恩厚澤滲漉在人廣惠有倉平糴有法常平有官固足為經久之備矣一遇水旱民未告乏則亟加賑恤惟恐或後至

於發軍儲以賑揚泗之飢捐倉粟以救内郡之歉作糜粥於湖北出常平於京東或訴郡内各留五年之儲以備水旱或留上供米二百石以待賑濟而又災傷所及州縣之官不以時上則或譴或罷留不少假蓋祖宗之心視民之急而亟蘇之不啻如父母於赤子也

祖宗實德實政〇惟我祖宗勤恤民隱先正諸公仰承德意尤非漢唐君臣區區小惠之比其在乾德時則有義倉之法其在淳化時則有常平之法留上供米以備賑濟則祥符九年之詔也出官粟賑貧仍命使逐盜則雍熙三年之詔也以至漕兩浙則發廪減直以濟貧者有人漕梓州則出祿米以賑飢者有人活青州四十萬京東百萬口者又有人誠心實政所以福天下而厚蒼生者多矣

時文警語 救荒三者之政〇夫常平義倉為水旱設也彼謂移東就西徒存虛籍者其論失之拘謂宜明詔庾臺核舉實數且據公廪見在之儲亟為目前拯急之術庸非涸鮒勺水之一沃乎平價和糴為賑恤計也彼謂軍需督促應糴且艱者其論失之腐謂宜專委守臣分撥糴本轉粟於豐裕之鄉周民於艱險之地庸非夏畦桔槔之一漑乎入粟勸分濟民上策也彼謂小民病而中產之家亦病者其論失之愚自古貧資富而立誰謂富為貧所病邪特假借於豪右而無側目於中戶惟取辦於千陌駢連之族而無虐取於伏臘粗給之家且不使姦胥刻覈寘手其間則又豈不足以飫翳桑壺飧之一餉乎

荒莫能救者三〇夫常平義倉之法政慨斯民旱乾水溢耳使無軍興之需則如茨如梁尚有相因之陳斯倉斯箱尚有露溢之積未至於博手無措也柰之何漕運孔艱道里稍阻則餉民之所有一切以餉軍移東就西虛籍徒存則畫餅不足以充飢矣此其不可行者一也和糴之法政懼夫穀賤傷農而利之使無總所之糴則移狹就寬尚有豐稔之所貿有遷無通融得宜亦未至坐視無策也柰之何軍餉不及糴數不增則濟民之所用一切以濟軍文移督促星火其嚴則涸水不足以活枯矣此其不可行者二也入粟拜爵之策以實塞下耳今將移以利民乎自曩歲易楮之令行而材降之數多再更而為助國之資其所出又不知其幾又更而為獻策之褒其所出又益多矣天下之事多則易厭今之人皆有厭之之心若復出爵以鬻之則如曰來之楮否則抑酌之而民愈不安此不可行者三也

天旱加以人旱〇切謂今日之天旱猶未若今日人旱之慘古者民以君為生其後也民自為生又其後也民無以為生嗚呼民至於無以為生而又值天之水旱極矣上之人苟無以周之則弱者鳥面鵠形而坐塡溝壑強者鴟張豕突而竊弄耰鋤此必然之證也

綺語聯珠

烏暘杲熾　破家流離之苦十室九空

蝗孽瘥殃　呼天籲號之辭萬人一口
垂罄之室當賙而不賙　捄荒以財不若捄荒以政
隱雷之腹當賑而不賑　捄荒以政不若捄荒以人
用天下之財不可以不儉惟荒政規模貴廣不貴儉
處天下之事不可以不緩惟荒政謀畫宜急不宜緩
坐視其民之溝壑而莫之拯是為父母而不給乳與哺也
一聽其民之魚鱉而莫之止是受牛羊而不求牧與芻也
當今弊策無備難乎捄荒○厥今民非不移也而他郡無粟
之可給賦非不免也而商旅無粟之可販隱雷之腹豈蔾菜
之所能飽垂罄之室何以為入粟之資州郡折常補綻安有
餘儲之可發數路稿秣豆野安得有無之通融籍民為兵而

伍符尺籍之已溢蠲租減賦而黃放白催之未免他道常平
難乎其備廣惠之倉難乎其復誠使上有寬恤之實意下有
奉行之實政則前數者之經畫舉而行之已足以救溝中之
瘠見目前之憂不然徇一切之虛文而無視民飢困若已隱
憂之意則辦舉古今已試之成畫條列而施之行吾知其無憯
文公救荒之法○淳熙浙東之旱救之者文公也今觀其守
臣掩蔽荒歉不以實聞者按罷令佐檢放旱傷不以實告者
按罷官戶不伏振糶者黜責鄰路得熟州郡遏糴者申奏文
公之行政何其實也今日既不能慮之於其早獨不能行之
以其實乎是必如文公之親至鄉村驗其形骸而後可以行
賑恤之政否則城市飾為美觀村落聽其自斃何益焉是必

如文公之躬臨米場核其升斗而後可以行賑恤之政否則
吏胥所善者得之真飢餓者未必得也何補焉是必如文公
之時兵將管押米斛滲漏者根勘滲漏既無則民霑實惠矣
縣令老病不任事者許令自陳岳廟任事有人則民被實政
矣實政行於郡縣之間實惠及於閭閻之細轉呻吟而歡呼
變飢寒而溫飽淳熙之治將復見於今日矣
奉行不可無人○嗟夫減租仁也富者且不蒙其惠而貧者
亦何所望勸分仁也貧者未必遂其生而富者已先受其困
仁心惻惻於九重仁政未孚於天下居其間者不得不任其
咎矣昔汲黯發粟以賑民寧受擅行之罪毋寧視民於水旱
之餘使今之出使者皆能以黯之心為心為民之意常多於

為己分不必勸可也昔陽城催科拙於撫字寧居下下之考
毋寧困民於苛歛之虐使今之字民者皆能以城之心為心
保障之念常多於繭絲租不必減可也范纘張輪念念皆仁
政番花陶柳物物皆生意得若人數十輩分布天下田里熙
熙萬物皆為之吐氣矣
生意收結素荒何以救荒○雖然救荒之政固莫急於今日
而尤莫難於今日蓋國力稍充錢粮所積易於支撥自邊事
既開而國力已耗矣曩物價稍平閭閻細民猶可贍給自楮
幣不通而物價數倍矣曩常平義倉本專以備水旱而比年
以來起發餉軍所在者虛籍斗囊募民入粟州縣勸分猶能
倚富以濟貧而比年以來科數疊出富者已有不聊生之嘆

矣難矣哉今之為荒政也毋已則選擇良吏平價和糴勉之以體國之心責之以辦事之效勿並緣規利召釁激變以重國家之憂其庶矣乎惟上之人亟圖之

去人荒以救荒〇抑今日人之所以為荒者執事亦嘗知之乎橫草罔功撤花妄費則今日之食荒於督府擁鶏不足碩鼠無厭則今日之食荒於貪吏魏戍未歛孫寵方增則今日之食荒於冗兵軒鶴贅員爛羊竊祿則今日之食荒於冗官是必先有以去人之為荒而後天之為荒者可圖也圖之如何亦有責之仁賢守令而已昔者青州荒歉富公弼高價招糴客航輻湊米直遂殺至活流民四十萬公之救荒可謂有規模者今之受人牛羊之牧者盍鑒于茲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賈誼曰古之治天下至纎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

鼂錯曰明主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前漢食貨志）

歷代事實 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鼂錯疏） 周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凶荒（周禮） 梁惠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上） 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左傳） 魯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君子之為國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公羊）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法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前漢食貨志） 漢高帝令飢民就食蜀漢（本紀） 文帝大旱蝗發倉廩以賑飢民（本紀） 武帝元狩三年山東水令民就食江淮又徙貧民於關以西及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萬餘口衣食皆仰給縣官又開郡國倉廩賑濟貧民（漢書） 元鼎二年詔令水潦移於江南朕懼其飢寒不活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賑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本紀）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太官減膳丞相以下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本紀） 宣帝時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食貨志） 光武建武中詔往歲水旱人用困乏令郡國有穀者給廩二千石勉加撫循毋令失職（本紀）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江南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通鑑） 太宗貞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唐史） 元宗關內旱求直諫停不急之務（本紀） 德宗貞元中江淮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恤（謝） 憲宗元和中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宮中用度一一皆籍其數唯賑救百姓不計其費（通鑑）

皇朝典章 太祖建隆三年命淮南道官吏發倉廩以賑飢民
長編 太宗端拱元年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賑之上曰
今郡縣至廣生齒至衆每聞一方小有凶歉即命賑給雖不
能遍亦表朕勤恤之意　仁宗慶曆八年出內藏錢帛賜三
司貿粟以賑河北流民　嘉祐五年詔曰天灾流行蝗潦相
繼雖發廩蠲賦而民之捐瘠者尚多其令轉運提刑督州縣
官濟之察不稱職者　明道二年命范仲淹安撫江淮所至
開倉廩賑乏絶　神宗熙寧元年邇英進讀已畢召司馬光
問以河北飢饉光對以惟食一日不可無上曰已令漕五十
萬石以賑之　哲宗趙抃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
禁人增米價抃獨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米價更賤
民無餓死者長編　文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減價糶賣仍
不限其數翌日米價遂減言行錄　范仲淹知褒邑旱久不雨度
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令以五穀貯於佛寺中衆賣
從命運販不停　杭州大旱蘇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
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
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　高宗紹興十年上曰
賑濟本為貧民下戶近世秖及州縣城郭之內而鄉村之遠
者未嘗及之須是分委官吏必躬必親則貧民下戶皆沾實
惠矣政証　孝宗乾道二年詔江西浙右今歲滂頗害農事宜
令諸處監司守令預先講求救荒之政如預備有方當議推
賞會要　七年虞允文奏監司守臣類能究心荒政故米不翔貴
上曰當擇其有顯效者旌之
先正論選 司馬光上神宗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
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為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
若謹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之察灾傷州縣守宰不勝
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㪷合賑濟之民若斛㪷數少不
能周遍者且須救土着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
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約矣　蘇軾上哲宗曰事豫則立不豫
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灾恤患尤當在早若灾傷
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寛減上供糶賣
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
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為一困而
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　高宗朝陳康伯奏曰
水旱之變無時無之顧在我所以備之如何頃因亢陽民遂
艱食朝廷既命有司舉荒政之令復俾州縣勸率賑糶可謂
得其術矣然而法出姦生令下詐起願陛下申詔執事選擇
廉謹強明之官推行德意務使實惠及民不為文具盡革前
日數者之弊　孝宗朝朱熹奏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
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寛則民間留後禾米
未便闕之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
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郡
已加減裁不肯依數分明除放　眞德秀上寧宗曰今灾傷
至廣事力有限豈能人人給足但民心知朝廷極力拯濟有

侍以生則雖顛踣流離終不携貳且及早予民所費既省所濟甚博待其鬻妻子棄鄉井塡溝壑嘯聚山澤而後爲之其費不止於此而傷敗已多

文集奏劄 東萊曰且如漢載粟入關毋用傳後來販米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賑粟流通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粟散而與之此一條亦可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室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米商輻湊此一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條皆近世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條亦見歷世大綱須要斟酌其宜於今者舉而措之而已　曾南豐曰遭非常之變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賑之今百姓暴露乏食皆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於上則其勢也必不暇乎他爲是幾不得復修其畎畝商不得復治其貨賄工不得復利其器用閑民不得復轉移執事雖有頹墻敗屋之尚可全者故封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甚也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錢五十萬貫與粟百萬石而事足矣　東萊曰成周委積以待凶荒凶荒之歲爲符信散粟賑飢而已王政既衰歲一不登則乞糴於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且如移民移粟孟子特指爲苟且之政秦漢之下卻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于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唐西都至或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則幸東都大抵荒政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或設糜粥最下也

荒政二　賑貸　以賑救有方立說

策頭 民生乎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乎成周之後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所以爲生者皆道命制乎天凡所以爲生者皆數也天非獨任乎數而純乎天則不得不謂之數以人參焉乃所謂道蓋數者行乎適然之間而道則有必然之理天之愛民豈曰不仁一歲而豐一歲而歉水而旱蝗而螟仁有所不行焉謂之數可也謂之道不可也豐而仁行焉歉而仁亦行焉水旱螟蝗無所害乎君仁是必道行乎其間惟道也者濟數於所不及天之立君正爲是耳爲天下者一委民命於天無乃曠天職虧天道乎

策段 夫陰陽之運不能以常齊則凶豐之數不可以逆計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固當廣儲峙豐委積以濟天時之不及使雖飢歲而民不見其所謂飢者然後足以見慮民之意苟平既無以爲先事之備而倉卒復無以爲濟急之策則君臣之間毋乃以秦越視吾民耶漢唐君臣亦有可嘉尚者春和議貸則因時而布惠者不待凶荒而後行也減省賑乏則損上益下者不以奉養而自私也移民就食則通融之方有漕粟實關則化居之得策以至發河內之粟開永嘉之倉則又有

以權其事之輕重緩急者雖曰隨時措畫不能如古人備具
之意獨不愈於惄然罪歲者乎
夫苟墻壁虛文徒示救荒之名田里小民不蒙分寸之惠
救餓殍籍口而倉廩多入於公吏之室資贏餘之獲而朝夕
以爲橐槖之計謬者匿之以避譴呵貪者乘之以生蠹弊及
其持男易粟而掉臂莫酬抱子棄草而委骨相枕則誘之曰
此豐歉之有數也此死生之有命也非我也茲所謂受人之
牛羊不爲求牧與芻立而視其死者也斯人也不惟不能以
賑民而反有以病民不惟不能推君之澤而反有遏君之澤

事料 周司徒凡歲時天患民病則以王命施惠 禮 小行人若
國凶荒則令賙委之 秋官 漢汲黯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 本傳 晉鄧攸爲吳郡太守時大
飢攸表賑貸未報而攸開倉擅出穀有詔原之 本傳 唐李皐爲
溫州發官廩數千石賑餓者僚屬請先以聞皐曰人不再食
且死何候命後發哉既貸乃自劾優詔開許 [illegible] 員半千勸殷
子良發粟賑米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薛元超讓太
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罪 並本傳 本朝太祖建隆
三年詔濠楚民飢令長吏開倉賑貸 長編 三年命淮南發倉廩
以貸飢民 太宗興國五年知泰州張炳言所部民飢矯詔
開倉詔釋其罪 淳化元年登州民飢遣使開倉發粟以賑
飢民 真宗祥符八年歲歉民飢令御史乘傳賑貸 景德
初知嘉州陳堯佐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皆爭出米其
數萬人 並長編 仁宗朝王隨在寧府會歲大飢隨曰民所以
飢者因兼并閉糴以邀高價爾乃大出官粟而私價遂平
范鎮知陳州陳飢公發庫一萬貫以貸上書自劾詔原之是
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思之 並言行錄

荒政三　勸分　以勸分大戶立說

議頭 衰多益寡稱物平施有餘則取不足則予此荒政第一
義也夫言捄荒於今日者愚知其難矣國藏罄矣而民藏亦
罄矣是謂國與民俱空錢帛竭矣而楮幣亦竭矣是謂錢與
楮俱空歉郡歉矣而豐郡亦歉矣是謂歉與豐俱空吁嗟乎
昊天弗弔不宜空我使至此極也

[illegible] 天生斯民有無相通而後可以宜今天下之財不在
權貴則在數十贓吏之家倘明諭而[illegible]俾隨其所有出三
之一以助公上不惟可以保民[illegible]可以保國不惟可以保
國亦可以保家也雕梁畫棟[illegible]鼓曾不念杜老之寒慳
錢尚無也皓齒蛾眉糜金[illegible]玉曾不念淵明之缾儲粟猶乏
也循曰禁民爲酒醪以糜粟也募民入粟以受爵也其亦不
思之甚矣市有醉人世以爲瑞誰復叢飲納券數千便博校
尉何嘗納粟舍其大而圖其細抑末矣
今夫富民者大抵皆田連阡陌居擬侯王使之各出升斗以
活貧民亦未爲虐政也是在行之者如何耳苟以勸爲名則
非強矣不必期限之督促有以爲之禮皆可以動其油然之
心苟以分爲說則非斂矣不必官民戶之分凡有餘者皆可

以勸之為活人之事庶幾上下相安貧富相濟尚可以扶持歲月以俟一飽則民庶乎有瘳矣不然蓄積素饒而貪緣得志者或逃於網羅之外伏臘僅充而囑托無由者或困於逼迫之令若是而勸猶無勸也抑又有一說焉昔汲黯發粟以賑民寧受擅行之罪毋寧視民於水旱之餘使今之出使者皆能以黯之心為心為民之意常多於為己則災可救也

事類 魯僖公夏旱臧文仲曰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左　漢武帝元鼎二年詔吏民有賑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宣帝時丞相以下入穀助貸貧民並本紀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富商蓄米日登其價宜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勸使糶貸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晉志　哲宗元祐間戶部言災傷縣賑濟不足者令佐勸諭積貯之家或以粟錢借與貧乏之人戶雖有利益候豐熟日官為受理並長編　高宗紹興元年詔以米貴乏食令州縣勸誘積穀之家將願糶數具文曆出糶如及三千石以上與補守闕進義副尉聖政　富弼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擇所部豐稔三州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凡活五十餘萬人　益路人飢韓琦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入人粟招募壯者刺為廂禁軍活其家口檄劍門關流民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甚勸誘納粟逐貪殘罷冗吏為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之使君來更生我也　皇祐二年吳中大飢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監司奏劾公於杭州不恤荒政公乃自為條敘所以宴游及興造皆欲以發餘有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急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並言行錄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

民事門

流民 附 流士 逋將 潰卒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復流民有機○民非願於流所以使之流者有
勢民非終於流所以回其流者有機嗟乎流民之事大矣流
民之説腐矣愚雖饔食久切嫠憂敢略塵言徑敷管見切謂
有前日使之流之勢有今日回其流之機既往之勢不必咎
方來之機宜亟圖因思前日韃方強之先楚國之猿一亡而
梁池之魚驚逸魏人之馬方而飲宋林之燕無巢此時此意
維其棘矣斯民寧願於流乎所幸今日韃暫退之後江漢之
驛土再全而鴻鴈之流離當集澤中之垣堵如故而載馳之
跋涉言歸此時此機見其可矣斯民豈終於流乎捨舊莫懲
圖新宜早靜念前日韃方張之勢亟乘今日韃暫退之機轉
流民以為平民當局者事也

流士流民當處○方今天下何如哉賓鴻北渡枝鵲南飛其
外郡之民乎海鯨失外風鵬塌翅其外郡之士乎嗚呼民者
吾所以守天下之本今流矣士者吾所以取天下之具今流
矣事勢岌岌未知所終執事大人其思何以處之耶愚謂行
賑給以處民不若復其本然之經理設寓試以處士不若招
之意外之功名斯二者療病之實劑也民乎民乎何以至於
流乎彼其俯父仰子屬望終身畝黍墻桑優游卒歲兒時斃
不期終老之甦陰睥睨鷄豚為子孫之活計一旦舍鄉井而
逆旅其身棄室家而郵傳其舍豈眞情哉屋廬煨燼幕徒倚
天積聚埃塵飲無墜露不得已而糊口於四方然夢想家山
精神孤往心懷故國魂魄飛揚苟復其本然之經理則襁負
而歸戴矣士乎士乎何以至於流乎彼其義干忠甲藏器待
時武緯文經韜奇不市滿懷事業常欲致君於堯舜矢口韜
略常欲收地於河隍一旦解衿委佩而遊城闕躡蹻擔簦而
卭秦關豈本心哉干戈相向誰暇絃歌救死不給誰暇禮義
不得已而曳尾於泥塗然嘆息富貴心旌動搖談笑覓封志
馬奔逸苟作之以意外功名則于于然而來矣

流民最為可憂○狼烽胡塵瞬目立見豨突鴟張摶手無策
此非今日外患之所當憂者乎曰是誠可憂也而民生之艱
者尤可憂按纔行營漢文不替田租之賜下詔追悔武皇亟
為搜粟之謀往事可鑒矣磬室雷腹彫瘵已極薪桂米玉騰
湧方新此非今日內地之當憂者乎曰是誠可憂也猶未若
邊民之流徙者大可憂也綿竹管處適為李勢據蜀之資盱
眙七萬實啓姚襄叛晉之階往事可戒矣慨往事之得失撫
今日而永嘆悠悠我思有我生不辰之恨執事之問及此社
稷之福也亦鯫生之願言也愚嘗究今日流民之患昔也其
病在於邊閫謀慮之不遠今也其責在於州郡區處之得宜
愚請先言昔之病次及於今日之責焉

稽古歷誠 憂民而不憂敵○且獵犯孔棘外患方殷采芑征

南六月伐北虜宣王之時以外攘爲首政宜也而安集之政方切切焉吾觀劬勞于野之辭不啻乎一人推而納之也百堵皆作之語不啻此身之靡所止也宣王何為是過慮哉眞見夫玁狁之可憂未若哀鴻嗸嗸之為可憂也匈奴肆暴警徼甘泉拊髀將才按轡營壁處文帝之世以戰攻為先務宜也而撫字之方每汲汲焉吾觀春和議貸之詔視民如傷之念也勸農蠲稅之詔如保赤子之心也漢文何為是過慮哉眞見夫匈奴之可憂未若瘠瘐之民為可憂也信矣天下之可憂者在此而不在彼故二君之所憂者于此而不于彼也

法祖嘉猷 祖宗加惠流民○夫豐年樂歲室家相保老幼有熙熙之樂鴻鴈無嗷嗷之鳴則生民之至幸而上人之所欲也不幸而凶荒踵繼饑饉荐臻出於溝瘠之餘苟圖糊口之計流移轉徙羸若扶携是誠仁人君子之所動心者而況我朝列聖之深仁厚德於此不尤軫念乎是故命侍御史乘傳賑貸則祥符八年也處以唐鄧襄汝之閒田則天聖七年也熙寧之詔則遣官賑濟河北流民紹興之詔則下監司州縣毋使人戶流移其視斯民之失所眞若疾痛之在身故惠懷之政施於平日者固無不周而安集之方行於一時者尤切切也

時文警段 民流其故有三○粤自北軍作孽襄毀我樊焚我鄧我隨郢蹂躪我唐鄧蕩搖我江陵我民是以有湖湘之流襄鎮唇亡淮堧齒凜大蒙乘釁嚙噬我舒廬虔劉我固始合圍我眞揚創殘我浮光故滁和不足恃而滁和移豐泗不足保而豐泗移移治方爾清野繼之拘掠我芻牧芟夷我農功虛耗我粮峙散離我室家我民是以有江南之流彼韃無厭撓亂我蘄黃侵軼我鄂岳蠹賊我鼎澧窺伺我江面我民是以有嶺嶠之流彼蒼者天夫何使我民至於此極也豈民之願於流邪抑勢迫而至然邪我民亦引領東望曰庶撫我乎籍我以兵欲勇者賈餘勇君其毋謂我為養虎而慮其反噬也假我以田所不與國同心者有如白水君其毋謂我爲養鷹而防其飽去也布我於邑聚屯我於營塢使我能往冠不能往賊毋謂我為敗羊之群而憂其剽悠良民汙蔑善俗也清野迫民之流○自醜韃蹂踐我西蜀蕩搖我荊襄飄忽震撼漸迫西陲邊臣僅僅自守不敢外禦又懼民之室廬粢稾之為寇資老稚幼壯之為盜驅也於是清野以待之毀室廬伐桑棗而老者稚者幼者壯者不流于江之濱則流于湖之涘矣夫寄於南則此身無所容旅于北則生理無可籍棲棲他鄉骨肉滿前啼飢號寒告愬無所則鳩類集族漸成豪奪弱肉強食互相吞噬固其宜耳向使昔者清野之議不聞下令于民各保鄉井效死勿去則民亦知所自愛其守也必備既有不測其戰也必力而韃人亦有所忌憚何至奔迸四出如入無人之境略無跋前疐後之慮哉蓋民固有不幸而流者矣未聞有患未至而先驅之使流也循至今日遺患愈深則豈非昔之病在於邊閫謀慮之不遠哉

民命在君在天〇古之司民命者在君後之司民者在命天命在於君民之幸也命在於天民其有幸不幸矣嗟夫君苟足以寄吾命亦何苦倚天以為幸哉今邊民失業愚不忍言之昔居於荊襄者今徙于湖湘矣昔居於光黃鄂岳者今徙于嶺嶠矣昔居淮之東西者今徙于江之東江之西矣竄依投林何枝可棲涸魚游釜餘生能幾薪為桂矣未聞周室之散財米如珠矣未聞梁王之移粟為民父母何忍至此然而百艱雖集喘息猶存一稔可期枵腹以俟豈料犬羊之毒曾不如厲鬼之殃縱逃虎豹之傷又不免旱魃之虐彼蒼者天胡寧忍予噫民命無所恃所恃者天耳天復不可恃民有死而已吾不知民肯如是而即死否乎弔綠林之鬼招綿竹之魂覆轍在前禍案可證直為有國者寒心

綺語駢球

風栖霜宿　犬羊肆擾邊患方殷
影泛波流　鴻鴈哀鳴民生未集
千里蕭條野無青草　待壺漿之饋而為翳桑之餓者
同聲悽怨邊有愁雲　俟西江之水而為涸轍之鮒魚
舊雛含照斷礎凄煙目送歸鴻寧不恨無西飛之翼乎
江山異景節物可悲驛使梅花寧不淚墮北望之襟乎
幸脫其烏鳶之吞噬者正欲假一枝以為鷦鷯之栖也
不安其鴻鴈之離散者正欲依寸土以為蜂蟻之屯也
向被其荼毒者今有來蘇之望不啻大旱之雲霓也
昔免於俘戮者今有更生之仰啻飢渴之飲食也

當今獻策

乘韃斃以招流〇天厭夷醜星殞旄頭戍欲北歸騎不南牧此機也非歟乘此機也凡自荊襄而流入於湖湘者必告之曰荊州爾土也向也韃賊蹂踐則荊州之要害瘡痍毋怪爾民之流也今韃賊歸矣吾當葺爾室廬堅爾保障爾其歸荊州乎若猶未也不知所以棄墳墓而落湖湘者何故凡自淮南而流入於江南者必諭之曰淮甸爾居也向者韃騎縱橫則淮甸之離落凋零毋怪爾民之流也今韃騎北矣吾當餽爾齎粮賁爾鬮隘爾其歸淮甸乎若猶未也不知所以捨屋宅而客江南者何故凡自上流諸郡而流入於嶺嶠者亦必曉之曰上流爾故鄉也向者韃兵窺闖則上流之門戶孤危毋怪爾民之流也今韃兵回矣吾當賑爾飢寒復爾租稅爾其安居上流乎若猶未也又不知所以離鄉井而漂泊於嶺嶠者何故南枝之巢求安北風之思在念一聞此語疇不動心又興感舊之懷幸有自新之路如禽脫樊籠而棲舊木也如囚釋狴犴而返故廬也追思前日流離之痛深感今日田復之恩此時此意乃知吾國有大造于我民也

區處流民三策〇厥今區處流民之策有三一曰招之為兵夫今天下之民號勁健者惟荊襄淮西而今之所謂流民大率荊襄淮西之人也若曰餽餉不繼愚敢問自今以往果保其不招兵乎餽餉又安所從出也二曰借地使之耕蓋勁健而善鬬者既募之為兵矣而其勁健而能起自犁鋤者豈容

不使之有立錐之土得耕種以為養哉若曰瘠墝肥杞愚敢問今日誰家之天下乎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何見之不廣也三日給廩使之守蓋流民之善鬭者既招之為兵而出疆以戰矣其純實者又借之以地而得以耕種矣其間有勁健自負不事農業而又間關憔悴不願再聞北方金革之聲者苟籍而廩之而俾之居守焉豈非其所願欲哉若曰隄防紛揉之可慮愚又敢問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令之流民吾子弟也非狙詐也古人謂狙詐猶可使而今反疑吾子弟之難隄防耶

生意收結 守令貴在得人○愚之惓惓已畢露於此矣而懷不自已尤以守令之非人為大可慮焉更終言之今之守令亦可知矣貪鄙者則朘膏咽脂求田問舍厚囊槖以自豐貪競者則漁奪獵取飛珠走玉廣苞苴以營進貪名者則輕財揮金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結雞鳴狗盗之徒以買聲譽於天下夫以方今千瘡之州縣而此三貪之守令計其念慮固不暇為邦民計也又何暇為流民計哉然則當若何曰廟堂選守令監司糾守令而已若夫周室秦漢之得失觀者例能言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鴻鴈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孟子 晁錯曰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前漢食貨志

歷代事實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詩鴻鴈序 漢宣帝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其賜爵關內侯 冬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脩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本傳 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殖食貨志 晉惠帝時關中荐飢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入漢川者數萬家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晉李特兄輔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益州刺使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開州郡逼遣人人愁怨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六郡流民李含等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 晉惠帝時劉琨至上黨時并州飢饉數為胡寇所掠所餘之戶不滿二萬琨撫循勞來流民稍集 唐太宗正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熟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 唐僖宗時東都巢黃經之亂張全義為河南尹居民不滿百戶乃於麾下選十八人給旗榜使詣十八縣墟落中招懷流散數年之後諸縣戶口遂成富庶焉

皇朝典章 眞宗時知鄧州張知白言流民入境有欲還者臣勸誘豪民出粟數千斛給之詔獎之編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廩出糶及賑貸　仁宗天聖七年河北轉運言契丹大飢民流過界河上曰雖境外皆赤子也乃詔分送唐鄧襄汝州處以閒田所過州縣給食　皇祐三年詔曰河北民流相屬于道而吏不加恤乃飾廚傳非所以同朕憂也非犒設兵校一切禁之　嘉祐五年韓絳言諸路災傷朝廷雖行賑恤而監司親民官未盡究心致民之流徙者衆宜丁寧訓敕之詔轉運提刑督州縣官營濟之察不稱職者　嘉祐五年初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爲閑民天聖初詔流民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乇而又與流民期百日復業自是每下赦令輒以招集流亡募人耕墾爲言民彼災而流者又優其蠲復緩其期招之　富弼知青州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千五萬斛益以官廩凡活五十餘萬人　熙寧二年判汝州富弼言鄧襄汝地曠不耕河北流民至者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羸疾老弱不任農桑者始以粟給之編證　長韓琦爲益州路安撫檄劍門關流民欲東者勿禁錄言行　王素知成都利州路飢公遣發廩給賑救民得無流徙上同　神宗遣官賑濟河北流民司馬光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民哉編　高宗紹興六年旨令逐路監司行下旱傷州縣恪意遵行務要人戶不致流移政聖

先正論建 范鎭上仁宗曰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放稅役及以常平倉軍食拯貸存恤之恩不爲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少歉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斂之在前也　蘇軾上哲宗曰臣近者每覩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調均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文集奏議 曾南豐曰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郊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萬一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糴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救災議

流民二　以得人招懷立說

策頭 人君勞思慮以憂民不若爲之擇憂民之吏竭倉廩以贍民不若使之有自贍之業勞思慮以憂民不可謂不愛民也然下無憂民之吏則是徒愛而已矣竭倉廩以贍民不可

謂不惠民也然民無自贍之業則是徒惠而已矣徒愛不足以得民心徒惠不足以賑民乏古之明君其知此矣

策段 監司郡守是乃任憂民之責者也吾爲之擇監司監司得其人則一道受其賜吾爲 擇郡守郡守得其人則一郡受其賜吾雖泰然無憂可也孰與乎諄諄而詔之區區而撫之而卒於無益也營田之策是乃所以使民自贍也吾爲之闢田萊田萊闢則流離安土矣吾爲之督稼穡成則菽粟有餘矣吾雖恬然無慮可也孰與乎人人而給之竭所有而耗之而卒於無救也

昔者東漢之初承干戈亂離之後郡縣凋殘田萊荒蕪民之塗炭甚矣郭伋爲潁川守招誘盜賊遣歸務農未幾而戶口增盛杜詩爲南陽守修治陂池廣招田土未幾而比屋贍足彼惟撫之得其道也嗚呼使監司郡守得人如郭伋如杜詩流亡之民何患其不安集而營田之利何患其不興哉唐室之季干戈相尋民之塗炭又甚於東漢之初也郭禹爲荊南留後撫集凋殘通商務農荒羸之民化爲富庶韓建爲華州刺史招撫散亡勸課農桑數年之間軍贍民足北韓南郭時人稱之彼惟撫之得其道也嗟呼使監司郡守得人如郭禹如韓建流亡之民何患其不安集而營田之利何患其不興哉

事料 見前套

流士 (附) 以拔用人才立說

策頭 蹲下羈人不遇鄭侯一亡卒耳新豐逆旅不遇常何一書生耳人才不幸而處世運之多艱捐親戚棄墳墓抱棟梁之材而棄溝壑懷琬琰之器而混埃塵投身羈旅之邦托跡傖流之境自其窮困而觀若可棄也自其抱負而觀亦未可盡棄也顧上之人處之何如耳誠略其尺度而收拾之使得以所長而自奮則今日之流士安知不爲異日之奇士苟因其困蹟而委棄之使有才者不得以自效則士亦必無久鬱之理而或有能用之者必將不暇擇矣

策段 夫所謂流士者即流民之有識見抱負者也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決擇於去就之間非無定操也蓋以天命去留而權衡之也伯夷太公避紂於東北海之濱而作興於文王善養老之日非無固志也蓋以吾道否泰而劑量之也大抵士而羈旅不足爲士之窮而窮則斯通是乃吾道之泰故古昔聖明之君出而圖興王之業號召天下落魄羈旅之才以爲之用惟患士之無奇耳果奇焉則騏驥出門何向不偶可使之駢首槽櫪而困辱於奴隸人之守乎

大抵事迫而智生勢窮而謀奮流非士之得已不得已而流流而困辱於豪貴者有之摧折於官吏者有之沮敗憂愁於凍餒無聊者又有之於此時而能藏器待時者百不一二而流離等死之中思以功名自奮者比比皆若人也故用之則爲國之舟航不用之用爲敵之鷹犬納之則爲吾之城池不納之則爲彼之間諜士固難以自保於此時也又況奸雄不出而無籍亡命反爲吾境內之妖祥烏合無歸而不逞嘯聚

反爲我山林之怪與之得姚褒魏之高歡獨不足爲鑒戒乎
自韃戎擬禍以來斯人之生聚不保民以失業而流士亦以
失業而流比年朝設爲寓試之法固可行矣然艱難險阻谿
槃奚心覊困無聊筆硯安事挂黃口之餌不足以得横江之
鯨張數尺之網豈足以羅冲霄之翼况蛟龍得雨終非池中
之物鷹隼乘風便有萬里之思詩不云乎擇兮擇兮風其吹
女趍事赴功誰無是心負燕趙之勁氣吞江南之清風寧不
蹶而趍躍而隨區區寓試纚尺之限誰其願之

事始周室既微陵夷至于戰國由是列國公子雞鳴狗盜無
不賓禮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漢興代相陳豨從車千乘
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前游俠傳神宗熙寧中蘇軾奏若
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
業以歸勝廣亦以失業而無歸也時政論 蘇東坡曰春秋之末
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養士自謀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文
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
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
多賓客厮養皆天下賢俊而田橫亦有死士五百人夫智勇
辯力皆役人以自養者也六國之君虐用其民民之秀傑者
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者皆椎魯無能爲者
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海外史

逋將 附 以兼收逋將立說

策頭魏刖其足齊有良謀楚失其心漢得大將人主不可資
敵國以才也尚矣養鷹既飽呂布終去放虎自衛嚴顏寔憂
人主不可失吾國之才也亦尚矣噫是二說者一說也惟失
吾國之才即所以資敵國以才也夫將也者就卒伍中拔取
其尤者爲之也有百夫之才者爲百夫之長有千夫之才者
爲千夫之長等而上之其得爲將者率以是故將才未易得
也得之而用用之而邂逅不如意利誘於前禍迫於後一旦
失節於背君棄父之日固萬死無說也而國家天涵地育念
時危之未濟知使過以用人開其内附之途許以自新之路
是固有所謂招收逋將之說也

策段自昔英雄大度之君鞭策群才與之共圖非常之功有
如漢高祖最爲善將將者韓信背楚歸漢嘗爲漢用矣信自
計其才非止於一治粟都尉之所能盡也又自計知我者蕭
何何爲漢王心腹之臣必屢言我而且薦我也而王終未有
以用我也不忍以其多多益善之才卒淹於漢王碌碌諸臣
之列一旦亡而去漢而何自追之追其返也蕭何又言信國
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不宜以常才視之也漢王
爲設壇具禮拜信爲大將登壇數語漢王取天下之規摹皆
預定於先計後戰之日卒之爲漢王取天下者大抵皆信之
力逋亡之將可以去而即人而終棄之哉
蓋自韃爲不道荐食中土踐我巴蜀蕩伐襄漢蹂躪我淮堧
城壁丘墟生靈塗炭而吾之將逋逃而去者有自矣向也鴟
毀室而嘵嘵鴻無居而嗷嗷今則引領而南向懷土而思歸

矣也也虎蟄翼而伏藏鷹戢翎而遠遁今則扣關而東望傾
心而内向矣是故恢吾天地之量沛吾雨露之恩容而納之
可也疑而拒之不可也招而用之可也棄而絶之不可也昔
人有言曰御得其道則狙詐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作敵亦
顧吾所以御之者何如耳今襄蜀諸郡正費葺理曷不取一
障而畀之使之鍜乃戈礪乃刃以爲立功自贖計如此則既
不能爲害而亦不至爲敵資以是爲御逋將之道執事其許
之乎如其許之惟亟圖之
孫負來歸雍丘可守非流民之一助乎君乎不患飛鴻之未
安而患無祖士雅夜半提師蔡城奏凱非逋將之一籌乎君
子不憂狙詐之難使而憂無李將軍何則故家遺俗廬居族
處其淪而腥膻流而窮穴者未嘗不動樂郊樂土之思也金
城玉壘秉鉞分麾其襲而氈裘衽而金革者未嘗不懷仗節
守義之忠也亦顧吾當邊面尸外閫者所以勞來所以招徠
如何耳

事料 漢高祖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
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梅福傳〕
高祖時雍齒反爲魏守豐後高祖封雍齒爲什方侯〔本紀〕
唐太宗時尉遲敬德爲劉武周將與尋相舉地降太宗引見
臥内斛李愬討吳元濟擒吳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士良擒
陳光洽以獻於吳吳秀琳舉文成柵降愬釋縛以爲將李祐
賊健將也擒而還以爲客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由是
始定襲蔡之謀矣〔本傳〕張巡前後説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
〔本傳〕本朝神宗時知青澗城种諤招西人朱令唛最爲横山得
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誇示諸羌誘降
横山之衆〔本傳〕高宗建炎二年楚周發歸朝官至行在上曰覆
幬間皆吾赤子朕欲發赴行在存撫之庶可召和氣〔政要〕紹興
三十二年上曰中原士民不忘祖宗涵養之德相繼歸正朕
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寢失招徠之意如有官能辦事者與
差遣士人從便教養及令應舉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
聞之必欣慕而至〔上同〕

潰卒 (附) 以固結軍心立説

策頭 閻左之陳非能覆秦也而秦之亡始於是涇原之姚非
能殄唐也而唐之亂滋於是因是知固天下之治安者兵也
而召天下之亂亡者亦兵也人主莫貴於固結軍心而亦莫
難於固結軍心有以固結之則出力衛上而緩急有以頼其
用固結之無術則負力傲上而有難將不得其用矣有以固
結而得其用則國威振奮而内外無患矣下可保於長治固
結無術而不得其用則國威削弱而禍變竊發或者將因之
而反噬矣然則聚天下之力以養兵惟可使之我戴也而可
使之我去乎去而潰潰而天下之禍大謀國者盍亦弭禍於
未然而汲汲於收招潰卒也

策段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兩淮之兵因趍汴而于虚襄蜀之
兵因連戰而烏有至於督府寄招之兵非鄉里無頼輩則市

井不遑徒也皆游手之人則思鄉而欲竄畏坐作之勞則若法而欲竄虜騎奔雲虜箭撒雹前則死敵後則死法則又懼死而欲竄又況客食不納寄椿不敷誰其食之葦簾蔽雨糟缶代炊誰其飽之旅寓孤羈銜怨飲恨誰其憂之於是吾亦漸去之心始勃勃乎不可遏矣托名首身行素蒙戶所謂黥面文手不齒於編戶者不必說雕題涅耳參錯民伍所謂弓刀之手不可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復茹蔬者亦不必說不知此等武頑之士拳勇之夫龜腸鵠面入深竄密將欲何為其志必在於衣食其勢必至於剽掠蓋猶望其亡中存也

比者皇上月正元日親灑奎章戒敕邊閫惟羊祜是法其眞知綏懷遠邇而撫潰兵散卒皆今日制閫所當任者乎河西

一書足以起豪傑鼓舞之心奉天一詔足以釋武夫怨怨之氣留不是過蓋嘗拜觀聖製有曰招收逋將俾得自新將以自新而招則兵亦必以自新而許其復隸兵籍矣將以改圖而用則兵亦必以改圖而許其復塡兵額矣收拭舊愆俾之效報策勵新功必有要術愚則曰重其制御之法以回其恭順之心豢養虎狼正為國計苟犯吾法惟有劒耳可復養之如驕子倩之若市人而終無以駕御之乎

雖然兒郎何可爽吟粗糲何可供給又況於無正額月供無新兵日給者乎名曰寄招實無正總之例號為撥食邈無一飽之期蓋至於是極矣則又有逋逃山谷之慮又有凋落爪牙之憂則必至於又有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凍餒之如前

輩所慮者矣且獨不見益郡之天劒州之殍至煩張乖崖之區處乎是必嚴立名號威之以匣劒可也申飭約束警之以國法可也詔諭主帥當分李陵之卄無使之曰驅吾於軍而食不足或登山而呼庚癸牒諭餉所當運韓滉之粟無使之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或脫巾而呼道夫如是則兵不至於生變矣昔高宗皇帝曰朝廷御軍威信肯明又曰所當優恤此即愚之說也

事料 唐代宗時吐蕃犯奉天武功天子跳幸陝郭子儀還京師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寖完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中吐蕃夜潰軼本梁太祖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士卒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

面以紀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集山澤為盜大為州縣之患

本朝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虞允文拒完顏亮未至釆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官軍十十五五坐落傍問之荅曰王節使在淮西聲金不聲鼓我曹皆騎士節使命棄馬過江允文收王權餘兵止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illegible]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一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二

武事門

將帥（附）擇將　儒將　世將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將以叶和為貴○九縣重恢雲臺繪象人皆曰漢之中興諸將之功也君子則曰冠賈交歡杯酒失怨已知漢系之必隆兩京再造煙閣圖形人皆曰唐之中興諸將之功也君子則曰李郭相勉血涕交流已知唐祚之不絕愚嘗歷觀上下千載之盛衰究摭百將之成敗讀書至此每每廢卷擊節而得其說曰舟中無敵國而後可以壯胡越之難室內無纓冠而后可以息鄉鄰之鬬百骸九竅脈絡貫通而後可以辟外邪客氣之侵陵不然左矛右盾前輊後軒此有所欲彼或掣其肘此有所為彼或倒其戈以此規摹以此議論而欲弘濟艱難肇開中興吾恐祖生着鞭之事無期鄧禹笑人之歎已發矣

君臣將帥之責○當事會多艱之日而懷邊鄙之才之憂今日第一事執事第一問也抑愚聞之蠻夷不庭擢校為將揖蛙激勇市駿求良以實意而開薦舉之途者其責在君上赤白囊至科瑣方殷簡練虎臣搜羅遺將以實才而應薦舉之令者其責在臣下匈奴不滅何以家為抗表請行畀尸求戳以實用而副薦舉之公者其責在將臣三責交盡而後今日薦舉之詔非虛文矣愚嘗恭讀綸音竦觀明制有如兵機不測必需驍暢之才邊事方危欲得練習之彥築臺先隗拊髀思頗廣矣哉聖天子之心郎閫從藁內司論薦之權帥閫使韜外握網羅之柄詩書謀帥方略舉趙賢矣哉百執事之忠也毀家紓難各殫報稱之忠抵掌掀髯畢赴依乘之會蛟龍得雨蟋蟀吟秋幸矣哉諸將士之遇也精神鼓舞意氣激昂吹龍庭之笳按樓蘭之劒誰謂秦無人然而兼收博採延攬英雄果出實意否耶憂邊思職權用豪傑果得實才否耶亭屯解甕宏濟艱難果有實用否耶國家三四年來紅塵羽書疆埸頻駭碧幢虎帳人物愈稀襄陽循已棄之卿攝夔門成無援之孤注爪牙失利唇亡之淮既單羽翼非才飛渡之江難保追戍怵裹紅之景發兵重頭白之嗟氣象如此猶為國有人乎漢人有言曰天下危注意將居今而以將才為問切時之務也

豪傑持重之異○處創業之時與處守文之時異論豪傑之將與論持重之將異夫當開基創業之秋角爭非已有之天下不有豪傑之將任吾頤指氣使之役是果孰為我役然而操縱闔闢之權是誠未可以待遇持重之將者例論也至於嘗繼體守文之時保持全付有之天下不有持重之將膺吾堅邊設候之寄是果孰為我用然而尊崇愛敬之禮是誠未可以駕御豪傑之將並言也

稽古儒將收將當以其實○制彼褎衣勿士行拔將東征之師者周公也將如周公非儒將乎陳師鞠旅克壯其猷將北

伐之師者方叔也將如方叔非智將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將平淮之師者皇父也將如皇父非勇將乎世患無眞儒眞智眞勇爾誠得夫眞儒如周公者焉則禮義以為威道德以成強固自有萬全之效矣奏淮泚之捷儒之似者也貽泜水之敗儒之腐者也何足以論儒將誠得夫眞智如方叔者焉則神神於至誠明明於體物固自有幾微之識矣運輿劉之籌智之駁者也歛七國之變智之鑿者也何足以論智將誠得夫眞勇如皇父者焉則義以為主氣以為帥固自有無敵之理矣贊逐東之功勇之小者也稱萬人之敵勇之粗者也何足以論勇將

御將當隨其人○且以高祖之時論之逐秦鹿者非一人據雄圖者非一所高祖以灞上一亭長之資而欲合盜區而漢家之其所資者正有賴於豪傑之才矣韓信國士無雙茲非豪傑之將歟一旦大將之拜登壇之禮蓋有出於諸將之所未知人傑之稱割地而王殆有出於諸將之所未講寵遇一意又不止於文帝式車敬勞而已若夫文帝之待亞夫誠不可與高帝之待韓信者並論也文帝承高帝艱難肇造之業此正休兵息民之時也李廣非飛將軍材歟則以驍勇乘徐厲非巳侯封歟則以可襲鄙文帝欲固吾圉之念切矣幸而得一亞夫其持重如此其堅守如此其介然不阿如此文帝之心不躍然喜動於衆乎此眞將軍之一嘆不可犯之褒蓋有徐劉之所未能儷改容而式敬勞而去蓋有徐劉之所未及加尊敬一意又豈可徒以駕御韓信者同年而語哉

法祖嘉猷

藝祖用將尅敵○太祖皇帝角材智合寇讐而用之即位之四年慕容延釗入荊南高繼冲獻其地五年王全斌伐蜀六年降孟昶平三川十一年潘美之兵趍廣南數月而縶劉鋹十五年曹彬橋長江過師於采石十六年拔金陵俘李煜將明卒銳勢如決河聲如風霰素定之策印圖鑰勘不失尺寸算日數刻以俟捷奏積世之殄入于王府數路之籍登于版圖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故兵用而武功成將出而敵國破長摹遠據以授後聖太平之業此其基也

中興大將立功○自六飛南渡氷泮肇基一時諸將皆虎其勇而熊其威也自今觀之高橋擊敵虜即拔寨其功偉矣而不滿於內臣之賀者臥薪嘗膽之苦志也設備儀眞請當一面其辭偉矣而退為胥浦橋之保者為匿形歛翼之後圖也海道一炬樓艣灰飛即赤壁之走老瞞李寶有之城壁摧關殺虜枕野即昆陽之破尋邑劉錡有之旗鼓一馳爪木鼠竄而走幸脫佛狸之死耳謂非俊功可乎水陸一進劉蕚狼狽而逃幾就鬼章之俘矣謂非俊功可乎鄭商犒師秦人喪氣饒風嶺之柵不減於此虜魄烏得而不驚魏尚雲中虜至輒敗和尚原之據不怯於此則虜膽烏得而不喪雲梯攻關可謂巧矣而我師一前隨手輒碎彼雖有魯般之智不可得而施箭如撒雹可謂危矣而揮刀擊鞭賊隊披靡彼雖有控弦之衆不可得而用小鐵山之事雖急奮臂大呼而致姓名

之問蓋與芷啼之張遜同一威聲也招討使之疾雖急臨師指麾而收掩殺之績蓋與拔幟之韓信同一神奇也至於采石之師虜之目中已沼我江矣惟我虞公慷慨不衰一戰報國死中求活之語天地鬼神實與聞焉竟以收除兇報千古之功微管左衽又豈足以方其万一哉萃此諸將豐此戰功聞之者心壯見之者目明所以成我宋巍巍中天之業者職此之由耳

時文警段 將帥和與不和○嗚呼不務心競而務力爭一行人耳猶足以召三軍暴骨之禍勇於公戰怯於私鬭一黔首耳猶足以抗六國仰關之師而況俱開幕府俱秉鈇鉞俱為萬里長城俱任比門鎖鑰之寄者乎帥曰佐功佐曰帥命是已破矣猶可保世執牛耳之伯渾忌濬功濬違渾制吳已平矣不無動尚勞聖慮之憂而況金甌尚缺鐵壁尚隳銅駝尚爾荆棘秋風尚爾黍離之時乎夫人心固不可以不和而將帥尤不可以不和無事固不可以不和而多事尤不可以不和故和則同不和則異和則摧鋒破竹不和則平陸成江和則為救首救尾之蛇不和則為跋前疐後之狼和則藺屈於廉不害為伸趙羽下於忠不害為重蜀不和則賀蘭可以陷張許而不知適以既睢陽潘美可以棄楊業而不知適以助太原為國將帥誠能以和同為心果何功之不可立哉

為將病於養安○軟熟蘒　之風脂韋介胄之習聲色貨利日鴆其心羅綺膏粱日脆其體輕僄浮躁而少沈毅謹重之謀虛張誇誕而乏忠恪誠實之意韜鈐不習而慷慨於談兵之杯酒威令不肅是直棘門之兒戲攢眉於胡馬飲江之時快意於城頭歡聲之後

將當實副其名○號飛將軍者勇非不果而曾不得志於匈奴蹀血虜庭者謀非不熟卒貽隴西士大夫之耻褁甲而趍介馬而馳一鬪士耳借箸而籌畫地而對一說客耳鳴劍抵掌指山說河聽之飄飄乎有凌雲之志凜凜乎有封狼居胥之想而靖觀厥成則風聲鶴唳盡為王師者幸也雨川風瓦驚走尋邑者幸也五侯爭立胡運以衰者幸也唱籌量沙敵以宵遁者幸也

綺語駢珠

氣燄之振堅於長城　臥薪嘗膽忿敵如父兄之仇

威名之重隱若敵國　枕戈舞劍衛國如救親之難

用之以攻則如風雷之肅物　乘月奏笳胡騎遠遁

用之以守則如虎豹之在山　雪夜進師元惡成擒

執干戈以衛社稷冒矢石而不辭

擐甲冑以死封疆先士卒而為勇

摧鋒陷陣有死無二　怒形則千里悚威震則羣雄服

赴難讐敵有勇無怯　指顧則虜膽喪談笑則邊烽息

當今將帥 若開薦舉之途○夫自閫以外將軍制之為人君者盍曰把上授書異日王佐有若而人則吾當來以韜略之科登弧先登奮不顧敵有若而人則吾當招以武勇之目采

議論則弭首銜門安知無捫蝨劇談之彥求之譽望則戀耕隴安知無伏龍未起之才山川不同方以習險之才為犂得則聚米為山指陳阸塞爾有此長胡不為時出耶兩軍相持方以料敵為難有則望塵知數預測實虛爾有此見胡不為國用耶意諭色授而投班超之筆者蓋英流風作氣使而鳴臧宮之劒者總豪士愚故曰以實意而開薦舉之途者其責在君上

人臣推薦實才〇四郊多壘大夫之辱為人臣者盍曰六哲詭敵寔有陳平之謨畫則吾何為而不舉以韜略之科繡幅先鋒真有李晟之鷙猛則吾何為而不薦以武勇之目登壇數語無言不酬諆論若此當以蕭何薦韓信者奇之身在東山名重江左聲價若此當以王導之識謝安者器之上方以習險取人才則褒章露奏皆隴西素諳風土之勁才上方以料敵觀人品則薦口瀾翻盡禁中知戎萬里之儒士轅門戍卒稍負毫髮絲粟之才悉羅致於秋籌游談畫苟有聰明特達之識皆辟置於僉幕愚故曰以實才而應薦舉之令者其責在臣下

將臣當副選任〇有生不用不如無生為將臣者盍曰名為韜略則黃石遺編魚麗故陳皆當講明者也毋諉曰不學兵法而霍將軍戉絕幕之功名為武勇則斬將搴旗翹關距躍皆當效死者也毋諉曰拊不穿札而杜征南奏平吳之勳曰伐可汗議論足以辨大事而後可以當此選然見有不救則落落難合吾寧為耿弇手著辨亡而無救河橋之衂吾不能為陸機免冑挫敵嚮望足以壯先聲而後可以副茲選然人有未孚則不識何人吾寧為真卿比肩管葛而無補山桑之跌吾不能為殷浩習險宜熟則明習山谷出使洮河患不熟耳苟熟矣何郡將之不薦何應募而後知料敵貴精則能言夷阻先計後戰患不精耳苟精矣何降城之不受何刼盟之可憂馳心竹帛而麟閣雲臺豈無可辨之事功厲目桑蔭而燕山涿水豈無求價之願望愚故曰以實用而副薦舉之公者其責在將臣三者俱盡而猶曰無才則愚斯之未能信也

生意收結 擇將當法祖宗〇然則如之何則可愚願今一以寶元康定為法蓋爾曩宵大邦為儺妖氛雲擾於西陲警報星馳於戎侯一時事勢似謂急矣以今日之危殆而視康定之小警又十倍其急以狂韃飄忽而視靈夏之負固又十倍其強當時尚汲汲以人才為意則今日當何如耶攷之信史今尚可覆預擇將帥即允朝紳之請條上方略旋賜召對之榮其實意為如何鑒于成憲愚願聖天子以先朝之法為法延州奮翼或出鈞軸之門青澗蜚聲或由宰衡之奏其實才為如何景行先哲愚願百執事以先正之心為心胷中甲兵能寒蕃賊之膽邊上長城足固西門之鑰其實用為如何因俾專美愚願諸將士以諸公之志為志潛龍伏淵千頃寒碧鼇軍摩漠蠢兎遁驚闌旱靈於沙漠壯重勢於金湯當有軍中一韓一范者出勿使鄧禹笑人寂寂

寬於取嚴於御○雖然擇將無拘法御將有微權勇可使也智可使也儒亦可使也拔之行伍起之偏裨湔洗於擒敗羈困之餘籠絡於盜賊姦雄之中皆可使也夫是之謂無拘法乃若有功必賞而賞無濫加有罪必罰而罰無幸免作之以意氣精神示之以禮樂忠信係惜之以勳名事業夫是之謂有微權昔藝祖皇帝之御諸將也假以事權撫以恩禮每極其情至犯吾法則曰有劒而已猗歟盛哉此所以為用將之法也擇將非難御將為難擇而用之今日亦法藝祖而已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禮記樂記） 晁錯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孫子） 孫卿曰將謹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荀子議兵）

歷代事實 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書大禹謨）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詩大明）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采芑）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詩六月） 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史本傳） 文帝拊髀曰朕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漢馮唐傳） 近世名將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 武帝欲教霍去病孫吳兵法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本傳） 揚雄頌趙充國曰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本傳）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亦各志節之士也（本傳） 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本傳） 唐興其名將曰英衛依乘風雲勤功帝籍靖善用兵特以宿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唐李靖李勣贊） 郭子儀忠貫日月神明扶持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全節高名爛然獨著（本傳） 李晟提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晟以忠誼感人故蕃英樂為之死耳及師入長安而人不知可謂仁義將矣（本傳贊） 張巡許遠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本傳贊）

皇朝典章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及郭進等控禦西北疆推之利與悉之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編年） 乾德中遣王全斌等伐蜀王仁贍先歸歷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於賞彬特優 真宗祥符二年作念遼詩賜近臣因曰將帥才難今文武中固亦有人蓋不經戰陣無由知之 仁宗天聖八年曹寶臣用士得死力平居意舒暇及行師多奇計出入神速將兵四十年未嘗少失利 康定元年狄青每臨敵出入賊中皆披靡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 慶曆元年范仲淹兼知延州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范仲淹與韓琦俱有威名軍中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居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編年） 高宗建炎三年張浚至秦州劉子羽言吳玠之才亦素[illegible]首

試浚與語大悅擢為統制又使其弟璘掌帳前親兵隸紹興六年韓世忠為宣撫處置使岳飛為宣撫副使朝廷銳意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之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沉鷙可以倚辦大事繫年七年上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爾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為田單所破豈不在主將得人會要又上曰將帥不能挽弓騎馬便不能親臨行陣何以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日艱難將帥豈可不身先士卒　三十一年陳康伯論備邊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可用者卿等各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以名聞並聖政　孝宗乾道三年宣諭葉顒曰今日可進入武臣為舉兵將官冊子朕欲周知其人會要淳熙七年兵部措置武舉補官差注格法上曰武舉本取將帥之才今前名皆令從軍以七年為限則久在軍中諳練軍政將來因軍功擢為將帥庶幾得人　十二年賜建康都統御筆將帥之弊每在於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沉抑之嘆而上無勝算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掩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功則皆主帥之功也仍刊石給賜殿帥以下並聖政

先正論建 朱熹奏今日將帥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為能苞苴結托為事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師之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剝經營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升擢下所以飾子女以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軍中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平時既皆憚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　朱熹言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薦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按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　真德秀奏劄諸道揔戎之帥訓練不勤而掊克是務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財貨非優之也蓋萃其貲課而掩有也甚而廩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以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爐藥局為籍貲產之梯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以自免也回易房廊為陷子孫之坑穽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也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衾絮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

文集類萃 蘇老泉云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不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

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先賞之説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説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祖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　石介云令國家有西北之憂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旌節以榮之宜竭力盡謀以濟國事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閫聞金鼓之震天下若聞絲竹之盈耳謂見羽毛之翳日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衾豈不負吾君之委寄　楊誠齋曰爲將者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奸侯君集是也過威則離張飛是也過強則驕李光弼是也過專則僭晉王蘇是也然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於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於先穀皆輿尸之類也　陳傅良云將帥之才其患在於有所忌而成於有所狎畏其驕也則習之散地以消其氣老其才於無用之域以求其無大功畏其偪也則排斥斲削以貶其權而示其不足爲世輕重茲二者忌之過也夫惟豪傑奇偉之士既以忌疎則其所用者必庸懦以聽其上者也知其不足以有爲而幸其不至於生變於是舉重兵以付之而不計其勝任與否此狎之過也

將帥二　擇將　以擇任駕御立説

策頭 別墅圍棊兒輩指授時則以明而擇將築壇具禮大辯冊封時則以誠而任將堅壁馳入麾兵易置時則以權而馭將合是三者以將將庶各得其要矣失人莫患於難知也一旦以軍旅之重進斯人以爲之將三軍之司命屬於斯人之掌握善用之則足以取勝否則一敗塗地如之何而可故必以知之爲貴夫人既幸於見知也平日抱韜略之素孰不期以自試其能苟人君知之而不我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則抱負莫究於設施亦未爲得君之至者故以任之爲貴既知而且任矣乃解縱繩墨聽其所爲不復以禮法戒其驕怠幸而所用皆賢將皆良將無慮也不幸而德不勝才者獨膺邉鄙之重任或挾功以自恃其患何如如是則馭之以權尤不可已也

策段 或起於亡命而爲謀主或拔於行陣而爲上將供帳則擬於王者捐地則不靳於連城則高祖之所以待諸公者何如哉遠來欲仕之問足以動其垂名竹帛之心開心見誠之

頃足以感其豁達大度之嘆則光武之所以待諸將何如哉
自古御將之法莫嚴於漢以史考之畏懦有誅失期有誅逗
遛有誅脫歸有誅敗鬬不以實有誅居守擅出界有誅其他
典刑未可以一二言也

策題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以閫陸贄奏議漢高祖與韓信言
諸將能各有差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本傳信曰漢王
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
上屈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因之知李廣之才而不用而遠想頗
牧魏傳唐太宗曰李靖能兵法非朕控御不可用也七書問對本
朝太祖開寶七年曹彬伐江南與諸將入辭上以匣劒授彬
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涑水太宗至道元
年上曰將帥才略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自梁晉以
降失控馭之方　真宗咸平二年錢若水言安邊之術太祖
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
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皆十餘
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所以北狄西番不敢犯塞
仁宗慶曆二年賈昌朝言備邊六事一曰馭將帥乾德中詔
王全斌等伐蜀冬雪脫所服裘帽遣中使往賜全斌此御以
恩也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等討江南召彬授匣劒漢瓊等股
栗而退此御以威也　慶曆四年張方平言　帥之任尤在
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等遠或二十
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爲間言輕有移易責
其成效而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未滿不怠於爲善也
皇祐元年包拯言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係審擇
之道不當限以名位高下但辨其能之可否苟得實才則擢
而用之專而任之必有成功長編　高宗紹興十年上曰朕選
用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才能然後用之會要十一年上曰
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尊朝廷不專於戰勝
攻取惟以安社稷爲事至於才將一意功名爵賞專以戰勝
攻取爲能未必識朝廷事體及社稷久遠利害須要駕馭用
之聖政孝宗乾道七年上曰朕近於几上書一將往字來尋繹
未得擇將之道

儒將　(附)　以選任儒將立說

策頭綸巾羽扇指顧風生蜀有武侯南人不反輕裘緩帶談
笑折衝晉得叔子襄陽坐鎮信矣乎全師制勝不專於兵家
之奇謀秘計而師直爲壯實出於儒者之雍容閒雅也蓋儒
而知兵則主於除暴而非以爲暴急於靖民而非以戕民陳
師鞠旅遏亂略也而不輕於黷武選徒出車去民害也而不
事於逞威三令五申于以示不得已之意而非曰謀畫之奇
也一月三捷于以示吾不忍深入之舉而非曰決勝之速也
夫如是則開其自新許以革面所以示恩信誅其負固戮其
怙終所以肅兵威孰不曰儒者制勝之兵萬舉萬全之謀也
策段籌謨帷幄何其從容而勿迫也而不知決勝之良謀已
有以破其壘笑談樽俎何其優游而無事也而不知折衝之

妙筭已有以走其敵詩書禮樂中有元帥雅歌投壺名將出馬若夫兵家則不然矜勇長槍與視毛錐爲何物裘衣短製而假鶡冠以示威出於冥冥入於幽幽行奇道也陣之堂堂旗之整整張軍聲也取其震驚則轟若雷霆欲其迅速則卒如飄風靜若磐石動若川流顯如天威幽如處子求詭逞智矜武黷威寧知師出之必以紀律乘勝銳進少衂退怯寧知節制之不如仁義矣如是眞兵家者流常試之師爾豈可以儒者之兵而並言哉

事料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誓湯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孟滕文下 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將中軍左僖二十七年 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家語 後漢寇恂文武備足乃拜河內太守遂破朱鮪本傳 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本傳 吳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後魯肅過蒙言議拊蒙背曰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吳志 晉武帝密有滅吳之計惟杜預羊祜張華贊成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居將率之列晉本傳 唐唐休璟以儒者號知兵故行師料敵未嘗敗 宣宗召畢諴訪邊事諴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孰謂頗牧在吾禁署乃拜河西安撫使諴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皆順向焉 帝勞裴行儉曰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並本傳 太祖開寶元年辛仲甫權知彭州上曰爾有文武才幹是用命爾續二年命段思恭知靈州謂曰唐李靖郭子儀皆出儒生立大功豈於我朝獨無人耶厚賜遣之 眞宗咸平五年錢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上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 祥符九年李迪在陝西以方寸册子書兵粮數備調發因探取以進上曰眞所謂頗牧在禁中 仁宗擢用劉平主西廂謂左右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 康定元年狄青以指使見尹洙洙薦於范仲淹云云以左氏春秋授之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並同 慶曆二年韓琦范仲淹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元昊歛兵不敢近塞遂納欵事實 高宗紹興六年劉豫簽軍入寇張浚往江上視師賊衆大敗浚還入見上曰郤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繫年錄 三十一年金主亮入寇虞允文曰京口無備我當往允文至鎭江謁招討使劉錡問疾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一儒者上同

世將 附 以選用世將立說

策頭 召公是似而能立江漢之功西平有子而能奏淮蔡之捷將可不擇於世將乎父書雖讀而不救長平之敗古法未學而亦成塞外之勳將果何拘於世將乎噫將取其可用耳有才可用不出於將門可也才不堪用必拘世將而用之其不誤人家國乎

策段 將之論其世也吾於詩書見之矣康王之新立也其將齊侯呂伋伋蓋太公之子也宣王之再造也其將太師皇父

皇父蓋南仲之孫也天下之最難知者莫如兵奇正之相乘虛實之相傾不於將門而求將而欲諳練武事習熟軍情難矣

我祖宗嘗置意於斯矣曹彬爲太祖名將其子寶臣太宗復用之曰是其父嘗薦之也已而出鎮西鄙酷類其父楊業爲太宗名將其子延明眞宗復用之曰是有父之風也已而委之邊郡果類其父馬知節以嚴見憚視之如老將非崛起也其父全義之遺訓也王德用出師以律望之皆伻易非新進也其父武康之餘法也李顯忠之果毅其父永奇賴以有濟李寶之剛勇其子公佐因以奏凱而兄玠弟璘高勳相望若此者又未可以悉數也昔者景德之元天雄有警諸將難其守也遂探符以分之孫全照奮然曰全照將家子請以探符諸將不肯當者全照當之已而某人門其東某人門其西某人門其南其北門人所不便者乃以命全照噫將家子其可重哉

事料　孫臏孫武之後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樂毅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　趙奢子括爲將藺相如曰王以名而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白起絕其糧道射殺括（史記 本傳）周勃子亞夫文帝勞軍細柳曰此眞將軍謂景帝曰即有急亞夫眞可任將兵　李廣孫陵願得自當一隊步兵五千涉單于庭後軍敗降匈奴（前漢 本傳）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後漢 本傳）陸機祖遜父抗父祖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晉書 本傳）李晟子愬擒吳元濟柳平淮雅云昔我文祖惟西平是膺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柳文）

本朝馬知節馬全義之子每以方略自任　王超子德用曰歸師過險必亂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按轡虜望其師整不敢近超拊其背曰王氏有子矣（太宗 長編）孝宗乾道二年王楷中奏國朝將家子能世其家者如曹彬之子瑋种世衡之子諤諤之子師道皆世爲良將近日將臣子弟皆以武弁爲恥今國家閒暇正當選將之於大將之家選武勇能世其家者尊顯之萬一用武不至無將可用若其無虞亦不妨於陰壯國勢虜人不敢輕視朝廷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二

武事門

兵制 附 禁衛兵 州郡兵 邊兵

名流聚業

立意發端 兵政不可不修○有兵制有兵政今昔殊時損益異尚因革殊宜此兵制也故不必泥乎古禁令貴嚴調度貴簡資給貴廣此兵政也則不可戾乎古古之兵制莫善於周也井田之中卒伍具焉耒耜之暇干戈屬焉鄉遂之制車徒寓焉時乎無事則執耒以耕一旦有警則荷戈以戰故曰兵制莫善於周然時殊事異則勢不容以強同世易人更則理不得以強合故世之兵制不必泥乎古古之兵政亦莫善於周也起以牙璋統以司馬禁令若是其嚴密伐徐以魯追貊以韓而繇役若是其簡約居有積倉行有裹糧而資給若是其充足服人心以壯國威懾外侮以強兵力故曰兵政亦莫善於周然政之不存雖湯武不能以為治法之不立雖韓白不能以用衆故後世之兵政則不可戾乎古蓋得其政 則制雖殊無害也失其政則制雖存無益耳

兵權軍政軍心○論兵制不若論兵權論軍政不若論軍心五材並用誰能去兵衛國衛民惟兵之力則兵制不可以不立也然有兵之制有兵之權師屯所聚百萬成群坐作進退悉聽命於將焉衆之所擁權亦歸之古者命將出於六卿事已則歸諸朝固無擁兵之患後世則異是矣故權貴其分不貴其專分則有統屬之意而無桀驁之憂專則有桀驁之憂而失統屬之意至其甚則陸梁而不顧故曰論兵制不若論兵權有國有軍勢既並立紀綱律令尤貴素張則軍政不可以不修也然有軍之政有軍之心平居無事列屯坐食一有警急則使之征行焉用命與否心實主之古者起軍出於井田有相友相助之義有患難相扶持之心固無不用命之患後世則異是矣故心貴其一不貴其離一則捐軀徇國而冒萬死一生之難離則全軀背上而有委兵棄甲之虞至其甚則犯上而不恤故曰論軍政不若論軍心

內外重輕之說(古者中國有常勢故制兵之意常重在內而不在外後世中國無常勢故制兵之意雖重在內而或在外蓋古者天下有道夷不亂華中國自治其中國夷狄自安於夷狄而內兵之居重也宜其有定制及乎後世中國不能無夷狄之患兵備於東而患或生於西將聚於此而患或起於彼因時制宜而內兵之不能以常重也宜乎無定規

稽古偉議 漢兵制得古意○兵制之善自三代以還宜莫如漢以其制攷之且民年二十則傅于籍而歲及立秋嚴兵法之肄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直而博士郎中皆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未有不閑於軍旅者故或為卒更或為踐更或為過更而民皆已練之兵或取於大農或取於宗正或取於大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以是推之大抵漢之善在於兵不常聚而將無常官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檄召否

則罷歸衛霍勲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夫是以終漢之
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彼其綱維大體猶有先王遺意也
唐初兵制之善○隋既代周開十二衛唐有天下其法益備
凡建府八百餘所而關中居其半於是有折衝果毅之目武
衛翊衛之名粮糒有蓄器械有備訓練有法番休有時二十
而為丁六十而免其籍兵之制如此多者千二百少者八百
人其立府之制如此或時夷狄内侵盗賊興起命將飛檄而
數十百萬之衆畢出於田畆之間及其疆宇既寧禍難已息
使馳一詔而功臣猛將復歸於宿衛之内國無養兵之費將
無握兵之重盖自三代以還兵制之善未有如此者也故杜
牧以為天下之大命豈不然哉

法祖嘉猷 祖宗内外相制○藝祖立極制兵立武具有本末
聖算聮然毫髮無隱三百年間絶無内外之警我太祖貽謀
之善也收諸鎮之權而萃京師舉京師之兵而屬殿司内而宿
衛外而禁厢百萬貔貅皆在掌握三衛之權若重矣然兵之
尺籍雖在三衙兵之大權實在樞密故三帥有握兵之重無
發兵之權彼此相制罔敢異志内安得而不固乎大郡有十
數指揮中郡五七指揮小郡三五指揮平時除戎器備城隍
修武備得以便宜從事郡守之權若重矣然軍儲給餉屬之
運司統制軍馬貳之郡倅上有轉運以警其志下有倅貳以
分其權上下相維罔有偏失外安得而不壯乎
祖宗内外之法○祖宗之法在内有三衙皇城司之兵在外
則州郡廂禁軍駐泊就粮之軍太祖養兵也二十萬使諸道
之兵足當京師京師之兵足制諸道此内外相維而無偏重
之患也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統於三衙而不
得專其制皇城一司於内庭宿衛無不預焉而宿直諸兵禁
衛則不得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不
相關殿前有馬步都指揮使而侍衛司不置都指揮使而一
司自分為二此又内兵之自相維持者也州郡節察坊團刺
史名係京師謂之遥授至於一郡則盡行軍制守倅名銜必
帶軍州事錢穀之出入士卒之役使必委貳郡而守臣不得
專此又外兵之自相維持者也

時文警段 古者兵將之法○古者寓兵以什伍之政寓將以
公卿之才是以治田獵從禽獸之人未嘗言兵也而為兵之
方在焉執射御舞干戚帶玦珮環之人未嘗言將也而為將
之方在焉其居而校之也以為大夫師長胥正以施法行教
朝夕臨之而其出而帥之也以為司馬卒長軍師以治軍旅
之政其為吏一也無事而教之也以為教治禁令飲食祭祀
為之讀法以勸其德行糾其過惡及其有事也以為賞罰號
令誅殺斬戮其為事一也是故兵有常將士有常法嗚呼此
先王之時所以威制四夷守衛中國而干城其民由此道也
不使民知有兵○古之制兵不使民知兵後之制兵惟恐民
不知兵先王所以不使民知兵者非以兵為可去也兵凶器
戰危事明民以凶器危事則適以成其乖爭陵犯之習是故

蠻夷猾夏之事此兵事也而委曲諱晦寄之五刑不以兵名焉伍兩師旅之事此兵法也而與吉凶賔嘉並稱五禮四時田獵實習戰也而神天下以蒐苗獮狩之名井田經畫皆軍政也當屬司馬而乃屬掌教司徒神其機藏其用使天下莫測其用而戰守之備隱於斯民日由不知之中此先王所以為善制兵也

漢兵制亦近古○儒者論兵率稱唐制而遺漢馬雖歐陽之論亦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而蘇明允遂斷之言兵民之分自秦漢始噫誠然耶非耶愚聞先儒言漢兵民大略似唐而尤近古惟唐之知而不知有漢攷漢制之未審者也雖然非論者之罪也自孟堅作漢志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甲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無害也而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稽焉噫孟堅蓋過矣

締語駢珠

制兵有相維之勢　無事則耕兵皆農也

掌兵無偏重之權　有警則戰農皆兵也

古之為兵也將以禁暴　諸藩重兵悉歸京師禁令嚴也

後之為兵也懼其為暴　沿邊屯戍更番迭上繇役均也

起徒役於家固無日費千金之慮　三都藏甲魯國日蹙

寓士卒於甸亦無餽粮千里之憂　王蘇擁兵晉鼎幾搖

周輕內勢𨒟于問鼎　武備不可弛弛則無以懾奸雄之心

漢重東南七國激變　軍律不可廢廢則無以張國家之威

當今獻策內外之兵貴精○朝廷竭東南太半之賦以贍中外百萬之師亦欲得其一旦之死力也今也簡汰不嚴教閱不習有老弱者有投巧者有供官吏厮役者有為將帥營運者精銳不能什一罷冗至不勝筭一有調發往往涕泣不以勝敵自期先以敗衂自處氣餒若是何以任戰比年兩淮荊襄之境時奏凱捷冒萬死蹈重圍皆民兵實為之而官軍無預焉至於臨淮之役禁旅為多前鋒未接後騎已遁自相蹂躪可為於邑兵之不精其弊至此

軍政不立之弊○比年以來軍政不立紀律不明恩不足使之懷威不足使之畏減尅其俸給雖甚勞而不恤苦役其筋力雖甚勞而不憫至於訓習武藝則漫不加意甚而還附虛籍者冒戰功而反獲上賞効死行陣者徇私意而不與奏聞怨氣滿腹憤意塡胷緩急之際胡可倚仗

今之兵有四弊○今之兵其弊非止一端有罷兵有浮兵有驕兵有虛兵精銳銷鑠執兵而踞矣志氣凋喪棄甲而走矣此罷兵也坐坊賣餅負販為業矣技巧雜優嬉戲為適矣此浮兵也節制難施常虞其反吠憑陵成習不憚於操戈此驕兵也士馬物故名數猶挂於伍符招旗塡刺口劵尚費於廩給此虛兵也

生意收結兵制當法國初○雖然立國以兵制兵以權內外相維本末相制庶能藉兵以立國矣藝祖受命懲唐季五代之弊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

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藩鎮之兵強秦郡縣之兵弱兵強故尾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故論兵之制善惟願守藝祖之法不恃治以去兵○嗚呼兵非聖人之所恃也而亦非聖人之所去也聖人以道治天下無精粗無巨細在治道中皆所不可缺故兵雖凶器亦素具也嗟夫兵不為黷武設也若之何其以武而吹虀也國家太平之後雖使弓弊於櫜矢弊於箙干戈消於虎皮之中顧且何害而周之君臣則曰不然國之設此非果恃此也而亦非敢曰吾果無恃乎此也道德仁義禮樂教化所以漸磨民心為子孫萬世之計者固自有在抑勿使其有所缺敗以啓民之亂心耳卒伍之法蒐閱之時擊刺之器侵伐之典修明於國家閒暇之日是謂有政夫有政而國可亂者蔑矣故禮官之次政官繼之今日修政於閒暇盍亦加之意歟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左傳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將降莫不悅喜荀兵為王者大事存亡係焉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差跌求止可得哉唐魏元忠傳

歷代事實 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帝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前漢刑法志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周禮齊威公任用管仲迺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前漢刑法志文帝即位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本紀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傳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唐兵志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陸贄傳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閒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劉蕡傳自高宗武后時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號曰彍騎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六軍宿衛皆市人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其後肅宗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　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永泰元年吐蕃入寇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　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illegible]

皇朝典章太祖收節鎮兵權置諸司軍額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御前忠佐軍頭司領步騎之額四皇城司領步騎之額二左右騏驥院領步兵之額二長編　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凡禁軍之最親近者執役殿陛宿衛宮省扈從乘輿號諸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戍其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謂之屯駐非戍諸州而隸於總管司者謂之駐泊非屯駐駐泊而以米賤留便廩給謂之就粮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廂兵教閱者為教閱廂兵蕃夷內附糾合其人而用之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續長編　治平三年詔河北戰兵三十萬一千餘人陝西戰兵四十五萬九百餘人并義勇令本路都總管常加訓練政要　初祖宗兵籍開寶總三十七萬而禁軍十九萬至道總六十六萬而禁軍三十五萬天禧總九十一萬而禁軍四十三萬其數皆有奇自慶曆以來乃總一百二十五萬而禁軍八十二萬視祖宗時滋多嘉祐七年宰臣韓琦言祖宗之兵有征伐則募事已則省今西北二邊屯兵待敵竭天下之力不能給宜先慮而速救之開寶至道天禧之兵祖宗所以定亂守成者也惟慶曆兵乃自西師增置於是詔中書樞密院掇其制裁為定額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吳芾言今天下之兵內外何啻三十萬大農養兵之費幾十之九若更加募何以贍之今欲兵之足莫如核實[illegible]

先正建論范祖禹上哲宗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二十年無兵變也　自唐衰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廢也　神宗熙寧二年蘇轍言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二十萬自咸平景德以來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近世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

文集菁華蘇子由云天下之變常伏於有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禦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

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開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蓋周之諸侯内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未有如唐制之得也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禄山朱泚至犯京師而莫之能禦其後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兵而無一人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謝錢文子云漢之兵制與三代異唐之兵制與三代略同成周之世鄉遂二百里之内而天子十二軍備焉蓋常有十五萬衆隱於民伍之間天下有變鄉遂不足乃取之都鄙都鄙不足乃取之邦國是兵在内也啓征有邑但召六卿誓之是未嘗輕用侯國之人也今漢京師罷兵絶寡一旦有急則以虎符召發外郡是其制不與三代同也惟唐置府六百所而在關内者殆半關内府幾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此惟得居重馭輕之勢又以無事而耕有事而戰是與三代略同也然唐之初制雖同三代而與漢異一再傳後府兵内弱邊兵外作伐叛討逆多倚鎮兵此與漢之調發郡國何以異哉而其京師乃始招募勇士以衛左右謂之禁軍與南北軍又無以異是知唐兵一變乃與漢略同然漢用郡國兵而無方鎮之變制南北軍而無監軍之禍而唐所謂方鎮之變大者舉兵内向小者握兵顓制乍僕乍興殆無寧日而所謂監軍之禍又有不可言者定策國老門生天子此何等語耶然則唐之兵初與三代略同與漢絶異其變也與漢略同而其冒嬰禍亂又與漢異嗚呼其始制同乎三代而不肯下同乎漢其變也同乎漢而又不得同其治而其亡皆以外兵致則漢與唐之所同也蓋何進召董卓董卓至而漢亡崔垂休召朱全忠全忠至而唐亡其世同馳如出一轍其參内難皆以閹寺其進之亡皆以外兵故方鎮之禍萌於漢末熾於唐中季而熄於皇朝其制度不與三代同而與治同道有志於斯者可攷焉

陳季雅云漢初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所謂北軍即郡國材官騎士番上於衛尉而屯衛天子未央宮門者也大抵北軍則居長安宮闕之下而南軍則居京師城門之中繼而兵漸增置而南北之名遂不可見而可見者衛尉有公車之屬號曰北軍其名尚存耳自文帝以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其後張安世以車騎將軍特改爲衛將軍而以城門及北軍兵屬焉豈非城門兵爲南軍之明驗乎武宣而下兩宮入校尉期門羽林所置不一武居王闕或居京輔是以南軍之制不可槩舉唐李撰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極是蓋漢初兵制本欲内外相維關中居天下三分之一卒然變起一隅而勢無以相抗亦難立國是故周勃得據北軍而誅諸呂丞燕之變戾太子在長安城内發長樂宮衛武庫精兵以反御是北軍屈氂在外受詔發三輔近縣兵及引長水宣曲胡騎以入長安與戰卻是南軍丞相附兵寖多而太子敗走則知高祖創

業之規模遠矣北軍足以制南軍則周勃以之定宗社三輔之卒足以重宮衛故屈氂以之定内難 陳季雅云光武併省兵制大抵於京師宮闕之兵蓋五校虎賁羽林北宮衛士之屬皆北軍也而南軍則不置蓋中尉不隸京輔之兵卒而城門亦不曾置兵但於正南曰平城門不置候而置司馬一人曰主兵耳蓋北軍衆而南軍絕不置是時北軍多為宦者所親竇武以大將軍誅宦官發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其將宦者矯制以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帥五營士討武而自將虎賁羽林光祿勳兵廄騶太僕及都候劒戟士騎皆衛兵與武對陣大呼武軍曰汝皆禁軍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於是武軍盡皆歸王甫而武遂敗蓋無南軍以為相制之法而北軍多親宦者故也後何進只得召外兵可見東漢無南軍也南北二軍猶曰以相表裏又曰以相制然南軍有郎衛有兵衛掌出入宮禁為天子宿衛彼北軍止於護城耳豈得而侔之哉

林賢良云古者兵無常聚故將無常守一方有警則朝廷遣將將其方之兵以從事及事既畢兵散於野即緣畝之甿也將歸于朝即守職之吏也自春秋以來將帥已各有其衆矣雖夷吾子犯之徒不能撓其制故各分三軍則公卿各將其軍矣西漢之制凡兵皆屬於天子而命將屬於臨時茲其所謂尤近古歟

錢文子云唐軍出於内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而唐所以處内之制何其曲而詳而處外之制何其疎且戾也人以為府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内而方鎮遂成於外内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而於軍鎮城戍之兵分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持待時而張爾且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於衛將軍矣此何足以係廢興大致至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析而為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析而為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曰軍曰守捉曰城曰鎮焉者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以都督其品略與十六衛將軍同百官志注元二年初置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以汎邊置十節度經略使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疋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當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彍騎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不復受甲更此之壞無餘於是外鎮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鎮兵以外兵定外寇豈一旦而能集者哉杜牧公謂府兵内剷邊兵外作言二者適相值耳要知府衛之法方備而方鎮之形已萌凡天下之物極於成者必壞而萌於成者必極而已猶言人之生稚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亡者此其常也府兵方壯而鎮兵猶稚府兵已

亡而鎮兵方壯其成其壞自不相侔而相為消長者亦勢之必至也今為唐兵三變之論者謂府兵變而為彍騎則可謂彍騎變而為藩鎮特未之攷耳雖然唐之置兵徒以外柄受人末大本小乃區區自為捍衛之計方其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既非天子之有號令征伐又非天子之有甚至無尺土以自庇史臣因得以寘其勿戢自焚之戒可不哀哉

禁衛兵 附 以禁衛宿兵立說

策頭 為京邑暫安之圖易為京邑常安之計難枝葉將瘁而護根本此暫安也藩籬已固而壯堂奥此常安也京邑果何地乎所以控扼邊方者在是所以鎮御戎狄者在是是為四方之根本是為中國之堂奥其可不使之愈久愈安而但危中求安乎故天下之勢奠於安既能為京邑常安之計則天下之勢鄰於危不必為京邑暫安之圖此誠謀國者所當究心也夫中國之藩籬已固其安也屹然於斯時而為京邑常安之計增唐府於關輔而振國威蓄頗牧於禁中而為國羽翼此人情之所難而其勢安苟四方之枝葉將瘁其危也凜然於斯時而始為京邑暫安之圖上陸贄之章而備衛宮苑返李晟之旆而全復禁軍此人情之所易而其勢危難而安可也易而危可乎

策段 京邑之兵衛何如哉有殿司之兵有步司之兵而人有禁衛諸班直閤門皇城司等之兵兵衛不可單弱也祖宗全盛時猶且選才力過人者備宿衛擇河陝禁軍以備闕額況今果何時耶而二司之兵不滿十萬諸司之兵僅及五千使人人勇鋭邑邑精明緩急之際猶可倚仗若乃老弱未汰虛巳糜廩驕脆難制動欲脫身及今少安盍亦思為根本計乎切謂今日之京邑當乘天下之安而久其安不當臨天下之危而求其安今天下果安耶抑危也將以為安則蜀首已隕上流之風寒迫身襄腰已斷長江之天塹慄菌枝葉半瘁根本將不護乎將以為危則邊塵清肅而羽檄稍緩於烽飛江沱奠安而狼烟少稽於晝警藩籬固守堂奥將不壯乎處天下不安不危之時正當為四方護根本為中國壯堂奥輿區上腴王氣所會天命固在京邑也然非人則不支銀山雪屋風潮効靈地險固在京邑也然非人則不守金城萬雉壯觀上都城非不堅也城可獨恃乎群公列辟羽儀天朝官非不衆也官可自為乎以是而論則圖京邑之常安者誠不可無兵誠不可無將誠不可不蓄將而增兵也

事料 黄帝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史本紀 周宮正以時比宮中官府次舍之衆寡國有故則令宿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禮天官 虎賁氏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周禮 漢南軍在京城門內衛尉主之北軍在宮城門外國有大變北軍亦繞宮屯衛 光禄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後漢百官志 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虎賁贊衣閽尹閽寺陛戟百重合有攸司注 皆衛宮禁門戶周廬設卒周衛以直宿

也徼道循禁道也西都賦 唐制左右千牛衛掌衛及供衛兵仗
親衛一府勳衛二府翊衛二府凡五府三衛儀衛 本朝自五
代禁旅無復舊制洎太祖始制侍衛馬步軍周世宗選殿前
並募天下猛士簡其技擊精絕者為殿前諸班直太祖受禪
悉因其制詔殿前侍衛二司簡驍勇者升為上軍孱弱者退
為剩員又令諸路選所部兵送闕補其缺上每御講武殿親
臨試之由是禁旅精銳開寶五年上遣使者分詣諸道選
擇精兵凡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
衛原其糧賦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乾德三年
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以馬軍為驍雄步軍為雄
武並隸侍衛司編長 太宗每朝罷即於便殿或後苑親閱禁卒
取伉健者隸親軍罷軟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衛之士益
以精強 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謂之三衙禁軍之親近者
執役殿陛宿衛宮省扈從乘輿號諸班而隸於御前忠佐軍
頭司皇城司騏驥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戍 高宗紹興
元年臣僚論奏增禁衛上謂輔臣曰此論與朕意不同彼但
見承平儀衛之盛令殿陛侍衛人亦不少一衛士請給可贍
三四矣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
畫增修鞍馬器械乃為先務 張方平奏仁宗言國初循周
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士屬殿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其宿
衛之法殿外則相間設廬更為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為
親兵也然募置之法則異於古皆惰游無依常莫容其身者

乃來應募前此變故卒生意外誠恐當有以懲創之 寶慶
奏劄祖宗之時留意軍政殿前侍衛馬步三衙合十餘萬人
強幹弱枝厥慮甚遠崇觀以後利其額闕浸虧舊章政宣之
間才三萬人而已高宗渡江所存無幾於是稍聚外軍以備
三衙至紹興丁巳始復祖宗之舊乾道初詔定其額合十二
萬四千人既而移騎軍三萬屯於建康議者不以為是然殿
步二司猶九萬四千人足為京邑之壯迄孝宗之時有闕則
補未始憚其勞費也夫省兵以省費於國計甚便矣然殿步
二司上嚴宸極事體至重非他司比也今軍籍視阜陵時浸
損恐非強本之道鄭節卿云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
所以為宿衛之政令者其目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
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為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
掌是也行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趍以卒伍視朝則
在路門之右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將趨從視朝則在
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也
執其兵器服其兵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
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翟之隸是也 鄭節卿云
漢之環衛有以諸侯及公卿大夫子弟之為郎者郎中令掌
之有以郡國之材官騎士更給於中都者衛尉掌之均之為
衛也而有二等焉屬於郎中令者為郎衛初無定員更直執
戟宿衛門戶出則充車騎光祿勳歲以四行察其茂廉而升
擢之亦猶周官之宮伯所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也屬

於衛尉者爲兵衛亦無常卒郡國調發爲衛士周廬設徼警夜入晝歲盡則更鞠以角抵而罷之亦猶周官宮正所掌王宮之糾禁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者也二者皆宮城内之宿衛武帝以來迺選六郡良家子爲期門羽林郎又以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爲羽林孤兒平帝又置虎賁諸郎將父死子代盡屬之光祿勲故向時所謂郎衛者兼以兵衛而衛尉所掌特宮門衛士巡徼之士與南衛兵一等耳攷之於史東方朔楊雄皆以執戟爲郎而李廣趙充國馮奉世皆以良家子爲羽林期門其才美忠義特著於時而扈從左右之際不爲無補於君也豈今所謂衛士者比哉　鄭節卿云昔先王之時自綴衣之賤虎賁之冗侍御僕從之衆咸以正人居之區區之漢猶能置三省郎執戟陛下而以多聞博學之士參居之以至詔郡國舉良方正者充其選入則典乘輿出則備顧問一有淫邪不法者皆得以言之故武帝説宴於宣室則東方朔辟戟而力爭成帝不嚴於禋祀楊雄奏賦以諷焉逮唐制雖失視漢爲甚遠然猶能立五府之衛而以官之子弟居之國家其人尤甚宮殿諸門悉以宦者領之環列者又皆武人力士雖勇鷙過賁育一有怒心何所不至爲乎觸瑟之事所宜鑒也

州郡兵　附　以州郡宿兵立説

【策頭】有兵制有兵權隨方建置因事分合此統兵之制也然統兵雖有其制而制有不必拘者則以郡守兼之教閲有時殿最有課此練兵之權也然練兵雖有其權而權有所當臨者則以郡守總之考論漢人都尉都試之法無出於此矣夫總兵之職隸於都尉練兵之職課於都試若於郡守乎何預今乃舉而屬之郡守何耶蓋郡守乃都尉之長都尉乃郡守之貳郡有内外事有緩急故都尉之職或有不當置者則郡守得以兼之況漢之置將本無常員有事則置事已則罷公卿可將大夫可將則以郡守而兼都尉其制不必拘也都尉乃掌兵之官郡守乃掌民之職職有大小權有輕重故都試之法其有所當總者郡守得以專之況漢初京師之兵未嘗遠出設有緩急郡國取馬或發雲中或發蜀郡則以郡守而統都試之法其權所當總也

【策段】先王之制畿内之兵不出所以重内也卒有四方之役即召諸侯兵耳或遣王師出征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而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鬼蓋裒荆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由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能堪況夫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齊威東討陳濤惟及江黃北伐山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戰以秦師從諸侯之後蓋惟寡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

今夫州郡之謂禁兵者非廂兵弓兵鋪兵比也給之優而用之靳也而技巧工匠者若人也蓋借占留者若人也又或執

法物備呵導以為衛也若是而謂之禁兵其下習於驕且惰乎求其所以敎之則有兒戲而無法制有賞賚而無黜責當敎之日長吏晨起而閱兵堂然而陣塡然而鼓荷戈被甲者有數也至其所則升其堂供張既具幕官兵佐環而居也兵卒旁午紛而列也器械之相角不能無精而不能皆精弓弩之發不能無中而不能皆中賁力無爭戰之苦而賞賚已有必得之例日未及昃而官吏歸兵卒休矣獲賞者如戰勝解甲者如釋負賞固所貪而被甲喘汗皆所不樂也如是而責其精欲其強乎

事材 漢高祖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漢刑法志)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漢官儀) 漢初則以羽檄召兵於郡國至于孝文則以銅虎符羽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以徵召其有急則以鳥羽插之以示疾速(高祖紀注) 高祖十一年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軍灞上 武帝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內卒征西羌 昭帝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宣帝本始二年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吏三百名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並本紀) 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 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本紀) 唐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析關中為十二道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唐兵志) 國朝以備戰衛為禁衛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隸其州之本城內總于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隸於其部又以廂軍教閱者號廂禁軍後皆以為下禁軍其給使於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寓焉(王銍兵制序) 逐州置軍招營兵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有五七指揮小郡不下三五指揮每指揮率以四五百人為額其糧餉給悉在運司其統制軍馬乃隸守倅一方有盜寇不虞州郡有兵有財足以聚人率衆扞禦王室平時除戎器備城隍講武事皆有其資此乃祖宗待州郡深意(蔡氏官制) 逐縣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之守臣兼提舉兵甲賊盜公事與一路帥臣兼兵馬鈐轄者故兵威強盛鼠偷草竊尋即除蕩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若臂運指如身應首靡不相資也(上同) 孝宗淳熙二年上曰諸路揀中禁軍上軍弓手須常令敎閱責在守臣如有違戾當坐其罪(紀) 劉靜奏南人素號剽悍春秋吳楚之霸六朝晉宋之捷不聞資兵於他境取才於異代也今猶古也豈獨不可用哉特用之不得其術耳目今諸將之兵雖足戰守然國家養兵額衆費大不應艱難之際使之坐食比年以來訓練不精士氣怠惰臣欲望將諸路禁兵自遠及近更番出役別立統帥不隸他營分屯險隘不當虜衝連營綿壘張大形勢使之耳聞目見漸熟征戰秋出

眷歸不戀鄉土歲月積久習以為常緩急調遣人情不肯可以集事　蘇老泉云有禁軍有廂軍有土軍飽食於營狂遊於市老與壯相半也勇與怯相半也名隸尺籍身處廛肆者十之三也公府之為從隸厮役者十之五也卒之堂然而陣塡然而鼓奔則蹶負則喘迎刃而殪逢敵而走皆兵也　蘇子由云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多其廩愈厚其才愈薄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才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兵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　呂東萊云州縣之兵重於招塡利於虛券而額缺不復問廂禁軍盡人家子弟執業市廛名隸軍伍並以供厮役居官者利於目前之用而不復問老弱者厚賂管軍增減年甲有司憚於生事而不復問春秋教閱僅同兒戲長入教場塡刻而退或黃緣而幸免或嬉笑以旁觀而技藝之能否不復問一軍之刺費計幾千或以應副人情或因垂滿納賂有孩兒軍工匠營之目獨不思兵備而不閱謂之費既閱而賞罰不明謂之戲乎　李太伯云平沙淺草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雙帶兩鞬左右騎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阸草木蓊鬱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渡徒步相搏短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　胡致堂云項籍八千子弟橫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陵步卒力扼虎射命中當單于數十萬以荊楚人也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無敵皆江南人也　陳同父云項籍以會稽兵八千而角鉅鹿之戰今荊楚之兵是也番君吳芮以百粵之兵佐諸侯今江湖之兵是也粵王無諸以閩中兵共滅楚今福建之兵是也東甌王搖與無諸同率兵以佐漢今永嘉之兵是也此則東南之兵自古而精也然則今果不如西北也哉

邊兵　附　以邊地宿衛立說

策頭 國家不能無邊備故國家不能無邊兵夫中國之與夷狄如陰陽晝夜之不能相無也備其一方而禍作於他方者容可慮防其一道而難生於他道者尚可憂室塞亂萌在在有備謹固封守處處申嚴是之謂不可無邊備然國家之嚴兵備如金城湯池之不可失也王公設險而志在於守國重門擊柝而慮詳於禁暴貔貅扼道莫敢誰何虎視耽耽望風退避是之謂不可無邊兵以邊防而險設又以邊兵而守險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而人險又所以維持天地之險則疆場永久無虞也宜矣哉

策段 漢懲秦調民遠方征戍之弊其備禦四夷之討凡一方有警即調近地兵以討之是以有鴈門雲中諸郡兵以專備匈奴有巴蜀等郡兵以專備西南夷有會稽豫章等郡兵以專備兩粵南越有渤海遼東等郡燕齊等國兵以專備朝鮮邊境無事則歲戍於中都與中都之民同制而遠近優異則

有別矣如虜入雲中則發上郡兵東甌告急則發會稽兵西南夷反則發犍為蜀郡之兵是時一方受敵止一方興發賈誼所謂一面病一方痛是也

夫塞下之民非他軍比也耳熟鉦鼓目稔金革男子操刀女子彎弧三尺之童以介冑為樂非其俗異人也習俗使然也秦人銷郡縣之兵器漢高得以掉臂而入關唐人弛郡縣之武勇祿山得以折箠而破河北是皆郡縣之無備不足以鎮壓盜賊之憑陵震懾姦雄之窺伺也雖然此特論其守備耳若夫睢陽得一張公足以為江淮保障河北得一顏眞卿足以為河朔金城又在得人而守之也善論兵者盍致於斯

謹按禹五百里綏服二百里奮武衛註漢有卒更踐更過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雖丞相子弟亦在戍邊之調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昭帝紀注文帝十四年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後四年漢使三將軍屯北地句注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匈奴傳 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本紀 光武建武十二年遣杜茂將衆郡施刑屯北邊築亭堠修烽燧本紀 唐文宗時李德裕徙劍南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民無聊生德裕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總十一軍由是二邊寖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餘人本傳 本朝眞宗景德二年曹瑋言邊兵應募為弓箭手者皆習障塞蹊隧解羌胡語能寒苦有警可參互正兵為前鋒而官未嘗與器械資粮難責其死力請給以境內閑田永蠲其租春秋耕斂出兵護作之 詔人給田二頃續長編 仁宗慶曆五年韓琦言西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從近裏州軍又逐路所抽就粮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惟減節邊上粮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同上 神宗熙寧元年詔京東武衛四十二指揮並分隸河北都總管司先是此軍本備河北戍卒近歲分屯諸路朝廷將減冗邊土兵以省三司餽餉故有是詔續長編

其敝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三

武事門

民兵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義勝則民皆兵○得人心易作義氣難義氣之不作而欲人心之樂為我用者未之有也夫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兵之用誠急矣然兵以氣為主有是氣則為鷹為大為在山虎豹為當道豺狼無是氣則為狐為兎為立仗馬為轅下駒爾氣之一作固有願操一戈願發一矢者固有雄壯萬夫誓效一死者亦有捐棄妻子身蹈白刃者其敢如秦越之肥瘠乎其敢如枘鑿之方圓乎又其敢如行路之人相遇而不相顧乎氣乎氣乎激之則奮沮之則消而所以作而起之使天下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者亦在乎上之人加之意況田中之卒出死斷生苟非義氣何以使之哉

古今兵民分合〔自周公畫井田而兵民之制始立自管仲作內政而兵民之制始詳後之言兵民者無出於此矣蓋古者兵民不分而寓其兵於農無事則執耒以耕有急則操戈以戰公家無供給之費私居無盜賊之警以捍鄉井以衛國家其為策莫善於此者自秦人開阡陌以來而兵民之制始分既籍而為兵矣則室廬居於營伍之中姓名書於官府之籍而耕稼織紝未嘗過而問焉而為之民者迫於仰事俯育之勞奪於耕田鑿井之事責之以征伐教之以守禦則初不知也兵自為兵民自為民蓋不能無偏勝之患則以農而養兵者其勢不得不然耳

稽古傳疑 府兵兵農之分○前輩論府兵常以為兵農之合及細考之則府兵之立正兵農之分耳此其為謬皆自夫為先王寓兵於農之說始也且先王何嘗寓兵於農哉先王所謂治民之道分田而使之耕築室而使之居既有以居之處之衣之食之則不可無以衛之也是故教之為兵夫亦使之自衛而已而非以求勝也故天下之民皆可以為兵先王以仁民為心者也則凡所以為是兵者無非所以為民計耳夫使之自衛而無預焉則亦奚至於虐用而不恤哉蓋自蘇綽輩稍欲休息其民遂令簡一項人為兵蠲除科徭不復他役國家既可以長享為兵之利而民得家出一人之外亦且可以自安後來法度漸修立至太宗府衛既成農遂不復為兵兵亦不務為農兵農之分所以終不合人但見寓兵於農便以為得先王之意蓋不細攷耳

民兵在古可用○鄉兵之制古有行之者其利亦甚博也李抱真當唐德宗之時為澤潞留後抱真策山東有變而澤潞兵所走集也承戰伐之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於是籍三丁而擇一蠲其徭租給以弓矢俾閑月而習射焉舉所部之民得戎卒二萬既不廪于官而士卒精鋭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此其教習鄉兵卒獲其用者也李德裕當文宗時為劍南節度劍南逼近南詔歳為邊患而蜀兵困弊常不能支

德裕既至就選巴蜀之民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兵馬緩則治農急則荷戈號為雄邊子弟當時南詔吐蕃皆不敢犯塞而邊患為之少息此亦教習鄉兵卒獲其用者也是二人者皆能不費粮廩寓兵於農而卒獲強兵之用此則鄉兵之法其利顯然易見者也

法祖嘉猷 義勇保甲之制○國初京師之兵強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不足則以民兵足之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陳瓘言之東兵不及土兵田況言之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鬬故能動有成功慶曆初詔刺四路弓手張公方平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之治平初詔刺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之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至忠而籍民為兵猶奚之免良以費省而足用也循至熙寧因趙子幾之言行保甲之法夫保甲亦民兵也而為法既密為教益酷鞭笞之苦誅求之害不得免焉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官以紓其忿而已安得人人如黃廉之在河東也哉噫是無以議為也有如弓箭手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為寇何韓公之慮不及張公耶義勇之刺其後遂粮戍邊率以為常何韓公之慮又不及司馬公耶

藝祖養兵之制○藝祖皇帝嘗對群臣曰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為百代之利凶年飢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其慮此也孰矣然當太祖為此論時禁內外之兵不過十五萬耳合天下全盛之勢養內外十五萬之兵未為難也故惟見其利未覩其害況又養其可以代民而用之者耳非養其徒以耗民而實不可用者也而今之勢不可以前日論也以東南半天下之人而養十數倍全盛之兵此其利害所在亦較然甚明矣正使藝祖當時逆計今日之患當不以為子孫計而慮乎此矣必不肯聽其勢之自爾也韓琦亦嘗歎杜甫石壕吏一詩以謂調兵於民使父兄子弟有生離死別之苦其勢乃至此固不若後世良民雖有供億養兵之困而骨肉有終身保聚之樂其強悍無賴者養以為兵又練習戰陳而豪勇可使較之驅市井之人起田家之子相去遠矣

時文警策 歷代民兵之用○夫寓兵於農耕稼而為兵也寓農於兵耕也而為農也若稽三代軍職起於井疆下逮春秋軍令寄於內政起田中者為吏卒虜不大入則皆耒耨而食者耳業農桑者為衛士年匪及格則皆父子而處者耳雖技擊銳士之名有專事戰陣之卒而年高力疲復歸民伍猶非終身營壘之間也然則以耕稼為常而暫於為兵其西漢以上之事乎至如耕聚中者非聚中之民耕振武者非振武之卒立府制兵一夫百畝櫜弓力穡矣而非隸諸衛者田不井授也分兵屯田將校有差促耕數耘矣而非傳於籍者地不家給也雖咸陽有頓足之夫石壕有遠戍之旅而頭白從戎生死長別悉皆沒齒介胄之役焉然則以耕屯為務而兼於

為農其晉魏以下之事乎

民兵得失之異○我國家以仁立國以義制事初未嘗恃兵為重攘夷卻敵禁暴止奸亦未嘗以兵為輕三衛有軍江上有屯防外侮也民兵效用籍為義勇資內助也軍有缺員隨即招補有常額也無事則已一有事焉則走韓盧而搏蹇兔縱豺狼而驅群羊亦自夫一念忠義之氣激之耳中興以來是氣又百倍矣張韓劉岳各家一軍而弄羣胡於掌股卻群盜於談笑無非新集之徒逋逃之衆為之用命厥今醜虜陸梁尚稽天討譬之膚革疥癢雖無足過計然豈不勞爬搔砭石之力乃者樞庭行下諸郡招募軍士收刺少壯以為邊封之防而比閭之內田野之間略無一人之應命者其故何耶

意者民生斯時上而棟下而宇未涉江淮之險一言兵事則氣而餒耕而食鑿而飲未聞金鼓之警一言兵事則氣已懾風則襲裘雨則禦蓋未嘗有血戰汗馬之勞一言兵事則氣已削盡無餘矣雖以嚴刑峻罰強迫之豐衣足食啗誘之彼將鳥駭鼠竄獸奔麋伏其避募也甚於避寇樞庭之劄翰徒下州縣之尺籍徒挂而邊境之烟塵又自若也吁奚益哉

民兵不可驅迫○邊戍未可遽撤惟團結民兵或可為撤戍之漸然團結之法尤不可有一毫驅迫之意也蓋籍民為兵本以衛鄉井耳或驅之征行或強以役隸則非團結之本意矣如聞往年禦寇為將者略無愛惜之心既驅之先登復委以當敵戰敗則官軍莫之救戰勝則官軍冒其賞向也非秋成教閱未嘗入州今乃用之屯戍幾同禁旅向也非警急未嘗執兵今乃非時點集奪其農務貪吏黠胥既加侵削涅兵悍卒復肆欺凌此其患非但不安南畝而已彼其生長邊方[illegible]知險要若使之自守其地平居統以郡將而不令役於官府有急俾為聲援而不使出於他境庶幾人人效力保障之勢成則屯戍可漸撤而邊圉無虛弱之形矣

緝語駢珠

傍塞而居　目烽燧而弗駭　生長於風煙沙磧之鄉
耕屯而食　耳金鼓而弗驚　慣習於鞍馬弓矢之地
見敵而赴甚於同舟而遇風　居閑則耕
聞難即救不曰鄉鄰而閉戶　有事則戰

惟兵興而役動則有仰於國家
及兵休而事已則各歸於田里
棄之則為郡縣之蠹平民之擾
用之則有摧堅之利陷陣之功

當今獻策 招集民兵之計○今日之禦邊其果能糾集民兵壯以長城之勢否乎闢之廷紳所陳有欲號召土豪填補官資令各就附近寄治者有欲糾義勇之士以固淮民使人自為戰官爵籍為犄角者是民兵之用今日亦嘗講明之矣然道聽塗說或者不無隱憂焉如蜀之義兵總管以少擊衆而不聞有策應之師淮之義勇統制為身自固而未聞有撫循之道他如雄邊武定之軍牛社義甲之卒往往自沿淮清野

之後不能不生棄淮之疑是所以料集民兵者尤當爲深長思也

禦邊當集民兵○今必明諭制閫厚撫邊民之豪傑之能倡忠義者旌之武健之能効勳力者賞之負鋤挺挾弓矢以避寇於山澤之中者多方而招納之其他流離轉徙者隨寓廩給其強壯之人刺爲沿邊之戍由襄蜀而來者戍襄蜀由兩淮而來者戍兩淮則人無去心家有固志雖魯國之童子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而況於強有力者乎愚故爲禦邊之計莫急於集民兵者此也

民兵當加優恤○兵興以來江淮襄蜀之民非復前日之民矣夫耕而耘婦績而織盡心力竭膏血以養列營坐食之卒將以冀其室家之安也及其有警曾不得以自衛荷戈戟裹餱糧或控扼於津要或負戟於道路兵所憚爲民則先之兵所苟免民則罹之至於民兵義勇識地利習戰鬬固非官軍之脆弱者比遂調從戰鮮加優恤勝敵則莫與言功死敵則恩賞不及民心搖搖怨憤日形烏可不思其故耶

生意收結 良民黠民之興○然今之世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仰事俯育繩墨其身出作入息規矩其步此良民也博奕飲酒不顧身體好勇鬬狠以危父母此黠民也良民者固不抑而爲兵而黠民者豈不可轉而爲兵耶自今以往鄉里之有黠民者不加以刑不治以罪因其爲非輩之軍籍使之勇於鄉者勇於國待死於家者求生於邊一舉而兩得之豈不美哉昔漢高祖定天下之初被堅執銳非無人也而販繒屠狗之夫雲合烏集寄食受金之徒鳶飛魚躍卒之滅趙破燕顛秦蹶項皆此徒力也狂斐之言姑以對明問不識執事然之否

募兵實則害民○雖然愚猶有遺論敢併爲執事陳之鳥以山爲歸魚以淵爲歸生於田里者以田里爲歸閭有樵夫野叟龐眉皓首曾不一到州縣況肯欣然爲兵邪邇者密院以募兵之事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尉文移星火勢不容緩而奸胥猾吏並緣爲欺貧夫窶人則掠之行商坐賈則劫之甚至脅從良家子弟而未有財者計囑而幸免無財者抱恨而受害官司不欲問里正不敢呵名曰募兵實則害民吁此何等氣象而可施於聖明之朝邪昔晁錯言徙民實邊之策有曰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今日召募民兵捍禦邊患非平時素有以結其心則緩急何能以得其用請自今以往作之以義感之以恩毋爲一切驅脅失人心之事則緩急庶乎其可恃也草茅迂闊之論未審執事然之否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語 劉蕡曰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閒農事而修武備隄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賢良對

歷代事實 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七書問對 殷周立司馬

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刑法志）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illegible]）管子作內政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國語）漢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騎戰陳年五十六乃得免為民就田里（漢儀注）馮唐對文帝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本傳）唐府兵之制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兵志）

皇朝典章 真宗咸平初始詔籍河北民為強壯四年詔陝西家出一丁號保毅軍至景德元年簡集成四十指揮 祥符間詔河北強壯每歲十月至正月召集教閱以為常 仁宗康定元年吳遵路建議復民兵於是籍河東鄉丁備邊仍下法於諸路（[illegible]）康定間知制誥王拱辰使契丹還言見河北父老云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土丁蓋天資勇悍鄉關之地人自為戰不費糧草坐得勁兵宜速加招募而訓練之（事實）英宗治平元年韓琦建議刺陝西百姓為義勇司馬光極言其不可琦竟刺之得二十餘萬其後十年運糧戍邊率以為常（長編）神宗時王安石創為保甲之法令民自置弓箭又自辦錢糧起鋪屋是時五路義勇皆改為保甲至元祐罷之（[illegible]）高宗紹興初王庶知興元兼利州路安撫籍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日閱于縣月閱于州有兵三十萬其後紹興二十二年張輔

世言利路義士就令土豪領之多率歛邀求役無虛月望放歸農（[illegible]）紹興四年承楚秦州水寨民兵邀擊賊馬上曰淮甸遺民乃能力奮忠義不忘國家並與放十年租稅及科敷差役仍以[illegible]撥錢糧以助之（係年錄）孝宗淳熙十一年上曰御是萬弩手民兵無養兵之費有養兵之實緩急亦可用（聖政）

先正論建 田況上仁宗曰蕃落廣銳精武保捷皆是土兵才力伉健武藝精強戰鬪常為士卒先是昊賊擾邊以來惟土兵踊躍志在爭功其如請給甚微不及東軍之下者請遇特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不在東軍之後矣 韓琦奏英宗曰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繫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

[illegible] 東坡云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illegible]一正卒如斯而已矣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為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息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

之兵者　李太伯云夫設鄉軍以自衛前哲之意深矣竊觀近世鄉無軍自人不知武事家不藏兵器寇賊之來則以袒裼之軀設餌於虎口故鄉軍之名不可不察也鞴　治兵　陳止齋云欲富國者常患財少欲強兵者常患兵少豐財在於省兵而國勢不立增兵在於募卒而廩給不充二者立國之通患也今欲卒不增而廩不加而獲益兵之利其集沿邊之民而勉以爵賞與夫塞下之民非他比也耳熟鉦鼓目稔金革男子挾刃女子彎弧三尺之童以介冑為樂非其性異人也習俗使然也昔漢用兵於羌胡矣乃以金城隴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六郡良家子為騎士以其俗迫西羌故高尚勇力而戰備為習也唐嘗用兵於淮蔡矣議者欲以陳許安康汝壽六郡之民充召募以其居接賊境故習於戰鬬識寇之淺深也是則邊民之可用與內地不侔自古而然

民兵二　以不可驅脅立說

策頭古者兵民合為一後世兵民分為二既二而不可復分矯而正之不過籍民為兵而已淝水之捷本於三州人丁山東之雄本於澤潞義丁而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則南詔吐蕃騈首俟命此籍農為兵之效也然其弊也為民者曰吾自蚕而衣自耕而食彼之衣食於官為正兵者而吾與均其勞未克有愁恨歎息者固不若寓農於兵之為愈也為兵者曰彼為民我為兵凡為是攻守之具皆所以衛民也彼不衣我食我而使躬執其勞必有悍然不用命者矣又不若寓兵於農之為無後悔也嗚呼安得有周官麟趾之意而行周家之法度者哉

策腹昔者嘗觀晁錯言募民實邊之策於漢文帝之世有曰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則知今日之民兵其所以待之者不可不厚也是必室廬以奠其居衣廩以饒其用官兵以為其援彼其田畝之愛護妻子之保恤有警力爭効死勿去者非以德上欲全骨肉而利其財也使其回視郤顧室如垂磬野無青草妻孥無所憂廩窖無所蓄一身萍梗何恤而不棄甲何欲而冒白刃哉

夫河東河北強壯之名自五代時瀛覇諸州恃以雄壯國勢至景德間以其明効於前代遂亦籍民而為之人以五百而為指揮射極至精而為校長此強壯之集本民兵也陝西保毅之名自咸平間詔陝西家出一丁號為保毅自給資糧戍同禁旅既主之以轉運遂撫之以六萬八千之衆簡閱既精義勇可用此保毅之集亦民兵也至後元昊陸梁禁兵皆西州郡羸弱莫備不虞強壯保毅之外復簡弓手之兵亦一時不得已之計此弓手亦皆民兵也

為今之計莫若下方紙之詔曰宋德當天卜世萬億虜罪滔天亡不及夕凡爾聚廬托處之民各起捐軀報國之忠奮天戈於沙漠之外探虎穴於翰海之陬功大者刻之鼎彝功小者重以爵祿朕言不易爾其聽之是詔也朝發九重暮達四海鼓動於霆震之時谷應於鏜鳴之後懦者立畏者勇退縮

渻奮發偷惰者精銳揚眉裂背嵩華不吾壓也忠肝義膽千駟不吾涴也不戰則已戰必勝不攻則已攻必取此正如韓淮陰驅市人而戰趙壁不旋踵而空也鄧廣平得百姓之附天下可傳檄而定也不敎而戰又何煩執事再三之慮哉吁灞上三章父老感泣奉天一詔吏卒歡呼人心孰無忠義有以仁義之說倡之則民皆兵也兵皆勁卒也然則為仁義之倡者誰歟秉麾建節者責也涇原流離之民吳武安招之而成散關之勝王權散亂之卒虞舍人用之而奏采石之功愚敢以此為今日勉

事料 漢高祖為沛公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本紀 本朝太祖乾德元年遣使九人選關西鄉兵赴慶州　開寶七年十二月益募民為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之緜太宗雍熙二年上因邊民驍勇者競團結以禦虜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鬭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緣邊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擒虜中首豪者隨職名高下補書曆四年上以契丹頻寇將大發兵討之遣使往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四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五

武事門

軍政　步騎　車戰　間諜　器械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兵制兵政之善○有兵制有兵政兵制莫善於周在後世有所不必同兵政亦莫善於周在後世有所不容異夫兵農一致耕戰相資卒伍具於鄉遂之中車徒辦於耒耜之暇此周兵制也或革之而無損於國威或因之而反流於禍變豈非前後殊時損益隨勢有不必同乎禁令嚴密紀律整齊調發於近地之便而役不勞優異於師行之需而人不怨此周兵政也昔也嚴而今則弛昔也簡而今則煩昔也豐裕而有餘今則窘乏而不足豈非良法變更美意壞失所先容異乎是故其政苟同制雖異而無害其政苟異制雖同而無取

信行禮威濟恩○御軍當以禮然處人情積疑之後則不可無以服其心撫軍當以恩然處人情積玩之後則不可無以正其法信以行禮威以濟恩則君心服而軍法正矣私伏衡茅妄論時事切謂將以行御軍之禮必先有以破軍心之疑將以示撫軍之恩必先有以華君心之玩今日之兵禮不足以柬其驕恩不足以飽其欲正病於威信之不立爾春秋圖伯之國猶以民未知信為不可用堂堂大國其可不立威信以肅軍政乎

講明軍政之要　當邊戍未撤之時而講明軍政當修之要此執事憂國之至情也夫軍政莫切於禁令繇役之簡嚴尤莫切於餽餉賞賚之充足然聚天下陸梁之徒律之以居處役之以戰闘非有均一之心則紀律廢弛而人有慢心征戍無度而人或怨望何以示人公平之意哉驅吾民鋒鏑之地責之以功勞勉之以忠義非有寛恤之念則刻剥過甚而士無飽歌賚賞尤吝而人無固志何以起人奮發之氣哉

稽古偉議 漢軍政頗稱善○漢之兵制尤尚均一當是時由有復筭有减逋更有貸然則繇戍之法可謂恕甚然宰相之子乃不免戍邊故吏之家亦均於給賦示吾法之無私也以至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左遷酒泉太守即拜破虜不為異數輪臺之詔敗亡不捄衛霍行封得喪相除略可見其均一之意至於上下相維隄防過密京師之兵纔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為過多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領欲其相制也都試之役太守都尉事耳縣之令長丞尉何預而必欲俱會欲其相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偽伍符素備以正什伍郡縣有尉亦既足矣而鄉置游徼亭設一長以防盜賊天下之亭幾三萬所略可見其周密之意矣夫以均一定軍制故天下無以議令以周密立兵防故姦雄無以生心是以終漢之世天下晏然諸吕七國變生倉卒而衛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

漢唐兵政之失○且漢置材官於郡國兵制誠非古矣然其所以為漢惜者不在此何者禁令不可以不嚴也漢則調兵諸侯不以虎符起士田家不識尺籍非嚴矣繇役不可以不簡也漢則西北邊郡不得休息淮南遠地良以為苦非簡矣餽餉不可以不裕也漢則塞卒之糧戰士無禄差功幕府見繩文吏非裕矣兵政不明誠可惜也唐府兵得井田大意兵制誠倣古矣然亦未敢以是為唐喜何者法令不可以不密也唐則率户出兵籍而為伍鬻餅宴徒例可稱軍豈其密調度不可以不約也唐則不憚納貲以避征戍黒頭出征頭白復生豈其約資糧不可以不辦也唐則漉水犒師攟食菜餘有功宿將丐食京師豈其辦兵政不存未可喜也

法祖嘉猷 藝祖御軍之法○我朝承五代積弱之餘軍心之疑玩甚矣我藝祖揀汰怯懦悉置剩員明其信也士卒作過罪及主將示其威也是以越職妄訴必置之法驕不稟令必戮無赦豈非有以信其心而後能繩之以禮乎故與之恩澤而人不議其私畀之厚禄而人不疑其過豈非有以威其心而後能撫之以恩乎

祖宗精兵之効○便殿閲戰士鐵簾較挽強得周代兵汰去之餘止存十萬得蜀中兵揀閲之外僅留百二十人每以少而克衆不以多而蠧財伸威讋敵雷厲而風飛用將得人鷹揚而電擊虜兵六萬來寇定州命田欽祚以三千人赴之虜衆大敗至有三千打六萬之謡載在方策迨今以為美談夫是以無冗兵之費

我朝兵政有三〇我朝恃兵立國外有屯邊之兵內有州郡之兵京師又有三衙之兵其制誠度古矣所恃者兵政存焉耳諸藩重兵悉歸京師禁令嚴也沿邊屯戍更番迭上縣役均也訓練精強兵不虛養資粮給也是以國勢尊隆隱然而倚南山而坐平原姦雄讋伏凛乎如披蒙茸而望虎豹者蓋有由矣

時文警段 馭軍威信未孚〇曩機事頗密軍情不通幕府奏功屯膏各賞軍心已不免於疑矣今綱紀雖明而朝廷之信猶未孚也向者親閱有期旋復反汗而將校之希恩者觖望雲屯待哺遽欲練汰而軍士之反側者生心舉措多端號令不一處積疑之後既無以信其心而遽欲繩之以禮果能齊其等級乎曩疆事稍寧軍政解弛豢驕養逸醉醲飽鮮軍心已不免於玩矣今紀律雖張而朝廷之威猶未立也向者奮臂都門攫金白晝而主帥一不之問猖狂逞亂陵轢郡國而官吏莫敢誰何國勢浸弱威令不行處積玩之後既無以威其心而徒欲撫之以恩果能激其志氣乎

養鷹養虎之喻〇或者不知其要而每失於一偏故懷猜忌之心而失委任之宜者則在外之權過輕而無以制蕭墻之變安消靡之習而失撫御之畫者則在外之權過重而適以召抗衡之患一如養鷹從知縶其足綫其翼日懼其有凌霄之志而終無從禽之獲一如養虎徒幸其吟嘯生風咆哮作氣而不知圈檻不嚴寧保其無出柙之虞此其為謀亦下矣

上下不得專制〇天下之勢猶持衡然彼重則此輕彼輕則此重蓋自昔患之未有輕重相權內外相制如我祖宗之適平者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其所以無兵變也

緝語騈珠

宸居天拱旅衛星聯　名曰招刺而貪緣陳乞者相望
禁律霜嚴伍符日行　聲言揀汰而侏儒脆弱者自如
春秋教閱有同兒戲　武藝不閑而類為游手之人
市逐負販不異平民　強壯不簡而半是老癃之輩
身居市廛名占尺籍　紀律非不嚴久而防其玩
廩食公家私為厮役　符籍非不整久而防其耗
把握其勢不使偷惰　如善馭者使之馳則馳止則止
鎮服其情不使覬覦　如善鑄者使之圓則圓方則方
汰一遊惰而選一勇勁可以轉回神觀於不俟旋踵之頃
黜一庸慢而甄一忠武可以開闔神機於不動聲色之間

議令獻策 軍政失於賞罰〇淮將失律略行其罰而旋即寵任何以為不恭命者之戒乎蜀帥失人雖寢其召而不即貶降何以為勸懲人材之地乎荊襄告變罪在制閫而未正典刑何以謝天下之生靈乎

偽冒姑息二弊〇曩者功績有賞例挂軍籍貪緣展轉得為保奏此固未免偽冒之弊今聞親冒矢石者往往俱指為偽

冒矣曩者南北交鋒御軍無法偏裨校卒望風奔潰朝廷寛
恩率至不問此固未免姑息之弊今閫潰軍卒敵者每每愈
過於姑息矣
今日軍政三弊○軍籍虛掛侵借擅移猝有警急臨期召募
而禁令有疎略之弊所在虧額抽東撥西山川阻涉道路勞
苦而調役有煩遠之弊掊克日深士有飢色屯嗇吝施人無
悅心而餽餉賞賚有不足之弊當邊戍未撤之時正外治當
修之日而疊是三弊莫之能革將何以鼓貔貅之氣而使之
士百其勇乎將何以雄虎豹在山之威而使之國重九鼎乎
【議收結】去軍心之疑玩○厥今號令不足以使人從威權
不足以使人畏將欲繩之以禮則軍心未孚動違節度而禮
恐有所難行欲收之以恩則軍心愈玩不以為德而恩恐至
於太褻為今之計亦惟明示之以意向之公而無以啓軍心
之疑痛懲其驕慢之習而無以滋軍心之玩則望風奔潰者
有戮矣鼓譟反噬者有誅矣人心天理豈終不可挽而回哉
然而又在於屯將之得其人爾使為之將者勇武足以服其
心威望足以壓其衆又何兵驕之足憂哉
舉兵政在得人○雖然將得其人兵政舉矣是必有與士卒
同甘苦之心而後可將有市租不入府之廉而後可將比年
簡畀忠勇俾專閫寄命下之日軍情悅服既得其人矣而布
滿邊面豈無忠勤典司軍旅豈無威望惟當委任而責成之
則兵政可以次第而舉愚不勝惓惓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師卦
長子帥師弟子輿[illegible]凶上同孫子曰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
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illegible]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
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又云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
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
威前卻有節左右應麾投之所往天下莫當上同
【歷代事實】前漢武帝詔曰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帥之過也
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紀本唐李光弼治師以整天
下服其威名傳本陸贄曰若乃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
以佐威寧邇以示遐傳本
【皇朝典故】太祖開寶四年李承進曰莊宗務姑息將士失於
禁戢因而兆亂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嘆曰二十
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誠為兒戲朕
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編長郭進御軍
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入北漢境無不克捷上時遣戍卒必
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 仁宗皇祐
二年韓琦以為定州兵不治將為亂即用兵律裁之察其不
可敎者斬軍門外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
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精勁齊一號為可用謚同 元豐五
年上神宗曰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以
為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原祿其長使自愛重

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犯無賴不逞之人既聚於兵有以制之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成太平之業永無叛民自古未有及者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因於此淵長孝宗乾道七年梁克家奏諸將御下太寬平時人人知畏其上故緩急可以用人之死命太祖皇帝設為階級之法萬世不可易也上曰祖宗以來二百餘年軍中不聞變亂蓋出於此會要乾道九年臣僚言方今要務莫先於軍政當罰而賞與賞盜何異軍政如此紀綱法度後將柰何欲望寢罷孫福等推賞庶幾稍正軍律以警後來政要

先正論述 張方平言太祖訓齊軍法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又制更戍之法遠妻孥外戍之日多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每請月糧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之不許顧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故士卒足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今則異矣衣服驕侈所受廩給一身不足豈能不歸怨於上耶　高宗建炎三年臣僚上言軍兵以來鮮有可用之兵蓋以紀律不嚴軍政弛玩每報驛多至數倍每行一驛必扎數日此冒請之患也請受之外更須犒設此邀求之患也州縣畏威暴斂民力重困此騷擾之患也目以軍期脅以軍法執縛縣官箠撻公吏此苛暴之患也毀撤民屋強市飲食此剽攘之患也婦女隨行謂之老小上下相蒙無復鬭志此老小之患也功狀汎濫廣增俘馘此冒賞之患也空名告札隨意補轉賞不當功名器實濫此補授之患也凡此八者為患實大乞下諸將申嚴紀律會要

[illegible] 李清臣云唐太宗定天下增附隋之舊開折衝果毅府以統兵籍諉十六衛以宿將臣或蠻夷侵邊強臣不朝則取兵于府以事剪伐取將于衛以典師旅事平功立則將歸于朝以奉宿衛兵散于野以力耕鋤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兵將在內而京師實重夫兵雖有籍而府實空是故無飼養之費無姑息之勞無一旦之變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是故無震主之忌無難制之勢無擅成之奸兵將在內而京師實重是故無尾大之憂無外侮之虞無割據之漸

步騎 附　以兼用步騎立說

策頭 因時制變善用所長則以之制勝為有餘與勢背馳失所當用則以之自保為不足夫步之與騎騎之與車各有所宜昔人論之熟矣故平原曠野土山丘陵則宜車騎山林積石險阪高岡則宜步兵貴乎用我之所長而不陷彼之所短斯可以求勝矣李少卿以步卒五千足以當匈奴吳漢以突騎五千足以擊王郎此皆善用所長者也項他為步將不能當曹參苻堅之鐵騎不足敵謝玄此皆不善用所長者也然

則欲以步騎為制勝之道而不審所用吾未見其可也

策段 古者戰以車後世易之而用騎古者兵以徒後世更之而為步車騎利坦夷徒步利險阻是故平原曠野草淺土厚前無山林後無溝瀆此車騎之所利也林木陰翳澗谷交錯出沒不常踰越不一此徒步之所利也善用兵者視地形而用步騎即步騎而出奇正以吾所長擊彼所短何患其不勝哉

步騎之軍為人主者苟能擇其人而用之何戰而不勝何攻而不克哉趙充國以輕騎而襲先零岑彭以精騎而拔成都吳漢以突騎五千而擊王郎之軍臨淮王以鐵騎三百而走大清之卒是皆騎將之得人也曹參能將漢之步兵足以勝魏豹之師李抱眞惟能用昭義步兵可以為天下之冠是皆步將之得人也

事類 趙武靈王以中山在其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不可無強兵之助於是欲胡服騎射羣臣皆不欲王遂胡服明年略中山地西略胡地又數年遂滅中山(史記) 高帝逐擊冒頓於是漢悉兵北逐之多步兵高祖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匈奴傳) 漢武帝擊單于陵請曰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李陵傳) 漢晁錯言兵事曰山林積石經川丘阜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又曰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下馬地鬬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錯傳) 衛公李靖曰危阪高陵谿谷阻難則用步卒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獵散反覆百里則用騎故步為腹心車為羽翼騎為耳目三者相待參合通行(通典) 王世充率衆臨穀水太宗命屈突通以步卒渡水擊之自以精兵直出其背(通鑑)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因問賊陳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諸軍乘之賊衆奔敗(光弼傳) 李嗣業應募安西軍中高仙芝討勃律署命嗣業為陌刀將提步士升山頹石四面以擊賊 本朝太宗至道元年閱武便殿令騎兵步兵數百東西列陳發矢如一容止中節(續長) 眞宗咸平五年內出陳圖以騎卒居中步卒環之 仁宗皇祐五年孫沔始受命數請騎兵人謂南方地形不便騎兵狄青竟用騎兵破賊(上並同) 高宗紹興十年上曰諸將奏捷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鐵騎方信朕前日之語(會要) 慶曆元年田況言沿邊屯戍騎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聞其有不能被甲上馬者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每教射驍望空發箭馬前一二十步即已墮地請密料選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軍之費可贍步軍二人而

又寬市馬之煩擾違害就利莫善於此也　馬知節上真宗
今之將帥用騎兵以多為勝臣謂善用騎兵　以多為貴但
能說伏觀戎寇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少則邀而擊之衆則
聚而攻之常依城邑為旋師之所無不捷矣蘇氏云漢武時
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為盛強控弦百萬衛青霍去病之徒每
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皆有諸將相爭為
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
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百數十合安得不敗哉蘇文

車戰　附　以兼用車戰立說

策頭 出車彭彭玁狁于襄文武之詩也我車既攻駕言徂東
宣王之雅也葦東掩戶挽輪籠轂吾得諸吳起行載甲兵止
為營陣吾聞諸馬燧自古用車戰以取勝者多矣獨曰房次
律陳濤斜之一敗而後人懲創竟廢車而不用是豈前車既
覆後車果不可舉邪嗚呼抑嘗推原次律所以致敗之由乎
天下之事習熟者易用而創見者難行新奇之說雖可聽而
平常之說多有益是故南人長於舟師故常以勝北北人利
於騎戰故多以勝南無他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次律之敗非
不幸也毋乃泥於古而不通於今歟

策頭 古者作車以行陸未始用於戰自夏啓誓御以正而勝
有扈湯以龍旂十乘而克有夏至于成周其法大備臨衝閑
閑伐崇之舉也戍車三百牧戎之役也宣王之南征北伐皆
用是制然先王之車戰不求大勝求為不可敗而已

秦漢以來夏侯嬰以兵車而破李由公孫賀以輕車而出雲
中衛青之擊匈奴也以武剛車魏田豫之平代郡也以圓陣
車馬燧以戰車而威北方李陵以大車而解虜敵李靖以偏
箱車而擒頡利兩翼以進方軌徐行宋武以是平僭亂總名
偏廂別為鹿角馬隆以是破羌戎此皆用車之利也

事料 文王出車勞還率也出車彭彭旂旐央央詩　戎車既駕
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采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百人與受戰于牧野注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
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書泰誓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
彭詩大明　武王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禮夏官　宣王元戎十乘以
先啓行詩六月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戎車嘽嘽嘽
嘽焞焞如霆如雷詩采芑　修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車攻
魯僖公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泮水　衛文公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左閔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
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為三覆以待之戎師大奔隱九
年　晉中行穆子敗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
車所遇又阨請皆卒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為五陳以
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
大敗之昭元年　衛青見匈奴兵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卽兵車也
前漢本傳　馬隆討羌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
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晉書本傳　唐
房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繚乘營騎步夾之既戰賊投

獨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餘本馬燧爲戰車冑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討田悅燧乃推火車焚悅將楊朝光柵破之傳本朝眞宗咸平四年吳淑上䟽云車戰之利自古有之故衛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與虜戰皆用車而勝近事符彥卿破虜陽城亦以拒馬爲寨因大風出不意開拒馬出騎兵掩擊之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運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可以行止爲營陳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至和二年郭固造車陣法就民車約古制爲之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鎗以爲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爲營陳也神宗熙寧七年先是遣內侍籍民車以備邊沈括曰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輓日不能行三十里恐兵間不可用爾續長高宗紹興元年進呈王大智造軍器上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聞用車取勝莫若今多造弩䟽璧三十年上宣諭宰執曰近有獻用車戰者朕以謂在人不在車至於南北異宜木性亦殊況江湖沮洳之地雖有車騎無所用之卿等更宜精思上同東京留守宗澤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小曆李綱上高宗曰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

間諜 附 以善用間諜立說

策頭在敵有難信之狀在我當爲自信之謀當自信者不之信所難信者愈不可信矣何則驕悍難制如熊如羆叛服靡常爲鬼爲蜮力弱矣所以斂鷹隼之翼勢緩矣所以匿鷙鳥之形信之不可也張吾氣燄如金如湯奮吾威靈如龍如虎彼弱邪待之以馳技之窮彼強邪等之以狙詐之敵不自信可乎韃爲不道蕩搖邊疆始以夾攻劫力窺瓠城之藩籬繼以恫疑虛喝闖淮堧之門戶今以長蛇封豕食中國之腹心堂堂大國玩弄於小戎掌股之上與言及此吾膺未嘗不爲之再三拂也

策段比年以來抑何其信之輕也有以敵情告我者曰韃鐵騎縱橫今的盧步蹇矣龔哨探馳突今汗血力衰矣敵以有馬而強必以無馬而弱可賀也未幾而朔馬陵山胡笳遵渚愈猖獗於前是尚爲可信邪又有以敵情告我者曰韃狼心叵測今問鼎志怯矣韃羊狼益深今請隧意銷矣昔之入寇也急今之入寇也緩可賀也未幾而控弦玉塞通火井泉益無忌憚於舊是尚爲可信邪一不可信而信之已墮虜人之狡謀再不可信而信之復損皇家之威重傳至今日正當懲前日輕信之羹立今日自信之的也

廣堂之上首鼠摸稜間諜之來模棚影響或謂欒城咯米胡

林為崇鹽充腹剖而帝羓之稱已聞矣吁可信乎或謂飛蝗敝天穀粟俱槁烏侵鴈費而單奴之課已來矣吁可信乎大抵變詐反覆者敵情之常籠絡駕馭者中國之大況狡兎藏姦必有三窟犬羊革面實懷二心就使單于告亡稱子争立吾猶不之信也況指杯影以為蛇乎就使北風不競一飽未償吾猶不之信也況認伏石以為虎乎然則彼之難信不足信矣吾之自信當如何邪

事料 孫子曰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内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並七） 田單縱反間於燕燕王乃使騎劫代樂毅士卒離心

白起使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趙王因以括代廉頗趙軍大敗（並史本傳） 漢高祖捐金四萬斤與陳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大疑亞父（前本傳） 韓信代趙李左車說成安君信使人窺知其不用乃敢遂下　本朝太宗端拱元年田錫論邊事令之禦戎無若先用間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狄中自有諸國未審曾探得幾國與匈奴為讐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夷狄自亂邊鄙自寧（並長） 二年王元之論邊事五曰行間諜以離之宜重募邊民間諜番中酋長啗之以厚利推之以深恩待其離心因可取也　仁宗慶曆二年种世衡遣王嵩入虜境野利旺容元昊遂納欵　神宗熙寧八年上問張方平祖宗禦戎之策方平曰太祖朝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寛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間諜精審元豐四年知制誥王存言切見遼人覘中國事頗審而遼臣刺遼事殊疎（並長編） 高宗紹興二年張燾奏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又曰明君賢將所以能動而成功者先知也先知非取於鬼神也取於人以知敵之情而已矣李廣遠斥堠故未嘗遇害願募可用之人分道伺察撫養家屬以信其心資之財本使或為商賈或為伎藝以混其跡則敵人動息知無不審矣（並史）

器械　附　以器貴精利立說

策頭 將以兵為先兵以器為急治兵者不可不講也徒手而遇盜雖賁育而惕息操兵而遇敵雖童子而奮呼人之常情有備則氣勝無備則氣沮其理勢然也昔黃帝堯舜有弧矢車馬器械之備自古制敵禦暴者曷嘗不以是為先務哉彼秦人之銷兵則不能制勝廣之亂矣李少卿之矢盡則不能敵匈奴之兵矣雖然兵之所恃者在器而器之所用者貴精昔晁錯有言者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能以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　吁知是說者可與言兵乎

策段 周官具兵器所出有在官者有在民者在民者而民用之在官者卿大夫用之其於鄉也鄉師既簡兵器矣族師又

簡兵器縣師又備兵器其於遂也遂人既簡兵器矣里宰又比兵器稍人又帥蒞輦此兵器之在民者也司兵者授兵司戈盾者授戈盾司弓矢者授弓矢或授有司或授虎賁此兵器之在官者也夫惟器械素精兵甲素備一旦用之則農皆兵也卿大夫皆將也後世兵農一分在民者不可復有矣然漢人在郡國則有庫兵在京師則有武庫兵而唐之府衛若介胄若戎具皆藏之庫有所征行則視其人而出給之此其在官者猶未至於弛然而忘備也

今夫器之不精也雖有猛士無所致其力雖有練卒無所施其技雖有謀臣良將無所用其計是故兵不犀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器械不精而使之當敵是驅之以餌殺也故戈矛不利不若無戈矛之愈也無戈矛則不敢輕擊而速於敗矣甲冑不堅不若無甲冑之愈也無甲冑則知所避匿而免於死矣有戈矛而不利有甲冑而不堅不幾擠民於死地乎

事料 黃帝堯舜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繫辭）殷周戎馬車徒干戈素具（前漢刑法志）宣王脩車馬備器械（詩）魯侯伯禽誓曰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書費誓）漢筭賦以治軍兵車馬（高帝紀注）京師有武庫之兵郡國有庫兵亭郵亦備兵器而緣邊之郡又特置庫以聚兵按武庫屬金吾專主兵器（百官志）光武時吳漢見戰陳不利方整厲器械帝乃嘆曰吳漢隱若一敵國矣（本傳）晉祖逖屯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本傳）唐有軍器監掌繕甲弩府兵之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兵志）馬燧為河東節度使其造甲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又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威震北方（本傳）李德裕節度劒南西川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東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兵器皆犀銳（本傳）

本朝太祖召魏丕授作坊副使上討澤潞維揚下荊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令造兵器無不精擬列五庫以貯焉神宗朝張若水進所造神臂弓若水請自射連中徹札上稱獎之（紀）高宗建炎二年李鄴造明舉甲上召張浚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上皆民生膏血若棄擲一葉甲是棄生民方寸之膚諸軍用之當思愛惜（政要）孝宗乾道五年詔主師除弊事其一有因教閱損壞軍器官為給錢修補　淳熙四年上曰舊來主師見說盡令義士赤肉當敵此何理也雄泰利路安撫司乞再置作院專一打造義士衣甲令欲旋撥應副（並聖政）歐陽修上仁宗曰諸州所造器械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不計所用之不堪此有器械之虛名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臨事而誤何可及乎

曾南豐云太祖時中都二坊所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

上親閱之作坊歲造甲鎧具裝鎗劒刀鋸器械箭箶籠皮笓弩擡子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劒甲兜鍪甲葉箭鏃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凡諸兵械置五庫以貯之戎具精勁近古未有焉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武事門

舟師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不恃舟而恃人○驚湍怒濤逆走橫擊長江之險也舳艫相御駕風破浪戰艘之捷也揮戈擊楫出没如神士卒之精也若是足以勝敵乎曰未也夫提戰於波濤之上決機於舟楫之間非得其人而主之未見其可以勝也曹公以八十萬軍於赤壁黃蓋飛炬而敗之林士弘精兵數萬於清江孝恭指顧而擊走之苟善用之以孝恭之衆足以勝士弘不善用之雖以曹操之知兵亦不足以得志也

舟師利在得人○有風濤之險有才智之險有舟楫之利有氣勢之利將師者是才智之風濤而氣勢之舟楫也夫同此一長江也魏人經營睥睨者凡幾載兩至江壖臨望而歎竟不敢一濡南渡之楫而韓擒虎顧以五百人一夕而濟之同此一蒙衝鬬艦也曹公用之一息而為煨燼周瑜用之以建萬世之功平蜀之役所謂直進樓船者船也冒突露橈者亦船也人人皆可以用之也光武璽書丁寧胡為不付大司馬而獨曰一由征南哉由是觀之舟師之要害可一語而決矣

稽古偉議歷代舟師之效○春秋吳伐楚戰于長岸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夜呼餘皇而使從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其後吳

越之戰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其軍各銜枚而進吳師大駭遂滅吳此春秋之舟師然也漢孝武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船樓船起樓其上戈船置戈其下下瀨船取其輕疾故其擊南越以樓船將軍下眞水戈船將軍下離水下瀨將軍下蒼梧此西漢之舟師然也光武之討公孫述岑彭裝直進樓船與冒突露橈數千艘直進取其有進而無退冒突取其冒觸而敢前謂之露橈則楫露在外而藏於舟中也發貴陽零陵長沙三郡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會于荊門此東漢之舟師然也曹公既平荊州得劉表所治水軍蒙衝鬬艦數千艘而周瑜亦用蒙衝鬬艦拒之縱火順風而燒大敗之於赤壁其曰鬬艦則用之以戰鬬其曰蒙衝則蒙之以物而以衝敵也此三國之舟師然也晉武之平吳龍驤將軍王濬大作舟艦於益州其大艦長百二十步受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騎馬往來此晉之舟師然也隋文帝之平陳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皆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各有差此隋之舟師然也唐之討蕭銑也趙郡王孝恭以戰艦二千餘艘自夔州發而東下此唐之舟師然也周世宗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於京城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無不可用此五代之舟師然也

不在舟而在人○長岸之戰楚獲餘皇矣而不知長鬣之伏呼而復之也赤壁之役魏連船艦矣而不知蒙衝之鬬艕而走之也西陵之塞鐵鎖橫江吳亦善於備害矣而不知王濬炬筏之計一施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法祖嘉猷 舟師南方所利○我太宗嘗曰戈櫂之戰南方所利今萬方平定無所施用但習之不忘武功耳嗚呼信哉斯言是故越逸川澤習性已久遂立平河之軍江淮士卒素習於水遂立水虎翼之軍其擇之精矣興國幸金明池以試戈棹之利祥符又詔金明池以試習水之卒其閱之勤矣然入夔峽之鎖江用戰櫂可也夫何捨舟而用步騎卒以勝蜀守釆石之浮梁用戰艦可也夫何捨舟而立檣木卒以擒令贇豈非自用所長而不陷其所短耶

舟師隨用隨効○六飛南渡駐蹕吳會士卒服習隨用隨效又非國初比也方逆虜有儀眞之役彼謂南北夾軍可以利涉也而提艦接戰鼓枻若神我是以有黃天蕩之捷方逆虜有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水可以斷流也而車船待敵回轉如飛我是以有瓜洲之捷方逆虜有海州之圍彼謂鼓行而前彌亘數里也而輕帆薄棹錦纈煙滅我是以有海道之捷或以長綆曳之而可致虜舟之不渡或以海鰍擊之而能使虜舟之沉溺則吾國之長技可見矣

時文警語 舟師有備則勝○攷之載籍驗之前代自南而備北也固嘗用之勝而然亦豈用之而敗者乎自北而窺南也

固當用之而敗然亦豈無用之而勝者乎赤壁之下火艦並進而狂虜為之灰飛濡須之岸舟楫整肅而勍敵為之膽落此固乃國之常勝者矣然丹陽載荻之大艘江陵懸江之散舟在我者亦有時而不可恃焉葛陂之屯伐木造舟卒皆自遁此固敵國之常敗者矣然王濬飛渡之軍擒虎宵濟之卒在彼者亦有時而不可忽焉大抵有備則我固必勝敵固必敗無備則我亦能敗敵亦能勝然則長技者其名也先備者其實也烏可恃其名而忘其實哉

南方舟楫之利○夫南方形勢前帶江而右負海洪濤洶湧巨浸浩范非若平沙大漠騎兵之所能馳也非若險道側徑步兵之所能逮也自非舟楫又孰能飛江而超海乎故自餘皇敗艗艒船平越而後南方立國者未嘗不以舟楫為務矣生於其地習於其險知其利害精其技能是誠敵國之所畏也

不在舟而在志○夫舟師始於吳楚而盛於三國六朝之進取然而有雪恥殽陵之師則焚舟之舉鬼神實臨有尅復神州之將則擊楫之聲天地實聞之否則泛舟江湖皆難卒謀雖有此舟誰無此舟

綺語[illegible]采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自可以成平定之功
風帆一炬檣櫓灰飛自可以挫奸雄之氣
油船輕舫足以決勝操舟鼓枻雖關地利
蒙衝戰艦足以成功　乘機決勝實係人謀
犀舟勁檝雲輿鳥逝　提戰於駕風破浪之上
波棹浪檣電掣星馳　決勝於鳴榜響枻之間

自常潤而抵襄鄧則長江介其腹皆所自出之地也
自甌閩而亘通泰則滄海負其背皆所可濟之境也
漂流破堰非啻大海涉重湖者不能成潰決之功如揭竿斬木之徒則無取也
沉舟炬纜非戲怒潮玩驚濤者不能收潛伏之効如彎弓牧馬之材則無能也

當今獻策當法前人水戰○命工鍛鐵相聯為長絙貫一大鉤徧授諸軍之強捷者虜攏舟譟而前比合戰即分海船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絙曳則一舟而入虜不得渡韓世忠控扼金山之策可行也伺虜未竟祈風劲順衆喜爭奮引帆揠刃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蕩虜帆雲擾彌亘數里悉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無復行次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健士登舟擊刺殪之舟中李寶控扼海道之策可舉也賊舟稍近水軍車船徐出山崦列布江岸用海鰍船迎擊士皆死敵虜舟沉溺者數萬又復以海鰍船先往北岸截橫林渡口用卻敵弓射之虜兵棄船上岸悉陷沱中而斃張振王琪諸將控扼采石而策可行也
當遏風寒之衝彼武昌渡乃自黃而來也則令壽昌舟師進泊於巳河雙柳之左右張家渡乃自蘄而來也則令九江舟

師進泊於閘沙西江之上下池陽之師能進泊於浣河永安丁家洲栅江口等處則呑家渡東西一帶得恃以爲援可以遏安慶無爲之來者太平之舟師能進泊於東梁山東丕山等處則采石渡東西一帶得倚以爲助可以遏曆陽烏江之來者向家宣化兩渡實當眞州六合之衝建康舟師能進泊於江寧夾下流口欒家伏李家濛等處然後可以防遏其衝瓜州一渡實當揚州江都之會鎭江舟師能進泊於金山焦山鷲翎䣝劉家渡等處然後可以捍禦其會極而至於上流鄂渚別遣舟師進泊陰沙岸崇明右可以控柴虛福山之兩渡左可以扼山東料角之海道

舟師在乎閑習○南方之人生而安於水七歲能浮十歲能没視淵如陵視覆如卻殆非北人不閑水戰之比也今日正宜招塡水軍講習水戰使虜人少有所侵則以吾所長較彼所短可百戰而百捷也私切怪夫今日之水軍矣海寇縱橫不爲剌捕軍士物故不爲招塡朝廷固嘗申飭之矣而郡縣之間視爲虛文毎歲戰習不過揮旌頭豹尾之飾倐鶻首蝸頭之觀奪摽鼓譟如戲俳優之場此又其甚也吁盍亦閱習之使精敎導之使熟乎

生意收結以人事答天意○嗚呼用兵之道當以所長敵所短不當以所短犯所長彼方謂伐木之聲浮江之柹足以懼我而不知其正爲我役彼方謂列岸之帆銜尾之舟足以撓我而不知其反爲我用豈非天乎然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今固因之以壯士卒之氣方當成之以答造化之心徒能因之而不能成之吾恐天意雖回人謀未至則不耕之犢不留之畜烏可恃以爲常哉石虎所造之舟霖雨逐之然爲晉謀者必不敢專恃霖雨也魏人所乘之舟江濤駭之然爲吳謀者必不敢專恃江濤也至如風送火艦固足以成赤壁之捷矣然華容之道終不能邀老瞞之歸路者天耶人耶浪覆小舟固足以成樊城之功矣然荆州之守終不能防陸遜之議後者天耶人耶方今立國東南有賴於舟師如虎之翼龍之雲越山谷升霄漢無適不可謹勿恃天意而廢人事則東南長技庶無與抗上之人盍留意

在叶力以共濟○抑愚聞之專恃舟師以抗敵者抑末也實有爲之本者焉陸抗謂長江限帶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誠哉言乎是必訏謨廟堂者左右宣力有作舟濟川之才禦侮驍場者同心共濟有同舟遇風之勢合烝徒之力以楫此舟而使之無中流亡維之患合庶民之心以載此舟而使之無潢池弄兵之憂此又通國之舟師也又豈區區江面海道之防而已耶若夫桓溫伐燕劉裕伐秦之事則姑俟他日

故事源流

未詳

經傳格言

歷代事實吳楚戰于長岸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左〕元鼎五年南越反遣伏波將軍路愽德出桂陽樓船將軍楊僕出

豫章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咸會番禺通鑑 光武建武十一年岑彭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費粮穀欲罷之帝曰大司馬不曉水戰荊門之事曰征南公為重彭令軍中募攻浮橋曾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曾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飛炬焚之蜀兵大亂岑彭傳 三國吳孫權遣周瑜程普等與劉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操兵大敗周瑜傳 晉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擊破丹陽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濬作火炬遇鎖然燒融液斷絕杜預遣周旨等夜渡江吳孫歆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通鑑 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舟艫被江旗甲曜日陳人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本傳 唐李靖順流東下以擊蕭銑本傳

皇朝典章 本朝有平河軍有虎翼軍有樓船軍凌波軍有通州水軍會要 太祖征江南潘美為戰濯都監自江陵提兵進討初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率先赴令軍中曰美提驍果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麾下涉水大軍隨之吳師大敗續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以為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宜於沿江精練水軍廣造戰艦教習艤泊皆在江之南岸仍常察其奸細絕其盜藝之害 虞允文督舟師拒金主亮於東采石曰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即以以海鰍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金人所用舟底如箱且不諳江道遂盡死於江中金主亮遂往瓜洲虞允文臨江拽試車船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於是諸酋殺亮係年錄 孝宗淳熙三年建康都統郭剛奏本司車船損已補塡依海船樣造多槳飛江船上曰車船古之蒙衝辛巳取勝豈宜改造 十五年黃洽奏許浦水軍戰船泊在顧涇水軍只在許浦人船相去二百里遇有緩急如何用兵相就合依舊歸定海上曰定海南北之之衝下瞰山東此用舟師之便當時自是不合移屯卿等更宜熟議聖政

先正論建 嘉熙奏劄曰抑聞虜嘗整治舟師或乘建瓴之勢尤不可不防今沿江而上雖湓浦有舟師富川有舟師武昌有舟師殊為不多其可不速加增招耶然上流備禦既嚴又恐虜或避實擣虛蓋東西兩淮自今皆合綢繆牖戶以待之他如廣右之邕宜海道之沂密無非風寒悉加之意可也

[illegible] 劉弇山云切惟長江之險雖本天設實由人用拒敵之方不特防隄岸塞險阸而已維檣艦據津流則其險十倍飛棹楫肩風濤則其險百倍東南立國戰守之利無出於此伏見中興以來暫駐吳會雖有守江之名而無用險之實船艦率皆草創水軍不甚練習且海船入江則顛沛不行步兵乘水則惴慄失措官司奉行措置姑欲畢事而已陳利害者以為常談習游泳者以為末技未思臨機對敵何以取勝故向來邀羯虜於江淮攻羣盜於平湖職此之由切考六朝舟

楫之利名字雖不同要之大艦利於控扼若五牙蒙衝之類是也小舟利於走集若金翅油船之類是也大艦有飛樓有拍竿有長櫓屯兵走馬可容西北勁兵以當衝要小舟欲輕快追逐須擇吳越水工輕果善没者負船鑿艦出入湍流見之若神敵人所以魂驚膽墮也昔李氏水軍敏銳周人莫當孫權浮江萬艘魏人畏遁用我之長乘彼之短此制敵上也（東萊）

舟師二　以素習有備立説

策頭 自魏人卻於赤壁而後知舟師之不備者為無功自晉人一舉平吳而後知舟師之素備者為可以得志嗟夫車騎不習不可以應敵況夫鼓棹而一進退之勢逐流而爭上下之利非有素閱何以決勝漢唐之都遠在關中固非舟師覆歷之地然昆明有池乃武帝習戰之所而唐之高祖亦循其故事以訓兵馬是以武帝之有事於越也則分四將以伐南越而發會稽以誅南越以北方之將而能用東南之長技非備之素者其能成功乎太宗之欲窮兵於高麗也亦造舟艫南以濟舟師以中原之衆而能勝遼海之裔夷非備之素者又豈能成功乎

策段 用兵之道當以所長敵所短不當以所短敵所長步騎馳逐北人之所長南人之所短也樓船衝突南人之所長北人之所短也夫江流上下亘數千里洪濤卷席雪浪連天渺渺東注瀰望而無涯涘蒙衝鬬艦出没乎其中當此之時雖有漁陽突騎無所肆其馳逐昭義步兵無所肆其勇捷由是言之立國東南有賴於舟師也尚矣

事料 漢武帝為昆明池以習水戰周迴四十里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西京雜記）

本朝太祖乾德元年鑿池於朱明門外造樓船百艘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長編）開寶三年幸修船務命水工駕新修棹船以習水戰　四年幸造船務鑿巨池於朱明門外差宋延渥率水軍習戰七月幸朱明門外召宰臣以下觀習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上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曰戈棹之戰南方所利今萬方平定無所施用但習之示不忘戰爾（武畧）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詔在京諸軍選江淮習水卒於昆明池按試戰棹立為水虎翼軍置營池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准此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振舉上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焉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六

武事門

馬政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馬政之異有三○因無事而修馬政則牧養重於平時者上也因多事而修馬政則牧養切於一時者次也無事不能修多事不暇修而牧養遂爲文具斯爲下矣失王馬之政掌以校人芻秣之式總以冢宰周之馬政也京師有六廄五監之分北地有天封河竒之別漢之馬政也若夫唐之世則牧圉之制備監牧之得人其爲所四十有八其爲數七十萬餘唐之馬政又詳於周漢者也是數代者夫豈紛紜擾攘之際而旋爲整修補治之計哉四夷向風莫如成周煙火萬里莫如漢景外戶不閉莫如唐太宗常人方以此而莫枕數君則視此而莫安雖官民通牧與分牧於民者不同雖分牧於民與專牧於官者各異然其當優游暇豫之時爲教擾阜蕃之策故曰無事而脩馬政者上也武皇之於漢明皇之於唐則異是矣二君以英武之資奮事功之志或竭力於外夷或勞心於内治雖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貲馬之財匱矣於是乎有亭養毋馬之令國馬虛耗百姓畏苦蓄馬之塗狹矣於是乎有告身易馬之法自當時觀之武皇之馬比之前代雖爲乏絕而蒲梢龍紋等號猶足以充黄門必非聽其耗竭者所能致也明皇之馬參之舊日雖爲減少而朕馬蕃息之稱猶見於美張景順必非苟馬經理者所能得也馭死馬鞭駃騠拓地萬里威震八荒氣如何其壯邪諸軍戰馬動以萬數銳志武事弱西北蕃勢何如其張耶於變故艱難之中有變通增衍之術故曰多事而脩馬政者次也若夫酬酢方殷而甲兵之問狎至於廟堂車會未艾而邊陲之憂方勤於宵旰于斯之時有用無養有養無實互易猶故而自爲常程閑廄具存而委爲文具馬政若此蓋有不足論者矣

稽古偉議 盛世則馬蕃息○夫虞以蓄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天官蓋重其事也然晉有屈産不若駷牝三千之盛鄭有小駟不若思馬斯臧之美此其故何哉蓋衛文新造之邦騷騷乎其殷富會僖有道之君昭昭乎其德音則國家昌熾庶物蕃息固宜實外廄充下乘而羣無留良者使爲國者不明其本末而未免瘠本而肥末不察其輕重而未免略重而詳輕吾恐恃馬而不修者反足以爲殆矣

國恃馬以爲強○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也是以三代即戎或乘驪或乘騵自茲而降綿歷至漢唐間或勤十八萬騎而威震於匈奴或以十二郡之騎而大破單于縱突騎以擊則勝王郎之師遣騎襲其後則潰先零之兵以騎三千足以蹀血於虜庭以騎五千足以追斬於龍仙是豈不資國馬以爲強耶

法祖嘉猷 國朝馬政修廢○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邊馬然與其畜之於民

孰若市之於戎與其市之於戎孰若養之於官何者民間蓄
養指為外廐非不可也然馬為不精多蓄駑弱況民至受其
害乎沿邊等郡招買蓄馬非不可也然市費益增牧數不加
況戎反享其利乎此國朝所以重於監牧也騏驥有院天駟
有監天廐有坊置羣牧司又置群牧使此在內監牧之制自
河北至許州已有十八監兩河陝西有都總管處復置一監
太原交城又復置馬監既委群牧司又委守倅兼領此在外
監牧之制故陳堯叟作群牧議勒石于監信知監牧為便且
急也熙寧大臣何人哉誤聽留孝寬之說而棄文潞公之議
舉祖宗七八十年營成之制一旦盡壞付農民以牧地散國
馬於編戶每一都限馬五十四十五年而足謂之保馬而郡
縣何附不一二年而足之天下騷然不勝其擾至煩天子有
安石相誤之歎噫其忍負之乎

國朝茶馬置司○夫養馬於兵在成周未嘗不行在祖宗未
嘗不用聽民蓄養市以本直祥符制也詔能蓄馬與免二丁
嘉祐令也如是民何憚而不牧之夫何熙寧大臣急於爭利
一槩取民民始不堪爾迨至民病已極國用復闕於是求之
戎狄而設茶馬之職焉愚嘗攷之國朝市易戎馬之制始易
以銅錢戎固獲其利次易以銀絹戎復獲其用今以摘山之
利而市充廄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以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
為我利亦濟用之良策初命李杞川蜀市茶蒲宗閔秦鳳易
馬始蓋分任其事至郭茂恂言茶司立法以害馬政後遂專
任其事是職既設茶課百萬獲馬萬匹其効亦可見矣不然
元祐變法更革殆盡獨茶不廢者亦有以夫

時文警段

兵革興而馬耗○文景之休養生息而里巷之馬
成羣一更武帝兵革之後至於貫百姓之馬以迎廣又觀元
宗之注意監牧而馬色相間如錦一經安史僭亂之後至於
誘敵人之馬以供軍彼其時之相去不過十數年間爾豈馬
之所生獨盛於文景元宗之際而不足於武帝肅宗之世哉
是其驅馳於爭鬬之場摧斃於鋒刃之下無非所以戕其性
耆馬之登耗亦豈偶然者耶亦盍於此而觀之爾

土地有所不宜○河南冀北之地水草豐而蓄牧多故敵之
馬常銳巖昌橫山之監道里隔而博易絕故吾之馬常弱況
乎雜其羸瘠詭其名數而吾國之馬非如結轍連騎之馬矣
行石則瘸行泥則陷而吾國之馬非如歷塊過都之馬矣遇
午而飲遇晡而料而吾國之馬非如風雨不疲飢渴不困之
馬矣

馬多出於西北○古者之馬多出於西北而不在於東南冀
之北土馬之所生非幷代乎汧渭之間馬之所蕃非秦隴之
界乎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蓋兗州也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蓋
衛州也漢之苑馬分布西北二邊故北地西河遼東諸郡皆
有牧師而太原亦有管馬官自天子六廄以共乘輿餘悉養
之邊郡唐自太宗破突厥誅高昌繼又以高宗碎高嚴擒百
濟而其地西至焉耆北至陰山故牧監分布隴右而馬為最

盛然則西北之出馬亦誠然也

綺語驪珠

規畫之善而原苑三十六所　金鼓一振彼驅且馳
滋息之多而八坊四十八萬　矢石一交彼衝且突
牧野誓師而駟騵彭彭　不重官守誰為愛惜
六月出征而四牡騤騤　不廣槽櫪誰為生聚
牧養未至而生息不蕃徒費官吏之俸廩耳
水草不時而羸斃日甚徒耗芻秣之資給耳
霜蹄逐電自足橫騖於鋒鏑之下　在天列驂駟騎牽之星
霧鬣追風自足前驟於煙塵之中　在易著乾坤震坎之象
擇地而養擇人而掌嘶櫪騰槽孔阜孔多此畜之善也
量時而入量力而馳突陣追敵以戰以勝此用之善也

當入獻策易馬費多效寡　且以四川茶馬一司言之其張官置吏已不勝其費及博之以東南之茗又不勝其費若綱官之往返及御前綱之軍人皆以口計以日計及其得馬而回也在道之粮草停泊之廐驛則又不勝其費大率一馬至御馬院其費二千緡錢矣以五千匹計之其費可勝計哉而道塗之先斃者吏卒之竊粮者官將之引帶販鬻者又所不計也綱官既有常格亦各自矜保全最可恨者交卸之後而掌者不復愛惜死者至無虛日特以變易名色充市肆之烹宰而已以每年一編五千之數計之較渡江以來之歲姑以三十年通計之應又十五萬匹又有牧人牝牡生育幾無地以自容而今之所存者不過每年之數其無且甚矣

東南馬不足恃〇今之吳蜀自古未有因馬以興者孫權之在吳或得馬於交趾或得馬於高麗所未聞以騎勝諸葛亮在蜀五出攻魏以八陣治軍旅而亦未聞於用馬宋文帝元嘉之薄伐高麗奉詔獻馬八百沮渠蒙遜新羅百濟吐谷渾等皆受職以脩貢取之不憚其險遠騎兵日以蕃息而段宏之虎牢之戰八千精騎一舉而淪喪劉泰之繼以千五百騎沒於汝陽陳高祖之大建蕭摩訶亦以八千騎潰於吕梁則非無馬而豈救其潰沒淪喪哉其間獨陳慶之以五百騎破元韶以三千騎破元穆送元顥於洛陽四十七戰平三十二城用馬以克捷而河橋之敗不旋踵慶之僅以身免則馬誠無益於勝敗之道也

主意收結裁朝臣之占借〇雖然馬政陳腐之談書生類能言之要非切時之務毋已則有權宜之策馬今日京城所蓄之馬其數亦不為少矣奈何自執政臺諫侍從給舍而下以至省官環衛勳戚閹尹之屬占借之馬其數甚廣往往類指其姓名陰記其毛色如寄諸鄰而取之愛之已甚者既豢養之太過略不經意者又飢餓而不恤甚至馬斃於廷紳之櫪下而罪歸於本軍之馬主料減於庾官之斛面而責叢於本隊之搴卒如是則馬之登耗又安可專咎夫掌牧之任哉失其占借之騎皆西馬之駿而非廣馬之駑皆西馬之良而非廣馬之劣矧今西馬之市愈艱而廣馬已非厚資不可多得

蓋亦思所以裁抑而區處之乎緜生不知大體屎足備采擇云爾

恃人不必恃馬〇嗟夫馳驅衝突夷狄之長技制御懷撫中國之自治也誠使居於邊閫皆良將賢帥則即吾之金城湯池也環於營壘者皆勁卒強兵則即吾之莫邪干將也用之以攻則若風雷之震物焉任之以守則若虎豹之在山馬將見田紞下馬而羅拜矣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矣符秦鐵騎自此而摧獘矣北貊梟騎自此而來助矣尚何馬政未修之足慮哉執事毋謂愚言爲迂

敬畫源流

經傳格言 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衛風 思無邪斯馬斯臧魯頌 仲夏游牝別群則縶騰駒班馬政 季秋天子習五戎班馬政並月令 阡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棄而不復會聚漢食貨志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春秋分也左

歷代事實 周出車詩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注出車就馬於牧地詩 六月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注毛物也 車攻詩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並詩 周孝王使非子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史秦紀 晉惠公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 晉司馬侯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並左 魏武侯問曰凡畜騎卒豈有方乎吳起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廄夏則涼廄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並 漢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邊北邊以郎爲馬監官養馬三十萬擇取教習以給六廄注漢儀 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廄馬百餘匹貢禹傳 晁錯說文帝曰今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論 武帝時兩將軍出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後以馬少故久不伐胡霍去病傳 後漢馬援得銅鼓鑄爲馬式因表曰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兵寧則別尊卑之序有變則濟遠近之難本傳 唐王忠嗣在朔方主互市輒高估馬直諸番爭市故蕃馬寖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本傳

宋朝事實 五代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無復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太祖始置二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閑廄始充矣通考 太宗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監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內廄馬既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長編 又詔歲於沿邊郡市馬償之善價內屬戎人驅馬詣闕下者悉令縣次續食以優如如聞富人皆私市之致戰騎多闕自今一切禁之 眞宗時自河北至許州軍鎮凡一千八監始置群牧司總內外馬政 景德間眞宗曰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總領知樞密院事陳堯叟作群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命堯叟充群牧制置使 大中祥符四年馮拯言官市羇粟

望增給其直陳堯叟曰增直以市不若徙馬他所上曰馬及十萬當且止也王旦曰聽民間畜養官中緩急以本直市之猶外厩耳馬知節曰馬多不精多畜羸弱其費愈甚上然之上並同 高宗紹興七年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朕所留疋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於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紹興十三年上曰自來人說南方不宜牧馬昨朕自措置令養馬今方二三年間已得駒數百匹如此數年之後不患馬不蕃上又曰國家自有故事京師只城門外便有孳牲監每年所得甚多祖宗用意可見也

聖政十九年進呈牧馬賞罰格上曰牧馬孳牲爲利甚博朕於近地親令牧養今已見效每歲呈駒皆是好馬 孝宗淳熙三年五月進呈步軍司相度牧馬去處上曰前日牧馬官辭朕戒以愛護馬當如愛護已身飢飽勞逸各隨時調節上並同

先正輸進 李覺上太宗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厩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今軍伍中牝馬乘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毋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才生乃令飲灰而死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其減市馬之半直賜養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焉則是貲不出國而馬有滋也 文彥博上神宗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事之中馬政爲重馬之有牧其來尚矣貢禹云萊夷作牧周官云牧田任遠郊之地宣王中興之主則有考牧之詩僖公遵伯禽之法則有在坰之頌蓋日中而出所以遂物性而宜生息也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盛熙寧元年陛下特降詔旨刱定南北監牧使設官振職其制益嚴若有未至當以時增修而近歲議者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今取一時浮淺之議則廢之甚易他日卻欲復祖宗之制則興之甚難

文集節要 范祖禹云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夫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已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職任之專也鑑唐陳傅良曰兵貴精不貴衆馬貴良不貴多晉有天下多馬之國也而昔之立國於晉者不以馬之衆爲勝負而常以少制勝蓋擇其良馬而不在乎多也方戰國之時群雄相呑兵車之擾擾乎四海馬之用亦急矣蘇秦之說魏王曰魏之武卒二十萬廝徒十萬騎五千疋其說楚也乃曰楚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矣養兵二十萬而騎止五千帶甲百萬而騎止萬匹其爲計亦踈矣而二國之騎兵卒強於天下何耶以之多不如良之爲愈

馬政二 以牧養得人立說

策頭馬之生長雖有其地而馬之登耗實係乎人古之於馬政有校人以掌其屬又有牧人以掌其地又有庾人以掌其閑者豈有他哉誠以飢渴不能以自濟寒暑不能以自護動靜出入不能以自適苟不資人以均齊調一之鮮不戕賊其性夭閼其生者蓋凡爲獸屬皆然而惟馬爲尤甚

策段我朝列聖相承莫不以此爲重務雖其或主於市或主於孳牧或外監之置六監之廢二監之後凡牧馬之地亙有不同然眞宗欲馬蕃息則總制左右監之官必加遴選英宗欲馬蕃息則雖權群牧判官之職亦不敢以輕畀或令内侍二人分掌左右監或差使臣五員專督牧養事未嘗不以得人爲急

所發者皆枯悴如豺耳未必驍駿如龍也所給者皆低劣如犬耳未必奮迅如虎也或以私鬻而有換綱之弊或以弱騎而爲易用之謀是皆官吏失職監牧具文欲其蕃富不可得也欲其精勁不可得也

夫當疆埸多故之日而爲騎戰馬政之計則權宜經久之二策不可不兼施而並擧也何謂權宜之用遑事方殷步騎兼整則今日戎事之要而所謂車馬之修者不可緩也而欲養馬以爲用則所不逮故莫若市馬之爲便昔大聖中固嘗市馬於民間而有以爲外廐者康定間固嘗賦馬於上戶以爲其説可行矣今獨不可以是爲權宜之用乎何謂經久之策平原曠野便騎輕車則他日規恢之務而所謂中國長技者不可廢也苟不養之以待用則何以爲繼故在於養馬之爲急昔太平中嘗置飛龍院畜牧矣景德中嘗置群牧使以領牧矣今獨不可由是而求經久之策乎

諸儒夫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至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命王毛仲檢校内外閑廐知監牧使官吏憚之無敢犯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從玄宗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西牧之既雜以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皆謂秦漢以來唐爲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兵本朝仁宗時吳奎等上言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汧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效也　高宗紹興二年上謂呂頤浩曰復孳馬監當就水草地是日條畫欲以饒州近四望山等處爲牧地郡守帶提領上曰兵以馬政爲先開元至天寶間馬至四十萬匹當時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人又曰如王毛仲除馬若錦繡其盛如此聖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七

武事門

兵食 附 軍需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作其氣養其脉○唐鉞分司晉伏履給果足以濟難乎愚謂濟天下之難者必有以作天下之氣秦筳累歛漢準橫征果足以濟用乎愚謂濟天下之用者必有以養天下之脉甚矣氣脉之在天下不可不先為之地也將而無氣則病於怯兵而無氣則病於懦國家所籍以濟難者將與兵爾豈容使之怯且懦哉是故不可無以作其氣財而無脉則易於匱食而無脉則易於乏國家所恃以濟用者財與食爾豈容使之匱且乏哉是故不可無以養其脉且披圖指示與劉之念誰無揖蛙口厲伯越之志旋踵況今敵情掩伏撐拄艮難邊面單寒遮護疇可而徒誘曰將怯誘曰兵懦嗚呼胡不思所以作其氣乎振而起之去其怠玩之習激而厲之啟其勇銳之心隱然當道之熊羆若在山之虎如是則登壇召拜隨得國士無將而有將北府精銳誰非勇悍無兵而有兵奚患乎敵難之未濟修府厚生裒政之利自致減租賜民漢庾之粟宜腐況今國計空窘牽補傾難軍餉緊急那融莫繼而徒諉曰財匱諉曰食乏嗚呼胡不思所以養其脉乎軫恤其彫瘵而使之復覆護其瘡痍而使之瘳毋貽蠹歛之蛇毋恣苛政之虎如是則賦出為淵全濟中典何財而非財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何食而非食奚患國用之未濟

兵精則食不冗○立國 資乎兵兵有餘而食不足是餒其兵也養兵資乎食食有餘而兵不精是蠹其食也是何也兵者國之爪牙也食者兵之元氣也譬之一家有奴僕以為之紀綱使早行露宿者惴惴然有待哺之憂服勞執役者遑遑然無宿飽之望豈惟趦趄事之心有所不滿而任事亦有所不安也有不衆為之根本使毀瓦畫墁者乃泛泛然容而用之跌蕩繩墨者又不斷斷然屏而去之豈惟斯人也有坐縻廩粟之患而雖江海亦不足以實漏巵矣是知國以無兵為慮而兵之冗者尤可慮兵以無食為憂而冗兵之食其食者尤可憂以此而論講明今日之大計也

稽古偉議 有周以來兵食 有周盛時富藏於民故無取民養兵之費漢唐初年民自為兵故無縻兵病民之憂至其後也富藏於國故緩急勞民而養兵遂為民害矣太平一書理財居半周官九式軍旅無預是非弛兵而忘備也及考遺人之職則曰飲食曰委積所以待軍旅者甚備是以宣王中興玁狁徐戎南征北伐未嘗無兵華之番而鴻鴈之安集萬民之得所又非歛不及民也良由倉積於豳粮峙於申會菟之備達於衛境富藏天下自都至野皆有餘積其來非一日矣迨及春秋此制猶在齊師陳鄭申侯共粮晉軍楚地三日館穀是知諸侯之國在在有備安有困民養兵之備乎此有周盛時富藏於民故無取民養兵之費者此也

漢唐以來兵食○漢興之初與民休息田租之賜無歲無之雖以軍賦取民者有筭賦則以民年而筭也財富則以富訾而筭也至於故吏佩將軍印者亦給軍賦則又不特取於民矣是以漢兵出於民費用自給故淮南之民衣裝自備列侯從軍自貸子錢其取於民者殆不過甲兵車馬之資是以兵無坐食之蠹而民無重歛之苦職此由也唐初盛時天下戶口八百餘萬戶府兵四十萬皆自食其力不賦於民凡民之租調以奉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為兵故縣官藏受八百萬之賦蓋唐兵出於民自耕自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而士無缺食籍藏將府伍散田畝而兵無坐蠹所以兵行而民不知民居而兵不預由此故矣此漢唐初年民自為兵故國無廩兵病民之憂者此也

法祖嘉猷 祖宗以來兵食○乾德開寶間軍行所需皆取辦於所征之國當時雖有水陸之運而粮食之費不專仰此役不踰時兵皆精士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在在皆是也軍食非所憂焉迨至景德中契丹犯順一起於倉卒駕幸吳蜀無不為計撒橋收船孰不獻謀獨不聞有調發之軍食之慮則知祖宗之世民間穀粟瘞藏有餘而州縣儲峙府庫不竭非若後世切切以軍食為急也自寶元西師之興始有兵儲不足之慮而當路者不思其故自古未有七八十万之兵連四五年而不罷罄天地之所生竭生民之膏血而用且不給如此時者也仁宗勤恤民隱力鑒其弊固嘗出真珠於禁中矣將以助三司邊備之費又嘗出銀絹於內府矣將以辦河北市糴之用然供餉餽給日以匱告一時建議之臣或請以和糴或請以屯田以至鬻爵度牒無不為已而終不足以濟久駐之用然後知師行十萬日費千金誠有國之大計而木牛流馬之制亦出於不得已而創是耳法

南渡養兵惜民○南渡之初將類戲兒之可侮兵殆市人之雜恃財滿危而無以濟食垂罄而莫之支大勢凜凜殆不可着手矣未幾而有沉舟死守之誓有歃血力戰之盟而將熊虎焉未幾而有赤心報國之願有南兵非昔之駭而兵貔貅焉未幾而月椿之充積鈔法之更定和糴之通融而財與食丘山焉高宗豈有他哉不過於其氣脉而加之意爾今觀聖訓有曰金人侵犯以來諸將望風奔潰如世忠輩皆累獲捷有可勝之理以黃榜諭中外其所以作其氣者何如又曰民困暴歛乍出塗炭當加優恤皆免賦稅而亳州之民自願輸以助國其所以養其脉者何如蓋氣者人心之所同有也作而興之則皆躍躍以思奮脉者國用之所自出也養而固之則常生生而無窮

時文警段 財食至於交匱○問其財抛降頻煩大農窘甚用度稠數總所枵然造弊以權宜也秤提無策而致新舊之俱輕權臨以助用也變通無術而使公私之交困則莫救其匱問其食國土蹙狹稅賦浸虧民戶單貧餉軍莫繼和糴以濟急也吏姦旁緣而適假之以殘民鬻爵以佐公也人心疑貳

而未聞樂於納粟無以賑其乏矣故為財食計則有欲撙節其靡費者卒之無可撙節有欲那融其有無者卒之無可那融是果終於匱且乏乎抑無以養其脉乎蓋財之脉裕則取之而無窮食之脉厚則用之而不竭柰何自邊釁妄開供億煩興而脉戕於科斂自吏貪競熾脂膏自肥而脉傷於摧剝自蝗旱相困田里蕭條而脉耗於連年之荒歉其脉如此不思所以養之而動則曰財匱動則曰食乏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將諉而不顧乎萬竈雲屯張頤待哺將付之不問乎所幸者天下尚有可續之脉而可不養而全之乎

足食練兵二策〇且課督農功軍各自佃荊襄之間家給人足此晉人足食之效也比年以來自孟浪於三京之役而儲蓄一空自繁費於督府之開而供需百出太倉無旬月之積邊郡待逐年之餉食之匱可慮晉不如是也吳兵輕果燕人所忌北府精銳天下稱雄此晉人練兵之驗也比年以來自倡亂於京畿而驕冗者多自遠戍於邊陲而疲薾者半教閱皆兒戲之為陷陣無先登之勇兵之弱可憂晉不如是也

綺語駢珠

簞食之迎多於餱糧　浚稽無援毋怪降虜

牛酒之獻富於倉粟　祁山少粮難以出師

千里餽粮士有飢色　充食糞節可以使其不叛

諸司供餉師不宿飽　取給桑椹可以責其效死

雲屯萬竈夕爨晨炊　擊單于者止資寘顏之粟

日費千金旬輸月送　定漢關者惟仰弘農之租

攻我車同我馬人人銳士也何有於不精之患

居有倉行有囊在在委積也何有於絕饋之憂

利源竭於搜括之餘

民生困於創殘之後

轉輸之役憧憧於道塗而版曹之匱日聞

供億之勞營營於朝夕而州縣之計亦立

一空於關河之役再空於荊蜀之破三空於江淮之擾擾而民亡蓋藏矣

當今獻策　當以足食為急〇國家比年以來中外所憂者韃耳氷未合而魏戍先棗未紅而胡騎動向猶可曰備邊今至無地而不邊向猶可曰防秋今至無日而不秋此朱台符定價出市糴粟實邊時也此范堯淮南之間漕運不絕實我倉廩時也而盱眙山陽曾無一月之儲濠梁安豐尚艱半歲之餫談梅可止渴畫餅可療飢歟嗚呼湟中之穀斛不登羗人敢於為逆祁山之粮運不繼英雄所以無功愚不知為今日之營平武侯者抑嘗念到此乎

軍餉不充之弊〇迺者朝廷遣督發之小使州郡被速發之檄章打緊作急敗局漸有好着也表之以督軍粮之號委之以催諸郡之權激之以常年不同之意警之以後時誤事之辭示之以賞罰在朝廷之法意非不嚴也愚但憂夫子虛於漕舟之裝載而溪壑於囊橐之鮮肥秋毫於粒玉之和糴而

春風於黃金之私賕鴻毛於公家之軍需而太山於權門之請托調戲酒食之心則速而儲蓄兵食之心則不速愛惜妻子之計則速而痛念赤子之計則不速黃放白催之令則速而飛芻輓粟之令則不速運餉若此邊患未知所終也

和糴鬻鹽二策○且邊塵未清戍卒待哺朝廷不得已而和糴焉吾士大夫決不能為爾民免此擾也然受納以時必無輸納之勞有無相通必無抑配之弊槩量持平決無斛面之增至若斗級要索吏攬並緣嚴其禁則民自樂與官為市矣糴本既鍱支撥良難朝廷不得已而鬻焉吾士大夫決不能為爾民解此苦也然潛揔通融搬載何至於折閱兩平市易價直何至於穹隆隨時發泄又何有走滷之患至若私販低鬻通滯致壅隨宜區處則上下不交相病矣

主意收結要當寬恤民力○雖然民力之竭甚矣求諸販邊之上式不若求諸紓國之文子今天下之家不少矣故民已無貲財如官爵何而高官厚祿之家奚忍坐視國之貧也民已無蓋藏如儲峙何而膏粱厭飫之家奚忍旁觀國之飢也民已無蓄積如征賦何而租食縣官之家奚忍忘懷國之匱也充然有餘猶且靳惜民力幾何而欲責之不已耶為府州官者能以此思之今日之民庶乎有瘳

得良將則可濟○雖然就將與兵財與食而論之則擇將為急將者所以用是三者也有兵而誤於用是奴其兵有財而輕於用是蠹其財有食而耗於用是蝗其食用而不得其所用則氣雖銳而必衰一拜韓信則市人皆可以出戰一遣充國則留屯自可以備羌一用道濟量沙亦可以退虜蓋將得其人出奇運智雖無猶可以使之為有況三者之俱備乎是知無兵無財無食非國之憂有兵有財有食而不得其所以用有國之深憂也方今拊髀以興思當饋而慨歎軍中豈無一韓一范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孫子曰千里餽粮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粮於敵七書李左車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前韓傳陸贄曰儲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道有方陸贄

歷代事實晁錯云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當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前食貨志殷周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前刑法志公劉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橐于囊爰方啟行詩公劉周成王遺人凡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周禮地官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粮餉天下始叛也前主父偃傳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兵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

願足下急進兵取滎陽據敖倉之粟王從之通鑑漢引兵定三秦蕭何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計戶轉漕給軍鄂千秋曰夫漢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此萬世之功也本傳賈誼說文帝曰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上感誼言鼂錯復說上曰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於是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於邊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食貨志武帝初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而後外事四夷海內虛耗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擊匈奴又通西南道千里負擔餽餉率十餘鍾致一石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供府庫並虛稅賦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食貨志宣帝時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賤吾謂敢中丞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中丞請糴百萬止得四十萬義渠再使且費其半於是遂上屯田奏宣帝從之卒滅先零本傳後漢光武既定河內欲率兵北討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謂曰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恂收田租四百萬斛悉以給軍光武軍食急乏恂以輦馬驢駕轉輸前後不絕本傳三國蜀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上同魏曹操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幷羣雄雜峻宋檀道濟食盡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道濟全軍而返通鑑武帝北伐王鎮惡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義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本傳宋武伐慕容超入大峴曰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患本紀南唐高祖軍至西河世民曰今不救被野何憂乏糧李密顧戀倉廩未遑遠略通鑑肅宗至平涼杜鴻漸曰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同德宗時陸贄曰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夫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惰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隸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合益軍儲及豁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倘遇災難則如之何同上

皇朝典章太祖建隆元年召三司使問兵食之數張美曰懷州密邇上黨刺史馬令琮日夜儲蓄以待王師上善之通鑑太祖謂趙普曰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為百代之利蓋凶年飢饉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予謂議者以本朝養兵為大費欲復寓兵於農之法書生之見可言

而不可用哉邵氏聞見錄 太宗端拱初北虜寇邊張洎奏曰聚兵積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足矣通畧 淳化五年張詠至益州聽民得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粮上喜編長 眞宗景德二年先是河北運使劉綜上言漢晁錯請入粟授以爵今河北諸州聚兵粮餽勞費望行漢制以濟軍旣而許無豹復言望許進獻粮授以官秩事下三司議奏請以粟多少地遠近為差從之同上 四年詔諸路所上軍儲之數自今先下樞密院籍記送中書凡遣戍兵必預度所在資糧豐約 上因問李迪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為轉運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粮以憑調發上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事畧 仁宗慶曆五年李參為陝西轉運戍兵多而食苦不足參視民闕乏之時令自隱度穀麥之數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之謂之青苗兵食常有餘編長 韓琦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未嘗語人人亦必信養兵雖非古然自有利處不為不深議者但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弊乃至此後世旣收強悍無賴者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綱 孝宗乾道元年錢端禮等奏差官措置官莊田以助營屯異時租入多則軍儲可足民力可寬上曰永豐圩見隸建康行宮歲收米三萬餘石朕欲撥付建康軍中以助軍食踵 四年詔欲豐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先積粟以為資乃厲兵而必戰同上

【宋正論選】呂公著上言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來則禦之去則捨之道莫先於積穀臣嘗任定州路安撫使河北沿邊大約有十年粮蓋令商賈輸粟塞上而筭請錢貨於京師故能致此豐羨訪聞西陲自兵興後至今所儲軍粮只可一二年若緩急更添屯軍馬何以供之乞令陝西經略司轉運司同共廣作計置使沿邊皆增及五年之蓄如此攻雖不足守則有餘

司馬光上英宗曰邊城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廩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沉瘵何時當瘳乎天下之患終在腹心而始在邊鄙邊鄙之患輕在禦敵而重在養兵漢以匈奴千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則今日養兵之弊終為他日腹心之大患

嘉熙奏劄師飽而奮則可以成功氣餒而怯則無以應敵故啓行莫急於裹粮足兵莫先於足食募塞下之粟晁錯所以備匈奴增湟中之粟充國所以制羌虜自我有狄患以來兩淮之田旣荒而江淮之師仰給於江東兩浙矣京襄之地旣失而岳鄂之軍仰給於江西湖廣矣國境日蹙軍儲日艱謂宜倣入粟之制下揔制司諭湖廣之商俾令通客販以救上流之急優其價直蠲其征稅視其多寡等第補爵則必有樂於赴公上之急者矣

【文集論選】蘇東坡云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

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制定軍鄭景望云自兵農既分勢不可復合方其有事帶甲荷戈征戍遠役而農民不知[illegible]輦之後不得不衣食縣官勞役相資無可柰何率三四農之力養一空拳之夫其間疲軟老弱雜廁尺籍主師養安不加揀擇平時公家役作看負擔石喘息流汗卒有緩急固不可用而例爾豢養甚無謂也三歲一郊無橫草之功而捐巨億之金帛次第犒給又何為也

兵食二　軍需　以應辦軍需立說

策頭 財與兵孰重愚則曰財重兵與財孰急愚則曰兵急夫師行十萬日費千金兵之所恃宜莫先於財也而愚生妄論時事竊以兵為急何哉亦嘗掩卷而思之矣養兵費財其費有限興師費財其費無窮國家竭東南一隅之賦以贍列屯百萬之兵費亦廣矣稱提銅楮阜通茶鹽輸納官租槩量斛面問之則曰廩兵贅輩窠名裁省供億廣行和糴用賦取民間之則曰廩兵須降僧牒多為鬻爵措置屯田撙節浮費問之則亦曰廩兵嗟夫廩兵誠重費也舟通陸輦令有年矣而耗於餽餉者凡幾囷傾廩倒令有年矣而蠹於贍急者凡幾天不雨鬼不輸是毋怪乎上下皇皇若有朝不謀夕之憂也執事者其將以財為慮乎抑將以兵為慮乎

策略 昔紹興初宋勝非出師江西親覩正稅之外科擾持重亟馳劾奏大略謂沿途所見民居蕭然而和糴等弊乞少華之豈謂今日兵興以來科取紛出猶有如勝非所論之弊十邑讀小東大東之詩喟然長歎此何如江浙閩廣等處而遍年不得已之科取小亦於此大亦於此也雖然朝廷固不得已於民民亦亮朝廷不得已於我顧奉行而司存之者亦當以不已得之心推之爾

士大夫憫斯民之所以靡室靡家而不敢告勞者亦庶幾休兵之在望爾幾年儲峙一爐不留忍於蹈襄陽之故轍乎千艘遮截一技莫施忍於爲重慶之敗局乎寧裹糧以求鬪毋寧館穀以待敵有三年之資必思平天水有百日之糧必思滅遼東若爾則師老不至於費財斯民可以免轉般之役乃可以見士大夫愛東南之意爾

嗚呼今日邊臣之防秋者亦密矣封褒陸續於廟堂符移旁午於州縣惟曰某舟之當辦也某粟之當辦也至於哨騎長驅如升虛邑而出一技以辦此虜者誰歟使其果以舟可[illegible]

飛渡之軍果因糧而制不敢動之虞猶云可也乃今邀朝廷
以難塞之請責州縣以溢額之需詳觀意旨之所在不以事
有不辦則歸咎於舟與粟之不辦爾
武庫之儲有限兵家之用無常素具不講於平時赤手難當
於旦夕今日之軍需不得不急也然而軍期色目之夥多內
郡應酬之良窘筋革之供須未辦竹木之科料抑遄興鎧甲
之製造方殷繭絲之促辦文急山童林薙民或破家坊作場
催工無安業甚者暴官怙勢奸吏舞文誅求無藝肆管掠之
酷以立威倚辦過嚴示促迫之期而繩下軍需之弊莫此為
極百姓苦之敢憤而不敢訴

事類 申侯見齊桓公曰師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 左傳四年 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
諸侯乘其弊而起 書七 漢武帝時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
五十萬金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
矣使孔僅乘傳舉行天下鹽鐵 前食貨志 唐德宗時兩河用兵月
費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
貨利所聚皆在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
過一二千萬則數年之用足也上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度支
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人不勝苦長安
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
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百姓為罷市相帥遮宰相馬
自訴以千萬數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通鑑

本朝太祖乾德二年上顧左右曰軍旅飢饉當預為之備不
可臨事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
封樁庫凡歲終用度贏餘皆入焉 仁宗慶曆五年李參為
陝西轉運使閱五年矣自軍興諸路經略司多借三司錢以
佐軍謂之隨軍錢參權慶州鈞校得所貸八萬緡悉償之遂
廢其庫 鑑長 英宗治平二年上問天下金穀因問冗兵之費
何倍於昔時歐陽修曰自西事以來邊城廣為守備既增置
軍額則歲費益多 名臣傳 神宗元豐中上曰秦居關中止以一
方事力尚能并一九州今天下之大十倍於秦遂取東南財
賦以贍關中更得名將練兵何為不可 高宗建炎三年上
諭宰臣曰國用匱乏正以所費多頤浩曰用兵費財故漢文
帝不言兵而天下富庶遂事稍息則國用自饒上曰朕細思
之用兵與營繕最蠹國用深可戒也 紹興七年上因論財
用皆出民力苟可已者須極愛惜張浚嘗奏軍中費卻無限
錢糧朕即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 孝
宗淳熙十五年上宣諭太子曰當今惟是財賦未甚從容朕
每思之須是省卻江州或池州一軍則財賦稍寬當今天下
財賦以十分為率八分以上養兵 聖政
吳芾上高宗曰今天下之兵內外何翅三十萬大農養兵之
費錢十之九若更加募何以贍之今欲兵之足莫如核實不
得令虛張人數揀其驍銳汰其疲弱使人皆可用則官無費
財一舉而兩得矣 陳季雅云漢武帝籍文景六七十年之

富庶自馬邑首難迄于貳師之役其擊匈奴凡十四出多不過三十萬人少者纔一二萬人自元光二年至元朔六年纔十年而大農巳告匱矣於是置武爵造皮幣告緡錢算舟車爲是一切之政以贍之以七十年之積曾不足以供十年之用雖曰其間雜以宮室遊幸之事大抵用兵之費多矣　鄭景望云漢初年京師有南北軍而郡國有材官騎士皆藏於民而縣官無養兵之困自武帝取胡越勁騎屯於諸宮列殿謂之八校而京師始有養兵之漸自李陵將荆楚勇士習射酒泉張掖謂之五校而邊郡始有養兵之漸其後韓延壽守東郡選騎士爲私從而取官錢帛以給假之而州郡始有養兵之漸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八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九

武事門

屯營田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因暇以講屯營○采薇之戍方遣杕杜之詩未歌揄柳方培茅葦彌望斷礎舊譙凄烟含炤鴻鴈失中澤之所麋鹿游町疃之場臥虎不噬非仁也彼雖暫伏而有興起之時飢鷹不攫非祥也彼雖匿形而爲將擊之地惟暇故整惟整故暇此雖天保自治之時乎此非車攻內脩之日乎然而千里餽粮士有飢色萬竈雲屯嗷嗷待哺退而誅吾之食則度支告竭大農空虛紅腐乏申庚之積耦耕非戊巳之屯四蜀之總不可以供漢沔之兵湖廣之運不可以達上流之境江浙之餉不可以給兩淮之食甞粟安得如塞下積穀安得如湟中運粮安得如渭濱量沙走敵幸也其可再乎因粮就食暫也其可久乎是必講明屯營之策而後可

講行屯營二策○講行屯營之策於今日亦難乎其爲說矣愚以爲有二焉有閫內之責有閫外之責盖籌邊者在閫内所以主屯營之議者也禦邊者在閫外所以任屯營之責者也主之者一定則不以方成而遽沮不以異端而遽移任之者一力則耕戰有兩得之利兵民無交病之害矣雖然邊患盖亦有年矣秋風一高烽火屢警今既越冬紅而邊析聲沉矣冬冰凍雖合哨騎猶馳今巳更朔易而邊遽暫輟矣綢繆

牖戶預戒徹桑此其時也廟謨宏遠經畫留屯圖議昕庭分命帥閫正欲於小暇之隙而為備急之計閫之內外講行營屯之策將募民以耕乎抑將部兵以耕乎募民以耕營田是也部兵以耕屯田是也要必兼舉並行可也

稽古偉議 漢唐歷代屯營〔一〕愚嘗攷之漢之營田以兵唐之營田以民其餘歷代或兵或民蓋不一也漢自通西域始於校尉行卒屯田渠黎而車師前王之庭專用戊已校尉充國既罷騎兵所留蓋弛刑應募及淮南汝陽步兵故曰九校萬人其郡騎佽健胡騎各千倅馬什二則為游兵以衛田者唐因軍府以置屯田天下之屯凡九百九十有二或隸司農或屬苑內或分諸州軍鎮或以卿少循行或以御史蒞輸或有譽則以兵千人護穫地之良薄與歲之豐凶等而三之屯官叙功則視其等為上下夫其制之嚴責之專要之以必至之效故充國計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而天寶盛時關隴諸道所收以斛計者餘百九十一萬此其明效大驗然也其他如田渭水田荊州則如漢人之制也任峻之募用隋人之立堡則如唐人之制也要之皆可省運漕而寬國費兵民皆便也

歷代屯營之利〇昔者魏武帝之田於許下也以民而田也其始也軍無十日之儲其終也遂有數年之積孰謂民屯之不可乎趙充國之屯田於浩亹也以兵而田也其未田也每有轉輸之患其既田也坐收積穀之利孰謂兵屯之不可乎諸葛孔明之屯也於渭下也兵民雜處百姓按堵軍無私焉則亦在夫主將者處之如何耳孰謂兵民雜屯之不可乎或者又謂地之接乎鄰壤者開田積穀或非所宜夫古之善為將者猶且因粮於敵孰謂積穀於邊而不可乎

法祖嘉猷 國朝屯田本末〇國初始創營田務於唐鄧襄三州雜置營田使於河北東西路夫創務以督其耕置使而勸其事務農之政可謂切至然以州而論則僅行於三州以路而論則纔槩於兩路猶未及於天下自端拱以來又置使於河東其後樊知古等出使則盡推其法於逐路而屯田之利始博時或調役卒田河北或調丁夫田襄陽兵民盡通用矣然成說未定衆議易搖作室道謀欲書掣肘此君子所深惜也故雍熙議遣兵於宿亳壽春襄鄧之間田可治者三十六萬頃養兵待敵可也而任事者破其議而終莫興焉淳化命屯田使於河北沿邊之地建田種植禾稼成熟將帥任責勸也而沮其議者頗衆焉中興以來尤切留意書充國留屯之事其勉之也至申建隆歲課之法其督之也勤倣陝西弓箭手之規其謀之也審韓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州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當時淮南官莊四十三耕田二百二十五頃官得萬九千九百九十八石建康官莊三十九耕田一百八十四頃官得六千五百三十石其明驗可見矣

中興屯營作輟〔一〕淮右之田建柵而耕此汪藻之言也中興之言屯田者昉乎此荊南之田募人使耕此解潛之言也中

興之言營田者放乎此三州之田兵民分耕此陳規之言也
中興之別屯營者昉乎此當是時書充國之傳以厲將舉宣王之詩以示宰臣天子之激勸至矣或論定而後爲之或熟議而後行之廷臣之謀畫審矣以規模則必先定以區處則必得宜以州郡頃畝則必根刷以守將規畫則必精詳然築室道謀迄無成策不曰兵不可以服田則曰民户不敢復業是故言之遂沮而不行者有之行之未久而中輟者有之其能爲國宣勞隨地立制上資君用下寛民力者吾見亦罕矣

時文警段 邊閫講行屯營大抵古今未嘗有不可爲之事特患乎爲之者無其人故職閫内者則當主屯營之議職閫外者則當任屯營之責何則趙營平金城便宜之奏議者紛紛魏弱翁主之屹然不動則西漢以之收破羌之功是主其議者有人也郭汾陽躬耕河中將士有差率士皆不待勸而卒能成餘粮之效是任其責者有人也方今廟堂經畫既有先定之規繼自今日又使有把握而無沮撓有堅凝而無牽掣則兵屯可行也民屯亦可行也帥閫分命既有可任之人繼自今日誠能度地勢以區處隨事力而措置民可復業而使之復兵可就耕而使之耕仍設游兵多爲之衛及秋一稔迄保無虞則吾之邊塞可實吾之軍餉可省事力壯而精神充自足以破狂韃之膽而褫其魄不然則公瑾承矩數子將笑人寂寂矣

設官以專其掌○夫田有肥瘠地有高上溝洫有湮塞天時有水旱人力有勤怠此屯營所以難成也故莫若擇官吏致戢掌擇精幹之士而知稼穡之事者分部而掌之爲之辨原隰之宜爲之通水泉之利爲之備天時之水旱責人力之勤怠而朝廷又特設大吏以爲之使重其責專其掌以賞罰其用命不用命則屯營之士舉知所務矣此所謂立官吏以掌之者也

屯營得失之異○自何承矩建屯田於滄州而邊民藉其利自景望朱台符置營田於襄唐而歲入益廣然承矩之議始行而沮之者衆景朱之法一改而得不償失雖承矩得一黄懋爲之區變亂執轍則十一萬之入不足以償十七萬之費而良法不可復行矣

綺語駢珠

募民以耕謂之營田　軍憚於耕不能自養
部兵以耕謂之屯田　民憚於戰不能自衛
無事而耕兵不病民　瓦礫之場化爲禾黍
有事而戰兵無乏食　荆棘之地化爲膏粱
江浙閩蜀則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
兩淮荆襄則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
向之腴田沃壤今皆茅黄而葦白矣
向之鎮邑近地今皆狐嗥而鹿游矣
經畫措置之未幾以小不便而廢者有矣
事功端緒之僅就以小有費而沮者有矣

當今獻策屯營相資而行〇屯營備禦良策也曷為而今日
不可行哉蓋自清野之令行而沿邊之民室廬為灰矣積聚
為塵矣町畦走麋鹿之群骨肉委豺虎之口矣嗚呼狂韃不
足以墟我淮甸而墟我淮甸者清野之令也潰卒不足以蕩
我荆襄而蕩我荆襄者清野之令也彼其澤葵依井荒葛冒
簷屋已升而桷已毀者今將使之穴處乎委耒荒郊投鋤燒
野犢已賣而牛已殲者今將使之市鑄乎驚麏安復有山林
之想哀鴻安復起中澤之思嗚呼大田淮泗以為一舉蕩夷
之圖何承天之言云耳不知當時清野之令果如今日之嚴
否乎沿邊之民可以耕可以戰而三數年間一舉而空之今
乃欲使隸名尺籍伍符者從事乎耒耜是何異於舍五穀而
以藥石養生也毋已則有一乎團屯戍之兵以為屯營之衛
稍稍募集給之粮具春夏則借民力以耕在在周防聯之卒
伍秋冬則借兵力以守上而廟堂主其議下而帥閫任其責
亦庶乎其可行也

堅定歲月之說〇今弱胡之馬遠牧三邊之柝不驚廟謨宏
遠經畫留屯團議所庭分命帥閫其亦知整暇矣今之隸名
尺籍者使之耕可乎然身處行伍安識耒耜皆慣甲衣安知
襏襫今之哀鳴轉徙者使之耕可乎然市井焚蕩室廬誰築
阡陌蕭條田器誰備借曰事力可辦規模可成又恐襄潁未
舟飛哨已集穎金未埀清野已迫無游兵以衛之可乎犄突
其來民將何避狼貪而獵耕將何收不堅壁以待之可乎然
矣宴安江沱以兵為諱視苞苴而授將鉞以厮役而蓄行伍
時則吾國之事武以懲創前失而不立女貞之一巢如寄中
原之蟠蚌相持此又上天遺我以立武之暇也而柄臣寡識
倚逋寇而為忠又彼之器械則甚精我之戈朽鉞鈍則不顧
彼之烏合則甚衆我之將驕卒惰則不問時則吾國之武事
以倚籍逋寇而不立邇者蔡城之役閫帥淺謀不知吾國未
有生聚教訓之實而遽欲沼佻人之國倡夾攻借助之說而
誘豺狼於門戶之內是則吾國之武事以淺謀而不立三原
之役閫帥輕舉不知吾國未有車馬器械之修備而遽欲侈
東都之會逞乘虛擣空之計而竟狼狽於風鶴之聲是則吾
國之武事以輕舉而不立

今之教閱具文〇今之兵容何如哉夫近而三衙本拱邑宮
城以為根本之地也遠而諸軍本屏翰州郡以為爪牙之計
也今試觀之以戈矛器刃自力者幾人以弓弩箭鏃自厲者
幾人以心膽膂力自奮者幾人殿步諸司皆市井浮浪之徒
諸路禁旅盡田中脆弱之子果能驍勇人人如武雄之軍乎
宣借差借占借者甚衆虛額虛名差破者甚濫三司雖有旬
教月教春秋大教然反以為是官吏賞賜軍將燕犒之目何
有於較藝諸郡春秋之教雖差按教之官然反以是為路分
鈐轄弄權搔擾州縣之資何有於按閱

生意收結練兵貴得主將〇雖然其責亦有在也蓋亦申儆
列屯之主將嚴飭沿邊之守臣耳蓋兵一也得人則為虎不

穎之間矣夫魏之邊面在合肥陳穎爲内郡汝穎乃都邑也
皆非兵衝則其屯亦易有如包占寬險未易經理川原虛曠
衝突無常則烽燧之郊談何容易而羽檄之林計將安出任
邊閫之寄要必爲之區畫而後可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未詳

歷代沿革 漢文帝時晁錯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二事令遠
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前漢本傳 漢武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時軍旅連出海内虛
耗桑弘羊奏可遣屯卒詣故輪臺以東益墾溉田稍築列亭
上乃下詔陳悔曰遠田輪臺非所以優民也西域傳 宣帝神爵
三年趙充國度先零羌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屯
田奏願罷騎兵分屯要害處人二十畝益積蓄省大費報從
之明年羌降趙充國傳 光武建武七年詔杜茂引兵屯田以備胡
杜茂傳 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淝水軍合淝開芍陂屯田
正始間司馬宣王伐吳欲廣積穀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
春艾乃著濟河論以爲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
稻田幷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
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餘五百萬斛六七年間
可積千萬斛於淮上此十萬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不
克矣宣王如艾計江淮資食常有儲通鑑 吳陸遜以所在少穀
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亦欲與
衆均其勞也通鑑 晉武帝命羊祜鎮襄陽吳石城守爲邊害
祜詭令吳罷守於是戍還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
利祜之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本傳 唐
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
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食貨志 憲宗元和中振
武軍飢李絳請開營田乃以韓重華爲京西營田使代北墾
田三百頃出贓罪吏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二歲大熟因募
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
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
粟二十萬石省度支二千餘萬緡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
度使畢諴亦募士大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
萬緡新書食貨

皇朝典章 屯田○太祖建隆三年罷諸道屯田務歸本州縣
續通鑑長編 眞宗咸平四年陝西轉運劉綜之乞於鎮戎軍置屯田因
進安國鎮古制置城壕鎮戎記一本帝遂從之長編 高宗紹興
元年詔和州鎮撫使趙霖以屯田法養兵上曰凡以賞行法
則吏必慕賞不恤擾民俟其成功朝廷自賞之可也聖政 上謂
宰臣曰劉光世一軍月費廩給萬數宜速爲屯田之計同 六
年上曰前日三大帥屬官陳桷引對朕諭以朝廷贍養大兵
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專意措置屯田此亦自古已
成之效然軍人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乃圖進取同上 三十
年上曰屯田事須是先立規模如一夫合受田多少耕牛若

干農具糧種廬舍之類當令悉有條理規模既定方可行下既無後來更改之弊　三十一年上諭輔臣曰食者民之天百姓豈可闕食若屯田就緒不惟可以裕民亦復助國經費會要三十二年議者建言宜於淮甸屯田以修兵備詔陳應求往淮東許覺民往淮西措置上謂大臣曰士大夫言屯田者甚衆然須先有定論用諸民乎用諸軍乎陳魯公曰今西北歸人正願就耕者甚衆已降牛種本錢及治廬舍矣其後應求請募民耕荒蠲其徭役乃七年租賦上可之淮記孝宗淳熙十五年上宣諭施師點等二十餘年不可兵一旦使之屯田不知樂從否師點等奏軍兵久佚初令服田必以為勞才過一二年人得其利安得不樂屯田本意非止積穀蓋欲諸軍布在邊鄙緩急有以為用上曰此乃寓兵於農之意同上

營田○本朝太宗端拱二年以陳恕為河東路招置營田使欲大興營田縣長眞宗咸平二年景望知襄州建議襄陽縣有淳河舊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頃宜城縣有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政理仁宗寶元中范仲淹知延州城青澗開營田种世衡在青澗建營田三千頃邊遂富實慶曆元年詔令逐路都部司經置營田以助邊費縣長十一月田況言每三兩堡置營田官一員以時耕種農隙則教習武藝以備戰鬭同上高宗紹興元年解潛為荆南鎭撫使以所管五州絕戶沒官田荒廢者召人使耕分收子利其後荆州軍食多仰給於營田省縣官之半焉　三年韓世忠為江東宣撫使上命措置營田世忠募民承佃田租初年全蠲次年半減自此營田專用諸民矣　六年張浚以都督行邊奏江淮屯田為營田獎賞提領江淮營田公事置司建康府官給牛種撫存流移歲中收穀三十萬有奇朝野雜記十年上曰万俟卨論營田之弊極當大凡營田須是軍自為之則不歛于民而軍食足若使民捨已之田而芸軍之田恐甚於歛民之為虐也政理十二年進呈曾造奏乞與王權同議營田上曰須是令熟議可行與不可行如與之均分其利使軍人樂然從之方可行也

先正論進范仲淹上仁宗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羡餘中糶于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也

陳康伯上高宗自古營田之法必行於軍中蓋非特為多事之時用兵進取之計而無事之後人情或怠於此而事營田則可以係衆心寬民力實邊固守強兵務本之意一舉而兩得之　李太伯云今日公田往往多是籍沒之產或為豪黨占佃或以裁價斥賣公家之利亦云薄矣其勢莫若置屯田而領之擧力田之士以為之吏招浮寄之人以為之卒立其家室藝以桑麻三時治田一時習武男耕而後食女蚕而後衣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帶甲之士執兵之銳出盈野入盈城矣

曾鞏云自漢昭始田張掖趙充國耕令居城曹操以區區之魏
力農許下晉用鄧艾田壽春羊祜田襄陽杜預田荆州荀羨
田東陽隋耕朔方之地而唐起屯振武皆內益蓄積外有守
禦之利故能服夷狄兼鄰國或定南面之業焉宋興當雍熈
之間強胡為邊害天子念守兵費廣而趙魏失寧廢耕桑之
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易水蔬鷄距修鮑河之利
邊屯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內輯百萬之師議者以為豈晏
然不知兵農兼務哉天子乃遣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西出
許潁陳蔡之間至襄鄧得田可治者二十二萬頃欲脩耕屯
之業度其功用矣天子尤意嚮之而任事者破壞其計故功
不立屯田策 陳傅良云令之屯田已試之事也而其事莫著於
漢之充國魏之棗祗嗟乎二子之迹古人之美名也充國以
方隆之漢斃垂盡之先零棗祗以未裂之中原營於無虞之
許下其從事於此也專其所以害其成者無有則其為之也
暇而其責效也亦不亟二子處之奚患哉今日之事不可以
是論也秋高馬肥馳突而蹂禾稼者中行說之所以折漢使
正胡虜之心未嘗一日忘我者也然則求其利者其無借充
國棗秪之美名而不思中行說之實患而緩其備哉屯田論

屯營田二 以得人任責立說

策頭興屯營之利者在將帥主屯營之策者在朝廷夫屯營
重事也亦難事也懦者畏縮而不敢言怠者苟偷而不敢為
立志不堅者或以浮議而易沮設心不廣者或以小費而遂
休議論相持規模不立蓋幾年于兹矣自非任邊閫之寄者
規恢經理銳意必行固未見其能有成功也然而謀畫已定
則不可動搖以敗其討措置已詳則不可沮撓以壞其成自
古所患者講明屯營之未有其人也苟得其人必當信任而
不易自古所患者規度屯營之未見其利也苟獲其利必當
堅守而不移委任以成其志紓徐以要其功是獨非廟堂之
所當加意乎

策段古之屯田皆具耕守之利足食足兵於是乎在棗祗許
下之屯得粟百萬斛羊祜荆州之屯積餘十年鄧艾淮南之
屯十萬衆可支五年食以之經略四方以之強晉平吳且不
特此充國之金城諸葛亮之五丈原婁師德之豐州張公謹
之代郡莫不有顯效
其在高宗朝謀夫如雲群策交進上屯田集議者非沈與求
乎畫一屯田事宜者非張浚乎請計口授田貸耕井田器因
土宜而勸相者非呂祉乎當時蓋不特此而已也淮西歸正
分給屯田則見於宰執陳康伯之論奏襄陽歸正分給閒田
則見於劉邦翰之奏請或降牛種器械仍以抽解竹木分治
室廬或隨口數給付權免十年差科及免稅賦抑何講行屯
田之詳如此哉耕屯成則兵食足可以省餫餽可以實邊儲
竭東南之民力以事西北日蹙於一日而國計屈矣胡可燕
坐而弗思得人以任責也
兩淮未用兵以前亦嘗行屯田營田矣然行之未幾而罷罷

之未幾而行甲可乙否至于今而卒莫之定也大抵屯戍之
卒習於安逸之樂而不能躬稼穡之勞責之霑體塗足則不
樂也應募之民樂縣官之假貸則相與而就耕而責之歲入
之粟則不肯也人情之所不樂所不肯是將寢之而不行乎
亦在得人以任之爾
今欲興屯田之利愚謂當責之以專任之以久而主之者有
其人也充國之屯田初是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而丞相
魏相獨曰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而卒獲其利今朝廷
加意邊防誠能於兩淮荆襄各置一司以領之經畫之事許
從便宜潦屬之任許自辟置冒占之田力行追改荒廢之土
悉與墾闢俟其就緒則優以恩寵不搖於異議不沮於小節
則其功可計日而成矣

事料 蜀諸葛亮每以粮少使己意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
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人各安堵軍無私焉 魏
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棗祗請建置屯田
操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
穀百萬石於是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間所在積粟倉廩皆
滿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唐代宗時郭子儀以河
中軍食常乏乃躬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軍士皆不勸而耕
卒成野無曠土軍有餘粮之效 婁師德為豐州都督衣皮
袴率士卒屯田積穀百萬 畢誠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使
時戍兵常苦調饟乏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

度支經費同上

本朝太祖建隆三年先是唐主用李德明議興復曠土為屯
田以廣兵食所使典掌者非人侵擾州縣大為民患至是悉
罷使職委所屬縣令佐與常賦俱詔隨所入租十分賜一以
為祿廩民稍休息焉長編 太宗淳化四年初何承矩至滄州即
建屯田之議上意頗嚮之既而河北頻年水潦河流滿溢處
處蓄為陂塘妨種藝承矩請因其勢大興屯田種稻以足食
因詔承矩往河北按視 仁宗慶曆三年龐籍為延安帥築
十一城於險要其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遂為樂土同上 高宗
紹興初陳規為安復漢陽軍鎮撫使以境內多官田荒田命
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凡軍士所屯之田相其險隘立為堡寨

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
少增錢粮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罷從軍 三年韓
世忠在淮東屯田命即閩中市千牛賜之同上 吳玠歲屯田至
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堡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
數萬朝廷嘉賞言行錄 孝宗乾道元年詔兩淮合行屯田以便
軍食昨來郭振於六合措置已見就緒今來已除鎮江府都
統制所有淮南東路屯田理合委官令郭振王弗周綜疾速
措置其合用種粮農具牛馬等一就條具聞奏 淳熙十年
詔建康都統郭剛言朕聞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
備趙充國陳便宜十二事其說曉然又欲推而行之患無其
人闕而不講鄉宿將虎臣通於兵事可以倚仗其計度閒田

與夫人數器用凡所以施行之策詳悉條具聞奏　呂祉上
高宗今軍中招徠之衆類皆南畝之人但習於偷惰遂忘故業於江諸處沃野連壤若計口授田貸之耕牛田器因其土宜而勸相之豈有不可今法行之初雖若強之及其收成獲利始知耕稼之樂競趨本業不待勸相故趙充國惓惓於此誠得寓兵守邊省財足用之要此事全在守將得人行之如何耳同上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九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

武事門

教閱 附 揀汰　陣法　兵法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做軍實振軍聲○羽檄風清蜂屯雲列時則做軍實以立戰守之具狼烽晝警虎旅星馳時則振軍聲以收戰守之功申做軍實凜然如禍至之無日者所以立戰守之具也大振軍聲赫然冀中興於指日者所以收戰守之功也聲實相副軍實做則軍聲振矣夫楚卒已老必無虎視之成漢市可驅寧免烏合之勢則軍實何可以不做必簡勇練精改紀其國政汰游鼓弱申訓其國人如是而後戰守之具立八千勇銳助淮淝鶴唳之聲三萬精強烈赤壁脂葦之焰則軍聲何可以不振必旗旄如雲可以落攙搶劍戟如林可以撻堅利如是而後戰守之功收

用兵有奇有正○用兵無常勢制敵無定謀決機於兩陣相向之間奮智於萬變叢生之頃一有不審禍福隨之與其膠於正孰若參以奇何謂正先時而爲之備隨事而爲之謀蒐苗獮狩兵出於素練糗糧芻茭食出於素備徒庸畚築城壁之脩舉必素風帆沙船雲駿駑驪舟師馬政之整葺必嚴是之謂正何謂奇一事激則一變生一變興則一謀起兵不必素練而或至於驅市人而戰食不必素儲而或至於因糧於敵城壁不必盡出於素脩而或至於阻山以爲險背水以爲

師馬政不必盡出於素講而或至捨舟而用車棄車而
騎是之謂奇正奇並用斯為善矣

稽古偉議 漢人教閱之制○漢興以來其當時教兵之法略備焉其在孟秋則乘輿御戎路執弩射牲齋束帛賜武官俾肄孫吳之法習戰陳之技其儀甚設也其在十月則車駕幸長安出南門會五營之士為八陣之法其事甚重也其儀雖設其說雖別然皆以乘之為名此漢京師講武之制然爾其在諸郡則每歲八月有郡守郡尉課都試之功凡車騎材官樓船各習焉故漢光祿擊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是已其在王國則講武之秋有內史中尉行都試之事凡平時皆不擅發焉故武帝賜燕王旦書曰非教士不行徵是已此漢郡國講武之制爾

成周教閱之制○世嘗言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兵於是為之說曰先王不明民以黷武也暫而試之足矣何必常閱兵斂而藏之足矣何必常耀武噫殆未深思古人之意耳思昔成周盛時兵農未分執耒耜者皆素練之兵君鄉遂者皆素修之武至於中秋治兵者特大閱之時爾平居暇日則戈甲已選矣旗鼓已備矣無一日不修武備也無一民不知軍律也故成周之兵隨方調發而皆足以備一旦之緩急奸雄其有不懾乎威武其有不張乎

法祖嘉猷 國朝訓練有素○兵不素練與無兵同以不教民戰是蓋聖人之所憂也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合禁衛之兵而按閱之必極其馳射之精而後已又合諸道之兵而訓練之必極其兵力之銳而後已當是時外以平僭僞內以安京師用此道也我太宗之有天下也一閱武便殿而弧矢之妙凜然可觀一閱軍西郊而軍容之整見者起畏當是時大足以平汾晉小足以閩越用此道也此猶曰開創之始疆埸未平文軌未一不得不然耳而承平以來武備尤警閱練武之場以會射幸飛山之場以閱軍此在真宗然也因李淑之言而躬閱聞歐陽之言而精練此在仁宗然也置內教場而俾之肄習立營陣法而俾之按試此在神宗然也天下雖安不可忘戰祖宗之意微矣

講武規模有二○藝祖創業垂統開天地而立人極時則有大閱西郊之舉有飛山閱砲之幸有玉津閱射之命而太宗繼之築講武臺於城西幸金明池以閱水戰此則以混一之規模而講武也真宗繼體守文鼓元氣而熙陽春時則御便殿以閱射騎幸飛山以躬訓練而仁宗繼之閱武習戰殆無虛歲便殿親試屢屈帝尊此則以承平之規模而講武也高宗繼體中興轟雷霆而奮百蟄時則閱馬軍於西城命三衙以習射孝宗繼之大閱于白石者二于茅灘者二于龍山者一凡二十八年間舉大閱者五命令整肅中外驚悚此則以中興之規模而講武也

時文警段 練兵可以制勝○夫州兵內政之教令被廬郲南之蒐治已非古人教閱之正而今則無兵之可蒐無卒之可

練矣其可專徇乎古而不圖伯者之奇功乎用鬪士而決韓原之勝用罪人而爲鷄父之役已非古人什伍之正而今則無鬪士之可用無罪人之可驅矣其可偏執乎古而不參知者之騎術乎若乃府衙騎士之私役上下魚書之停廢今名挂兵符身爲官隷非惟內郡紊之邊郡亦紊之矣田卒尺籍之不知江南白丁之難恃今所在單虛徒養驕脆非惟守兵如是戰兵亦如是矣而邇臣方有募流民補缺額之請不知欲募流民則財於何而辦欲補缺額則數於何而足如必膠柱乎是則兵力終無可強之時矣誠得制勝之奇方則多亦可用也寡亦可用也增亦可勝也減亦可勝也果何兵之不強哉特在今日參奇正而用之

軍聲之儞可慮〇比年之軍聲何懾乎精銳銷耎執兵而踞矣攻堅陷陣使醜夷破膽者未之聞志氣凋喪棄甲而走矣擁麾先登使外敵寒心者未之見昔川蜀以義士牌手號梁洋之銳今屬韃烏驚者義士牌手也昔襄荊以義勇民兵號荊楚之奇今望塵鼠竄者義勇民兵也昔兩淮以忠社義甲號淮濆之虎今聞檄心醉者忠社義甲也高城深池籍兵而守留無死守之固志勁弓強弩給兵而戰誰有決戰之鬪心嗚呼國家養兵越三百年而軍聲不振一至於此憂國者直爲此凜凜

軍實當加申儆〇今日之軍實何如哉寡占借事供應馳驟內郡有役兵猶可也沿邊果何地乎萬竈雲屯所恃以決戰者在此而苦於工役曾未教閱何歟坐坊賣餠技巧雜優平世有浮兵猶可也額今果何時乎千金日費所望以制勝者在此用聽其冗雜略不訓練何歟春水方生漢人都試之法可講而不之講冬氷將合則徬徨於周戍之遣矣邊草既青吳人戰陣之敎可行而不之行塞裏一紅則急迫於衛甲之授矣羽書已緩楚人申討之規可訓而不之訓赤白囊一馳則倉卒於魯矛之鍛矣高城深池不脩葺於平時而有警責之守勁弓長弩不扮拽於平日而驅敵食之戰嗚呼列屯坐食何止百萬而軍實不儆乃至於此謀國者若何而不拳拳

綺語駢珠

宴飲於視事之所而謂之點兵
娛游於閱武之場而謂之按敎
足蹈軍門者未必軍律之素明
首戴武弁者未必武事之素習
兵可練將可擇而賞賚之典不可靳
籍可增額可廣而戰陣之法不可疎

器械久鈍務在淸明
騎馹久閑務在蕃息
轅門恬於豢養而不知戰
將吏習於安佚而不知兵
氣懈而弧不彎
膽喪而肘不運

當今獻策武事不立四弊〇夫當人心偷懦之時而舉行乎講武之盛典此今日之所當先也因人心奮發之機而恢張乎立武之宏規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孰事亦嘗思今日之武事乎自我孝宗皇帝二十八年之間五舉大閱之後以至於今日武事廢弛者垂五十年矣嘉定更化之初南北講解之後此正上天遺我以立武之暇也而柄臣吹虀於開禧之一

失宴安江沱以兵為諱視苞苴而授將鉞以厮役而齒行伍時則吾國之事武以懲創前失而不立女貞之一巢如寄中原之蟜蚌相持此又上天遺我以立武之暇也而柄臣寡識倚逋寇而為忠又彼之器械則甚精我之戈朽鉞鈍則不顧彼之烏合則甚衆我之將驕卒惰則不問時則吾國之武事以倚籍逋寇而不立邇者蔡城之役闖帥淺謀不知吾國未有生聚教訓之實而遽欲沼佗人之國倡夾攻借助之説而誘豺狼於門戶之內是則吾國之武事以淺謀而不立三原之役闖帥輕舉不知吾國未有車馬器械之修備而遂欲侈東都之會逞乘虛擣空之計而竟狼狽於風鶴之聲是則吾國之武事以輕舉而不立

今之教閲 兵文 ○今之兵容何如哉夫近而三衙本拱皇宮城以為根本之地也遠而諸軍本屏翰州郡以為爪牙之計也今試觀之以戈矛器刃自力者幾人以弓弩箭鏃自厲者幾人以心膽膂力自奮者幾人殿步諸司皆市井浮浪之徒諸路禁旅盡田中脆弱之子果能驍勇人人如武雄之軍乎宣借差借占借者甚衆虛額虛名差破者甚濫三司雖有旬教月教春秋大教然反以為是官吏賞賜軍將燕犒之目何有於較藝諸郡春秋之教雖差按教之官然反以是為路分鈐轄弄攏遷擾州縣之資何有於按閲

注意收結 練兵貴得主將 ○雖然其責亦有在也盍亦申儆列屯之主將嚴飭沿邊之守臣耳蓋兵一也得人則為虎不得人則為鼠有一韓淮陰市人皆驍勇得一李臨淮旗幟皆精明北府之兵為天下雄御之者謝玄則東晉無弱兵雄邊子弟威聲四達臨之者德裕則唐末無驕卒古今安有無用之兵哉顧用之者如何耳善乎我高宗皇帝之言曰張俊軍有平江五百人往往率先犯陣其不可用者但未教耳故紹興初責大將以練軍實而劉錡以八字軍成順昌之捷韓世忠以背嵬軍成柘皋之捷軍聲之大振如此愚敢以為今日任練兵之責者勉

當以擇將為先 ○嗚呼講求今日練兵之策當以擇將為先軍得其人非惟可以革冗兵之計訓練特其餘事耳朝為怯懦暮為剽銳者非兵也將也朝為壯兵暮為敗卒者非兵也將也齊一齊也管仲相威公九合諸侯其後敗於中行偃救於郤克非齊兵乎特將非仲比耳秦一秦也白起制其兵以吞六國其後敗於鉅鹿敗於函關非秦兵乎特將非起比耳會稽之兵羽嘗用之羽之後則無聞長沙之兵堅嘗用之堅之後則無聞以是觀之兵之所以未練者兵乎將乎將誠得人則兵可克敵孰事毋謂愚言為迂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孟冬天子乃命將帥習射御角力 記月令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語下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左傳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國語 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與金鼓之聲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 晁錯傳

歷代事實 周成王有岐陽之蒐左傳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周禮 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車攻 漢文帝中年怵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賈山傳 漢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丞長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樓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省之[illegible] 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置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刑法志 漢嘗以立秋之日齋東帛以賜武官武官皆肄孫吳兵法習戰陣之儀作六十四陣斬牲之禮名曰貙劉肄兵之禮名曰乘之東漢禮儀志 唐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內遂令將帥備軍士除地為場肆旗為和門禮樂志 唐太宗初即位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朕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乃賞以束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數年之間悉為精銳通鑑 元宗元年講武於驪山以軍容不整流郭元振斬唐紹諸軍多震懾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同上 李光弼治師訓整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本傳 郝廷玉善布陣申號令鳴鼓角部伍作進退若一廷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本傳 馬燧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之敗兵力衰止燧悉[illegible]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本傳

皇朝典章 太祖建隆三年始講武於近郊太祖既納趙普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能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illegible]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九月上留意戎事每於便殿後苑親閱禁卒取伉健者隸親軍罷弱者分外州自是藩衛之士益以精強 太宗選軍士教以劍舞妙絕如神契丹使至出以示之左右無不惕息 太平興國八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軍容甚整 太平興國元年上親閱諸軍參考勞績升絀之上曰兵雖衆苟不簡閱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通略 至道元年閱武於便殿 真宗嘗令內侍蕭延皓取廣德兵教習標槍傍牌既成引對便殿寶訓 祥符六年詔在京師諸軍選江淮水卒習於金明池 仁宗韓朝琦鎮定州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行狀 范仲淹在延州料兵分教朝廷推其法於諸路年編 高宗炎建三年上諭宰執欲親閱武朕久命諸將各閱所部人馬以別能否當召卿等共觀 孝宗乾道二年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教場閱軍馬聖政 淳熙末聖旨令兩淮弩手掌切閱習務要精熟伺候朝廷不時點摘姓名前來帶甲拍試考其優劣以議賞罰朝報

先正論建 康定元年韓琦言昨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於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諸部司分所試

中人爲逐路教押軍陳以士卒所習精粗賞罰如此則老懦者不能自容勇壯者各思奮身後兔主將爭占精兵專爲己衛也　治平四年蔡挺言渭州裁減諸處占使禁軍二千三百一十六人歸營教閱及拍試武藝乞降詔奬諭令其餘州皆依此施行會要

文集[illegible]東萊云人有常言曰兵者治世之所諱也治世之士不言兵治世之民不執兵變刀爲犢變劒爲牛變矛戟爲鉏耰變營壘爲畎畝凡鳥占雲祲金版六韜之書皆束之高閣使天下不復知有兵之名然後足爲至治之極嗚呼何其不思之甚邪治世雖未嘗好戰也亦未嘗忘戰也雖未嘗用兵也亦未嘗去兵也

揀汰　附　以兵不在多立說

策頭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歐陽公嘗以是告仁宗矣兵患不精不患不多司馬公嘗以是告英宗矣夫二公深於世故者其知用兵之利害悉矣而顧以多兵爲慮其亦有見於此者蓋前代用兵每以少取勝以多致敗李陵以五千而勝單于李靖以三千而破突厥以若人而用之亦何貴於兵之衆否則符秦百萬送死淮淝尋邑之師亦以敗聞此祖宗之所深察而二公所以拳拳於此也

策段周宣王料民於太原而仲山用以爲諫世儒惑其說遂以爲古者之兵出於民而不揀是未知小司徒遂人之屬所謂辨其可任者與其老幼廢疾則固已揀之於平居無事之先矣況其可任之數如三人二人二家五人中家又各推其壯者以供徒役一人之數乎夫其七人之中既揀其三人五人之中既揀其一人六人之中又揀其二家五人而及其征行也就三人二人二家五人之中又不過推擇其一人而已然則兵如之何而不精乎

呂源欲用建隆三四年故事按籍親閱武藝黜其無勇者給以材木賜以耕牛處以良田使有歸老之所此最良策蓋以武藝進退之彼自不得而有辭使退有所歸彼又不至於生怨上不失恩下不生怨兩得之矣

夫兵不簡汰其患大矣平居無事有坐食之費方外有警無戰陣之勇聞絕塞荒陬曷嘗不辛酸動容論強藩勁虜曷嘗不怖駭自卻耕夫不足給其食蠶婦不能供其衣方且率鍾致石以散哺驕子陵水徑地以姑息兒戲是其爲患不亦大乎胡不取其慵惰而去之胡不擇其羸弱而黜之胡不選其老耄而釋之

事類漢文帝詔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紀本宣帝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紀本光武止軍省中壘胡騎虎犇三校止爲五營光祿勳省戶騎車凡三將及羽林令衛尉省旅賁衛士建武六年罷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和帝惠犯三輔則置長

安雍丘二尉永平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以後盜賊作海邉邉稍稍增兵順帝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魏郡常山六百一十六塢　唐高祖自太原發兵三萬及起義兵得兵一十萬及天下既定其願留宿衛者僅三萬人　本朝太祖受禪始簡周代之兵中外揔十二萬　開寶九年上有遷都之意晉王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　真宗咸平中募戰士至五六十餘萬人天禧嘗與宰相向敏中論及兵冗上曰當議裁損但存精鋭　仁宗慶曆五年田況言夫國家所養之兵其上者戰其下者役苟不能堪此則為冗食宜分遣幹臣揀選放停　慶曆臣僚上三弊五事有曰今天下之財用困乏其弊起於兵興　晉漢武帝耀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今日七八十萬連四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長編　龐籍言近世養兵務多而不務精與中書簡汰之法省兵八萬人文彦博與籍同議省兵汰為民者六萬減廩給之半者二萬衆議紛然以為久衣食於官不願為農且習刀刃一日散之閭閻必為盜賊仁宗亦疑之彦博對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願死之事畧　仁宗時韓琦為陝西安撫以兵數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家傳　伊川云古者兵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有以百騎而斬千級者有以十數人而御數百人者至如袁紹以四十萬阻官渡而曹公以二萬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師纔六千耳乃有在城中者然則止數千人取之耳苻堅下淮淝號百萬而謝玄纔三萬人一麾而亂之隋師入陳雖合三元帥九總管凡五十萬兵然不過張形勢以為後駐耳所遣偏將如賀若弼韓擒虎輩分道先入若弼所部凡七總管甲士不過八千韓擒虎自横江濟采石纔五百人而止耳以此觀之兵衆則易亂適足以資敵是惟全軍一動耳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師至譬之兩人相當一輕捷而一重滯苟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重滯者必困矣

　陣法　附　以用之在人立說

策頭 孔明祁山之師戎陣整齊魏之朝野恐懼謝玄淝水之捷部陣嚴整堅謂此亦勍敵盖戰陣之有法猶棊之有譜也合吾之法者必勝戾吾之法者必負故古之善用兵者必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陳戰陳之法不明而曰戰必勝攻必取者吾未之信也

策段 嘗觀古人之陣法矣自黄帝而奇正之名立自太公而步隊之法分孫吳有常山蛇之勢武侯有八陳之圖李靖有六花之號是皆互相祖述而特變其名也然此乃論其制然也若夫臨機制敵有以身陷陳者有背水而陳者有示弱而列陣於後者有直出陣前者有衝其中堅者有三陳破虜者有連陳勝敵者有圜陳外向者有依山而陳者有夾漢而陳者有以兵出敵人陳後者有大呼令敵人陳動者其若是之

不一也此則在人用之何如耳

善爲隊者常中有變正中有奇奇正之相生常變之迭出敵或擊吾東我則敢其西敵或攻吾前我則出其後倏忽變詐使敵人之不可測古之所謂常山蛇者首擊則尾應尾擊則首應或擊其中則首尾俱應其決勝策功豈不恢恢而有餘哉

事料 古今陣法不一自黄帝常因丘井而立八陣之則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陣以中心零奇大將握之爲握機陣　周之始興太公緒其法以二千五百人分爲五方空地四處陳間容陣隊間容隊　唐李靖爲六花陣有兩廂有兩虞候大陳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曲折相當是成六花而將居中　太宗曰陳數有在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數起五終八何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横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又一也靖曰古人秘藏此法或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例後世僞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本朝雍熙中契丹犯邊太宗嘗制平戎萬全陣圖以授大將裴緒又嘗約李靖六花陳爲八陳之法　仁宗朝韓琦鎮定州倣古兵法作方圓鋭三陳　神宗熙寧六年上論結隊法以謂今之邊臣曉知奇正之體者已自無人況奇正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故五陳之變出於自然非强爲之耳　神宗朝嘗詔有司習李靖營地用六花爲七陣又酌古今之宜約李靖之法爲九軍又詔沈括離九軍爲九陳又用李靖陣法作四衛

兵法　以人法兼用立説

策頭 兵以勢合則知制兵不可以其法兵以機動則知用兵不可以泥其法何謂勢分屯布壘左澤右山出没之有其方進退之有其節首觸尾應而首尾之形有定正動奇翼而奇正之體有常曰方圓曰牝牡曰天衡地軸之分布曰七八九六之經緯皆不外乎八陣之勢故曰不可無其法何謂機量已知彼居逸待勞動静之相時翕張之視勢示强示弱而强弱非可以定求擊寡擊衆而衆寡非可以常算曰攻守曰動伏曰前後緩急之變化曰長短犄角之相救要皆深察乎一時之機故曰不可泥其法

策段 有增竈以示其强者有減竈以示其弱若則或强或弱有其機也有築營固壘以守其攻者有塞井夷竈以攻其守者則或攻或守有其機也有伐國必六十萬有擒虜者止用三千則用多用少亦有其機有七擒七縱以示悍酋有拔幟囊沙以破勍敵則用奇用正亦有其機有堅臥不動以沮敵氣有連發三矢以定天山或持重或挑戰其機有不同也有破先零必待於屯田有破莎車不俟於再舉或持久或示速其機有不同也

欲和欲鬬以疑其心驚東驚西以分其力餌之以飽其欲驕之以昏其智退避以老其師淹延以飢其衆張其左翼其右

乘其未陳整而向之麾於前鼓於後㠯其可圖疾而趍之或扳幟而堙井或決𥨍而縱炬或添竈減竈之異其行或面水背水之殊其陣或七擒七縱之奇其謀或九攻九拒之妙其機　嘗觀古人言兵法衆矣奇正之相權利害之相傾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操其說者宜無敵於天下今觀張良之佐漢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其學實出於太公韓信之用兵戰勝攻取破趙魏下燕齊其鋒莫當而其法皆本於孫武是皆有得於兵法者也然霍去病之屢勝匈奴則謂何至學古兵法張睢陽之堅守其城則謂未嘗依古法則人不專在於法也以至趙括之好讀兵法而卒敗於長平馬謖善論兵法而卒敗於街亭是又法之不足恃也故愚之論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

事料 李靖曰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閾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法也齊人得其遺法至威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殆不知兵制乃本於王制也靖曰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尊為司馬之官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問七書對孫子武者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試以婦人後有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自刎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太史公曰世俗所稱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illegible]本　張良得黃石公書乃太公兵法常習讀以說沛公沛公常用其策本傳韓信斬成安君諸校賀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　霍去病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　唐張巡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舊唐本　本朝太宗覽兵法陰符經謂左右曰此皆詭詐不足以訓蓋奸雄之志也

仁宗嘉祐六年郭固編校御閣所藏兵書　神宗熙寧四年召顧臨問以兵學　五年詔賜王韶御製攻守圖行軍環珠武經總要神武祕略風角集占四路戰守約束各一部[illegible]

神宗熙寧二年上曰今兵無紀律有紀律則足以勝敵矣安石曰紀律所以自治算數所以勝敵故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況於無算乎今非但無紀律尤患無算數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一

武事門

城堡 (附) 清野移治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人險勝於城險○獫狁之難迫矣而城彼朔方則有南仲蠻荊之熾迫矣而城彼東方則有山甫蓋嘗玩繹詩人之言不曰朔方之有城也而必曰城彼朔方不曰東方之有城也而必曰城彼東方意若以人之險而移諸彼地之險者然後知地險固可恃而人險尤可恃有田單則可以復齊城有蒙恬則可以守秦城有張睢陽則可以扞唐城是三者皆以人之險而守夫地之險也古今天下有中國必有夷狄既有夷狄能不撓我中國邊城設險守以良將將誠得人則老熊當道貉子敢過乎故山可塹也而非山之山不可得而隳水可沼也而非水之水不可得而沼不然石頭之疑城不足懼也胡為可使魏武之退騎城門之大開不足敵也胡為可使司馬氏之退舍是知設邊城以為險其險未足恃得賢將以守險其險斯可恃從古固然其在今日尤當加意也

城築當視其時　濡須築塢魏人莫侵平原修城胡羯難犯自昔言城築者率以是為有功長城雖築秦社竟墟燕土雖堅赫連終滅自昔言城者率以是為無益見遠識微之君子以為二者俱未也夫城築之役興於太平無事之時則易為功作於擾攘多故之後則難為力夫亦審處其時之如何耳蓋版築之功非一日之所能成畚鍤之勞非一人之所能辦故必官有餘財民有餘力而後城可築故必承平閒暇樂歲豐年而後城可築否則兵荒因仍之後公私交匱之餘當此之時而為此之事吾知其徒勞而終無成功矣

稽古偉議 城池有不足恃○昔孟子論城池之固而曰地利不如人和吳起言山河之險而曰在德不在險夫形勢之在天下固不可無而亦不可恃也苟人之不和則雖有地利其能國乎德之不修則雖有險阻其能安乎是故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形勢之在楚者非不固也然入郢之師如蹈無人之地殽函之固金城千里形勢之在秦者非不固也然入關之師若取其所固有是非形勢之罪也有形勢而不能用形勢者之罪也

築城屯兵為固○昔申公巫臣與渠丘公立於莒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誰以我為虞未幾楚子重自陳伐莒率以城惡而衆潰君子曰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觀此則僻夷猶不可以無城而況名都大邑江湖之要害係焉城之不可不築也明矣昔劉表攻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而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觀此則一婦乘城百夫卻步況屯官兵以教民兵未有不可以守城也明矣

法祖嘉猷 城守要得將帥○趙清獻公進備邊一圖其論守城必歸之籌策之帥郭進上平戎五畫其議統兵必以處虎之將先之蓋城者邊之堡障兵者城之爪牙自古之所不可偏廢然城不自固任之將帥而後固兵不自強委之將帥而後強茍將帥猶不任其責則其事將誰寄故藝祖嘗命諸將曰邊城朕固當脩築堅守亦在卿等孝宗朝有陞差統領官為統制者以其人衰老庸謬而不之用夫以二聖保固邊陲振厲士卒獨致意於將帥者夫豈無深意哉故以城之專守責在將帥兵之脆勇責在將帥

制勝之方有六○我朝以人心為保障以士氣為金湯以元老之威望為山河以帥乘之利鈍為戈甲而吾天下隱然有太山磐石之安試以渡江之時而觀之天未厭晉人未戴唐此則道勝之也倒戈攻商左袒為劉此則德勝之也下哀痛之詔丁寧諄切武夫悍卒讀之至於流涕此則仁勝者也伏名義之正攻取恢復強酋逆虜自此不敢犯順此則義勝者也彼旣通好我則遣使此則禮勝之者也彼設叛盟我則命將此則智勝之者也惟其不以形勝為勝此其所以常勝歟

時文警段 古人城守得失○卻險以示犄角也而能知敵之終破受降以潰腹心也而能致虜之必遯程士物議遠近略基址具餱糧此城沂之略也計丈尺揣高卑計徒庸仞溝洫此城周之法也若夫溝宮不救於梁亡則以亟城不處也城郢莫友於吳入則以不能衛城也

守城當藉民兵○夫固險以城守城以兵無官兵則寇至而民不能戰有官兵則事平而食不能給於是兵不可以不留亦不可以多留惟多其兵於築城未就之先少其兵於堞雉旣成之後一人學戰教成十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用習戰之官兵教未戰之民兵器用聽其自便甲胄從其自修處之有方優之有術積日累月而義勇不獨稱於陝西民兵不專美於河北矣

邊城守之以人○有可恃之資者當思所以保其資有善勝之勢者當思所以固其勢今夫一家之中宮室具焉高其垣墉固其藩籬外莫得而窺也然中有人焉宣捍禦之勞則無可乘之隙鼠竊之徒望風而遁不然彼將如涉無人之境矣故作宋長城必有檀道濟為唐金城必有顏眞卿田弘正治魏憲宗有為朕長城之言李英公守幷高祖有堅於長城之語邊地以城為固邊城以人為固孰謂徒恃地之險可不資人以守其險乎

綺語驪珠

雉堞風清邊勢隱然　金城萬仞見者膽落

譙樓月淡虜騎退聽　都城百雉望者心驚

金城鐵壁觸之者碎

蜂屯虎據守之者堅

吳漢為深壁固壘之計而隱若敵國何壯也人險於地也

李勣據四通達八之衢而賢於長城何堅也地保於人也

巉巖絕嶺樵者腰斧而入焉至虎豹據之則乃懼而不採深淵巨澤釣者擊楫而遊焉至蛟龍潛之則乃畏而不漁鑿池築城敵國未保其不吾犯焉至得賢將守之則敵國將望風退避而不暇蓋有招之而不我攻者何哉地險可恃而人險猶可恃也

當今獻策 興築不憚勞費○今之議者不過曰築城則費廣役煩也屯兵則給餉未易也愚不暇遠引裴度崇韜興築之事與夫充國鄧艾雲屯之迹竊謂成大功者不謀於流俗濟大務者不惜乎小費今來古往事變民澆安可施垂衣拱手之化於拯溺救焚之日哉天下之事當問其有益於民不當問其有費於官官亦取之於民也取民以利民勞民以衛民其於民也何病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久寧顧其間規模之廣狹歲月之久近移徙之利害工役之煩簡屯戍之多少餽餉之需索有非片言所可盡耳

海臨改築之宜○韃為不道荐食中原自瑕而堅按為常法曩歲由襄而蜀由光而黃今則自西徂東矣通州一郡百萬生靈為魚為肉尚忍言之彼虎狼其心其肯得志通州而遂已乎廟謨深遠亟命衛臣相海陵之改築為通州之寓治知所戒矣抑愚聞之顧已墮之甓不如保未缺之甓整已敗之枰不如護渾全之壁今之通州甓已墮矣枰已敗矣顧而整之尚奚益矣海陵之甓固未缺也海陵之壁猶渾全也如鄭人之畏鄰戒可也如虞公之不備不虞不可也改築之役又於寓治者城所當繕不容以州勢平夷四外低下而掣肘池所當浚不容以護城之水在在可泄而敗謀移民實塞可也今獨無鼂錯乎入粟拜爵可也今獨無卜式乎經營彻始雖勞勿怨工力浩煩雖費勿吝政恐一着不緊則後之視泰亦猶今之視通則甓又墮而枰又敗矣合東南數百州尚堪幾回墮甓幾局敗枰也耶

量力以城要害○昔在先朝嘗欲築綏州城矣而以重費民力罷又欲築澶州城矣而以動搖民心罷吁祖宗盛時且計民力以舉事而況今日乎今日沿邊重鎮曩經強虜蹂踐之餘其生理已無幾矣荐經大軍屯戍之後其生聚已不保矣租稅盡蠲帑藏亦立而公家則枵如也瘡痍方新呻吟未已而私室則磬如也今又迫於邊患之頻仍雉堞之頹廢欲大興修築之工一新磐石之固官無所出必取辦於民民無以應必激成其變吾恐衛民之心轉而為擾民安邊之謀變而為擾邊無亦量其緩急而以漸為之則工役可興而民聽且不駭矣

生意收結 守城在得其人○雖然城不在高有兵則堅兵不在多有將則勝苟惟不然則萬里長城不及堯階之高若林之旅如入無人之境邊城有詩書禮樂之帥而禦鼪鼯蛇豕之郡則不城而堅無兵而固如近歲壽春之寇雖不能免圍城之厄而城守得人終能堅忍以俟援師之至一城之生聚得以全濟皆由乎得人之效況夫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守之

效死而不去尚何冦之足慮哉愚也敢以萬里長城者爲當
今守土大夫遏勉
海陵城築最急○雖然城有要害地有急危近歲通州失守
海陵孤危其震搖內地關係不淺城此援彼獨非今日急着
乎何者海道由山東膠西一帆可以渡淮平陸由山陽鹽城
一鞭足以飲江萬一淮東之勢潰自腹心浙右輔藩寧不震
動則夫固海陵者乃所以保淮東保淮東者乃所以安浙右
是可忽歟昔紹興初元張敵萬守泰州韃辣引衆攻之爲徹
萬所勝擒其壻殺五十餘衆海道恃以無恐而臨安駐蹕之
議定今之泰州猶前日也今之狂韃未必如韃辣之善戰也
守者而有敵萬焉何患不如紹興之捷哉不然輔車相依脣
亡齒寒吾爲此懼
故翡源流

經傳格言 城郭溝池以爲固禮記 禮子服景伯曰民保於城城
保於德左傳 哀十七年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孟子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孟子

歷代事實 周掌固掌修城郭溝池之固周禮 夏官 王命南仲往城
于方詩 出車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烝民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韓
奕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謹寘薪焉士蔿曰詩
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左傳 僖五年
秦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過秦論 魏高閭上表
請築長城其利有五本傳 唐張仁願神龍中取漠南地築三受
降城絕虜南寇路本傳 李德裕築伏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
阻作禦侮城以控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本傳

皇朝典章 眞宗咸平四年邊臣請城綏州大屯兵以遏党項
廷臣互執利害久而未決呂蒙正等以爲不便李沆等以爲
脩之便乃命按視綏 仁宗康定元年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
仲淹曰金州當邊衝我之蔽也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
賊果來美力戰御之遂募禁兵築萬安城而還种世衡言于
仲淹請營故寬州寬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賊衝右捍延
安左可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仲淹爲請于朝詔世衡即廢
壘興築虜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城成賜名青澗世衡改秩
主之 慶曆二年鄭戩言水洛城其地西占隴坻通秦州往
來道路繞帶河渭肥田沃土廣數百里今若就其地築城實
爲封疆之利從之 四年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和世衡將
偕使甲士晝夜築先遣人以計欺虜界不爭又召三族酋長
犒之諭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族因遂服從並上同 高宗紹
興三年吳玠引麾下兵由間道趍三泉縣救劉子羽子羽以
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儲粟守之事實

先正論述 沈清臣上言陛下志在克復允爲備邊之計經理
荊襄兩淮以固吾圉凡浚築城池增修關險教閱民兵蓋無
所不盡其至奏議 查籥上言今積甲於大江之南邊垂千里無
藩籬之限臣願陛下修險隘築堡塢列烽燧遠斥堠必使各
據要地聲勢相近又擇沿邊守臣許之久任責之增陴積粟

同

【文集警華】蘇子由云古之善守者置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為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故欲收諸小屯皆廢以為亭障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為守備使可以對敵踰月而不陷賢良東萊云劒閣非蜀險長江非吳險蜀之險在於漢中而又有為漢中之險者吳之險在於長淮而又有為長淮之險者蓋長城深池扼疆保境使敵人不得以窺測吾之內地則險為衛博矣昔諸葛亮知此說故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今之興元之西縣是也且興元於蜀為極邊蜀能城之以示險自是魏人出師止於南鄭而終不歷二城以謀蜀吳呂蒙知此說故築濡須塢於濡水今歷陽之含山縣是也歷陽於吳為極邊吳能城之以制敵自是魏人稱兵於濡須口而終不敢踰烏江以謀吳非特此爾蜀嘗捌祁山之衂而直趨陳倉矣陳倉於魏為西鄙魏明使郝昭修治其城故孔明踰月相拒而不能克以陳倉之城堅也吳嘗席水攻之勢以攖合肥矣合肥於魏為東鄙滿寵欲移屯而立新城以故孫權累歲出師而卒無成功以合肥之城固也由是觀之城壘之設內地不可不全而極邊不可不固極邊之壘不植則僵不修則壞虞邊隙而不知加慮甚非所以安也

城堡二　清野移治　以先事設備立說

【策頭】秦攻滑將襲鄭而先滑也鄭有備則及滑而不及鄭晉伐虢將取虞而先虢也虞無備則滅虢而遂及虞自古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而況震于其鄰不戒可乎

【策段】柳營人靜榆塞馬閑人皆以無事之時視之君子則汲汲然為先事之防羽檄星馳狼烽夕聳人皆以多事之時怵之君子則整整然為應事之暇君子所急人之所緩彼之所急非獨異乎人也惟不以無事視無事而以多事視無事則先事虞事終無可虞之事矣苟或邊鄙撤防介胄弛用玉關無烏黃河安流版築雉堞之未備者不知其所可備藩籬門戶之未防者不知其所以防怠心啓於燕安之餘而事變兆於斧蜂之際寧不誤人國哉

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夫不恃江若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畫召江北之諸將以朝王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大塹必無可濟之理未幾師隨濟矣甚矣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脣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虞也淮者江之虢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固矣不然愚恐未可一以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遇數處直差易爾是又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

失之而況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為空賭邪彼將居而耕耕而守守而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為而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江者也

事料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注俱棄之左哀十 鄭取宋師于嵒以六邑為虛 空虛之左十三 廣武君說成安君曰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鹵掠兩將之頭可致戲下 前韓信傳 宋武帝伐慕容超大將公孫五樓請堅壁清野以待超不從初武帝曰鮮卑性貪且愛其穀及入峴帝曰餘粮棲畝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矣 南史 宋文帝以魏寇為憂何承天上表曰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畜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要而歸之其策有四

本朝孝宗淳熙八年郭杲奏自漢江以北四面美田民間多有畜積若置而不問恐資盜粮欲寄行措置於秋收之際收儲以備緩急

其敵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一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二

武事門

邊防 附 督府帥閫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積輕積困之說○魏馬下牧秦鞭欲投敵之待我者已有積輕之心陳師益墮楚力告疲我之應敵者方有積困之慮敵可使之畏我何可使之輕我也輕且不可況積輕乎我當制敵何可困於敵也困且不可況積困乎何謂積輕如一室單微藩墻缺壞外寇窺伺已非一日始闖門戶終入堂奧矣噫嘻守國猶家庸可啓外侮之積輕耶積弱滋輕第恐輕而不可救耳何謂積困如元氣虛耗肢體頹墮外邪交侵已非一日始入腠理終入膏肓矣噫嘻保國猶身庸可使吾體之積困耶積久滋困第恐困而不可起耳

事急而謀始生○有至急之事會有用急之規模撫至急之事會而無用急之規模則天下不可為立用急之規模以處至急之事會則天下尚可為曩封疆不謹戎馬蹦蹂止於西淮其視東淮則恍如虎據之勢是猶知中國之有人也今哨騎剽掠直抵揚維是不特淮西之可憂而淮東亦急矣曩䗫馬歷動止於高秋當其炎蒸之時則退為燕棲之計是猶知天時之當避也今叛卒結援無間春夏擾我三邊是不特秋冬當防春夏亦急矣曩逆黨顧望遥伺長江其視海道間關甚於龍蟠之駭是猶知地險之不可犯也今通州既破視若

無人不特江面之當防而海道亦急矣左支右吾動成掣肘東苴西補俱可寒心不如意事者十常八九此非至急之事會若不可爲者歟然而事迫而智生變叢而謀奮向也戎背叛侵我王略甚於突如之豕使吾君果能如宣帝覽戊申之奏而報甲寅之可則羌種不難降矣向淮寇未臣不銜王命甚於負嵎之虎使吾臣子果能如崇文卯漏受詔辰漏出師則三世不庭之寇不難縛矣向徐戎並興四郊多壘其若未斷之蛇使我諸閫果能如魯侯謹甲戌惟戎甲戌惟築之備則徐戎不難禦矣多難乃興邦之基殷憂爲啓聖之漸堂堂中國持患無自立之志耳此非用急之規模尚可爲者哉

稽古偉議 地險人險相資○陳帝失淮甸而召隋人之禍南唐能把淺而延周師之釁是不得淮甸不可以經中原必然使以淮甸用淮甸而不用淮甸以人則頭目徒具風采不揚首其挫矣吳失荊襄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秦師沔北朱序必欲置中城之守是不得荊襄不可以爭天下也使以荊襄用荊襄而不用荊襄以人則項背雖存筋力不到腰其僂矣曹操破漢中而蜀人無自固之勢姜維保漢洛而鍾氏覆無人之境是川蜀非我有六合又不可得而用也使以川蜀之勢用我而我不能用川蜀則委末僅全亟伸不請尾興不掉矣

古人善守規模○故嘗論三國之事以爲善守淮者莫如魏善守蜀者莫如劉善守荊襄者莫如吳滿寵新城之築以吳之諸將如虎極力苦戰卒不能得長淮之寸土然後知淮未嘗不可守也荊州既分而孫權與呂陸諸將間關百戰卒能全而有之蜀不敢東下魏不敢南渡然後知荊襄未嘗不可守也自常情觀之淮一也亦有如陳宣之北伐不旋踵而盡沒于周矣蜀一也亦有如李氏之竊據未幾而就城下之擒者矣荊襄一也亦有如後梁之國于襄陽遷于江陵而卒不能以自立者矣而三國之時卒能鼎立於天下何也是當論其志而不當論其勢也

法祖嘉猷 大規模以守邊○且祖宗之北邊自燕而北今也自淮而北祖宗之西邊自夏而西今也自漢而西祖宗之邊可以邊言今日之邊不可以邊言蕞爾腥羶穢我中華蠢爾鱗介襲我衣裳使豪傑見之拊心浩歎扼腕長吁不復舊物不已也以吾之內地而外之以吾之赤子而夷之君子以爲過矣且今日言守禦之要者不過曰海道周環支流屈曲吾之守在海江流上下津涉徑渡之吾守在江江海之外吾不知也言守禦之大者不過曰淮甸萬里江之蔽障也吾必守淮甸荊襄重鎮國之襟喉也吾必守荊襄淮甸荊襄之外吾不知也濬吾隍池崇吾城堡吾固吾之疆守而已吾護吾之版圖而已獨不曰齊之疆皆吾之疆乎周之版皆吾之版乎吾之蝥弧可植也而姑蔑之旗亦吾之旗也吾之鬬艦可備也而餘皇之舟亦吾之舟也不以今日之邊爲邊以祖宗之邊爲邊則規模必宏制度必廣而後備禦之策全矣

得人以守江面○國家駐蹕吳會全制東南上流以襄蜀爲

頭為咽下流以江淮為手為足如貫索之珠聯以為一如常山之蛇擊之斯應屏蔽托衰之勢然也吾觀兀朮始犯鎮江韓世忠邀之焦山而長綆一絶大酋哀遁保江南者有人矣擒萬戸於六合潰韃辣於承楚抑又有若張敵萬劉光世者焉逆豫再謀南寇大駕新臨江上而觀釁黎陽虜已喪膽壯江面者有人矣還兵合淝以作士氣戰李家灣而破孽猊抑又有若劉光世楊沂中者焉最後逆亮渝盟虞允文上下瓜洲采石之間而車船一路鯨鯢自斃固江面者有人矣設伏於皂角林而斬景山田兵於應城縣而援遊右抑又若劉錡成閔者焉當是時也進而臨江則虜之巨艦無所施退而趍淮則虜之鐵騎不足恃東擊而西應左牽而右連豈惟形勢之便哉將帥叶和上下戮力人也非險也

時文警段定則存安則亡○習變而能制其變雖事勢之愈急不足慮習危而不以為危雖時勢之稍寬尤可憂蓋制變之術不習則深以為畏習則不以為難故事勢之急君子不患矣履危之心不習則深以為懼習則不以為意故事勢之寬君子實深懼焉故習於制變不可無也習於玩變不可有也厥今天下何如哉昔所憂者門戶耳今則闖乎堂奧昔所病者腠理耳今則迫乎膏肓非急證歟然而勢不迫則智不生變不叢則謀不奮故識者以為事勢之急不足慮今日之時何如哉於東撐西補之餘而有江淸淮晏之樂於左支右吾之後而有上恬下熙之安非稍寬歟然而危機急而忽平事變興而徐定識者能不以此為國家憂乎共惟皇上厲志規模軫憂邊境廷紳進言有以邊防為急者愚切謂今日之事勢可謂急矣君子不以為憂今日之時勢亦稍寬矣君子深以為慮何也一變出則一智生則急者扶國之藥石也尤可以為明時幸一變息則一心墮則寬者敗國之鴆毒也豈得不為明時慮乎

先事以蓄邊備○嘗觀漢世所患者匈奴耳然漢之君臣未嘗一日忘也有一日之暇則為一日之謀有一歲之暇則為一歲之計當晁錯言兵事時匈奴雖時為邊患而國家富庶民俗康阜未有旦夕之急也晁錯方言兵事又言募民入粟方言募民入粟又言徙民塞下文帝不惟不罪其言又隨輒用其言故塞下之粟足以給食塞下之民足以殺敵匈奴雖為漢患而漢則有備匈奴之具矣

邊患生於所忽○夫事勢之已然者固可慮事勢之未然者尤可憂愚嘗歷觀夷狄之變未嘗不掩卷三嘆焉周王奮天戈攘玁狁理南海截淮浦三陲晏然矣異時驪山之禍萌孽於西戎乃向時之不治者也漢人舉北庭之師破龍庭焚罽幕銘燕然戎亭虛候矣未幾背畔之患浸淫於南部乃向時之所擁護者也唐之初世所患者突厥耳頡利霆掃北國已墟而後之侵迫畿甸者非出於突厥而出於吐蕃唐之中世所憂者吐蕃也河湟入籍西戎內向而後之憑陵內侮者非出於吐蕃而出於南詔強弱之相仍盛衰之相踵有不可得

而預計者吁可畏也哉

綺語駢珠

先之以天保之治內　勉之以車攻之備器
繼之以釆薇之治外　加之以六月之興師
不以卻敵之後而遽變章邯之色遂忘其北顧之憂也
不以勝虜之餘而隨折安石之屐頓撤其南牧之備也
以某師可以當一面　某所糗糧已辦集也　事事嚴整
以某卒可以備一路　某所薪芻已計置也　色色精明
未警而先警　飛狐白馬襟帶之衝不能嚴備也
若徹而不徹　榆塞石城金湯之險尚多廢缺也

當今獻策

進取難自守易○今姑以進取之形勢而為自守之形勢則蜀不可以不葺也淮不可以可理也襄不可以不復也幸毋曰禪巳亡而孫氏存李未平而司馬興有吳者可無籍於蜀也幸毋曰孫氏塢濡須而足以魏抗陳氏限長江而足以拒齊有江者可無賴於淮也幸毋曰西陵叛而終甃於吳襄陽失而終歸于晉江陵既重襄陽當自復也如將復其所當復則蜀也淮也襄也皆所當經理而繕修也上流不可以不備也他道不可以不防也幸毋曰荊州舳艫蔽江而下操其送死也幸毋曰潼梓艘艦順流而東堅其速禍也彼何足以窺吾上流之險幸毋曰王濬之來所當備而横江之出渾何足憂幸毋曰楊素之進所當防而廣陵之出弼何足慮彼未必有以識吾他道之便如將守其所當守則上流也他道也皆所當周防而曲慮也

得人形勢可守○臧質常守盱眙矣未幾而佛狸還軍仁贍嘗守壽春矣無何而周師返壘淮甸得人之證也今之淮古之淮也無臧質仁贍可乎叔子嘗屯襄陽矣至今而英爽如存桓溫嘗鎮荊州矣往昔之聲靈不泯荊襄得人之驗也今之荊古之荊也無叔子桓溫可乎以至起南鄭而圖三秦韓信發軔於蜀者也出祁山而搖許洛孔明立的於蜀者也由今及古非有二蜀淮陰武侯今日可無若人乎況國家比年以來威靈震耀風采精明向也尚欲營唐鄧以控汝洛今何至不能自守其荊襄向也尚欲屯宿亳以接宋汴今何至不能自固其兩淮向也尚欲越三關以掇秦鞏今至何不能自保其全蜀愚願朝廷之上以前日規恢之精神圖今日鎮靜之事業以釆薇治外之意而爲棫樸官人之規模鄭重於分弓之際謹審於建閫之時擇三大帥之才委以三大鎮之任申之命令責以事功使之牢固其城池厚貯其粮穀形勝相望有鼎峙之勢首尾相助有常山之形由是而日闢萬里掌運九千收拾餘燼背城借一我未必弱敵未必強

守險以固東南○真揚下流之唇齒歟則傳麾起伏率兵麋擊如中興之力戰則我不退怯敵敢輕否南郡武昌上流之腹心歟則焚舟毀筏齊力射虜如中興之死守則我無疎漏敵敢輕否夔峽湘潭之喉衿歟則領兵千餘徙治夔州帥閫移軍直向鼎澧如中興之進守則我不畏懾敵敢輕否能如

是則東南半壁天下尚可為也故嘗長太息而而之說曰復襄郢者惟一岳控四川者止二吳扞長淮者止一韓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赤手捕蛟勇者能之乃今擁節荊湘者不減一、岳之聲名開闔四川者何忝二吳之威望把麾長淮者豈乏世忠之氣槩何必遲疑縮為徘徊不進之師何必驚憂畏沮有未戰先敗之意范公鎮嘗曰虜以死而求生我以生而畏死不知畏死者未必不死不畏死者未必死 愚請持范公之說以激之曰死中有生事猶可為偷生畏死何事能為矧宣諭之有命節度使之有制金帶仙袍之有賜聖天子以國士待諸師矣諸師當以國士報可也

生意收結 海道尤為險要〇雖然是數者皆險要之地而海道之險猶今日利害之衝近者通州一變不惟維揚當慮而眞泰亦震矣眞泰震則蘇常輔郡俱將荷擔矣戎情叵測聲東擊西奇正迭出以分我之備而殺我之勢而況耽耽之視其欲無厭得隴望蜀漸入蕪境借使不為錦帆駕風之謀安知不為畏氈縋山之舉為今之計盍於登萊漣水增置重屯以遏其奔突之衝而為要擊之計庶使知有腹背受敵之畏不至以無人視吾國此又當今制敵第一義也不然海門失守賊船得以出江矣書生憂國之言惟執事恕其狂瞽

今地勢蜀為急〇雖然抑又有為今日獻者諸於終篇言之夫自荊襄既殘之後西蜀之險乃吾必護風寒之地昔司馬氏既收巴蜀則秣陵之禍必慘矣符氏既吞蜀沔則淮淝之禍必酷矣愚非以書生常談而塞明問也執事策之曰今之地勢所宜備者孰急故愚敢以蜀為急祖宗安蜀甚深每遣一世人望為之經理張詠使蜀者再眞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趙抃使蜀者三神宗曰聞卿入蜀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若是耶此為蜀擇詠非為詠擇蜀也此為蜀擇抃非為抃擇蜀也今日又當以祖宗之重蜀者為心則地勢固矣不識執事以為如何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疆埸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左成公 今西北邊之郡五尺以上不得輕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冑而睡 賈誼策

歷代事實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 詩采薇 漢文帝後四年漢與和親歲餘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於是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沿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又制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灞上以備胡 匈奴傳 晁錯言今邊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徙民實塞復言古之制邊縣以備敵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 本傳 武帝遣韓安國屯漁陽郭昌屯朔方又遣徐自為築五原塞列城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邊境少安 匈奴傳 昭帝時單于窺邊詔邊警備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境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宣帝詔發邊騎屯要害處 同上

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募郡國中都官死罪係囚減等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紀本章帝建光元年鮮卑寇居庸初置漁陽營兵紀本後鮮卑入上谷攻居庸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屯列衝要後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疋度遼屯守傳鮮卑 唐武德初邊鎮及襟帶之地置摠管府以領軍戎七年改摠管府爲都督府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貞觀初幷省州縣始因山河形便分爲十道通典太宗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志 兵自祿山結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挺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贈北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邊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侵略深入則戎嚴陸贄奏議

皇朝典章太宗雍熙二年馬知節監傳州兵因繕城壘治器械料丁壯集芻粮十有五日而具既而虜果至見有備乃引去徽錄真宗景德元年沿邊諸州於保毅軍內簡集成振武軍上曰自立此軍邊聲頗振戎人畏憚不敢侵寇矣 仁宗慶歷元年王堯臣言四路沿邊所守地界約一千餘里屯兵二十萬每賊入寇常多官軍十倍彼常以十戰一我常以一戰十其爲勝負甚明 六年詔陝西河東經略司西人雖納欵稱臣然犬戎之心詭譎難信恐諸路承罷兵之後漸弛邊備其益務練兵卒全城壁常若寇至並上同 孝宗隆興二年彭果申大散關一帶邊面係對境要衝制置范成大言如鳳州不測緩急所有應援一節一面將附近人馬遣發條法

先正論選劉望之上高宗方丹陽以西廣陵以南淮陰以北涉淮臨泗進撫徐亳此晉宋圖中原之衝要也潯陽以東狄浦以西利盡姑孰據江守險西接廬壽此陳隋必爭之津要也江夏以西江陵以北襄陽以南背江阻漢進臨兗許此吳晉所守之重鎮也安康以西梁洋以北一出褒斜一出散關並臨秦雍此高祖之襲秦孔明之興漢皆自此也 嘉熙奏劄國家駐蹕吳會以荊楚爲上流自虜犯蜀當備者多昔陸遜謂夷陵爲國之門限何充謂荊楚爲國之西門故夷陵之地吳則守以遜抗荊州之城宋則守以諸王其不輕也審矣至於紹興之時衛膚敏謂江陵襄陽尤爲要害劉長源謂忽夔峽恐其乘虛干時虓虎之將布在蜀口而諸臣猶以爲慮謂宜寘重臣於江陵以爲江面之巨防嚴守備於夷陵以爲荊楚之外護

文集菁華呂東萊云邊境非有國者所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係於邊境聞其有警焉得而不憂嗚呼是所以不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係於邊境聞其有警而始憂之則未有警之前所講者何事耶平居暇日審形勢定規模簡將帥明斥堠者爲此時也烽舉塵起按吾素定之畫次第而行之何憂之有是故聞警而憂者可以占知其無備也聞警而不憂者可以占知其有備也博議

邉防二　以奮張氣勢立説

【策頭】守禦之説有三以地險以人重以氣勝斜谷塹蜀長界吳巨浪掀天風帆萬里此以地而險也固壘休士隱若敵國守邉得人屹如長城此以人而重也漢中遣將氣吞曹魏盱眙拒虜嬰玩佛狸此以氣而勝也嗚呼博以氣鬬以氣戰守亦以氣氣之所加旁無前敵無堅犬羊何足爲吾擾蛇豕何足爲吾梗是雖畫地而守虜不敢窺而況險阻可依乎不然有設險之地有設險之人而無勝敵之氣聞鼓聲而心醉望雲旗而目眩視霜矛而股慄吾亦自保之不給其何以制敵雖有崇岡峻嶺洪濤巨浪足以控帶左右不過丘垤爾溝澮爾終不足恃矣爲國者可不加念於此哉

【策段】高宗南渡之初虜偽相挻更唱迭和而兀朮兇焰爲尤熾據秦鳳闗川陜歷齊安犯湖湘由馬渡突江浙且有自登入海之意彼眞謂我不能師也一時諸臣慷慨奮發略不少懈守淮者則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否則曰士氣當振虜鋒可挫也守蜀者則曰此地爲蜀阨塞死不可失也於是吳玠有殺金平之捷楊政有寶鷄之捷韓世忠有金山之捷而鄞海亦以捷告蓋我以氣勝之也紹興季年逆亮渝盟數道入寇瞰巴蜀窺海道造浮梁已渡淮欲投鞭以絶江其勢亟矣而諸將勇於禦敵猶前日也病乘有興銳氣益振劉錡滑河之捷也命健士登舟以短兵鏖擊李寶膠西之捷也或敗之采石或敗之瓜洲或敗之黃牛堡是又以氣勝之也

抑嘗諦觀今日之勢而有獻焉一曰據長江之上流二曰用東南之長技夫上流險要國之所恃以爲咽喉也奄而有之則氣勢翕合首尾運掉用之無不如意荆州借蜀曹瞞失着宋欲伐魏先理襄陽此自古所必爭之地也爰自襄陽踐破莽爲盜藪江陵孤壘兵僅數千長閫一合何以拒敵愚願今日置大帥於江陵以爲諸帥之總統調諸處之精卒以壯江陵之重屯上以援蜀下以蔽江如老熊當道隱然有不可犯之勢昔紹興中狂虜入寇議者以下流空虛爲慮而我高宗則以岳飛重兵頓在上流而度其不敢爲渡江計今日可不以此地而加之意乎長江洶湧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吾之長以舟虜之長以騎今乃棄長用短非天之贊我耶枯荻一焰醜虜飛灰舟艦疾趍蕭銑屈膝此東南所可恃之技也今防江戰艦朽蠹難用沿江水軍虛潰不補脫有緩急何所倚伏愚願今日添造船楫拘借商舟招募水手閑習水戰無惜金帛無吝犒賜亟加措置以爲秋高江面之防昔采石之役虜舟尾尾相銜我以海鰍衝擊之一鼓而殲之風濤之中今日又可不於此技而加之意乎彼欲結筏而渡則水軍沒水以斷之彼欲具舟以濟我則火箭以焚之石砲以碎之上流有重屯要地得重師事權統一聲勢赫張長江之險我自有之彼安得而飛渡哉不然形勢一失長技不用日月逾邁顧不早圖愚未知其所終也

【事料】見前套

督府帥閫 （附） 以同心體國立說

策頭 同心叶謀寅恭為國則兵權雖分而實合逞智燿能忘公徇私則兵權雖合而實分夫揔持元戎捍禦疆場事機之運國家安危之所係兵計之決三軍勝負之所關不當論其職任之分合惟當論其意向之異同彼能國爾忘家君爾忘身攻守有殊勢必審訂其可而後行進退有異機必參酌其宜而後决如心體之交孚如手足之相應借曰其權之分也不見其為分苟其不念國事徒逞已能此主乎攻而彼則欲主乎守此主乎進而彼則欲主乎退如枘鑿之不相投如氷炭之不相入借曰其權之合何取其為合故將帥之權雖有分合之間而將帥之心要當脗合而無間也

策段 昔寇恂賈復之在漢交隙至深一旦蒙藺廉之義共車而出結友而去卒能肇漢家中興之業李典張遼之在魏素為不睦合肥之圍慨然以國家大事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用能破孫權之衆自古將帥其勲業之超卓功績之嵑盛曷嘗不由於合心以相濟併力以共圖乎

我朝太祖之時李漢超之在關南郭之在山西其權雖分而同心徇國各理一方控制二虜卒收其功果何拘於分也至眞宗之時若石保吉李繼隆相與統兵共濟國事權雖合也而一則稱其指授方略一則稱其宣力用心交相推遜眞有古風澶淵之捷皆此之故又何拘於合哉中興諸將間有不睦有如世忠之於光世張浚之於劉錡坐小嫌而意不懌保孤壘而援不至似亦岌岌矣向非解仇結歡始睽終合則協心報國之勲柘臯順昌之捷亦安能若是之巍巍哉故當時若盡護諸將之說分屯重兵之說皆有所不拘也

今日強敵為鄰邊釁欲開風寒之慮既多則邊帥之權當分荊襄有帥两淮各有帥而金陵又有帥聲勢之相接首尾之相應有不容以廢一者今而居帥閫者以言其人慣諳陣法洞識兵機其才無以相過也以言其爵均為從橐各揔方面其權亦足以相當矣以國家為念以生靈為重以社稷為心相與叶謀共圖備守俾國勢尊安士心堅固然後驅逐犬羊混一區宇伸祖宗百年之忿豈不大快人心哉

然愚抑有獻焉志意之乖者生於器識之不龍念慮之異者

基於抱負之凡近今日居元戎任將帥者果有器識之可取乎果有抱負之足稱乎若猶未也則徒事勇力專尚詐謀輕狂以生事猜忌以賈怨其為國家之禍也不少所貴乎人主者貴於選擇有加委任不輕必其有碩德重望可以鎮撫一道者然後使之居是任必其有威名素著可以震讋四裔者然後使之膺是責則至理内融所見昭明孰肯求為相刃相劘之計而不思為安國安民之舉歟鄉生狂斐之談未審執事然之否

事料 晉羊祜為荊州都督增修德政懷柔初附㮣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指授羣帥徑造秣陵㮣苻堅率衆百萬次于淮淝加謝石征討大都督以謝玄為前鋒都督諸軍事於是以

精銳八千涉淝水決戰毆殺夯潰（傅本）陶侃都督　廣寧七州
軍事又都督八州據上流擁強兵（附）唐王忠嗣俄為河西隴
右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
也（本傅）憲宗因光顔汝為陳許帥曰重亂汝故有河陽懷今益
以女曰文通女守壽曰道古女其觀察岳鄂曰愬汝帥唐鄧
隨曰度其往視師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八月丞相
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顔胤武合戰益用命（韓平淮西碑）
本朝仁宗慶暦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韓魏公為秦州
曰吾君憂邊臣于何以擇官（言行錄）二年范仲淹言願與韓
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籍此兩路事
力必能速有成功（長編）高宗紹興四年趙鼎都督川陝諸軍既
而鼎又奏荆襄乃四川後門遂幷領荆襄諸軍事（實紀）紹興六年
韓世忠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楚州置司岳飛為湖北京
西宣撫副使襄陽置司都督張浚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沈
鷙可以倚辦大事（繫年錄）

其獻策收結（策）段並見第一套

武事

形勢（附）襄　蜀　江　淮　海

名流舉業

立意発端 地利人和之說○嘗觀大易有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則知人君之立國不可無形勢之利及觀魏武侯誇山
河之固而吳起有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之言又知人君之立
國不可專恃乎形勢之利何者鑿池築城與民共守而後可
以有為域民不以封疆而天下既順則無往而不勝是故三
苗之國洞庭彭蠡非不險也然民棄不保而徂征一興則不
能以保其邦嬴秦之立崤函是據非不峻也然民心背叛一
夫大呼而天下皆轉而為漢然則地烏取於利也成湯興於
商丘其視左河濟右泰華則大有逕庭矣然成湯克寬克仁
足以彰信於兆民故攸徂之民皆有相慶之意是以開商家
之業文王起於岐山其視孟門常山則又霄壤矣然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無告之窮民故庶民子來見於靈臺之始是以
植周家之業此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是已

地勢人心相維○有有形之險有無形之險有形之險在地
勢無形之險在人心固結其隱然之心以維持其顯然之勢
則其險為可恃恃其勢之可以自強而不知其心之不可不
固則所謂險者有時而不足恃矣周之洛邑東澗西瀍未嘗
險也卒能綿八百之祚秦之函崤左關右隘非不險也不能

制匹夫之難是果何為而然哉周之人民所以淪浹夫忠厚之澤者也深而秦之父老所以苦其苛法者久矣吁天下豈有人心之外而可恃以為險者乎

稽古偉議秦得地勢而強〇六國之於秦其地則六倍之地其兵則六倍之兵其食則六倍之食然所以卒并於秦者秦知天下之勢而六國不知故也秦之所以知者其謀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天下之樞既在我矣則齊楚安得而不滅哉其遠交齊楚也故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韓魏也故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入迭出殆無寧歲故韓魏不支折而入於秦矣韓魏既折而入於秦此燕齊楚所以相繼而亡也

勢以進取為強、光武都洛陽平王迁成周皆中土也而一盛一衰如此其相遠非形之能為盛衰也蓋光武自宛而向洛陽則有進為之氣矣平王由鎬京而退守成周氣何在耶曹操起兖州項羽都彭城皆東土也而一興一亡若是其不同非形之能為興亡也蓋曹操自陳留而得兖州則有進為之氣矣項羽棄關中而退保彭成氣何在耶國

法祖嘉猷東南形勢人謀〇我國家自藝祖立極以來海岱青齊吾東土也梁雍岷岐吾西土也嶺徼交廣吾南土也冀定燕代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高宗中興駐蹕吳會而從始以東南之形勢為形勢始以東南之人謀為人謀然吾之形勢控荊兖以包舉乎河洛藩兩淮以囊括乎山東阻巴蜀以并吞乎關右吾之形勢無非進取之形勢而非三國六朝比也吾之人謀如李綱趙鼎之建明如劉錡岳飛之規畫如韓世忠李顯忠之籌度吾之人謀無非恢復之人謀而又非三國六朝比也

勢全當培事力〇自古立國東南未必能掩東南之全壤也倚江淮而設險或慮上流之扼其吭保蜀漢以稱雄或慮荊楊之撤其蔽而我國家六飛南渡半奄興圖西出褒斜則關輔響應而三秦之父老可立幟而招東闖淮泗而海岱震搖則兩河之豪傑可傳檄而下若乃出兵襄峴長驅汝潁則望八陵之鬱葱四京之巖峩在吾目睫間耳而又襟帶江湖控引蠻越以此進戰則破竹之鋒以此退守則金湯之固孰非先生所謂包三者而有之在今日誠据夫形勢之全矣然自有此宗廟即有此江山人物代更風景隨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而或不一姓洛陽建都天地之中也而有得之以興亦或得之以亡自今日言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蜀之險自若也抑殷民國富尚能如昔之稱天府者乎波濤洶湧千群無用江之險自如也抑生聚教訓尚能如昔之沼佗人之國者乎方城為城漢水為池荊楚之險亦不減於舊也抑荊尸楚廣之材勁尚能如昔之驅馳中原無敢與敵者乎衣冠縱具而神氣內傷枝葉苟存而本根日蹙則孰事所謂可取可守為舉萬全在今日殆不可不培事力之本也

守文警段地險要不必恃、左洞庭右彭蠡三苗之國非不

險也而不能敵干羽之師方城為城漢水為池楚人之國非不固也而不能扞節制之兵城虎牢圍彭城若以險自守也而不能絕吳楚之道距飛狐塞白馬可以勢自恃也而不能息劉項之爭

設險在乎有人○世固有名有以天者矣而制不可歸之天世固有據利於地者矣而利不可委之地何則蓋險雖天造而天不能以自固其險利雖地設而地不能以自固其利豈非人之險有甚於天之險人之利尤愈於地之利者乎且夫嶢關灞水之環繞仍舊也而今之決先入之謀者誰乎武昌夏口之形勝尚在也而今之奏蒙衝之功者誰乎八公山之草木猶無恙也而今之可使其風聲而鶴唳者又誰乎嗚呼江山如故人物非非空使英雄墮滿襟之淚也

據險為守為戰○因險為守則守易固因守為戰則戰必克自古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制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而朱桓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為強形勢然也

當壯淮襄重地○蓋嘗攷之秦嶺自鶻嶺以西至祁山而關內之地莫重於漢沔漢江自大別以西至洋口而水陸之衝莫重於襄陽漢沔之屏蔽在於散關皂郊襄陽之腹背在於樊城荊門散關皂郊之守固則漢沔無虞樊城荊門之城堅則襄陽可恃誠如是又豈不足以壯上流之門戶而有合於大易重門之義乎淮右諸郡扞盱眙為泗壽之衝則盱眙不可不為之嚴備淮左諸郡浮光近蔡息之境則浮光不可不為之固守備盱眙則天長無攻襲之憂守浮光則黃陂無斧衝之患誠如是又豈不足以壯下流之藩籬而有合於大易洊水之象耶

綺語驪珠

得山可以致勝　舉益州可以擣關隴

阻水可以成功　用全齊可以爭秦晉

一軍自盱眙而出泗則符離應天山東也

一軍自濠梁而出蔡則陳留大梁河朔也

長淮千里所以障蔽江南我之所恃以禦西北之虜者也

荊襄上游所以控禦江淮我之所恃以拒宛洛之寇者也

當今獻策 善勝在乎設險○有可恃之資者當思所以保其資有善勝之勢者當知所以固其勢今夫一家之中宮室具馬高其垣墉固其藩籬外莫得而窺也然中有人馬宣禦捍之勞則無可乘之隙鼠竊之徒望風而遁不然彼將如涉無人之境矣夫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天下之言險者莫先也而子嬰降漢劉禪孫皓剪為魏晉之俘且夫雍丘之西劉陰之東非有變也金城棧道之固驚波怒濤之險尚無恙也沛公瓦合之卒不強於曩時六國之師也鄧艾王濬之徒又非曹公司馬懿之匹也是皆徒恃地以為險而不知有人以為險也是故吳漢為深壁固壘之計而隗若敵國何壯也李勣據四通八達之衢而賢於長城何堅也人實甚於險

也巉巖絶嶺樵者腰斧而入焉至虎豹據之則乃懼而不採深淵巨澤釣者擊楫而游焉至蛟龍潛之則乃畏而不漁惟有地又有其人則其險愈險矣

三邊當守全勢㬎荆襄之地號爲沃壤南渡中興岳飛所復今乃斷礎凄烟舊誰舍照黍離而麥秀雲淡而草衰幾許郡縣幾許城壁以金甌之形勢一旦壞於封豕荐食之餘不知曾有灑新亭一瞬之淚否乎而執事乃曰赤壁之役吳未有荆州而魏竟大衂安在其必有上游愚則曰當以今日論不當以昔日論也㬎淮甸之地號爲樂土南渡中興張韓所保今乃鷄犬蕭條茅葦彌望老弱死乎溝壑壯者困於轉輸幾許生靈幾許蕃息以內附之人民一旦壞於長蛇噬齧之口不知曾有能效紅女下機之識否乎而執事乃曰全淮沃壤孫權不能有之而亦足以自立安在其必有淮愚則曰可以偏方論不可以中興全盛之時論也㬎巴蜀之地古稱富饒南渡中興二吳所守今乃室如垂罄野無青草肉膏道路血丹原野慈母孝子之哀吟孤臣嫠婦之哭泣怨氣塞胷籲天無路幾載積聚幾載涵育以全存之形勢一旦蕩於氈裘汙染之習不知曾有能效嫠不恤緯之憂否乎而執事乃曰江左再造未能兼蜀而聲撼江淮者直以談笑郤之安在其必有蜀愚則曰當以中興全盛之時論不當以偏方論也

要害不當委棄○向也尚欲營唐鄧以控汝洛今至不能自有其荆襄向也尚欲屯宿亳以援宋汴今至不能自固其兩淮向也尚欲越三關以據秦鞏今至不能自保其全蜀荆襄終當視之如隳甑乎四蜀終當視之如土梗乎棄荆將遂棄淮棄淮將遂併棄其江乎

生意收結 固根本在京邑○然切又有說焉有形勢之守有根本之守形勢之守在於三邊根本之守在於京邑蓋京邑天下之本而敵國之所窺伺焉者也本強則精神之運用可以折衝內重則風采之振揚可以禦外粤自開禧以來大軍闕額而根本日輕江上諸軍本以守江也而至移屯以備邊三衙禁旅本以自衛也而至調發以出戍虛內備外殆非萬全之謀垂盡之醜虜雖不足深慮萬一崛起之寇勦其餘類而要誓於我其將何以禦之善謀國者當爲根本之慮可也韓公琦留意於備外而必以擇將帥爲急范仲淹有意於重內而必以軍寡倉卒爲慮愚敢取一說爲今日獻

固形勢在得民○抑愚又有說焉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兵以食爲先而財以兵爲蠹上下煎熬公私罄竭而開剏大閫未已辟置官僚未已措置招填未已得無有當深思者乎襟三江帶五湖左洞庭右彭蠡所與效死守之而不去者民心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心可攻則兵甲失其利金湯失其險矣范公鎭有言備靈夏當寬關陝之民備契丹當寬河北之民愚亦曰備韃靼當寬東南之民書生狂斐惟執事教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習坎重險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易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史記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公孫丑下

歷代事實 齊侯伐楚楚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左傳僖四年晉子犯曰戰也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僖二十七年晉司馬侯曰四岳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者也是不一姓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左昭四年秦踐華爲城固河爲池据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始皇自以爲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之業也賈誼過秦論漢王酈食其曰願急取滎陽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勝之勢本傳六年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垂隔千里秦得百二焉下兵於諸侯猶高屋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齊得十二焉高祖紀劉敬說上都關中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即西都長安張良傳漢之西都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秦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班固西都賦魏青龍二年諸葛亮帥衆由斜谷伐魏司馬懿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出五丈原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通鑑唐郭子儀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殽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眞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郭子儀傳

皇朝典章 太祖開寶九年上嘗有遷都意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言在德不在險國史眞宗至道三年上曰在德不在險倘官吏得人善於綏撫使之樂業雖無城可也長編仁宗慶曆三年鄭戩言順德軍生戶以水洛城來獻其地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若就其地築城實爲封疆之利長編高宗紹興七年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費力而自定矣正如奕棊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勝理聖政

先正論述 景祐中范仲淹上疏曰西洛帝王之宅太祖嘗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何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委材誅重臣預爲大備 建炎元年李綱上十議二曰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以備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 淳熙十六年陳亮上書曰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不足憂虜人不足慮吳會者昔人以爲不足都錢鏐據之以抗四鄰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重湖沮洳而淞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守以爲安而國家七八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

文集精華 蘇東坡云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

代之封建是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救也有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然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

胡致堂云荆州用武之國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如脣之堂剖析而不全則形分益州天府之土控漢水之源包江流之半如股臂之運中斷而不續則體廢淮泗千里南北四達如衣裾之覆雖厚薄異宜而盡撤之則病襄漢上流東西所經如咽吭之會雖吐吞異用而暫窒之則絕楚蜀之為地其勢蓋如此而今也魏首入荆而不能盡據吳與蜀割荆而不能獨有峙立相視莫適先發是之謂勢分吳不能有淮晉不能保蜀蹙左削右折此不支是之謂勢屈吳欲圖梁益而遲徊及事蜀既得漢沔而敗不能守非睽離阻無以統續是之謂勢隔翫歲愒日勢有未固卒至於分者難合屈者難舉而隔者難接也吳蜀東晉之為國其勢乃如此夫是以勢不訖於地其倚籍無形矣地不足於勢而進取無力矣形格勢禁人不勝矣無怪乎吳蜀之勢在西南而不能以自立西南之勢在東晉而不足以有成也大澤之陂霖潦方集運萬斛之舟與溟渤不殊霜降水涸洲見渚陳雖虛舟猶將限焉而終不可以罪其隘也知西南之偏居而不知西南之相為用又豈知地與勢之所存哉

形勢二　荆襄　以荆襄要害立說

【議頭】以形勢論荆襄則誇荆襄之地者固可以守東南以脉絡論荆襄則全荆襄之地者斯可以用東南自古及今國於東南者當以脉絡論不當專以形勢論脉絡相通則形勢合而不分雖以之進取而有餘脉給不相通則形勢分而不合雖以之退守而不足然則今日之形勢固在荆襄而脉絡所係實在襄陽江陵之二鎮何則關為保障蜀為根本東南形勢蜀其首也淮為藩籬江為門戶東南形勢吳其尾也而荆襄介居吳蜀之中則東南形勢之脊也此非形勢之所在乎然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而襄陽居漢沔之下流乃京西之一都會也江出岷山東入于海而江陵居江左之上流乃荆湖之一都會也襄陽為江陵之表江陵為襄陽之裏此非脉絡之所係乎

【策段】愚切謂今日三邊之勢莫重於荆襄莫急於荆襄而亦莫難於荆襄也蓋荆襄之境左接巴蜀右連兩淮前瞰京陝後蔽湖湘其重蓋可知矣秋高馬肥天寒地凍獷狄睥睨於漢沔之故道逆儔跳梁於唐鄧之要衝其急又可知矣重以百姓之流離者難以安集降附之驚疑者難於綏撫城邑之殘破者難於脩復軍實之焚毀者難以儲峙則其難又可知矣其為事體也既如是之重其為事勢也又如是之急是將以其難而委之耶抑將思其難而處之耶有委難之心則易者亦難有處難之道則難者將易當危機交至之日正聖哲馳騖之秋也

在昔三國荊州之地始入於魏中假於蜀終歸於吳其事蓋可覩矣方曹公之取劉琮也於是急追劉備而爭之及劉備之敗曹公也於是急就仲謀而假之蓋誠知荊之為重也當是時公瑾以為不可仲謀亦以為不可獨子敬以為可假之耳故備方入據益州而仲謀已取其三郡不獲已而中分之吳固已議其後而不奪不厭也此豈非事勢至急之時乎蜀之君臣不知出此方且恃關羽之勇以功魏之襄樊不備不虞故呂蒙已梟羽而盡奪其荊州此則劉備無處難之道而不善用荊州也

南渡初趙忠簡謂荊襄為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以為屏翰此真有見於天下之大勢者矣是雖其謀不行然自時厥後未嘗不以此為天下之重而謹其授任也嘉定間孟帥得人號令嚴明兵食富強虜不敢犯者累歲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自其輕議恢復妄啓兵端而縱人之兵已穿金房而犯楚襄矣自其不善駕御以疑北兵而范郭之黨已破均棗而據德安矣蛇豕荐食蟊賊内訌至廑詔旨為之疾痛吁可勝嗟耶

且夫昔人之守荊襄者未嘗不以綏懷遠近而為先也為今之計是必護其風寒撫其瘡痛招集堡寨之也聚撫存戶口之子遺以效昔人綏懷遠近之計則安集之難不終於難矣昔人之守荊襄者未嘗不以務修德信而為尚也為今之計城能不輕疑拒不妄賞罰感發其効死之心消靡其作敵之意以效昔人務修德信之舉則綏撫之難不終於難矣

抑愚聞之上游之勢固均為東南之要害而制閫所治又蜀荊襄之都會也昔之制閫常住襄陽近者制閫移治江陵雖若不同要亦各因其宜爾蓋嘗攷之宋齊之世固以襄陽為重鎮而吳晉之時則實以江陵為要郡則今之移治未為失策況夫今之襄陽非昔之比昔者但有北方之虞而今則有西鄙之憂矣故其地雖為走集之都而實有腹背受敵之患反不若江陵之固也陸抗云沿邊城固無足憂者則其可守也次矣

[illegible] 漢建安十二年諸葛亮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 通鑑 吳步闡以西陵叛陸抗曰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乃自率衆赴西陵拔之 通鑑 陸抗上疏曰西陵峽州連平歸州國之藩表既處上流此乃社稷安危之機父遜昔在西陲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吾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 通鑑 吳主北据江南盡海置交廣荊郢揚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西陵樂郡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須塢並為重鎮其後得沔口邾城廣陵 通典 晉穆帝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 晉史

本朝太祖召穆昭嗣問以蜀山川之狀昭嗣曰荊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之衝今已克定則水陸可趨蜀太祖遂命西

征繼建遼也 高宗建炎四年趙鼎言荊襄左顧川陝右視湖湘
而下瞰京洛在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
於襄陽以為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
出於此錄年 紹興二年呂頤浩等因陳天下大勢謂當用二
廣財力葺荊湖兩路遂通京西以援陝右此天下之脊 胡
安國曰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
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
制北 三年岳飛奏襄陽居江淮上流實川陝衿喉之地六
年孫道夫召對請經營漢中以為復陝西之基措置荊南以
為守江左之策暨八年王濈奏襄陽重地為荊楚門戶不可
棄也宅是秋高淑乃還鄂以調兵食小曆

劉子羽論襄陽西通秦蜀東連吳會北據漢沔故三國戰爭
多出於此自喪亂以來莽為盜區敵人棄而不顧殆天以資
我也宜將荊襄合為一路增重帥權暫治公安分遣別將渡
江據險置柵聚民耕種積以歲月更為後圖一者可通秦蜀
無斷絶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尾相應三者窺 中原有
席卷之勢是一舉而獲三利也

武事門

形勢三 川蜀 以全蜀要害立說

【策頭】蜀道非果難得人則險為我所有蜀道非果易不得人
則險為敵所有蜀之險易不係乎他係乎人耳何者理蜀得
人則其立志必堅其料敵必審知其勢之易則必圖其難因
其勢之失則必圖其得收拾故土於侵軼之餘糾合人心於
渙散之後夫如是則雖以蜀之險皆為我所有理蜀非人則
其立志必懦其圖事必踈有退守而無進取有逗遛而無勇
決託遙制而為固守之計借謹重而為自衛之謀夫如是則
雖以蜀之險反為敵所有

【策段】由今觀之從故道縣而定雍翟或曰此蜀道之險也然
有淮陰則將壇生氣無淮陰則故道自故道耳況得而定之
耶諷西南夷而徼牂柯或曰此蜀道之險也然有相如則時
尚口伐無相如則牂柯自牂柯耳況得而激之耶夾横柱於
虎牙裝露橈以泝峽或曰此取蜀之難也使蜀道果難則至
今猶難可也何至不逃破公孫之讖耶蓋所據者子陽之蛙
耳陳再表於渧零遺八陣於魚復或曰此保蜀之難也使蜀
道果險則迨今猶險可也何至異日為敵人之資哉蓋所畏
者孔明之虎耳

劒閣天險隴西何得太息進彭模之師苟得元溫則全蜀青
氈矣又何惑乎胡必闚覦之論閬苑僻富太原何容襲據奮

鹿頭之旅苟得之紹興則三川興圖矣又奚奪乎契內方熾之說然則蜀耶人耶難耶易耶

自今以始必慨覽興圖必興懷井絡宜進趍白帝之城毋難上青天之道毋使蚕叢魚鳧之邦莽為獸啼鳥跡之地勿以鵝洲鶴樓為臥車轍之所勿以劒道刀州為入夢寐之場必自重慶而夔自夔而峽自峽而江陵自江陵而鄂皆當分布大將各屯重兵必血戰而奉命必指授而中節勿從王命失於逗遛譚機失於牽制夔門自夔門三川自三川下之從上當如卯命辰行而奉命內之應外當如戊申甲寅之叔可有鍾鄧之功而不相劒佩有璘玠之守而不相盱眭則蜀道不難理矣

國家宿重兵於蜀在興州者強半其次在興元又其次在金州三方鼎立互相援救分屯列戍犬牙交錯所以守蜀者嚴矣於此有人焉扼險守要運籌出計不患無以周之也亦嘗聞中興之事乎紹興初胡虜長驅關陝失守蜀道之危甚矣吳武安以一矢相加遺而虜酋奔走狼狽而歸我是以有和尚原之勝越二年道由商於直擣梁洋蜀之勢殆矣吳武安倍道疾驅而虜酋破膽倘獸相食我是以有饒風嶺之勝又明年逆將失識洮泯不守虜自元帥以下携孥俱來蜀道之不絕蓋如綫矣吳武安据有地利射其渠魁遂中厥目彼方棄甲曳兵之不暇我是以有殺金平之勝

事料建安十二年諸葛亮曰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將軍若跨有荆益結好孫權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是則伯業可成　建安二十三年劉備進兵漢中不能克諸葛亮以問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發兵何疑　魏明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昔武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也　晉李特至劒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通鑑　本朝高宗紹興三年張浚言漢中實形勢之地理財積穀願陛下早為西行前控六路之師後據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之勢斯可定矣　田晟守饒風嶺吳玠遂自河池縣夜馳至饒風列營拒之玠以黃柑遺虜撒離喝怒驀死士援崖而上已卯虜陷興元府　四年撒離喝領衆十萬大入犯仙人關吳玠乃豫為壘於關旁號殺金平嚴兵待之　十一年冬楊政駐兵寶鷄金虜萬戶通檢孛堇屯渭北政遂攻拔其城並小曆

形勢四　長江　以江面要害立說

策頭雪浪掀天觀者目眩風濤拍風聞者心寒長江浩蕩東南之天險也犀舟桂揖如雲斯飛猊旌金甲如日斯燿鬬艦利涉東南之利器也出入奔濤見謂水虎掀舞中流勢若游龍士卒精奇東南之長技也今日挾是三者可恃之利吾豈曹瞞褫魄於赤壁魏丕駭目於廣武佛狸送死於瓜步逆亮

作耙於瓜洲矣執事隱憂乃有在於三者之外毋乃江流雖險清河神者誰歟毋乃舟師雖備作舟楫者誰歟

策畧 有地險有人險地之為險也有限人之為險也無窮長江浩渺□□為際波濤之洶湧魚龍之出沒古人謂之天塹言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魏文帝臨江悵望而不敢渡狼尾灘之險峭雖以楊素之威名亦深患之且有勝負大計在此一舉之說此特地之長江者然也方曹公合荊州之衆順流而下聲勢張甚目中已無吳矣及周瑜一炬而千里之舳艫蒙衝頃刻而盡殆有甚於澎湃漂溺之為害者是非人之長江尤險於地之長江者乎

紹興間虜偽□合兵入寇也世忠在楚光世在廬岳飛在鄂張浚在盱眙沂中在泗上而沿江之備甚弱也非惟謀臣欲移屯以守江而將臣亦欲移屯以守江矣非惟宰相欲移屯以守江而上意亦欲移屯以守江矣張紫巖排衆議曰兩淮不可以不守也襄漢不可以不備也於是守鄂者不得以東下守廬者不得以退屯雖不專守江而乃所以為守江之謀矣藕塘一戰逆虜駭遁又孰得以一騎而望吾長江之波濤耶當是之時所以守者固止於下流之藩籬今若兼備上流之門戶亦若是矣

赤壁雋功也以老瞞席捲之威氣燄赫張千里軸艫釃酒臨江之十萬衆順流東下視江東特机上肉耳少年如公瑾慷慨當之據勝勢以扼其吭膺先鋒以挫其銳迅風順帆天助人勇烈炬一舉灰飛煙滅吳稍能立國謂非一戰之力不可也然鼎峙江東僅僅自保濡須彈丸之外終身不得淮南尺寸之土卒之進屯何繫計出羊祜而吳遂成擒豈非專於保江之為乎淮淝偉績也以苻秦吞噬之志威聲飄忽戎騎百萬捬境而南睨視長江投鞭可渡視江左探囊物耳勍敵如玄石賈勇拒之部陳嚴而將士精待之整而應之暇麾兵使卻援轡遁堅鶴唳風聲聞者潰北晉之猶能立國謂非一戰之功不可也然宴安江沱度日自娛兩淮數千里之地徒以為迎敵交戰之場卒之秋風黍離念不到此而淪胥以亡又豈非專於保江之故乎雖然守險設險以人以人為險雖夷亦險否則雖險而夷矣故魏武困於居巢曹丕困於濡須拓跋困於瓜洲苻堅困於淝水皆不得渡其險誠足恃矣然大江天所以限南北昔人嘗有是言矣而陸抗乃曰此守國末務非知者所先何也蓋人勝險為上險勝人為下

事料 漢建安十七年呂蒙聞曹操欲東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戰無百勝遂作塢十八年曹操進軍濡須口權與操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為牋與操春水方生宜速去操乃還通鑑魏文帝五年伐吳至廣陵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乃旋師　六年帝以舟師自譙循過入淮如廣陵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通鑑吳張昭曰曹公得荊州劉表

治水軍掌衝鬭艦悉以浮沿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陳孔範曰長江天塹以限南北北來諸軍豈能飛渡耶南史

本朝高宗建炎元年知楊州許𩒎言楊州前江後淮有險可恃願駐蹕于此　七月劉珏言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習三年臣僚議曰建康在東南為都會控帶荆揚引輸江湖咫尺淮甸應援梁宋其山川之雄盛所謂因地之利者也會要

呂祉奏下流之最緊者二建康之宜化鎮江之瓜洲是也中流之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是也上流之最緊者三岳之北津荆南之公安石首是也上至荆鄂下至常潤其所渡之要者凡七餘則略為之防無害也雖然江之當守者其地凡七江之所以守者其策凡三守江之北上也守江之中次也守江之南又其次也今之為計者知有守江之南而已夫江之南有諸口岸誠不可以不守也然禦之於已渡之後而不能卻之於未渡之先夫是之謂下策今之為計之善者知有守江之中而已夫江之中有諸洲渚亦不可以不守也然防之於已出之後而不能制之於未出之先夫是之謂中策必求最上之策其惟江之北乎吾築吾城堡吾治吾甲兵吾里吾舟楫山之可依有山寨焉水之可據有水寨焉彼方聞風縮頸之不暇而又何敢為出江計哉

形勢五　兩淮　以兩淮要害立說

策頭今之言守淮者何如哉有可守之理有必守之勢特患乎無善守之謀耳大抵地無險易善守者地雖易而亦險城無堅瑕善守者城雖瑕而亦堅自古立國東南用淮以勝敵者多矣諸葛恪城東興以遏巢湖而敵人三大將之衆為之驚遁垣崇祖築小城以堰淝水而敵人二十萬之衆為之漂流巢湖屬今之廬州淝水屬今之壽春其地本無險也而以二人用之則其險若此豈非地雖易而實險乎老瞞嘗攻濡須矣以四十萬之衆厄於仲謀而不能破佛狸嘗攻盱眙以百萬之衆困於臧質而不能拔濡須一小塢盱眙一小郡其城本非堅也而以二人用之則其堅若此豈非城雖瑕而實堅乎

策段兩淮天下之手足也楚恃一江黃以扶持荆襄籍兩淮以運掉蓋其地廣民豪素習戰鬭唐籍之以濟中興陳失之而取滅亡孫權濡須一塢猶可以卻曹仁諸葛恪東興一隄猶可以破胡遵此皆用淮之明驗也愚嘗論之兩淮為天下手足而合淝維揚又兩淮之手足在焉合淝為西淮重鎮控扼光黃維揚為東淮重鎮襟帶通泰無合淝則無光黃矣無光黃則淮之右臂失無維揚則無通泰矣無通泰則淮之左臂斷惟當及今少暇修復光黃以援合淝此淮西之急務也修復天長六合固守楊楚此淮東之急務也齊安去江跬步浮光合肥為齊安後拒有以守之則虜雖欲一飲長江之水必有螳螂捕蟬之慮天長徑趨通泰維揚直跨江面有以守之則虜雖欲一投長江之鞭必有卞莊刺虎之憂

淮東要害在清河口而淮陰實當其衝使淮陰多扞蔽則山陽不可拔山陽既壯虜雖欲向通泰以闖吳楚之門而終貽虎兕入柙之憂矣淮西要害在過潁口而安豐實蠹其會使安豐嚴戍守則合淝不敢犯合淝既固虜雖欲向瓜洲采石一飲長江之水而終有螗蜋捕蟬之患矣

昔楊行密以淮守淮今日舉天下半以守淮猶以為難可乎當朱梁之初天下別為十二兩河南北凡七十八州為梁雍以南則有蜀江以南則有浙有荊有湖有閩吳之所有止於淮南數州之地而與梁為仇清口之戰壅淮以灌梁軍是其所以為險者獨有淮也此之謂以淮守淮

事間 淮水出南陽桐栢山其源湧出復潛流[illegible]晉謝玄敗符堅于淮淝晝夜北走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且至[illegible]梁韋叡救鍾離魏人先於邵陽洲植柵跨淮通道叡裝大艦為水軍會淮水暴漲鬬艦競發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魏人大潰帝遣周捨勞軍於淮上捨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

獻本朝高宗建炎三年張守言今之為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淮陰三處賊亦未能遽犯我若渡江而宿重兵於昇潤賊亦未能遽侵若為中原計而幸虜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渡江之策　四年詔金賊見於真楊出沒恐不測南渡令劉光世往鎮江分兵以備江岸及會　南諸鎮併力擊之虜攻楊州急楚州亦危趙𥸤曰楚當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乃詔岳飛率兵腹背掩擊又令浙西大帥劉光世遣兵渡江為援　六年劉豫兵渡淮入寇上欲令劉光世楊沂中等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粮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　紹興十一年虜犯淮西上曰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間我兵皆退保東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虜戰致虜得以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虜窺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雖虛鎮江一路以檄呼虜渡江亦不敢來[illegible]秦檜曰山陽所以扞淮東東關拒淮西水路又歷陽六合皆近江形勢之地嚴備此數處然後江可安上曰山陽東關已降處分更令張浚益修守備　孝宗隆興二年詔令都督江淮軍馬楊存中與王琪郭振共議真楊六合占據形勢險要去處措置捍禦　三年淮西宣諭使王之望奏聞諸將分定把截戰守屯泊去處上曰兵不可太分須要屯大兵於持重要害之地[illegible]

陳同父云江之有淮猶墻壁之有藩籬也未有藩籬之不設而墻壁之能自固大凡因險為守則守易固因守為戰則戰必克何者以其退有所保而進有所乘故也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而朱桓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蓋江淮者自昔號為表裏之地國恃江而立江恃淮而蔽淮之下守則是舉長江之險舟

撖之利固已與敵共之而僥倖於一決矣

形勢六　海道　以海道要害立說

策頭 世之論海道者皆曰舟楫非北方之所習也至於浮舟巨海則雖南人有不習者況於北乎以是自諉曰海道不必防嗚呼不恃己之有備而恃敵之不能亦終於誤人之國而已蓋周世宗得降人以教舟師留未幾月出沒而神今中原豪傑乍降乍叛昔之委質於我者今皆為虜人之導以窺我者也安知其不假我之技以自售于敵海道雖險盧循徐道覆嘗用之矣晉存特幸耳

策段 建隆以來虜之聘使嘗由海道矣或曰是貢道也非伐道也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既以此聘焉知不以此伐紹興之末虜之伐將嘗由海道矣或曰是死地也非勝地也噫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彼雖以此而敗焉知不欲以此而勝大瀚海張天一息千里犬羊出沒靡不能乘順流之帆以擣我之虛故海道之當備者有二其一大江口其一浙江口今日精募水軍多蓄戰艦守大江口者置之許浦守浙江口者置之定海然軍果習於水乎舟果便於水乎把守而防扼者不知其幾所調發而更變者不知其幾家校試而閱習者不知其幾人一不預防窺伺必至以不素習勝負係焉舟師有關道之海利害如此今日胡可以文具鹵莽視之

氈裘載粮一鑿而沉盡沒之水軍也昔嘗用於清河矣獨不可募此於許浦乎中流回䑼虜衆駭愕如飛之戰艦也昔嘗用於瓜洲矣獨不可繕此於定海乎海寇隷軍名取平河祖宗有是制也今日獨不可守是制乎海舟係岸時令按習祖宗得是法也今日獨不可守是法乎然則今日之戰艘未繕者繕之水軍之未練者練之主師之未擇者擇之則海道可保無虞

夫水有海人心亦有海其必治人心之海使之風恬波息涯涘畢見而後海道可得而防也執事以逆全猖獗之時海道不靖豫為今日之憂愚之憂此久矣言其詳未暇也姑言其略可乎

事料 建元二年東甌告急於漢嚴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本傳）宋武帝拒盧循使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曰我十二月必破妖賊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本紀）本朝高宗建炎四年言者論防海利害可慮者三不足畏者三略請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徑至猝難支吾又出沒示疑牽制王師揚旗使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行所可慮者此也冒涉風濤虜衆方病乘其未定易以進擊又或為風阻咫尺不前港道回曲加以泥濘其隙易乘不足畏者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有備則弗畏然今莫若委沿海巡尉及民社兵未集而擊之必可以成功（小曆）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李寶與金人遇于密州膠西縣大敗之虜帆皆以油纈為之綿亘數里忽為波濤卷聚寶命於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焰隨發燒延數百降者三千餘人（係年錄）孝宗淳熙十五年黃洽奏

許浦[illegible]軍本在明州定海後因移駐許浦潮沙漸次淤塞緩急如何相就上曰定海南北之衝下瞰山東此用舟師之便卿等更宜熟議（聖政）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四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五

武事門

待夷狄 附 備禦 收復 通使 戰守和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外陵内困之説○魏馬下牧秦鞭欲投敵之待我者已有積輕之心陳師浸惰楚力告疲我之應敵者方有積困之慮敵可使之畏我何可使之輕我也輕且不可況積輕乎我當制敵何有困於敵也困且不可況積困乎何謂積輕如一室單微藩籬缺壞外寇窺伺已非一日始闖門戸終入堂奧矣噫嘻守國猶家庸可啓外侮之積輕耶積弱滋輕第恐輕而不可救耳何謂積困如元氣虛耗肢體頹墮外邪交侵已非一日始入腠理終入膏肓矣噫嘻保國猶身庸可使吾體之積困邪積久滋困第恐困而不可救矣

待鞑失得之説○切惟今日待夷狄之故矣鞑之所以撓我者常以變我之所以待鞑者不容變其常以常應變何我非服以常制變何敵非鈍帝王備禦之大經斷不出此是故以常應變則一動一息惟彼之懼倏東忽西酬接不暇軒輊於邊報之動靜將迎於哨騎之往來臨事徊徨隨時苴補舉吾國之四肢百體任其所役玩弄於敵人掌股而不自制其尚足以立國乎以常制變彼以其客我未嘗疎彼以其利我未嘗鈍不和則已吾之戰未嘗怠也不侵則已吾之備未嘗弛也來不為之懼去不為之懈隙無所乎伺間無所乎乘凡彼

之所期以玩我者我將及其鋒而玩彼矣是則雖之長於兵
者變我之所以制其變者可不思守其常乎

稽古偉議 夷狄當防其患〇愚聞四夷來王於有虞之世矣
未聞舜之用四夷也愚聞氐羌來享於有殷之時矣未聞湯
之用氐羌也蓋自漢以降胡列於諸侯王之上而後狃有以
啓夷狄嫚侮之心自唐以樂胡鳴玉曳履於搢紳之間而後
有唐朝著之禮益紊亂而不可攷是雖委任之重足以得日
磾之盡忠然異時武賢之一乖其術已有以啓降羌之變是
須撫摩之勤足以得思摩之死力然異時并州羯奴一加寵
任卒以兆天寶之亂夷狄之不可用其禍如此酷也

警於敗驕於勝〇自古以來固有以戰敗為不足憂戰勝為
深可憂者邲之敗績士眞子以為天之大警晉吳之入郢逢
滑以為天之正訓楚會稽之棲而范蠡吏以不死國衛之削
而季子知其後亡夫戰惟恐其敗也戰既敗而反以為無足
憂者以強敵而君知懼也靈王之克蔡叔向以為天厚其凶
虢公之敗戎卜偃以為天益其疾厲公之敗楚文子有亂作
之言魯公之克齊季孫有禍大之戒夫戰惟恐其不勝也戰
既勝而反以為深可慮者以敵殲而君必恣也孟子曰入則
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
而死於安樂

法祖嘉猷 國朝所備夷狄〇蓋自往者石晉割關外十郡以
遺胡其後胡馬南牧憑陵上國哆然有無中國之心迨我藝
祖立極之初首命李漢超守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
常山賀惟忠屯易州而虜酋震懾知吾中國非如前日之可
輕也乃遣和使以乞盟于我天子以新造之邦曲徇其請以
輯寧我邊陲夫何犬羊無厭驕志日逞太平興國中嘗寇我
幽州矣我於是有北征之役已而又寇我關南矣我於是有
大名之捷景德中又嘗大舉以寇我河南矣我於是有澶淵
之幸天戈所指士氣十倍虜將旋斃尋脩和盟時寇公當國
必欲折而臣之自是不敢稱兵者三十餘年其後六符之來
設辭以撼中國其志不過欲得幣而已富公一言虜氣索然
當是時也契丹雖弱矣而我中國亦非前日之強且盛也權
臣當國養癰護疽方且幸契丹之亡而不逆制其後不知一
寇斃一敵生女眞本小落之餘襲而取之南與中夏為敵國
浸成異日之釁尚忍言哉

中興破虜之功〇每觀逆亮南牧之初鉦鼓聲天旌甲蔽日
江流千里投鞭欲渡氣焰薰灼聞者喪膽使權奸在而處此
其不奉張昭之表而迎曹公於赤壁者幾希帝也明明廟謨
赳赳雄斷投袂而起斫案而行都堂集議宰相陳康伯傳上
旨曰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斯言一發人有奮
心散關一戰神臂長驅而虜騎退海道一戰風濤助順而虜
帆飛灰鑿舟溺粮沒伏郤敵車船如飛貔虎四出既敗之於
清河又衄之於采石又殲之於瓜洲而犬羊相屠倒戈自攻
虜且首領之不保矣

時文警段 吾國為韃所役○以常制變則變者以窮隨變應變則彼固愈變而愈不窮矣夾攻以來局面凡幾新矣東兵之未卻西險之已移左實之方攻右虛之繼鬭朝而怵我以師夕而歘我以使乍而攻我以正驟而撓我以奇緩而誘我以奔北俄而出我以不意倏去倏來疾風甚雨乍伏乍動黠鼠妖狐而吾國之人隨方熨療當急挨那惟有着應一着步應一步履霜而慄載陽而嬉耳往歲之憂在西淮繼則移其所以憂西淮者憂蜀而淮不顧近歲之憂在荊鄂今則易其所以憂荊鄂者憂淮而江不知上流之波一動山陽即可以升虛福山之鹿方驚京口浸怠於托裏北軍穿雉堞矯習行楚幕有烏紅旗詭捷其如桔槔附物俯仰之視時博者用梟食握之隨欲噫彼豈長於變乎吾惟無以制其變則彼之所謂變者宜得時而出之以撓我耳

氣張虜不足畏○久矣乎吾國之氣索也是氣也張之則強縮之則萧作之則奮沮之則銷自古刷大耻立大功傀國以破弱國以興者未始不先鼓吾氣此氣一鼓如雷動於天水倒於[illegible]風行電迅不可障遏焦撓聞而抵掌戚施為之扼腕一旅[illegible]以祀夏也一城可以報燕也斫案一怒可以灰老瞞之樓櫓也斬使一舉可以褫羯胡之膽魄也式蛙而沼強吳者以此鞾刀而捷河陽者以此箕踞而罵賊血面而死城者亦以此氣乎氣乎貫日月通神明浩然而不少衄者乎是以弱可強寡可衆亡可存不為彼伸屈不以人進退自綽綽乎其有餘裕者不然千里而畏人七千里而為讎役無怪其氣懾也

綺語聯珠

問鼎奸萌欺周過甚　變詐而不可測
營巢詭計謂秦無人　桀猾而不可信
制禦之畫足以彈壓其猖獗之心　得其地不足為廣
控禦之術足以消奪其跧梁之氣　有其衆不足為強
專殺戮不忍之法孰不欲植幡而願降
聚流離等死之衆孰不欲彎弓而報怨
彼方肆其虎噬之毒吾有以扼其咽而摧其牙
彼方恣其狼貪之求吾有以斃其力而制其怨
佛狸飲江之志無一日忘也特犬羊相爭而未暇耳
吐蕃平涼之盟亦不可保也特包藏禍心以啓釁耳

當今獻策 倉卒暇豫二策○聖天子嘉稱晉羊祜之禦邊且欲養恩信以係人心厚根本以伺機會神謨廟算蓋深遠矣仰視高宗中興書羊祜傳以賜將相之臣者同一軌轍也愚謂倉卒應敵者機事貴急不貴緩閒暇待敵者機事貴緩不貴急畫揚兵夜擣壘使賊不得息施之於子儀則可施之於羊祜則不可據險守要不為掩襲當如充國之堅壁持重先計後戰可也轉戰逐北義不還顧斬馘數萬俘獲十萬用之於子儀則可用之於羊祜則不可刈穀而償絹略俘而遣還當如充國之芻牧無侵反虜復遣可也何則子儀以倉卒應

敵則當以勇勝仁而不當以仁病吾勇羊祜充國以閒暇待敵則當以仁勝勇而不當以勇病吾仁事機不同而事體亦異茲紹興建炎所以兼采而並取之也

意向定規模立○端平之意嚮不定故端平恢復貽害無窮嘉熙之意嚮不定故嘉熙城守空談無益嘗因是謂朝廷必有一定之意向而後邊庭始有一定之規模向也欲戰而莫可以戰欲守而莫適與守欲和而莫恃以和廟堂方如訟邊閫遂如醉上馬意嚮旰異於宵故外閒規模冬變於夏宜爾何怪也欲爲堅壁持重先計後戰歟難主張之欲爲轉戰逐北義不還顧歟懼沮撓之舉天下事付之旋作規模前車不堪舉目矣中興時魏公畫屯田之宜沈公上屯田之議呂尚書又建封牛田春之請至於地產蒭兵爲士卒先則豈無老弱之揮淚思奮今之內外布列未必無若人也亦乎在上之人所以振作其精神和平其志慮而已

生意收結 敵亡正宜自治○雖然自古立國不亡於敵國未亡之前而亡於敵國既亡之後山濤之設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欲釋吳以爲外懼而羊祜亦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是二子者皆知平吳而武帝必不能持守也厥後孫皓既降天下混一武帝果惑於女色恣爲驕奢終晉之世禍亂接踵者皆已胎於此時然則山濤羊祜二人蓍龜之智可謂灼見武帝之心術者歟方今韃亡乎未亡乎是未可知也而一二年來邊烽稍息謀國者遽軒然以爲小康焉知不自是而弛備召患乎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上之人盍鑒諸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謨〕 明王謹德四夷咸賓〔旅獒〕 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外而不內疏而不戚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前匈奴傳〕

歷代事實 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書舜典〕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濟〕 成王既伐東夷肅謹來賀〔書周官〕 秦乃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過秦論〕 漢文帝匈奴入朝那候騎至雍甘泉文帝於是大發車騎逐出塞即還〔匈奴傳〕 武帝時司馬相如〔通西南夷〕曰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終軍曰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大將乘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本傳〕 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本紀〕 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後漢臧宮傳論〕 唐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古未有也〔唐南蠻傳〕 房玄齡奏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致州縣

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陛下自將六軍征荒請不旬日拔遼東虜數十萬傳本太宗至靈州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 通鑑

皇朝典章 太祖建隆二年上欲爲信保境勑沿邊諸州禁民無得出界侵盜由是夷狄畏慕不敢內侮 續長編 太宗淳化四年上曰若好張皇誇耀窮極威武則天下之民幾乎磨滅矣且治國在乎修德四夷當置之度外 眞宗景德元年上曰北狄自古爲患倘思憤恚盡議殲夷則須日尋干戈歲有勞費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甚慰朕懷 仁宗慶曆初元昊始僭朝廷欲討之張方平言國家自景德與契丹盟天下忘備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辱將之憂當含垢匿瑕得歲月之須以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議者皆不謂然兵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略以爲宜及民力之全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也 諡同 高宗紹興二年上曰制虜在修文德若器械不可不備耳 聖政 九年上曰待夷狄當以誠秦檜等曰上每推誠待物動法祖宗 十九年上曰用兵蓋不得已豈樂攻戰中國之有夷狄猶陽之與陰使可殄滅秦皇漢武爲之矣本朝眞宗於契丹和百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爲念蓋兼愛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 又曰夷狄不可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後惟漢文帝待匈奴最爲得體倨驁則受而弗較侵犯則禦而弗逐謹守吾中國之禮而不以責夷狄最爲得體也 孝宗淳熙三年程叔達論修政等事因言夷狄盛衰不足爲中國慮中國治否所宜留意上曰中國既治自然懷服矣 上同

先正建論 富弼上仁宗北虜有民人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貨財寒無溫麗之衣飢無甘珍之食於是見中國之盛萬物之富貪惏之性復有趫武則不得不爲邊鄙侵掠之患也然爲患深淺係其強弱亦係中國衰盛焉或暫而入寇或連歲擾邊或散處中原或遂去漠北或費兵力而臣畜之或從權宜而亢禮之服叛相倚勝敗不常歷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困百姓而外事四夷故有曰比之蚊虻而已復有曰接以禮遜羈縻不絕而已又有或質其子或盟於天或啗之金帛以厭其欲或結之姻好以矖其心 范純仁上哲宗夫夷狄相吞并者中國之利也若天祐堅世遂使此黿卒至離析凡力等而勢均者各據土地自爲一部則於時庶幾有思附大國者矣昔呼韓裂爲五單于匈奴分南北庭自是漢之邊候無匹兩之蹤我之所利正願如此故臣所謂在朝廷今日惟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者蓋謂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由出也臣願靜占往鑒處以禮義參稽古昔無蹈後患

文集類章 吳獬云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爲郡縣隋唐闡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爲衣冠蠢爾蠻荒變於中華當時既赫厥靈後世亦蒙其利此則開邊之得者也至於晉招五部

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祿山吐蕃潰將屯田於蔚鎮重困
華人唐宗列郡於陰山終爲異域此則開邊之失者也 又
云方虜爲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
戴其舊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爲維揚之役彼謂深
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效靈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道
之安方逆虜爲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千
艘一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持全安我
國家首嬰而屢不危其眷顧何如也 楊誠齋云欲謀人
而不能擧欲備人而不能動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
其舊不至於大治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憂其至敵至則
徐應其至夫徐應其至者非有萬全之素也盡於一決以幸
一勝耳故其勝者幸也非計也謝玄之所以破苻堅也吁是
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
待夷狄二 備禦 以儆戒無虞立說
策頭銷兵不足以銷兵惟治兵乃所以銷兵偃武不足以偃
武惟講武乃所以偃武盖人之常情多難則戒戒則憂憂則
治無難則驕驕則怠怠則亂是以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
吳亂而晉自亂隋取陳亡而隋自亡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
憂此鄢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者此也
策段如文帝之備匈奴如灞上如棘門如細柳如雲中是之
邊面非劉禮則徐厲非亞夫則魏尚其威談自足以懾虜酋
之膽如孫權之保江東如夏陽如廬江如荆州如潯陽處之
邊面非魯肅則周瑜非徐盛則呂蒙其聲聞自足以褫敵人
之氣
昔尹公洙之論兵也以爲策之長在於戰與守策之失在於
禦與救救亦戰也禦亦守也而曰策之失在於禦與救何也
戰則暇救則不暇守則豫禦則不豫也敵至而後命將兵交
而後濟師則吾之勝勞已與敵共之矣
邊之安也變而擾虜之順也變而逆軍之聚也變而潰既寇
我蜀復擾我荆既蹂踐我江陵復震蕩我江滸千城之弩方
強甘泉之烽未熄幾年委積影滅烟飛百萬生靈死橫骨蔽
栖雲衰草時聞戰馬之嘶墮壁頹城夜無刀斗之擊足食詰
兵命將遣帥不可緩矣
九重之上能如越王之食不二味而後能守七大夫之間能
如越臣所謂復讐誅敵非吾獨憂而後能守四封之內能如
越人所謂報君讐敢不盡力而後能守夫區區之越上下一
心猶能即會稽之耻而一雪之况不爲越者乎
事料禹五百里綏服二百里奮武衛書 文王以天子之命命
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
杜以勸歸也詩 文帝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
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赫(?)貽帝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
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匈奴 唐陸贄云備禦戎
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 裴垍云侵偪則驅而
遠之逃遁則守而備之此帝王禦戎之要經靖邊之大略贄

策本朝太祖建隆三年上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
者能稟朕意則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祿及鄜州誅利使之
田圖特免稅筭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尚財用豐盈必能
集事編年 太宗端拱二年詔羣臣各陳備邊禦戎之策田錫奏
曰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　眞宗咸平三年上問王濟以
邊事著濟邊策十五條以獻上又以手詔訪錢若水備禦邊
寇剪滅蕃戎之策若水上言備邊之要有五　景德元年契
丹多縱游騎剽略深祁間少不利即引去徜徉無鬬志寇準
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師命將簡驍銳分據要害地以備之
仁宗康定元年帝遣使問丁度所以禦戎之策度奏莫若謹
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備
邊要覽[illegible]上 慶曆二年賈昌朝論方今備邊之尤切者凡六
事曰馭將帥復正兵訓營卒制戎狄綏蕃部明探候 高宗
紹興二年臣僚言沿江州郡累經殘破防托之具理宜葺治
恐郡縣措置過當則橫斂於民畏避苟且則姑為退保計乞
明戒州縣民不可擾軍不可廢辦而不擾當賞擾而不辦當
罰　孝宗隆興三年王之望奏把截關隘上曰如要逐處控
扼使虜人不得過兵家無此理湯思退奏自虜人入寇以來
常用僉軍為先鋒多至數十萬衆而我兵常患乎少今又自
分其兵則力益弱矣聖鑒如此洞見機要
待夷狄三　收復　以有志成事立說
策頭有恢復之機有恢復之志蓋激昂奮迅之氣常主於抑
鬱不平之後而沉深周急之謀每起於頓挫陵辱之餘句踐
惟不安於吳人之侵削是以能一鼓而俘戮之漢武惟不安
於夷狄之侵侮是以能一掃而蕩滅之唐太宗惟不安於突
厥之要索是以能一舉而臣妾之此已事之明驗也
策段自晉祖逖觀之中流擊楫誓清中原則將有慷慨之心
冶鑄召募人思自奮則兵有激昂之氣雍丘之鎭邊境休息
則民無不安積穀之計將圖進取則財未嘗乏使晉人能以
仇恥未雪為志以版圖未復為憂乘此機會大作規模顧何
功之不成惜乎當時君臣鎭靜之謀多而興起之念少文雅
之習勝而經綸之計疎以五胡之代仆代興中原雲擾四郊
多壘此乾坤何等時邪
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此有志當世者之盛心也而今之
進言者皆曰契丹盜有燕薊祖宗不能復拓跋盜有銀夏祖
宗不能復裂之鞾韉腥我中華虐我遺黎又非契丹拓跋比
也蓋我高宗嘗圖恢復矣書車攻詩以示宰臣書光武紀以
示詞臣所宜愛日之說大作規模之說其立志何如也我孝
宗又嘗圖恢復矣神宗未遠見之於詩八荒為家見之於賦
寸尺地力爭之喻五十畝理索之喻其立志何如也志立而
事不就雖我高宗孝宗不免為空言而況丙寅之覆轍可鑒
也哉嗟夫燕薊之禍始於石晉計其所有北邊而止耳銀夏
之禍始於有唐計其所有西邊而止耳是則復之可也不復
亦可也是蓋無庸言也鞾韉何人蹂踐上國高宗迫於勢而

不能復者宗困於時而不可復為人子孫者其可不與霸豊之慘乎
謹畏於金甌之保而不思復青氈之舊置念於臥榻之外而不思防舟中之敵以二帝三王之所建置而為犬羊之淵藪以四關兩河之所屛扞而為腥羶之所染汚夫是以冠蓋衣履之地被髮左衽之鄉矣鷄犬相聞之境胡馬群牧之藪矣請兵一萬橫行匈奴願紓樊噲之憤者未見其人也奬率三軍北定中原願上孔明之疏者未見其人也

事料 晉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本傳）唐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歸乃議上順宗廟號（唐書宣紀）本朝神宗每憤北虜倔強慨然有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庫聚金帛為兵費（續綱目）高宗紹興五年上曰虜已退遁須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虜至輒為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蹕九年上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講究須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不患不舉（繫年） 孝宗隆興元年陳康伯奏陛下日思恢復臣等謂自今以往尤當信賞必罰以作成人才選將勵兵以激昂士氣均財務農以愛惜公私之力庶幾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復惟在力行上曰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自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強占亦投牒索否六年上曰朕不恢復者正欲混一效唐太宗為府兵之制

並同上

待夷狄四　通使　以戎不當和立說

策頭 大將有進而無退則可以伸中國之威泛使有拒而無迎則可以沮夷狄之謀何則將者我之所倚以卻敵者也使者彼之所資以覘我者也使吾之將逗遛而不進彼之使虛喝而復來則天下之勢不止如今日所憂而已

策段 自古覘國多遣聘使苻秦圖燕先遣郭辯元魏圖涼先遣李順若此者明行窺伺公肆噬齧豈非以無人視國乎夫通和亦用兵絕和亦用兵何必貪其言之餌為夷狄之笑哉誠使勿恃兩可堅守一意來則勦之勿致縱敵去則謹備勿致忘敵犬戎無厭惟力是視尚大治之則終身創矣

夫兩強可和兩弱可和一強一弱必無可和之理兩強之和紹興是已兩弱之和嘉定是已一強一弱之和宣靖是已今之強甚非紹興今之弱甚非嘉定其可復蹈宣靖之轍乎今之盟約曰南北通好聘問以時毋得增置大兵是以吾指鍛之卒驕於豢養持空語以擠吾之戰士也毋得經營迹緒是以吾要害之地鈌於捍蔽發虛聲而禁我之守備也既得吾賂遺之實又時有要索之請是彼常以講和勝我我反以畏戰屈彼衝冠之髮按劍之視人心蓄此忿也久矣論者毋曰國朝列聖以仁存心禦戎之策終歸於和渡江而後一和於紹興再和於辛巳則和亦未為失策也嗚呼亦孰知我國家之所以為和者乎景德紹興以戰而和慶曆以守而和使

今日而有射殺撻凜之威則可以為景德之和有西北二邊之備則可以為慶曆之和有張韓劉岳之將則可以為紹興之和三者咸無一戰不勝甘心於和不以為非虜反得以窺我矣

事類 漢文帝時單于遺漢書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皇帝云云 嫡傳 漢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 武帝時單于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且鞮侯單于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 並同上

本朝太祖開寶八年契丹遣使獻名馬太祖厚賜之使者曰皇帝神武所未嘗見也 續 真宗景德六年虜犯澶淵射殺其順國王撻凜虜遣使請和曹利用再使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續 仁宗慶曆二年契丹遣泛之使蕭英劉六符來富弼往報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 上同 高宗紹興八年虜使到常州上曰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 踊 紹興十年陳涉言急於遣使而不及其他則知虜不能無求然我有不可許者盍和戰兩途彼之意常欲戰不得已而後知我之意常欲和不得已而後戰或者必欲多與之弊以幸其久而不變則無異耶臣願陛下訓所遣之使俾無輕許以誤大計以和為戰守之權以戰為守和之備此至計也

待夷狄五　戰守和　以當有定策立說

策頭 夷狄之強弱固無一定之時國家之綏御當有一定之策自漢迄唐所以待夷狄者不過和戰之兩端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珮劍相持矛盾不一而不能於和戰之外講求一定之策以為自強之計固可陋已

策段 古之善守者固有堅壁閉壘更歷歲時甘受巾幗之辱而不出者未有守未朞月誘於小利而求戰者矣古之善戰者固有屢戰屢衄不沮不抑而卒以一勝而收功未有困於一衄而亟已求和者矣以草茅愚遠以為今日有意於戰則當如唐憲之任裴度不能戰而有意於守則當如魏相之於趙充國蕞爾淮蔡敢拒唐命環諸道而攻之不勝者累歲滿朝譁然嘗以罷兵為請矣惟憲宗不惑裴度請行一戰而蔡功成十二便宜利害明甚議下公卿詰難數四惟充國不變前設而魏相力任其計故屯田計行而西羌自服何者一定之謀立而堅凝見定也

昔韓范二公論西事於仁祖曰惟當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而張戒進言於高宗亦曰今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至哉言乎此愚生所謂一定之策也鑒往事之是非撫遺編而浩歎切謂自有書契以來未聞強梗暴横如今日之韃虜者也如將與之和歟狼子野心難以保信海上之盟不可鑒乎如將出於戰歟財殫力竭疲民以逞洛師之衄可不懲乎

毋已則有一焉遠交近攻之遺智為可祖耳蓋今日有草地之韃有近邊之韃草地之韃眞蒙古之醜類也近邊之韃乃

田田女眞之猶俘也愚嘗聞之邊謀之言以爲眞韃限制此
曹不使越唐鄧蔡息而北獨許之南向而責其子女玉帛之
獻爾夫韃旣滅其國而俘其人驅之使戰安知不欲坐收卞
莊子刺虎之功乎守戰之說以禦近韃而不至輕挑遠韃之
怒用和之說以交遠韃而必思力制近韃之患如紹興初年
耦塘一捷殲僞齊數萬之師金虜始懼而和議成矣當夷狄
方強之時此亦隨宜應變之方者也若夫一定之策則如之
何曰以宣王之內修政事爲攘夷之規摹以句踐之分治內
外爲沼吳之根本不以至懼去舞之念易吾強於爲善之謀
則敵國外患乃興王啓聖之機也

事始漢武帝時王韓匈奴議王恢曰擊之便安國曰勿擊便
乃和親明年王恢曰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
伏兵馬邑谷旁傳本唐太宗時突厥遣使請和群臣咸請許之
封倫曰彼謂我不能戰乘其怠擊之必戰戰而後和威德兩
全矣唐本傳德宗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曰可百年無
虜患柳渾曰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柳渾傳
本朝眞宗咸平二年虜謀寇邊上以問曹彬彬對曰臣料陛上
鄙終復成和好上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紀
綱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　高宗建炎元年李綱上十議一
曰議國是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一切
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　紹興三年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
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　四年魏矼言當能
講和一字以攻守代之興小曆　八年上有備無患縱和議已成
不可弛兵備劉大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好而
忘戰守則墮虜計中爾　上諭輔臣曰近殿中侍御史張戒
有疏論備邊當以和爲表以備爲裏以戰爲不得已此極致
之論也　九年上謂大臣曰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足
以待強敵矣和議豈足深恃乎　十年進呈戰守之計上曰
戰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退則守非謂戰則爲強守則爲
弱但當臨機應變而已聖政
張戒上高宗請外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
嚴兵據險以守自古能守能戰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守
不能戰而能和者也使眞宗無澶淵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
雖百曹利用百富弼其能和哉
朱熹上孝宗曰臣切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
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
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
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斯下矣而主其計
者亦以爲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爲失計多事以
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
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未能斷然無惑志
於其間
陳同父云猶之訟焉已則欲止而其人制其權則雖卑辭厚
禮以求媚而彼未必許縱許而弗堅也故凡不能以戰守而

爲和者是終不克以成和也漢文帝有獯鬻張武欒布董赤之師以出征有雲中飛狐棘門細柳之屯以固圉而後能成俱棄細過之約唐太宗有行軍總管以秦涇楊之捷有渭橋軍陣以耀威武之盛而後能破驕虜之以牘就白馬之盟此所謂以戰守而爲和若夫六國之從既散乃爭割其地以塞虎狼之欲項羽之勢既蹙始肯折蓋世之氣請爲鴻溝之約以是爲和則不足以爲和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五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六

武事門

納降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不虞之變難測○天下之患顯於已然者猶可圖伏於未然者深可慮古今不虞之變其開也有門其來也有塗善防患者杜其門而塞其塗則可以久安而無事嗟夫匈奴之驁桀者抑矣而噴息富貴已萌於鴻鵠言志之人將帥之庸懦者誅矣而移檄舉兵已發於牛角橫書之予盜賊之梗化者勦矣而兆釁胎禍又見於虎步之英雄世之所謂豪傑者藏奸於不露之中伏機於未形之表彼其歸我以偷生豈眞去僞而從順哉

去就係乎興亡○嘗讀孫子一書至十三篇之末其論上智爲間有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望在殷夏殷之王固天命之所由屬也何伊摯呂牙之能爲興亡若哉蓋用間之法不以豪傑之未至爲可憂而以豪傑之去國爲可慮不以英雄之未附爲兵家之忌而以英雄之去已爲腹心之患故夏雖未亡摯去則亡周雖未興望至則興國之興亡其關於豪傑英雄之去留也尚矣

稽古偉說國以得士爲強○吳得伍員而克強楚秦得由余而伯中國高祖用陳布因以制項羽光武降銅馬因以復漢業昭烈用馬超因以定蜀地魏武有許攸因以破袁紹

降附中有奇士○仗劍歸漢一亡卒也壇場既築大將出焉舉地附唐一降將也釋囚臥見忠臣奮馬陳平楚戍也而得其出奇之計李祐蔡將也而立其戰勝之功

法祖宗訣 祖宗善用降附○楊業河東之降將也而委之兵馬此唐用李祐法也鸞河渤海之藩帥也而飲之巨觥此漢用金日磾法也祖宗非固破規偭矩樂與疏弛泛駕之徒從事也亦以英雄豪悍之士其才足以有為其謀足以有濟用之則為國之舟航不用之則為敵之鷹犬納之則為吾之城池不納之則為彼之間諜聖明大度豪傑屬心豈容以其降附之流而少之

逆為納降之慮○孝宗嘗與大臣語及歸正以為非特子孫之憂今日之事又在眉睫間矣至哉斯言非逆詐也亦以駕馭英豪固自有法也不然河南屯塢拊之以士稚則感恩領之以祖約則叛去姚襄來附待之以謝尚則相歡臨之以商浩則反噬非駕馭得失之驗歟

時文警段 結給降附之術○懷之以恩禮使之有權然效死之心則築壇而拜激之以信義使之無猜嫌疑間之迹則臥內以訪待之以過望以盈其欲則有供帳以隨之示之以威嚴以懾其氣則不揮洗以待之夫人之有英雄豪傑之材者未嘗不欲負以自用而非樂於俯為人用也勢有所不得已情有所難安則始欲操其自用之心而思就夫人之我用故接之以恩禮者所以消其自用之氣而示之以誠信者所以責其為用之效故舉地歸唐者可使之立功報主於異時羈虜臣漢者可使之忠孝傳家於繼世否則未築壇之前安保其不逃去已當上流之寄不能不懷形勢難居位號宜抑之憂者矣

納與卻不可輕○將有叛亡內嚮如蕭梁之侯景挈疆土以來歸者將納之乎將拒之乎其拒其納利害係焉納之而不能制適以啓金甌傷缺之悔又有恐雖冦亂如石氏之冉閔遣使臨江請軍共討者將應之乎將卻之乎其應其卻倚伏存焉卻之而不能受固不能洗銅駝荊棘之悲

豪傑去留難測○含虞之秦者烏知其非百里奚背楚歸漢者烏知其非韓淮陰況夫楊朱之岐可以南可以北孟軻之水決之東決之西前齊後魏無徑不通左趙右燕無關可限

續選驪珠

魏刖其足齊有良謀　養鷹既飽呂布終去
楚失其心漢得大將　放虎自衛嚴顏實憂
狐死丘首豈不懷歸　坑降二十萬而關中之民無固志
鶚變好音終非本性　徙降三千餘而三秦之傑有疑心
脫略邊幅待以赤心　或妻孥於異境或婚姻於絕域
撤棄藩籬結以誠信　或兄燕而弟秦或男晉而女趙
寵之以重賞以保其求　圈檻不嚴則虎豹山林矣
貰之以寬法以責其效　條籠不謹則鷹隼雲霄矣
英雄不出而無籍亡命反為吾境內之妖祥

烏合無歸而不逞嘯聚反為我山林之怪異

當今獻策 不以降士遺材○槃劒扛鼎何往非材狗盜鷄鳴要皆有用無以揖遜廢騎射無以縄尺遺跅弛無以樸樕先奇傑智謀術略能運籌决勝者取之武勇材猛能被堅執鋭者取之諳熟邊方能驅駕士豪者取之慣習者水戰能運掉舟師者取之收捍殘破郡邑復歸吾版圖者取之招誘叛亡雄傑欲效吾臣子者取之亡命之人不妨録用雖夷狄境異之徒抑且收拾初何資格之拘初何流品之別納降當為之計○其為我者歸無遂麃而有爭肉之誅也其為我用者無兎死而有狗烹之虞也是必有以服其心而制其力薄其賞而徐其望使之墮吾計中而不自覺也

今日降附難保○詭我將帥諗我師旅覘我形勢熟我虛實含怒鼓怨背義反忠前日之歸附者轉而為今日之陸梁矣曩時之來順者反而為此時之飛揚矣

生意收結 異國人不可信○雖然趙信胡人耳其歸於漢身雖漢而心未嘗不胡關羽蜀人耳其歸於魏身雖魏而心未嘗不蜀燕容翰之不忘於燕劉淵之不甘於晉依巢於我雖若皺栖首丘之念未始不存異國之人其可信而用之乎上之人當曲為之慮

以處置服其心○嘗觀唐元和中裴度上疏有曰今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洪興疾討賊豈朝廷能制其命哉亦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然則處置之間必動中事宜而後可上之人盍亦加之意云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陽子阻於物者物亦阻之欵於人者人亦欵之奏議

歷代事實 晉羊祜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　祖逖至豫州大興攻討北地悉平降附者日以千計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　殷浩次山桑降人姚襄反浩大敗績並本傳　唐阿史那伏念請縛溫傅自效裴行儉曰受降如受敵乃勑嚴備遣單使往勞本傳

本朝典章 仁宗慶曆元年樞密院諸蕃部歸附者從家内地給閒田以處之長編　治平四年种諤招西人朱令唆最為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誘示諸羌誘降橫山之衆上同　高宗建炎二年上曰朕欲發諸郡歸朝官盡赴行在存撫之庶可召和氣　紹興三十二年上曰中原士民不忘祖宗涵養之德相繼歸正朕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寢失招來之意卿等可審處如有官能辦事者與差遣士人從便應舉其餘隨宜收恤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欣慕而至上同

先正論建 蔡齊奏南海蠻部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荊湖間以閒田使自營今縱郤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言行録　西夏首領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卒職

羈置荊州富弼上言二人之來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也

【大集青華】老泉云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谷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於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而飼以一雀獲一兎而食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太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

納降二　以防患未然立說

【策頭】事有為功於一時而貽禍於百世者處夷狄降者於塞內是也昔光武徙匈奴居之西河上黨趙充國馬援徙先零煎當居之金城三輔司馬懿劉琨徙鮮卑居之棘城代郡魏武帝徙氐居之秦州洛陽皆矜一時戎捷使之為編戶與齊民雜處不知華夷之不可不辨養成癰疽至晉而潰五胡迭起塗炭中原者三百餘年積骸如山流血成海生民之類殄滅幾無餘種嗚呼其禍慘矣

【策段】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待之荒服坐諸國門尊中國明大分也自漢唐以來以夷虜降附為盛事始有處降羌處突厥之議漢之處降羌也辛武賢段紀明則欲誅擊張奐趙充國則欲鎮撫唐之處突厥也溫彥博竇靜則欲內置魏徵顏師古李百藥則欲外屏是皆集議以求其當者然律之國門外之制則中國正當自養其尊不必引納異類以產異時肘腋之變也

本朝西事之興揔戎出征者有如韓范觀其膽寒之謠疑有制虜之奇策然不過招納族長俾為我用而已異時种世衡之守青澗也赤心置人拊納蕃部亦惟于其種落之豪健者羈縻之是何獨汲汲於蕃戎之內附耶蓋微盧彭濮比于與周北貉燕人馳騎佐漢蕃戎纂襲從古而然誠使于其種落之中誘其豪傑者為之用而又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董之以威懾之以權逆防其變詐以為之羈縻則狙詐作使永無竊發之患矣

今日草地之雌雄誠決則我疆之應接方新委命來歸屬心內附是當納之以朝清渭乎抑將卻之以閉玉門乎納之則奸心叵測將階侯景之禍梁卻之則機會坐失徒貽姚襄之附晉是當何如而處之耶必有深長之思處置斟酌使無噬臍失策之悔可也

或者乃曰流民固當納也然漢魏之交夷多內屬反以激異時劉石紛擾之憂覆轍不當懲乎逋將固當招也然蕭梁之世河南內附適以啓金甌傷缺之悔往事不當鑒乎雖然此一說也而又有一說焉曰彼流民者生長邊淮勇悍善鬭曩歲六合山寨之保聚光黃丁壯之團結不知其幾張無所歸至有誘之以為韃用者矣於其歸也如之何而疑之彼遁將

者父處邊方諳吾事體況又投拜等户之紲點所河首領之人強梁類皆豪傑有謀者萬一資之以與我角為憂大於其來也如之何而棄之然則受之既如彼而拒之又如此豈獨無說以處之乎誠有以處之則何後患之有

事料 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先零侵邊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後漢西羌傳論) 唐頡利之亡其下來降者尚十餘萬咸言請悉籍降俘使習耕織遣還河北彼烏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強則叛其天性也陛下柰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君今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唐頡利傳)

納降三　以善能駕御立說

策頭 得豪傑之力易服豪傑之心難夫所謂豪傑者必非庸庸碌碌甘心於俯首係頸之人也暗嗚叱咤拔劍疾視亦足以為人豪國家苟得若人而倚仗之則可為邊陲之金湯而破夷狄之膽矣然必有以服其心而後足以役其材有以制其死命而後足以得其死力拔一城與之一賞獲一邑與之一資此老蘇所謂待常將法耳非所以處天下英雄豪傑之流也

策段 商郊之役庸蜀羌髳莫不效力矣召陵之役江人黃人亦俱來矣武王威公何以得此良以弔民伐罪之仁伐楚尊王之義可以服其心虎賁熊羆之士兵車內政之軍可以制其力又曷嘗以異國之人而置諸封畛之外哉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故布服而漢興梁武帝方侯景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叛而梁亡吁世之奕棊者嘗曰棊之高下不甚相遠但高者識先後着耳如漢高帝則可謂識先後着也如梁武帝則以後着為先着矣

事料 漢高祖遣隨何說黥布布杖劍歸漢(本傳) 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梅福傳) 韓信曰臣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綬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本傳) 光武擊銅馬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勑令歸營勒兵迺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後本紀) 張雎陽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唐本傳)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六

武事門

平盜 附 討叛

名流舉業

古意參端 弭盜在乎得人○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得一諸葛孔明然後可以上北定中原之表入日奏功蕩平水寇得一岳鵬舉然後可以議上流防秋之師有曹寶臣泰州定叛之機謀則可以起西戎之畏心有狄漢臣崐崘破賊之威略則可以增北邊之重勢自古多事之天下皆可為惟無人之天下不可為也今天下亦多事矣狡焉猾韃屢啓封疆假號伐虞燹燬巳兆得隴望蜀吞噬無厭長江巨海幾年虎吻之垂涎湘北嶺南動欲蠢羨之桀指自蜀道劍殘以來彼未嘗不指瀘夷蠻獠為右臂自兩淮踈露之後彼未嘗不覬通客叛卒為前驅以無人視中國久矣而孫視吾國廟堂宥密之訏謨則曰備二邊搢紳先生之議論則曰備二邊以至制閫戎昭之出力任責者亦不過備二邊而巳嗚呼抑嘗於三邊之外而為腹心之慮否乎又嘗於腹心之地而加意人才否乎

盜賊起於所忽○秦人既并六國一天下謂海內無事思欲控百蠻而臣之於是南取北粵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然陳勝吳廣乃起於行伍之中奮臂一呼而山東豪俊西向以斃秦者不期而雲合漢武帝承五世積累之資見府庫充盛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於是開玉門通西域斷匈奴之臂而絕單于之援然徐勃之黨乃出瑯琊之郡繡衣直指雖僅誅鋤而終不免輪臺之詔然則盜賊之禍從古而然雖蜂蠆之微不足以置人齒牙而輕弄干戈擾乎赤子有足以勤天子之旰食者廟堂之上亦安得置而不問哉

稽古偉議 多難則盜賊興○自古賊盜之興多起於師旅飢饉之餘力屈則殫死亡無日則苟可以幸生皆甘心為之而不悔唐建中初連兵兩河府庫不支除陌稅架之暴一興而涇師之入得以籍口逮乾符之際歲大旱蝗寃句逆黨跳躍橫行而沙陀胡羯乃始長驅直擣如踐無人之境然則為是區區者無足筭而實召外變其眞可畏哉

平劇盜在長吏○春秋時平公用隨武子而晉國之盜奔秦太叔之或狃於寬而鄭有取人萑葦之澤然則禦盜之具吾知其術矣刺史縣令民之師帥其所以朝夕整齊其人民而訓誥其郡邑者不於此乎責將誰付之由漢以來其以能清肅姦慝稱者蓋亦可數所有單車出境德化拊循而盜輒旁走者龔遂之治瑯琊是也有以貰偷長之罪使致諸偷而至於枹鼓希鳴者張敞之治長安也有以鉤距得情有姦黨少年窮里空舍之謀未終而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是也有緩小弱急豪強審知姦黠主名而課常最三輔者尹翁歸之治扶風是也以數子之才力智略而遂使老姦巨猾束手歛衽莫敢出氣乃知宣帝中興之功非獨信賞必罰之所能致亦承流宣化者與有力也

法祖嘉猷 牧守良則盜息○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而潰元豐間廖恩亦剽刼於閩當時追討之官膽滯無遂誅姑招而降之此皆守臣不虔政令廢弛之過也至若宋璫之守益張雍之守梓秦傳序之守封皆能以區區城抗賊鋒不為不義屈然後知守土得其人則卒才鼠輩有不足以膏斧鑕者

結民所以止盜○蜀之常勢非盜賊竊發蠻夷侵陵之為憂而將帥專制之可畏自古惟公孫述李雄猖狂僭竊自為正朔彼蓋適逢亂世自李寶張忠之敗羅尚之死而朝廷不復有一戈一戟入劒閣者本朝王均李順皆不旋踵而撲滅然重蜀之利莫如寬恤二州之民使其常有不忘朝廷之心夫如是則將帥有兵而不能有民僭竊何由而作也

時文警段 小姦巨盜之基○蓋天下之禍莫大於無形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水旱荐臻是備之而已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權臣擅朝是誅之而已夷狄侵疆是攘之而已是其為害有狀則其所以制之者有方夫惟禍匿於無形而不知其所以然彼且群飲博奕椎牛發冢苟偷歲時一旦勢有所迫不終朝而毒流天下鉏耰棘矜亦足以攻城屠邑何假於堅甲利兵哉然則小姦眞巨盜之本歟

德服言感之效○昔者明君適艱難之運遇非常之變惟強姦大盜蜂屯雲擾而卒能一定天下恢復大業者必有勤儉之德其次亦有罪已之言足以感三軍而服人當舜之時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恃險逆命宜未可滅者也而舜舞干羽於兩階乃七旬而格至於文王伐崇不勝退而修德乃因壘而降此二者皆以德服人而人服者也當奉天之難德宗出奔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之叛將相繼李納猘河南李希烈訌鄭反盜半天下唐祚幾移而德宗從陸贄之言所下詔令深自尅責悔過至使山東武夫河朔悍將莫不感動流涕思奮而效順此以罪已之言感人而人服者也

盜弭尤當鎭撫○且南冦猖獗繹騷城邑豪強嘯聚擾動平民是固不容以少貸也然揆厥所由亦豈其本心哉刻覈已甚則不肖之心生飢寒所迫則盜賊之念起曩者王師一出獮首就擒義旅南征帖耳屈服人心獨無是天理與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正其鎭撫之規寔也自今惟當大立規模矜其流離而賑恤之而武不必用矣守令之必嚴其選撫字之必精其擇如龔遂之在渤海寇恂之治潁川易其反側而置之安則聖天子海涵春育之恩天覆地載之仁得以旁暢而周洽矣尚何盜賊之足慮哉

縞語駢珠

舍挺而鋤　禽犇獸駭　赤子弄兵於潢池

易劍而犢　鼠竊狗偷　耕夫揭竿於隴上

鼠狗何為窺伺妄動　迫於衣食意出無聊

鴟鴞不祥乘間竊發　困於賦斂情非得已

釜魚幕燕暫爾跳梁　始也暮夜竊發繼則白晝公行

蟻聚蜂屯旋踵撲滅　始也竄身山林繼則攘臂城市
奮攘矯虔自昔有之　可以安集則赦之矣何疾乎奸豪
冦賊奸究治世不免　可以化誨則綏之矣何律乎誅滅

當今獻策 當行勞徠之政〇平盜之說無他以民視之而不以盜視之則知所以平矣夫海隅蒼生莫非吾民天涵地育靡有限量固不當萌一忿嫉之念於其間也彼其迫於飢饉流離之相仍重以守令撫綏之無素相挺爲盜以苟旦夕之命亦其勢之甚不獲已耳當此之時勦除之策固不可以不講而勞來之術尤不可以不知遣將命帥固足以滅其已爲之害而還定安集必有以彌其未然之事何也今日盜之前日之民也今日之民安知其不爲異日之盜乎仁政之發達強恭爲之華心德音之感動胡虜爲之流涕轉移變化於冥冥之間者不可不爲之深長思也

化誘貲之良吏〇今日任戢奸禁盜之責者亦當反躬自省使民生至於此極者果其真情乎抑其不得已乎州縣長吏大抵刻剥爲務無復有循吏之政賦斂以敲朴剥其本關市以征搜剥其末抑配以強賣剥其餘大官虎噬剥其大家小吏蚕食剥其小民如是則盜賊何以弭誠使能得其人鋤其強梗誘其善良赦其脅從離其黨與逆順可以意示也福禍可以言達也好惡可以理孚也則舍挺而鋤易劍而犢而盜賊皆化而爲良民矣是知災患不難恤寇盜不難弭所患者州縣守令之不任其責矣

當知弭盜之策〇愚以今之盜不容直以盜視之彼其變生惡死捨危就安其初豈願爲盜哉自其水旱之傷殘而無以生也穀價之翔湧而無以贍也吏卒誅求不惟不爲之禁止又從而誅求之則夫勃然疾視而不肯之心應之矣吁民而至此獨不可爲赤子痛乎及今之時既爲盜者或討或降各付諸人而又鎮安愁嘆賑貸流移厚其恩意精其條畫穀腹絲身膏瘦醒憒轉凍餒而爲溫育起僵仆而爲安全然後善良歸心強梗復業彼見爲盜者之害而不爲盜者之利也其不幡然以革者幾希不然本原之不慮而屑屑於平定之計吾恐可憂之實不在於今日之盜而方來之患未歇也

主意收結 崇本抑末之說〇大抵盜賊繁多皆由趨末之所由致今觀貿販之商游手之輩朝無擔石之儲暮獲千金之利始則爲茶商矣終則因茶而爲盜焉始則爲鹽商矣終則因銅錫鉛礬而爲盜焉至其甚者聚而爲群飲呼雞逐狗無所不爲椎牛發冢無所不至推原其始蓋由逐什一之利終未免爲盜賊之歸焉是以天下之盜常起於利孔之開故一去農而之商或奔竄於山谷或剽掠於江海大而隴上耕夫小而潢池赤子其勢至不可救者皆崇本抑末之未至也執事試思之

弭盜必有要術〇雖然弭盜之術在於任循良良吏之用在於精選舉愚願自今朝廷僉授牧宰必審擇而較試之不輕以委人臨軒而戒之曰付爾有土其率爾職稂莠是耨俾無

育於爾邦以安吾人民則又戒之曰毋慘于酷毋戮及無辜毋治脅從而許以自新以大吾好生之德彼知付之專而任之重且將悉心戮力鋤邪去姦以擁護良民而保天子之寵命則蕞爾寇賊何足為上人慮

故事原流

經傳格言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繫辭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不之竊語

歷代事實 大司徒荒政十二曰除盜賊小宰六職五曰刑職以除盜賊禮　漢武帝天漢二年群盜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分部逐捕通鑑　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龔遂召見遂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卹故使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遂悉罷逐捕盜賊吏盜賊悉平本傳　王莽末民並起為盜賊王鳳等共聚藏於綠林中樊崇起兵於莒皆朱其眉以相別號曰赤眉通鑑　朝歌賊攻殺長吏屯聚連年乃以虞詡為朝歌長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到官設三科募召壯士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本傳　廣陵賊張嬰等殺刺史張綱為太守單車之職徑造嬰壘以慰安之申示國恩嬰出拜謁綱譬之曰主上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位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嬰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嬰面縛歸降南州晏然本傳　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諸盜並出唐書贊

皇朝典實 太宗初王繼恩送賊徒詣闕上曰汝等本非為惡但官吏失於撫御致爾為盜朕諭以恩信故釋甲而來勿誅也　太宗淳化三年李順入成都僭號王繼恩討平之　真宗咸平三年王均亂蜀雷有終大破之　仁宗時張海寇京西詔殿直曹元喆等往捕之　慶曆七年王則亂貝州文彥博平之　皇祐四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十餘州命狄青討儂智高清敗智高於歸仁鋪智高遁事略　信州民有掠米者法當死上謂輔臣曰飢而掠米深可哀遂貸之五朝寶訓　嘉祐元年曾公亮知鄭州盜賊悉竄他境至外戶不閉呼為曾開門續長編　神宗熙寧十年彭汝礪言竊聞京東河北盜賊不禁臣聞漢京兆多盜起王尊於久廢渤海擾用龔遂於垂老乞選擇仁明智略之吏續長編　高宗紹興三年進呈廣西賊上曰凡擒捕盜賊多緣賊首未殄除已奏功兵退又復聚為寇兼監司州縣不能恤民侵刻所致故散而為盜賊發不時奏故使滋蔓苛嚴戒約束之令具以實聞 紹興五年上曰民窮無聊迫而為盜多緣守令不良擾之若使百姓安其田里肯為盜乎朕夙夜以此為懷

卿等復留意選擇守令庶幾百姓有安居樂業之意編紹興
八年上宣諭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三一擇帥以厭服其
心二任守令以勸果其業三蠲科役以優足其力如此而不
悛尚或為盜朕未之聞也政經紹興二十八年上曰招安非良
法命之以官是誘之為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立功之人盜
知必見獲則可使無盜經紹興　十年進呈次因論止盜賊
上曰自古清盜賊之術無如輕徭薄賦
孝宗淳熙八年御筆付辛棄疾覽卿奏言官吏貪求民去為
盜其原蓋有三焉官吏貪求而帥臣不能按察一也盜賊竊
發其初甚微而帥臣監司諉不之知坐待猖獗二也當無事
時武備〻〻修務為因循纔聞嘯聚倉皇失措三也政經

先正論進 富弼上仁宗云昔前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
能治之人丞相舉龔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
盜賊屯聚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為朝歌長賊遂駭散此是兩
漢時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為守宰自然破滅
之驗也今襄鄧登州盜賊所到如入無人之境臣竊謂非盜
賊果能強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張惟恐不才不賢
者怨不罷去故以州縣委賊任賊殘害臣謂盜賊之起已是
遲矣　余靖上仁宗云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執賞罰之柄
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細民聚而為盜賊不能禁止者
蓋賞罰不行也若非大設堤防以矯前弊則臣憂國家之患
不在夷狄而起於封域之內矣且常以情言之若與賊鬬動

有死亡之憂避賊止於罰銅及罰俸誰惜數斤之銅數
月之俸以冒死傷之患哉乞朝廷嚴為督責捕賊賞罰及立
被賊刧掠與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從之　慶曆三年歐陽
修言近日四方盜賊漸多皆由國家素無禦備而官吏賞罰
不行也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
可憂朝廷遇一大賊則倉皇旋發兵馬而不思經久禁止之
法編

[illegible] 秦少游云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
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
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
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討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
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
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刧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
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
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卻顧簡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
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之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
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遁迹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
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秦少游文

平盜二　以開其悔悟立說

[illegible] 昔嘗觀張忠定公之治蜀凡獲盜盡釋之曰前日李順
化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未嘗不掩卷而歎曰天生烝民
有物有財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使其耕田鑿井有含哺鼓腹

以歡仰父俯子有安居樂處之計亦孰肯冒昧干紀以其身
自試於斧鑕乎惟夫困於賦歛之無度迫於征役之無期飢
寒之憂近在朝夕於是始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棄之
於盜賊而不甚惜是可以一旹而終絕之乎

策段 武帝富庶之餘啖然於窮奢極侈之事海內一變而爲
虛耗矣旱蝗水潦歲歲相仍而商車緡貫之筭紛紛未已一
旦盜賊公行搏手無策繡衣持斧之使旁午郡縣乃始以威
而僅克之爲國家者亦可利於此哉唐太宗即位旱蝗大水
仍歲而作非細故也太宗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散財發粟
諄諄乎惟恐其未厚也至於群臣論弭盜之策乃曰朕欲以
輕徭薄賦選用良吏而使民不爲盜此其開民自新之路何
如哉

昔我高宗皇帝紹開中興神謨睿略震疊一世而山澤愚民
猶有弄兵潢池以上勤聖慮者聖訓有曰民窮無聊起而爲
盜多緣守令不良又曰若使百姓安其田里肯爲盜乎他日
又嘗宣諭以江西平盜之事凡三條擇將帥以厭其心任守
令以勸其業蠲科役以足其力大哉王言其知所謂不以盜
視之而以民視之乎夫以堂堂天朝而有跳梁吁呼之夫草
竊獸獮眞易爲力高宗於此惻怛矜憐愛養根本而未嘗以
迫切行之眞所謂開其自新之路哉

天下有不得已之情不可繩之以得已不已之法人之生也
必有以樂其生食不充腹而慮其飢衣不蓋形而痛其寒飢
寒切於身而嗜慾累其性則奸偷之計生夫鳥窮則啄獸窮
則搏民窮則盜亦其情有所不得已一切繩之以法而決其
忿則當有嘯聚山谷宕跌里閭而動潢池之兵旹其可勝誅
哉

國之有盜賊猶人之有疾疢也身有疾疢必賴良醫以愈之
國有盜賊必有良策以去之所謂良策者豈有他哉亦曰原
情之輕重而爲之招撫誅討耳任招撫誅討之責使奪攘矯
暴之習皆屈服於恩威之下不至重貽斯民之害足矣何可
恣爲殺戮以絕其自新之路哉

聖制 龔遂張綱事並見第一套

本朝太宗淳化三年張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詠化賊
爲民何有不可哉編長至道二年查道知果州寇盜尚有伏巖
谷依險爲柵者道曰彼欲延數刻之命耳其黨豈無詿誤耶
即微服單馬直趨賊所賊乃投兵羅拜悉給券歸農　石普
言蜀之亂由賦歛日急農民失業望一切蠲其租稅則不討
自平矣上許之普揭榜告諭部內以安

仁宗慶曆四年俞靖言自古盜賊爲患未嘗不赦其脅從而
誅其首惡與其勝之不若安之今湖南之賊首惡不過百人
餘皆脅從之民宜遣智謀循良之吏單車獨往宣以恩信而
招撫之示之生路則衆可潰散賊焰宜熄矣編長

討叛　(附)　以誅討有名立說

策頭 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此三老董公

遮說漢王語也請以爲今日討逆伐叛用兵之折衷師直爲壯子犯之言也兵順爲武魏絳之言也直之一辭順之一語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誠不可誣即是而論則恭行天罰帥將天威揮天戈以任天吏之責正不在乎師衆之多寡軍旅之强弱士卒之精鈍在乎師之所出有名無名耳

【策閔】五觀昔人論兵有曰奉辭罰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伐是肆是絕是忽乃大義之當然以討其不然予匪順天厥罪惟鈞皇天后土竊聞斯言利用行師征邑國也利者何名正言順也可用行師征不服也可者何兵應者勝也彼曲而我直彼逆而我順以我之直而正彼之曲以我之順而討彼之逆征者上伐下也征之爲言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行險而亦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之有不必以怯疑之也不必以勇乘之也不必以少形之也不必以衆奪之也不必以分惧之也不必以合掩之也其入幽幽其出冥冥動於九天之上伏於九地之下合散翕張生於俄頃奇正倚伏隱於纖微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者此雖兵家之秘妙韜鈐之精術不可同日語也天討有罪大刑用甲兵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之主將有大正於弗率師出有名安用彼紛紛爲哉

粤自我國家運厄陽九中原故壤淪於腥羶謳吟思漢扶携來歸我先皇帝撫念遺黎皆吾赤子可務而不可拒也可弔而不可絕也失此弗圖肝腦將塗地矣於是推天覆地載之仁大海涵春育之澤撫摩字育德至渥也生成長養恩至厚也其有大造于爾衆不啻如父母之乳哺當是時也在廷之臣固嘗曰養虎遺患遣蛇實難侯景之亂往轍可鑑我先皇帝推赤心置人腹中不逆詐不億不信烏知其後之叛與服哉乃者反鄙周邦蠢爾不靖背棄君父積年之洪恩忘負國家累歲之大德天地不容神人共憤曲在彼矣勦絕其命豈容緩乎

且愚之所論者論乎師出有名無名耳夫苟務以多爲勝則召陵侵楚彭城伐楚不爲不多矣胡爲而不能以奏膚公白登昆陽赤壁淝水以多爲貴矣曷爲而不聞一馘之捷無名之師以曲爲老名不正則事不成矣是雖淮陰少年萬衆在手囊沙背水倏忽神明似得兵家鬬亂而不自亂形煩而不自煩之妙孰知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之言信蓋屬饜於耳也師出無名雖多亦奚以爲

【[illegible]】帝曰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書大禹謨）周公東征三年而歸說以使民民忘其死（詩東山）漢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十年之間反者九起（賈誼傳）蜀諸葛亮至南中聞孟獲爲夷漢所服七縱七禽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蜀志本傳）唐憲宗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本贊）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七

財計門

財用 附 理財 節財 羨財 會財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窮則變變則通○唐券積輕齊筴告匱捄法弊者亟當活國脉而使之通漢角方增晋鎧不給捄時弊者不當困民力而使之窮嗟夫圜府之泉流易壅飛錢之日造浸煩使楮不自重而入輕其法足為國之便鹵池之天產不全賁海之地利亦富使鹽不自賤而增貴其法足為國之利夫何法意一壞而弊隨以生楮本便國也不體國事者至以便國者而便已朝廷嚴秤提以權重輕士大夫視緩急而為聚歛毋怪乎楮之弊日流於猥鹽本利國也不恤國力者至以利國者而利已朝廷重戒勅以制低昂士大夫假奉承而濟貪黷毋怪乎鹽之弊日入於蠹今欲疏其壅而革其蠹是惟自通之一策而已矣金城之屯騎未罷湟中之積穀宜豐和糴不免於浩穰干以濟時之艱采芑之征而未閑車攻之備器當飭軍需不免於整辦于以紓時之急然而時弊多棘則弊因以滋和糴本非苛民也民病於主和糴者之苛臺閫越領例以示拋降州縣勒數內以規贏餘抑孰知和糴之弊日鄰於擾軍需本非虐民也民苦於督軍需者之虐臺閫羨名色以廣行移州縣肆椎剝而為賣弄抑孰知軍需之弊日過於忍今欲息其擾而去其忍其必戒乎窮之一字而已

理財當通其變○理財於紓急之秋者當使變而能通不當使變而愈窮夫變通盡利之說尚矣然窮則變變則通未聞愈變而愈窮也蓋入粟拜爵非古也使其籍是眞能郡縣從容農賈受賜則鬻爵之令未窮也鑄金造幣榷酤鹽鐵非古也使其籍是眞能國用饒給民不益賦則金幣鹽鐵筭法未窮也斡山海而排商賈非古也使其籍是眞能足用而歛不及民則摘貲之法未窮也變租庸調而為兩稅非古也使其籍是眞能足用而歛不加多則兩稅之法未窮也柰何調度日急供輸日繁漏巵莫盈筭底莫措吾將倚辦於鬻爵耶則以玉抵鵲以糠易粃武功之爵級冗矣外此何以給吾將倚辦於征榷耶則龍斷罔利竭澤焚林東南之淵藪罄矣過此何以堪吾將倚辦於苛賦耶則稅間架筭除陌適以籍涇原叛卒之口搜郡邑耗編甿徒以煩宣公鳌華之議兵驕民困而根本盡撥則長此安窮又何以為國乎

理財有經有權○時有暇急法有經權經常之法可用於承平無事之時權宜之法可用於倥偬多艱之際然處暇而用經者非後世之所得為處急而用權者乃今日之所當察也夫重本抑末愛惜名器此經常也然倉府之儲無幾財穀之費日滋於是鬻爵之令不容不以權而出矣九式節用什一取民此經常也然田疇之入有限公家之用無窮於是山海之藏不容不以權而斡矣九府立法貨流而泉此亦經常之制也然鼓鑄之力易竭調度之數難支於是銅楮相權之議

又不容不以權而行矣

稽古權議 古法以權而失○古者有九賦以斂邦儲有九貢以致邦用茲理財之道也而今日將以權濟之夫豈得已然所謂權者非碩鼠之斂楚茨之賦大東小東之虐是也古者有九式以均邦財有九府以考邦計茲理財之道也而今日將以權濟之亦豈得已然所謂權者非覆敵之征田賦之令頭會箕斂之政是也故必善於達權則體民體民無異於體國則國計足而人心亦可以不搖體國不及於體民則人心失而國計雖足亦奚補

後世不善通變○且今年減租明年減賦漢初之仁政也自夫好大之主一興無名之費百出則於是武功蠲矣皮幣造矣緡錢有征商車有筭榷酤之令且行而鹽鐵之議愈錮矣其計日益深利日益榦寧非欲以權濟事哉予民以口分世業之田取民以租庸調之法唐初之良法也自夫變故之荐更橫行之滋起則其後有蠲明經之法矣有建重錢之議矣青苗方征富商有斂兩稅之法既行而間架之征愈重矣其然日益更財日益斂寧不欲權時施宜哉君子俱不能無議於斯者則曰權宜之策固實出於窘迫之衝而施行之術尤不可無參酌之論武功可以權蠲也皮幣可以權造也緡錢之征商車之筭榷酤鹽鐵之令是皆掊克於下者則於道寧無虧乎明經謂可以權蠲也錢法謂可以權重也青苗之征富商之假間架竹木之稅是皆苛斂於民者則於道寧無歉乎故寧使公私之積猶可痛毋使公計日榦以專漢之生靈寧使山澤之利猶有遺毋使私財日積以病唐之天下彼史臣以民不益賦而云漢以斂不及民而稱唐是不知其一切徇權之術蓋未嘗不重賦斂於民也

法祖嘉猷 體道以用其權○我國家參古酌今以民為本其忠厚有自來矣私酒之禁嚴於國初榷茶之法申於淳化入穀補官之令行於祥符更造大錢之議建於康定至建炎則茶鹽之利仍歸於朝廷至淳熙則收楮四百萬以藏於內帑其隨時制法皆若不過為從權計也然祖宗愛養民生培植基本曷嘗一切行苛斂之政哉方其平嶺南也無名之稅盡就蠲除其平蜀也榷稅之物悉從停罷畝稅三斗錢氏弊政也減之而兩浙之民蘇人出地稅絹馬氏積斂也罷之而湖南之民蘇未納王稅先遭率斂晉漢陋習也革之而天下之民蘇其他如益之市錦河東之石炭歙縣之金賦閩中之身丁或就蠲免或遂除罷君子所以深加嘆於斯者則曰時勢未遭間不能無權變之策而仁愛每富皆所以為根本之謀中興理財色目、中興以來版草未厚所出者微兵革方興所用者廣仁政之發不逮仁心榷酤征商契紙頭子已有定額也後以官兵無給復增一分名曰經制焉運司經制以為贍軍已有定制也後以軍用不贍復就數內逐月樁辦名曰月樁馬民戶出錢本為顧役也今復拘入贍軍與夫抵當庫

之四分轉運司之移用常平之七分茶鹽之貸息悉歸上供名曰總制焉不特此耳降本和買法也今本錢不給又為折帛矣降本和糴法也今本錢不給又有要索矣諸路上供之外復有無額上供錢川蜀明告給賞絹之外又有陰取激賞錢朝廷之費用莫支而州縣之根括無已況又有歸明有宗室有添差有離軍揀汰衆口嗸嗸衣食縣官一有不給謗讟隨之上既輦京師為上供之數下復有諸邑為衣食之給為州縣者不亦難乎

時文警段 體國亦當體民○今之民貧尤甚於國貧今之民計尤艱於國計也故自體國言之則財者國之命脉也今自楮幣易而帑藏之財虛自斛面減而郡縣之財虛自邊釁一開督府屢遣而國家東南之財虛一日非財百事瓦解今欲遽為豐財計則有非權宜之術不可也然以體民而論則財者民之膏血也今自佗虜殘蕩而邊鄙之民貧自楮幣折閱而州郡之民貧自粒食告艱物價偏踊而京師內地之民貧民貧至此良可凜凜將欲行一切之政則能不剥及於民乎噫民之欲富也甚於生而奪其所養之具則有不能生國之與足者在於民而自為豐殖之計則何以能國故生與財競死與財俱民之情也而貧以民貧富以民富國之勢也今裔夷猾夏境土日蹙上下猶得晏然者誠以祖宗三百年德澤在人心猶未泯也則一線元氣亦何忍戕之此以權體國以道體民今日不容舉一而廢一也

不當更議生財○蓋東南之財止有此數而於耗兵者十居七八淮蜀襄漢莽為盜區戎狄豺狼睢盱未已生聚愈蹙支吾愈艱則深思衍裕之規孰講變通之説漕合司較之曩昔凡幾倍出楮鬻爵較之曩昔又幾倍以權濟經大豈得已而愚亦為今日慮者則惟欲變而能通不欲變而愈窮耳蓋今日非漢初元唐貞觀比也有武帝之虛耗而不能為武帝之規恢盡第五琦劉晏之斡旋而不能為第五倫劉晏之趣辦邊方增萬竈之屯大農無歲月之積救頭療目百缺具呈剥牀及膚一籌難畫熙豐驟更之新法今固不可以復用建炎多事之規模今且至於盡用矣而財計之窮空楮幣之折閱則又非可以建炎例論者隨時變通策將安出

財用匱而技窮○自交引之法壞而富商巨賈之資頓窶稱提之法壞而谷粟布帛之價頓窮天災掠剽貪吏掊克而富家巨室之藏頓虛以今準昔征榷畢舉而不加賦於民是也今三邊之民斃矣荆湖江右之民危矣兩浙川粤之民困矣如歛之法可復行乎鬻爵以出富民之藏而流品不雜是也今也不然通籍金閨容可貨取輸財紫塞能幾何人名器之假易輕貨財之人易厭富民之藏恐未可出而流品能保其不雜乎會子以收豪右之權而印造有限是也今也不然楮價折閱物價倍蓰空券交馳通國弗售科降之請如織供億之費如山豪右之權恐未可收而印造能保其有限乎

細語駢珠

漏卮未窒調度莫支　中宮之用金塊珠礫
張弓難弛科歛滋甚　官吏奸貪囊帛櫃金
救頭療足百短具呈　費財百出既日銷而月鑠
剥牀及膚一籌難畫　理財無策望天雨而鬼輸
轉輸廣而諸司無餘財聚散病而太府無餘財
科調煩而田里無餘財督責峻而郡縣無餘財
當今獻策 酌可否以用權○今夫有一不獲已之策雖所以
徇權亦不至於違道夫有變通之實政者不可無密察之深
功有斡運之良圖者不可無斟酌之定見入財拜爵古有是
法今日固可行也而鈔法屢更商賈失利則今日不可以復
行重幣權輕昔有是制今日固當舉也而履畝重征百姓蹙
頞則今日不可以復舉內帑輸財天子損膳權之固未害也
京師籠貨錐利必較則爲之能無忍乎王公減俸嬪姬捐槖
權之固亦宜也縣官坐肆民利盡奪則爲之能無傷乎
策不過於通變○然則爲今日之計將柰何曰征榷不能已
也而歛不可苛賦不可益否則征榷之術窮鬻爵不得已也
而京秩不可貨正郎之秩不可貨否則鬻爵之術窮出楮不
得已也而徒楮不可恃多楮不可恃否則出楮之術窮凡是
數端皆紓急法也而必崇本抑末以培其根必通商訓農以
濬其源必鉤隱漏節浮靡以剔其蠹則窮而能變變窮而不
是愚所望於今日也
理財之策凡四○嗚呼國計匱矣今何如時猶不疏之而使

通誠能行其通之策則士大夫必爲國而興利不與民而爭
利青州之貢安得昔豐而今嗇白幣之造豈必先重而後輕
如是而救法弊則得矣不然蠹政之源不窒變法之論徒詳
將又激韓吏兵之辨公家之急未紓更幣之圖是講果何取
漢公卿之議嗚呼民力竭矣今何如時尚可迫之而使窮果
不蹈其窮之之失則士大夫將爲國而去害非爲民而滋害
積粟塞下必不強輸於困廩伐竹淇園決不再尋於斧斤若
是而救時弊則可矣不然誅求無異於強取憂恤竟成於空
文豈特發趙光奇之嘆科歛既倍於常租搜籍不遺於私牧
徒以重陸敬輿之憂
君民要當兩利○今日固當爲國計尤當爲民計固當用權
以濟夫道之所不及尤當體道以酌其權之所可行今之爲
策者豈不曰名器之不靳則爵可以鬻耶于康之一相權則弊
可以重耶利源之必斡而民莫之不恤則鈔法尚可以復變
而履畝尚可以復行耶昔有毀家以紓[illegible]者矣今權門貲
胄其可緩於上供乎昔有競送羨租以膳國用者矣今富商
巨室固可憚於借助乎覆孩匱困之衝集此權宜之策如支
壞屋偃植並立而期於僅存如療沉痾剛柔佐使而期於立
愈謀有足以佐吾國則雖權奚害哉抑愚則曰相依而立者
國與民也迭出而用者權與道也
生意收結 法弊由士大夫○噫國力困於法弊之轇轕非法
弊也所以爲法弊者士大夫也民力困於時弊之紛紜非時

弊也所以爲時弊者士大夫也而天下之所患在弊政士大夫之所累惟私心使此心不私於玩則天下無不豐之財使此心不私於貪則天下無不通之貨使此心不私於忍且欺則天下亦無不可之科斂請以我朝光正言之趙開之守蜀川不吝公錢先收楮直今日之士大夫能如開則楮幣決不至於壅滯恕之任鹽鐵蠲去宿弊大興鹽利今日之士大夫能如恕則鹽利決不至於蠹張九成之牧永嘉斛米定絹立定例而免倍輸今日之士大夫又能如九成則和糴軍需決不至於苛且擾渺衆濁而獨清慨積艱而思奮愚不敢謂秦無人

理財惟是去蠹、雖然足國固在於足民病民常始於蠹國何也財妄用則國必貧國既貧則民必病日奚爲而國貧耶山林青材殘於野燒之殆盡江海滔滔竭於漏卮之不已誠能撙節虛浮專務儉約則生財之道既在於中而國可以不貧民可以無取矣若使利源既竭糜費尚存擘劃既艱泛冗未節則專泥於道以理財其不足以贍用者自若也雖假夫權以濟道其不足以贍用亦自若也寧不至於一切而徇權聊寧不用夫一切以病民耶然則裕財不出於節用而節用所以爲愛人也留幾有曰爲朝廷計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皆可緩之爲今日之計斷不出於此愚敢援是以爲獻幸執事勿視爲常談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易繫辭 來百工則財用足 中庸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並大學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善政得民財 孟子 居人者務在殷民阜財 孔子

歷代事實 虞夏之幣金爲三品 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賦焉 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齊威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成霸業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強君 史記平準書 周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太府受貨賄之入頒于受藏之府受用之府 內府受貢賦以待大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金玉良貨賄入焉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供百物而待邦之用歲終則會惟王后之服則會 職內掌邦之賦入凡受財受其貳令而書之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出財用受法于職歲 職幣掌斂用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 司書掌邦之九正九事以周知入出百物 司會聽會計以攷日成歲成 宰夫乘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詔冢宰誅之長財善物者賞之 並周禮 漢興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

文帝躬修節儉思安百姓至武帝之初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前漢志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及其
弊也兵冗官濫由是財用之說興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
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
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唐志
皇朝典章 太祖乾德三年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裕
軍實悉送都下續長編 太宗至道元年上曰凡財賦之通塞係於
制置之臧否令李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 眞宗咸
平元年上曰先帝以財賦國之大本莫不要諸中道而為其
永制 仁宗慶曆三年敕三司官吏曰經國以財為本今邊
隅未請用度甚廣宜資所急民力重困其務叶心營職無或
因循以踵玩弊 神宗熙寧元年上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
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續長編 高宗建炎三年
上曰國用贍足正以所費處多用兵與營造最蠹國用 紹
興七年張浚營寨未辦乞增支錢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須
極愛惜張浚嘗奏軍中費御無限錢糧朕語之曰此皆百姓
膏血卿須知不可窮竭 二十六年上曰財用誠今日急務
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節財是也比來生財之道講求略盡
惟是理財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自今但當撙節 孝
宗乾道三年詔曰理國之要助財為重向來大臣專務簡忽
用度浸廣設不加省因循滋久殊無通變中興聖政

先正論述 仁宗嘉祐六年司馬光奏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
而取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夫農工商賈者財
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租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
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易而貨有餘矣彼既有
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
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者也捃拾麻麥而喪丘山者
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為寇攘者也奸巧
簿書而罔君上者也 仁宗至和二年范鎮言今中書主民
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
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
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欲
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入為
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 神宗熙寧二年蘇軾奏善為
國者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
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
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全而事變之生復不
可料譬敝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
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
文集菁華 東坡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
通計則可以九歲而無飢矣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
年之蓄常閑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
辦而民不知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

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此一時之計也不然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別集東坡曰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搉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與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

秦少游曰理財之術莫過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者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乎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邪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此

葉水心曰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財而已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爲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

財計門

財用二　理財　以理財得人立說

策頭 善理財者取於民益少而國益富不善理財者取於民益多而國益貧漢武帝外事匈奴內惑神仙當時所用其費不貲故鬻鹽冶鑄搉酤征商算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酎金以侵牟封君宜其無財乏之憂矣然民財困而國用屈者其故何耶愚知之矣唐德宗外征田稅出守奉天當時所用其費不小故借商賈而增稅數稅間架而除陌錢西南有日進月進之錢京師有宮市暴斂之峻宜其無乏財之憂矣然民財殫而國用耗者其故何耶愚知之矣生財貴乎有道理財貴乎有義能生能理然後從而取之則無病矣

策段 今之士大夫一言秤楮謾不加意國事若置之度外不思昔爲稱提者須御府之珠玉出內帑之金銀今豈不能也胡可聽楮直之輕一語搉鹽謂可規利私意已橫於胷中不思昔擅富饒者資天產於井池收地力於崖石今則不然也胡可視鹽法之壞兵備未至於空虛而科率常急於星火若有甚於戈朽鉞鈍斬木爲刃之時軍食未至於匱竭而收糴常積於丘山若有甚於妾馬同盡煮弩爲粮之日曾未有勝算以善其後者

昔管仲之於齊國正鹽筴之法以代租薪計錐刀之利而置鹽官可謂得生財之微意矣故能富國強兵取威定伯使民

見予之之形而不見奪之之理劉晏之於唐行平準之法斡山海之藏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貨可謂得理財之深計矣故能紓國用佐中興天下無貴賤而物常平百貨無翔貴而用常足觀其制法之初宜若害民而其效卒至斂不及民權歸於上下有裕民之政上無匱乏之憂者果何術耶非善能因物宜權輕重生之以道理之以義固不足以及此

【策題】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李悝為魏作盡地力之法國以富強前志食漢武帝干戈日滋中外搔擾興利之臣自此而始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幣以贍用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洪羊貴幸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洪羊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下緡錢令楊可告緡徧天下卜式曰烹洪羊天乃雨上同唐天寶時錢穀之臣始事朘削太府卿楊崇禮其子慎矜慎名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肅宗即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天下財賦皆歸大盈庫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陳京請借富商錢趙贊判度支行借錢令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斛貸徙請稅間架算除陌而民益愁怨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為宮市使憲宗討淮西皇甫鎛益為刻剝唐志劉晏上臨法輕重之宜上同晏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甚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同憲宗討淮西切於餽餉王播引程异自副集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裒財以用給軍興兵得無乏程异本朝太祖開寶二年詔曰比設三司用權邦計俾其出入明公私共濟職其職則利害難分會太宗至道二年陳恕嘗守公性靡阿順上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當時言稱職者亦以恕為首通上真宗咸平六年陳恕在三司前後踰十數年究其利病後進代為三司循恕舊貫通鑑仁宗景祐元年程琳在三司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輒覆奏罷之　慶曆三年王堯臣權三司始受命言於上曰今國於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僚屬上納其言堯臣果以治辦聞屯計凡三年軍國之費沛然有餘蓋未嘗加賦於民　嘉祐元年始張方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粮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粮亦減半方平董漕運十四策其後未朞而京師有五年之蓄上同　高宗紹興五年沈昭遠乞久任計臣上曰祖宗時陳恕最為久任號稱其職今計臣倘能稱職但就加爵秩以褒寵之可也史

財用三　節財　以冗費當省立說

【策頭】當利源既竭之餘而憂國用之未裕當論耗財之原不當復論興利之說甚矣天下之利孔無一遺於民間者故興利之說在今日不可復言矣鹽鐵酒茗舟車竹木凡前世之所謂弊政者今皆籠取而無遺矣則財入之門不知其幾也利源竭不可復興利法意盡不可復立法雖使桑孔琦晏裴

復出莫知所以為計矣上下皇皇日有財用不給之憂蓋亦思其故乎嘗推原其弊在於利權無所統一而陰蠹潛耗者今日所當講明也

策段 先王盛時什一取民之外無他入也任之以九職斂之以九賦理財之道不過如是而已故以太宰制其出司徒制其入而日成月要司會得以參而攷之未嘗有不足之慮漢唐以來取民之法日重上之人惟知所以為興利之法而不思所以為耗財之端隨取隨竭橫用百出而後利權分於上利源竭於下矣祖宗外置轉運司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其盈虛登耗皆可得而攷也自王安石用事罷三司而為戶部舉三司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故三司以辦力為功而不計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而不論事之當否利權一分其耗散四出皆不可得而稽攷矣利源既竭不可復興利法意既壞不可復議法東南之民力已窮不可復取諸民長慮卻顧惟有節之一字而已且今日爵命之所以輕征斂之所以重交券之所以壅者則豈非原於費用之浩繁歟昔先正王巖叟有曰大凡節用非惟偶節一事便能有濟須每事以節省為意則積日累月國用自然有餘真知節之之道也

事料 周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 [illegible] 夫儉德之恭政存節約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豈得妄用之哉 光武身衣大練色無重綵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躬約之風行於上下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併官省職費減億計 [illegible]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用之也有節故兵雖多而無所損官不濫而易祿天寶以來大盜復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不能節矣 唐食貨志

本朝太宗淳化六年李惟清以帳式奏御上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爲由簡者即便裁度惟清曰望精擇將帥以有武名者護塞庶節費用 長編 至道元年上曰理國安民之要在省費用術經費有常不奪民力自然致理 [illegible] 真宗咸平年五鹽鐵使王嗣宗進對曰方今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冗食尚多耗蠹猶廣更宜庶事減節上曰朕所憂者正此耳 長編 仁宗天聖元年李諮言浮費宜一切裁損以寬斂厚下上納其言命御史中丞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 寶元二年韓琦言今光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 神宗熙寧元年命司馬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光言國家所以用不足者由用度太奢賞罰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明日即罷裁減局但下三司供祈而已 哲宗元祐三年詔戶部取索熙寧浮費並行裁省節次以聞 六年邇英讀寶訓至節費王巖叟曰大凡節用非謂偶節一事便能有濟須每事以節省為意則積日累月國用自然餘 編長 高宗紹興四年有司詠趙霈奏乞令有司裁節浮上曰此疏極關治體 [illegible] 孝宗隆興元年周操奏方今強國

籍強兵強兵在豐財豐財在節用乞陛下躬行於上以身先之仍於內外浮費蠹耗裁減上曰朕宮中已痛加節省卿等更一切略去浮費　神宗朝蘇轍奏疏曰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所以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陛下誠擇人而用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叶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　高宗紹興七年趙子琇奏在今日無復理財之術但有惜財之術願詔主兵者念民力之易殫一應泛濫不急之計當自有以蠲財典討者知戎兵之久勞凡大軍經費之須亦務所以贍給如此則兩司相通同濟國事　孝宗乾道二年陳良佐奏生財乃所以病民國事愈見不足願取見一歲賦入之數其取於民者已過則從而蠲免之以寬民力見所養官吏與兵之數其可省者從而省之常令財用十分以七分養兵與官吏三分以備非常　孝宗時張栻奏上必有所省則下能有所寬蓋經用既有定數必充其數而後足大農責之監司監司責之郡郡責之縣縣無從出則多方責之民耳雖欲沛然寬之勢有所不可也

財用四　羨財　以積貯待用立說

策頭 取財於不足之時則未免資民以裕國積財於有餘之日正所以保國而裕民夫財之在天地間無非所以資日用也不足則取之有餘則貯之顧何說哉況與其取之於不足而形國家窘匱之態孰若貯之於有餘以壯國家富實之脉從昔以來固有取之以無藝之制征求百出民力告殫誅責無厭國計轉乏若是者其取也未艾其匱也未裕將見上開下浚殘民殄國吾未見其所終間有取之於不得已未免犯不韙以立科名取之於不能已未免犯衆怨以立斂法自其窘匱之初而觀謂宜繼今以往量入為出苟有一毫寬剩必貯之以防後日之需也顧乃委棄於不甚惜貯積無數餘羨無歸則後日常幸其無事可矣倏然有警是將復取諸民乎然則蓄羨財一說非私聚橐槖也正寬裕國力也抑保惜民力也嗚呼仁哉

策段 古人藏富於民後世藏富於國又其甚者藏富於君藏富於民則國之與君即民以為富自其富藏於國也則民始貧矣又自其藏富於君則國與民俱貧矣民貧則國之富也不足恃國與民俱貧則人君以天下之主而擅匹夫之富又果足恃哉三代取民之法無過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後世人君不知出此而每懷不足之憂是以惟知聚財於其上而不知藏富於其一嗟夫彼亦孰知夫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說乎彼又孰知夫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之說乎

昔我藝祖皇帝斬刈蓬蒿混一版圖梯來索引之國奉琛相望嶺海嶠之邦入貢不絕府庫充盈林積山峙遂別建內帑以藏之時乾德之初年也夫上不歸於有司下不散於小民而第藏於府庫之私我祖宗何意哉噫孰知聖人深長慮歟

太祖嘗語左右曰軍興飢饉須預爲備臨事厚歛非長計也
遂別爲內庫以貯金帛我太祖之意爲民計也則內帑之立
私耶公耶又嘗語近臣曰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蓄滿
五百萬緡以贖山後諸郡我太祖之意爲國慮也則內帑之
立私耶公耶聖人用心與天地同其公與民臣同其情於此
可見矣

事類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記王制）漢鼂錯說文帝曰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前食貨志）武帝初承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
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腐敗而不可食（上同）隋文帝既平江表躬先儉約以實府帑中
外倉庫無不盈積（隋史）唐元宗時御府財物羨積如山（楊慎矜傳）
本朝太祖乾德三年上曰軍旅飢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
厚歛於民乃於講殿武後別爲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
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長編）眞宗咸平元年上命三司具
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久而不進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
充衍恐生侈心　神宗元豐元年上憤北虜倔強即景福殿
庫聚金帛爲兵費製詩以揭之（並同）高宗紹興二十九年上
曰戶部賣田亦須措置樁管近時士大夫稍見公家財力寬
餘遽欲將民間常賦一切放免殊不知緩急闕用取之亦甚
難非時科率是爲橫歛豈愛民之道（政要）孝宗淳熙六年封樁
管庫見錢三百三十萬餘貫年深有爛斷之數趙雄奏貫朽
實太平盛事今封樁所積甚富而江上之積亦多此儉德之
效也上曰朕不敢毫髮妄用所以待緩急之用（聖政）
鄭節卿曰西漢之財物充羨吾不知何者爲克羨也況又有
鹵莽蔽匿之弊乾沒滲漏之弊乎蓋嘗觀之中尉脫卒動數
萬人樂安隱田幾四百頃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少府陂
澤多爲貴戚冒墾版籍甚不明而口筭田租所入甚無數也
近秪武關以給守卒遂田車師以給過使公車索米於長安
掖庭出私錢以養宗室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劑券甚不明
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簿三年不上內史假貸租
多不及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
百萬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輿賜
謁取給大農大農錢盡續以少府平陵工作取諸水衡科用
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羨奚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
賦甚租之積尤爲泛然無統如免罪之錢儲於北軍無名之
錢儲於都內卒更之錢儲於州郡廩犧之錢寄於馮翊軍市
之租委於邊吏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職掌之官吏出入
之司存尤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邊穀百万而虛數至六十
萬斛傚民牛事而增價至三千萬甚者或私傚賓客而入多
逋貸則轉移侵籍尚有未易悉數者蓋自漢初廢計相之官
公卿不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於上人臣肆其欺於
下而民獨被害於其間以至若此其極也

財用五　會財　以計而當節立說

【策頭】古者財有計於而節財之說行後世計財於無而生財
之術盛夫財非天雨鬼輸陸輓川浮[illegible]之入有常山擿澤
責征稅之供有限橫費者必苛取薄征[illegible]必節用古者象籌
運於貫朽之日蠹帙覈於粟腐之時見其國計之裕邦財之
豐也惟曰某費當撙毋俾吾財之困也某用當蠲毋使吾貨
之耗也兢兢然常恐其節財之不力迨至後世析毫毛於管
竭之時計錙銖於虛耗之際至其財乏矣用迫矣則曰仁與
其稅不可支頹塌也不斡某征不可補破綻也孳孳然常懼
其生財之不富
【策段】求諸三代日有成詳乃紀也月有會覈乃實也歲有要
司乃綱目也當是之時委積山峙泉貨川流問之太府太府
盈問之職獘職獘貨問之邦邑都鄙邦邑都鄙殷庶國有餘
計君無侈心九式之節惟恐其不務損約也九貢之節惟恐
其不務撙省也節財之說獨盛而生財之說蓋未之聞也秦
漢以來計文不改貴於武皇而版籍廢矣上計具文詔於孝
宣而會考虛矣膠東增戶王成誤恩臨淮滅頃匡衡莫正而
簿計又隱蔽矣當是之時陽僅析秋毫省酎金矣生之惟恐
門無造之惟恐無術斡財之說蓋盛而所謂節財則未之見
也
方今之財不在於農民不在於州縣不在於朝廷耗竭至此
極矣不必求加於漢唐生財之說而惟究意於成周節財之
原可也身無半通青綸之綬而竊三辰龍章之服身為編氏
一社之長而有十室名邑之俸鳴鐘列鼎飛宇連甍而財一
耗於風俗之侈靡長廊廣廡談空演虛緇黃之流援踵哀衣
博帶競巧逞奇工技之流連袂而財又蠹於風俗之淫蠱苛
政之虎毒賦之蛇重斂之鼠分布都邑膚剝髓椎將持毫即
魚蠹蠶食而財又蠹竭於風俗之汙墨生之有限耗之無藝
不正其原是雖崇編鉅帙絲書綫録驅管晏以握筆合陽洪
以運筭有不足以裨邦國之大計
【策尾】周司會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
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館藏天漢張蒼為計相更以列侯
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續本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太府以
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請悉歸大盈庫主以
中官自是天下之財悉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唐
憲宗即位二年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淄青等十五道
不由戶口其賦稅倚辦於止四十九州大率三戶資一兵其
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鑑通
本朝真宗景德四年丁謂上景德會計録　祥符九年林特
上祥符會計録　仁宗時田況權三司使約景德會計録以
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其出又多於所入著為皇祐會計
録上之事略皇祐四年王堯臣等較慶曆皇祐總四年天下財
賦出入為書七卷上之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使韓絳上治
平會計六卷　神宗熙寧十年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相韓
絳提舉之　哲宗元祐三年蘇轍言編成元祐會計録大數一[illegible]

歲天下所入錢穀金錢弊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藏庫見錢費用已盡願明敕本部量加裁損　高宗紹興五年臣僚言請選委詳練財賦之官效景德元祐撰集會計録䟽九年上曰所積錢物盖欲備不時之須卿等可令戶部會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爲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飢饉師旅勿得妄有支動　孝宗淳熙二年臣僚言祖宗時有會財録備載天下財賦出入有限乞詔戶部措置俾天下財賦有所稽考從之

慶曆二年張方平奏乞選才敏之士就三司據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爲出乎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所冀助國計紓民力當今之切務也長編　鄭節卿曰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然太府則下大夫爲之長而司會皮以中大夫爲之長則其職之專其權之重而不爲太府之所壓制者可知矣今以司會而下攷之所謂職內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亦均鈙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太府須其貨於受藏之府須其賄於受用之府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太府受財焉而詔王及冢宰廢置乃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亦重乎司會司書皆一體也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司書亦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夫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職業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貳之以小宰固其勢之當然彼司會司書亦得而貳之司會之權不亦重乎夫惟司會之權重則斜察鈎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僞用不至於乾沒數不至於虧耗國計不匱而法則各得其所矣　葉適曰嘗試以祖宗之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倍息比治平前已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借考然要之渡江至於今日其所入財賦比宣和又再倍矣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九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

財計門

倉庫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凶荒流離之備○天下旱乾水溢不足憂而元元流離之可畏夫為國有常足之道使農夫深耕數耘以盡田商賈轉徙交易以盡貨百工陶冶斲削以盡器廣衣食之原開資財之路草萊墾而為膏腴游手轉而緣南畝樂歲必斂其有餘凶年以補其不足雖有堯湯之灾民無菜色故曰旱乾水溢不足憂國無千金之家家無萬鍾之藏縣鄙委積不足待凶荒鄉里委積不足恤艱阨歲一不入民輒狼顧大者析骸爨骨小者伐戶破家強者嘯呼於山林弱者轉徙於溝壑飢寒切於飢膚雖有契皋之禮刑不能使之趨善畏罪也故曰元元流離之可畏

內帑不為私用○古者藏富於民後世藏富於國又其後藏富於府庫世儒皆有是言矣噫亦嘗觀其用之之意乎夫內庭之費外朝之所不知宮掖之藏有司之所不敢問固也然使其均節之有人出入之有度則雖籍而在內猶外也名而為私私猶公也何慊乎嘗觀古今公私之意矣周人制於冢宰冢宰大臣也故不敢有侈用之心漢初屬於少府少府外朝也故亦無滲漏之弊至東漢歷唐率以閹人主之而財用始專為私用爾我朝舉內帑之財而屬於三司之使其亦成周之意歟

稽古偉議九府統于太宰○嘗觀周官之書有大府有王府有天府有外府有內府皆王之府藏也凡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則太府掌之凡良賄之藏以共王之珠玉則王府掌之凡藏國之寶鎮寶器則天府掌之而外府之職則掌布之出入以共百物之用內府之藏則受九貢九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別而言之府庫之名不同合而言之皆聖人之所藏然而內府之藏所以待邦之大用尤異於他府而受九貢貨賄又出於太宰之手以此知柄制國用實太宰之任

漢人府藏之設○漢之財賦分為二品其一以給國家之公用則司農之府掌其一以給天子之私養則少府之所掌厥後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是以私藏為公用以內帑為外貲矣夫大農公用也而天子不敢私用之少府私用也而大農得公用之私不得以傷公而本容得以資末亦良法哉

法祖嘉猷本朝內庫之說○內庫創於乾德之三年我藝祖皇帝蓋欲預為軍旅飢饉之備非若唐之瓊林大盈專為人主私藏也列聖遵守唯謹常聞出內帑以助外府之用未聞取外府以實內帑之儲也近年內帑支用不給不特無以濟軍國之需反於外府取撥錢物大失祖宗創置本意推其所以得非宮掖浮費尚當痛節者乎

時文警段 貯積隆古不廢○古者三年耕必冀其有一年之蓄而周官遺人之職所以必拳拳於委積是計者凡以先事而憂雖堯湯亦爲之備先具也或者徒見論治之君子且有三十年通制國用而無以紓憂於旦夕之間則其爲食者天施地生之易固非可以人力計而救艱食之民有不可待其儲蓄而後濟者然不知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君子尤有取焉亦嘗曰置儲蓄於不論乎

財用所君所私　財用非人君之所私也而有志之君每至於私藏者則亦以其有公天下之心也夫惟人君有公天下之心則藏之府庫與藏之四海均也而且有內庫之積抑何耶蓋有志之君慮邊患之不可不備也民飢之不可不賑也軍食之不可不充也而財之在外庫者則有司掌焉而有司之所掌特欲紓目前之急耳何暇爲邊患軍民計哉則內庫之積所以爲邊患軍民備也烏得不謂之公天下之心耶而或不爲濟軍民之計則未免於私耳

縮語騈球

浚稽無援毋怪降虜　山曇谷受愈羨愈充

祁山少粮難以出師　海湧泉出愈多愈富

版皆農邑經費既繁　籍常平之名而抑配

內帑封樁儲峙亦竭　假易新之名而侵緣

移用不禁文書徒存

腐敗不蠲虛數徒在

當今獻策 今無以備水旱○譏平糴者有年矣昔者蓋以常平待凶荒以場院羨利備水旱而坊場河渡之征商稅坑冶山澤之利未置使者故州縣有是數者之羨而常平錢穀不乏有以爲凶荒非常之備今坑冶有使市舶有使茶鹽有使凡一孔之利皆屬之轉運州縣亦立不敢過視上供留州送使一取之民既不足也則往往移常平之錢粟而奸胥貪吏假易新之令爲擅用之費文書有應行之名交承有虛授之數一旦水旱民以餒告則有司束手無策聽其流移轉徙而已計畫如此望其蓄積先具以利農民且不可況望有以待軍興乎

今當先裕大農○爲今之計先裕大農而州縣自裕耳經常錢物閱兩歲而未發者大農之錢也今則拘摧所拘之場務歲終所餘與夫乳香度牒等錢大農之錢也今則封樁庫樁之南庫舊隸於大農者也今則提領有官大農無與焉誠能以是三者歸之大農則夫有名無實虛樁而不可指擬者可以次第捐之州縣州縣既裕則民力亦少寬矣不然捕蛇說猛虎行亦徒爲喋喋也

生意收結 足食在於得人○嗟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饋粮士有飢色蓋兵儲之不可不素備也然漢得一蕭何而軍食常足唐得一劉晏而兵財有餘此乃得人之效爾若夫乏食以致長平之敗糴食以啓涇原之變者是可不鑒茲哉惟上之人留意

子民所以富國〇人皆曰斂民可以富國愚〇曰與民所以富國夫百物生於民者也生於民而積於民則百姓足而君足矣斂於民而積於國國則富矣民竭而物窮吾恐一旦有所求於民而不能繼也是故謂將以取之必有以與之人君之儲蓄何以異於是哉苟然則鬻爵度僧不必也頭會箕斂之政亦無所施矣將見君有餘財民有餘粟力聚之倉府錢之貫朽民猶君也君猶民也噫此不儲蓄之儲蓄此亦萬世長久通行之大計爲國者無亦熟復而厭聞也執事其然之乎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學記大 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荀富國 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蹷同上

歷代事實 禹闢石和均王府則有書五子之歌 公劉乃積乃倉乃裹餱粮于橐于囊詩 宣王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粮詩 天下既定民無蓋藏 文帝躬修節儉思安百姓賈誼說上曰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尤可哀痛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鼂錯說上令民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後言邊食足支五歲令民入粟郡縣可時赦勿收民租至武帝初都鄙庾廩盡滿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末年廼悔征伐之事以趙過爲搜粟都尉志前漢 唐天寶時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志唐 德宗於奉天行宮立二庫榜曰瓊林大盈陸贄諫剔 德宗時裴延齡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於是以天下宿貨入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贍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 憲宗曰宮中用物極節儉故當時內庫甚充實

皇朝典章 左藏庫〇太宗興國二年分左藏爲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掌儲積盈羨故分之編長左藏庫者國家經賦所貯也淳熙中請給金銀錢帛共約計三十萬緡而宗廟宮禁非泛之費不與焉雜記

內藏庫〇眞宗祥符九年三司言諸州欠商賈飛錢詔發內藏錢二十萬緡以給其費編長 仁宗明道二年三司言用度不足請假於內藏庫出緡錢百萬賜之因曰國家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 康定元年出左藏內藏庫緡各十萬下陝西給軍須出內藏庫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 神宗熙寧元年詔出奉宸珠付河北四搉場鬻之別封樁以備買馬 高宗紹興五年川陝宣撫將上供錢帛依舊留充贍軍上曰祖宗儲積內帑本以備邊隨緩急之用遂捐內帑以贍軍政要 二十七年詔淮南荊西湖北路內藏紬絹錢帛並與蠲免上曰朕約於奉已內帑未嘗妄費一金邊郡所欠固多然戶口未復責輸實難可悉與蠲免編年 二十九年上曰比緣河流淺澁綱運稽緩已令內帑支降錢五百萬貫以供調度 內

藏庫者始因藝祖收諸國帑藏財講武殿 太宗興國三年
因分左藏北庫為内藏庫亦謂之景福内庫三司所假多至
三百萬不能償即蠲之 神宗用王荊公計凡山海坑冶榷
貨絶没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悉歸朝廷元豐年元凡三十二
庫五年又取苗役羡財為元豐庫在内藏之外元祐初又建
元祐庫以備封椿皆號朝廷庫務崇觀後則大觀東西等庫
皆天子私藏而版曹告竭矣 高宗渡江但有内藏及激賞
二庫秦丞相用事皆獻金幣由是内帑山積
封椿庫○太祖乾德三年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荊湖
下西蜀儲積充羡乃於講武殿後別為内庫以貯金帛號曰
封椿庫 太宗興國三年上幸左藏庫語宰相曰此金帛如
山積何能盡於是分左藏北庫為内藏庫并以講武後殿封
椿庫屬焉改封椿庫為景福内庫同上左藏南庫者本御前椿
管激賞庫也及孝宗即位改之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
内帑直隷版曹而為經費也淳熙十年始歸戸部而戸部總
二百九万緡皆奉親及内教所須是南庫歸版曹無益也十
二年以左藏西庫名之紹熙元年改稱封椿下庫焉雜記左藏
分椿庫者孝宗所創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
往往以犒軍或軍造器為名撥入内庫或修内司有司不敢
執同上
激賞椿○高宗時有激賞庫孝宗改為南庫又有三省樞密
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也自建炎隆興堂膳始減紹興四
年趙鼎為都督不行遂以都督金錢入激賞庫十年秦檜以
兀朮畔盟需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遍天下民無得免者然
兵未嘗舉而錢歸激賞庫
贍軍庫○東南酒課自祖宗時悉以留州建炎四年每升騐
增二十四謂之軍興錢行在戸部贍軍南中東三庫并發賣
所獻酒坊七十五歲收息錢亦為一百三十萬諸路酒課約
五百餘萬蓋自軍興諸帥擅榷酤之科朝廷所仰者茶鹽耳
安邊庫○安邊庫者嘉定元年置時廢國用司而侂胄及蘇
閣省吏之家貲財皆以簿録黄伯庸請刱此名其後會其入
藏得七十萬緡專充北虜所增歲幣
諸州庫○諸州軍資庫者歲用計省也近歲添差俸入大為
州郡之害民力安得不困 公使庫者祖宗以前代牧伯皆
歛民以佐廚傳故制公使錢以給之懼及民也雜記
先正論建 仁宗慶曆三年韓琦言祖宗置内藏庫蓋備水旱
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
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寬而衆心安矣 嘉祐七年司馬
光言祖宗置内藏以備飢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
養賜予之具也今内藏專以内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
之多少積蓄之虚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 范祖
禹奏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虚朝廷不可不為之計封椿之
興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一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愛
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内而歸之於外焉

文集策首平

鄭節卿曰以周官之制參國朝之制五府即今之奉宸庫也內府即今之內藏庫也外府即今之左藏庫也忠興以後又別置激賞庫今之南庫是也周之三府今分為四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於奉宸庫山澤鹽鐵之賦皆歸於內藏庫以為天子之私藏其他泛常所入一歸於南庫謂之宰相制國用至於天下戶口租入則歸之戶部所以版曹都做不行正由權不歸一也 徐亮曰國朝之左藏即周之外府也國朝之內藏即周之內府也然宰相不得而與知則去周人太宰兼統之意遠矣故當太祖時立為內庫實欲俘取契丹削平幽壞故為此以備一旦之用自中世以後內庭之支數日多而韓琦孫沔諸臣亦皆欲約女御之費以省國計嚴取宣之弊以防吏姦是其弊之積亦非一日矣渡江以來國用未裕惟以南庫屬宰相其果周人之意否乎

倉庫二 以當公斂散為說

策頭 因民之有餘而斂之以時初意也其後徒見以能斂而病民矣因民之不足而散之以時初意也其後則未見以能散而裕民矣夫斂者官為蓄其所有待其無而賙之散者官為察其所無推其有以濟之此軍民一體之義也蓋立法創制必貴於通設官分職必貴乎嚴通者所以待民故常平義倉之政立焉嚴者所以待吏故常平義倉之政行焉不然名美而實亡規模困於積弊之餘上勤而下壅調度廢於循習之後徒知斂而藏者在有司不知散而用者在天下徒知聚於斗升之誅求而不知行於勺合之賙恤愈見其弊未見其利也

策段 周官委積之掌曰鄉里曰門關曰野鄙曰縣鄙悉皆有之王制冢宰制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水旱而民不病降及後世以其穀賤傷農穀貴傷民也於是常平之法創於漢之耿壽昌以其豐年則粒米狼戾凶歲則糟糠不厭也於是義倉之法創於隋之長孫平其始者立法亦緣周官委積之意制王國用之說耳其後雖或廢或置變更不一然推而行之實為有利古人謂上為百姓先作備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橫生賦斂而利人實深故英君誼辟往往修舉

隋之義倉民弊之者一其他則官弊之唐以來皆官弊也民無與焉隋開皇五年百姓軍人共立義倉收獲之日貯粟及麥社司執帳隨時檢校當社飢歉即行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在在相望此豈非善意乎因仍既久以義倉貯在人間而百姓輕於費捐遂至乏絕所謂民弊者特此一節爾其後靈夏日瓜等義倉則納于州渭河綏銀等義倉則置於縣至大業而雜費之是則民弊之邪唐之義倉法非不善王公衆庶畝稅二升取之之均也高宗武后十數年間不許雜用禁之又嚴也永徽新格出粟各有其差開元之式商賈不收其稅及其盛也天寶八年通天下諸州米數獨義倉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石有奇比之常平錢十五倍茲其所儲亦富矣然

以義倉與常平同籍於官義乎公私窘迫皆貸義倉義乎神龍之後費用殆盡義乎或以爲天子外庫或以資後世軍興是則民以義而儲官以非義而用抑其過在官不在民矣使其能舉而歸之民其弊豈應若此

常平義倉之法自昔行之久矣我朝祖宗尤切加意義倉建於太祖之建隆常平立於太宗之淳化中雖暫廢旋即復舊逮高宗中興其於常平也則職以通曉世務習知民事之人其於義倉也則禁其州縣侵支賑濟無術之弊利固宏矣然而法久則弊愈生弊積則法愈壞因仍至今幾不可救常平有名而無其具義倉有入而無其所平者變爲不平之極義者流爲不義之資一逢水旱餓殍填委毋尚忍言哉

常平倉○漢宣帝時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前漢食貨志 本朝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以貯命曰常平遂爲永制續長編 真宗景德三年始置常平倉水旱災沴有備無患 高宗建炎元年臣僚言欲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廣儲蓄之具從之會要 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糴之法州縣視爲文具以新易陳此成法也間有積歲食腐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此成法也間有悉充他用而實無儲願委官偏行省按從之上同 九年鄭爲奏和糴上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飢取於民者還以與民也小歷 孝宗乾道六年上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足憂矣常平苗役之政自熙寧始建炎初罷之二年置諸路主管官退還糴米然自軍興後常平寖名往往撥以贍軍無復如曩時之封樁矣上誥

義倉○自北齊河清中有墾租義租以備水旱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諸州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隋志 唐太宗時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凶歲以給民太宗善之歲不登則以賑飢民或貸爲種子至秋而償唐志 德宗時陸贄奏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爲名時稔則優價而廣糴穀貴而止歛則借貸循環歛散疏入不報唐志 本朝太祖乾德元年令州縣置義倉所收二稅每石輸一斗以備凶荒續長編 四年詔罷之會要 咸平二年成肅請復置義倉張齊賢對曰義倉本爲豐年與民聚蓄然給納之際民以爲患上曰民之利病故在官吏能否通略 仁宗慶曆元年詔天下立義倉已而衆論紛然以爲不便尋復罷續長編 神宗熙寧二年嘗欲復之王介甫主青苗因言人有餘粟藏之家害乃止熙寧末復之仍聽就縣倉輸然義倉當留諸鄉令入縣倉悉爲官吏移用後又令上三等戶輸郡倉轉充軍倉失立法之意雜記 高宗紹興十八年上曰義倉所以備凶荒水旱比年州縣或侵支盜用或賑濟無術僻遠窮困之民不得均被其惠可令戶部措置

孝宗淳熙八年上曰義倉米本是民間寄納在官以備水旱既遇荒歲自合還以與民（會要）

豐儲倉○紹興二十六年夏始置先是王公明為司農寺丞請令諸路以見管錢糴米赴行在鍾侍郎世明因奏令諸州歲發常平陳米十五萬斛赴省倉贍軍言者以其壞常平法奏絀之韓仲通在版曹乃請別儲粟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其後又儲二百萬斛於鎮江建康然頗有借兌者（雜記）

廣惠倉○仁宗嘉祐二年置天下廣惠倉初韓琦請罷稅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乃部提刑領之歲終具所支上三司（編）

社倉○神宗熙寧二年上論社倉法行之未得其方王安石曰隋文帝時風俗法度豈能勝今日則社倉輸給安能無擾但當時穀賤百姓不為害爾且人有餘粟藏之於家有何所害而固欲使之輸官非良法也至是御史錢顗言齊州義倉取數太多乃詔罷之（編）乾道四年建人大飢某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便貧者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二分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為便淳熙辛丑某以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為不可即詔頒其法於四方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幾三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之者僅可一二數也（晦菴建昌南城社倉記）

神宗朝蘇軾言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誰救其飢

陳季雅曰古者國有九年之蓄率土臣庶通為之計非獨富公庾也故荒政十有二不聞有發粟之令是時藏富於民上之人不操其權如戰國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平糴之法此意已與古異蓋當時富藏在官斂散取予上之人司其權漢自賈誼晁錯勸文帝教民務本皆未知此意民既務本農有餘粟一撫而歸之於公上內郡之民僅足而無餘名為富足實與貧困無異武帝即位初年河內人傷水旱或父子相食汲黯以便宜發粟歸伏矯制罪則當時倉廩在郡縣者有司不得擅發之明矣宣帝時耿壽昌行常平倉於邊郡亦非郡縣之所專漢時內郡邊郡不得使民自為蓄積雖有備具皆出於朝廷樁管留寄郡縣是以無可觀

陳亮曰井法既廢而斂散之權兼并用以乘時而射利賙救之法兼并用以謀息而取贏魏之平糴唐之常平所以制斂散之權於公上也隋之社倉唐之義倉所以公賙救之法於天下也及其衰也常平可以平出入之利義倉可以應緩急之須取兼并之法而自用之則亦無怪乎人心之不和而水旱之隨至也本朝神宗立為定制專置一司以掌之分隸

戶部右曹不使參之經用郡縣則斸之丞貳移用擅發皆有常禁故常平義倉之積盈天下其後從事於西北而用度不給固已不免時發而用之渡江以來諸司郡縣又皆不免貸用而常平之法幾於廢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一

計財門

漕運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督餉運餉之責〇朝廷當處急之秋為督餉者不容於不嚴州郡任紓急之策為運餉者不容於不速督餉而不嚴則唱籌量沙矣運餉而不速則樵蘇後爨矣嗟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何時也而餉可寬於督千里餽粮士有飢色今何景也而餉可遲於運朝廷遣使必嚴切而戒之曰楚氛浸歷汝可以清風明月乎漢虜久虛汝可以飛帛攫金乎嶠軍政飢汝可以醉醲飽鮮乎設或督餉一失之寬必至彼此俱受其罰故相如之檄不得不以嚴州郡牧守必疾速而應之曰燕城甚孤吾當被髮纓冠也晉師未穀吾當思飢猶已也唐渠可漕吾當運橋東下也夫苟運餉不失之遲必將彼此與有其功故寇恂之輸不得不以速督餉以嚴而運餉以速今日之急可得而紓矣

防秋催發綱運〇足食果可以禦敵乎秦富敖倉適以資敵隋倉洛口無救於亡足食亦非所恃之食果難以禦敵乎唱籌量沙佛狸宵遁建土為米桃豹驚心足食亦非所憂雖然二者皆適然之事不可以此藉口也嗟夫虎臥在庭起伏不常今日防秋不可以平時論也萬竈雲屯張順待哺今日督運不可以緩時論也然則事勢不可緩而諸郡猶以緩待之

何耶我知之矣邉圉有禦敵之實則發運者視暇而猶急邉閫有禦敵之名則發運者視急而猶暇

水運陸運難易○有水運有陸運水運固難陸運尤難蓋水運藉舟楫之利其引重致遠也尚可以速達陸運資馳負之力其輦輸車載也未容以速達然二者皆國計所資在今日豈容偏廢厥今重兵戍於淮甸成賦萃於京都有因水力而達者有因人力而達者由水力而達者連檣萬艘舳艫千里銜尾而進貫魚而入其為充辦國計也甚大由人力而達者乃任乃輦乃車乃牛戴星而行蒙露而寢其為充辦國計也亦甚大毋亦究其水陸淹延之故為之區處而異其速達乎

稽古偉議 漢唐漕運本末○自秦罷侯置郡漕法始講致瀕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以三十餘鍾而致一石而民始病矣然則秦為漕之運備乎迨至漢唐其事愈詳方其初年邉事未興兵役未煩故漕運之費省至其後也征伐日勞供億日廣故漕運之費廣

漢唐漕運多寡○漢初京師之用止仰近郡諸侯之粟不歸天子當時關東之漕僅數十萬石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武帝以後山東漕益而為百餘萬石既而縣官廪食者衆則河漕又益而為四百萬石繼而言利之臣愈請增益則山東之漕且至六百萬石焉迨至軍旅既息之後每歲漕穀為石猶不下四百萬向者諸侯自殖之粟至是削若皆轉輸於中都矣唐初府兵之法未壞平時無事身居田畝一有征行自為調度當時關中之漕不過十萬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明皇天寶以後每歲二百五十萬廣德歲轉亦不下百一十萬甚至江淮之運少緩六軍脫巾於道韓滉之米一至君臣舉酒相慶則唐人所以倚辦於此可謂急矣

唐魏漕運得人○漕運之法古嘗行之矣置倉貯江淮之粟凡三年運七百萬石非裴曜卿不能也自陳項以至壽春之地開廣漕渠達於江淮者非鄧艾不能也苟得其人則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豈不可為而奚行齋居送之悲哉

[illegible] 中興漕運江淮○自翠華暫臨吳會前日漕運之計如置倉以轉輸散鹽以供費時異事殊皆可略矣獨以為祖宗時養兵未必多於今日也京師歲供亦未必過於今日也而有四路轉運之供餽陝西之運陳蔡之運京西之運有所未至則所恃者江淮耳今夫民力困竭天時變易要不專恃於此往者申請欲以兩浙近甸置場糴米以減東南之歲入庾乎不虛此而盈彼亦一策也張文定畫漕運十四策宰相讀於上前漏盡十刻而仁宗深嘆為國計大本非常奏也夫一漕運而講明之詳至有十四策以見足國裕民之計不容輕議

荆淮漕運遠近○楊楚之間轉輸不絕兩淮之右如濠廬安豐舟楫既通陸運不楫其勢誠可謂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餽於齊安蘄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不幾於困民力歟京西之儲悉籍荆湖内郡長沙涉洞庭浮江漢如襄如

郢猶可以經達其勢亦可謂利矣獨襄陽之屯不免陸運丁夫所出實瀕陰當之而鼎澧等處亦所不免不又幾於疲民力歟

稽遲虧陷之弊〇今州縣綱解蓋有踰年閱歲而不起發者前政已去托之後官互為拖挨巧為己私故雖朝廷之綱解有房總檢有房版曹總所之催督䌂吏點責之逮治而綱運之稽遲歲額之虧陷則自若也

綺語騈珠

胡騎之塵一合　行齎居送煩費不貲

木牛之計何施　舟運陸輸虧折過半

人一日不食則飢　邊屯於今日而加多

城千仞非粟不守　兵食視平時而愈急

紫塞屯荷戈之衆　餉路未梗誠宜日夜以轉輸

白粲望連檣之來　運河東流亟辦秋冬之儲峙

不使張顧而待哺　蜀漢之粟順流而下以供荊襄之軍

庶甘棄命以捐軀　閩浙之舟木運而上以供畿甸之用

當今獻策 越境致餉之難〇自邊方繹騷以來廟堂以饋餉為重總司以給餉為難州郡以轉餉為苦邊閫以請餉為急上煎下迫至此紮底水載陸搬漕運不絕而邊城猶以乏食告日攢月計如恐不及而戎司猶以缺積言丁夫勞瘁僵仆道路而督部猶以後期斥何也蓋昔人之餉軍因地以為餉而今之餉軍則越境以致餉此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正兵法所謂師不宿飽者也

餉邊所以自衛〇今之轉相輸委而不敢後者其意亦曰挈舟分載行旅蕭疎非妨民也移文督責郡邑張皇非動衆也朝廷所以置轉般之倉於舟車水陸之會者亦不過緩急之備爾假使睢陽食盡而蔽遮江淮者誰乎關中餉絕則距戰滎陽者誰乎與其留貲以遺虜不若併力以餉邊此時雖有飛芻輓粟之勞而異日乃得以遂仰父俯子之樂也

節〇勸農省漕〇夫議省漕於今日者亦難乎其說矣內則有行都之用外則有邊郡之備將捐之歟百司六軍用度至廣將增之歟百城千艘耗費益甚然則如之何而可蓋嘗為之設曰上知節用則行都可以無冗費上知勸農則邊郡可以無失備令日百官有司之中豈無冗職可併者乎列戍連營之間豈無疲懦可汰者乎至於長淮千里榛莽相望又豈無曠土可耕者乎苟察夫所以節用勸農之說則今日行都漕運之省邊郡儲蓄之備使不足慮矣

主意收結 省餽莫如屯田〇抑嘗就軍食而論之屯田最今日之急務也行之而卒享其利若夫轉般之置雖可以為目前漕計之便而反以稔和糴無窮之害乃今營造方興鳩工未已獨不為民擾乎竹木之征幾何券料之給幾何不取之民又將奚出而閭閻之害近在目睫者方疲於科抑之苛矣一綫命脉豈堪屢戕仁人君子得不動心於斯歟抑前輩有云寬之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誰為東南之民三致其說

入邊粟以省運○雖然督運誠救急之一著然猶有最高著運者廷臣相視海陵回奏有曰募入粟以實邊者是也此鼂錯募民入粟塞下之故智韓世忠以告身誘糴之良方也今日誠能作急措置而施行之將見毀家紓國人皆子文輸財助邊人皆卜式矣又何轉輸之足慮哉無已則和糴是最下著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管子)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孫子)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同上)

歷代事實 秦欲攻匈奴運粮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通典)高祖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粮道吾不如蕭何(本紀)轉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志)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粮率十餘鍾致一石 其後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餘萬人築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發卒穿漕渠以漕大便宜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中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通典)後漢光武命寇恂守河內轉運給足軍粮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本傳)虞詡為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詡五致一乃開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本傳)魏正始四年鄧艾謂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粮又通運漕之道乃開廣漕渠(通典)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 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唐志)玄宗開元中裴耀卿罷相北運頗艱二十九年韋兼堅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又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天子大悅賜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 代宗廣德二年以劉晏顓領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唐志) 劉晏領轉運按行浮淮泗達于汴盡得其利病乃移書元載以為運之利與害各有四載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勞曰卿朕酇侯也凡歲致四十萬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本傳)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晏始以官船漕罷無名之斂以裨用度(本傳)德宗時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呼於道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通鑑)

皇朝典章 太祖開寶八年范旻為淮南轉運使每歲運米萬餘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會要)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初置水陸發運於京師凡水陸舟車輦運官物及財物之出納悉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貢輸無滞矣(長編)仁宗天聖四年定江

淮制置發運司歲漕水課六百萬石初景德中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五十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常貴而民貧吳耀卿請約咸平景德歲漕之數立為中制故裁減之

慶曆三年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之軍儲大臣以為憂范仲淹言許元可獨倚辦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粮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嘉祐元年張方平為三司使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奏上前時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之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其後未幾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神宗元豐六年江淮等路發運使蔣之奇歲漕穀六百二十萬石之奇入覲上勞問備至之奇因條利病三十餘事多見納用並長

續高宗紹興五年李光言陛下駐蹕東南江浙實為根本之地自兵興以來科須百出民力既殫理宜優恤令州縣綱運三司既不任責轉輸之職趣辦州縣會要十一年禁旅與諸道之司皆至葉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朝廷益嘉之係年錄

先正論建　歐陽修上仁宗曰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萬石餘隋文帝時汾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東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所得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　蘇轍上神宗曰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溯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縣之卒斃於道路月廪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全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糴法以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

文集精華　東萊曰本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然而本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眞州入轉般倉自眞方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卻自眞州請鹽散於諸州雖有所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本朝之良法　張守曰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斛悉出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西荊湖之粟以餉鄂岳荊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轉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

華子西曰蕭何發敖倉之粟以餉韓信之師皆得之於河渭之順流孔明下巴蜀之粟以餉荊州之卒皆籍夫嘉陵一江之力隋人開汴水而淮漕以通吳人堰京口而可以運江南之粟

漕運二　以耕屯省漕立說

策頭法有便於國而不便於民者今之轉般倉是也法有便於國而亦便於民者今之屯田是也亦知轉般倉之所由創乎自比年以來和糴之拋降縲紲疲甿剜肉勉強送輸積粟埋粱中外填溢散漫諸郡易有侵耗之憂揔括一司兼有漕運之利於是議者請置轉般一倉專為儲糴之地是知便國之良畫矣然曩時派敷雖多猶便未建而或者猶以糴擬之憂猶以取運為苦而其數或可少殺今焉亦有高廩萬億之秭無既弊蠹之欺且無折閱之慮何憚而不可為邪恐繼此糴事無窮已之時舊逋未償新數已撥者矣拒室告匱下戶重困矣其如民之不便何哉故曰法有便於國而不便於民者今之轉般倉是也又知屯田之所由始乎自用兵以來軍食之浩穰甚矣竭大農之底不足以飽荷甲之需罄上供之入不足以解張弓之急與其剝民膏血而誅求無厭孰若取利田畝而藏蓄無限是議者請廣屯田之利以實兵餉之儲是又知便國之妙矣然何也農疇未闢稻種未蓄或猶以就糴為難猶以艱收為慮而其效固未易見今焉大田多稼是穫是畝既享收成之利且聞儲積之豐而其利蓋亦甚博儲能持之以歲月之久則列竈雖增而饋運可少省矣欽戍尚賒而民力可少寬矣豈非國於民俱便乎故曰法有便於國而亦便於民者今之屯田是也

策緊昔李鄴侯嘗言於唐使邊郡之兵皆行屯田官為糴之兵憚不勞而民無飛輓之苦行之既成屯戍之卒往往不願受代方今重兵被于江淮千里饋粮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將責之近郡歟則皆豺虎之墟瓦礫之場也將漕之於遠方歟其弊蓋有三十鍾而致一石者屯田就糴之法倘亦可行於今歟

屯田之有法亦非自今日始創也鄧艾田於兩淮而有五年食羊祜田於襄陽而有十年之蓄懿範具垂尚可覆也我中興時亦嘗行之張浚視師行屯田於邊郡而後歲收者數十萬今廷紳奏請欲於襄漢諸郡廣行屯田是有得於張浚之規約矣揆之今日多事之秋誠所當廣也邇者江淮之帥嘗行於蘄黃諸郡矣方謀今始而其收已二十五萬繼嘗舉行而其收亦二十萬有土此有利灼然可覩矣今沿邊列郡雖曰荊榛荒屯列堡皆可稼穡則利之所在可不亟為之謀乎牛種之當給給之毋使之失時也兵衛之當防防之毋擧以資寇也措置精密則責報必豐區畫詳整則課效必倍將見廩有餘蓄士飽而歌不致重朘吾民之膏血矣是惟為之而甚便焉

見屯營田類

漕運三　以軍儲内豐立説

【策頭】狻馬猘鞬越境侵疆中原素無耕屯之資西北豈有運餉之富不過䖍一郡則因一郡之粮侵一縣則鈔一縣之粟飢鷹餓虎動欲食人封豕長蛇鮮不得志粤自淮堧清野以來茅葦彌望剽奪則無資禾麥先收抄掠則無獲已不能不困於乏食矣然使邉城有積食之富軍粮有充闔之多彼豈不攻城剽邑而為盱眙之争資粮因食而為城濮之舉乎今而於舟車水陸之衝為轉般漕糴之法運一歲之粮以守一歲度一軍之費以資一軍彼雖欲為晉魏之計有不可得者

【策段】昔劉予羽守潭毒山築壘儲粟金虜力為争奪之圖所幸吳玠越境而戰出虜不意遂使金虜破金商而金商無所得至洋州而洋州無所掠卒之殺戰馬殺簽軍狼狽而返異時世將與玠反覆商論遂復轉般漕運之法虜酋遂不復有因粮之思此最備邉之一良策也今日而行吳玠轉般之法必能收吳玠戰守之功

【事料】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廪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伊洛汴許等十三州置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於陝置常平倉於華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隋志）唐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十常七八其率一斛而得八斗為成勞（唐志）玄宗用裴耀卿領漕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泝渭以實關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來其糜耗如此（上同）劉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illegible]）本朝徽宗崇寧三年曾孝寬言東南歲漕輸京師於眞楚傍置轉般倉欲乞直載至京無容侵盜從之（通略）高宗時向子諲奏於江州置轉般倉（[illegible]）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一

財計門

賦稅 附 蠲放

名流舉業

立意 培植寬宥之仁○有平時培植之仁有一時寬宥之仁培植之仁所以壽國家之脉者也可常而不可暫寬宥之仁所以示國家之恩者也可暫而不可常持一時之暫而廢平時之常則非所謂仁天下者也何謂培植之仁聖明有作傳祚以仁澤流而愈深恩施而愈厚以其寬於制賦也則田里之藏常多於府庫以其欽以恤刑也則閭閻之民不犯於囹圄是仁也一日行之則有一日之積一歲行之則有一歲之積累世行之則有累世之積故曰培植之仁所以壽國家之脉者也可常而不可暫何謂寬宥之仁祗承昌運聿舉上儀嘉與含生均受祭福欲民之厚而不困也則蠲租已責寧損上而益下欲民之生而不傷也則議獄緩刑寧以恩而廢法是仁也一日行之則斯民有一日之幸一歲行之則斯民有一歲之幸頻年行之則斯民有頻年之幸故曰寬宥之仁所以示國家之恩者可暫而不可常也

重賦為民之害○不讀捕蛇說不知重賦之傷民不讀猛虎行不知苛斂之肆虐先王什一之制上足以供邦國之需下足以贍私家之計君民之間何其通融而無間耶自碩鼠刺魏而國人有蚕食之悲楚茨詠周而民生有流亡之嘆先王中正之法已盡變於此矣重以後世暴君汙吏溪壑無厭橫賦急征侵漁益甚杼軸竭於苞苴之門鷄犬空於胥吏之手斯民膏血朘削無餘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盖其勢之所必至何獨於五代而疑之哉昔先正論新法之嚴以謂諸君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夫以後世取民槩之三代誠重矣如曰未能遽革則稍寬期會之嚴使民得以舒徐而擁集其亦一分之賜乎

稽古 古者利不盡取○盖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舜以前為容矣然總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盈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為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盖三代之所取者狹之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貨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

漢唐盛衰之故○漢之可稱厥惟文帝觀其衣弋綈罷露臺省錄彼賜民租詔令之下為民太半寬仁之主也至武帝則不然窮兵黷武溺意神仙既無寬民之政而反肆刻削故元狩之末浸以危亡其視文帝之治如何哉唐之可稱厥惟太宗觀其清靜寡慾不輕營為護民之勞鞠之如子乃免田租乃賜粟帛寬仁之主也至明皇則不然侈心一動窮天之欲以為樂遂恣誅求民不堪命故天寶之末卒蹈其害視太宗之治如何哉

法祖寬賦 國初寬弛賦役○昔太祖皇帝仁育蒼生恩同赤子乾德中應初復州縣便加撫綏科徭悉去於煩苛制置務令於通泰應有急求暴歛斗權耗加無不嚴加禁止凡關掊剝之名並降蠲除之命欲令衆庶咸遂昭蘇太宗繼興愈加勤恤罷勞擾之役無暴征之賦凡所以裕民財寬民力者纖悉備舉

祖宗均稅之法○祖宗行均稅之令每數十年而爲之一變其法以求盡天下之情故建隆還度田之使明道併沿納之額嘉祐行均稅之制熙寧須方田之式崇寧加講究之詳然度田之使或非其人反致勞擾必爲之嚴黜降之罰均田之令行之太速民或告病故不免群議之紛紜方田之法非不善也吏或不體朝廷之意而急於增稅甚至不食之地亦俾輸芻草之直故不免他日之更改惟紹興經界之法不求增賦而意在均平不使峻急而務在不擾遴選官吏而嚴其賞罰之法故至今人以爲便然已行之地賦固均矣而私相賣買者或因而爲欺此則嚴督察之令而已未行之地多虛籍而常賦失陷亦惟推其法而行之足矣此則非盡精忠之心不可也

時文警段 帝王以民爲基○自古有大物者其興衰治亂安危之故未有不係於斯民得民則興不得其民則亡得民則治不得其民則亂得民則安不得民則危隨機而應不啻影響是以古之聖王明主保民如保赤子養民如養肌膚率以節儉需以恩澤朝廷之上朝思而夕計無非以恵民爲事他未暇議也故能興衰撥亂而國祚遂安庸君暴主罔或是念因循苟簡驕奢淫泆徒知剝民以自奉厲民以自安故殘虐之政急於骨髓而生齒遂耗國勢遂弱終至於敗亡覆墜而不可救

古人裕民之法○古之治天下者其於取民常薄蓋民者國本之所係財賦之所從出也隆古之時有井田而使之耕有室廬而使之處優游於仰事俯育之間無憾乎養生送死之際惟恐恵之不至也至於什一之法經常之道則將千百年共守之不敢有一毫橫歛之意用於上者有節取於民者有制夫豈長其民哉蓋其不敢盡者乃所以寬民力也尠鮮之播奏有無之懋遷與夫洪範八政所謂一食二貨者帝王固惓惓於此矣至於禹貢一書爲中邦之成賦而貢賦之職於太宰者截然可考帝王於此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則夫厚於裕民而薄於取民尚有足驗者

綺語駢珠

軍興有需巧肆旁緣　黃放白催政苛猛虎

獻納有數動成掩沒　民窮吏悍賦甚毒蛇

幸國家之多事以濟其溪壑之欲　已蠲之賦督趣未休

借公家之文移以遂其漁獵之圖　不銷之鈔重納有限

文移星火惟急驅催　和買折帛不無抑配

垂械秋霜將誰赴愬　畸零折估未免強輸

鋤耰未收倉無餘粟
機杼方停身無全絲
不思漕舟之鵠望而惟慮梱載之未豐
不恤戰士之龜腸而惟恐胥腴之未厚
當今獻策 今日當寬一分○今日賦目雖視紹興稍輕而陰
取之數視紹興又重矣何者賦有常時時有常數今乃重斛
大量以取贏餘既有加耗又有折色吾民何以供賦入有限
限與民宜今乃云藝科數非時追索民方勤農先赴星限未
放官課先辦吏需吾民何以供田家蠲免之令墻挂壁粘朝
廷寬恤之詔黃放白催吾民何以告雖常賦定數未易蠲革
而額外寬剩獨不可省乎

緩征薄賦之恵○厥今兵未撤備鹽楮方壅國之大事孰先
於財講明急政此蓋今日之第一議也我皇上緩征薄歛以
惠元元議者顧以大農經費為慮既虞州縣巧取之病又有
外庭對補之病夫以利害而言則利於民不利於國者豈曰
無之然蠲錢之可議莫若失民之尤可議以輕重大小而論
則大逕庭矣今日財不如隋兵不如秦人才不如漢唐之多
而所恃以立國者惟一人心耳是皆祖宗至仁之所感累朝
厚澤之所維留謂緩征薄歛尚復左顧右顧小利是恤而不
為大體之圖乎
州縣所取者民○大農之財不給而取於州縣州縣之所取
者民也太倉之粟不繼而糴於州縣州縣之所糴者民也供

億之費不惟民竭其財以給之且竭其力以供之矣今州縣
之間常賦有定額而過取以為數催科有常限而預借以為
先差役不均而中戶多破產之憂和買溢數而下戶有竭貲
之困丁錢既已蠲免而或抑勒以他名軍須未嘗敷率而或
因緣以為擾民生但知刻剝之甚而豈有朝廷惠養之政
生意收結 在下當事其上○嗟夫生君之地為君之民仰父
俯子君實字之餐左右粥君實養之含哺鼓腹之餘吾民得
不有思乎吾而別聲備色也則瓜桐浮磬鏗鏘和平玄纁璣
組炳爛華粲將私之已乎抑進之君乎吾而安居食服也則
杶榦栝栢勁直森聳橘柚魚鹽芬香甘美將享之下乎抑奉
之上乎九穀農所有也農則有之而原野山澤之間奉上者

濟濟矣貨賄商所有也商則貢之而門關道路之內尊君者
比比矣觀職方所載則建國相維國有小大而貢無小大也
觀行人所掌則蕃國有贄國有遠近而貢無遠近也方今國
步多艱財力未裕上固當愛根本以惜民力下亦當竭供輸
以濟時用繼今以往將必有毀家以紓國者執事其少俟
良法待人而行○雖然有良法有良吏以經界而行仁政以
戶籍而均稅額以什一而取民財良法也不旁緣以侵漁不
倚勢以作威不剝下以媚上良吏也有良法當行之以良吏
得良吏斯信其為良法昔嘉祐均賦雖一時或未免於煩擾
而德州得一秦栢則五縣均稅皆獲平允紹興經界使者或
峻責州縣而漢嘉得一楊承則不擾民而為列郡最夫良法

待良吏而行每每如此今日國用方急賦額之增歟削歟皆未可知未得人而善行之則或增或削皆不至於逢上之命矣故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山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禮記王制）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公羊傳）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民也（荀子王制）因井廬以定賦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前漢志）

[illegible]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孟子）周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周禮天官）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成公元年作丘甲哀公十二年用田賦（春秋）哀公問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論語）秦始皇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漢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四年初為算賦（前漢志）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通典）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素撥斂賦天下愈怨光武建武中田租復三十稅一（同上）唐初制為租庸調法玄宗時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歲終羨錢數百萬緡代宗始以畝定稅德宗時楊炎遂作兩稅法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其後戶口減削賦役日重陸贄請革其害有六二曰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又令留州送使錢悉輸其上供者皆輸度支穆宗詔百官議革其弊楊於陵以為宜使天下兩稅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由是兩稅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唐志）

皇朝典章 太祖建隆四年梁周翰乞減諸道租賦之入上嘉納之（編年）太宗雍熙二年上曰朕念百姓寒耕熱耘國家若非贍軍兩稅亦不忍催督況非理誅剝乎真宗咸平元年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得增加賦斂重困黎元　神宗熙寧七年上曰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謂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廛布之類甚衆關布有征而似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財亦豈但什一而已今之稅亦非重於先王之時但不均又兼并為患（長編）高宗曰人皆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未可催科處稍與展免俟其家給人足自然稅斂易辦孝宗乾道二年李信甫言蠶方成絲已催夏稅禾未登場已催冬苗有今年而追來年之租謂之預借者荒郡僻邑有先

二年而使之輸者汪澈等奏守令得人都無此弊於是詔申嚴約束（史理）

先正論選 張方平奏曰本朝經國之制縣鄉版籍分之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出於山澤者也諸筦榷征筭斥賣者百貨之利此所謂出於關市者也（論免役） 淳熙六年臣僚奏大率守令下車未詢民事首請屬邑督責財賦如數遵依方許還邑此之謂獻助錢不時委官下邑點檢責辦錢物抑無爲有此之謂剋刷錢二稅就州輸納既倍收合耗重價折科又刷具合零謂之畸零錢酒稅不照削祖額止從重數謂之遞年課利錢至於催到上供錢物之類申發鈔狀到州多行截留先塡舊欠別行催發謂之改鈔錢及當文散春衣抛降數目拘催謂之軍衣錢又有元額經總制補虧州用之類不一而足籍爲定數按月解發曰板帳曰綱目曰格目又有所謂月樁并青册子錢所在州縣名雖不同是皆州迫於縣之色目也

文集菁華 柳子厚云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視缶而蛇存則弛然而臥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捕蛇說） 鄭節卿曰周制什一之法行於天下而載師任地多寡不均蓋近郊什一則圭田之稅商賈之田稅圭田以當祿奉祭祀商賈既有關市之征不可重也遠郊二十而三則庶人在官與賞田牧田之稅所以抑閒民及豪強之家也甸稍縣鄙皆無過什二則公邑之田稅卿大夫采地之田稅歲貢十之二而有其入是亦優於畿外諸侯矣以其田非民田也故多寡隨宜而處若非田則一十而稅也非智者不易知此 陳季雅曰漢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也而司農諸倉悉在郡國歲漕關東粟給中都僅不過數十萬石而已筭賦爲錢百有二十古之所以供士馬車徒之費而唐所謂調也然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也更年之不役也出半價唐所謂庸也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蓋以假貸貧民彼其視天下猶吾一家也財粟之積在在而有 陳季雅曰漢之賦其法有四有田則有租賦有口則有筭賦有身則有更賦有戶則有戶賦與唐租庸調法略同蓋唐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故也所以異者唐有身庸而無口賦漢自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筭賦以補庫兵車馬而身之庸役又自有更賦也漢之更賦猶唐之庸所以代身之役也唐制用民之力歲二十日不用則收其庸漢制用民給縣官閒歲三十日調民戍北邊每歲三日不用而官自顧人則收其直二千三百然漢唐又有更戍中都之制不可以庸錢免者又在此役之外矣 葉適曰租庸調之法每丁歲入粟二石爲租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紬布皆有差用民之力歲不過二旬此即孟子所謂粟米布縷力役之征唐初正要立法乃用戰國苟簡之法盡取諸民周制用民歲不過三日雖立法於

此其實未嘗盡用今唐用民力非特倍六七而爲一定之制否則必收其庸正犯孟子之所譏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内外異制而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爲兩稅　東萊曰武帝誠多欲也使其不得興利之臣帑藏空虛倉廩枯竭欲治兵革則無以繼餽餉欲立臺榭則無以給工役欲信方士則無以給禱祠欲優嬖寵則無以充賞賜四顧索然莫能措手帝亦將窮而自止而桑孔之徒利析秋毫以滿其欲使帝之侈心與財俱長率意肆行而無不足之慮是猶假蛟龍之雲雨借虎豹之羽翼也　征商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孟子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周禮地官齊威公通魚鹽弛關市之征管子漢孝武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前漢西域贊唐陳京請稅富商錢德宗以趙贊判度支搜督甚峻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之十一食貨志

賦稅二　　以制貢取民立說

策頭可以仁而愛天下之民不可以仁而弛天下之賦夫以天下之民戴一人而爲之君不能自爲生而賴君以爲生不能自爲養而賴君以爲養授之以百畝之田庀之以五畝之宅教之以農桑之務開之以衣食之源又爲之官府以治之使無相雜亂爲之兵師以衛之使無相侵奪何仁哉然以一人之身高拱乎兆民之上必有尊我者而後我全其尊必有奉我者而後我享其奉歲貢之所入誠非得已也抑國家不能無經常之費不取之於民而誰取邦賦之所需誠非忍爲也抑費用有無涯之出不賦之於民而誰賦故民生之君資之生之者無窮資之者不乏無君子莫治野人民既我賴無野人莫養君子能無取乎賦稅於民未爲厲也

策段孟子有云治地莫善於貢謂其較數歲以爲常也而世之習聞其說者因以譏聖人而失聖人作貢之意是非惟不知禹且不知孟子矣詩人嘆黎民之無遺而昧者遂以影滅迹絕視中興之世夫子嘆作俑之無後而昧者遂以秉心殘忍議奉先之儀況辭害意大率如此豈知孟子舉龍子之言特以明使民盻盻之失蓋亦曰貢法之善人猶議之而況斁斂之重者乎且禹之制貢球琳琅玕固所寶也而鉛松怪石亦俾之藉手玄纁璣組固所重也而杶栝礪砥且但之效誠任土作貢各以所有尚何取盈之難供乎苟頭會之箕斂之是一日不可用一歲不可行也雖視豐歉而上下焉抑豈善於貢法耶

夫乾龍獨御鼎命方凝非稅斂無以足羣司之供非賦取無以足四陲之備則上之取下固難廢矣然九州始別而厥賦之外有厥貢焉六典方作而九賦之外有九貢焉聖人豈求財之過詳而剝民之太苛歟蓋嘗深思而得之夫稅之爲名斂之謂也彼有其粟吾則聚之是其權出於上而不出於下也賦之爲名取之謂也彼有其具吾則責之是其權出於君

而不出於民也惟夫獻其所有命之以貢則美芹而念至尊也戴績而奉公子也非聖人有以強之而民自不能不致之也然則度有無而立法較妍蚩而定制非厲民也正以慰吾民尊王之心而俾後世之勿因以擾民也貢之為義大矣哉古之制國用者未嘗不取於民蓋民者用天之道因地之利其生之有時其入之有常則經費之取於民猶外府也用兵已來餽餉出於民金帛出於民芻薪之費出於民扉屨之細出於民皮革膠漆之材出於民飛芻轉漕之役出於民較其常賦之入所出不知幾倍矣

事始 禹別九州任土作貢 書 周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斿貢物貢 禮 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書旅獒 梯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史不絕書 漢文帝減嗜慾不受獻有獻千里馬者還馬與道里費 武帝時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西域傳贊 唐太宗時異物滋味狗馬鷹犬非有詔不獻 志傳 玄宗封禪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 姚崇曰近戚里貢獻以自媚亡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罷之可乎 通鑑 代宗時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常衮以為漢文帝還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代宗嘉納 通鑑 德宗狩梁州道有獻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陸贄諫不可 陸贄奏議 憲宗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本傳 本朝太宗端拱元年上曰朕念古人禽荒之戒詔天下勿復以鷹犬來獻 長編 眞宗至道三年上曰諸州多以珍禽異獸來獻此甚無益詔天下勿復獻 高宗渡江但有左藏及激賞二庫秦丞相用事每三宮生辰及奏秋內教冬至寒食節與諸司所進書皆獻金帛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有詔除皇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減半 聖政 孝宗即位赦書曰口味果實之類因緣貢奉煩擾道路上數取索多歸公庫或以貢奉為名漁奪民利仰州軍條產合貢之物申尚書省下禮部參酌 聖政

稅賦三 以輸財助國立說

策頭 有斯民厚生之大利有斯民樂生之大義厚生之大利為生而能自遂者也樂生之大義舍生而知奉上者也國家有大費用計臣有大調度權物產之盈虛視時宜而回斡誠非易事也則所賴以通變盡利者非取之於賦而何然古今有大分義人心有大歸往食息而不忘報畎畝而知懷憂既非能已也則相與以使上不匱者非效之以貢而何是則上非忍於取民民自樂於奉上取於下者謂之賦供於上者謂之貢取於下者其色目雖不一也不為厲民貢於上者其頂踵皆若賜也自宜報國此稅貢之所從異也然則稅者取民之定制猶不可過於苛貢者奉上之美意又烏可過於重哉

策段方周盛時諸侯之貢春而入焉藩服之寶世而至焉考
之九府若幣獻金玉若良兵良器駢珍奇萃無一或闕雖包
茅之微排孤之賤亦各任之以為常貢則愛上之心常存而
奉上之義常明自入春秋事一變矣責供貢於楚而楚以虚
文應責彝器於晉而晉以故典辭責金車於魯而魯以私求
議雖命之以貢其不樂於供貢也而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
乘徒以膏沃乎伯國至若子產與鄭國之良亦以列尊貢重昌
言於會是何上下之紀不張而強弱之勢是徇乎
抑又論之民心不易感也亦不難感也尊君親上誰無是心
苟君行仁政如父之於子則民無私財如子之於父若是則
一絲一粒皆思以致諸君至纖至悉咸務以助乎國貢獻不
期而集矣噫牛車輸官課吏以最吏之愛民所感猶爾況萬
乘乎故曰欲民之愛君其必自愛民始矣

事目羨餘○唐德宗既平朱泚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
息劒南韋皋有日進江南李兼有月進淮南杜亞等皆徼射
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　憲宗時山南于頔河東王鍔
進獻甚厚李絳曰方鎮進獻因緣為奸帝曰誠知非至德事
然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
者重矣唐志元和六年李絳判戶部絳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
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司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為獻
是從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王播為鹽鐵使而事月
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
祿廩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紀絳在位貢獻不入禁中
絳本本朝太祖乾德四年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於
羨餘必深務於掊克　真宗咸平五年詔比司祭廩号多收
羨餘以為課績蓋出納之際有所重輕此可責而不可獎也
仁宗皇祐五年詔如所聞諸路轉運使多掊克於民以官錢為
羨餘入助三司經費宜禁絕之　孝宗隆興元年詔諸路上
供例有拖欠監司郡守卻以羨餘進獻僥冒賞典可令戶部
按劾　乾道中臣僚奏今之為政者惟務理財不知修政政
愈不治而財愈不足乃為裒刻之事幾於奪攘剝膚搥髓使
民無所赴愬且曰我將以奉上也於是多為窠目以取之銖
積寸累謂之羨餘且復移東填西虛多實少非誠有憂國之
心也不過以此釣爵位干差遣而已議奏

助軍○漢武帝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復持
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式
尤欲助費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
尊顯以風百姓本傳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
起王公妃主朝士牧守各獻金帛下至富室亦有獻私財數
千萬者通鑑唐德宗平朱泚府藏耗竭諸道始有貢奉助經費
而詔書亦往往宣索於天下李錡贊　至德二年鄭叔清奏如能
據資財十萬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悉以家財助國待
以非次時屬凶寇內侮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本朝真宗景
德二年許元豹上言河北軍儲闕少願許人入粟等第酬獎

上問宰相寇準準奏有故事於是定助教文學至供奉官凡
數等編
助郊○唐制天子親郊群臣進奉謂之賀禮　本朝眞宗祥
符九年河北轉運李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萬匹錢二十
萬貫且言二十萬即本路羨餘每有大禮士衡必以所部供
軍物為貢　仁宗朝范鎮言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賦役煩
重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此皆貪政也
鄭節卿曰後世徒見周官六典有足用長財之賞則諷郡縣
以羨餘之獻者有之矣月進日進剥民以奉上者有之矣上
取之戶部戶部取之監司監司取之郡縣郡縣取之民而民
弱承其斧鑿故今之為官吏者無非以辦財賦為先今之所
以考課官吏者無非以財賦之辦否為優劣閭里之凋耗市
井之蕭條不恤也獄訟之不戢差科徭役之不均不以為意
也當是時富民猶不免於貧而況於下戶乎平時暇日猶不
免於仰屋竊嘆而況於軍期之督促乎

蠲放　(附)　以寬民保國立説

策頭 善為國計者不専為國計能為民計者乃所以為國計
夫國與民相依而立者也誠使國勢阽危財計窘匱當是時
也若岌岌乎其難為也然取民有制可以轉虛弱而為富強
矣誠使國力充裕財計豐衍當時是也若優優乎其無可慮
也然取民無藝或者大澤之唱卒起於頭會箕斂之日矣故
保養民力者正所以保養國力此盍徹之對申之以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之說也

策段 嘗攷漢唐之臣論議挺挺能究心於恤民者載在信史
皆有可採什[illegible]税亡他賦斂使民之力歲以三日此貢禹
所以諫元帝也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此
陸康所以諫靈帝也東方朔進戒於孝武有薄其賦斂之言
張綱上疏於順帝有惜費重民之論是其欲漢之不傷民財
不困民力有如此者以[illegible]省役為要此德棻所以對高宗
也以奠稅衰征為[illegible]陸贄所以諷德宗也來濟以省徭役
為馭下之宜李渤願止聚斂致太平之治是其欲唐之不傷
民財不困民力　此者今日獨不可講明而施行之乎
國計民力重輕有國本有國計國本在民國計在利國計之
重未若國本之為尤重也是故識大體者可與圖治而恤小
利者不可與圖治計遠者可與論治而局淺近者不可與
論治破拘攣局促之見而廣大深遠之功非仁聖天子不
能行此非識特俊傑不可與言此也何者普天率土均吾赤
子遐陬僻嶠同是王民一夫向隅滿堂猶為之不樂一方失
所聖明豈不為之隱憂是理也特與識大體者言抑與恤
小利者言乎特與計遠大者慮乎抑與局淺近者慮乎國家
至仁天覆雖遠不遺蠲租已責無歲無之澤流愈深恩洽愈
崇所以植三百年全盛之丕基遺千萬世可傳之統業者為
是故也列聖相承罔敢失墜故國於民不能兩利者寧先民
而後國公與私不能並立者必先私而後公其意蓋曰民心

難得財貨易營國計之可慮未若民心之為尤可慮也煌乎休哉如天之仁海涵春生罔不賴之

事類周均人凶札不均地政放司關凶札無征 禮 漢文帝旱蝗令諸侯毋貢賦 紀 元帝關東穀不登詔勿收租 唐水旱霜蝗免租調課役 通 本朝太祖建隆三年河北陜西京東諸州旱蝗河北尤甚悉蠲其租 繼 開寶三年上覽桂陽監歲入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採納不易詔減舊額三分之一以寬民力 太宗淳化四年上曰兩歲蠲減朕無所惜若實惠及貧民雖每年蠲放亦不恨 真宗祥符四年丁謂言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筭恐有司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務惟在澤及下民但崇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當富足矣

仁宗天聖元年命張師德蔡齊詳定三司蠲納司及放天下欠負 高宗建炎元年即位赦民戶借貸常平錢穀並與除放 紹興二十九年上曰近時士大夫稍見公家財力寬餘遽欲將民間常賦一切放免殊不知緩急闕用取之亦甚難 孝宗乾道四年劉師尹論頃年軍需額外創添賦入欲乞漸次裁減以寬民力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為百姓 七年正月進呈臨安府放免收稅一年 椎等奏太史局奏前月二十八日有戴氣言人君德至於天為萬民所愛戴則有是瑞是日乃熟議放稅之時天雖不言其應如響 蘇軾上神宗曰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之官物無侵欺盜用雖有侵盜而本家保五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所謂捐虛名而受寔惠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七套

財計門

糴法　邊糴　平糴　博糴　廣糴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和糴失其名義○糴以和名古也和一變至於抑糴一變至於攘傷哉粤自李悝建平糴而和糴之根苗初長洪羊行均輸而和糴之梯甲始滋和云和云科歛云乎哉糴云糴云抑配云乎哉二三數年來國計伊窘淮堧鄂渚千里蕭條湖廣朝省自色襄漿問其糴則糴非糴矣問其和則和不和矣徒見夫州縣行移苛政之虎也吏胥並緣毒賦之蛇也稅貫均敷多寡有數錙銖不爽也糴本既行督促有期星火

其急也噫財用民膏脂也穀粟民命脉也疾痛苛癢無一膜之隔生死有亡無毫髮之間借曰糴糴已非美意矣借曰和和已非良法矣況和不曰和而和為抑邪糴不曰糴而糴為攘邪

收糴南粟之弊○北邊之事力困矣言理財於今日者可急不可緩南方之民力竭矣言理財於今日者可寬不可嚴嗟夫廣南海外素號樂土邊頭之科瑣不及也軍前之飛輓不及也斯民相生相養於耕鑿中自非有大水旱不知有愁嘆也比歲江浙困於旱蝗荊淮困於兵革於是建議之臣始欲運南粟以濟西北以一鄙之力而濟諸路雖欲不竭而不可得故和糴之行至于再而民駭矣至于三而怨矣又至于四而民怨且泣矣此一竭也糴本之支四之一而民窮矣吏胥之需亦四之一而民困矣斛面之輸又四之二而民苦且痛矣此二竭也賑糶之令始寬後嚴而民急矣算稅之令科及中戶而民窘矣追呼之頻浩費供給而民傷且悴矣此三竭也經此三竭亦已甚矣而竭之之說猶未已也納粟補官豐年樂歲時可言也今何如時令未行而民已狐疑矣稔州豐縣廣為儲峙在在豐穰時可言也今何如時令未行而民已狼顧矣竭南方之賦以為糴本家給人足時可言也今何如時令未布而民已魚駭矣

愛惜江浙民力○朝廷每視江浙為重故行其不得已之政士大夫不當視江浙為輕必存其不得已之心國家曩視淮

為賦淵今則重科率以保淮曩視蜀為外府今則捐金帛以理蜀曩視荊襄為南北互市之地今則勞饋運以復襄三邊應酬之地獨籍江浙數十餘州以為無盡藏焉故和糴於此而取辦鬻鹽於此而輻湊綱運於此而轉輸地力有限邊費無窮國計之空軍需不已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得已之政為士大夫者正當為朝廷培植根本護養元氣以全江浙之民也

稽古偉議 時艱為服豫事○嘗讀漢食貨志見班孟堅論李悝平糴之法甚詳悝之大抵覘模行於豐登之歲因上中下之熟則為上中下之糴歛之於有餘之時當小歉大飢之年則隨其前日之所收而發糶焉是以無甚凶甚貴之歲行之

於魏國以富强夫於艱危困迫之時而為寛閑服豫之事此古人之所為也魏當列國紛爭之日所謂立國於擾亂凌雨之中而悝之法斂一發往往不止為十年之計列國而有斯人富强宜哉此孟堅所以詳載之而為後世法歟

屯田就糴之法○自江而北生民鮮寡可行屯田就糴之法自江而南財賦所出可行平糴常平之法此兵不乏食而民不告勞之法也所謂屯田就糴之法者鄴侯嘗言之於唐矣其說欲使邊郡之兵皆行屯田官為糴之兵不憚勞而民無飛輓之苦行之既成屯戍之卒往往不願受代當時謂屯田可行府兵可復方今重兵百萬駐于江淮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將責之於近郡歟則皆豺虎之墟矣礫之場也將漕之於遠方歟其勞蓋有三十鍾而致一石者屯田就糴之法儻亦可行於今乎

法祖宗 和糴博糴便糴 祖宗之世未和糴之設不過豐年則增價而散糴大穰則置場以收糴此後市糴之名始有三等曰和曰博曰便商旅之入中者以鈔引給之謂之便糴誠有益於商旅矣如所謂博糴者以他物給之而已蓋嘗慮其傷農為之停罷至於和糴之法自祥符中發禁錢以佐用度其民庶無虛直之費然而行之未久民已不便其後遂為量糴至皇祐中已有名為和糴其實抑配之擾故當時諫官極言其弊倉場情為量納難阻若非高於市價何人肯樂與官切恐列郡畏避坐致過時軍儲浸闕

法存而意亦善○惟我祖宗盛時法存而意亦善行之以公處之以和耳著之令甲和糴給以見錢其不給者寘之辟藝祖則增價以惠貧民太宗則收糴以貯近倉先後相承不失初意祥符之詔恐抑配而減上供之半紹興則戒邀覔之吏乾道則依實糴之直凡所以憑藉美意維持公法因其名而存其實者如此

本朝和糴之弊○自我朝治安之日和糴之弊已不可免有州縣移用本錢不時給還人户之弊有胥吏多端邀覔十不得一之弊有就縣倉交納收取加耗之弊有將出剩樁充苗米卻令人户折納苗米價錢之弊紹興議臣言之詳矣

時文警段 和糴後時之弊○中興以來歲行和糴有司奉承失旨遂使官費厚直而民被重困此愚所以不得無說也以一歲論之大抵穜時多貴斂時多賤夫農勞於作甚於病也愛其粟甚於生也不得已而糶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婚喪公有賦租之奉私有稱貸之責刈獲始歸腰鎌未解而已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將不賤官於是時稍增其直而糴官賴其用民受其賜裕國便民莫大於此柰何坐使權歸兼幷之豪乎農人倉廪既不盈囷窖既不實多不過數月少不過數旬又告竭矣禾將生而無種也耒將執而無食也民方日糴於市而官下和糴之令民又將輻湊於兼幷之家官倍其直民被重困而朝廷不知也曷不變其行而用之勿使權歸於兼幷乎

名和而實非和〇和糴之弊乎於和之一字有感焉大哉和
乎磅礴宇宙此和也蘇醒民物此和也翕爲惠風此和動盪
也醸爲甘雨此和浸潤也國不得已而糴於民糴不得已而
名曰和數邑之可也壅底之可乎近日之事異乎吾所聞也
廟堂以和糴二字諭邊閫邊閫稟承之和之脉已傷矣邊閫
以和糴二字下監司監司奉行之和之氣已痞矣監司以和
糴二字委守令守令督促之和之爲和泯没澌盡矣始於廟
堂繼以邊閫終以監司守令和安在哉況守令之外復有吏
胥邪斛而斛焉和糴也斛之外有買托和糴之漁獵也石而
石焉和糴也石之外有計嘱和糴之疣贅也斗升而斗升焉
和糴也升斗之外有羸餘和糴之桎梏也民生斯時不幸而
罹和糴之擾已敢怨而不敢怒矣加之以漁獵因之以疣贅
重之以桎梏和者果如是乎和糴本非得也愚讀小東大東
之詩喟然長嘆奈何以江南數十州軍之地而逝年不得已
之科取小亦於此大亦於此也雖然朝廷固不得已於民民
亦亮朝廷不得已於我顧奉行而司存之者亦當以不得已
之心推之爾行和糴之令民病久矣而今獨爲其禾未登場
糴令已下舊額未足新額已敷是不論豐凶長無樂歲也然
而豈得已於此哉使宿師待哺之少寬則豈有困民之已甚
而張弓不弛乎

綺語驪珠

疲民剜肉勉強送輸　號爲和糴實則擾民

積粟圾粮中外塡溢　陽爲輸官實則資吏
竭大農之底不足以飽荷甲之需
罄上供之入不足以解張弓之急
不勸富室而均輸於中產之家　舊逋未償新數已拋矣
移用糴本而取羸於斛面之利　鉅室告匱下戶重困矣
名爲公家之商管而實爲私家之猗頓
口爲公家之桑孔而心爲私室之陶朱

當今獻策和糴當救其弊〇方今萬竈之屯未撤三軍之餉
孔多廩庚無歲月之儲疆弱有旦夕之恐今日之和糴不得
不重也然而官場節目之浸煩民戶貲力之有限朝省之文
移未已四總之榜帖又新列閫之約束既嚴諸司之期限交
迫校戶數錢一出吏手歷門抑米皇恤民殫甚者黠胥並緣
忍吏肆欺方其責認減銖兩之利以規羨餘及其抑納增斛
面之羸以自膏潤和糴之弊莫此爲甚斯民罹之敢怨而不
敢怒比年廷紳奏對之間嘗有憫時弊而惜民力者乞行招
糴之策其策亦補於時也奚爲有聽從而無裁決依違苟且
坐視其弊之如此夫乃待民之窮而後恤邪因觀我高宗諭
漕臣糴買之事首以減尅而爲戒從宰相免糴之奏而喜無
抑勒之多端今日果能推行此美意則一分之寬民受一分
之賜矣
當救糴法之弊〇今日和糴之事甚可痛也昔糴於豐歲今
歛歲亦糴之昔爲數僅二三萬今爲教直踰百萬民罹斯害

通國皆知之矣矧邊柝未靜正急輸粮糴斛方殷決難輟局毋亦於害之當防者略加之意乎立價必以優毋使壓頓於價直之虧損可也取償必以時毋使嘆息於償給之淹緩可也弊例循習亟除剗之吏奸旁縁亟懲戒之庶乎乃積迺倉民樂為市不徒指為怨之府矣不然徒知為國之便不思為民之便可乎哉

不便於民有三○古之所謂和糴者糴其有餘者爾而今日悉以税論固有税高產薄者例皆抑配而強糴此不便於民一也古者糴其所宜出爾而今則不問其地之有無而悉限之以本色既責之以所無則必增直以轉糴此不便於民二也如民之家有數百畝之田一歲之收百費具在舉而歸諸官所得者未必皆緡錢分之以銀錠雜之以楮券逮其出售則折閲尤甚此不便於民三也

生意收結 和糴貴得良吏○噫辭山陰之錢不足以為廉分符竹者公行和糴之賞罰廉在其中矣種河陽之花不足以為愛綰銅章者力除和糴之弊倖愛在其中矣國家留此和而和糴之令出於一守令行此和而和糴之德見於下恭和氣象不在虞不在周而在日矣不然天下皆趙光奇也安得一一逢德宗哉

和糴不如屯田○抑愚有獻焉和糴以足食不如屯田以積粟和糴之策有時而窮而屯田之利無時而已故也胡不取古人明效而觀之金城期年之役宜無事於屯田而老將堅其說許下交鋒之際若無暇於屯田而將軍守其議今疆埸駐師歲復一歲其規金城之役孰近而孰久強胡騁毒邊塵屢警其視許下之屯孰急而孰暇況又近年清野茅葦相望是有可耕之地流民遷徙游手無藝是有可耕之人苟給以資粮僦以農器則塞下之粟何以不如漢給其耕種時其調戍則府兵之法何以不如唐行之歲月決可就緒又何憚而不為哉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左傳 魏文侯時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視歲有上中下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

歷代事實 漢宣帝時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志 晉武帝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晉志 玄宗天寶中歲以錢賦諸道和糴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糶

唐初置和糴開元後緣邊戍兵營田地課不足於是初有和糴有彭杲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粮益羡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 天寶中歲以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每歲輸京倉者百餘萬斛德宗貞元初吐蕃刼盟召諸道兵戍邊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東宰相陸贄以關東穀賤請和糴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

議　興元元年詔所在和糴是年上畋於新店趙光奇曰名
爲和糴其實強取不識一錢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
憲宗即位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内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
有稽違則迫促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塘

皇朝典章　眞宗至道三年詔以國家大本足食爲先今億兆
至蕃未聞有九歲之蓄令兩制議致豐盈之術以聞詔三司
及茲歲稔大爲市糴以實倉廩　祥符三年詔近臣曰聞江
淮因和糴米穀增價令逐處米穀甚多宜權罷和糴　六年
冬詔諸路和糴不均民戶頗有煩擾可各蠲其半中等戶以
下免之　高宗紹興二年都省言和糴並係朝廷支降金銀
錢帛分科數之撥州縣多將糴本侵留不即支還百端阻節
剋減遂致糴貨數少散亂是詔　孝宗乾道八年上曰今歲
再得一稔想見粒米狼戾且置場和糴聽百姓情願入中不
得纖毫科擾跋聖

先正論建　仁宗時韓琦曰三司以糴價高於時估三五文處
即奏下取勘且倉場之內固有情倖量納之際不無艱阻若
非高於市糴何人肯樂與官糴恐列郡畏避難於增價坐致
過時軍儲浸闕但執有司之吝頓忘經國之法
乾道元年臣僚言去歲江西湖南和糴其弊非一不問家之
有無例以稅錢均敷無異二稅此一弊也州縣各以水運耗
折爲名收耗米十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並緣多方乞覓量
米則有使用請錢則有縻費此三弊也官以會價價許之遲
以輸官然所在往往折閱至於輸官則不肯受此四弊也
四弊不去欲民之不病其可得耶　趙汝愚言爲民之害者
固不一然其大者莫大於和糴凡縣所以認於州州之認於
漕漕之所認於戶部其米皆有定數一或不足則譴罰隨之
加之所給之直種種變折不逮民糴之半而所入之米吏緣
爲奸常多所糴之數

文章叢評　李泰伯曰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民
謂農常糶而民常糴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爲賤則傷農貴
亦傷農腰鎌未解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
則賈人乘而困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故曰斂
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
或無食也於是乎日取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
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
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此平糴之法在爲而作也
曾子固曰使歲穰穀不賤出歲凶民不病食故平糴之令自
此始李悝修之魏以富強漢興耿壽昌開常平之法而晉齊
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民之倉隋人置監唐人
置東西市之糴雖名號殊其爲法一也　陳君舉曰市糴之
法又當立爲三策曰和糴則以見緡給之曰博糴則以犀象
寶貨易之曰便糴則募商人入粟以鹵名償之此三者國家
之故典也若夫出內府緡錢百萬付之三司以斂邊糴此則
和糴之法而祥符之制也出內府綾羅錦綺直百八十萬付

河北漕臣以市糴比則博糴之法而咸平之制也募商人芻粟於極邊度地理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此則便糴之而法景德之制也

糴法二　邊糴　以就邊收糴立說

【策頭】濟軍需者固當行和糴之法濟邊軍之需者尤當行邊糴之法夫糴一也何以有和糴而又有邊糴耶蓋以和而糴者軍需固不患其不給就邊而糴者而邊軍之需尤不患其不給國家莫大於軍需尤莫大於邊軍之需以邊軍之需轉內地之粟難以卒辦舉屯田之策收邊地之粟何有不辦此邊糴之策尤邊境用兵之急務

【策段】不知兵法不足以言屯田之利不知地勢不足以興屯田之利當今邊戍未撤軍儲日增其理固不得不屯田也國用告匱漕運莫繼其勢固不得不屯田也民食方艱和糴屢困其時又不得不屯田也兵法曰食敵一鍾當吾十二鍾惹稈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言餽運之費率二十而致一也如是則邊糴一千石當吾二十千石邊糴一萬石當吾二十萬石外收一萬石之利內省二十萬石之費故以兵法而言屯田其利博矣沿淮之外土沃水饒淝水可以灌合淝東關可以灌西縣黃姑可以灌廬江烏沙可以灌舒城桐陂可以灌城吾塘可以灌龍舒芍陂可以灌安豐以至西流河之於夾六後河之於後沙楊林之於歷陽後湖之於鄰郝皆可相其地形之高下而興灌漑之利以地勢而行屯田其利興矣

【事料】見前套

糴法三　平糴　以視時平糴立說

【策頭】天時不能常豐也有豐則必有歉焉地利不能常登也有登則必有耗焉故古之善貯積者不委之天時而盡其預備之天時不委之地利而盡其預備之地利蓋委之天時地利而不有平糴之法以權之則預備無素其爲足食計也常見其不足矣

【策段】自李悝爲魏作盡地力之法以晦之損益別民之勤惰大率爲國與民設耳乃視歲之孰有三而爲收糴取舍之數然使民無傷而農益勸雖其創法之初徒欲致一時之富強然而取義之善亦可壽荒生之民命是立其名者猶可以存其意壽昌繼之三輔之穀一糴遂可省關中漕運之勞湟中之數雖減猶足制羌虜不敢動之勢蓋其增價而糴有以利農而人自安之是以能存其意而行其法平糴行而魏用足和糴舉而唐民疲魏豈有他術而唐顧不如魏乎因所有而收之必不取盈於民遇其飢而給之必不增價以糶此魏法也唐則不然民苦於強取而不識一錢優恤雖有詔而吏視爲虛文此平糴之法在魏爲可行而和糴之令於唐則有弊也

【事料】齊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魏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

賤傷農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視歲有上中下熟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前食貨志）太祖建隆元年以河北仍歲豐稔穀價彌賤命高價以糴（續長編）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至賤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飢則減價糶與貧民遂爲永制

糴法四　博糴　以通商博糴立説

【策頭】易係有變通盡利之言于以知時糴者取其兩便也周官有斂收滯貨之語于以知博糴者惡其偏聚也夫萬物盈於天地間何者非資世用哉然或上之所有下之所無彼之所多此之所少故鹽醝金幣上之所蓄也菽麥麻豆下之所生也茶茗香藥上之所富也穀粟稻粱下之所饒也民之所有君不得不資之君之所富民皆得利賴之三農生九穀不必曰在民而在民猶在君也九府立圜法不必曰在君而在君猶在民也善推糴法者亦于此而權度之耳

【策段】祖宗盛時三邊粮草皆令商人入中而給直以還之舊傳三説法或謂一分見錢一分香藥非也此自三分法耳厥後計臣得其舊案而定爲三説之法其法入極邊之粮草者給見錢緊便錢緊茶鈔先拋數下庫務封樁以待支給商人利於即給而無滯也爭先入極邊粮草故極邊每歲收市粮草之數在在及額邊計充足國力富強職此之由

今商賈入米以鈔引給之而謂之便糴亦不過茶鹽礬之屬耳近歲鬻鹽鈔之所在常多於鹽是以鹽商有累年之鈔而官場無可請之鹽所在鹽本又爲官吏侵移亭戶之錢支給則不免私於游手無賴之輩私鹽既衆於是鹽商雖有已請之鹽而有難鬻之患鈔售不行乃欲以新換舊十居其二鹽商以爲厲已怨尤籍甚而商賈始病矣

【事網】本朝三邊芻粟皆令商人入中博糴者極邊粮草每歲所入必欲足常額每歲是三司拋數下庫務先封樁見錢緊便錢緊茶鈔然後召人入中便糴者次邊糧草商人先入中粮芻乃請京師筭請慢便錢慢茶鈔及雜貨直便者商人取便於緣邊入納見錢於京師請領三説先博糴數足然後聽便糴及直便以此商人爭先赴極邊博糴故邊粟常足（續長編）真宗祥符五年諸州言歲豐穀賤減請博糴上慮傷農詔丁謂規畫以聞謂言莫若和市而諸州積鏹數少出内藏錢百萬貫付三司以佐用度（上同）本朝博糴以他物給之如香藥象牙之類

糴法五　廣糴　以廣糴南粟立説

【策頭】方今之糴土惟二廣爲然方今之富粒食亦惟二廣爲然噫天之仁愛我國家特豐此地以爲一旦之外圖乎故和糴之策與其行於内郡不足之地未若行於二廣有餘之地行和糴於不足之地猶求濡沫於涸轍之鱗也彼且不能自潤何能相及行和糴非有餘之地猶取一毛於九牛之身也多取之且不爲虐而況淺鮮之征乎而況收其有餘而不使委棄乎甚矣上者以天下爲一家其涵養今世之民如天地

之環載萬物也天下以一人爲命其尊戴聖明之君如子弟之事父兄也同休等戚胥相保愚則決時其豐歉而取之以彼之有餘濟此之不足雖漕運之難也不猶愈於內郡即鹿而無虞乎

【策段】國家歲漕東南粟以供京師者僅六百萬合之供億又不知其幾矣中田以畝計大率不過六百萬穀以斛計大率不過三千萬今百萬倉之置歲糴已盈二百萬民苦於科粜官病於科糴而況諸閩之糴皆聚於吳中耶粟非天雨有時而竭倉無宿儲今當補糴及此粒米狼戾之時廣爲措置收糴之令非遠之二廣豐富之地亦何之

瀕海延袤土廣田稠海賈閩商率往市糴米多於近地價平於中則冀時畿甸嘗因歉歲備本往糴廣艘既至糴踊自平今何憚而不爲耶近者亦嘗行之矣命之漕臣五萬之粟亦已至矣特其數之未敷而今歲之糴猶未廣朝廷糴本之不給責之一路之截撥截撥者或難於供億責之一司之運斡運斡者或窘於措辦或錢未應手事何由集

【事證】高宗建炎四年兩省奏今秋成可期宜及時儲蓄詔廣東令諸守誇糴十至萬斛運至福漳泉州仍以所部年額上供爲本錢踐孝宗淳熙十二年封樁庫支降會子三十萬貫付湖廣總領所充和糴樁管米本錢支用會要

其獻策狀結等段並見第一卷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三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四

財計門

楮幣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救楮急策有二○家無錢爐地無銅山則楮之輕者官之利米如買珠薪如束桂則楮之輕者民之害烏乎楮國命也太府之帑須無非楮大農之供億無非楮邊方之賞犒無非楮郡縣之調度無非楮愈出愈多愈趨愈下覆蔽之令非不行曾未幾而反汗私藏之計非不善居無何而具文永不再換之說非不堅而未免人心之狐疑五使並出之指非不力而未免氣象之首鼠烏乎救楮之策亦窮矣必不獲已而出於易其策將何如將以一易二歟則饑手之謂何在將換一留一歟則豚魚之信難乎將新從官而舊從民歟則太阿之倒持自如將新者半而舊者半歟則玉石之混淆彌甚將聽其自消自長終無策以救之歟曰有爲救楮之言曰造欲密支欲公收欲衆換欲活又不獲已而用於斯四者何先曰所當徐議之者造與收也所當亟圖之者支與換也

楮輕由乎重楮○人皆曰理財之無術由下之人視楮之輕始愚則曰理財之無術由上之人視楮之重始蓋天下事輕不生於輕而生於重恃其所不可恃則有時而不足恃矣國家理財之道固亦多端而楮幣一事尤通融之上策然而向也本以便民今則病民矣向也求以利國今則蠹國矣向也

挾千萬之數匹夫可以致遠今也持一二之券百變而無所
售向也通都大邑商賈以此而貿遷今也窮陬僻嶠往往而
皆是向也陌直有定數以一交而易一緡今也低昂不常愈
降而愈殺是何下之人視楮之過輕如是哉自楮之輕也而
秤提之策不一而足朝廷之措置則有一新而易一舊州縣
之入納則有七其楮而三其錢否則嚴戢豪民可以富收藏
也又否則鬻爵度牒可以權低昂也吁孰知理財之無術不
基於下而基於上不弊於輕而弊於重蓋恃楮以爲重者莫
甚於今日矣

愈秤提而愈輕○方今楮輕患之果有策以秤提之乎愚嘗
爲之説曰不秤提則楮尤重秤提則楮益輕愚非好爲自異
之論也蓋嘗以往事驗之矣且國家之造楮幣以爲濟時之
策其初行之曷嘗有不流通者間有壅遏不行如孝宗朝必
出內帑之物多方收之不旋踵而流通如故焉粤自開禧用
兵以來大農告匱朝廷始一切倚辦於楮給散既多用度益
廣於是乎有低價折閱之病嗟夫價日折閱所從來久矣然
天下之事通融有方當思流弊之源今日之楮輕矣朝廷思
所以收之如祖宗盛時出入有常給降有限豈至有四方價
輕之患

稽古偉議 古人券幣皆便○古者券幣造於下而行於下故
聽於民之自便後世券幣造於上而行於下故責於君民之
俱便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七曰聽稱責以傅別
釋者謂傅別券書也蓋民間私相稱貸以爲符驗而小宰特
聽之而已故曰聽於民之自便由周而漢自漢而唐有所謂
皮幣有所謂飛錢皮幣造於武帝飛錢造於憲宗一以佐公
上之不給一以便商賈之懋遷而公私兼濟焉故曰君民之
俱便

立法取信於人○周人圜法蓋與九府更迭而爲用內外相
通有無相權非止一端而已也然而爲幣其直誠足以相當
所以上下流行無有底滯爲千古之良法歟漢人鹿皮之造
貴直數萬唐人合券之號信乎四方曷嘗朝更暮改家至戶
曉若後世所謂秤提者哉

自重則下亦重○昔周之金幣實非楮也而幣之名實昉乎
此然職之以小宰分之以九府而圜法未嘗不通行是上之
人自重之民烏得而不重乎漢之皮幣亦非楮也而幣之名
見於此然責之於王公數之於諸侯而償直未嘗下數十萬
是上之人實重之民誰得而輕之乎

法祖嘉猷 國初守信立法○國初楮幣之法未聞也自祥符
辛亥張詠行交子之法於蜀楮幣之法胚胎於此然以三年
而爲一界官之重於信者至矣若故行之六十五年而便祥符
末載薛田置交子之務於益楮幣之法芽蘖於此然以一十
而易一緡官之重於信者又至矣若雖主之以一十六家而使
至高遵裕行於河東以抑糧草而失信於商賈故九閱月而
即罷沈起之行於陝西以無本錢而不信於民故四閱月而

罷熙寧行於關中崇觀行於兩淮紹興行於東南大抵官重信則楮重官輕信則楮輕皆已事之明驗也

官司當自重楮　愚嘗欲社肅容莊誦國史昔紹興庚辰京尹建言輸官亦許用會子高宗皇帝亟俞其請嘉定丙子廷紳奏議官司當自重會子寧宗皇帝即可其奏先正之議論楮幣一則曰官二則曰官何也熟思而得其說且楮幣之立也創法於官而散用於民誠足以取信於下也故其制之方新則示民以資劑之法曉民以貿易之方通三年而易其界則欲其無斷爛毀棄之虞率千錢而當直則欲其無轉運艱重之苦輸納以中半則庶幾錢幣之相等也兌換以足陌則庶幾公私之兩便也執此之信堅若金石行此之令公若權衡官自行之官自重之則楮幣雖欲不重其可得乎

時文警策　重楮適以輕楮〇朝廷經用豈無他計今事無小大惟楮取辦糴本給降則以楮奉給幫支則以楮四總所之經費則以楮十六屯之支犒則以楮州縣之壅遏者未疏而官場之印造者未已市井之兌易者未通而朝廷之須降者復至問之則曰尺寸之紙可以收緡錢之利也鼓鑄之艱未必如印造之速也惟其恃之重故上之出之也愈多惟其出之多故下之視之也愈輕

徒知責民重楮〇問之則曰今變易之家全用矣愚不知官亦全用之乎惟見夫輸官之令則用三七分矣是獨責民之重而自輕於官也問之則又曰今富庶之家蓄之矣愚不知官果蓄之乎惟聞夫帑藏之內則貫朽索腐矣是又責民之重而自輕於官也又其甚則不過曰兌之卓鋪而嚴兌換折陌之令矣愚又不知官果以千錢易之乎側聆輦轂之下千且省以七百有七矣於省之中又減一二數十況遠郡乎是益責於民之重而自輕於官也以至嚴銅錢過境之禁不一而足曾無毫髮督責於官吏止以刑名繩斜於小民如此則欲望楮之重雖有周之小宰漢之公卿亦難為策矣

今丨措置失策（今措置乖方而發言盈庭同聲附和一則曰稱提二則曰稱提抑嘗驗之曩時乎曩時以一易二矣謂可以稱提也而價之日低猶故也又嘗以新易舊矣謂可以稱提也而價之不增自若也無已則出度牒收之矣收之誠是也不能止楮出之無窮也否則以鬻爵歛之矣歛之亦是也不能塞楮給之源源也近又為履畝之法矣徒起紛紜之擾而卒復報罷曾有益乎又為糴本之降矣徒為科率之苛而事出計窮曾有補乎

續語聯珠

紛更百端甚於易轍　日造而月增
濫溢四出過於潰隄　數充而彌溢
金刀制起民利以通　空言不足以秤提
飛錢致遠券幣攸作　實數不可以遷換
計畝方爾而封樁繼之　出之多而民患其多是官病民也
印券方爾而勸停繼之　用之賤而官患其賤是民病官也

楮之行也以便民
楮之折也以強民
方其以便民而與也則公私相通有無相濟民方以為利而何患乎多
及其以強民而壞也則公私為二有無不通民方以為病而何怪乎賤

當今獻策 權其四者之弊○夫造之密者所以防其私然價折不足以償費得少不足以酬勞平居無錙銖之贏敗露有丘山之罪則造之不密者非所慮也收之衆者所以殺其多然十蠡不足以竭河一簣不足以塞瀦茶場之造未歇山積之券難拘則收之未衆者非足憂也惟是今之州縣視緡如金視券如土視公家之券如太山視私家之券如鴻毛民以緡賦官以券須囊槖之楮不留則衡低之價奚恤黃標之緡已積則流泉之滯奚知是之謂官之利夫如是則支者胡可以不公今之州縣富家以楮為累商旅以楮為滯市井以楮為南箕之星編戶以楮為西江之水萬取千焉千取百焉轂價踊騰甚於指股之大緡錢寡鮮甚於夜光之珍是之謂民之害夫如是則換者胡可以不活

楮自消長之說○愚嘗目擊以新易舊之時千時十五界之楮百姓皆以無用視之而低價棄之矣已而朝廷收斂之限尚有日也一旦民知其利可以入京貿貨矣於是前之棄者今復收向以為無用者今以為有用一時收之者多求之者衆其初視新楮之價不能四分之一不浹旬間其價幾與新楮埒彼何嘗待官司之稱提何嘗有官府之威法人何嘗有強之使從威之使行也豈非楮少而用多則貴楮多而用少則賤其理較然明甚

楮不秤而自昂○故未有稱提之令民猶曰上流下接幸其皆行使也一有稱提之令則束縮推避持楮於市號無兌易之所則低價求售幸其有售人之則欣喜矣何暇計其價之低昂哉然則楮價如之何而不損而廟堂之論乃一切嚴於稱提乎

生意收約 當行偽造之禁○愚嘗因暇思之今有甚不可曉者國家敕令具載於楮者昭如日星曰偽造者斬自昔以來姦民竊富貴之柄所在偽造而逼眞至與官楮並行而莫辨以四方計之不知其幾千萬也一旦有敗露而至官當則宜按敕令以正典刑今乃一切配隸務從寬典然則姦民何憚而不為此也至於有犯低價行使本非得已至於流配不卹吁此何等意見不念乎民而縱姦民乎此誠楮幣之一害而曾無一人過而問焉楮有仁人出而為國任事者盍相與力行之

捄弊之責在上○烏乎官則博矣盍思損之民病極矣盍思益之欲造欲收猶可高閣曰支曰換有甚捄焚當局者豈不思之乎然楮亦難言也惟多故賤惟賤故輕必朝廷不圖於楮而加若節之方士大夫不加於楮而稟廉清之節庶幾其

可昔祖宗有出內庫之銅以盡收券者此時何嘗國於楮昔
先正有官於廣不載俸錢以過嶺者此時何嘗家於楮上不
國於楮下不家於楮則楮行矣不然舊楮益賤新楮再輕縱
使劉晏復生亦將曰無策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未詳

歷代沿革 周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七曰聽稱責以傳
別鄭司農云稱責謂貸子也傳別謂券書也 漢武帝與公
卿議更錢幣以贍用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
十萬 食貨志 又通鑑云白鹿皮以為幣王侯貴人或以朝覲或
以會遇或以聘享必以是薦璧而後行 唐憲宗時商賈至
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
飛錢 唐志

皇朝典章 眞宗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之重不可貿易於是
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 寶訓 仁宗天聖
元年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
六戶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大中祥符
末薛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久不報寇瑊
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去而田代之詔田與張若谷
度其利害田若谷議廢交子不復用則貿遷非便但請官為
置務禁民私造又詔梓州路提點刑獄官與田若谷議田等
議如前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 蘇 孫甫嘗知益州轉運
使以為偽多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偽造鐵錢可以私鑄
有犯私鑄鑄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利交子卒
不廢 續 神宗熙寧二年條例司言交子之法用於成都人
以為便令河東公私苦運鐵錢勞費宜如蜀遵裕等議行交
子之法乃令潞州舉官置務從之 紀 高宗紹興元年詔戶部
印押關子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越杭越榷貨務請錢東
南會子蓋張本於此 六年置行在交子務 紀 三十一年
置行在會子務後隸都茶場悉視川錢法行之東南諸路上
供軍須並同見錢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為本 孝宗淳熙二
年進呈淮東西兩總領乞以金銀兌換會子支遣上曰綱運
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乃爾闕少葉衡奏戶部歲入一千
二百萬其半為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行
於外者纔二百萬安得不少上曰此是戶部之數不知兩總
須所分數入納如何恐又有弊須究見其源兩處且各以二
十萬與之兌換金銀及錢又曰卿等仔細講究本末思所以
為善後之計 煙

先正論議 寧宗朝眞德秀奏自楮幣之更州縣奉行失當於
是估籍徒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抑配遠近騷然
而厚歛始及民矣告訐公行根連株逮而苛政始四出矣假
秤提之說逞朘削之私皆噬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矣夫是
數者豈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壞既極不得已而變通之出御
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期以收換多方以優恤唯恐其病民

也法行之初雖有情重估籍之文未幾又爲之令曰當估籍者毋得專行必聞於朝以俟報可忠厚謹審之意寓於不言又若是其至也

【[illegible]】葉正則曰古今之變世數之易物之輕重貨之貴賤其間迭往迭來不可逆知然錢貨至神之物無留藏積蓄之道惟通融流轉方見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務藏錢而朝廷亦盡征天下錢入于王府其入者不可使之出又立楮於外以代之不知錢以通行天下爲利錢雖積之甚多與他物何異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錢爲少只當用楮楮行而錢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見而錢亦不可得而見然自古今之弊相續而至於今日事極則變變極則反必須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當如何變其決不可易者廢交子然後可以使所藏之錢復出若夫富强之道在於物多物多則賤賤則錢貴錢貴然後輕重可權交易可通今世錢至賤賤出乎物少其變易之道非聖人不能也 張文伯曰今交子之行通流於江淮閩浙一夫可帶千萬緡無關津譏征之患無變易齎待之勞尤便於民今民間往往重錢而輕楮券者何耶蓋曰失斂散之術也在昔楮券之行於蜀賤則官出錢以斂之貴則官出楮以散之使居者以藏鏹爲得行者以挾券爲便是故州縣之折納四方之征商坊場河渡之課息不責其錢不拘其楮故錢重而楮亦重今則不然官之子民者則以楮而其取於民者則必曰見錢焉朝廷散於郡邑者則以楮而其索於者則必曰見錢焉若是則錢安得不重楮安得不輕爲今之計莫若權其利在民握其利在我斂散周流使錢楮爲一則無輕重之不等矣

楮幣二　以重信守法立說

【[illegible]】重信所以行楮守法所以捄楮信與楮若不相關而法與楮若不相爲用也而必曰重信行楮守法捄楮何耶蓋楮幣之設非止一人用之而天下之人用之也與天下之人用之而不與天下之人守其信堅其法或朝令而夕渝或始行而終寢命令紛更前後反覆下之人惶惑而不能信或信用而不能保則行之輕也將誰咎乎

【策段】曩時朝廷立添中半之法比年又有州縣入納用錢會三七分之例宜若上下通融矣而貪吏之巧取姦胥之並緣奉行不虔交相爲市全會入多責其陪陌之金收金既豐又爲買會之利東移西轉秪務植私公家既不以此爲重民間安得不視此爲輕則宜其四顧而莫售也

愚嘗深思其故切謂朝廷之費軍旅之需大率倚辦於楮則制楮之數愈多亦勢之不得已也然使公私得以並用銅楮得以相權亦何至折閱如是之甚哉夫何貪吏營私錢日少而楮日多商賈經行兌易無所市井寥落則是實不足以權虛也

嗟乎亦嘗思其故乎前之立楮幣以便於貿遷也以便於轉輸也非以錢不足也錢有餘則法可行矣今之立楮幣非爲

貿遷計也非為轉輸計也特以錢不足也錢不足則終於難行矣

高宗嘗言使官中嘗有百萬緡過交子減價即自買之可無弊矣孝宗淳熙初戶部奏歲入一千二百萬半為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通於外纔二百萬此則數少而人貴之之驗也不念及此而增造之數無窮是亦揚湯以止沸耳

事類 神宗熙寧八年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　哲宗紹聖二年上問曾布欲行交子法如何布曰須有見錢相當乃可行熙寧四年韓絳作相兩欲施行皆以議不成而罷編並長　高宗紹興六年置行在交子務先是張澄請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二十萬用於江淮於至是中書言交子錢引幷沿邊糴買文鈔皆係祖宗舊法便於民間已倣舊法先椿一色見緡印造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作見緡行使遂造百五十萬充糴本將悉行之東南焉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四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五

財計門

錢幣 (附) 坑冶 銅禁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雜貨權錢輕重○以酒則定其酤以鹽則減其價瀕詔宣以來行之若無關於錢幣也而錢乃不得而輕米賤則官為之糴菽粟則時以當賦漢昭宣以來行之若無關於錢幣也而錢乃不得而重夫重輕在錢而所以權輕重者乃雜貨低昂為之何耶蓋錢者重貨也古人以泉名之者正欲其流通以便民也苟欲其流通以便民也則不當使錢自為重輕當以物價與之為重輕而後無重滯不行之患蓋時當錢重聖王穹物價而使之輕時當錢輕聖王平物價而使之重往往錢之重輕聽命於一人之權衡反重而輕可也反輕而重亦可也善乎單穆公之言曰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民患重則作輕幣以行陸宣公之言亦曰錢重則散之使輕錢輕則斂之使重皆稱物平施之說深得夫人主操天下利柄之意者也

求錢幣之由弊○論錢幣之弊於今日者當自下始乎抑自上始乎當自賤始乎抑自貴始乎如自上者貴者始也則鉟銷之禁固難嚴也泄漏之隙固難窒也何也豪家貴族縱耳目之欲極珍奇之奉崔嵬古怪之模鳥獸虫魚之像威役而智取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如之何而不鉟銷也長船大艦

滿載而去者皆有力者也張帆順風一瞬千里守關者能銓愚夫今也凝視其去不敢呵矣如之何而不滲泄也惟自上者貴者而先啓鉟銷滲泄之途山嶽之積而抔土之斂斗斛之失而圭勺之收此錢之所以日耗而弊之所以不能止也

稽古偉猷 古者權宜鑄錢〇堯鑄錢於歷山湯鑄錢於莊山特爲水旱權宜之說未嘗倚之以爲經常之用也至周太公立九府圜法而國家之經用始資焉錢圜函方輕重以銖而錢之制以定利於刀流於泉而錢之用以廣錢之爲用肪乎此歟

漢五銖爲中制〇高帝懲秦重幣之餘而鑄莢錢未幾高后以其太輕而重之於是有八銖之行文帝以其太重而輕之於是有四銖之改自時厥後或輕而三銖或重而半兩八九十年之間錢幣屢更而農商俱病以聖人救民之具而卒爲病民之端抑何不思之甚哉蓋至於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而鑄五銖雖變於新室而光武中興復還武帝之舊以其輕重適中故也

法祖嘉猷 熙寧弛禁之害〇利源之消長在天地利權之操縱在人主自熙寧間一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而邊防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入眎滄之益而供尾閭之泄張公方平雖力言之無益也今日之法將操其權於上乎抑縱其權於下乎側聞中興以來歲鑄以五十萬爲額而虧額猶多止及十萬比之祖宗所入至少也而當時斂散闔闢不聞之用究其所以則滲漏之法罪及主吏鉟銷之禁卒及士大夫紹興之制可覆也錢寶之泄嚴之篙梢銅器之禁刻之申板乾道淳熙之制可覆也

國朝錢幣沿革〇切觀天聖中嘗禁毋得以錢渡江矣又嘗申嚴毋得以錢渡海矣則知我仁祖所以使錢貨之流行者端在是也熙寧間張方平嘗議王安石新法以謂安石爲政罷銅禁開海舶不復議錢之出入而姦民日銷錢以爲器故中國之錢日少當哉斯言泉貨之竭有由也今誠能嚴滲漏之禁重銷毀之法責之巡尉以厚其賞則耗錢之弊亦漸革矣此秤提楮幣之一術也

[illegible] 錢幣所以重輕〇國之所資以流通者莫銅錢若也夫何故內地有鉟銷之弊邊防有滲漏之患富民有藏鏹之積此銅錢所以日乏於用也於是內地則權之以楮幣而濟其所不足邊防則權之以鐵錢而欲其無所泄凡是二者皆所以救銅錢之弊也然立法雖詳而錢愈匱乏不惟無以救之而併於鐵錢之用於淮者又且生弊而楮幣之用於內者又且日輕此其故何耶蓋主者不思嚴銅錢之法以止鉟銷滲漏之弊而用者愈少而藏者愈固也

歷代權之無術〇錢弊之說誠多矣封而勿出若可以去輕重之弊然魏明帝之時行之四十餘年薄絹濕穀蓋不堪其擾也放鑄解禁若可以去輕重之弊然漢文帝之時行之吳郡王侯之富不勝其患也增其所當非不可用也然宋文帝

時以一當兩漢武帝時以一當五周高祖時以一當二十孫
權時以一當十亦不見其利更爲鍥薄非不可用也然漢初
之榆莢新莽之一銖宋孝武之四銖景和之鵞眼綖環魏之
風飄水浮煬帝之剪鐵糊紙亦不見其得輕於昔重於今切
觀異時論平糴之法者一歲之計不過一千則所資者尚未
甚急爲權置之說者一歲之計不過目前則所議者尚未甚
詳自布帛丈尺以錢制其短長穀粟斗斛以錢處其多寡器
用飲食以錢均其銖兩而錢之用始重又自夫祿秩俸食朝
廷之支費於下者無非錢商征賦歛郡縣之委輸於上者無
非錢而錢之用愈重惟其重之至此則夫趍利之人苟有可
以變錢而取贏者無不爲也

續語聯珠

私家無錢爐　以子而權母　民所重則御之以輕
平地無銅山　重穀而輕錢　民所輕則御之以重

邊關開出歲不知其幾也
工匠銷毀日不知其幾也

有刀布之法有幣帛之術刀布者貨之流幣帛者貨之源流
非源不蓄源非流不行

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布者取其散泉
者取其流流則天下之用足散則天下之財阜利則天下之
民和民和而後廉耻興財阜而後禮義浹用足而後教化被

賞今獻錄

貴得食以權貨〇箕疇叙政食居其首軻書談王
農不容緩知此則知劉陶上制物之議不一言以及貨帛利
病而惟拳拳於民食之足者其知立國之命脉歟蓋食爲貨
之本也未有食足於民而貨不流通於國也今觀陶之議曰
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飢信斯言也誠使周田多稼萬
億及秭漢倉殷紅煙火萬里則金刀龜貝皆可用也多寡輕
重皆可權也不然民有飢色野有餓莩雖使天雨珠玉其可
食乎然則救錢幣莫先於足民

銷毀漏泄之弊〇今欲衍鼓鑄之利則産銅鉛水漸決愈涸
而鼓鑄未易議也發窖藏之私則告緡之令非盛世事也惟
夫銷毀也禁未嚴漏泄之防未密不惟無以裕乎國用而錢
且日耗矣　古者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今天下
之泉日竭矣所浙交廣沿海州郡皆泉貨之尾閭也彼其所
易不過玩好珍異之物而往往泄於吾國之富室巨舶連艘
出没鯨波浩渺之中動以萬計非譏察之所能及加以習尚
銅器公家費十錢以傳一錢之成私家銷一錢以獲十錢以
利令甲所著昭如日星官吏不度視爲文具積是二弊何異
破釜漏巵之仰受哉

今日錢少之由〇今日之患止在於銅不增於舊而日益以
少爾愚嘗觀昔之議者不患錢少而患銅之不滋也孔顗建
則欲重其銖兩以防盜竊之私高譓之則欲輕其銖兩以濟
冶鑄之數張湯則欲正刑而重挾銅之律徐安則欲刊利而
置私鑄之令錢之所以不增於舊者由鑄之不廣而民以爲

利故也何則爐鑛必處於崖谷險固之中而民之採於山者上冶下潦櫛風沐雨於萬死一生之地焉苟非上之人以厚利誘之使不計其患則避患規利而流散者有之此魏之崔亮所以欲按求寶貨而廣開其地也錢之所以日益少者由卒徒不增而上無以爲利故也何則官司必督旦暮鞭朴之嚴而工之役於冶者雖盛暑鬱燠蒸燎虐燄流金爍石而不得息焉苟非上之人以優給縻之使不憚其勞則惡勞而亡者有之矣此唐之韋倫所以欲嘯工聚衆而卒徒之多也

[illegible] 錢禁貴於申嚴○然而猶有說焉人趍於利無窮物生於力有限故衆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窮帛者人之所蚕長於人而不竭錢則不然私家無冶鑪平地銅無山蓄者多資者衆而又有銋銷之弊何怪不給也爲今之計苟能使士大夫常鑒鬻褒之論而勿徇曾之欲謹持劉寵之廉而無羡鄧通之富則可以上紓國用下寬民力不然江海雖深莫塞漏卮愚不知其爲計也

法祖宗嚴錢禁○然則爲今日之計當如何曰不必求多於鼓鑄之利可也亦惟禁戢其消耗䟽剔其壅滞而已風帆浪舶錢虧於滲泄者多矣藝祖出界之禁當嚴也奇玩珍器錢壞於銷毀者多矣孝宗記事之版可刻也則消耗者有所禁矣山積於大官之家者非錢乎諭之以子文毀家紓國可也窖藏於富民之室者非錢乎諭之以卜式輸財佐邉可也則壅滞者有所䟽剔矣何至創法新奇人皆惶惑至有如先正之所言者哉噫得一劉晏錢流地上則用江淮以濟中興將日月可冀矣執事毋以爲迂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未詳

歷代小[illegible] 虞夏之幣或錢或布史平準書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管子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流於泉布於布太公又行之於齊景王患錢輕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量資幣以救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當作輕而用之於是有子權母而行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內外皆有周郭百姓蒙利焉　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更鑄莢錢高后二年行八銖又行五分錢孝文鑄四銖錢除盗鑄令使民放鑄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銅富埒天子鄧通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造銀錫爲白金更作三銖錢又改五銖公卿請鑄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歲餘終廢不行後二歲赤仄錢賤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專令上林三官鑄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云　後漢光武中興復用五銖錢和帝時有言改鑄大錢者劉陶議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遂不鑄　魏文帝罷五銖錢明帝更立五銖孫權赤烏元年錢當千重十二銖晉志宋文帝時行四鑄錢民多剪

鑒古錢取銅江夏王義恭議以大錢一當兩武帝孝建初錢
四銖文曰孝建自後錢制不定姦巧益多廢帝時有來子行
莢之名滿一千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劣於此者謂之綖環
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晉志唐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積十
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一當
舊錢之十明年復行開元通寶錢然私錢犯法日蓄開元初
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一銖四參錢毀舊錢二十二年宰相
張九齡建議宜縱民鑄公卿皆以爲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
而已二十六年盜鑄益起　肅宗乾元元年鑄錢使第五琦
鑄乾元重寶錢與開元通寶參用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
元錢以一當五十法既屢易物價騰踊

皇朝典章 太祖開寶九年昇州言所鑄銅錢一年共鑄三十
萬貫乃命江南運司應採銅處經度採取以給其用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樊若水請置監於昇鄂饒等州大鑄銅錢且
除銅錢度江之禁詔從其請民甚便之淳化元年國初錢
文曰宋元通寶又改鑄淳化元寶錢上親書其文作眞草行
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云　眞宗咸平二年初鑄
錢但有饒州永平池州永豐二監至是宰臣張齊賢言令錢
貨未多略望擇使臣按行出銅易得薪炭之處增監鑄錢通
凡鑄銅錢有四監饒州永平池州永豐江州廣寧建寧府豐
國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
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二百五萬貫鑄鐵錢有三監
邛州惠民嘉州豐遠興州濟衆益州雅州舊有監後廢之大
錢貫重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歲鑄二十一萬餘貫銅錢行
乎天下鐵錢止乎川陜　仁宗慶曆元年知永興軍范雍請
下三司舉官於河東產鐵州軍鑄大錢以助陜西軍費仍令
興元等處輦致小鐵錢從之上同

先正論述 神宗熙寧八年張方平論錢禁曰錢者國之重利
用之所急生民衣食之所資有天下者以此制人應變立萬
貨之本故錢者人君之大權御世之神物也自熙寧七年頒
行新法刪去舊條例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船飽載
而迴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
銷毀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獲利五倍
如此逐州置鑪每鑪增課是猶畎澮之盈供尾閭之泄也
哲宗元祐三年蘇轍言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
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
之入官者惟有茶酒稅雜科而已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
役又出常平役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民間之錢搜索
殆盡朝廷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錢使民休息然而錢
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

文集菁華 葉正則曰古者因物權之以錢三代之世用錢至
少民有常業一家之用皆因其力以自致其待錢而具者無
幾如李悝平糴法計民一歲用錢只一千以上已爲多矣後
世百物皆由錢起銖兩多少貴賤輕重皆由錢而制上自朝

廷之運用下至民間輸貢州縣委藏商賈貿易皆主於錢故
用錢百倍於前三代各斷其國以自治故書曰惟土物愛其
用錢安得不少後世天下爲一商賈往來南北互易錢安得
不多古者以玉爲服飾以龜爲寶以金銀爲幣錢只處其一
漢宣元以後金帛始盡王莽欲復古制分三等幣後不復行
東漢以後佛老之教盛行故金銀不復爲幣反以爲器用服
玩之具故幣始專用錢

錢幣二　以楮多錢病說立

策頭論古事之已然不若論今事之當然古者以重錢爲母
輕錢爲子故但以輕錢重錢而相權今日以實錢爲母虛券
爲子故當以實錢虛券而相濟虛之與實權然後知

策段錢重則散之始輕錢輕則斂之始重此陸贄之言也民
患輕則作重幣以行若不堪重則作輕以行之此單穆公之
言也愚嘗因二公之言而觀之則知錢之爲用不能無輕重
之異而所以制其輕重之宜者當有權以行乎其間也蓋物
重錢輕則民用常見其不足物輕錢重則民用常見其有餘
古人所以分爲三品而有珠玉黃金白金之等別爲九府而
有金刀泉布之名而又爲之立一市之平收滯貨之積惟欲
均調裁一以歸之適中而已
世之議阜通者曰省印造則楮少而直可增墜銅鏹則錢之
數多而楮可重是二說皆未爲不可行也然科降以楮糴本
以楮則日造之數果可以遽減乎吏張本决民先宜誘則墜
錢之令果可以遽行乎盍亦捨是二說而反其本矣蓋省印
造之數不若省浮泛之用度行墜錢之令不若行毀洩之舊
禁而又立吾大信以爲的於天下欲更一令則思爲可行之
計欲變一法則求爲可久之道賞罰必信嚴於始而亦嚴於
終斂散有權便於民而亦便於國行之既久民聽自孚何患
錢與楮之不能相權耶

事證葉正則曰三錢並行而相制之術盡矣而楮不足至於
造楮以權之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之行而錢益少
此今之所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而戲造猥以補一時之
缺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
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券一夫之力輒爲錢數百萬行旅
之至於都者皆輕出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故
凡今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并乏矣又曰今世富
人既務藏錢而朝廷亦盡征天下錢入于王府已入者不使
之出乃立楮於外以代之楮行而錢益少廢交子然後可使
所藏之錢復出

錢幣三　以蓑銅嚴禁立說

策頭善救弊者不救弊惟講明其救弊之源善理財者不理
財惟講明其理財之義夫銅者錢之所由生也而嚴於銅禁
者錢之所由全也國家以錢幣爲重其成之也難其用之也
浩其入之也寡其出之也輕嚴鉟銷之禁嚴泄漏之禁猶恐
錢病於不給而況弛然而不之禁乎祖宗以來禁令之嚴倣

防之岐誠欲去其銅鏹之蠹而全其錢幣之利也今日錢輕物重楮價日低誠能申嚴私鑄之禁則猶可以濟不然一耗於虜界之溢出二耗於征商之潛販三耗於巨室之瘞藏而又重耗於工技之銷毀錢何而不日少乎

策段 國家歲鑄銅錢爲數僅一十五萬海商販入諸夷工技鑄爲器物所毀失者已莫勝筭又聞諸場鉄銅解發上司或以見錢銷鎔充數錢安得而不少外方楮價浸增僅有京城兌及官陌官司禁銅錢出界搜檢非不嚴切獲到負擔卜夫貫伯之錢而已奸民嗜利公圖興販並緣官司及勢家舟船往來搬載漏網者多矣

國家有新羌猾虜春秋之賜于高麗交趾往來之交易錢之在下者轉而爲幽薊銀夏之積鎔而爲遼東日南之器則錢之泄於夷裔者有之縣官鑄山爲錢一金之成廢數金之資奸民銷錢爲器一金所毀成數金之利而釋氏之法日熾其器日增銷錢於隱約之中鎔器於閭閻之內習俗見聞恬不爲怪則錢之銷於器皿者有之錢之去東南也導九江之深泝長淮之險而舳艫銜尾而進者勢一失便促環於俄頃而淪於流波之下則錢覆於江淮之間者不能無也錢之在天下也周於城邑轉於舟車而富室巨賈之家籠山絡野競羽毛之輕逐錐刀之末寧見貫朽千萬不忍貸人一錢則錢積於兼并之家者不能無也

事實 坑冶〇禹任土作貢荊揚貢金三品梁州貢鏐鐵銀鏤 禹貢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漢吳有章山之銅丹陽郡有銅官蜀有嚴道邛都益都皆產銅之地 地理志 唐銀銅錫之冶一百六十八 唐志 太宗時權萬紀奏宣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得數百萬上曰以利規我耶 本紀

銅禁〇本朝高宗紹興四年十二月王俣言江浙之間巧僞有素銷毀錢寳一兩所費不過十數錢器成之日即市百金姦民競利靡所不鑄乞申嚴銅禁 編年 二十八年上曰前日洪遵論鑄錢頗有可採於是有旨出御府銅器千餘件付外銷毀 中興 孝宗乾道六年詔淮南使人來往並令篙梢結罪般載錢寳一文以上過界流配 中興 孝宗曰朕以禁銅器事刻之記事版每京尹上任則示之 上同 寧宗慶元三年復禁銅器民間舊有者限兩月赴官投賣以錢酬之再限不復酬錢違限許人告湖州舊粥鏡至是官自鑄之 雜記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五

財計門

鬻法 附 鬻爵 鬻牒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鬻之得小失大○行鬻爵之策者其得也在以貲足國其失也在流品莫分行鬻度之策者其得也在以貲足國其失也在衣食徒耗流品莫分官冗也衣食徒耗民貧也夫國家所恃以立國者官與民也官則欲分別流品而使仕進者知所趨向重其身如重拱璧祿食者知所崇慕保其節如保元氣三省在念不令而嚴四知可畏居常自勵是別流品以厚士風也之初意也何可聽其流品之莫分而使縉紳與商賈同伍士率與販夫並列幾何不褻國家名器乎民則欲富衣食而使在野者崇本抑末和氣藹然如周郊在國者務儉去奢生計沛然如禹甸三農耒耜廩食天下工女機杼衣被寰區是富衣食以厚民生之初意也何可聽其衣食之徒耗而使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幾何不蹙國家命脈乎噫是有由矣初爲官冗之繆計者誰乎得非開鬻爵之門乎夫來之以貲則有貲者進一旦無故而使數十百人得以叨竊祿位狼玷官聯是無怪乎官冗也初爲民貧之左計者誰乎得非開鬻度之門乎夫取之以貲則蓄貲者至一旦無爲而使數千百人髡落鬚髮棄去農桑是無怪乎民貧也夫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始謀失策噬臍何及盍亦遂爲之計可也

鬻爵能得人才○朝廷以鬻爵爲備邊之計而喜功名者皆可以自效天下因鬻爵爲進身之階而有才能者皆可以自見矣甚矣人才之在天下不可以一律齊也有國者惟曰寸長必錄片善必庸而見於科目者固詳且悉然販繒屠狗之輩寄食無行之乃人能揚鬚鼓鬣於天造草昧之時者其可以科目言哉吁人生天地間孰不欲以才智驅馳於一世幸而輸財備邊之有途入粟實塞之有令則借是以爲捷徑媒是以爲發身亦何損於國耶

鬻度徒蠹財力○知佛老蠹財之弊而後知鬻度之非良策何者耕而食蚕而衣者民之常也今觀緇羽之流仙廬梵宇金碧相輝田壤膏腴黃雲萬頃彼其不耕不蠶安坐衣食借侯王之第宅剝生民之膏脂其蠹財害國非一端也

稽古儆戒 歷代鬻爵之弊○文帝從晁錯備邊之言令民納粟以拜爵帝雖以爲權時之宜而不知作俑於後世也故景帝之世上郡之旱而復修賣爵之令至裁其價以招人則稍非孝文之制矣其後武帝以擊胡之費又創立武功爵令人得以入貲而補吏故卜式首以家財輸邊至超拜中郎左庶長告天下以風百姓則吏道雜而多端矣雖然亦可以得人也有以貲拜卯爲廷尉而天下無冤民者有入錢補謁者守潁川而治行第一者嗚呼作法於涼其弊尤貪況孝文作俑於先景武循襲於後是宜東都之季其弊益甚有吏人入穀

而得關內侯者有銅臭入錢以買三公者循而至於晉武帝
之時賣官得錢入私門唐至德之後納錢百千則賜明經出身
秩耗弊選舉冗濫至是極矣
鬻度其來已久○自蓋公之教尚清淨而黃老之說行自金
人之夢形中國而浮屠之說倡是漢人之崇尚者也然未聞
鬻度其徒者自是以來元魏之崔浩蕭梁之武皇一則信寇
謙之之言而崇奉眞仙之說至窮極土木而不恤一則聽達
磨之言而崇信慈恕之教至委身奴隸而不憚然其時亦未
有鬻度而取其貲者自南北而至於唐釋老之學尤熾度浮
屠老子法者武德之君也度僧尼道士旬日得錢萬緡者天
寶之末載也夫既以貲度之則利源一開不可復窒釋老之
教得以至今不滅者豈無故哉

法祖嘉猷祖宗權宜之術○國朝諸科並建數路得人無非
奉若天道至於鬻爵雖間舉行皆爲權宜之制故入粟六百
石與補上造之請非備邊許不也出粟五千餘石賜第班行
之請非補乏則不許也或以賑水旱或以備糴本無非爲權
宜之制誠以鬻爵之法雖所以濟人事之不及非所以體天
道之至公故隨舉隨罷終不以爲經久之策淳熙之君曰理
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利則其不得已
之意爲可知矣元祐之臣曰納粟不如資蔭資　不如進士
則其輕重之意從可知矣今日邊備未撤國用未豐舉行鬻
爵之制是亦祖宗權宜之術然必得其所以處之之道可以
俯仰無愧焉處之何如與之服飾如康定之制可也與之免
役如景祐之制可也雖鬻何害也

本朝以紓民力○熙寧嘗因歲飢河決而鬻度牒以佐一時
之急矣又嘗鬻度牒以助常平糴本元豐中又詔歲以萬人
爲額而紹興以來亦嘗歲鬻以萬計矣祖宗欲豈驅良民爲
異端之歸哉誠以軍國之用有所未裕與其有橫斂之政孰
若取之此曹以紓吾民乎雖然緇黃不可以盡絕而其數不
可濫也度牒不可以不給而其直不可輕也故減其數而高
其直此孝宗已行之令典也今日其可不鑒于茲

時文警段以貲得爵必濫○官至御史即輸邊之卜式也貴
爲司徒即臭銅之崔烈也上揭鴻都之榜下入東園之錢得
徹侯之名者有之得明經之科者有之朝廷豈復以名器爲
重哉凡可以充帑藏之積者惟恐其不多也在孝安時則以
入穀而得關內侯在桓帝時則以百物而得司徒矣在靈帝
時則有西邸之開如爛羊有尉右騶有名而冗濫滋多費耗
百出者是亦徇目前之利而不計異日之害也

官冗反以蠹財○大抵鬻爵之法本以生財實以蠹財天下
之人爲卜式者百不一爲張釋之者千不一爲崔烈者比比
皆是彼其未官也既以財而得官其既官也則必以官而營
財計其所入償其所出不至於誅求刻剝不止也

鬻度權宜之策○今之民去而爲佛老者非有損於國家也
給之牒而取其直以助國計之不給豈不爲權宜之良策乎

故熙寧嘗因歲飢河決而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矣又嘗鬻度牒以助常平糴本元豐中又詔歲以萬人為額而紹興以來亦嘗歲鬻以萬計矣祖宗豈欲驅良民以擠之異教之中哉誠以軍國之有所未裕與其有橫斂之政孰若取此之曹以紓吾民乎

綺語駢珠

格法之嚴本有限隔　苞苴既入孰非夤緣

出身之初名曰進納　倖門一啓誰不攀援

狹商為吏唐人所譏　躐三公之爵乃臭銅之虜

美錦學製小民謂何　應列星之躔祗牧羊之隸

有用之財化為游手　解衣散財甘心誑惑

無知之民惑於異端　飽食安生不力耕桑

積貯大命固在足食　不加賦歛而可以生財

名器大柄豈容假人　無假博糴而可以積粟

轉編戶之甿而游手焉

誘中國之民而夷狄焉

當今獻策

當今出鬻之弊○試以今日之鬻法言之三歲之大比士之以科目進者凡幾人三歲之大禮士之以蔭補進者凡幾人又邊功奏名軍賞得官者凡幾人士習方病於不美吏道方病於不清豈容頻降鬻爵之命糴法之收市以本錢而撥降者凡幾牒邊城之調度以料錢而拋降者凡幾牒又兩淮城壘之修治四蜀版圖之經理凡以庸役等錢而拋降者尤不知其幾牒良農誘之為惰夫力作化之為游手豈容更降鬻度之命乃今之出給無限其數幾與麻竹相等雖云可以濟目前之急而官冗民貧獨不念乎然亦無怪其然也解紛救難多用權宜之策膠柱調瑟守株待兔智者不為誠使爵度不鬻則目前何以支撑若是則天下亦當諒朝廷也獨不知所得之貲其裨國家之用度者幾何竊意歸之黠吏囊橐者凡幾倍朝廷之所得也無已艱其出給之命使爵度不至於猥并爵焉則防其輕度焉則防其僞而又籍其所鬻之貲以建其職之事業毋徒誘之於浮費聚之於黠胥則庶乎其可

夤緣得爵之弊○國家名器本所以厲世磨鈍懋德懋功也今乃素乏才德之人擁貲而得之則眞才實德者寧不聞之而自沮乎素非功能之徒入粟而授之則具能立功者寧不見之而自怠乎抑猶未也格法之中本有限隔而苞苴有援夤緣可攀至有不拘於正法矣出身所載名曰進納而倖門一啓旁蹊是乘至有釐改為任子矣吁彼之輸於我者有限而責報於我者無窮我之受於彼者一二而豢養於彼者十百而名器之濫又未暇論也

濫度而民失業○四民有常業古之道也彼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滅君臣廢父子悖理傷化甚矣一人為僧一夫失業故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姚崇為玄宗言之若不鈐制當失六十萬丁李德裕為武宗言之夫何自唐以來迤相祖襲至于今

而不廢歟噫我知之矣不過借是以爲聚財之術也抑豈知此端既開趍者瀾倒天下之民失業者衆財果可豐歟

[illegible]捄弊自重楮始○雖然爵之濫也度之濫也難其出鬻之令誠是也亦嘗其思所以濫乎夫朝廷不得已而出鬻度爵秖緣楮幣之折閲籍此以爲稱提之計也以一班半資之爵秩而獲數百萬之楮以一幅數尺之綾紙而又獲數百萬之楮亦誠便哉然惟其便也是以楮幣之愈出也若是則將罄朝廷之官爵竭文思院之綾紙不足以繼收方來之楮幣矣吁無已則有一焉往歲廷紳有請則造新楮者愚謂苞新造一界或以三而換一或以五而換一嚴其令而必行寡其數而艱出楮既重則爵與度亦自重尚何冗濫之患惟名與器不以假人食粟用器之家六柰何民不窮且也盜愚論如此惟執事進而教之

二弊當先去爵○雖然鬻爵鬻度誠皆濫也濫而思捄其弊得無先後乎大凡財匱則鬻爵鬻度不匱則必不鬻也抑財匱之由皆入仕之流品不分聚商販無耻之夫一朝而隸於仕籍彼謂貲而可以得官從是以往取償於吏又將積夯來之貲而爲若子與孫源源入仕之地則如之何而不匱財匱矣朝廷無以濟其乏於是不獲已而出鬻度牒而所度之數既多所度之人愈衆衆而坐食其害無涯而財愈竭於下矣噫貪惏進而財竭於上緇黃多而財竭於下皆輕易爵人之所致也然則欲捄鬻度之弊當先捄鬻爵之弊卜式得官何捄虛耗崔烈既仕奚補微弱上之人盍鑒諸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書）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積生於地而不乏（諭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泰隆贊議）

【歷代事實】漢文帝時晁錯說上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所補者三　孝景二年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　孝武元朔元年外交四夷内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入奴婢及入羊馬爲郎　五年議令人得買爵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矣　元鼎初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世家子弟富人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食貨志）　成帝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紀）後漢靈帝開西邸賣官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言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爲私錢（雜傳）時司徒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曰議者嫌其銅臭（列傳）晉武帝問劉毅吾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乃不如也（晉書）唐肅宗即位鄭叔清建議諸道得召人

納錢給空名告身受官勲邑號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

皇朝典章 太宗淳化五年募富民出粟濟飢萬石乃至太祖殿直編長咸平末河北運使劉綜言今河北諸州聚兵糧饋勞費望行漢制以濟軍儲既而許叔豹復言緣河州縣和市邊穀數少望許進粟授以官秩上慮爵賞之濫重惜其事宰相言故事具存行之無損從之 天禧元年以高陲軍民荀懷玉為本軍助校以其出粟三千斛濟飢民故也仍許自今為例張知白曰自古入粟拜爵皆歸公廪今則不然民或糴飢自相假貸官為受領均給貧窮陛下深彰皇慈特加旌賞斯令典也 仁宗康定元年韓琦等言慶鄜涇三州調民修城今請聽富民自願人夫修築三萬工與供職齋郎十萬工與奉職從之 慶曆五年張庚言許以完種優授遣賞煩納粟授官有助軍食今干戈漸戢難勿是澄況農稼屢登所在軍儲稍足進納之令宜且寢停從之 高宗紹興三年韓世忠移軍泗上恐饋餉不集乃命戶部及江浙運司以空名告身誘富民糴粟及貿戶部奏今博糴與常時不同乞不作納粟仍免賜注官 孝宗淳熙三年御筆鬻爵非古制也夫理財之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同上

先正論建 哲宗元祐元年上官均奏豪右之家以貲受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義又外臺郡守獎厲之所不及彼固分其卑賤豈復有奮勵之意由此觀之納粟胥吏不如蔭補蔭補不如進士理必然也

文集賈誼 陳季雅曰文帝始用鼂錯議許民入粟塞下以受爵免罪其名但不甚美然詳考當時之法最為精善自六百石得上造至四千石得五大夫爵至五大夫其家始復一人則雖納數千石止復一算又不除官其所免罪者又徙復作既已受刑或除罪當輸於官者耳武帝初年置武功爵以賞戰士賣爵至千夫者往往得補為吏免罪者凡禁錮等罪亦得免之則稍非文景之制矣至後桑弘羊等用事則不復以空爵裕民於是入羊入穀入財者皆得正補為官為郎則賣爵之弊至此極矣至天漢四年令死罪入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則免罪之弊至此極矣

鬻法二 鬻爵 以甄別真才立說

策頭 國家有鬻爵之法則當有重爵之意蓋惟名與器夫子深惜受人以政子産恥之爵者古之所甚重而略不有假借也後世出於不得已而為權宜之計而鬻爵之法始興吁一爵之鬻一爵之輕也人主苟不知其所重之意而寓之於所用之法則銅臭之夫或以躐三公之爵而輸財見賜者或得以應列星之躔吾恐所鬻未幾而已不勝其濫矣寧不反為國家之大蠹乎

策段 鬻爵之法何始乎自鼂錯有募民入粟之請而說昉乎此矣後世或有水旱之災軍旅之興往往以此為權宜之策

我當斯民艱食之秋轉餉不給之日不費公帑不加民賦而數千萬之財可以立辦其畫非不巧也然以天命有德之典舉而加之庸孱不肖之人他日一躋仕塗則盻盻然有取償之意故賢否無別官職耗靡之弊自漢自來類以此為患矣

嘗論鬻爵之法其可取者有三方其鬻也父兄必擇其可任子弟必度其能受則軟弱不勝任者無有也以其既富之餘得受一階之命則貪惏無厭者無有也慮資格之有限冀其後之復遷則玩歲愒日者無有也精其擇於未用之先要其實於既用之後愚有望於上之人作成之

[illegible] 張釋之文帝時以貲為郎　黃霸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錢為官不處右職編本　揚氏曰取人以名不若取人以實取以名則名有餘而實或不足取以實則名不足而實或有餘世之為取人之論者莫善於進士莫不善於鬻爵進士所取非經術則詞章也鬻爵所取非富家則豪右也以富家豪右之徒詎可以方經術詞章之士哉吁為是說者是務名而不務實也進士之名視鬻爵固有餘然間有名至而實不至則亦奚貴乎進士　鬻爵之名視進士固不足然間有實至而名不至則亦奚賤乎鬻爵必以進士為可以取人也則以公孫弘之明經而多詐不精以柳宗元之詞章而附權勢況其下者乎必以鬻爵為無可用也則以張釋之之賢而以貲為郎以卜式之賢而輸財賜爵況其他者乎

鬻法三　鬻牒　以禁止偽度立說

策頭 度而不免於冗其蠹民也為已甚冗而不嚴其防其蠹民也為愈甚今夫立法於此惟幸其不至於弊焉斯可矣設而鬻度之法不幸而至於冗已為失策乎失策之中而偽造者最宜禁絕禁當絕而不加禁絕是將不復再出新度乎然求保新度之不再出也既新度當再出也而又使偽度雜出於其間焉則其弊也不止於冗其失策也不愈甚乎是以偽造之禁不得不嚴著在令甲昭如日星則真偽之間庶無相亂之患而鬻度之令庶可行矣

策段 夫度牒之為民病久矣惟以兩浙緇羽之流之言仙廬梵宇金碧相輝沃壤膏腴黃雲萬頃彼其不耕不蠶安坐而食以至老死者皆其僭王侯之第宅剝生民之膏血蓋韓愈所謂食粟用器之家六而民之所由以窮且盜者也所謂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焉者也其蠹既已如此則防其度牒之偽冒當如何

切謂當今國用匱乏正患鬻度之資不足以充其出給之費何能罷免而不度乎夫既不免於鬻度于鬻之之中謹防其矯偽可也利之所在人固有冒死而為之者誰謂度牒之無偽乎不無鬻造而不必關防可乎苟偽造之禁不嚴則犯之者日以衆歲鬻之限不立則得之者以為輕欲民之不犯雖責之死可也欲得之不輕雖增其直可也昔裴寬在唐為足用之策且欲廣度僧道收貲以濟軍實其術固出於此也為

今之計愚願因之而曲為之防不亦可乎

事類後魏明帝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

唐安禄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給士遣崔衆至太

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　肅宗即位鄭叔清以

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召人納錢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並唐志

本朝太宗雍熈二年詔自今經講精熟者方許係籍聖政至道

元年上覽泉州一歲未度者僅四千餘人聳然曰一夫耕三

人食尚有餒者近世一夫耕乃至十人食天下黎民安得不

重困當降約束縣仁宗熈寧元年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

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若於無事時力為陳乞恩例則亦

可惜欲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為紫

衣稍去度牒之冗從之賣度牒葢始此　二年王安石奏事

上問曰程顥言不可賣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

言自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未達王道之權今度牒所得

可置粟四十五萬石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若以

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三年涇原路安撫司言本路熟乞並

部闕食乞降度僧牒上批賜五百道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

糴穀賑撫之　六年兩浙提刑司言潤州旱甚乞發倉廩或

量給度僧牒及紫衣師號敕募人入粟以備賑濟上並同　高宗

紹興七年進呈攉貨務出賣祠部欲量付諸路上曰如此則

縣將科敷於百姓矣　十三年上曰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

牒以資國用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而

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　孝宗淳

熈四年趙雄奏昨准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南總領所歲

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上曰

朕未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趣祠部度牒治平四年始鬻

之紹興中李仲永為上言今歲鬻度牒萬道是失一萬農也

積而累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道上納其言十二年既罷兵

遂不復鬻三十年聞虜欲敗盟始放度牒九年之間鬻十一

萬道乃權行住罷頃朱晦翁為浙東提舉遇飢歲亦請度牒

于朝以備糴濟蓋自紹興以來已為緩急所仰不可復廢矣

雜記孫洙曰國家定令宗室妃主外戚及大臣之家皆得度僧

造寺臣所大惑也夫宗室妃主而請度僧造寺唐景雲中太

平安樂之亂制大臣而請度僧造寺大曆中王縉元載之惑

於左道也今朝廷清明大臣守法度宗室妃主無驕亂臣愚

不願襲景雲大曆之弊也今貴戚近親干請僧牒招通賄賂

瀆亂聖化皆非治朝之所宜有也**數**胡寅曰佛教行乎中國

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為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

所委靡是舉天下而然其卓然不惑者殆一二數以一二獨

見欲否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其化之之迹

善革弊者不示其革之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生

萬物之道誠欲廢弛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

又不利其鬻度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

矣**贈見**　獻策見第一套、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六

財計門

榷法 附 榷茶 榷酒

名流舉業

立意綮端 在民在國之說○古者鹽之利在民後世鹽之利在國利之在民民自得以遂其生三代聖人事也吾不敢以望後世利之在國國猶能以資其用漢唐以來事也亦未至大戾於古夫鹽之為利其來尚矣青州之貢夏存定法未聞有榷也貲鹽有令周立成規亦未聞其有禁也聽其在民而不籠於官付之於天下而不肯罔利於公上民生斯世仰事俯育皡皡如也家給人足熙熙如也此三代聖人亦何如是之寬且大也故曰利之在民民自得以遂其生者如此世有三代昔之在民者轉而在國矣咸陽孔僅作俑於漢榷始行矣劉晏包結效顰於唐禁始嚴矣取之於下以佐國用之未紓斂之在民以助國費之不足國於斯時經費不出尚可籍也用度多端猶可支也此漢唐以來亦甚猶所不獲已也故曰利之在國國猶得以資其用者如此

權宜經久之說○開利源以濟一時朝廷固當為權宜之計以一方而濟諸道朝廷尤當思經久之謀夫鹽之榷久矣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者其用在民其利在國浮鹽者其用在民其利亦在民在國者國得而用之在民者國不得而用之也然有不當用者亦有時而不得不用也夫通州隨饒海陵棄珠巖竈無烟鹵池染血正鹽之利絕矣于斯時也營門之愁韭味寒閭閻之鹽梅氣淡發公私之嘆者猶不忍利源之開吾恐日乏千金人添菜色一時之急何以紓之此蓋不得不為權宜之計也然而潮波黑誌循水彈丸近給江南遠通吳越浮鹽之利乏矣于斯時也粟南之漿素霜乾梅外之關津路斥為通融之計者猶欲為諸道之濟吾恐天產不資河潤難及一方之利安能給之然則此又不可不思經久之謀也

榷當行以正大○論法而及於利難言也抑於精密之中而不失其正大之意則得矣嗟夫利至難言也利生於彼此之相形也得於此則失於彼矣厚於此則薄於彼矣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矣捐天下之利盡以予民租賦無所求征榷無所取固豈不可然而務道也國家之費浩瀚宏博舍是何以濟之是以斡旋轉運不遺絲髮斟酌劑量細入毫芒其法至精而至密也或者由是以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搜羅既悉旁緣無藝是故法本明白而簡易也或流而為深晦詭秘法本通達而逕直也或轉而為苛碎繳繞彼此交相病而正大之意失矣

稽古偉識 在民在官之由○昔禹貢以青州貢鹽而鹽用始興當時鹽雖入貢而與民通用也周官以鹽人掌鹽而鹽用始重當時鹽雖有官而未始不在民也至管仲以魚鹽富國以功利相君著海王之篇興鹽筴之利本三代聖人正大之

用而爲後世自私之謀至使禁榷之法與古今相爲終始秦
之鹽利至二十倍於古漢之山澤以爲私奉養則鹽之在不
民可知矣然漢初隄防未密搜取未悉吳王賁海雄視一方
猗頓之富與天子埒漢初猶有遺利在民也自鄭當時一旦
薦齊之大鬻鹽者而鹽之在官始悉於是懼其無所職掌也
郡國置官三十有九而鴈門沃陽有長城焉又懼其無所監
臨也鹽官之上又有鹽長官焉又懼其無所稽考也則又舉
而一之於司農水衡之職焉上下相統一孔不遺咸陽孔僅
之徒鞭算殆盡而民始告病矣至元帝雖嘗罷之未幾復置
是以終漢世而不變此君子重始立法也
利開不可復窒○厥後魏因衛覬之言而置鹽官陳因虞荔
之言而立鹽稅迄歷至唐始爲軍國大計焉鹽之池十有八
鹽之井六百四十皆隷度支第五琦劉晏講明備盡天下財
計鹽利居半官兵諸費皆仰給之其後軍費日滋鹽價日踊
有以數斗之粟而易一升之鹽民有不勝之病以此知天下
利源不可開一開而不可復塞推原其故管二子不能逃其
咎也
茶鹽皆入征榷○孫皓於吳而急足國故茶稅之說始興管
仲於齊而圖伯功而鹽筴始起洪陽孔僅行於漢張滂趙贊
用於唐原其初心亦豈恃此爲經用哉不過權一時之佐用
爾武帝外事四夷用度不足故弘羊孔僅爲之領鹽鐵至於
趙贊稅茶之議亦嘗并及竹木盡用是以足常平之本而備
凶荒其後因張滂有定估之說始什稅其一豈曰盡籠其利
曾絲粟毫毛之不貸哉千金之子與閭閻較錐刀之末議者
尚鄙其失體有天下而與愚民爭利謂之何也
法祖嘉猷鍋戶浮鹽之弊○國家賁海之利淮東爲最乾道
間遣陸晏淸亭丁阜繁歲額以袋計者六十五萬有奇舉浙
東西兩路僅三分之一然而始壞於湖海之變再壞於逆全
之亂比年興復視昔愈艱何哉昔鍋戶絕少今蔓衍諸場紹
定辛卯之春江淮大司招誘鍋戶收買浮鹽始自鹽城今則
幾遍湯瀕惡少無根着者皆爭趨之自是鍋戶與亭戶對立
浮鹽與正鹽並行私販之徒陸輦水運以千萬計挾持兵器
聲鼓喧闐巡尉弓兵不敢誰何脫遇風塵之警嘯聚生事何
止侵奪國課而已
祖宗寬弛鹽榷○始焉在民則民利中焉在國則國利其後
在官吏則民無之國無之而徒爲官吏之所有民既窮國亦
匱則有者亦終於無也有官君子盍亦念諸亦獨不覩諸我
朝之故事乎國家強不如漢富不如唐縱有大經費大用度
常用之外一毫不取故河北鹽令除於開寶福建鹽禁除於
興國昌州虛額則去之四川鹽戶之令則去之四川 鹽本之
制則又免之蠲四川之虛額罷廣南之榷賣苟可利民一切
不靳祖宗惠養生民之政眞天地父母其心也良 法美意豈
可行於昔日而不可行於今邪
時文警段榷鹽徒歸之吏○嗚呼漢唐以後榷鹽之政 切

付之於官吏之手矣曩猶曰移東易西將以佐公家也今不歸公家而歸私室矣曩猶曰支右撐左將以助邊儲也今不充邊儲而實橐囊矣曩猶曰截長補短將以備不虞之調度今則借不虞調度之需以益其龍斷罔市利之術已計得矣如國計何國計虛矣如民計何甚矣民之無聊而國亦無所恃矣故曰下不在民上不在國轉而歸於官吏之手國與民兩無所利者又如此

浮鹽正鹽得失○且浮鹽之與正鹽何如哉正鹽之所產者四浮運之所產者一以一敵四則其所產不如正鹽也正鹽之所鹽以舟浮鹽之所運以陸以陸較舟則其所運不如正鹽也正鹽之為用以數道給數道浮鹽之為用以一方給數道以一方比數道則其數用又不如正鹽也而況廣之民以鹽為生一旦而利歸之官則亦一旦而害歸之民是利害之際非正鹽比矣廣之地素多盜販一旦而官估浸高則亦一旦而私販者衆是商販之際非正鹽比矣廣之鹽久無征額一旦而取為常賦則亦一旦而有興利之名是名額之際又非正鹽比矣或通江湖或通虔吉通之誠廣矣不知行之十年能如此通否或推之場或推之商推之亦是矣不知行之十年能如此推否若猶難也毋亦借況米以濟興元之飢運淮錢以應中興之急權而施宜不得不爾至如田斡青幽之貢通駢齊鬻之利尤當為經久思也

續語駢珠

青州之貢夏存舊法 高山之巔可以採
煮海有令周立成規 斥鹵之濱可以煎
盡利取民斡山煮海 熬波出素利源皆斡於公上
託名足國囊帛櫃金 煮海興利夫役悉擾於民生
買薪搭舊而分數增 假軍期之名販運者凡幾艘
挨前作後而資次紊 勒市肆之售散鬻者動千計
利權分潰販易孔艱 價同穀粟民興食淡之嗟
鹺貨經從公私莫辨 利奪江湖商有失業之怨

當今獻策當亟經理淮鹽○祖宗時解安猶有池今盜區矣祖宗時川陝猶有井今敵境矣所恃者淮而淮之鹽今又蕩為腥血之場矣嗟夫國家三百年生聚之民所飲食者在此三百年蓄養之卒所俸給者在此軍需以鹽和糴以鹽一旦而盡棄之敵無一人能為國家辨者而乃仰給於一隅之廣果何以為經久之謀乎為今之計欲紓目前之給固不得不倣慶歷之論以通江湖之販尤不可不思淮海之煮不可捐以與人固不得不置天禧之亭戶以折廣南之賦尤不可不念南渡國計惟賴淮鹽能置官以摧廣場豈不能經理海陵之舊治能建議以通廣販豈不能修復通州之故基特在乎區處何如耳

鹽課歸之吏胥○比年以來鈔法屢變鹽課弗通一二年前厥直無幾循至于今何至倍蓰甚至雜之以灰土加之以死礫民生無聊淡然無味此等氣象豈宜見於聖明之朝邪邇

者臣條上章一則曰正浮並馳而浮鹽日重遂指此以為方今之病一則曰浮鹽奪於正鹽而無頼之民竄逐以為今日之害嗚呼此固今日之病且害也然於天下之民果何所利而不思所以寛之一分乎利之在民吾不得而見之矣見之於在國亦可矣今不在國而在吏向也摧鹽置使徒以重擾煩之弊繼而鬻鹽在官不幾自為商販之徒以至吏胥之掊克弊倖之百出又不知其幾問之則曰邊未撤兵未輟餉未絕吾姑為是權宜之舉將以給糴本之費將以為稱提之助然則然矣使果為糴本果為稱提猶可諒也今也借和糴之名以聚斂假稱提之説以掔攫名為和糴實則寇攘和者激而成怨斂矣名曰秤提實則損抑提者擠而墜之淵矣民之為民既無以為措手足之地國之為國亦何以永壽脉之大命乎士大夫有仁心者宜於此乎凜凜矣

出意收結 吏道清鹽課辦○然則為今之計當如何亦在士大夫之間相與勸勉之而已少擬為己之心以為民略轉為家之念以為國當如范仲淹之議弛其禁可也毋如王拱辰之請摧也當如張奎之奏除其禁可也毋如張彖中之增羨也夫如是則下可以少寛民力上可以少紓國一計舉兩得尚庶幾焉不然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之人也是又在桑孔諸人之下

摧征當防吏蠹○起觀時事憤激思衷漸陵已如秋風之斷梗日落一日通州又如草間之畏人步退一步吾恐以安邑而給京師尚猶泛泛廣東西之不科抑愈甚悠悠天下事豈堪與此輩道邪抑愚又有説焉今之鹽利惟願歸之國家不願歸之貪吏惟願歸之諸道百姓不願歸之一二奸胥歸之百姓則國資其利民賴以生亦公私利也歸之貪吏歸之奸胥則民受其弊國蒙其欺眞利中害歟咸陽孔僅之摧鹽豈不勝於吳王濞之煑海專利河北民之聽其商販不猶愈於福建吏之因緣為奸天地之所産風氣之所宜正以為民為國爾豈為貪吏奸胥哉愚生身履斯地目擊斯弊念至熟矣執事毋謂月書之泛言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禹貢青州厥貢鹽絺書 周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司之鹽禮 齊威問何以為國管子曰惟管山海為可耳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管子海王論 漢吳王濞東煑海水為鹽前漢本傳 孝武帝財用匱竭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願募民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 昭帝即位賢良文學願罷鹽鐵酒摧均輸官弘羊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不可廢也廼罷酒摧 元帝時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食貨志 宣帝詔曰鹽天下之食而價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價紀本 唐鹽池井皆隷度支乾元元年第五琦初變鹽法及琦為諸州摧鹽鐵使盡摧天下鹽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晏之始至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晏罷陳

少将奏增錢江淮豪賈射利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其後鹽鐵使李錡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鹽法大壞多為虛估李巽為使以鹽利皆歸度支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詘服

聖朝典章 太祖開寶三年除河北鹽令 太宗雍熙三年鹽鐵使王明請開江南鹽禁聽商人販易收其算從之 真宗景德元年朱台符請以戶口市鹽錢斂均於部民令隨夏秋送納見錢從之 會張詠知杭州民多私鬻鹽官屬請痛繩之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其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 祥符九年張象中言解池有遺利上曰若過求增羨必有時而闕不可許也 仁宗天聖六年張綸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 七年上謂輔臣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緣經制尚廣未能弛之又安可數更其法也 八年有上書言縣官榷鹽得利微而為害博請通商平估以售少寬百姓盛度王隨畫通商五利上之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交鹽兩池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之入官者耗矣 慶曆六年王堯臣主計凡三年益梓夔三路轉運使皆乞增鹽井課堯臣曰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只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是重困也 雖小有益將必大損矣上善其對 王拱辰為三司使復建議悉榷二州鹽張方平曰周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上大悟以手詔罷之

高宗紹興六年趙鼎奏建康入納鹽錢甚盛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立對帶法三年不變比之常歲增多緣年 十六年進呈淮東鹽課增羨推賞事上曰法不必改只循其常若改易雖有增羨次年必虧大抵民食鹽每歲止如此 十七年上曰近有布衣言福建炎法利便朕謂法或未便須議損益宗祖成憲倘利於民自當永久遵行何必改作

先正論建 孝宗乾道元年臣僚言私鹽之不可禁者蓋有未去之弊三亭戶終歲勤動適足以資寄居之請托一也 煎煉之初而監司頗多乘時放債以要其倍稱之息二也 多藏私鹽以規厚利猾胥共為表裏互相蒙庇三也 乾道三年臣僚言閩中鹽筴之弊五本錢不支減尅糜費一也 影帶私鹽未嘗檢察二也 私價輕而官價重官鹽雜而私鹽真三也 未嘗警捕莫之誰何四也 今之邑官救賣食鹽多給虛券其見在鹽邵封樁不得支出謂之長生鹽若不願請鹽只納數數之半以貼陪官積累陪貼將官鹽貯之別所以添後日之數謂之還魂鹽猾吏攬撲民戶貼請鹽出賣出息則與邑官均分則謂之請鈔鹽五也

[illegible] 李泰伯曰彼鹽之來遠者踰江湖歲於波月於風焉近者亦百數十里踰隄堰宿陂莢焉軍之窮吏之猾者家

於是食於是私賣其什之二而足以他物固其常也卑鞏而倉儲所掌之又人私賣其什之二而足以他物無廣公鹽常失其半而半他物焉公鹽苦而污私鹽賤而潔山澤之眊城邑之豪競食之切敗者亦交馳焉是則民雖衆多或食私鹽或食襲土利輸於奸而邑之糴益少鹽益滯矣

求來曰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此鹽之根原禹貢青州貢鹽絺此鹽之見於經管仲相威公始興鹽筴以資民利雖漢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祖管仲之鹽法始禁榷至昭帝世賢良文學請罷鹽鐵桑弘羊反覆論難所以鹽榷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利源一開不可復塞本朝淮鹽最資國用國初鈔鹽未行是時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眞州發運在眞州李沆為發運米轉入倉空船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諸路得鹽資綱運而民力寬自蔡京秉政廢轉般倉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自此為鈔鹽法請鈔於京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日時各以所適之地遠近為差蔡京專利罔民所以鹽法數十日一變鹽法既變則鈔鹽亦不可用商賈既納錢之後鈔皆不用所以商賈折閱甚多 鹽法論

南豐曰太祖知百姓苦五代之政欲與之休息故詔書屢下弛鹽禁於河北寬鹽價於海瀕有司嘗欲重新茶之估以出於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邪遂置其議既平五強國收天下之地未嘗不去其煩苛與百姓更始焉故民始得更生於水火之中當是之時靡散少而用約也自時以來兵籍既衆費用益滋錮利之法始急於是言鹽課則劉熙古深茶稅則樊若水峻酒榷則程能變鹽令則楊允恭各騁其意而助之者浸廣自此山海之入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

榷法二　榷茶　以榷取茶課立說

發頭理財而及於榷茗固可謂精密之法制榷茗而關於足國不可無正大之意見昔我先王盛時林麓山澤固各有禁然禁之有時而予之則無吝秦漢以下雖鑄山煮海之利征算商告緡之有令而獨於茶稅一節猶未暇焉今日沿唐舊制加以祖宗之更革先正之講明其至精至密為法已極惟能於禁綱苛細之中而寓寬大之節目於條綱嚴肅之內而存中正之準繩則吾民庶有瘳乎

策段嘗以國朝榷茶之說而觀之曰榷務曰貼射曰交引曰三分曰三說曰茶賦紛紜不一然論其大要不過有三端之在官一也通之商賈二也賦之茶戶三也[illegible]賦之茶戶極矣孰知異日均賦之外復有榷之之法民堪之乎茶地出租可矣孰知異日無茶之所亦例有租錢之輸民堪之乎噫民病矣其可不為之圖哉

禹貢任九州上地所宜而無茶一字周禮列祭祀賓客之名物亦無茶一字夫茶尤於味而饒於利何盛於今而不用於古乎自唐陸羽隱於苕溪性酷耆茶乃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其後常伯熊嗜之玉川子嗜之江湖散人

嗜之故天下益知飲茶回紇入朝亦驅馬市之矣習之既久民之不可一日無茶猶一日之不可無食故茶之有稅始於趙贊行於張滂至王播則又增稅至王涯則立摧法迨至我朝往往與鹽利相視等賓主設禮非茶不交而私家之用皆仰於此摧商市馬入銜置使而公家之利全辦於此茶至是而始重矣

按唐德宗時趙贊請置吏閱商錢竹木茶漆稅十之一及涇原兵反竹木漆鐵之稅皆罷　貞元九年張滂奏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穆宗即位王播乃增天下茶稅李珏諫曰摧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置摧茶使徙民茶植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洪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塌地錢故私販益起

本朝太祖乾德三年摧斷黃舒壽廬五州茶歲入百餘萬緡通畧太宗興國八年樊若水增江南官茶所市之直續編真宗天禧二年孫奭言茶法屢變非示信之道望遣官重定經久之制限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時言者愈多不過欲惠小商優園戶朝庭亦嘗差優其直饒其給大抵客茶之出而須錢實京師故法不能變言者但事浮論而不切於事理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續編仁宗天聖元年國[illegible]摧川陝廣南茶聽民自賣賀樂其出境餘悉摧犯者有刑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壽光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採茶之人謂之園戶茶出境則給券商賈入錢摧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謂之交引縣官鬻茶景德中至三百六十餘萬此其最厚者也自西北宿兵既多因募商人入芻粟給券以茶償之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虛估[illegible]嘗入豪商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因行貼射之法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孫奭等言貼射則善茶皆入商人請能貼射法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續編嘉祐三年沈立乞行通商法於園戶出淨利之半飲收商販之稅命三司置局議續編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王師心乞改茶引事上曰茶鹽禁摧本為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百姓共之續編孝宗乾道元年上曰祖宗茶法已盡矣誠不可更變　淳熙六年胡元質奏蜀茶自熙寧罷通商一從官摧課息歲不過四十萬迨軍興改法買引繼之聚斂之臣增六重額[illegible]去額日益增民日益困有司迫於定額按籍以事誅求茶茶馬官置局委官推劾增虧之數所合減放虛額凡一百四萬三百斤有畸奉旨除放續編民安慶[illegible]太宗時張洎奏官摧茶山利歸公室衣食之源日削採造之役歲增其弊一也銖兩之茶即該憲綱公私追擾獄訟繁興其弊二也茶戶迫於

實餒日有逃亡茶園陷於奸倖歲有荒廢其弊三也舉而棄
之其利有五、李太伯曰天下之貨茶最後出而國用賴焉
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買賣聽其自為而籍茶山
之租科商人之稅以此較彼殊途一致耳商人自市則所擇
必精賣之必售賣之售則商人衆商衆則入稅多矣又昔之
所以伏草莽懷兵刃務私販者禁嚴故也既已通商則當安
行矣路自實官府入稅多矣況不滯本泉不煩威獄利國便
人莫善於此　胡致堂曰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以奉
人主私欲張湯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已立額而後
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或至
於官盡搉之而強力惡少竊販之害興甚則盜賊出焉在公
則收貯不虔發泄不時舉而焚之或乃沉之殃民害物咸勿
恤也其原在於得數十百萬緡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
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易而薄其征可也管見呂東萊
曰物有至薄而用則重者茶是也夫茶之為利上世未嘗有
之雖桑洪羊之搉利而興鹽鐵酒酤之禁猶不及此自稅之
始於堂之趙贊而搉之又起於王涯茶之利始開矣其後雖
沿革不常而時有損益大要不過歸於兩科而已苟欲速之
私而俾盡歸於公上則以搉為勝幸其足以行遠而利均於
天下則以稅為通是二者蓋有所患特在乎法之所制吏之
所行者如何耳

搉法三　搉酒　以搉取酒課立說

策頭天下無良法也得其人則法良天下無弊法也失其人
則法弊人也者其法之本原乎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其來尚
矣況搉酤乎搉酤之法佐軍需也官自鬻之民亦安之無奈
又擅利之弊無富武家斷之患其法不亦善乎往往生之奸
人行之無策以漓薄之味而擡之以高價苛以酷之威而行
之以抑配民有吉凶慶弔之賓未至而胥徒數酒則至矣家
有冠婚姻親之禮未行而官司散酒則行矣貧民下戶何以
支吾嚴刑峻罰何以堪處若是者法之弊乎蠹國者當知所
審矣

原段祖宗成法一定歷代遵守在太宗時則除諸州官酤罷
天下酒搉在真宗時則聽江南罷搉之奏卻淮南增課之請
其在仁宗時則效古者禁群飲之議嚴村鄉增酒場之令仁
心仁政蓋相與世守之不容以易也熙豐儉人變亂舊章王
安石以酒不可弛之語倡之吳居厚以酒可增稅之事實之
甚者既散青苗以斂平民之息又致說法以斂青苗之本多
張酒肆廣為聲樂恐恐然惟恐斯民之不飲也
搉酤之弊在官者有五而在民者不與焉何謂在官之弊五
創局置吏按月給直冗長無名出入旁午所以為此曹之耗
蠹者其弊一也糯米輸官歲有定額常數不足糴之於民所
以為吏奸之侵欺者其弊二也鹽[illegible]法云雖備色目監臨少
緩麴蘖即腐所以為僕卒之減尅者其弊三也迫夫列甕波
流萬罌山積糺之以衛[illegible]者雖有司存矣移東西補以虛為

實而陷失於官吏之替代者其弊四也酒入若干錢出幾何
納之於帑庫者雖有定數矣名色旁緣支破無極而填溢於
官吏之囊橐者其弊五也積是五弊欲望其豐財以裕國豈
不難哉

書 禹惡旨酒孟子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厥或誥
曰羣飲汝弗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酒誥 萍氏掌譏酒
謹酒周禮 漢景帝三年夏旱禁酤酒 文帝詔食常不足為酒
醴以靡穀者多歟 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紀本 昭帝始
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酒榷洪羊以為不可廢丞相千秋奏罷
酒榷食貨志前 元帝時賈捐之上書曰今天下人賦斂自造鹽鐵
榷酒之利以佐用度尤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魯康言唯
酒酤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百
禮之會非酒不行請法古令作酒開壚以賣通典 唐初無酒禁
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
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
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
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醨薄私釀者論
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
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
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
苗斂之大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十
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分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唐志

本朝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曰昨言事者以興榷酤便於民
而佐用度朕不得已而聽之行之踰年未見其利除諸州官
置酒榷酤舊造麴糵仍除益州歲增麴錢六萬貫緡長編 真宗咸
平五年命李士衡李浦詣陝西諸州增酒榷之課時士衡言
陝西榷酤尚多遺利今西鄙屯戍至廣經費實繁望遣使經
度其事可濟邊用而不擾民故有是命由是歲增錢二十五
萬焉同上 景德四年宰相王旦因對言淮南榷酤競以增益課
利為功煩擾特甚上曰地產財賦及民間費用固不能相絕
課利豈可歲歲增益此特官吏務貪勞績不恤民困乃詔立
為定額自今中外勿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 仁宗乾興元
年詔鄉村不得增置酒場初上封者言天下酒課月比歲增
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群飲節用之義故條約之同上 神宗熙寧
五年上曰鹽酒之法既未可弛即須嚴禁王安石曰陛下雖
致治如唐虞時鹽酒法亦不須弛若欲推利與民惟須畏而
已末作不禁更能害農非堯舜之政長編 高宗紹興二十七
年上曰福建酒前後欲推者甚多然竟不可行太抵法貴從
俗不然不可經久繫年 孝宗淳熙三年范成大奏陛下念四
蜀酒課虛額之弊蠲上供錢四十七萬為蜀民代補贍軍折
估之數百萬生靈鼓舞驩呼聖政 東南酒課之入祖宗時悉以
留州慶曆二年王淇始請增價以其錢上京自後提舉司學
事司經制司轉運司各因事增添建炎四年驟增軍期錢自
是總計司都督府又添增云云 寧宗朝眞德秀奏酒之有榷

本朝家所籍以佐經費其來尚矣然可行於江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者蓋瘴鄉炎嶠疾癘易乘非酒不可以禦嵐務而民貧俗獷其勢不能使之必沽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俗之所便若重湖以南全永柳道等州或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於夏秋正賦併輸酒息獨潭州在城或稅或榷前後屢更攷諸故牘稅酒之法實始於紹興元年倡優當壚嘈雜郡齋糟糠豢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鉤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遼絕重法以禁亦不為止搜羅之卒旁午遮道連坐之人塡溢犴圄富者至加籍沒貧者令衆監償異服荷校纍纍於市中下之民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少有讎嫌動相誣訐人人重足糯米收糴責之州縣雖窮荒之邑蕭歎之歲坐數拋下無得免者監勒不倫科率州船所至騷然人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及一路矣　臨川曰昔桑羊興榷酤之議當時以為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眞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臨川學　東萊曰周公作酒誥其刑之重至於盡執拘以歸于其殺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及其再更景帝以歲旱禁酤酒比古人已自不同恐耗米穀民食不足猶有崇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洪羊建榷酒之利佐武帝用兵興宮室之侈靡延于隋唐皆如此前面二者惟恐人飲酒後來惟恐人不飲酒王荊公開利門新進苛刻之徒布在州縣青苗固收利息於散青苗之時又多張酒肆廣為聲樂眩耀人之耳目今俗謂之設法蓋自此始有欲納民於有過之地論榷酤　錢文子曰漢法三人無故羣飲則罰金故自漢以來皆有酒酤之禁間賜民酺以適一時之懽是非奪民利特為是隄防也懼其為酒醪以糜穀故也武帝費用無度凡遺利在民間者網羅悉盡獨以酒酤之利若徐徐而未榷至天漢三年始置官自賣榷取其利以資國用行之纔十四五年昭帝因賢良文學議而罷之乃令民自賣酒以榷利而輸租既又限其酒價使不得厚取民財此猶後世所謂萬戶酒也至宣帝則復禁民酤酒詔郡國二千石嚴於鄉黨酒食之會所以還漢初之制而非有利於民觀魯康言於王莽曰鹽鐵布帛五均賖貸斡在縣官惟酒酤獨未斡則知自武帝議罷之後至王莽之初猶未急於酒利也愚不知今榷酒之利何如是其亟也制度總類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七

禮典門

祭祀 (附) 明堂 郊恩 廟享 禮樂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禮之本禮之文○有禮之本有禮之文下之議禮固當攷其制以論其文上之行禮則當明其制以求其本蓋對越於此心精誠之至者本也而纖悉於制度文爲之間者文也非本不立非文不行文之不修而無以稱其意議禮者固病之若本之未至而徒以詳其制亦何取乎哉夫人君之心莫重於敬天事天之禮莫嚴於郊祀古人以爲天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本不可以忘報於是乎有郊報之禮而天地之靈非可以文欺也誠不可以不盡於是乎惟誠敬之尚故貴質而不貴繁貴簡而不貴瀆陶匏可薦槀秸可陳亦不以爲褻大裘不致粢盛不鑿亦不以爲陋其所以陟降左右對越而無愧者蓋不特齋莊儼恪於親執圭幣之頃而絜一靈承於精祲交通之嚴矣固所謂禮之本也至如蒇事之必有定時歆祀之必有定所禮樂之必欲其備器服之必合其宜此特其文之不可略者先王制禮必不苟矣人君之行禮者安可不戢其誠敬之實意而徒論其文哉

盛禮盛德之說○有昭事天地祖宗之盛禮有昭格天地祖宗之盛德禮也者發揮於儀文而符精祲之交者也德也者涵蘊於心術而妙感通之本者也禮雖行於是德已盡之餘而德益盡於是禮已行之後則天地祖宗之所以眷顧國家者無窮矣夫人君之天下天地祖宗之天下也羨暢於兩間而授以正中之位休儲於列聖而畀以無疆之服大業方固丕圖堅凝必有靈貺以彰眷命鴻休既集寵祐日盛必有茂典以伸虔報彌文縟典黼藻海宇上儀丕務輝映乾坤豈徒擧彝憲輝美觀而已精純之忱意藉是以潛交於冲漠之表衷懿之孚誠假是以默通於杳微之地于以答佑相之休于以盡祇承之實于以祈綿遠之慶昭事之禮何如其盛也然德與禮常相爲表裏而禮之行要必有德以爲之本蓋天地之所輔佑者德也祖宗之所啓佑者德也是德之妙續而不窮運而有常後有加乎前新不替其舊極而貫通於事物周流於宇宙冲薄於上下則福本日固而乖氣可以潛消也慶源日衍而亂萌可以陰窒也和應充塞窮無縕蝦休符昭著壤有呈祥而時和不期而自導妖弗被刜瀕海澄清戾氣袪除普天寧謐而兵患不期而自弭昭格之德其盛固如此也

稽古證 祀禮視時豐殺○嘗攷六十四卦在豫曰以配祖考在萃曰用大牲在鼎曰烹以享上帝在渙曰王假有廟夫祭之由來尚矣於豫通之時乃可以崇德於萃聚之時乃利有攸往於鼎盛之時乃可以烹於渙發之時乃可以享何者禮隨時而繁簡祀因時而擧行時和歲豐報其所受則祀正祀也庸何傷乎蓋祀典至虞周爲盛舜之時類于上帝祀天神也禋于六宗享人鬼也望于山川祭地祇也若是而交三

靈亦至矣而必曰偏于羣神則百神之在祀典者欲無不舉可知矣成周之盛文以文德清廟祀焉武以武功執競祀焉昊天有成命郊祀報焉若是而奉郊廟已至矣而必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則百神之在祀典者欲無不周可知矣毋亦以舜之時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故類禋柴望之名得以備帝堯之所未備周之時制禮作樂庶事無缺故司中司命之祀得以紀昔人之所未紀歟

祀禮有本有文○人主膺天地之隆荷祖宗畀付之重惕然懼其無以稱也於是郊見大報之禮行焉凡所以修舉彌文昭格上下使三光全而寒暑平陰陽調而風雨順百靈降休萬姓蒙福者豈區區在於制度之詳略哉必有為之本者矣是故有偃武脩文之功則柴望之舉可以告成於上帝有穆穆迓衡之烈則尊祖配天之祀可以發揚於聲詩儒者本原之論亦觀諸此而已王鄭賈服諸儒不能推明其本以起墜典乃且執聖經而附會其說黨同伐異是彼非此徒使世之人主拘牽於禮文制度之末而所以為一念昭事之誠者漠然不加之意焉果何益於人主事天之實哉

法祖嘉猷 祖宗祀天之制○郊禋之禮尚矣稽之國朝其故可得而知也天地並祭自太祖始祖宗並配自真宗始而三歲一郊則始於真宗至仁宗而定亦嘗攷論其故乎合祭之制始於乾德太祖之世凡四行之自太宗以來或五郊或九郊或一或三皆用舊制其不合祭者元豐六年之一郊耳分合之議至元祐而定然其制實自太祖始也以太祖太宗並配始於咸平真宗之世凡五行之自仁宗有同侑或迭配或以嚴父或以始祖其為制不一而祖宗並配之制迄元祐而定然其本則自真宗始也乃若三歲之制肇於真宗而定於仁宗太祖十有七年而四郊太宗二十有三年而五郊至于真宗大率比及三年而一行之逮至明道而後三年之制定矣雖然此祖宗之制然也不求其制而求其心則先聖後聖其歸一揆又何可以異論是故屏去輦始天子身行之則一陟一降在帝左右矣前期洗沐與百官共由之則彼此奔走封越在天矣郤黃褥以登其禮也恭虛小次不入其心也誠乘輿服御並從儉約毋勞民也青城帟幕務從簡省毋傷財也呂公著有言古之郊也存誠而尚質今之郊也盛儀衛而已噫全帝王之純誠略漢唐之末節其惟我祖宗乎

祖宗行禮之時○國家列聖相承尤致意於郊丘之禮固非以虛文侈於為也禮行於十一月之至日者乾德之禮也則有取於三代冬至圜丘之制度矣禮行於四月之吉日者開寶之禮也則有取於三代孟夏大雩之意禮行於九月之辛者景德之禮也則取三代季秋大享之意夫法古之禮而不徇古之文此祖宗之所以盛也

時文警段 郊祀當盡其本○壇兆之非古無害也名號之非古無害也祭之分合服之文質未合於古亦無害也而祈天永命之實苟無愧於古焉是亦古而已矣禮莫重於郊郊莫

重於始仰對皇天而大報俯勤法駕之親臨郊見之初豈非
禮之所甚重歟重之當如何非必修壇場圭幣之儀盛車旗
禮服之飾而後爲重也非必定南北分合之儀酌文質損益
之宜而後爲重也內觀諸心必極其敬畏而無一言一動之
愆外觀諸人必加以撫摩而遂相生相養之願然後可以事
天而爲知所當重矣否則皆虛文而非實德也
心敬而禮可舉○且國之大典莫重於祀所以報天地祖宗
歷年之佑者此也所以祈天地祖宗無疆之休者此也精神
之感和氣之應也心術之通精祲之交也五行者五常之行
氣也庶證者五事之影響也故心曰天君曰靈臺弗求諸天
求諸心足矣心定則天定天定則天下之勢定此必然之理

也如堯舜之精一傳心湯之以禮制心文王之翼翼小心武
王之無貳爾心則郊焉而假廟焉而享以之得天地之心保
民物之命可也又豈待於默求陰隙以僥福於冥爲之間哉
禮不以文廢本○制之中有意存焉名之中有實寓焉故古
人不徒具其制而必推其意不徒泥而名而必副其實者正
以天地眷顧之隆祖宗畀付之重惕惕然凜凜然懼無以稱
之而獨有祀典之舉故凡修備彌文昭格上下使三光全而
四時平陰陽調而寒暑順百靈降休萬姓仰德豈區區求詳
於制度之末謂能以其名而應其事哉善乎匡衡有言曰神
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不足以報惟至誠爲可故
尚質不飾以章天德衡之言可以明先王制禮之本意矣

徛語聯珠
漢祀既舉符瑞昭應 奉禮以告嘉德未彰
唐廟既告風雨從順 既祼而往縱心隨啓
三才之奥接以咨勿 對越之際儼如天地之臨其上
兩間之和召以信順 昭告之頃森如鬼神之在其側
玩意一形變異隨至 仰而觀之景星慶雲此德之感也
忽心一起災沴倏興 俯而察之醴泉靈芝此德之致也
敬心之啓中休之機也 便殿之居非紫壇藏杞之敬
畏心之生致祥之符也 暗室之中異明堂昭事之誠
神祇順其旨趣 天心不難格惟有常德則天心斯可格
精靈右其肅穆 天休不易咨惟有常德則天休斯可咨

[illegible]今日[illegible]策當以實而事天○厥今聖明在上所謂應天以實
已於平時出治之際見之固不在一祭一祀之間也然天心
眷佑有隆無替固宜休祥之駢臻百福之來弁而近者金星
犯南斗之變雷發非應時之變豈已應未應不當有心於計
効耶抑豈天心仁愛人君而變故之時出耶愚謂當此之時
尤宜以實應天也既求其實則壇兆之殊不必問也名號之
殊不必問也分合之殊不必問也吾所問者合於古人事天
之意乎否也得於古人事天之實乎否也茍有一毫之未至
則當反而思之求其無愧於天而後可必也暗室不欺屋漏
不愧而后無愧於天陟降之間在帝左右而後無愧於天不
參以三不貳以二而後無愧於天若夫下情不通而閭閻之

原缺第七葉

放身丁錢宰臣嘗謂應天之實無以過此今冬雷之異尤甚
春雷收聲之後豈宜發聲愚謂聖天子上法兩朝克謹一念
專尚實務毋事虛文則天變可弭而明禋藏祀天地神祇其
我鑒而我享矣

主意收結 定大計以主祭○雖然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人主
之所謂孝亦曰重天地祖宗之託思承祧主器之有其人耳
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
震震之長子主器是處洊雷之震而不失其匕鬯者也處震
而不失匕鬯是可以奉宗廟社稷奉天地神祇而為畀時宗
主三才之地也厥今前星未耀少海尚虛宗英之選今凡幾
年矣內書院之建今凡幾年意者岐嶷天賦學問夙成必有簡
當上心可以負天地祖宗之重任者而儲嗣未正鬯器乏主
尚得為孝乎孝德未孚祀禮徒蔵尚能感天地祖宗之眷乎
明堂禋祀故典荐修昭告天地祖宗以申大報以祈洪休必
也思震器之有主為天地祖宗而早定大計則孝德無加於
此孝德既孚而天地祖宗錫以純嘏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聖
謨廣大朝論數陳諒亦有及此者草茅贅言幸執事毋賜鄙
厭

荅天休之有道○雖然抑愚又有獻焉荅天之休固在於有
常德而常德之要又在於有常心蓋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最
易撓也亦最易感也火燃泉達之善一汩於情慾流轉之中
則善意間斷而不復續矣是必持守此心如斗斯揭而衆星
拱而後德可常充廣此心如天斯覆而萬物育而後德可常
滌滌此心如水斯清而塵不滓而後德可常夫如是則天地
之眷祐其不永乎祖宗之右享其不篤乎先儒有曰主一之
謂敬此常德之說也無適之謂一此常心之說也愚又敢以
為終篇獻妄論如此幸執事以復于上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 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易 祭祀之典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
嚴獻唐崔沔議 國之大事在戎與戎左傳 郊祀皆帝王之重事所以
報本反始也晉武帝紀

歷代事實 舜肆類于上帝舜典 武王柴望大告武成書 成王用
牲于郊牛二召誥 周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下帝大司樂冬至
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周禮春官 漢高祖入關曰天有五常而四何也迺立黑帝祠文帝
即位詔有司增雍五畤武帝常三歲一郊宣帝郊泰畤數有
美祥成帝即位匡衡奏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徙致長
安前漢郊祀志 後漢光武建武三十二年初營北郊明帝兆五郊於
雒陽後漢禮儀志 唐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配顯慶二
年許敬宗與禮官議曰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天
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終唐世莫能改也唐禮樂志

[illegible] 元祐七年顧臨言宋興以來太祖郊五太宗郊[illegible]
真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

惟元豐六年二郊耳陛下嗣位八年已再享明堂當並見天地今初郊祀伏望聖慈圜丘祭依熙寧十年典禮則四海羣生並受其福議奏神宗元豐六年冬十一月丙午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始罷合祭天地也繼上詢天地合祭是非黄履對曰本朝冬至祭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為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也於是北郊之制定郊廟禮文多履詳定焉畧書哲宗元祐七年顧臨等八人議請合祭范純禮等二十三人言合祭不見於經三省進呈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神宗先帝故事呂大防蘇轍蘇頌以合祭為是范百祿以元豐六年南郊分祀上帝配以太祖未可輕改大防又以皇帝即位未嘗親祀天地合行合祭之禮為有名十一月癸巳合祭天地于圜丘

先正論建 呂誨上英宗曰臣切以國家之大事莫重於郊祭磬明祭之心尚質崇簡所以稱天下之德也天神之祐答以靈貺享是精誠而已願陛下宜尚質崇簡以副天心元祐元年蘇轍上哲宗曰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其於祭也或祭天或祭五帝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檢事三歲而後一親祀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按周典冬至圜丘必兼享天地從祀百神若有故不祀圜丘或大事於南郊或大享

為尊祖之孝也然而不徒為是薦享之謂也伏讀仁祖議明堂之訓有曰朕於祀事務盡誠意而孝宗御札亦有間行嘉享一純畢祀之語則所以達其孝者非此誠為之本乎服御諸物務從裁簡此皇祐之始議而淳熙之遵行所以示人以儉也然不敢以天下儉其親也伏讀仁祖議明堂之訓有曰禮文之煩隨時斟酌而孝宗御札亦有參倚禮文詳究古制之旨則所以不失其為儉者非時之有大乎欽祖宗之盛典則明堂之禮制誠以達其孝而禮之本以立時以酌其儉而禮之文以行眞可為萬世法也　吁孝儉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且天地以民物之祼祖宗以社稷之大全付予一人事至重也因時肆享潔意昭答固不可無彌文縟典之事然兩間之昭鑒必有以當其心九廟之神靈必有以慰其望周旋於壇壝則念當及於閭閻雍容於籩豆則慮當及於七簋徒攷古今之制而不輯中外之福可乎以今時事觀之蛇豕之竊伏可畏鴻鴈之安集無期牧養非人嗷嗷失哺何以副吾君孝治之誠虎旅之雲屯未撤蛙黽之日益難供餽餉倍煩在在垂罄何以副吾君崇儉之實為吾赤子日不聊生有類莫錫何樂也錢穀之問日至廟堂大禮雖簡何益也惡造九重宵旰之懷所以對越在天為民祈福者宜知所決擇矣

事類 黄帝接萬靈於明庭唐虞紀五帝於五府夏后氏享祖宗於世室商人曰重屋周制季秋大享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漢武封泰山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九武三十二

年初營明堂而未用事明帝永平二年初祀五帝於明堂北
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後周採三輔黃圖爲九室隋宇文
愷造明堂本樣以議論不決罷之季秋大享常寓雩壇唐高
祖太宗時寓于圜丘高宗改元總章觀明堂縣示欲必立之
而議者益紛紛終唐之世太享皆寓圜丘通典及唐志
本朝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
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
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比歲親祀之儀
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疎也詳講上哲宗

策頭 因華有常制當因名而求其實斟酌無定恩當以義而
郊恩 (附) 以釐革弊倖立說

推其仁達斯道也可以議祀典之終始矣夫自明堂之建古
人非徒爲昭格之地布政出令于以端九重之表儀對時立
極于以宣一人之旨意故指爲郊禋之所者於詩則有我將
之詠指爲王政之堂者於孟子則有勿毀之文其他紛錯於
傳記之因仍雜出於漢儒之誦習者無以異同爲據依也然
而熙洽既久治平浸深於是我朝始有憚郊典之繁縟而從
明堂之省約矣夫疑其繁縟而間行之幸其省約而肇舉之
則諸軍之賞犒諸臣之奏薦必視郊爲差矣苟不裁之以義
而姑息以爲恩則失夫禮時爲大之說矣

策段 昔者明堂之制通典以爲自黃帝始備載於傳記通行
於古今國家因之以明堂而代郊祀定於皇祐則以明堂賞
典而殺郊祀賞典固其初意然也使其須賚有常則孰得以
議之推其贈相仍襲以恩爲例久而增益以倖爲宜是以流
弊至今重煩議者之紛紛也今不必改更其禮制而惟遵承
其禮意務簡不務繁禮意也則務公不務倖恩意也何得據
例而求循例而予至於無所裁抑於其間乎
且報本反始以昭孝也尊祖敬宗以示誠也越席陶匏以旌
儉也明禋係享以通幽也制度不必拘也儀文不必泥也苟
其不載於六經則駁乎無以議爲也誰曰肇舉彝儀吾懼其
褻對越貳心君疑其儉必欲以古爲律則有皇祐之討論在
援而行之可也因名求實何禮不稱推至於賞給之優渥既
不可去而奏薦之類仍則有可省軍情非縉紳比而犒典
非士子企何者廉耻可以勵士大夫而不可以責荷戈之徒
休戚可以諭凡有位而不可以風武健之卒三歲而郊官至
正郎豈蒙殊寵于方襁褓遽領醲恩以至一室之中便蕃異
數一人之身賞賚延及此范公所以慨嘆於平時雖不以此
而發然亦可以類推矣以義而權其仁又所以救郊恩之濫
也

我仁祖屏卻異論斷自淵衷即大慶之殿以行禋祀之禮曰
必用辛所以取自新之義祀必有配所以取嚴父之旨凡厥
恩賞例從南郊紹興淳熙遵行益謹者在國朝甚盛舉也皇
上率循舊典類舉明禋而諸軍之賞給羣臣之奏薦乃致煩
究之議愚謂郊祀之禮既殺爲明禋之禮則明禋之恩當少

殺乎郊祀之恩詔曰邊事方殷兵屯未解原於賞邊兵可也而內之三衙禁旅外之廂禁等軍何為一例而優給之單卒諸請等辱無薄猶云可也而凡百臣子官自正郎以上奉祠而多食者亦當例而蒙恩該賞其無謂矣不有拱之法何以救其弊哉

事料本朝明道之後三歲一郊遂為定制而建議者始有財用不足之歎矣故自咸平以來有以郊祀經費煩重請行謁廟之禮而推應賜者王嗣宗之言也直以國用不足請因時損益止於大慶殿恭謝天地者司馬溫公光之議也嘉祐判計之臣嘗言郊賚非古請自執政而下少損之而諫臣以為虧恩傷禮然等執政之臣嘗謂郊祀畢兩府臣僚乞罷賜銀絹而嗣臣亦以為恐傷國體 林省元文

廟享 附 以寅敬奉先立說

題頭蒼靈戒曉黑帝歸寒此非少陵享于太廟之賦乎齋宮饌王鬱鬯浮金此非庾信祫于太廟之章乎惟天子以季冬諏日祼于世廟甚盛舉也雕虫篆刻之賦不足以形容雲霏靡艷之章不足以模寫皺生無似何足以知之然愚謂一人親享之禮有本有文禮無本不立亦無文不行夫禮固以誠為貴也苟無以寓其誠而徒曰制度文物可略焉尚得為知禮者信矣禮有本有文二者不可偏廢也

策段周公之洛誥成王嗣政而作也一篇之中惟祀典之是紀王之入太室則有祼焉烝于文武則有騂馬有史佚執冊以告有王賓殺禋以格凡其文物禮典之行史氏必詳紀而備書之豈顧為是不憚煩哉亦以人主膺宗祧之重作神人之主臨祭之頃隱顯交焉齋祓一心昭格上下即此清明之德放之四海無所不準則於其親享也容可視以為常而不之重乎

夫經國之制左廟右社陰陽之別也左亦陽也苟以周為尚左果何害於為陽之義歟立廟於陽求神於陰亦陰陽之別也建於昭明而祀於幽闇又何疑於求陰之說歟樂先乎灌所以後其始也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而宗伯則首及肆獻非先獻而後灌也特其文之相承然也祭皆祼豈所以交修幽冥也禴祠烝嘗在司徒皆有祼而宗伯則獨主肆獻非比祼而彼告也特其義之互見然也先王先公皆有祭非所以報本乎司服別其冕矣而宗伯則詳其著者故獨稱先王也當代先代之樂舞皆用非所以昭德乎周廟既奏武矣而周兼四代之樂故九磬九歌並存也其異同之疑詳略之辨殆亦若是而已古人於宗廟之祭內心外物兩極其至曰本曰文無有或遺者豈非教天下以孝道在於此乎

大抵宗廟之制定於先儒之確論而宗廟之敬發於人主之誠心果孰輕而孰重也若夫陰竹之管龍門之瑟以聲通於神固微矣角握之牛明水之齋以絜奉於神固敬矣玉氣之灌薪燎之升以臭達於神亦妙矣然而末也精禋之際薦享之間周旋升降必有精明純一之誠洞洞乎屬屬乎祭神如

神在也舜格于文祖如見堯焉禹受于神宗如見舜焉成王祀于清廟如見文王焉不如是不足以爲馨香崇裸享也聖天子奉先思孝精意以享其有不敬乎對越九廟行創守大平之意凜如面命也昭事四宗而興復艱難之訓肅若耳聞也以此父神其有不降格者乎

【事料】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書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祧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祭法 漢高帝令郡國皆立上皇廟孝惠立原廟尊高帝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後漢光武立高廟於雒陽唐中宗神龍元年又立太廟於東都

本朝太祖建隆元年正月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請追尊高曾四代號於是從任徹之言建立四廟

太祖親享者四太宗親享者五眞宗親享者十三仁宗親享者七會要仁宗康定元年趙希言奏據古僖順二祖當遷豈若每主爲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堂以令十六間爲更立祧廟逐室各題廟號甲午同判太常寺宋祈言僖祖至眞宗方及六世不應別立祧廟自周漢每帝自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自是室題廟號如希言所陳又建神御庫於宗正寺南續長編嘉祐八年英宗即位孫林等議曰本朝太祖爲受命之祖太宗爲有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眞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禮典矣神主祔廟伏請增一室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祀詔從之續長編神宗熙寧五年中書奏太常禮院言奉旨詳定僖祖神主祧遷而判院章衡等請以僖祖爲始祖張師顏等請以僖祖爲別廟同知禮院蘇稅請以僖祖附景靈宮臣等伏請奉僖祖神主爲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依禮不諱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續長編六年詔奉僖祖爲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夾室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從王安石之請也續長編高宗建炎二年冬十一月巳亥上朝享太廟神主寓於溫歲州時爲享妻之守臣司封林待聘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放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至是始就臨安府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洣奉安上行欵謁之禮中興聖政

禮樂 附 以和順感通立說

【發題】自康衢不聞有詩歌之詠而後世始無樂矣自比屋不見有可封之俗而後世始無禮矣夫所謂禮樂者何必他求哉暴民不作刑罰不試此眞樂也卑高以陳貴賤以位此眞禮也爰自後世以升降裼襲爲禮以鏗鏘節奏爲樂於是聖明之制作不克見於後世且積德百年之說兩生之迂談也綿蕞之儀至使叔孫掌之紀其聲音而不明其義一制氏又何根焉不知定制度興禮樂使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此賈誼

之言禮樂也述舊禮明王制以躋一世於仁壽此王吉之言
禮樂也柰何漢世不能行其說耶
策段舜夔之命在堯未之聞也舜咨九官首及禹稷之事而
秩宗教胄必以次第而後舉文武豐鎬之興務以積行累仁
而五禮六樂之建必遲諸鳧鷖既醉之時而後粲然因以畢
備蓋亦知夫相乎之意熟則動化之妙殆如影響之應形聲
自有不言而化不疾而速者矣民未至於和洽道未至於隆
盛一旦陳之以簠簋之儀教之以俎豆之數加之以雲門之
琴空桑之瑟大音希聲忽奏於曠世所未嘗聞見之中其不
駭觀而驚聽者鮮矣以是漢之君若文帝唐之臣若房杜蓋
深知禮樂者歟吾於撫摩斯民者有以覩其和順之積非特

尚辨文為之粗舉者為禮樂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極順而樂
極和所謂禮樂不過一和順之極至耳試使天壤之間無非
大順則所謂無體之禮在是又奚必玉帛而後為禮哉試使
覆載之內無非至和則所謂無聲之樂在是又奚必鐘鼓而
後為樂哉大凡一身和順一身之禮樂也一家和順一家之
禮樂也推之一國天下無非至和大順則禮樂不在茲乎獨
柰何近年以來災沴頻仍妖氣錯邇此方積德回泰之時苟
徒徇禮樂之文為而不思禮樂之本於和順則是昧魯兩生
積德之說而禮樂終無可興之日也
竊謂禮樂刑政治之大端必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可成孟子

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孟子豈
不知禮樂為化民之本顧捨禮樂而言刑政哉蓋戰國之暇
非三代之暇也三代之暇太平無事之暇也禮樂刑政無一
日而不修戰國之暇乃幸其鄰國不相侵尚可以寬息歲月
之暇也以其尚可寬息之暇而欲行制作之盛典所謂刑政
關於[illegible]國之安危夷狄之勝負賢材之進退邊備之虛實不
知亟加修明之功焉吾恐其閒暇未幾而擾攘已至矣今日
天下方回邊警稍息形聲之和未洽而欲與禮樂根本之處
方深而欲修刑政愚則曰今日禮樂固不可廢而今日刑政
則所當先慮情叵測去來無常未致成王平淮踐奄之功而
欲行成王制禮作樂之典策媲宣王南征北伐之續而欲舉

宣王燕喜錫命之儀疆理未同於後元夷狄未聞於慕義而
禮文之華清渭之圖所以侈美觀而耀人耳目者乃欲迭出
文帝宣帝之上不幾於徇末而忘本哉是有一策明刑政以
用今日暫安之暇然後制禮樂以文他日太平之暇
事類樂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又曰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
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春官
大宗伯之職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
和樂防之　前漢文帝時賈誼以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
宜改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悉更
秦之文帝謙遜未遑也　漢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

用為急蓋人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　隋王通稱蜀諸葛亮曰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乎
時房玄齡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非爾所及也唐太宗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徵與房杜等並慙愧再拜而退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
鞶汝唐志曰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
本朝太祖建隆元年竇儼請樂章為十二安二年聶崇義上考正三禮新圖　開寶四年劉温叟等輯成開寶通禮　太宗淳化二年和㠠請改定文武二舞又命楊徽之等討論入閣禮容　眞宗祥符五年院修禮志又内出樂章十六篇繼
其獻策收結叚等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八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九

數學門

數學　㊉　河圖洛書　太玄潛虛

五運六氣　律曆　正朔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理與數不相離○有理學有數學吾儒所當講明也易有太極易者理也一生於道一者數也四十有五書之數也五十有五易之數也自圖洩於羲疇畀於禹而天地萬物之變悉該貫而無餘故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數數與理未始相離也後之儒者有因數而窮理則康節是也有言理而略數則二程是也先天之易闡於希夷而邵子得之太極之圖作於濂溪而程子得之康節之所學者數也三五以變錯而綜之十百千萬演而伸之推究事物之情不逃乎運算之頃有如觀牡丹而知死生聞杜鵑而知治亂此以數言也而有理者寓程子所講者理也無形是道有形是氣才禀於氣道生於心研窮性命之原不外乎格物之學有如見兎而起八卦觀梅而知乾坤此以理論也而有數者存天下豈有理外之數數外之理哉

理數交相為用○有造化之數有造化之理言數而不言理曆家之言也言理而不言數儒者之言也蓋數未始外乎理也捨理而言數則拘泥膠固而不通因理以求數則融會貫通而易曉知有區區之數而不知寓數中之理是不可以語

造化之妙者矣爰自太極既判動靜既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五氣昭布由是五音發焉六律生焉五運六氣流轉焉其為用雖殊其為數雖異而其理則未始不一人位乎中所以貫通乎此理者也河圖四十有五天地之變數也得羲易而數明始洛書五十有五天地之定數也得洪範而數始顯六律六呂之相生得伶倫之制而始辨若夫天有六氣地有五運自黃帝出而臨御乃與岐伯雷公鬼區臾之徒難疑問答作為內經而說始著周流變動何有終窮消息盈虛相為倚伏此雖氣數之自然者何往而非理耶

稽古偉識 伏羲神禹之功○嘗遡其初而求之昔者太極未判天地未分一理而已氣且無有何有於數逮夫太極判而兩儀分陰陽播而五行具人物由是生焉然必有上聖先覺之資達天地造化之蘊而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亦寓是理於數而用以授之聖人焉龍圖付羲數顯於先天龜書畀禹數詳於日用實有是理而不能不寓之於數數雖具是數而未始不本之於理理以立數數以寓理其維持於不泯滅之地則在人焉抽關啓鑰羲肇其初別類分疇禹申其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其得所維持也如此繇一汩陳績用弗成彝一斁威侮三正隨棄理固無恙治則日否其無所維持也如彼然則皇極治則人極治人極治則天極治使徒區區於數者末抑矣

夫子晚始學易○昔者夫子樂天知命數以不言而會游藝設教數以不屑而傳非深於數學者不能也而加我數年五十學易若有所待命近於數則罕於言若有所嗇是非無見而然也蓋易者性命之書也數者性命之寓也以夫子而學易必遲之於知天命之年以性與天道子貢猶歎之不可聞之境則數乎數乎其可專索於數乎專索於數則先知之明推測雖驗亦不過裨竈梓慎之流耳浮想億度擬議形容揚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皆精於數者也而理之所在則非徒數之所能盡也

法祖嘉猷 康節二程數學○共惟我朝儒學大明異人並起康節之與二程其學同一源流也明道嘗於試院中推得加一倍法康節為之驚駭至他日問之則答云已忘非忘也不可以容易答也伊川與堯夫相處二十年無事不說惟於數則未嘗問之非不問也未可以容易問也故章子厚欲傳其學而康節不之許邢和叔欲傳其學而康節不之許妙矣哉數之難學而談何容易哉謂正易心法非麻衣之書者非疑麻衣也未得所傳未敢以為然也編龍馬圖序於文鑑者非輕希夷也取其文蓋以存其書也

經世書精於數○我朝儒先之學以理貫數而不滯於數以數見理而不蔽於理其間雖有象數之學而未嘗梏於形器之粗其能體天地之撰繼大易而興者邵氏之經世書乎今觀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

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黃帝王伯易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蓋其學本於先天其道本於伏羲卦圖此君子之願學也而可以徒數取之乎

前文警段 數家牽合之失○且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此天地生成之數箕子用之以序初疇宜也或以六府爲主而相勝以五行志爲主於相生者牽合也五氣順布而四時行土附四末居中位而爲木火土金水此歲時代謝之氣劉向用之以序五行可也至於用五事以配五行援五福庶證以驗五事者牽合也牽合之失不去則相勝相生其證其應其說如之何而不拘

數之用也以理○今夫五行也六律也生成有定序損益有定制或損始證以致其驗或別三統以正其紀牽合異同公襲附會漢儒歆向諸人辨之詳矣君子之論則曰懷襄巨浸頓銷於水火金木土穀惟脩之餘五行之敘者理也天神地祇潛孚於黃鐘大呂合奏之頃六律之應者亦理也不然拘於六極以應不極之言惑於林鐘不爲地統之說何益也五運也六氣也甲己戊癸之分其說陰陽左右之辨其候運行之定其數清熱之布其化參合稽驗終始究極自黃帝箕子以來及後儒之推合備矣然君子之論則曰雨暘寒燠潛格於肅乂哲謀之事五運以理應也三光寒暑協順於動靜神聖之時六氣亦以理合也不然溺於太一天符名象之異泥於五常敷和流行之名無補也

綱論明珠

非數不足以見理　若粗也而有精者存
徒數亦難以盡理　若顯也而有隱者寓
理在天地先若無而非真無也　即數寓理而數非強爲
數形天地後若有而非真有也　探理於數而理本固有
不溺於氣故而數以理推
不膠於象數而數以道顯
形而上者謂之道窮數於理者以之
形而下者謂之器散理於數者以之
太極未判三才未分數具於理其理固先天而存
太極既判萬類始形理顯於數其數實待人而闢

知理而不知數則溺於無形者索之於荒唐寂寞之境
知數而不知理則囿於有跡者未免乎文史卜祝之流

當今獻策 以理之數爲數○皇上嗣位以來水不潤下而江淮爲之橫溢土不稼穡而桑田爲之斥鹵木不曲直而山林爲之童豁加之炎上者以燔灼爲災從革者以戰爭稔禍焱風迅雷流星隕雹雨暘失而爲旱寒燠愆而爲沴凡五行之不得性八風之不從律五位六元之不叶序信有如近年之所見者至於占時推變則非學儒者之所能亦既以涉聞於史傳者分數說以爲對矣雖然不敢畢以談數復師問也天地間直上直下惟一理耳理一順則數皆順理一逆則數皆逆夫亦據理以爲之主涉數以爲之實言理則必通于數言

數則必取造化自然易見者參之于理使人主測身修行一出于大公至正之理凡女謁故恩近習私覦憸壬邪佞皆此理之蠹也絕是數者鞏髮無私以此公心行此人理參天理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譬循元氣既壯外邪自消何必事事物物為之推測哉不然談災異則有劉向之說存推占驗則有京房之學在又奚以云哉

論數若不論理○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康節之學偉矣雖然學者與其從康節之數學不若從二程之理學數也者順性命之理者也求理而略數數固在其中矣求數而遺理寧不流於幻惑乎故加一倍法明道知之矣至康節他日問之則云已忘相從二十年伊川與堯夫厚矣至於數學則未嘗一問焉二程之於數學非不能也能之而能不為也二先生亦為後學慮爾然則學者之為學當何如曰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敬直義方表裏兩盡下學上達顯微一貫一理二氣吾求之太極圖理一分殊吾求之西銘變易從道吾求之易傳若夫元會運世之綱動植聲音之紀夫我則不暇不然以程子之所不學而欲學之亦異於程子矣

舍數則理可見○不去數家之三失則自然之造化不明曰牽合也曰穿鑿也曰支離也自其有牽合之失也則破碎經傳假合證援而氣數之說始拘自其有穿鑿之失也則遷就辭說旁曲徑蹊而氣數之說始僻自其有支離之失也則蔓衍名象繁衆條目而氣數之說益汗漫不可窮詰矣彼造化之自然者本自渾全本自周密本自明白著見所以為是紛紛者三說實汩之也去是三者之失則五行六律之統要五運六氣之綱維可以窺造化之眞機矣

生意收結 寧舍數而任理○嗚呼數其可學也而不可泥也伊川與堯夫相處二十年無事不說獨未嘗以數為問學不及數也明道於貢院中推得加一倍法他日扣之則曰已忘志不在數也每觀皇極經世書自開闢以來推其年數以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愚嘗學此矣未敢以數言也希夷精於數矣急流勇退之士乃目為神仙中人向微麻矣指其迷則幾於誤彼胡不即數推之乎甚矣數學之難窮也必有伏羲文王孔子者出而後可以言數矣

儒當先理後數○噫經世一書得於希夷先天一圖得於李挺之嘗觀康節好學挺之造其重而語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夫學而至於性命必不自累於科舉而後可顧愚兮自累於科舉而執事先生思問以數學為苟或率爾而對則頹然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恐遭執事者之斥故不敢以憶度料想之說而瀆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

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易係辭） 參天兩地而倚數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易） 並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左僖十五年）

歷代事實 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作何則帝王之歷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大地之運也（唐曆志） 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而五數備矣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筭術宣于天下職在太史羲和掌之（漢律歷志） 記稱太撓作甲子隸首作數以比日表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後漢律曆志） 至漢造歷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龠（唐志）

皇朝典章 仁宗皇祐三年益州進士房庶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 臧陳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雍以象學授种世衡世衡授許堅堅授范諤昌此一捷傳於南方也

先正論述 元祐四年許將上哲宗曰今所建渾儀象別為二器渾儀占測天度之真數又以渾象置之密室自為天運與儀參合

文章精華 缺

數學二　河圖洛書　以相為經緯立說

策頭 本諸聖經則圖書之數定證諸漢儒則圖書之說通按諸文公易學啓蒙則足以正圖書之舛參諸康節皇極經世則足以驗圖書之衍知斯四者則圖書燦然而天地萬物之妙盡在是矣嗟夫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河以通天而龍馬負圖出焉洛以中土而神龜負書出焉此伏羲神禹所以立極而垂範攷之於易始於天一終於地十則河圖之數十明矣世儒指以為九者非也考之於範始於初一終於次九則洛書之數九明矣世儒指以為十者非也

策段 蓋一與六共道而居於北二與七共宗而居於南三與八為友而居於東四與九為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此河圖所以示人以其常數之體也伏羲則之以畫卦以一二三四定陰陽老少之位以七八九六定陰陽老少之數虛五與十而不用蓋非取諸圖而何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縱橫十五而五位其中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此洛書所以示人以其變數之用也神禹則之以敘疇五行不言用用自次二而始應地之無一也六極不名十併於五福之九應天之無一也非取諸書而何

自漢儒作傳而有所謂經緯表裏之說河圖雖備數之十然一得九而成十二得八而成十三得七而成十四得六而成十其實則未嘗有十也故以河圖為經則洛書為緯矣洛書雖闕數之十然一合九而為十二合八而為十三合七而為十四合六而為十其實則未嘗無十也故以洛書為經則河圖為緯矣天地定上下之位日月列左右之門則位乾坤坎離於四正雷風以動散而相薄山澤以流峙而通氣則位震巽艮兌於四隅然則洛書之表可以叙疇而其裏亦可以畫卦初一之五行固已具天地生成之實數而九疇之子目悉數之則為五十有五焉然則河圖之表可以畫卦而其裏亦可以叙疇所謂河圖洛書相經緯八卦九章相表裏者蓋如此

悲夫後之言圖書者何其紛紛也顛倒圖書改置易範其失自劉牧始自一至十積實而為五十五者此河圖也而反指以為洛書自一至九積實而為四十五者此洛書也而反指以為河圖世儒因之承訛習謬轉相授受而其說牢不可破不有文公明目張膽孰刊其訛孰訂其謬學者試取易學啓蒙原圖書一章而讀之則知天地之數不外於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已土不旺而寄旺於四時要必虛其中也然後圖書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伏羲但據圖以畫卦不必預考於書而已暗與之合神禹但據書以叙疇不必追考於圖而已陰與之符如是則聖經圖書九六之數可定也漢儒經緯表裏之說可通也

雖然有紙上之圖書有胷中之圖書胷中有活法紙上皆陳言矣何者道外無數數即道也心外無道道即心也八卦未畫吾心自有一乾坤也九疇未叙吾心自有一皇極也昔舜有一部韶樂在蟲鳴鵕躍中司馬子長有一部史記在名山大澤中愚亦謂有一部圖書在靈臺虛室中康節先生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即此意也試嘗滌神濼慮叩擊於飯立坐拜之間則河洛之妙其在圖書乎其在我心胷乎倘執事進而教之則月照懷中當有自得之趣

[illegible]易係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正義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為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李直講云敢問河圖之數與位條理何如曰一三五七九奇數陽也非中央則四正矣坎離震兌之位也二四六八耦數陰也不得其正而得四隅矣乾坤艮巽之位也乾坎艮震陽卦位也則左旋兌坤離巽陰卦位也則右轉奇則先左後右耦則先右而後左坎一震三也兌七離九也坤二巽四也乾六艮八也縱横而數之皆得十五此有條理不可移易者乎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九

數學門

數學三　太玄潛虛　以皆擬乎易立說

策頭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強而名之是為道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衍而伸之是為數兩儀之所以奠位萬類之所以成形天下國家之所以致治悉不外乎道與數聖人筆而㦤之是為易子雲作太玄所以明易也溫公作潛虛所以明玄也易之作出於不得已玄虛之作豈亦出於不得已乎自雄之作玄議者已紛然矣獨有於虛乎曰易者經之原也其道奧而難知溫公固嘗云易天也玄者所以為之階也將升天而可廢其階乎又嘗譬之扶大廈者資衆木明道者資衆說蓋非特玄論亦虛論也學者由虛以曉玄由玄以究易斯無躐等之患而有漸進之益矣是豈得已而不已哉

策段 易之為卦六十有四而玄之首則八十有一虛之名則五十有五易之爻有六玄之贊則有九虛之變則有七易之卦有內外玄之首有四位虛之體有十等易有八物玄配五行虛則兼之以生成之數易始於乾玄則始於中虛則始於玄也易終於未濟玄則終於養虛則終於餘也易之蓍策用四十有九玄之蓍策用三十有三虛之蓍策用七十易之揲也以四玄之揲也以三虛之揲也以十易之占也以動玄之占也以逢虛之占也以變是三者若相戾而不合也反要而語極則實相表裏豈有異哉易之為卦也始於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而乘之故極為六十有四焉若玄之為首由一以生三由三以生九九九而乘之斯為八十有一焉至虛之為名則始於五行以天之中數五五而乘之為二十五以地之中數六五而乘之為三十合之為五十五焉然則易之卦玄之首虛之名無以異也易始於乾坤而分於六子於是有八物焉天地奠位知其為乾坤山澤通氣知其為艮兌雷風相薄震巽以下水火不相射坎離以濟凡此以其體乎八物故也若玄則始於一水終於五土於是有五行焉故首性屬水知其為中首性屬火知其為周礥之為首性得天三之木閑之為首性得地四之金少之為首性得天五之土凡此皆以其配五行也至虛之為書始於天一終於地十於是備五行生成之數一六致後自泯至昧二七致前自訢於考三八致左自容至舢四九致右自徒至義五十分蠢至四隅艮昭巽庸坤范乾績各有所隸若此以其備五行生成之數也合而論之八物五行及五行生成之用同於取象而已果且有異乎哉

分而為二卦一於指揲之以四歸奇於扐此則易之揲法也先挂其一半分其餘揲之以三幷餘於扐此則玄之揲法也分而為二左挂右一揲左以十歸餘於扐再分揲右皆如左法此則虛之揲法也易揲以四故取七八九六以定六爻之法玄揲以三故取七八九以定四位之畫虛揲以十故取左右生成之數以定合體之名是則揲法之同也

嗟夫盈天地之間者無非易散事物之常者無非易通古今之用者無非易謂此爲易而彼非易可乎以七乘七以八乘八以六乘九以五乘五則舉天下之數無非易矣數者無不通之謂也在易爲易在玄爲玄在虛爲虛塗雖曲而通諸夏川雖曲而通諸海統而名之曰易焉司馬君實曰凡天下之健者皆乾也順者皆坤也又曰凡宇宙之間者皆易也知此理者可與言易矣晉人作通玄晉人之易也關子明之洞極經關子明之易也邵堯夫之經世圖邵堯夫之易也此皆在我之易也然亦不能無淺深之辨

【事料】太玄○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史以雄非聖人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桓子雲法言解嘲等書止云太玄然則經非子雲自稱當時弟子侯芭之徒從而尊之耳今從之溫公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爲之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績作釋失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測首測宋興都官郎中惟宋幹通爲之注秦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秘作音義慶曆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訪求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説玄乃依法言爲之集注

本朝仁宗慶曆七年張揆所著太玄集解召見延和殿令揲蓍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之夬卦蓋陽剛以決陰柔若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也帝悦又汝州處士孔旼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以異也溫公曰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爲八十一首易每卦六爻合爲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有九贊合爲七百二十九贊皆當朞之日易有元亨利正玄有罔直蒙酋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易有七八九六謂之有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摹易有彖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掜圖告易有説卦玄有數易有序卦玄有衝易有雜卦玄有錯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

説玄

潛虛○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潛虛總叙氣丌叙七天前行熒前地二丨原後天一丁委後地六司末左地八州本左天三而刃右天九川廿右地四十冢地十

中乂基中大五體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象牧五等象率六等象侯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一以治萬少以制衆其惟綱紀乎綱紀立而治具成矣性凡性之序先列十純十純既浹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

降三其次降四最後五配而性備矣始於純終於配天地之道也名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叶序卯而瞻之宿躔從度卯則爲天俯則爲墜卯得五宮俯得十數行者元始也夜半日之始也朔月之始也冬至歲之始也好學智之始也力行道德之始也任人治亂之始也謹于舉趾差則千里並潛虛本文命吉臧平否凶玄餘齊三者無變皆不占初上者事之始終亦不占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以爲策虛其五而用七十分而爲二取右之一以挂於右揲左以十而觀其餘置而扐之復合爲一而再分之挂揲其右皆如左法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主後立者陰觀其所合以名命之既得其名合著而後分之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主純置右成純置左揲之以七所揲之餘爲所得之變觀其凶吉臧否平而決之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臧否與顯戾也欲知始終中者以所筮之時占之先體而始終體爲中所得之變爲終變已主其大矣又有吉凶臧否平者於變之中復爲細別也並潛虛本文

觀玄之準易虛之擬玄非謂卦爻象數求以相合也反覆其序軫轉其道雖若與之相戾而終實與之爲表裏者乃所以爲有得也自非好古樂道用心於內超然自得於羲易之旨者孰能進此是知楊子雲深湛之思司馬君寔專精之見皆有以臻大易之奧也張厚夫論

數學四　五運六氣　以人道維持立說

策頭蓋嘗深探氣數之元紬繹內經之奧而爲之說曰五運六氣一中氣之轉旋也大哉中乎其三才之樞紐乎天地非此中何以範圍群品陰陽非此中何以橐籥萬類聖人非此中又何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爲三才之宗主哉嘗析言其略夫所謂五運六氣者何也夫造化之所運而八風之和庶證之應也由甲己之統於壬運終於戊癸之統於火運有終始焉所以相繼有高下焉所以相感此五運之說也由子午丑未之少陰太陽終於辰戌巳亥之太陽厥陰有寒暑焉所以相禪有風火焉所以相化此六氣之設也然而三陰三陽之候必參於左右間氣者所以叶此中也木火金水之間必平以溫土者所以和此中也故曰五運六氣一中氣之轉旋雖然此特氣數之用耳以道制數然後可以全化裁推行之功以理御氣然後可以極裁成輔相之妙故曆象星辰非允執厥中之堯不能序六府三事非所疇建中之禹不能修是則中亦間而立者又五運六氣之綱維所謂天地不可一日無聖人者是也

策腰是以在天之氣爲六則陽中之陰也在地之運爲五則陰中之陽也其高下之相召有如此者陽在天則陰在泉陰在天則陽在泉其升降之相因有如此者在天則始於少陰而終於厥陰在地則始於厥陰木而終於太陽水其先後之論又如此在氣則以君火爲尊在運則以濕土爲尊其卑高

之勢又如此上則周流乎九呂下則周流乎九野雖毫芒之微而氣運無不存雖俄頃之際而氣運無不行則其變可勝窮哉將以財成其道輔相其宜則其妙存乎道其徼存乎法盖所謂財者財其過也所謂成者行其不及也所謂輔相者因其平氣而調之也歲土太過雨濕流行鱗見乎陸歲水太過寒氣流行疾霧臟鬱木不及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清涼霧露之政火不及夏有清明光顯之化則冬有嚴肅寒霜之政太過不及之患其驗類此是烏可忽哉

萬物有盈有虛有多有寡有奇有耦皆由乎數而數之盈虛多寡奇耦由乎左右之紀蓋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六氣運乎而天地循乎左右數則從之若少陰司天而位乎上陽明司泉而位乎下太陰少陽居其左太陽厥陰居其右盖子午之歲也其上有甲有丙有戊有庚有壬皆屬乎陽是為太過於數為盛為奇為多為盈若太陰司火而位乎上太陽司泉而位乎下少陽陽明居其左厥陰少陰居其右蓋丑未之歲也其上有乙有丁有己有辛有癸皆屬乎陰是為不及於數為衰為耦為寡為虧聖人於其太過則抑之不及則補之於是味有五味穀有五穀化有五化政有五政有餘不足皆得其平是以火常升明木常敷和水常靜順金常審平土常備化氣協天深百穀敷榮此以道運數範圍財成之萬一也

我皇上以道建中以中御氣固足以消惡運而遏亂源調玉燭而和四時矣嗣位以來有戾於陰陽之正者何多也水不潤下而江濤橫溢土亡稼穡而斥鹵桑田以至為火為旱為雹為雷為兵間見疊出為時事之可憂者懇切謂消弭災變之道要不必他求也亦惟於大本之中加之意焉耳繼自今吾君於一起居一念慮一發政施命必自省曰吾其勿偏於私以窒此中乎其勿流於慾以敗此中乎其勿倚於邪以累此中乎誠如是則中和致而天地位簫韶作而鳳凰儀仁化與氣以同游八風從律而不奸弭留召和特一轉手間耳

發揮 五運六氣自有天地固已流行至黃帝岐伯鬼臾區始推究其說內經天元紀大論篇鬼臾區曰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始末神明之府也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無方謂之聖夫變化之為用也在天為元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元生神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天為溫在地為土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天為寒在地為水故在天為氣在地為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際兆也金土者生成之終始也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損益彰矣

五運者甲巳之年土運乙庚金運丙辛水運丁壬木運戊癸火運其運有太少甲為太宮巳為少宮乙為少商庚為太商丙為太羽辛為少羽丁為少角壬為太角戊為太徵癸為少徵

六氣者太陰少陰太陽少陽厥陰陽

明也　又有司天之氣在泉之氣丙午之年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丑未之年太陰濕土司天少陽寒水在泉寅申之年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卯酉之年陽明燥金司天少陰君火在泉辰戌之年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巳亥之年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

數學五　律曆　以交相為用立說

問題 古者合律曆而為一故推測步占無不善後世分律曆而為二故推測步占為有差甚矣律曆之可合而不可分也蓋自黃帝命伶倫截竹以為管人知其為制律也自命大橈造甲子人知其為正曆也自今觀之律曆固判然矣然推曆生律則曆不可以生律乎調律之曆自昔有之律曆之相為用其來尚矣此無他器數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太史公所謂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者是也今夫陽之為律陰之為呂則十二之陰陽備矣而獨謂之治陰者何哉陰陽二氣往來於天地間而著為躔度散為度數者皆是物也而獨謂之居陽何哉蓋以其交相為用故也

策段 漢世治律如京房實未嘗知律故以十二律相生而謂可以配之朞日而不知律可以治曆而以之配日則出於附會明曆如劉歆三統之紀似知以律而推之曆者然拘於黃鍾林鍾太簇之三者而不知十二[illegible]子之相生不可以闕一則失之泥前乎張蒼號為明律曆者而漢世之曆實本於蒼然仍秦之弊習用顓帝又烏足與言律歷之用哉

律本於無形者也且一元之氣潛萌乎地施種于泉當是時所謂氣者孰從求之而古之聖人則以九寸之律從而導達之取夫杳冥隱然之間而發於運用變化之際是以日月之運行此歷之事也而一氣之差則日月不能止獨行星辰之伏見此歷之事也而一氣之變不加察焉則星辰之躔緯差之眇忽而曆紀由是而廢壞故律以驗其氣而效之天度必相應而後可以為曆此其居陰以治陽者然也若夫曆則著於有形者也躔度之逆順經緯之贏縮執算有人相與追逐於毫芒之間而正於晦朔弦望之際惟恐乎紀序之小舛然氣始於子達於寅此律之事也而曆實為之節度焉氣發於緹室之灰而日之短長與之相應此律之事也而曆實為之推占焉故曆者所以參夫律而著其效驗者也此非居陽以治陰者乎

夫律之與曆雖二名也實二致也實葭管以候氣至蓋以驗律或初入月而氣應或中下旬而始應或終月而纔應者此無他律曆之不更相用也考交食以定朔望蓋以驗歷或言食於卯或言食於辰或言食於巳此無他律曆之不更相用也昔在先朝范文正公司馬溫公鍾律之議反覆詰難曾無定說律之未易以遽明若此得一王朴而一代之曆遂有所據曆之待人而後正若此今日隸于太常名于星家者不知其幾人也誠能得文正公司馬溫公之所以議律王朴之所以明曆者相參而互效之當無愧於羲和之任矣

事目 律○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均厚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諭黃帝作律以玉為琯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為之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也又有大師則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以吉凶其典同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皆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焉　漢京房作六十律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增為三百六十

曆○黃帝考定星曆　少皞鳳鳥氏司歷　顓帝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復有重黎之後命羲仲羲叔以掌春夏和仲和叔以司秋冬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則史佚萇弘章魯有梓慎晉有卜偃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齊有甘公楚有唐昧趙有尹皐魏有石申至秦則更名太史　漢興北平侯張蒼用顓帝歷而晦朔弦望滿虧皆非是武帝元封七年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言歷紀廢壞遂造漢曆唐都洛下閎等二十餘人以律起曆晦朔弦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號太初曆昭帝元鳳三年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太初曆第一成帝時劉歆作三統曆章帝元和初造四分歷漢歷凡四改魏晉至隋曆凡十三改唐曆凡八改而大衍最密

本朝太祖建隆二年王朴撰新曆改名天曆太宗興國二年吳昭素修乾元曆真宗咸平四年史常等作儀天曆仁宗天聖元年司天上崇天曆慶曆元年修崇天萬年曆英宗治平二年范鎮劉攽考定周天曆神宗熈寧元年沈括上熈寧奉天歷哲宗元祐六年詔新曆以元祐觀天歷為名高宗紹興紀元曆改為統元歷孝宗造乾道歷又改淳熈萬年歷寧宗至今用統天萬年曆

數學六　正朔　以遵用夏正立設

事目 萬物総錯垂諸天象書演曆者首聖揚子雲嘗有是言也天有四時猶地有四方也指東為西易南以北然且不可況春而夏犬暑而曰大寒乎觀諸天而日月歲時定矣周公作豳之詩流火授衣則用乎夏月夫子春秋紀年係事則冠以夏時質諸聖人而議論之異同也決矣蓋諸儒紛紜之疑則皆祖於三正之說夫聖人繼德紹統將以表一代之正朔新萬民之耳目則首事以起月所以轉移而革新之示不相襲也若夫天運有常序人事有常程各從其類務遵其宜豈容倒施而錯置乎

策證 夫用夏之時古今之正理也吾求諸經矣堯典所載星鳥星虚日短日永其實以寅賓為首異時商革夏正而伊訓所稱但曰十有二月是書以夏時為正也彼謂建寅之說書無明文者特諸儒之拘爾何必泥乎秦雖建亥而臘為嘉平

仍在歲末漢仍秦舊所紀序歲首猶在十月周雖建子要亦
未始有改春為冬之說書王正月蓋以王尊周以正為夏是
春秋以夏時為正也彼謂麟經首純用周正者特諸儒之
鑿爾何必辨乎以疏人為授衣之候以徂暑為維夏之時天
時之與人事萬世不易是豳詩亦以夏時為正也彼所謂豳
風有稱月稱日之異有用夏用商之殊是亦諸儒之論爾何
必為之辯乎

嘗謂政治之本莫先於曆數曆數之紀莫大於正朔是正朔
者曆數之大端而萬事之綱維也然正朔之更革隨時而天
之有定時者常在聖經之論正朔雖有異時然得四時之正
者終莫能廢且正朔之制莫詳於三代而正朔之以亦莫盡
於三代豈古人之惡同而好異哉特遭時或有不同故立制
不容於不異此三代之興各以受命之月有事定朔然而須
月令而授人時則未有能外夏時而自為也
顏子所以深究而明辨獨建寅一說先正其綱而千歲之日
可坐而致矣不然夫子以四代禮樂畀之顏子必曰行夏之
時而漢唐至今歷未屢改終不越建寅之正五行之樞紐四
時之權輿在是也然則欲齊萬物當稽諸天欲揆衆言當折
諸聖欲覩千歲當審今日

謹按史記曆書司馬正注曰黃帝調曆以前皆以建寅為正
唯黃帝建子為正顓帝夏禹以建寅為正三代史曆書曰夏
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
環窮則反本鄭讀三讀曰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迭為首
天復於子地化自丑人生自寅白虎通曰天有三統謂三微
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以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敬始重本
也陳寵議三微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天以為正
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商以為春十三月陽
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虫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
本朝革命亦行夏正太宗雍熙元年布衣趙垂慶言國朝合
為金德望改正朔易車服旗色以承天統事下尚書省集議
儼夏竦云國家謂湯德為慚周業孔武不足以標表仁義之
化宜乎用夏道躋禹德所以開時令齊閏餘節春夏之和正
曆候之始使告正朔於天下而民知其盛德焉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麗澤堂活板印行

姑蘇胡　昇　繕寫

章　鳳　刻

趙　昂　印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九十終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選要八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建安劉達可編元華亭沈子淮選寧州查仲孺吳江徐珩批點俱不知何許人葢麻沙書坊本也其書爲太學諸生答策而設故有璧水羣英待問之名分十六門每門之外分二例一曰名流舉業又分立意發端稽古偉議法祖嘉猷時文警段綺語駢珠當今猷策生意收結等七子目二曰故事源流又分經傳格言皇朝典章歷代事實先正建議文集菁華等五子目大抵當日時文活套不足以資考證前有淳祐乙巳建安陳子和序亦極俚陋南宋待太學之禮最重而當時相率誦習者乃此剽竊腐爛之書其亦大非養士之意矣